[古希腊] 希罗多德◎著

历史

【新译本】

徐松岩◎译注

ΗΡΟΔΟΤΟΥ ΙΣΤΟΡΙΑΙ

西方第一部历史学巨著

上海三联书店

历 史

本书是西方“史学之祖” 希罗多德撰写的西方第一部历史学巨著。作者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斯基泰亚、利比亚以及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接着集中记述古代“世界大战”的经过，从战端初启，经过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海战，直至普拉提亚之战和米卡列之战的结束。

希罗多德是一位故事大师，《历史》内容广博、丰赡，文笔简练、优美，富有韵致，生动地展示了古代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图景，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以及地质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俨如一部关于古代世界的“通志”和“百科全书”。

ISBN 978-7-5426-2648-6

9 787542 626486 >

定价：55.00元

[古希腊] 希罗多德◎著

历史

【新译本】

徐松岩◎译注

ΗΡΟΔΟΤΟΥ ΙΣΤΟΡΙΑΙ

西方第一部历史学巨著

K125
X2-2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新译本/〔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0
ISBN 978-7-5426-2648-6

Ⅰ.历... Ⅱ.①希...②徐... Ⅲ.波斯战争（前500～前479）—战争史 Ⅳ.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1165号

历　史

著　　者/〔古希腊〕希罗多德
译　　者/徐松岩
责任编辑/戴　俊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789千字
印　　张/41.25

ISBN 978-7-5426-2648-6/K·116
定　价：55.00元

译　　序

一、希罗多德生平及其写作背景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 484～前 430/前 420 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历史》犹如西方史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叙事体历史巨著。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称他为“史学之祖”，这一称号无疑是对希罗多德历史地位的确当评价。

正如古希腊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情况一样，关于希罗多德的生平，流传下来的可靠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叙述自己的经历，而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他也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因此，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于希罗多德生卒之年和死亡地点，依然不能完全确定。[①] 希罗多德的出生地，是波斯统治之下的希腊城市哈利卡那苏斯（今土耳其东南部博德鲁姆，Bordrum）。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他既是一位希腊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波斯帝国的历史学家。希氏的父亲吕克瑟斯是当地的富人，他的叔父（一说堂兄弟）帕尼亚西斯[②]（Panyassis）是一位著名的史诗作家，据说曾撰写过伊奥尼亚诸邦建城的史诗，声名仅次于荷马。希罗多德的祖国原本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城市，他却是用伊奥尼亚方言撰写其著作的。这种家境使希罗多德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对于赫西俄德（Hesiod）、赫卡泰欧斯（Hecataeus）、萨芙（Sappho）[③]、梭伦（Solon）等人的作品均耳熟能详。其时哈利卡那苏斯隶属于波斯帝国第 1 省区，[④] 该城的统治者乃是听命于波斯人的僭主吕戈达米斯（Lygdamis）[⑤]。公元前 461 年，希罗多德家族参与了反对吕戈达米斯的斗争，但遭到失败，帕尼亚西斯

---

① 根据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希罗多德大概出生于公元前 490～前 480 年之间，卒于公元前 430～前 420 年之间。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 696 页；《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2002 年版，第 8 卷，第 43 页。

② 这是一位卡里亚人的名字。哈利卡那苏斯乃是多利斯人所建立的殖民城邦，但是该城居民和临近的卡里亚人的通婚相当普遍，而且它在波斯战争后加入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继而成为雅典帝国的纳贡诸邦之一；关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后期雅典的对外政策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

③ 列斯堡岛女诗人，擅长抒情诗。柏拉图称其为 9 位缪斯神之外的第 10 位文艺女神。

④ 希罗多德：Ⅲ. 90。以下凡引用希罗多德的著作皆只注明其卷、章。

⑤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表现英勇的哈利卡那苏斯女王阿尔特密希娅（Artermisia）的外孙。

被杀害，希氏因受到株连而被迫于同年迁居萨摩斯岛。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不能不对其日后写作《历史》的政治倾向发生一定影响。

大约自公元前454年开始，希罗多德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游历，足迹踏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他自己所在的卡里亚地区，他去过邻近的伊奥尼亚、埃奥利斯等地，还前往叙利亚、吕底亚、弗里基亚，向东深入巴比伦尼亚，也许还到过阿拉伯半岛；向南到过腓尼基、埃及各地和利比亚，最远抵达古代埃及的南端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今阿斯旺），向西到过意大利和西西里；他还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前往拜占庭、色雷斯和马其顿，向北渡过伊斯特河（Ister，今多瑙河）进入斯基泰亚，沿黑海北岸直抵顿河及其腹地。[①] 据后世研究者推算，他的足迹之广，东西、南北之间跨度分别都达到1 700英里[②]。在距今2 400多年前的时代，在交通设施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他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四处探访，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堪称壮举的长途跋涉。其间，他通过实地调查，亲自采访，眼界大开；他寻访名胜古迹，考察风土人情，搜罗民间传说和趣闻轶事；他一边考察征集，一边整理分析，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写作《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其时，雅典国势如日中天，作为雅典帝国首都的雅典城已成为东地中海地区乃至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海陆交通枢纽；雅典当政者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各地的能工巧匠汇集于此，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雅典成了名副其实的“希腊的学校”。希氏在逗留雅典期间，与当时雅典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以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等社会名流过从甚密；他积极参加城邦的文化教育活动，写诗作文，登台演讲；据说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众朗读，[③] 曾获得过一笔相当丰厚的奖金。[④]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和其他殖民者一道，移居到雅典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伊（Thurii，在今意大利半岛南部），成为图里伊的公民；在那里，他专心著述，直至逝世。[⑤] 希罗多德逝世的具体时间尚难以确定。不过，可以大致肯定的是，大约在公元前425年，他的《历史》就已经完成并且为世人所知。苏伊达斯辞书还提到，希罗多德放弃了自己的祖国而自称为图里伊人，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斯特拉波等古典作家也称其为“图里伊人希罗多德”。相传在图

---

① 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8卷，第43页。

② 约合2 736千米。转见杨俊明：《〈历史〉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在希腊古典时代，当众宣讲也许比闭门写作更为重要。据说在听众之中就有后来的著名史家修昔底德，此说细节未尽可信，但无论如何，希罗多德肯定对修昔底德有明显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专门就两人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注释》（S.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7页。

④ 有的文献说这笔奖金为10塔连特。按阿提卡币制，1塔连特（相当于25.86千克）＝60明那＝6 000德拉克玛。当时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两天的生活费。

⑤ 苏伊达斯辞书中提及的史料认为他最后死于马其顿，但似乎缺乏必要的佐证。

里伊为希罗多德所立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斯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利斯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躲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①

古希腊史学从神话与史诗发端，到希罗多德以前，历时数百年之久，可称为史学上的“孕育期”。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明显带有旧时代一些特点，又有许多突破和创新。可以说，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的出现，绝非偶然。

首先，希罗多德出生地所在的小亚细亚西部，是当时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几乎统一了西亚、北非所有文明地区，造成了空前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另一方面，就爱琴海周边地区而言，公元前 7～前 6 世纪，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在吸收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赫梯、吕底亚等文明古国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希腊世界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② 因此，其时希腊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大都出自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及其附近诸岛，史学亦是如此。

其次，散文编纂形式的出现，为史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前提。自公元前 6 世纪起，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某些城邦出现了“散文纪事家”（Logographoi）③，他们以简单的、不讲求文辞修饰的散文把关于城市、民族、王公、神庙等的起源的口头传说记述下来。最著名的“纪事家”当属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约公元前 550～前 478 年），他撰写的《大地巡游记》，记载他亲身游历各地的见闻。赫氏的作品虽未能保存下来，但是对于曾经拜读过其作品的希罗多德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从其作品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受到赫氏已经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显然，这些著作已具备历史著作的雏形。

最后，在哲学、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力图用批判的态度，探索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力图写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作品，希罗多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历史”和“哲学”并无明确区分，被伊奥尼亚人称为ἱστορίη（历史）的，正是雅典人所称的φλοσοφία（哲学）。④ 二者均为探求真理

---

① 转引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② 参阅：C. J. 恩林－琼斯：《伊奥尼亚人与希腊文化》（C. J. Emlyn-Jones，*The Ionians and Hellenism：A Study of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Early Greek Inhabitants of Asia Minor*），伦敦 1980 年版，第 164～177 页；

③ 亦译“散文说书家”。这里的 logos 为“传说”之意，graphoi 意为“记载者”。

④ 雅典人虽属于伊奥尼亚人，操伊奥尼亚方言，但是希腊历史文献中的“伊奥尼亚”，通常系指小亚细亚西部的伊奥尼亚人殖民地。

的的学问和活动，但侧重点不同，前者旨在求真，从事“发现”真理[①]，后者本意为“爱智”（热爱智慧）。在希罗多德时代，“历史”本意为“探究、调查”之意。希罗多德以ἱστορίη作为其著作的题目，确切地说，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意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即他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及至公元前4世纪，人们才开始把他所撰写的著作称为“历史”（接近于后世历史著作之意）。那些哲学家、科学家们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他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勇气、毅力、思想和方法，都不能不给希罗多德以直接的影响。

希罗多德生逢希腊城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他耳闻目睹弱小的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当时希腊诸邦的盟主斯巴达拥有重装步兵约8 000～9 000人；雅典公民总数不过3万人，而据希罗多德（Ⅶ. 186）记载，薛西斯出征时波斯帝国军队总数达5 283 200人，近代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明显夸大失实的。虽然如此，波斯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希腊人，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希腊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以少胜多，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促使他们当中那些有识之士进行反思：波斯人是如何兴起和对外扩张的？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希腊人何以能战胜众多异族人？世界各地希腊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环境如何？习俗、性格如何？取得过哪些重要成就？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促使希罗多德下定决心，深入调查各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撰写一部完备的著作，探究希腊人和异族人以及异族人之间纷争的起因和过程，以传诸后世。

二、《历史》的内容梗概

《历史》的主要内容，似乎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我国学者不知从何时起，给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甚至认为《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②] 这样的引申是否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笔者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使用希腊人、波斯人的概念，实际上其内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皆有多层含义。当希罗多德在不同的语境下叙述希腊人或者波斯人（异族人）的时候，同一概念的内涵有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纵然我们可以使用“希波战争”（或“波斯战争”）的概念，其内涵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界定（有关讨论详见下文）。希罗多德的《历史》原文的题目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现代学者的任何其他引申，往往都容易引发新的歧义和误解。

希罗多德的著作原本不分卷，后来被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学者分为9卷，每卷卷首分别冠以一位缪斯女神，故而《历史》又名“缪斯书”。传统认为整个著

---

①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页。

② 最明显的例证如王以铸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如此，2001年版亦是如此）；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作者说“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所以又名《希波战争史》”）。

作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全书开篇至第 5 卷 27 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记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经过，从居鲁士率波斯诸部落揭竿而起、反抗米底人的统治，直到冈比西斯不断向外扩张、大流士一世改组波斯帝国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并且准备进攻希腊为止。希罗多德具体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等地区的地理、物产、历史和现状，并且详细介绍了各地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或者说，他记载了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所有异族人（非希腊人）的世界的状况，对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追溯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帝国的历史不是按照地理分区来描述帝国各地，而大致是按照波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先后次序，由此构成波斯帝国的轮廓。他率先叙述吕底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最早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而是因为他们是首先进攻和征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一支异族人。每当述及一个地区的时候，他总是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说起，然后再讲述其居民的性格、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最后介绍其政治和历史。

从第 5 卷 28 章（节）直到全书结束，为第二部分。希罗多德集中记述波斯战争的经过。[①] 迄今为止，叙述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诸邦的暴动开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大流士镇压暴动并且出兵希腊、在马拉松战役遭到挫败，随后薛西斯倾整个帝国之力对希腊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及其 300 勇士在温泉关英勇战死、希腊联军取得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直至公元前 479 年希腊人同时赢得普拉提亚和米卡列之役的胜利、波斯势力退出爱琴海地区为结束。在第二部分，希罗多德集中记述军事、政治史。

然而，这样的划分未必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实际上，《历史》是以波斯的历史为中心，以波斯对外战争为主线，以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为重点，记述了亚细亚、欧罗巴、利比亚三大洲（即希罗多德所知道的陆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种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是一部高度统一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巨著。有研究者指出，希罗多德采用正叙与插叙交叉记述的方式，显示了他本人对于“比较重大事实和比较细小事实”的“高度的协调和综合能力”。而学界之所以认为“缪斯书”是以波斯战争为中心，并且将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主要是因为学者们都习惯地站在希腊的立场上，用“希腊中心观”去分析、研究这部著作，而不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②] 从希罗多德自己的表述（I. 5，95）来看，他所要撰写的正是一部波斯的历史。这一点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也可以看得出来。全书中心明确，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内容广博而统一；作者的写作方式是正叙与插叙相结合。正叙部分就是波斯的兴起和对外战争，它贯穿全书，自然是全书的中心和主干；前苏联学者 C. Я. 卢里叶曾指出，希氏在前六卷论及欧罗巴和

---

① 关于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公元前 479 年和公元前 449 年两种说法。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② 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历史数学问题》，2001 年第 5 期。

亚细亚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从波斯的观点，而不是从希腊的观点叙述的”。[①] 在而插叙部分则是相关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正叙的补充，起着丰富、充实著作内容的作用。[②] 希罗多德运用这种写作手法相当娴熟，他非常巧妙地安排穿插的内容，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做才不致影响整体的艺术效果。希氏将正叙和插叙完美结合，宛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相互交替一样”[③]。美国学者 J. W. 汤普森对希氏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位‘历史之父’赋予史学以庄严高贵的风格，这在过去还从来没有过的。他能够从他的时期以前的那些被看做历史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即时构思有条有理的故事；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他以前的任何作家……尽管这部历史有记述文和轶事集的性质，但它还是具有无可争辩的统一性。使希罗多德的著作高出其他（著作）的是它表现了协调和综合的能力，这是他的前辈见所未见的，而且它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④]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关于希腊城邦，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的内容，都是采用插叙的方式；倘若主要站在希腊人的角度上写作，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把雅典政治家梭伦、僭主皮西特拉图和克里斯提尼的相关事迹以及斯巴达的历史作为正叙内容加以记述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书结尾之处（Ⅸ. 122），作者对阿腾巴列斯向波斯人献计的记载，也大致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⑤] 因此，希罗多德（Ⅰ. 1）从一开始就“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展开他的故事；书中也屡屡把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的起义称为“叛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缪斯书”构思深邃，结构完整，力图把当时全人类的精神风貌展示给读者。全书各卷大致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具体内容如下：

第 1 卷（克丽奥，共 216 章）：主要叙述波斯的兴起和对吕底亚人、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巴比伦人以及马撒盖泰人的战争；说明希腊人和异族人冲突的远因和近因。插叙了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的传奇身世，以及他在对外征服过程中所涉及的上述诸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

第 2 卷（优特尔佩，共 182 章）：主要叙述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的继位，以及他筹划进兵埃及的过程，插入了对埃及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俗以及宏大工程（金字塔、迷宫、运河等）的介绍；他特别提到（Ⅱ.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不同的等级——他们分别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译

---

① 参阅：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7 年版，载王嘉隽《历史》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165 页），第 133 页。

② 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

③ 参阅：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 139 页。

④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上卷第 1 分册，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34～35 页。

⑤ 参阅：杨俊明、付静：《评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兼论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员和船夫。”关于埃及的史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作者的亲自观察所得以及埃及孟菲斯、底比斯等地神庙中的那些祭司们的口述。

第3卷（塔莉亚，共160章）：主要叙述冈比西斯征服埃及，波斯帝国首都发生政变，高墨塔（巴尔迪亚）短暂执政，以及大流士等“七人帮”密谋刺杀高墨塔，成功夺权，[①] 建立并且巩固政权，以及攻克巴比伦的经过；记载了政变者就波斯将采用哪种统治形式所展开的精彩辩论（Ⅲ. 80～88）。插叙了斯巴达人攻打萨摩斯岛的情况，介绍了印度、阿拉伯人的历史、风俗习惯和当地特有的一些动植物。

第4卷（麦尔波门涅，共205章）：主要叙述大流士在攻取巴比伦城之后，以斯基泰人曾经侵入亚细亚为借口，御驾亲征斯基泰亚，以及派兵出征利比亚的经过。斯基泰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以“游击战”与波斯人周旋，使入侵者接连受挫。最后，大流士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侥幸逃离了斯基泰亚；回师途中，他派兵征服了色雷斯。其中插叙了斯基泰人的传说、历史和民俗风情，描述了“女儿国”中阿玛宗人的生活等。

第5卷（特尔普西科瑞，共126章）：主要叙述大流士的名将麦加巴佐斯在公元前499～前494年间率军征服色雷斯，以及米利都等伊奥尼亚城邦发动反叛（所谓“伊奥尼亚起义”），火烧萨尔狄斯的过程。暴动领导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前往斯巴达求援遭到拒绝，而雅典等邦出兵相助。其中插叙了有关斯巴达的政治、历史、风俗，以及雅典摆脱皮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等内容。伊奥尼亚人的暴动和雅典人的行为激怒了大流士，一场大战势所难免。

第6卷（爱拉托，共140章）：主要叙述波斯人取得拉代海上会战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平息伊奥尼亚起义的经过；接着叙述大流士两次派兵出征希腊：第一次，公元前492年，波斯人在阿索斯海角遭遇风暴，300艘舰船、两万多兵士葬身海底；第二次，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长驱直入，在阿提卡登陆，双方在马拉松平原展开厮杀。结果，雅典人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中插叙了斯巴达的政治、历史以及雅典人与海上强敌埃吉那人之间的争斗过程。

第7卷（波琳尼娅，共239章）：主要叙述大流士之子、波斯国王薛西斯举国动员，亲自统率海陆大军征讨希腊的经过。经过三年的准备，波斯大军再次出征，全军从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所架设的桥梁通过，进入欧罗巴；陆军经过艰苦跋涉，抵达希腊人扼守的德摩比利关隘（温泉关），列奥尼达麾下的希腊勇士据险死守，奋起抵抗，使波斯大军一筹莫展；后波斯军出间道绕攻希腊人身后，列奥尼达率全体将士殊死搏杀，悉数阵亡。其中插叙了希腊的部分城邦结成反波斯联盟，共推斯巴达为盟主；详细介绍了波斯军中数十个民族的军事

---

① 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后期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基本确认真正的篡位者恰恰是大流士等人。参阅：李铁匠：《巴尔迪亚政变辨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

装备和他们各具特色的服装饰物。

第 8 卷（乌拉尼娅，共 144 章）：主要叙述希腊联盟的海军先在阿尔特密西昂与波斯人展开海战，继而从那里撤离；雅典海军统帅泰米斯托克利斯说服同盟海军在萨拉米斯附近集结，并且说服雅典人将其老弱妇孺撤往特洛伊曾、萨拉米斯和埃吉那，以及希腊联军最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战后薛西斯准备班师回国，他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建议，留下 30 万陆军驻守色萨利，以备来年卷土重来。其中插叙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早期居民的介绍，以及泰米斯托克利斯和雅典海上势力的发展。

第 9 卷（卡利奥佩，共 122 章）：主要叙述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以少胜多，击败波斯大军，以及同一天希腊联军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列，击溃了停泊在那里的波斯舰队的经过。米卡列战役之后，希腊联军乘胜向赫勒斯滂进军，围攻位于色雷斯的波斯据点塞斯托斯城。此时，希腊士兵思乡心切，厌战情绪开始滋长；山穷水尽的波斯人在夜色掩护下逃离塞斯托斯，希腊人攻占此城，然后撤兵。全书至此结束。

关于《历史》一书是否完成，近代以来研究者们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希罗多德写到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战役便戛然而止，希腊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结束，该书至此理应告一段落；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的结尾实在算不上完美，而且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远未结束，只不过是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已。[①] 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说是因为作者的遽然离世，这似乎和修昔底德的经历颇有些类似。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全书至此结束完全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历史》无疑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下文还将就此展开讨论。

三、希罗多德的主要成就

《历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作为希腊乃至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既具有散文说书家那种有闻必录的特点，又具有客观求实、科学严谨的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希罗多德”条目的作者强调指出：

> 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总寓意：巨大的繁荣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它会导致衰落，特别在像薛西斯那样有骄傲和愚蠢伴随的话。薛西斯进攻希腊，按常人的全部推理来看应当是取胜的战争，但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希罗多德借此表明，“骄者必败”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教训已为他当时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所证明。希罗多德相信上天的报应是对

① 国内的高校教科书和某些研究者都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前 449 年；公元前 479 年只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2006 年重印本，第 253～258 页；廖学盛：《希波战争和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4 页。

> 人类邪恶、骄傲和残酷的一种惩罚，不过他在记述历史事件时重点放在人们的行动和品格上，而不强调神的干预。这种根本上是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史学史中乃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①

希罗多德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希罗多德撰史的宗旨来看，他的历史观明显含有唯物论因素。作者开宗明义地申明自己写史的目的（I. 0）："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反映出他写史的宗旨，是保存人类的功绩，探求战争的起因，以为后世所借鉴。

本着这个目的，希氏全面搜罗资料，记叙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历史。他探索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传说往事、宗教信仰等等，并且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在这方面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希罗多德强调通过他的主观努力，保存前人的功业，其实际目的是要通过对人类诸文明的叙述，从吕底亚人、埃及人、波斯人等诸民族的经历和克洛伊索斯、居鲁士、大流士等个人的命运中，使广大读者体悟出这样的道理：命运多变，世事无常。最富有的人未必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财富时常在更换它的主人；人们最好在事务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的初期就应当积极应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希罗多德对历史和现实发展变化规则的高度概括，而在叙述"多变"、"无常"的同时，隐含着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有常"，即某种必然性的理解，他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民族抑或个人，都应该随机应变，及早作出明智的抉择。

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明确提出自己著作所要记载的不是奇闻轶事，而是自己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是经过一番筛选探究，比较分析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在叙事连贯、有闻必录的基础上，论其原委，辨其真伪，把各地各族的历史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之中，同时，又以当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波斯战争缀其始终。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种种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原因"；希氏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②

（二）能够综合地理解和探讨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希氏对于历史中的因果关

---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8 卷，第 44 页。

② 参阅：陈新：《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学术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系的看法，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虔心信神，甚至有些迷信，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及征兆、神谕以及因果报应的故事，津津有味地讨论神意及其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伊奥尼亚唯物论和怀疑主义的观点，重视导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其物质基础。

在希罗多德看来，神祇是爱嫉妒的。在人世间，越是强大有力的人，他们往往就会依仗自己的实力继续扩充势力，力图获取更多的东西，而神祇出于嫉妒，就越发要打击这样的人，使其身败名裂。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希罗多德的关于战争的叙述，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在诠释一个古今通用的法则：物极必反，好战必亡。此前的强者，无不如此；现实的波斯，也注定如此。于是，不可一世的波斯人之所以败于马撒盖泰人、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之手，也许就是因为波斯人的势力太强大了，人世间已无对手，因而其失败乃是天命、神意使然。

同时，希罗多德把伊奥尼亚科学家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方法，运用于探索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战争的起因。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在研究每个国家的历史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当地生产、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详细记载了埃及人、巴比伦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状况，强调指出埃及、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富饶、强盛和文化发达是与其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兴盛分不开的；一些国家向外扩张的经济动因是掠夺财富、人口、占领土地。其二，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地理环境对于古人的影响程度无疑更甚于今人。希氏强调指出，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由于土壤疏松肥沃、气候温和、灌溉便利，因此，这些区域的人民在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依然可以获得好收成，从而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繁荣奠定基础。这样，他实际上揭示了古代东方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发详地的客观条件。其三，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既重视叙述一般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关于对埃及大批民众参与修建金字塔以及亚非欧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波斯人入侵的记述），又能较为中肯地评述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他对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Cyrus，约公元前 600～前 529 年）和大流士（Darius，约公元前 558～前 486 年）削平内乱、励精图治，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的丰功伟绩，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对于斯巴达人、雅典人当中那些抗击波斯入侵的领导人如列奥尼达、米太雅德、泰米斯托克利斯以及普通民众的作用，都予以详细地描述和充分地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讨论人和国土的关系（Ⅶ. 61），并且多次强调人性的弱点（Ⅶ. 16、49）。这些实际上又是他的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其四，在谈到希腊人和异族人战争的起因时，他明确指出，“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Ⅰ. 1），但似乎并未把它视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谈到波斯人侵希腊的原因时，他认为波斯人以希腊人援助米利都人暴动为借口出

征希腊，其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Ⅵ. 44）。关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如波斯军队人数虽多，但成分复杂、劳师远袭、指挥不力、战术不灵、地形不熟、贻误战机；而希军虽寡，但熟悉地形、士气高昂、以逸待劳、指挥有方、战术灵活，并且很好地把握住了战机。这样，希腊人和波斯人在交战的最终结果自然就截然不同了。

希罗多德亲眼目睹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盛况。然而，在希罗多德看来，希腊文化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于东方文明古国，正如希腊的一句著名的谚语所说："光明来自东方。"希腊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此他陈述了大量相关的历史事实：东方诸民族的生产技术、神话、宗教、艺术、文字、文学、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无不影响着希腊人。他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已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自从 1980 年英国学者 O. 穆瑞（Oswyn Murry）提出"东方化时代"（时间界定在约公元前 750～前 650 年）的概念以后，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①] 其他学者，如 M. 伯纳尔（Matin Bernal）和 W. 伯科特（Walter Burkert）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从诸多方面揭示了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重大影响。[②]

在希罗多德的因果观中，宿命论和朴素的唯物史观等诸多因素是杂糅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对历史事物的分析往往具有双重性，如他在对梦作解析时，有时候认为梦是神托的，有时候又说梦不是神托的，而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Ⅶ.16）；他还认为，冈比西斯的精神失常可能完全不是因渎神而受到的惩罚，而可能是生来所患癫痫所致。必须看到，直到古典时代，希腊普通民众科学知识有限，他们普遍是很迷信的，希罗多德往往能够对神谕、征兆等作出某种理性分析，说明他有超出同代人的睿智。

（三）具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希罗多德是一位公正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他不但能够理解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种种差别，而且以考察人类的不同特性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为乐事。[③] 希氏对他所涉及的世界各族持公正的态度，是《历史》的突出特色。正如美国学者E.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所说："他的毫无偏见已臻极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争战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但他也钦佩波斯人，也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斯基泰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

---

① O. 穆瑞：《早期希腊》（Oswyn Murry，*Early Greece*），方塔纳出版社，格拉斯哥 1980 年版。作者将该书第 6 章命名为"东方化时代"，以突显这一观点。

② 参阅：M. 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Matin Bemal，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新不伦斯威克 1987 年，第 1 卷；W. 伯科特：《东方化革命：早期古风时代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Walter Burkert，*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杨俊明：《〈历史〉导读》，第 17 页。

美的东西。”① 无论是异族的，还是本族的，凡是美好的东西，凡是值得赞叹的，都予以肯定，尤其是对东方的文化倍加推崇。他指出，希腊的许多文化源自东方，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更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几何学和量地法，等等。

希罗多德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均把各自的习惯视为最佳，彼此应该尊重。他写道：“如果有人提议来评选出世界上各种风俗中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考察之后，他们就肯定选择本族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据他记载，大流士在担任国王期间，曾召见一些希腊人，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去吃掉他们已故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诱使他们去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又把那些居住在印度、有吃掉自己的双亲习俗的卡拉提亚人召来，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的父亲的遗体。这些印度人立即大叫起来，认为国王不应提起这种可怕的行径(Ⅲ.38)。

在希罗多德看来，国家的政体，无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抑或专制政体，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优劣，而是各有利弊。不过，由于他年轻时候在祖国的经历，使他很自然地崇尚自由，讴歌民主政治。对于波斯人，他强调其侠义、诚实、组织严密，而且说明他们勇敢过人（例如他们与佩着护身装备的希腊士兵作战时，不穿戴甲胄）；同时也对波斯官僚贵族的残虐行为、后宫制度、洗劫城镇等行为，深感震惊。

希罗多德通过对埃及历史的实地考察，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记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环境的关系”② 的学者。他认为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典章制度等，都和该民族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物产有关。他着重观察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尚，合理地解释希腊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风俗和行为方式的差别。他认为自然环境有了改变，风俗习惯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希罗多德既然将人类的风俗习惯、文化制度的差异予以“自然”的说明，当然就不会在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有任何种族歧视了。③ 由于他特别重视非希腊人的文化，曾被后世一些作家如普鲁塔克等诬为“亲蛮派”作家。其实这是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误读所致。④

---

① 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7 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8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65 页。

③ 参阅：杨俊明：《〈历史〉导读》，第 17 页。

④ 正如郭小凌所指出的，“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是希腊人引以为豪的抵抗波斯的战争之后，希腊人已经颇为自信，但即使如此，此时也谈不上形成了高人一等的希腊民族优越感。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长征记》都反映出公元前 5 世纪末叶和前 4 世纪初叶希腊人对老小居鲁士的高度敬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希罗多德所谓的亲蛮族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思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只是到了公元前 4 世纪后半叶，希腊人才真正开始夸大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差别，提出了一套希腊人优越的理论”。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载《西学研究》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4 页。

（四）多样而科学的治史方法。“缪斯书”内容浩繁，要写好这样一部史著，没有一套较为完善而且合乎科学的治史方法是无法完成的。希罗多德大胆创新，运用了丰富多样并且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

1. 坚定执着的求真精神。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所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于史书之外。在这方面，希罗多德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史诗或戏剧中的神话和传说，一个是推究真相的活动。① 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严谨并且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②。

求真精神是希氏治史方法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秉笔直书，兼收并蓄，富于批判精神。他非常坦率地陈述种种故事，不断地批评所使用的史料。他认为，只要他觉得是真知灼见，哪怕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也决不会避而不谈的（Ⅶ. 139）。尽管希罗多德对某些史料失于轻信，但就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是“精明而富于批评精神”的③，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④。英国学者 R. G. 柯林武德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的，他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⑤。因此，对于那些无法确定其真伪的史料，他一般采用客观的陈述，由读者自己选择正确答案。他写道：“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导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⑥（Ⅶ. 152）正因为这样，《历史》所保存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其二，重视实地考察，强调独立思考。如果没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希罗多德长时间艰苦卓绝的实地考察活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他指出（Ⅱ. 99），他所涉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希罗多德所搜集的史料不仅有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献和许多神话、传说、宗教方面的材料，还有丰富的遗物古迹、现实材料和各种民族学、人类学、动物学、农学、医学以及地质学的资料，其著作堪称一部“百科全书”。而作者只懂

---

① H. 阿伦德：《在过去和未来之间》（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纽约 1961 年版，第 285 页。

② 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 128 页。

③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54 页。

④ 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 页。

⑤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57 页。

⑥ 类似的表述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如“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这整个这部著作里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Ⅱ. 123）。

希腊语，当时能直接利用的希腊语文献极少，因此希罗多德撰写《历史》，首要地是靠他个人的观察和探询的资料。一方面，他周游各地，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总是向各种人了解当地历史，特别是去拜访当地知识渊博的祭司。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个重大历史问题需要弄清时，便立即改变行程，不辞辛劳地去寻根问底，核对史实。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地考察（正合ιστορία本义）的精神，为其后西方古典史家所效仿，并且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研究者迄今所尊奉的一个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他通过比较各种说法之异同，从中剔除伪史，保存信史。他常常举出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说法，然后谨慎地作出选择，肯定其中一种他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在不能断定史料之真伪时，或者存疑，或采取“客观主义”态度。另外，他还能初步运用追溯语源的办法来取得古代历史的史料。古代的城市、民族和国家的名称往往是从其建立者或始祖的名字派生而来。他推论说，波斯人的名称源自于波斯（Perses），希腊人是从希伦（Hellen），多利斯人是从多鲁斯（Dorus）而来的。

总的来看，希罗多德是一位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指出其出处、来源并加以评述，有时甚至对那些流行的故事加以尖锐的批评和嘲笑。而每当他掌握了一个更为可信的说法的时候，便把所有其他的说法放弃了。但是，由于辨别真伪是以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依据的，因而有时也对确凿的记载进行错误的选择和批判，如他一口否定腓尼基人绕行非洲的说法，而这恰恰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①]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用这样的方法，把调查研究和人类知识的范围推至业已逝去的未知世界。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δόξα（意见）中抽出ἐπιστήμη（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②]

2. 推陈出新的历史编年法。希罗多德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做出合理解释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序列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某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希氏独辟蹊径，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做法是把波斯所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将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名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然后再掺以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情，从而清晰地确立了记叙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定位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解释历史的思路。[③]

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时，非常巧妙地将这些国家的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与波斯帝国的统治者联系起来，从而说明其所处的时代。目前史学界关于吕底亚、米底、埃

---

① 参阅：希罗多德：Ⅳ. 42 及附注。

②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62 页。

③ 参阅杨俊明：《〈历史〉导读》，第 54～55 页。

及、波斯等国的某些历史纪年，就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推算出来的。虽然某些年代有不少失误，但总的来说其准确性已经得到公认。①

事实上，希罗多德的时间观念是比较清楚、明确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历史》的前半部分是按照波斯帝国发展的年代顺序写作的，后半部分是按照较为严格的年代顺序写作的。”② 可见，“希罗多德在心中一定有自己的时间观”③。没有任何标准纪年方法的时代，为了恢复历史事件的年代顺序，希罗多德要克服诸多困难。为此，他以波斯帝国统治者的当政时间为主轴，参照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件来编排年代顺序。事实证明，这种纪年方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方法。

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打败米底人而创立波斯帝国，在统治了 29 年之后战死（Ⅰ. 214）；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他在位时间为七年零五个月（Ⅲ. 1、66）；冈比西斯死后，“冒充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那个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平安地统治了七个月”（Ⅲ. 67）；随后，大流士成为国王，“统治波斯的时间总共为 36 年”（Ⅲ. 88；Ⅶ. 4）；“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继承了王位”（Ⅶ. 4）；“在大流士去世的第 2 年，薛西斯就出兵去对付那些叛离他的人们”（Ⅶ. 7）；“薛西斯在收复埃及以后的整整 4 年间，一直在募集军队，做出征前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未满第 5 年的时候，他率领着一支大军开拔出征了”④（Ⅶ. 20）。

希罗多德所说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确定其中某一事件的年代，其他的年代也随之可以解决。他提到，薛西斯大军是在春天从萨尔狄斯出发远征的，而希腊海军在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之后，拉栖代梦人在科林斯地峡修筑壁垒，工程即将告竣时，因为发生日食而突然撤退（Ⅸ. 10）。据天文学家推算，此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 480 年 10 月 2 日。由此可以确定波斯帝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波斯国王薛西斯进兵希腊的时间在公元前 480 年春天至 10 月初。根据这个年代，可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波斯帝国前期王表：

居鲁士：公元前 558～前 530 年在位
冈比西斯：公元前 530～前 522 年在位
伪斯美尔迪斯：公元前 522 年（3 月 11 日～9 月 29 日）在位
大流士：公元前 522～前 486 年在位
薛西斯：公元前 486 年继位，公元前 480 年御驾亲征希腊

经过希罗多德创新的这种纪年方法，虽然算不上完美，但仍为后世许多史家

---

① 国内一位古波斯史专家指出，“研究米底的历史主要是依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记述。希罗多德是一位谨慎的历史学者。在营救当时已被普遍遗忘的以往事件的限度内，他的记述是可靠的。”参阅：王兴运：《希罗多德与米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2 期。

② T. J. 鲁斯：《古代作家》（T. J. Luce，*Ancient Writers*），第 2 卷，纽约 1982 年版，第 214 页。

③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 2 卷，第 231 页。

④ 这里指对希腊的远征。

所效仿。全书所记载史事的年代顺序基本准确，但是这种编年法不能给读者以明晰的时间概念，而且有些年代也有错误。随着考古学、亚述学的发展，现代学者根据其他资料就相关问题加以比对、补充和订正。

3. 视野广阔的历史比较法。希罗多德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世界历史的发展纷纭复杂、丰富多彩，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希罗多德自然要对他耳闻目睹的各种文化加以比较，而首先是把希腊人的文化与非希腊人（异族人）的文化加以比较；其次是异族人之间以及不同方言、不同区域的希腊人的比较。如（Ⅱ. 35～36）就埃及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广泛的对比。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范畴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习俗等领域，较好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差异性，为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参考材料，这无疑是他在史学方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希罗多德从中凝练出许多精湛而发人深省的历史训诫。同时，通过比较，可以把陌生神秘、光怪陆离的异族文化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还较为原始朴素，但是依然是希罗多德构建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

4. 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巨著，开欧洲散文文学之先河。[①] 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古典历史学名著，而且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希罗多德是一位故事大师，极善于编排故事：完美的背景、统一的格调及逻辑上的因果顺序，都使得他的著作常常显现戏剧性高潮。他的这种才能在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生动细腻的描写、多样的选材以及语言的简洁明快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历史》虽然卷帙浩繁，但是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饶有兴味，毫无枯燥之感。后人称赞他的成就，说他“严肃的科学内容跟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在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②]。

首先，从《历史》的写作方法和结构来看，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一个贯穿始终的骨架故事中，又嵌入了一个又一个插话故事，甚至插话之中再插话，环环相扣，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链”，而这种写作手法恰恰是东方文学的传统特色。希罗多德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以最巧妙的手法配置各种素材，将其安插到最适当的地方。由一个主题转入另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自然过渡。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历史》就是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贯穿起来的，中间穿插了很多内容，如关于斯基泰人的部分，单独看似乎是相对独立成篇的，而在全书的框架中，它只是一个特大“插话”。因此，希罗多德的著作看上去结构凌乱松散，[③] 普通读

---

① 参阅：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1 页。

② 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 146 页。

③ 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强调其著作的这个特点。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01 年第 5 期。

者往往会被这种表面上的“形散”所迷惑，而其全书的布局实际上是相当严整的，是名副其实的“形散神不散”。

其次，希罗多德能够娴熟自如地运用、搭配各种不同体裁的素材，这是他的独创。纵观全书，希罗多德具有超强的驾驭史料的能力，这使其著作中的插叙及插入的小故事配置得相当精妙，犹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的交替出现一样，更增添了《历史》的艺术效果。鲁斯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希罗多德独创了一种文学形式，他把对因果关系的合理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巧妙叙述融为一体，并确为古代所有其他史家所仿效”①。

第三，《历史》的语言丰富多彩，词汇丰富，文笔华美，行文流畅可诵而有韵致。在述及传说逸闻之时，他使用了娓娓动听的民间故事语言；在表现宏大壮阔、情绪昂扬的场面时，他运用了阿提卡的悲剧词汇；在述说唇枪舌剑的论争辩难时，他采用了修辞学的方法。《历史》之中不乏精彩的演说，这一点显然对修昔底德有直接影响，后世研究者对此却往往有所忽视。此外，希罗多德还常常援引贤哲的名言或者格言，使其著作更富哲理。近代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赞赏希罗多德的作品，说他“有时是写给儿童看的，有时是写给哲学家看的”②。

最后，希罗多德善于运用对比、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或者揭示不同的风俗。他在描绘梭伦造访克洛伊索斯宫廷的情景时（Ⅰ. 29～33），把夜郎自大的克洛伊索斯和见多识广、聪明贤达的梭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描述年迈多疑的米底国王阿斯泰亚基斯（Astyages），以映衬年轻果敢的波斯国王居鲁士；他把大流士即位时欢乐的场面与镇压叛乱时的惨烈场景相对比；在描写希腊人时，也把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性格特征充分表现出来。这样，他笔下的国王、大臣、学者、医生、士兵等，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J. W. 汤普森是这样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文学的成就的：

> 在所有曾经存在的历史作家中，希罗多德是最接近于不朽的了。公元3世纪撒摩撒达人琉细安曾这样写道：“我虔诚地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他那令人愉快的风格，他那构思的技巧，他那伊奥尼亚语的天然魅力，他那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或者是那成匹锦绣上的万千花朵中的任何一朵，如果学到手该多好啊！”③

5. 首创历史叙事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古代的史书体例，大体有三种：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传记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体。此前编年体史著已经出现，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史

---

①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2卷，第209页。

②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2卷，第209页。

③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35～36页

料，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体例之中，从而为后世的历史叙事体奠定了基础。这种体裁成为其后西方 2 000 多年史著的正宗体裁。J. W. 汤普森指出，“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①

当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也有其时代局限，也与其自身经历有关。其一，希罗多德认为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就是因果报应。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他认为因果报应的主要动力来自神祇、天命，但希氏更注重人事；其二，史料中有不少错误。“缪斯书”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希罗多德不可能对所有的知识领域都精通。譬如他不谙军事，不善于描写恢宏的战争场面，这是他叙述军事活动时容易出错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在无法确认史料的可信度时，往往只是依据常识来判断其正确与否，因而也造成一些错误。如他矢口否认腓尼基人环绕非洲航行的真实性，就颇具代表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希罗多德本意只是把他所听到的传说记载下来，至于传说与历史真实之间有误差，那似乎不是希氏应该担负的责任。②

希罗多德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深远，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重视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二是注重实地考察；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史；四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五是编纂体例经修昔底德的完善和发展，成为近代西方史书的正宗体裁。

四、几个相关问题

千百年来，历代学者们就希罗多德的成就和不足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自修昔底德以降，在欧洲学术界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之声不绝于书，而授予希罗多德“史学之祖”称号的罗马学者西塞罗，同时也称他为“谎言之祖”。古代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他们对希罗多德《历史》的误读。③ 时至今日，关于希罗多德及其所记载的历史内容，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学者们的看法依然各不相同，这又牵涉到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总体评价。根据笔者的理解和研究，国内外学者曾经讨论的关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许多问题，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某些几成定论的看法也许还值得重新推敲。以下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稍加讨论。

（一）关于《历史》的主题

在国内，讨论《历史》一书的主题似乎有些画蛇添足。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只要一提到希罗多德《历史》，往往随即就说明“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因此，希罗多德写作的主题即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之间的战争，早

---

①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 1 分册，第 30 页。

② 近年来，学者们就如何认识希罗多德的不足提出了新的的看法。参阅：尚烨：《重新解读希罗多德的失误》，《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6 期。

③ 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西学研究》，第 1 辑，第 8～20 页。

已是不刊之论。希罗多德自己申明，要把希腊人和异族人[①]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里的异族人，来自希腊文的οἰβάρβαροι（相当于现代英文的 Barbarians。通常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的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βάρβαροι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βάρβαροι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Ⅱ.158）。这种称呼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 gentiles；也类似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鴃舌”之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问题是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争斗，究竟是不是流行于国内学术著作中的“希波战争”的概念呢？

这里首先必须弄清“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概念。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希腊人”、“波斯人”，究竟具体指哪些人？笔者曾经把希罗多德著作中所有使用过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名称的地方都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希罗多德在使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下，往往都有不同所指。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的概念，其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民族的、地理的、历史的内容。

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希腊人”，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含义：（1）原始的希腊人（指居住在北希腊弗提奥提斯等地的那些人[②]，以下简称“希腊人Ⅰ”）；（2）本土的希腊人（其地域大致和皮拉斯基亚相合[③]，包括希腊本土以及附近岛屿，以下简称“希腊人Ⅱ”）；（3）世界各地的希腊人，即居住在欧罗巴、亚细亚、利比亚各地所有的希腊人（以下简称“希腊人Ⅲ”）；（4）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某方言区甚至某一位“希腊人”。

《历史》中“波斯人”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含义：（1）“波斯”的波斯人，即波斯最初兴起之地的波斯人（以下简称“波斯人Ⅰ”）。希罗多德（Ⅰ. 153）说：“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场上做买卖，而波斯境内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④]（希罗多德同样的用法还可以参阅：Ⅲ. 70、89、97。）这里的“波斯”明显是指与“波斯人Ⅰ”相合的地域。（2）波斯帝国的波斯人，他们常常被称为“米底

---

① 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他们开始以 barbarikos 作为“野蛮”的形容词，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βάρβαροι这个词开始有了“蛮夷”之意。罗马崛起之后也称罗马和希腊以外诸族为“野蛮人”（barbarroies）。

② 参阅：Ⅰ. 56；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 3）指出，这些居民“就是原始的希腊人”。中译本参阅：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③ 参阅：Ⅱ. 56。

④ 这里的波斯人以及波斯领土就是如此，因为这个时候波斯民族仅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社会生产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因而在波斯（即“波斯人Ⅰ”的居住地）大概没有市场。事实上，波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不可能没有市场。

人”（以下简称“波斯人Ⅱ”）。随着波斯领土的不断扩张，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的波斯人被派往帝国各地。(3) 泛义的波斯人，即包括波斯人在内以及被他们征服、统治的诸民族，即所谓“异族人”。《历史》开宗明义要探讨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纠葛及其原因，这里的“异族人”，显然是泛指非希腊人，而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与波斯对外征服和扩张的过程同时扩大的，它包括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印度人等许多非希腊语民族，甚至包括那些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希腊人（以下简称“波斯人Ⅲ”）。(4) 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甚至某一位“波斯人”。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关系在理论上有多种“组合”，而且在“波斯人Ⅲ”之中，有时也包括居住在波斯帝国境内或者在波斯统治者强制之下而从命出征的希腊人（如爱琴诸岛和希腊本土的某些人。参阅：Ⅶ. 185）。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的丰功伟绩显然是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全世界的居民；而作者强调了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这里主要指“希腊人Ⅱ”和“波斯人Ⅲ”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希罗多德心目中的“希波战争”大致是指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与波斯帝国的异族人之间的战争，而“波斯人Ⅲ”当中一度还包括“希腊人Ⅱ”的一部分。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希罗多德为什么在历史著作一开始（Ⅰ. 2）就说：“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个很地道的波斯人的概念，认为很久以前腓尼基人的那些劫掠行为，是一系列祸端的开始。因为在波斯人的心目中，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①] 随后，希罗多德（Ⅰ. 4）又指出：“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这里是指希腊人所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如果按照波斯人的看法，是腓尼基人最早惹下的祸端，但是那似乎不是什么不义之举（劫掠女子），而真正可以称得上战争原因的，就是希腊人入侵亚细亚，就是侵略了波斯的领土，或者至少是曾经侵略过波斯人的“领土”。后来，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爆发波斯战争。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所谓“希波战争”（波斯战争），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和异族人（非希腊人）之间的“世界大战”；而这里的异族人（非希腊人）之中有时又包括一部分希腊人。同样，希罗多德《历史》前半部分的丰富内容，并非枝蔓丛生的“战争背景”，而是他的正宗主题（他还不止一次指出他所写的某些内容是题外话）[②]。希罗多德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他调查研究的报告。到古典时代后期，人们才开始把他调查研究的成果称为“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波斯人离开了欧罗巴，退回亚细亚，就是退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了。波斯人在

---

① 希罗多德指出：“波斯人认为，亚细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异语诸部族都是隶属于他们波斯人的。”

② 如他在Ⅶ. 171 说：“关于瑞吉昂人和塔林顿人的事情，对我这部历史来说算是题外话了。”

欧罗巴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自然就是双方战争结束的最显著的标志。因而可以确信希罗多德的著作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二）关于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终点

如上所述，在希罗多德著作中，“波斯战争”也大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1）狭义的波斯战争，即通常我们学术著作所说公元前 500 年开始的那场战争；（2）广义的波斯战争，泛指历史上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各种武装冲突。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波斯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雅典人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而波斯人借机报复。事实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起义之时，已被波斯人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是隶属于波斯帝国的臣民，雅典人支援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暴动，无论什么理由，在波斯人看来，都是对波斯帝国事务的干涉和对波斯边疆区域的袭掠。对于帝国的主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从波斯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的直接起因，是雅典人对波斯领土的入侵和袭掠呢？

当然，客观地说，波斯战争的真正起因，是波斯人对外侵略扩张。毋庸否认，对外扩张和征服是奴隶制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方式，古代世界奴隶制诸强国的兴起，概莫能外。不过，凡对外战争，侵略者往往总要寻求莫须有的理由或者借口。波斯人是如此，雅典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公民集体内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已经逐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虽然在扩张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值得一提的是，雅典人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不久，即击败卡尔基斯人，并且在卡尔基斯的领土上安置了 4 000 名殖民者。不过，雅典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他们在陆军方面要想与老牌霸主斯巴达抗衡，尚需时日。数年之后，米利都人领导了一场反波斯的暴动。对其时近东国际形势不甚了解的雅典人意识到这是向外发展的大好机遇，他们贸然出兵亚细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①

如前所述，希罗多德把公元前 479 年年底②希腊人攻占塞斯托斯作为波斯战争的终点，符合他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古代作家修昔底德等也持同样的看法。③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著作，大都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前 479 年。④而国内的著作，通常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定在公元前 449 年的所谓“卡里阿斯和约”。这样，许多学者进而认为，希罗多德仅仅记载了波斯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罗多德的著作，没有完整记载波斯战争的全过程。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公元前 449 年，据说雅典人卡里阿斯与波斯人签订了一个和约，

---

① 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

② 攻占塞斯托斯的具体时间，学界尚不能完全确定。按照希腊当时的纪年方法，“冬季”是跨年度的。因此，塞斯托斯城陷的时间也许是在公元前 478 年初。

③ 修昔底德：Ⅰ. 23。

④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可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牛津大学 2003 年修订版，第 1145 页，“波斯战争”（Persian Wars）条。

史称“卡里阿斯和约”。多年来，学术界对该和约签订的时间，以及是否确有其事一直都颇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其历史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及此事。修昔底德（I. 23）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①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希腊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其结束的突出标志就是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了本土（亚细亚），而不是双方签订一个什么和约。况且希罗多德有时间、也有热情继续写下去，希罗多德写到这个时间，显然是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写作任务，达到了写作的目的。②

（三）对希罗多德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

希罗多德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学等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缺点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他的成就。他用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探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都明显存在着褒修昔底德、贬希罗多德的倾向。突出表现是，对于修昔底德继承其前辈的优良传统往往轻描淡写，对于修昔底德批评希罗多德的只言片语则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甚至有所夸大。例如，人们往往注意修昔底德著作中记载或编写了许多精彩演说，其实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的舌辩之士也不乏高论；又如，虽然与修昔底德相比，希罗多德不太善于描写战争的场面，但是希氏叙事、讲故事的才能更胜一筹；再如，人们注意到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批判，同时强调希罗多德对神谕很崇信，然而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希氏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对神谕作了否定：最崇信神谕并且最慷慨敬神的克洛伊索斯，反而遭到神谕的最严重愚弄，以至于痛失爱子、身败名裂；他在Ⅶ. 188～190 对于风暴起因及后果的分析，说明希罗多德对神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希罗多德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是希腊人和异族人，即全世界和全人类，而修昔底德主要着眼于希腊人的世界。此外，希罗多德的批判精神不亚于修昔底德，只是方法上没有修昔底德那么严谨。如希罗多德（Ⅱ. 99）指出，“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还说(Ⅱ. 123)，“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这整个这部著作里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民族意识实际上逐步形成的。超越城邦的全希腊民族的

---

① 狄奥多鲁斯在其《历史丛书》（Diodoms Siculus，*Historical Library*，Ⅻ. 4）中援引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史家埃佛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 405～前 330 年）的资料，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雅典与波斯之间签署过一个和约。有些证据表明该此约签于公元前 449 年，另有其他证据证明此约签于公元前 5 世纪 60 年代。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 276 页。

② 参阅：杨俊明、付静：《评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兼论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意识，必然是与城邦范围内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互为消长的。在城邦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是城邦公民的集体意识，而不是所谓“希腊民族”的民族意识；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切不可把雅典人或其他希腊人想象为无私的国际主义者。希罗多德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非常确当的证据。根据他的记载，在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联盟成立之后，“希腊使者求援，其他各邦各自心怀鬼胎，没有愿意出兵相助的”（Ⅶ. 165～169）。这些城邦之所以静观其变，其目的无非是对于交战双方都可以作出圆满的交代。因此，他们考虑的都是本邦的利益，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希腊全民族”的利益。

如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波斯人的开拓之功，客观上加强了近东地区诸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人们对古代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波斯大军，浩浩荡荡，途经之地，弃石可成山；人畜饮水，可使河流干涸；仓皇撤军时，吃野草，啃树皮，艰难跋涉，终于重返亚细亚。在他看来，这些行为无疑都是值得惊叹的，而希罗多德实际上是以赞叹的口吻来记述这类业绩的。

应该看到，希罗多德著作内容广博，这大概也是他“错误百出”的重要原因；如若按照某些近代研究者的设想而压缩叙述主题，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传统认为他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枝蔓横生，偏离主题，殊不知很多被认为偏离主题的内容，恰恰就是其正题的内容。

希罗多德招致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自始至终地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甚至相反，他的立场多变，常常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上撰写他的著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甚至在那些习惯地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中国学者看来，他的这种做法都是难以接受的。其实，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客观求实、秉笔直书的体现。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称道的修昔底德史学的客观主义思想，必须根据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审视。①

希罗多德的“世界性”视野，显然是植根于波斯帝国这个“世界级”的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希罗多德也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及其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份绚丽多彩的宝贵遗产。

徐松岩

① 参阅：徐松岩等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序。

目　录

译　序 …… 1

第一卷　克丽奥 …… 1

第二卷　优特尔佩 …… 81

第三卷　塔莉亚 …… 146

第四卷　麦尔波门涅 …… 201

第五卷　特尔普西科瑞 …… 260

第六卷　爱拉托 …… 303

第七卷　波琳尼娅 …… 348

第八卷　乌拉尼娅 …… 424

第九卷　卡利奥佩 …… 469

希腊及近东历史综合年表 …… 511

要目索引 …… 518

译后记 …… 621

地图目录

一、巴比伦城

二、波斯帝国

三、斯基泰亚

四、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

五、爱琴海地区

六、马拉松战役

七、德摩比利(温泉关)之战

八、萨拉米斯之战

九、普拉提亚之战

第一卷　克丽奥*

[Ⅰ.0] 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①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②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Ⅰ.1] 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他们说，这些人以前住在爱利特莱海③沿岸的，在迁移到地中海④沿岸并且至今还居住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即开始踏上远航的征程；他们运载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在许许多多地方靠岸，其中也在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当时的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他们来到这里，陈列出他们的货物，与当地人交易了五六天。等到最后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地带；她们当中有一个是国王的女儿。他们说，她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名字一样，叫伊奥，她的父亲就是国王英那库斯。妇女们站在船尾处，挑选出自己最称心的物品。就在这时，腓尼基人一起叫喊

---

* 希罗多德的著作，在希腊化时代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分为9卷，每一卷分别以一位缪斯（Muses，共9位）女神命名。克丽奥（Clio，Κλειώ）乃是宙斯与记忆女神所生，最初是司勇士歌的缪斯，在古典时代被认为是司历史的女神，其标志是一卷纸草或兽皮纸。本书的注释，凡是译自罗林森之英译本（Francis R. B. Godolphin Edt. *The Greek Historians*, T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In Two Volomes, New York, 1942，第1卷，第1～563页；以下简作“罗译本”）的，皆不另外注明；凡是译自哥德利之希腊语英语对照译本（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1, *Herodotus*, In Four Volume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以下简作“哥译本”）的，皆注明为“哥译本注”；由译者根据近代以来研究成果所作的其他注释，则注明为“译者注”。——译者注

① 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文的“历史”（ἱστορίη，historia）一词，意为“调查”、“探究”，和哲学（φ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的本意相近。希罗多德以此作为他的著作的题目，是十分确当的。到古典时代后期，人们才开始把他调查研究的成果称为“历史”。——译者注

② 异族人，来自希腊文的（οἱ βάρβαροι，英文的Barbarians即由此而来）。这个词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之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βάρβαροι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βάρβαροι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参阅：Ⅱ.158）。这种称呼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缺舌”之人（希氏在Ⅱ.57提到，多多纳的居民把异语之人称为“鹄子”，因为他们说话像鸟叫）。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他们开始以barbarikos作为“野蛮”的形容词，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βάρβαροι这个词开始有了“蛮夷”之意。罗马崛起之后也称罗马和希腊以外各族为“野蛮人”（barbarroies）。——译者注

③ 即“红海”，但不是指今天的红海，而是指波斯湾及其附近的水域。——哥译本注

④ “地中海”（Mediterranean），源自拉丁语由medius（middle）和terra（earth）合成。——译者注

着，向她们扑过去。大多数的妇女逃脱了，一些妇女落入腓尼基人之手并被带走，伊奥本人就在其中。腓尼基人把这些妇女放在甲板上，起航前往埃及。根据波斯人的讲述，伊奥就这样去往埃及的；这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大不相同。[①] 腓尼基人说，就是这件事，成为一系列祸端的开始。[②]

[Ⅰ.2] 后来，某些希腊人（这些人的名字不得而知），他们大概是克里特人，在腓尼基沿岸的推罗登陆，劫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③]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报复。可是，他们说，后来，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次的不义之行。这些希腊人乘着一艘战船，[④] 来到法希斯河畔科尔基斯的埃亚城[⑤]；他们处理完自己事务以后，从那里带走了当地国王的女儿米底娅。科尔基斯的国王派了一名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希腊人赔偿损失，并送还他的爱女。但是希腊人答复说，既然阿尔哥斯的伊奥被劫后，都不曾得到任何赔偿，这次他们也不会给科尔基斯人任何赔偿了。

[Ⅰ.3] 这些腓尼基人还说，后来，到了下一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亚历山大[⑥]得知这件事之后，就想从希腊给自己劫夺一个妻子。他深信，希腊人过去既然不曾给予任何赔偿，他自己当然也就不必赔偿了。于是他劫走了海伦。[⑦] 希腊人起先决定派使者去，要求归还海伦，并为他们的过失作出赔偿。但是在希腊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对方却提到了米底娅被劫的事作为口实；他们提醒希腊人说，希腊人只是要求别人赔偿，而自己却不对别人作出赔偿，也没有按照别人要求把自己劫走的人送还。[⑧]

[Ⅰ.4] 到这时为止，双方之间的伤害只不过是彼此劫掠而已。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他们说，劫掠妇女固然是无赖之徒的行为；但是因此而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一定是蠢人所为。明智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决不会被强行劫走的。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拐走他们亚细亚的妇女时，亚细亚

---

① 腓尼基人说，伊奥与一船主相爱，并且怀有身孕，怕父母知悉，便乘船私奔。——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Ⅰ.2。——译者注

③ 据荷马史诗所说，宙斯化形为公牛将欧罗巴（卡德摩斯的妹妹）携至克里特，生三子，米诺斯为其长子。——译者注

④ 长船是战船，当时的商船通常是圆形的。——译者注

⑤ 指传说中伊阿宋和阿尔戈号船员远征的故事。

⑥ 荷马史诗作帕里斯（Paris）。——译者注

⑦ 海伦为古代米诺斯的植物神，伯罗奔尼撒的丰产和光明之神；在后来的传说中，海伦为宙斯之女，斯巴达王后，以非凡的美貌而著称于世。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海伦，遂引发特洛伊战争；帕里斯死后，海伦改嫁其弟戴佛布斯（Deiphobus）；而另一神话说，被帕里斯带走的只是海伦的幻象，真海伦被赫尔墨斯带到埃及隐藏起来；在斯特希科鲁斯（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0～前555年）的诗中，海伦始终在埃及而未至腓尼基，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皆从此说。——译者注

⑧ 雅典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机智地模仿希罗多德《历史》的开篇。

人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可是那些希腊人，仅仅为了拉栖代梦的一个女子，便纠合了一支大军，入侵亚细亚，并且摧毁了普里阿摩斯的王国。自此以后，他们波斯人就把希腊人视为公开的敌人了。原来，波斯人认为，亚细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异语诸部族都是隶属于他们波斯人的，[①] 但是欧罗巴和希腊民族是与他们迥然有别的。

［Ⅰ.5］这是波斯人对这些事件的讲述。他们追溯和希腊人结仇，是始于希腊人袭击特洛伊。[②] 然而，在说到伊奥被劫一事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有所不同。他们否认在把她带到埃及去的过程中使用过任何暴力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早在阿尔哥斯时，便和在那里的一位船主有了私交，当她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之时，为了不让父母察觉，为了免遭责备而蒙羞，就在腓尼基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搭乘他们的船一同私奔了。至于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属实，我不想去评说。我马上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最初侵害希腊人的那个肇始者，然后再把我的调查研究继续下去，不论是大邦还是小国，我在叙述的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先前强大的城邦，现在大都变得弱小了；而如今强大的城邦，在先前却是弱小的。[③] 我之所以要对大邦小国同样地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足于一个地方。

［Ⅰ.6］阿尔亚特斯之子克洛伊索斯[④]，吕底亚人，乃是哈利斯河[⑤]以西所有各个民族的主人。这条把叙利亚[⑥]和帕弗拉冈尼亚分隔开来的哈利斯河，自南向北奔流，最后注入攸克星海。据我们所知，这位克洛伊索斯，在异族人当中是第一位征服希腊人的，他迫使一些希腊人向他纳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盟。他征服了亚细亚的埃奥利斯人、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和拉栖代梦人缔结了盟约。在克洛伊索斯统治以前，所有的希腊人向来都是自由的。因为金麦里亚人袭击伊奥尼亚虽早于克洛伊索斯，但他们并不是要征服各城邦，仅仅是为了劫掠而入侵。

---

①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波斯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波斯人指波斯本族人；广义的波斯人是指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民族，即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亚细亚”的所有居民；甚至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在波斯人侵希腊之时，包括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希腊人在内的军队统称为“波斯人”或者“异族人”的军队。因此，在波斯人看来，希腊人发动远征特洛伊的战争，就是侵略了他们的“领土”。——译者注

② 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近代以来学者们有许多研究成果。关于战争的具体年代，有数十种说法。美国学者 C. W. 布勒根综合考古学证据，认为特洛伊城陷的年代在公元前 1240 年左右。有关问题的讨论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 年第 2 期。——译者注

③ 修昔底德（Ⅰ.10）在讨论迈锡尼的势力时，也有类似的看法。——译者注

④ 克洛伊索斯，吕底亚国王，公元前 560～前 546 年在位；一说公元前 563～前 549 年在位。——译者注

⑤ 今名 Kisil Inamak，发源地与幼发拉底河相近，西流折北入黑海。——译者注

⑥ 希罗多德这里的叙利亚系指卡帕多西亚，称这里的居民为叙利亚人或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希罗多德认为，叙利亚其实就是亚述，叙利亚人就是亚述人。

[Ⅰ.7] 吕底亚的统治权，原本是掌握在赫拉克利斯族裔手中的，后来转到被称为摩姆那德斯族的克洛伊索斯家族的手中，我现在将叙述此事的来龙去脉。曾有一位名叫坎道列斯的萨尔狄斯的君主，希腊人称他为米尔西鲁斯。他是赫拉克利斯的儿子阿尔凯乌斯的后裔。这个王朝的第一代君主阿格隆，是尼尼微之子，拜鲁斯之孙，阿尔凯乌斯之曾孙；米尔苏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则是末代君主。在阿格隆以前，那个地方诸位君主都出自阿泰斯的儿子吕都斯的后裔。由于吕都斯的缘故，当地居民中以前被称为麦昂涅斯人的那个民族，便获得了吕底亚人之名。赫拉克利斯家族，始于赫拉克利斯与雅尔丹努斯[①]的一名女奴隶的后裔，他们受诸王公之托管理王国事务，并且根据神谕获得了这个王国。他们父子相承，直系相传，从阿格隆到米尔苏斯的儿子坎道列斯，总共统治了 22 代，计 505 年。[②]

[Ⅰ.8] 话说这位坎道列斯宠爱自己的妻子；不仅如此，他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对妻子的迷恋导致了奇异的后果。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受到他的宠信，他就是达斯基鲁斯的儿子居基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对这个人讲，并且常常向居基斯极力赞美自己妻子的绝代的美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遇不幸的坎道列斯对他的这位侍卫说："居基斯，我看我单单向你说我的爱妻的美貌，你是不会相信的；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吧。"居基斯听到这话便惊叫起来，他说："主公，你对我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吧?! 你是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吗？你知道，如果一个女人脱掉衣服，那就是把她的羞耻感也一起脱掉了。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我们遵循他们的这些教诲才是明智之举。有这样一句古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他自己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你的妻子有举世无双的美貌。我只是恳求你，不要让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Ⅰ.9] 居基斯这样说，是力图拒绝国王的建议，因为他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而招致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国王却对他说："别担心，居基斯；不要怀疑我说这话是为了试探你的忠诚与否，也不要惧怕你的女主人会加害于你。你相信我会如此安排这事，即在她不知情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过她了。我们卧室门敞开的时候，我让你站在门后面。当我进来歇息的时候，她也会跟着我进来的。在靠近卧室门口处有一把椅子，她脱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都要放在那把椅子上。这样你就可以悠闲自在地看她了。然后，等她从椅子走向床，即在她背朝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趁她看不见你的时候，溜出门去。"

[Ⅰ.10] 居基斯既然无法推辞，就只好去全力做准备。于是，夜幕降临时，

---

① Jardanus，或作 Iardanus。

② 希罗多德在Ⅱ.142 指出，100 年相当于 3 代，即每一代为 33. 3 年。在这里每一代平均为 23 年。希氏在此并非精确计算，只是想陈述一些事实。

坎道列斯快要就寝的时候，就把居基斯引入自己的卧室；随后，他的妻子也跟着进来了。她进来之后，就把衣服脱掉，放到那把椅子上面，而居基斯就在门后面窥视着她。而当她转身向床走去，她背朝居基斯的时候，他就从国王的卧室偷偷地溜出去了。但是，当居基斯出去的时候，被她看到了。她立刻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因为害羞而没有叫出声来，甚至佯装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对她的丈夫侮辱自己的行为进行报复了。这是因为在吕底亚人中间，实际上在几乎所有异族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①

[Ⅰ.11] 那时候，她不动声色，平静如常。然而清晨起来，天刚破晓，她便从自己的侍从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居基斯召来见她。在此之前，王后常常派人召见居基斯，居基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这次居基斯也是奉命前来，并未料想到王后已经知道昨夜所发生的事情。她对居基斯说："居基斯，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出路，由你选择：一是，杀死坎道列斯，这样你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二是，就在这间屋子里马上结束你的生命。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子的一切命令，去看你不应看的东西了。现在必须做的是：你们俩人肯定要死一个。或者他死，因为他劝你去做这样的事；或者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如此则破坏了我们的习俗。"居基斯听了这番话，一时茫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恳求王后不要强迫他做出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当他发现他的恳求无济于事，而且他确有必要明确是杀死主公还是被别人杀死的时候，他就做出保全自己活命的选择。于是，他向王后询问："既然你强迫我，使我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杀死我的主公，那么你告诉我，你想叫我怎样对他下手呢？"她回答说："对他下手的地方就是他叫你看到我的裸体的那个地方，等他睡着了你就可以下手了。"

[Ⅰ.12]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切准备妥当了。居基斯看到，自己进退维谷，要么把坎道列斯杀死，要么他自己被杀死，别无选择。既然如此，居基斯便随王后进入了寝殿。王后把一把匕首交给居基斯，并小心翼翼地让他藏在同一个门的后面。当坎道列斯进入梦乡的时候，居基斯便偷偷地溜进来，猛击坎道列斯头部，把他杀死了。就这样，坎道列斯王后和王国从此一并转入他的侍从居基斯之手。大约与居基斯同时代的人、帕洛斯岛的阿齐洛库斯②在一首抑扬三步格的诗里，曾经提到居基斯这个人。

[Ⅰ.13] 居基斯就这样取得了王位。后来他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有赖于德尔

---

① 修昔底德（Ⅰ.6）就此把希腊人和异族人加以对比。——译者注

② 阿齐洛库斯（公元前 714？～前 676 年），帕洛斯岛诗人。——译者注

斐的神谕。[①] 国王被谋杀，使吕底亚人群情激愤，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但随后居基斯同党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协议，条件是如果德尔斐的神谕宣布他为吕底亚人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继续统治，不然的话，他应当把王权归还给赫拉克利斯家族。既然神谕是赞同他成为国王的，所以居基斯就成为国王了。但皮西亚女祭司[②]又说，居基斯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赫拉克利斯家族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无论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预言。摩姆那德斯家族通过这样的方式，废黜了赫拉克利斯家族的统治，而取得了吕底亚的统治权。[③]

[Ⅰ.14] 居基斯登基之后，向德尔斐奉献了不少礼物，德尔斐神庙里现存的许多银制的礼物，可以为证；除这些银制品以外，他还奉献了大量的黄金器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 6 尊黄金的混酒钵，它们的重量总计有 30 塔连特[④]，被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⑤]里面。我虽称之为科林斯人的宝库，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是科林斯全体人民的宝库，而是埃提昂之子库普塞卢斯[⑥]的宝库。除了以前弗里基亚的国王戈尔迪亚斯之子米达斯以外，居基斯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异族人当中向德尔斐神庙献礼的第一人。米达斯所奉献的是国王的宝座，他经常坐在那上面审理案件，那宝座看上去十分精美。这个宝座和居基斯所奉献的混酒钵放置在一起。德尔斐人按照奉献者的名字而称居基斯所奉献的金银器物为“居基安”(Gygian)。

居基斯即位以后，马上起兵攻击米利都和斯米尔那，攻陷了科罗丰城。此后，他虽然统治了 38 年，却再也没有做出一件值得称述的成就。因此，我不再赘述他的事情，而要说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迪斯的事情。[⑦]

[Ⅰ.15] 阿尔迪斯攻下普列涅，并向米利都开战。在他统治时期，被游牧的斯基泰人从其故土上驱逐出来的金麦里亚人，进入了亚细亚，把除了卫城以外的全部萨尔狄斯占领了。[⑧] 阿尔迪斯在位 49 年，他之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萨迪亚特斯，萨迪亚特斯在位时间为 12 年。萨迪亚特斯死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阿尔亚特斯。

---

① 德尔斐乃是爱琴海周边地区的主要宗教文化中心，以当地的神谕所和阿波罗神庙而闻名。相传此地有一地隙，直通地心，喷气雾，有一雌蛇怪守护之，后来蛇怪为阿波罗所杀，神谕圣地遂归阿波罗。——译者注

② 在希腊最著名的神谕所德尔斐发布神谕的女预言家，她们常常被称为“皮西亚”。——译者注

③ 哥译本把这句话放在Ⅰ.14 的开头。——译者注

④ 古代西亚和希腊世界的重量和货币单位，按巴比伦制，1 塔连特＝30.30 千克；按阿提卡·优波亚制，1 塔连特＝25.86 千克；按埃吉那制，1 塔连特＝37.80 千克。——译者注

⑤ 希腊的许多城邦在德尔斐的神庙圣域内都有分配给它们的专门的“宝库”，而他们奉献的东西就保存在里面。

⑥ 科林斯的僭主（公元前 655～前 625 年在位）。——译者注

⑦ 哥译本的这一自然段在Ⅰ.15。——译者注

⑧ 本章以下内容在哥译本Ⅰ.16。——译者注

[Ⅰ.16] 这位阿尔亚特斯曾和代奥凯斯之孙库亚克萨列斯治下的米底人交战，把金麦里亚人逐出亚细亚，征服了科罗丰人的殖民地斯米尔那，并侵入克拉左门奈。但是在进军克拉左门奈期间，他未能如愿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遭到惨败。不过，在他统治期间，他依然做出了一些颇令人关注的成就，现在我就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Ⅰ.17] 阿尔亚特斯和米利都战事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该城实施围攻。在田里的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利都境内，进军的时候有笙管、竖琴和音高不一的长笛伴奏着。进入敌人领土以后，他既不摧毁也不焚烧分散在乡村各处的房屋，甚至连房门都不打破，而是让它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是，他把所有树木都加以砍伐，把庄稼彻底铲除，然后退回到自己的国土。由于米利都人拥有海上霸权，因此他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他不毁坏他们的房屋的缘由，那是为了使当地的居民用这些房屋作为栖身之所，以便播种和耕耘他们的土地。这样，他每次侵入这个地方时，就都可以有掳获物了。

[Ⅰ.18] 他用这样的方式和米利都人进行了 11 年的战争。其间他给予米利都人两次沉重打击：一次是在米利都境内的利门尼昂地方，另一次则是在迈安德平原上。在这 11 年当中的前 6 年间，阿尔迪斯之子萨迪亚特斯，这位首先点燃战火的吕底亚国王，就对米利都的土地进行了征伐。接下来的 5 年里，是萨迪亚特斯之子阿尔亚特斯的统治时期，如前所述，这个人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这场战争，并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在整个战争期间，米利都人除了从开俄斯人那里得到援助之外，没有从其他伊奥尼亚人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开俄斯人出兵襄助，是作为先前米利都人帮助过他们的一种回报，因为在开俄斯人和爱利特莱人交战期间，米利都人始终是和开俄斯人并肩作战的。

[Ⅰ.19] 在战争的第 12 年，吕底亚的军队因焚烧庄稼地而引发这样一场灾难。谷物刚刚燃烧起来，一阵劲风骤起，把火焰吹到了那座被称为“阿塞苏斯[①]的雅典娜”的雅典娜神庙上去，于是神庙在由此引发的大火中被烧得精光。当时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件事。但是后来，在军队返回萨尔狄斯之后，阿尔亚特斯就病倒了。他的病总是不好，不知是因为朋友的劝说，还是自己想到的这个主意，他派遣使者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询问关于他的病情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使者到达以后，皮西亚女祭司说，如果他们不重建吕底亚人在米利都的阿塞苏斯的雅典娜神庙，是不能得到神谕的。

[Ⅰ.20] 我从德尔斐人那里听说的事情就是这些，下面的故事是米利都人添加上去的。神谕的答复传到库普塞卢斯之子柏里安德[②]那里，他是当时米利都的

---

① 米利都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或者村庄。——哥译本注

② 科林斯的僭主，约公元前 625～前 585 年在位。——译者注

僭主塞拉叙布卢斯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得知后便立刻派出了一名使者把神谕告诉了塞拉叙布卢斯，以使塞拉叙布卢斯预先了解情况，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事态的发展。

［Ⅰ.21］阿尔亚特斯在听到关于德尔斐神谕的答复的报告时，就立即派遣一名使者到米利都去，希望与塞拉叙布卢斯及米利都人缔结一项休战协定，因为重建神庙需要一定时间。使者已经在去往米利都的路途中；但同时塞拉叙布卢斯已经清楚地得知全部情况，他心里一边盘算着阿尔亚特斯会怎样做，一边拟定出这样一个计策。他下令把城内的全部食物，不管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私人的都集中到市场上来，并传令全体米利都人：各就各位，在看到他发出的信号时，所有的人都应当立刻尽情地畅饮狂欢。

［Ⅰ.22］塞拉叙布卢斯发出这样的命令，是有图谋的。他是希望来自萨尔狄斯的使者看到这么多的食物堆积在地上，而全城的人们又是如此尽情欢乐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禀报给阿尔亚特斯的。实际上果然不出塞拉叙布卢斯所料。使者亲眼看目睹了这一切，他把信件送达塞拉叙布卢斯以后，就返回萨尔狄斯了。根据我的推测，只有这种情况才导致后来达成和解。阿尔亚特斯原本以为米利都非常缺粮，而且其人民也已经苦不堪言，可是从米利都回来的使者禀报的情况，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于是他就和米利都人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两个国家化敌为友，结成同盟。阿尔亚特斯在阿塞苏斯给雅典娜神不是建造一座，而是两座神庙。不久他的病也痊愈了。阿尔亚特斯对塞拉叙布卢斯和米利都人所进行的战争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Ⅰ.23］就是这位柏里安德，把神谕告诉塞拉叙布卢斯，他是库普塞卢斯的儿子，是科林斯的僭主。然而根据科林斯人的说法，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离奇的事情。列斯堡人在这件事上说法也是一样的。他们说麦提姆那[①]的阿里昂是由一只海豚把他驮到泰那隆[②]来的。阿里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个举世无双的竖琴演奏高手，据我们所知，是他首先创作了狄泰兰波斯之歌[③]，他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在科林斯教授这种歌。

［Ⅰ.24］阿里昂曾在柏里安德的宫中生活多年，他渴望渡海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等他在那里发财致富以后，他又想渡海返回科林斯。因此，他雇用了一艘船，船员都是科林斯人，因为他认为最让人放心的莫过于科林斯人了。于是，他

---

① 列斯堡岛上有若干城邦，麦提姆那为其中之一。——译者注

② 位于拉哥尼亚最南端的海角。——译者注

③ 即酒神颂歌。Dithyrambos 乃是酒神巴库斯·狄奥尼索斯之别称。在古代，不但希罗多德，而且亚里士多德、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狄凯阿库斯（Dicaearchus），都认为是阿里昂首创狄泰兰波斯之歌，品达也曾暗示它首创于科林斯。也许，最合理的结论是：阿里昂不是狄泰兰波斯之歌的首创者，而只是对其做了一些改进。——Dithyramb 由一人领唱，一队饮酒狂欢者跟唱。据认为，通过阿里昂的改进，使它更适于多利斯式的合唱体制，变成了由演员对唱，并用竖琴代替笛子作为伴奏乐器。演唱时，由 50 名男人或男童组成的合唱队，围绕着祭坛载歌载舞。

所乘坐的船从塔林顿起航了。然而，等船行驶到公海[①]上的时候，这些船员就密谋把他抛入大海，并且夺取他的财富。阿里昂发现他们的阴谋，就跪下来恳求他们留他一条性命，金钱则听凭他们处理。但是这些船员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或者立即自杀，如果他还想在陆地上找一个坟墓的话，或者不要耽搁，纵身跳入海中。进退两难的阿里昂于是请求他们，既然他们乐于这样做，那么就恳求他们允许他身着盛装，站在后甲板上，在那里弹唱，并答应他们唱完之后立即自杀。他们也很乐于听一听世界上最好的竖琴师的弹唱，就同意了他的恳求，并且从船尾退到船的中部。于是阿里昂便穿上他的职业盛装，拿起了竖琴，站在船尾的地方尽情地弹唱奥尔肖斯之歌[②]。弹唱结束以后，他就全身盛装，纵身跳入海里。他们的船继续向科林斯方向行驶。至于阿里昂，据说有一只海豚驮着他，把他送到了泰那隆；他在泰那隆上岸以后，就从那里穿着乐师的服装，步行前往科林斯，而在到达之后讲述他的全部经历。可是柏里安德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派人把他监视起来，不许他离开科林斯，并渴望船员们归来。在船员们抵达科林斯之后，他就召见他们，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告诉他关于阿里昂的消息。他们回答说，阿里昂很健康地生活在意大利呢，他留在塔林顿，安然无恙。可是就在这时，阿里昂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和他从船上跳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船员个个瞠目结舌，他们的谎言已经被彻底揭穿，再也无法否认自己的罪行了。这就是科林斯人和列斯堡人所讲的故事。而且，在泰那隆，就有阿里昂奉献的一件礼物，这是一个骑着海豚的人的青铜小雕像。[③]

[Ⅰ.25] 吕底亚的阿尔亚特斯结束了对米利都人的战争，又在吕底亚继续统治了 57 年后去世。他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二位向德尔斐奉献礼物的国王。他在病愈时所奉献的礼物，是一只纯银的大混酒钵，精心焊接在一个铁制托盘上，这是德尔斐的全部奉献物当中最值得一看的一件。它是由开俄斯人格劳库斯制作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铁的焊接法的人。

[Ⅰ.26] 阿尔亚特斯去世后，他的儿子、35 岁的克洛伊索斯继承了王位。[④]在希腊人城邦中，第一个遭到他攻击的是以弗所。当他围攻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人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城墙和阿尔特密斯女神的神庙联结起来，这样就把这座城献给了阿尔特密斯女神；这座神庙和当时被克洛伊索斯围攻的古城之间的距离是 7 斯塔狄亚[⑤]。如前所述，他们是最先遭到攻击的希腊人。后来，克洛伊索斯寻求这样那样的借口，又先后与伊奥尼亚人诸邦以及埃奥利斯人诸邦交战。如果

---

① 近代意义的公海（open sea；high seas）系指“不受任何国家权力支配，各国共同使用的海域”，古代尚无这样的观念。这里所谓“公海”，系指离海岸比较远的开阔海域。——译者注

② 奥尔肖斯之歌（ὀρθιος νόμος），阿波罗神的颂歌。——译者注

③ 此处关于海豚的故事也许和人们熟知的刻有英雄骑海豚图案的钱币有关。——译者注

④ 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大概是开始于公元前 560 年。——哥译本注

⑤ 约合 1. 3 千米。斯塔狄亚是长度单位，1 斯塔狄亚＝0. 185 千米。——译者注

他能够做到，他就给对方罗织重大的罪名；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就向对方提出某些牵强附会的理由作为战争的口实。

［Ⅰ.27］克洛伊索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亚细亚的所有希腊城邦的主人，迫使这些希腊人向他纳贡；之后，他又打算建造舰船，以进攻岛上居民。但是，当一切有关造船的准备工作安排就绪的时候，普列涅的比亚斯①（有些人说是米提列涅的皮塔库斯②）使这个计划半途而废。克洛伊索斯询问这个最近来到萨尔狄斯的人，说在希腊方面是否有什么动静，这个人回答说："国王，岛上的居民正集合起1万名骑兵，计划来对付你，进攻你的首都萨尔狄斯。"克洛伊索斯听信了这个人的话，他吼道："啊，但愿诸神使这些岛民产生用骑兵来攻打吕底亚人的儿子们的想法！"但是，那位来客回答说："国王啊，看来你是热心期望在大陆上捕捉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但是那些岛民们在听说你在建造舰船，准备从海上攻打他们的时候，你想想：那些岛民最期望的不恰恰是在海上捉拿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那些在大陆上遭受奴役的希腊同胞复仇吗？"克洛伊索斯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认为他的话句句在理，于是就放弃了建造舰船的计划，和岛上的伊奥尼亚人结为盟友。

［Ⅰ.28］后来，克洛伊索斯当政期间逐渐把哈利斯河以西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征服了。继续保持自由的只有吕基亚人和基里基亚人；所有其他的部族都被克洛伊索斯征服，沦为他的臣民。这些部族有：吕底亚人、弗里基亚人、美西亚人、玛里安迪尼人、卡利比亚人、帕弗拉冈尼亚人、赛尼亚的和比赛尼亚的色雷斯人、卡里亚人、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埃奥利斯人和滂菲利亚人。

［Ⅰ.29］当克洛伊索斯把这些被征服的民族，都收归到吕底亚霸国③统治之下的时候，萨尔狄斯的繁华，达到极盛。当时生活在希腊的一切贤达之士纷纷造访萨尔狄斯，其中就有雅典人梭伦。④ 他借口说自己想考察外部世界，于是离开雅典，外出游历10年，但实际上他是想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况：他应雅典人之邀而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被迫取消。原来雅典人发过重誓，必须按照梭伦给他们制定的法律治理10年。

［Ⅰ.30］出于这样的理由并且为了周游列国，梭伦踏上了旅途。在出游期

---

① 希腊"七贤"之一，他的"盛时"大约在公元前570年。希腊人以40岁左右为人一生的"盛时"。——译者注

② （公元前650～前570年）希腊"七贤"之一。——译者注

③ 英译本这里译为empire，来源于希腊文的Hêgemonia，汉译似乎不宜译为"帝国"。这时吕底亚是在小亚细亚的西部地区称雄，是这一带的霸主，故译为"霸国"似乎更合乎其原意。——译者注

④ 由于梭伦造访萨尔狄斯在时间上有困难，因而一般认为这次拜访是虚构的。希罗多德并未提及梭伦立法，也许是由于他对此类事情不感兴趣，而不是有意忽略的。

间，他去过埃及的阿玛西斯[①]的宫廷，又到萨尔狄斯拜谒克洛伊索斯。[②] 克洛伊索斯把梭伦当做客人来接待，并让他住在王宫里。在他抵达后第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他的仆从带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宝库里所有贵重而华美的东西都展示给他看。在梭伦看过一遍并且尽可能仔细审视之后，克洛伊索斯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智慧，以及关于你出于求知和考察外部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也很想向你请教，在你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当中，你认为谁是最幸福的？"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的答复只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有任何谄媚之辞。他说："国王啊，他是雅典人泰鲁斯。"克洛伊索斯听到这话，颇感惊讶，紧接着追问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使你认为泰鲁斯是最幸福的人呢？"梭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鲁斯生活在自己城邦欣欣向荣的时代，而且他本人又有既美且善[③]的儿子们，他在世的时候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和邻人在埃琉西斯附近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同胞，击溃了敌人，并且极其壮烈地战死在沙场之上。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给予他最高的荣誉。"

[Ⅰ.31] 梭伦还历数泰鲁斯的幸福的许多细节，这样促使克洛伊索斯继续追问下去。在梭伦说完之后，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鲁斯之外在他看来谁是最幸福的，心想无论如何第二位总该轮到自己了。梭伦回答说："克列奥比斯和比托，他们都是阿尔哥斯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足够他们所需，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强健的体魄，他们二人在竞技会上都曾得过奖。另外，关于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哥斯人为纪念赫拉女神而举行一个盛大的庆节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赶赴那里。但当时他们的牛在田里，未及时地被牵回家，这两位青年人恐怕太迟了就赶不上庆节，于是就把牛轭驾到自己的肩头，亲自拉着母亲乘坐的车前去。他们把母亲拉了 45 斯塔狄亚[④]的路程，直到赫拉神庙前才停下来。全体到神庙来朝拜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就以最光彩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在这里，神祇也就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一件比活着要好得多的事情。原来阿尔哥斯的男子们围着这辆车，交口称赞这两个青年人体力过人；而阿尔哥斯的妇女们，则称赞这位母亲好福气，哺育了这样一对优秀儿子；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赢得的赞赏也感到十分

---

① 埃及国王阿玛西斯大约在公元前 569 年继位。梭伦大概从雅典乘船去埃及，然后由埃及去塞浦路斯，再由塞浦路斯转去吕底亚。

② 以下梭伦和克洛伊索斯的对话未必实有其事，但是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梭伦传》（Plutarch' *Lives*, *Solon*）中所引的梭伦的诗里与这里所展示的财富观正好相和。因此，希氏所记似乎并非完全出自虚构。——译者注

③ 这里英译为 beautiful and good，前者的美主要指外貌的美，后者的美主要指内心的美。——译者注

④ 约合 8. 3 千米。——译者注

欢喜，她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祈求女神把世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予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荣誉的儿子克列奥比斯和比托。她做完祈祷以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并且共进圣餐，餐后他们就在神庙里面歇息。克列奥比斯和比托再也没有醒过来，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阿尔哥斯人认为他们俩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因此就给他们树立了雕像，献给了德尔斐神庙。”

[Ⅰ.32] 这样，梭伦就把这两位男青年放到最幸福者的第二位了。克洛伊索斯有些恼怒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在你看来我的幸福是如此无足轻重，难道你认为我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吗？”

梭伦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询问的这些事是涉及人的命运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上苍是非常爱嫉妒的，① 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类的命运的。一个人在悠长的一生中，必然会看到也会体验到许许多多他自己无法抉择的东西。在我看来，一个人活到 70 岁就算达到生命极限了。在这 70 年间，如果不算闰月，共有 25 200 天。如果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就像季节那样准时轮回，那么，除 70 年以外，还要有 35 个这样的闰月，这样就得再加上 1 050 天。这样在 70 年的总的天数就是 26 250 天；② 然而可以说没有哪一天发生的事情是和另一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预料的。至于国王你，克洛伊索斯，我知道你极为富有，并且统治着诸多民族；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而言，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答案。毫无疑问，一个人纵然家产万贯，但除非好运眷顾他，他的所有财富一直享用到生命的终点，否则他还不能说是比那些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富有人是常常会遭遇不幸的，而许多只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却经常交好运。前一个阶层的人和后一个阶层相比，只是在两个方面胜过后者；但后一个阶层的人却在许多方面胜过前者。富有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不幸的突然打击。中等财产的人抗击灾难和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当然要差些，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此外，他还会享有这样的一些幸福：四肢健全，很少生病，远离不幸，容光焕发，儿女优秀。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以善终的话，这便是你真正要寻求的人，这样的人也完全称得上是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直到他去世以前，都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人，而只能称他为幸运

---

① 哥译本译为 the God，罗译本译为 the power above us，译为“上苍”似乎更切合希腊文原意。希氏在这里所提及的“神妒说”，是贯穿其整个著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希罗多德的笔下，神祇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嫉妒，他在对人事的考察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主要结论也是“神妒说”。当然，“神妒说”并非希氏关于神的看法的全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希罗多德这样看待神的天性，因而能够保持平和、愉悦、孩童般的心境。——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把阳历一年定为 375 天。这一错误源于他在两个方面的不准确。首先是每个月按 30 天来计算。但希腊在引入闰月制以后，月份为 29 天和 30 天相间。由此他的第一个数字应为 24 780 天，他算出来有 25 200 天；同样，第二个数字本应为 1 033 天，他算出来为 1 050 天。其次是他把所有的闰月都按 30 天计算了。

的人。事实上，能够兼具所有这些优点的人少之又少，正如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自己版图内取得一切所需，每个国家都拥有某些东西，却又缺少另一些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同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优点的人，把它们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国王啊，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他的名字前加上‘幸福’的头衔。无论是什么事，我们都必须认真关注它的最后结果。因为神常常给人一个幸福的幻影，随后就把他推向毁灭的深渊。”

[I.33] 这就是梭伦向克洛伊索斯所讲的一番话，这番话使梭伦既未得到赏赐，也未赢得尊敬。国王完全没有把他当成什么人物，就打发他走了。因为克洛伊索斯认为，像这样一个完全不顾当前的幸福，而总是要人们在每件事上等着看最后结果的人，一定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I.34] 在梭伦离开后，神给予克洛伊索斯一次可怕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很可能就是由于他自认为是人间最幸福的人。起初，他在夜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真实地明示他，他将要在他儿子身上遭遇不幸。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既聋且哑，是先天性的残废，另一个儿子在他的同龄人当中，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后面这个儿子的名叫阿泰斯。在梦里向克洛伊索斯提及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的事情；梦里有人告诉他，说他的这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兵器刺死。他醒来的时候，他独自认真地回想了一下梦中所言，禁不住对这个梦感到毛骨悚然了。于是，他立即给这个儿子娶了个新娘；而前些年这个儿子一直在前线指挥吕底亚军队作战，如今克洛伊索斯也不让他随军出征了。所有长矛、标枪以及战时使用的各种兵器，都从男子居室搬运出来，堆放到贮藏仓库[①]去，因为他恐怕悬挂起来的任何一件兵器可能会掉下来刺中他的儿子。

[I.35] 正当克洛伊索斯给自己的儿子安排婚礼事宜的时候，一个外表凄惨、浑身血迹的人来到了萨尔狄斯。他是一位弗里基亚人，并且是王族成员。这个人来到克洛伊索斯的王宫以后，就提出请求，允许他根据这个国家的习惯给他洗净血污。吕底亚人的祓除仪式是和希腊人的祓除仪式几乎是一样的。克洛伊索斯允许他按照习惯净身以后，他就询问这个人的出身和国别，他问道：“这位来客，你是何人？你是从弗里基亚的什么地方逃到我这里来请求庇护的？还有，你杀了什么人？被杀者是男子还是妇女？”这个弗里基亚人回答说：“国王啊，我是米达斯的孙子、戈尔迪亚斯的儿子。我的名字叫阿德拉斯图斯。[②] 我并非出于故意而杀死的那个人是我的兄弟。我的父亲因此把我赶出国境，我失去了一切。于是我就逃到你这里来了。”克洛伊索斯回答说：“你是我的好朋友的子孙，现在你

---

① 这个词根据哥译本译出，也可以译为“女子的居室”。——译者注

② Adrastus 意为“命中注定的人”、“在劫难逃的人”。

是到朋友的家里来了。只要你待在我府上，什么东西都不会缺你的。尽可能不要把你的不幸放在心上了，这样对你自己是最好的。”这样，阿德拉斯图斯就在克洛伊索斯的宫廷住下来了。①

［Ⅰ.36］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在美西亚的奥林帕斯山区出现了一头体型庞大的猪怪，这个怪物常常从山里窜出来，毁坏美西亚人的庄稼。美西亚人多次集合起来，想猎杀这个怪物，结果非但丝毫不能伤及猪怪，反而总是自己受到伤害。最后，他们派使者到克洛伊索斯这里来。使者递交克洛伊索斯的信函中说：“国王啊，在我们那一带出现了一头体型庞大的猪怪，毁坏我们的田园。我们虽竭尽全力来捕捉它，但全都失败了。因此，我们请求你让你的儿子，精选一些壮丁和猎犬随同我们一起回去，以帮助我们除掉这个怪物。”这就是他们的求助信的大意。

但是，克洛伊索斯想起了梦中的预言，于是他这样答复道：“不要再说让我的儿子随你们一同回去的事情了，那样做是不明智的。他刚刚结婚，这件事够他操劳的了。但我可以选派一些吕底亚人，放出我的全部猎犬跟着你们去，我还要命令他们尽心竭力，帮助你们把这个野兽从你们的国土上除掉。”

［Ⅰ.37］美西亚人对于他的这个答复表示满意。但是，克洛伊索斯的儿子听到了美西亚人的祈求，突然闯进来了，而针对克洛伊索斯不肯要他和美西亚人同去这件事，他向他的父亲说：“父王，从前，最高尚的也是最适于我的事情，就是频繁的征战和狩猎，我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都为自己赢得过荣誉；如今这两样事情的任何一种，你都不许我做了，尽管你从来就不认为我是那种胆小怯懦或是缺乏勇气的人。同时，我到市场上去，或者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必须保持怎样的脸色呢？公民们以及我年轻的新娘又会怎样看我呢？她又会认为她的丈夫是哪种男人呢？因此，你要么让我去追杀这个猪怪吧，要么就请你说明理由，为什么你认为我最好按你意旨办事。”

［Ⅰ.38］于是克洛伊索斯回答说：“我的儿啊，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胆小怯懦，或是因为你有其他不当之处才把你留下，而是因为一个幻影，这是我睡觉时我做梦时梦见的，这个幻影来到我面前，警示我说你注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个铁制的兵器刺死。这就是我为什么先是赶紧安排你的婚事，而现在我又不安排你出去办这件事情的缘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而且是唯一属于我的儿子；你的兄弟聋了，我已经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了。”

［Ⅰ.39］这位年轻人回答说：“父亲啊，你在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梦之后对我倍加呵护，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你弄错了，如果你领会这个梦的含义有偏差，我想我指出你的失误也是无可指责的。既然你说这梦预言我将会被铁制的兵器刺死，可是这野猪哪来的手拿兵器呢？它能挥动什么铁制兵器呢？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36。——译者注

而这正是你为我担惊受怕的事。假如梦里说我会被野兽的獠牙刺死的话，那你不叫我去办这件事是名正言顺的；然而这里说的是一支铁制兵器。现在我们又不是对人，而是对野兽作战。因此，我恳求你还是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吧。”

[Ⅰ.40] 克洛伊索斯说：“我的儿啊，你对于梦的解释比我的理解更好，是令人信服的；我相信你的话，我改变主意了，同意你和他们去猎杀野兽了。”

[Ⅰ.41] 国王既然这样说了，就派人把弗里基亚人阿德拉斯图斯找来，对他说：“阿德拉斯图斯，当你因不幸的打击而遭受折磨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我并非对你有什么责怪，那时，我为你洗净身体，把你接到我府上居住，并且承担你的所有支出。你在我这里我待你不薄，那你也理应有所回报。因此，你应该同意陪同我的儿子去打猎，并且要照料他，要注意在途中不要受到袭击，不要受到那些胆大妄为之徒的危害。除了这个职责以外，你确实有必要到那里去看看，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崇高的事业而扬名天下。这些是你们家祖祖辈辈的传统，而且你自己也是个坚毅强壮的人。”

[Ⅰ.42] 阿德拉斯图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不是你的邀请，我是不会参与这次狩猎活动的。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遭受厄运打击的人，去陪伴他的比较幸运的同伴们外出打猎，是不合时宜的，我也无心做这事。我有许多理由使我留在这里，但是，既然你非要我去，那我就一定不会让你扫兴（因为说实话，我是理所应当来回报你的友好款待的），因此我愿意按你的要求去做。至于你托付我来照料你的儿子，请确信我将尽我这个保护者的力量，把他毫发无损地送还给你。”

[Ⅰ.43] 在他做了这样的保证之后，克洛伊索斯准许他们出发了，随同他们出发的还有一队精选的壮丁和一群猎犬。当他们到达奥林帕斯山的时候，他们就四散开来搜寻这头野兽；这头怪兽很快就被发现了，于是猎手们在野兽周围排成人墙，从四面八方用枪矛向它投射。当时那位客人，就是那位被洗净了杀人的血迹的名叫阿德拉斯图斯的人，也把他的矛向野猪抛射过去，但是这支矛没有刺中野猪，却刺中了阿泰斯。这样，克洛伊索斯的儿子便死于铁制兵器之下，而梦中所受到的警示也就应验了。之后，有一个人跑到萨尔狄斯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洛伊索斯，他到国王那里向他禀报了狩猎的情况以及降临到他的儿子身上的命运。

[Ⅰ.44] 得悉自己的儿子被刺死的消息，父亲的心遭到沉重的打击，而使他更加痛心的是，刺死他的儿子的人，恰恰就是他曾亲自为之洗净了杀人血污的人。克洛伊索斯悲恸之极，他高声呼喊祓除之神宙斯的名字，要他见证他在客人手上所遭遇的惨祸。之后，他又祈求同一位宙斯神保佑，称宙斯为灶神和友情之神[①]。他使用灶神的名字，是因为他无意中竟把现在杀死他的儿子的凶手留在自己的家里住；他使用友情之神的名字，是因为那位被当做自己儿子的护卫者而派

---

① 即灶的保护神和友情的保护神。——译者注

出去的客人，结果却证明是他的最无情的敌人。

［I.45］不久，吕底亚人归来了，他们运回了阿泰斯的遗体，而那个杀人者也跟在他们后面。他站到遗体的前面，向克洛伊索斯摊开双手，表示任凭对方怎样处置自己，他十分恳切地请求克洛伊索斯，说他自己愿意为克洛伊索斯的儿子殉葬，他说以前的不幸遭遇已经使他苦不堪言，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不幸，那就是他又毁了一个亲自洗净了他的杀人血迹的人，他也无法再活下去了。尽管克洛伊索斯因自己遭遇的不幸而极度悲恸，但听了这番话，却也深受感动，对阿德拉斯图斯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回答说："我的朋友啊，既然你对你自己宣判了死刑，那我便已经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要求的所有的赔偿了。但是，除了你投出了那意外的一枪以外，实际上在我看来还不是你惹下的这个祸。使我遭遇不幸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神，他在很久之前便预先警示要有这样的事发生了。"之后，克洛伊索斯埋葬了儿子的遗体，一切的安排得体恰当。米达斯之子戈尔迪亚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过去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现在又毁了给他洗净血迹的人，他认为自己在他所知道的人中间是最最不幸的人了，因此当参加葬礼的人们散去，而坟墓的四周寂静无声的时候，他就在墓地上自杀了。痛失爱子的克洛伊索斯，在此后整整两年时间里，一直都沉浸在非常的悲痛之中。①

［I.46］在这之后，来自国外的一则消息中止了他的悲伤情绪。他获悉，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已经摧毁了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的霸国，而且波斯人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他暗自思忖，他是否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势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设法阻止他们势力的增长。出于这样的意图，他决定直接去希腊几处神谕所和利比亚的一处神谕所那里去测卜一下。于是，他分别向各方派出使者，有的去往德尔斐，有的去往佛基斯的阿拜，有的去往多多纳，还有些人去往安菲亚劳斯的神谕所，另一些人去往特洛芬纽斯的神谕所，再有一些人则是到米利都的布兰齐代神谕所②去。克洛伊索斯派人去问卜的以上这些神谕所都是希腊人的神谕所。③ 他还派遣了另一些使者去往利比亚，向阿蒙神请示神谕。他派遣这些使者出去，是要测试一下神谕究竟都了解些什么情况，如果他发现神谕所回答的是实话，那么他就可以再派人前去，请示他是否应该攻击波斯人。

［I.47］去往各地测试神谕的使者们，都得到了如下的指示：从他们离开萨尔狄斯的那一天起，他们要记住日期，到第 100 天的时候，他们再去请示神谕，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 I.46。——译者注

② 这是米利都境内一个古老的神谕所，位于迪迪玛，距米利都 36.2 千米。传说神谕所的建立者是布兰库斯（Branchus），在这里发布神谕的祭司都来自一个祭司家族，因此这个神谕所通常被称为布兰齐代。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72 页。——译者注

③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希腊人的"和"希腊的"在地理范围上是明显有区别的。这个地方的 Greek 只能译为"希腊人的"。——译者注

问他们这时吕底亚国王、阿尔亚特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正在做什么。他们要把神谕的答复记录下来，然后带给克洛伊索斯。除了德尔斐的神谕以外，其他神谕所的答复的记载都没有保存下来。[①] 在德尔斐，吕底亚人刚刚进入神庙，正要请示他们奉命询问的问题时，皮西亚女祭司就用六步格的诗答复他们说：

我能数沙，我能量海；
我能听到沉默者的话语，能知悉哑巴的心声；
看哪！带壳乌龟的香味飘然而至，
锅里正煮着乌龟和羔羊肉，
底下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Ⅰ.48] 这些是皮西亚女祭司口述的预言。吕底亚人把她的话记录下来，随后就起程返回萨尔狄斯。在派往各地的所有使者都带着他们取得的答复返回以后，克洛伊索斯打开他们所记录的文卷一一阅读。在所有神谕中，唯一使他满意的就是德尔斐的神谕。他一听到德尔斐神谕所说，就立刻表示心悦诚服，完全接受，认为德尔斐是唯一可靠的神谕所，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发现了他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原来自从那些使者们出发去请示神谕以后，他就在想他做什么事情才最不可能被别人猜到，于是等到约定的那一天到来时，他就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做了。他拿来一只龟和一只羊羔，亲手把它们剁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盖上一个青铜锅盖。

[Ⅰ.49] 这就是使者从德尔斐带给克洛伊索斯的答复。至于吕底亚人到安菲亚劳斯的神谕所（并且在神庙那里履行了例行仪式）去，从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因为关于这个答复，没有任何记载。人们只知道，克洛伊索斯相信他从那里得到的神谕也是真实的。

[Ⅰ.50] 此后，克洛伊索斯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献祭，以取悦于德尔斐的神，他奉献了各种适于作牺牲的牲畜 3 000 头，把它们置于大堆大堆的包着金裹着银的床榻，黄金杯和紫色的长袍和内衣之上，然后统统加以焚烧，这样做就是为了使神祇对他更加眷顾。此外，他还传令吕底亚境内各族人民，要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财力来向神献祭。在祭献活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克洛伊索斯下令熔化大量黄金，把它铸成金锭，每锭长 6 个帕尔姆[②]，宽 3 个帕尔姆，厚度 1 个帕尔姆。金锭总共 117 个，其中的 4 锭是纯金铸成的，每锭的重量为 2. 5 塔连特；其余则是金与银的合金，每锭重 2 塔连特。他还下令用纯金打造一尊狮子像，重达 10 塔连特。当德尔斐神庙被烧掉之时，[③] 这尊金狮子就从金锭上掉了下来（因为它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1～22 页。——译者注
② palm，掌尺，即一个手掌的宽度或长度。——译者注
③ 约公元前 548/前 547 年。——译者注

是置于金锭上面的）。如今这尊金狮子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其重量只有6．5塔连特了，被大火烧掉了3．5塔连特。

［Ⅰ.51］克洛伊索斯在把所要奉献的这些礼物都准备齐全以后，便派人把它们送到德尔斐去，与这些礼物同时送去的其他礼品还有：大号的混酒钵两个，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人们在进入神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金钵放在入口的右边，银钵在左边。但这两个钵在失火之后就被挪移开了；如今金钵放置在克拉左门奈人的宝库里，其重量为8塔连特零42明那①；而银钵则是放置在神庙前庭的一个角落里，它的容量有600安佛列尤斯②。我所以知道它的容量，是因为在塞奥法尼亚③节日期间，德尔斐人把这个钵装得满满的。德尔斐人说这个钵是萨摩斯人塞奥多列④制造的。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可以肯定，这个混酒钵绝非出自普通匠师之手。此外，克洛伊索斯还送去了4个银酒瓮，它们现在摆放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还有两个净水瓶，一个金的，一个银的。在金的净水瓶上面镌刻着“拉栖代梦人”的字样，拉栖代梦人硬说这是他们奉献的礼物，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真正的奉献者是克洛伊索斯。这上面的铭文是一个想讨好拉栖代梦人的德尔斐人镌刻到上面的。这个人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不必提及了。有一个男孩像，水从他手里流出，（我承认）它的确是拉栖代梦人奉献的，然而他们根本未曾奉献过任何一个净水瓶。除了以上奉献物以外，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德尔斐的还有许多不大重要的礼品，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银盆。他还奉献了一尊高3腕尺⑤的金制女子像，而据德尔斐人说，这是一尊烤面包的妇女⑥的雕像；另外，克洛伊索斯把他妻子的项链和腰带也都献来了。

［Ⅰ.52］以上这些就是克洛伊索斯奉献到德尔斐的礼物。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安菲亚劳斯⑦（关于这个英雄的勇气和不幸遭遇他是知道的）神庙的礼物有：一面纯金的盾牌，一支枪头和枪杆均用纯金制造的长枪。在我这个时代，这两件东西还都在底比斯，放置在伊斯门尼·阿波罗神庙里。

［Ⅰ.53］这时，护送这些宝物到各个神庙去的使者们接到克洛伊索斯的命令，要他们请示神谕，问克洛伊索斯是否可以去和波斯人交战，如果可以交战，他是否可以找一个同盟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于是，使者们在到达目的地并奉献了礼物之后，便请示神谕。他们这样说：“吕底亚和其他各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

---

① 明那（mina），货币和重量单位，1塔连特＝60明那。——译者注

② 每个安佛列尤斯约合9加仑；这样其总容量约5 000加仑，合22 730升。——译者注

③ 这是德尔斐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所有神像都陈列出来。——哥译本注

④ 哥译本和王译本这里皆为塞奥多鲁斯（Theodorus）。波桑尼阿斯把铸造青铜的发明归功于萨摩斯人塞奥多列，还说他是个建筑师。

⑤ 腕尺，库比特（cubit），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相当于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1腕尺＝46．2厘米。——译者注

⑥ 哥译本这里说这个妇女是“克洛伊索斯的面包师”。——译者注

⑦ 阿尔哥斯的预言者。他是一位虽预知自己不能生还，但依然敢于去作战的英雄。——译者注

斯，相信这里的神谕是世上所有神谕中唯一可信的神谕，现在所奉献的礼物是因为你的预言灵验而理应得到的。现在他向你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作战，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寻求一个同盟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两个神谕所对他的答复，大意是相同的，它们都向克洛伊索斯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摧毁一个大帝国，并且建议他看看在希腊人当中谁是最强大的，就和谁结成同盟。

［Ⅰ.54］克洛伊索斯在接到使者们带回的神谕的答复以后，满心欢喜，现在他深信他一定可以摧毁波斯人的霸国了。于是他再一次派人到皮索（德尔斐）去，根据他探知的德尔斐的人数，这次赠送的礼物是所有德尔斐人每人两斯塔特尔[①]的黄金。作为酬谢，德尔斐人把请示神谕的优先权授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还豁免他们求神谕时所需的费用，在节日中给予他们最优等的席位，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还得到这样的永久性权利，即如果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归化成为德尔斐的公民。

［Ⅰ.55］克洛伊索斯把这些礼物献给德尔斐人以后，便第三次派人来请示神谕；既然这里的神谕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他就想一直利用它了。现在他想要得到答复的问题是：“他的王国的统治是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 等到一匹骡子变成了米底国王的时候，
> 你这两脚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多石的赫尔姆斯河逃跑了；
> 快呀！快些逃跑吧，也不要因为成了胆小鬼而无地自容了。

［Ⅰ.56］克洛伊索斯接到这个答复后，高兴极了。因为克洛伊索斯认为一匹骡子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米底国王的，因此他就得出结论：他和他的子孙永远都不会丧失对吕底亚的统治权。随后他就认认真真地研究神谕要他结盟的盟友，他力图通过调查研究来确认希腊诸邦中，哪个是最强大的。他在经过调查后发现，希腊诸邦中有两个城邦实力超群。他们是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前者属于多利斯族，后者则是属于伊奥尼亚族。事实上，这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希腊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了。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民族，拉栖代梦人是属于希腊民族的；皮拉斯基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故土，而希腊人却是经常长途迁徙的。原来在丢开里昂[②]统治的时代，希腊人居住在弗提奥提斯的地方，然而在希伦的儿子多鲁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居到奥萨山和奥林帕斯山山脚下一个叫

---

① 斯塔特尔（stater），希腊世界通用的金币。1 明那＝5 斯塔特尔。——译者注

② 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丢开里昂和妻子皮拉（Pyrrha）是洪水过后仅有的幸存者，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希腊人的名祖希伦（Hellen）就是他们的儿子。——译者注

做希斯提埃奥提斯的地方去了；他们在被卡德摩斯人①驱逐出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都斯，称为马其德尼人②。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里奥皮斯；而最后又从德里奥皮斯进入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多利斯人。③

［Ⅰ.57］皮拉斯基人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是无法确切说明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今日的皮拉斯基人所讲的语言来加以推测的话，今天在皮拉斯基人当中有一些人，例如，那些过去曾是今日那些被称为多利斯人的邻人（当时住在今日的所谓色萨利奥提斯地方），而现在则住在第勒尼亚人上方的克列斯顿地方的人们；那些从前和雅典人同住过一个时期并在赫勒斯滂④。建立了普拉吉亚和斯奇拉凯两个殖民地的人们；或者简单地说，现在那些居住在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任何人，城市的名称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它们事实上都是皮拉斯基人的城市；如果从这些皮拉斯基人当中的任何一部分进行推断的话，那么我必须断言，皮拉斯基人是讲异族语言的⑤。果真如此，而且，如果整个皮拉斯基民族都是讲同一种语言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同时，必定是更改了自己的语言的。事实上，克列斯顿人所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周边邻人的语言完全不同，普拉吉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表明，他们依然都保留了他们原来语言，而他们又把这种语言带到他们现在定居的地方。

［Ⅰ.58］希腊民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至少在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希腊人是皮拉斯基人的一个分支，在他们起初从皮拉斯基人主体上分离出去的时候，他们人数不多，势力弱小；然而，他们却逐步扩大和成长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许许多多的非希腊语部落⑥主动加入到他们行列当中的缘故。另一方面，我认为，皮拉斯基人是一个非希腊语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数从来没有发生过迅猛的增长。

［Ⅰ.59］克洛伊索斯在考察了这两个民族⑦的情况后，他发现其中之一，即雅典人在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特斯之子皮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正在遭受

---

① 卡德摩斯人属于希腊·腓尼基族人（他们的名字只表明他们是“东方人”），他们在特洛伊战争前占领了后称为波奥提亚的地区。

② 马其德尼人（Macedni），意为“身材高大的人”。——译者注

③ 这里提及的希腊人进入伯罗奔尼撒之前迁徙的故事所涉及的地方，均在北希腊。参阅：Ⅱ.51。——哥译本注

④ 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Ἑλλήσποντος），即今之达达尼尔海峡。希腊文 *Ἑλλήσποντος*，意为“赫勒的海”，相传阿萨玛斯之女赫勒为摆脱后母伊诺的虐待而出走，途中从所乘的带翼的金毛公羊背上坠下，落入此海峡中溺水身亡，故名。——译者注

⑤ 即非希腊语。——译者注

⑥ 哥译本这里译为“皮拉斯基人和其他许多非希腊语民族”。——译者注

⑦ 即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译者注

悲惨的压迫，内讧不断。希波克拉特斯还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有一天他到奥林匹亚去看竞技比赛，他遇到过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奉献了牺牲之后，附近满装着水和牺牲动物的骨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烧火就沸腾起来，锅里水溅出了锅外。当时拉栖代梦人奇隆[①]，碰巧正在那里并亲眼目睹了这一奇迹，就劝告希波克拉特斯说，如果他还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就必须让她回她的朋友们那里去；[②]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么就要和他的儿子断绝关系。希波克拉特斯根本没有理会奇隆的劝告，没过多久，他就成了皮西特拉图的父亲。就是这个皮西特拉图，在雅典人内部发生以阿尔克麦昂的儿子麦加克利斯为首的海岸派，和以阿里斯托莱达斯的儿子来库古斯为首的平原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制定出一个使自己登上僭主之位的计划，他带着这种想法组建了一个第三派。[③] 他集合了一批党羽并自称为山地居民的保护者，然后谋划出下面的这样一个计策。他弄伤了他自己和他的骡子，然后驱车进入雅典广场，[④] 宣称他刚刚逃脱了敌人的袭击，这些人企图在他驾车去乡下的路上谋害他。他要求民众指派给他卫兵，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要民众们记住，他过去所赢得的荣耀，他曾指挥对麦加拉人作战，攻占尼赛亚城，同时还曾立下其他许多赫赫战功。雅典人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就给他选出了一支公民作为他的卫队，这些卫兵不执长矛，而是手持棍棒，无论皮西特拉图走到哪里，这支卫队都随时伴他左右。这样，皮西特拉图的势力不断增长，就发动政变，夺取了卫城。他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

[Ⅰ.60] 但是，没过多久，麦加克利斯一派的人和来库古斯一派的人，他们捐弃前嫌，联合起来把他驱逐出境。这样，皮西特拉图虽通过上述手段首次使自己成了雅典的主人，可是他的统治立足未稳，又失去了权力。然而，皮西特拉图刚刚离开雅典，曾联手驱逐他的那两派之间就又发生了争执。最后，麦加克利斯对这种争斗感到厌烦，就派一名使者到皮西特拉图那里去，提出如果皮西特拉图愿意娶他的女儿，他就准备把皮西特拉图推上雅典僭主的宝座。皮西特拉图同意了，于是二人根据这些条件缔结了一项协定。之后，他们着手研究使皮西特拉图复位的方案。他们在这里所构想出来的方案，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方案，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自远古时代起，就以智慧和自主而有别于异族人的愚蠢简单，

---

① 希腊“七贤”之一。——译者注

② 哥译本译为“至少让她离开”。——译者注

③ 关于雅典这个时期三股政治势力，即所谓“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的情况，英国学者A. 安德鲁斯做过专门研究。参阅：A. 安德鲁斯：《希腊僭主》（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纽约1963年版，第100～107页。

④ agora，英译者通常都译为 market place，即市场。这里曾经有过市场，从字面说也是对的。不过，随着雅典国家的发展，这时卫城下面这块地方，已经具有城市广场的意义。——译者注

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们用这样一个雕虫小技，所要弄的不是一般的希腊人，而且是希腊人当中素以聪明著称的雅典人。在派安尼亚德莫①，有一位名叫做菲娅的女子，身材修长，身高差 3 指就达到 4 腕尺②了，整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是非常秀美的。他们把这个美女全副武装起来，并且教她要保持怎样的姿势才能把她这个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然后就让她乘坐战车，驱车去往雅典城。③ 在她出发以前，先派出使者到那里去，这些人进城后，便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四处宣告："啊，雅典的公民们，热烈友好地迎接皮西特拉图吧！雅典娜女神把人间的最高荣誉授予皮西特拉图，并且亲自把他带回她自己的卫城来了。"他们到处散播这个消息，消息立刻又传遍了各个德莫，人们都在说雅典娜女神正在把她特别钟爱的皮西特拉图带回来。城里的人们也深信，那女子就是真正的女神，于是向她膜拜，并且迎接皮西特拉图归来。

［Ⅰ.61］皮西特拉图用这样的手段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按照约定，他娶了麦加克利斯的女儿为妻。可是，他已经有了妻室，也有几个已经成人的儿子，而阿尔克麦昂的子孙又被认为是受到了咒诅的。④ 于是，他决定和新婚的妻子不再生儿育女，因此，他和他的妻子同房时进行不正常的交媾。起初，他的妻子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或者是她的母亲询问她，或者是她主动告诉她母亲有关情况。无论如何，她母亲已经得知此事了。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又传到她的父亲的耳朵里。麦加克利斯觉得在这件事上受到了侮辱而非常气愤，他在盛怒之下，立刻和敌对党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皮西特拉图猜测到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他，自己主动逃离了阿提卡，来到爱利特里亚，和他的儿子们商讨对策。结果，希皮亚斯⑤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的意见的主旨是要使他们重新取得雅典的统治权。首先要做的，就是从那些有义务向他们捐款的城邦收取预付款。他们通过这种办法从一些城邦筹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底比斯人，他们所捐献的金钱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城邦都要多。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为重回雅典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终于完成了。从伯罗奔尼撒开来一支阿尔哥斯人的雇佣兵已经抵达，还有一位名叫吕格达米斯的那克索斯人自愿地前来为他们服务，他在这件事上特别热心，既出人力，又出金钱。

［Ⅰ.62］在他们流亡的第 11 年，皮西特拉图一家便从爱利特里亚起航，踏

---

① 德莫（demos），阿提卡的村社。雅典历史上不同时期，村社的数目亦有所变化。——译者注

② 罗译本译为"将近 6 英尺"，约合 1. 83 米。——译者注

③ 这里就是让菲娅装扮成雅典娜。雅典娜女神是丰产女神、智慧女神、和平劳动的保护者，是雅典人民的保护神。根据神话传说，宙斯吞食了怀孕的妻子，但是胎儿在其头颅中继续生长，赫淮斯托斯用斧把宙斯的头颅劈开，全身披挂的雅典娜出世了。——译者注

④ 这些人被诅咒，是因为他们处置库隆党人而引起的。时任执政官麦加克利斯原本承诺，只要库隆一伙人离开雅典娜神庙圣域，就可以饶恕他们的性命，但他不但违背诺言杀死了他们，而且还有许多人被杀死在攸麦尼德斯（Eumenides，复仇女神）祭坛之上。

⑤ 皮西特拉图的长子，后来继位，成为雅典僭主（公元前 527～前 510 年）。——译者注

上返乡的征程。他们首先在阿提卡的马拉松附近登陆，在那里安营扎寨，来自雅典城里的同党和大批来自乡下各地的人们都纷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因为他们热爱僭主政治，胜过爱自由。当皮西特拉图筹集资金的时候，甚至后来在他已经在马拉松登陆的时候，雅典城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等到他们得知他已经离开马拉松，正在向雅典城进军的时候，才开始作抵抗的准备。他们征调了全国的军队，迎战这些回国的流亡者。同时，皮西特拉图的军队，从马拉松出发进军雅典，在行进到帕列涅的雅典娜神庙附近时，与对手的军队遭遇。皮西特拉图在敌人的对面安营扎寨。在这里，有一位名叫安菲里图斯的阿卡纳尼亚人，是一位通晓占卜术的预言家，他秉承神祇的旨意来会见皮西特拉图，在走向皮西特拉图时候，他口吟六步格诗，说出了下面两句预言：

如今渔网已撒下，网在水下张开了。
在皎洁的月光下，鲔鱼将自投网罗。

[Ⅰ.63] 这就是他在神祇的感召下说出的预言。皮西特拉图领悟了其中的含义，宣布接受这个预言，立刻率军进攻。这时来自城里的雅典人刚刚吃过午饭，饭后他们就自己干自己的事了，有的人在掷骰子，有的人在睡觉。因此，当皮西特拉图的军队发起进攻时，雅典军队刚刚接战，就被击溃了。在他们开始四散溃逃的时候，皮西特拉图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其高明的主意，用这个策略可以把雅典人分散，使他们再也不会团结到一起。他吩咐他的儿子们都骑上马，先去赶上那些四处逃散的雅典人，告诫他们，人人都放心地各自回家去吧。雅典人接受了这个劝告。这样，皮西特拉图便第三次成为雅典的主人。①

[Ⅰ.64] 皮西特拉图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以一支人数众多的雇佣兵为后盾，通过部分取自雅典当地、部分取自斯特里梦河一带的收入而保持充裕的财源；此外，他还要求把许多雅典人的子孙扣作人质，这些人在他发起进攻时没有逃离雅典，而是留在家里。皮西特拉图把这些人质送到那克索斯岛去。这个岛屿也是皮西特拉图用武力强行占领的，他把它委托给吕格达米斯负责治理。他还根据神谕的指示，祓除了提洛岛，② 祓除的方式如下：把神庙四周视力所及范围内所埋葬的尸体一律挖掘出来，移至该岛的另一个地方。这样，皮西特拉图就在雅典建立起僭主政治；③ 雅典人当中有很多在作战中阵亡，还有很多人和阿尔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Ⅰ.64。皮西特拉图统治时间如下：公元前561～前560年第一次成为僭主；公元前559年第一次被逐；同年第二次成为僭主；公元前556年第二次被逐；从公元前546年起，第三次入主雅典，直至公元前527年去世。公元前510年希皮亚斯的僭主政治被废黜。——译者注

② 参阅：修昔底德：Ⅲ.104。——译者注

③ 在希腊历史上，有所谓“早期僭主政治”和“后期僭主政治”之分，前者发生在城邦形成时期，其性质、地位和作用与后者有所不同。——译者注

克麦昂的子孙们一起逃离了阿提卡。

[Ⅰ.65] 克洛伊索斯询问雅典人的时候，当时雅典的现状就是如此。克洛伊索斯在打探拉栖代梦人的有关情况时，他得知，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以后，最近在对泰格亚人作战中已经获胜。因为在斯巴达之王列奥和赫格西克利斯联合统治的时候，[①] 拉栖代梦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中都取得胜利，却屡屡败于泰格亚人之手。在较早的一个时期，他们一直是所有希腊人当中治理得极其糟糕的国家，无论是他们内部的管理，或是对外关系方面，都非常差，因而他们完全不和外界来往。使他们的治理趋于优良的详情如下：斯巴达人当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名叫来库古斯，[②] 曾去德尔斐祈求神谕。他刚刚进入神庙的内殿，皮西亚女祭司就立刻大声对他说：

> 哦，伟大的来库古斯，你光临我这美丽神庙，
> 宙斯和这里其他奥林帕斯诸位神祇都珍爱你，
> 我不知道应当把你当做神祇，还是普通凡人，
> 但来库古斯啊，我坚信你将被证明是一个神。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女祭司还向他提供一整套时至今日斯巴达人依然遵循着的法律制度。但是，拉栖代梦人自己宣称，来库古斯在担任他的侄子、斯巴达国王拉波塔斯[③]的监护人兼摄政的时候，他把这套法制从克里特引入到斯巴达；来库古斯刚一担任摄政的职务，就马上更改所有现行的制度，引进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并且注意使所有的人都遵守新的制度。之后，他又创建了一切有关战争方面的制度，如建立埃诺莫提亚[④]、特里卡达斯[⑤]等等；此外，来库古斯又设置了元老院和监察官（Ephors）制。斯巴达的监察官大概起源于部落首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其人数和职权也有所变化。古典时代共有 5 人，一年一任，从贵族中遴选，负责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主持公民大会，监督青年的军事训练，是斯巴达国家的最重要官职之一。[⑥] 通过这样的改革，拉栖代梦人得到了良好治理。[⑦]

[Ⅰ.66] 来库古斯死后，他们为他修建了一座神庙，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受到

---

①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侵入拉哥尼亚的这支多利斯人是由一对孪生兄弟领导的，这是斯巴达实行双王制的起源。后来一直延续下来，两个国王同时执政。参阅：Ⅵ.52。——译者注

② 来库古斯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自古至今一直是有争议的。即使是实有其人，人们对其事迹也所知甚少。希罗多德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译者注

③ 哥译本译为“列奥波特斯”，(Leobotes)。据说前王去世的时候，新王还没有出生。因而由前王的弟弟来库古斯担任摄政。——译者注

④ Enomotias，意为“盟誓的兄弟伙”，指陆军的小队。——译者注

⑤ Treicadas，指“三十人的小队”。和共餐团制 Syssitia，公民每 15 个人组成一个“公餐团”。——译者注

⑥ 参阅：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译者注

⑦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66。——译者注

人们极高的崇敬。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的国力迅速增长，成为一个日益兴盛的民族。结果，他们很快就不满足于默默无闻地待在原地了。他们觉得阿卡底亚人比他们弱得多，于是他们派人去祈求神谕，询问是否可以征服整个阿卡底亚。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 你们想得到阿卡底亚吗？我无法满足你们大胆的请求。
> 在阿卡底亚居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人——
> 他们决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的。这不能怪我吝啬。
> 我将把泰格亚送给你们，让你们在那里顿足起舞，
> 还要让你们用绳索来测量那里肥沃的田野。

拉栖代梦人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没有进犯阿卡底亚的其他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着枷锁，向泰格亚人发起攻击了，他们是相信这道神谕的，以为他们将把泰格亚人变成他们的奴隶。但是，他们在这次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很多人被敌人活捉。这些俘虏戴上了拉栖代梦人自己带去的枷锁，他们被拴在一根绳索上，测量泰格亚平原的土地，划分地段以便耕耘。他们劳作时所戴的枷锁直到今天还保存在泰格亚，在阿列亚·雅典娜神庙的墙壁上，挂满了枷锁。

[Ⅰ.67] 拉栖代梦人在此前在与泰格亚人的屡次交战中，一直是没有胜绩的。但是，在克洛伊索斯当政的时候，也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和阿里斯顿这两个国王统治着拉栖代梦的时候，斯巴达人时来运转，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来说说他们取胜的具体情况。他们每次和敌人交战总是被敌人击败，于是他们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谕，说他们要受到哪一位神的恩宠，才能在对泰格亚人作战中取胜。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他们必须把阿伽门农之子奥列斯特的遗骨运回本国，然后才有可能获胜。可是他们无法找到奥列斯特的墓地，于是他们第二次派人来，向神询问这位英雄的遗体埋葬在何处。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 在阿卡底亚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坐落着泰格亚；
> 在那里有两股风不可避免地吹着，永不停息，
> 打击过去就必定反击过来，祸与祸重叠在一起。
>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收留了阿伽门农之子；
> 你把他带回你的邦，你就会成为泰格亚的主人。

在得到这个答复之后，拉栖代梦人虽然坚持不懈地四处搜寻奥列斯特的墓地，但仍然和此前一样毫无收获。最后，在所谓阿伽索尔吉[①]的斯巴达人当中，

---

① Agathoegi，即 Benefactor，意为施惠者，恩人。——哥译本注

有一个名叫利卡斯的人发现了这个墓地。阿伽索尔吉是斯巴达公民中那些服役期满的骑士，每年有5名最年长的骑士退役，他们在退役的那一年，必须服从斯巴达国家的任何差遣，积极从事分派给他们的各项任务，到他们前往的那些地方去。

[Ⅰ.68] 利卡斯就是被派遣出去寻觅奥列斯特墓地的人当中的一个。一方面由于他运气好，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睿智，这个墓地竟然被他发现了。那时拉栖代梦和泰格亚这两个城邦之间有交往，他前往泰格亚，碰巧走进一个铁匠铺，看见有个铁匠正在打铁。他站在那里，正在赞叹铁匠的高超手艺时，铁匠注意到了他的惊讶的表情，于是就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走上前来对他说："斯巴达的客人啊，既然你连看到我在这里打铁都感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过的东西，那你不知要惊叹到何等地步了。我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为自己打一眼井，在我开始挖掘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口长达7腕尺[①]的棺材。我以前从来就不相信古代人的身材比现代人高，因此我就打开了棺材。果然，棺材是比照尸体的长度做的；我量了一下，又把这墓穴重新埋好。"

以上这位铁匠叙述的是他所看到的情况。利卡斯对这件事做了反复思考，根据神谕所说的话，推定这正是奥列斯特的尸体。他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铁匠有两个风箱，这使他明白了"有两股风"的所指，而铁锤和铁砧相当于"打击"和对这一打击的反击，而打铁也就相当于"祸与祸重叠在一起"了。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铁的发现是对人类造成祸害的。[②] 他做出这样的推论之后，就返回斯巴达把这事情所有情况报告他的国人。不久，他们就故意捏造了一个借口，对他提出责难，把他放逐出去了。利卡斯于是来到了泰格亚，把他的不幸遭遇对这位铁匠诉说，并想租用铁匠的院子。铁匠开始一段时间不同意，但利卡斯最终说服了他，于是他住到那里去了。随后，他掘开了坟墓，把遗骸搜集起来之后，就带着它回斯巴达了。从此以后，每当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在战场相互较量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总是要占压倒性优势的；在使者们到达这里之前，他们已经把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地方都征服了。

[Ⅰ.69] 克洛伊索斯得知所有这些情况之后，就派遣使者携带着礼物前往斯巴达，使者的使命就是请求斯巴达和他结成联盟。他们到斯巴达时该讲哪些话，都是克洛伊索斯亲自严格规定的。因此，他们在到达斯巴达时就这样说："吕底亚人和其他诸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派遣我们到这里来，他要我们前来对你们说：'拉栖代梦人啊，神祇在神谕中指示我，使希腊人成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你们是希腊一流的强国，因而我秉承神谕的旨意，向你们提议，我诚心诚意地希望

---

① 相当于10英尺，约合3米。——译者注

② 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希腊的某些长期流传的观点。赫西俄德（Hesiod）在其《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中，描述了人类生活的5个时代，不幸和罪恶不断增加，黑铁时代是最近的一个时代，铁常常与人类道德沦丧、灾祸连绵联系在一起的。——译者注

能成为你们的朋友和同盟者。’”

这是克洛伊索斯通过自己的使者所提出的建议。拉栖代梦人在此前早已经得知神谕给他的回答，因而对使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立即起誓与克洛伊索斯缔结了友谊和同盟。由于此前他们受过克洛伊索斯的某些恩惠，因而他们就更乐于这样做了。原来，有一次，拉栖代梦人曾派人到萨尔狄斯去购买一些黄金，准备把它装饰在阿波罗的神像上面——这座神像今天依然树立在拉哥尼亚的索纳克斯山[①]上。当时克洛伊索斯听说了这件事，就把他们需要的黄金当做礼物赠送给他们了。

［Ⅰ.70］这是拉栖代梦人愿意与克洛伊索斯结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所有希腊人当中，优先选择他们做他的盟友。因此，他们承诺，只要克洛伊索斯召唤，他们就随时准备出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混酒钵赠送给克洛伊索斯，作为回赠他的礼物；混酒钵外缘刻满了各种动物图像，其容量足有 300 安佛列尤斯[②]。可是这个混酒钵并没有送达萨尔狄斯。至于为什么没有送到，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解释。[③] 根据拉栖代梦人的说法，在向萨尔狄斯运送的途中，到达萨摩斯附近的时候，萨摩斯人得知此事，就派出他们的战船前来，把它作为战利品劫走了。但是，萨摩斯人却宣称，负责运送混酒钵的拉栖代梦人迟迟没有到达，在得知萨尔狄斯已经陷落，克洛伊索斯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们便把这只混酒钵在萨摩斯卖掉了；收购者（据说他们是几个私人）把它给买下来，奉献给赫拉神庙了。出售混酒钵的人很有可能在回到斯巴达的时候，说萨摩斯人劫走了他们的混酒钵。这就是关于混酒钵的故事。

［Ⅰ.71］同时，克洛伊索斯因误解了神谕的意思，统率他的军队进入卡帕多西亚，满心期待可以击败居鲁士，摧毁波斯人的霸权。当克洛伊索斯还在做与波斯人交战前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桑丹尼斯的吕底亚人前来求见，这个人此前已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在这件事以后他在国人中更是享有盛名了。他来向国王进谏，说：“国王啊，你准备去攻击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的衣帽也都是皮革制的；他们的食物并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贫瘠不毛的土地上生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他们平常不饮酒，只饮水；他们没有无花果，也没有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样，如果你果真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所有，你又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呢？反之，如果你被他们征服的话，你仔细想想看，你将失去多少好东西啊。他们一旦品尝到我们的好东西，就会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再也无法叫他们放手了。至于我，我要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让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

虽然桑丹尼斯说的都是实话，但未能说服克洛伊索斯；实际上，在征服吕底

---

① 斯巴达东北部的一座山，俯临欧罗塔斯（Eurotas）谷地。——哥译本注

② 300 安佛列尤斯（Amphroreas）相当于 2 700 加仑，约合 12 274 升。——译者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35 页。——译者注

亚人以前，波斯人是没有任何奢侈品和令人赏心悦目的生活用品的。

［Ⅰ.72］希腊人称卡帕多西亚人为叙利亚人。在波斯人的霸权兴起之前，叙利亚人是米底人的臣民；现在他们是居住在居鲁士霸国领土范围内的。因为米底王国和吕底亚王国之间就是以哈利斯河为界限的。这条河流发源于亚美尼亚山区，首先流经基里基亚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流了一段，在它的右边是玛提恩尼人居住的地方，左边则是弗里基亚人的地方；在流过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以后，接着向北流，把右边的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和左边的帕弗拉冈尼亚人（他们居住的河流的左岸）划分开来。这样，哈利斯河便构成了从面对塞浦路斯的海到攸克星海（黑海）的几乎整个下亚细亚的边界。这里正是整个下亚细亚地区的颈部，一个轻装的人穿过这个地方，需要5天的时间。①

［Ⅰ.73］克洛伊索斯进军卡帕多西亚有两个方面的动因：首先，他觊觎那片领土，想把它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想报复居鲁士，以为阿斯泰亚基斯报仇，因为他相信神谕所说，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米底的国王、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是克洛伊索斯的妻舅，② 他曾被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废黜。现在，我把他们二人成为亲戚的一些情况来说明一下。曾有一群游牧的斯基泰人因为国内骚乱而逃离故土，进入米底境内。当时米底的国王是库亚克萨列斯，他是弗劳尔特斯的儿子，代奥凯斯的孙子。库亚克萨列斯最初把他们视为求庇者，因此对他们友好相待，而且他出于对他们的尊敬，就把一些男孩子委托给他们，要他们教这些男孩子学习他们的语言，操练射术。过了一段时间，斯基泰人自己日复一日外出打猎，而每次都带回来一些猎物。碰巧有一天，他们一无所获。当他们两手空空去拜见库亚克萨列斯的时候，这位性情暴躁（就像这次的表现一样）的国王，对他们非常粗暴无礼。这些斯基泰人认为库亚克萨列斯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因此，他们做出决定，把委托给他们教育的男孩子中的一人杀死，剁成碎块，然后把他的肉块像通常烹调兽肉那样地加以烹调，再把它冒充猎获的野味献给库亚克萨列斯品尝；在这以后，他们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萨尔狄斯，投奔到萨迪亚特斯的儿子阿尔亚特斯的宫廷。他们实施了这个计划。库亚克萨列斯和他的客人们都食用了斯基泰人烹调的人肉，斯基泰人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就以求庇者的身份逃到阿尔亚特斯那里去了。

［Ⅰ.74］后来，库亚克萨列斯派人向阿尔亚特斯索要这些人，而阿尔亚特斯拒绝引渡这些求庇者，这样，吕底亚人和米底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持续续了5年。在这期间，米底人多次战胜吕底亚人，而吕底亚人也多次击败米底

---

① 希罗多德（Ⅳ.101）告诉我们，在一个地方，他计算一日的行程约相当于23英里。如果我们把这当做一种度量单位，那么希氏认为两个海之间的距离为115英里，比实际距离少了165英里（哥译本注指出这个地区最窄的地方宽度也有280英里，约合434千米，要想横穿过去，远不止5天。——译者注）。

② 王译本译为“连襟”（上册，第36页）。其实希罗多德（Ⅰ.74）很清楚地说明了阿斯泰亚基斯是克洛伊索斯的姐（妹）夫，前者是后者的小（大）舅子。——译者注

人。在他们之间的战事之中曾经进行过一场“夜”战。然而，在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未占据明显优势的时候，在战争的第 6 年发生的一次会战过程中，当双方激战正酣时，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奥尼亚人预言过这件事，他向他们预言，就在那一年发生这样的事件，而实际上就发生了（日食）①。米底人和吕底亚人看到白天变成了黑夜，就停止了战争，他们双方都更加渴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在双方之间展开斡旋活动的是基里基亚的叙恩涅西斯②和巴比伦的拉比涅图斯③，他们促使双方相互立誓签约，并促成双方的联姻。正是他们劝说阿尔亚特斯把自己的女儿阿里恩尼斯许配给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可靠保证，人与人的盟约是起不到保证作用的。这两个民族宣誓缔和的方式和希腊人如出一辙，有一点不同，即他们在宣誓时，要各自割开胳臂，相互吸吮对方的血。

[Ⅰ.75] 居鲁士活捉了他的外祖父阿斯泰亚基斯，他这样做的原因我在这部历史的其他地方还要谈到的。居鲁士俘虏了阿斯泰亚基斯，成了他和克洛伊索斯反目的起因。于是，克洛伊索斯派他的仆人去请示神谕，问他是否可以与波斯人开战；当他接到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时，却认定是对自己有利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波斯人的领土。当克洛伊索斯军抵哈利斯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跨过时至今日还在那河上的那座桥而到达河对岸的；但是，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他是在米利都人泰勒斯的帮助下才渡过了河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当时克洛伊索斯不知如何使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利斯河，泰勒斯碰巧在他的军营中，他说可以把河水分开，使那在营地左边流着的河水也在右边分流。他的这个设想是这样实现的：从营地上方不远的地方开始挖掘一道半圆形的深沟，这条深沟绕道营地后方；于是河水就从原来的河道，分流进入新的水沟通过营地后方，然后再经过营地的侧面而流回从前的河道。这样，河水流量就一分为二，这两股水流都很容易徒步涉过了。也有人说，原来的河道的水是被完全排干了的。但我的看法和希腊人不一样；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怎样渡过这条河的。

[Ⅰ.76] 克洛伊索斯统率着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利斯河后，即进入卡帕多西亚的一个叫做普特利亚④的地区。普特利亚毗邻攸克星海沿岸辛诺普城，是整个那

---

① 所有的证据，包括历史学的和天文学的证据都确认，这次日食发生日期是在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在阿尔亚特斯当政时期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日食，时间是公元前 610 年 9 月 30 日，但这次日食在小亚细亚地区观察似乎不是日全食。普林尼（罗马学者）曾经提及此次日食，把它定年在罗马建城以后的第 170 年（公元前 584 年）。泰勒斯在公元前 548 年以高寿去世。——哥译本注

② 在近东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叙恩涅西斯，乃是所有基里基亚诸王的通称，但正如“国王”一样并非真名，只是一种称呼。

③ 这时新巴比伦王国的君主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 604 年开始当政。

④ 或许普特利亚就是 Boghaz Keui，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发掘了大量铭文，这些铭文对于重新构建赫梯帝国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个地区最强固的一个地点。克洛伊索斯在这里安营扎寨，并且蹂躏了叙利亚人的田地。他攻下了普特利亚的人的主要城市，把城市的居民变为奴隶；接着又占领了城市周边的乡村。这样就给根本没有招惹他的叙利亚人带来了灭顶之灾。[①] 与此同时，居鲁士已经征募了一支军队，前来攻击克洛伊索斯；居鲁士的军队人数因在进军途中的诸民族军队的加入而不断增加。居鲁士在出征之前，就派遣使者到伊奥尼亚人那里去，鼓动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但是伊奥尼亚人不肯接受他的建议。虽然如此，居鲁士还是来到普特利亚迎击他的敌人了，他在克洛伊索斯的对面扎下营寨，这两个强国就在那里展开实力的较量。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一直杀到夜幕降临才收兵。双方士兵作战都很勇敢。

［Ⅰ.77］克洛伊索斯把此战未能获胜归咎于自己军队数量不足，他的士兵比居鲁士的士兵要少得多；翌日，他看到居鲁士没有再发起攻击，他就返回萨尔狄斯去了。他打算集中同盟者的军队，等翌年春天到来时重启战事。他想请求埃及人派兵援助，因为在和拉栖代梦人结盟之前，他已经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缔结盟约；他还想取得巴比伦人的援助，因为他也曾和拉比涅图斯[②]国王统治下的巴比伦人缔结了盟约；另外，他还带信去斯巴达，要他们在约定的日期把援军开来。他是打算把所有这些盟军和自己的军队集合到一起，等到冬去春来之际，再次向波斯人发起进攻。克洛伊索斯有这样一些打算，他回到萨尔狄斯后，便立即派遣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通知他们在第 5 个月（从使者出发算起）把军队开赴萨尔狄斯来汇合。随后克洛伊索斯遣散他的军队——那些参与对波斯人作战的以及随他一起回到萨尔狄斯士兵，凡是属于非本族的雇佣军一律遣散，各自回家。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一场彼此不分胜负的激战之后，居鲁士竟敢贸然来进攻萨尔狄斯。

［Ⅰ.78］克洛伊索斯正在如此盘算的时候，城郊各地出现了成群的蛇，在蛇出现的地方，马就离开它们所在的草地，聚集到城郊去吞食这些蛇。克洛伊索斯看到了这种反常的现象，认为这恰恰就是一种奇特的预兆。因此，他立即派使者到泰尔麦苏斯的占卜者[③]那里去请示神谕。虽然他的使者到达了那个地方，并且从泰尔麦苏斯人那里得知这种预兆的含义，但命运却不让使者们把信息报告给克洛伊索斯，因为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萨尔狄斯之前，克洛伊索斯已经成了阶下囚。泰尔麦苏斯人对这个预兆的解释是，克洛伊索斯一定会等来一支外国人侵者的军队进入他的领土，这支军队到来以后，他们将征服当地的居民。他们说，因为蛇是代表大地之子[④]，而马则是象征战士和异邦人。当泰尔麦苏斯人这样回答克洛

---

① 哥译本这里译为“把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危害的叙利亚人逐出自己的家园”。——译者注

② 这时在新巴比伦王国当政的无疑是其末代国王纳波尼达斯（Nabonidus，公元前 556 年）。

③ 这些人是属于吕基亚的泰尔麦苏斯（Telmessus or Telmissus）的阿波罗神的祭司阶层。——哥译本注

④ 大地之子（a child of earth），似乎亦可以理解为土生土长的人，即土著。——译者注

伊索斯的询问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时在萨尔狄斯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克洛伊索斯命运发生了变化。

［I.79］然而，当克洛伊索斯在普特利亚战役之后突然收兵回撤的时候，居鲁士获悉克洛伊索斯收兵是为了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他稍加思索，马上意识到，在吕底亚人再一次把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以前，全速起兵进攻萨尔狄斯是明智的选择。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即实施他的计划。他率军进攻萨尔狄斯，他全速行军，身先士卒，是他本人第一个把他们兵临城下的消息通报吕底亚国王的。局势的转变完全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之外，使国王陷于极其窘迫的境地。尽管如此，他仍然率领吕底亚人出来应战。当时在整个亚细亚，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吕底亚人更加勇武好战；他们习惯于在马上作战，他们手持长枪，驾驭战马技术精湛。

［I.80］两军在萨尔狄斯城前的平原上对峙着。这个平原广阔平坦，树木稀少。海鲁斯河与其他的一些河流流经这个平原，它们又都注入一条叫做赫尔姆斯的更大的河流中去。赫尔姆斯河发源于丁狄姆斯母神[①]的圣山，在佛凯亚城附近入海[②]。

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排列队伍，严阵以待的时候，他害怕对方的骑兵的威力，于是采纳了米底人哈尔帕古斯的献计。他把所有随军驮载粮食和辎重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它们背上驮载的东西都卸掉，让那些驾驭骆驼的人打扮成骑兵骑在上面。这样打扮停当以后，他下令这批骆驼兵在其他所有军队的前面，迎击克洛伊索斯的骑兵队；步兵跟随在骆驼兵的后面，而所有骑兵断后。所有这些部署完毕以后，他就命令他的军队，在路上只要遇到吕底亚人，格杀勿论，但是要留下克洛伊索斯，甚至在他被捕而反抗的时候，也不要杀死他。居鲁士之所以用骆驼来和敌人的马队对峙，是因为马天生就惧怕骆驼，马在看到骆驼或是闻到骆驼的气味时就会受不了的；他就想用这个计谋使克洛伊索斯的骑兵丧失战斗力，而骑兵队正是克洛伊索斯赖以获胜的主要力量。在两军接战的时候，吕底亚人的战马一看到骆驼，闻到骆驼的气味，便掉头往回狂奔；这样克洛伊索斯的全部希望迅即化为泡影。但是，吕底亚人的表现依然勇敢。当他们明白了当前发生的事情时，立即跳下马来和波斯人展开步战。战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阵亡的人都很多，但最后吕底亚人被击溃，他们转身逃跑。吕底亚人被驱赶到自己的城里，波斯人就对萨尔狄斯城实施包围。

［I.81］围攻战开始了。这时，克洛伊索斯认为，在这个地方坚守绝不会是短期的，于是从这个被围困城内重新派出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此前他的使者是告诉盟军在第5个月会师萨尔狄斯，现在派出去的使者则说，他已经被困在

---

① 丁狄姆斯母神就是库柏勒（Cybele），弗里基亚所特有的一位神祇。

② 赫尔姆斯河如今在更靠近斯米尔那而非佛凯亚的地方入海，其河道总在不断改变。

城里，请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前来救援。在他的其他同盟者之中，克洛伊索斯没有忘记派使者去拉栖代梦。①

[Ⅰ.82] 然而，这时候斯巴达人自己碰巧正在为一块叫做泰列亚的地方和阿尔哥斯人发生争执。泰列亚原本是阿哥里斯②境内的一个地方，但是一直被拉栖代梦人占领着。事实上，所有由此往西的土地，直到马利亚角③，不光是整个大陆的土地，④ 还包括库塞拉岛以及其他的岛屿，都曾是属于阿尔哥斯人的领土。阿尔哥斯人集结军队，以结束泰列亚被占领的状态。然而双方还没有进行任何战事之前，就达成协议，一致同意斯巴达人和阿尔哥斯人各出 300 人为这个地方的归属而战，胜者即取得这个地方。此外双方还约定，双方其余的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不许留在这里观战，因为如果军队留在那里，无论哪一方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失败时，就有赶忙前去增援的危险。双方就这些条件达成一致之后，两军就都撤离了那里，而只是把精选出来的士兵留下来为那块领土而战。战斗开始之后，双方的战士是如此势均力敌，直到这一天的结束，天色已晚才不得不暂时休战。在总共 600 人当中，只有三个人还活着，两个阿尔哥斯人：阿尔卡诺尔和克罗缪斯，一个拉栖代梦人，奥特利亚德斯。于是，那两位阿尔哥斯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获胜者，就匆匆返回阿尔哥斯了，但那位斯巴达人奥特利亚德斯却留在战场上，从战死的阿尔哥斯人的遗体上剥下他们的甲胄，取走他们的武器，带回斯巴达人的军营。翌日，两军回到战场上，来查验交战的结果。起初双方发生了争执，他们都自称是胜利者，一方说他们活下来的人较多，另一方则说他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并取得敌人阵亡者的武器和甲胄，而对方的两个人却逃走了；最终因争吵而大动干戈，在战斗中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最后是拉栖代梦人赢得了胜利。在这之后，以前习惯于留长发的阿尔哥斯人，都剃成了光头，并且颁布一条法律（在该法律附加上一条诅咒），规定他们在收复泰列亚以前，不许再留头发，不许他们的妇女佩戴黄金饰品。同时，拉栖代梦人却制定了一条与之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发，因为此前他们一直是不留长发的。在 300 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奥特利亚德斯，据说他本人耻于在自己所有的同伴阵亡之后返回斯巴达，就在泰列亚自杀了。

[Ⅰ.83] 当来自萨尔狄斯的使者请求斯巴达人前去援救被围困的克洛伊索斯的时候，斯巴达人正忙于应付上述这些事务，尽管如此，他们（在听取了使者的陈述之后）仍然立刻着手援助他。在他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舰船也正准备起

---

① 哥译本此句在Ⅰ.82。哥译本的译文为："这样，他便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人那里去，也到他的其他同盟者那里去。"——译者注

② 阿哥里斯系指阿尔哥斯人的全部领土，二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阿提卡和雅典人。——译者注

③ 位于伯罗奔尼撒最南端的海角。——译者注

④ 这里的阿尔哥斯人似乎是指多利斯人南下以前，当时南希腊的居民往往被泛称为"阿尔哥斯人"；而这里的"大陆"，显然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96～97 页。——译者注

航的时候，又有一则消息说，萨尔狄斯已经被攻陷，而且克洛伊索斯已经沦为俘虏了。斯巴达人虽然对于他所遭受的不幸深感忧伤，但也不得不中止了出兵增援事宜。

［Ⅰ.84］萨尔狄斯是这样被攻陷的。在居鲁士围攻萨尔狄斯的第 14 天，居鲁士命令一些骑兵分头去通报全军，说第一个登上城墙者可获得重赏。之后，居鲁士全军发动了一次突击，但未获成功。于是，他的军队退却下来，但波斯玛尔德伊部落[①]的一位名叫海洛亚德斯的人，决心靠近城堡，试图在一个从未部署卫兵的地方攀登上去。因为在这一面，城堡坐落在悬崖峭壁之上，从这里来看城堡是不可能被攻下的，因而不必担心有人从这里攀登上来。萨尔狄斯的前王麦列斯在巡视城防时，只有巡行到这一段城墙不带他的侍妾给他生的狮子。[②] 因为泰尔麦苏斯人曾宣称，如果带着这只狮子环行城墙，萨尔狄斯的城防便固若金汤。因此，麦列斯带着狮子巡行城堡的其他可能会遭到攻击的地段，但是他认为完全不必把狮子带到这里来，因为他认为这部分城墙建于绝壁之上，因而是绝对安全的。城堡的这一面正对着特摩鲁斯山。但是，在此前一天，海洛亚德斯就观察到，一个头盔从城上滚落下来，随后有一个吕底亚人从绝壁上下来，捡起头盔，又上去了。海洛亚德斯仔细考虑一下这事，拟定了自己的计划。他自己攀上了绝壁，其他的波斯人跟在他的后面，许多人登上城墙。这样，萨尔狄斯被攻[③]，全城都遭到了洗劫。

［Ⅰ.85］至于克洛伊索斯本人的遭遇，在萨尔狄斯陷落时情况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及，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出色的青年，只不过是个聋哑人。在克洛伊索斯当政的全盛时代，他为自己的这个儿子想尽一切办法，在他想到的其他计划当中，他曾派人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问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他从皮西亚女祭司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

> 你这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头脑简单的克洛伊索斯啊，
> 不要希望在你的宫廷里听到儿子的声音，不要祈求他
> 发出智慧的声音。你儿子保持沉默时，情况要好得多！
> 啊！你哪一天听到他开口说话，灾祸就将在那天降临。

萨尔狄斯城堡失陷的时候，一位波斯人正准备杀死克洛伊索斯，他不知道所要杀死的是什么人。克洛伊索斯虽然看见对方在向他逼近，但是当时大祸临头，他根本没有逃避这次打击，也不介意这个人是否一击而置他于死地。这时，他那聋哑儿子看到波斯人向克洛伊索斯冲过去，心里既害怕又悲痛，他突然喊道：

---

① 波斯人的游牧部落之一。——哥译本注

② 这则故事或许源自当地的一则神话。狮子是吕底亚太阳神的圣兽。

③ 陷萨尔狄斯城于公元前 215 年被安条柯（Antiochus）用几乎同样方式再次攻陷。

“这个人请你千万不要杀死克洛伊索斯!”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后来，他就一直都能够讲话了。

[Ⅰ.86]这样，萨尔狄斯就被波斯人攻下，而克洛伊索斯本人在统治了14年，并且被围攻了14天之后，也落入他们手中。这也应验了神谕所说，他毁掉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从而毁掉了一个强大霸国。随后，俘获了克洛伊索斯的波斯人就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这时，他们按照居鲁士的命令，堆积起一大堆干柴，把戴着枷锁的克洛伊索斯放在柴堆上，在他两边还各有7名吕底亚的少男。[①] 我不知道，居鲁士究竟是打算把他的这第一批战利品[②]奉献给某一位神，还是在这里还他曾经许过的愿，还是他可能听说克洛伊索斯是一位虔诚敬神的人，因此他想看看上苍的力量是否会来拯救他，使他不至于被活活烧死。无论如何，居鲁士是这样做了；而站在柴堆上的克洛伊索斯，处境凄惨，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梭伦对他所作的神圣的警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称得上是幸福的人”。想到这一点，克洛伊索斯深深地被打动，他长叹了一口气，打破了保持了许久的沉默，呻吟着，三次叫着“梭伦”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叫声，就命令翻译询问克洛伊索斯，他在呼唤的是谁。他们走到他跟前来问他，可是他默不作声，不肯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过了一阵在强迫他说话时，他大叫道：“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能看到所有的国王都能和他交谈，我宁愿付出我的巨额财富。”翻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就请他自己作出解释；他们催逼他回答，直到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告诉他们，说在很久以前，一位名叫梭伦的雅典人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全部富贵荣华，却又不屑一顾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还说梭伦对他所说的结果又和他的预言完全相符，虽然梭伦这话只是专门对他讲的，但是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特别是对那些自视为幸福的人们讲的。在克洛伊索斯说这话的同时，柴堆已经点燃，它的外部已经开始燃烧了。居鲁士从翻译那里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以后，变得温和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同样也是一个人，却正在活活烧死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也曾是和他自己一样好运连连的人；而且，他害怕报应，深知人事无常。于是，他命令他们尽快地把火焰扑灭，把克洛伊索斯以及其他的吕底亚人从柴堆上解救下来；他们虽然努力这样做，可是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

[Ⅰ.87]根据吕底亚人的说法，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怜悯之意，看到众人全力灭火但又控制不住火势的时候，就高声向阿波罗神呼唤，祈求神说，如果神对他曾经奉献的礼物还中意的话，那就请神来救救他，使他免遭当前的杀身

---

① 关于少男的数字，王译本译为“14”，罗译本和哥译本皆译为“两个7”，“7”这个数字在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史上也许具有特殊意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雅典向克里特的米诺陶尔牛怪进贡，也是7个童男，7个童女。——译者注

② 直译为“第一熟果实”（ἀπαρχαί，aparchai，即 the first fruits）。希腊人每年要把第一批成熟的谷物、果实、猎物等都奉献给相应的神祇，同样，战利品也按一定比例献给神，以感谢神祇的庇佑。参阅：《牛津古典辞书》，修订第3版，第598页。——译者注

之祸。正当他泪流满面祈求神祇的时候，突然间，一直晴朗无云，平静无风的天空，却乌云密布，劲风骤起，暴雨如注，这样火焰很快就被熄灭了。居鲁士目睹这个情况，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并且是天神所宠爱的人，就在他从柴堆上被放下来之后问他说："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指挥军队侵犯我的国家，不是继续与我为友而是与我为敌呢?"克洛伊索斯是这样回答的："哦，国王啊，我的所作所为，给你带来了好运，给我带来了损失。如果说要提出责备的话，那么就应该责备希腊人的神，因为是他鼓动我与你开战的。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宁要战争而不要和平，在战争中，不是儿子埋葬自己的父亲，而是父亲掩埋自己的儿子。"① 但是我相信，诸神是愿意这样的。

[Ⅰ.88] 这就是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居鲁士随后命人给他打开枷锁，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对他极为尊重，居鲁士和他的群臣都以一种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克洛伊索斯陷入沉思，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看到波斯的士兵正在劫掠吕底亚人的城市，就对居鲁士说："哦，国王啊，我现在是告诉你我正在想的事情，还是一言不发为好呢?"居鲁士指示他，心里怎么想的就大胆地说出来。于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居鲁士啊，远处的那些人在忙碌着做什么呢?"居鲁士回答说："他们正在劫掠你的城市，并且取走你的财富。"克洛伊索斯却说："那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这些东西再也不属于我了，他们正在劫掠的都是你的财富。"

[Ⅰ.89] 居鲁士为克洛伊索斯的话所打动，就命令左右一律退下，然后问克洛伊索斯，如何看待他的士兵的劫掠行为，最好应该怎么做。克洛伊索斯回答说："居鲁士啊，既然诸神使我变成了你的奴隶，那么如果我看到什么对你有利的事情而把它告诉你，那似乎是我分内之事。你的臣仆波斯人是一个生性高傲而贫穷的民族。如果你放任他们进行劫掠，从而使他们自己拥有很多财富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他们会干出些什么事来——那些掠得最多财富的人就会背叛你。现在，如果你对我说的话中意，那就应该这样做：把你的卫队安置在各城市的所有城门担任岗哨，在士兵们离开城市时，由他们把士兵们携带的战利品留下，并且告诉士兵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必须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神缴纳什一税。这样，即使你是用武力强行从他们身上取走战利品的，他们也不会憎恨你的；他们看到你这样做是公正的，也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战利品了。"

[Ⅰ.90] 听到这个建议，居鲁士大喜过望，他觉得这个忠告好极了。他对克洛伊索斯赞赏有加，并命令他的卫队按克洛伊索斯的建议行事。然后，他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看你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决心表现出你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现在你马上就向我请求你想要的任何赠礼吧。"克洛伊索斯

---

① 哥译本："没有人会愚蠢到渴求战争甚于和平，因为在和平时期，是儿子埋葬他们的父亲，而在战争中，是父亲掩埋自己的儿子。"——译者注

回答说："主公，你是否允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崇的希腊人的神祇那里去，并且问他是否常常欺骗那些向他献礼的人呢？如果你答应我，这便是你所能给予我的最大的恩惠了。"居鲁士问他对神有什么责难，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于是，克洛伊索斯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所有经历，讲述了神谕的答复，特别仔细说明了他奉献的那些礼物，并且告诉居鲁士，神谕是如何怂恿他，致使他对波斯人开战。他陈述了这一切情况，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恳求允许他对神的这种行为加以谴责。居鲁士笑着回答说："克洛伊索斯，这件事我很乐意答应你的，其他的无论你要什么东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向我提出请求。"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恩准，就委派一些吕底亚人到德尔斐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置在神庙的入口处，然后询问神祇说："神怂恿我对波斯人开战，并说我一定会摧毁居鲁士的霸国，难道神祇不为这最初的战果①感到可耻吗？"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要指着这副枷锁；随后，他们还要询问："希腊人的诸神是不是经常干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呢？"

[Ⅰ.91] 吕底亚人前去德尔斐，他们把克洛伊索斯话转达了。据说女祭司是这样答复的："任何一个人，纵然你是一个神，都不可能逃脱他的宿命。克洛伊索斯因为他的五世祖的罪过而受到了惩罚。他的祖先在担任赫拉克利斯族人的一名卫兵的时候，与一个女人合谋，杀死了他的主人，之后僭取了他的王位。阿波罗神②本来希望萨尔狄斯的陷落不是发生在克洛伊索斯在世的时候，而是推迟到他的儿子当政的时候，但是他无法说服命运女神改变主意。凡是命运女神许诺给克洛伊索斯的，他都已做到并恩赐给克洛伊索斯了。阿波罗神让克洛伊索斯知道，把萨尔狄斯陷落的时间推迟了整整3年，因而使他变成囚犯的时间也就比命中注定的日期迟到了3年。而且，阿波罗神还把克洛伊索斯从燃烧着的柴堆上解救下来。至于他从神谕所得到的答复，克洛伊索斯也是没有任何权利抱怨它的。因为当阿波罗神告诉他：如果他攻击波斯人他将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候，③ 如果他是明智的人，他就应该再派人去询问这个帝国指的究竟是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帝国，还是他自己的帝国。但是，他既没有弄懂神谕的真实内容，又不肯就其中的疑难来问个明白，那么他落得今天的这个下场就只能怪他自己了。此外，他误解了阿波罗神给他的关于骡子的那个最后一次答复。那骡子指的就是居鲁士。居鲁士的双亲分别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份；他的母亲是一位米底的公主，米底国王阿斯泰亚基斯的女儿，而他的父亲却是个波斯人，是米底人的臣民；虽然他的身份地位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妻子低，却娶了他的王家女主人。"

---

① 希腊人在作战胜利后，通常都要缴纳战利品给自己的神庙，以感谢神祇的庇佑，正如收获农产品之后要缴纳第一熟果实（firstfruits）一样。这里把枷锁作为战利品，显然对神谕具有某种讽刺意味。——译者注

② 哥译本为"洛克西亚斯"（Loxias），它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的头衔。——译者注

③ 参阅：Ⅰ.53。——译者注

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吕底亚人返回萨尔狄斯，把他们得到的答复转告给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听了之后，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神的过错。以上就是伊奥尼亚人第一次被征服的经过，而克洛伊索斯的霸国就这样终结了。

[Ⅰ.92] 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奉献品以外，克洛伊索斯在希腊各地还奉献了其他许多礼品。在波奥提亚的底比斯，他奉献给伊斯门尼·阿波罗神一副黄金的三脚架；在以弗所[①]，黄金小母牛和神庙的大部分的柱子都是他的献礼；在德尔斐的普洛奈亚神庙[②]，他奉献了一只巨大的黄金盾，所有这些奉献物直到我这个时代都还在；[③] 其他的许多奉献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中，我听说，他奉献给米利都的布兰齐代家族的礼物和献给德尔斐的礼物，重量相等，其他方面也都一样。献给德尔斐的礼物和献给安菲亚劳斯神庙的礼物都是出自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第一笔财产；其他的奉献物则来自他的一个政敌的财产，此人在他登上王位之前，曾领导过一个党派来反对他，其目的是企图使潘塔列昂取得吕底亚的王位。这位潘塔列昂是阿尔亚特斯的一个儿子，是克洛伊索斯异母兄弟；因为克洛伊索斯的生母是一位卡里亚妇女，而潘塔列昂的生母是一位伊奥尼亚妇女。当克洛伊索斯因其父的指定而取得国王之尊的时候，他就把阴谋反抗他的那个人放到刑轮[④]上剐死。克洛伊索斯先是没收了他的财产，随后克洛伊索斯就把他的财产像上面所说那样奉献给诸神。关于他的奉献品，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Ⅰ.93] 吕底亚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除了从特摩鲁斯山上冲洗下来的砂金以外，它就没有多少令人惊异的事物值得称述了。然而，在那里有一座体型巨大的建筑物，其规模仅比埃及的和巴比伦的巨大建筑物小一些。它就是克洛伊索斯之父阿尔亚特斯的陵墓，[⑤] 陵墓的底座是巨石砌成，其他部分则是一个大土堆。这是萨尔狄斯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们共同修建起来的。陵墓顶上的5根石柱，时至今日还在那上面。石柱上面刻有铭文，标明每一类的劳工做了多少工作。根据铭文中的统计情况来看，娼妓们所做的那部分工作的比例是最大的。吕底亚普通人的女儿们全都要去卖淫，以便存钱置办自己的嫁妆，直到她们嫁人为止。姑娘们通常是自己来谈婚论嫁的。陵墓的周长是6斯塔狄亚零2普列特隆，

---

① 以弗所的神庙大概是在阿尔亚特斯统治时开始修建的，但直到希波战争的时候才竣工。——哥译本注

② 雅典娜·普洛奈亚神庙坐落在阿波罗神庙的外面，靠近阿波罗神庙入口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00页。——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显然到过这些地方亲自查看过有关实物。——译者注

④ 刑轮（knaphos），是一种刑具，类似于漂洗工用的梳子；大概类似于中世纪活剐罪犯的刑轮。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01页。——译者注

⑤ 这个墓碑保存至今。在赫尔姆斯河北岸古萨狄斯城遗址附近。

宽是 2 斯塔狄亚[①]，在陵墓的附近有一个大湖。吕底亚人说，那个湖从来都没有干涸过。他们称之为居基斯湖。

[Ⅰ.94] 吕底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叫他们的女儿卖淫这一点。据我们所知，他们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②]的民族，他们又是最早经营零售商业的民族。他们自己还宣称，那些在他们和希腊人中间流行的各种游戏，也都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说，他们发明这些游戏，是在他们殖民于第勒尼亚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他们作过如下说明：在玛涅斯的儿子阿泰斯王当政的时代，吕底亚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起初的一个时期，吕底亚人默默地忍耐这种痛苦，但是当他们看到饥荒持续发展，毫无减退的迹象时，他们就着手想办法来对付这种灾难。各种各样的应急的办法都想出来了。掷骰子、玩跖骨[③]、球戏[④]以及其他所有这类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只有跳棋[⑤]这一项，吕底亚人说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计划用这样的办法来抵御饥馑：他们在头一天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进食，而第二天进食，但不玩游戏。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 18 年。然而，饥荒依然在持续，苦难日益深重了。于是国王决定，把吕底亚全体国民分为两半，这两部分人以抽签的方法决定自己是留在国内，还是离开国土。他本人将继续统治抽签留在国内的那一半的国民；而移居国外的人则由他的儿子第勒塞努斯出任领导。抽签过后，必须移居海外的人们要前往斯米尔那，建造他们的舰船，把他们所有必需的日用财物放到船上之后，就扬帆出海，寻找新的家园和更好的生计去了。他们驶过了许多民族的领土以后，他们来到了翁布利亚。[⑥] 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城邦，从此就定居在那里了。他们不再称呼自己为吕底亚人，他们根据率领他们到此地移民的王子第勒塞努斯的名字，而称自己为第勒尼亚人。[⑦]

[Ⅰ.95] 以上我已经陈述了吕底亚人是如何沦为波斯臣民的。以下，我的这部历史，就不得不探讨摧毁了吕底亚人的霸国的这个居鲁士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而波斯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成为亚细亚的霸主的。在这里我所依据的是一些波

---

① 周长约 1 170 米，宽度为 370 米。——译者注

② 希腊人获取铸币方面的知识大概首先来自于亚细亚，他们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或弗里基亚人保持着较密切的接触。

③ 牛羊猪的跖骨（羊跖骨，俗称羊拐子）。直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北方某些地区还曾流行过这种游戏。——译者注

④ 球戏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游戏了；荷马在他的诗歌里面提到，在埃及在荷马时代以前很久就知道这种游戏了。

⑤ 王译本译为“象棋”。——译者注

⑥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翁布利亚似乎包括整个北部意大利。

⑦ 在有关埃特鲁斯堪人（即伊达拉里亚人）起源的种种说法中，考古发现越来越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说法，即埃特鲁斯堪人是东方人，由海上迁移而来。尽管埃特鲁斯堪的字母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其文字尚未释读成功。最早的定居点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但大约自公元前 700 年开始才对意大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斯的权威作家的记述，这些人并没有渲染居鲁士的业绩，而是如实陈述朴素的事实。据我所知，关于居鲁士的经历，另外还有三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和我的说法有所不同。

亚述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520年[1]之后，他们的臣民才掀起暴动来反抗他们的统治，米底人就是他们的榜样。他们为了争取自由，拿起武器，同亚述人进行战争。经过英勇作战，他们终于挣脱了受奴役的羁绊，变成了自由的人民。米底人的成功，使其他民族也跟着起来反抗，并且重新获得了自由。

[I.96] 这样，整个原亚述帝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有幸获得了独立，但他们却再一次落入诸王的统治之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代奥凯斯的米底人，是弗劳尔特斯的儿子。这个人很有智慧，雄心勃勃，欲取得君主之位。因此，为了尽早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制定并且实施了下面的一个计划。那时米底人是分散居住在各个村落里的，没有任何中央权力，结果米底全境都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当时在本村落中已经是知名人士的代奥凯斯，比以前更加忠实地、热心地努力在他的同胞中执行正义。他相信，正义和非正义永远是相互斗争的。因此，他在开始这样做之后，同村社的人们看到他的正直行为，很快就推举他作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他一心想获得统治权，他处处展示自己是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仲裁者。他采用这些办法，不仅赢得了本村落同胞的信任，以至于引起了生活在周围其他村落的人们的关注。他们长期以来遭受着不公的和强制性的审判的折磨。于是，他们听说惟有代奥凯斯才是正直无私的，只有他能作出公正审判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到代奥凯斯这里来，请求他裁决他们的各种争端和诉讼。最后，人们只相信代奥凯斯一个人，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

[I.97] 于是来到他这里倾诉的人日益增多，因为人们听说由他裁决的案例，最终结果都符合事实。当时代奥凯斯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众人的普遍信任，于是就宣称，他不想再继续听取众人的倾诉了，也不想过多地出现于他经常坐的那个位置上来执行正义了。他说，“我一天到晚都在调解别人的事情，而不去管自己的事情，这是不符合我个人利益的。”因此，在米底人各个村落，劫掠和不法行为重新出现，甚至比此前还要猖獗了。米底人为此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来讨论当前的局势。我认为，讲话的主要是代奥凯斯的朋友们。他们说：“如果情况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活了。让我们给我们自己推举一个国王吧，这样这个地方才能得到良好治理，这样我们自己才能各安其业，不致因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被弄得家破人亡了。”米底民众大会觉得这些意见在理，他们便决定推举一个国王。

[I.98] 随后他们就要确定选谁来担任国王。大家众口一词，愿意推举和拥戴代奥凯斯。于是，他们很快就一致同意由他来担任国王了。他要求他们给他修

---

①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520年系指从公元前1229年到前709年。

建一座与他的国王身份相符的宫殿，并要求建立一支保护他个人的卫队。米底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在代奥凯斯亲自指定的地方给他建造了宏伟坚固的宫殿，并且听凭他从全国人民当中给自己挑选一支卫队。① 他坐稳了王位以后，他进而要求米底人给他修建一座单独的大城市，要求他们不要去管他们以前居住的小城镇，而主要来注意经营这个新的首都。米底人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建造了一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坦那②的城市，这座城的城墙既强固又高大，是一圈套着一圈建造起来的。这个地方城墙结构是这样的：每一道城墙都比外面的一圈高出一个城垛的高度。该城市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自然的地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样规划，但主要还是人们劳动的成果。城墙总共有 7 圈，王宫和宝库是在最核心的一圈城墙里面的。最外面的一圈城墙和雅典城的城墙长度大致相当。③ 最外面一圈城垛的颜色是白色的，第 2 圈的城垛是黑色的，第 3 圈是红色的④，第 4 圈是蓝色的，第 5 圈是橙色的；外部这 5 道城墙的城垛都是涂着颜色的，最里面的两圈城墙的城垛则是包着的，第 6 圈的城垛是用银包着的，第 7 圈的城垛则是用金包着的。⑤

［Ⅰ.99］代奥凯斯修筑这些城防工事都是为了他本人和他的宫殿，人民按照要求在城墙外围建筑自己的居所。整个城市修筑工作完成以后，代奥凯斯着手制定礼仪。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晋见国王本人，所有信息都是通过信使来传达的；他还禁止他的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笑或是吐唾沫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礼仪为代奥凯斯所首创，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害怕，如果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同伴，那些和他一样出身名门的人，那些在男人品性才能方面并不逊色于他的同辈人，经常见到他的话，他们会感到不快，并且有可能图谋暗算他；如果他们见不到他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以为代奥凯斯是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⑥

［Ⅰ.100］代奥凯斯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妥当，王位牢牢地坐稳以后，他仍然如同从前一样，严格地执行正义。诉讼案件都要以书面形式递交到代奥凯斯那里去，国王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裁决，然后把他的判决书下达给有关当事人。除此以外，他在全国各地都派有间谍和密探；如果他听到有任何不法行为，他就把这

---

① 希罗多德展示给读者的是希腊人的社会和观念，而不是东方人的社会和观念。代奥凯斯的故事所描述的或许是王权的产生的过程。代奥凯斯先是作为一名候选人，后来他的王权完全确立。他不相信一开始就有王权，认为一个人应当先在公众面前展示他的诚实和公正，然后通过人们投票他才能成为君主。在希腊人看来，一支私人卫队，是从候选人到君主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必要的工具。

② 希罗多德把波斯古都称为阿格巴坦那（Agbatana），其他作家则称为埃克巴坦那（Ecbatana）。因为前者离波斯人的发源地（哈格玛坦，Hagmatan）更近一些。

③ 长约 8 英里（约合 13 千米）。不过这一点还是有争论的。——哥译本注

④ 哥译本译为“紫色的”（purple）；罗译本译为“朱红色的”（scarlet）。——译者注

⑤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颜色都明确说是“城垛”。——译者注

⑥ 哥译本译为“代奥凯斯本人和他以前判若两人”。——译者注

个违法者召来，根据他的罪行给予相应的惩罚。

［Ⅰ.101］这样，代奥凯斯就把米底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并且成为统治他们的君主。现在，米底人包括以下一些部落：布塞人、帕列塔凯尼人、斯特鲁卡特斯人、阿里赞提人、布迪伊人和玛古人。①

［Ⅰ.102］代奥凯斯在位53年，他去世后，② 由他的儿子弗劳尔特斯继承了他的王位。这个王子继位后，不满足于单单统治米底人一个民族，于是开始攻击波斯人。他把军队侵入波斯人的领土，这样首先使波斯人受到了米底人的奴役。现在，他成功地成了两个强大民族的首脑以后，便开始着手征服亚细亚，先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最后，他和亚述人开战了。我说的亚述人，就是那些掌控着尼尼微城的亚述人，他们此前是整个亚细亚的霸主。现在，由于同盟者暴动和叛离，他们处于孤立地位，但是就他们国内情况而言，仍旧是和从前一样繁荣。在他担任米底王22年之后，弗劳尔特斯向这些亚述人发起进攻，但是在这次战役中他的军队损失过半。

［Ⅰ.103］弗劳尔特斯死后，他的儿子库亚克萨列斯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先祖都要好战。他是第一个把亚细亚的军队进行编组的人，把军队分成若干连队，组成各具特色的长矛队、弓箭队、骑兵队，此前众多兵种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乱作一团。在先前作战时，在白昼突然变为黑夜的那一天，③ 和吕底亚人交战的就是这个人；把哈利斯河以远的全部亚细亚领土都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也是他。库亚克萨列斯把他治下的各个民族都集中起来向尼尼微进军，他是希望一旦攻下这座城池，就可以为他父亲复仇了。在一次战役中，亚述人遭到了失败。库亚克萨列斯已经对尼尼微实施了包围。但就在这时，普洛托泰耶斯的儿子、斯基泰国王玛德亚斯率领的一支斯基泰人的大军，为了追击被他们逐出欧罗巴的金麦里亚人而突入亚细亚，并且进入了米底人的领土。

［Ⅰ.104］从麦奥提斯湖④到法希斯河和科尔基斯人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一个轻装的旅行者要走30天。⑤ 从科尔基斯到米底距离不远——因为在它们中间只隔着一个民族即萨斯皮列斯人的居住地，穿过这个地方就到米底了。但是，斯基泰人并不是循着这条路侵入米底的，他们没有走直线，而是通过比这条路要远得多的上方的路线，走那条路的时候高加索山始终在他们的右手。⑥ 斯基泰人就这样

---

① 这个部落的许多人专门从事占卜释梦事宜，被称为“玛古术士”。参阅：Ⅰ.107。——译者注

② 代奥凯斯卒于公元前656年。

③ 参阅：Ⅰ.74。——译者注

④ 亚速海。

⑤ 从麦奥提斯湖或亚速海入海口到里奥尼河（Rion）有约270英里的距离，比从伊苏斯湾到黑海的距离（240英里）稍长。希罗多德在Ⅰ.72中说相当于“一个轻装的旅行者5天的行程”。据此我们得知希氏并未打算把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长度单位。

⑥ 很明显，希罗多德认为金麦里亚人居住在黑海之滨，并且以为斯基泰人是循着里海沿岸进入亚细亚的。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可以穿过高加索的那些山隘进入亚细亚。

侵入米底，他们也曾遇到米底人的抵抗，但米底人在交战中被打败，从而丧失了他们的霸国。于是，斯基泰人就成了亚细亚的霸主。

［Ⅰ.105］此后斯基泰人继续向前推进，下一步计划进军埃及。可是，当他们到达巴勒斯坦一带时，埃及的国王普萨麦提库斯前来会见他们，用礼物和恳求的话语说服了他们，他们同意不再继续进军了。斯基泰人在返回途中，在经过叙利亚的一个城市阿斯卡隆的时候，他们的大多数人没有进行任何劫掠的活动就开过去了。但是落在后面的少数人，劫掠了凯列斯提的阿芙洛蒂特[①]的神庙。我在探询之后才发现，阿斯卡隆的神庙是这位女神所有的神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因为塞浦路斯的那座神庙，塞浦路斯人自己承认，就是模仿阿斯卡隆的神庙而建造起来的；而库塞拉的那座神庙则是由出生于叙利亚的同一地方的腓尼基人建造的。劫掠这座神庙的斯基泰人受到了女神惩罚，他们都得了女性病，[②] 他们的子孙也患上了这种病。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的，而来到斯基泰亚[③]的旅行者则能够看到这种病的具体症状。患上这种病的人被称为爱那烈耶斯（Enarees）。

［Ⅰ.106］斯基泰人在亚细亚的统治时间长达28年。在这期间，他们的傲慢和对当地居民的压榨使亚细亚到处变成了废墟。因为他们除了征收常规的贡赋以外，还从一些民族那里随心所欲地征收额外的赋税；更有甚者，他们骑马飞奔各地，四处劫掠财物。最后，库亚克萨列斯和米底人一起，请他们大多数人前来赴宴，把他们灌醉，之后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这样米底人就收复了他们的霸国，恢复了他们以前的版图。他们攻占了尼尼微（有关情况我将在本书另一地方叙述），并且征服了除巴比伦尼亚地区之外的全亚述的领土。这之后，库亚克萨列斯去世了。如果我们把斯基泰人统治的时间也计算进来，那么他在米底统治的时间总共是40年。[④]

［Ⅰ.107］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继承了他的王位。阿斯泰亚基斯有一个女儿，名叫曼丹妮。关于这个女儿，他曾经做过一个奇特的梦：他梦见从她身上涌出一股溪流，这水流不仅涨满了整个首都，还淹没了整个亚细亚。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有释梦天赋的玛古术士。[⑤] 玛古术士向他详细解释了梦的寓意，他听后惊恐万状。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当曼丹妮渐渐长大，达到婚配年龄的时

① Celestial Aphrodite，意为“上天的阿芙洛蒂特”。希罗多德这里大概是指叙利亚的女神阿特迦蒂斯（Atergatis）或者是德凯托（Derceto），在阿斯卡隆和叙利亚其他地方都受到崇拜，其形象是一个美人鱼，半身是妇女，半身是鱼。

② 希波克拉特斯把这种病症归结于骑马过多。但他也提到当地人相信这是神祇的旨意。据说这种疾病的一些症状不久前在南俄居民中依然存在。参阅：Ⅳ.67。

③ 斯基泰亚，就是斯基泰人居住的领土；犹如希腊之于希腊人。——译者注

④ 哥译本的这最后两句话在Ⅰ.107。——译者注

⑤ 玛古人乃是米底人部落之一，该部落的人大都善于释梦。后来在波斯统治时代依然如此。——译者注

候，他没有把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米底人（惟恐那个梦会应验），而是把她嫁给一位出自名门、性情温和的波斯人（冈比西斯）。[①] 在阿斯泰亚基斯的心目中，冈比西斯的身份甚至比中等身份的米底人都要低得多。

［Ⅰ.108］这样，冈比西斯就娶了曼丹妮，把她接回家。之后，就在曼丹妮嫁给冈比西斯的第一年里，阿斯泰亚基斯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从他女儿的子宫里生出了一根葡萄藤，这葡萄藤遮盖了整个亚细亚。后来他把这个梦也告诉了释梦的人，随后就把他的女儿从波斯人那里召了回来，这时曼丹妮已经怀有身孕，并且不久将分娩。他的女儿回来以后，他就把她监视起来，打算把她生下来的孩子杀死；因为释梦的玛古术士在释梦的时候预言说，他的女儿的后裔将会取代他而统治亚细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居鲁士刚刚降生，阿斯泰亚基斯就召见哈尔帕古斯，此人是他家里的一个人，是他最信任的一个米底人，是代他管理一切家务的人。于是他对哈尔帕古斯说："哈尔帕古斯，我托付给你去办一件事情，请你对此切勿怠慢；也不能为了别人而背叛你的主人的利益，否则你将大祸临头，自食其果。你把曼丹妮生下的这个孩子带回你家里，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找个地方把他掩埋起来。"哈尔帕古斯回答说："国王啊，我哈尔帕古斯在过去从来不曾在任何事情上让你失望，今后也请你放心，我一定谨慎从事，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冒犯你的。因此，如果是你的意思要我办这件事，那么，我就一定为你把这件事办妥，保证万无一失。"

［Ⅰ.109］哈尔帕古斯这样答应下来以后，孩子就给交到他的手里，孩子的服饰打扮得像是个死婴。他边哭边匆匆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了。他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妻子，就把阿斯泰亚基斯所说的话都告诉了她。他的妻子问："这事你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不想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指示去做，即使他更加不理智，即使他比现在还要疯狂，我也决不会按他意思去办的，或是让他借我之手干这种杀人的勾当。我不杀死这个孩子是有很多理由的。首先，这孩子和我同宗同族；其次，阿斯泰亚基斯已经上了年纪，而且没有儿子。如果他去世，那时王位就将传给他的女儿，而现在他想借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女儿的孩子。对我而言，留给我的岂不是最大的危险吗？实际上，为了我的安全，这孩子是必须死的；阿斯泰亚基斯手下的某个人必定来取其性命，但是，这个人不是我或者我的手下。"

［Ⅰ.110］哈尔帕古斯这样说着，就派遣一名使者去把阿斯泰亚基斯的一位牧人带来，牧人的名字叫做米特拉达特斯。他知道，这个牧人放牧的草场是最优

---

① 居鲁士之父冈比西斯不但出身于名门，而且是属于王族，拥有本族王位的继承权。当波斯人臣服于米底人后，他仍作为阿赫明尼斯的后裔保有本族的王族血统。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大流士追溯其宗系直至阿赫明尼斯，并宣称："在他本人之前其家族已有 8 任王，他是第 9 任。"因此，居鲁士之父冈比西斯、居鲁士本人、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或许都包括在这 8 任王之中。

最近在下 Chaldaea 的一块砖上发现了一则铭文。铭文中居鲁士大帝自称为"强有力的王冈比西斯之子"。这对于确认居鲁士大帝王族血统具有决定性意义。结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肯定，大流士声称在他之前有 8 位阿赫明尼斯族人担任王，他是暗指居鲁士大帝的祖先，而不是指他自己的直系男性祖先。

良的草场，因为草场附近的山是野兽频频出没的地方。这位牧人娶国王的一位女奴为妻；其妻的名字按希腊语则称之为库诺（Cyno），按米底语则是斯巴科（Spako）；在米底语中，斯帕卡（Spaka）一词是希腊语的“母狗”① 的意思。牧人放养牲畜的山麓地带位于阿格巴坦那以北，面向黑海。米底的这个地方②和萨斯皮列斯人的领土接壤，地势较高、开阔而多山，为森林所覆盖，而米底全国其他地方则都是平原。当牧人闻讯急匆匆地赶来的时候，哈尔帕古斯对他说：“阿斯泰亚基斯要求你把这个孩子带走，放到山中最荒僻的地方，有把握让他很快死在那里。他命我转告你，如果你不杀死这个男婴，无论你怎样保全了性命，那他将使你遭到最惨痛的死亡。我本人就是奉命来察看这个孩子是如何被抛弃的。”

［Ⅰ.111］牧人听了这话，把孩子抱在怀里，顺着原路回到了自己的家。天天盼着他归来的妻子，由于天意所赐，在丈夫进城而不在身边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牧人和他的妻子都为对方着想而心神不安，牧人是担心妻子的临近分娩，妻子则因为自己的丈夫被哈尔帕古斯突然找去，为这样的新鲜事而担惊受怕。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妻子看到他出其不意地归来，便先开口问他，哈尔帕古斯如此匆忙地把他召去究竟是为什么。他说：“我的妻啊，当我来到城里的时候，我所见和所闻，是我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它发生在我们主人身上——哈尔帕古斯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哭泣。我大为惊骇，但是我走进去了。在我步入他家里的时候，我看到在地板上有一个婴儿正躺在那里，喘着气，哭闹着；这孩子全身金饰，穿着锦绣服装的。哈尔帕古斯看到我，直接命令我立刻把这个孩子抱着带走，他要我干什么，你知道吗？哎呀！是要我把这孩子放到山里去，放到野兽最多的地方去。他还告诉我说，是阿斯泰亚基斯亲自下令要我这样做的，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照他的话去做，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我就把孩子抱起来带走了。我原本以为这是他家中一个奴仆的儿子。在我看到金饰和华美的衣服时，我的确大为惊异，哈尔帕古斯家中人们为什么这样哭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很快就在路上知道了事实真相。他们派遣一个仆人带路，送我出城，并把孩子交到我手上。这个仆人告诉我说，孩子的母亲是国王的女儿曼丹妮，孩子的父亲是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下令杀死这个孩子的就是国王阿斯泰亚基斯；你看看吧，就是这个孩子。”

［Ⅰ.112］牧人这样说着，就打开了包裹着孩子的襁褓，把他给自己的妻子看。当她看到这孩子，觉得他真是一个好美丽、好可爱的孩子！于是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抱着丈夫的双膝，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弃这孩子。丈夫回答她说，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因为哈尔帕古斯肯定要派人来查看情况，回去向他禀

---

① Κυνώ在古希腊语中是“母狗”之意，它是很多和狗有关的词语的词根。如 κυνοκέφαλος（狗头的）、κυνοκλόπος（偷狗的）、κυνόφρων（狗心的，无耻的）、Κυνικός（犬儒派哲学家）等。王译本（上册，第 57 页）译为“母狼”，似乎欠妥。——译者注

② 在米底的西北部，今阿塞拜疆境内。——哥译本注

告，如果他不按照指令去做，他将死得很惨。妻子一开始没有说服她的丈夫，于是她接着又说："我无法说服你，人们又一定要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孩子抛到山里，但至少你可以这样做吧。我刚刚生的那个孩子是死产。你可以把他抱走放到山里去，而让我们抚养阿斯泰亚基斯的女儿的孩子，就像抚育我们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你既不会因对自己的主人不忠而受到惩处，而我们采取这样的应对办法对我们自己也无伤害。这样，我们的死去的孩子将要得到王室的葬礼，而活下来的孩子又不会失去自己的生命。"

[Ⅰ.113] 在牧人看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妻子的建议是最好的选择了。因而他立刻照办了。他把他带回来原打算杀害的那个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把自己的死婴放到他带来的那个孩子用的襁褓里，把那个孩子的珍贵衣饰全部给他穿戴上，然后抱起孩子并把他放置于山里最荒僻的地方去了。在这孩子被抛弃的第三天，牧人便留下他手下的一个助手在那里看着孩子，他自己到城里，直奔哈尔帕古斯的住所来，说他准备要人们去查验孩子的尸体。哈尔帕古斯派了他最可靠的心腹卫兵去查看这个尸体，他们对查验结果表示满意后，就下令给他举行葬礼。牧人的孩子就这样被埋葬了，而后来取名居鲁士的另一个孩子，就得到了牧人的妻子的收留和抚养，但是他们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别的名字。

[Ⅰ.114] 当这个男孩长到 10 岁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致使人们认出了他，知道了他的身世。现在我说说事情的经过。一天，他在村子里牧人的牛羊圈栏的附近，与他的同龄的伙伴们在街道上一起玩耍。和他一起玩耍的其他那些孩子选举这个牧人的儿子作为他们的国王。于是他就开始向这些孩子发号施令——他叫一些孩子修建房舍，叫另一些孩子做他的卫兵，叫其中的一个孩子担任国王的耳目，[①] 叫另一个孩子担任传令官的职务，给他们每个人都分派了任务。在和他一起玩的这些男孩当中，有一个孩子是米底的知名之士阿腾巴列斯的儿子，这个孩子不肯服从居鲁士的命令。于是居鲁士命令其他的孩子把他看管起来，命令其他孩子执行他的决定，他狠狠地鞭打了这个孩子，使他吃尽了苦头。阿腾巴列斯的儿子被放开后，他这种身份的孩子哪里受过这样的折磨，满腔怒火的他立刻匆匆赶到城里他父亲那里去，向他父亲痛诉居鲁士对他的所作所为。当然，这个孩子不会说他是"居鲁士"，因为那时那个男孩还没有"居鲁士"的名字，而称他是国王的牧人的儿子。阿腾巴列斯怒气冲天，就领着自己的儿子去拜见国王，对他的儿子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大为不满。他指着自己的儿子的肩头说："哦，国王啊，看看吧，你的奴隶的儿子，一个牧人的儿子，就是这样欺辱我们的！"

[Ⅰ.115] 阿斯泰亚基斯听到和看到这些情况后，考虑到阿腾巴列斯的身份，打算为他的孩子出气，于是他派人把牧人和他的儿子召来。当他们父子二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打量着居鲁士，说："是你这样一个贱人的儿子，

① 在波斯帝国时期，"王之耳"、"王之目"都是正式的官职。——译者注

你竟敢对我朝廷上最尊贵的人物的儿子粗暴无礼!”那个男孩回答说：“国王啊，我对他的惩处，乃是他咎由自取。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在玩的时候，选举我做国王，他自己也是选我做国王的男孩之一。所有其他的孩子都遵照我的命令去做事，但惟独他不听从我的命令，而且根本无视我的命令，直到最后他受到应得的处罚。如果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应该受到惩罚，那么在这里也甘受处罚。”

[Ⅰ.116] 这个男孩子在讲话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突然受到触动，似乎已经察觉到他是谁了。他看到，这孩子的面部长相和他自己有些相像，他在作答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贵胄的气度；此外，他的年龄似乎又和他抛弃他的外孙居鲁士的时间相合。想到这一切，阿斯泰亚基斯大为吃惊，一时竟无言以对。最后，等他好不容易清醒过来的时候，为了把阿腾巴列斯支开，而单独查问这位牧人情况，就对阿腾巴列斯说：“我答应你，阿腾巴列斯，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不会叫你和你的儿子有理由再来诉苦的。”于是，阿腾巴列斯退下了。侍从们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命令，把居鲁士引进了内室。阿斯泰亚基斯这时单独和牧人在一起，于是便问牧人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男孩子，是谁把这个孩子交给他的。牧人回答说，这个男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孩子的亲生母还健在，并且就在家里。阿斯泰亚基斯提示他说，如果他自己想卷入这样大的麻烦，实在是太不明智，同时阿斯泰亚基斯示意他的侍卫，要他们把牧人逮起来。随后，在牧人被带去严刑拷问的时候，他就从头说起，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结束的时候还是恳请和祈求国王宽恕他。

[Ⅰ.117] 阿斯泰亚基斯从牧人这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对于牧人不是很介意，但对于哈尔帕古斯，却是怒不可遏。卫兵们遵照他的命令，把哈尔帕古斯召来见他。哈尔帕古斯来了，阿斯泰亚基斯就问他：“哈尔帕古斯，我把我的女儿的孩子交给了你，你是怎样杀死他的?”哈尔帕古斯看见牧人也在这个房间里，不敢说谎，以免他自己被问得哑口无言，从而证明自己不讲信义。于是他说：“哦，国王啊，当你把孩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想办法，想我怎样才能实现你的意旨，怎样才能不对你有任何不忠，但同时又要避免使我的双手沾上你的女儿和你本人的鲜血。① 于是我就想出了下面的办法。我就把这个牧人找来，把孩子交给了他，告诉他根据国王的命令，这孩子必须得死。在这一点上我说的是实话，因为你就是这样命令我的。而且，在我把孩子交给牧人时，我吩咐他把这孩子放到荒僻的山地，并且要留在那个孩子的附近看着那孩子死去；而且我怕他完不成这项任务，就以种种惩罚恐吓他。后来，当他按照我所吩咐完成任务，而那个孩子也死去的时候，我就委派最受我信任的几名太监②去为我查验孩

---

① 即不被阿斯泰亚基斯和他的女儿视为杀人凶手。——译者注

② 这是希氏著作中首次出现“太监”，这种制度在西亚地区究竟起源于何时尚不清楚。哈尔帕古斯是米底国王的管家，从希氏的记载来看，他家里就有若干名太监。不过，希氏在这里和Ⅰ.113的说法似乎有所不同。——译者注

子的尸体，并把它掩埋了。国王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孩子就是这样死的。”

[Ⅰ.118] 哈尔帕古斯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讲述了全部经过。阿斯泰亚基斯听了这些，从表情上丝毫看不出他心中对哈尔帕古斯所作所为的痛恨，他先是把刚才从牧人那里听到的向哈尔帕古斯陈述了一遍，最后他说：“这个男孩子还活着，这样最好。这个孩子的命运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痛苦，我的女儿对我的责怪也使我心头沉重。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转好运了。你回家去，把你自己的儿子送来，让他今天晚上和新来的孩子一起。由于孩子得以平安保全，我打算向应当得到这种荣誉的诸神奉献牺牲，我期待着你成为这次晚宴上的宾客。”①

[Ⅰ.119] 哈尔帕古斯听了这话，向国王行礼之后，就回到家中。他满心欢喜，因为他发现自己违抗了国王的命令，结果还如此幸运；国王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请他前去赴宴以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他回到家里，他就把他们大约13岁的独生子叫来，嘱咐他到王宫里去，一切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指示去做。然后，他高高兴兴地到妻子那里去，向她讲述了这一切的经过。同时，阿斯泰亚基斯却在哈尔帕古斯的儿子到来后把他杀死，把他的尸体剁成碎块，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等一切都弄好之后，把它们放起来备用。晚宴的时辰快到了，哈尔帕古斯和其他的客人都来了，他们在宴席旁坐了下来。在阿斯泰亚基斯本人和其他客人的面前摆放着的是大块的牛羊肉，但是在哈尔帕古斯的桌上摆放着的是他儿子的骨肉。他的桌子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不过他的儿子的头、双手和双脚却放在一个有盖子的篮子里。当哈尔帕古斯看上去已经吃饱了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召唤他，问他是不是中意他所吃的东西。哈尔帕古斯回答说：味道好极了。那些把装着他儿子的头、双手和双脚的有盖子的篮子带给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命令他揭开篮子的盖子，取出他喜欢的东西。于是，哈尔帕古斯按照吩咐，揭开了篮子的盖子，他看到里面装着他的儿子的部分遗体。但是，他看到了这种情景后并没有被吓住，也没有惊惶失措。阿斯泰亚基斯问他，他刚刚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完全知道，并且说，无论国王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欣然同意的。这样回答之后，他便把吃剩下的肉块带着回家去了。我想，哈尔帕古斯是打算把他儿子的全部遗骸收集起来埋葬的。

[Ⅰ.120] 阿斯泰亚基斯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了哈尔帕古斯。后来，在考虑到如何处理他的外孙居鲁士的问题时，他派人把以前解释过他的梦，并且对他提出过如此警告的玛古术士召来，并且问他们如何解释他的梦。他们的回答和以前没什么不同，他们说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成人，而不是很快死去的话，他必将成为国王的。于是阿斯泰亚基斯对他们说：“这个孩子大难不死，现在还活着；他在乡下的时候，他那村里的孩子们选他做了国王，而他的所作所为就跟真正的国王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他配置了卫队、哨兵、传令官，他还任命了所有其他的常设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61页。——译者注

官职。现在你们告诉我，你们认为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玛古术士回答说：“如果这个男孩还活着，并且没有任何预谋而成了一个国王的话，那么我们应当为你感到欢喜，而不要再为这个孩子担惊受怕了。他是不会第二次成为国王的。因为我们发现，即便是神谕，有时候是以不起眼的方式应验的；而梦中所见全部应验，其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阿斯泰亚基斯说：“玛古术士啊，我意思也正是这样，这孩子既然做了国王，梦也就应验了，我也就再不用怕他了。不过，你们要认真地想一想，告诉我怎样做对于我的家族是最安全的，对你们是最有利的。”玛古术士回答说：“毫无疑问，国王啊，你的王国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和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如果王国到了这个男孩的手里，就等于是落入外国人手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波斯人。那样的话，我们米底人就会失去自由，被波斯人当做异族人而肆意蔑视。但是只要你——我们的同族人——还在国王的位置上，所有的荣耀都属于我们米底人的，而且我们甚至还参与了国家的政权。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为你着想，为你的王位着想。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使你害怕的理由，请相信我们一定要告知你的。但是如今这个梦确实已经毫无害处地应验了，这样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因此我们也劝你不要再担心了。至于这个男孩，我们的建议是，把他送到波斯，送到他父母那里去。”

[Ⅰ.121] 阿斯泰亚基斯听到这个回答，心里乐滋滋的。他把居鲁士召来，对他说：“我的孩子，由于我做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梦，而诱使我对你做过一件错事。但是由于你自己时来运转，你躲过这次劫难，活下来了。现在你就欢欢喜喜地到波斯去吧，我还要派人护送你去。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与牧人米特拉达特斯和他的妻子迥然有别的人。”

[Ⅰ.122] 阿斯泰亚基斯说了这番话之后，就打发他的外孙上路了。当居鲁士回到冈比西斯的家里时，他的父母接待了他。等到他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时候，便深情地拥抱他，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杀死了。于是，他们就问他，他是如何有幸得救的。居鲁士就告诉他们说，直到最近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都一无所知，一直蒙在鼓里；在他从米底来波斯的路上，他才知道了他以前的经历。他说他原来坚信他就是阿斯泰亚基斯的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从那里来的路上，护送他的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了他；随后，居鲁士又提到牧人的妻子抚养他的事情，他在言谈之中，总是对她赞不绝口的。而且，他在谈及他自己的时候，总是提到库诺，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库诺。他的父母也是张口闭口的库诺，目的是想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某一位特殊的神祇的庇佑，他们还四处传播，说他在被遗弃之后，曾得到母狗的哺育。[①] 这就是该传说的惟一的渊源。

---

① 参阅：Ⅰ.110。未来的王者遭到遗弃，得到某一野兽哺育，这是流行的虚构故事的普遍写法。希罗多德的说法体现了希腊人的一种推理倾向。众所周知，特洛伊的王子、底比斯的王子、罗马的建城者等许多古代国家的有名的人物都有类似的传奇故事。——译者注

[Ⅰ.123]后来，居鲁士长大成人，并且成了同辈当中最勇武和最孚众望的人的时候，哈尔帕古斯想对阿斯泰亚基斯复仇，开始向居鲁士送礼并且通风报信，以密切他们的关系。他的地位如此卑下，要向阿斯泰亚基斯复仇，不可能不借助外力之助。因此，当他看到不幸遭遇酷似自己的居鲁士正在成长为他所需要的复仇者的时候，他就设法在这件事上得到居鲁士的支持和帮助。他制定了自己的行动方案，他已经做了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他分别说服了那些对阿斯泰亚基斯的残暴统治心怀不满的米底权贵，指出最好的方案是拥戴居鲁士为他们的领袖，废黜阿斯泰亚基斯。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现在哈尔帕古斯准备发动暴动了，他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还居住在波斯的居鲁士；但是由于米底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监视，他只能采取秘密方法传递情报，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把一只野兔的肚子剖开，不弄掉兔毛，把他要说的话写到信上，然后把信塞进兔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兔腹缝好，他把这只野兔交给对他最忠实的奴隶，把他装扮成带着网去捕猎的猎人。这个人奉命去波斯去给居鲁士送野兔。哈尔帕古斯吩咐这个奴隶亲口告诉居鲁士，要居鲁士亲手剖开兔腹，不许任何其他人在场观看。

[Ⅰ.124]一切都是按照哈尔帕古斯的想法做的。居鲁士把野兔剖开之后，看到了里面的信。信中写道："冈比西斯的儿子，诸神一定是非常关照你的。否则，你就不会历险如夷了，现在是你自己可以对杀害你的凶手阿斯泰亚基斯加以报复的时候了。要记住，照他的意思你早就没命了。由于诸神以及由于我的缘故，才使得你直到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想你不会无视他对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会无视由于我把你交给牧人，没有把你弄死，使我在阿斯泰亚基斯手中所遭受的磨难。现在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阿斯泰亚基斯统治下的整个帝国就会转到你的手中。请你在波斯树起起义的大旗，然后长驱直入，进军米底！无论阿斯泰亚基斯是任命我率领他的军队来抵抗你，还是任命米底的其他王子为统帅，一切都会让你如愿以偿的。米底军队和你们一接战，就会马上叛离阿斯泰亚基斯，投到你这边来，然后全力以赴，推翻他的统治。请相信，我们这方面已经万事俱备了，你那边也照我的劝说快快行动起来吧。"

[Ⅰ.125]居鲁士在接到这封信里传递的情报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能用最好的办法说服波斯人起来造反。经过反复思考，居鲁士认为下面的方案是最有利的：他把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写在一个卷状物上面，然后把波斯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那个卷着的东西打开诵读，说阿斯泰亚基斯任命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他说："既然如此，现在我命令他们每人都去把自己的镰刀带来。"他说完这番话，波斯人的大会就解散了。

这时波斯人整个民族是由许多部落组合而成的。居鲁士所召集来的并说服他们叛离米底人的那些波斯人，是一些主要部落，所有其他波斯人要依附于他们。

这些主要部落是帕萨迦代人、玛拉菲伊人、玛斯皮伊人。在他们当中帕萨迦代人[①]地位最为尊贵。阿赫明尼斯氏族[②]，就是该部落的一个氏族，波斯的国王都是出自阿赫明尼斯氏族。其他的波斯部落有：潘泰亚莱伊人、德鲁希埃伊人、戈尔曼尼伊人，他们都是务农的；达伊人、玛尔德伊人、德罗皮基人和萨迦提伊人则是游牧部落。[③]

[Ⅰ.126] 当波斯人遵照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的时候，居鲁士引导他们来到一块大约 18 到 20 斯塔狄亚见方[④]的满是荆棘的土地上去，命令他们在一日之内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他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居鲁士又向他们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求他们次日在沐浴之后再到他那里来；这时居鲁士搜罗了他父亲所有的绵羊、山羊，还有所有的牛，把它们都屠宰了，准备犒劳波斯全军；同时还准备了酒和各种最好的面包。翌日，波斯人来了，他就吩咐他们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在宴会结束之后，他就问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是喜欢今天的工作还是昨天的工作？他们回答说，这两天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昨天带给他们的没有别的，尽是痛苦，今天带给他们的也没有别的，都是快乐。居鲁士立刻捕捉住他们回答问题的时机，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波斯人啊，你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像今天这样的以及无数其他类似的快乐，并且再也不会屈尊受那奴役之苦；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准备接受无数的像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现在听从我的吩咐，争取自由吧！至于我个人，我觉得是天神注定让我来使你们获得自由的；而你们呢，我相信，在任何方面，尤其是在勇敢方面，你们都是丝毫不逊色于米底人的。因此，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起义，脱离阿斯泰亚基斯。"

[Ⅰ.127] 长期以来不满于米底人统治的波斯人，这时既然有了一个领袖，他们当然是乐于挣脱这个桎梏的。与此同时，阿斯泰亚基斯得知居鲁士的所作所为，派遣一名使者去要求居鲁士来见他。居鲁士回答说："去告诉阿斯泰亚基斯，我将在他想见我的时候之前和他会面。"阿斯泰亚基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把他统治下的全体臣民都武装起来；而且，他仿佛忘记了曾经遭到他严重伤害过的哈尔帕古斯，竟然鬼使神差般的任命哈尔帕古斯担任全军的统帅。于是，在两军相遇和交战的时候，只有少数不知道哈尔帕古斯的秘密[⑤]的米底人作战了；其他的一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边去；而大部分人则是假装害怕，纷纷四散逃去。

---

① 王译本这里译为"玛斯庇欧伊人"（玛斯皮伊人），显然是张冠李戴了。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66 页。——译者注

② 阿赫明尼斯家族是波斯王族，是阿赫明尼斯的后裔。大概就是阿赫明尼斯率领波斯人最早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由此得名。

③ 波斯人总共 10 个部落，有 6 个农耕部落，4 个游牧部落。——译者注

④ 约合 12. 3 平方公里。——译者注

⑤ 参阅：Ⅰ.124。——译者注

[Ⅰ.128] 阿斯泰亚基斯听说他的军队一触即溃，可耻地败逃，立即捎信威胁居鲁士说："居鲁士，即便如此，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紧接着，他逮捕了那些劝说他把居鲁士放走的、释梦的玛古术士，把他们钉死了。之后，他把留在城内的所有米底人，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他率领他们和波斯人作战，但交战结果是他的军队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成了波斯人的俘虏。

[Ⅰ.129] 哈尔帕古斯看到阿斯泰亚基斯做了俘虏，就来到他的跟前，眉飞色舞地把他奚落嘲弄了一番。在其辛辣的言辞中间，他特别提到他被款待以自己的儿子的骨肉的那次晚宴，并且要求阿斯泰亚基斯当场回答他，他是如何享受做奴隶而不是做国王的乐趣的。阿斯泰亚基斯打量着他，反问他为什么宣称居鲁士的功业是他自己的。哈尔帕古斯说："因为我的那封密信，才使得居鲁士造反的，所以我当然有资格把这项事业的荣誉归功于自己了。"于是，阿斯泰亚基斯宣称："从这件事情来看，我就是世上最愚蠢的人和最不义的人；我之所以是最愚蠢的人，是因为当我执掌权力，完全有把握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却把王冠戴在别人头上，如果波斯人的起义是我一手酿成的话；我之所以是最不义的人，是考虑到因为那次晚宴而使米底人受到了奴役。"原来，假如他必须把王权授予另一个人，而不是继续由他自己手掌握的话，那么正义也要求由一位米底人，而不是一位波斯人来取得这项荣誉。然而，米底人虽然从未做错什么，如今却沦为奴隶而并未成为主人，而且是沦为直到最近还是自己的臣民的那些人的奴隶。

[Ⅰ.130] 这样，在统治了 35 年之后，阿斯泰亚基斯就丧失了自己的王位，而米底人由于他的残暴不仁，而成了波斯人统治下的臣民。米底霸国在哈利斯河以远的亚细亚地区的统治延续了 128 年，[①] 但斯基泰人的统治时期不应当计算在内。后来，米底人后悔他们归降波斯人，并起兵反抗大流士，但是他们在交战中失败，不得不再度屈服于波斯人。[②] 可是现在，在阿斯泰亚基斯当政的时期，是居鲁士领导之下波斯人反抗米底人，并从此变成了亚细亚的主人。居鲁士让阿斯泰亚基斯在波斯的王宫里度过余生，再没有对他有什么伤害。居鲁士的出生和成长的历程，以及他如何一步步登上王位的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遭到克洛伊索斯的攻击，就推翻了克洛伊索斯的统治，这件事我已经在本书前面陈述了。在推翻克洛伊索斯的统治之后，居鲁士就成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Ⅰ.131] 据我所知，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他们不供神像，不建神庙，不设祭坛，他们认为只有愚蠢的人们才会这样做的。我猜想，这是由于他们和希腊人不同，他们从不相信神祇和凡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习惯是到最高的山峰上去，在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因为他们是把整个苍天称为

---

① 从公元前 687 年到前 559 年。斯基泰人统治时间从公元前 634 年到前 606 年。——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注指出，"这是公元前 520 年的事情。关于此事在一个铭文里有记载。"而罗译本则认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528 年"。显然，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公元前 528 年大流士尚未执掌波斯政权。——译者注

宙斯的。他们同样要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只是他们自古以来所崇奉的一些神祇。后来他们又开始崇拜阿芙洛蒂特，这是他们从阿拉伯人和亚述人那里引进的。[①] 亚述人称这个女神为米莉塔，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丽塔，而波斯人则称之为米特拉。[②]

[Ⅰ.132] 波斯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以上诸神奉献牺牲的：在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不设祭坛，不点火，不奠酒，不吹笛，不用花圈，不供大麦饼；只是那奉献牺牲的人，把他的牲畜牵到一个洁净的场所，就在那里呼唤他要向其奉献牺牲的那位神祇的名字。通常，这个人要在头巾上戴一个的花环，最常见的是用桃金娘[③]枝条扎成的花环。奉献牺牲的人不许只给他自己祈求福祉，他要为国王，要为全体波斯人祈福，他本人必然就包括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了。随后他把牺牲剁成碎块，煮熟之后，然后把它们全部放到他能够找到的最柔软的青草上面，特别是放在车轴草上面。等到这一切办理完毕之后，有一位玛古术士前来唱一首赞美诗；据波斯人说，这首赞美诗，是详述诸神的源流的。除非有一个玛古术士在场，否则任何奉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再过一会儿，奉献者就可以把牺牲的骨肉带走，任由他去处理了。

[Ⅰ.133] 在一年当中，波斯人最看重的是庆祝每个人的生日。按照他们的习惯，这一天的吃喝应当比平常的日子都要丰盛些。比较富有的波斯人要烧烤整个的一头牛、一匹马、一头骆驼或者一头驴来食用，较为贫穷的人们则用较小的牲畜来替代。他们的正餐不多，在正餐之后却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类点心每次上几盘子。这就是波斯人为什么要说，“希腊人，在用完餐的时候仍然是饿着肚子的，因为在正餐之后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端上来。但如果把更多的点心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又会没完没了地吃起来。”他们非常喜欢饮酒，酒量也很大。一个人不许当着别人的面呕吐或是小便。波斯人在这些方面的习俗就是这样。

此外，他们普遍的习俗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讨论重大的事务的。到了第二天，当他们酒醒了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到昨夜作出决议的那户人家，由这家主人把那个决议当众提出来；如果这个决议仍得到赞同，他们就采用这个决议；如果不同意，就把这个决议弃置到一边。然而，有时候，他们先是在清醒的时候讨论事情，却总是在酒酣时重新审议的。[④]

[Ⅰ.134] 如果波斯人在街上相遇的话，人们从以下标志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是否相同。如果是身份相同的人，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

---

① 波斯人总是欣然采纳异族的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②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波斯人也把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称之为米特拉（Mithra）。后来对米特拉的崇拜成为波斯宗教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

③ myrtle，桃金娘科植物；长春花属植物。——译者注

④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69 页。——译者注

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份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身份相差悬殊，则身份低微者自己就要俯卧在另一人的面前。在诸民族当中，离他们最近的民族，受到尊重的程度仅次于他们本族；离得远一些，则受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依此类推，离得越远，受尊重的程度也就越低。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是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在米底人统治时期，在诸民族之间就是一个民族依次统治另一个民族，米底人则是各个民族的主人；他们还要管理边界上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又统治他们邻邦，而这些人再统治与他们接壤的民族。[①] 这就是米底人这个民族荣誉分配的顺序，波斯人也照样采纳了；对于波斯民族而言，就像米底人一样，都采用这种循序渐进、阶梯式的管理和统治方法。[②]

［Ⅰ.135］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波斯人这样乐于采纳异族风俗的。他们身着米底人的服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服装比他们自己的服装要好些；而在战时他们披戴的又是埃及人的胸甲。他们只要听说某种奢华享乐的事，他们就立刻把它学到手。在其他的新鲜事当中，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鸡奸。他们每个男人不仅有好几个妻子，还有数目更多的姘妇。

［Ⅰ.136］在波斯人看来，儿子众多，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种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要赠赐给能够证明自己的儿子最多的那位父亲以丰厚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他们的儿子从 5 岁到 20 岁要接受精心的教育，儿子们只学习三件事——骑马、射箭和说实话。男孩子在 5 岁以前不许见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妇女们[③]一起生活。这样做的原因，是假如这孩子夭折，父亲可以免受亡子痛苦的折磨。

［Ⅰ.137］[④]照我看来，这是一条贤明的准则。下面的一条准则同样是贤明的——即任何人如果只犯了一次错误，波斯国王不得将其处死；一个波斯人的奴隶如果只犯了一次过错，任何一个主人都不得用极端的惩罚来对待其奴隶；但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要看看犯罪者的贡献和他的过错，如果发现他的过错大于他的贡献，受侵害者就可以惩罚他了。

［Ⅰ.138］波斯人认为，没有人曾经干过弒父或弒母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坚信，如果事情水落石出的话，就将发现干这种事的孩子不是假儿子就是私生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儿子不可能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Ⅰ.139］波斯人认为，凡是说了就是违法的事情，那做了也一定是违法的。

---

① 无论在米底还是波斯，像希罗多德所说的如此严密的统治体系，都是难以想像的。

② 这大概是说，从属的民族住得越远，他们便越不直接受米底人的统治，波斯人则认为离帝国越远的臣民越没有价值；二者所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哥译本注

③ 王译本（上册，第 70 页）为“母亲”。——译者注

④ 哥译本的Ⅰ.137～139 的章节划分和罗译本有所不同。——译者注

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莫过于说谎，其次就是负债了。他们对于负债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是有其他诸多理由的，其中包括一个理由就是负债者不得不说谎。如果一个波斯人得了麻风病或是白癜病①，就不许他进入城市，也不许他和其他的波斯人打交道。他们说，这些人之所以得麻风病，是因为他一定有过冒犯太阳的罪行。异邦人如果有得了这种病的，他们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甚至白鸽得了同样的病，也常常是要被驱逐出境的。他们对河流是非常尊重的：从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②，甚至不在河里洗手，以免玷污河流，他们也不许别人这样做。波斯人还有一个癖好，这件事从未引起波斯人自己的注意，但是我却观察到了。他们的名字，凡是要表现他们相貌出众，智慧卓越的，其末尾都用同一个字母——多利斯人称这个字母为桑（San），而伊奥尼亚人则称之为西格玛（Sigma）。任何人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波斯人的名字，都无一例外地是以这个字母结尾的。③

［Ⅰ.140］关于波斯人，就我自己现有的知识而言，能够完全确认的情况有如上述。波斯人还有一个关于死者的风俗，是人们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谈论的。据说，男性波斯人的尸体，只有在它被狗或是猛禽撕破之后才埋葬的。④ 毫无疑问，玛古术士是有这种风俗的，因为他们是毫无掩饰地实行这种风俗的。但我还可以确定一点，波斯人是先在尸体全身涂蜡，然后才下土安葬的。

玛古术士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族群，他们在很多方面和埃及的祭司，实际上也和其他任何人完全不同。埃及的祭司确立了一条教规，除了屠宰那些奉献牺牲的畜类之外，不得杀害任何其他动物；但相反的，玛古术士却要亲手杀死除人和狗⑤以外的任何生物。他们对于其他生物，无论是蚂蚁、蛇，无论是飞行类还是爬行类的生物都可以随意杀害，甚至以此为自豪。既然这些向来就是他们的风俗，因此我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回过头来接着叙述前面的故事。⑥

［Ⅰ.141］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之后，伊奥尼亚和埃奥利斯的希腊人，立即派遣使者前往萨尔狄斯的居鲁士那里，请求他以臣服于克洛伊索斯相同的条件接受他们为臣民。居鲁士专心地听着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为答复。他说："有一天，一位吹笛者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海里的鱼，于是他就对这些鱼吹起笛子来，以为这样它们就会跳到岸上他的跟前来。但是，当他

---

①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白癜病和一般麻风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症状轻一些。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116～117页。——译者注

② 直译为："他们从不以身体的分泌液玷污河流。"——译者注

③ 这里希罗多德又错了。波斯男子的名字是常以一个辅音结尾，但并非总是以s结尾。大量波斯男子名字是以元音结尾的，但并不写出来，在这些名字中最后一个辅音可以是任何一个字母。

④ 这种奇特的习俗无论在波斯还是在印度的帕西人（Parsees，祆教徒）中至今仍很盛行。

⑤ 在祆教经典《阿维斯陀》（*Zendavesta*）中，狗是代表善神奥尔穆兹德（Ormazd）的一种特别圣兽，帕西人至今仍然特别崇敬狗。

⑥ 参阅：Ⅰ.130。——译者注

最后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的时候，就撒下了渔网，而收网的时候打到了满满的一网鱼，把鱼拖上了岸。吹笛者看到鱼在网里拼命地跳，就说：‘我当初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上岸来跳，现在你们不要再跳了。’”居鲁士之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是因为当初他派遣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力劝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的时候，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但现在，当他已经征服了吕底亚的时候，他们却又来主动表示愿意归顺。因此，居鲁士在答复他们的时候面露怒色。伊奥尼亚人听到了这些，就各自着手加固自己的城防，并且在帕尼奥尼昂举行集会。[①] 除了米利都人之外，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居鲁士与米利都人单独缔结了一项条约，他同意保留和他们此前从克洛伊索斯那里得到的条件。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则一致议决，派遣使者到斯巴达去请求援助。

[Ⅰ.142] 现在正在帕尼奥尼昂集会的这些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已经在全世界空气最好、气候最宜人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因为在伊奥尼亚的周边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还是东方、西方，都没有伊奥尼亚那样得天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潮湿，就是炎热和干燥，使人郁闷难耐。伊奥尼亚人并非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四种不同的方言。南方的第一个城市是米利都[②]，依次为米乌斯和普列涅；这三个城市都在卡里亚地区，他们所使用的是同一种方言。伊奥尼亚人在吕底亚的城邦有：以弗所、科罗丰、列别都斯、泰奥斯、克拉左门奈、佛凯亚。[③] 这些城邦的居民所说的方言和上述的三个城邦有很大差异，而他们自己却使用同一种方言。此外，还有三个伊奥尼亚人的城邦，其中的两个是在海岛上，即萨摩斯和开俄斯；另一个是在大陆上，即爱利特莱。开俄斯人和爱利特莱人所说的是一种方言，然而萨摩斯人所讲的方言是他们所特有的。我以上列举的就是四种不同的方言。

[Ⅰ.143] 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米利都人暂无受到攻击的危险，因为居鲁士已经接受他们加入同盟。岛上的居民到那时为止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为腓尼基人还没有臣服于波斯，而波斯人本身又不是一个航海民族。米利都人[④]之所以脱离了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伊奥尼亚人是极其弱小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希腊民族都是软弱无力的，而伊奥尼亚人在希腊

---

① 参阅：Ⅰ.148。——译者注

② “米利都”（Miletus）意即“最南方的城邦”。——译者注

③ 这些城邦是按照其所处的位置，从南到北排列的。爱利特莱在开俄斯岛对岸，位于泰奥斯和克拉左门奈之间。

④ 罗译本这里译为“米利都人”；哥译本这里译为“亚细亚的这些人”（they of Asia）；王译本译为“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上册，第 73 页）；我们认为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王译本和哥译本的理解显然更近乎历史实际。这里实际上涉及多利斯人南下以后，希腊的“伊奥尼亚移民”问题。在这次移民中，希腊本土的伊奥尼亚人先是逃到阿提卡“避难”，后来又一批批移居爱琴海的岛屿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区。而这个历史事件，对于古典时代雅典与爱琴诸岛以及小亚细亚地区那些希腊人的关系，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参阅：修昔底德，Ⅰ.2、12。——译者注

人诸分支当中，又是最弱小、最不受重视的；除了雅典以外，伊奥尼亚人没有一座重要的城市。雅典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的伊奥尼亚人竟然都不喜欢被人称为伊奥尼亚人，而实际上是回避这个名称；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伊奥尼亚人在我看来还是耻于用这个名称的。但是，亚细亚的上述 12 个城邦却总是给这个名称增光添彩，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座神庙，称之为帕尼奥尼昂，他们还规定不对任何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城邦开放。但实际上，除了斯米尔那人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城邦恳求进入这座神庙。

［Ⅰ.144］同样，现在被称为“五城”的多利斯地区，而在先前被称“多利斯六城”地区的多利斯人，也不许毗邻的其他多利斯人进入他们的神庙——特里奥皮昂①，他们甚至把他们当中的那些按当地的习俗有渎神罪的人拒之于神庙大门之外。在古时候，在为了纪念特里奥皮昂·阿波罗而举行的竞技会上，他们颁发给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脚架；但是他们规定，这些三脚架不得带至神庙以外的地方，而是当场就要把它们奉献给神。但是，来自哈利卡纳苏斯地方的一个名叫阿伽西克列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后却公然藐视这个规定，他竟把三脚架带回了自己家，挂在墙壁上。为了对这一过错表示惩罚，其他的 5 个城邦林都斯、伊阿里苏斯、卡迈鲁斯、科斯和克尼多斯剥夺了第 6 个城市哈利卡纳苏斯进入神庙的权利。②

［Ⅰ.145］根据我的推断，伊奥尼亚人在亚细亚只建立过 12 个城邦，并且不肯再扩大这个数目，其原因是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 12 个部分的；这恰似那些把伊奥尼亚人逐出的阿凯亚人今天的情况。在阿凯亚人诸邦中，在西基昂之后，首先是培林尼，其次是埃杰拉，以及建在从未干涸的克拉西斯河上（意大利的克拉西斯河也因此而得名）的埃盖，再其次是布拉、赫里克（伊奥尼亚人被阿凯亚人打败后托庇于此），还有埃吉昂、莱皮斯、帕特莱斯③、法雷斯④、在巨大的佩鲁斯河畔的奥伦努斯、狄米和特里泰埃斯。除了最后两个⑤是内地城市以外，其他的都是海港城市。

［Ⅰ.146］这些就是以前伊奥尼亚的，而现在是阿凯亚的 12 个部分。⑥ 正是因为他们在原先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划分的，因而当伊奥尼亚人来到亚细亚之后，就在那里也建立了 12 个城邦。那种坚持认为这些伊奥尼亚人是更纯正的伊奥尼亚人，或者认为这些伊奥尼亚人无论如何也比其他伊奥尼亚人具有更高贵的

---

① 这座名叫特里奥皮昂的神庙建在克尼多斯境内那个同名的海角上。

② 林都斯、伊阿里苏斯和卡迈鲁斯都在罗德斯岛上，科斯位于凯拉米库斯湾出口的科斯岛上，克尼多斯和哈利卡纳苏斯在亚细亚大陆上，克尼多斯靠近特里奥皮昂，哈利卡纳苏斯位于凯拉米库斯湾的北岸。

③ 罗译本为 Patreis，哥译本为 Patrae。——译者注

④ 罗译本为 Phareis，哥译本为 Phareae。——译者注

⑤ 哥译本为“最后一个”。——译者注

⑥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145。——译者注

血统的看法，是愚蠢之极的。因为事实上，在他们当中来自于优波亚的阿班特斯人占了不小的比例，这些人甚至在名义上都不是伊奥尼亚人；此外，和他们混居在一起还有以下一些移民：有奥科麦努斯的米尼亚人、卡德摩斯人、德里奥皮斯人、来自佛基斯诸城的佛基斯人、莫洛西亚人、阿卡底亚的皮拉斯基人、爱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以及其他许多不同的部落。即使那些来自雅典的普利塔涅昂[①]的人们，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尼亚人，也不曾把妻子带到新的领土上，而是娶那些父亲被他们杀死的卡里亚人的姑娘为妻的。正因如此，这些妇女作出规定，她们自己发誓遵守，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进餐，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侵者是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她们为妻的。[②] 这些事件发生在米利都。

［Ⅰ.147］出任伊奥尼亚人诸王的，或者是吕基亚人，他们来自希波罗库斯的儿子格劳库斯的家族；或者是派罗斯的考康斯人，他们是来自麦兰苏斯的儿子科德鲁斯的后裔；要不然就是两个家族的人都出任君王。但是，既然这些伊奥尼亚人比其他任何一支伊奥尼亚人都更重视自己的名分，因此我们也不妨称他们为血统纯正的伊奥尼亚人；虽然所有的伊奥尼亚人事实上都是起源于雅典的，都是要庆祝阿帕图里亚节[③]。这是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要庆祝的一个节日，只有以弗所人和科罗丰人是例外。他们说，是由于他们犯了某种血案而被排除这个节日之外。

［Ⅰ.148］帕尼奥尼昂是米卡列的一个地方，面朝北方，这是伊奥尼亚人一致选定把它奉献给赫里克纽斯的波塞冬[④]的。米卡列本身是由大陆向西突出的一个海角，面朝萨摩斯方向，来自各城邦的伊奥尼亚人通常都在那里集会，举行所

---

① 这段记载暗示在希罗多德时代向海外派遣移民时的庄严仪式。在每一个城邦的普利塔涅昂（公共议事厅）里都保存着永不熄灭的圣火，圣火在，则城邦在，圣火灭，则城邦亡。外出殖民者在出发前，其首领们随隆重的游行队伍前往母邦的普利塔涅昂，并从圣炉里采得圣火火种，带往新殖民地的议事厅中。

② 这些史实表明，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移民的过程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移民来到一个地方，往往是屠杀当地的丁壮，强娶当地的妇女。这和古代地中海地区战争的结果大同小异——胜利者通常是杀死丁壮，瓜分或者卖掉妇女儿童。——译者注

③ 阿帕图里亚节是各胞族每年举行的隆重会议，会上要对前一年出生的孩子进行登记，使他们将来有资格拥有公民权。（在雅典和大多数伊奥尼亚的城邦，每一个胞族或者氏族，在派安涅普西昂月（Pyanepsion）即 10 月末、11 月初举行祭典，每次持续 3 天。在最后一天里，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哥译本注）

④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乃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哈德斯、赫拉、德墨特尔和赫斯提亚的兄弟，许多海怪和英雄的父亲。他的宫殿位于海底，身边的侍从有海中神女、海马以及其他海洋动物。这位海神还时常出现在奥林帕斯诸神之中。据研究，波塞冬大概是先前的地神，可以摇撼、震动大地，他常常用三叉戟砸开岩礁，呼风唤雨。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移民以及居住在希腊大陆和海岛上的伊奥尼亚人之中，对波塞冬的崇拜特别盛行。在希腊大陆上，波塞冬的神庙通常建在海角和地峡。奉献给波塞冬的牺牲，除了马，还有海豚和公牛。关于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参阅：王以欣著：《神话与历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译者注

谓帕尼奥尼亚[①]庆节。不只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就是在全体希腊人中间，节日的名称，如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同一字母结尾的。[②]

[Ⅰ.149] 上面所说的是伊奥尼亚人的 12 个城邦。埃奥利斯人的城邦有：库麦（也称为弗里科尼斯）、拉里萨、涅昂·提库斯[③]、泰姆努斯、吉拉、诺提昂、埃吉罗萨、皮塔涅、埃盖亚、密林纳和格里尼亚。这是埃奥利斯人的 11 个古老的城邦。事实上，他们在大陆上原本和伊奥尼亚人一样，也是有 12 个城邦的。然而，伊奥尼亚人却吞并了其中的一个城邦斯米尔那。埃奥利斯的土壤比伊奥尼亚的肥沃，而在气候方面伊奥尼亚更好些。

[Ⅰ.150] 埃奥利斯人是这样失去斯米尔那的。在科罗丰，有一些人参与内部纷争，处于弱势的一方被另一方驱逐出了自己的城邦。斯米尔那人收容了这些流亡者。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流亡者伺机发动变乱，他们看到斯米尔那的居民出城去庆祝狄奥尼索斯节日的时候，就关闭城门，就这样占领了这个城市。埃奥利斯人的其他城邦都来援助斯米尔那人，结果双方达成了协议，城里的那些伊奥尼亚人同意放弃所有的动产，而埃奥利斯人则同意交出斯米尔那这个地方。被逐出的斯米尔那人则被安插到埃奥利斯人的其他城邦，他们在各个城邦都取得了公民权。

[Ⅰ.151] 这些就是大陆上所有埃奥利斯人的城邦。例外的只有在伊达山中的人们，他们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至于在诸岛屿上的城邦，在列斯堡岛上有 5 个城邦。该岛上的第 6 个城邦是阿里斯巴，但是它被与他们同族的麦提姆那人所征服，其居民也就遭到了奴役。泰涅多斯岛上有一个城邦，另外还有一个城邦是在“百岛”群岛[④]上面。列斯堡和泰涅多斯的埃奥利斯人和海岛上伊奥尼亚人一样，这时候他们并不惧怕什么。而其他的埃奥利斯人则在他们集会作出决策的时候，在行动方针上总是追随伊奥尼亚人的。

[Ⅰ.152] 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的使者全速行进，当他们到达斯巴达城的时候，就推举了一位名叫皮色姆斯的佛凯亚人[⑤]作为他们的发言人。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斯巴达人聚拢来听他讲话，他披一件紫色的外袍，全身盛装站在那里对他们发表演讲。他在这篇冗长的演讲中，恳求斯巴达人来援助他们的同胞；但是斯巴达人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他们投票表决，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任何援助。因此，使者们只好返回。而拉栖代梦人虽然回绝了使者们的请求，却又派出了一艘五十桨战船，到亚细亚沿海游弋，船上有一些斯巴达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我

---

① 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间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提到，在米卡列举行的帕尼奥尼亚庆节已不那么重要了，认为他实际上已被在以弗所附近举行的庆节所取代。

② 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注掺入正文的。——王译本注

③ Neon-teichus，意为“新港”。——译者注

④ 这是在列斯堡岛和大陆之间的一群小岛。——哥译本注

⑤ 王译本（上册，第 77 页）译为“波启司人（即佛基斯人，佛基斯在希腊本土）”。——译者注

认为是想观察居鲁士和伊奥尼亚的动静。这些人在到达佛凯亚之后，就派遣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名叫拉克林涅斯的人去萨尔狄斯，以拉栖代梦人的名义告诉居鲁士说，没有他们拉栖代梦人的允许，不得滋扰任何一个希腊城邦。

[Ⅰ.153] 据说居鲁士在听到使者的这番话以后，曾询问站在他身边的那些希腊人，说："这些拉栖代梦人是哪里的人，他们的人数有多少，竟胆敢发出这样的警告？"听了他们的回答，他转而对斯巴达的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中到一起来，互相哄骗，却又相互发誓加以否认。[①] 只要我还健在，我相信斯巴达人自己的麻烦事就够他们谈论的了，他们也不会再去关注伊奥尼亚人的事情了。"居鲁士讲这番话，目的是指责全体希腊人，因为他们自己有用来做买卖的市场，但波斯人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场上做买卖，而波斯境内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②]

这次会见之后，居鲁士就离开了萨尔狄斯，把这个城市的事务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鲁斯的波斯人，又指派一位名叫帕克提亚斯的吕底亚当地人，来收集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金银财宝，带上这些金银财宝跟着他。居鲁士自己则带着克洛伊索斯赶往阿格巴坦那，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作为特别重要的直接战略目标。他的心目中是有更庞大的计划的。他希望自己亲自发动对巴比伦战争，亲自征讨巴克特里亚人、萨凯人[③]和埃及人。因此，他决定指派他的一位将军，去完成征服伊奥尼亚人的任务。

[Ⅰ.154] 居鲁士刚刚离开萨尔狄斯，帕克提亚斯就立即鼓动吕底亚人公开起来，叛离居鲁士和他的代理人塔巴鲁斯。帕克提亚斯既然取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于是他到沿海地带去，用这些财宝出资雇佣了军队，同时说服了沿海地带的人民加入他的军队。随后他向萨尔狄斯进军，围攻塔巴鲁斯，塔巴鲁斯龟缩在卫城里。

[Ⅰ.155] 居鲁士在去往阿格巴坦那的途中得到了这些消息，就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应当如何平息这场骚乱呢？看来，这些吕底亚人既不想停止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也不想停止给我制造麻烦，我觉得最好是把他们全都卖为奴隶。也许，我目前的做法就好比是'斩草而不除根'。[④] 对于你的子民而言，你是比父亲还要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捉住了你并且把你带走了，而把吕底亚人的城市委托给你的子民。他们竟然谋叛，这能不让我感到吃惊吗？"这样，居鲁士向克洛伊索斯说出了自己心里话，但是克洛伊索斯十分害怕居鲁士把萨尔狄

---

① 这里大概是讽刺那些斤斤计较的做买卖的人。——译者注

② 这是指狭义的波斯人以及波斯故土，因为这个时候波斯民族本身是比较落后的，因而在波斯（即波斯人的居住地）大概没有市场。事实上，波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不可能没有市场。参阅：Ⅲ.70、97 及附注。——译者注

③ 萨凯人居于中亚细亚东北，操东伊朗语。希罗多德认为，萨凯人是波斯人对斯基泰人的总称（Ⅶ:64）。

④ 直译为："杀死了父亲却留了其孩子的活命。"——译者注

斯城夷为平地，于是就回答说："哦，国王啊，你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恳求你，不要使你的怒气一发而不可收，不要摧毁这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无辜的古城吧。其中一件祸事是由我引起的，如今我本人已在接受惩罚。另一件祸事的罪魁是帕克提亚斯，你把萨尔狄斯委托给他来管理，那就让他个人来承受这次惩罚吧。宽恕吕底亚人吧，为了保证他们永远不再叛离你，不再威胁到你的安全，可以派人去传令，严禁他们保有任何兵器，命令他们在外衣里面穿紧身衣，脚穿厚底靴，并且要他们教自己的儿子们弹奏七弦琴、竖琴以及经营小买卖。这样，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将不再是男人而成了女人，那时你再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叛离你了。"

［Ⅰ.156］克洛伊索斯认为，即便如此，对于吕底亚人来说，也比变卖为奴隶要好，因此他对居鲁士提出上述建议。因为他知道，除非他提出特别引人注目的建议，否则是无法说服居鲁士改变主意的。而且他还担心，吕底亚人在逃脱了这次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他们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次叛离波斯人，从而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居鲁士听到这个建议后很高兴，他的怒气消了些，同意按克洛伊索斯所说的去做。于是，他下令召见一位名叫玛扎列斯的米底人，命他根据克洛伊索斯所提的那些建议，向吕底亚人颁布命令。此外，居鲁士还命他把那些参与攻打萨尔狄斯的吕底亚人都卖为奴隶，最重要是一定要活捉帕克提亚斯，带着帕克提亚斯来见他。居鲁士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就向着波斯的领土行进。①

［Ⅰ.157］帕克提亚斯听说居鲁士派来攻打他的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吓得逃到库麦去了。因此，这位米底的将军玛扎列斯，在率领着居鲁士给他的一部分军队到达后，发现帕克提亚斯和他的军队已经逃走，就直接开进萨尔狄斯城里。首先，他迫使吕底亚人服从他的主人居鲁士的命令；这样，由于他们奉命执行，从那时起吕底亚人就改变了整个的生活方式。接着，他派使者到库麦去，要求库麦方面把帕克提亚斯引渡给他。于是，库麦人决定派人到布兰齐代②去请示神的意见。布兰齐代位于米利都境内，地处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古时候修建的神谕所，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都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谕。

［Ⅰ.158］因此，库麦人派他们的使者到布兰齐代的神殿请示神意，询问道："如何来处置吕底亚人帕克提亚斯，才会博得诸神的欢心？"神谕回答他们说，他们必须把他移交给波斯人。使者带着这个答复返回，于是库麦的人民就准备把他交给波斯人；可是正当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公民，赫拉克里德斯的儿子阿里斯托狄库斯，却力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他声称，自己不相信有这个答复，并且认为一定是请示神谕的使者在汇报时弄错了。直到最后，库麦人又派出一个使团，阿里斯托狄库斯本人也在其中，他们再一次向神请示有关帕克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157。——译者注

② 布兰齐代的阿波罗神庙和帕诺尔姆斯港的残迹至今犹存。前者是一个宏大的伊奥尼亚式建筑遗迹。

提亚斯的事情。

[Ⅰ.159] 在他们到达布兰齐代的神殿的时候，由阿里斯托狄库斯代表整个使团问话，他询问道："神啊，吕底亚人帕克提亚斯，由于有可能惨死于波斯人之手，而逃到我们这里来避难，可是你瞧瞧吧，他们要求我们把他引渡过去，命令我们库麦人把他交出来。如今，尽管我们非常惧怕波斯人的强大势力，但是在我们能确切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是不敢把请求我们保护的这个人交出来的。"阿里斯托狄库斯询问过后，神谕的答复和前一次是一样的，神谕命令他们把帕克提亚斯引渡给波斯人。阿里斯托狄库斯已经料到，有可能得到这样的答复。于是他绕着神庙走了一圈，把神庙周围凡是能够找到的所有麻雀和所有其他鸟类的巢全都拆除了。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据说从神殿内部发出了声音，对阿里斯托狄库斯这样说："你这最不虔诚的人啊，你竟敢这样做？你要把那些托庇于我的神庙屋檐下的鸟都劫走吗？"阿里斯托狄库斯立即回答说："神啊，既然你是随时都在保护你的求庇者，却为何命令库麦人放弃他们的求庇者？"神祇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这样吩咐的，由于你不虔诚，你很快就会死去，再也不会到这里向我来请示关于引渡求庇者的神谕了。"

[Ⅰ.160] 接到这个答复以后，库麦人不愿意因为引渡这个人而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同时他们也害怕因继续收留他而遭到围攻，于是他们把帕克提亚斯转移到米提列涅去了。玛扎列斯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派使者去米提列涅，要求米提列涅人引渡帕克提亚斯，米提列涅人准备把他交出来，但是要求得到一笔酬金。我不能确实说出这笔酬金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笔交易并未成交。当库麦人听说米提列涅人准备交出帕克提亚斯的时候，就派一艘船到列斯堡去，又把帕克提亚斯转移到了开俄斯。帕克提亚斯就是从那里被交出来的。开俄斯人把他从城堡的保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中拖了出来，交给了波斯人。引渡的条件是开俄斯人得到了阿塔纽斯作为补偿，这是美西亚的一块地方，在列斯堡的对面。[①] 这样，帕克提亚斯就落入追捕他的那些人的手里，他们把他严密监视起来，然后把他交给居鲁士了。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开俄斯人用阿塔纽斯出产的大麦作为奉献给神的牺牲品，也不用在那里出产的谷物制造献祭用的糕饼，当地所有的神庙都不用那里的出产物来献祭。

[Ⅰ.161] 玛扎列斯从开俄斯人手中得到了帕克提亚斯以后，立刻向参与袭击塔巴鲁斯的那些人开战，他首先攻下了普列涅，把当地居民卖为奴隶；接着，他又蹂躏了整个迈安德平原和玛格涅西亚地区[②]。任凭他的士兵在这些地方肆意劫掠。随后，他突然得病去世了。

[Ⅰ.162] 玛扎列斯死后，哈尔帕古斯就被派到沿海地区来接替他的统帅之

---

① 美西亚在小亚细亚，和列斯堡岛隔海相望。——译者注

② 不是西皮鲁斯（Sipylus）山脚下的玛格涅西亚，而是在迈安德平原上的玛格涅西亚。它是古希腊为数不多的位于内陆的殖民地之一。参阅：Ⅲ.122

位。他也是米底人，这个人曾被米底的国王阿斯泰亚基斯召去参加极不圣洁的宴会，[①] 还曾帮助居鲁士登上王位。他受居鲁士之命总揽这些地区的战事。他进入伊奥尼亚以后，用构筑土丘的办法攻下数城。在和敌人交战的时候，他先使敌人自己退守城内，然后顺着城墙构筑土丘，然后攻克该城。他指挥其军队攻下的第一个城邦就是佛凯亚。[②]

[Ⅰ.163] 在希腊人当中，佛凯亚人是最早从事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最早知道亚得里亚海、第勒尼亚、伊比利亚和塔特苏斯城[③]的人。他们航海时所用的舰船不是圆形的商船，而是五十桨长船。他们抵达塔特苏斯时候，塔特苏斯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做阿甘索纽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这位国王统治塔特苏斯人达 80 年之久，享年 120 岁。他和佛凯亚人变成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一开始就请求他们离开伊奥尼亚，可以移居到他国内的任何地方。后来，他发现他并不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一点，又听说他们的近邻米底人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于是慷慨解囊，资助他们构筑城墙。因为城墙的周长达许多斯塔狄亚，而且结构严整，全城都是由一块块巨石筑成的。佛凯亚人的城墙在他的资助下修筑起来了。[④]

[Ⅰ.164] 哈尔帕古斯率领军队向佛凯亚人发起进攻，包围了他们的城市。可是，他首先向他们提出条件说："只要你们佛凯亚人毁掉城墙上的一个城垛，并且向国王献上一处住所，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佛凯亚人不愿做奴隶，他们请求给他们一整天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如何答复，并请求哈尔帕古斯在这一天里让他的军队撤离城墙。哈尔帕古斯回答说，他很清楚他们打算怎么做；虽然如此，他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哈尔帕古斯把军队撤走了，而佛凯亚人趁他们不在，立即把他们那些[⑤]五十桨战船放下了水，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以及他们的家具财物，甚至还有从神庙里搬来的神像，神庙里面除了留下的石头或青铜的制品以及绘画之外，其他所有奉献物都搬到了船上。随后，他们自己也上了船，起航前往开俄斯去了。等波斯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Ⅰ.165] 佛凯亚人到达开俄斯之后，提出购买名为奥耶努赛诸岛[⑥]，但是开俄斯人不肯卖给他们，因为他们害怕佛凯亚人在那里建立市场，从而使本国的商人被排挤出那一带海域的海上贸易。佛凯亚人在这里遭到拒绝后，到库尔努斯[⑦]

---

① 参阅：Ⅰ.118～119。——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Ⅰ.163。——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此处所说的伊比利亚就是西班牙半岛。塔特苏斯是由腓尼基人很早就建立的一个殖民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靠大西洋沿岸，在今天的（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附近。

④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164。——译者注

⑤ 罗译本和哥译本这里的舰船皆为复数，显然不止一只，而且从以下几章的内容来看也是多艘战船。王译本（上册，第 82 页）这里译为"那只"。——译者注

⑥ 位于开俄斯和大陆之间。——哥译本注

⑦ 即科西嘉岛。——哥译本注

去；这时，阿甘索纽斯王已经去世，他们遵照20年前的一个神谕[①]的指示；建立了一个名为阿拉里亚的城邦。可是，在起航前往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先是返回佛凯亚，对奉哈尔帕古斯之命留守在那里的波斯军队发动突袭，把他们全部杀死。之后，他们又狠狠地诅咒了那些本应和他们一起下海撤退，却丢盔卸甲留下来的人；他们还把一块重重的铁块投入海中，发誓说除非这铁块重新浮出海面，否则他们是决不重返佛凯亚的。尽管如此，当他们准备起程前去库尔努斯的时候，超过半数的公民是这样地感到哀愁，是这样地渴望再多看看他们的城邦，看看他们的故土家园，以至于他们竟然违背了誓言，而返回了佛凯亚。

[Ⅰ.166]其余的那些遵守誓言的佛凯亚人则从奥耶努赛岛扬帆出海了。[②] 他们来到库尔努斯定居下来，和此前移居到阿拉里亚的人们在一起生活，并且在那里修建了神庙。在5年的时间里，他们四处出击，不断劫掠和蹂躏他们周边的邻人，最后迦太基人[③]和第勒尼亚人[④]不得不结成同盟，来对付他们，双方各派出一支由6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去攻打他们的城市。在佛凯亚人这方面，他们也把所有的60艘舰船装备起来，在撒丁尼亚海与敌人会战。在双方交战以后，佛凯亚人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卡德摩斯式的胜利。[⑤] 佛凯亚人在战斗中损失了40艘舰船，而剩下的20艘在战斗结束后，船头的部分已经扭曲变形，再也无法使用了。因此，佛凯亚人返航回到阿拉里亚，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们的船能够装得下的所有财物和动产都运上船，离开库尔努斯而前往瑞吉昂去了。

[Ⅰ.167]迦太基人和第勒尼亚人俘获了被击毁的40艘舰船上的大多数船员，他们在战斗结束后让这些俘虏上岸，用石头把他们砸死了。后来，阿吉拉地区的绵羊、牛，甚至是人，凡是路过佛凯亚人被砸死的那个地方的，他们的身体就都会扭曲变形，不是全身瘫痪，就是半身不遂。因此，阿吉拉的居民派人到德尔斐就此请示神谕，询问怎样才能赎他们的罪孽。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是要求他们按照阿吉拉人今天还遵守的风俗习惯行事，要为佛凯亚人的死者举行隆重的葬礼，举办盛大的竞技会和赛马会。这就是降临到佛凯亚的被俘者身上的命运。

---

① 在希腊殖民过程中，对他们影响至深的是希腊的神谕，特别是德尔斐的神谕。希罗多德的叙述表明，人们总是参照神谕来确定殖民的地点。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165。——译者注

③ 迦太基（Carthage），腓尼基语作Kar-Hadasht（意为“新城”），拉丁语作Carthago。位于今天北非突尼斯境内。——译者注

④ 此时埃特鲁斯堪人的海军实力正处于鼎盛时期。波普洛尼亚（Populonia）和凯拉（Caera）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海军据点。在佛凯亚人殖民于阿拉里亚之前，科西嘉岛可能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一支拥有强大海军的新移民来到这里，驱逐了第勒尼亚人。在此之前第勒尼亚人和迦太基人共同享有西地中海的商业利益。

⑤ 根据希腊传说，奥狄浦斯的儿子波里尼凯斯（Polinyces）和爱特奥克利斯（Eteocles），与卡德摩斯的后裔争夺底比斯，结果双双阵亡。因此，“卡德摩斯式的胜利”常常用以指双方两败俱伤的胜利。——译者注

逃到瑞吉昂去的那些佛凯亚人，他们不久之后又离开那里，在奥耶诺特利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拉[①]的城邦。他们之所以殖民于这个城邦[②]，是因为根据一位名叫波西多尼亚的人推测，皮西亚的神谕答复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在库尔努斯岛上建立一个城邦，而是要他们修建一座神庙来供奉英雄库尔努斯。

[Ⅰ.168] 以上就是关于伊奥尼亚的佛凯亚人的事情。泰奥斯人的遭遇和佛凯亚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哈尔帕古斯垒筑的土丘和他们的城墙高度相当的时候，他们也都全部登上舰船，取海路前往色雷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阿布德拉城。克拉左门奈人提麦修斯以前曾试图在这里开拓殖民地，但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就，就被色雷斯人赶走了。时至今日，居住在阿布德拉的泰奥斯人，依然把他当做英雄来崇拜。

[Ⅰ.169] 在所有伊奥尼亚人中间，只有这两个城邦，不甘遭受奴役而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米利都人除外），和那些逃离故土的人们同样英勇地抵抗了哈尔帕古斯，为保卫各自的城邦立下了许多战功，但是他们相继都遭到了失败；他们的城市被攻陷，居民被降服，留在他们各自原来居住的地方，任凭他们的新主人的摆布。正如我已经提及的，米利都曾和居鲁士本人签订过协议，因而这里平安无事。这样，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就再一次遭到了奴役；而当海岛上的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大陆上的伊奥尼亚同胞已经被征服的时候，他们害怕同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就都向居鲁士投降了。[③]

[Ⅰ.170] 伊奥尼亚人虽然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和往昔一样在帕尼奥尼昂举行集会。普列涅人比亚斯出席了会议。我听说，他曾向伊奥尼亚人提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设想，如果他们实施了这个设想，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成为希腊人中最幸福、最兴旺发达的了。比亚斯劝告他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取海路前往撒丁尼亚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这样，你们就可以免遭奴役，并可以实现非常的繁荣富裕，因为你们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屿[④]，你们的统治区域甚至超出了这个岛屿；而如果他们仍留在伊奥尼亚，我认为没有任何重新获得自由的希望”。这就是比亚斯在伊奥尼亚人遭受磨难时向他们提出的意见。在他们遭受不幸之前，一位有腓尼基血统的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他们提出另一个计划。他劝告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指出泰奥斯是该政府的最佳

---

① 人们一般称这个城镇为维里亚（Velia）或埃里亚（Elea），不久在此兴起了哲学史上著名的埃里亚学派。

② 如今这个地方叫做派斯通（Paestum），此地因其美丽的遗址而闻名。

③ 这种说法似乎太笼统。直到大流士统治时期，萨摩斯还是保持独立的。

④ 希罗多德似乎完全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岛屿比撒丁岛大。他通过希斯提埃乌斯（Ⅴ.106，Ⅵ.2）之口多次表明自己的看法，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他没有意识到不列颠岛（即 Cassiterides，迦太基人大概来过这里与当地人做生意。参阅：Ⅲ.115）的面积。对此我们不必惊讶，因为只有迦太基人才到过不列颠的南部沿海。但是希氏在意大利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却没有注意西西里岛就比撒丁岛大，这似乎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了。

地点。他说："因为它地处伊奥尼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享有自己的法律，就如同独立的城邦一样。"这也是一个有益的建议。

[Ⅰ.171] 哈尔帕古斯在征服了伊奥尼亚人之后，就开始着手攻打卡里亚人、考努斯人、吕基亚人。他强迫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加入他的军队。在上述诸民族中，卡里亚人是从岛屿移居到大陆的一个民族。在古时候，他们是米诺斯王的臣民，他们当时被称为勒勒吉人，居住在岛屿上面。在我所能够探明的最遥远的时代，他们是从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进贡的。他们只是在米诺斯王需要的时候，在他的舰船上效力。因此，既然米诺斯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在战争中屡屡获胜，卡里亚人在他的统治时代，是远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要著名的民族。他们还发明了三样东西，而希腊人就是从他们这里学会了使用这三样东西的；他们最先把羽毛装饰到头盔上，他们在盾牌上加图案装饰，他们还发明了掌握盾牌的把柄。在这之前，盾牌是没有把柄的，持盾牌的人只得用一条皮带，把它斜挂在颈部和左肩上。在米诺斯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卡里亚人被伊奥尼亚人和多利斯人逐出了海岛，这样他们就定居在大陆上了。以上是克里特人给出的关于卡里亚人的说法，但是卡里亚人自己的说法却有很大不同。他们坚持说，他们就是大陆上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土著居民，① 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和他们现在不同的名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在米拉萨人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卡里亚人的宙斯神庙，美西亚人和吕底亚人都有权利进入这座神庙去参拜，因为他们是卡里亚人的同胞民族；他们说，吕都斯和米苏斯是卡尔的同胞兄弟。② 因此，这些民族有权这样做；但是甚至那些使用卡里亚的语言，却是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也是不许进入这座神庙的。

[Ⅰ.172] 依我看来，考努斯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但是他们自己却说是来自于克里特的。至于他们的语言，究竟是考努斯人的语言和卡里亚人的语言相似，还是卡里亚人的语言和考努斯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我不能明确地加以断定。但是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和卡里亚人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有很大差别。他们认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朋友或者同龄人，聚众饮酒，那便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了。另外，他们以前曾经长期崇拜某些异邦的神祇，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却决定不再崇拜异邦的神，而只崇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了。于是考努斯全体青壮年带上兵器，开赴和卡林达人交界的地方，他们用枪矛向空中刺，宣称这样就把异邦的神祇给驱逐出境了。

[Ⅰ.173] 吕基亚人自古以来是来自于克里特，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克

---

① 卡里亚人也许就是和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同族，是属于亚细亚大陆的土著人，后来散居于诸岛之上。当希腊人开始在岛屿上进行殖民运动后，岛上的卡里亚人大概遭到驱逐，他们又返回卡里亚族在亚细亚大陆的居住地。因此，卡里亚人和希腊人的说法其实是视角不同，但是都有真实成分。——译者注

② 吕都斯、米苏斯和卡尔分别是吕底亚人、美西亚人和卡里亚人三个民族的名祖。——译者注

里特岛上，先前的时代居住在那里的全都是异族人。[①] 在那里，欧罗巴的两个儿子萨尔佩冬和米诺斯为了王位而展开了争斗，米诺斯一方占了上风，于是他就把萨尔佩冬及其追随者驱逐出境了。被驱逐的这些人渡海前往亚细亚，[②] 在米利阿伊的境域内登陆。米利阿伊是吕基亚人今天所住的地方的古名。今天的米利阿伊人在那时被称为索利米人。在萨尔佩冬统治他们的期间，他的那些追随者依然保留着他们从克里特带过来的名字而被称为特米莱人，时至今日吕基亚人还是被他们的邻人这样称呼的。可是，自从潘狄昂之子吕库斯被自己的兄弟埃勾斯从雅典逐出，在这些特米莱人境内找到地方和萨尔佩冬一起避难之后，因为吕库斯的缘故，他们渐渐地被称为吕基亚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部分地是克里特人的，部分地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风俗，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不相同。他们取名是从母方，而不是从父方的。如果有人问一位吕基亚人他是谁，他就会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是某某母亲的儿子，这样按母系推上去。而且，一位自由妇女即使和一个奴隶结婚，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可以拥有充分的公民权；但如果一个自由男子娶了一个异族妇女，或者是与一个侍妾同居的话，即使他是国家的头号人物，他们的孩子也会失去公民身份的。

[Ⅰ.174] 在这些民族当中，卡里亚人直到臣服于哈尔帕古斯之前，还没有做出任何显赫的业绩；而居住在卡里亚的希腊人也没有什么勇敢行为。他们中间的那些克尼多斯人，是来自于拉栖代梦的移民，占据着临海的一块叫做特里奥皮昂的地方。这个地方和贝巴西亚的科尔松尼斯接壤；而且除了很小一部分和大陆相接以外，整个克尼多斯都是被海包围着的：其北面是凯拉摩斯湾，南面是面向叙米岛和罗德斯岛方面的海域。正当哈尔帕古斯征服伊奥尼亚的期间，克尼多斯人为了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一个海岛，他们试图在这两海之间宽度大约 5 斯塔狄亚[③]的狭窄地段掘通一条壕沟。这样，他们的全部领土就都被划到海角以内了，因为克尼多斯的领土到这条壕沟为止，现在和大陆之间的界限就正好是他们所开掘的这条壕沟。这项工程动启动后，许多人参与了挖掘工作。可是人们注意到，因参与这项工作而受伤者的数目不大正常，而且受伤的方式也有些离奇，那就是碎石崩伤的人，尤其是崩伤眼睛的人特别多。于是，克尼多斯人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们这样做。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从皮西亚女祭司那里得到的神谕是这样回答的：

---

① 即说非希腊语的民族。——译者注

② 这则故事把希腊人和吕基亚联系上了，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历史上的希腊人和吕基亚人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吕基亚的铭文尽管借用希腊字母，但至今尚未释读成功；或许他们和埃特鲁斯堪人有关。（其实，早期克里特岛的居民并非希腊语居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究竟吕基亚人借用希腊字母还是希腊人借用吕基亚人的字母，这的确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译者注）

③ 约合 900 米。——译者注

既不要给地峡筑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他早已使它变成岛屿。

于是克尼多斯人就中止了掘沟，而当哈尔帕古斯率领大军兵临其境的时候，他们未作抵抗，就向他投降了。

［Ⅰ.175］在哈利卡纳苏斯的上方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住着佩达萨人。每当不幸即将降临这个民族或是他们的邻人身上的时候，雅典娜神庙的女祭司就会长出浓密的胡须来。这种奇事已经发生过三次了。在所有卡里亚的居民中，惟独他们对哈尔帕古斯还抵抗过一阵。他们在一座名叫利达的山上构筑堡垒严防死守，给哈尔帕古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被迫投降了。①

［Ⅰ.176］哈尔帕古斯在取得这些战功之后，统率他的军队开赴克桑苏斯平原，克桑苏斯的吕基亚人前来应战。虽然双方的兵力众寡悬殊，但吕基亚人还是投入了战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最后，他们终于支持不住，不得不退回城里；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所有财物和奴隶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把卫城点燃，烧得精光。在这之后，他们相互立誓，然后冲出城外杀向敌人，一个个手握刀剑，壮烈战死。如今那些自称为克桑苏斯人的那些吕基亚人，除了 80 个家族以外，都是外国移民。这些人那时碰巧不在国内，因而得以幸存下来。这样，哈尔帕古斯就攻下了克桑苏斯，考努斯也以类似的方式落入他的手中；因为考努斯人大体上是效仿吕基亚人的。

［Ⅰ.177］就在哈尔帕古斯以这样的方式使下亚细亚②就范的同时，居鲁士本人在上亚细亚地区，把这里的各个民族都一一征服了。这些征战的大部分内容，我将予以省略，只是叙述那些使居鲁士遇到最大困难的和最值得称述的征战。居鲁士在把（亚细亚）大陆上其他各民族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之后，就向亚述人③开战了。

［Ⅰ.178］亚述有为数众多的大城市，其中在当时最知名、最强固的当属巴比伦。在尼尼微失陷④以后，首都就迁至巴比伦。巴比伦城一带的情况是这样的：该城坐落在一个宽阔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的，每一边的长度为 120 斯塔狄亚⑤，因而其周长就有 480 斯塔狄亚⑥。以该城市这样的面积，其规模之宏大是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企及的。城市四周首先是环绕着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壕，城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Ⅰ.176。——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这里显然是根据波斯人的观点，把亚细亚分为下亚细亚和上亚细亚两个部分。哥译本这句话在 I. 178。——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把巴比伦尼亚包括在亚述境内。

④ 尼尼微（Ninus，Nineveh）于公元前 606 年失陷。——哥译本注

⑤ 边长约合 22 千米，周长为 88 千米。希罗多德很可能没有来过巴比伦，大概是根据别人的介绍描述的，因而与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实际面积大约为 3 千米×2 千米）差别很大。——译者注

⑥ 这个数字肯定包括了外面的护城河和防御工事。

壕里注满了水；在护城河的里面则是一道厚 50 王家腕尺、高 200 王家腕尺的城墙。[①] 王家腕尺比普通的腕尺要宽三指。

[Ⅰ.179] 在这里我必须说说从护城壕里挖掘出来的泥土的用途，还要谈谈城墙是如何修筑起来的。他们一边挖掘护城壕，一边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制成砖坯。在砖坯的数量做得够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砖坯放到窑里去烧制。然后他们着手建筑城墙，先是用砖砌筑护城河的岸边，然后用砖修筑城墙本身，整个城墙都是用烧熔了的沥青做粘合剂的，并且在每隔 30 层砖的地方添加一层编织好的席子。在城墙的顶端，沿着城墙的两边，他们修筑了可以互相对视的单间房屋，房屋中间则可以跑得开一辆驷马战车。四周的城墙总共有 100 座城门，[②] 整个城门都是以青铜制成，门楣和门柱也不例外。工程中所使用的沥青是从伊斯河运抵巴比伦的，这是一条注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溪，在河流交汇处有一座同样叫做伊斯的城市，距离巴比伦有 8 天的路程。在伊斯河里，人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沥青块。

[Ⅰ.180] 一条河流从巴比伦城市中央穿过，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这条河就是既宽又深，水流湍急的幼发拉底河。该河发源于亚美尼亚，注入红海。城墙从两面都一直延展到河边，再从那里拐直角，沿着河流的两岸都是用砖修筑城墙。[③] 城里的房屋大多是三层或四层的建筑；所有的街道都是笔直的，不光是那些与河流平行的街道如此，与河流垂直的街道也是如此。在每一条与河流垂直的街道的尽头，即在河边城墙上都各有一道低矮的城门，这些城门皆面向河水的；它们如同外城墙的大门一样，都是以青铜制成的。

[Ⅰ.181] 外城墙是城市的主要防御工事。不过，在它的里面还有第二道城墙，这道城墙比外城墙的要薄一些，但其强固程度与外城墙相差无几。在城市的两个部分的中心，各有一座堡垒。其中一个是王宫，由宏伟坚固的城墙环绕着；另外一个则是拜鲁斯·宙斯[④]的圣域，这个院落长宽各为 2 斯塔狄亚，有坚固的青铜门；这个院落至今还是保留着的。在这片圣域的中央，坐落着一座长宽各为 1 斯塔狄亚的坚固石塔，塔上又有第 2 层塔，第 2 层塔上又有第 3 层塔，这样一直到第 8 层塔。如果人们想要登上塔顶，就须从塔的外侧循着绕过各层塔的扶梯攀登上去。在一个人走到中途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可以歇息的地方，设有座位，那些准备登顶的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坐下来休息一下。在最高的一层塔上，有一座巨大的神庙，神庙里面有一张特别大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床，床边还有一张黄金的桌子。在这个地方有一尊神像，而且除了当地的一个妇女之外，也未曾有其

---

① 城墙高 335 英尺，宽 85 英尺。这一数字有可能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向导夸大其词造成的。

② 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只找到 9 座城门，并且都是用西亚特有的琉璃砖装饰的。——译者注

③ 参阅：本书地图一。

④ 巴比伦人对拜尔神（Bel）的崇拜是众所周知的。拜尔神被公认为是巴比伦万神殿的主神，因此希腊人把他等同于宙斯是确当的。

他人在那里过夜。可是，担任这位神祇祭司的迦勒底[①]人断言，这个妇女是这位神祇从当地的全体妇女中为自己挑选的。

［Ⅰ.182］他们还宣称（我是不相信此事的），神祇常常亲自下凡来到这座神庙，在这张床上就寝。这和埃及人所讲的那个故事大同小异：在他们的底比斯城，在底比斯的宙斯的神庙中，的确也总是有一个妇女在那里过夜的。据说，无论是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这个妇女都是严禁与男子交媾的。这种情况又类似于吕基亚的帕塔拉地方的风俗，那里的女祭司每每在发布神谕期间，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在帕塔拉并不是常年都发布神谕的[②]；她在发布神谕期间，天天夜里都是把自己关闭在神庙里的。

［Ⅰ.183］在这片圣域的下方，还有一座神庙。在这座神庙里，安放着一尊黄金的宙斯神像。神像的前面摆放着一张黄金的大桌子，那里的宝座和宝座的基础也都是黄金的。迦勒底人告诉我，说全部黄金的总重量为 800 塔连特。神庙的外面有两个祭坛，其中一个是纯金的，在这个祭坛上只能祭献幼小的畜兽；另一个祭坛是普通的祭坛，但规模更大，在这里祭献成年的畜兽。另外，在每年该神的庆节期间，迦勒底人都要在这个大祭坛上祭献重达 1 000 塔连特[③]的乳香。在居鲁士的时代，在这座神庙里还树立着一尊人像，高达 12 腕尺，完全以纯金制成。我本人没有亲眼见过这尊人像，不过迦勒底人是怎么说的，我就是怎么记述的。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曾企图把这尊人像移走，但是他还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可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杀死了那些阻止他移走人像的祭司，把它取走了。除了我前面提及的那些装饰品以外，在这个圣域里还有大量的私人的祭献物。

［Ⅰ.184］许多君临巴比伦城的统治者，都曾经资助过修筑城墙和修缮该城的神庙，关于他们的事迹我将在我的亚述历史中述及。在他们当中有两位是女性。其中，较早当政的那位女王名叫塞米拉米斯[④]，她比晚后当政的那位女王要早 5 代。她在巴比伦附近的平原上主持修建了非常壮观的堤防以控制河水，因为在此之前，这条河流还时常泛滥，溢出的洪水淹没整个周边地区。

［Ⅰ.185］晚后当政的那位女王，名叫尼托克丽斯[⑤]，她比此前的那位女王更富有智慧。在她身后，不只是留下了她在位时代的纪念物，这就是我将要描述的这些工程；除此以外，她看到，攻下了包括尼尼微在内的许多城市的波斯人势力强大，而且还马不停蹄地南征北讨，她预见到本国也将遭到攻击，于是就不遗余

---

① 迦勒底（Chaldea），亚述语作 Kaldu，巴比伦语作 Kasdu，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迦勒底人是西亚历史上著名的“新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译者注

② 阿波罗神在冬季的 6 个月里住在这里发布神谕，在夏季的 6 个月里住在提洛岛发布神谕。

③ 王译本（上册，第 91 页）为“100 塔连特”。——译者注

④ 塞米拉米斯乃是兰曼尼拉里三世（Rammannirari Ⅲ，公元前 812～前 783 年在位）之妻，看来是她把涅伯（Nebo）的崇拜引入尼尼微的。希罗多德并未介绍任何有关塞米拉米斯的放荡不羁的传说。

⑤ 无论是在巴比伦的铭文还是 Berosus 的铭文中，都未曾发现有名叫尼托克丽斯的国王。

力地加强自己的国防。首先，幼发拉底河此前是从巴比伦城中间笔直地穿行而过的，她便在该河的上游挖掘河道，从而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经同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在亚述，名叫阿德里卡。时至今日，从我们的海[①]前往巴比伦去的人，他们在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途经同样的一个村落；她还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修筑了极高、极厚的堤防，在巴比伦上方很远紧挨着河流的地方，挖掘了一个人工湖，处处都要挖掘到有水渗出的深度，湖面也相当宽阔，周长达到420斯塔狄亚[②]。从人工湖挖掘出来的土方则用来修筑两岸的河堤。挖掘土方的工程告竣之时，石料也运来了，再用这些石头把这个人工湖的四周堤岸砌起来。河道的改道，人工湖的开掘，这两件事完成之后，由于多处河道开掘，水流比以前和缓了，于是，前往巴比伦的航路就变得蜿蜒曲折；而且，在航程行将结束的时候，还必须绕行人工湖一周，兜一个大圈子。所有这些工程的地点都是在巴比伦城有对外的通道的那一面，即有最直接通向米底的道路的那一面。女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混居到一起，这样也使得米底人无法得知其国内的事情。

[Ⅰ.186] 在尼托克丽斯用挖掘出来的土方加固巴比伦城防的同时，她还在从事另外一项工程，与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工程相比它不过是附属工程而已。如前所述，巴比伦城原来是被河流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在先前的诸王当政的时候，如果有人要从城市的这半边前去那半边，他是必须乘船的。在我看来，这肯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尼托克丽斯开掘人工湖的时候，她就想到利用这个工程立即消除这种交通不便的情况，并使她得以在统治巴比伦的期间留下另一个纪念物。她下令切割大块的石料，在把所需要的石块准备停当的时候，人工湖也开掘完毕了，她就把整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入已经挖好的人工湖。这样，人工湖的水一时涨满了，而原先的河道却干涸了。于是她当机立断，首先把城内两岸河堤、码头用砖砌起来，再把河门[③]前面延展河边的地方也都砌上了砖，这和修筑城墙时砌砖的样式完全相同。在这之后，她用那些已经备好的石料，在尽可能接近城市正中的地方，修筑了一座石桥，石桥所用的石料则是用铁和铅接合到一起的。白天的时候，在桥墩和桥墩之间，安放着方形的木块，使居民可以从上面过河；但是到了夜里，木块被撤去，以免人们在夜幕之中过来过去，相互劫掠。当河水注满了人工湖，石桥也已竣工的时候，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又回归它的旧道；这样，迅速变成了湖泊的那块凹地就实现了原定的目的，居民们由于受助于那块凹地，而受益于那座桥梁。

[Ⅰ.187] 就是这同一位女王还谋划出这样的一个非同寻常的诡计。她在巴比伦城的一座主要城门的上方建造了她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所在地点大大高过路

---

① 希罗多德所说的“我们的海”，一般指地中海和多岛海（爱琴海）。

② 约合77.7千米。——译者注

③ 面对河道的那些城门。——译者注

人的头顶，上面镌刻着如下铭文："今后巴比伦之王，我的任何一位继任者，如果他需要金钱，就让他打开我的陵墓，随心所欲地取走金钱吧。然而，除非他真的需要金钱，否则打开陵墓对他无益。"在大流士来到这个王国之前，从来没有人动过那座陵墓。在大流士看来，如果这座城市的一座大门不能通行，一笔金钱闲置在那里，况且上面的铭文邀他去取，而他又无动于衷，那岂不是一件咄咄怪事。现在他无法使用这个门，原因就在于如果他长驱直入穿过这座城门，死尸就必定悬在他的头顶上了。因此，他打开了那座陵墓。但是，他发现里面并没有金钱，只有一具尸体，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假如你不是那种对金钱贪得无厌，而且取得金钱时又是不择手段的人，你是不会打开死者的棺材的。"①

［Ⅰ.188］居鲁士出征的目标就是这位尼托克丽斯的儿子，亚述人之王，他的名字和他的父亲拉比涅图斯②相同。这位居鲁士大王在每次要兴师作战的时候，总是在国内精心准备所带的必需品，带上自己的牲畜。水也取自流经苏撒的考阿斯皮斯河，以供大王饮用，因为波斯诸王是只饮用这条河③的河水的。无论国王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一队骡子拉的四轮车跟随左右，车上装载着银坛，里面装着已经煮沸过的考阿斯皮斯河水以备用，这些车辆随国王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

［Ⅰ.189］居鲁士在出征巴比伦途中，抵达金德斯河④岸边。这条河发源于玛提恩尼山，穿过达尔达尼亚人的境域，汇入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在与金德斯河汇合之后，流经奥皮斯城，注入红海。居鲁士抵达之时，如要过河则只有乘船而过；这时，在随他出征的神圣的白马中，有一匹神气十足、异常勇猛的马跃入河里，试图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困住并且卷走，淹死在深水里了。居鲁士对于这条河流的粗暴肆虐感到震怒，他威胁说，他要击垮这条河流的威力，在将来即使是妇女也能够在水不没膝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蹚过河。于是他推迟了进攻巴比伦的时间，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用绳索分别从金德斯河的两岸各标出 180 道沟渠的记号，沟渠的方向从河流两侧向外伸展。这样，居鲁士的军队就开始挖掘沟渠，有些在河这边，有些在河那边。众将士齐心协力，使居鲁士对河流所发的豪言壮语变成了现实。但是，居鲁士不得不由此而耗费了整整一个夏季的时光。

［Ⅰ.190］这样，居鲁士通过挖掘 360 道泄水沟渠，对金德斯河发泄了怒火。翌年春季伊始，他就向巴比伦发起进攻了。巴比伦人开赴城外，严阵以待。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双方交战。在这次交锋中，巴比伦人被波斯国王击败，他们随后

---

① 哥译本这里还有一句："据记载，这位女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认为这个拉比涅图斯（即纳波尼达斯，Nabonidus，公元前 556 年在位），乃是Ⅰ.74 中提及的那个国王的儿子。

③ 现在的科尔加河（Kerkha）。——哥译本注

④ 现在的迪亚拉河（Diala）。——哥译本注

退守城里。他们关闭城门，就没有把居鲁士的围攻当回事了。原来，他们已经储存了可食用多年的粮食，以准备应付居鲁士的攻击；因为他们看到，居鲁士相继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并且相信他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终将有轮到来征服他们巴比伦人的时候。

［Ⅰ.191］随着时间的推移，居鲁士的攻城行动依然一筹莫展。现在，他确实感到无计可施了。这时，不知是有人向他献计，还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计划，他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他安排一支军队驻扎在河流入城的那个地方，安排另一支军队驻扎在城市背面河流出城的地方，并且命令这些军队，一旦看到幼发拉底河的河道水位下降到可以徒步涉水，就立刻顺着河道攻入城内。这之后，他便亲率他的军队中的非作战人员撤离了这里，前往尼托克丽斯为幼发拉底河挖掘的那个人工湖，他在那里完全效仿巴比伦女王尼托克丽斯先前的做法：用一道壕沟把幼发拉底河疏导到当时已变成一片沼泽地的人工湖里去，结果河水水位竟下落到可以徒步而过的深度。于是，那些留驻在巴比伦城河边待命的军队，就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进入了这座城市，那时河水水位已落到大约没膝的深度。如果巴比伦人预先得知居鲁士的意图所在，或者说如果他们注意到自己危险临头的话，他们本来可以不把波斯人放进城来，使敌人在河道中遭受重创。因为他们可以关闭所有临河的城门，然后登上河道两岸的城墙，居高临下，擒获入侵者如同瓮中捉鳖。然而事实上，波斯人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这样夺取了城市。由于巴比伦城区的面积广大，城区外部已被攻陷许久，城区中部的居民（如巴比伦城的居民所说）对此却全然不知；因为那时他们正在举办庆节，还在尽情跳舞，纵酒狂欢，直到他们确切得知巴比伦城已被攻克。以上就是巴比伦第一次被攻克的情况。①

［Ⅰ.192］我可以列举许多事实来证明巴比伦人的富强，下面的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波斯人所统治的全部领土，除了缴纳固定数额的贡金以外，还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它们必须在一年的不同时节为大王和他的军队提供粮食。在一年的12个月当中，仅巴比伦一个地方就供应4个月，亚细亚的其他地方供应8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财力方面，亚述相当于整个亚细亚的1/3。在所有波斯行省的政府，即波斯人所谓的“萨特拉皮亚”② 当中，这个地方的行政机构的规模要比其他地方的大得多。当阿塔巴佐斯之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奉大王之命统治这个地方时，他每天的收入达到一阿尔塔巴的白银。阿尔塔巴是一种波斯的容量单位，它比一阿提卡麦斗还要多3个阿提卡科尼克斯③。在他私人蓄养的马群里，除了战马之外，还有800匹种马和1．6万匹牝马，即每一匹种马配20匹牝马。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Ⅰ.192。——译者注

② Satrapia，波斯行省政府。——译者注

③ 按照阿提卡的度量衡制，一麦斗（medimnus）约相当于52．3公升，相当于48科尼克斯。——译者注

此外，他还豢养了如此多的印度犬[①]，以致平原上的四个大村庄，其村民由于为这些印度犬提供食物，而被豁免了其他一切贡赋。

[Ⅰ.193] 可是，亚述地区降雨稀少。这些雨水仅够谷物生根发芽，之后谷物成长和抽穗所需要的水分则要靠汲取河水来灌溉了。这里的情况和埃及不同，河水并不是自己泛滥到谷田里的，而是人们用手，或是借用机械[②]把水浇灌到田里去的。整个巴比伦地区，和埃及一样，都是沟渠纵横交错的。其中最大的一条渠道，就是向着冬季日出的那个方向流去的那条，是可以行船的，它从幼发拉底河起始到另外一条河，即被称为底格里斯的河，从前尼尼微这个城市就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当中，这片土地所种植的谷物要远比其他地方丰产。事实上，这个地方虽然不以种植无花果、橄榄、葡萄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树木见长，但是种植谷物却可以达到如此高的产量，一般情况可达到种子的200倍，最好的收成，可达种子的300倍。这里小麦和大麦的叶片常常有4指宽。至于小米和芝麻，虽然我对它们了如指掌，但我不必说出它们长得有多高了；因为我知道，对于那些从未亲自到过这里的人们来说，我所记载的关于巴比伦尼亚的谷物丰产的情况，肯定是难以置信的。芝麻油是他们所使用的唯一的一种油。在整个平原地带，生长着大量的枣椰子树，其中大多数都结果实，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果实来制作面包，制作酒和蜜。他们栽培这种树如同栽培无花果树一样，其中包括这一点，即当地人把希腊人所说的枣椰子雄性果实系到结果的枣椰子树的树枝上，这样瘿蝇[③]就会钻到枣椰子果实里面去，使枣椰子成熟，以免枣椰子的果实脱落下来。雄性枣椰子树，同野生的无花果树一样，通常是没有瘿蝇寄生在它们的果实里面的。

[Ⅰ.194] 现在我就来说说除了巴比伦城市本身之外，我在那个地方所看到的最令人诧异的奇迹了。顺河而下前往巴比伦的船只都是圆形的，并且都是用皮革做的。船只的框架用柳木做成，它们是从亚述上方的亚美尼亚人的地方采伐而来，在柳木船体的外面再蒙上一层皮革，这样船只的建造就算完成。这种船既没有船头也没有船尾，船身圆圆的，就像盾牌一样。然后他们再把船内塞满麦秸，把他们的货物放置到船上，这样船只就可以顺流而下了。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酒，酒是装在用枣椰子木制成的酒桶里。这种船由两人站立在里面驾驭，两个人各持着一只桨，一个人牵引，一个人推进。船只大小不等，有的大，有的小；最大船只可以装载重达5 000塔连特[④]的货物。每艘船上都有一头毛驴，大船上的毛驴

---

① 这里的印度犬所指的当然是猎犬。

② 这种提水机械大概就是“沙杜夫”(shadoof)，类似古代中国的“桔槔”。旅行者在今天的尼罗河畔还看到过相似的提水装置。在一根树立的木桩上装有另一根可以旋转的横杆，横杆的一端拴着水桶。——译者注

③ 一种小昆虫，例如瘿蚊或瘿蜂，他们把卵产在植物的茎内或树皮内，幼虫在里面生长并产生虫瘿。——译者注

④ 按巴比伦制，约合150吨。——译者注

还不止一头。他们在驾船抵达巴比伦以后，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出售；然后他们把船只拆开，卖掉船里的麦秸和船身的骨架，再让驴驮载着皮革，踏上返回亚美尼亚的归途。河水湍急，船只无法逆流而上。正因如此，他们才用皮革而不用木料来造船。他们在赶着自己的驴返回亚美尼亚以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建造下一次的航行用的新船。

[Ⅰ.195] 巴比伦人所穿的服装，里面是一件长度达到脚面的亚麻布内衣，在这件内衣外面穿着另一件羊毛的内衣，在这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的短外衣。他们所穿的鞋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样式，类似于波奥提亚人的鞋。他们都留着长发，头上裹着头巾，全身都涂香料。每个人都带着一枚印章和一只手杖，杖头雕刻成一个苹果、一朵玫瑰、一朵百合、一只鹰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习俗是绝不使用没有装饰的手杖的。

[Ⅰ.196] 现在我要说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依我所见，在这些风俗习惯当中，下面这种习俗是最聪明的（听说恩涅提人[①]当中的伊利里亚部落也有同样的习俗）。每个村落每年都要举行这样一次活动：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都被召集到一个地方，同时男子则在她们的外面围成一个圆圈。然后由一位主持人把这些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喊出来，再把她们依次拍卖。他是从姿容最美丽的那个姑娘开始售起的。他把这个姑娘出售，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现款之后，再依次出售那第二美丽的姑娘。所有这些姑娘都是被买去做合法妻子的。巴比伦人当中的那些想娶妻的富家子弟，竞相抬高价钱以求得到最美丽的姑娘，而那些想娶妻的普通人，他们不大在意美丽与否，迎娶那些相貌平平但带着嫁妆的姑娘。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主持人在把所有美丽的姑娘出售完毕后，他就把那最不美貌的姑娘——也说不准是一位跛足的姑娘——叫出来，把她向男子们推荐，询问他们之中有谁肯出最少的奁金而娶她；这位姑娘最终就嫁给那位出最少奁金的男人，出售美丽的姑娘所得款项用来置办丑姑娘的嫁妆。这样，美丽的姑娘就支付了丑姑娘奁金。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她自己选定的男子，任何人如果他不是诚心诚意地保证把他买到的姑娘做自己的妻子，他是不能把她带走的。可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结为夫妻，就要把付出的钱退还。只要愿意，人们甚至可以从其他村落到这里来购买姑娘。这是他们的风俗中最贤明的一点，但是如今这个风俗已经废止了。最近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以使他们的姑娘免遭虐待，也不至于造成他们骨肉分离而被带到其他城市）[②]，就是让他们的女儿充当妓女。现在，普通民众当中所有的穷人家的女儿，都从事妓女的行当。究其原因，就在

---

① 恩涅提人（Eneti）或者亨涅提人（Heneti），即后来的威尼斯人（Venetians）。希罗多德的这则史料大概是从意大利获得的。

② 古希腊文本在这里用括号，大概是认为里面的话和上下文的意思不大衔接。——译者注

于巴比伦被征服，他们受到主人的虐待，家庭也趋于败落。①

［Ⅰ.197］依我看来，下面这个风俗，是仅次于我刚刚所称颂的那个风俗的另一个贤明之俗了。他们没有专门的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广场上去；路人来到他跟前，如果他们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的病，或是知道别人得过同样病的，就来向他提出建议，向他推荐曾经治愈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治愈别人的病的办法。任何人都不得默默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询问他所得的是什么病。

［Ⅰ.198］他们把死者浸在蜂蜜里，他们的葬仪类似于埃及人的葬仪。一个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行房事之后，夫妻二人便分坐于香炉两旁，焚香对坐。他们在破晓的时候去沐浴。他们在沐浴之前，是绝不触摸任何容器的。阿拉伯人也遵守着同样的习俗。

［Ⅰ.199］② 巴比伦人有一个最可耻的习俗，就是出生在那里的每一位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芙洛蒂特的神庙里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陌生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甚高，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杂在一起，就乘坐带围帘的马车前去神庙，她们身后还跟着大群仆从，簇拥在车旁。但是大多数妇女头戴花环，坐在神庙的圣域内。这里总是有大批来来往往的妇女。在这些妇女中间的条条通道，都是用绳索加以标识的，而那些陌生男人就沿着这些通路行走，做出他们的选择。一位妇女一旦选定座位，那么在一个陌生男人把一枚银币丢向她的膝部并带她到圣域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回家的。当他丢钱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以米莉塔女神的名义来召唤你。"（亚述人称阿芙洛蒂特为米莉塔）银币无论大小都没关系。妇女对此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就是违背律法的，因为一旦这样丢下钱币就是神圣的了。这位妇女随第一个向她丢钱的男子一同出去，并且不得拒绝他。当她和这位男子交媾以后，就这样献身于女神，她就可以回家去了。从这时起，不管你再出多少钱，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颀长美貌的女子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那些丑女则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够履行律法的规定。有些女子甚至在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塞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有酷似巴比伦人的风俗。③

［Ⅰ.200］巴比伦人的风俗大致说来就是这样。他们中间有三个部落的人以鱼类为食，不吃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捕捞起来的鱼在阳光下晒干；然后，他们又把干鱼放到石臼里捣碎，再用麻布筛子筛过。有的人喜欢用这种东西烹制成鱼肉糕，有的人则喜欢把它们烧成鱼肉面包之类的食物。

---

① 哥译本这里的译文为："由于巴比伦被征服，使他们遭受痛苦和贫穷，平民普遍难以维持生计，就让他们的女儿去充当妓女。"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译者注

② 有三个 15 世纪的抄本删去了这一章。——王译本注

③ 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神圣卖淫"风俗，引起了近代西方学者的关注。恩格斯也曾有过精辟的评述。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51 页。

[Ⅰ.201] 居鲁士在成功降服了巴比伦人之后，他又想把马撒盖泰人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据说，这时的马撒盖泰人是一个强大而好战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东方，朝向日出的方向，在阿拉克塞斯河以外，和伊塞冬斯人相对的地方。① 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属于斯基泰族的。

[Ⅰ.202] 关于阿拉克塞斯河，有人说它比伊斯特河②大，有人说它比伊斯特河小。在这条河中间有许多岛屿，据说其中有许多个和列斯堡岛大小相当。这些岛上的居民在夏季靠食用各种植物的根类生活，它们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他们在适宜的季节从树上摘下各种成熟的果子，储存起来以备冬季食用。除了他们采集过冬果子的那些树木之外，他们那里还有一种结出非常奇特的果实的树木。当他们在一起集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些果实抛到他们所围坐的火堆中，他们在闻到果实燃烧时烟雾③的香味，便立即处于陶醉状态，和希腊人醉酒时的情况一样。等他们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堆中，他们醉意更浓，常常一跃而起，开始舞蹈和歌唱。我所听到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阿拉克塞斯河，和那条被居鲁士排泄到 360 条壕沟里面去的金德斯河一样，也是发源于玛提恩尼人境内的。阿拉克塞斯河有 40 个河口，这些河口当中，除了一个河口，其余的都流入沼泽和湿地。据说居住在这些沼泽和湿地地带的人们是一个以生鱼为食的种族，他们的衣服是用海豹皮制成的。这条河的另一个河口则是顺着畅通无阻的河道流入里海的。④

[Ⅰ.203] 里海是一个独立的海，与其他的海不相通。⑤ 无论是希腊人经常出入的海域，那些被称为亚特兰提斯的、赫拉克利斯柱⑥之外的海，还是红海，所有这些海域都属于同一个海。但里海却是一个独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船要划行 15 天，它的最宽处则要划行 8 天。⑦ 沿着它的西岸坐落着众山之中最高大、最广

---

① 居鲁士率兵所推进的区域的具体位置，依然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他到达了注入咸海的奥克苏斯河（Oxus，中国史书中的乌浒河，即阿姆河，Amu Darya）与雅克撒特斯河（Jaxartes，中国史书中药杀河，即锡尔河）之间的一些地方。本章的阿拉克塞斯河，从希氏的描述的情况来看，显然是现在的阿拉斯河（Aras，注入里海）。但是，希氏在Ⅰ.205 所提到的阿拉克塞斯河，肯定是注入咸海的两条河流之一。参阅：哥译本注以及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152 页。——译者注

② 即多瑙河。——译者注

③ 这种醉人的东西显然是一种印度大麻类麻醉品。

④ 希罗多德有关这条河流的地理知识似乎是错误的。看来，他是把他所得到的两三条不同河流的资料混杂在一起了。

⑤ 希罗多德的关于里海的地理知识大大领先于他的同代人。亚历山大远征时人们所得到的资料，似乎使关于里海地理知识退步了。托勒密重新让人们正确认识到里海是一个内陆海。

⑥ 相传赫拉克利斯捉住了格里昂（Geryoun）的羊群，格里昂是个三头巨人，住在极西处。赫拉克利斯在此竖了两座石柱（直布罗陀和休达），即“赫拉克利斯柱”。因两柱位于海峡两岸，所以通常用赫拉克利斯柱指称直布罗陀海峡。——译者注

⑦ 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现在其南北长度约 1 200 千米，东西平均宽度约 320 千米。根据希罗多德对里海的估计来推算其实际面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所说的船只一天可以航行多远。——译者注

阔的高加索山脉。在山区居住着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部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完全靠食用森林中的野果过活的。据说在这些森林中生长着一种树，居民把它的树叶捣烂充水之后，把它当做颜料，他们用这种颜料把各种动物图案绘制到服装上。这样染上去的图案的颜色经久不褪；它好像是一开始就织入毛料里面去似的，颜色的耐久性和衣服是一样的。这些民族据说就像牲畜那样，是公开地进行性交的。

[Ⅰ.204] 我已经说过，在里海的西侧分布着高加索山脉，在它的东面，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这片平原一望无际，其大部分被居鲁士现在很想征讨的那些马撒盖泰人占据着。许多强力动因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激励着他这样做；特别是他的出身，他觉得这件事似乎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战争中好运不断，在那些战争中，他总是发现，无论他兴师出征哪个地方，那里的人民就一定沦为他的臣民。

[Ⅰ.205] 这时，马撒盖泰人的统治者是位名叫托米莉斯的女王，她是在前国王、即其丈夫去世后登上王位的。居鲁士派遣使者到她那里去，使者奉命代他向女王求婚，假装说想娶她为妻。可是，托米莉斯心里清楚，居鲁士想要的是她的王国，而非她本人，因而不许使者前来晋见。居鲁士看到他的计谋未能得逞，就驱兵进抵阿拉克塞斯河，公开地表示他决意要攻打马撒盖泰人。他着手在河上架桥，以使他的军队可以跨过此河；同时他还在渡河用的船只上修造了塔楼。

[Ⅰ.206] 当波斯国王忙于这些事务的时候，托米莉斯派遣一名使者来到他这里，说："波斯人的国王啊，中止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吧，因为你无法知道你做完这件事是否真的会对你有利。你和平地治理你自己的王国，你该知足了，让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领土吧。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听从这个忠告，因为你是最不愿意和平安静地待着的。你既然来了，如果你非常想与马撒盖泰人兵戎相见的话，那就不必再劳民伤财去架桥了。请允许我们从阿拉克塞斯河沿岸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你的军队渡河进入我们的国境；或者，如果你更愿意在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交战的话，那也请你们撤退同样的距离吧。"居鲁士听到托米莉斯的这个建议后，就把波斯人的首领们召集起来，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要求他们建言献计，告诉他应当如何应对。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让托米莉斯渡河过来，在波斯人的领土上和她作战。

[Ⅰ.207] 但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起来陈述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国王啊，我以前曾经向你承诺，既然宙斯把我交到你的手上，那我就要竭尽全力以使王家远离任何危险。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和灾祸，我所得到的教训告诉我，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如果你认为自己并非凡人，你的军队也是天兵下凡的话，那么你无疑可以对我的忠告置之不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凡人，你无非是一个凡人的统治者，那么你首先要牢记在心头的是，人间万象都是在车轮上循环转动的，这种运转是决不允许同一

个人一辈子都交好运的。至于目前这件需要处理的事情，我的意见是和你的其他幕僚的看法截然不同的。因为一旦你同意你的敌人进入你的国土，你想想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啊！一旦兵败，你就会失去整个帝国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马撒盖泰人获得胜利，他们是不会撤兵回国的，而是要向你的帝国的各个行省进军。如果是你赢得了胜利，那么，你的战果就远远小于你渡河作战获胜的战果，因为渡河之后，你可以乘胜追击。同样，如果他们在你自己的领土上把你击败了，他们也会因为你的损失而取得赫赫战果的。如果你能在河对岸把托米莉斯的军队击溃，那你立刻就可以推进到她的帝国的心脏地带了。而且，对于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而言，从一个妇人面前退却，把自己的领土拱手相让，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要渡过阿拉克塞斯河，他们退到哪里，我们就推进到哪里；然后设法用计来制服他们。我听说，马撒盖泰人未曾见过波斯人奢华的生活用品，也从未品尝过人间最好的美味佳肴。因此，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盛宴，多宰杀些羊也在所不惜，在酒杯里斟满上等的美酒，各式各样的盘子里摆上佳肴。然后，把我们当中最没有战斗力的部分军队留下，我们退回河对岸。不出我的所料，他们看到摆放在那里的美好东西，就一定会忘掉一切而狼吞虎咽，开怀畅饮的。那时我们就将建功立业了。”

[Ⅰ.208] 居鲁士面对摆在眼前两个相反的计划，他改变了此前的想法，愿意采纳克洛伊索斯所提出的建议。他这样答复托米莉斯，说要她向后撤退，他将渡河作战。于是，托米莉斯按她先前的约定向后撤退了。而居鲁士则把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他已经被指定为居鲁士的王位继承人）托付给克洛伊索斯，严令冈比西斯尊敬克洛伊索斯；即使他渡河攻打马撒盖泰人没有取得成功，也要厚待克洛伊索斯。居鲁士下令把他们二人送回波斯后，就率军渡河向对岸挺进了。

[Ⅰ.209] 居鲁士在渡河之后的第一天夜里，他睡在马撒盖泰人的领土上，做了一个梦。睡梦中他好像看见海斯塔斯皮斯的长子，肩膀长出了翅膀，他用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用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阿尔萨美斯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属于阿赫明尼斯族，他的长子大流士那时也不过 20 岁左右；由于他还不到冲锋陷阵的年龄，就留在波斯了。居鲁士从睡梦中醒来后，他把梦中的情形回想了一下，觉得这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件无足轻重的事。因此，他派人去把海斯塔斯皮斯召来，把他叫到一边，问他说：“海斯塔斯皮斯，有人发现你的儿子正在密谋反对我，想僭取我的王位。我要告诉你，我是如何确切知道这件事情的。诸神都在关照着我的安全，因此，如果有任何危险，他们都会预先告知我的。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你的长子的肩膀上长出了翅膀，他用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用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从这一点我可以断定，他毫无疑问正在密谋反对我了。我要你立即返回波斯，并且要在我征服马撒盖泰人胜利归来的时候，一定要设法把你的儿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我要就这件事讯问他。”

[Ⅰ.210] 居鲁士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大流士正在密谋反对他。但是他并

没有领悟到这个梦的真正寓意。神祇的意思是预先警告居鲁士，他本人将要在那个时候死在那个地方，而王国最后将由大流士来继承。

海斯塔斯皮斯是这样答复居鲁士的，他说："国王，上苍是绝不容许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密谋反对你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那就让他快快地死掉吧！因为是你看到波斯人受人奴役，而使他们获得了自由；是你看到波斯人是别人的臣民，而使他们变成了天下各民族的主人。假如有一个梦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正在密谋反对你，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一切听凭你的发落。"海斯塔斯皮斯做出这样回答之后，再一次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匆匆赶回波斯，把他的儿子大流士监视起来。

[Ⅰ.211] 与此同时，居鲁士从阿拉克塞斯河的河岸已经向前推进了一日的路程，他是按照克洛伊索斯的意见做的。他把自己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那一部分留在营地上，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返回阿拉克塞斯河。不久之后，马撒盖泰人的一支军队，数量相当于他们全军的三分之一，在托米莉斯女王的儿子斯巴伽皮塞斯[①]的统率下，前来进攻居鲁士留守营盘的那些军队，并在后者抵抗的时候将他们悉数杀死。随后，当他们看到准备好的盛宴时，就坐下来开始大吃大喝。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倒头就睡。这时，居鲁士率领波斯人来到这里，杀死许多马撒盖泰人，更多的人被俘虏，其中包括斯巴伽皮塞斯。

[Ⅰ.212] 当托米莉斯听到她的儿子和及其军队的遭遇时，她便委派了一名使者到居鲁士那里去，对这位征服者说："嗜杀成性的居鲁士啊，不要为你那卑鄙的胜利而沾沾自喜了：葡萄汁酿的酒——这种东西，你们喝下它就会失去理智；这种东西下了肚，还会使你们的狂言恶语破口而出——你们正是用这种毒物陷害了我的孩子，从而制服了他，而不是在公平而公开的交战中击败了他。现在你听从我的忠告，相信这对你是有益的。把我的儿子送还给我，平平安安地离开这块国土。你既然已经击溃了马撒盖泰人的三分之一的军队，也就见好就收吧。如果你不肯听从我的忠告，那我作为马撒盖泰人的主人，我对太阳起誓，不管你是多么嗜血如狂，我也会叫你喝个够的。"

[Ⅰ.213] 居鲁士对于这番话置若罔闻；至于托米莉斯女王的儿子斯巴伽皮塞斯，在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处境悲惨，于是请求居鲁士给他松绑。然后，他的请求得到恩准，但是当枷锁被解除，斯巴伽皮塞斯的双手刚刚得到自由，他就自杀了。

[Ⅰ.214] 托米莉斯发现居鲁士根本就不理会她的劝告，就把本国的全部军队集结起来，以抗击居鲁士。根据我的估计，这次战役，在异族人之间迄今所进行的所有战争中，可以说是打得最惨烈的一次了。我了解有关战争的情况是这样

---

① Spargaspises，类似于一位斯基泰国王的名字斯巴伽佩塞斯（Spargapithes）。据考证，它们都有雅利安语词源。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154页。——译者注

的。战斗一开始，他们双方的军队对峙着，弓弩手相互对射；接着，在他们的箭全都射完以后，双方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搏杀。他们就这样持续厮杀了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一方都不肯退却。最后是马撒盖泰人取得了胜利。波斯军队的大多数将士都战死在那里，居鲁士本人也在执政 29 年后，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人们奉女王之命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在找到之后，托米莉斯割下他的首级，把他的首级浸泡在她那只盛满人血的皮囊里；她一边蹂躏居鲁士的尸体，一边说："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在战斗中击败了你，可是我也被你打垮了，因为你设下奸计掳走了我的儿子；然而我仍想实现我威吓过你的诺言，把你的头用人血浸泡起来，让你喝个够。"关于居鲁士的死，的确是有多种说法，① 我只叙述其中这一种，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最可信的。

［I.215］马撒盖泰人的服装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斯基泰人颇为相似。他们既善于骑战，也善于步战，两种作战方式都运用得很娴熟；他们还使用弓弩和长枪，但是他们最喜欢使用战斧。他们的武器装备不是黄金的，就是青铜的；他们的枪头、箭头和战斧全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头饰、腰带、胸甲上面的东西则都是用黄金制造的。同样，他们给自己坐骑的胸部戴上青铜的胸甲；马勒、马衔和颈甲则是用黄金制成的。他们不使用铁和银，因为他们境内根本没有这些金属，但是他们有丰富的青铜和黄金。②

［I.216］他们有这样一些风俗习惯：他们的每个男人只娶一个妻子，但是所有的妻子是共有的。这原本是马撒盖泰人的风俗，而不是像希腊人误传的那样，是斯基泰的风俗；马撒盖泰的男人想和一位女子性交时，就在这位女子乘坐的车前挂上一个箭袋，然后他就可以和她性交，不会受到任何干涉的。这个民族的人们的寿命并非正常死亡的年龄；但是，如果一个人年纪很大了，那么他的全体族人就会集合到一起，把他杀死献祭。献祭的同时也有家畜和他一同被宰杀。献祭之后，他们用人畜骨肉大张饮宴，在他们看来，这样结束生命的乃是最幸福的；如果一个人是病死的，他们是不会吃掉他，而是把他埋到土里；如果一个人没有活到被杀死献祭的时候，他们会为他的这种不幸而叹惜。他们不种任何谷物，以家畜和鱼类为生，阿拉克塞斯河里的鱼类是很丰富的。牛奶是他们的主要饮用品。他们崇拜唯一的神祇就是太阳神，马是献给太阳的牺牲。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只有万物中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

---

① 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居鲁士的死亡有四种说法：(1) 据希罗多德所说，他在与马撒盖泰人交战中阵亡；(2) 据巴比伦僧侣贝洛苏斯在关于巴比伦历史的著作中说，他是和里海以东的达黑（Dahae）人交战中阵亡的；(3) 据希腊作家克特西亚斯所著《波斯志》(Ctesias，*Persia*，共 23 卷，其中 1～3 卷为亚述史，4～6 卷为米底史，其余为波斯史，止于公元前 398 年。原著失传，仅留片断）说，他是在与德比克人交战时身负重伤，死于营中的；(4) 据色诺芬所著《居鲁士的教育》说，他并非战死，而是在正常情况下终其天年的。近代研究者大都以为希罗多德所记居鲁士战死的情形不可信。——译者注

② 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区都蕴藏着丰富的金矿。马撒盖泰人依然生活在青铜时代。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154 页。——译者注

第二卷　优特尔佩*

[Ⅱ.1] 居鲁士死后，法那斯皮斯的女儿卡桑丹涅和居鲁士所生的儿子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卡桑丹涅是在居鲁士健在的时候去世的，居鲁士曾为她的死表示深切哀悼，并且下令帝国境内所有的臣民都为她服丧。居鲁士和这位女子所生的儿子冈比西斯认为，伊奥尼亚的和埃奥利斯的希腊人，都是他父亲的臣仆；冈比西斯统率着这些希腊人，以及他统治下其他民族，前去远征埃及了。①

[Ⅱ.2] 在普萨麦提库斯成为埃及国王②以前，埃及人一直相信他们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③ 可是，自从普萨麦提库斯登上王位，而力图弄清楚哪个民族最古老的那个时候起，埃及人虽然认为他们自己比其他民族要古老，但是他们承认只有弗里基亚人比他们更古老。普萨麦提库斯想探寻哪里的人是最古老的，可是他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他想出了如下办法。他把普通人的两个婴儿在刚刚出生时就交给一个牧人，命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严令任何人都不得在这两个孩子面前讲一句话，并且把他们安置在偏僻幽静的茅屋中，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把山羊带到他们的茅舍去，让他们把奶吃饱，在其他方面也都对他们加以照看。普萨麦提库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咿哑声的时期过去以后，他们第一次清晰说出的是什么话。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牧人遵照国王的指令工作了两年，在两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当他打开他们的房门进去时，两个孩子都张开双臂向着他跑来，嘴里发出“别科斯”的音节。牧人第一次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他注意到，在他每次来照顾他们的时候，总是听到他们在说这个词；他便把这事禀报给国王，并且按照国王的命令，把两个孩子带到了他的面前。于是普萨麦提库斯亲耳听到了他们说的这个词，并且着手调查哪个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别科斯”。结果，他得知“别科斯”是弗里基亚人对面包的称呼。考虑到这个情况，埃及人放弃了先前的说法，承认弗里基亚人是比他们更古老的民族了。

[Ⅱ.3] 我是从孟菲斯的赫淮斯托斯④的祭司们那里，得知以上这些情况的。

---

* Euterpe，Εὐτέρπη，缪斯九女神之一，抒情诗的保护神。她的形象是个手持双管长笛的妙龄女子。——译者注

① 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日期不能完全确定，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525 年。——译者注

② 约在公元前 664 年。

③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确信埃及是最古老的国家。其中说到埃及人向希腊人征税，与埃及人相比，希腊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毫无疑问，埃及人声称其历史悠久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

④ 希腊人所说的赫淮斯托斯相当于埃及的普塔神（Ptah）。——哥译本注

另外还流传着一些荒诞的故事，其中希腊人说，普萨麦提库斯是叫预先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这两个婴儿的，可是祭司们关于哺育婴儿的说法已如上所述。我在孟菲斯和这些祭司交谈过程中，还得知许多其他的知识。我甚至为此还前往底比斯和赫里奥波里斯[①]去，专门要去核实一下那个地方的祭司们的说法是否与孟菲斯的祭司们的说法相符。赫里奥波里斯地方的人们素以熟谙全埃及的历史而著称。他们告诉我的关于他们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打算重复了。我只想说说关于他们的诸神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任何地方的人对此都是很少有所了解的。如果我在后面的叙述中还涉及这些问题，那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那么做的。

[Ⅱ.4] 关于人的事情，他们下面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埃及人是人类当中首先发明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并且把一整年分为 12 个部分。他们认为，他们是根据星辰运行而得到这种知识的。我认为，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得多，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历法和季节相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 12 个月，每个月 30 天，每年之外再加上 5 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合了。[②] 他们还认定，是埃及人最初使用了 12 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被希腊人采用了。他们是最先给诸神设坛、造像、建庙者，也是首先把各种动物的图案镌刻到石头上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向我证明他们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统治者名叫米恩[③]；在他那个时代，除了底比斯诺姆[④]之外，全埃及都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伊利斯湖[⑤]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在水平面以下的。从海岸到莫伊利斯湖，需要 7 天的航程。[⑥]

[Ⅱ.5] 依我看来，他们所说到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人只要亲自来埃及看看，即使他从来未曾听人提起过埃及，只要他具有一般的观察力，也必定会察觉到，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人经过努力而获得的国度，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莫伊利斯湖以上三日航程的国土，虽然埃及人对这部分国土并未提及，但这一部分和前一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谈到埃及这个地方的一般特点。首先，如果你从海上向埃及陆地靠近，离陆地还有一日航程的时候，如果你放下测深索，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

---

① 孟菲斯、赫里奥波里斯和底比斯是古代埃及人三个主要崇拜中心。孟菲斯的普塔神崇拜；赫里奥波里斯的阿图姆神（Atum）或图姆神（Tumu）；底比斯的阿蒙·拉神（Amen-Ra）崇拜。——译者注

② 所有的历法在调和太阳历和太阴历计算体系上都有困难。阴历的一年有 354 天 8 小时 48 分 36 秒；而阳历的一年有 365 天 5 小时 48 分 48 秒。按照希腊人的历法，每年当中 30 天或 29 天的月份相间，在 8 年当中插入 3 个闰月。

③ 大多数希腊作家称米恩为美尼斯（Menes）。

④ 在上埃及的南部。——哥译本注

⑤ 在尼罗河以西，现在的法雍地方。——哥译本注

⑥ 这两章涉及的航程大概指溯尼罗河而上的船只的航程，但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11 页。——译者注

海水深度为 11 寻[①]，这就表明从陆地上通过河流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么远的地方。

[Ⅱ.6] 其次，埃及本土的海岸线的长度为 60 斯科伊尼[②]；这是根据我们为埃及所定义的疆界，即从普林辛涅湾到塞尔波尼斯湖（它是沿卡西乌斯山脚延展的）。领土狭小的民族以寻为单位来测量土地；领土较大的民族则用斯塔狄亚来测量土地；幅员广阔的民族是用帕拉桑来测量土地；幅员极其广阔的民族，则是用斯科伊尼来测量土地了。1 帕拉桑[③]等于 30 斯塔狄亚，而埃及人的长度单位斯科伊尼相当于 60 斯塔狄亚。这样看来，埃及的海岸线的长度就长达 3 600 斯塔狄亚[④]了。

[Ⅱ.7] 从海岸向内陆行进直到赫里奥波里斯，埃及的这片国土相当广阔，是一片平坦、多水的沼泽地带。从海岸到赫里奥波里斯的距离相当于从雅典的 12 神的祭坛到皮萨[⑤]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距离。如果有人要计算一下，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两段路程长短相当，二者相差不超过 15 斯塔狄亚；因为从雅典到皮萨，是 1 485 斯塔狄亚，而从海边到赫里奥波里斯却刚好 1 500 斯塔狄亚。[⑥]

[Ⅱ.8] 从赫里奥波里斯再向上走，[⑦] 埃及的国土就变得狭窄了。它的一面是阿拉伯山脉，它由北向南延伸，遮住了河流的一面；河流的另一面则是利比亚山脉。阿拉伯山脉绵延不断，一直延伸到所谓红海的地方；孟菲斯那里修建金字塔所用的石料，就是来自于这个山脉中的采石场。山脉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而终止于我所提及的那些地方。据我所知，从东到西最宽的地方，要走上两个月，它们的最东部的边界地区是出产乳香的地方。[⑧] 这是阿拉伯山脉的主要特色。另一面是利比亚山脉，金字塔就坐落在这一边。这条山脉上满是岩石和沙砾，它的方向和阿拉伯山脉一样，也是由北向南走向的。在赫里奥波里斯的上方，埃及的领土再也没有那么宽阔的土地了，溯河而上的那片狭窄的地段不过 4 日的航程；阿拉伯山脉和利比亚山脉之间的土地是平坦的，在两山之间最狭窄的地方，在我看来，其宽度还不足 200 斯塔狄亚[⑨]从这里往上去，埃及的国土又变得宽阔起来了。当地的自然地势就是如此。[⑩]

[Ⅱ.9] 从赫里奥波里斯到底比斯，溯河道而上需 9 天的航程，距离是 4 860

---

① 寻（fathom），测量水深的单位，1 寻＝1.829 米。——译者注。

② 直译为“绳索”。——哥译本注

③ 帕拉桑（parasang），约合 5.7 千米（30 斯塔狄亚合 5 550 米）。——译者注

④ 666 千米，约合 414 英里，但其实际长度仅为 275 英里。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Ⅱ.7。——译者注

⑤ 城镇，在爱利斯。——译者注

⑥ 和其他地方相比，希罗多德这里的测量数字还算准确，不过从赫里奥波里斯到海的实际距离大约是 110 英里（1 500 斯塔狄亚约合 172 英里）。

⑦ 希罗多德按照尼罗河的流向，上方是指尼罗河上游方向，下方是指下游方向。——译者注

⑧ 参阅：Ⅰ.183。——译者注

⑨ 合 37 千米。——译者注。

⑩ 罗译本漏译了这一句。——译者注

斯塔狄亚或 81 斯科伊尼[①]。下面我把埃及国土的数字归结一下[②]，海岸线的长度我已经说过，为 3 600 斯塔狄亚；从海岸到内地的底比斯的距离，是 6 120 斯塔狄亚[③]。从底比斯到那个被称为埃列凡提涅的地方的距离为 1 800 斯塔狄亚[④]

[Ⅱ.10] 在我看来，以上所描述的这个国度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的居民自己获得的，祭司们也正是这样告诉我的。如上所述，在孟菲斯以上，两条山脉之间的全部土地，看上去显然曾经是一个海湾，这就如同伊利昂和特乌斯兰尼亚一带的土地，以及以弗所和迈安德平原的土地一样，只不过相比而言有大有小而已。所有这些土地都是因河水冲积而成，但它们的规模都比不上尼罗河的 5 个河口当中的任何一个。[⑤] 我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河流，它们不像尼罗河那样大，却也造成了很大的后果。在这些河流中主要的是阿奇劳斯河，这条河流经阿卡纳尼亚而后入海，它已经使埃齐那德斯群岛的一半和大陆联成一体了。

[Ⅱ.11] 在阿拉伯，距离埃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从所谓红海[⑥]伸延出来的狭长的海湾，现在我就说说它的大小。在长度方面，用一条桨船从它最里头向外划行，需要 40 天才能抵达宽阔海域；就宽度而言，跨越海湾最宽的地方需要半天时间。在这片海域，每天都有潮汐起落。依我看来，现在的埃及从前就是一个这样的海湾：一个由北方向南伸的海湾，在北面冲刷着埃及，伸展到埃塞俄比亚；另一个海湾则是从南方伸入，向叙利亚延展。这两个海湾都深入内地，其尽头相距很近，它们之间只隔着一块狭小的土地。如果尼罗河选择从现在的河道流入阿拉伯湾的话，那么，难道有什么能阻止这条河在至多两万年间用冲积土把这个海湾填塞起来吗？我认为，一万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在我出生之前的时代，一个比这个海湾大得多的海湾，又如何不能被这样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逐渐淤积填塞起来呢？

[Ⅱ.12] 因此，我的这些关于埃及的记载，是来自于我信任的那些人的报道；而且，我本人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观察到，尼罗河入海的地方距离邻近地区很远，我还看到，在山上有贝壳，[⑦] 地面上到处都有渗出的盐，甚至对金字塔都有损害；我还注意到，埃及全境唯一的沙山，就是孟菲斯上方的那座山；此外，我还发现，埃及既不像与之接壤的阿拉伯半岛的土地，又不像利比亚，也不像叙利亚，因为它就在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地带。我们知道，利比亚的土

---

① 约合 900 千米。——译者注

② 除了其他一些地理上误差外，希罗多德过高估计了这些地方之间的距离。

③ 约合 1 132 千米。——译者注

④ 合 222 千米。——译者注。

⑤ 这里说的是尼罗河的天然支流。当人们说它有 7 条支流时包括了 2 条人工河：即 Bolbitine 和 Bucolic 或 Phatmetic，希罗多德称它们为人工河。

⑥ 希腊人通常不会把阿拉伯湾称为红海；他们的红海包括从波斯湾到印度的整个印度洋。他们也称波斯湾为红海。希罗多德有时称阿拉伯湾为红海，甚至包括西奈山和埃及之间的西部小海湾。

⑦ 希罗多德在本章中关于当地地质状况的评述大体是正确的，表明他是一位优秀的观察者。

壤较红而多沙，而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土地则是岩石和粘土混杂，可是埃及是一片黑色疏松的土地，因为它是由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冲带下来的淤积土沉积而成的。

[Ⅱ.13] 我从祭司们那里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来说，这是关于这个国家起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他们说，当莫伊利斯担任国王的时候，尼罗河河水只要再上涨 8 腕尺，就会把孟菲斯以下埃及全部土地都淹没了。① 但当我从祭司们那里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莫伊利斯死了还不足 900 年。② 但是现在，除非河水至少上涨到十五六腕尺，否则是不会造成全国泛滥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土地按着这样的比例不断升高，面积不断扩大，那么居住在莫伊利斯湖下方的埃及人，以及居住在所谓三角洲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朝一日会因尼罗河河水泛滥的中止，而永久性地像希腊人那样，受到他们常说的那种苦难。祭司们听说希腊人的全部土地都是由天上的雨水灌溉，而不是像他们的土地那样，是靠河水的泛滥而得到灌溉的，他们就说，“总有一天希腊人将对自己的巨大的期望感到失望，那时他们就要陷于悲惨的饥饿之中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上苍不愿意再赐雨给希腊人，从而使他们遭受长期的干旱；既然他们除了仰赖宙斯赐予雨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水源，那么他们希腊人就会被饥馑所消灭。”

[Ⅱ.14] 这样，埃及人说起希腊人的时候，他们所说都是真实的。现在让我再说说埃及人自己的情况。如前所述，如果孟菲斯下方的土地（这是一块不断隆起的土地）依然按照过去一样的速度在升高，那么，当那个地方不下雨而河水又不能泛滥到他们的田里的时候，那里的居民怎么能够逃脱饥馑的困扰呢？现在必须承认的是，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都不费那么多辛劳而取得田地的果实。因为，如果他们要想获得收成，既不需要用犁犁地，也不需要用锄锄地，不需要做其他耕耘者必做的工作。农夫们坐等河水自行泛滥，漫到田地里灌溉，再等河水自行退回河床，然后他们把种子撒在土地上，让猪上去把种子踩踏进土里，此后便只是坐等收割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③ 然后把粮食储存起来。

[Ⅱ.15] 假如我们采纳伊奥尼亚人的关于埃及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埃及人从前是没有任何领土的。因为伊奥尼亚人认为，真正的埃及就是三角洲那块地方。④ 他们说，三角洲从所谓柏修斯监视塔沿海岸延伸到培

---

① 假如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莫伊利斯在位的时候一定远不止在希罗多德之前 900 年。要使尼罗河的河床上升 8 腕尺（约合 3.7 米），900 年实在太短了。——哥译本注

② 希罗多德此处的年代是不正确的，他可能指的是第 12 王朝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Ⅲ，约公元前 1849～前 1801 年在位）。

③ 埃及优越的自然条件让希腊人羡慕不已。所谓用猪打谷，实际上是把谷穗剪下来晒干，再把猪赶上去踩踏，踩出谷粒。——译者注

④ 希氏的意思大概是说，因为三角洲原本不存在，它是尼罗河泥沙长期冲积的结果。——译者注

泸溪昂的盐场，有 40 斯科伊尼①，而从沿海向内地则是一直延展到凯尔卡索鲁斯这座城市；② 尼罗河在那里分成两条河道，分别在培泸溪昂和卡诺布斯二地入海。他们说，其他被认为是属于埃及的地方，不是属于阿拉伯，就是属于利比亚。但是，正如埃及人自己所确认而我自己也深信不疑的，就是三角洲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而且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出现的。如果他们以前没有任何领土的话，他们怎么能无聊到竟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最古的民族呢？当然，他们也就确实没有必要用婴儿做试验，来看看婴儿最初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了。但是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埃及人是和伊奥尼亚人所说的三角洲同时产生的；我认为他们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便一直存在着；随着土地不断增加，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迁移到新的领土上，另一部分人依然留居在原先的土地上。在古代，底比斯是一块周边长达 6 120斯塔狄亚的地方，它是被冠以埃及之名的。

[Ⅱ.16] 如果我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伊奥尼亚人关于埃及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相反，假如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说明，无论是伊奥尼亚人，还是任何其他的希腊人，都是不识数的了。因为他们都说，全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③ 可是他们还应该加上第四个部分，即埃及的三角洲，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它归入亚细亚，也没有把它归入利比亚。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尼罗河不是把亚细亚和利比亚分开了吗？因此，既然尼罗河在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分成两个支流，那么三角洲本身也就一定是个独立的区域，也就肯定不是属于亚细亚，也不是属于利比亚的一块地方了。

[Ⅱ.17] 在这里，我暂且把伊奥尼亚人的意见搁置到一边，先来说说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埃及是埃及人所居住的全部国土，正如基里基亚是基里基亚人所居住的地方，亚述是亚述人所居住的地方一样。而且，我认为，利比亚和亚细亚之间的唯一正确的边界线，就是由埃及的疆界标识出来的。④ 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所普遍承认的边界，那么我们就必定会认为，埃及从埃列凡提涅和瀑布开始，直到凯尔卡索鲁斯，整个这条疆界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属于亚细亚，另一部分是属于利比亚的；尼罗河从瀑布到海把埃及划分为两部分，而河道直到凯尔卡索鲁斯城都是一道河流，但是从那里起它就分成了三条，向东的一条被称为培泸溪昂河口，向西的一条被称为卡诺布斯河口。同时，尼罗河从上游地区一直流下来的那条干流，在到达三角洲的

---

① 约合 444 千米。——译者注

② 该城在三角洲的南端，开罗以下不远。尼罗河的两股主要河道在这里分开。——哥译本注

③ 古希腊的地理学家通常将世界分为欧罗巴（Europe，Εὐρώπα）和亚细亚（Asia，Ἀσία）两部分，赫勒斯滂海峡为其分界线之一；亚细亚包括利比亚（Libya，Λιβύα）或阿非利加（Africa），希罗多德则把利比亚单列。亚细亚和欧罗巴两词可能来自东方。亚述铭刻中常提到 ereb 或 ireb（“黑暗之地”或“日落之地”）和 asu（“日出之地”），可能经腓尼基传入希腊，演变为 Εὐρώπα 和 Ἀσία 二词。——译者注

④ 古希腊文原文是利比亚和亚细亚的分界，王译本这里译为利比亚和亚述的分界。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16 页。——译者注

顶点，继续前行，从三角洲中间穿过后入海，这个河口和其他大多数河口同样有名，河水的流量也同样大，它就是那个叫做塞本尼图斯河口。除了这些河口以外，还有从塞本尼图斯分出去的另外两个河口，它们一个叫做萨伊斯河口，另一个叫做门德斯河口。博尔比提涅河口和布科里克河口则不是天然的河口，而是人工挖掘的河渠。①

[Ⅱ.18] 我对于埃及的领土范围的推断，得到了阿蒙神庙所发布的一个神谕的确认；不过我是在形成了我自己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得知这一神谕的。居住在埃及一方、邻近利比亚边界的两个城市马列亚和阿皮斯的人们，不喜欢当地祭献牲畜的宗教习俗，请求不要禁止他们食用牛肉。因此，他们坚信自己是利比亚人而非埃及人，他们派人到阿蒙神庙去，说他们与埃及人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们说，他们既不住在三角洲地带，也不讲埃及语，因而他们要求允许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神祇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答复他们说，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灌溉的这一整块土地，而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埃列凡提涅以下，并且饮用尼罗河水的那个民族。

[Ⅱ.19] 这就是神祇给他们的答复。② 尼罗河在泛滥的时候，河水不仅泛滥到三角洲地带，也泛滥到两岸的被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区；它泛滥到离两岸有两天的路程的地方，有时更远些，有时则近些。

关于这条河的特性，无论是从祭司们那里，还是从其他人那里，我都得不到任何说明。我特别渴望从他们那里知道，为什么尼罗河在夏至之时起水位就开始上涨，③ 并且持续上涨 100 天——为什么在这 100 天过后，它的水位立刻回落，水流变得和缓，并且在整个冬季一直保持着低水位，直到翌年夏至再来的时候？我曾向当地居民打听，尽管我进行了极其详尽的考察，希望能够得到公认的解释——然而，我所得到的种种解释，④ 没有哪一点能够告诉我尼罗河究竟具有何种特殊的性能而使它具有和所有其他的河流相反的性质，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尼罗河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即为什么在尼罗河的河面上没有微风掠过。⑤

[Ⅱ.20] 但是，有些希腊人，为了博取富有智慧的声名，就对尼罗河的这种现象做出种种解释，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其中有两种说法是不

---

① 这样，尼罗河河口自东向西是这样排列的：(1) 培泸溪昂，(2) 萨伊斯，(3) 门德斯，(4) 布科里克，(5) 塞本尼图斯，(6) 博尔比提涅（或罗塞达，Rosetta），(7) 卡诺布斯。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168 页。——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Ⅱ.18。——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对尼罗河在夏至时水位上涨而在冬季水位下降感到很惊讶。在与孟菲斯纬度相当的地方从 6 月底就开始涨水了，河水涨到 8 月 10 日左右，就可以通过人工沟渠把河水引入内地的平原地带进行灌溉了；通常在 9 月底，河水水位涨到最高水平。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整个过程持续 92～100 天。

④ 尼罗河涨水原因在于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雨季期间的降水。这种季风雨的范围甚至可延伸远达北纬 17 度 43 分。

⑤ 这也许不是指来自于河面本身的风，而是指定期吹过河谷的风。——哥译本注

值一提的，只是简单说说它们是什么就够了。一种看法是说季节风[①]阻止尼罗河河水入海，致使河水上涨。但是，首先，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在不刮季节风的时候，尼罗河水位依然和往年一样上涨的；其次，如果季节风能够产生这种作用的话，那么与这种风逆向而流的其他河流，也必定呈现出和尼罗河相同的现象，而且它们应当上涨得更严重，因为其他那些河流都比较小，水流也比较弱。但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有很多这样的河流，但它们在这方面是和尼罗河截然不同的。

[Ⅱ.21] 第二种意见和刚刚提到的第一种说法相比，是更加没有真凭实据的，我也可以说它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按照这种说法，尼罗河之所以发生这样奇异的现象，是因为它的河水是来自奥开阿努斯，[②] 而奥开阿努斯的水又是周流于全世界的。

[Ⅱ.22] 第三种解释比另外两个说法更加似是而非，也就肯定是荒谬绝伦了。因为这个说法与另外两个说法相比，实在没有更多的内容。根据这个说法，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是由于冰雪的溶化而造成的。[③] 但是，既然尼罗河发源于利比亚，经过埃塞俄比亚而流入埃及，它是从世界上最为炎热的地区流到较为凉爽的地区，它的河水怎么可能是由融化的冰雪而形成的呢？任何对这件事能加以推理的人，都可以提出很多证据，以证明河水的形成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一个，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论据，就是从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吹来的风从来就是热风。第二个论据是，那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下雨和结霜的事。而如果下雪的话，那在5日之内是一定要下雨的。因此，在那些地方如果下雪，那一定要下雨的。第三个论据是，当地的居民皮肤黝黑是由于太阳的热力所致；此外，鸢和燕常年地留住在那里，而鹤每年严冬时节都要成群结队地从斯基泰亚之境飞到这边来越冬，都是因为这里暖和。因此，如果说在尼罗河的发源地，以及在尼罗河河道经过的那些地区曾经下过一点的雪，那么任何这类情况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Ⅱ.23] 至于那位把尼罗河的这些现象归之于奥开阿努斯的作家，他的依据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去反驳他了。就我而言，我从未听说有一条叫做奥开阿努斯的河流。我认为那是荷马，或者是比他更早的一位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并且把它引用到自己的诗里。

[Ⅱ.24] 以上我已经就有关这个难题的各种观点都提出辩难，现在我也许应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因此，我首先着手解释一下，我怎么认识尼罗河的河水在夏季上涨的原因。在冬季的时候，太阳被风暴吹离了它原来的轨道而移至利

---

① 夏季从地中海定期吹过来的西北风。——哥译本注

② 据说是环绕全世界的圆形海洋（或河流），希罗多德对此提出质疑。参阅：Ⅱ.23；Ⅳ.8，36。——译者注

③ 这是安那克萨哥拉斯及其弟子欧里庇德斯等人的看法。希罗多德错误地推定非洲气候炎热，在山上不可能有积雪。

比亚的上方。这个最简短的结论，解释了尼罗河水位上涨的全部秘密。它依据的理由是：凡是距离太阳神最近的地区，或者太阳神直接通过的地区，就是最缺水的地区，那里的河水流量也因此而变得最小。

[Ⅱ.25] 比较详细地加以解释，情况是这样的。太阳经过利比亚上空的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当地发生影响的。那些地方的空气一直是清新的，土地是温暖的，没有凛冽的寒风。因此，太阳经过那里的时候，对它们发生的作用就和在夏季它经过其他任何地方时通常发生的作用完全一样，这时太阳在天庭的中央——这就是说，太阳把水吸了过来。太阳在把水吸过来以后，它再把水驱散到天上各个地区，而风就接住这些水，再把这些水分散，变为水蒸气；这样自然可以想见，从这个地区吹出去的风，即南风和西南风，都是带着最多的雨的风。我个人认为，太阳每年从尼罗河里吸上来的水，并未不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在它的周围保留了一些。当寒冬变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太阳就重新回到它在天庭中央原来的位置上，开始均匀地从各个地区吸收水汽。到那时为止，其他的那些河流由于大量雨水的涌入而充满了汹涌的激流，同时土地也被冲出了沟壑。但是到了夏季，由于雨水减少，而太阳又吸收了它们的水分，这些河流的水位便下降了。相反，尼罗河并不曾得到雨水的供应，其河水在冬季为太阳所汲取，因而它很自然地和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它的冬季的水位比夏季要低些。在夏季，包括尼罗河在内的所有河流，河水都同样地为太阳所吸收，但是在冬季，只有尼罗河一条河的水被太阳所吸收。因此，我认为太阳是导致尼罗河出现以上特殊现象的唯一原因。

[Ⅱ.26] 依我看来，也正是这个太阳，把它所经过的空间烤得灼热，才使埃及的空气变得如此干燥。因此，利比亚的上方地区也就变得四季如夏了。假如我们把季节的位置调换一下，北风和冬季所处的位置，为南风和夏季的地位所取代；而另一方面，南风的位置变换为北风的位置，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太阳被冬季和北风从天庭中央驱赶出来，去往欧罗巴的上方地区，就如同今天到利比亚上方地区去一样。我相信，太阳通过欧罗巴时对伊斯特河所发生的作用，就像现在对尼罗河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Ⅱ.27] 至于为什么没有微风从尼罗河河面上吹出来，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风是不可能从酷热的地方吹过来的，因为微风总是喜欢从某些寒冷的地方吹出来的。

[Ⅱ.28] 这些事情我们姑且讲到这里，现在再来继续叙述前面说过的话题，说说尼罗河天然河道。关于尼罗河的源头的情况，和我交谈过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是希腊人，没有人向我说过他们对此有多少了解，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埃及萨伊斯城雅典娜神圣金库的主簿。当他说他对于尼罗河的源头了如指掌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在跟我开玩笑。他这样讲述道："在底比斯的一个城

市叙埃涅和埃列凡提涅[①]之间，有两座尖顶的山。一座叫做克罗斐山，另一座山叫做墨菲山。尼罗河的源头就在这两山中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泉。它一半的水向北流入埃及，一半的水向南流入埃塞俄比亚。”他声称，这个泉的源头据说不知道究竟有多深，因为埃及的一位国王普萨麦提库斯曾经试图测量它的深度，从而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制作了一根长达数千寻的绳索，把它沉到水源里面去，却没探摸到底。通过这个主簿使我了解到，如果他所讲的话还有几分可信的话，在源头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强力的漩涡和一股回流，由于水流撞击两山而形成的冲力，致使这个测深度的绳索无法到达泉水之底。

［Ⅱ.29］此外，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任何知识了。由于我亲自攀登上埃列凡提涅，并且对于那里以外的一些区域加以考察，然后我才得以获悉关于尼罗河更远的河段的情况，结果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再从埃列凡提涅继续上行，地势渐渐升高。因此，在这一河段，人们需要在船只的两边拴上绳索拉拽，就好像人牵着牛那样，就这样逆流而上。如果绳索突然中断，船就会被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游去。这样的航行要持续 4 日，尼罗河这里的河道蜿蜒曲折，就像迈安德河一样，这样行进的距离总共有 12 斯科伊尼。[②] 在这之后，就到达一个平坦的原野上，尼罗河在这里分成两支，因为在河流中间有一个叫做塔康普索的岛屿。在埃列凡提涅以上的地区就有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占有这个岛的一半，而埃及人占据另一半。从这个岛往上行进有一个大湖，而埃塞俄比亚的游牧民就居住在滨湖地带。过了这个大湖，又来到了流入这个大湖的尼罗河。在这里，你得上岸，沿着河岸步行 40 日，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中有突出水面的尖峰，水面下又有许多暗礁，这样人们就不可能再乘船上行了。当你在经历 40 日的步行过了这段河流以后，你又可以再乘船循着水路走 12 天多，这段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叫做麦罗伊的大城市。这个城市据说是其他埃塞俄比亚人的首都。当地居民只崇拜宙斯和狄奥尼索斯[③]两个神，他们对这些神都是非常尊敬的。这个城市城中有宙斯神的一个神谕所，这个神谕所指挥着埃塞俄比亚的战事；神谕命令他们什么时候出战，向哪个地方出征，他们就拿起武器奉命行事。

［Ⅱ.30］离开这座城市继续逆流上行，要花费从埃列凡提涅到首都麦罗伊所需的同样的时间[④]，你就会来到被称为“逃离者”的地方，这些“逃离者”被称为阿斯玛赫（Asmach）。这个词如果译成我们的语言[⑤]的话，意思就是“侍立在

---

① 很明显，希罗多德认为埃列凡提涅对面的叙埃涅城是属于埃列凡提涅的一部分，认为叙埃涅城在更南的一个地方。

② 约合 133 千米。——译者注

③ 希腊人把这两个神等同于埃及的阿蒙和奥西里斯。——译者注

④ 60 日。这个估计显然夸大了。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174 页。——译者注

⑤ 希腊语。——译者注

国王左边的人”。这些“逃离者”是属于武士阶层的埃及人，人数有 24 万，他们是在国王普萨麦提库斯当政的时代，来到埃塞俄比亚人这里的。他们逃走的原因如下。普萨麦提库斯当政之时，在埃及有三支卫戍部队：一支驻在埃列凡提涅城用以对付埃塞俄比亚人，一支驻在培泸溪昂的达弗奈用以对付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还有一支驻在马列亚用以对付利比亚人（现在，波斯人和在普萨麦提库斯的时代完全一样，仍然派卫戍部队驻守在达弗奈和埃列凡提涅）。当时，碰巧其中有一支卫戍部队在三年期间没有被换防。于是兵士们到了三年快结束的时候，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商议；他们一致同意举行哗变，之后他们就开往埃塞俄比亚那边去了。普萨麦提库斯听说了这个事变，就在他们的后面追赶，等他追上他们的时候，费尽了口舌来劝说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他们故乡的诸神，也不要离弃他们的妻子儿女。但是，据说有一位“逃离者”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不愁找不到妻子儿女的。”他们在到达埃塞俄比亚之后，主动投靠当地的国王，任由他来安置。作为报答，国王赠给他们一片土地（其所有者是与国王长期不和的某些埃塞俄比亚人），并且命令他们把上面的居民驱逐而取得这片土地。自从埃及人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以后，埃塞俄比亚人熟悉了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因而渐渐变得开化文雅了。

［Ⅱ.31］这样，关于尼罗河的河道，不仅是贯通埃及的这部分，还有从埃及的边界逆流向上，直到陆路和水路四个月路程的地方，我们都已有所了解。统计一下就可以知道，从埃列凡提涅去往“逃离者”的土地那里，所需要的时间就是那么长。在那里，河水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流的。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确切知道河道的流向了。那个地方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原因就在于那里气候太炎热。

［Ⅱ.32］事实上，我的确从库列涅当地的某些人那里听说过一些情况，现在我就来说说吧。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前往阿蒙神的神谕所，[1] 在那里和阿蒙人之王埃特阿库斯交谈，谈话中间他们偶然提及尼罗河，说不知为什么居然没有人知道它的源头。埃特阿库斯听到这番话之后就说，过去有一些纳萨摩涅斯人曾到他的宫殿来，而当他询问他们是否能提供关于利比亚无人居住的地区的任何情况时，他们就向埃特阿库斯讲述了这样的故事。纳萨摩涅斯人是利比亚的一个部族，居住在叙尔提斯，以及叙尔提斯以东不大的一个区域。他们说，这个部族当中有一群粗蛮狂放的男青年，这些青年人是某些首脑人物的子弟，他们长大成人以后，放荡不羁，恣意妄为，他们居然还用抓阄的办法选出他们中间的五个人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深入到比前人所曾到达的还要遥远的地方。利比亚的北部海岸，从埃及直到远端的利比亚的索罗埃斯海角，整个这

① 位于现在锡瓦绿洲（Siwah Oasis），那里依然可以见到阿蒙神庙的遗址。此处的神谕长期以来颇负盛誉。

个地带居住着利比亚人的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占据着整个这个区域，只有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某些居住地是例外。从海岸线和沿海居民的地区往上，利比亚的这一带就属于野兽经常出没的地区了；从野兽出没的地区再往上，是一片沙砾遍地的区域，这里水源极其匮乏，完全是一片荒漠。因此，这群青年就是担负着这个任务而被他们的同伴们派出来，他们随身携带着充足的饮水和食物；他们首先通过有人居住的地区，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野兽出没的地区；最后，他们从那里进入了沙漠地区。他们准备按照由东向西的方向穿越这片沙漠。他们在行进多日，穿越了一片大沙漠以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平原。他们看到，在这个平原上有些树；走近这些树的时候，看到树上长有果子，于是就去采摘这些果子。他们采摘果子的时候，看到一些比中等身材的普通人还要矮小的人[①]走过来，这些俾格米人逮住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带走了。纳萨摩涅斯人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完全听不懂纳萨摩涅斯人的话；他们被带着穿过一大片沼泽地带，最后到达一个城镇，那里所有的人其身高和那些带领他们的人一样，而肤色也都是黑色的。有一条大河从这个城镇旁边流过，是自西向东流动的，河里面有鳄鱼。

[Ⅱ.33] 现在，关于阿蒙人埃特阿库斯和他的故事，我就说这些了。我这里只是附带说说（根据库列涅人的说法），埃特阿库斯提到，那些纳萨摩涅斯青年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而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城镇的居民是一个以巫师为业的民族。至于流过他们的城镇的那条河流，埃特阿库斯猜测是尼罗河。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尼罗河肯定是从利比亚流出来的，从利比亚的中央穿过，我从已知的部分来推想未知的部分，我猜想，如果从河口算起，它是发源于和伊斯特河[②]相同距离的地方。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人居住的地方，在皮伦涅城附近，流经欧罗巴中部地区并将其一分为二。[③] 凯尔特人居住在赫拉克利斯柱以外，与欧罗巴最西端的库涅西伊人为邻。因此，伊斯特河在最后注入黑海之前，曾经穿流整个欧罗巴；在黑海的伊斯特里亚[④]入海，该城是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

[Ⅱ.34] 由于这条河[⑤]流经有人居住的那些地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河道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尼罗河的源头却无人知道，因为它流经的利比亚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我对这条河所作的描述，是我竭尽全力探索所能够得到的情况。它是

---

① 希罗多德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夸张地描述俾格米人（pygmy，身高不足 5 英尺）的矮小身材。

② 这段文字的含义一直颇多争议，但是希罗多德并不想一一列举尼罗河和多瑙河的相似之处。他只是提及两条河流可作比较的长度，认为它们的长度相当。

③ 希罗多德似乎是说，尼罗河（根据他自己的看法）是自西向东，然后折向北；伊斯特河开始也是自西向东流向，然后（他自己说）折向由北向南流；这样，两条河流在这方面相似：一条穿越非洲，一条穿越欧洲。——哥译本注

④ 如果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伊斯特河是在伊斯特里亚注入黑海的话，那么该河的河道必定在此后有过很大的改变。

⑤ 伊斯特河。——译者注

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埃及几乎是正对着基里基亚的山区的，① 一个轻装的旅行者从那里出发径直走，可以在5日之内到黑海岸边的辛诺普。辛诺普与伊斯特河入海口隔海相望。因此，我的看法是，尼罗河穿过整个利比亚的长度等于伊特河的长度。关于尼罗河这个话题，我就说这么多了。

[Ⅱ.35] 关于埃及本身，我必须多花些笔墨来评述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令人惊异的事物，②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难以用笔墨描述的巨大工程。埃及的气候与世界其他各地不同，不仅如此，这里的河流也与其他各条河流不同，而且其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大都和人类一般的风俗习惯迥然不同。他们上市场做买卖的都是妇女，而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把它拉到下面来；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而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站着小便，而男子却蹲着小便。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户外的街上，但是大小便却不出自己家门。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不体面的但是必须做的事情应当秘密地来做，如果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就应当公开地来做。无论是男神还是女神的祭司，都不能由妇女出任，但男子都可以出任。儿子除非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赡养双亲的义务，但是，作为女儿，无论她们愿意与否，她们都是必须赡养双亲的。

[Ⅱ.36] 在其他的国家，祭司们都蓄着长发，但是在埃及，他们却是剃发的；按照其他地方的风俗，在服丧期间，死者的近亲都要剃发，但是在埃及，人们在任何别的时候都剃发，就是在他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他们反而留胡须、蓄长发。所有其他的人一辈子生活都是和畜类分开的，但埃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所有其他的人是以大麦和小麦制作自己的食物的，但埃及人认为这样来维持生活是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在那里，他们食用的谷物是斯佩耳特（spelt）③。埃及人是用脚来揉面的，但是他们却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割除包皮的民族——至少他们是，当然还要加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④ 他们的每个男子有两件外套，而妇女则只有一件；他们把固定船帆用的环和绳索安装在船的内侧，而其他的民族则安装在外侧。埃及人的书写和运算的时候，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是从左向右运笔的，而是从右向左运笔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

---

①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非洲的地理位置过于往东了。

② 希罗多德这么一说，读者就知道他下面即将陈述的内容了。希罗多德总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与众不同的奇迹，这种愿望促使他总是去探求奇闻轶事。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本应当由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事，他只局限于其中之一（他常把某一种特例当做普遍的风俗记载下来），而有时他为了猎奇而忽视了真实的情况。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希罗多德讲述的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因为他根据别人的说法，或此故事只不过是道听途说。对此希罗多德会立即申明，他本人并不对其真实性负责，他恰恰认为他的《历史》不单单是事实的叙述，它还是调查研究（*ἱστορίη* 即 inquiry）的结果，因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都写入这部著作中。

③ 斯佩耳特，裂壳小麦，当时有人称之为“齐亚”（zea）。——译者注

④ 这里大概也暗指犹太人等民族。参阅：Ⅱ.104。——译者注

说，他们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体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①

[Ⅱ.37] 他们信奉宗教，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虔诚得多。②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宗教习俗：他们用青铜杯饮水，而且天天都要把杯子擦洗干净；人人都要这样做，没有人能够例外。他们穿麻布的衣服，而且一向特别注意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他们行割礼是为了洁净，认为洁净比体面更为重要。祭司们每隔一天③就要把全身剃一遍，当他们在执行供奉诸神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虱子或其他不洁之物附着到他们的身上的。祭司们的衣服是全麻制成的，他们的鞋是用纸草做的。他们是不许穿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或鞋子的。他们每天在冷水里沐浴两次，每夜两次。除此以外，可以说，他们还要遵守许许多多繁文缛节。然而，祭司们也享受不少的优待。他们既不消费自己的任何财物，也不用花自己的钱去购买任何东西；他们每天都可以享用以神圣谷物做好的食物，还有提供给他们每个人以足量的牛肉、鹅肉，以及一些葡萄酒。他们不许吃鱼，④ 埃及人是从不播种豆子的，如果它是天然生长的，那么无论它是生的还是煮熟的，埃及人都不吃；祭司们甚至连看它一眼都不准许，因为在祭司们看来，豆子乃是一种不洁之物。每一位神祇都由一个祭司团，而不是由某一位祭司来供奉的，祭司团有一个人担任首脑即祭司长。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去世，那么这个人的儿子就被指定来取代他的职位。

[Ⅱ.38] 他们认为公牛是属于爱帕夫斯神⑤的，因此他们用下面的办法来检验公牛：为了这个目的，指定一位祭司来进行检查，看看在这头牛身上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根黑毛，如果有的话，这头牲畜就是不洁净的了。这位祭司要检查牛的全身，先是叫它站着，然后再叫它仰卧着；在这之后，他再把牛的舌头拉出来，然后根据那些规定的标志（我将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及⑥）来看看是不是洁净；他还要检查尾巴上的毛，看它是不是自然生长的。如果这头牛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宣布为洁净的话，那么这位祭司就把一张纸草卷到它的角上作为记号，抹上封泥，然后再用他（指环上）的印鉴在上面盖印。在这之后，这头公牛便被他们牵走了；凡是没有经过祭司这样鉴定过的牛，是严禁用作牺牲的，否则当事人将要

---

①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最早产生于约公元前 3000 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简化的形式，被称为“祭司体”或“僧侣体”（hieratic）；大约从公元前 700 年起，祭司体文字又演化出一种草书体，称为“俗体”或称“民用体”（demotic）。著名的罗塞达（Rosetta）石碑，就是用三种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写成。希罗多德这里说的就是埃及的祭司体和俗体文字。——译者注

② 埃及人痴信宗教的观念最终发展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观念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的轻视和嘲笑。

③ 译本为“每两天一次”，王译本为“每隔两天”。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26 页。——译者注

④ 尽管埃及的普通人都可以吃鱼，但祭司们是被禁食的。在埃及，祭司们还有禁止吃豆子的习俗。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借用了这种习俗。

⑤ Epaphus，希腊人对埃及的阿皮斯或者哈比（孟菲斯的公牛神）的称呼。——译者注

⑥ 参阅：Ⅱ.28。——译者注

受到死罪的惩罚的。

[Ⅱ.39] 他们是这样奉献牺牲的。[①] 他们把加盖了印的牲畜牵到将用来奉献的祭坛那里去，点燃木柴，然后把灌奠用酒洒在牺牲前面的祭坛上，同时呼唤神祇的名字；然后，他们就割断牲畜的咽喉，把它的头切割下来，接着就剥下全身的皮。随后他们就端着牛头，对着它念一通咒语。如果那里有市场，而一批希腊商人就在那个城市里，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牛头带到那里去立即出售；可是，如果在他们那里没有希腊人，那他们就把这个牛头抛入河里。他们对着牛头念咒语目的是这样的：如果那些奉献牺牲的人们，或者整个埃及的人们遭遇任何不吉之事，他们祈求这不吉之事会转移到牛头上来。对牺牲的头念咒以及用酒来灌奠，这些仪式是通行于全埃及的惯例，而且通用于各种牺牲。正因如此，埃及人是绝对不吃任何动物的头的。

[Ⅱ.40] 然而，说起如何给牺牲剖腹，如何烧烤牺牲，对于不同的牺牲用不同方法。我现在要说说对于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女神，也是用最隆重的节日来纪念的女神，所采用的方法。在剥去公牛的皮以后，他们就祈祷；在祈祷结束后，他们就把这头牛腹内的内脏和脂肪留在体内，其余的一律取出；然后他们再砍下它的四肢、臀部、前胛和颈部。他们完成这些步骤以后，再把牛的体内塞满洁净的面包、蜂蜜、葡萄干、无花果、乳香、没药[②]以及其他香料。这样装满之后，他们就用火烧烤这头牛，一边烧烤一边把大量的橄榄油浇到上面。在奉献牺牲之前，他们实行斋戒，[③] 当牺牲烧起来的时候，他们都以捶胸的方式哀悼，在捶胸哀悼仪式完毕以后，他们就用牺牲剩下的部分来举行宴会。

[Ⅱ.41] 因此，埃及人是普遍地使用洁净的公牛和公牛犊来当做牺牲的。但是，他们却不许用母牛来当做牺牲，因为母牛是伊西斯[④]的圣兽。这位女神的神像的外形是一个妇女，但是长有母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像中的伊奥神[⑤]相似。埃及人无论男女老少，对于母牛的尊崇，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畜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和希腊人接吻，也不会用希腊人的刀子、炙叉、锅，更不会去品尝用希腊人的刀子切割的、洁净的公牛的肉。牛死了以后，他们是以这样方法处理的：把母牛抛入河里，把公牛埋在城郊，不过要把一只角或是两只角露出地面以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以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Ⅱ.38。——译者注

② 没药（myrrh），属植物的树胶脂，黄色至红棕色，芳香，用于制造牙膏、香料和药物，其性平、味苦，功能有活血行瘀、止痛、生肌等。——译者注

③ 中国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以示虔诚庄敬，称为斋戒。但是希罗多德这里并未说明埃及人斋戒的具体内容。——译者注

④ 埃及的农业和丰产女神，大概相当于希腊的德墨特尔。——译者注

⑤ 根据希腊神话，伊奥乃是阿尔哥斯地方的月神，宙斯的情人。赫拉出于嫉妒，把她变为母牛。后因赫拉的迫害，母牛到处奔逃，最后逃到埃及。希腊人认为伊奥尼亚海因她而得名，据说她在躲避赫拉的迫害时曾经泅渡此海。——译者注

后，在指定的日期，从一个叫做普罗索皮提斯的岛那里开来一条船，这条船的人们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普罗索皮提斯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周边的长度为 9 斯科伊尼[①]，普罗索皮提斯地区有若干个城市，派船来收集牛骨的那个城市叫做阿塔别齐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圣洁的阿芙洛蒂特神庙。许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前往其他各个城市挖掘牛骨，然后把这些牛骨收集起来带走，全部埋到同一个地方去。他们采用和埋葬牛相同的办法，去埋葬其他家畜——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是不得屠宰任何一头家畜的。

[Ⅱ.42] 拥有底比斯的宙斯神庙的埃及人，或者是居住在底比斯诺姆的埃及人，是不用绵羊，而是仅只用山羊作为牺牲的。因为埃及人除了共同崇拜伊西斯和他们所说相当于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的奥西里斯两个神以外，并不都是崇拜同样的一些神的。恰恰相反，那些拥有奉献给门德斯神[②]的神庙的人们，或是属于门德斯诺姆的人们却从不奉献山羊，而是用绵羊作牺牲的。底比斯人，以及模仿他们习俗的人们，是这样解释这一风俗的起源的。他们说，“赫拉克利斯希望无论如何都要面见宙斯，但是宙斯不愿意自己被他看到。最后，赫拉克利斯不断地提出请求，宙斯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剥下一只公羊的皮，把羊头割下来以后，再把羊头举在自己的前面，而把羊皮披在自己身上。宙斯就是在这样的伪装之下让赫拉克利斯见到了他。”因此，埃及人就把宙斯神像的头做成公羊的头，而这个习俗又从埃及人传到了阿蒙人那里去；阿蒙人是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混合移民，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介于埃及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之间的。因此，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自称为阿蒙人，是因为宙斯在埃及语里就叫做阿蒙。这就说明为什么底比斯人不把公羊用做牺牲，而把它们视为圣兽。然而，在每年有这么一天，在宙斯的节日里，他们只宰杀一只公羊，剥下它的皮，把这张羊皮披到神像上面，就如同宙斯曾自己披上羊皮一样；然后，他们再把赫拉克利斯的一座神像抬到宙斯神像的面前来。做完这些以后，所有来到神庙的人们便为这只公羊捶胸哀悼，然后把它埋葬到圣墓里去。

[Ⅱ.43] 我听说，赫拉克利斯乃是十二主神之一。关于其他的赫拉克利斯，如希腊人所熟悉的那位赫拉克利斯，我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事迹的。可是，希腊人，即把赫拉克利斯这个名字给予安菲特里昂的儿子的那些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取得这个名字，[③] 而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以完全得到证实的，除了其他那些论据以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赫拉克利斯的父母安菲特里昂和阿尔克门娜都是出生于埃及的。而且，

---

① 约合 100 千米。——译者注

② 即潘恩神（Pan）。——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是从专业翻译人员那里获得了有关埃及宗教的知识，他似乎认为“赫拉克利斯”这个词就是埃及语的词汇。

埃及人还宣称，他们对波塞冬和狄奥斯库里[①]的名字一无所知，并且没有把他们列入他们的诸神名单中去。但是，如果他们从希腊人那里采用了任何神的名字，那么这些名字是最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念念不忘的。因为我完全确信的是，埃及人在当时是从事航海的，而有一些希腊人也是从事航海的，所以埃及对于这些神的名字，可能比对赫拉克利斯的名字更为熟悉。[②] 但是埃及的赫拉克利斯是埃及人古老的诸神之一。他们强调说，在阿玛西斯当政之前 1．7 万年，那时诸神就由 8 位变为 12 位，而赫拉克利斯就是这 12 位神当中的一位。

［Ⅱ.44］我为了得到关于这些问题最确切的知识，专门从海上航行到腓尼基的推罗去。因为我听说，那里有一座赫拉克利斯的神庙，是很受尊崇的。我拜访了这座神庙，发现那里摆放着许多奉献品，其中有两根柱子，一根是纯金的，另一根是祖母绿的，夜晚来临的时候两根柱子显得金碧辉煌。我在和那里的祭司交谈期间，我询问他们这座神庙是何时修建的，我发现他们的说法和希腊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他们说修建这座神庙之时，也正是这个城市奠基之时。这个城市的建立是 2 300 年以前的事了。我在推罗还注意到另一座神庙，在那座神庙里供奉着的神和塔索斯的赫拉克利斯是一样的。因此，我又前去塔索斯，在那里我发现一座赫拉克利斯的神庙，这是腓尼基人修建的。他们当时出海寻找欧罗巴，殖民于这个岛上。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比安菲特里昂的儿子在希腊的出生还要早 5 代。这些探讨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赫拉克利斯乃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神。我的意见是：修建和供奉赫拉克利斯的两座神庙的那些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绝顶聪明的。在一座神庙里，赫拉克利斯是奥林帕斯的神，人们把他当做永生之神而向他奉献牺牲，而在另一座神庙里，人们是把他当做一位死去的人间英雄尊奉的。

［Ⅱ.45］希腊人讲过许多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故事，其中有下面这则关于赫拉克利斯的荒唐无稽的故事。他们说："赫拉克利斯一到埃及，当地的居民就逮住了他，给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庄严肃穆的队列中，打算把他当做牺牲献给宙斯。一开始他默默地跟着走，但当他们把他领到祭坛前面，开始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的时候，他就施展拳脚来自卫，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证明，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埃及人除了以洁净的绵羊[③]、公牛和公牛犊以及鹅用做牺牲以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能相信他们用活人来做牺牲呢？而且，赫拉克利斯孤身一人，又怎么能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仅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消灭成千上万的人呢？关

---

① 狄奥斯库里是一对孪生兄弟波利丢凯斯（Polydeuces）和卡斯托尔（Castor）两人的合称。流传最广的神话讲到他们的事迹有：救出被提秀斯抢走的他们的妹妹海伦；参加阿尔戈号船（Argonautae）英雄们的远航寻取金羊毛，等等。希罗多德说这些神并不在埃及的万神殿中，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译者注

② 大概是因为这些神都和航海有关。——译者注

③ 王译本这里译为"豚"（猪），哥译本译为 swine（猪）。希罗多德说（Ⅱ.47），埃及人通常是不用猪来做牺牲的。——译者注

于这些事，我说了这么多，但愿神祇或者英雄不会为此而感到不愉快吧！

［Ⅱ.46］上面我已经提到，埃及人是不用山羊（无论公的还是母的）做牺牲的，其理由是这样：那些被称为门德斯人的埃及人认为，潘恩[①]是在12位神之前就已经存在的8位神之一。在埃及，画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都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这和希腊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并不相信潘恩神就是这样的形象，或以为他在任何方面与其他的神祇有所不同；至于他们为什么把他表现成这种形象，我想还是不说为好。门德斯人崇拜所有的山羊，而且对公山羊比对母山羊更加尊崇，特别是尊敬放牧公山羊的人。有一只公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公山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去的时候，在整个门德斯诺姆都规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哀悼。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做门德斯。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在这个诺姆还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一位妇女公开地和一只公山羊性交，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

［Ⅱ.47］埃及人认为，猪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如果一个埃及人在走路时偶然碰到一头猪，他就会立刻跑到河边，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同样，即使牧猪人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也是被禁止进入任何一座神庙的，而所有其他埃及人都可以进入；[②]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牧猪人，或是从牧猪人中间讨一个媳妇，因而牧猪人不得不在他们彼此之间通婚。他们认为不应把猪作为牺牲献给任何神，只有对狄奥尼索斯和月神是例外；他们是在同时以这样的方式来崇奉这两位神的，在望月之时，他们向二位神奉献猪作为牺牲，随后就把这些猪吃掉了。埃及人自己也申辩说，他们是有理由在这个节日中用猪做牺牲，而在所有其他时间就都憎恶猪，我虽然对个中缘由了如指掌，但我认为我在这里说出来是不适当的。下面我要说说他们是怎样把猪当做牺牲奉献给月亮的。他们把牺牲屠宰之后，把它的尾巴尖、脾脏和大网膜放到一起，并且用从牺牲的腹部掏出来的全部脂肪覆盖起来，然后直接用火把它烧光。他们在奉献牺牲的当天把牺牲的其他的骨肉吃掉，而那一天就是望月之日；在其他的任何日子里，他们是连尝也不尝一下的。穷人家奉献不起活猪，就用面捏成面猪，焙烧之后作为牺牲奉献给神。[③]

［Ⅱ.48］对于狄奥尼索斯，每一位埃及人都在这位神的祭日的前夜，在各自家门口奉献一只小猪作为牺牲，然后把它交还给提供小猪的牧养者并由他带走。在其他方面，狄奥尼索斯的这个节日的庆祝，几乎是与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庆节一模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埃及人没有伴以合唱的舞蹈。他们还用发明的一种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它就是大约有一腕尺高的人像，这个人像在小绳的牵引下可以活动，妇女们带着它到各个村庄去游行。这些人像的男性生殖器和整个人像

---

① 埃及人的潘恩神，是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译者注

② 王译本没有这句话。——译者注

③ 有趣的是，至今在中国民间，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望月之日），普通百姓要用面团做成各种动物、水果，焙烤后祭奠鬼神，然后食用。这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民间节日。——译者注

差不多一样大，也可以在小绳的牵引下活动。一个吹笛者走在前面，妇女们跟随在后面，嘴里唱着纪念狄奥尼索斯神的赞美诗。为什么人像的生殖器部分那样大，为什么又只有那一部分可以动，他们给出了宗教上的理由。

[Ⅱ.49] 我认为，阿米塞昂的儿子麦兰普斯[①]是不会不知道这个仪式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是很熟悉这个仪式的。麦兰普斯就是那位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他的崇拜仪式以及带着男性生殖器游行介绍给希腊人的人。然而，他并没有彻底领悟全部的教条，因而他还不能原原本本地把所有教义都介绍过来。不过，从他那个时代以来，许多有智慧的人却已经把他的教义补充得更加完善了。可以肯定的是，带着男性生殖器的游行，就是由麦兰普斯引入希腊的；希腊人还从他那里学会了供奉狄奥尼索斯的仪式，而且他们现在还这样做。因此，我坚持认为，麦兰普斯作为一位智慧的并且懂得占卜术的人，他通过在埃及所得到的知识而精通了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他就把它稍加改变而引入到希腊来，同时他一定还引进了各种其他的风俗习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祭奠仪式和埃及的是如此相似，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是那样的话，希腊的祭仪一定是带有更多希腊特征的，也不会是最近才起源的了。我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说埃及人，或者任何其他人，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这些风俗习惯的。我的观点是：麦兰普斯是从推罗人卡德摩斯以及从卡德摩斯自腓尼基带到现在称为波奥提亚的地方来的那些人们那里，学到了有关狄奥尼索斯祭奠的知识的。

[Ⅱ.50] 几乎所有的神祇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②] 我的调查研究证明，所有神祇都是起源于异乡希腊以外的地区的；而我的意见是，他们大多数是起源于埃及的。除了我前面所提到的波塞冬和狄奥斯库里之外，赫拉[③]、赫斯提亚[④]、塞米[⑤]、卡莉特斯[⑥]和涅雷德斯[⑦]这些名字，其他诸神的名字都是从远古时代就为埃及人所知晓了。我这样断言，是以埃及人自己的说法为依据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神，我认为除了波塞冬以外，都是希腊人从皮拉斯基人那

---

① 传说中的英雄和教师，是他把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引入希腊的。参阅：Ⅱ.49；Ⅶ.221；Ⅸ.34。

② 毫无疑问，希腊人有时从埃及借用了诸神的一些名字，有时借用诸神的一些标志。但是希罗多德说希腊诸神的名字总是在埃及也是知名的，显然他并不是说这些神在希腊语里也是一样的。因为当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些神时他用了埃及语的名字。——译者注

③ 希腊奥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之妻。——译者注

④ 灶神，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波塞冬、赫拉的姊妹。——译者注

⑤ 斯提坦女神之一，宙斯之妻，司法律、正常秩序和预言。她的形象通常是用布蒙住双目，象征不偏不倚。——译者注

⑥ Charites，美惠女神，宙斯和攸莉诺麦（Eurynome）或赫拉之女，司美丽和快乐，女性优美的化身。罗马人称为格拉凯斯（Graces）。——译者注

⑦ 海中神女，海神涅柔斯（Nereus）和多利斯之女，居于大海深处，用金纺车纺线。据说她们有34位（一说50位），待人和善，能歌善舞，深受海岛和沿海居民的崇敬。——译者注

里得知其名字的。[1] 波塞冬这个名字，他们是从利比亚人那里得知的。在古代各个民族当中，只有利比亚人一直在崇拜这个神，也只有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叫做波塞冬的神。埃及人在宗教上不同于希腊人，还在于他们是从不崇拜英雄的。

[Ⅱ.51] 除了这里已经提到的这些风俗习惯以外，我将要介绍的其他许多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但是，赫尔美斯的那些阴茎勃起的神像，不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而是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来的；在所有希腊人当中，雅典人是首先学会制作这个的，后来雅典人又把它传授给其他希腊人。因为恰恰就在皮拉斯基人到来并且和雅典人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的时候，雅典人正处于加入希腊人的过程中，因此皮拉斯基人也就开始被认为是希腊人了。任何人如果被传授以卡贝利宗教密仪[2]，他就会理解我的意思。萨摩色雷斯人是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到了卡贝利密仪的；他们在前往阿提卡居住之前，是萨摩色雷斯的居民，并且把这种宗教密仪传授给当地居民。[3] 因此，雅典人就在所有希腊人中率先制作了赫尔美斯的阴茎勃起的神像，这是他们从皮拉斯基人学来的习惯。关于这件事，这个民族（皮拉斯基人）曾讲过一个神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萨摩色雷斯的密仪中已做过解释了。

[Ⅱ.52] 从前，皮拉斯基人奉献各种牺牲的时候都要向诸神祈祷，但是他们没有具体呼唤任何一位神祇的名字，或者说还没有给这些神祇取名字。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神的名字。我是在多多纳听说此事的。他们之所以把他们奉为神明，是因为他们把万事万物以如此美妙的秩序布置和安排停当的。然而，在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诸神的名字从埃及传到了希腊，皮拉斯基人学会了，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狄奥尼索斯；又过了很久，才学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于是他们立刻前往多多纳的神谕所去请示关于神祇的名字的事情。因为这个神谕所被认为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神谕所，在那时也没有其他的神谕所。皮拉斯基人询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采用从异族人那里传过来的名字？"神谕吩咐他们采用这些名字。从那时起，皮拉斯基人在奉献牺牲的时候就使用这些神祇的名字了，后来希腊人又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名字。

[Ⅱ.53] 那么，诸神是从哪里产生的？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存在？他们的外形如何？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说，希腊人是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荷马和赫西俄德斯最早撰写诸神的谱系，并且给诸神取了绰号，他们还给诸神分配了各自的职

---

① 事实上，希腊奥林帕斯诸神皆为皮拉斯基人所崇拜，可以证明希氏之说并非完全无稽。——译者注

② 我们对关于卡贝利密仪的具体情况不能确知。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他们的数目是有变化的，对他们的崇拜在萨摩色雷斯和弗里基亚相当悠久，是皮拉斯基人把这种信仰从萨摩色雷斯带入希腊的。

③ 就是说，萨摩色雷斯的居民在来阿提卡居住以前是皮拉斯基人。——译者注

责、职业，并且描述了它们的外形；我认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在我之前不过400年。① 然而，有人认为还有一些诗人，他们生活在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前，在我看来，他们定然是更为晚后的作家。上述这些内容当中开头的部分是多多纳的女祭司讲的；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内容，则是我自己的看法。

[Ⅱ.54] 下面关于希腊的多多纳神谕所，以及利比亚的阿蒙神谕所的故事，这些都是我在埃及听说的。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者是底比斯的宙斯神的祭司。她们说，腓尼基人曾从底比斯带走了两个女祭司；故事还说，其中的一个人被卖到利比亚去了，另一个人则被卖到希腊去了。他们说：这两个妇女分别在这两个地方创建了神谕所。我问祭司，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确实，他们回答说，他们曾经四处查找这两个妇女的下落，但是根本没有发现她们踪迹；后来，他们才听说我讲的这个故事。

[Ⅱ.55] 这个故事是我从底比斯的祭司们那里听说的；然而，在多多纳，那些女祭司们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他们说："两只黑鸽子飞离了埃及的底比斯，② 一只飞到了利比亚，另外一只飞到这里；后面的这一只落到一棵橡树上，口出人言，宣称它所在的那个位置，今后要建立一座宙斯神的神谕所；多多纳的居民知道这乃是上苍的旨意，于是他们立即动手建立了一座神庙。飞到利比亚的那只鸽子，命令利比亚人在那里建立阿蒙神的一座神谕所。"这也是一座宙斯神的神谕所。这些故事就是多多纳的三位女祭司讲述的。在她们当中，最年长的是普洛门内亚，其次是提玛丽特，最年轻的是尼坎德拉。居住在多多纳神庙周边的其他的多多纳人对这个故事也是深信不疑的。

[Ⅱ.56] 关于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如下。我认为，腓尼基人带走了两位女祭司，并且把她们一个卖到利比亚，一个卖到希腊或者皮拉斯基亚（那时希腊被称为皮拉斯基亚），如果此事属实的话，那么，后面那个女祭司被出卖的地方，就一定是塞斯普洛提亚（塞斯普洛提人居住的地方）。③ 后来，她在那里遭受奴役期间，她在一棵橡树下修建了一座宙斯的神庙。因为她既然在底比斯是宙斯神庙的一名侍女，她应该记得她的故土的那座神庙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之后，等她通晓了希腊语的时候，就建立了神谕所。她也提到，她的姊妹被拐卖她的那些腓尼基人给卖到利比亚做奴隶去了。

[Ⅱ.57] 多多纳的居民之所以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是因为她们讲异族话，

---

① 希罗多德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荷马生活的时代还要更早些，但希氏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这是取了荷马最早和最晚的时代的一个中间数。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大概至少比荷马晚100年。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35页。——译者注

③ 在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因而在当地人看来这种话如同鸟叫一样。[①] 不久，鸽子就可以讲人话了，那是因为那位妇女学会了说他们听得懂的话；她以前是用异族语讲话，他们听起来就觉得像是鸟叫的声音。试想，一只鸽子怎么可能像人一样讲话呢？最后，故事中说鸽子是黑的，是暗示这位妇女是一位埃及人。[②] 可以肯定，埃及的底比斯和多多纳的神谕的特性是非常相似的；除了神谕的形式以外，从牺牲来进行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③]

[Ⅱ.58] 埃及人还是第一个向诸神举行庄严的集会、游行和连祷仪式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所有这一切。因为在埃及，这些惯例是从远古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而希腊的这些惯例只是不久之前才开始有的，在我看来，这是证实我上述观点的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Ⅱ.59] 埃及人在一年之内不止举行一次隆重的集会，而是若干次隆重的集会。在这些集会当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乐于参加的，是在布巴斯提斯城[④]举行的纪念阿尔特密斯集会。在重要性方面，次于阿尔特密斯节的是在布西利斯举行的伊西斯节。布西利斯城位于埃及三角洲的中央，在那里举行的集会是为了纪念伊西斯神，伊西斯在希腊语中是叫做德墨特尔。在萨伊斯举行的纪念雅典娜的集会是第 3 个最大的节日；第 4 个是在赫里奥波里斯举行的纪念太阳神的集会，第 5 个是在布托举行的纪念列托神的集会，第 6 个是在帕普雷米斯城纪念阿瑞斯的集会。

[Ⅱ.60] 在布巴斯提斯城举行的集会，情况是这样的：男男女女都在一起乘船前来，每条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⑤]，一些男子在整个的行程中吹着笛子。其他的乘客，不论男女，都在唱歌和鼓掌。他们在前往布巴斯提斯的途中，当路过两岸的任何一个城镇时，他们都靠近岸边；这时，一些妇女继续打着响板唱着歌，一些妇女高声向那个地方的妇女开玩笑，同时还有些妇女在跳舞，再有一些妇女站起来撩起衣服，露出自己的身体。他们就这样一路行进通过河道，然后来到布巴斯提斯；在那里他们用大量的牺牲来庆祝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所消耗的葡萄酒比一年之内其余时间消耗的所有的酒还要多。参加集会的人数，即使不算小孩，单是成年男女，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就有700 000 人。

---

① 据古代印度文献记载，雅利安人入侵到印度以后，也认为当地人语言不清。其实，这只是证明他们听不懂当地人说话罢了。最近的研究成果参阅：R. V. 蒙松：《会说话的黑鸽子》（R. V. Munson, *Black Doves Speak: Herodotus and the Languages of Barbarians*），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的解释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鸽子”之名不过是象征性符号；因而德墨特尔神和阿尔特密斯神的女祭司有时被称为蜜蜂。——哥译本注

③ 哥译本的最后一句话，在Ⅱ.58。——译者注

④ 布巴斯提斯在三角洲，即所谓“帕什特之城”，那里有位猫头女神帕什特（Pasht，希罗多德认为她相当于阿尔特密斯）受到崇拜。——哥译本注

⑤ 响板：一对由象牙或硬木制成的一种节奏乐器。——译者注

[Ⅱ.61] 在布西利斯[①]城举行的纪念伊西斯神的仪式，我已经说过了。在那里，全体群众，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牺牲式结束时捶胸哀悼。他们是在纪念一位神，至于这位神的名字，由于宗教上的禁忌我就不说了。[②] 居住在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当地人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刀割破自己的脸颊。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不是埃及人，而是异邦人。

[Ⅱ.62] 在萨伊斯，当他们举行集会奉献牺牲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夜晚，那里所有的居民都在自家房子周边点上许多油灯。他们所用的油灯是盛满油盐混合物的一种碟状器皿，灯芯就浮在油上。这些油灯整夜都点着，因此这个节日就被称为“灯节”。那些未能参加节日的埃及人，在节日当天夜里，也要和其他人一样小心守夜，保持油灯明亮。这样的灯节不限于萨伊斯一城，而是遍及于埃及全境的。至于为什么他们要特别供奉这一夜，为什么在这一夜里油灯不熄，那都是有其宗教上缘由的。

[Ⅱ.63] 在赫里奥波里斯和布托，人们到那里去集会只是为了奉献牺牲；但是在帕普雷米斯，人们除了和其他地方一样要奉献牺牲和举行仪式以外，还有这样一种风俗。当太阳下落的时候，只有几个祭司继续留在神像附近，大多数祭司手持木棍，站在神庙入口的地方。站在这些人对面的有 1 000 多人，他们和另外那些人一样，手持木棍在那里立誓。原来保存在一个裹着金箔的小木祠里面的神像，在节日开始的前一天，已从一座神庙搬到另一个圣堂去了。负责照料神像的少数祭司，把神像和那个小木祠一起放到一辆四轮车上拖着。守在神庙门口的另外那些祭司不许它进去。于是那些立誓者走上前来，站在带神像的一方和对方争吵，他们向守门的人动武，后者肯定要进行抵抗。一场以木棍为武器的激烈械斗就开始了，双方都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相信，许多人因伤而毙命。虽然埃及人坚持说，在械斗中从未死过一个人。

[Ⅱ.64][③] 关于这个节日，当地人做出了这样的补充说明。他们说：阿瑞斯神的母亲过去居住在这座神庙里；阿瑞斯并不是在自己母亲的膝下长大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却很想去见见他的母亲。因此，他来到神庙门前，但由于那些侍者此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因而不肯放他进去，结果他就只好待在外面。于是，阿瑞斯去了另一个城镇，纠合了一群人，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狠狠地收拾了那些侍卫，强行进去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说，在这个节日里就有了举行一场械斗，以纪念阿瑞斯。[④]

---

① 在埃及有好几个地方叫做布西利斯。它暗示这里是奥西里斯的下葬地。许多地方声称本地是奥西里斯的下葬地，其中主要有孟菲斯、布西利斯，塔波西里斯（Taposiris），阿卑多斯等。

② 这位神祇就是奥西里斯，在其墓室壁画中就常常有描绘人们正在参加这样活动的场面。

③ 哥译本把本章第一自然段放在Ⅱ.63。——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所说的阿瑞斯究竟相当于埃及的哪个神还不能确定。在一张希腊文纸草中，“阿瑞斯”相当于埃及的 Anhur，这个神显然和“Shu”或“赫拉克利斯”神没有什么区别。——哥译本注

埃及人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这样的规定：在神圣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发生性关系，而在性交之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圣区域。几乎所有其他民族，除了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外，都不大在意如何处理此事，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人类和畜兽一样，不应该有什么约束。他们说，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兽类和鸟类在神庙和圣域之内交配，而如果神不喜欢它们这样做，这样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这是他们为自己这一习俗辩护的论据，但我本人决不支持这个论据。在这些方面，埃及人和关于他们神圣体系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特别小心谨慎地恪守规矩的。

[Ⅱ.65] 埃及虽然和利比亚接壤，但这个地方的野兽并不是很多。[①] 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兽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如果我要解释为什么把它们作为圣兽奉献给诸神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说说宗教方面的问题，这又是我特别不想展开讨论的。到目前为止，我所涉及的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都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我才加以介绍的。下面就是他们对待动物的习俗。每一种类的动物都指定一些看护者，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照看它们。这个职务是父子相传的。各城市的居民在他们对任何一个神立誓的时候，他们都要以下面的形式，向属于这个神的动物奉献一些东西。在他们立誓之后，他们就给自己的孩子剃发，或是剃光，或是剃一半，或是剃三分之一，然后把这头发放在天平上称量，以确定同样分量的银子。无论头发的重量是多少，都要把同等分量的银子交给这些动物的看护者[②]，于是看护者就用这些银子购买鱼，切碎了用来喂它——这鱼就是它们的食物。如果有人杀死了一只圣兽，如果他是故意的，他就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那他就要按照祭司所开出的罚单，赔付相应数量的罚金。但是，如果有人杀死了朱鹭或鹰，无论是故意还是误杀，都必须处以死刑。

[Ⅱ.66] 在埃及，家畜的数量很多，若不是在猫的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其数量就还要多。原来，母猫产崽的时候，它们就不愿和公猫住在一起，但是公猫想重新和母猫住到一起，而又无法征得母猫的同意，于是它们就想出这样一种办法：它们逮住小猫，偷偷地带出来杀死，但是并不吃掉它们；母猫既然失去了小猫，渴望再把小猫补上，因此它们就愿意再次与公猫同居了，因为它们特别喜欢有小猫。在埃及，每当火烧起来之时，在猫身上就会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居民们不管火在那里随便怎么烧，却一个个相距不远地站立在四周注视着猫，然而这些猫有的穿过人墙，有的跳过人墙，一头扎进火焰里。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埃及人就会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如果一只猫在私家住宅自然地死亡的话，那么这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把眉毛剃去；如果是一条狗死了，他们就要剃头和

---

① 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在非洲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但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埃及境内并不多。虽然希氏不肯谈论埃及人把某些动物视为圣兽的原因，但他观察到埃及动物不多，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某种解释。

② 哥译本为“女看护者”。——译者注

全身。

[Ⅱ.67] 死猫都要送往布巴斯提斯城，在那里制成木乃伊，然后埋葬在某些神圣的场所。狗是埋葬在它们各自所在城市的圣墓里。埋葬埃及獴的习俗和埋葬狗是一样的。相反，鹰和鼠类却要移送到布托城去埋葬，朱鹭则要送到赫尔摩波里斯去。如果发现了在埃及罕见的熊以及比狐狸大不了多少的狼的尸首，则是就地掩埋。

[Ⅱ.68] 鳄鱼具有以下一些特性：在冬季的4个月里，它不吃任何东西；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动物。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旱地上度过，但是夜间它们返回河里，因为夜间的河水比夜里的空气和露水要温暖些。在我们知道的所有动物当中，这是一种能够由最小长到最大的动物。因为鳄鱼卵比鹅蛋大不了多少，而小鳄鱼和鳄鱼卵的大小相当。可是，它成年之后，这个动物身长常常可达17腕尺[①]甚至更长。鳄鱼的眼和猪眼相似，长着和它的体格成比例的巨大的尖牙利齿。鳄鱼和所有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上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鳄鱼还长有强有力的爪子，背上有难以穿透的鳞甲。它在水里看不见东西，但是在陆地上它的视觉敏锐。既然它主要生活在水里，因此它的嘴里常常满是水蛭。其他的鸟兽看到鳄鱼都会逃避，但是它却和一种叫做柳莺[②]的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为它做事。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来到岸上的时候，它总是习惯于面向西风张开大嘴躺在那里。这时，这种小鸟就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柳莺对它的恩惠，因此它也注意不去伤害柳莺。

[Ⅱ.69] 埃及人当中有人把鳄鱼尊为圣兽，也有人把它视为敌人。居住在底比斯附近的人们，以及居住在莫伊利斯湖周边地带的人们特别尊敬鳄鱼。在我提及的这些地方，居民每人都特别养一只鳄鱼，训练它，要它听使唤。他们把熔化的石头[③]或是黄金的耳环给鳄鱼带在耳朵上面，把脚环套在它的前爪上面，每天给它一定数量的食物和一些活物吃；他们在它活着的时候尽其所能好好照看它，在它死后把它制成木乃伊，再埋到圣墓里去。另一方面，埃列凡提涅的人们不仅根本不觉得鳄鱼是神圣之物，他们甚至以鳄鱼为食。在埃及语中，人们不称它们为鳄鱼，而称之为坎普萨（champsae）。鳄鱼[④]这个名字是伊奥尼亚人给它取的，因为它的外形和一种出没于伊奥尼亚墙壁上的、被称为克洛科第罗斯的蜥蜴十分相似。

[Ⅱ.70] 捕捉鳄鱼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只是说说我认为最值得叙述

---

① 约合7.85米。——译者注

② 即埃及斑珩，或称鳄鱼鸟。——译者注

③ 熔化的石头似乎是指玻璃，埃及人对于玻璃是相当熟悉的。

④ 现代英语中鳄鱼（crocodiles）来源于古希腊语的κροκόδειλος，krokodilos，音译克洛科第罗斯。希罗多德对鳄鱼的描述细致、生动、传神，显然亲眼观察的结果。——译者注

的那种方法。他们把一块猪脊骨肉挂在钩上作饵，把这块肉放入河水中，这时猎人自己在岸上牵着一头小猪，并且不断地抽打这头猪。鳄鱼听见猪叫就循着叫声赶过来，碰到这块猪脊骨肉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吞下去。这时岸上的人们就开始拉拽钓绳。当他们把鳄鱼拖上岸的时候，猎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泥巴糊住它的眼睛。只要把它的眼睛糊住了，鳄鱼便很容易被制服了，否则的话，要控制它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Ⅱ.71] 在帕普雷米斯诺姆，河马[①]被作为一种圣兽，但在埃及的其他地方都不是这样。河马的外形是这样的：它有 4 条腿，有像公牛那样的分瓣的蹄子，鼻子扁平。它长着马的鬃毛和尾巴，有向外突出的大牙，吼叫的声音和马嘶一样。它的大小相当于体型最大的牛。它的皮肤是如此地粗厚，在晾干以后可以用来制作标枪的柄。

[Ⅱ.72] 在尼罗河里也有水獭，水獭也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在鱼类中，只有两种是被视为神圣的。一种是被称为列皮多图斯的鱼，一种是鳗鱼。这两种鱼以及禽类当中的尼罗河鹅，都被认为是尼罗河的神圣之物。

[Ⅱ.73] 埃及人还有一种称为菲尼克斯[②]的圣鸟。我自己除了在图画中见过这种鸟以外，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菲尼克斯。事实上，在埃及，这都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鸟类。根据赫里奥波里斯人的说法，每隔 500 年，只有在老鸟将死的时候，它才到那里来一次。如果这种鸟就像图画上的那样，那么它的大小和外形是这样的：它的羽毛部分是红的，部分是金色的，而它的轮廓和大小几乎和鹰完全一样。埃及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这种鸟做了些什么，但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不可信的。他们说，这种鸟是一路上从阿拉伯带着全身包裹着没药[③]的父鸟来的，它来到太阳神的神庙，在那里埋葬父鸟。他们说，为了能够带上父鸟，它首先用没药做一个它可以带得动的球，并且试过其分量，然后它把这个球啄空，把它的父鸟放进去，再把球中的空隙用没药塞满。于是，这个球就又和原先实心球的重量完全相同了。它这样把父鸟包裹起来以后，带着这个球前往埃及，把它安放在太阳神的神庙里。这就是他们所讲述的关于这种鸟的所作所为的故事。

[Ⅱ.74] 在邻近底比斯的地方，有一些对人完全无害的圣蛇。[④] 它们个头都很小，头顶上还长着两只角。这些蛇死去以后，人们把它们埋葬在宙斯神的神庙里，因为这些蛇都是宙斯神的圣兽。

[Ⅱ.75] 有一次，我前往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地方（差不多在布托城的正对

---

① 以前河马在埃及很常见，但如今在第二瀑布以下已经非常少见了。希罗多德对河马的描述很不准确。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202 页。——译者注

② Phoenix，埃及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长生鸟。相传此鸟将死时，积木自焚，又从灰烬中再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凤凰在译为英文时也取名 Phoenix）。——译者注

③ 参阅：Ⅱ.40 注。——译者注

④ 人被角蝰或者角蛇咬伤是致命的。但在埃及许许多多的蛇中，只有三种是毒蛇。

面），去调查关于带翼的蛇[①]的事情，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数不清的蛇的脊椎骨和肋骨，蛇骨有许多堆，有大堆，有小堆，有中堆。蛇骨堆放之地在山间狭窄通道进入平原的入口处，峡谷通向和埃及的大平原相连接的一片开阔的平原。故事还讲到，春天到来的时候，翼蛇就从阿拉伯半岛向埃及飞来，但是在这个峡谷的地方遇到一种叫做伊比斯的鸟，这种鸟不许它们去埃及，把它们全部杀死了。阿拉伯人说，埃及人是由于伊比斯鸟对他们所做的好事而对它非常崇敬，埃及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Ⅱ.76］伊比斯鸟全身漆黑，两条腿类似于鹤的腿。鸟嘴深度弯曲，大小和秧鸡相当。这就是与翼蛇搏斗的那种黑色伊比斯鸟的外形。伊比斯鸟有两个明显有别的品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头部和整个颈部是没有羽毛的；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头、颈、翅膀尖和尾巴部分都是漆黑的；鸟的腿和嘴与另外一个品种的伊比斯鸟无异。翼蛇的样子和水蛇一样。它的两翼上没有羽毛，很像蝙蝠的两翼。这样，关于圣兽这个题目，我就说这些了。

［Ⅱ.77］至于埃及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谷物产区[②]的那些人，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更加专注于保存过去的记忆，而在我所调查采访的人们当中，从来没有人像他们这样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月里，他们连续三天服用催吐剂，他们通过催吐和灌肠来达到保健的目的。因为他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人之所以得病，全是由他们所吃的东西而引起的。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保健方法，埃及人也是世界上仅次于利比亚人的最健康的人——在我看来，其原因就在于那里四季的气候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而季节的变化特别是天气的变化，一直是导致疾病侵袭人类的原因。他们所吃面包是用一种小麦做的，他们做成一块块的面包，埃及语称为库列斯提斯（kyllestis）。他们饮用一种用大麦酿造的酒；因为他们当地是没有葡萄的。他们要生吃多种的鱼类，或者把鱼腌咸，或者把鱼晒干，然后生吃；鹌鹑、鸭子和小鸟也都是生吃的，只需用盐腌一下。所有其他各种禽、鱼，除去埃及人认为属于神圣之物的以外，都是在用火烤或是用水煮了之后才吃的。

［Ⅱ.78］在富人的社交聚会上，当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位侍者带着一个棺材模型上来，展示给每一位赴宴的客人，棺材里面装着一具木质的尸首，雕刻、描绘得非常逼真，长度约为一腕尺或两腕尺。侍者在把这个东西给每一个人看过之后，说："开怀畅饮吧！尽情欢娱吧！你们看看这个：你们死了以

---

① 希罗多德所说带翼的蛇的故事使许多人不解。但是，希氏本人只见过蛇骨，故事的其他情节都是听别人讲的。

② 这有悖于沼泽地带的实际情况；这里暗示上埃及包括了凯密斯城。但他说当地人不种葡萄，只喝啤酒。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孟菲斯附近，在底比斯，以及这两个城市中间的一些地方，也包括埃雷苏亚斯（Eileithyias），所有这些谷物产区，人们都吃小麦做的面包，也种植葡萄。

后都是这个样子哟。”

［Ⅱ.79］他们遵守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不采用任何其他民族的做法。他们的许多习俗都是值得记载的，除此以外还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他们的林努斯歌，这首歌不仅在埃及，还在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以不同的名字传唱的；这首歌看来就是在希腊人中间传唱的那同一首歌，希腊人称之为林努斯。[①] 在埃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其中之一就是：埃及人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林努斯这首歌的？看来，他们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传唱这首歌了。在埃及语中，曼涅洛斯[②]就相当于林努斯。埃及人告诉我，说曼涅洛斯是他们第一个国王惟一的儿子，他夭折了，因此埃及人便为他唱这首挽歌向他致敬；于是，他们就是这样有了第一首也是惟一的一首歌。

［Ⅱ.80］埃及人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当中只有那些被称为拉栖代梦人和他们有相似的风俗。年轻人在路上偶遇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年轻人时，年轻者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埃及人第三点习惯和希腊所有各族都不一样，那就是路上的行人互不以话语问候，只是把手沉到膝部，鞠躬行礼。

［Ⅱ.81］他们穿着一种麻布的衣服，衣服的边下垂至腿部的四周，这种衣服称为卡拉西里斯（calasiris）；然后在这件衣服的外面罩上一件白色的羊毛外衣。然而，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毛织品是禁止带入神庙，也是不许和人一同下葬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习俗与奥尔弗斯教和巴基斯教的教仪相同，但是这实际上是埃及人的和毕达哥拉斯的教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仪的人，皆不得身着毛衣下葬。关于这个规矩，自有其宗教上的理由。

［Ⅱ.82］同样，埃及人还有这样的发明：把每一个月都分配给一位神，把每一天都视为神圣的；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的命运如何，[③] 一生的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些发明给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材料。埃及人所发现的预兆，比所有其他民族所发现的总和还要多。每当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注意观察并且记载下其后果；于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就料想会发生同样的后果。

［Ⅱ.83］至于他们的占卜术，他们认为，那只是某些特定的神祇才具有的本领，而决不是任何凡人可以具备的。在那里，有赫拉克利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特密斯、阿瑞斯和宙斯诸神的神谕所。除此以外，在布托城还有一个列托的

---

① 这是一首赞美牺牲的青年的歌（据说象征初夏的离去）。他们是萨姆兹（Thammuz）、阿提斯（Atys）、海拉斯（Hylas）或林努斯；闪米特语的叠句 ai lenu 转化为希腊语的 ailinos，林努斯的名字由此而来。——哥译本注

② Maneros，可能来自于 ma-n-hra 这个叠句，意为“回到我们这里来吧”。——哥译本注

③ 在埃及，占星术以及释梦术的起源都很早。据西塞罗说，埃及人和卡尔代斯人（Chaldees）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也可以在人出生时推知其命运。

神谕所，这个神谕所是比其他所有的神谕所要更受尊崇的。各个神谕所的占卜术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各种各样的。

[Ⅱ.84] 在他们那里，医术是这样分工的；每一个医生专治一种病，不治更多的病。① 因此，埃及国内的医生数量很多，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治肠子的，还有治各种疑难杂症的。

[Ⅱ.85] 下面就是他们哀悼和埋葬死者的方法。任何家里死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家中所有的妇女就把泥巴涂抹在她们自己的头上，有时甚至也涂抹在脸上。然后，她们就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哀悼，她们的外衣系上带子，但胸部则要袒露出来，一边行走，一边捶胸哀悼。所有的女性亲戚都和她们一起哀悼。而男子则在另一边捶胸哀悼，衣服也同样要系上带子。等到这些仪式结束之后，他们把死者的遗体送去制作木乃伊。

[Ⅱ.86] 在埃及，有一批人是专门制作木乃伊的，他们以此作为正当的行业。当一具尸体送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把涂画逼真的木制尸体模型展示给送尸体的人们。他们说，有一种最完美的制作木乃伊的手艺，掌握这门技艺的人，由于宗教禁忌我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提到的第二种方法不如第一种完美，价钱也便宜一些，第三种方法是最便宜的。木乃伊的制作者在做完这些介绍之后，就问尸体的主人，问他们准备用哪种方法来处理尸体。于是，尸体的主人就告诉他们，在把价钱敲定之后就离开那里，而留在那里的制作者就动手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如下：② 如果他们使用最完美的方法来制作的话，他们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脑子，掏出部分脑子以后，再把一些药物注入颅腔，去清洗其他部分。接下来，他们用埃塞俄比亚石制成的利刀，在侧腹上切一条口子，取出全部的内脏，把腹部清理干净，用椰子酒（通常混以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这一步完成后，用捣碎的纯没药、桂皮以及除乳香以外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之后，这具尸体要在硝石当中放置 70 天。③ 70 天期满（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时间），他们就来清洗这具尸体，把尸体从头到脚用细麻布的绷带包裹起来，外面再涂抹上一层埃及人常常用以代替普通胶水使用的树胶。尸体就以这个样子送还给他的亲属，亲属把它安放到特制的人形棺材里去。他们把棺材盖关上，把它安放在墓室里，靠墙直放着。这就是费用最高的那一种处理尸体的方法。④

[Ⅱ.87] 如果人们想少花些钱，而选择了第二种方法，那么其制作程序如下：木乃伊制作者先把注射器装满杉树制造的油，然后把它注射入尸体的体内，既不切开尸体，也不掏出脏腑。注射是从肠道进入腹腔的。注射后封住肛门以防

---

① 埃及的医学职业分工如此之细，证明其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表明其医学知识的进步。

② 希罗多德关于木乃伊制作的记载总体说来是很准确的。

③ 这包括了整个悼念死者的时间。在硝石中存放尸体只占其中的 40 天。

④ 哥译本这句话在Ⅱ.87。——译者注

倒流。然后按照规定的日期把尸体安放在硝石里，规定期满，他们就让杉树油再流出来。由于杉树油的作用，整个肠胃和内脏都变成了液态。同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时候的尸体只剩下皮和骨了。尸体经过这样处理后，就归还给死者的亲属，再也不做另外的处理了。

[Ⅱ.88] 较为贫穷的阶层的人们是用第三种办法来制作木乃伊的。这种方法就是把腹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安放 70 天，期满立即把它交给死者的亲属带回去。

[Ⅱ.89] 那些有身份的人物的夫人们死后，其尸体并不是马上被送去制作木乃伊，事实上那些容貌美丽的女子和贵妇人也是如此。她们是在死亡三四天之后，其尸体才被送去制作木乃伊。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木乃伊制作者奸淫她们的尸体。据说，曾经有一位木乃伊制作者被发现污辱了一个刚死不久的女尸，而遭到了他的同行的谴责。

[Ⅱ.90] 无论何时，也无论他是一个埃及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是掉进鳄口而丧命或是落入河水而溺毙的，那么发现这具尸体的地方的附近城市的居民，必须依法把他制成木乃伊，并且尽可能隆重地把它安葬入圣墓。任何一个人，甚至死者的朋友或亲属，都不得触摸这具尸体，只有尼罗河的祭司才能够用手去触摸这具尸体——他们认为这具尸体不是凡人的——祭司们亲自料理这个人的丧事并把它移入坟墓。

[Ⅱ.91] 埃及人反对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简单地说，他们是反对采用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这种想法在全体埃及人中间都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底比斯诺姆，在尼阿波里斯附近的一个叫做凯密斯大城市①，有一座供奉达奈②的儿子柏修斯的四合院。四合院的周围长满了枣椰子树，院落的前面是一条由一块块巨石砌成的通道，有两座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旁边。在院子里面有一座神庙，神庙里有柏修斯的神像。根据凯密斯人的说法，柏修斯常常在他们面前现身，有时在这个神圣区域内，有时在空旷的国土上。人们还经常可以找到他穿过的一只鞋，足有二腕尺长。他们断言，自从这只鞋被发现，全埃及便大为繁荣起来了。在崇拜柏修斯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腊的仪式。在节庆活动的时候举办包括各种竞赛在内的竞技会，奖品为家畜、外衣和皮革。我调查过此事，询问过凯密斯人，为什么柏修斯只在他们这里现身，而不在埃及的其他地方现身；为什么他们要举行竞技比赛，而与其他埃及人有所不同。他们回答说，因为柏修斯就出身于

---

① 凯密斯城的守护神是凯姆（Chem），被认为是和潘恩神相对应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这座城市为潘诺波里斯（Panopolis，意即潘恩神之城）。

② 柏修斯的母亲，阿克里修斯（Acrisius）之女。——译者注

他们这一座城市。渡海前往希腊的达纳乌斯[①]和林凯乌斯就是凯密斯人，而柏修斯就是他们的后裔。在追溯家谱的时候，他们还说，当柏修斯为了这样的目的（希腊人也这样认为），即为了从利比亚带走戈尔贡的头，而来到埃及的时候，他造访凯密斯，并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亲属——他在他离开希腊之前，就从他的母亲那里听说过他们城市的名字。他们说，柏修斯命令他们举办竞技会以纪念他，这就是他们保持这个习俗的原因所在。

［Ⅱ.92］以上所说的这些风俗习惯，是那些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埃及人的。沼泽地带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其他地方的埃及人是一样的。无论是我已经提及的那些方面，还是他们的婚姻方面（每一位埃及男人只娶一个妻子，这点和希腊人一样），都是如此。但是，为了使食物的费用节省一些，沼泽地带的居民养成了下面一些特殊的习惯。当尼罗河水位上涨，河水淹没了两岸平原，这期间在平原的水中生长着大量的百合——埃及人称为罗图斯（lotus）[②]，他们把这种百合采下来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他们再从百合的中央取出像罂粟那样的东西，把它捣碎并用它做成面包。这种罗图斯的根也可以食用，而且味道香甜；它是圆形的，大小和苹果差不多。在埃及的河里，还生长着另外一种百合，这种百合类似于玫瑰。它的果实和花长在不同的茎秆上，并列而生，果实的外形几乎和蜂巢一模一样。它里面有许多橄榄核大小的种子，这些种子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了吃。纸草年复一年生长在沼泽地里，他们把纸草拔出来，把它一刀两断，上部割下来作为其他的用途，下面剩下的大约一腕尺长的部分或者食用，或者出售。凡是想享受一下纸草的绝佳美味的人，就把它放到灼热的密封瓦罐里去烘一下再吃。然而，这些居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完全以吃鱼为生的。他们一捉到鱼，就把它们的内脏取出来，然后把它们挂起来晾晒，等鱼干了就成为他们的食物了。

［Ⅱ.93］河里是见不到群居性的鱼类的，它们通常都生长在湖里。到了繁殖季节，它们就成群地向大海游去，雄性的鱼在前面领游，一边游，一边射出它们的精子，雌性的鱼紧跟在后面，迅速地把这些精子吞下去。从这时起雌鱼就受精了。[③] 它们在海里要待一个时期，受精卵开始发育，这个鱼群就向自己的老家回游。不过，现在领游的是雌性的鱼，而不是雄性的鱼了，它们成群地游在前面，并且像雄性的鱼那样，一颗一颗地放出它们那谷粒般的卵，而跟在后面的雄性的鱼吞食这些卵，每一颗卵，就是一尾鱼苗。[④] 那些没有被雄鱼吞食的受精鱼卵，

---

① 修昔底德（Ⅰ.3）指出，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的荷马，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出征特洛伊的全体军队，希腊人在史诗中经常被称为“达纳安斯人”、“阿尔哥斯人”、“阿凯亚人”。其中，达纳安斯人就被认为是达纳乌斯的后裔。——译者注

② 这种荷花只在涨水期间生长在池塘和三角洲一带的小沟渠中，这些地方一年的其余时间很干旱。但在尼罗河河道中并没有这种荷花。它类似于常见的白色水生百合。

③ 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指出希罗多德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④ 在雌鱼产下鱼卵后雄鱼产下精液，然后抚养这些小鱼。无论雄鱼雌鱼，只要是饿了，碰到鱼卵就都会把它吞食下去的。

它们就由鱼苗逐步成长起来。那些在游向海中时被捉住的鱼，在它们的头部的左侧有伤痕，在从海中游回时被捉住的鱼，在它们的头部的右侧有伤痕。[①]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顺着尼罗河向大海的方向游去时，它们紧挨着左岸，而在它们逆河回游的时候，仍旧紧挨着同一岸边[②]，并且不断地蹭着、触着岸边。我相信这是它们害怕急流的巨大冲力会使它们脱离行进的路径。当尼罗河开始涨水的时候，河水漫过河堤，在河流附近低洼地和沼泽地首先开始积满了水；而在这些地方涨满了水的时候，它们里面很快就有很多小鱼了。我认为，我是知道这些小鱼从哪里来的。当头一年尼罗河水位下降的时候，鱼群虽然要随河水撤退，但它们在离开之前就已经把卵产在岸边的泥里；这样，等到来年季节一到，河水又泛滥了，这些鱼卵很快就孵化出鱼来。关于鱼的事情就说这么多了。

[Ⅱ.94] 居住在沼泽地带的埃及人，使用一种用蓖麻子制造的油来涂抹身体，他们称这种蓖麻油为“吉吉”(kiki)。他们在河岸、湖边种植这种植物；而蓖麻在希腊是野生的。埃及种的蓖麻结子丰富，但是它的气味不好闻。人们把这种蓖麻子收集起来，然后或是捣碎和压榨，或是在烘烤之后再煮，把从里面流出的液体收集起来，可以得到一种油质的液体，它和橄榄油一样可以用于点灯，只是它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Ⅱ.95] 埃及人为了对付成群结队的蚊子，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居住在比沼泽地带要高的人们，他们可以爬到高高的楼顶上去过夜，因为风使蚊子无法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在沼泽地带居住的人们，他们没有楼阁，每个人都用一张网替代。他们白天用这张网捕鱼，夜里就把这张网撑起来，在网里面铺上床，钻进去睡觉。即使他穿着外衣或裹着亚麻布睡觉，蚊子也会把它叮穿的；但是蚊子甚至不想穿过渔网去叮咬里面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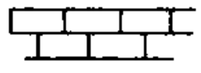
[Ⅱ.96] 在埃及，他们用来运货的船是用一种橡胶树[③]制造的，这种树的外形酷似库列涅的莲花，从这种树里可以获取树胶。他们从这种树上切下两腕尺长的木板，把它们像是砌砖那样排列在一起，[④]。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木板紧紧固定在一排长长的木梁之上，直到船帮造成；接下来，他们用横梁把两侧的船帮上缘固定在一起。他们造船是不用肋材的，但是用纸草来从内侧填补缝隙。每一条船都有一个舵，舵就从龙骨的孔直穿过去。船桅是橡胶树木料做的，帆是用纸草做的。除非强风持续吹，否则这种船是不能逆流行驶的。因此，逆流而上的时候需要岸边的纤夫拉着；在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处理的：每一条船都有一个用柽柳木制造的筏，以一根芦苇绳把它和船拴系在一起，还拴着一块重两塔连特的穿孔的石头。木筏用一根绳子和船系在一起，在顺河而下时漂在船的前面，石

---

① 这只是一种虚构的传说。——译者注

② 就是说，去的时候鱼的左鳃靠岸边，回来的鱼的右鳃靠岸边。——译者注

③ 埃及至今还在用它造船。——哥译本注

④ 如图所示，希罗多德所说大概是这样的排列法，  。——译者注

头也用一根绳子拴在船尾。这样，木筏在水流推动下，迅速下行，拖着后面的“巴利斯”（他们是这样称呼这种船只的）前进；而吊在船尾的河水深处的那块石头，它的作用则是保持舰船走直路。在埃及，这种船是很多的，有一些船载运着成百上千塔连特重的货物。

［Ⅱ.97］当尼罗河水泛滥的时候，国土地表的河水与海水连成一片，只有一座座城市还可以看到，看上去宛如爱琴海上的座座岛屿。到了这个季节，船只就不再在河道里行驶，而是在平原上往来了。在河水泛滥的季节，从那乌克拉提斯到孟菲斯上行的船只就是经过金字塔的近旁的；虽然通常的河道不是这样，那时是路过三角洲的顶点和凯尔卡索鲁斯市的。但是你如果从海上城市卡诺布斯越过平原前往那乌克拉提斯的话，那么你就会路过安提拉市和那被称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①]的城市。

［Ⅱ.98］这些城市当中的前面一个——安提拉是一个有名的城市，该城是被指定专门为埃及统治者之妻提供鞋子的。自从埃及遭受波斯人奴役以后，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另一个城市，在我看来，它之所以取名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是因阿凯乌斯之子，达纳乌斯的女婿，皮西亚人阿尔康德而得名的。[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阿尔康德，但名字不是埃及的名字。

［Ⅱ.99］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以下所述是我根据埃及人提供给我的有关记载，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另外加上一些我自己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据祭司们说，米恩[③]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修筑了一道堤坝，使孟菲斯免于遭受尼罗河洪水的侵袭。在他之前，整个河流是沿着环绕埃及的沙山的利比亚那一面流过的。但是，米恩在距离孟菲斯以南 100 斯塔狄亚[④]左右的地方，在河曲之处修筑了一道堤坝，从而使原先的河道干涸了，同时他新开掘的一道河渠，引领着河水中途折向两条山脉之间的中间。时至今日，波斯人对于尼罗河这段河曲（河水由此进入新的河道）都倍加注意防护，每年都要加固堤坝。因为一旦这里的河堤溃决，河水溢出到这个区域，孟菲斯就面临着被彻底淹没的危险了。米恩这位第一位国王，通过河流改道而使这个地方成为旱地。于是，首先，他着手在那里建立了现在叫做孟菲斯的城市，[⑤] 它位于埃及国土的狭窄区域；随后，他又在孟菲斯的外围，在城市以北、以西，开掘了一个湖，与河水联通起来，尼罗

---

① Archandropolis，意即“阿尔康德之城”。——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译文为：“它之所以取名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是因皮修斯之子，达纳乌斯的女婿，阿凯亚人阿尔康德而得名的。”——译者注

③ Min 即美尼斯（Menes）。据说在他之前统治埃及的是诸神。

④ 合 18.5 千米。——译者注

⑤ 在那里发现了最早的几个王朝诸王的名字，由此可以证明孟菲斯建立早期的情况。

河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东界。祭司们说，他除了这些业绩以外，还在城里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伟、很值得一记的赫淮斯托斯神庙。

［Ⅱ.100］接着，祭司们拿着一卷纸草读给我听，在他的后面有330位继任者担任国王。在历代国王中，有18位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有一位女王[①]是当地土著，其他的国王都是埃及人。女王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尼托克丽斯。[②] 他们说，她继承了她的兄长的王位，而她的兄长曾是埃及的国王；在他的兄长被臣民杀死以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尼托克丽斯为了给她兄长报仇，她拟定了一个狡诈的计划，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她修建了一处宏大的地下会堂，她借口庆祝这座地下会堂的竣工，心中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她通知她所知道的那些谋杀她兄长的主要参与者，请这些埃及人来赴宴；他们吃喝正酣之时，突然，河水从他们头顶上倾泻而下，这河水是从她秘密修建的大水道引进来的。关于她，祭司们告诉我的就只有这些了。此外，他们说，当她完成了我上面所说的事情后，她投身到一间满是灰烬的房间里，以逃避她可能会遭到的报复。

［Ⅱ.101］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些不值得称述的人物，也没有什么突出业绩，[③] 也没有留下什么有史可稽的纪念物；例外的只有这最后一位叫做莫伊利斯的国王。[④] 这位莫伊利斯在位期间，留下了几个纪念物：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北门；他下令挖掘的湖，这个湖的大小我随后就要谈到；还有他在湖中修建的金字塔，我将在描述这个湖的情况时，说说这些金字塔的大小。[⑤] 这是莫伊利斯的业绩，其他的诸位国王确实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Ⅱ.102］因此，我现在不说这些国王，而是说说在他们之后当政的一位名叫塞索斯特里斯[⑥]的国王。祭司们说，他第一个率领着一支舰队从阿拉伯湾沿着红海海岸向前推进，征服了他经过地区的各个民族，直至最后到达因浅滩而无法行船的一片海域。于是，他就从那里返回埃及。祭司们告诉我，他集合了一支大军，从陆路推进，穿过大陆，征服了他在途中遇到的所有民族。在那些当地居民

---

① 王译本译为“王后”（上册，第151页），但这里说的是国王的名单，似乎译为“女王”更合适。——译者注

② 从图尔林（Turin）纸草中可知，尼托克丽斯是早期埃及的一位女王；据曼涅托记载，她是第6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译者注

③ 关于他们的记载模糊不清，原因在于埃及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由牧人（希克索斯人）统治的，这些牧人趁埃及分裂成几个王国之际，侵入埃及，最终成功地把孟菲斯诸王驱逐出境。

④ 希罗多德忽略了古王国，他把旧王国几位著名的国王错放在Ⅱ.124来叙述了。莫伊利斯（即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et）是第12王朝（中王国）的一位国王。

⑤ 参阅：Ⅱ.149。——译者注

⑥ 很可能的，西努斯列特（Sinusret）一世，西努斯列特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业绩被杂糅在一起，置于塞索斯特里斯的名下。（希腊人称拉美西斯二世为塞索斯特里斯；据说他统治的时间在公元前14世纪。——哥译本注）

对他的进攻加以抗击，并且英勇地为他们的自由而战的地方，他便在那里树立石柱，[①] 石柱上刻着他本人的名字及其国家的名字，并说明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武力使这里的居民成为其臣民的。相反，在那些未经一战就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的地方，他在石柱上也要刻上类似的铭文，除此以外，还要刻上一个妇女的外阴的图形，表示这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民族，也就是说不好战的、柔弱的民族。

［Ⅱ.103］塞索斯特里斯就这样穿越了整个亚细亚大陆，又从那里进入欧罗巴，成为斯基泰亚和色雷斯的主人。我认为他的军队就到这里，没有出征更远的区域。因为在这些地方还可以见到他树立的石柱，而在更远的地方则看不到这类的石柱了。他从色雷斯返回埃及的途中，曾经到达法希斯河河畔。在这里，我不能确切说明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从他的主力分出来，把他们留在那个地方殖民，也可能是他的一部分军队对于长期的背井离乡感到厌倦，他们逃离了塞索斯特里斯，而在这条河的沿岸定居下来。

［Ⅱ.104］毋庸置疑，科尔基斯人[②]是属于埃及民族的。在我听别人提及这个事实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我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在科尔基斯和埃及两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发现，科尔基斯人对于埃及人的记忆，比埃及人对于科尔基斯人的记忆更为清晰。埃及人依然认为，他们相信科尔基斯人就是塞索斯特里斯的军队的后裔。我个人作出这样推测，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们是黑色皮肤，毛发卷曲。这些是确实可靠的，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除了他们以外，其他若干民族也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科尔基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自远古时代以来，就一直有行割礼习俗的仅有的几个民族。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③]自己都承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个风俗；而在塞尔摩冬河[④]与帕森尼乌斯河[⑤]沿岸居住的叙利亚人，以及与他们相邻的马克隆涅斯人[⑥]都说，这种风俗是他们不久前从科尔基斯人那里学来的。现在看来，只有这些民族是行割礼的民族，而且很清楚，他们在这个方面，都是模仿埃及人的。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我的确还不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行割礼的习俗，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行割礼的习俗——无论如何，这在埃塞俄比亚都无疑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了。但是，其他的民族从埃及人那里学得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从这样一个事实而清楚地得到证实：腓尼基人当中凡是和希腊人做过生意的，他们就不再

---

① 发现于叙利亚境内的这些纪念物为拉美西斯二世所建。它们建在吕库斯（在弗里基亚）河口的岩石上。

② 科尔基斯在黑海沿岸。参阅：Ⅰ.104。——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这里显然指的是犹太人。他大概推想犹太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行割礼的习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犹太人是在离开埃及以后，割礼才成为他们常规的、普遍的习俗的。

④ 在卡帕多西亚境内。——译者注

⑤ 在帕弗拉冈尼亚西部，毗邻叙利亚。——译者注

⑥ 居住在黑海东南一部族。——译者注

在这件事上模仿埃及人，不再坚持给他们的孩子行割礼了。

[Ⅱ.105] 关于科尔基斯人与埃及人是同族的事，我还要补充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这两个民族纺织亚麻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世界所有其他各族对这种纺织的方法则全然不知；这两个民族在整个生活方式上，他们在语言上彼此都是相似的。希腊人称科尔基斯的亚麻为撒丁尼亚亚麻，[①] 但称来自埃及的亚麻为埃及亚麻。

[Ⅱ.106] 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他所征服的各地树立的石柱，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叙利亚的那块叫做巴勒斯坦的地方，我亲眼看到它们依然树立在那里，石柱上刻有我上面所提到的文句，以及清晰可辨的妇女的外阴图像。在伊奥尼亚，也有这位国王的两个图像[②]刻在岩石上，一个在从以弗所通往佛凯亚的路上，另一个在从萨尔狄斯通往斯米尔那的路上。两个地方的图像所刻画的都是一个高度为 4. 5 腕尺[③]的男子，右手握枪，左手持弓，其余的装束则一半像埃及人，一半像埃塞俄比亚人。从右肩到左肩穿过胸部有一行铭文，这是用埃及的祭司体文字写的，铭文写道："我用我的双肩征服了这片领土。"征服者在铭文中没有说明他是谁，来自何方，虽然塞索斯特里斯在其他地方的铭刻是记载着这些事实的。因此，有一些看到这些图像的人推测，说他们是蒙浓的像。[④] 但是人们这样的想法距离事实还是相差很远的。

[Ⅱ.107] 祭司们接着说，这位塞索斯特里斯，当他带着他从被征服的各国掳获的大批俘虏回国时，他的那位在他离开时被他任命为埃及总督的兄弟，在培泸溪昂的达弗奈来迎接他、宴请他，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参加了这个宴会。随后他的兄弟就在那一建筑物的四周堆放了大量的薪柴，一切就绪后，就把它点着了。这时，塞索斯特里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立即接受了陪同他赴宴的妻子建议，把他们的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投到火上，作为火焰中的桥梁，这样就可以使其余的人踏过这两个人而得以逃生。塞索斯特里斯按照她的建议采取行动，这样他的两个儿子被活活烧死了，而他本人和其余的孩子都得救了。

[Ⅱ.108] 塞索斯特里斯返回自己的国土，并对他的兄弟进行了报复。在这之后，他就着手使用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带回来的大批俘虏，他强迫一部分俘虏去搬运大块的石料，在他统治期间，这些石料都被运送到赫淮斯托斯神庙去了；强迫另外一些俘虏去挖掘在埃及全境纵横交错的许多河渠。通过使用这些强制的劳动，埃及国内的整个面貌便焕然一新了。埃及在此前是一个适于骑马和行车的地

---

① 似乎没有理由把科尔基斯亚麻和撒丁尼亚联系起来。——哥译本注

② 在卡拉贝尔（Kalabel）关口，在从以弗所到斯米尔那的老路附近，人们发现过两个类似的图像。然而，他们从外形上看不是埃及人。——哥译本注

③ 约合 2. 08 米。——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拒绝接受他是蒙浓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希腊人中间已经流行），以此展示他的辨别力。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埃及到处都有蒙浓，这仅仅是因为荷马在他的史诗中提到过蒙浓。（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国王。——译者注）

区，但此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合了。虽然埃及全境是一马平川，现在它既不适于骑马，又不适于行车，原因就在于河渠众多，它的全境到处都布满了各种流向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尼罗河的水源提供给那些不临河的内地城镇居民；因为在此之前，等洪水退下去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从井里汲取那种已经发咸的水。

［Ⅱ.109］他们还宣称，塞索斯特里斯把埃及的土地在全体居民中间作了一次分配。他把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命令土地持有者每年要向他缴纳租金，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如果河水吞噬了一个人所分得的土地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面前陈述所发生的事情；国王根据情况派人前去调查，并测量受损失地段的确切面积；这样以后他的租金数额就要按着减少后的土地的面积来征收了。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实践，几何学[①]在埃及才第一次为人所知，而它又从埃及传入了希腊。但是，[②] 格诺蒙[③]以及把一日分成 12 个时辰，那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

［Ⅱ.110］塞索斯特里斯不仅仅是埃及的国王，他还身兼埃塞俄比亚之王。他是唯一统治过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君主。[④] 作为他统治的纪念物，矗立在赫淮斯托斯神庙门口的那些石像就是他遗留下来的。其中他和他的妻子的两座石像各有 30 腕尺高，[⑤] 他的 4 个儿子的石像则各有 20 腕尺高。[⑥] 在很多年以后，赫淮斯托斯神庙的祭司们都不许波斯人大流士[⑦]把他的石像放在这些石像的前面。他们说，“因为大流士的功业是无法和埃及的塞索斯特里斯的功业相提并论的。理由是，塞索斯特里斯同样征服了为大流士所征服的那些民族，不仅如此，他还征服了斯基泰人，那是大流士所未能征服的民族。因此，就功业而论，他未能超过塞索斯特里斯，如果大流士把他自己的石像树立在这样的国王的奉献物的前面，那是不公平的”。他们说，大流士对于祭司们直言不讳的言辞表示谅解。

［Ⅱ.111］祭司们说，在塞索斯特里斯去世后，他的儿子斐洛斯[⑧]登上了王位。他并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下述的情况的发生造成他双目失明。当时，尼罗河的河水水位涨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达到 18 腕尺，淹没了全部的田地，这时，阵风骤起，掀起了波涛。于是，这位国王在一种癫狂的精神状态下，竟然拿起枪

---

① 哥译本这里译为“量地法”，其实几何学的产生和量地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译者注

② 波洛斯 polos，日钟（sunclock，sun-dial）。——译者注

③ gnomon，日晷。——译者注

④ 埃及新王国 18、19 王朝时，埃及人统治了整个埃塞俄比亚，以及非洲内陆的一部分。

⑤ 约合 13. 86 米。——译者注

⑥ 约合 9. 24 米。——译者注

⑦ 大流士的名字出现在铭刻中，在大绿洲（the Great Oasis），埃尔·卡尔该（El Khargeh）主神庙的大部分由他所建。在那里，大流士的名字是最早出现的。

⑧ 曼涅托的埃及王表里面没有这个名字。它大概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国王的一个头衔。——哥译本注

来，冲到波涛汹涌的激流中去。于是，他很快就身患眼疾，不久就双目失明了。这样，他在此后 10 年一直没有恢复视力。最后，到了第 11 年，有人从布托城带来一道神谕给他，大意是说，他受惩罚的期限就要结束了，他用女人尿洗眼，就可以恢复他的视力。这位妇女必须是忠于她的丈夫，并且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因此，斐洛斯首先用他的妻子的尿来试洗，但是没有一点效果——他照旧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用别的妇女的尿来试洗，直到最后他成功地用这种办法恢复了视力。于是他把最后这位妇女以外的所有其他妇女集合起来，把她们带到现在称为“红土”的一个城市去，在那里把她们连同那个地方一起烧为灰烬。他娶了用尿治愈他眼疾的那位妇女。等他视力得到完全恢复之后，他就向所有著名的神庙奉献礼品，在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献给太阳神的神庙的两座石头的方尖碑。① 这是两件杰出的作品，每座石碑都是用一整块石头制造的，每座石碑都是 100 腕尺高，8 腕尺宽。②

[Ⅱ.112] 他们说，继斐洛斯之后登上王位的是一个孟菲斯地方的人，他的名字用希腊语来说，叫做普洛特乌斯。这位国王在孟菲斯有一片圣域，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装饰得富丽堂皇，位于雄伟的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南面。来自推罗城的腓尼基人就住在这个圣域四周，整个那个区域被称为推罗大营。在这片圣域里，有一座神庙，称为外乡人阿芙洛蒂特的神庙。据我猜测，这座神庙是为丁达琉斯的女儿海伦建造的。我听人说，首先是因为她曾在普洛特乌斯的宫廷里和他同居了一个时期；其次，是因为这座神庙是献给外国人阿芙洛蒂特的。原来，在所有众多的阿芙洛蒂特神庙当中，再也没有一座神庙，其女神是带着“外乡人”的头衔的。

[Ⅱ.113] 我询问他们关于海伦的问题，③ 祭司们在回答的时候，向我讲述了下面一些细节。亚历山大从斯巴达把海伦带走以后，就起航回国了。在他经过爱琴海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狂风，这阵风把他吹离了原来的航道，把他吹到了埃及的海域；从那里，由于风力未减，又把他吹向岸边，现在位于尼罗河河口，卡诺布斯人海口的一个叫做塔里凯亚斯④的地方，就是他登陆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岸上，至今还有一座奉献给赫拉克利斯的神庙。即使是一个奴隶从主人那里逃走，而来到这座神庙里避难，只要他把自己献身给神，并在自己的身上打上神圣的印记，那么不管他的主人是谁，也不能再动一下这个奴隶了。直到我的这个时候，这条法律依然是有效的。因此，在听说这个地方有此项规定以后，亚历山大

---

① 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在赫里奥波里斯。其高度远超过埃及境内已发现的其他方尖碑，其他方尖碑最高者不过 100 英尺（按希氏所记，这两个方尖碑高度达到 150 英尺。——译者注）。

② 即高约 46. 2 米，宽约 3. 7 米。——译者注

③ 在希罗多德有关的故事中，希腊人总是急切地“询问”荷马史诗中所提及的一些事情，而埃及人总是趁机加以利用。荷马相信海伦去了埃及，这一事实仅仅证明：这则故事并非首创于希罗多德那个时代，而在此前很久就已盛行。

④ 希腊文 Taricheias，意为“盐地”（Salt-Pans，Salting-places）。——译者注

的侍从们就离开了他，逃到神庙去请求庇护了。他们在那里为了要加害于他们的主人，就向埃及人控诉他，讲述了他劫走海伦的全部情况，还讲述了他对麦涅劳斯所做的不义之行。他们不单是在祭司面前，还在一位名叫索尼斯的尼罗河河口守卫官的面前控诉他。

[Ⅱ.114] 索尼斯一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就派人送信给正在孟菲斯的普洛特乌斯，大意是说："从希腊来的一位异邦人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一个特乌克洛伊人[①]，他在希腊那个地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他在那里做客，却欺骗了男主人的妻子，拐走了女主人并且带走了大量财宝。但是，现在是天气迫使他漂泊到这里来。我们是让他带着自己原来的东西离开呢，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给没收呢？"普洛特乌斯回答说："别管是谁，凡是对自己的朋友有如此不义之行的，就把他捉拿来见我，我可以听听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

[Ⅱ.115] 索尼斯接到这个命令后，就把亚历山大逮起来，不许他的船只离开；随后，他就带着亚历山大、海伦、财宝以及那些逃跑的奴隶，一起前往孟菲斯。当所有的人都到达的时候，普洛特乌斯便问亚历山大："你是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亚历山大在回答时说明自己的身世，他的祖国的名字，也如实地说明了他最近这次航行的情况。于是普洛特乌斯又问他，是如何占有海伦的。亚历山大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些闪烁其词了，并没有说出真实情况。于是，那些奴隶就进来插话，他们推翻了他的供述，并且说明了他的整个犯罪过程。最后，普洛特乌斯做出这样的判决："若不是我把那些因风浪而进入我国境内的任何外国人不遭杀害的事，当做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的话，我是一定要杀死你来为希腊人报仇的；你这个最卑鄙的人，在受到盛情款待以后，竟会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来！首先，你勾引你的男主人的妻子，可是你还不满足，你一定还要激起她的情欲，背着她的丈夫把她拐走。即使如此，你仍然不知足，在离开的时候，你作为客人还洗劫了主人的家财。现在，既然我极其看重不处死任何外国人这件事，因此我还是允许你离开；但是我不许你带走这个女人和这些财宝。他们必须留在这里，直等到那个希腊的异乡人亲自来把这个女人和财富带回去。至于你本人和你的同伴们，我限你们在三日之内离开我的国土——我还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三日过后，你们就将被当做敌人对待了。"

[Ⅱ.116] 以上就是祭司们告诉我的关于海伦如何来到普洛特乌斯宫廷的故事。我认为，荷马也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但是他却摈弃了这种说法，因为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如他所采用的另一种说法更适于他的英雄史诗，同时他又表明他并不是对这个说法一无所知的。这一点从《伊利亚特》中他叙述亚历山大游历的段落，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既然已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诗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再提及此事，以免自相矛盾——他说到，亚历山大带着海伦在回归途中，如何

① 即特洛伊人。——译者注

脱离了他的航路，而最终经过潜水漫游，他们到达了腓尼基的西顿。这是出自于叙述到狄奥麦德斯[①]的武功的那一段，诗词如下：

他的家里有五颜六色的袍子，
那是西顿妇女的织物，神样的帕里斯
曾从东方的城市把她们带来，穿越大海，
甚至把出身高贵的、美貌的海伦从她的家乡带来。[②]

在《奥德赛》里，荷马也提到了这一点：

索尼斯的妻子埃及人波里丹那，
曾把这样的有奇效的妙药，
赠送给宙斯的女儿；因为在那里的肥沃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配合起来能够治病的或是害人的药草。[③]

而在这同一首史诗里，麦涅劳斯也向泰列马库斯说：

我归心以箭，但诸神把我阻留在埃及，
只因我没有献上令诸神满意的百牲祭。[④]

从上面的诗句看来，荷马自己表示他是知道亚历山大漂泊到埃及这件事的；因为叙利亚和埃及相邻，而包括西顿人在内的腓尼基人是居住在叙利亚的。

[Ⅱ.117] 从这些诗句特别是从有关西顿的描写来看，《塞浦路斯叙事诗》的作者不是荷马，[⑤] 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塞浦路斯的叙事诗》说，亚历山大偕同海伦在离开斯巴达的第三天到达伊利昂，一帆风顺，海面平静。而在《伊利亚特》中，诗人说他带着海伦还没有到家，就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关于荷马与《塞浦路斯叙事诗》，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Ⅱ.118] 于是我询问那些祭司：希腊人所叙述的关于伊利昂的故事是真的

---

① 有人或许对此持反对意见，这里所引用段落出自《伊利亚特》的第 6 卷而非第 5 卷，尽管第 5 卷名为 Diomede's Bravery。这事实上无关紧要，因为目前所见《伊利亚特》的卷章节的划分是始于 Aristarchus。在希罗多德时代第 6 卷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在第 5 卷之中。

②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Ⅵ.289～292。——译者注

③ 荷马：《奥德赛》，Ⅳ.227～230。

④ 同上，Ⅳ.351～352。

⑤ 希罗多德在这里否认这首诗歌是由荷马所著。《塞浦路斯叙事诗》大概是斯塔辛努斯（Stasinus）于公元前 700 年左右所著，诗中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战争前期的情况。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224 页。——译者注

还是假的呢？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如下细节。他们声称这是麦涅劳斯亲口对他们讲述的。在海伦被诱拐之后，希腊人的一支大军为援助麦涅劳斯，渡海进犯特乌克洛伊人的国境。他们抵达后，登陆扎营，随后就派遣使团前往伊利昂，麦涅劳斯本人也是使者之一。这些人进城之后，就要求归还海伦，交出亚历山大从麦涅劳斯那里带走的财宝，并且要求对他们的不义之行作出赔偿；但是特乌克洛伊人立即作出答复，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有时甚至发誓回答说，他们那里既无海伦，也无财宝；他们说，人和财宝都还在埃及；要求他们来赔偿掌握在埃及国王普洛特乌斯手里的东西，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希腊人以为特乌克洛伊人不过是在嘲笑他们，于是就一直在围攻他们的城，直到最后攻下了这座城。然而，他们发现那里并没有海伦，所听到的还是和先前相同的说法，他们终于相信特洛伊人当初说的是实话，于是派遣麦涅劳斯前去普洛特乌斯的宫廷。

[Ⅱ.119] 这样，麦涅劳斯前往埃及，抵达后溯河上行来到孟菲斯。在那里，他讲述了此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受到了最好的款待，海伦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他的身边，所有的财宝也都物归原主。他们说，麦涅劳斯在受到这样友好的款待之后，却对埃及人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原来，当他即将起航的时候，恰好遭遇逆风而耽搁下来；既然这种阻碍在不断持续，他就想出了一个最缺德的权宜之计。他们说，他逮到了埃及当地人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当做牺牲奉献了。当这件事情败露的时候，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憎恨，于是他们前去追击麦涅劳斯。然而，他已经乘船逃往利比亚去了。至于之后他从那里又去了什么地方，埃及人就不清楚了。祭司们说，他们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因为部分地是他们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部分地是因为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土上，因此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Ⅱ.120] 以上就是埃及的祭司们所叙述的内容。就我本人而言，我是相信他们所有关于海伦的说法都是真实的，这是基于以下理由：如果海伦是在特洛伊的话，那么，我认为不管亚历山大同意与否，当地居民都会把她移送给希腊人的。因为可以肯定，无论是普里阿摩斯，还是他的家人，都不至于愚蠢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城市陷于危险的境地，而仅仅是为了亚历山大能够拥有海伦。无论如何，假若他们在一开始决定不交出海伦的话，而后来随着如此众多的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历次交锋中阵亡，而且普里阿摩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如果史诗的作者是可信的话，[①] 都要失去一个儿子，有时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坚信，即便海伦是普里阿摩斯自己的妻子，他也会把她移送给希腊人的，如果这样做可以平息一连串灾祸的话。不仅如此，尽管普里阿摩斯年事已高，亚历山大似乎并不是王位继承者，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国家事务主要管理者。这样的一个人是赫克托尔，他是亚历山大的兄长，而且远比他勇

① 整个这一章是希腊人理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例证。

武，他位居亚历山大之前，而有望在普里阿摩斯死后继承王位。赫克托尔也是决不会赞成他的兄弟的不义之行的，特别是当这种行为给赫克托尔本人和其他特洛伊人带来的是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但是，事实上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出，他们是这样告诉希腊人的，但是希腊人并不相信他们所说——我认为，这是神圣天神的意愿。天神通过彻底毁灭特洛伊，明确地向全体世人证明，谁有过重大的不义之举，诸神就一定会来对他们施以严厉的惩罚的。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Ⅱ.121] 祭司们告诉我说，普洛特乌斯死后，兰普辛尼图斯[①]继承了王位。在赫淮斯托斯神庙西面的门口，有他留下来的纪念物；在神庙门前矗立着两座高达 25 腕尺[②]的像。埃及人称其中一座名为“夏”，称另一座名为“冬”。被他们称之为“夏”的那座像，位于北面，受到当地人的崇拜；被称为“冬”的那座像，位于南面，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正好相反。他们说，兰普辛尼图斯这个国王拥有大量的白银，其数量之大，其后没有哪位国王能够赶上或者超过他。为了更好地贮藏他的钱财，他下令建造一间巨大的石室，这间石室的一面墙就和他的宫殿的外墙相接。因此，修建这间石室的工匠在修筑过程中想出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安塞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可以轻易地由两个人，甚或由一个人挪移出来。这样，当石室竣工的时候，国王把他的钱财也储藏在里面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位工匠患病，发现自己不久将离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召唤到自己的面前，告诉他们说，他在国王的宝库密室上所安设的机关，这是为了他们才这样做的；如此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永世富裕。接着，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如何移动那块石头，并告诉他们那块石头的尺寸，叮嘱他们要严守这个秘密，这样，只要他们活着，就可以随意支配王家的财富了。这位工匠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做这件事了；他们在夜里来到王宫，找到石室墙壁上的那块石头，轻易地把它挪移出来，于是盗取了大量的财宝。

国王在下一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看到有些容器存放着财宝的数量已经减少了，感到很诧异。但是他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因为封印原封未动，而石室也紧紧地关闭着。国王后来在一次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发现更多的财宝不翼而飞了。实际上，窃贼们从未停止过盗窃，而且盗取财宝的数额越来越大。国王终于下令制作了一些捕兽器，把它们安置在他存放财宝的容器附近。安装完毕后，窃贼又像往常一样来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从那个孔道爬了进来，径直向装财宝的容器走去，突然他发现自己已被一个捕兽器给逮住了。他知道自己没救了，他立即叫他的兄弟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要他的兄弟尽快地进来割掉他的首级。这样，一旦他的尸体被人看见，也无法辨认出他是谁，从而也就不至于殃及

---

① 他显然是第 20 王朝的一位名叫拉美西斯的国王，希罗多德把他和一则常见的民间故事联系起来。

② 约合 11.5 米。——译者注

他的兄弟。另一位窃贼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按照他说的做了。于是，他把石头安放在原处，带着他的兄弟的首级回家去了。

天亮的时候，国王又到石室来，他看到了捕兽器上那具窃贼的无头尸，而石室依然完好，也看不出有任何人出入的痕迹，感到大为惊异，有些不知所措了。他下令把窃贼的尸体悬挂在宫墙外面，派卫兵守候在那里，这些卫兵得到指令，一旦看到有人哭泣或是哀悼，就把这个人捉来见他。当窃贼的母亲得知悬挂着的这具尸体是她的儿子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就对还活着的那个儿子说，要求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他兄弟的尸体取回来；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从命的话，她就要亲自到国王那里去，告发他这个窃贼。

儿子费尽了口舌力图说服母亲放弃她的想法，但是这一切都归于徒然。母亲不断提出要求，最后在她强求之下，儿子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把一些皮囊装满酒，让毛驴驮着，然后就赶着它们在自己的前面走，一直来到看守着悬挂着的尸体的卫兵的附近；这时他拉扯两三只皮囊的脚，[①] 这样就把酒囊的口解开了；在酒外泄的时候，他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喊叫，似乎不知道应该先去把哪一头驴背上的酒囊口扎住。卫兵们看到美酒泄地，他们喜不自禁，认为好运当头，于是全都拿起器皿跑到大道上去接取流出来的酒。这个赶驴人装出生气的样子，把卫兵们痛骂了一顿。但是卫兵们好言相劝来安慰他，直到他好像受到了宽慰，怒气渐消；最后，他把他的毛驴赶到大道旁边，并重新整理他的毛驴驮载的东西。同时，他在和卫兵交谈时，有一名卫兵逗他开心，使他笑了起来，这样他又赠送给他们一皮囊的酒。现在卫兵们决定就地坐下来，比一比酒量，于是他们还要他也留下来，和他们共饮。他自己同意留下来了。酒过三巡，他们在一起相处得更加融洽了，他马上又送给他们一皮囊的酒，卫兵们开怀畅饮，直到个个酩酊大醉，他们终于昏昏欲睡，倒在地上进入梦乡了。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贼就去把他的兄弟的尸体放下来；然后，为了嘲笑这些卫兵，他又剃光了所有这些卫兵的右腮的胡子。他把这具尸体放到驴背上驮着，赶着驴离开这里回家去了，这样他就完成了母亲交给他的任务。

国王得知贼的尸体不翼而飞的消息，勃然大怒。因此，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立即捉住做出了这样事情的人。他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应急办法，虽则祭司们这样说，但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他把自己的女儿派送到公共妓院去，命令她要接待所有的来客，但是首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告诉她，他本人在这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的和最邪恶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有人在回答时告诉她关于这个窃贼的故事，她必须立刻抓住他，不许他逃走。公主按照她父亲的吩咐做了，但是那个窃贼知道了国王的用意，他想在计谋方面胜过国王。于是，他又拟定出这样一个计

---

① 通常是用羊皮来制作皮囊的，皮囊制好后尾巴和腿脚是保留着的，用绳索扎住，扯开它酒就可以放出来了。——译者注

划：他弄到一具刚死的尸体，割下一只手臂，把它藏到衣服里面，然后前往国王的女儿那里去。她向他提问题的时候（就像对所有其他的客人一样），他就告诉她说，他做过的最邪恶的事就是在他的兄弟在国王的宝库中被捕兽器逮住时，他割下了他兄弟的头颅；而他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灌醉了卫兵再把他兄弟的尸体取走。他这样讲的时候，公主就伸出手想抓住他，但是窃贼却趁着黑暗把那只死人的手臂递给了她。公主以为这就是他的手臂，就紧紧地捉住不放；而那窃贼却在公主抓住死人手臂的时候，自己溜出了门口。

当国王得到那窃贼又一次得逞的消息之后，他对这个人的睿智和大胆大为惊叹，于是派使者到他统治区域的各个城镇去发布命令说，如果这个人前来谒见国王的话，国王将赦免他，并且允诺给他丰厚的奖赏。窃贼相信了他的话，大胆地来谒见国王。兰普辛尼图斯非常欣赏他，把他视为人间最聪明的人，并且把公主许配给他。国王说："埃及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更有智慧，而这个人又是所有埃及人里面最优秀的。"

[Ⅱ.122] 祭司们还告诉我说，后来，就是这位国王，在活着的时候下到希腊人称为哈德斯[①]的境域去，在那里和德墨特尔玩掷骰子，他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在这之后，他带着（德墨特尔）女神赠给他的一件礼物即金色的餐巾返回到阳间来了。听他们说，兰普辛尼图斯下到冥府去，又从那里重返人间，埃及人根据这件事创立了一个节日，时至今日他们确实还在庆祝这个节日。至于他们为什么创立这个节日，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而创立，我就无法断定了。节日的仪式是这样的：在一年的某一天，祭司们织出一件外套，用一条布带蒙住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双眼，然后他们把这件衣服披在这个人的身上，领着他到通向德墨特尔神庙的大道上去，那时他们就都离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待在那里。他们说，被蒙住眼睛的那位祭司由两只狼[②]引领到德墨特尔神庙去（那里距离城市 20 斯塔狄亚[③]），在神庙里停留一会儿，再由狼把他从神庙引领回到第一次接头的地点。

[Ⅱ.123] 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这整个这部著作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埃及人相信，统治阴间世界的是德墨特尔和狄奥尼索斯。[④] 另外，埃及人最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人的肉体死去的时候，人的灵魂就转投到恰在此时出生的其他动物体内，然后从一种动物转移到另一种动物身上，[⑤]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哈德斯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波塞冬和德墨特尔的兄弟，是地狱和冥府的统治者，是一位掌管地下财富、司理丰产并从地下赐予人间收成的神祇。——译者注

② 这种动物不是狼，而是豺，它是安努比斯（Anubis，导引亡灵之神。——译者注）的标志。

③ 合 3.7 千米。——译者注

④ 此处宜用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这二者皆为阿蒙提（Amenti，埃及人的哈德斯）的主神。

⑤ 希罗多德在这里显然把灵魂不朽说和灵魂轮回说混为一谈了。

而在经过居住在陆地的、水中的、空中的三界的各种生物之后，人的灵魂便再一次投入人体，重获新生。他们说，完整的一次轮回过程需要 3 000 年的时间。希腊的那些作家们，有早先时代的，也有晚后时期的，都是从埃及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说法，但他们觉得仿佛是自己想出来的。我可以列举出这些人的名字，但我在这里不这样做。

[Ⅱ.124] 祭司们说，直到兰普辛尼图斯当政期间，埃及治理得很好，欣欣向荣。但是，到了继承他的王位的齐奥普斯当政的时候，[①] 人民却被拖入了灾难的泥潭。他封闭了所有的神庙，禁止任何一位埃及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他强迫全体人民为他劳作。他命令一些人从阿拉伯山脉中的采石场，把石块运到尼罗河岸边；另一些人的任务就是接过这些石块，把它们装上船运过河去，再把它们运送到称为利比亚山的山区。他们常年都保持有 10 万人在劳作，每 10 万人劳作满三个月，被另外的 10 万人替代。在 10 年间，人民一直被驱使着去修筑运送石料的道路。在我看来，修筑这种道路的劳动量，比建造金字塔[②]也轻不了多少。这条道路有 5 斯塔狄亚长，10 寻宽，最高的地方达到 8 寻。[③] 它完全是用磨光的并且上面雕刻有动物图案的石料铺筑而成的。我在前面所说的用 10 年的时间来铺筑这条道路，整修金字塔的地基，以及金字塔的地下室，齐奥普斯打算用它们来做他自己的陵墓。最后这些建筑就如同在一个岛屿上进行的，他从尼罗河通过一条水渠把河水引过来，环绕在金字塔底座周围。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 20 年的时间，它的底座是正方形的，每一边的长度为 8 普列特隆，它的高与长相等。[④] 整个金字塔都是用磨光的石料，极其精确地砌筑而成的。每一块石料的长度都不在 30 尺以下。

[Ⅱ.125] 这个金字塔是按照阶梯的形式修建的，有些人称之为城垛式的，有些人称之为祭坛式[⑤]的。在人们把基座的石料铺设完成以后，人们再用短木块制成的机械[⑥]把其他的石块搬上去砌好。他们首先用机械把石料从地面提升到第一层梯级上去，这些石料被抬上去之后，在第一层梯级上还有另一个机械，这个

---

① 埃及大规模修建金字塔是在古王国时期，现在位于开罗西南 16 千米的胡夫（Khuhu，齐奥普斯）、哈夫拉（Khafra）和孟考拉（Menkaura），都是属于第 4 王朝的，而希罗多德把他们放在 20 王朝的一个国王之后。时间的误差约 2000 年。——译者注

② 指“大金字塔”。——哥译本注

③ 长、宽、高分别约为 925 米、18. 3 米、14. 6 米。——译者注

④ 大金字塔底座每边长 756 英尺，如今减为 732 英尺；原高度为 480 英尺 9 英寸，如今有 460 英尺 9 英寸。底部角度为 51 度 50 分，三角形顶点的角度为 76 度 20 分。金字塔占地面积 571 536 平方英尺，如今占地 535 824 平方英尺。（大金字塔原高 146. 5 米，现减损为 137. 20 米；基底边长原 230. 38 米，现为 227. 5 米；塔身共计 250 层，共用了 230 万块平均 2. 5 吨重的石料砌成。据推测，全部石料的总重量约为 570 万吨。大金字塔被古希腊人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首，当之无愧。——译者注）

⑤ 按希腊语直译为“祭坛阶梯”。——译者注

⑥ 这种机械看来是古代埃及人用的“起重机”。希罗多德说它是用短的木块组合而成的（formed of short wooden planks），究竟是怎样一种机械还无法确知。王译本这里译为“杠杆”。——译者注

机械把这些石料再从这一层提升到第二梯级，然后在第二梯级上的机械把石料提升到更高的梯级上面去。在每一梯级都各有一个机械，也可能是只有一个可以灵活移动的机械——在石料层层提升的过程中，这个机械也随之被提拉到每一梯级——我听到就是这两种说法，因此我这里都提到了。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竣工的，然后是中间的部分，而最后竣工的最下面以及靠近地面的部分。在金字塔上面，有一段用埃及字母刻写的铭文，[①] 记载了修建金字塔的劳作者所消耗的萝卜、葱、蒜的数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翻译[②]念给我听，说上面写着这些东西花费了 1 600 塔连特的银子。如上所述，考虑到建造金字塔所持续的时间，再加上在开采和搬运石料、构筑金字塔地下部分这些方面所用的时间（我想需要的时间也不短），如果这个记载真实可靠的，那么，金字塔的劳作者工作时所用铁制工具的花费，劳作者所消耗的食品和衣服的花费，该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目啊！

［Ⅱ.126］齐奥普斯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他花光了他的所有钱财，但还是缺钱，这时他竟然指使自己的女儿去妓院卖淫，命令她要勒索一定的酬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说，她在按照她父亲的指令去做了，同时打算也给她自己留下某种纪念物，因而要求每一个想和她发生关系的男子都要给她预期的工程提供一块石料。她后来就是用这些石料来修建了大金字塔对面的三座金字塔中间的那一座，这座金字塔的每一底边长为 1. 5 普列特隆[③]。

［Ⅱ.127］埃及人说，齐奥普斯统治了 50 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兄弟凯福仁继承了王位。凯福仁模仿他的前任国王齐奥普斯的所作所为。像他兄长一样，凯福仁也给自己修筑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要小些。[④]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亲自测量过。它没有地下室，它也不像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引入尼罗河的河水，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管道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进来的，管道绕行一个岛，而据说齐奥普斯的遗体就埋葬在这个岛上。[⑤] 凯福仁为自己建造的这座金字塔紧挨着齐奥普斯的那座大金字塔，二者大小相同，只是高度要矮 40 尺；它最下面的一层是用埃塞俄比亚的五彩石修筑的。这两座金字塔都是耸立在同一座大约有 100 尺高的山丘上。凯福仁统治了 56 年。

［Ⅱ.128］这样，埃及曾有 106 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这一时期神庙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来没有开放过。埃及人想起这两个国王时痛恨他们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及他们的名字。于是，他们普遍用牧人腓力提昂的名

---

① 这种文字肯定是象形文字的碑铭体。由于金字塔外表石料已经风蚀脱落，不可能对这些文字加以识别或者辩驳。但是，希罗多德的说法并非完全不可信，他所提供的铭文过于简单，其内容应不限于此。

② 除了自己的母语希腊语以外，希罗多德大概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请当地人做他的翻译。——译者注

③ 约 45 米。——译者注

④ 第二座金字塔的当前基底长 600 英尺，原为 707 英尺 9 英寸；当前垂直高度为 446 英尺 9 英寸，原来为 454 英尺 3 英寸，顶部的夹角为 52 度 20 分。

⑤ 参阅：Ⅱ.124。——译者注

字来称呼这些座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当时曾在这个地方牧放他的羊群。①

［Ⅱ.129］他们说，在凯福仁之后，继承王位的就是齐奥普斯的儿子米开林努斯了。他不赞成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因而重新开放神庙，容许那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各安其业，并且使他们恢复了奉献牺牲的习惯。他判案公正，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国王。因此，在这个方面，他比埃及的所有统治者都受到更多的褒扬。他们说，他不仅公正断案，而且，任何人只要不满意他的判决，米开林努斯还会从他自己的产业中给他一些补偿，以平息他的怨气。米开林努斯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他的行动有如上述；然而，这时不幸降临到他身上：第一个不幸就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独生女儿死了。他对自己的这一不幸遭遇悲痛欲绝，因而他想给整个孩子举行一个非同寻常的葬礼。于是，他用木头做了一头母牛，再把里面掏空，外表包上黄金，把他的女儿的尸体放置到这个新奇的灵柩里面。

［Ⅱ.130］这头牛不是埋到地下，直到我这个时候，人们还可以在萨伊斯城的王宫里看到它。它被安放一间装饰华美的房间里。每一天，人们都在镶嵌着各种宝石的灵柩前给它烧香，每一夜，房间里的灯盏都是通宵闪亮的。在隔壁的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些木像，萨伊斯的祭司们告诉我说，那是象征米开林努斯的各种各样的侍妾的。那里确实树立着大约 20 座巨大的木像，都制作成裸体妇女的形象。这些人像究竟是谁，我不能说——我也不过是重复一下别人告诉我的内容而已。

［Ⅱ.131］关于这些巨人像和圣牛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米开林努斯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并强行奸污了她；结果她悲痛得自缢而死，于是米开林努斯就把她安葬在这个母牛像里。死者的母亲把女儿的那些惹是生非的侍女的手全都砍掉了，因为她们侍奉国王左右，而又背叛他的孩子。所以，这些侍女的木像是没有手的”。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尤其是关于巨人像的手的故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像手臂的脱落，是因为年深日久的缘故。这些手臂脱落了，我看见有些手就放置在这些人像脚边的地面上。

［Ⅱ.132］说到这头母牛，它的身体大部分为朱红色的盖头遮掩着，只有头部和颈部露在外面，都包着厚厚的一层黄金。在牛的两角之间，安放着一个黄金的太阳般的球状物；母牛的姿态不是站着，而是卧着的。它的大小完全相当于一个实物的大牛。埃及人每年把这个牛像从保存它的房间里抬出来一次，让它见见阳光——这个仪式举行之时，埃及人为了纪念他们的一个神而捶胸哀悼，这个神的名字我不愿提及，而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他们说，米开林努斯的女儿在她临死的时候，曾恳求她父亲，使她每年能够见到一次太阳。②

［Ⅱ.133］在他的女儿死去之后，米开林努斯又遇到了第二件不幸的事。从

---

① 希罗多德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牧人”（希克索斯人，Hyksos）在下埃及建立统治的故事。他们统治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100 年～前 1600 年。——哥译本注

② 母牛崇拜无疑就是伊西斯崇拜，以尼特（Nit）神的名义在萨伊斯城受到敬奉。——哥译本注

布托城有一个神谕带给他的，说他“仅剩下6年的寿命了，在第7年死期将至”。米开林努斯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就派遣一名使者到神谕所去谴责神，他抱怨说：“虽然我的父亲和叔父封闭神庙、不敬神明、鱼肉百姓，但是他们却享有高寿，而我这样一个虔诚敬神的人却为什么偏偏是短命的呢?!”神谕所回复了他第二道神谕，这个神谕说：“恰恰就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你的短命。埃及注定要遭受150年的苦难，这一点你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而你却不知道。”听到这话之后，米开林努斯知道他的命运已是注定了。于是，他下令制造许多灯盏，夜幕降临时就把它们点起来，饮酒作乐，昼夜不停；他游遍了沼泽地带和森林地带，遍访那些听说使人身心愉悦的地方。他这样做是打算用把黑夜转变成白天的办法，把他的6年变为12年，从而证明神谕是错误的。

[Ⅱ.134] 这位国王也留下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比他父亲的要小得多了。它的正方形的底座的每一边的长度是差20尺不到3普列特隆，[①] 塔身的一半是用埃塞俄比亚石修砌的。有一些希腊人说，这座金字塔是妓女罗多皮斯修建的，但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知道罗多皮斯是谁；否则他们决不会把修造金字塔算做她的工程，而说起来，修建一座金字塔，是必定要花费无数金钱的。而且罗多皮斯生活的时代是在阿玛西斯的时代，而不是在米开林努斯当政的时候，因此她是在修建金字塔的诸位国王之后很多年的人。她是一个色雷斯人，是萨摩斯人赫菲斯托波里斯的儿子伊阿德蒙的女奴隶；她也是和写作寓言的伊索[②]在一起的奴隶。伊索是伊阿德蒙的奴隶，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这一点。当德尔斐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声明如果有人因伊索被杀而应当接受赔偿，就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结果除了前面提及的伊阿德蒙之孙、另一个伊阿德蒙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这样做。因此，伊索当然也就是前面一个伊阿德蒙的奴隶了。

[Ⅱ.135] 实际上，是萨摩斯人克桑修斯把罗多皮斯带到埃及来的。她到这里原本是想做妓女的，但是在她来到之后，斯卡曼德罗尼姆斯的儿子、女诗人萨芙的兄弟、米提列涅人卡拉叙斯[③]用一大笔钱给她赎了身。这样罗多皮斯获得了自由，之后她依然留居在埃及，在那里她那绝世的美貌使她这样一个妓女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也不至于富到可以筑起这样一座金字塔的程度。任何人只要愿意，就都可以知道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因而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她的财富是绝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巨大的。罗多皮斯很想在希腊留一件属于她自己的纪念品，她决定制作一件任何一座神庙都没有与之相似的东西，然后把它奉献给德尔斐神庙。因此，她拿出了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用这些钱购买了许多铁叉，这种

---

① 约合119米。——译者注

② 《伊索寓言》的作者。——译者注

③ 萨芙的兄弟卡拉叙斯从事葡萄酒贸易，他从列斯堡买入葡萄酒，通常运往埃及的那乌克拉提斯。大概卡拉叙斯和罗多皮斯都是萨芙讽刺的对象。

铁叉可用于炙烤全牛，就把这种礼物献给了神谕所。这些东西直到今天还堆放在那里，就在开俄斯人所奉献的祭坛的后面，神庙对面。那乌克拉提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里的这类女子是最迷人的。首先，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位罗多皮斯就是这样的人物，她的知名度之高甚至她的名字在全体希腊人中间无人不晓。后来，另外一位叫做阿齐迪丝又成了在全希腊声名狼藉的人物，尽管她的名声不如她的前辈罗多皮斯大。卡拉叙斯在给罗多皮斯赎身之后就回米提列涅去了，但是萨芙在她的诗歌里却常常予以辛辣的讽刺。关于这位妓女的故事，我说得已经够多了。

[Ⅱ.136] 据祭司们说，在米开林努斯之后，继承王位的是阿赛齐斯。他为赫淮斯托斯神庙修筑了东大门，这个大门比其他 3 座大门都要美丽和雄伟得多。在所有的 4 座门上都有许多雕刻图像和大量的建筑装饰，但是在阿赛齐斯大门上，这类的装饰是远为丰富多彩。在这位国王当政期间，埃及的钱币匮乏，商业交易萎缩，因此通过一项法律，一个人如果需要，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这项法律的附加条款还规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处置权，这样一个人可以以此为条件举债，如果他死之前还没有偿清债务，他就无权埋葬在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不得把他的任何一位死亡的家族成员埋入这个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就是这位阿赛齐斯，他渴望超过在他之前统治过埃及的历代国王，于是留下一座砖砌的金字塔作为他统治的纪念物，塔上有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写道："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轻视我；因为我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就如同宙斯超过其他诸神一样。人们把竿子插进湖里，把附着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砖就是用这些泥土制成的，而我就是这样把金字塔修筑起来的。"这就是这位国王的主要作为。①

[Ⅱ.137] 据祭司们说，在他之后登上王位的，是一位盲人国王，他是安尼希斯当地人，而他的名字也叫安尼希斯。在他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萨巴科斯②率领的一支埃塞俄比亚大军曾经入侵埃及。盲目的国王安尼希斯逃往沼泽地带去了，于是埃塞俄比亚人成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达 50 年之久。③ 在他当政时期，埃及的治理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一位埃及人犯了罪，他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而是根据其犯罪的性质，犯重罪者被罚在他们本地城镇加固城池，犯轻罪者被罚在邻近城镇加固城池。结果，城镇的地势都比此前有所加高。早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的时期，城市是建筑在挖掘河渠的人们修造的堤坝之上；而在埃塞俄比亚人统治埃及的时期，城市被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于是，埃及的许多城镇的基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Ⅱ.137。

② 希罗多德在此只提到一位名叫萨巴科斯的人，他肯定用他代表曼涅托所说的整个第 25 王朝（公元前 725～前 667 年）。

③ 据现代学者研究，埃及第 25 王朝由埃塞俄比亚的三位国王统治，统治年代共约 40 年。一说公元前 716～前 656 年。参阅：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557～559 页。——译者注

础都大大加高了，但是我认为，布巴斯提斯这个城市比任何其他城镇提升得都要高些。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布巴斯提斯女神的神庙，这是颇值得记述一个建筑。其他神庙尽管比它更加气派，或者修建的时候花费的更多，但是没有一座神庙比这座神庙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埃及语中的布巴斯提斯，在希腊语中称为阿尔特密斯。

[Ⅱ.138] 这座神庙的情况是这样的：① 除了入口以外，整座神庙宛如一个岛屿；来自尼罗河的两条人工河渠从它附近流过，这两条河渠相向而流，从两侧环绕着这座神庙，只有一块狭窄的区域彼此靠近。两条河渠宽度各有 100 尺②，两岸绿树成荫，笼罩着水面。神庙大门高达③，装饰着 6 腕尺④高的石雕人像，颇为引人注目。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央，在城市的四周步行都可以看到这座神庙。由于城市的地面不断升高，而神庙还是处于原先的地理位置，因此人们在城外任何地方都可以俯视它。神庙的四周是低矮的院墙，上面刻着各种图形；里面是一片美观高大的树木，围绕在神庙的四周；神庙里面安放着女神的神像。神庙是正方形的，长宽相等，均为 1 斯塔狄亚。一条石铺的道路一直通到入口，长度约有 3 斯塔狄亚，然后折向东穿过市场，道路宽度为 4 普列特隆⑤，道路两旁树木参天，这条路从布巴斯提斯神庙一直通到赫尔美斯神庙。

[Ⅱ.139] 据祭司们说，埃塞俄比亚人最后仓皇逃离埃及的情况是这样的。萨巴科斯梦见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劝告他把埃及的所有祭司都集合到一起，把他们个个都碎尸万段。根据他本人所说，这样的一个梦使他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诸神引导他做出了亵渎神灵的行为，这样就将通过诸神之手或是人之手而对他加以惩罚。因此他不希望暗示的行为化为现实，而宁愿自己撤离埃及，既然神谕预言他统治埃及的时间（他认为）已经期满。原来当他还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请示的神谕告诉他说，他命中注定要统治埃及 50 年。如今，既然这 50 年已经到期了，而且他在梦中的所见时常使他心情烦躁，因此他就主动地离开了埃及。

[Ⅱ.140] 萨巴科斯刚刚离开埃及，那位盲目国王便离开沼泽地，重新掌握了国家统治权。他在沼泽地生活了整整 50 年，居住的地方是他自己用泥土和灰烬混合起来而构筑的一个岛。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那些背着埃塞俄比亚人而被派来给他送食物的埃及人，后来应他的要求每次来的时候都带一些灰。在阿米尔泰尤斯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岛；在他之前的各位国王在长达 700 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它。这个岛的名字叫做爱尔波，有 10 斯塔狄亚长，10 斯塔狄

---

① 这里关于布巴斯提斯神庙位置的记载是很准确的。

② 约合 30 米。——译者注

③ 10 寻约合 18. 3 米。——译者注

④ 约合 2. 8 米。——译者注

⑤ 约合 120 米。——译者注

亚宽。①

［Ⅱ.141］接下去的一位国王就是赫淮斯托斯神庙的祭司，名字叫做塞索斯。② 这位国王蔑视并且轻视埃及人当中的武士阶级，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士。他不仅对他们施以侮辱性行为，而且还没收了以前诸国王授予他们的所有土地，包括每一位武士所拥有的 12 阿鲁拉③上等田地。因此，后来，当阿拉伯人和亚述人之王桑那卡里布统率一支大军要入侵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全体武士不肯出兵襄助。这位国王走投无路，只得跑到神庙里去，在那里的神像面前，为即将降临到他身上的厄运而哀嚎。他哭着哭着，自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神站在他的面前，命令他鼓起勇气，大胆向前，在和阿拉伯人的大军遭遇时，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因为神答应他自己将派军队来援助他。塞索斯相信了这个梦，他召集埃及人当中那些愿意跟随他出战的人们，其中没有一位武士愿意去，愿意去的只有商人、工匠和小贩。他们开赴佩鲁西昂（因为这里控制进入埃及的通道），并在那里安营。当两军在这里对峙期间，一天夜里，大群的田鼠窜入敌军的营地，咬坏了他们所有的箭筒、弓，啃掉了他们盾牌上的把手。翌日上午双方交锋时，他们不得不逃走，许多人被杀死了，因为他们赤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自卫。就在这一天，在赫淮斯托斯神庙里树立起一座塞索斯的石像，手里攥着一只老鼠，石像上还刻有一行铭文，大意是："看看我，要学会敬畏诸神吧。"

［Ⅱ.142］埃及人当中的权威人士和他们的祭司给我讲述的就是这些。他们宣称，从第一位王到最后的那个统治者——赫淮斯托斯神庙的那位祭司，其间总共经历了 341 代；他们说，在这期间，前后相继的国王和高级祭司至少也都有相同数目。人类的 3 代相当于一个世纪，300 代就是 1 万年；剩下的 41 代合 1 340 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 11 340 年。他们说，在整个这个时期，没有一位神祇以人形出现过，而在这段时期之前诸王或之后的诸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据他们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曾经有 4 次离开了正常的轨道，有两次是在现在升起的地方降落的，有两次是在现在降落的地方升起的。但是，埃及完全也没有受到这些变故的影响：在土地生产和河流方面，都是依然如故；在疾病和死亡方面，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

① 即 1. 85 千米见方。——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并未提及 Bicchoris。在曼涅托的王表中没有希氏所说的阿赛齐斯和安尼希斯。这位塞索斯，希罗多德称其为森那切里布（Sennacherib，或者萨那卡里布，Sanacharib），在曼涅托王表中也没提到。希罗多德大概把名叫普萨赫（Pthah）的祭司也列入国王名单了。

③ 希腊语阿鲁拉（aroura）可指耕地、粮田，作为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罗马的 1 个犹格（1/4 公顷，0. 62 英亩）。罗译本直接把 aroura 译为英亩，哥译本译为 field，似乎都不尽符合其原意。——译者注

[Ⅱ.143] 有一次，散文作家赫卡太欧斯①在底比斯追溯了一下自己身世，结果发现他的16世祖先竟然是一位神祇。宙斯神庙的祭司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夸耀我自己家族的血统。他们引领我进入神庙的内厅，在那里指给我看许许多多木制雕像，他们点数过后，发现木像的数目和他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数目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习俗是每一位高级祭司在生前都为自己在神庙里树立一座像。祭司们重新清点给我看这些木像的时候，他们向我保证，每一个都是他前面一个的儿子。他们点数了全部的木像，从象征最近去世的那个人的木像一直回溯到最早的那个人的木像。因此，当赫卡太欧斯回溯自己的身世并宣布说在他之前第16代的祖先是神的时候，祭司们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也回溯了他们的家谱，他们不承认任何一个人是由神生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每一个木像都是一个皮罗米斯，都是由另一个皮罗米斯所生；他们从一个木像到下一个木像数遍了，却看不到他们与任何一位神祇或英雄有血统联系。用希腊语来说，皮罗米斯这个字意思就是“君子”。

[Ⅱ.144] 他们说，凡是有木像树立在那里的个个都是“君子”——但事实上他们远非神。然而，在这些人之前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时埃及是由诸神来统治的，他们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大地上，在每一代神祇中总有一位神位居其他诸神之上。这些神祇之中最后统治埃及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奥鲁斯，希腊人则称之为阿波罗。他废黜了泰丰②而成为埃及最后一代神王。奥西里斯即希腊人所说的狄奥尼索斯神。

[Ⅱ.145] 希腊人认为，赫拉克利斯、狄奥尼索斯和潘恩被认为是诸神当中最年轻的。但在埃及，潘恩③是诸神中最古老的，并且是属于他们所说的诸神之中最初的“八神”之一，赫拉克利斯是第二代的所谓“十二神”之一，而狄奥尼索斯则被认为是属于由“十二神”繁衍出来的第三代的神。根据埃及人的说法，从赫拉克利斯的出生到阿玛西斯的统治，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年轮，我已经说过了。④ 从潘恩到这个时代时间还要长一些；即便是这三个神中最年轻的狄奥尼索斯，从他到阿玛西斯当政，据埃及人的推算这段时间也有1.5万年。既然埃及人已经算出了年代，而且又对此加以记载，他们说，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不会出错的。但是从现在推至由卡德摩斯的女儿塞美列所生的著名的狄奥尼索斯的时代，时间不过1 600年；阿尔克门娜的儿子赫拉克利斯距今大约900年；而彭涅

---

① 这是希罗多德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赫卡太欧斯。赫氏对希罗多德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大得多。他的作品有地理的和历史的两类。在地理类作品中，他对当时已知的世界进行了描述（《大地巡游记》），主要是自己旅行的实录，自然对希氏颇为有益。在其历史类作品中，他写了他的家谱，最主要内容都是有关神的（《神谱》），但有时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史实。（赫卡太欧斯在波斯战争结束后不久去世。——哥译本注）

② 泰丰是埃及的赛特神，是毁灭之神。——哥译本注

③ 埃及的凯姆（Khem）。——哥译本注

④ 参阅：Ⅰ.30；Ⅱ.43。——译者注

洛佩所生的潘恩（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潘恩系彭涅洛佩和赫尔美斯所生），是生活在特洛伊战争稍后不久，距今 800 年左右。

［Ⅱ.146］对于以上这两种传说，人们愿意相信哪一种就相信哪一种；我自己对它们的看法我已经做过陈述。事实上，如果这两位神即塞美列的儿子狄奥尼索斯和彭涅洛佩的儿子潘恩都很有名，而且是在希腊终老的话，就像安菲特里昂的儿子赫拉克利斯那样，那就可以说，他们和赫拉克利斯一样，也仅只是普通人，只不过用此前已然存在的神祇潘恩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来命名罢了。但是，根据希腊的传说，宙斯把缝在他自己髀肉里的狄奥尼索斯刚刚带到埃及以南埃塞俄比亚的尼萨，狄奥尼索斯就降生了；[①] 至于潘恩，希腊人甚至不了解他出生以后的情况。因此，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希腊人是先熟悉其他诸神的名字，最后才知晓这几个神的名字的。希腊人就把这些神祇的起源一直回溯到他们最早听说它们的那个时候。以上所述都是以根据埃及人的陈述为依据的。

［Ⅱ.147］以下所述不仅是埃及人所说，还有埃及人以外的人们所讲的，并且与埃及人所说完全一致的。另外我也要说说根据我亲自观察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在赫淮斯托斯神庙祭司的统治时期过后，埃及人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不能继续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了。于是，他们把埃及划分为 12 个区域，并且立了 12 位王。这些国王以联姻的方式密切结合起来，对埃及实行和平统治；他们之间彼此约定，既不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王权，也要致力于不使任何一个王的权力超过其他王，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罢了。他们之所以缔结这些誓约，并且谨慎遵守，决不违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刚刚建立第 12 王国的时候，有一个神谕宣告说："你们当中在赫淮斯托斯神庙中用青铜杯行灌奠之礼的那个人，将成为全埃及之王。"现在这 12 位王是在各个神庙举行集会的。

［Ⅱ.148］为了使他们更紧密地相互团结在一起，共同建造一个纪念物，看来对他们是有益的。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后，他们就修建了一座迷宫，迷宫地处莫伊利斯湖附近，毗邻着一个名为鳄鱼城的地方。我亲自去那个地方考察过，迷宫修造得巧夺天工，那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即使把希腊人所有的城墙和其他伟大的工程都叠加在一起，无论是所花费的劳力还是金钱方面，都是无法与这座迷宫相提并论的，尽管以弗所神庙和萨摩斯的神庙也都是些引人注目的建筑。虽然金字塔同样无法用语言形容，而其中的每一座又都相当于希腊人修建的许多最伟大的工程之和，但这座迷宫又超过了金字塔。迷宫有 12 个有顶的厅堂，并列两排，它们的门是相对的，6 个朝北，6 个朝南，但它们都在一道外墙的包

---

① 按照希腊传说，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他的情人塞美列所生。在狄奥尼索斯出生前不久，赫拉怂恿塞美列要求宙斯当着她显真相，于是宙斯以闪电出现，塞美列被烧死。宙斯将胎儿取出缝入自己的髀肉。胎儿在髀肉中成长起来，不久第二次降生。有迹象表明，狄奥尼索斯的崇拜源自希腊本土以外。但是在希腊对其崇拜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普通民众中间相当流行，其祭祀仪式和希腊的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译者注

裹之中。整个迷宫都是由两种不同房间构成——半数在地下，半数在地上，地上房间建筑在地下房间之上；房间总数是 3 000 间，地上和地下各有 1 500 间。我亲自到地上房间里去看过的，现在我讲述这些房间的情况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关于地下房间的情况我就只能根据别人所讲来叙述了。迷宫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也不许我们进去查看地下建筑。他们说，这是埋葬修建这一迷宫的诸位国王和神圣鳄鱼的墓室。因此，我只能根据传闻来说说地下建筑的情况。根据我亲眼所见，仅地上的建筑部分的规模就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造建筑。当我穿过各房间的通道，以及那些纵横交错、环绕各厅堂的曲径，当我从厅堂进入内室，从内室来到柱廊，再从柱廊进入那些从未去过的房间，然后从那里又进入此前从未见过厅堂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无不激起我无限的感慨和赞叹。整个屋顶和墙壁一样，都是石造的；墙壁上到处都雕刻着图案；每一厅堂的四周都是拼砌精致的白石柱廊。在迷宫的一个角落，矗立着一座 40 寻[①]高的金字塔，上面雕刻着巨大的图案。人们可以通过一条地下通道进入这座金字塔。

[Ⅱ.149] 如上所述，迷宫是值得赞叹的。然而，紧挨着它的所谓的莫伊利斯湖，[②] 却是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工程。这个湖的周长达到 3 600 斯塔狄亚或 60 斯科伊尼，[③] 这个长度相当于埃及全部海岸线的长度。湖面由从北向南延展的，最深的地方水深达 50 寻。这个湖很明显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因为在接近湖心的地方矗立着两座金字塔，它们在水面以上的高度各有 50 寻，[④] 水下的部分也有这么大；在两座金字塔的塔顶上，各有一个安坐在王座上的巨大石像。如此则这两座金字塔的高度就达到 100 寻；[⑤] 100 寻等于 1 斯塔狄亚即 6 普列特隆，1 寻等于 6 尺或 4 腕尺，1 尺等于 4 掌尺，1 腕尺等于 6 掌尺。湖里的水不是来自于天然雨水（因为这一带异常干旱少雨），而是通过一条运河从尼罗河引过来的。每年有 6 个月时间河水流入湖内，接下来的 6 个月时间湖水回流尼罗河。在湖水外流的 6 个月里，每天捕鱼可使王室金库获得 1 塔连特的白银的收入，而在向内流的情况下，每日的收入是 20 明那。

[Ⅱ.150] 当地人还告诉我，这个湖还通过一条地下的水流通到利比亚的叙尔提斯，它是沿着孟菲斯上方的山脉由东向西流入内地的。既然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从这个湖里挖出来的土，我出于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去询问那些紧靠湖边居住的人们，从湖中挖出来的土方都堆放到哪里去了。听了他们的回答，我立刻觉得真实可信，这是因为我听说在亚述的尼尼微城所发生的一件同样的事情。尼尼微之王萨尔达纳帕鲁斯曾经拥有巨额财宝，他把这些财宝收藏

---

① 约合 73 米。——译者注

② 莫伊利斯湖可调节尼罗河的流量。但希罗多德对湖的面积和神像的尺寸都过于夸大了。

③ 约合 666 千米。——译者注

④ 约合 91 米。——译者注

⑤ 100 寻就超过了所谓大金字塔的高度。希氏在这里大概夸大其词了。——译者注

在地下的宝库里。有一些窃贼想盗取这些财宝，他们在计算了从他们居住的房子到王宫之间距离和方向，然后挖掘了一条地道。在夜里，他们把挖出来的土方抛入流经尼尼微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中。就这样，他们最终如愿以偿。埃及人在挖掘这个湖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就是抛土入河是在白天，而不是在夜间进行的。埃及人一边挖掘泥土，一边把它们送入尼罗河。他们知道，这样河水会把这些泥土冲散、冲走。我听说这个湖就是这样挖成的。

[Ⅱ.151] 在一段时期内，这 12 位王所采取的行动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可是，当他们终于有机会齐聚赫淮斯托斯神庙，来奉献牺牲的时候，在庆节的最后一天，即他们正要举行灌奠之礼的关头，高级祭司拿出了他们通常用来行礼的金杯；但是由于他的疏忽，他为他们 12 位王只提供了 11 个杯子。因此，他们当中那位站在最后的普萨麦提库斯，没有得到杯子。于是，他从头上摘下他的青铜头盔，拿着它盛酒水，用以行灌奠之礼。所有其他的王通常是戴着头盔行灌奠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那时也都是戴着头盔的。当时普萨麦提库斯这样做，只不过是急中生智，并非特别的谋划。然而，他这么做，却使那 11 位王回想起一道神谕，该神谕宣称：在 12 位王当中，谁用青铜杯举行灌奠之礼，谁就将成为全埃及之王。于是，他们首先质疑普萨麦提库斯是否应当被处死，因为他们通过调查，发现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任何恶意，因此他们认为处死他是不公正的；但他们却作出决定，剥夺他大部分的权力，把他驱逐到沼泽地带去，不许他离开那里，也不许他和埃及的其他地区有任何联系。

[Ⅱ.152] 这是普萨麦提库斯第二次遭到惩罚而被驱逐了。在前一次，他是从杀死他父亲尼科的埃塞俄比亚人萨巴科斯那里逃出来，亡命叙利亚的。那时，这位埃塞俄比亚人因为梦中所见而撤离了那里，萨伊斯诺姆的埃及人把他从那里带了回来。如今，当厄运降临，普萨麦提库斯由于使用青铜头盔行灌奠之礼，第二次遭到了惩罚，[①] 从而被 11 位国王驱逐，这一次他逃到沼泽地带去了。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们的伤害，于是就盘算着对驱逐他的那些人施以报复。普萨麦提库斯派人到布托城去，那里有列托的神谕所，这是全埃及最确实可靠的一处神谕所。当他询问如何进行报复的时候，神谕答复说："一旦看到有青铜人从大海上出现，他就可以进行报复了。"普萨麦提库斯得到这个答复，心中大为疑惑，他从未想到会有青铜人来帮助他。然而，不久之后，离家下海、四处劫掠的某些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由于天气原因而被迫来到埃及的海岸。在那里登陆的这些人，个个都披挂着青铜的盔甲。埃及人看到他们上了岸，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普萨麦提库斯，说青铜人从海上来到他们这里，并且在平原地带四处劫掠。由于普萨麦提库斯此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身披青铜盔甲的人，他立即相信，这就是神谕所说的话应验了。于是，他和这些伊奥尼亚人、卡里亚人结为朋友，并且许诺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79 页。——译者注

说，如果他们愿意为他效力的话，他将给予重重的酬谢。之后，普萨麦提库斯在他们以及那些支持他的埃及人的协助之下，向那 11 位国王发动袭击，并且废黜了他们。

[Ⅱ.153] 普萨麦提库斯就这样成为全埃及的惟一的统治者，随后他就在孟菲斯修建了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南大门，还为阿皮斯神[①]修建了一个庭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阿皮斯在埃及出现，它都是在那里留驻的。这个庭院位于普萨麦提库斯大门的对面，四周都是柱廊，柱廊上面雕刻着丰富多彩的图案。支撑屋顶的不是柱子，而是高达 12 腕尺[②]的人形雕像。阿皮斯在希腊语里被称为爱帕夫斯。

[Ⅱ.154] 普萨麦提库斯指定尼罗河两岸隔河相对的土地，给予那些帮助过他取得胜利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来居住，取名为“营地”。他还把以前对他们的慷慨许诺也都一一兑现了。此外，他又把埃及人的一些孩子交给他们，向他们学习希腊人的语言。埃及人的这些孩子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埃及整个翻译者阶层的祖先。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在普萨麦提库斯所指定这些地方居住了很多年；这些地方离海不远，靠近布巴斯提斯城市的下方，位于尼罗河的所谓培泸溪昂河口上面。[③] 在很久以后，阿玛西斯国王把他们从那里迁移，然后安置在孟菲斯作为他的侍卫，以对抗当地的埃及人。自从这些人定居埃及之日起，我们希腊人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获取了从普萨麦提库斯当政以后的埃及历史的若干事件的精确知识；而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一批外国人定居在那片土地上。时至今日，在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最初居住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在阿玛西斯把他们迁走以前他们停泊舰船的船坞，以及他们的住宅的废墟。以上就是普萨麦提库斯成为埃及统治者的经过。

[Ⅱ.155] 我在前面不止一次地谈到埃及的神谕所，现在我要对它详细地加以说明，因为它是值得称述的。这个神谕所就是列托的神庙，它位于尼罗河的塞本尼图斯河口附近的一个大城市的中心，从海上逆尼罗河而上还有一段距离。这个大城市的名字就叫布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④] 在布托城内，还有另外两座神庙，一个是阿波罗的神庙，一个是阿尔特密斯的神庙。神谕所所在这个列托神庙规模宏大，其大门就高达十寻。[⑤] 实际上，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这个神庙的最令人惊叹的东西，就是在圣域之内有一座用一整块石头凿成的神祠，它的高和宽都一样，每一面墙体都是 40 腕尺[⑥]见方，而且居然是用一整块石头做成的！另一

---

① 阿皮斯是古代埃及的神牛（或者公牛神）。其崇拜中心在孟菲斯。充当神牛的公牛必须是全身黑色，前额有白色斑点。——译者注

② 约合 5.5 米。——译者注

③ 埃及人为希腊人选择这样的位置安营，表明他们认为有必要防御来自东方的外族人侵。

④ 参阅：Ⅱ.83；111；133；152。——译者注

⑤ 约合 18.3 米。——译者注

⑥ 约合 18.5 米。——译者注

块石头用来做屋顶，它的屋檐伸出宽度为 4 腕尺[①]。

[Ⅱ.156] 如上所述，在这个神庙实际所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当中，最令人惊异的就是这座神祠；其次，最值得惊叹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凯密斯的岛了。这个岛位于布托神庙附近的一个宽阔的深水湖泊的中央，埃及人宣称它是一个浮岛。就我而言，我既没有看到它浮起来过，也没有看到它移动过；而当他们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岛是否真的可以浮起来。[②] 在那个岛上建有一座巨大的阿波罗神庙，神庙内有三个不同的祭坛；岛上有许多枣椰子树以及其他的树，有些树结果子，有些树不结果子。为了解释这个岛是浮动的，埃及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这个岛还是固定不动的时候，身为第一代的八神之一的列托神，居住在布托城，就是现在有她的神谕所的这个地方，她受到来自伊西斯的神圣指示而接纳了阿波罗，并且为了安全起见而把他隐藏在现在被称为浮岛的这个地方。同时，泰丰一直在寻找，希望发现奥西里斯的孩子。"（根据埃及人说法，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是狄奥尼索斯和伊西斯的孩子；而列托则是他们的保姆和保护人。希腊人所说的阿波罗，在埃及语中就是奥鲁斯，德墨特尔就是伊西斯，阿尔特密斯就是布巴斯提斯。正是根据埃及的这个传说，而不是别的传说，一定是攸佛里昂的儿子埃斯库罗斯持这样的一种看法，其他任何一位较早的诗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即把阿尔特密斯视为是德墨特尔的女儿。）因此，由于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岛首次成为浮岛。埃及人所讲述的故事梗概就是如此。

[Ⅱ.157] 普萨麦提库斯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 54 年，其中有 29 年是在不间断地围攻阿佐图斯城，直到把这座城市攻克为止。阿佐图斯是叙利亚的一座大城。在我们所知的所有城市中，没有哪个城市抗击围攻的时间，比阿佐图斯城坚持得更久。

[Ⅱ.158] 普萨麦提库斯有一个儿子尼科，继承了埃及的王位。这位尼科是第一个试图开掘运河直通到红海去的国王，这项工程后来是由波斯人大流士完成的。[③] 这条运河的长度是 4 日的旅程，其宽度足以使两艘三列桨战舰并排通行。运河的水是引自于尼罗河，它的起点在布巴斯提斯稍上的地方，一个名叫帕图姆斯的阿拉伯城镇附近，一直流入红海。起初开掘的地方是在埃及平原靠阿拉伯一边，直到孟菲斯对面的山脉，平原由此为界，这也就是巨大采石场所在的那一带；河道就沿着这山脚下自西向东蜿蜒曲折而行，然后拐弯进入一个峡谷，由此折向南流，直抵阿拉伯湾。从北海向所谓南海或红海的最短的也是最便捷的路

---

① 约合 1.85 米。——译者注。

② 赫卡太欧斯曾提及这个岛的奇妙之处，他称之为凯密斯岛，没有对它提出任何质疑。希罗多德在这里很巧妙地暗示了这一点。

③ 这条运河从布巴斯提斯（今日之 Tel Basta）附近起始，直达苏伊士。在其附近曾发现记载大流士开掘运河的铭文。——哥译本注

线，是从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边界的卡西乌斯山到阿拉伯湾，这段路程不多不少正好 1 000 斯塔狄亚。[①] 这是最直接的道路，但运河要长的多，因为河道是蜿蜒曲折的。在尼科当政时期，死于开掘运河工程的埃及人多达 12 万人。尼科最终中断了这项工程，是因为一道神谕的影响。该神谕警示说，他正在为一个异族人劳作。埃及人把所有讲非埃及语的人都称为异族人。[②]

[Ⅱ.159] 于是，尼科停止开掘运河的工作，转而一心一意地做战争的准备工作了。他着手组建了一支舰队，其中一些战舰是准备在北海上服役，一些战舰准备在红海巡航；后面的这些舰船是在阿拉伯湾修造的，曾在那里放置舰船的干船坞[③]现在依然清晰可见。一旦需要，他就随时调用这支舰队；同时，他还率领陆军与叙利亚人在玛格多鲁斯发生激战，并且击败了他们；此战之后，他又攻下了叙利亚的一个大城市卡代提斯[④]。他派人前往米利都的布兰齐代家去，把他在取得这些胜利时所穿的服装，作为礼物奉献给阿波罗神。尼科总共统治了 16 年之后去世。他的儿子普桑密斯在他死后继承了王位。

[Ⅱ.160] 在普桑密斯统治埃及期间，来自爱利斯的一些使者抵达埃及。这些使者夸口说，他们在人类当中最出色、最公平地组织了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赛事活动；他们宣称，尽管埃及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但是即使埃及人也无法使它更加完美了。当这些爱利斯人来到埃及，说明了他们此次来访的目的时，普桑密斯召集了埃及人当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开了一个会。这些埃及人集中到一起，爱利斯人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有关赛事的所有的规章制度，并且说他们这次来到埃及的目的是：如果埃及人能够在任何规则的细节上提出更加公正的改进意见，他们也会接受的。埃及人在一起商量了片刻，然后就询问爱利斯人："你们是否允许你们自己的公民参加比赛？"爱利斯人回答说："所有希腊人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无论他是爱利斯人还是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于是埃及人就评论说，"如果规则是这样的话，那它远不是公正的。因为在比赛中你们不可能不偏袒你们本邦的人，并且不公正地对待异邦人；因此，如果你们真正希望公正地管理赛事，如果这就是你们到埃及来的目的，那我们建议你们应该把参赛者仅限于异邦人，而禁止爱利斯本邦的人参加比赛。"这就是埃及人对爱利斯人提出的建议。

[Ⅱ.161] 普桑密斯的统治仅仅维持了 6 年。他进攻埃塞俄比亚，随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阿普里耶斯继承了王位。[⑤] 除了他的曾祖父普萨麦提库斯以外，

---

① 运河全长约 80 英里。从地中海到红海陆路最短距离约长 76 英里。（1 000 斯塔狄亚约合 185 千米即约 115 英里。——译者注）

② 即 οἱ βάρβαροι。从这里可以看到，希氏使用 οἱ βάρβαροι 一词并无任何民族偏见。——译者注

③ 干船坞（dry dock）即盆状大船坞，其中的水可排空，用于建造或修理舰船的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82 页。——译者注

④ 即加沙，地中海岸港市。

⑤ 阿普里耶斯在位时间在公元前 589～前 570 年间。希罗多德这里提到他出兵攻击推罗和西顿，与犹太历史记载不符。——哥译本注

他是所有君临全埃及的国王之中最成功的一位了。他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 25 年，这期间他派出一支军队攻打西顿，并且和推罗的国王进行过一次海战。但是他注定要遭受不幸的时候终于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我将在叙述利比亚历史的时候说得更详细些，在这里我只是极其简要地说说而已。阿普里耶斯曾派一支军队去攻打库列涅，但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埃及人因为这件事而责怪他，他们认为阿普里耶斯是故意把这些军队送入虎口的。他们相信，由于大批的军人就这样被杀死，阿普里耶斯就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其他的埃及人了。因此，那些对这件事愤愤不平的人们，生还的士兵和战死者的朋友们一起随即起兵反叛。

[Ⅱ.162] 阿普里耶斯在获悉这些情况以后，就委派阿玛西斯前往反叛者那里，力劝他们回心转意。阿玛西斯来到这里，想通过劝告来使这些心怀不满的人放弃他们的行动。这时，反叛者当中有一个人从他身后走来，把一顶盔头戴到他的头上，一边戴，一边说他就这样为他加冕为王。阿玛西斯对此也并没有表示不悦，因为他马上采取的行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反叛者刚刚拥立他为国王，他就立即准备出兵攻击阿普里耶斯了。国王阿普里耶斯得知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后，就派遣他的一个职位很高的廷臣，名叫帕塔尔别米斯，前往阿玛西斯那里，命令帕塔尔别米斯把阿玛西斯活捉来见他。帕塔尔别米斯来到阿玛西斯所在的地方，他召唤阿玛西斯随他一同回去见国王，于是阿玛西斯放了一个屁并且说："就把这个带回去给你的主子吧！"① 尽管他是这样答复的，这位使臣还是坚持要说服阿玛西斯遵照国王的命令去做。阿玛西斯回答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准备这样做的，而阿普里耶斯是没有理由因为你的延误而责备你的。他说他本人不久就会来拜见国王，并且还要带其他的人一起前来。帕塔尔别米斯听了这番话，就明白了阿玛西斯的意图，这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暗示，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阿玛西斯在加紧准备。于是，帕塔尔别米斯匆匆离去，目的是想尽快地使国王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然而，当阿普里耶斯看到他没有把阿玛西斯带回来的时候，他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割掉帕塔尔贝米斯的耳朵和鼻子。于是，那些直到此时还拥护阿普里耶斯的其他埃及人，看到他们当中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竟然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就毫不迟疑地投向反叛者的麾下，听从阿玛西斯的指挥了。

[Ⅱ.163] 阿普里耶斯得知这个新情况之后，就把他的雇佣军②武装起来，率领他们去攻打埃及人。这支军队是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所组成的，人数为 30 000。如今这支军队随他驻扎在萨伊斯——他的王宫所在地。这座王宫规模巨大，豪华壮丽。阿普里耶斯的军队进攻埃及当地人，而阿玛西斯的军队也出动向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83 页。——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84 页（译为"亲卫队"）。这是希腊人在埃及充当雇佣军的一则重要史料。——译者注

这些异乡人[①]进攻。现在，两军在摩门菲斯对峙，他们都在为这场厮杀做着准备。

[Ⅱ.164] 埃及人分成 7 个不同的等级——他们分别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译员和船夫。[②] 他们的头衔表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武士阶层又包括赫尔摩泰比斯人和卡拉希里埃斯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诺姆，因为整个埃及的区划都是被冠以诺姆之名的。

[Ⅱ.165] 赫尔摩泰比斯人分别属于下列诺姆：布西利斯、萨伊斯、凯密斯和帕普雷米斯，还有一个称为普罗索皮提斯的岛屿和那索斯[③]的一半。他们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到 16 万。他们当中没有人从事过商业贸易，全体武士都是专门从事行军打仗的。

[Ⅱ.166] 卡拉希里埃斯人所属的诺姆则有所不同——它们包括下列诺姆：底比斯、布巴斯提斯、阿弗西斯、塔尼斯、门德斯、塞本尼图斯、阿特利比斯、法拜苏斯、斯姆伊斯、奥努菲斯、安尼希斯和美耶克佛利斯。美耶克佛利斯诺姆位于布巴斯提斯城对岸的一个岛屿上。卡拉希里埃斯人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 25 万。他们像赫尔摩泰比斯人一样，也是被禁止从事经商逐利之事的，他们只能专心从事战争训练，而且其职业是父子相承的。

[Ⅱ.167] 至于这种职业的划分，是不是和其他的许多风俗习惯一样，也是由埃及传入希腊的，我说不确实了。我注意到，在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当中，以及在几乎所有的非希腊人当中，都认为那些从事商业贸易的公民及其子女，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而那些和手艺完全无关的人，尤其是那些专门从事军务的人们是最受尊重的。这些看法通行于全希腊，特别是在拉栖代梦人中间流行。在科林斯这个地方，手艺是最不受蔑视的。

[Ⅱ.168] 在埃及，除了祭司以外，武士阶层是其他埃及人当中唯一享有某些特权的。首先，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授予 12 阿鲁拉[④]的免税的土地（每个阿鲁拉是 100 埃及平方腕尺，而埃及的腕尺的长度与萨摩斯的腕尺相当）。所有的武士，人人都享有这一特权；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特权是每个人轮流享有的，同一个人不得享有两次。[⑤] 国王的亲兵每年是由 1 000 名卡拉希里埃斯人和 1 000 名赫尔摩泰比斯人轮流担任的；这些亲兵在服役期间，除了他们得到份地之外，每天还得到一份食物和饮料，包括 5 明那重的面包，2 明那的牛肉和 4 杯酒。

[Ⅱ.169] 当阿普里耶斯率领着他的雇佣军，与阿玛西斯指挥下的全体埃及人的军队，在摩门菲斯城附近相遇的时候，双方立即展开了厮杀。异族人的军队

---

① 指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84 页。——译者注

③ 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个诺姆。——译者注

④ 参阅：Ⅱ.141 附注。——译者注

⑤ 哥译本的译文为："这些土地绝不是由同样的人耕耘，而是轮流耕种的。" A. D. 哥德利在这里还加了一个注，认为份地的耕耘者年年都要更换。——译者注

虽然勇敢善战，但是他们在人数上要比他们的对手少得多，因此他们被击败了。据说，阿普里耶斯认为没有哪一位神祇能够使他退位，他坚信他自己在王国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此时他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也落入敌手，他作为阶下囚被带到萨伊斯的那个曾经属于他自己，但现在是属于阿玛西斯的王宫里来了。他在这里得到阿玛西斯的善待，在王宫里被拘养了一个时期。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做法招致埃及人的不满，他们抱怨说，让他们的同时也是国王的一个可憎的敌人活着，这件事做得有失公道。于是，阿玛西斯把阿普里耶斯交到他的以前的臣民手里，由他们随意处置。这样，埃及人把阿普里耶斯带走，绞死了他，然后把他埋葬在他的父祖的墓地里。这个墓地位于雅典娜神庙圣域内，在进入神庙后左手离圣殿很近的地方。萨伊斯人把所有出生于他们诺姆的国王都埋葬在这座神庙之内。因此，这里不仅有阿玛西斯的墓，还有阿普里耶斯及其家族的墓。虽然后者的墓没有前者的墓离圣殿那么近，但它依然是在神庙圣域内的。墓地坐落在庭院内，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柱廊式石造建筑，它的柱子雕琢成枣椰子树的样子，装饰得富丽堂皇。打开两扇门，进入这个柱廊式建筑，里面就安放着国王的棺椁。

[Ⅱ.170] 就在萨伊斯的这个雅典娜神庙的圣域之内，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墓地，我认为他的名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是不合适的。[①] 墓地位于神庙的背后，紧挨着神庙的后墙，有顶棚遮掩着。在庭院之内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制方尖碑，其附近有一个湖，环湖的四周砌着一道石垣。这个湖的形状是圆的，至于它的面积，依我看来，大约相当于提洛岛上被称为环状池塘的那个湖。

[Ⅱ.171] 夜幕降临的时候，埃及人就在这个湖上表演那位神祇（他的名字我姑且不提）的受难的情景，[②] 埃及人则称这种表演为他们的密仪。关于这些仪式的举行的整个过程，我是了如指掌的，但是这些事是不会从我的口中吐露出来的。同样，关于德墨特尔的密仪，希腊人称之为赛斯莫佛利亚，[③] 我也是知道的，但我是不会讲述其内容的，除了那些不会导致对神祇的不敬的内容以外。达纳乌斯的女儿们把这些密仪从埃及带来，把它们传授给伯罗奔尼撒的皮拉斯基的妇女们。之后，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因被多利斯人驱逐，而离开家乡的时候，这种密仪也就失传了。只是在阿卡底亚，当地人依然保留着它，因为他们并未被迫迁徙异乡，而他们的仪式也就继续举行。

---

① 这是指奥西里斯，在萨伊斯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举行多种仪式以示纪念。

②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分别有自己的关于死神的神话，但是他们以不同的现象为依据来加以解释。埃及人选择了尼罗河，叙利亚人选择了太阳。叙利亚人认为太阳在每年的某个时期使大地生机盎然，但是随着冬日的临近，一切似乎又趋于死亡。因此，他们认为神祇既是必死的，又是永生的。奥西里斯的受难和死亡是埃及重大的宗教密仪，这种密仪的某些遗迹也保存于古代其他民族的习俗中。

③ Thesmophoria，即“立法女神节”，以纪念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两位立法女神。她们也是创立婚姻和民事法制的女神，保护农业和丰收的女神。在希腊和小亚细亚许多地方流行。在雅典，庆节在果月（10月～11月）举行，为期5天。参加者必须是自由的已婚妇女，严禁男子参加。——译者注

[Ⅱ.172] 如上所述，阿普里耶斯被处死之后，阿玛西斯就统治了整个埃及。他是萨伊斯诺姆、希乌福城镇的人。由于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并非出身于名门豪族，因而他的臣民起初是瞧不起他，也是不大尊敬他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阿玛西斯用他的智慧，而不是用强力，成功地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在他的无数财宝当中，有一个黄金的洗脚盆，他本人和他的宾客们常常用它来洗脚。他把这个洗脚盆摔碎，用它改铸成一座神像，安放在城中人们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于是，埃及人常常成群结队来到神像面前，以极大的敬意对这座神像表示崇拜。阿玛西斯得知民众这样做以后，他就召集了民众大会，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说这座神像是用黄金洗脚盆改铸的，他们在此前曾用它来洗脚，接呕吐物或者小便，而如今他们却很尊敬它。他接着指出，“事实上，我现在的情况和这个洗脚盆的情况相同，如果说我以前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现在却是你们的国王了。”因此，他命令他们要尊重他，敬畏他。阿玛西斯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赢得了埃及人的信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他的臣民。

[Ⅱ.173] 阿玛西斯的日常生活习惯是这样的：从早上开始直到市场上人声鼎沸的时候，他孜孜不倦地处理呈送到他这里的各种事务；接下来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他都用来和他的宾客们饮酒作乐，谈天说地，有时机敏对答，有时言不及义，就这样打发时光。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这种做法深表担忧，于是有些朋友提出质询，说：“国王啊，你这样放任自己，举止轻佻，是有损于你的国王尊严的。你从早到晚都应当庄重地安坐在威严的王座之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埃及人就会感受到，他们是处于一个伟大的人物的统治之下，而你也将在他们中间赢得更好的名声。然而，你现在所作所为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国王。”阿玛西斯是这样回复他们的：“弓箭手只有在准备射箭的时候才拉开他们的弓的，射箭结束后弓就放松下来了。如果弓一直是张着的，它们就会崩坏，而等到射手需要它的时候，已经不能再用了。这个道理和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连续不断地埋头于紧张的工作，而从不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娱乐和运动，他们就会失去理智，就变得愚蠢，变得喜怒无常。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把生活的时间一分为二：工作时间和消遣时间。”这是他对他的朋友的答复。

[Ⅱ.174] 据说，阿玛西斯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就已经有饮酒作乐的嗜好，而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工作；他常常饮酒作乐，当他陷于贫穷境地的时候，他就四处游荡，偷窃别人的财物。那时候，如果他被失主发现，而他又拒不承认，失主就会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神谕所。而神谕就宣布他犯了盗窃罪，但有时候也把他赦免。等他做了国王以后，他不去关照那些曾经赦免他的诸神，不去修缮这些神庙，也不去那里奉献牺牲，因为他认为这些神庙毫无价值，它们的神谕是胡编乱造的。但是，那些宣布他有罪的诸神，他认为这些神才是真正的神，而他们的神谕才是真实可信的；阿玛西斯是非常尊重这些神的。

[Ⅱ.175] 因此，阿玛西斯首先在萨伊斯的雅典娜[①]神庙修筑了一座大门，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无论就其高度还是规模而言，都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同类的建筑，它是用罕见的大块优质石料修筑成的。接着，他向这座神庙奉献了许多巨大的人像，还有数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并且运来了一些石料，以供修理之用。这些石料当中有一些是取自于孟菲斯对面的采石场，而最大的那些石料则是取自于埃列凡提涅，[②] 这个地方和萨伊斯相距有 20 天的航程。在众多奇迹中，我最赞赏的就是那座用一整块巨石修造的神祠，它是取自于埃列凡提涅的采石场。把这座神祠从采石场运送到萨伊斯就耗费了 3 年的时间；在运输过程中所使用人手不少于 2 000 名，这些人都是属于船夫阶层。这座神祠的外部的尺寸分别是：长 21 腕尺，宽 14 腕尺，高 8 腕尺；它内部的尺寸是这样：长 18 腕尺，宽 12 腕尺，高 5 腕尺。[③] 神祠被置于神庙入口附近，没有搬运到里面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发生了下面的情况而造成的。就在这块巨石被运送到现在这个地点的时候，神祠的建筑师觉得搬运这个神祠耗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且对沉重的苦役感到厌倦，于是大声哀叹。阿玛西斯碰巧听到了这人的哀叹声，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此他不许把神祠再向前挪动了。然而，还有些人说，工匠当中一个操作杠杆的人被神祠压死了。这是神祠放置在现在的地方，没有再向里面挪移的原因。

[Ⅱ.176] 阿玛西斯还向其他著名的神庙奉献了豪华壮丽的物品。例如，在孟菲斯，他就奉献了一尊长达 75 尺的卧姿人物雕像，安放在赫淮斯托斯神庙前。[④] 在同一个台基上还有两尊巨大的雕像，高度均为 20 尺，它们都是用埃塞俄比亚石料雕成的，分别安放在神庙的两侧。[⑤] 在萨伊斯还有一尊同样大的雕像，和孟菲斯那座雕像的姿态相同。最后，阿玛西斯在孟菲斯还建造了一座伊西斯神庙，这是一座雄奇宏大的神庙建筑，颇为壮观。

[Ⅱ.177] 据说，阿玛西斯当政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⑥] 无论就尼罗河对于土地慷慨馈赠来说，还是就土地对人民劳作的丰厚回报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在当时的埃及，有人居住的城镇就多达 2 万个。国王阿玛西斯还制定过这样一条法律，每一位埃及人每年要到他所在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汇报他

---

① 显然是尼特（Nit）神，也等同于德墨特尔神。参阅：Ⅱ.132 脚注。——哥译本注

② 阿苏安（Assuan）对面的一个岛屿，阿苏安采石场一直都是很有名的。——哥译本注

③ 外部尺寸约为：长 9.70 米，宽 6.47 米，高 3.70 米；内部尺寸约为：长 8.32 米，宽 5.54 米，高 2.31 米。——译者注

④ 把一尊埃及人的雕像安放在这样的位置有点非同寻常。这尊雕像以及孟菲斯其他雕像和独石碑，本应是安放在地面上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时埃及遇到了麻烦，而埃及人又未将此事告诉希罗多德。

⑤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89 页。——译者注

⑥ 这只能是指埃及国内的情况。希罗多德在后面所述证明了这一点。埃及国内繁荣的状况可以从一些纪念碑，以及私人财富非凡增长得到确证；但是，埃及已经丧失其在国外的势力，不仅如此，埃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巴比伦人的威胁。事实上，阿普里耶斯与阿玛西斯之间的内战，已经给尼布甲尼撒插手埃及的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的生活状况。[①] 如果他不这样做，或者不来证明他在过着正当的生活，他就将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并且在他的同胞国民中间加以推行，时至今日他们还遵守着这条法律。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风俗习惯。

[Ⅱ.178] 阿玛西斯是偏爱希腊人的。他给予希腊人其他的一些关照，其中包括他把那乌克拉提斯这个城市给予那些愿意定居埃及的希腊人居住；而对于那些只是愿意在沿海地带做生意，但不想定居于埃及的希腊人，他答应给予他们一些土地，以使他们用于设立祭坛，修建神庙。在这些神庙当中，最大的和最著名的，也是人们最常去参拜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希伦尼昂的神庙。这是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和埃奥利斯人共同修建的；参与修建工程的城邦，属于伊奥尼亚人的有开俄斯、泰奥斯、佛凯亚和克拉左门奈；属于多利斯人的城邦有罗德斯、克尼多斯、哈利卡纳苏斯和法塞里斯；属于埃奥利斯人的城邦则是米提列涅。神庙是属于这些城邦的，他们也有权任命管理港口的长官。如果任何其他城邦也声明这座神庙中有他们的一份，那它们就是纯属非分之想了。但是，有三个城邦是分别向他们自己的神庙献祭，埃吉那人向宙斯神，萨摩斯人向赫拉神，米利都人向阿波罗神献祭。

[Ⅱ.179] 在古时候，那乌克拉提斯是全埃及惟一的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河其他河口之一，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来到这里的。在如此发誓之后，他必须要乘船前往卡诺布斯河口；除非由于逆风而无法去往那里，否则他必须把他的货物装到船上绕行三角洲，从而把货物带到那乌克拉提斯，这个商港就是拥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特权。

[Ⅱ.180] 在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德尔斐神庙由于偶然事故而被烧毁了。[②] 安菲克提奥涅斯[③]以 300 塔连特的价格签订重建德尔斐神庙的合同，这笔费用中德尔斐人要担负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德尔斐人到各个城邦去募集捐赠品，在漫游各地期间，他们来到埃及，请求帮助。他们从其他地方还很少取得如此重大的收获——因为阿玛西斯赠给他们 1 000 塔连特的止血粉[④]，而那里的希腊的定居者则只捐献了 20 明那。

[Ⅱ.181] 阿玛西斯和库列涅人缔结了盟约。通过结盟，库列涅和埃及成为

---

① 每一个诺姆都由一位诺姆首长治理。希罗多德把这条法律的制定归功于阿玛西斯，但是此种状况似乎是由来已久了。因为我们发现，在第 18 王朝的雕刻中，人们是亲自到地方官员那里去登记的。

② 德尔斐神庙在公元前 548 年被焚毁，即是阿玛西斯当政的第 21 年。希罗多德显然是在反驳那种认为神庙是由皮西特拉图故意毁坏之说法。

③ 希腊常有一些相邻的部落和城邦由于共同利益而结成同盟，称为安菲克提昂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近邻同盟”）。参加盟会的各邦代表叫做安菲克提昂（Amphictyons），又叫做皮拉哥里（Pylagori），同盟会议叫做安菲克提奥涅斯。在这类同盟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希腊东北部以德尔斐为中心、由当地 12 个希腊部落组成的同盟，盟会每年在德摩比利和德尔斐召开两次，商讨和解决有关宗教及政治问题。——译者注

④ 显然是明矾。——哥译本注

亲密的朋友和同盟者。阿玛西斯还从那个城市娶了一个妻子，他这样做也许是表示他对这个城市的友情，也许是因为他想娶一位希腊女子为妻。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娶了一个库列涅城的、名叫拉狄凯的女子为妻。有人说，拉狄凯是国王巴图斯的女儿，有人说是国王阿克西劳斯的女儿，还有人说，她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市民克里托布鲁斯的女儿。当阿玛西斯与她同床共枕之时，他与她却无法进行交合，虽然他在和其他妇女交合时不乏男儿本色。于是，阿玛西斯感到诧异，就向他的新娘说："女人啊，你一定是对我施了魔法的。因此，现在可以肯定，你的下场将比任何一个妇女都要悲惨。"虽然拉狄凯辩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都无济于事，都不能平息阿玛西斯的怒气。于是，她在心里暗自向阿芙洛蒂特许下了一个愿：如果在那天夜里他能够与她成功交合的话（因为她已经不再有机会了），她就会奉献一尊雕像给库列涅的阿芙洛蒂特神庙。结果，她很快就如愿以偿，国王一改疲软状态，能够成功交媾了。阿玛西斯自此以后非常爱她，而拉狄凯也向女神还了愿。她订做了一尊雕像送到库列涅去。时至今日，这尊雕像依然树立在那里，雕像的面部是从城里向外张望的。当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的时候，拉狄凯本人安然无恙；因为冈比西斯得知她是何许人以后，就毫发无损地把她送回了她的国家。

[Ⅱ.182] 除了上面提及的以外，阿玛西斯还向希腊人的神庙慷慨奉献。他派人去库列涅献上一尊镀金的雅典娜神像和一幅他本人的肖像；他赠送给林都斯的雅典娜的是两尊石像和非常精美的亚麻胸甲；他赠送给萨摩斯的赫拉的是他本人的两尊木质雕像，这两尊木像在我的时代还树立在大殿的门后。他献给萨摩斯这些礼物是为了阿玛西斯和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特斯[①]之间的友谊，而献给林都斯的礼物却不是这类原因，而是因为根据传说，达纳乌斯的女儿们在她们从埃吉普图斯的儿子们手里逃脱时，曾在那里建立了雅典娜神庙。以上这些就是阿玛西斯的奉献品。他征服了塞浦路斯，并且迫使它向他纳贡，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① 波里克拉特斯的统治时期大概始于公元前 532 年。关于他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友谊，参阅：Ⅲ.39。——哥译本注

第三卷　塔莉亚*

[Ⅲ.1] 上面提及的阿玛西斯，就是抗击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那位埃及国王。① 冈比西斯所统率的军队包括他统治之下的许多民族，其中包括希腊族的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冈比西斯入侵埃及的起因是这样的。② 冈比西斯接受了一位埃及人的建议，曾派遣一名使者前往埃及，要求娶阿玛西斯的女儿为妻。这位埃及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阿玛西斯使他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因此他对阿玛西斯心怀愤懑。原来，这位埃及人是一名医生。居鲁士派人到阿玛西斯那里去，请求他送给自己一位全埃及医术最好的眼科医生，阿玛西斯就从埃及所有的医生当中挑选了一位，把他送到了波斯。既然这位埃及人对阿玛西斯满腹怨恨，因而他就鼓动冈比西斯讨阿玛西斯的女儿为妻。如果阿玛西斯同意，那他就会心生烦恼；而如果他拒绝了，那他将使冈比西斯成为他的敌人。阿玛西斯非常害怕波斯的强大势力，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该把他的女儿送到冈比西斯那里去；因为冈比西斯并不打算娶他的女儿做自己的妻子，而只是让她做自己的侍妾而已，这一点阿玛西斯肯定是知道的。因此，他绞尽脑汁思考这件事，最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前任国王阿普里耶斯有一个女儿，名叫尼特提斯，③ 她身材修长，美丽动人，是这个王室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阿玛西斯让尼特提斯身着华美服装，佩饰黄金，精心打扮，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了。没过多久，在冈比西斯拥抱她的时候，恰好他根据她父亲的名字称呼她，④ 于是尼特提斯就对他说："国王啊，我看你还不知道阿玛西斯是怎样地蒙骗了你呢。他将我乔装打扮，然后把我当做他自己的女儿送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实际上是阿普里耶斯的女儿。阿普里耶斯原本是他的国王和主人，是他和其他埃及人一同起兵反叛，并且杀死了阿普里耶斯的。"正是这番话，以及她说到的这个原因，使得居鲁士的儿

---

* 塔莉亚（Thalia，Θαλία），司喜剧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少女，衣着轻盈，左手持喜剧面具，右手持牧杖（或铃鼓），头戴常春藤花冠。她所培养的人是演员，她的神庙是剧院。——译者注

① 一般认为波斯人入侵埃及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525 年。——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在Ⅰ.153 中已经告诉我们，说居鲁士已经把征服埃及纳入其征服计划之中。事实上，促使波斯人出征的，有两个具有普遍性动因，一是复仇，一是征服的贪欲。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用来解释这次对埃及的进攻。

③ 希罗多德这里的说法乃是出自波斯人之口。这种说法是没有人接受的。而按照埃及人的说法，冈比西斯乃是阿普里耶斯的一个女儿所生。这种说法类似于波斯人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波斯公主所生的故事。

④ 如称呼某人为"某某之子"，或者"某某之女"。——译者注

子冈比西斯勃然大怒，也使他决定出兵埃及。以上就是波斯人的说法。①

[Ⅲ.2] 然而，埃及人却宣称，冈比西斯就是埃及人。他们说，冈比西斯是阿普里耶斯的女儿尼特提斯的儿子。他们还说，是居鲁士而不是冈比西斯派人到阿玛西斯这里来要求娶他的女儿的。但是，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埃及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熟知波斯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就一定很清楚：第一，在国王有合法继承人的时候，按照波斯人的习惯，是绝不容许一个私生子继承王位的；②第二，冈比西斯乃是阿赫明尼斯族人法那斯皮斯的女儿卡桑丹涅的儿子，而不是这个埃及女人的儿子。事实上，他们想通过歪曲历史，以表明自己和居鲁士家族有亲戚关系。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Ⅲ.3] 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我对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相信的。说是有一位波斯的妇人前来拜访居鲁士的妻妾们时，看到站在卡桑丹涅身旁的那些身材高大而又眉清目秀的孩子们，就高声赞叹，称羡不已。但是，居鲁士的妻子卡桑丹涅却这样说："虽然这些孩子是我生养的，但居鲁士依然瞧不上我，却非常尊重那位从埃及新来的妇人。"她讲这话，是表示对尼特提斯的恼怒。于是，她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冈比西斯大声说："母亲，等我长大成人了，我会为了你而把埃及搅得天翻地覆的。"他的话使在场的妇女们都觉得很惊讶。据传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仅有 10 岁，但是他从此把这件事牢记在心里。他们说，他在长大成人继承王位以后，就发动对埃及的远征了。

[Ⅲ.4]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明显地也促成了他出征埃及。在阿玛西斯的雇佣兵当中，有一位名叫法涅斯的哈利卡纳苏斯人，这个人处事果断，作战勇敢。法涅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对阿玛西斯有些不满，于是乘船从阿玛西斯的军队中逃走，希望到冈比西斯这里来提供情报。由于这个人在雇佣兵当中远非等闲之辈，并且是一个可以提供关于埃及的准确知识的人，因此阿玛西斯急于把他捉住，就跟踪追击。他委托他最信任的太监负责此事，这个太监乘着一艘三列桨战舰追击这位哈利卡纳苏斯人，结果在吕基亚把他给捉住了，但是并没有把他带回埃及。因为法涅斯比这个太监更有智谋，他灌醉了看守他的人，然后逃往波斯境内。在那里，他发现冈比西斯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出征埃及，但是究竟哪一条路线是穿越沙漠的最佳选择，冈比西斯还无法确定。这时法涅斯来到他这里，不仅告诉他有关阿玛西斯所有的秘密，而且对他的军队如何穿越沙漠提出了建议。法涅斯建议冈比西斯派使者到阿拉伯人的国王那里去，向他请教安全行军的办法。

[Ⅲ.5] 现在要想进入埃及就必须穿越这片沙漠。这片沙漠自腓尼基直到卡代提斯城，这一带是属于所谓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根据我的观察，卡代提斯和萨尔狄斯这两座城市大小相当。从卡代提斯到伊恩尼苏斯市的海岸上的市场，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Ⅲ.2。——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93 页。——译者注

这一带是属于阿拉伯国王的。从伊恩尼苏斯直到塞尔波尼斯湖，这一带又是属于叙利亚人的。而卡西乌斯山就是从塞尔波尼斯湖附近向海边延展的。根据传说，泰丰[①]曾经在塞尔波尼斯湖隐遁了。从这个湖开始，就进入了埃及的国境。整个这片区域的一边是伊恩尼苏斯，另一边则是卡西乌斯山和塞尔波尼斯湖，这中间可是不小的一块地方，人们要穿过这块地方需要三天的时间，这里是一片终年滴雨不下的干旱沙漠。

[Ⅲ.6] 现在我来说说那些乘船到埃及来的人很少注意到的一件事。在希腊各地，还有腓尼基，人们每年都有两次用陶制的坛子装上酒运到埃及去，但是我可以说，在埃及全国任何地方，你是找不到一个酒坛子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酒坛子究竟是怎样处理了呢？这一点我也要说明的。原来，每一个城市的市长都必须把他辖区之内的酒坛子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送往孟菲斯；在那里，孟菲斯人又把所有这些酒坛子都装满水，然后再把它们运送到叙利亚的这片沙漠地带。这样，外地的酒年复一年地运往埃及，而在那里销售之后的空酒坛子，又被装上水带到叙利亚去，和先前所有的那些酒坛子汇集到一起了。

[Ⅲ.7] 波斯人在征服了埃及之后，立即开始用陶制酒坛存储淡水，以维持他们进入埃及的道路的畅通。然而，这时候尚未用这种方法来提供水源，于是冈比西斯采纳了哈利卡纳苏斯的客人的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阿拉伯人那里，请求允许他们安全地通过这个地区。阿拉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双方保证相互信任。

[Ⅲ.8] 阿拉伯人是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虔诚地信守誓约的。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他们信守誓言。当两个人要发誓缔结友谊的时候，由第三个人站在双方中间，他用一块锐利的石刀在双方各自的手掌上中指[②]附近的地方切一刀，然后他从两人的衣服上分别撕下一块布条，把布条都蘸上血，然后再用它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 7 块石头都抹上血，与此同时口中高呼狄奥尼索斯和神圣的阿芙洛蒂特的名字。在这之后，缔结友谊的人便把这位异邦人（或者是本国公民，如果他是公民的话），介绍给他的所有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自己也认为必须信守这种誓约了。他们只相信有狄奥尼索斯和神圣的阿芙洛蒂特这两位神祇。他们说，他们所留的发式，是模仿狄奥尼索斯的。如今他们的习惯是剃成环状发型，鬓角地方也都剃光。在他们的语言里，狄奥尼索斯被叫做奥洛塔尔特，阿芙洛蒂特叫做阿丽拉特。[③]

[Ⅲ.9] 于是，在阿拉伯人和冈比西斯派来的使者缔结了誓约以后，冈比西斯马上采取下面的措施：他把许多骆驼皮囊[④]都装满了水，再由他的骆驼驮着这

---

① 人们常常把泰丰神和埃及的赛特神混同起来。传说他葬于塞尔波尼斯沼泽地。——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这里译为“拇指”。——译者注

③ 根据莫佛斯（Movers）的说法，欧洛塔尔特是“神之火”的意思。而阿丽拉特“晨星”的阴性形式，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女神”的意思。——哥译本注

④ 即用骆驼皮做的皮囊。——译者注

些水囊；之后，把这些骆驼赶到沙漠地带，在那里等候冈比西斯的军队的到来。这是人们提及的两种传说当中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虽然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既然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应当避而不说。在阿拉伯半岛，有一条叫做科利斯的大河，它是流入红海的。他们说，阿拉伯的国王通过用牛皮和其他兽皮制作的一条水管，把河水从这里一直输送到沙漠地带；他又事先在沙漠地带挖掘了一些蓄水池来储存输送过去的水。从科利斯河到沙漠地带的距离是 12 天的路程。他们说，河水是通过三条水管，引到三个不同地方的。

[Ⅲ.10] 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在尼罗河的培泸溪昂河口扎营，等候冈比西斯的到来。因为当冈比西斯出征埃及的时候，他发现阿玛西斯已经过世了。阿玛西斯统治埃及 44 年[①]，在这期间，他并没有遭遇到什么大的不幸。在他死后，他的尸体就被制成木乃伊，被放置在神庙中他为自己所修建的墓地里。他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登基为王以后，在埃及发生一个奇妙的景象——埃及的底比斯下雨了。底比斯人自己证实，他们那里以前从没有下过雨，从那时起到现在再也没下过雨。在上埃及，通常是没有降雨的；但是那时候，在底比斯却下起了毛毛雨。[②]

[Ⅲ.11] 波斯人穿过了沙漠地带，在靠近埃及人的地方安营扎寨，准备战斗。而那些受雇于普桑门尼图斯的、由希腊人和卡里亚人所组成的雇佣军恨透了法涅斯，因为是他把一支外国军队引进埃及的。于是他们自己想出了报复他的一个办法。法涅斯的儿子们还留在埃及。雇佣兵们捉住了他的儿子们，把他们带到军营中，有意让他们的父亲看到他们。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酒钵，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把法涅斯的儿子一个一个地带到酒钵跟前，在酒钵的上方挑断他们的喉咙。[③] 当法涅斯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酒钵里再搀上水和酒，所有的士兵每人饮了一口血酒之后，双方就展开厮杀。在随后发生的激战中，双方都很顽强，直到两军都有大批将士阵亡以后，埃及人才开始溃逃。

[Ⅲ.12] 在发生过这次战役的战场上，根据当地人的指认，我看到了一种十分奇妙的情况。双方在这次战役当中的阵亡者的遗骨是杂乱地散落着的，它们分为两堆，波斯人的遗骨堆在一个地方，因为起初其遗体是堆放在一起的，而埃及人的遗骨堆在另一个地方。如果你敲击波斯人的头骨，甚至只用一个小石子敲打，都可以打穿一个小孔，因为它们竟如此脆弱；但是埃及人的头骨却很坚硬，你甚至用石头来砸，也很难把它砸破。对于这种差别，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样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说，埃及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剃光头，由于太阳光照的作用，头骨就变得既厚又硬。由于同样的原因，埃及人不秃头。在埃及，人们看到的秃头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埃及人的头骨如此

---

① 王译本（上册，第 196 页），统治时间为“45 年”。——译者注

② 现在，在底比斯（卢克索尔）这个地方，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也下雨，而且雨量极小。——哥译本注

③ 以便使他们的血流到酒钵里。——译者注

坚硬，其原因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波斯人的头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从他们从小就在头戴一种叫做提亚拉斯的毡帽。我这里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在帕普雷米斯还观察到类似的情况，这些波斯人是和大流士的儿子阿赫明尼斯一起被利比亚人伊纳鲁斯杀死的，他们的头骨也是这样。

[Ⅲ.13] 埃及人在这次交锋中失利后，随即抱头鼠窜，逃往孟菲斯，他们躲进城里，紧闭城门。于是，冈比西斯派出一名波斯使者，搭乘着一艘米提列涅人的船，溯尼罗河而上，前往孟菲斯，要他们主动投降。[①] 然而，当埃及人看到这艘舰船抵达孟菲斯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城里冲出来，捣毁了舰船，把舰船的人员都加以肢解，然后把舰船拖进城里。随后，孟菲斯城遭到波斯人的围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他们献城投降。毗邻埃及的利比亚人，惧怕遭到和埃及人同样的命运，未加抵抗就主动向冈比西斯投降了。他们同意向冈比西斯纳贡，并且马上呈送礼品。库列涅人、巴尔卡人，也和利比亚人一样惧怕波斯人，因而很快都投降了。冈比西斯欣然接受了利比亚人的礼物，但是他对待库列涅人送来的礼物却不是这样。库列涅人送来的不过是 500 明那的白银。我想，冈比西斯认为这点礼物太少了。因此，他接到他们的礼物之后，就亲手把这些银子分发给他的士兵了。

[Ⅲ.14] 在孟菲斯城失陷 10 天之后，冈比西斯就活捉了埃及国王普桑门尼图斯，这位国王在位总共仅有 6 个月的时间。因此，冈比西斯命他和其他的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的一个地方，以使他受到羞辱。冈比西斯试图考验一下普桑门尼图斯的心情。首先，冈比西斯命令他的女儿从城里出来，身穿奴隶的衣服，携带着一个水罐去打水。许多出身于显赫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也都和她穿着同样衣服，和她一起去打水。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痛哭流涕、大声哀嚎地走过她们的父亲面前的时候，除了普桑门尼图斯以外，其他所有的人看到自己孩子的悲惨遭遇，无不伤心落泪，惟有他在亲眼看到这些情况之后，只是把头低下去。就这样，打水的小姐们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接着，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以及与他儿子年纪相仿的 2 000 多埃及人一起从他面前走过——所有这些青年男子的颈上都拴着绳索，嘴里则衔着马勒——他们是被带去为那些在孟菲斯和舰船同归于尽的米提列涅人偿命的。这是波斯王家法官做出的判决，每一个被杀死的米提列涅人，都必须用 10 名埃及贵族的性命来抵偿。当普桑门尼图斯国王看到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他的儿子被押着去受死，而那些和他一起的埃及人都在哭泣和悲伤的时候，只有他和看到他女儿的时候的表情没有什么不同。当这些人也从这里走过的时候，恰好里面有他一个吃喝玩乐的伙伴。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被剥夺了全部的财产而沦为乞丐。因而他来到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和其他的埃及人所在的地方，向那些士兵们行乞。普桑门尼图斯看到这个情景，眼泪夺眶而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197 页。——译者注

出，他号啕大哭，一边呼唤他的伙伴的名字，一边敲打自己的脑袋。这时，那些在旁边监视普桑门尼图斯的人看到他的种种表现，就前往冈比西斯那里，把普桑门尼图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冈比西斯对普桑门尼图斯的举动感到诧异，就派一名使者去问他说："普桑门尼图斯，我的主公冈比西斯问你，为什么在你看到你的女儿受到虐待而你的儿子前去受死的时候，你既不哭泣也不喊叫，可是他听说，你对一个和你非亲非故的乞丐却又如此尊敬呢?"对于这样的提问，普桑门尼图斯回答说："哦，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的灾难太深重，远不是哭泣所能表达的，但是我的朋友的不幸遭遇使我为之流泪。因为当一个人失去了荣华富贵，在年事已高的时候，却又落到四处乞讨的境地，任何人都会为之伤心落泪的。"当使者把这些情况向冈比西斯禀报的时候，冈比西斯认为这个回答很好。埃及人说，克洛伊索斯也哭了——因为他是和冈比西斯一起来埃及的，而在场的波斯人也都哭了，甚至冈比西斯本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他随即颁布了一道命令，把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从那些即将受死的人中间提出来，把普桑门尼图斯本人从城外带到他的面前来。

[Ⅲ.15] 使者去迟了，未能救出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他是第一个被碎尸的。但是他们把普桑门尼图斯本人带到了冈比西斯面前。冈比西斯允许他住在那里，此后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事实上，如果他能够安分守己的话，那他是会重新得到埃及，成为治理埃及的总督的。因为按照波斯人的习惯，是尊重国王的儿子的，甚至对于那些其父王叛离了他们的王国，也仍然把统治权交给原国王的儿子。有许多这方面的例证，可以说明这样的做法乃是波斯人的惯例，尤其是帕乌西里斯和桑尼拉斯可以为证。桑尼拉斯是利比亚人伊纳鲁斯的儿子，他被允许继承他父亲的统治权；同样，帕乌西里斯也是如此，他是阿米尔泰尤斯的儿子。不过，可以肯定，没有人比阿米尔泰尤斯和伊纳鲁斯给波斯人造成更大的损害了。[①] 但是，普桑门尼图斯策划了不正当的行动，他自己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在埃及人中间煽动叛乱的时候被人发现，而当这件事真相大白的时候，冈比西斯就强迫普桑门尼图斯喝下公牛血，使他很快死去。[②] 普桑门尼图斯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Ⅲ.16] 其后，冈比西斯离开孟菲斯前往萨伊斯城，打算去做而实际上到那里也做了的一件事情。他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之后，立即下令把阿玛西斯的尸体从他的坟墓里抬出来。当随从们按照他的命令这样做了之后，他又命令他们鞭尸，用木棒戳尸，拔掉它的头发，用各种方法加以侮辱。但是，已经制成木乃伊的尸体并没有被扯碎，他们对它无可奈何，于是这些随从们也感到厌倦了。因

---

① 曼涅托所记载的由萨伊特（Saite）的阿米尔泰尤斯所统治的 6 年，大概正是阿塔薛西斯当政时期的 6 年（公元前 460～前 455 年），此时阿塔薛西斯在位。众所周知，其间埃及在伊纳鲁斯和阿米尔泰尤斯的努力下，已经脱离波斯而获得独立。

② 公牛血如果凝结了就会把饮血者噎死。

此，冈比西斯又命令他们焚烧木乃伊。这真的是一道渎神的命令，因为在波斯人看来，火乃是神，因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不焚烧他们的死者的。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违背波斯人和埃及人风俗习惯的——说它违背波斯人的习俗，其理由已如上述，他们认为把一个人的尸体交给神是错误的；说它违背埃及人的习俗，因为埃及人相信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要吞食它捕捉到的任何东西，而在它吃饱的时候就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同死掉了。然而，把死者的尸体交给野兽吞食，肯定是违背他们的习俗的，事实上这正是他们要把尸体制成木乃伊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安放在坟墓里的尸体不至于被虫子吃掉。因此，冈比西斯的这道命令在这两个民族看来都是违背习俗的。根据埃及人的说法，遭到他们侮辱的并不是阿玛西斯，而是另一个身材相仿的埃及人。波斯人相信这就是阿玛西斯的尸体，于是，如上所述，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对它加以侮辱的。他们说，阿玛西斯受到一道神谕的警示，知道在他死后将会发生什么。因此，为了逃避这一日益迫近的命运，于是他埋葬了这个后来遭到鞭尸的人，把这个人的尸体埋在他的墓室的入口附近。阿玛西斯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埋在同一个墓室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就我而言，我是不相信阿玛西斯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的，我认为，埃及人是蓄意编造这个故事，以求保持体面。

[Ⅲ.17] 在这之后，冈比西斯自己又谋划了三次远征，一次是对迦太基人，一次是对阿蒙人，一次是对居住在南海的利比亚海之滨的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①] 他经过考虑，认为最好是派遣他的海军去攻打迦太基人，派遣他的一部分陆军去攻打阿蒙人。同时，派遣间谍前往埃塞俄比亚，表面上是去送礼给他们的国王，实际上是去打探情况的，尤其是去看看在埃塞俄比亚所谓的太阳桌是否属实。

[Ⅲ.18] 关于太阳桌的情况，人们是这样描述的。在城市的郊外的草地上，摆满了各种煮熟了的兽骨兽肉。每天夜里，管理者都要小心翼翼地把肉放到那里去，到了白天，任何人只要愿意，就都可以来到这里吃一顿。当地的居民说，这些食物就是从大地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关于太阳桌的说法。

[Ⅲ.19] 当冈比西斯决定要把间谍派去的时候，他立即派人到埃列凡提涅城去找一些伊克泰奥法吉人，[②] 他们懂得埃塞俄比亚语。在派人去找这些人来的同时，他又下令他的海军起航进攻迦太基。但是腓尼基人说，他们不能这样去。他们说，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与迦太基人签署的庄严的誓约，他们不能如此缺德，去攻打他们自己的子孙。[③] 既然腓尼基人不愿意出动，舰队的其他部分就难以胜任战斗任务了。这样，迦太基人就逃脱了被波斯人奴役的命运。冈比西斯认为，强迫腓尼基人去作战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自愿前来投靠波斯人的；而且，

---

① 参阅：Ⅲ.23。——译者注

② Ichthyophagi，意为“食鱼者”（Fish-eaters）。——译者注

③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推罗的殖民地，相传在公元前 814 年建城。——译者注

波斯的全部海上力量都要依赖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也是自愿投靠波斯人，并且参加了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的。

［Ⅲ.20］来自埃列凡提涅的伊克泰奥法吉人一到，冈比西斯就告诉他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然后立即派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去。他们带上下列一些礼品：一件紫色的袍子、一副黄金项链、一对手镯、一个装有没药的雪花石膏匣和一桶枣椰子酒。据说，冈比西斯派遣使者所要见的这些埃塞俄比亚人是全人类中身材最高，也是最英俊的一族。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他们选举国王的方法，和其他所有各族都大不相同。他们在全体公民当中寻找到那种身材最高、并且拥有与其身材相匹配的膂力的人，就推举他担任国王。

［Ⅲ.21］伊克泰奥法吉人来到埃塞俄比亚人这里以后，就把礼物呈献给他们的国王，并且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冈比西斯渴望成为你的盟友和宾客，因此派我们前来向你致意，而且他把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些物品作为礼品奉献给你。"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知道他们是作为间谍而被派来的，于是就答复说："波斯国王派你们携带这些礼物前来，是因为他十分渴望成为我的朋友——你们所说的话并非你们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侦察本王国的情况的。你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人，那么他就不应当觊觎任何其他不属于他所有的土地，也不应当来奴役一个从未招惹过他的民族。现在，你们就把这张弓交给他，并且把这个话传给他：'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当波斯人能够像我这样容易地拉开如此强劲的一张弓的时候，那时就让他们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打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他们应该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是不会使埃塞俄比亚人的儿子们垂涎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

［Ⅲ.22］他这样说着话的时候，放松了这张弓的弓弦，把它交给了使者。随后他拿起了紫色的袍子，问这是什么，是怎样做成的。当伊克泰奥法吉人把有关紫色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服装都是奸诈的。接着，他又询问关于黄金项链和手镯的事情，而当伊克泰奥法吉人告诉他这些东西只是作装饰用的时候，国王笑了；原来他以为这是枷锁，他说他们埃塞俄比亚人有比这强固许多的枷锁。然后，他又询问有关没药[1]的事情；当他们告诉他没药的配制以及用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和关于紫袍的回答一样。最后，当他看到了酒，在得知酒是怎样做成的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还询问波斯人的国王吃什么东西，波斯人最长寿的能活到多少岁。他们告诉他说，波斯的国王吃面包，并向他描述了他们种植的小麦的情况；他们还告诉他说在波斯人当中，最长寿的人可以活到80岁。于是他说："既然波斯人是以泥粪为食的，[2] 所

---

① 参阅：Ⅱ.40注。——译者注

② 这是说，粮食是从施过泥粪的土壤中生产出来的。——哥译本注

以他们的寿命如此短促也就毫不足怪了。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饮料（意思是指酒）使他们精神爽快的话，我相信他们甚至活不到 80 岁的。波斯人在这方面是胜过埃塞俄比亚人的。”

［Ⅲ.23］然后，伊克泰奥法吉人反过来又询问国王：埃塞俄比亚人可以活多久，他们日常的食物又是什么？国王说，他们大多数可以活到 120 岁，有些人的寿命甚至还要长些；他们日常食物就是炖肉，饮用的则是乳。伊克泰奥法吉人对他们所活的年龄表示诧异。于是，他就领他们来到一个泉水涌动的地方，在那里的泉水中沐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皮肤就变得油润而光滑了，仿佛在油里浸泡过一样——而且这股泉水还散发着类似紫罗兰的香气。伊克泰奥法吉人说，泉水的水量不大，因而任何东西在水面上都浮不起来，无论是木头，还是比木材轻的东西，都是要沉到水底的。如果这股泉水果如他们所言，那么，经常使用这种泉水很可能就是他们长寿的原因。离开泉水以后，国王又把他们领到一个监狱里去参观，所有那里的人的枷锁都是用黄金制造的。[①] 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没有什么金属比铜更为稀罕和珍贵的了。在参观完监狱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所谓太阳桌。

［Ⅲ.24］最后，他们还被允许参观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棺材。据说，这种棺材是用水晶[②]制成的，制造方法如下：他们或者是采用埃及人的方法，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什么方法，在尸体变干的时候，在尸体上面包上一层石膏，然后再在这上面尽可能描绘得像活人一样。随后，他们就把它放到用水晶制成的柱状棺材里面去。在他们的国家，水晶得到大量开采，这种材料也很容易加工。透过棺材人们可以看到安放在里面的尸体；而且这样的尸体既不散发恶臭，也没有任何不体面的地方；而且，整个尸体没有哪个地方看不清楚，仿佛是完全裸露在外面的。死者的亲属把这棺材放在自己的家中，从死的时候算起保存整整一年，要不断地向它献上初上市的鲜果，还要向它奉献牺牲。一年过后，他们把这柱状棺材抬出来，安放在城市附近的地方。

［Ⅲ.25］现在，伊克泰奥法吉人看完了所有这些，就返回埃及了。他们就有关情况向冈比西斯作了禀报，冈比西斯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要出兵征伐埃塞俄比亚人，但他既不下令筹集军队所需的粮食，也没有好好想想他即将发动的战争是在大地的边缘地带。冈比西斯现在处于疯狂的状态，失去理智了；因而在他听了伊克泰奥法吉人的禀报之后，立刻率领他的陆军出征，同时命令随军来的希腊人原地待命。当他在进军途中路过底比斯时，他又从他的主力军中划拨出大约 5 万人，命令他们去奴役阿蒙人，并且烧毁那里的宙斯神谕所。同时，他本人则率领其余的军队继续向埃塞俄比亚进发。然而，他的军队行程还没有走完全程的五

---

① 这也许只是旅行者的道听途说；但在埃塞俄比亚确实发现有金矿。

② 哥译本为“雪花石膏”（alabster）；王译本（上册，第 203 页）这里译为“一种透明的石头”（王译本注：也可能是水晶）。——译者注

分之一，他们所携带的所有的粮食就都消耗一空，而在把粮食吃光之后，他们就开始吃驮兽，不久，也把驮兽吃得一个不剩了。这时候，假如冈比西斯看到当时的这种情况，悬崖勒马而立即率领军队撤回的话，那么他起初虽然犯了错误，但后来所为仍不失为最明智之举。但实际上，他却一意孤行，不假思索地继续冒进。土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的士兵们只好以草果腹。可是当他们到达荒凉不毛沙漠地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做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在每10个人当中抽签选出一个人，由其他人把他杀死后吃掉。冈比西斯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害怕他们会变成食人族，就放弃了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远征，在损失了大批士兵之后，循原路返抵底比斯，然后再从底比斯前往孟菲斯。在孟菲斯，他遣散了希腊人，允许乘船返回故土。这就是冈比西斯远征埃塞俄比亚的结果。①

[Ⅲ.26] 那支受命去攻打阿蒙人的军队，是由向导带着他们从底比斯出发的。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抵达奥阿西斯城。② 这个城市的居民，据说是属于埃斯克里奥尼亚部落的萨摩斯人。从底比斯穿过沙漠来到这个地方有7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岛”。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之后，除了阿蒙人和那些从他们自己那里了解情况的人之外，再没有人能够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既没有抵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但是阿蒙人是这样说的：波斯人从奥阿西斯出发向他们进攻，在他们穿越沙漠的过程中，走到路途中间的地方，正当他们用午餐③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强大的、致命的南风，随风而起的大量的流沙把所有士兵都掩埋了起来。他们全军就这样失踪了。④ 根据阿蒙人的说法，这支军队的遭遇就是这样的。

[Ⅲ.27] 大约在冈比西斯抵达孟菲斯的同时，阿皮斯在埃及出现了。⑤ 如今希腊人称呼阿皮斯神为爱帕夫斯。只要他一出现，埃及人就立刻穿上他们最华美的服装，举行盛大的酒宴。冈比西斯看到埃及人这样做，认定埃及人欢天喜地的庆祝，是由于他这次远征失利，于是他把负责治理孟菲斯的官员们召了来。冈比西斯问他们：“我以前在孟菲斯的时候，埃及人未曾有过这种举动。而现在，正当我损失了大批军队，返回孟菲斯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官员们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的一位神在他们面前现身了，这位神通常要间隔很久才会在埃及现一次身的——而每逢这位神祇出现的时候，全埃及举国同庆，连日狂欢。”冈比西斯听罢，认为他们是在撒谎，把这些人作为说谎者都给处死了。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Ⅲ.26。——译者注

② 奥阿西斯（Oasis）原本指一片绿洲。希罗多德把它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他这里所指的是卡尔该（Khargeh）“大绿洲”，距离底比斯大约有7天的路程。——哥译本注

③ 哥译本为“用早餐”。——译者注

④ 希氏这里记载的关于波斯远征军为流沙所吞噬这一事件，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而打消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译者注

⑤ 参阅：Ⅱ.38。——译者注

[Ⅲ.28] 冈比西斯把这些人处死之后，又召见祭司们，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看到这个情况，冈比西斯认为他很快就会知道是否真有这样一位驯化的神来到埃及居住，便二话没说，命令他们把阿皮斯带来让他亲眼见见。这样，他们就出去找到阿皮斯神并且把它带来了。原来，所谓阿皮斯或者爱帕夫斯，就是一头永远不会再受孕的母牛所生的牛犊。埃及人说，母牛是由于上苍之火从天而降，得以受孕并且生下了阿皮斯的。所谓阿皮斯的这个牛犊，有这样的标志：它是黑色的，在它的前额上有一块方形的白斑，背上有一只老鹰状的图形；它的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在舌头上有一个甲虫状的东西。

[Ⅲ.29] 当祭司们带着阿皮斯一起进来的时候，只见心情浮躁的冈比西斯拔出他的短剑，向牛犊的腹部猛刺过去，但是没有刺中目标，却刺到牛的大腿上。于是，他笑着对祭司们说："你们这些傻瓜，难道这些可以感觉到铁制兵器的血肉之躯，就是你们的神吗？说句实在话，只有埃及人才配有这样的神！但是，你们使我变成了你们的笑柄，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说完这话，他下令手下把这些祭司们鞭打了一顿，并下令：在埃及全境，凡是见到那些还在欢庆节日的人，格杀勿论。于是，埃及全国的节日就这样中止了，祭司们受到了惩罚。阿皮斯由于腿部受伤，在神庙里日渐消瘦；最后还是因为受伤而死去了，祭司们背着冈比西斯偷偷地把它埋葬了。

[Ⅲ.30] 根据埃及人的说法，冈比西斯做出这样的愚蠢行为，使他先是失去理智，如今变得疯狂了。[①] 他的第一件暴行，是处死了他的亲兄弟斯美尔迪斯，[②] 他是由于嫉妒才把他的兄弟从埃及送回波斯去的，因为斯美尔迪斯在波斯人当中，是唯一一个把伊克泰奥法吉人从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带回来的弓拉开了两指宽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可以拉得动它了。斯美尔迪斯回到波斯之后，冈比西斯熟睡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波斯来了一名使者，使者说斯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而斯美尔迪斯的头则一直触着苍天。冈比西斯因此为自己担惊受怕，怕他兄弟杀死他而自己做国王，于是他就派遣他最信任的、名叫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波斯人回到波斯，命令他去把斯美尔迪斯杀死。这样，普列克萨斯皮斯回到苏撒，杀死了斯美尔迪斯。[③] 有人说，他是在和斯美尔迪斯一起狩猎时杀死他的，还有人说，他是把斯美尔迪斯领到红海，[④] 在那里将他溺毙了。

[Ⅲ.31] 据说，这是冈比西斯犯下的第一件暴行。第二件暴行是他杀害了他

---

① 埃及人（尤其是祭司们）因为痛恨波斯人侵者，所以把冈比西斯的某些违反埃及人习俗的行为视为疯狂行为，这是不难理解的。希罗多德在埃及探访所得的资料，许多是出自祭司之口，故而希罗多德很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② 古波斯文献中名为巴尔迪亚（Bardiya）。

③ 《贝希斯敦顿铭文》明确地指出，斯美尔迪斯是被其兄弟处死的；铭文还说，人们一般不知道斯美尔迪斯已死。

④ 不是今天的红海，可能是指波斯湾。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并不确切了解在波斯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这个海湾（波斯湾）。——哥译本注

的亲姊妹。她作为冈比西斯的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埃及，虽然她是他的亲姊妹，是和冈比西斯同父同母的骨肉兄妹。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娶她为妻的：此前在波斯人中间，并没有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风俗。但是冈比西斯偏偏就爱上了他的一个姊妹，很想娶她为妻，可是他知道这样做是有伤风化的，于是他召见王家法官们，询问他们是否有一条法律，容许一个兄弟在自愿的情况下娶自己的姊妹为妻。这些王家法官[①]是从波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人，他们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发现他们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才会遭到解职。在波斯，正是他们负责审判工作的，由他们来解释种种先前的法律，一切有争执的问题都要参照他们的决定。因此，当冈比西斯向这些法官询问的时候，他们立即给他一个既正确又安全的答复。他们说："我们找不到一条关于兄弟有权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法律，但是我们发现这样一条法律，波斯人的国王可以做他所乐意做的任何事情。"这样一来，他们既没有因为害怕冈比西斯而曲解法律，也没有因为死板地恪守法律而导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确切无疑的法律，它有助于国王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冈比西斯立刻与他的恋爱对象[②]结婚了；不久，他又娶了他的另一个姊妹为妻。随他同来埃及的是这两姊妹中的妹妹，就是这个人在那里被他杀害了。

[Ⅲ.32] 关于她的死，和斯美尔迪斯的死一样，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希腊人所说，冈比西斯让一只小狗和一只幼狮相斗，他的妻子这时候也在一同观看。当小狗快要被打败的时候，另一只小狗挣断了链子前去增援——结果两只小狗联合起来打败了幼狮，并且制服了幼狮。这件事使得冈比西斯非常高兴，但是坐在身旁的他的妹妹却伤心落泪了。冈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就问她为什么哭？于是她说，她看到小狗在增援它的兄弟，禁不住哭了起来，因为这使她想起了斯美尔迪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为他报仇。希腊人说，冈比西斯之所以处死她，就是因为她讲了这番话。但是埃及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当他们二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冈比西斯的妹妹拿起了一根莴苣，揪去了它的叶子，然后问她的哥哥，什么样的莴苣最好看，是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他说："带叶子的好看。"于是，她接着又说："可是你把居鲁士这个家族弄得光光的，就好像这根莴苣一样了。"冈比西斯听了这话恼羞成怒，他猛扑过去，对已有身孕的妹妹拳脚相加，结果导致她流产而丧失了性命。

[Ⅲ.33] 这是冈比西斯施加在自己亲人身上的疯狂行为。这些疯狂行为，或许是由于阿皮斯的缘故，或许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而造成灾祸。他们说，冈比西斯自幼染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有些人称这种病为"圣疾"[③]。因此，如果一个

---

① 有7个人组成的常设机构。——哥译本注

② 此人是阿托萨，她是薛西斯之母。她先后为冈比西斯、斯美尔迪斯和大流士·海斯塔斯皮斯三人之妻。

③ 指癫痫病。——哥译本注。

人的肉体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那么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这是不足为怪的。

［Ⅲ.34］冈比西斯的疯狂行为除了施加在自己亲人身上以外，还施加于其他波斯人身上。这其中就包括虐待普列克萨斯皮斯。原来，冈比西斯对普列克萨斯皮斯的尊重是超过所有其他波斯人的，各种讯息都要通过这个人传递给国王，而这个人的儿子担任冈比西斯的行觞官①，——这在波斯是一个颇为尊贵的职位。冈比西斯曾经对他这样说："普列克萨斯皮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谈论关于我的一些什么事？"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他们对于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大加称颂的，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们说你嗜酒过度。"普列克萨斯皮斯传达给他的，是波斯人的看法。但是，冈比西斯却十分恼怒地回答说："怎么？难道现在波斯人认为我是由于过于嗜酒，所以才失去理智，才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吗？这样看来，他们先前对我看法就是不真实的了。"原来，有一次，一些波斯人坐在冈比西斯身旁，克洛伊索斯当时也在场，冈比西斯问他们："我和我的父亲居鲁士比起来，你们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们回答说："冈比西斯你已经超过了你的父亲，因为你不仅依然是你的父亲曾经统治过的全部领土的主人，除此以外你还征服了埃及，控制了大海。"②当时站在一旁的克洛伊索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向冈比西斯说："居鲁士的儿子，我的看法是，你是比不上你父亲的，因为你还没有像你的父亲那样，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冈比西斯听了这话满心喜悦，他称赞了克洛伊索斯的看法。

［Ⅲ.35］冈比西斯在回忆起这件事之后，便声色俱厉地对普列克萨斯皮斯说："那么，普列克萨斯皮斯，你现在就来判断一下，波斯人讲的是真话呢，还是假话？或者说，他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疯了？你看，你的儿子现在就站在门庭那边——如果我射出的这一箭正中他的心脏，那就将证明波斯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射不中，那么我承认波斯人是说对了，是我自己失去理智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他的弓向那个男孩射去，男孩应声倒地，命归黄泉。随后，冈比西斯下令剖开那个男孩的腹部，检验射中的部位。当冈比西斯得知此箭刚好射中他的心脏时，他大喜过望，就笑着对男孩的父亲说："普列克萨斯皮斯，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并没有疯，是波斯人失去理智了！现在请你告诉我，在世界上你还看见过什么人能这么准确地射中目标吗？"普列克萨斯皮斯看到冈比西斯已经疯了，他害怕自己也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回答说："主公，我认为，即便是神祇亲自施射也未必射得这样准。"以上就是冈比西斯所犯下的暴行。还有一件事，冈比西斯逮捕了12名波斯贵族，在证实这些人犯过鸡毛蒜皮的小过错后，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

---

① 直译为"持杯者"——译者注

② 这里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此时波斯帝国所控制的海域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东地中海的部分海域。——译者注

[Ⅲ.36] 在这样的情况下，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认为应该向冈比西斯进谏了。克洛伊索斯这样说："主公啊，不要完全放任你那年轻的盛气和心中的激情了，请收敛和管制一下自己吧！顾及后果是正确的，深谋远虑是真正的智慧。但是，你所抓的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子民啊，他们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你就把他们处死了——你甚至还杀死那个孩子。现在你想想，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么，难道波斯人就不会起来反对你吗？我向你提出建议，这也是你父亲居鲁士的夙愿；他曾恳切地嘱咐我要为你提供我认为是有益的忠告。"克洛伊索斯对冈比西斯提出忠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善意。但是，冈比西斯回答说："你也敢擅自向我进谏吗？你在担任国王治理你自己的国家时，曾经治理得很不错，你向我父王提出的建议也的确明智；在马撒盖泰人愿意渡河到我们国土上作战的时候，你力劝他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到他们的国土上去作战。因此，你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务，而毁了你自己；同时，由于居鲁士听从了你的馊主意，而毁了我的父王居鲁士。现在你将无法逃脱惩罚，因为我早就想找个机会来收拾你了。"冈比西斯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弓箭来准备射杀克洛伊索斯，但是克洛伊索斯飞速地跑出去了。冈比西斯既然无法亲自射杀克洛伊索斯，就下令他的侍卫把他捉住杀死。然而，侍卫们了解冈比西斯的脾气，认为最好是把克洛伊索斯藏起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冈比西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要寻找克洛伊索斯的话，那他们还可以把他带来，并且会因为救了他一命而得到奖赏；如果冈比西斯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的话，那时他们再把克洛伊索斯杀死也不迟。不久以后，冈比西斯真的后悔除掉了克洛伊索斯，侍卫们得知后，就告诉冈比西斯说他还活着。冈比西斯说，"克洛伊索斯还活着，我也很高兴。但是，你们既然救了他的性命，你们将无法逃脱我对你们的报复，你们都将被处死。"他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

[Ⅲ.37] 无论是对于波斯人，还是对于同盟者，冈比西斯都实施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野蛮暴行，他驻留在孟菲斯期间就已经如此了。在这些暴行中，他在那里打开古墓，察看埋葬在里面的尸体。同样，他还进入赫淮斯托斯神庙，并且大肆嘲笑那里的神像。原来赫淮斯托斯这个神像酷似腓尼基人的帕泰吉[①]神像，腓尼基人把它安装在他们的战舰的船头上。如果人们没有见过这些神像，我愿意向他们说明一下——它酷似一个矮人。冈比西斯还进入了卡贝利神庙。原来这个神庙除祭司以外，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去的。而他不仅对神像大加嘲弄，而且放火烧掉了这些神像。这些神像制作得也酷似赫淮斯托斯神像，据说这些是他的儿子的像。

[Ⅲ.38] 因此，从种种证据来看，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冈比西斯已经是一

---

① 腓尼基人的 Pataici（保护舰船的神祇。——译者），相当于埃及的 Ptah 或者 Patah，希腊人把它与赫淮斯托斯混同，其形象是一个矮人。——哥译本注

个病人膏肓的疯子了，否则他自己不会去嘲弄神圣的礼仪和长期沿用的习俗。原来，如果有人提议来评选出世界上各种风俗中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考察之后，他们就肯定选择本族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深信，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因此，除非一个人疯了，否则他是不会拿这类的事情取笑的。从许许多多的证据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同样的看法。下面我列举其中的一个证据：大流士担任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他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去吃掉他们的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诱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于是，他又把所谓的卡拉提亚人[①]（他们要吃掉自己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来，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的已故的父亲。同时，希腊人站在一旁，他们借助翻译而知道了谈话的全部内容。这些印度人大叫起来，他们认为大流士不应该提起这种可怕的行径。人们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②] 因此，我认为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

[Ⅲ.39] 当冈比西斯正在埃及进行这场战争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同样也派出一支军队，向萨摩斯的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特斯发起进攻；波里克拉特斯通过发动起义而成为萨摩斯的主人。[③] 起初，他把这个国家分成三个部分，和他的兄弟潘塔格诺图斯、叙洛松共治；后来，他杀死了潘塔格诺图斯，驱逐了较年轻的叙洛松，因而自己成了萨摩斯全岛的主人。随后，他和埃及的国王阿玛西斯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送去了一些礼物，也得到了回赠。在这之后不久，波里克拉特斯的势力迅速崛起，在萨摩斯以外的伊奥尼亚和希腊的其他地方，都知道他的大名，因为他兵锋所至，无不取胜。他拥有一支 100 艘五十桨船的舰队，有 1 000名弓箭手。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他都不分青红皂白，横加劫掠。他声称，一个朋友，如果你把从他那里劫走的东西再归还给他，比之你从来就没有劫掠过他，将会从中得到更多的满足。波里克拉特斯攻占了许多岛屿上的若干城市[④]。在其他方面，当列斯堡的军队举国出动，援助米利都人的时候，波里克拉特斯在一次海战中击败了他们，俘获了大批士兵。正是这些战俘，身带枷锁，挖掘了环绕萨摩斯城寨的城壕。

[Ⅲ.40] 波里克拉特斯特别走运的情况总是受到阿玛西斯的关注，阿玛西斯已经颇感不安了。因此，当波里克拉特斯的幸运之事还是接连不断的时候，阿玛西斯就派人送信到萨摩斯。信中说："阿玛西斯致信波里克拉特斯：听说我的一个朋友和盟邦欣欣向荣，我很高兴；但是你的超乎寻常的繁荣，并不能使我感到

---

① 这个名字显然是源自梵文的 Kala（黑色的）。——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的译文为："人们的这些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译者注

③ 波里克拉特斯大约在公元前 532 年就任。希罗多德所述带有个人观察的印记，但他避而不谈萨摩斯人的背叛行为，却强调 Nemesis 总是有好运相伴。

④ 还占领了大陆亚细亚大陆。——译者注

高兴；因为我深知诸神是多么地爱嫉妒。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那些朋友们，既有获得成功的时候，也有遭遇挫折的时候。这样，我情愿他度过一个成败荣辱相互交错的生涯，而不愿让他度过一个好运陪伴终生的生涯。迄今为止，我听说，还从来没有人一生是万事顺遂的，他最后总是要遇到灾难，结果是一败涂地。因此，如果你肯听从我的话，那么你就这样面对你的好运。想一想，你认为你的财宝中的哪一样是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最舍不得丢弃的，不管它是什么，都要把它抛弃，要确保它将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挫折交相出现的话，那么为使自己免遭伤害，就按照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次吧。”

[Ⅲ.41] 波里克拉特斯读了这封来信，觉得阿玛西斯的建议是有益的。于是，他仔细考虑在他所拥有的财宝中，失去什么东西最令他痛心。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宝贝就是戴在他手上的印章指环。这是由萨摩斯人泰列克利斯的儿子塞奥多列制造的，是一枚镶嵌着绿宝石的黄金指环。他决定就把这个东西抛弃，于是他装备了一艘五十桨船，他登上甲板，命令船员们起航出海。当舰船来到离萨摩斯岛很远的地方，船上所有的人看着他摘下他的印章指环，然后把它抛到大海深处。之后，他就返航了。这件事使他伤心不已。

[Ⅲ.42] 但是，在其后的第 5 或者第 6 天，一个渔夫捕捉到一条又大又好看的鱼，因而想把这条鱼献给国王。于是，他提着这条鱼来到王宫的门前，说他要求拜见波里克拉特斯。波里克拉特斯允许他进去，他献上他的鱼，说了这番话：“国王啊，尽管我是一个靠打鱼为生的穷人，但当我捕获到这条鱼的时候，我想不应该把它拿到市场上卖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条鱼是和伟大的波里克拉特斯相匹配的。因此，我把它带来献给你。”波里克拉特斯听了渔夫的话心里高兴，于是就回答说：“朋友，你这样做很好，我一要感谢你的礼物，二要感谢你的话。我邀你与我共进晚餐。”渔夫回家去了，对于国王邀他共进晚餐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自豪。这时，仆人们在切开鱼腹后，却在里面发现了他们主人的印章指环。他们看到指环，就兴高采烈地赶紧把它呈送给国王，并且告诉他这件宝贝是如何发现的。波里克拉特斯认为这是上苍的意旨。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阿玛西斯，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结果如何——然后派人把信送往埃及。

[Ⅲ.43] 阿玛西斯读了波里克拉特斯的来信，他意识到，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另一个人从他注定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像波里克拉特斯这样的人，必定是要遭遇悲惨下场的。因为他事事顺遂，甚至连自己抛弃的东西都找得回来。于是，他派出一名使者到萨摩斯去，解除了与他的友好条约。[①]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旦巨大而沉重的不幸降临到波里克拉特斯身上的时候，由于他已不再是自己的盟友，就不会感到那么痛心了。

---

① 也许是波里克拉特斯主动与阿玛西斯绝交的，因为他发现与冈比西斯结盟更符合他的政策。

［Ⅲ.44］现在，就在波里克拉特斯事事走运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向他们开战了。某些萨摩斯人，他们是后来在克里特建立了库多尼亚城邦的人们，给予拉栖代梦人热心的协助。原来，当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集合军队进攻埃及的时候，波里克拉特斯派遣一位使者到冈比西斯那里，求他不要忘记来萨摩斯请求增援。冈比西斯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派人来到萨摩斯，要求波里克拉特斯派遣一支舰队来协助他进攻埃及。波里克拉特斯立即选出那些他认为最有可能起来反叛他的公民，装配在40艘三列桨战舰①上，移交给冈比西斯，嘱咐他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并且不许这些人重返故土。②

［Ⅲ.45］有些人说，波里克拉特斯派出去的这些萨摩斯人根本没有到达埃及。他们在航行到卡尔帕苏斯③附近的时候，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议，决定不再继续前进了。还有一些人坚持说，他们确实是去了埃及，但是他们发现自己遭到监视，就逃走了，乘船返回萨摩斯。波里克拉特斯率领他的海军迎击他们，双方交战，结果从埃及返回的那些萨摩斯人获胜。之后他们在萨摩斯岛上登陆，但是他们在陆战中又被波里克拉特斯击败，于是他们起航前往拉栖代梦去了。还有些人说，从埃及回来的那些萨摩斯人制服了波里克拉特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失实的。因为，如果这些人自己有实力制服波里克拉特斯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向拉栖代梦人求援了。况且，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的一支异邦雇佣兵，并且供养着这样一支本邦弓箭手的国王，也不大可能败在人数这么少的萨摩斯人手里。对于自己的臣民，波里克拉特斯为了防止他们发动叛变而投入到回国者一方，他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关闭到一座船库④里，一旦需要，就准备把这座船库和里面的人烧光。

［Ⅲ.46］那些被驱逐的萨摩斯人抵达斯巴达以后，就去拜见该国的当权者，并且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讲话，表示他们迫切需要援助。但是，斯巴达人在初次接见他们的时候答复说，他们已经忘了萨摩斯人前面讲了些什么，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后面所讲的内容。后来，萨摩斯人再一次来拜见当权者，这次讲话简明扼要，带着一条口袋来给他们看，并且说："这口袋需要面粉。"于是，斯巴达人答复说，不必再说什么口袋的事了。不过他们已决定援助他们了。

［Ⅲ.47］于是，拉栖代梦人装备了一支军队，准备派去进攻萨摩斯。如果我们相信萨摩斯人的话，他们说这是拉栖代梦人对他们的回报，因为他们曾经派遣了一支船队，协助拉栖代梦人对付美塞尼亚人，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这样说，他

---

① 据说波里克拉特斯的海军由五十桨船组成，但是现在这些战舰被称为三列桨战舰，即三层桨战舰。波里克拉特斯可能拥有100艘战舰，其中只有少数是三列桨战舰，其总数肯定不超过40艘。（每艘五十桨战船由50人划桨，而每艘三列桨战舰需要配置170名桡手，另加30名战斗人员，它是古典时代希腊海军的标准型战舰。这种舰种的出现，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海军技术的重大进步。——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14页。——译者注

③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一岛屿。——译者注

④ 停放舰船的仓库。——译者注

们出兵与其说是帮助那些来求援的萨摩斯人，还不如说是对这个民族加以报复，因为他们劫去了斯巴达人送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还劫走了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赠给他们的礼物——胸甲。[①] 萨摩斯人在劫获混酒钵的头一年，劫获了这副胸甲。胸甲是亚麻制成的，上面织着许多动物图案，饰以黄金和棉花刺绣。这副胸甲最使人感到惊叹之处，是每一根线都有360股细线，虽然很细，但每一股都清晰可辨。这副胸甲和阿玛西斯献给林都斯的雅典娜神庙的那副胸甲是一模一样的。

[Ⅲ.48] 同样，科林斯人也很愿意参加对萨摩斯的出征。在这次出征的一代之前，大约在劫夺混酒钵的时候，他们也遭受过萨摩斯人的侮辱。当时，库普塞卢斯的儿子柏里安德曾把科基拉的300名显贵子弟，送到萨尔狄斯的阿尔亚特斯那里去做太监。率领这些孩子的科林斯人在前往萨尔狄斯的途中在萨摩斯短暂停留；萨摩斯人得知这些孩子被带走的原因后，他们首先鼓动这些孩子到阿尔特密斯神庙去请求庇护。在这之后，由于他们不允许把请求保护的人从这神圣的地方强行拖走，因此当科林斯人企图断绝这些孩子一切食物来源的时候，萨摩斯人却创立了一种直到今天还照样举行的仪式。在这些男孩子请求庇护这段时间，每天夜里，在神庙周围都有少男和少女在舞蹈，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手里拿着用芝麻和蜜制作的糕饼，这样做为的是使科基拉的少男们可以夺过这些糕饼来果腹。

[Ⅲ.49] 萨摩斯人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监视这些少男的科林斯人放弃而离去之后，他们就把这些少男送回科基拉去了。[②] 如今柏里安德已死，如果科林斯人与科基拉人言归于好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参加对萨摩斯的出征了。但事实上，自从科林斯人殖民于这个海岛的时候起，这两个民族之间虽有血统关系，但彼此之间总是敌对的。柏里安德之所以选出科基拉人当中的显贵子弟，并且把他们送到萨尔狄斯去做太监，这也是为了对科基拉人的恶行加以报复的。原来是科基拉人挑起的争执，并且对柏里安德犯下过一件可怕的罪行。

[Ⅲ.50] 柏里安德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麦莉萨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遭遇祸事。他和麦莉萨之间生有两个儿子，现在他们一个17岁，一个18岁。他们的外祖父、爱皮道鲁斯的僭主普罗克里斯，曾派人把这两个孩子接到他的宫廷。他们去了那里，受到友好的款待。因为这哥俩是他的亲生女儿的儿子。后来，当他们离开他的时候，他在给他们送行的路上说："孩子啊，你们现在知道谁是杀害你们母亲的凶手吗?"哥哥并没有在意这话，但是那位名叫吕科弗隆的弟弟听到此话，却非常痛心，以致在回到科林斯以后，就把他的父亲视为杀死他母亲的凶手，既不主动和他父亲说一句话，也不回答父亲的任何询问。因此，柏里安德对

---

① 参阅：Ⅰ.51，71。——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Ⅲ.48。——译者注

于儿子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气恼，终于把他逐出家门。

［Ⅲ.51］在他的小儿子离家之后，柏里安德就问他的大儿子，他们的外祖父都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儿子告诉他父亲，普罗克里斯是如何友好地款待他们的。但是，他只字未提临别时外祖父所说的话，因为他把这句话早就忘在脑后了。柏里安德坚持说，不可能就这些吧——普罗克里斯一定给过他们什么暗示或者说过其他的话。于是他不断追问他的儿子，直到他儿子终于回忆起临别时外祖父讲的话，并且告诉了他。柏里安德经过反复考虑，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做出任何让步。他派信使告诉那些愿意接收他那被放逐的儿子的人，下令不许他们收留他的儿子到他们的家中居住。吕科弗隆从一个朋友那里被逐后，又到另一个朋友那里请求庇护，但是由于他的父亲柏里安德威胁过所有接触过他的人，命令他们不得收容他，所以他被迫四处辗转流浪。在他流浪街头期间，还是他的几个朋友收留了他；因为他们认识他，虽然也很害怕，但依然给他提供了住处，因为他毕竟是柏里安德的儿子。

［Ⅲ.52］最后，柏里安德颁布了一个公告，无论是谁，凡是收容他的儿子甚至是和他讲话的，都一律要向阿波罗神缴纳一定数目的罚金。听说这个公告之后，没有人再愿意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甚至没有人敢于和他说话了。这个年轻人自己也认为去做那明令禁止的事情是不对的。于是，他横下心，一个人辗转露宿在街头的门廊下。就这样过了 4 天，既没有洗澡也没有吃任何东西，柏里安德看到儿子又饿又脏的狼狈相，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走近他的儿子，对他说："我的儿啊，哪条道路好些，就请你做出选择吧，是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呢，还是继承我现在拥有的王权以及所有好的东西呢？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听你父亲的话。如今，虽然你是我的儿子，是富有的科林斯人的王子，但是你自己选择了一个乞丐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反抗并且愤怒地对待了你最不应该反对的人。即使在这件祸事当中有什么使你怀疑我（这一点我也感受到了），那么承受这件祸事最多责任的也是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做的。现在，你自己懂得了受到羡慕比受到怜悯要好得多，也懂得了违抗双亲和你的上司之命所招致的诸多恶果，那就跟我回家吧。"柏里安德就是这样批评他的儿子的。但他的儿子却说，既然父亲上来和自己讲话，那么柏里安德本人也得向神缴纳罚款了。柏里安德看到他的儿子如此顽固不化，简直不可救药，也无法使他心悦诚服，于是就用船把他遣送到科基拉去，不想再看到他了。当时科基拉岛是臣属于他的。[①] 柏里安德在把自己儿子送走之后，就马上出兵攻打普罗克里斯，因为他认为普罗克里斯是他招致当前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他不仅征服了爱皮道鲁斯王

---

① 公元前 8～前 6 世纪，希腊城邦进行了广泛的殖民活动，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邦。关于子邦的地位及其与母邦的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学界历来看法不一。科林斯与科基拉的关系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暗示，科基拉后来就不再隶属于她的母邦科林斯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科林斯与科基拉之间冲突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参阅：修昔底德：Ⅰ.24 以下。——译者注

国，还活捉了普罗克里斯，并且把他囚禁起来。

[Ⅲ.53] 随着时间的推移，柏里安德年事已高，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监督和管理国家事务了。他看到自己的长子愚钝无知，难当重任，因此，他就派人到科基拉去请吕科弗隆回来掌管国政。然而，吕科弗隆甚至拒绝回答使者的任何问题。而柏里安德心中渴望这位年轻人回来，于是他再一次派人去请他，这次是委派他的亲生女儿即吕科弗隆的姐妹去，他原以为她比任何人都更能够说服她的兄弟。她来到之后就对她兄弟说："兄弟啊，你难道希望这个王国落入他人之手，咱们父亲的财富被洗劫，而你不想回家去分享它吗？跟我一起回家吧，不要再折磨自己了。矜持固执不会使你受益的。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呢？须知，许多人是把宽恕放在正义之上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了维护母亲的权利，却失去了父亲的财富。权力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东西——许多人都在贪求它。岁月不饶人，咱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不要把属于你自己的遗产奉送给别人吧。"女儿用她父亲教她的话，讲述了所有能够使她兄弟动心的理由。但是，吕科弗隆回答说，只要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他是永远不回科林斯的。当她把这个答复带回去告诉她的父亲以后，柏里安德又派出了第三位使者，说他自己到科基拉来，吕科弗隆去科林斯取代他而成为僭主。吕科弗隆对此表示同意。这样，柏里安德准备到科基拉去，而吕科弗隆回科林斯来。这时候，科基拉人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为了阻止柏里安德进入科基拉，他们杀死了这个年轻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里安德才对科基拉人进行报复。

[Ⅲ.54] 拉栖代梦人的重兵抵达萨摩斯城下，对萨摩斯展开了围攻。他们猛攻城寨，爬上城墙，登上了面向海边的塔楼顶部。但是，波里克拉特斯亲自率领一支大军前来，向他们发起反攻，击退了敌人的攻势。同时，在位于山脊之上的上方塔楼附近，外国的雇佣兵和萨摩斯人向外突击，在短时间内还抵挡住了拉栖代梦人的进攻；随后他们就败退下来，许多人在退却中被拉栖代梦人杀死。

[Ⅲ.55] 如果那天所有拉栖代梦人都像阿齐亚斯和吕科帕斯一样英勇作战的话，萨摩斯早就被攻陷了。因为只有这两位英雄，紧随那些败退的萨摩斯人攻入城里，但是他俩孤立无援，退路被切断，结果在萨摩斯城里被杀死了。本人曾在皮塔涅地方（这是阿齐亚斯家乡）遇到过阿齐亚斯的孙子，他是萨密乌斯的儿子，他的名字和他的祖父一样也叫阿齐亚斯。他敬佩萨摩斯人超过任何其他异邦人，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取名萨密乌斯，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在萨摩斯英勇牺牲的阿齐亚斯的儿子。他说，他之所以这样敬佩萨摩斯人，是因为他们实在了不起，曾为他的祖父举行了国葬。①

[Ⅲ.56] 拉栖代梦人围攻萨摩斯达 40 天，依然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停止进攻，撤兵回国，返回伯罗奔尼撒。据说有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说是波里克拉特

① 希罗多德亲自采访阿齐亚斯的孙子而得到的史料。——译者注

斯曾以重金相送，他把在他们当地流通的大量镀金铅币送给了拉栖代梦人。拉栖代梦人因为接受了贿赂而撤走了军队。

以上是拉栖代梦的多利斯人第一次入侵亚细亚的经过。①

[Ⅲ.57] 那些进攻波里克拉特斯的萨摩斯人，当他们得知拉栖代梦人准备撤下他们而离去的时候，萨摩斯人也起航前往西弗诺斯去了。因为他们正缺钱用；而那时的西弗诺斯非常繁荣，是最富有的岛上居民。在西弗诺斯境内，有金矿和银矿，产量很高。西弗诺斯人每年贡献给德尔斐宝库的财富，即来自采矿业收入的十分之一，是那里所收到的最丰厚的一份献礼。而他们的公民每年都要分配当年来自采矿业的收入。② 就在西弗诺斯人财源茂盛的时候，他们去请求神谕，询问他们目前的好日子还会维持多少年。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 当西弗诺斯岛上的市会堂所在地变成白色，
> 各个市场也同样都以白色装饰的时候，
> 那时需要一个真正预言家的智慧，
> 危险是源自一支木头兵和一位朱红色的使者。

而这个时候西弗诺斯的市场和市会堂或者普利塔涅昂都是用帕洛斯大理石③来装饰的。

[Ⅲ.58] 然而，西弗诺斯人无论是在神谕宣布的时候，还是后来萨摩斯人到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弄懂这道神谕的寓意。萨摩斯人抵达西弗诺斯，把舰队停泊在岛屿附近，然后他们立即派出一艘船，载着他们的使者前去城里。原来，在先前的时代，所有的舰船都是涂成朱红色的。④ 而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警示西弗诺斯人，告诉他们危险是来自于木头兵和红色的使者的真意所在。萨摩斯的使者们要求西弗诺斯人借 10 塔连特的金钱，但是遭到西弗诺斯人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开始蹂躏西弗诺斯的国土。西弗诺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出击迎敌，以保护他们的庄稼。但是，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西弗诺斯人遭到失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萨摩斯人赶出都城，之后萨摩斯人迫使西弗诺斯人缴纳了 100 塔

---

① 希罗多德这里说得很肯定，他还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界定这次远征的地方。他认为这次远征是希腊人对亚细亚的入侵，因而成为历史上波斯与希腊之间争执的主要起因，在希氏的心目中，整个亚细亚都属于波斯国王的领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远征是有来自拉哥尼亚的居民、来自那里的阿凯亚人参与的特洛伊战争。”——哥译本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19～220 页。——译者注

③ 质地优良的白色大理石。——译者注

④ 在《荷马史诗》中，希腊出征的舰船通常都是涂成黑色的。古代地中海地区曾经广泛流行海盗劫掠活动，海盗船只的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尤其在夜间行动时，深色的船只不容易被发现。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商业活动、海盗活动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参阅：徐松岩：《古代海盗行为述论》，《世界历史》，1999 年第 4 期；《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 年第 2 期。——译者注

连特。

[Ⅲ.59] 萨摩斯人就是用这笔钱，从赫尔米奥涅人那里购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海德里亚岛。[①] 由于他们信任特洛伊曾人，[②] 因而委托他们代为管理；而他们自己则前往克里特，建立了库多尼亚。虽然他们出海时原本是不打算在那里定居的，而只是想把扎金苏斯人逐出这个海岛。但是，他们留居在库多尼亚，那个城邦繁荣兴盛也延续了5年。现在，在库多尼亚依然可以看到的所有神庙皆由萨摩斯人所建，其中包括迪克泰娜[③]的神庙。但是，到了第6年，埃吉那人在克里特人的协助下，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这些萨摩斯人，并且使他们沦为奴隶。胜利者还锯下了野猪头形状的船头，把它们献给埃吉那地方的雅典娜神庙。埃吉那人之所以参与对萨摩斯人的战事，是由于他们对萨摩斯人先前就怀有怨恨。原来，在安菲克拉特斯担任萨摩斯的国王之时，萨摩斯人首先挑起战端，出兵攻打埃吉那，结果使埃吉那人深受其害，然而战争使萨摩斯人自己也灾祸不断。这就是埃吉那人发起攻击的缘由。

[Ⅲ.60] 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记述萨摩斯人的事业，是因为希腊世界三项最伟大的工程都是由他们完成的。其中的一项是一条隧道，它横穿一座高达150寻[④]的山峰的底部，山峰两侧各有一个开口。[⑤] 隧道全长7斯塔狄亚[⑥]，高8尺，宽8尺；然后沿着隧道开凿一条20腕尺深，3尺宽的渠道，再通过一条输水管道从一个水源丰富的地方把泉水引到萨摩斯城里。这项工程的设计师是那乌斯特洛夫斯的儿子攸帕里努斯，是一位麦加拉人。这是三项伟大工程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工程是在海中建成的围绕港口的防波堤，它入水深度足有20寻[⑦]，全长超过2斯塔狄亚。这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庙，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神庙。首席建筑师是一位萨摩斯人，菲琉斯的儿子罗伊库斯。正是由于有这些工程，我才比较详细地来记述萨摩斯人的事情。[⑧]

[Ⅲ.61] 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精神失常，并且仍然逗留在埃及期间，玛

---

① 在阿哥里斯东南。——译者注

② 特洛伊曾在阿哥里斯，是哈利卡纳苏斯的母邦。——译者注

③ 迪克泰娜（Dictyna，或Dictynna），相当于Britomartis，是克里特古代的女神之一。希腊人通常认为她就相当于他们的阿尔特密斯女神。

④ 约合274米。——译者注

⑤ 这条隧道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是精确无误的，只是长度有出入。

⑥ 约合1 295米。该隧道于1882年被发现，是一个引水工程，其实际的长度只有330米。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272～273页。——译者注

⑦ 约合36.6米。——译者注

⑧ 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工程视为此时萨摩斯人在暴政的折磨下呻吟的证据，但实际上把他们视为暴君是很成问题的。波里克拉特斯的政策似乎一直颇得民心，他的这些工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为贫困阶层提供养家糊口机会。（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对于君主制的反感，导致了他们对早期僭主政治评价时也有某些偏见。——译者注）

古术士的兄弟俩叛离了他。[1] 他们当中的一个曾被冈比西斯指定留在家中掌管家务，就是这个人叛离了他。因为他知道斯美尔迪斯已死，却对死讯秘而不宣，以致在波斯人当中几乎无人知晓此事，而绝大多数人相信他还活着。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取得王位。如前所述，他有一个兄弟，是他谋叛的同伙；他的这个兄弟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长得十分相像，而冈比西斯的兄弟斯美尔迪斯又是被他杀死的。而且，这两个人不仅长得一样，还取了同样的名字，都叫斯美尔迪斯。另一位玛古术士帕提泽提斯说服了他的兄弟，即他的兄弟的一切事务都由他来安排，于是帕提泽提斯就把他的兄弟领来，安排他坐在王位上。这之后，他派遣使者前往全国各地，使者们到了埃及以及其他地方，他们向军队宣布，今后他们必须服从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不必听从冈比西斯的命令了。

[Ⅲ.62] 因此，其他的使者都奉命前往各地传达这个公告，同样，被指派到埃及去的这位使者也在前往埃及的途中。当他抵达叙利亚的阿格巴坦那的时候，发现冈比西斯和他的军队在那里，使者就径直来到军队的中央，向他们当面宣布了玛古术士帕提泽提斯交给他的命令。冈比西斯听到使者这样说，相信使者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心想自己是被那个普列克萨斯皮斯给欺骗了（冈比西斯猜想，普列克萨斯皮斯是被派往波斯去杀死斯美尔迪斯的，但是他并没有做到），于是他双眼盯着普列克萨斯皮斯，说："普列克萨斯皮斯，你难道就是这样去执行我的命令的吗？"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他们说你的兄弟斯美尔迪斯背叛了你，这些消息肯定是不真实的，你也不必担心和你的兄弟有任何或大或小的争执；我本人是按照你的命令执行的，他的尸体是由我亲手掩埋的。如果死者真的能够活着走出坟墓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米底人阿斯泰亚基斯也会起来和你作战了。但如果现在自然的规律和先前的一样，那么斯美尔迪斯是肯定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的。因此，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派人去追赶这个使者，并且详细地问问他，究竟是谁派他来通知我们必须服从斯美尔迪斯国王的命令的。"

[Ⅲ.63] 普列克萨斯皮斯这样一说，冈比西斯觉得在理，于是立刻派人去把这位使者追了回来。然后，普列克萨斯皮斯问他说："我问你，你说你给我们的命令，是从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那里发出来的。现在你把实话告诉我，你就可以安全地上路了。你说，是斯美尔迪斯当面向你们下达的这道命令，还是通过他的一个官员下达的？"使者回答说："的确，自从国王冈比西斯率领波斯人前往埃及之时起，我就一直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了；是冈比西斯留下代他掌管家务的那个玛古术士给我下达的这道命令，他说这是居鲁士儿子斯美尔迪斯的意旨，并说要派人把这个消息告知你。"使者的这番话，完全是实话实说。于是，冈比西斯对普列克萨斯皮斯说："普列克萨斯皮斯，你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你是非常忠诚地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的。但是现在你告诉我，在波

---

① 这里的故事是接着Ⅲ.38续写的。——哥译本注

斯人当中有谁会盗用斯美尔迪斯名字，并且背叛了我呢?”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我觉得我是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的。起来反叛你的是两位玛古术士，一位是你委托他掌管家务的帕提泽提斯，另一位是他的兄弟，名叫斯美尔迪斯。”

[Ⅲ.64] 冈比西斯一听到斯美尔迪斯这个名字，就立刻领悟到普列克萨斯皮斯此话的真相，知道他自己的梦已经应验了——他在前几天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斯美尔迪斯已坐在了王座上，他的头触及上苍。于是，当他看到他无端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斯美尔迪斯的时候，他因为失去自己的兄弟而痛哭流涕。哭够了之后，他想起自己种种不幸的遭遇，不由得满腔怒火，他迅速跃到马上，准备火速赶往苏撒去惩治玛古术士。在他跃上马的时候，他所佩带的宝剑的剑鞘的扣子脱落了，于是裸露的剑锋刺入他的大腿，他受伤的部位恰恰就是他自己从前刺中埃及人的神祇阿皮斯的那个部位。[①] 冈比西斯感觉到这乃是致命的伤，于是就询问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有人告诉他是“阿格巴坦那”。而在此之前，来自布托的一道神谕告诉他，他将要在阿格巴坦那结束他的生命。然而，冈比西斯的理解是米底的阿格巴坦那，他所有的财宝都在那里，他原以为这是告诉他，在他的首都安度晚年，寿终正寝，但是神谕所说的是他要死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坦那。因此，当他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时候，在玛古术士的暴乱和他受伤的双重打击下，他恢复了正常的知觉。现在，冈比西斯终于明白了神谕的真正寓意，他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注定要死在这里。”

[Ⅲ.65] 这时，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在 20 天过后，他把随军出征的所有波斯人的显贵都召集到他跟前，对他们说：“波斯人啊！我现在必须把我严守至今的一个秘密告诉你们了。我在埃及的时候，我梦见一个我从来没有梦见过的情景：来自我家乡的一位使者，告诉我说，斯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他的头一直触及上苍。我害怕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会从我的手中夺走王位，因此我并未慎重考虑，而是仓促行动。事实上，无论你怎么去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扭转行将来临的命运的。我把普列克萨斯皮斯委派到苏撒去剪除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那是多么愚蠢的举动啊！当这件大错铸成之后，我觉得自己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料到，在斯美尔迪斯死后，还会有谁胆敢起来反抗我。但是，我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判，是完全错误的。于是，我毫无必要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却依然失去了我的王位。因为神祇在我的梦中警示我说，发动反叛的是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而不是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然而，我既然这样做了，可以肯定，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已经离开了你们。玛古术士帕提泽提斯——我留在苏撒负责管理我的家务的这个人和他的兄弟斯美尔迪斯，已经掌控了王国的权力。但是，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因为玛古术士对我所造成的祸害而要为我报

---

① 这些细节是令人怀疑的，它们显然是来自于埃及祭司的讲述。这些人希望借此说明冈比西斯死因在于其不敬神祇（参阅：Ⅲ.27～29。——译者注）。

仇，可这个人居然被他最亲近的人给杀死了啊！现在，既然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么，波斯人啊！我就毫无保留地把我最后的期望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我咽气之后遵嘱去做。因此，以眷顾我们王家的诸神[①]的名义，我命令你们诸位，特别是那些属于阿赫明尼斯家族的人，切莫使王国主权再落入米底人之手；如果他们是用诡计取得了王国，那么你们就再用诡计从他们那里把王国夺回来；如果他们是用强力夺走王国的，那么你们也同样用强暴的手段把它夺回来。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你们的田地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你们的妻子们将会多生儿女，你们的牲畜也将多产幼崽，你们还将永远享有自由；但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不勇于奋斗以重新夺回我们的王国——那么，我就要诅咒你们，我的诅咒和上面所说这些刚好相反，不仅如此，让你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落得和我同样的下场！”冈比西斯这样说着，想想自己整个一生的不幸，不由得痛哭流涕。

[Ⅲ.66] 波斯人看到他们的国王在哭泣，他们就撕碎了自己身上穿的袍子，跟着嚎啕大哭。这之后，冈比西斯的骨头坏疽，大腿的皮肉迅速腐烂，于是居鲁士的儿子就此一命呜呼了。[②] 他在位时间总共 7 年零 5 个月，身后没有留下一个子女。在场的波斯人根本不相信冈比西斯所言，不相信那两个玛古术士夺取了王位；而他们认为冈比西斯是杜撰了关于斯美尔迪斯死亡的故事，以使全体波斯人都起来以武力反对他。

因此，他们相信起来反叛而现在做了国王的这个人，就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普列克萨斯皮斯矢口否认他曾杀死斯美尔迪斯，因为在冈比西斯死后，对于一个亲手杀死居鲁士的儿子的人而言，并不是安全的。[③]

[Ⅲ.67] 冈比西斯既死，冒充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那个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平安地统治了 7 个月。[④] 加上这 7 个月，正好凑足了冈比西斯统治的第 8 年。在玛古术士统治下，全体臣民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亚细亚的居民无不盼望他回来；因为玛古术士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个地方去宣布豁免他们 3 年的兵役和赋税。

[Ⅲ.68] 然而，到了他执政的第 8 个月，他就被人认出来了，情况是这样的。法那斯皮斯的儿子奥塔涅斯，就他的门第和财富而论，在波斯人当中都是最好的。这位奥塔涅斯是第一个怀疑执政的玛古术士不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并且猜测到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国王从没有

---

① 参阅：Ⅴ.106。——译者注

② 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希罗多德这里的记载不尽可信。《贝希斯敦铭文》中所说冈比西斯“自我灭亡”(died his own dead)，学者们也一直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他是“自然死亡”，有的学者认为是“自杀”；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认为冈比西斯乃是被远征军中的波斯贵族所杀，铭文中的“自我灭亡”乃是那些波斯贵族对冈比西斯的恶毒诅咒。——译者注

③ 哥译本的这自然段在Ⅲ.67。——译者注

④ 有的学者推定，斯美尔迪斯在公元前 522 年 3 月 11 日自立为王，到当年 9 月 29 日被“七人帮”刺杀，期间将近 7 个月的时间。——译者注

离开过他的城堡，也从没有召见过任何一位波斯的显贵。因此，他心中顿生疑云，就采取了以下的措施。他的一个女儿，名叫法蒂玛，是冈比西斯之妻，而今玛古术士也娶了她以及冈比西斯的其他妻妾。奥塔涅斯派人捎信到他的女儿那里去，询问她是和谁同床，是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还是和其他的男人。法蒂玛回信说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所以她不知道和她同床的人究竟是谁。于是奥塔涅斯第二次捎信去，信中说："如果你自己不认识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那就去问问和你一样嫁给这个人的阿托萨——她不可能不认识她的亲兄弟。"① 这一次他的女儿是这样答复的："我既不能和阿托萨说话，也不能和宫中的任何其他女人说话。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取得了王国之后，他随即命令我们彼此分开，给我们每个人都指定了各自的居室。"

[Ⅲ.69] 这样，奥塔涅斯对于事情的真相似乎更加清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他的女儿捎去了第三封信："女儿啊，你是贵族血统的人——你父亲吩咐你做的事情，无论有多大风险，你都不能退缩。如果这个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是另一个我怀疑的人，那么，他既然胆大妄为，娶你为妻，还君临波斯人，就决不能饶过他，一定要对他加以惩罚。因此，你现在要照我的指令去做——等到下一次他到你这里过夜的时候，在确认他熟睡的时候，去触摸一下他的耳朵；如果你发现他有耳朵，那你就可以相信与你同床的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如果他没有耳朵，那他就是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法蒂玛回信说，她这样做要冒很大的危险。如果他真的没有耳朵，她去触摸的时候万一被发现，她很清楚自己将死到临头——尽管如此，她仍愿意冒险一试。因此，奥塔涅斯得到女儿的允诺，她将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原来，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在位时，这位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因为所犯下的某种重大罪过，而被割掉了双耳。于是，奥塔涅斯的女儿法蒂玛，就按照她答应她父亲的去做了。当轮到她去侍寝的时候（在波斯，一个男人的妻妾们是定期轮流和他同居的），趁他熟睡之机，她去触摸他的耳朵。她很快就确认他是没有耳朵的。于是，翌日天一亮，她就立刻派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父亲。

[Ⅲ.70] 于是，奥塔涅斯把地位非常显赫、也是他最信任的两位波斯人请到他这里来，这两个人是阿斯帕希涅斯和戈布里亚斯，他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自己也曾经怀疑事情就是这样的。因此，当奥塔涅斯向他们当面陈述理由以后，他们立刻同意奥塔涅斯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三个人都应当各去找一个他们最信任的波斯人作为他们的同党。奥塔涅斯找来了殷塔佛涅斯，

① 哥译本本章以下内容在Ⅲ.69。——译者注

戈布里亚斯找来了麦加毕佐斯，阿斯帕希涅斯找来了海达涅斯。[①] 在他们的人数变成 6 个以后，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又从波斯[②]来到了苏撒，因为他的父亲是那个地方的总督。[③] 在大流士到来的时候，这 6 个人决定让大流士加入。

[Ⅲ.71] 大流士加入之后，他们就增加到 7 个人。[④] 他们在一起相互盟誓，彼此交换意见。当轮到大流士陈述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统治我们的是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火速赶来，以便剪除这个玛古术士。但是，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你们诸位也都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我的意见是事不宜迟。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夜长梦多。"奥塔涅斯接着他的话茬说："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本人也会表现得和你父亲同样勇敢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要谨防操之过急，要沉着冷静，稳步推进。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时我们再冒险一搏。"但大流士针锋相对地说："情况并非如此。诸位，如果我们按照奥塔涅斯的意见行事，那么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我们个个都会死得很惨。因为有人会把我们的密谋通报给玛古术士，以使自己取得奖赏。至于这个密谋，你们本应该秘而不宣，就这样冒险行动；但是既然你们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秘密计划，既然你们已将此事向我公开，那么就要采纳我的意见，今天就采取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如果过了今天，你们要相信，没有人会把我出卖给玛古术士的。因为我自己就会到玛古术士那里去，直接去告发你们各位。"

[Ⅲ.72] 奥塔涅斯看到大流士如此急躁，就回答说："既然你催促我们赶快动手，一天也不要耽搁，那么现在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王宫，向玛古术士进攻呢？你自己很清楚，王宫各处都有卫士把守着——如果你们没有见到过，至少听也听说过。我问你：我们怎样突破卫士这一关呢？"大流士回答说："奥塔涅斯，许多事情用言辞很难说清楚，可是采取行动却相当容易；同样，也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是说过之后并没有很好的行动。至于这些卫士，你应当很清楚，我们是不难通过他们这一关的。因为仅以我们这样的身份，他们就会允许我们进去的——对我们的尊敬和畏惧，使他们不会对我们说个'不'字。此外，我自己

---

① 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这 6 个人的名字分别为：文达潘那（Vindapana，即 Intaphernes，殷塔佛涅斯）、犹坦那（Utana，即 Otanes，奥塔涅斯，最早策划密谋夺位的人）、高巴鲁瓦（Gaubaruwa，即 Gobryas，戈布里亚斯）、维达尔纳（Vidarna，即 Hydarnes，海达涅斯）、巴伽布克萨（Bagabukhsa，即 Megabyzus，麦加毕佐斯）和阿杜曼尼斯（Ardumanis，即 Aspathines 阿斯帕希涅斯），只有最后一个与希罗多德记载的名单相符。——哥译本注

② 这里的"波斯"无疑是指波斯人的故土，不是指整个帝国。参阅：Ⅰ.153 注。——译者注

③ 大流士在他父亲在世时就已成为波斯国王。这个不寻常的史实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得到证实。铭文中提到海斯塔斯皮斯曾在他儿子军中担任将军，去镇压帕提亚人的暴乱。

④ 这 7 位波斯贵族结合在一起，最终夺取了波斯最高统治权。本书译者用"七人帮"一词，特指这 7 个波斯人。——译者注

还有一个最好的借口，可以使我们获准进入。我说我是刚刚从波斯来的，我从我父亲那里带来一封信要交给国王。在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说谎话的。因为无论是说谎话，还是说实话，我们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人们说谎话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通过行骗而受益；人们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可以使他们受惠，并且在以后更重要的事情上赢得别人的信任。因此，虽然他们的行为是截然相反的，最终的结果却是大同小异。如果不是希望得到某种利益，那么说实话的人也愿意说谎话，正如说谎话的人也愿意说实话一样。如果守门卫士愿意放我们进去，那么有朝一日他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有人不服从我们，我们就必须宣布他为我们的仇敌；我们必须强行冲进去，直接去干我们要干的事吧。”

[Ⅲ.73] 大流士发言结束后，戈布里亚斯接着说：“诸位好朋友，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时候恢复对王国的统治是更好的机会呢？如果我们不够强大，或许在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死去了。你们想想，我们波斯人是被一个米底的玛古术士、一个被割掉耳朵的玛古术士统治着的。在冈比西斯卧床不起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人和他在一起，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临终时加到波斯人身上的咒诅，如果波斯人不努力去恢复对王国的统治的话。事实上，尽管当时我们不相信冈比西斯的话，因为我们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憎恨，是为了使我们去反对他的兄弟。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按照大流士的意见行事——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杀开一条血路，直接进抵王宫，立即向玛古术士进攻。”戈布里亚斯是这样说的，其他诸位都表示赞同。

[Ⅲ.74] 就在“七人帮”聚在一起密谋的同时，碰巧发生了下面一些事件：玛古术士经过商议，出于种种考虑，决定让普列克萨斯皮斯成为自己的朋友。他们知道，冈比西斯亲手用箭射死了他的儿子，这对于他是多么粗暴的伤害；① 他们也知道，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是他亲手杀死的，所以他是惟一一位与这位王子的死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还因为普列克萨斯皮斯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他们把他召来，使他成为他们的盟友，要他自己承诺并且发誓要隐瞒他们对波斯人的欺骗行为，决不向任何其他人泄露这件事；而他们则答应他把数不尽各种各样的财宝送给他。于是，普列克萨斯皮斯表示同意。玛古术士看到他们已经说服了普列克萨斯皮斯，于是又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他们说要在宫墙前面召集一个波斯人的大会，而他要登上一个城楼，向他们宣布，说统治这片国土的正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他们吩咐他这样做，因为普列克萨斯皮斯在波斯人当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常常公开宣称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依然健在，并且否认王子是被他杀死的。

[Ⅲ.75] 普列克萨斯皮斯说他也准备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玛古术士把波斯人召集起来，让普列克萨斯皮斯登上城楼的顶部，告诉他在那里发言。这

---

① 参阅：Ⅲ.34～35。——译者注

时他把玛古术士恳求他说的那些话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从阿赫明尼斯开始，向下历数其族裔直到居鲁士。当他说到国王居鲁士的名字的时候，他列举了居鲁士对波斯人所做的各方面的贡献，随后他就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了。他说，此前他一直隐瞒事情的真相，那是因为如果别人知道了对他而言就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他是有必要全面地加以披露了。然后他告诉民众，说在冈比西斯的强迫之下，他是如何亲手处死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以及波斯的统治者如何变成了现在的这两个玛古术士的。最后，他狠狠地诅咒了波斯人，要他们恢复对王国的统治，要他们对玛古术士进行报复。说完，他就从城楼上一头栽下，摔到地上。在波斯人当中一生都享有盛誉的普列克萨斯皮斯，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Ⅲ.76] 现在，“七人帮”做出决定，不再迟疑，马上就去进攻玛古术士。于是他们首先向诸神祈祷，随即向王宫进发，但是他们对于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所作所为却是一无所知。他们行进到途中的时候，刚走到半道上，就得知了关于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消息。于是，他们到路边一起商议对策，奥塔涅斯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必须静观事变，决不在目前混乱的局面下贸然发起进攻；而大流士和他的朋友们则主张必须按原计划执行，立即前往，决不迟疑。正当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看到 7 对鹰正在追逐两对秃鹫，鹰用尖嘴和利爪把秃鹫的身体撕碎了。看到这个情景后，“七人帮”一致赞同大流士的意见；由于受到鹰追杀秃鹫这个预兆的激励，他们匆匆赶往王宫。

[Ⅲ.77] 他们来到王宫大门前，情况正如大流士所预料的那样。守门的卫士对于这些波斯的显贵是毕恭毕敬的，根本就不会猜疑他们此行怀有什么不良的图谋。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被放进去了——仿佛他们是在神祇的特别庇佑下进去的——没有人对他们做任何盘问。他们在进入了王宫的大院后，在那里遇见了一些太监，他们的职责是送信给国王的；太监让他们站住别动，问他们进来的意图是什么，同时他们还威吓对“七人帮”放行的那些门卫。“七人帮”还想强行往前走，但是被太监们制止了。于是，七个人齐声吆喝，相互鼓励，他们掏出匕首，刺死了拦截他们的太监，一直冲向那两个玛古术士的内殿去了。

[Ⅲ.78] 这时，两个玛古术士都在内殿，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应对普列克萨斯皮斯的事情。他们看到太监们乱作一团，也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两个人都赶忙跑了出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随即意识到危险来临，于是就动手自卫，一个人赶忙取下他的弓，另一个人操起了他的长枪，“七人帮”和他们之间的肉搏战开始了。拿弓的人发现这件武器完全没法用，因为他的对手离他太近，几乎逼到他跟前了。但是另一个人用长枪保卫自己，他刺伤了“七人帮”当中的两个，刺中了阿斯帕希涅斯的大腿，又刺中了殷塔佛涅斯的眼睛。虽然殷塔佛涅斯没有因此而毙命，但是他的眼睛却瞎了。另一个玛古术士发现自己的弓用不上，就跑到和这个内殿相邻的房间里去，打算把门关上。但是，“七人帮”中的两个人，即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却和他一同冲进那个屋里去。戈布里亚斯抓住了

玛古术士，两人扭打在一起。大流士站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屋里太黑，大流士害怕伤着戈布里亚斯。而戈布里亚斯看到大流士站在那里不动，就问他为什么还不快动手。大流士回答说："我怕刺着你啊！"戈布里亚斯说："别怕！用你的刀来刺吧，穿透我们两个也没关系。"于是，大流士拿起匕首猛刺，刚好刺中要害，很幸运的是，他刺中的是那个玛古术士。

[Ⅲ.79] 这样，"七人帮"杀死了两个玛古术士，并且割下了他们的首级。他们把伤者留在王宫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身体非常虚弱，另一方面还要守卫城堡。其他5个人提着这两个玛古术士的首级，一路呼喊着冲出来。他们遇到波斯人，就大声呼唤，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把玛古术士的首级拿给他们看。同时，他们又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玛古术士统统杀死。当波斯人知道"七人帮"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终于明白了玛古术士欺骗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效仿"七人帮"的做法，也掏出匕首把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玛古术士都给杀死了。如果不是因为天色已晚，而不得不住手的话，恐怕没有一个玛古术士会幸免于难的。此后，这一天被全体波斯人认为是一年之中的最神圣的日子；他们为纪念这件事而举办了盛大的节日，称之为"玛古术士屠杀节"；在整个节日期间，不许玛古术士到户外活动，所有玛古术士都要整天待在自己家里。

[Ⅲ.80] 5天以后，混乱的局面渐渐得以平息下来。于是，那些密谋者就聚集到一起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局势。对于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多希腊人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发表了这些意见的。[①]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使全体波斯人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这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让人喜欢的事。你们不应该忘记，冈比西斯粗暴施政已经傲慢无礼到何等程度，你们也经历过玛古术士的那种目中无人的统治。事实上，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力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促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的。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力，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而人们对他心生嫉妒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傲慢和嫉妒加在一起就是一切恶事的根源，这两者都引发野蛮暴行的产生。的确，那些君主们既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原本是不应该嫉妒别人的；但是他们对待公民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最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此外，作为国王，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反复无常。如果你对他不卑不亢，他就会迁怒于你——因为你对他不够毕恭毕敬；如果你真的对他毕恭毕敬，他又要怪罪于你，因为（他说你）是献媚拍马。然而，君主政治的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任意

① 近代学者通常认为这段文字不符合史实，但有趣的是，其中运用的都是希腊人政治哲学的范例。

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①]，首先在于它享有最美好的名声，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它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选定，公职人员要对他们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力。因为人民是最最重要的。”

[Ⅲ.81] 这就是奥塔涅斯的观点。麦加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奥塔涅斯劝说你们放弃君主政治，我全都同意。但是，他主张要你们把权力给予民众，这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见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的。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这些无知的乌合之众既然缺乏这方面知识，他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当的呢？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如同一条在冬季泛滥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了。让波斯人的敌人们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吧。因此，我们自己也都在这些管理者的队伍之中，国家政权既然托付给这些最优秀的人物，那么最高明的决议就会通行于全国了。”

[Ⅲ.82] 以上是麦加毕佐斯所提出的看法。之后，大流士走上前来，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麦加毕佐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所有的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关于寡头政治的那些评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意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即在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每一种政体都被认为是它们之中最好的一种。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体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进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他所制订的对付作恶者的方案的保密工作可以做到最好。相反，如果实行寡头政治，虽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为国效力，但是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中间产生强烈的敌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首领，都想实施自己的措施；从而引起激烈的倾轧，相互倾轧引发公开的冲突，最终导致流血事件——随后的结果必然还是君主政治。由此也可以看出，君主制的统治方式比其他的统治方式要好。另外，假如实行民主政治，那就必定导致出现玩忽职守，但是玩忽职守并不会造成他们相互敌对，反而促使他们更紧密的结成友谊；他们当中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必然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继续作恶。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有个人为了民众的利益挺身而出，制止这些作恶者。于是，建立如此丰功伟绩的人立即受到人民

---

① 直译为“多数人（或民众）的统治”（the rule of the many）。据修昔底德（Ⅱ.37）记载，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译者注

崇拜，而既然受到人民的崇拜，也就很快成为他们的国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清楚地证明君主政治是最佳统治方法。最后，一言以蔽之，请告诉我，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从哪里得来的？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君主呢？既然单单一个人就使我们恢复了的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的形式。[①] 况且，我们也不应当更改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Ⅲ.83] 这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来的三种意见。“七人帮”当中有4个人赞成最后的那一种意见。希望在国人中间建立民主政治的奥塔涅斯，他看到最终的决定和他的意愿相左，于是他第二次起来发言，向大家说：“弟兄们，同志们，很明显，无论是用抽签办法选举，还是由波斯人民自己做出决定，或是用别的办法选举国王，我们当中有一位必将成为国王了。我既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想被别人统治，因此我将退出竞争国王的名单；但是，我放弃做国王的要求，得满足这样一个条件——我和我所有的子子孙孙永远都不受你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支配。”其他6个人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奥塔涅斯不参加竞争国王而只是一个旁观者。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一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这个家族的人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然而他们和其他波斯人一样，都是必须遵守波斯法律的。

[Ⅲ.84] 之后，这6个人在一起商量，哪种方式才是选立国王的最公正的办法。首先，他们决定，如果除奥塔涅斯以外，这6个人之中谁取得了王权，每年要赐予奥塔涅斯和他的子孙一套米底长袍和波斯人认为最珍贵的其他一些礼物，作为特别的荣誉。他们之所以决定把这一荣誉授予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策划了这件事，是他把“七人帮”召集到一起的。因此，他们就把这些特权授予了奥塔涅斯。而下面的特权对于他们7个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用不着通报而可以进入王宫，除非这时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此外，国王还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当中选择妻子。关于如何选立国王，他们决定用这样的办法：翌日清晨大家骑马在市郊相会，在日出之后谁的坐骑第一个嘶鸣，谁就做国王。

[Ⅲ.85] 大流士有一名聪明的马夫，名叫奥耶巴列斯。在散会以后，大流士派人把他找来，对他说：“奥耶巴列斯，我们商定了选举国王办法是这样的——我们骑马相会，在日出之后我们当中谁的坐骑第一个嘶鸣，谁就做国王。现在你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高招能使王权落入我的手中，而不是旁落他人之手。”奥耶巴列斯回答说：“主人，如果你们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成为国王，那你就尽管放心吧。相信你一定是可以担任国王的。我有一绝招，保证万无一失。”大流士说：“果真如你所说有什么办法的话，那么就抓紧时间准备吧，事不

---

① 大流士这里似乎是暗示居鲁士当年率波斯人起义，打败统治他们的米底人，从而使波斯人获得了自由。——译者注

宜迟，明天就要经受考验了。”奥耶巴列斯听了这话，做了这样的安排。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牵着大流士的坐骑所特别喜欢的一匹牝马到城郊去，把它拴在那里，再把大流士的坐骑牵到那里去；然后牵着它在牝马的四周绕圈子，圈子越来越小，不时地去蹭牝马，结果大流士的牡马和这匹牝马交配起来。

[Ⅲ.86] 翌日破晓之时，这 6 个波斯人都如约骑马而来。当他们乘马来到城郊，在头一天夜里拴牝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坐骑跃起向前奔去并且发出嘶鸣声。就在马嘶的同时，万里无云的晴空突起闪电，随之雷声隆隆。这些现象仿佛是天神和大流士共同促成的，似乎是在给他举行国王就职典礼。于是，其他 5 名贵族立即下马，向他鞠躬，承认大流士为他们的国王。①

[Ⅲ.87] 以上是根据一些波斯人所说记载的，他们说这是奥耶巴列斯的主意；但是另一些波斯人陈述了不同的说法，他们说他在当天清晨用他的手摩擦牝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子里，直到日出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这时，当他突然把手掏出来伸向大流士坐骑的鼻孔前面的时候，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并且发出嘶鸣声。

[Ⅲ.88] 于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就成为国王。② 除了阿拉伯人以外，所有亚细亚人都成了他的臣民；因为起初是居鲁士，继而是冈比西斯已经将他们置于统治之下了。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像奴隶那样地臣服于波斯人，自从给冈比西斯让路，使冈比西斯侵入埃及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已和波斯人缔结了友好的盟约；因为假如那时阿拉伯人不友善的话，波斯人是根本无法入侵埃及的。

大流士首先迎娶以下女子为妻，有居鲁士的两个女儿，分别是阿托萨和阿泰斯托涅。阿托萨此前两度结婚，先是嫁给她的兄弟冈比西斯，后来又嫁给玛古术士，但阿泰斯托涅则是一名处女；他还娶了居鲁士之子斯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斯以及曾经发现玛古术士（篡位）真相的奥塔涅斯的那个女儿为妻。如今，当他在整个王国统治稳固地确立下来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树立了一块石刻，上面镌刻着一个骑马的人像，石刻上面附有如下的铭文：“海斯塔斯皮斯的

---

① 有评论认为，大流士大概是靠其血统高贵而得以继承王位的。其时，由于居鲁士家族已经后继无人，大流士家族就有权继承王位。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海斯塔斯皮斯就是当然的继承者。但他年事已高，未能出任密谋的领导者，就把他的权利让给其子大流士。

② 大流士将其在位第一年（公元前 522～前 521 年）的文治武功用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刻于贝希斯敦山崖（今克尔曼沙赫境内），此即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铭刻距离地面 105 米，其本身长 22 米，高 7. 8 米。1835 年，英国青年军官 H. C. 罗林森（罗译本的英译者 George Rawlinson 之兄）发现后，设法将其制成拓片，经过 10 年的研究，终于释读成功，1846 年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从而一举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学术界传统认为《铭文》主要是记载大流士镇压波斯帝国各地的动乱和大流士即位元年“十九战、俘九王”的丰功伟绩的。但是，据现代学者研究，《铭文》的内容不尽可靠，如其中有关高墨塔（巴尔迪亚）政变的记载就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被大流士杀死的不是高墨塔而是真正的巴尔迪亚。因此，他们认为《铭文》实际上是大流士为其篡夺王权制造合法依据而炮制的重要文件。相关研究可参阅：李铁匠：《巴尔迪亚政变辨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11 期。——译者注

儿子大流士，有赖于他的良马（后面刻写着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优秀马夫奥耶巴列斯之助，而使自己赢得了波斯王国。”

［Ⅲ.89］大流士把这块石刻树立在波斯①。之后，他着手把他的领土划分为20个省区，② 波斯人称之为“萨特拉皮亚”③。随后，他又任命了各个省区的总督，并且规定了各个民族应当向他缴纳的贡金数额。在通常情况下，他是把一个省区内的一些民族和他们毗邻的民族合并起来，但有时也越过邻近的部落，把他们并入那些更为遥远的民族。下面我就要叙述这些省区的情况，以及这些省区每年向国王缴纳的贡金。④ 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连特来缴纳；缴纳黄金的要按优波亚塔连特来缴纳，巴比伦塔连特等于78个优波亚的明那⑤。因此，在居鲁士和在他之后继位的冈比西斯统治的整个时期，是没有固定的贡金的，各个民族是以向国王献礼的形式缴纳的。正是由于大流士采取了确定贡金的缴纳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说：大流士是商人，冈比西斯是主人，居鲁士是父亲。因为大流士事事贪图小利，冈比西斯残暴而鲁莽，而居鲁士和善而慈祥，为他们谋求各种福利。

［Ⅲ.90］伊奥尼亚人、居住在亚细亚的玛格涅西亚人、埃奥利斯人、卡里亚人、吕基亚人、米利阿伊人和滂菲利亚人，这些民族合在一起缴纳贡金，每年的总数为400塔连特的白银。这些民族一起构成第1省区。

美西亚人、吕底亚人、拉松尼伊人、卡巴列耶斯人和海根涅伊斯人，总共缴纳500塔连特，这是第2省区。

乘船进入海峡⑥时位于右岸的赫勒斯滂人、弗里基亚人、亚细亚的色雷斯人、帕弗拉冈尼亚人、玛里安迪尼人和叙利亚人，总共缴纳360塔连特，这是第3省区。

基里基亚人每年要缴纳360白马，即每日一匹，每年还要缴纳500塔连特的白银。在这些贡金当中，有140塔连特作为支付给驻守基里基亚的骑兵费用，其余的360塔连特则交给大流士。这是第4省区。

---

① 参阅：Ⅲ.70及其附注。——译者注

② 据《贝希斯敦铭文》记载，波斯帝国有23个省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省区的数字也有所差异。——译者注

③ 萨特拉皮亚（satrapies，satrapeia），希罗多德在全书中只用过两次（Ⅰ.192），通常都用nomos（诺姆），我们译为“省区”，王译本译为“太守领地”也是很好的。据考证，表示总督的官职名，此前已经出现。大流士的创新之处是把整个帝国赋税的征收常规化。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280～281页。——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在Ⅲ.89～96所提供的是帝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Ⅲ.97～117对那些边远的依附者的描述，主要是根据旅行者的道听途说。

⑤ 罗译本这里为70明那，而哥译本和王译本皆为78明那。巴比伦的塔连特比优波亚的塔连特的分量要重一些。按巴比伦制，1塔连特＝30.3千克；按阿提卡·优波亚制，1塔连特＝25.86千克。——译者注

⑥ 赫勒斯滂海峡。海峡右岸即亚细亚这一边。——译者注

[Ⅲ.91] 从波西代昂市——由安菲亚劳斯的儿子安菲洛库斯所建，在基里基亚和叙利亚的边界上——开始，直到埃及边境，不包括阿拉伯人的领土（他们是不纳贡的），这个地区的人要缴纳 350 塔连特。该省包含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有整个腓尼基，所谓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塞浦路斯。这是第 5 省区。

埃及以及毗邻埃及的利比亚地方、库列涅及巴尔卡，这些都属于埃及省区。这个省区要缴纳 700 塔连特。而这 700 塔连特既不包括来自莫伊利斯湖渔业所得收入，也不包括提供给孟菲斯的驻军的军粮。每年要为驻扎在孟菲斯的“白城”的波斯人和他们的盟军提供 12 万麦斗的谷物。这是第 6 省区。

萨塔吉代人[①]、冈达里伊人、达狄凯人、阿帕里泰人，他们合在一起要缴纳 170 塔连特。这是第 7 省区。

苏撒和基西亚人的其他地区，他们要缴纳 300 塔连特。这是第 8 省区。

[Ⅲ.92] 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其他地方，要缴纳 1 000 塔连特的白银、500 名充任太监的男童。这是第 9 省区。

阿格巴坦那和米底其他地区，帕里坎尼伊人、奥索科里班提亚人，缴纳贡金总数为 450 塔连特。这是第 10 省区。

卡斯皮伊人、帕乌希凯人、潘提玛泰人，以及达里泰人，总共缴纳贡金 200 塔连特。这是第 11 省区。

从巴克特里亚人诸部落，直到埃格利人的地方，他们要缴纳贡金 360 塔连特。这是第 12 省区。[②]

[Ⅲ.93] 从帕克提伊克、亚美尼亚及其接壤的直到黑海的地区，总共要缴纳贡金 400 塔连特。这是第 13 省区。

萨迦提伊人、萨兰盖人、萨玛奈伊人、乌提伊人、米基人，红海诸岛的居民（他们是被国王驱逐到那里的），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 600 塔连特。这是第 14 省区。

萨凯人[③]、卡斯皮伊人共缴纳贡金 250 塔连特。这是第 15 省区。

帕提亚人、乔拉斯米亚人[④]、索格迪人和阿里伊人，总共缴纳贡金 300 塔连特。这是第 16 省区。

[Ⅲ.94] 帕里坎尼伊人和亚细亚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 400 塔连特。这是第 17 省区。

玛提恩尼人、萨斯皮列斯人、阿拉罗狄伊人，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 200 塔连特。这是第 18 省区。

---

① 萨塔吉代人（Sattagydae）可能在今阿富汗境内。——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一段在Ⅲ.93。——译者注

③ 属于斯基泰族，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称为“塞”人。——译者注

④ Chorasmia，即花剌子模（Khwārezm），又拼作 Chorezm，Khorezm，在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姆河两岸地区。——译者注

摩斯奇人、提巴列尼人、马克隆涅斯人、摩赛诺伊吉人和玛列斯人，总共要缴纳贡金300塔连特。这是第19省区。

印度人，据我所知这个民族的人口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他们所缴纳的贡金也最多。他们要缴纳360塔连特的砂金。这是第20省区。

[Ⅲ.95]在这里，如果把巴比伦塔连特换算为优波亚塔连特，那么以上的白银总数就应当是9 880塔连特①；如果把黄金作为白银的13倍来计算，那么砂金就相当于4 680优波亚塔连特。如果全部都加到一起，那么大流士每年总共可以收到14 560优波亚塔连特的贡金，而且不足十的数目我是忽略不计的。②

[Ⅲ.96]以上就是大流士从亚细亚以及利比亚的一些地区所取得的收入。但是，后来由于他也从诸岛屿和远至色萨利的欧罗巴地方诸族征收贡金，这个数字还有所增加。大流士把这部分贡金是这样贮存起来的：他把这些白银熔化后灌到土瓮里面，等土瓮注满时，把它的外壳打破。一旦需要钱，他可以随时把这些大银锭铸成银币。

[Ⅲ.97]以上就是各个省区和它们各自所应担负的贡金数。只有波斯不在纳贡区之列——因为波斯人的居住地是免纳一切税金的。那些不缴纳固定的贡金，而是向国王奉献礼物的民族，首先就是靠近埃及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是在冈比西斯与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交战时被征服的；还有居住在圣城尼萨③附近，并且举行节日以纪念狄奥尼索斯的那些人。④ 这两个民族从那时到现在，每三年⑤就献纳下列的一些礼物：两科尼克斯⑥的未精炼的黄金、200根乌木、5个埃塞俄比亚的男童和20根象牙。奉献礼物的还有科尔基斯人以及居住在他们那里到高加索山脉之间的他们的邻人——波斯人的统治范围就到达这里，在高加索山以北，谁也不会惧怕波斯人了——他们从当年到现在也都是每5年⑦就奉献礼物，包括100名男童、100名女童。阿拉伯人每年奉献1 000塔连特的乳香。以上就是波斯国王在征收贡金之外所接受的礼物。

[Ⅲ.98]印度盛产黄金，因而他们能够年复一年地缴纳大量砂金给大流士。

---

① 罗译本为“9 540塔连特”。——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所提供的数据前后有出入，但我们也无法指出他到底错在哪里。根据他的记载，贡金总数多达7 740巴比伦塔连特白银，折算下来等于9 030优波亚塔连特，而不应该是他所说的9 540塔连特，超出510优波亚塔连特。另外，在讲述银币有9 540优波亚塔连特后，接着说金砂有4 680优波亚塔连特（这一折算是正确的）。但他给出的总数是14 560，而不是14 220塔连特。这一数字又超出了340塔连特。这两处错误似乎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

③ 大概就是位于上努比亚地区被称为巴卡尔（Barkal）的山地，这个地方在象形文字铭文中被称为“圣地”。——哥译本注

④ 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以及他们的邻人，与印度的卡兰提埃人所吃的谷物是一样的；他们的住房建筑在地下。这些部族大概是穴居者。——译者注

⑤ 哥译本和王译本皆为“每隔一年”。——译者注

⑥ Choenix，容量单位，大概相当于1夸脱（1.136升）。——哥译本注

⑦ 哥译本为“每四年”。——译者注

他们的黄金是这样得来的。印度以东有一片地带完全是沙漠。事实上，在我们大致可以确认的所有亚细亚居民当中，印度人居住在最东方，最接近太阳升起的地方。由印度再向东，整个就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了。① 印度人有众多部族，他们并不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有些是游牧部落，有些则不是。他们居住在河边②的沼泽地带，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用芦苇③制作的船捕捉来的。每一条船都是用一节芦苇造成的。④ 这些印度人穿着用莎草做成的衣服。他们从河上割取这种莎草，然后把它们压扁，再编成席子状的东西，穿戴它们就像我们穿胸甲一样。

［Ⅲ.99］在这些印度人以东，是另一部族。他们被称为帕代伊人，他们是游牧部落，以生肉为食。据说该部落有这样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有男人或女人生病的时候，如果这个病人是男性，那么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就会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如果他久病不愈的话，他的肉会被消耗掉的。这个男子会说他没有生病，但他的朋友并不相信他——虽然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他们还是要把他杀死，然后再分吃他的尸体。同样，如果这个病人是女性，那么她也被她最亲近的朋友带走，杀死，分吃。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上了年纪——这样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因为他们通常在此之前就因患病而被杀死了。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活到老年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当做牺牲奉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再分吃他的骨肉。

［Ⅲ.100］还有一些印度人，他们的习惯却大不相同。他们不杀生，⑤ 不播种谷物，也没有住所。他们只吃素食，⑥ 他们那个地方长有一种带籽的野生植物，大小和谷子⑦差不多，他们把这种植物子实连壳一起收集起来煮着吃。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患病的话，这个人就要前往荒野地带，躺在那里等死，没有人关心他的病情，也没有人关心他的死亡。

［Ⅲ.101］所有这些印度人都像野生动物一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交媾的。他们的肤色都和埃塞俄比亚人相同，是黑色的。他们的精液和其他人的精液不同，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精液一样，是黑色的。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在波斯以南很远的地方，大流士国王的权威从未到达他们那里。

［Ⅲ.102］除了以上这些印度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部族，他们居住在卡斯帕提鲁斯城和帕克提伊克地区的附近，在所有其他印度人以北。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巴克特里亚人的生活方式相似，他们比所有其他部族都更为好战，而出去采

---

① 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现在众所周知的旁遮普地区。希罗多德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是全然不知的。

② 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的存在。希腊人是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才知道恒河的。

③ 王译本为“藤子”。——译者注

④ 显然不是竹子，而是“kana”，它有时候可以长到 50 英尺高。——哥译本注

⑤ 印度的婆罗门（Brahmins）反对杀生的习俗是众所周知的。

⑥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40 页。——译者注

⑦ 这里指粟。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把没有去壳的稻的子实也称为“谷子”。——译者注

金的人也是出自这个部族。因为在印度的这些地方是一片荒漠。在这片沙漠里，生活着一种“大蚂蚁”，① 其体型比狗小，但比狐狸大；波斯国王饲养过一些这样的蚂蚁，它们就是由猎人在这里捕获的。这些蚂蚁在地下造穴，在外形上酷似希腊的蚂蚁，在挖洞穴的时候同样要把沙子刨出来。它们刨出来的沙子里面饱含黄金。印度人到沙漠去，就是为了采集这种沙子。他们驾着三头骆驼，母驼在中间，公驼在两边，各用缰绳系着公驼以便牵引。骑手自己骑在母驼背上，他特别注意要选择那些刚刚生过幼驼的母驼来驾驭。原来他们的母驼跑得和马一样快，但是驮载力却比马强得多。

［Ⅲ.103］希腊人是知道骆驼的样子的，所以我就不必描述骆驼的外形了。但是，我要说说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骆驼的后腿有 4 块股骨和 4 个膝关节，② 它的生殖器是夹在后腿中间，朝向尾巴的。

［Ⅲ.104］因此，当印度人这样装备起来前去采金的时候，他们要计算好时间，就是把在采取金沙安排在一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时“大蚂蚁”为了躲避酷热都钻到地下了。在那些地方，太阳在早晨最热，不像在其他地方是正午最热；那里最热的时间是从太阳升起直到市场关闭。在这段时间里，太阳烤晒比希腊的中午都要强烈得多，因此，据说人们这时要用冷水浸湿全身。在中午的时候，印度的热度和其他地方相差不大。午后热度渐渐减退，印度下午太阳的温度相当于其他地方早晨温度；随后凉意渐浓，等到日落之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

［Ⅲ.105］印度人抵达采金的地方以后，他们就把这些袋子里装满金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那里。然而，正如波斯人所说，那些“大蚂蚁”立刻就会闻出他们的气味，并且会跟踪追来。他们说，“大蚂蚁”的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动物当中最迅捷的。因此，如果印度人不赶快撤离，一旦大蚂蚁们集合起来，这些采金者就一个也别想逃脱了。公驼奔跑的速度不如母驼，因而在公驼疲倦的时候，采金者就先放开一头，然后再放开另一头；但是，母驼想起留在家里的幼驼，便不知疲倦地一直奔跑。根据波斯人的说法，印度人的大部分的黄金是用这种办法采得的，还有一些黄金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不过产量就要少得多了。

［Ⅲ.106］看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地方物产极其丰富，仿佛是由于大自然的恩赐，而这就如同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气候一样。我前面提到，印度位于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最东方，印度的四足动物和鸟类，其体型都比其他地方的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米底人饲养的马即所谓涅赛昂

---

① 令人惊奇的是 12 世纪的普列斯特·约翰（Prester John）也曾郑重其事地做过类似的描述。他笔下的蚂蚁有 7 条腿 4 只翅膀。（实际上可能是土拨鼠，也可能是食蚁兽。直到今天，在喜马拉雅山区还有这种动物出没。——译者注）

② 这当然不对。希罗多德是被骆驼在卸货时屈膝的样子所蒙蔽了。

马[①]要小些。印度的黄金，无论是从地下采掘出来的，还是被河水冲下来的，[②]或是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的，产量都很大。另外，那里还有一种野生的树，这种树的果实里面长出一种毛，这种毛比羊毛更美丽，质地更好。印度当地人穿的衣服就是用这种树上长的羊毛制作的。[③]

[Ⅲ.107] 阿拉伯地处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最南方。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生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劳丹脂[④]这些特产，除了没药之外，阿拉伯人都是得之不易的。他们点燃苏合香（希腊人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取得这种香料），以采集乳香。他们点燃这种东西，才可以取得乳香；因为长有乳香的树是由五颜六色的小翼蛇护卫着的，每一棵树的四周都挂满了这样的蛇。这种蛇和袭击埃及的那种蛇是一样的。[⑤] 只有苏合香树的烟，才能够把这种蛇从这些树上驱走。

[Ⅲ.108] 阿拉伯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用我所知道的那种不断控制毒蛇办法来控制这种翼蛇，那么世界各地将到处都充斥着这种蛇了。看来，神圣的天神真的是做出了合理的、智慧的安排，它使所有那些怯弱的、容易被其他动物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这样这个品种的动物才不致因被吞食殆尽而消失；而那些猛兽和有害的动物生产的幼仔则很少。例如，野兔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因为其他兽类、猛禽和人都要捕捉它；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野兔是可以在妊娠期怀孕的；在野兔的腹腔中，你可以同时看到未出生的幼兔当中有浑身长毛，有一些还没有长毛，有一些刚刚在子宫中成形，而这只野兔也许是刚刚受孕的。但是，另一方面，母狮是最强劲、最凶猛野兽之一，一生之中却只生产一次，一次只生产一只幼狮[⑥]。母狮不可能再次受孕，因为在生产幼狮时，母狮的子宫也会流出来的。原因是这样的：从幼狮在母狮腹中第一次胎动开始，它那比任何动物都要锐利的爪子就抓破子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它逐步长大的时候，它在子宫内抓扯也越来越厉害，等到即将临产的时候，没有哪个母狮子宫是完整的了。

[Ⅲ.109] 至于毒蛇和阿拉伯的翼蛇，如果任凭它们自然繁殖，那么人类在大地上就不能存活了。可是人们发现，当雄蛇和雌蛇交尾，就在雄蛇射精的时候，雌蛇就会紧紧咬住雄蛇的颈部，直到把它的颈部咬穿，这样雄蛇就死了。但是，不久之后，雄蛇就用它的幼蛇而对雌蛇加以报复。当幼蛇还在母蛇腹中的时候，它们就咬破母亲的子宫，穿过母亲的肋部，就这样出生了。相反，其他那些无毒无害的蛇，它们要产卵，由蛇卵而孵出大量的幼蛇。毒蛇在世界各地都有，而翼蛇只见于阿拉伯半岛，它们在阿拉伯聚集成群，这使人们觉得它们的数量

---

① 因出产于米底的涅赛昂（Nesaeon）平原而得名。阿里安在其《亚历山大远征记》（Arrian，Anabsis，Ⅶ.13）也提到这种马。——译者注

② 指从河床上沙里淘金。——译者注

③ 希腊语的棉花一词意即“树上的羊毛”（tree-wool）。

④ 劳丹脂（labdanum），是作香水用的。——译者注。

⑤ 参阅：II. 75。——译者注

⑥ 亚里士多德说母狮每年只生产一次，通常每次产三只幼狮。

很多。

[Ⅲ.110] 阿拉伯人是用我前面所说的办法取得乳香的。至于桂皮，他们用这样的办法采集的。他们用牛皮和其他的皮革把全身裹住，再把脸蒙住，只是在眼睛前面留两个孔，然后去寻觅桂皮。桂皮生长在浅湖里，在环湖的岸边以及湖面上都居住着大量带翼的动物，和蝙蝠非常相像，叫声可怖，而且相当凶猛。他们在采集桂皮的时候，是绝对不许这种生物在他们跟前袭扰他们的。

[Ⅲ.111] 他们取得肉桂的方法就更加令人惊奇了。他们说不出这种东西长在哪种树木上，什么地方出产这种东西——只是有一些人说，它很可能是生长在养育狄奥尼索斯的地方。据说，有一些大鸟，它们口衔干树枝（腓尼基人告诉我们希腊人说这个叫做肉桂，cinnamon），把树枝带到高处营造它们的巢。大鸟把这种树枝和着泥附着于悬崖峭壁之上，那里是无人可以攀登上去的。阿拉伯人是用这样的办法取得肉桂的：他们把死于当地的牛和驴以及其他野兽剁成很大的块，然后把它们带来放置在鸟巢的附近，他们则退开一定的距离，在那里注视着。于是，大鸟飞下来，叼着肉块升空，回到鸟巢；但是鸟巢承受不住肉块的重量，因而被压垮而散落到地面上。[①] 于是，阿拉伯人就回来，收集肉桂。然后，人们再把肉桂从阿拉伯转运到其他地方去。

[Ⅲ.112] 劳丹脂，希腊人称为莱达农（ledanum），而阿拉伯人称为拉达农（ladanon），它的获取方法还要奇特些。它的气味是最为芳香的，可是它是产自于没有任何气味的地方；[②] 原来它是从公山羊胡须里取得的，它在那里就类似于树脂在树里的情形，人们从他们放牧的树丛中取得树脂。这种东西用来制造多种香料，阿拉伯人也大都用它来烧香。

[Ⅲ.113] 关于阿拉伯的各种香料，我就不再多说了。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到处可以闻到它们的气味，它们散发的阵阵奇香扑鼻而来。在阿拉伯，还有两种品种优异的绵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羊。其中一种是长尾羊，它的尾巴长度超过三腕尺[③]。如果这种羊拖着尾巴行走，它们就会因尾巴在地面上摩擦而受伤。既然如此，那里每一个牧人都精通木匠活，他们为他们的羊尾巴制作一种小车，把小车安放在每只羊的尾巴下面，把羊尾巴系在小车的上面。[④] 另一种是宽尾羊，它的尾巴足有一腕尺宽。

[Ⅲ.114] 在南方偏向日落方向[⑤]的地方，在那个方向有人类居住的最远的一块地方就是埃塞俄比亚。这里出产丰富的黄金、大量的巨象，还有各种各样的野

---

① 这个故事显然是个地道的东方民间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大鸟扮演着重要角色。

② 哥译本："没有比生产它的那种东西的气味更难闻了。"——译者注

③ 约合 1.4 米。——译者注

④ 这种小车大概是一种有轮子的装置，可以避免羊尾巴受伤。——译者注

⑤ 即西南方。——译者注

生树木和黑檀树；那里的人是人类中身材最高大的、最英俊的，也是最长寿的。①

[Ⅲ.115] 这些就是世界上亚细亚和利比亚的最边远的地方。至于欧罗巴最西面的地方，我不能说得十分确定。因为我不相信有一条被异族人称为爱里丹努斯的河流注入北海，而（据说）我们的琥珀就是从那里获取的；我也对生产我们所用的锡的锡岛②一无所知。首先，爱里丹努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明确表示它不是一个异邦的名字，而是某位诗人所创造的希腊名字。其次，虽然我付出了大量心力，我仍然不能找到一位亲眼目睹过欧罗巴的那边有海存在的人。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得到的锡和琥珀③是来自于大地的远端。

[Ⅲ.116] 欧罗巴的北部地区有比任何其他地方多得多的黄金；④ 但是他们是如何获得的，我也一无所知。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所谓阿里玛斯皮即独眼族人从格里芬⑤那里盗取来的。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无法相信有只长有一只眼，而身体其他部分和其他人类完全相同的种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即在世界上最边远的地方，既然这些地方是环绕并且隔绝于其他所有地方的，因此它们那里出产最珍奇的物品，而人们认为这些物品是最优美的。

[Ⅲ.117] 在亚细亚，有一个周边为山脉所环绕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 5 道峡谷。这个平原位于邻接乔拉斯米亚人、海尔卡尼亚人、帕提亚人、萨兰盖人和萨玛奈伊人的领土的地方，而以前它是属于乔拉斯米亚人的。可是，自从波斯人统治亚细亚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有一条叫做阿凯斯的大河⑥，从环绕这个平原的诸山中流出来。这条大河以前是注入 5 条支流，分别穿过 5 道峡谷，灌溉着上述这 5 个居住在周边的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人征服这个地区以来，居住在这些土地的诸民族可受苦了。国王修筑堤坝，堵死了山间的每一道峡谷，并且用闸门把每一条渠道都封闭起来，使河水流不出来。于是，围绕在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因为河水不断上涨，水又没有外泄的地方。结果，从那时起，那 5 个民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利用这条河流，失去了他们传统的水资源供应，处境十分窘迫。事实上，在冬季，他们那里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降雨，但是，到了夏季，他们在播种了谷子和胡麻之后，总是需要有河水灌溉。因此，当他们缺水的时候，这些民族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就赶忙到波斯去，站在国

---

① 关于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参阅：Ⅲ.24。——译者注

② Tin Island，锡岛指的是（英国）锡利群岛。据希罗多德所提供的不精确有关锡矿的位置，我们相信这个地方是锡利群岛而不是英伦大陆上的康沃尔郡。

③ 希罗多德说琥珀出产于欧洲的尽头，尽管不是说来自西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④ 由于提及独眼族人（Arimaspi），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欧洲的金矿产地似乎是指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现在在地理上把这里划入亚洲。希罗多德认为欧洲的长度相当于亚洲和非洲之和。

⑤ Griffins（Gryphus，Gryps），一种狮身鹫首鹫翼的怪兽。——译者注

⑥ 没有哪条河与希氏所描述的情况相吻合；这种说法源于波斯人对水资源的分配。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下，当然规定了各地的水资源供应，是谁都乐于抓住的一个增加收入的好机会。

王的宫殿门前，大声恸哭。于是，国王下令把通往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地方的那道闸门打开，让这里的土地吸收到充足的水分，然后就关上闸门；接着，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水的地方打开另一道闸门。据我所知，除非这些请愿者在上交贡金之外，再交付大笔金钱，否则国王是决不会下令打开闸门放水的。

[Ⅲ.118] 殷塔佛涅斯，起来反抗玛古术士的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在发动政变以后不久，由于一次傲慢的行为而丧失了性命。原来，他想进入王宫，和国王商谈一个事情。因为这时有这样一条法律，那些参与政变反抗玛古术士的人可以不经通报而直接觐见国王，除非国王正巧在和一个女子睡觉。殷塔佛涅斯既然属于“七人帮”成员之一，所以他不需要任何人去禀报国王，有权直接去觐见。但是，门卫和主要礼宾官不许他进去，他们说，因为国王正在和他的一个妃子在睡觉。但殷塔佛涅斯认为他们在撒谎，于是拔出弯刀，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然后把这些鼻子和耳朵挂在马缰上，把马缰缠绕在这些人的脖子上放他们走了。

[Ⅲ.119] 随后，这两个人一副惨相去拜见国王，告诉国王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们的遭遇。让大流士非常害怕的是如果他们6人都赞成他这样做，于是把他们一一召来询问，试探他们是否赞成殷塔佛涅斯的做法。大流士从他们的回答中，觉察出他们并未参与殷塔佛涅斯的行动，于是大流士逮捕了殷塔佛涅斯、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体家族成员，因为大流士很怀疑殷塔佛涅斯和他的朋友正在密谋发动政变。当大流士把所有的人都逮捕并且拘押起来，然后准备把他们作为罪犯处死的时候，殷塔佛涅斯的妻子就来到王宫门前嚎啕大哭，泪如雨下。过了一段时间，大流士看到她一直未停止哭泣，也动了恻隐之心。大流士就命令一位使者去对她说：“夫人，国王大流士将要赦免你的一个亲人——这个人可以由你从这些囚犯中选择。”她稍加思索，便回答说：“如果国王只允许保留一个人活命的话，那我就选择我的兄弟。”大流士得知她这样回答，颇感惊讶，于是又派人去问她说：“夫人，国王要你告诉他为什么你放弃你的丈夫和儿子，而宁愿保住你兄弟的性命。你的兄弟不如你的儿女近，也不如你的丈夫亲。”她回答说：“国王啊，如果诸神愿意，我可以有另外一个丈夫，如果我失去这些子女，我还可以生养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①]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保全我兄弟的性命。”大流士似乎认为她说得好，就答应了她的请求，不仅赦免了她请求保全性命的那个人，还赦免了她的长子，因为大流士对她的回答非常满意。但是大流士把其他的人全都处死了。这样，“七人帮”成员之一在起事之后不久，就这样被剪除了。

[Ⅲ.120] 大概就在冈比西斯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位名叫奥罗伊特斯的波斯人，被居鲁士指定为萨尔狄斯的总督。这个人想做一件

① 引人注目的是，这番话和安提戈涅的一段演说词（索福克利斯：《安提戈涅》，第909～912行）相似。

大逆不道的事情。虽然萨摩斯人波里克拉特斯在行为上和言语上都从来没有冒犯过他——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可他还是想设计捉住并且杀死波里克拉特斯。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这种念头是在某一天偶然产生的，当时他和另一位波斯人正坐在王宫大门的前面。此人名叫米特洛巴特斯，是达斯基里昂[①]总督。他和奥罗伊特斯在交谈，二人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继而比起各自的功勋来了。米特洛巴特斯斥责奥罗伊特斯说："你简直枉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斯岛和你的辖区近在咫尺，既然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一个海岛，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呢？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容易征服的海岛呢？因为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带上15名武装人员，就征服了那个岛屿，并且至今还是它的统治者。"[②] 他们说，奥罗伊特斯听了米特洛巴特斯的责骂，心里受到很大刺激，但他不想报复说这话的人，却想方设法诛杀波里克拉特斯，正是因为有了波里克拉特斯，才使他受到谴责的。

[Ⅲ.121] 根据另外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奥罗伊特斯派遣一位使者前往萨摩斯提出某种要求，至于什么要求无人提及；当时波里克拉特斯正躺在男房里，身边有泰奥斯人安纳克列昂相陪。因此，当奥罗伊特斯的使者进来并向他讲话的时候，也许是故意表示蔑视奥罗伊特斯的权威，也许是仅仅出于偶然，当时波里克拉特斯面向着墙壁躺着；因此在使者说话期间，他不曾转过脸来，也不曾答复他一句话。

[Ⅲ.122] 以上就是人们用来解释波里克拉特斯之死的两个原因，人们愿意相信哪个就随他们的便了。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时在迈安德河畔玛格涅西亚的奥罗伊特斯，他对这位国王的计划了如指掌，于是派遣一名吕底亚人，居基斯的儿子米尔苏斯前往萨摩斯，递交给波里克拉特斯一封信。据我们所知，波里克拉特斯所筹划的这项事业，此前在希腊人中间还从来没有人构想过。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爱琴海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我认为，波里克拉特斯乃是全人类当中第一个力图建立海上霸国的人，他渴望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和诸岛屿的统治者。奥罗伊特斯得知波里克拉特斯的意图之后，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

奥罗伊特斯致信波里克拉特斯：我听说你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但是你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听从我的劝告，你马上就可以使自己前程似锦，也使我得以保全。国王冈比西斯想杀死我——对此事我已获得确实的情报。因此，如果你能够来我这里，把我和我的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就可以与我共享我的财富。这样你能够得到

---

① 这个城市在美西亚。——译者注

② 参阅：Ⅲ.39。——译者注

金钱资助，就可以使自己称霸全希腊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财富，那么你可以派遣你最可靠的心腹来，我会把这些财宝展示给他看的。

[Ⅲ.123] 波里克拉特斯得知这个消息，满心欢喜，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是，由于他渴望弄到金钱，因而在转移之前，他先派他的秘书、萨摩斯人麦安多琉斯的儿子麦安多琉斯去打探一下具体情况。正是这个人在不久之后，把波里克拉特斯宫殿的男房中价值不菲的全部装饰陈设都奉献给了赫拉神庙。当奥罗伊特斯听说有人要来查看他的财宝的时候，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装满了 8 箱子石头，在石头上面覆盖了薄薄的一层黄金，再用绳索把箱子捆好，放在那里准备着。麦安多琉斯抵达之后，人们向他展示了奥罗伊特斯的财宝，然后他就返回萨摩斯。

[Ⅲ.124] 在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尽管波里克拉特斯的占卜师给他不少的警示，尽管他的朋友们都极力劝阻，他还是准备前往奥罗伊特斯那里。甚至他的女儿的梦都未能阻止他。她梦见她父亲被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宙斯在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油膏。因此，她做了这样的梦之后，她想尽一切办法劝阻她父亲不要到奥罗伊特斯那里去，甚至在他登上的五十桨船的时候，她都哭喊着，说此行有凶兆。波里克拉特斯威胁她说，如果他安全返回，他将让她长期独守闺房。她回答说，但愿这个威胁会变成事实，因为她宁可长期不嫁，也绝不愿失去父亲！

[Ⅲ.125] 然而，波里克拉特斯对于任何忠告都置若罔闻，他起航前往奥罗伊特斯那里。随行的还有他的许多朋友。在随从人员中间，有卡利丰的儿子德摩凯德斯，他是一个克罗敦[①]人，是一位医生，其医术之精湛，可谓举世无双。然而，波里克拉特斯刚刚抵达玛格涅西亚，立刻惨遭杀害，他的这个结局是与他本人的地位以及他的远大抱负不相称的。因为除了叙拉古的国王以外，希腊人的诸国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的成就比得上波里克拉特斯。但是奥罗伊特斯杀害波里克拉特斯的方式和细节，是不适合在这里讲述的。他杀死波里克拉特斯以后，就把尸体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至于那些随从人员当中的萨摩斯人，奥罗伊特斯把他们释放了，要他们为自己获得自由而感激他；随从人员当中的还有一些奴隶和一些自由的外国人，奥罗伊特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奴隶。这样，波里克拉特斯女儿的梦就应验了，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对于波里克拉特斯来说，在下雨的时候，相当于是宙斯为他洗浴；在他身上渗出油脂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太阳给他涂油膏了。这正如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运不断的波里克拉特斯的最后下场就是如此。

[Ⅲ.126] 但是，不久奥罗伊特斯就遭到了谋杀波里克拉特斯这件事的报应。

---

① 南意大利（所谓“大希腊”）地区一城市。——译者注

在冈比西斯死后，玛古术士掌控王权期间，奥罗伊特斯一直留在萨尔狄斯，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帮助那些被米底人剥夺了统治权的波斯人。恰恰相反，在这次骚乱期间，他竟然杀死了那位在谈及波里克拉特斯时责骂过他的达斯基里昂的总督米特洛巴特斯，还杀死了米特洛巴特斯的儿子克拉纳斯皮斯。这两个人都是波斯人当中颇有身份的人。此外，他还犯下许多傲慢无礼的罪过。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大流士派来的信使送来一封不合他心意的信，他在使者返回的途中暗设伏兵把使者杀死了。信使和他的坐骑都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Ⅲ.127] 因此，大流士刚刚登上王位，很想惩罚奥罗伊特斯所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因为他杀死了米特洛巴特斯和米特洛巴斯特的儿子。但是，他认为公开派兵去攻打奥罗伊斯特是不可取的，因为整个王国依然动荡不安，而他本人也是新近才取得王权的。同时，他也知道，奥罗伊特斯拥有强大势力，拥有 1 000 名波斯人的私人卫队，而且还掌控着弗里基亚、吕底亚、伊奥尼亚诸省区。因此，大流士想以计取胜。于是，他把所有波斯人的显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波斯人，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不用武力，在不出现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而是用计谋，来为我完成一项任务？在需要使用计谋的地方，武力是应该让位的。那么，你们当中谁能把奥罗伊特斯给我生擒活捉，或者是把他杀死呢？因为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为波斯人做过任何好事，反而犯下很多罪过。我们当中的两个人，米特洛巴特斯及其儿子，就是被他杀死的；当使者去召他来见我的时候，即使他们带着我的书面命令，他还是杀死了他们，他的傲慢无礼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除掉他，免得他今后对波斯人为害更甚。"

[Ⅲ.128] 大流士这样说了之后，他们中间马上就有 30 个人自告奋勇要求去完成这项任务。他们互不相让，于是大流士命令他们不要争了，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于是，他们遵照命令去抽签，结果阿顿特斯的儿子巴盖尤斯抽中。随后，巴盖尤斯把已经写好的关于各种公务的许多文书，用国王的印鉴封了起来；然后就带着这些文书，启程前往萨尔狄斯。在抵达之后，把文书展示给奥罗伊特斯看，他一件一件地把文书拆封，递交给国王的秘书——每一位总督身边都设有王室秘书——由他来宣读。他这样做是想试探一下奥罗伊特斯私人卫队的忠心，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叛离他。因此，当巴盖尤斯看到他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而且更加尊敬文书所写的内容的时候，于是他交给王室秘书一件文书，上面写着："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护卫奥罗伊特斯。"侍卫们听了这话之后，他们放下了手中的长枪。[①] 巴盖尤斯看到，他们已经服从了文书上的命令，因而勇气大增，于是就把最后一件文书交到王室秘书手里，文书上是这样写的："国王大流士命令在萨尔狄斯的波斯人把奥罗伊特斯杀死。"侍卫们接到这个命令之后，立即拔出宝剑，把奥罗伊特斯当场杀死了。这样，谋杀萨摩斯人波里克拉特斯的波

① 原文也可以译为"把长枪交给了巴盖尤斯"，意即承认他为新的领导者。——译者注

斯人奥罗伊特斯就得到了报应。

[Ⅲ.129] 奥罗伊特斯的财产都被移交到苏撒去了。[①] 此后不久，国王大流士在狩猎的时候，在下马时不小心扭伤了脚。这次扭伤非常严重，因为他的踝骨都脱臼了。在大流士宫廷里有一些埃及的医生，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医术最精湛的医生。因此，大流士的伤交由他们治疗。但是，他们在揉搓他脚的时候，动作笨拙，而且用力过猛，反而使伤势更加恶化了。国王痛得 7 天 7 夜睡不着觉。到了第 8 天，他的伤势已经相当严重了。这天，有人在萨尔狄斯时的曾听到过克罗敦人德摩凯德斯的医术，于是他就把这事告诉了大流士，并且建议国王尽快把德摩凯德斯召来见他。当时德摩凯德斯在奥罗伊特斯的奴隶当中，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他们找到德摩凯德斯之后，立刻带他去见大流士。他站在国王面前的时候，还戴着枷锁，衣衫褴褛。

[Ⅲ.130] 他来到大流士的面前，大流士马上就问他是否通晓医术。德摩凯德斯回答说："我不懂。"因为他害怕，如果说出自己懂得医术，他将永远没有机会返回希腊了。然而，大流士知道他是故意不说实话，而实际上他是通晓医术的。大流士命令把他带来的那些人去把鞭子和烙铁取来。于是，德摩凯德斯只得承认了，但是同时指出自己对医术并不精通。他说，他过去只是与一个医生共同生活过一个时期，因此获得过些许医学知识。可是，大流士还是把治疗脚伤的事交给了他。德摩凯德斯使用了希腊人惯用的疗法，他不像埃及人那样使用粗暴处理方法，而是使用比较温和的疗法；他首先使国王能够入睡，然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大流士自己认为治愈无望的脚完全恢复了。因此，大流士赏赐给德摩凯德斯两副黄金的枷锁。德摩凯德斯问大流士说，是不是因为他使大流士康复了，大流士就要使他受到双重的苦难呢？大流士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并且命令太监带他去见自己的妃子们。太监带他去了，告诉她们说，这就是那位救了国王性命的人。于是，她们每个人都用一只碟子从一个装满黄金的柜子里舀取黄金给他，德摩凯德斯得到了如此丰厚的赏赐，甚至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叫做斯吉同的奴隶，只是拣取从碟子里滑落出来的斯塔特尔金币，就积攒了很大一笔金钱。

[Ⅲ.131] 德摩凯德斯离开他的家乡，来到波里克拉特斯身边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居住在克罗敦，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性暴躁的人，经常对他乱发脾气。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就离开故土，由海路来到埃吉那。他在那里开业行医，在第 1 年就取得成功，其医术超过了当地所有最好的医生。尽管如此，他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也没有一件行医所必需的器具。到了第 2 年，埃吉那国家给他 1 塔连特[②]作为行医的酬金；在第 3 年，雅典以 100 明那雇佣他；而第 4 年波里克拉特斯给他 2 个塔连特的酬金聘请他。于是他来到萨摩斯，在那里置办了

---

① 哥译本这里的"财产"译为"奴隶和其他财产"；希腊文原文是"苏撒"，而罗译本这里译为"萨尔狄斯"。大概是出自不同的抄本。——译者注

② 1 埃吉那塔连特＝82 阿提卡明那（1 阿提卡塔连特＝60 明那）。——哥译本注

住房。克罗敦的医生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他的成功。这个时期在希腊世界，以来自克罗敦的医生声誉最好，次于他们的是库列涅人。大约同时，阿尔哥斯的乐手被认为是全希腊一流的。

[Ⅲ.132] 德摩凯德斯在苏撒治愈了大流士的脚伤后，就得以居住在那里的一处大房子里，平时与国王一起用膳。除了不允许他随意返回希腊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满足他的。此前那些侍奉国王的埃及医生，因医术不如这位希腊人高明而将要被国王处死的时候，通过他的调解，他们保住了性命；此外，他还援救过一个爱利斯的占卜者，这个人曾是波里克拉特斯的随从人员，在奴隶当中是无人理睬的。总之，没有哪个人能够像德摩凯德斯那样在国王面前如此受器重了。

[Ⅲ.133] 不久，居鲁士的女儿、大流士的妻子阿托萨胸部长了一个疔疮，这个疔疮溃烂后很快向周围蔓延开来。当这个疔疮还无大碍的时候，她耻于说出此事而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但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她终于派人把德摩凯德斯召来，让他来看看。德摩凯德斯说可以给她治好，但是要求她首先必须答应他，要她发誓一旦治愈她的病，就必须答应他的任何请求；同时，他保证决不会要求她做有损于她名声的事情。

[Ⅲ.134] 阿托萨答应了这些条件，德摩凯德斯就开始为她治病。不久，阿托萨就痊愈了。于是，阿托萨在听取了德摩凯德斯的请求后，在一天夜里向大流士说："主公，你已经拥有强大的势力，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为什么整日无所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征服新的领土，又不扩大波斯人的势力？我认为，像你这么年轻和这么富有财富的人，应当成就一番伟大的功业，以向波斯人证明，统治他们的国王乃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激发你去发愤图强的，还有一个理由。一方面，波斯人将知道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对你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你现在拥有和平，就应该把武力用于战争，这样也免得他们无所事事，起兵反叛。现在，你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也正是你能够顺利成就伟大功业的时候；因为一个人随着其身体力量的增长，他的智慧也在增长。而当年老体衰的时候，智力也随之衰退，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感到迟钝了。"

阿托萨这样说，是因为德摩凯德斯这样教她的。大流士回答说："夫人啊，你所说的事情正是我所想做的事。我意已决，准备从我们亚细亚大陆架设一座桥，连接到另一个大陆，这样我们就可以攻入斯基泰。我们很快就将完成这项事业，正如你所愿。"

但是阿托萨回答说："在我看来，现在最好是把攻打斯基泰人的事暂时放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征伐斯基泰人。我请求主公还是先去攻打希腊吧。我经常听人提过拉栖代梦的少女，我一直很想要她们来服侍我。我也想要阿尔哥斯的、雅典的和科林斯的女子来做我的侍女。现在，如果你希望知道有关希腊的事情，在你的宫廷里有一个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介绍得都好，而且可以给

你提供很好的指南，这个人就是治愈了你的脚伤的那个人。”

大流士回答说：“夫人啊，既然你的愿望是首先与希腊人一决雌雄，那么我以为，在出征之前最好是派一些波斯人去侦察一下那里的情况，他们可以与你提到的那个人一起去，他们可以把他们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写一个详细的报告送回来。这样，我对希腊人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我就可以开战了。”

[Ⅲ.135] 大流士这样说了之后，很快就付诸行动。翌日，天刚刚破晓，他就召见 15 位知名的波斯人，命令他们以德摩凯德斯为向导，一起前往希腊的海岸地带去巡视；还告诫他们，首要的是他们一定要把德摩凯德斯带回来，而不要让他溜走。大流士发布这些指令之后，把德摩凯德斯本人召来，要求他为波斯人作向导，在向他们指明全希腊的情况之后，还要返回波斯。他说，德摩凯德斯应该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财都送给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并答应他在返回波斯后，要给他比这要多得多的资财。除此以外，国王还答应送给他一条商船，船上装载着他所要的各种东西，这条船与他同行。我不相信大流士在做出这些许诺的时候，是心怀叵测的。然而，德摩凯德斯却猜想国王这样说是在试探他，于是他并未急于接受大流士所赐赠给他的礼品；他说，他要把自己的财产留在原地，等他回来以后享用——国王答应给他用来装载礼品而送他的兄弟的那条船，他是收下了的。这样，大流士在对德摩凯德斯发出了命令之后，就把他和那些波斯人都送上了前往海岸之路。

[Ⅲ.136] 于是，这些人就抵达腓尼基，来到腓尼基人的城邦西顿，在那里他们配备了两艘三列桨战舰和一艘满载着各种贵重物品的商船。当一切都准备完毕后，他们起航前往希腊。他们接近了陆地，沿着海岸进行了考察，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他们以这种方式看过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所有那些最出名的地方，最后他们到达意大利的塔林顿。塔林顿人的国王是阿里斯托斐里德斯，他为了对德摩凯德斯表示善意，把舵从米底人的舰船上取下来，[①] 并且把波斯人作为间谍拘留起来。德摩凯德斯趁此机会逃到了克罗敦，那是他的故乡；直到这位医生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阿里斯托斐里德斯才释放了那些波斯人，把舵也归还给了他们。

[Ⅲ.137] 波斯人从塔林顿起航，不停地追赶德摩凯德斯，直到克罗敦。他们在当地的市场上发现了他，就想立即将他拿下。有些克罗敦人非常害怕波斯势力强大，愿意把他交出来，但是另有一些人进行了抵制，他们紧紧地护住德摩凯德斯，甚至用拐杖击打波斯人。这些波斯人不停地叫喊说：“克罗敦人，你们可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从我们手中夺走大王的一名逃跑的奴隶。难道你们以为大流士会坐视你们的这种暴行吗？难道你们以为如果你们把他从我们手里带

---

① 这样舰船就无法航行了。值得注意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希腊人经常把这两个民族混同，故而往往把波斯人称为米底人。——译者注

走，这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吗？你们愿意成为我们所攻打的第一个城邦吗？你们愿意成为第一个被我们攻陷的城市吗？”他们虽然这样说了，但是克罗敦人并不理会他们。于是，他们救下了德摩凯德斯，同时也劫取了波斯人从腓尼基带来的商船。这样，波斯人就失去了向导，他们想继续探察希腊其他地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于是准备起航，返回亚细亚。但是，他们正要起航的时候，德摩凯德斯派人捎信来，并且请求他们把这个信息转告给大流士，米洛已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因为大流士是非常尊敬摔跤手米洛的名声的。我相信，德摩凯德斯之所以匆忙订婚并且为此支付了一大笔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流士知道，他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波斯，都是一个受尊敬的人。

［Ⅲ.138］于是波斯人起锚，离开了克罗敦。但是，他们的舰船在伊阿皮吉亚的海岸附近失事，他们自己也就沦为当地人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被放逐的名叫吉鲁斯的塔林顿人营救了这些波斯人，他个人出资赎取了他们，并且把他们移送给大流士。① 大流士为了回报，许诺给吉鲁斯他想要的任何报酬。于是，吉鲁斯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要求设法使他回到塔林顿去。但是，他担心因为他个人缘故而导致一支大军出征意大利，从而给希腊带来麻烦，于是他说，仅仅克尼多斯人护送他，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时候，克尼多斯人是塔林顿人的好朋友，因而他认为塔林顿人就更愿意接受他回国了。大流士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委派一名使者前往克尼多斯，命令克尼多斯人把吉鲁斯送回塔林顿。他们执行了大流士命令，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说服塔林顿人，而且他们兵力有限，不能强迫他们就范。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从亚细亚到希腊的第一批波斯人，② 他们被派到这里探察这个地区的情况，其理由我上面已经叙述过了。

［Ⅲ.139］之后，国王大流士围攻并且征服了萨摩斯，这是他所征服的希腊人或异族人当中的第一个城邦。③ 对萨摩斯开战的理由是这样的：当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出征埃及的时候，大批的希腊人随军去了埃及，这其中有些人是来做生意的，有些人在军队中服役，还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在观光者当中有一个叫做叙洛松的人，他是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特斯的兄弟，这时正被萨摩斯人放逐出境。就是这位叙洛松，在埃及逗留期间，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情。一天，正当他身穿红袍，以这副打扮前往孟菲斯市场的时候，作为冈比西斯的一名贴身侍卫，当时还是人微言轻的大流士碰巧遇见了他。大流士很喜欢叙洛松的那件红袍，于是他走上前来要向他购买。叙洛松看到大流士的态度是如此恳切，很受感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55页。——译者注

② 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此次航行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迈向入侵希腊的第一步，是链接他的历史著作的主要环节。至于大流士是否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要记住，这些故事细节显然是来自德摩凯德斯后人，希罗多德借此把德摩凯德斯和大希腊联系在一起。

③ 希罗多德在这里把希腊人称做异族人，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其实不然。因为按照波斯人的看法，亚细亚（包括埃及）都是属于波斯人的。希氏常常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写作的，因而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就都是“异邦人”、“异族人”。——译者注

动，回答说："我的外袍如果要卖，那是无价之宝，但如果你渴望得到它的话，我不收分文，你就拿去吧。"大流士谢过之后，便取走了红袍。

[Ⅲ.140] 那时候，可怜的叙洛松认为自己是由于愚蠢的善意才失去那件红袍的。[①] 但是，后来冈比西斯去世，波斯"七人帮"起来反抗玛古术士，大流士又是这7个人当中被选中成为王国的统治者那一位。这时候叙洛松才知道登上王位的，原来就是当初在埃及想要他的红袍，而他慷慨相赠的那个人。于是，他来到苏撒，坐在王宫的门口，声称自己曾是大流士的一个恩人。大门的侍卫就把这话禀报大流士，国王听到之后满腹疑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希腊的什么人有恩于我？我刚刚登上王位，有哪一个希腊人为我做过什么事呢？自从我登基为王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希腊人来过我这里啊。而且我也记不得我欠哪一个希腊人的情。虽然如此，还是把他带进来，让我听听他怎么说吧。"侍卫把叙洛松带了进来，来到他们面前。于是，翻译问他是何许人，究竟做过什么事竟然敢于自称是国王的恩人？这样，叙洛松就把关于红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他就是赠送礼物给国王的人。于是大流士宣布说："最慷慨的人啊，你果真是在我尚未当权时就赠送礼物给我的那个人吗？即使当初那只是一件小小的赠品，那么它和一个人现在赠给我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是同样值得感谢的。因此，我要赠给你许许多多的金和银，以作为我的报答，这样，你决不至于因曾为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效过力而后悔。"叙洛松回答说："国王啊，我既不要金，也不要银，我只要求你为我夺回我的祖国萨摩斯，把它作为礼物赠与我吧！现在，我的兄弟波里克拉特斯在那里被奥罗伊特斯杀死了，我们的奴隶成了那里的主人。我请求你把萨摩斯还给我；但是要平安无恙地给我，不要流血，也不要导致奴役。"

[Ⅲ.141] 大流士听了这话，派出了一支军队，由"七人帮"成员之一奥塔涅斯担任统帅，还指示他要完全按照叙洛松的要求行事。于是，奥塔涅斯前往海岸地带，准备渡海作战。

[Ⅲ.142] 现在把持萨摩斯政权的是麦安多琉斯的儿子麦安多琉斯，波里克拉特斯过去曾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个麦安多琉斯原本是想最公正地采取行动，但是他无法做到。当他获悉波里克拉特斯的死讯时，他首先为自由的保护神宙斯设立了一个祭坛，并且划定了一片圣域，地处城郊的这片圣域至今还可以看到。这之后，他召集全体公民开大会，对他们说：

"朋友们，你们知道，波里克拉特斯国王的权杖和他的所有权力，都已经移交到我的手上，我可以选择自己成为你们的统治者。然而，如果另外的人在担任这个角色时的所作所为是遭到我责难的，那么只要有可能，我自己是会尽力避免的。我对雄心勃勃的波里克拉特斯在和他自己一样品性的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一贯是表示不满的，同样，其他任何人如果也这样做，我的看法也一样。现在，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Ⅲ.139。——译者注

既然在波里克拉特斯身上所注定的命运已经应验了，因此我要放弃自己的统治权，我主张权利平等。我的所有要求就是从波里克拉特斯的财库中，划拨出6塔连特的黄金供我使用，由我和我的子孙世世代代担任自由保护神宙斯神庙的祭司职位，以作为我放弃王权的回报。其所以由我来担任祭司职位，是因为我就是建立神庙的人，还因为现在你们的自由也是由我交还给你们的。”麦安多琉斯话音刚落，萨摩斯人当中有一个人起来说：“你这个出身卑贱的流氓恶棍！你以为你也配来统治我们吗？我认为你还不如先去把你接手的金钱点数一下吧。”

[Ⅲ.143] 说这番话的人名叫泰列萨库斯，他是萨摩公民中的知名人士。因此，麦安多琉斯看到，如果他放弃了统治权，那么也必定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自立为僭主。于是，他决定不放弃统治权。他在退入城堡之后，逐个把那些知名人士请来，借口是向这人交代账目，等他们一到，就立即把他们逮捕并且拘禁起来。于是，这些人就遭受了牢狱之苦，但不久麦安多琉斯自己也生病了。他的一个兄弟吕卡列图斯认为他不久于人世，为了使自己更容易地接管统治权，吕卡列图斯把所有的囚犯都杀死了。看来，萨摩斯人并没有选择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民。

[Ⅲ.144] 当波斯人带着叙洛松抵达萨摩斯时，没有一个人起来表示反对，只有麦安多琉斯和这一派的人表示愿意根据某种条件，离开这个岛屿，奥塔涅斯同意这些条件。在条约缔结之后，最尊贵的波斯人就坐在他们此前安置在城堡对面的座位上了。

[Ⅲ.145] 这时，麦安多琉斯国王有一个行事鲁莽的兄弟，名叫卡利劳斯，他因为某种罪过而被囚禁在监狱里。这个人听到了发生的事情，并且从监狱的窗口窥视到波斯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于是，他大声叫嚷，说他必须亲自和麦安多琉斯讲话。人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麦安多琉斯之后，他下令把卡利劳斯放出来，带到他面前来。卡利劳斯一到他兄弟面前，立即破口大骂，其目的是想说服他的兄弟，要他进攻波斯人。他说：“卑鄙无耻的人啊，你把你无辜的兄弟我囚禁在地牢里，当波斯人到来而把你赶出家园，使你四处漂泊的时候，虽然你制服他们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你却无意于寻机复仇。可是，如果你自己惧怕他们的话，那么就把你的士兵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他们为来到萨摩斯而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同时，我首先要把你安全地送出这个岛。”

[Ⅲ.146] 对于卡利劳斯的这番话，麦安多琉斯表示赞同。我相信，卡利劳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已经丧失理智，以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波斯国王，而是因为他嫉恨叙洛松，不希望他这样悄悄地得到完整无缺的萨摩斯。因此，他想激怒波斯人，让他们去攻击萨摩斯，这样在把萨摩斯移交给叙洛松之前使其实力遭到最大限度的削弱。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波斯人受到伤害，他们就会迁怒于萨摩斯人；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他愿意，他自己随时都可以安全地撤离萨摩斯，因为他在城堡里秘密地修筑了一条通向海边的暗道。因此，麦安多琉斯从萨摩斯乘

船离开了；但是，卡利劳斯把所有的雇佣兵都武装起来，打开城门，向波斯人冲杀过去。波斯人以为一切都是按照条约的规定所做的安排，因而没有丝毫防备。因此，这些雇佣军首先把那些最尊贵的、习惯于乘坐轿车①的波斯人全都给杀死了；而在这时候，波斯其余的军队前来救援，击退了雇佣军，把他们赶进了城堡。

［Ⅲ.147］奥塔涅斯将军看到波斯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就有意识地把大流士在他出发时给他的命令忘在脑后，那命令要求他不杀害，也不奴役任何一个萨摩斯人，而是把该岛完整无缺地交给叙洛松。现在，奥塔涅斯下令他的军队，无论在哪里发现萨摩斯人，也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男孩，格杀勿论。于是，一些波斯人在围攻城堡，而还有一些波斯人则把他们所遇到的萨摩斯人，不管是在神庙里面或在神庙以外其他地方遇到的全部杀死。

［Ⅲ.148］麦安多琉斯从萨摩斯逃出来，然后乘船前往拉栖代梦；他到达那里后，把他从萨摩斯带去的财宝卸下船，接着他是这样做的。他把所有的金器和银器都摆放出来，命令他的仆从们擦拭这些杯盏，他自己前去和斯巴达的国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攀谈起来，说话期间把克列奥蒙尼带到自己的住处。克列奥蒙尼看到这些金银器皿，就深表赞赏和惊讶。于是，麦安多琉斯劝他说，只要他愿意，喜欢哪些就都可以把它们带回家。麦安多琉斯三番两次地劝说他这样做。但是，克列奥蒙尼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正直廉洁。他拒绝接受他的赠礼，而且他认为，如果麦安多琉斯用赠送礼物的办法，就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他所祈求的援助。于是这位斯巴达国王直接去了监察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对于斯巴达而言，最好是让这个来自萨摩斯的异乡人，离开伯罗奔尼撒；否则克列奥蒙尼本人或其他斯巴达人都有可能被他说服去干坏事。监察官们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派了一位使者去告知麦安多琉斯：他必须离开这个城邦。

［Ⅲ.149］同时，在萨摩斯，波斯人在全岛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捕，杀光了所有的男子，把这样的一个岛屿移交给叙洛松。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奥塔涅斯将军，根据他所做的一个梦，也由于他的生殖器得了一种怪病，于是就下令向萨摩斯移民。

［Ⅲ.150］在奥塔涅斯率领海军进攻萨摩斯的期间，巴比伦人在经过相当周密的准备后，发动了暴动。② 原来，在玛古术士担任国王以及“七人帮”发动政变期间，他们利用动荡的局势，作了应对围攻的准备。但是，巧合的是竟没有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警觉。最后，他们终于公开暴动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有：先把所有人的母亲转移出城，每一位男人再从他们自己家中随意选出一名妇女来给他们做面包；把其余的妇女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她们全都掐死，以免

---

① 大概是那种车厢外有帷子的载人马车。——译者注

② 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这次暴动似应发生在大流士登基（公元前521年）以后的某个时间。但是，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这件事明显被置于大流士登基以前。——哥译本注

她们消耗城中的存粮。

[Ⅲ.151] 大流士获悉这个消息以后，把他的全部军队集中起来，直接开赴巴比伦，开始围攻这座城市。然而巴比伦人对他的围攻没怎么当回事。他们登上建在城墙上的塔楼，侮骂和嘲笑大流士和他的军队。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对他们喊道："波斯人，你们为什么在那里按兵不动？你们为什么不撤回家呢？要等到骡子生下小骡驹的时候，你们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巴比伦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认为骡子是永远不会生驹的。

[Ⅲ.152] 1 年零 7 个月过去了。大流士和他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但面对巴比伦城依然是束手无策。大流士用尽了所有的计谋和花招——他甚至试用了当年居鲁士攻取该城的策略，结果还是一筹莫展。巴比伦人非常严密地坚守着，大流士想征服他们，但无计可施。

[Ⅲ.153] 终于在围攻巴比伦的第 20 个月，推翻玛古术士统治的"七人帮"成员之一的麦加毕佐斯的儿子佐皮鲁斯，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一个驮载辎重的骡子生了一头小骡驹。当有人把这事告诉他的时候，佐皮鲁斯也不相信真有这么回事，而当他亲眼看到了小骡驹以后，就下令那些奴仆不要把这件事外传，自己却陷入了沉思。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围城之初的情景，巴比伦人声称："只有等到骡子生驹的时候，你们才能攻陷我们的城市"。——他认为，从他所记忆的巴比伦人的话来看，巴比伦现在应该被攻克了。在他看来，那个人用那样的措辞以及他的骡子生驹，这其中都蕴含着神圣的天意。

[Ⅲ.154] 既然他自己相信巴比伦命中注定是要被攻克的，因而他火速赶往大流士那里，问他是否认为攻克该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当他确信事情确实如此的时候，他便进一步考虑，他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使自己成为那位单独攻破巴比伦城的人。在波斯，立大功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也可以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物。因此，他在回顾了各种攻下巴比伦的策略之后，认为除非他采用"苦肉计"，即先把自己弄成残废，然后再投到巴比伦人那边去的办法，再也没有其他可以降服该城的办法了。在他看来，把自己弄成残废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于是，他把自己毁容，完全无法康复了。因为他割下了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头发，并且狠狠地鞭笞了自己，然后就这副模样来到大流士的面前。

[Ⅲ.155] 大流士看到这样一位高贵人士竟然遭到了这样的残害，不禁怒火中烧；他大声叫嚷着，从国王的宝座上跳了下来，问佐皮鲁斯是谁毁了他，问他做了什么事而被这样对待。佐皮鲁斯回答说："世界上除了大王你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任何陌生人都不可能对我这样，把我弄成这样的正是我自己。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亚述人对波斯人的嘲弄。"大流士说："苦命的人啊，当你声称把自己弄成残废是有助于我们攻克巴比伦的时候，那不过是把一种愚蠢之极的行为冠以最美好的名声而已。你真是头脑简单啊，无论你怎样残害自己，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诱使我们的敌人立刻来投降吗？你这样糟蹋自

己，一定是发疯了。”佐皮鲁斯回答说：“假如我告诉你我打算采取怎样的行动，你就不会阻止我这样做了。实际上，我是自己做出了决定，自己实施这个计划的。因此，只要大王你这边的安排不出现任何闪失，那么巴比伦城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我要以现在这个样子进入敌人的城里去，佯称是你把我残害成这个样子的。我想他们会相信我的话，信任我，从而把一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至于你，在我进城后的第 10 天，从你的军队中选出你最不在意他们牺牲与否的 1 000 名兵士，把他们布置在塞米拉米斯城门前。在那之后第 7 天，再为我在尼尼微城门前布置 2 000 名兵士；然后，再过 20 天，在迦勒底城门[①]前布置 4 000 名兵士。所有被安排到城门前的军队，除了短剑以外，一律不要携带其他任何武器。就在那些日子之后的 20 天，[②] 命令波斯全军从各个方向攻城，把两支波斯军队分别部署在所谓拜鲁斯城门和基西亚城门的前面。因为我已料到，由于我取得如此成功，巴比伦人必定对我深信不疑，他们甚至会把他们城门的钥匙交给我。接下来，对于我和我的波斯战士来说，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了。”[③]

[Ⅲ.156] 佐皮鲁斯留下这些指示，然后跑向巴比伦城门，他一边跑一边不断地转身向后看，仿佛他真的是一个逃亡者。城上塔楼里担任警戒任务的哨兵看到了他，赶快跑下来，把城门打开一条缝，问他是何许人，来这里有何公干。佐皮鲁斯回答说，他是佐皮鲁斯，是从波斯人那边逃跑到他们这里来的。门卫听到这番话，就立即把他带到城市的官员那里去了。佐皮鲁斯被带到会场上，他在那里开始讲述他的不幸遭遇，告诉他们大流士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残害他的。其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看到攻克巴比伦无望，因而曾建议国王停止围攻。他接着对他们说：“巴比伦人啊，现在我来你们这里，是要证明此行对于你们而言是最大的收获，而对于大流士而言则是最惨重的损失。可以肯定，他这样残害我，也是必将遭受惩罚的。老实说，我对他的全部作战部署，都是很清楚的。”佐皮鲁斯就是这样说的。

[Ⅲ.157] 当巴比伦人目睹这位最尊贵的波斯人这副惨相，看到他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而全身又被抽打得血痕累累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怀疑佐皮鲁斯所说的话，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盟友，是来帮助他们的。因此，他们准备答应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当他提出给他一哨人马归他指挥的请求后，他们就给他划拨了一支军队；得到了这支军队后，他就可以按照他和大流士事先的约定行事了。在他“逃跑”的第 10 天，他率领这支巴比伦的军队出击，包围并且全歼了大流士按照约定部署在那里的第一批 1 000 名士兵。巴比伦人看到他英勇善战，名副其实，真是大喜过望，因此他们准备把其他的事务也交由他安排。等到第二次约定的日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62 页。——译者注

② 指过了 10 天、7 天、20 天之后的第 20 天。——译者注

③ 有的学者认为佐皮鲁斯的“苦肉计”纯属虚构。事实上，这段记载的细节虽未尽可信，但其史料价值依然是不可轻易否认的。——译者注

子到期之后，他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兵出击，全歼这支 2 000 人的军队。当他第二次荣立战功时，人人都对佐皮鲁斯赞不绝口。然而，等到第三次约定的日子到期之后，他指挥他的军士进入预定地点，他们在那里把大流士手下的 4 000 名士兵悉数杀死。最后一场胜利使他权力骤增，佐皮鲁斯遂成为巴比伦人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因此，他们让佐皮鲁斯担任巴比伦全军的总指挥，把各城门的钥匙也都交由他掌握。

[Ⅲ.158] 现在，当大流士按照约定的安排从四面八方向巴比伦发起总攻的时候，佐皮鲁斯的真实面目就显露无遗了。当巴比伦全城人民都登上城墙，全力抗击大流士的围攻的时候，他却打开了基西亚和拜鲁斯两座城门，把城外的敌军放进了城内。那些看到佐皮鲁斯变节行为的巴比伦人，逃到宙斯·拜鲁斯的神庙里面去；那些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人则都还在坚守阵地，直到他们也得知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Ⅲ.159] 这样，巴比伦城就第二次被攻陷了。大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摧毁了城墙，拆除了所有的城门；这两件事是居鲁士在攻下巴比伦时所没有做过的。接着，他查出巴比伦市民当中为首的 3 000 人，把他们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其他的人，他允许他们继续留住巴比伦。随后，既然大流士不希望巴比伦人因此而断子绝孙（如前所述，他们为了节省粮食而把他们的妻子都掐死了），因而他下令其他民族为他们提供妻子。凡是与巴比伦尼亚相毗邻的每一个民族，都要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去，这样她们加在一起的总数不下 5 万人。这些妇女就是现在巴比伦城市居民的母亲。

[Ⅲ.160] 在大流士看来，佐皮鲁斯的功勋在波斯人当中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当然不包括居鲁士在内——居鲁士是任何波斯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据说，大流士多次宣称，他宁可不要 20 座巴比伦城，也不愿让佐皮鲁斯如此地残害自己。大流士是非常敬重佐皮鲁斯的，每年他都把波斯人认为最贵重的礼物赐赠给他，让他终身统治巴比伦并且无须纳贡；此外，他还授予佐皮鲁斯其他许多特权。这位佐皮鲁斯，就是在埃及指挥波斯驻军与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作战[①]的麦加毕佐斯的父亲；而从波斯人投靠到雅典人那里去的那位佐皮鲁斯，则是麦加毕佐斯的儿子。

---

① 据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的记载，公元前 460 年，在埃及爆发了大规模反波斯暴动，暴动者向雅典人求援。雅典派出约 200 艘战舰（约 6 万人）的一支大军由海上溯尼罗河河道而上。开始阶段，雅典人攻城拔寨，节节胜利。后来，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公元前 464～前 424 年在位）派遣佐皮鲁斯之子麦加毕佐斯和阿塔巴佐斯统率 30 万大军、300 艘战舰前往埃及，雅典人方面的形势急转直下。公元前 454 年，波斯军队最后击败雅典人，致使雅典人几乎全军覆灭。远征埃及的惨败，给波斯战争之后雅典的对外扩张以沉重的打击。参阅：修昔底德：Ⅰ.104～110；狄奥多鲁斯：Ⅺ.75～77。——译者注

第四卷　麦尔波门涅*

[Ⅳ.1] 大流士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又统兵出征斯基泰亚。[①] 亚细亚人口众多，国库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大流士就一心只想对斯基泰人进行复仇，因为他们曾经侵入米底，打败了前来迎击他们的军队，就这样惹下了祸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②] 斯基泰人曾经连续统治整个上亚细亚[③]达 28 年之久。他们是因为追踪金麦里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摧毁了米底人的霸国，米底人在这之后又重新取得统治权。当斯基泰人阔别 28 年而重返故土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麻烦，其棘手的程度和同米底人作战相差无几。他们发现，有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准备抗击他们的回归。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基泰的妇女们看到自己的丈夫们长期不回家，已经和她们的奴隶们同居了。

[Ⅳ.2] 斯基泰人为了准备他们饮用的奶，而把他们所有的奴隶都弄成了瞎子。[④] 他们是这样挤奶的。他们把一种酷似乐笛的骨管，插入牝马的阴户，然后一些人用嘴向骨管里吹气，另一些人在那边挤奶。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吹气可以使牝马的血管膨胀，因而牝马的乳房就不得不低垂下来。他们把挤出来的马奶倒入一个深深的木桶里，旁边站着那些瞎眼的奴隶，由他们来摇动桶里的马奶，里面的马奶在不断地搅动下旋转起来。浮在面上的部分被认为是奶中精华而取出来，下层部分被认为是马奶中不大珍贵的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基泰人才把他们在战争取得所有俘虏的眼睛都弄瞎。斯基泰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是耕地的农民，而是游牧民族。

[Ⅳ.3] 因此，当这些奴隶和斯基泰的妇女们同居所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并且得知他们的身世之后，他们就决定抗击那些从米底归来的军队。首先，他们从塔乌利山到宽阔的麦奥提斯湖[⑤]之间挖掘了一条宽宽的壕沟，以切断由其他地区通向本土的路径。之后，在斯基泰人试图强行突入的时候，他们就出兵和他们交

---

* 麦尔波门涅（Melpomene，希腊文 Μελπομένη，意为“歌唱者”），歌唱女神，后来成为司悲剧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覆头巾，戴葡萄叶冠，身穿剧装斗篷，足蹬厚底靴，一手执悲剧面具，一手执短剑或棒槌。——译者注

① 大流士这次出征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 512 年。尽管本卷第 1～144 章与希罗多德的主题关系不大，但这使我们得到了对未开化民族研究的最早的重要史料。

② 参阅：Ⅰ.106、130。——译者注

③ 这里指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地带。——哥译本注

④ 希罗多德这里的意思是说，把奴隶的眼睛弄瞎以防止他们偷窃奶中精华。关于瞎眼奴隶的故事，可能是源自斯基泰人对奴隶的某种称呼，不过被希腊人误解了。——哥译本注

⑤ 即亚速海。——哥译本注

战。经过多次交锋，斯基泰人没有取得丝毫优势，最后他们当中有一人对大家说："斯基泰人啊，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正在同我们的奴隶作战。如果我们阵亡了，我们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他们阵亡了，那么我们的奴隶就会减少。请采纳我的建议吧——把长枪和弓箭抛到一边，我们每个人都手持马鞭，和他们进行肉搏吧。只要他们看到我们手持兵器，他们就自以为是和我们身份相同、勇气相当的人；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手里只有马鞭而没有任何兵器，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奴隶，这样他们在我们面前就会落荒而逃了。"

[Ⅳ.4] 斯基泰人听从了这个意见，并且付诸行动。他们的奴隶对他们的行动大为惊骇，以致失去战斗力，立即落荒而逃。这样，斯基泰人在统治亚细亚一个时期以后，他们在被米底人驱逐出境之后，又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定居于他们的故乡。他们对亚细亚的侵袭活动，使大流士很想对他们加以报复，大流士纠合军队去讨伐斯基泰人，目的就在于此。

[Ⅳ.5] 斯基泰人自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民族。他们本民族的传说是这样讲述的。生活在他们境域内的第一个男人名叫塔吉塔乌斯，在他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漠。相传这个人是宙斯和波里斯提尼[①]的一个女儿所生——虽然传说如此，但是我是不相信这个传说的。塔吉塔乌斯身世就是这样，他有三个儿子，雷波克赛斯、阿波克赛斯和科拉克赛斯。三子中最年轻的是科拉克赛斯。传说在他们统治时期，有四件器具从天而降，这些器具都是用黄金制造的，它们是金犁、金轭、金战斧和金酒杯。他们三人当中的长兄首先看到了，他想前去拾取它们，但是当他走近这些器具时，黄金开始燃烧起来。因此，他只好躲到一边去了；随后第二位兄弟走上前来，也想试试，结果黄金也燃烧起来了。这说明这些金器拒绝了两位兄长。最后，等到最年轻的弟弟走上前来，黄金的燃烧却立即停止了。于是，科拉克赛斯就捡起了这些黄金器具，把它们带回家了。他的两位兄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一致同意把整个王国都交给最年轻的弟弟。

[Ⅳ.6] 据说，斯基泰人当中被称为奥卡代伊族人就是长兄雷波克赛斯的后裔；所谓卡提亚利族人和特拉斯皮族人则是次兄阿波克赛斯的后裔；被称为帕拉莱泰族即斯基泰人的王族，则是幼子科拉克赛斯的后裔。整个民族就是根据他们一个国王的名字而统称为斯科洛提人（Scoloti）。然而，希腊人称呼他们为斯基泰人。

[Ⅳ.7] 这是斯基泰人关于他们本民族起源的说法。他们还说，从他们的第一任王塔吉塔乌斯算起，到大流士前来侵犯他们的国土期间，这段时间不多不少刚好是 1 000 年。王族的斯基泰人[②]一直极其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些神圣的金器，

---

① 即第聂伯河（注入黑海）。——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为"历任国王"。——译者注

每年他们都向它奉献大量的牺牲以示纪念。在节庆期间，如果看护这些金器的人在露天地里睡着了的话，那么（斯基泰人说），这个人是肯定活不过当年的。他们说，正因为如此，人们给看护者划出一块足够他一天之内能够乘马巡行的地方。斯基泰亚的地域非常广袤，科拉克赛斯让他的三个儿子各自建立了一个王国，而其中一个王国比另外的两个都大些，金器就由这个最大的王国保存着。据说，在斯基泰亚的上方，即在斯基泰亚以北的地方，由于有大量的羽毛从天而降，[①] 因而人们无法去那里实地观察。大地和天空到处都飞舞着这种羽毛，因而也就使得人们无法用肉眼的观察来描述那个地方了。

[Ⅳ.8] 以上就是斯基泰人关于他们民族以及关于他们以北的地方的说法。然而，居住在黑海地区的希腊人却持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说法，赫拉克利斯驱赶着格里奥涅斯的牛到达现在斯基泰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格里奥涅斯居住在黑海之外，[②] 在赫拉克利斯柱以外的大海上，离加狄拉[③]不远、希腊人称之为爱里赛亚的岛屿，在赫拉克利斯柱（直布罗陀）以外的地方。关于奥开阿努斯，有人说，它发源于东方，是环流全世界的；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证实这个说法的证据。[④] 赫拉克利斯从那里来到现今被称为斯基泰亚的地方。由于在这里遭遇风暴和严寒，他就披着他的狮子皮很快入睡了，当他睡着的时候，从他的战车上解下来的正在吃草的牝马，却奇怪地失踪了。

[Ⅳ.9] 赫拉克利斯一觉醒来，就去寻找他的那几匹牝马，他找遍了那个地方各个角落，最后来到一个被称为“林地”的地方。[⑤] 他在那里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种怪物，一种介乎于人和蛇之间的生物，她在腰部以上是女儿身，腰部以下则像是一条蛇。他非常惊讶地打量着这个怪物；尽管如此他还是问她，是否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那些迷了路的马。她对赫拉克利斯说，“没错，这些牝马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是如果你不和我发生关系的话，我是决不同意把马还给你的。”于是，为了取回自己的牝马，赫拉克利斯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然而，随后她总是敷衍他，拖延归还马匹的时间，目的是尽可能长久地使赫拉克利斯与她在一起。另一方面，赫拉克利斯却只想取了牝马随即离开。最后，她把牝马还给了他，并且对赫拉克利斯说：“当你的这几匹牝马因迷路而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是为了你才救了它们的；而今你对我也给了奖赏，因为我在肚子里怀有你的三个儿子。因此，请你告诉我，当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向他们交代？你是希望他们住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女王，还是希望我把他们打发到

---

① 希罗多德在Ⅳ.31解释说，所谓的羽毛就是雪花。

② 指黑海以西。——译者注

③ 现在的加的斯（Cadiz）。

④ 希罗多德认为地球的东部和北部的边界是未知的，通常的看法认为陆地被大海围绕的，这种看法只是一种猜测，缺乏确凿的资料予以证实。

⑤ 原文是海莱亚（Hylaea），意为“林地”（Woodland，音译“武德兰”）。据近代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第聂伯河下游左岸那些富产林木的地方。——译者注

你那里去呢?”据他们说，她是这样问的，而赫拉克利斯是这样回答的：“当你看到这些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照我所说的去做，便可以保证你不会出错。你注意观察他们，如果你发现其中有谁能够像我现在这样拉开这张弓，并且把腰带这样地绕在自己身上，那就选择他留在这片土地上；其他那些做不成这件事的，就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吧。你照我说的去做，你很快就会使自己得到快乐的。”

[Ⅳ.10] 于是赫拉克利斯拉开了他的一张弓——赫拉克利斯此前一直是背着两张弓的，并且告诉她怎样系腰带；然后把弓和腰带交到她手里。这条腰带的扣子上镶有一只小金杯。赫拉克利斯在把这些东西交给她之后，就离去了。在她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位女子才第一次给他们取了名字。其中，一个名叫阿伽塞尔苏斯，第二个叫做格洛努斯，而最年幼的那个儿子叫做斯库塞斯(Scythes)。这时候，她想起了赫拉克利斯对她的指示，于是她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她的两个儿子，阿伽塞尔苏斯和格洛努斯，因不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母亲就打发他们离开了故土；最年轻的斯库塞斯却顺利完成了任务，因而得以留下来。后来斯基泰的历任国王都是赫拉克利斯的儿子斯库塞斯的后裔；而且由于这条腰带上镶有金盏，所以时至今日斯基泰人还在他们的腰带上挂着小杯。这是斯库塞斯的母亲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以上就是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希腊人的说法。

[Ⅳ.11] 我现在要讲的是另一种不同的传说。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比其他说法更为可信。根据这种说法，游牧的斯基泰人曾经居住在亚细亚，他们在与马撒盖泰人交战中遭到挫败，于是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①，逃入金麦里亚人的境内。斯基泰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以前就是金麦里亚人的土地。斯基泰人进军的时候，金麦里亚人得知大兵压境，于是他们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王族的意见更加英勇无畏。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撤离，以避免与如此强大的一支大军相对抗，但是王族主张要坚守阵地，保卫国家，抗击侵略，战斗到底。由于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让步，② 其中一些人决意要撤离，从而把自己的国土拱手让给入侵者；但是另一些人，他们想到自己在故土上的幸福时光，也料想到如果他们逃离祖国的话，将会遭到怎样的厄运，于是他们认为与其逃跑，毋宁战死在故土上，至少自己还可以被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双方既然都决意如此，金麦里亚人于是分成了两派，双方人数都不少，一场混战开始了。最后王族一方全部被杀死了，金麦里亚的平民就把他们埋葬在泰拉斯河的河畔，他们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之后，其他的金麦里亚人就撤离了他们的国土。斯基泰人来到这里，占领了空无人烟的国土。

---

① 这里的阿拉克塞斯河似乎指的是伏尔加河。

② 哥译本这句话译为：“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对方所说服，平民不能为王族所说服，王族也不能为平民所说服”。——译者注

[Ⅳ.12] 时至今日，在斯基泰亚，还残留着金麦里亚人的遗迹。[①] 这里有金麦里亚人的城墙，一个金麦里亚人的渡口，有一块叫做金麦里亚[②]的地方，还有一个称为金麦里亚的[③]。同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金麦里亚人为躲避斯基泰人而逃往亚细亚途中，确实也曾在现在希腊城邦辛诺普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建立过一个殖民地。事实很明显，斯基泰人是在追击他们，但是迷路了，从而误入米底境内。原来，金麦里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是斯基泰人在追击过程中，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山行进的，因此走向内陆，进入了米底的领土。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希腊人还是在异族人当中，都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Ⅳ.13] 普洛康涅苏斯[④]当地人凯斯特罗比乌斯的儿子阿里斯提亚斯，在他的诗里说，当时他自己在佛布斯神的感召下，径直来到了伊塞冬斯人的境域。在伊塞冬斯人的上方，居住着阿里玛斯皮人，即独眼人；[⑤] 而在他们居住地的那边还住着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而在这些人的居住地以远的地方，则居住着海珀伯利亚人，其领地一直延展到大海。除了海珀伯利亚人以外，所有这些民族，首先是阿里玛斯皮人，都从不间断地和毗邻的民族交战。于是，伊塞冬斯人被阿里玛斯皮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土，斯基泰人又被伊塞冬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⑥]沿岸的金麦里亚人，也在斯基泰人的进逼之下而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因此，即使阿里斯提亚斯关于这个地方的说法，也与斯基泰人的说法有所不同。

[Ⅳ.14] 我前面已经提到这位写诗述及这些事情的阿里斯提亚斯的出生地了。现在我叙述一下我在普洛康涅苏斯和库济库斯所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故事。他们说，阿里斯提亚斯出生于这个岛屿上身份最高贵的家族。一天，他进入当地的一家漂布店，突然倒下去就死在那里了。于是，漂布匠把他的店门关上，跑去告诉死者的亲属所发生的事情。阿里斯提亚斯死亡的消息传遍了全城。这时，新近从阿塔凯[⑦]来的一个库济库斯人，认为这个消息纯属谣言，他证实，他去库济库斯途中遇到了阿里斯提亚斯，并且还和他说过话。因此，他一口咬定这个消息是谣言。然而，这时，死者的亲属带着下葬时所需的各种东西来到了漂布店，准备把遗体运走。但是，在打开店门的时候，阿里斯提亚斯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可是，在那件事发生的7年之后，他们告诉我，说阿里斯提亚斯再次在普洛康涅苏斯出现，并且创作了希腊人称之为阿里玛斯菲娅的叙事诗。这之后，他就第二次失踪了。这是流传在这两个城市里的故事。

---

① 希罗多德通过考察历史遗迹，来证实和复原过去的历史，看来这是他熟知的一种史学方法。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06页。——译者注

② 克里米亚（Crimea）因金麦里亚人而得名。

③ 博斯普鲁斯博斯普鲁斯海峡相当于“金麦里亚的海峡”。——译者注

④ 普洛康涅苏斯是一个岛屿，即现在的马尔马拉岛，马尔马拉海即因该岛而得名。

⑤ 参阅：Ⅲ.116。——译者注

⑥ 这里南海指黑海，以便与北海区分开来。根据阿里斯提亚斯的说法，北海岸边住着海珀伯利亚人。

⑦ 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库济库斯的海港。——哥译本注

[Ⅳ.15] 据我所知，在阿里斯提亚斯第二次失踪的240年之后，意大利的麦塔蓬提昂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年代是我通过比较普洛康涅苏斯和麦塔蓬提昂两地所得到的资料而得出来的。麦塔蓬提昂人确认，阿里斯提亚斯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并且命令他们修建一座祭坛，以纪念阿波罗神，在祭坛旁边树立一座雕像，上面刻上普洛康涅苏斯人阿里斯提亚斯的字样。他告诉他们说："阿波罗神只到你们一个城邦访问，没有造访任何其他的意大利人；然而，当我和阿波罗神一起前来的时候，我可不是现在的外形，那时我的外形不过是一只乌鸦。"他说完这些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说，麦塔蓬提昂人随后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这个人的幻影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要他们照幻影所说的话去做，"因为这样做你们才有好运相伴"。他们得到了神的答复，就按照幻影的吩咐去做了。如今，在麦塔蓬提昂的市场上，在阿波罗神像的旁边，有一座上面刻有阿里斯提亚斯的名字的雕像，雕像环绕在月桂树丛中。关于阿里斯提亚斯，我就说这些了。

[Ⅳ.16] 关于我的历史这部分所涉及地方以北的区域，就没有人具备这方面的确切知识了。我还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是通过实地观察而熟知那里的情况的。即使是阿里斯提亚斯，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旅行者，也从未宣称他去过伊塞冬斯人以北的地方，甚至在他所写诗里也没有提及过。凡是涉及这些地方以北的地区的情况，他都说是伊塞冬斯人如此这般地告诉他的。但是，凡是通过最可靠的调查研究而获取的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只要我能得到，我就会毫不保留地讲述出来的。

[Ⅳ.17] 在波里斯提尼人的商埠——它地处斯基泰亚整个沿海地带的正中央——以北，居住在那个区域的第一个部族是卡里皮代人，属于希腊·斯基泰族。[①] 与他们毗邻的居住在内陆的，是另一个被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族。这两个部族在其他方面和斯基泰人相似，只是他们要播种，以麦子为食，还食用洋葱、大蒜、扁豆、小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他们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②] 从这些人再往上方去，居住着纽利人。纽利人再向北，据我们所知，那里是无人居住的地带。以上这些是沿着海帕尼斯河流域，波里斯提尼河以西的诸族。

[Ⅳ.18] 跨过波里斯提尼河，由海岸向内地行进，首先进入武德兰的境域。在这些人的上方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居住在海帕尼斯河畔的希腊人则称他们

---

① 这些希腊的斯基泰人（Greek Scyths）或斯基泰的希腊人（Scythian Greeks，哥译本），大概是指混血的民族。其实，所有的斯基泰人，包括王族的斯基泰人，他们是不是血统纯正的，都是值得怀疑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08～309页。——译者注

② 斯基泰人的粮食贸易主要是在他们和希腊人之间进行的。希罗多德的记载表明，粮食种植范围主要在斯基泰亚的西部地区，在东部的部分地区，从波里斯提尼人到农耕的斯基泰人，他们种植粮食是用于销售。

为波里斯提尼人，但他们自称为奥尔比亚公民。由这些斯基泰人农耕者所居住的地方，向东走 3 日的路程便可到达一条名叫潘提卡佩斯的河流，[①] 向北的区域，溯波里斯提尼河而上可航行 11 日。从这里再向北则是大片无人居住的地方了。在这片荒地的上方，居住着康尼巴尔人[②]，他们自成一个民族，和斯基泰人迥然不同。从他们那里再向上去，就完全是荒漠地带了。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居住在那里。

[Ⅳ.19] 跨过潘提卡佩斯河，由农耕的斯基泰人居住区向东，我们就来到了游牧的斯基泰人地区，这些斯基泰人他们既不耕田，也不播种。整个地区，除了武德兰以外，都是没有林木的。这些游牧者居住的区域向东一直延展到戈尔鲁斯河，距离为 14 天的路程。

[Ⅳ.20] 在戈尔鲁斯河的对面，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诸部落人数最多，也最勇武，他们把所有的其他的斯基泰人部落都视为他们的奴隶。他们的领地范围向南一直延展到塔乌利人居住的地方，向东则是延伸到瞎眼奴隶的儿子们所挖掘的壕沟，以及位于麦奥提斯湖畔被称为克列姆尼[③]的商埠，而其领地的一部分伸展到塔奈斯河。[④] 在王族斯基泰人以北居住着的，是麦兰克莱尼族，[⑤] 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全然不同。在麦兰克莱尼族居住的区域以远的地方，据目前我们所知的情况来看，那里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

[Ⅳ.21] 过了塔奈斯河，就不再属于斯基泰亚的范围了。过河之后，首先进入的地区属于萨乌洛马泰人的地盘，他们的领地从麦奥提斯湖的凹槽状部分的底部开始，向北延展有 15 天的路程，在这片区域内树木全无，既无野生的，又无种植的。在他们的上方，第二个地区居住着布迪尼人，在他们居住区域内，到处林木茂密，品种繁多。

[Ⅳ.22] 在布迪尼人以北，首先是需要 7 天的行程才能穿过的一片荒漠地带。之后，再向东行进，就到达泰萨盖泰人居住的地区。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和其他民族迥然有别，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在这个区域内毗邻他们的另一个民族，被称为伊尔凯族。这个部族也是以狩猎为生的，狩猎的方式如下。在茂密的森林里，猎人先爬上一棵树，在那里埋伏着；他手里牵着一条狗，一匹马，他的马匹经过训练，俯卧在地上以方便猎人上马。猎人在树上注视着，当他看到可以猎取的目标时，他放箭射击；然后自己策马追击，猎狗也一直紧跟随在后面。过了他们居住的区域再稍稍向东，这里居住着斯基泰人的一个独特的部族，他们是在叛离了王族斯基泰人之后，移居到这些地方的。

---

① 希罗多德的描述至此都是相当精彩，下面的描述就开始有些失误了。

② Cannibals，意为“食人者”；可译为“食人族”。参阅：Ⅳ.106。——译者注

③ Cremni，意为“悬崖峭壁”（Cliffs）。它显然是位于亚速海的西海岸。——哥译本注

④ 即现在的顿河（the Don）。

⑤ Melanchlaeni，意为“穿黑衣者”（Black-Cloaks）；可译为“黑衣族”。——译者注

[Ⅳ.23] 以上我所说到的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区，都是平坦的原野，有深厚的土层；走出这些地区，就会进入崎岖不平和多石的地带。走过这一大片的崎岖不平的地带，就会见到居住在高山脚下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无论男女，从生下来开始都是秃头的；他们鼻子扁平，下颚很长。他们所讲的语言是他们特有的，而他们的着装是和斯基泰人完全一样的。这些人是以一种树木的果实为生的，这种树木名为“彭提康”，其树型与我们的无花果树大致相当，它的果实类似于豆子，里面有一个硬核。当这种果实成熟的时候，他们用布把其中黑色的浓汁挤压出来，当地人称这种黑色的浓汁为“阿斯忌”。他们直接用舌头舔食这种浓汁，或是把它添加到奶中饮用，他们把剩下来的果渣，掺到糕饼里面当肉食用。由于那里没有好的牧场，因而他们的羊为数甚少。他们每个人分别居住在一棵树下，在冬季，他们在树上覆盖一层不透水的白毡，到了夏季，就把它掀掉。没有人加害于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兵器。当他们的近邻诸族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是纠纷的化解者；而当一个人逃到他们那里请求庇护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了。这个民族被称为阿吉派伊人。

[Ⅳ.24] 从海岸直到我们所说的阿吉派伊人的居住地，我们做过全面的考察，对于居住这一带的各个民族，我们都是颇为了解的。因为有一些斯基泰人，有一些人经常穿行到他们那里，从他们那里是很容易得知一些情况的；而且，从波里斯提尼和黑海沿岸其他商埠出发的希腊人也经常去他们那里。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基泰人和当地人是借助于 7 名翻译，用 7 种语言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的。

[Ⅳ.25] 人们所知道的地方，就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关于在秃头族以远地区的居民的情况，没有人提供过可靠的记载了。崇山峻岭挡住了人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没有人曾经翻越过此山。根据这些秃头族人的说法（我觉得是不可信的），居住在这些山里的人们，他们的腿长得像山羊的腿；他们还说，翻过此山，那里居住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一年当中要睡半年。后面这个说法，我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在秃头族以东的地方，居住着伊塞冬斯人，而在这两个民族以北的地区的情况，除了他们所谈及的以外，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Ⅳ.26] 据说，伊塞冬斯人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们所有的近亲带着羊来到死者家里。他们杀羊献祭，在切割羊肉的同时，也把这家主人的父亲的肉切下来；然后把羊肉和人肉混在一起煮，大家在宴会上一起食用。对于死者的头颅，他们采取另外的处理方式：把头皮剥掉，擦拭干净，再镀上金。之后，它就成了这家人引以为荣的圣物，他的儿子们每年举行隆重的祭典，以纪念他父亲之死，这种情况就像希腊人为死者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宴一样。在其他方面，据说伊塞冬斯人是一个尊崇正义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妇女和男子具有平等的权力。关于这个民族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①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Ⅳ.27。——译者注

[Ⅳ.27] 关于这些地区以远的情况，仅有的知识是来自伊塞冬斯人的讲述。他们讲述过独眼族人和守护黄金的格里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斯基泰人从伊塞冬斯人那里听说的，然后再由斯基泰人转述给我们希腊人。于是，我们就称之为独眼族，即斯基泰语的阿里玛斯皮（Arimaspi）族。因为在斯基泰语当中，阿里玛（arima）的意为“一”，斯普（spu）意为“眼睛”。

[Ⅳ.28] 我们这里说到的这些地方在冬季都是极其寒冷的。在这些地方长达8个月的冬季里，到处都是滴水成冰，若不是点火烘烤，甚至是无法用水和泥的。大海结冰了，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为冰所封。在这个季节里，居住在壕沟里边的斯基泰人在冰上行军，他们的战车甚至从冰上驶过辛迪人的国土。在一年之中，除了8个月的冬季以外，剩下的4个月里气候也很凉。这里的冬季和其他任何地区的冬季都不一样；在冬季是应该下雨的雨季，但在斯基泰亚就鲜有降雨，可是到了夏季，这里却又降雨不断；在一年之中，其他地方打雷的季节，在斯基泰听不到雷声，这里只在夏季打雷，而且雷声很大。① 如果在冬天听到雷声，他们会感到诧异，以为这是某种预兆。同样，在斯基泰亚，如果发生了地震，无论是发生在冬季还是夏季，人们都会把它看成一种预兆。斯基泰人的马非常耐寒，但是那里骡子和驴却没有那么耐寒了；而在其他地方，骡子和驴非常耐寒，但是马如果站着不动就会被冻伤。

[Ⅳ.29] 在我看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斯基泰亚的牛是不长角的。荷马在《奥德赛》里有一句诗，可以为证：

> 利比亚，也是羊羔出生不久就长角的地方。②

诗人的意思是说，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畜类的角早早地长出来了；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畜类要么不长角，要么长起来很缓慢——其原因就在于寒冷。

[Ⅳ.30] 在这里，我必须说出我的疑惑之处——从我的历史一开始我就总想把这故事穿插进来——即在爱利斯，那里并不怎么冷，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但那里从来就没有骡子出生。据爱利斯人说，他们那里不生骡子是由于一次诅咒所致。③ 他们的习惯是，每当牝马临近发情期的时候，他们就把牝马赶到邻邦的境内，再把驴也赶到那里让它们交配；等到牝马怀孕之后，他们再把它们赶回爱利斯。④

---

① 希罗多德在这里显然是把斯基泰亚的气候与他最熟悉的希腊地区的气候相比较的。——译者注

② 荷马：《奥德赛》，Ⅳ.85。

③ 据普鲁塔克（《道德论集》，303）和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Ⅴ.5.2）记载，爱利斯之王奥诺玛乌斯（Oenomaus）由于爱马，因而反对马和驴杂交，他诅咒人们饲养骡子。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13页。——译者注

④ 希氏这里所述有些让人费解，因为他似乎并未说明爱利斯为什么无骡子出生。——译者注

[Ⅳ.31] 至于斯基泰人所说的那些漫天飞舞的羽毛，它使得人们不能进入到大陆北部的地方，甚至无法到那些地方去亲眼看看。① 我的看法是，在斯基泰亚以北，是一年到头都下雪的。当然，夏季的雪肯定比冬季要少些。下雪的时候，雪花飞舞，形同羽毛；任何见过下大雪的人，都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这些北方地区之所以无人居住，原因就在于这里冬季的严寒。我认为，斯基泰人在和他们的邻人说起漫天飞舞的羽毛时，那是因为他们把雪花比喻为羽毛了。以上所述，就是所有关于这片大陆最偏远地区的情况。

[Ⅳ.32] 至于海珀伯利亚人，无论是斯基泰人，还是这些地方的其他居民都没有提及，只有伊塞冬斯人说起过。但是在我看来，甚至伊塞冬斯人也等于什么都没说。否则，斯基泰人也会重复他们的说法，就像他们提到独眼族人一样地提到他们了。但是，赫西俄德曾提及海珀伯利亚人，荷马在他的诗《爱皮哥尼》② 里，如果它真是荷马的作品的话，也提到过海珀伯利亚人。

[Ⅳ.33] 但是，关于海珀伯利亚人，提洛岛人所讲的故事是最多的。③ 他们宣称，某些裹在麦秸里的祭品，就是从海珀伯利亚人那里被带到斯基泰亚来的。斯基泰人接受了这些祭品，并且把他们传递给西边的邻人，邻人继续西传，最远到达亚得里亚海。斯基泰人从那里又把祭品向南传送，到达希腊后，首先接受祭品的是多多纳人。多多纳人从那里传递到玛里亚湾，再从那里渡海到优波亚岛，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一直到达卡利斯图。之后，卡利斯图人未经安德罗斯，直接传递到泰诺斯，而泰诺斯人最后把它们带到了提洛岛。以上是根据提洛岛居民所说，这些祭品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到达提洛岛的。他们说，海珀伯利亚人在第一次送祭品的时候，他们派了两名少女携带祭品，这两名少女的名字分别为海波洛切和劳迪凯；同时，海珀伯利亚人为了保护二人的安全，他们还派出了五人护送她们，提洛岛居民称这五名护送人员为伯佛列耶斯，④ 他们在提洛岛是很受尊敬的。后来，海珀伯利亚人发现他们派出去的使者都没有回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是对失踪的使者负有责任的。于是，他们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祭品用麦秸裹起来，带到边境地带，然后请求他们的毗邻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那里去，就这样连续传递，最终送抵提洛岛。我本人知道与此相类似的一种风俗，色雷斯和派奥尼亚的妇女在向王家的阿尔特密斯献祭的时候，她们也总是把麦秸和祭品一起奉献的。根据我掌握的知识，我能够证明的就是如此。

---

① 参阅：Ⅳ.7。——译者注

② 这首诗歌讲述七雄攻打底比斯的结局的故事，也被归于荷马名下。——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于神庙的传说。提洛人讲述的关于海珀伯利亚人的故事，成为远古时期由欧洲北部到欧洲南部商路存在的一个重要佐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波罗的海运销到爱琴海地区的琥珀。据考证，这条被称为“琥珀之路”的商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存在，西线“琥珀之路”沿莱茵河穿过高卢抵达地中海。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14～315页。——译者注

④ 伯佛列耶斯似乎是阿尔特密斯的别称。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15页。——译者注

[Ⅳ.34] 海珀伯利亚人派出来的少女死在了提洛岛。为了纪念她们，提洛岛的少女和少男都剪掉了他们的头发。女孩在结婚之前，先剪下一缕头发，把这缕头发缠绕在卷线杆上，把它放在海珀伯利亚少女的墓前。她们的墓位于阿尔特密斯神庙入口的左手，一棵橄榄树笼罩在它的上方。提洛岛的男孩们则把他们的头发缠到一种草上，像女孩们一样，他们也把它放在海珀伯利亚少女的墓前。提洛岛居民就是这样对这两位少女表示尊敬的。

[Ⅳ.35] 他们还说，在海波洛切和劳迪凯来到提洛岛之前，由同样路径来到提洛岛的，还有另外两名海珀伯利亚少女，她们的名字分别是阿格和奥皮斯。海波洛切和劳迪凯来这里为埃雷苏伊亚女神①献祭，是为她们的顺产来还愿的；但是阿格和奥皮斯，是和提洛岛诸神②同时来到的，提洛岛居民对她们的尊敬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原来，提洛岛的妇女以阿格和奥皮斯的名义募集祭品，在吕基亚人奥伦为她们创作的赞美歌里呼唤她们的名字；而其他海岛上的居民，甚至是伊奥尼亚人，也都是从提洛人那里学会了唱奥皮斯和阿格的赞美歌的。这位来自于吕基亚的奥伦，他在提洛岛还创作了其他古老的赞美歌。提洛岛的居民还说，人们把在祭坛上烧过的牺牲的股骨的骨灰，撒到奥皮斯和阿格的墓上。她们的墓地在阿尔特密斯神庙的后面，朝向东方，距离凯奥斯人的宴会厅最近。关于海珀伯利亚人的事情，我也没有更多要说的了。③

[Ⅳ.36] 至于阿巴里斯的传说，我将不作任何评述。据说，阿巴里斯是一位海珀伯利亚人，他从不进食，带着他的箭周游全世界。然而，如果有极北居民存在，那么也肯定有极南居民存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④ 就我而言，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绘制世界地图，但没有一个人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在他们的笔下，大地像一个圆盘，就像圆规画的那么圆，⑤ 四周则环绕着奥开阿努斯⑥，而且亚细亚和欧罗巴的面积正好相等。我现在就简明扼要地说明真实情况，明确一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实际范围，描述一下它们的轮廓。

[Ⅳ.37] 波斯人所居住的区域延伸到南海或者红海；在他们的上方即北方是米底人居住的区域；米底人以北居住着萨斯皮列斯人，萨斯皮列斯以北则是科尔基斯人，他们居住的区域一直延伸到法希斯河所注入的北海⑦。以上这四个民族正好分布于两海之间。

---

① 这位女神保佑产妇安全、顺利地生孩子。——译者注

② 可能是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哥译本注

③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36。——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虽然不断对当时流行说法提出挑战，但还是无法摆脱之。当时流行的地理学观念认为大地各部分是对称的、平行的。

⑤ 希氏在这里很可能是专门影射赫卡太欧斯。他嘲笑的并不是人们认为世界有如圆球的观念，希腊人尚未对此提出质疑，而是嘲笑人们对地球表面陆地的形状的错误认识。

⑥ 参阅：Ⅱ.21 注。——译者注

⑦ 这里指黑海；在Ⅳ.42 的“北海”，是指地中海。——哥译本注

[Ⅳ.38] 现在我要描述的，是这些民族以西的情况，这里有两个半岛从大陆突入海中。其中一个半岛，其北边以法希斯河为起点一直突出到海里，沿着黑海和赫勒斯滂而伸展到特洛伊境内西格昂地方；南边以毗邻腓尼基的米利安德罗斯湾为起点，向海里伸展直到特里奥皮昂海角。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着 30 个不同的民族。

[Ⅳ.39] 另一个半岛从波斯人居住的区域开始突入红海，首先是包括波斯在内，其次是相邻的亚述，接着是相邻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半岛的终点是在阿拉伯湾[①]——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掘过一条运河通到那里。在波斯和腓尼基之间，是一片宽阔广大的区域，我现在所描述的这个半岛从腓尼基开始，沿着我们的海，[②] 经过巴勒斯坦·叙利亚，直到它的终点埃及。在这个半岛上，仅仅居住着 3 个民族。[③] 波斯以西，属于亚细亚的地方就包括这两个区域。[④]

[Ⅳ.40] 在波斯人、米底人、萨斯皮列斯人和科尔基斯人居住的地区以东及朝向日出之处，亚细亚的南侧是沿红海之滨，北侧是沿里海和向着日出之处流去的阿拉克塞斯河。由此一直延展到印度，这些地方都是有人居住的区域，但是从那里再往东去就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那是一块怎样的地方。这就是亚细亚的轮廓，以及亚细亚的范围。[⑤]

[Ⅳ.41] 利比亚是属于上面提及的区域之一，它毗邻着埃及。在埃及，这个半岛一开始的部分是狭窄的，从我们的海到红海的距离不超过 10 万寻，或者说 1 000 斯塔狄亚。[⑥] 但是，穿过这个狭窄的区域，由半岛延伸出去的被称为利比亚的那个区域是非常宽阔的。

[Ⅳ.42] 在我看来，人们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利比亚、亚细亚和欧罗巴三个洲，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三个洲相差太大。欧罗巴的长度相当于其他两洲之和；欧罗巴的宽度，在我看来，也是亚细亚和利比亚加起来都无法相比的。我们知道，除了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以外，利比亚四周都是为海所环绕的。最早发现这个事实的，是埃及的国王尼科。[⑦] 他中止了挖掘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⑧] 随后就派遣腓尼基人分乘多艘舰船下海起航，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赫拉克利斯柱，沿北海[⑨]返回埃及。于是，腓尼基人从红海起航，从海上前往南方的

---

① 这里指红海。——译者注

② 爱琴海。——译者注

③ 即亚述人、阿拉伯人和腓尼基人。

④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40。——译者注

⑤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41。——译者注

⑥ 约合 185 千米。——译者注

⑦ 从尼科下令腓尼基人绕过赫拉克利斯柱，环绕非洲航行这一事实来推断，非洲的形状已为人所知，并且这并非首次环非洲航行。希罗多德对此次环航行持怀疑态度。因为水手们返回途中，在向北航行时看到太阳从他们的右手升起，但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绕过了好望角，完成了这次航行。

⑧ 参阅：Ⅱ.158～159；王译本，上册，第 281 页。——译者注

⑨ 这里指地中海。——译者注

海洋。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无论航行到什么地方，都要靠岸登陆，在那里播种谷物，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候；在收割了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整整两年过后，到了第三年，他们途径赫拉克利斯柱，圆满完成航海任务而返航了。他们回来以后宣称——我是不相信有这回事的，也许别人会相信——他们在海上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在他们的右手。① 就这样，人们首次了解到利比亚的范围。

[Ⅳ.43] 其后，腓尼基人中的迦太基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进行了同样的航海活动。因为阿赫明尼斯家族的泰亚斯皮斯的儿子萨塔斯皮斯虽然被派出去环利比亚航行，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任务。由于他担心航程遥远，惧怕旅途的寂寞，因而没有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就返航了。原来，他奸污了麦加毕佐斯的儿子佐皮鲁斯的未出嫁的女儿，国王薛西斯因此而准备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萨塔斯皮斯的母亲，即大流士的姐妹求国王饶恕他，说她将使他受到比薛西斯准备给予他的惩罚还要严重的惩罚。她说，她强令他环航利比亚，这次航行要从阿拉伯湾返回埃及。② 薛西斯表示同意，于是萨塔斯皮斯就去了埃及，在那里他搞到了一条船，配备了船员，向赫拉克利斯柱驶去。他在穿过了赫拉克利斯柱，绕过了被称为索罗埃斯的利比亚海角后，继续向南航行。但是他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大海上航行，走过了大片海域，却还是看不到边际，于是他便折向返航回埃及了。随后他去了波斯王宫，向薛西斯报告他航海的情况，说他航行到达最远的地方，那里的岸上住着矮人族，人们穿着衣服是用枣椰子树的叶子编织成的。每当他和他的舰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离开他们的城镇，而逃到山里去了；然而，他和他的手下没有做任何坏事，只是进入当地人的城镇劫取了他们的一些家畜。③ 他说，他之所以未能完成绕行利比亚的任务，是因为舰船受阻，无法继续前行了。但是，薛西斯并不相信萨塔斯皮斯所作的解释；因此，既然指定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薛西斯还是下令执行原先给他的惩罚，把萨塔斯皮斯给钉死了。萨塔斯皮斯有一名太监，④ 这个人得知主人的死讯后，就立即带上主人的大部分财产，逃往萨摩斯。在那里，一位萨摩斯人扣留了所有这些财富。我当然知道这位萨摩斯人的名字，只是我在这里不想说出来罢了。

---

① 绕行非洲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希罗多德对此所作的否定反而证明它的真实性。因为舰船绕过好望角西行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而非罗林森所注说的“日出”之时）就在其右手。希罗多德习惯于从北半球的角度思考问题，故而认为那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18页。——译者注

② 即和腓尼基人绕行的方向相反。——译者注

③ 在奴隶制时代，人们把劫掠当做正当的行为，正常的营生；修昔底德（Ⅰ.6～8）指出，在地中海各地海上和陆上的劫掠活动曾经都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56a40）中，也把海上劫掠与农牧渔猎并列为人类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译者注

④ 看来，不只是在波斯王宫里，在贵族和大臣家里也有太监。——译者注

[Ⅳ.44] 大流士是亚细亚的大部分地方的发现者。大流士很想知道印度河（这条河是世界上第二条出产鳄鱼的河流）的入海口在什么地方，于是他派出了一大批人，并且相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其中包括卡利安达的斯基拉克斯，命令他们乘船顺河而下。从帕克提伊克地区的城镇卡斯帕提鲁斯出发，顺河东下，直奔大海；而到达海上之后，又从海上折向西行。他们在出航的第 30 个月，到达了前面所述的埃及国王派遣腓尼基人环绕利比亚的出发地。在这次航行完成之后，大流士就征服了印度人，[①] 并且开始利用那一带的海域。这样，除了极东的部分区域之外，整个亚细亚的境况是类似于利比亚的。

[Ⅳ.45] 但是，关于欧罗巴的边界却根本无人知晓，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它的东边或者北边是不是为大海所环绕，人们知道它的长度肯定相当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原本是一整块大地却取了 3 个名字，而且还都是妇女的名字；我同样不解的是为什么埃及的尼罗河与科尔基斯的法希斯河被定为它们的边境线（而根据另外一些人的说法，麦奥提斯湖的塔奈斯和金麦里亚的渡口[②]是它们的界限）；我也说不出把世界划分为三大洲那些人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取的这些名号。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利比亚的名字取自于当地一个叫利比亚的妇女，而亚细亚则是因普罗米修斯的妻子而得名的。然而，吕底亚人却宣称，亚细亚并非因为普罗米修斯的妻子亚细亚而得名，而是因科提斯之子、曼涅斯之孙亚细耶斯（Asies）而得名的，而萨尔狄斯的亚细亚斯（Asias）部族也是因他而得名的。至于欧罗巴，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为海洋所环绕，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是源自何处，更不知道是谁给它起的名字，我们只能说这片土地是因推罗人欧罗巴而得名的，而在她之前，这片土地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妇女是在亚细亚的，她的足迹从未到过今天被希腊人称为欧罗巴的地方，她只是从腓尼基乘船来到克里特，又从克里特乘船抵达吕基亚。关于这些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无论如何，我们今后还得继续使用这些习惯俗成的名字。[③]

[Ⅳ.46] 大流士现在所要进攻的黑海周边地区，这里居住的诸民族，除了斯基泰人以外，还居住着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最粗野的民族。因为，除了安那卡尔西斯和斯基泰民族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指出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的任何一个民族，展示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个民族产生过一位饱学之士。事实上，斯基泰人在人类所掌控的各项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展示出他们比大地上所生存着的所有其他民族都更有智慧的一面。我对斯基泰人各种风俗习惯并不都是如此推崇的。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巧施计谋，使得任何入侵者都

---

① 出土铭文可以证实，大流士对印度人的征服，按我们的理解是对旁遮普地区的征服，是发生在出征斯基泰亚（公元前 512 年）之前。

② 参阅：Ⅳ.12。——译者注

③ 关于这些名字的来源，参阅：Ⅱ.16 及附注。——译者注

难免遭受重创，而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和敌人交战，否则敌人永远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他们既不修建城市，也不构筑要塞，他们走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而且，他们个个都精于骑射之术；他们不是以农耕为业，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战车就是他们唯一的家，这样的人们何以不能所向披靡，何以不能无坚不摧呢？①

［Ⅳ.47］斯基泰人境内河流纵横交错，这样的自然地貌都非常有利于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抗击入侵者。因为他们的国土一马平川，牧草丰茂；而且河流众多，数量不亚于埃及的灌溉沟渠。在这些河流之中，我只是说说那些最著名的，以及那些可以从海上逆水而上的河流。它们是：有五个河口的伊斯特河、泰拉斯河、海帕尼斯河、波里斯提尼河、潘提卡佩斯河、海帕吉里斯河、戈尔鲁斯河和塔奈斯河。现在我就来说说这些河流的情况。

［Ⅳ.48］伊斯特河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河流。无论在夏季还是冬季，其水位都没有什么变化。在斯基泰亚所有河流中，从西边数的第一条就是伊斯特河，它之所以成为最大的河流，原因就在于它接纳了其他各条支流。这些支流的汇入，使其流量激增。流经斯基泰亚境内的五条支流，其中第一条是斯基泰人称之为波拉塔、而希腊人称为皮列图斯的那条河，此外还有提亚蓝图斯河、阿拉鲁斯河、那帕利斯河、奥德苏斯河。这些支流中的第一条本身就是一条大河，它位于诸支流的最东边。第二条支流，即提亚蓝图斯河则是在最西边，而且流量也要小些；其他的三条支流阿拉鲁斯河、那帕利斯河和奥德苏斯河，从这两条河之间注入伊斯特河。上述这些河流都是斯基泰亚境内的河流，它们汇入伊斯特河，使其流量增大。

［Ⅳ.49］汇入伊斯特河的马里斯河，是从阿伽塞尔西人的土地流过来的另一条支流。此外，从海姆斯山的高地向北流的注入伊斯特河的三条大的支流，分别是阿特拉斯河、奥拉斯河和比西斯河；从克罗比齐的色雷斯人的土地上注入伊斯特河的是阿特利斯河、诺埃斯河、阿坦涅斯河；还有一条支流在派奥尼亚境内，名叫斯基乌斯河，它从罗多佩山附近发源，穿过海姆斯山脉而注入伊斯特河。在伊利里亚境内的安格鲁斯河，由南向北流淌进入特利巴里平原，之后注入布隆古斯河，而布隆古斯河又注入伊斯特河。这样，伊斯特河就接受了两条大河的河水。除此以外，注入伊斯特河的还有两条支流，分别是从翁布利亚上方地区由南向北流的卡尔皮斯和阿尔卑斯河。因为伊斯特河流经欧罗巴全境，它发源于凯尔特人②（在欧罗巴诸民族中，除了库涅西伊人之外，他们就是最西边的居民了）

---

① 希罗多德在本章主要称颂斯基泰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在描述欧罗巴心脏地带的情况时，越是深入内地，其准确性就越来越差了。他知道在多瑙河上游有两条较大的支流从南边注入，但他因为曾听翁布利亚人说过在其居住地上方的阿尔卑斯有两条向北流的河流，他就把这两条支流与多瑙河中游的居民所说的大的支流混为一谈了。尼罗河全长 4 000 英里，而多瑙河只有 1 760 英里。

居住的地方，从那里穿过欧罗巴大陆而从侧面流入斯基泰亚。

[Ⅳ.50] 既然以上说到的所有这些河流，以及其他许多河流，都是汇入伊斯特河的，这就使得伊斯特河成为世界第一大河了。毫无疑问，如果单以尼罗河与伊斯特河相比的话，必须承认尼罗河的流量要大些；因为没有一条河流或者溪水可使它的水流量有所增加。但是，伊斯特河无论夏季还是冬季，其流量都是一样的——我认为，其原因是这样的。在冬天，水位要稍稍高些，因为这些地区虽然降雨很少，但是到处都有雪。夏季到来的时候，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从四面八方汇入伊斯特河，使河水在这期间涨起来；而雨水的汇入是水量增加的另一原因，原来这个季节也是一年之中暴雨频繁的时期。这样，条条溪流汇入伊斯特河，使其夏季的水流量比冬季大些，但是，同样，夏日的太阳威力更大，比在冬天吸取了更多的水，于是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而形成一种均势，从而使伊斯特一年到头水流量保持不变。

[Ⅳ.51] 这样，伊斯特河就是斯基泰亚的大河之一了。其次是泰拉斯河[①]，这条河流的发源地，是位于斯基泰亚与纽利人领土交界地带的一个大湖，河流由北向南入海。[②] 希腊人在河入海口附近有一个居留地，他们被称为泰利特人(Tyritae)。

[Ⅳ.52] 第三条河是海帕尼斯河。这条河发源于斯基泰亚境内，源头在另一个大湖，而大湖的周边地区生活着野生的白马。这个湖的确称得上是海帕尼斯河的母亲湖。海帕尼斯河是在这里发源的，在头五天的航程里，这一河段的河水是浅浅的，清澈而甘甜；然而，在接下来到入海的四天的航程里，河水却特别苦涩。因为有一股苦泉流入这条河，这股苦泉虽然水量不大，但是由于它很苦，因而混合起来就使世界上少数大河之一海帕尼斯河受到了污染。这股苦泉是发源于农耕的斯基泰人[③]和阿拉佐涅斯人交界的地方；苦泉的发源地在斯基泰语里被称为是埃克桑帕尤斯，用希腊语来说则是“神圣之路”的意思。苦泉的名字本身也是这样。泰拉斯河和海帕尼斯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地方彼此接近，但是之后由此又各自分离，两河之间的土地是非常宽阔的。

[Ⅳ.53] 斯基泰亚的第四条河是波里斯提尼河。这条河仅次于伊斯特河，比其他的河都大。而且，在我看来，这条河不仅是在斯基泰亚的河流当中，即便是在全世界的河流当中，除了那条无与伦比的尼罗河之外，它就是最丰饶的河了。河流的两岸为家畜提供了最优良、最富于营养的牧场；河里富产的鱼类味道极其鲜美，而且河水本身就是最甘美爽口的；这条河水流清澈，而附近的其他河流却是浑浊的；沿岸各地盛产品质最优良的谷物，在未曾播种的土地上生长着最茂密

---

① 德涅斯特河。——哥译本注

② 注入黑海。——译者注

③ 参阅：Ⅳ.17。——哥译本注

的青草；而河流入海口又盛产天然的盐。[①] 因此，他们把从河中捕捞起来的又大又好的一种鲟鱼，去掉鱼骨后用盐腌起来。这条河流值得惊叹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溯河而上，深入内陆，直到距离海有 40 天航程的一个叫做戈尔鲁斯的地方，[②] 河道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其流向是自北向南的；但是，从这里再往北去，就未曾有人去过，因此也就说不出它流经哪些民族的土地了。但是，这条河流在通过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就进入农耕的斯基泰人的地区，再需要 10 日的航程才能走出这些人所居住的地方。除了尼罗河之外，只有这一条河的源头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所有其他的希腊人也同样不知道。在离海不远的地方，波里斯提尼河与海帕尼斯河合流，这两条河是注入同一个湖中的。这两条河之间的狭窄的土地，其形状就像伸出来的一个船头，这块土地被称为希波列斯“岬角”。这里有一座德墨特尔的神庙，在神庙对面，在海帕尼斯河岸上有一块波里斯提尼人的居住地。关于这些河流的情况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Ⅳ.54] 接下来要说的这第五条河就是潘提卡佩斯河。这条河同波里斯提尼河一样，其流向也是由北而南的，它发源于一个湖。在这条河与波里斯提尼河之间的土地上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潘提卡佩斯河在流经这个地区之后，又穿过武德兰，最后汇入波里斯提尼河。

[Ⅳ.55] 第六条河是海帕吉里斯河，这条河发源于一个湖，它直接从中央流经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土地，在卡尔奇尼提斯[③]附近入海，这条河的右手则是武德兰和“阿喀琉斯的跑道”[④]。

[Ⅳ.56] 第七条河是戈尔鲁斯河，这是从波里斯提尼河分出去的一个支流，分出的地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该河的最上游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与河流的名字相同，也叫戈尔鲁斯。这条河在入海的时候，把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土地和王族斯基泰人的土地区分开来。戈尔鲁斯河最后汇入海帕吉里斯河。

[Ⅳ.57] 第八条河是塔奈斯河。这条河发源于一个大湖，而最后注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叫做帕鲁斯·麦奥提斯的大湖[⑤]。这个湖是王族斯基泰人和萨乌洛马泰人的分界处。塔奈斯河还有一条支流叫做海尔吉斯河。

[Ⅳ.58] 这些就是斯基泰亚境内的最有名的河流。斯基泰亚所生长的牧草，在畜类食用之后，它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牧草都更有益于其胆汁的增加，这一点在人们解剖家畜的时候是一目了然的。

[Ⅳ.59] 因此，斯基泰人的领土是盛产最重要的必需品的。现在我来说说他

---

① 今日这里依然是当地一个重要的盐场。——译者注

② 德涅斯特河适于平底船航行的河道，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直到入海口，全长不下 1 500 英里。

③ 关于这个城市，参阅：Ⅳ.99。——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并未描述这个著名的“阿喀琉斯的跑道”。据古代作家记载，这是一块与海岸平行的条状沙地，长达 80 英里。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24～325 页。——译者注

⑤ 亚速海。

们的风俗习惯。他们仅只崇拜下列诸位神祇：首先是他们最尊敬的赫斯提亚，其次是宙斯和格埃[①]，他们认为格埃是宙斯的妻子，再次就是阿波罗、凯列斯提的阿芙洛蒂特[②]、赫拉克利斯和阿瑞斯。以上诸神是斯基泰全民族所崇拜的神祇。但是，王族斯基泰人也向波塞冬奉献牺牲。在斯基泰语里，赫斯提亚叫做塔比提（Tabiti），宙斯叫做帕派乌斯（Papaeus），这个称呼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格埃叫做阿皮亚（Apia），阿波罗叫做奥耶托叙鲁斯（Oetosyrus），凯列斯提的阿芙洛蒂特叫做阿丁帕萨（Artimpasa），波塞冬叫做萨米玛萨达斯（Thamimasadas）。除了阿瑞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神均不用神像，不设祭坛，不建神庙；他们对阿瑞斯神的崇拜却要用这些东西。

[Ⅳ.60] 他们虽然随时随地奉献各种牺牲，但是献祭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具体的方法如下：把牺牲的两条前肢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两条后肢支撑在那里；主持献祭人站在牺牲的背后牵着绳子的一端，以便把牺牲放倒；牺牲倒下去的时候，他就祈求他所献祭的神祇。在这之后，他把一个绳圈套到牺牲的脖子上，绳圈里插进一根小木棍用来扭紧绳圈，以便把牺牲绞杀。献祭的时候，不点火，不献第一熟果实，也不行灌奠之礼；但是在牺牲被绞杀之后，先是剥去其毛皮，再由奉献者炖它的骨肉。

[Ⅳ.61] 然而，在斯基泰亚，很难寻觅到烧火的薪柴。于是他们独出心裁，想出了这样的一个炖肉的办法。他们先把牺牲的皮剥去，再把骨头都剔出来，如果身边备有当地出产的锅，他们就把肉放到锅里，这种锅酷似列斯堡人的混酒钵，只不过前者比后者要大些。然后，他们把牺牲的骨头置于锅底下，把骨头点燃用来煮锅里的肉。如果他们身边没有锅，他们就把肉装入牺牲的肚子里，再倒入少量的水，然后把骨头放在下面点燃。骨头燃烧起来火势是很旺的。剔除骨头的净肉是很容易塞到牺牲的肚子里的。用这样的办法，用牛自身的东西煮了它自己，而其他的牺牲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处理。当肉炖熟了的时候，奉献者首先把一部分肉和内脏取出来，向自己身前抛出去。他们把各种畜类用做牺牲，而最常用的是马。

[Ⅳ.62] 他们向所有其他诸神奉献的牺牲就是这些，他们献祭方式已如上述；但他们对于阿瑞斯神的献祭仪式有所不同。在每个地区的政府所在地，都建有阿瑞斯的神庙，具体情况如下：在一个长和宽各有 3 斯塔狄亚、高度将近 3 斯塔狄亚的大柴堆上，建有一个方形的平台；平台的三面都是陡峭的，而人们可以从第 4 面登上去。柴堆因下雨而不断下沉，因而每年都要把 150 车的薪柴堆放在它的上面。在每一个柴堆的顶部，都要插一把古时候的铁刀，这把铁刀就被视为阿瑞斯神的象征。他们每年都把牛和马作为牺牲献给阿瑞斯，他们奉献给阿瑞斯

---

① Ge，即大地之神（Earth）。——译者注

② 亦即乌拉尼亚·阿芙洛蒂特，其形象是一个美人鱼。参阅：Ⅰ.105 附注。——译者注

的牺牲要多于献给其他各神祇的。在战争中所生擒的俘虏，每百人中要有一人被用做牺牲，但是奉献的仪式和奉献家畜的仪式有所不同。他们首先把酒倒到这些人的头上，然后割开这些人的咽喉，下面用一个容器接血，再把装血的容器端到薪堆上去，把里面的血浇在铁刀上。这是柴堆上面的情况，与此同时，在下面，在神庙的旁边，他们砍掉那些死者的右臂和右手，把它们高高地抛向空中。他们在屠宰了所要奉献的其他牺牲之后，就离开那里；死者的胳膊和手四处散落着，尸体还是照样在那里横陈着。

[Ⅳ.63] 以上就是斯基泰人奉献牺牲的惯例。斯基泰人是从来不用猪作为牺牲的，① 而事实上在他们境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养猪的。

[Ⅳ.64] 说起战争，斯基泰人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基泰的士兵要畅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无论他在战争中杀死多少人，他都要把他们的首级带给国王；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可以分得一份战利品，如果他一个首级没有带来，就什么也别想得到。为了取得死者的头皮，他首先沿着耳际把头皮划开一道圆圈，接着揪着头发慢慢晃动，使头皮脱离头盖骨；随后他再用牛肋骨刮去头肉，用手把头皮搓软，把它当做手巾用。斯基泰人以拥有这些头皮为荣，把它们挂在自己坐骑的马勒上以示夸耀；他们当中谁拥有的这种头皮做的手巾最多，他就是最受尊敬的人物。许多斯基泰人把多张头皮缝合在一起当做外衣穿，就像我们的农民缝制羊皮大衣一样。② 另外一些人则从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人皮、指甲等，把它蒙在他们的箭袋上。人皮厚实而又富有光泽，比所有其他的兽皮都要光洁平滑。还有一些人则剥下敌人全身的皮，用架子撑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挂在马背上。这就是斯基泰人在人皮方面的风俗。

[Ⅳ.65] 对于敌人的头颅，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敌人，而只是对他们最痛恨的敌人的头颅，他们是这样处理的。他们在把眉毛以下的部分锯掉以后，把头盖骨的内部清理干净，把外面包上皮革来使用。如果使用者是一个穷人，那么他这样做就够了；但如果使用者是一个富人，那么外面包上皮革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黄金；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把它当做饮酒的器具来使用的。他们也用他自己族人的头颅来做这样的饮具，但对方必须是与他结过世仇，而且他必须是当着国王的面被他杀死的。如果那些受到他们敬重的客人来访，他们就用这些饮具来招待客人，主人还要给客人们讲述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是怎样向他挑战的，又是怎样被他打败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勇武的证明。

[Ⅳ.66] 每一地区的首脑，每年都要在自己的辖区之内的某个地方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在一个混酒钵里把酒调好，所有曾杀死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都有权饮用这里面的酒，但是没有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却不许品尝这种酒，

---

① 的确，游牧民族往往不饲养猪，也不习惯于吃猪肉，而饲养猪的往往是农业民族，也习惯于吃猪肉。这对于这些民族的饮食及其他民俗都有一定的影响。——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90 页。——译者注

他们很不光彩地坐在一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了。他们当中那些杀死许多敌人的斯基泰人，他们每人有两杯而不是一杯，并且用两只杯同时畅饮。

[Ⅳ.67] 在斯基泰亚，有为数众多的占卜者。他们是用一些柳条来进行占卜的。他们把一大把的柳条拿来放在地上，占卜者先解开捆柳条的结子，一根一根地摆开，同时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卜辞；然后，他们一边这样念叨，一边再把柳条一根根地收起来捆成一把，这是斯基泰亚本地的占卜方法。而那些阴阳人的爱那烈耶斯人[①]，则是采用另一种占卜法，他们说这是阿芙洛蒂特教给他们的。他们是用菩提树的树皮来进行占卜的。他们把菩提树的树皮切分成三条，他们在把树皮辫起来、再分开的同时，嘴里念叨着他们的卜辞。

[Ⅳ.68] 一旦斯基泰人的国王生病了，他就把最有名三位占卜者召来，他们就用上述方法进行占卜。他们通常会说，国王生病是因为某某人在王室的炉灶前发过伪誓，然后再举出他们的名字。按照斯基泰人通常的做法，当他们希望立下重大庄严誓言的时候，都要来到王室炉灶的跟前。随后，那个被指控为自己作伪誓的人就被逮起来，带到国王这里来。占卜者当面告诉他，说他们通过占卜已经判明他曾在王室的炉灶旁发伪誓，从而导致国王生病——这个人便矢口否认他发过伪誓，并且大声叫喊，说他是冤枉的。针对这一点，国王下令召见六位占卜者，由他们通过占卜看他是否发过伪誓。如果他们也发现此人犯过伪誓罪，那么这个人就立即被起初指控他的那些占卜者斩首，他的财产也要在他们中间分配了。相反，如果后来的占卜者认为他无罪，那么就依次再召来另外的占卜者，来裁决这件事。如果大多数的占卜者都认为这个人无罪，那么起初指控他的占卜者就要被处死。

[Ⅳ.69]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处决这些死刑犯的。首先把牛套到满载薪柴的牛车上，再把这些占卜者的脚捆住，背缚其手，堵住他们的嘴，然后把他们抛到柴堆里；最后把薪柴点燃，牛在火焰的惊吓之下拉着车狂奔。牛和占卜者常常是同归于尽的，但是有时候是车的辕杆被烧断，牛带着烧伤得以逃脱。他们还用上述的方法，烧死那些犯下其他罪过的占卜者——他们说这些人是说谎的占卜者。如果国王处死他们当中一个人，他就同时也会处死这个人的儿子，亦即把他一家的男性全部杀死，只允许女性的家属活下来。

[Ⅳ.70] 斯基泰人之间是以这样的仪式来立誓的。他们先倒满一大陶碗酒，然后，那些缔结誓约双方的人，用小刀或者锥子在他们各自身上戳开一条口子，让血流到酒里，然后他们将一把刀、几支箭、一把战斧、一支枪在酒碗里蘸一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遍遍地祈祷着。最后，双方缔结誓约的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的首领要饮下这些血酒。

---

① 参阅：Ⅰ.105。——译者注

[Ⅳ.71] 斯基泰人诸王的坟墓位于戈尔鲁斯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波里斯提尼河适于航行的起点。每当国王去世以后，斯基泰人就在那里挖掘出一个方形的大墓穴；大墓穴挖好之后，他们把国王的尸体做如下处理：切开尸体的腹部，把内脏清理干净，装入切碎的柏树枝条、香料、欧芹种子和大茴香种子，然后再缝合好；之后把尸体安放到车上，载着尸体走遍各个部落之后再运到墓地。[①] 在尸体运送的过程中，王族的斯基泰人怎么做，其他各个部落就跟着怎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从他的耳朵上切下一小片肉，剪去他的头发，在他的臂膀上切一道伤痕，割破他的前额和鼻子，用箭刺穿他的左手。然后，那些看护尸体的人又把国王的尸体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个部落去，运尸车路过的那些地方的人们，都跟随着运尸车。运送尸体的车在转遍所有的部落之后，就来到戈尔鲁斯人的土地上，他们这里是最偏远的地方，也就是埋葬国王的地方了。在那里，国王的尸体被安放在床垫上置于墓中；他们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把木板搭在长枪上面，木板上再覆盖以枝条编成的屋顶。在国王尸体附近的空地上，他们首先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来殉葬，同时还要分别埋葬他的一位行觞官、厨师、马夫、侍臣、信使，还有他的若干马匹、所有其他的第一熟果实和一些金杯；因为斯基泰人既不用白银也不用铜。在这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填埋起一个高大的坟冢，在修造坟冢时他们争先恐后，都想把它修得尽可能地高大些。

[Ⅳ.72] 一年过后，他们还要举行这样的仪式。晚近侍奉国王人员当中最优秀的 50 人被带到这里，他们都是斯基泰本族人——因为斯基泰诸王在自己的臣民中挑选侍从的时候，想选谁就选谁，在他们这个地方还没有人知道购买奴隶——他们把这 50 名侍从绞死，再杀死最优良的 50 匹骏马，然后取出马匹的内脏，把内部洗净，把肚子里填满谷壳，再缝合好。接着，他们把一些木桩钉到地里，一对一对地钉，在两对一组的木桩上，分别横跨着轴心相连的双轮；随后，用硬木棍从马的尾部一直插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这样一来，前面的车轮支撑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车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撑起马腹，这样马匹的四肢就悬起来了。每一匹马的嘴里都有一个马嚼子，并且配有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它前面那匹马的木桩上的。于是，那 50 名被绞杀的青年就分别被安置在这 50 匹马的马背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另一个木棍顺着每一位青年的脊椎从臀部一直插到颈部；从身体下部穿出的木棍，插入横贯马匹的那根木棍上的槽孔里去以便固定住。他们把这 50 名“骑马者”就这样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就离去了。

[Ⅳ.73] 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埋葬国王的。至于其他的斯基泰普通人，他们当中有人去世的时候，由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把他安放在车上，随后带着尸体去拜访死者的各位朋友；而每一位受访者都依次接待，并且设宴款待所有随死者来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292 页。——译者注

的人员，同时，此前其他人献给死者什么，他也照样献给死者什么。他们就这样巡回 40 天，之后下葬。在埋葬之后，斯基泰人用下述方法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洁净。首先，他们擦洗他们的头；接着，他们是把三根木棍搭靠在一起，再把毛毡覆盖在上面，并且使木棍和毛毡尽可能安放牢固，在这个小帐篷地面的中央放一只盘子，把一些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再加上一些大麻种子。

[Ⅳ.74] 在斯基泰亚，生长着一种酷似亚麻的大麻，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大麻更粗大，更高些。当地的大麻有些是野生的，有些是人工种植的；色雷斯人甚至用大麻织成和亚麻布非常相似的服装。事实上，大麻和亚麻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如果一个人根本没见过大麻，他肯定会误认为大麻就是亚麻，而且除非他是这方面行家里手，否则他是根本无法鉴别一件衣服究竟是大麻制的还是亚麻制的。

[Ⅳ.75] 如上所述，斯基泰人就是拿着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帐篷的里面，把它抛撒在灼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立即冒起烟来，并且释放出这样多的蒸汽，那是任何希腊蒸汽浴都达不到的；斯基泰人在这种蒸汽中会舒服得大叫，他们就是用这种烟雾来代替蒸汽浴[①]，因为他们是从不用水来洗浴的。妇女们把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捣碎，再和上一些水，她们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膏片敷在整个脸上甚至全身。这样，她们的身上就会发出一种香气，而且当她们于翌日取下这种膏片以后，她们的皮肤就会变得既干净又有光泽了。

[Ⅳ.76] 斯基泰人非常憎恶异族人的各种风俗，尤其是憎恶那些在希腊人中间流行的风俗。譬如，安那卡尔西斯，还有更晚近的斯库拉斯的故事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安那卡尔西斯曾走遍了世界的一大半，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证明他是个有智慧的人物。在他返回斯基泰途中，他在乘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库济库斯地方靠岸。他在那里看到库济库斯当地人庆祝诸神之母[②]的节日的盛况，因此他暗自向这位母神立誓说，如果他能够安全无恙地返回故乡的话，他也要像库济库斯人一样为这位女神设立一个庆节，也为她举行一模一样的通宵游行。因此，他抵达斯基泰亚以后，自己来到武德兰地方，此地位于“阿喀琉斯的跑道”的对面，密密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安那卡尔西斯去了那里，手持板鼓，身上挂着一个神像，一丝不苟地为女神举行了各种神圣的仪式。[③] 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斯基泰人看到了，就把这事禀报给国王萨乌琉斯。之后，萨乌琉斯亲自前往那里去，看到安那卡尔西斯做这样的事情，就一箭把他射死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向斯基泰人打听关于安那卡尔西斯的事情，他们都会谎称不知道有此人，其原因就在于他到希腊去旅行过，并且采用异族人的风俗。然而，根据我从阿里亚佩特斯的管家泰姆涅斯那里所得到的消息，安那卡尔西斯是

---

① 在这里，一是对大麻种子所产生的烟雾的陶醉，一是对蒸汽浴的嗜好。而希罗多德把两件迥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② 对库柏勒或者瑞亚的崇拜，是从弗里基亚人传给伊奥尼亚的希腊人的。

③ 库柏勒·瑞亚的形象通常是头戴齿状冠，手持板鼓，坐在车上，由狮子曳引。——译者注

斯基泰国王伊丹泰尔苏斯的叔叔，是格努鲁斯之子，而格努鲁斯是吕库斯之子，是斯巴伽佩塞斯之孙。如果安那卡尔西斯真的是属于这个家族的话，那么他就一定知道，他是被他自己的兄弟杀死的。因为伊丹泰尔苏斯是萨乌琉斯之子，而萨乌琉斯就是杀死安那卡尔西斯的凶手。

[Ⅳ.77] 然而，我还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安那卡尔西斯是斯基泰国王派到希腊去了解情况的。他去了希腊，在回国以后，向国王报告说，除了拉栖代梦人以外，所有希腊人都热心钻研各种学问；但是在希腊人当中，也只有拉栖代梦人懂得在和人们交谈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希腊人自己为了寻开心而凭空捏造的！但毫无疑问，安那卡尔西斯就是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杀死的，起因就是他采用了异族的风俗，并且和希腊人有来往。

[Ⅳ.78] 又过了很多年，阿里亚佩特斯之子斯库拉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阿里亚佩特斯，是斯基泰人之王，斯库拉斯是其诸子之一，不过他的生母是伊斯特里亚人[①]，而不是斯基泰人。斯库拉斯在她培养下长大成人，熟谙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后来，阿里亚佩特斯遭到阿伽塞尔西人之王斯巴伽佩塞斯的暗算而被杀死，于是斯库拉斯就继承了王位，继而迎娶了他父亲的妻子之一奥波娅。这位奥波娅是一位土生土长斯基泰女子，她曾和阿里亚佩特斯生过一个儿子，名叫奥利库斯。当斯库拉斯成了斯基泰的国王之后，由于他不喜欢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却更偏爱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日常习惯都是希腊式的。每当他率领一支军队到波里斯提尼人的一个城镇（这些人都自称是米利都的移民）的时候，他常常是把他的军队留在城外，他自己则独自进城，小心翼翼地把城门关上，然后脱下斯基泰人的服装，换成希腊人的装束。他穿着这身服装，出入于当地的市场，没有一个卫兵，也没有其他侍从。波里斯提尼人严守各城门，这样任何一位斯基泰人都看不到他穿这样的服装。同时，斯库拉斯在方方面面都极力模仿希腊的生活方式，甚至按照希腊人的习俗向诸神献祭。他这样和波里斯提尼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之后再换上斯基泰人的服饰离开了这个城镇。他经常这样做，甚至在波里斯提尼为自己修建了一栋房屋，并且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

[Ⅳ.79] 但是在他注定要遭遇不幸的时刻到来时，他遇到了下面这样的情况。他想正式参加巴库斯·狄奥尼索斯的密仪，而正当他获准参加密仪的仪式时，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极为罕见的怪事。他在波里斯提尼人的城里的那栋房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处住宅，是一座豪华的大宅，在它的周围矗立着许多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斯芬克斯像和格里芬像。这栋房屋遭到雷击而被焚毁了。尽管如此，斯库拉斯依然坚持把参加密仪的仪式举行完毕。现在，斯基泰人就巴库斯

---

① 伊斯特里亚乃是米利都人的殖民地，位于黑海岸边，伊斯特河入口处（今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译者注

的狂欢祭而嘲讽希腊人，说他们有这样一位使人发狂的神祇，那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因此，每当斯库拉斯参加巴库斯的密仪的时候，一个波里斯提尼人就到斯基泰人那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斯基泰人嘲笑我们，说我们在神祇附体的时候发出狂叫，但是，现在这位神祇却降到你们国王的身上，他正在参加狂欢祭，正被这位神弄得癫狂不已。如果你们不相信的我说的话，那么就跟我来，我会指给你们看的。"于是，斯基泰人的一些首领就跟着他去了，这个波里斯提尼人把他们带进城里，秘密地安置在一座塔楼上。当斯库拉斯和参加狂欢祭的人们经过的这里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看到，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处于癫狂状态。斯基泰人认为，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灾祸了，于是他们立即离开了那里，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通报全军。

[Ⅳ.80] 因此，斯库拉斯离开波里斯提尼，正准备回国的时候，斯基泰人发动兵变，叛离了他。他们拥戴他的兄弟、泰琉斯的外孙奥克塔玛萨德斯为王。当斯库拉斯得知他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他们为什么发动兵变之后，就准备逃往色雷斯。奥克塔玛萨德斯发现他已经逃跑，就率领军队尾随而来，但是当他兵抵伊斯特河的时候，遭遇了色雷斯人的军队。两军严阵以待，即将交战之际，西塔尔基斯[①]派使者到奥克塔玛萨德斯那里去，对他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兵戎相见呢？你是我的外甥，我的兄弟在你那里，你把他交还给我，我就把斯库拉斯交给你。这样，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必拿军队去冒险了。"西塔尔基斯的使者给奥克塔玛萨德斯带去的建议就是这样，而西塔尔基斯的一个兄弟此前已经逃往奥克塔玛萨德斯那里，于是奥克塔玛萨德斯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把自己的舅舅交给了西塔尔基斯，并通过交换从西塔尔基斯那里得到自己的兄弟斯库拉斯。西塔尔基斯带走他的兄弟并且撤兵了，但奥克塔玛萨德斯却就地砍掉了斯库拉斯的头。斯基泰人就是这样非常严格地遵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采用异族风俗习惯的人，他们就是这样严厉地加以惩罚的。

[Ⅳ.81] 至于斯基泰亚全境的人口的数量，我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我听到的那些说法，彼此也是有出入的。有些人说他们的人口很多，还有些人说，真正可以称得上斯基泰民族的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还是由我亲眼所见的来证明吧。在波里斯提尼河和海帕尼斯河之间有一块叫做埃克桑帕尤斯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在前面提及，[②] 从这里有苦泉流出，致使海帕尼斯河的河水无法饮用。在这里有一个青铜釜，这件铜器相当于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安放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釜的 6 倍大。[③] 我要对那些从未见过这件铜器的人们说，斯基泰的青铜器足可以装下 600 安波列乌斯[④]的液体，厚度达到 6 指，

---

① 西塔尔基斯是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人；卒于公元前 424 年。

② 参阅：Ⅳ.52。——译者注

③ 波桑尼阿斯在公元前 477 年为纪念攻克拜占庭而安放了这个釜。

④ 总数约 5 400 加仑。

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的话。当地人告诉我说，这个青铜器是这样铸造起来的。斯基泰人的一位国王，名叫阿里安塔斯，他想知道自己的臣民究竟有多少，于是他下令每一位斯基泰人都必须上交一枚箭镞，违令者要予以处死。他们奉命把大量的箭镞送到他这里来，他决定用这些箭镞铸造一个纪念物以留传后世。于是他用这些箭镞铸造了一个青铜大釜，把它奉献在埃克桑帕尤斯地方。关于斯基泰人的数目，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

[Ⅳ.82] 斯基泰亚拥有比全世界其他地方更大更多的河流，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事物了。这些河流以及广阔平原，都是值得记述的，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值得一提。他们指给我看赫拉克利斯的一个脚印，这个脚印在一块岩石上，形状和人的脚印一样，但是长度有 2 腕尺[①]。有脚印的岩石位于泰拉斯河畔。在说过这个脚印之后，现在我就要回到我原先要叙述的主题上去了。

[Ⅳ.83] 大流士已经开始准备出征斯基泰人了，他派遣使者前往各地传达他的命令：有些地方奉命提供陆军，有些地方奉命供应战船，还有些地方奉命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架桥[②]。这时，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塔班努斯，他恳求大流士放弃此次远征，告诫他进军斯基泰亚的巨大困难。然而，阿塔班努斯所提出的忠告依然无法说服大流士，于是他也就不再进谏了。大流士在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统兵从苏撒出发了。

[Ⅳ.84] 这时候，一位名叫奥约巴佐斯波斯人（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此次远征）恳请大流士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大流士答复说，他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他提出的请求并不过分，因而大流士允许他们全都留下。奥约巴佐斯喜出望外，以为国王免除了他的儿子们的兵役了；然而大流士却下令他的侍从们当即把奥约巴佐斯的三个儿子就地斩杀。他们就这样都被留下来了，只不过是被处死以后留在那里了。

[Ⅳ.85] 大流士从苏撒出发，大军进抵卡尔开顿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沿岸，那里是架设桥梁的地方。这时候，大流士从那里乘船前往希腊人说是漂浮在水上的库安涅群岛一带巡视；他坐在那里的一个海角上俯瞰黑海，壮观的美景尽收眼底。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中，黑海是最奇妙的。它的长度达 11 100 斯塔狄亚，宽度为 3 300 斯塔狄亚。[③] 这个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宽度为 4 斯塔狄亚，这就是大流士架桥通过的那个海峡，其长度即黑海到普洛彭提斯海[④]为

---

① 约合 0. 92 米。——译者注

② 大流士出征的确实日期不知道，G. 格罗特认为可能是在公元前 514 年之前。——王译本注

③ 分别约合 2 053 千米、610 千米（1 280 英里、380 英里）。实际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至法希斯约为 630 英里，从塞尔摩冬河口至辛迪半岛约 270 英里。关于黑海的面积，希罗多德提供数据误差太大了。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31～333 页。——译者注

④ 即今日土耳其境内的马尔马拉海（Marmara Denizi）。——译者注

120 斯塔狄亚。[①] 普洛彭提斯海宽度为 500 斯塔狄亚，长度有 1 400 斯塔狄亚，[②] 它的水注入赫勒斯滂海峡；而赫勒斯滂海峡注入一个我们称为爱琴海的大海。

[Ⅳ.86] 这些地方距离是用下面的方法测量出来的：一条船在白昼长的时候，通常白天可以行驶 7 万寻的距离，在夜间可以行驶 6 万寻。现在从黑海海口到法希斯河，这是黑海最长的地方，需要航行 9 天 8 夜，其距离就是 111 万斯塔狄亚了。[③] 从辛迪卡地区到塞尔摩冬河的塞米斯库拉，这是黑海最宽的地方，需要三天两夜的航程，即 33 万寻，合 3 300 斯塔狄亚。我就是这样测量了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的，关于它们我就作这些说明。此外，有一个湖是属于黑海的，这个湖的面积比黑海也小不了多少。[④] 湖水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湖，也被称为“黑海之母”。

[Ⅳ.87] 大流士在勘察了黑海之后，就乘船回到桥边。主持架桥的是一位萨摩斯人，名叫曼德罗克里斯。他同样也去勘察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他在岸上树立了两根白色的大理石石柱。在一根上面用希腊文，在另一根上面用亚述文刻写上军中所有各民族的名字。大流士的军队是从他统治下的各民族那里征募来的。除了海军以外，包括骑兵在内军队的总数是 70 万人，海军总共有 600 艘舰船。后来，这两根石柱被拜占庭人搬到他们的城里去了，他们用一根石柱修建奥索西亚·阿尔特密斯的祭坛；刻着亚述文的那一根安放在拜占庭的狄奥尼索斯神庙的旁边。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桥的地方，根据我的推测，正好位于从拜占庭到坐落在峡口上的神庙的中间。

[Ⅳ.88] 大流士对于萨摩斯人曼德罗克里斯架设的横跨海峡的舟桥非常满意，他不仅赏赐给他各种的常规礼品，而且赐给他的是每种多达 10 件。曼德罗克里斯是以这样的方式奉献“第一熟果实”的，[⑤] 他请人绘制了一幅博斯普鲁斯大桥全图，画面中的大流士高高地坐在王位上，他的军队正在从这座桥上通过。他把这幅画奉献给了萨摩斯的赫拉神的神庙，上面还附着这样的文字：

曼德罗克里斯在这里献上此图，
他的成就从此流芳万世，
他在多鱼的博斯普鲁斯之上架设舟桥，
大流士国王对他的杰作深感满意。
曼德罗克里斯为自己赢得了一顶王冠，

---

① 约合 14 英里，小于其实际的宽度（约 16 英里）。——译者注

② 分别约合 60 英里、160 英里，普洛彭提斯海（马尔马拉海）实际宽度和长度则分别为 43 英里、110 英里。——译者注

③ 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通常是高估了船只的航行速度。

④ 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在这里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因为现在的亚速海的面积不过黑海的 1/12。但是也有可能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的亚速海比现在大得多。

⑤ 参阅：Ⅰ.86 附注。——译者注

萨摩斯岛因为他而扬名天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架设舟桥的工作表示纪念。

[Ⅳ.89] 大流士在赏赐了曼德罗克里斯之后，就跨过浮桥前往欧罗巴了。同时，他指示伊奥尼亚人乘船进入黑海，直到伊斯特河的地方；还命令他们在到达那里之后，在伊斯特河上架设浮桥恭候他的到来。大流士舰队主力主要由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赫勒斯滂人组成。于是，舰队从库安涅诸岛[①]中间驶过，直向伊斯特河方面行进；他们乘船从入海口逆流行驶两天之后，抵达这条河的分流处，在那里着手架设跨河的桥。同时，大流士在从舟桥上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穿过色雷斯；碰巧来到泰阿鲁斯河的发源地，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Ⅳ.90] 根据河流附近居民的说法，泰阿鲁斯河是所有河流当中最有治病保健功效的一条河流，特别是在治疗人和家畜的皮肤病方面有奇效。它的源头共有38处，虽然都是从同样的岩石缝里喷涌出来的，但有些是冷的，有些是热的。从柏林苏斯附近的赫莱昂前往那里，或者从黑海岸上的阿波罗尼亚去那里，任何一条路都要走两天。这条泰阿鲁斯河是康塔德斯都斯河的一条支流，它注入康塔德斯都斯河，而康塔德斯都斯河又是赫布鲁斯河的一条支流。赫布鲁斯河是在埃努斯城附近入海的。

[Ⅳ.91] 于是，大流士在泰阿鲁斯河的堤岸上扎下了营寨。他很喜欢这条河流，因此也在这里树立了一根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泰阿鲁斯河的源泉涌出了所有河流当中最优质、最名贵的水。在进军斯基泰亚的征途中，人类中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物，海斯塔斯皮斯之子，波斯人和整个亚细亚大陆的统治者大流士，造访过这里。"这是树立在这里的石柱上的铭文。

[Ⅳ.92] 大流士从这里出发，到达另一条叫做阿特斯库斯的河，这是一条贯穿奥德里赛人境域的河流。他抵达这里之后，指定一块地方，命令全军每一个士兵在经过那里时，都要把一块石头扔到那里。全军奉命行事，之后大流士继续行军，而在他的身后，士兵们丢下的石头堆成了一座大山。

[Ⅳ.93] 大流士在进抵伊斯特河之前，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格泰人。萨尔美德苏斯的色雷斯人，以及那些居住在阿波罗尼亚和麦塞姆布里亚这两个城市上方的色雷斯人——他们被称为斯库尔米亚德人和尼普赛亚人——未作任何抵抗就向大流士投降了，但是格泰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色雷斯诸部落中地位最尊贵，也是最公正守法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马上遭到了奴役。

[Ⅳ.94] 格泰人关于自己长生不死的信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自己并非真的死去了，生命的终结只不过是去扎尔摩西斯[②]神那里报到而已，他们

---

① 意译为"黑色之岩"。——译者注

② Zalmoxis，即萨尔摩西斯（Salmoxis），为色雷斯人所崇拜，希腊许多作家在其著作中都提到过此神。——译者注

中间有些人称该神为格别雷齐斯。他们每五年就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全民族当中选出一人，委派他作为信使到扎尔摩西斯神那里去，向这位神祇倾诉他们的各种祈求。他们是这样派出信使的。许多人奉命站在那里，每人手持三支枪，另一些人把派往扎尔摩西斯那里去的信使带来，抓住他的手和脚把他抛向空中，以便使他落在枪尖上。如果这个人被枪扎死了，他们认为这是神施惠于他们；如果他未被扎死，他们就会归咎于这个信使，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于是将另外挑选一位信使前去。他们要在信使活着的时候把诉求说给他听。如果遇到闪电和雷鸣，这些色雷斯人就向空中射箭，作为对神的一种恐吓；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神，不相信任何其他的神。

[Ⅳ.95] 居住在赫勒斯滂和黑海沿岸的希腊人告诉我说，这个扎尔摩西斯神实际上是一个男子，曾经生活在萨摩斯，是穆涅萨尔库斯的儿子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奴隶。在获得自由以后发财致富了，他就离开了萨摩斯，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时候，色雷斯人过着悲惨潦倒的生活，而且是一个知识贫乏的民族。因此，这个扎尔摩西斯通过与希腊人的交往，尤其是通过与希腊人当中决非最次的一位爱智者[①]毕达哥拉斯的交往，从而熟悉了伊奥尼亚人的生活方式，也熟悉了那些比他们色雷斯人更为优雅的风俗习惯。于是，他修建了一座会堂，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宴请色雷斯人当中所有的贵要人士，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告诫他们说，不光是他，还有他们——他的这些宾客，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死的，他们只是要去一个得以永生并且享受各种福祉的地方。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宣讲这种学说，同时又修建了一处地下室，地下室建好之后，他突然从色雷斯人的视线中消失了，隐居在秘密的地下室里，在那里住了整整三年。色雷斯人深切地怀念他，为他的死致哀服丧；可是到了第四年，他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国人面前，这样色雷斯人就对扎尔摩西斯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了。以上就是希腊人的说法。

[Ⅳ.96] 至于我，对于扎尔摩西斯以及关于他的地下室的故事，我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不相信；但是，我认为扎尔摩西斯生活的年代比之毕达哥拉斯要早得多。至于这位扎尔摩西斯究竟是实有其人，还是仅只是格泰人本族的一个神，我在这里就不打算细究了。格泰族人所恪守的风俗习惯正如上述。他们如今已臣服于波斯人，就随着大流士的军队一同进军了。

[Ⅳ.97] 大流士和他的陆军一起进抵伊斯特河，他下令全军过河；大军过后，他命令伊奥尼亚人拆毁此桥，然后和整个水师一道随着他在大陆上进军。正当伊奥尼亚人准备奉命行事的时候，米提列涅人的将领、爱尔克桑德之子科埃斯首先问大流士，是否想听听那些有想法的人说出他们的想法，因此就对大流士这样说："大王啊！你要进攻的国家的领土上没有一块耕地，也没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城市。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你还是把这座桥留下来，让修造这座桥的那些人来

① 希腊文的"哲学家"，本意为"热爱智慧的人"、"爱智者"。——译者注

守卫着它吧。这样，如果我们遇到斯基泰人，并且如愿以偿地制服了他们，我们可以循此路返回；而即使我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们还可以安全撤退。因为就我而言，我所担心的决不是我们会在交战中败于斯基泰人之手，而是担心我们找不到他们，在他们的领土上盲目移动的时候遭受损失。也许有人会说，我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有私心，因为我自己想留在后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别的企图，只不过是举荐一种在我看来是最佳的策略而已。至于我个人，我是不愿意留在后面的；我已经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跟随着大王。”大流士十分欣赏科埃斯的这个意见，于是这样回答说：“列斯堡①的朋友啊，当我安全返回我的王宫的时候，一定到我这里来，我将好好地酬谢你今日的忠言。”

[Ⅳ.98] 大流士说完这番话，就拿出一条打了60个结子的皮带，② 把伊奥尼亚人的诸位僭主召集到他这里，对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现在收回此前发布的让你们拆毁此桥的命令。看吧，这是一根皮带；你们收下它，并且遵照我吩咐去做。从我离开这里前去征讨斯基泰人之日开始，你们每天解开这上面的一个结子。如果结子全都解开了，那一天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无须再坚守了，乘船回你们各自的城邦吧。但是在这期间，既然你们知道我已经决定这样安排了，你们就要小心翼翼，尽职尽责地守卫这座桥，维护它的安全。你们照这样做，我就非常满意了。”大流士说完这些，就率军全速出征。

[Ⅳ.99] 如果沿着海岸前往斯基泰亚，则要路过色雷斯。土地在这里形成一个扇面，然后就开始进入属于斯基泰亚的境域了。伊斯特河也是在这里入海，河口朝东。现在，从伊斯特河开始，我要描述斯基泰亚的海岸情况。古代的斯基泰亚边界就是直接从伊斯特河开始的，这片土地正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一个名叫卡尔奇尼提斯的城市。顺着这里的海岸继续前行，是一片突入到黑海里面去的山地③，塔乌利族人居住在这个地区，直到被称为“崎岖的科尔松尼斯”的地方，它也是向东突入海里的。因为在斯基泰亚的边境线当中，有两方即南方和东方的边界是临海的④，这种情况类似于阿提卡半岛；而塔乌利人在斯基泰亚所居住的地方也和阿提卡的居民分布情况相似，在从索里库斯到安那弗里斯图斯城镇的苏尼昂高地的居民，并不是雅典人，而是异邦人，如果这个地方比现在更远地延伸到海里的话。我现在是在拿大物和小物相比，塔乌利人的境域就是如此。但是，考虑到有些人没有乘船绕行过阿提卡的那一部分海岸，我用另一种办法加以说明。这也正如在伊阿皮吉亚的情况，以布伦特西昂港到塔林顿之间划

---

① 列斯堡岛上有若干个城邦，米提列涅只是其中之一。科埃斯就是米提列涅人。——译者注

② 古代世界许多原始民族都曾经使用“结绳记事”（典型的如古代秘鲁印加印第安人的“魁普”）。大流士这里拿出来的这条皮带，简直就是一个进行倒计时的“计时器”。虽然此事的情节有点离奇，但是似乎也不宜完全否定其真实性。——译者注

③ 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沿海是山地。半岛其余部分都是草原。

④ 这里东方的海系指亚速海。——哥译本注

线为界，生活在那个海角这边的不是伊阿皮吉亚人，而是另一个民族。①

[Ⅳ.100] 过了塔乌利卡，就是斯基泰人所居住的地方了。他们居住在塔乌利卡以北，濒临东海，在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麦奥提斯湖以西，一直延伸到注入该湖最北端的塔奈斯河。至于斯基泰亚的内地的疆界，如果我们从伊斯特河开始算起，那么离他们最近的是阿伽塞尔西人，其次是纽利人，再次是“食人族”，最后一个是“黑衣族”。

[Ⅳ.101] 这样看来，斯基泰亚的境域是方形的，两面临海的，两面在内地，四面距离相等就构成了一个正方形。因为从伊斯特河到波里斯提尼河是 10 日的行程，从波里斯提尼河到麦奥提斯湖也是 10 日的行程；而从沿海地带前往居住在斯基泰以北的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的地方，则是需要 20 日的行程。我估算一日行程为 200 斯塔狄亚②。这样，斯基泰亚的内地两面的长度分别为 2 000 斯塔狄亚，而垂直于这两面横断的两面距离也是 2 000 斯塔狄亚了，由此可以推算出斯基泰亚国土的面积。

[Ⅳ.102] 斯基泰人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们知道单凭自己的实力，在直接会战中是难以战胜大流士的军队的。因此，他们向毗邻各国派出了使者，而这些国家的国王们已经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向他们袭来的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如今集合在这里开会的有塔乌利人、阿伽塞尔西人、纽利人、康尼巴尔人（食人族）、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格洛努斯人、布迪尼人和萨乌洛马泰诸族的国王。

[Ⅳ.103] 塔乌利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他们要把那些船只失事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因为天气原因而被迫进入他们港口的希腊人，③ 一律作为牺牲奉献给处女之神④。献祭的方式如下：在举行了预备仪式之后，他们就用一根棍棒猛击牺牲的头部。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们随后把牺牲者躯体从神庙所在的断崖之上抛下去，把牺牲者的脑袋钉在十字架上；据另外一些人说，对于牺牲者的脑袋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把躯体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就地掩埋。塔乌利人自己宣称，他们为之奉献牺牲的这位女神是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珍妮娅。他们对于在战争中所捉到的俘虏，采取下面的处置方法：他们把战俘的脑袋割下来，并

---

① 这段文字显然专为大希腊的读者所作。希罗多德住在图里伊，伊阿皮吉亚就在他的跟前。如果他是从伊奥尼亚或者是从希腊本土的角度来写作，他根本不必做这样的图解说明。我所列举的这两个例证，可以使人想起那些地形酷似塔乌利卡的其他许多地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塔乌利人居住在一个岬角上（塔乌利的科尔松尼斯），它类似于阿提卡半岛东南端的岬角（苏尼昂角），或者是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即现在的布林迪西到塔兰托（Taranto）一线以东的地区。希罗多德指出，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塔乌利人居住在斯基泰亚但并非斯基泰人，而阿提卡的岬角上居住的不是雅典人，意大利的岬角上的居民则是和他邻人的同族。——哥译本注

② 合 37 千米。——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里译为“他们在海上打劫所捉到的任何希腊人”。——译者注

④ 希腊人常常把塔乌利人所崇拜的这位处女之神等同于他们的阿尔特密斯。

把它带回自己家，拴到一根高高的竿子上，竿子竖立在屋顶上，大都比烟囱高。据说，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些人头挂得这么高，为的就是要它们居高临下，守望整个住宅的。这个民族是完全依靠战争和劫掠为生的。

[Ⅳ.104] 阿伽塞尔西人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民族，他们非常喜欢佩戴黄金饰物。他们实行男女杂交，① 这样他们的男子都是互为兄弟的，② 既然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也就不会嫉妒和怨恨了。③ 在其他方面，他们的风俗习惯是类似于色雷斯人的。

[Ⅳ.105] 纽利人的风俗习惯与斯基泰人相仿。他们在大流士发动远征的一代之前，就是因为遭到大量的蛇的侵袭而被驱逐出境的。这些蛇当中有一些是生长于他们的本土的，其他的那些蛇，数量要多得多，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沙漠地带的。而纽利人遭受到这么惨重的折磨，他们被迫远离故土，到布迪尼人那里去居住了。这些人似乎都会变戏法，因为斯基泰人和居住在斯基泰亚的希腊人都说，每一位纽利人每年之中都有那么几天要变成一只狼，④ 之后，再恢复他的原形。⑤ 我本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是实有其事，甚至为此而信誓旦旦。

[Ⅳ.106] 康尼巴尔人是全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既不信守正义，也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们是游牧民族，装束是和斯基泰人一样的；但他们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特有的。和所有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他们是食人族。

[Ⅳ.107] 所有麦兰克莱尼人都穿黑色服装，他们因此而得名“黑衣族”；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斯基泰人相同。

[Ⅳ.108] 布迪尼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民族。他们都长着深蓝色的眼睛和鲜红色的头发。在他们境内有一座城市，名叫格洛努斯。四周是高高的城墙，每一边的长度为 30 斯塔狄亚⑥，完全是用木头造成。这里所有的住宅和神庙也同样是木造的。在这里建有奉祀希腊诸神的神庙，这些神庙是按照希腊的样式装修起来的，里面有神像、祭坛、神龛，这些都是木造的；他们甚至每三年有一个节日，是纪念狄奥尼索斯神的，节庆期间当地人就像在巴库斯节那样的发狂。原来，格洛努斯人事实上乃是古代的希腊人，当这些希腊人被逐出滨海的商港，他

---

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提到，人类“在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时期，有过“杂乱的性关系”。（前引单行本，第 33～34 页）。然而，近代研究者没有发现一个民族曾经有这样的习俗，因而恩格斯的观点常常被否认。我们在这里看到，希罗多德的记载，难道不可以作为这种习俗的某种遗迹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吗？——译者注

② 奇怪的是，这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中所期望出现的情况（《理想国》，Ⅴ.458D～459E）。

③ 即使在近代那些依然实行兄弟“共妻制”的地方，常人一般很难想象他们往往生活得自然而和谐。——译者注

④ 这是最早有关人变成狼的迷信记载。

⑤ 当希罗多德回到叙述有关海的情况时，他的描写就更加玄乎，缺乏可信度了。

⑥ 约合 5. 5 千米。——译者注

们逃往布迪尼人这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所讲的话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斯基泰语。

[Ⅳ.109] 然而，布迪尼人的语言和格洛努斯人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迥异。① 布迪尼人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游牧民族；和所有毗邻诸族不同的是，他们是吃虱子②的。相反，格洛努斯人是农耕者，他们吃面包，种蔬菜；在身材和相貌上，他们和布迪尼人明显有别。尽管如此，希腊人依然把布迪尼人称为格洛努斯人，但是这样称呼是错误的。在他们的国土上，到处都生长着品种繁多的树木，茂密的森林随处可见；在密林的深处有一个宽阔的深水湖，湖的四周是长着芦苇的沼泽地。人们在这里可以捕捉到水獭、海狸，还可以捕获一种方脸的动物。③ 当地人把这种动物的皮缝在皮衣的边上，还用它们的睾丸来治疗子宫方面的疾病。

[Ⅳ.110] 现在我来说说萨乌洛马泰人的历史。当希腊人对阿玛宗人④作战的时候，斯基泰人称阿玛宗人为奥约尔帕塔，用希腊语来说就是“杀死男人者”。因为在斯基泰语里，Oior（奥约尔）意为“男人”，pata（帕塔）意为“杀死”。据传说，希腊人在塞尔摩冬赢得了胜利之后，把俘虏的阿玛宗女人装满了三条船起航了；但是到了海上，这些女子向船上的桡手发起进攻，把他们全都杀死了。然而，她们对于如何驾船却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使用舵、帆和桨；在那些男人都被她们杀死之后，她们只能听凭风浪的摆布了。最后，她们在麦奥提斯湖靠了岸，来到这个叫做克列姆尼的地方，这个地方地处自由的斯基泰人境域之内。阿玛宗人在这里登陆，准备前往有人居住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把遇到的第一群马匹逮住，然后骑着这些马在斯基泰人的领土上实施劫掠。

[Ⅳ.111] 斯基泰人感到有些茫然，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装束的女子，不懂得这些女子所说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属于哪个民族；他们还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敌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斯基泰人却误认为他们都是年龄相仿的男子，于是他们出动人马，和阿玛宗人交战。直到阿玛宗人阵亡者的尸体落入斯基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108。——译者注

② 近代研究者对于这个词语（pheirotrageousi）有不同的解释。罗林森译为“食虱者”；北非的一个民族有类似的习俗（参阅：Ⅳ.168）。佛提乌斯（Photius）认为是“吃枞树球果者”。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40页。——译者注

③ 研究者推测这种方脸的动物有可能是麋鹿、海豹，但最有可能是水貂，因为希罗多德这里明显是指一种小型水生动物。而水貂是两栖动物，并且在东欧有所发现。参阅：豪和威尔斯，第1卷，第340页。——译者注

④ 希腊神话中尚武善战的“女儿族”，居住在亚速海沿岸或小亚细亚。阿玛宗人定期和邻近部落的男子交往，然后把他们送回家乡。生下男孩交还其父，生下女孩留下练习武艺。据传说，她们为了便于拉弓射箭而将女孩的右乳烙掉。阿玛宗人使用的武器有双面斧、弓、矛和半月形盾。关于希腊人和阿玛宗人交往的神话很多。如提秀斯拐走阿玛宗人的女王，并且击退了阿玛宗人对阿提卡的进攻，等等。关于这个古代“女儿国”的传说，形成的时代久远，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遥远的母权制时代社会生活的模糊记忆。——译者注

泰人手中，他们这才发现这些袭掠者原本是女儿身。他们经过商量，决定不再杀死她们了，而是派出一队最年轻的男人到她们那里去，他们派去的人数，和他们估测的那些女子数量大致相等。这些年轻男人奉命在阿玛宗人的附近安营，看到她们就模仿她们的一举一动。如果阿玛宗人上来追赶他们，他们就撤走，不去接战；而当她们不再追赶的时候，就又回到她们的附近扎营。斯基泰人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在于他们非常希望这些高贵的妇女能够为他们生孩子。

[Ⅳ.112] 于是，他们就派出年轻男子，而这些年轻人也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了。阿玛宗很快发现这些年轻人无意来伤害她们，她们就没有去理会这些斯基泰人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处营地的距离却越来越接近了。双方人员采用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除了武器和马匹以外别无所有，这样他们和阿玛宗人一样，都不得不以打猎和劫掠为生。

[Ⅳ.113] 正午时分，阿玛宗人就要分散开来，她们一两个人分别外出游逛和放松。斯基泰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也这样做；有一个斯基泰男子去纠缠独自行动的一个阿玛宗人，这位女子并未反抗，而是半推半就，任其所为；然后她向他做手势（因为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表示，要他次日再带一个男朋友到今天相会的地方来，而她也答应再带一个女子到这里来。这位斯基泰的男子这样做了，那位阿玛宗人也没有食言。当斯基泰其他男子得知这里发生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和其他的阿玛宗人也发生了关系。

[Ⅳ.114] 随后，两个营帐合并成一个了。每一位男子都娶了与他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子为妻。但是，这些男子学不会女子所说的话，而这些女子却很快学会了斯基泰语。当他们可以相互沟通的时候，斯基泰人就对阿玛宗人说："我们有父母，有财产，因此让我们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回到我们的同族人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吧。你们仍然是我们的妻子，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答应你们不再娶别的女人。"但是阿玛宗人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妇女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她们迥然不同。我们从小练习的就是拉弓射箭、投掷标枪、驾驭战马——对于女人的事，我们一概不知。相反，你们的妇女对我们做的这些事也是一窍不通；她们以车为家，做弱女子的事情，从不外出打猎或者做其他的事。我们和她们是永远都不能和谐相处的。如果你们真心想娶我们做妻子，并且想保持自己正直的名声，那么就回家，到你们的父母那里去，要他们把你们应该得到的财产分给你们，然后回到这里，让咱们一起过自己的日子。"

[Ⅳ.115] 斯基泰的年轻男子赞同这个意见，照她们的意见做了。[①] 当他们回家去，取得了他们应分得的财产，带着它回到阿玛宗人这里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对他们这样说："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感到羞耻，也会感到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从你们的父亲那里把你们夺走，还因为我们的劫掠使你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114。——译者注

们的土地受到重大的损害。既然你们愿意娶我们为妻，那么就答应我们的请求吧。让我们双双离开这片国土，去塔奈斯河那一边的土地上吧。”斯基泰人对这个请求也同意了。

[Ⅳ.116] 于是，他们渡过了塔奈斯河，过河之后又向东走了三天，接着，又从麦奥提斯湖向北行进了三天，到达了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定居在那里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萨乌洛马泰人的妇女一直遵守着他们的古老的习俗，她们和丈夫们一起骑马去打猎，有时候甚至自己骑马去打猎；她们也去野外作战，装束和男子一模一样。

[Ⅳ.117] 萨乌洛马泰人的语言是属于斯基泰语，但是他们的口语从来就没有说得很纯正，因为阿玛宗人一开始就没有把这种语言学好。至于婚姻，他们的习俗是，一个女孩除非在战斗中杀死敌军的一个男子，否则她是不能嫁人的。有时候，有些妇女终身未能结婚，那就是因为她们这一生都未能满足习俗所要求的条件。

[Ⅳ.118] 正当上述这些民族的国王们会商对策的时候，斯基泰人的使者被引入会议现场，这些使者首先让与会者了解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他们说，波斯人在把另一个大陆[①]完全征服以后，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架桥，并且通过此桥进入了欧罗巴大陆。在欧罗巴，他们降服了色雷斯人，如今他又在伊斯特河上架桥，其目的是使整个欧罗巴大陆也屈从于他。之后，使者们又说：“在这场对抗中，你们绝不应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消灭，而是理应和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同心协力迎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你们不肯这样做，那么我们必定屈从于波斯人的压力，要么远走他乡，要么留下来与侵略者缔结屈辱条约。如果你们不援助我们，让我们独力支撑，其结果又会如何呢？可以肯定，今后你们自己也决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因为波斯人对你们的攻击决不会比对我们心慈手软，而在征服了我们之后，他们也决不会同意与你们和平相处的。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波斯国王这次来向我们进攻，确实是因为我们当初奴役他们的国民而加以报复的话，那么他就一定是直接向斯基泰亚进攻，而不应该骚扰其他任何民族。这样，人们都明白他的目标仅仅是针对斯基泰亚，而不是别的地方。但是现在，他是怎么做的呢？自从他渡海到进入欧罗巴以来，他已经征服了他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民族。色雷斯诸部落都被他征服了，其中包括我们的邻人——格泰人。”

[Ⅳ.119] 与会的各个民族的国王在听取了斯基泰使者的演讲之后进行了磋商，最后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其中格洛努斯人、布迪尼人、萨乌洛马泰人的国王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同意帮助斯基泰人；但是阿伽塞尔西人、纽利人、康尼巴尔人、麦兰克莱尼人、塔乌利人的国王是这样答复的：“假如不是你们首先

① 指亚细亚。——译者注

向波斯人无端挑衅而挑起战事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认为你们现在所提出的请求是正当的，我们就会如你们所愿，出兵加入你们的行动。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曾经入侵波斯人的领土，并且只要这位神祇赋予你们力量，你们就一直统治着他们；如今波斯人受到同一位神祇的激励，他们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报复你们。至于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在先前的战争中危害过波斯人，现在我们也不想首先去侵害他们。不过，如果波斯人侵入我们的领土，开始侵害我们了，那我们也不会轻饶他们的。但是，只要我们看到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在国内按兵不动。因为我们相信，波斯人并不是来惩罚我们，而是惩罚那些首先侵害他们的人。”

[Ⅳ.120] 使者们带着这个答复回国，并把它传达给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看到，既然周边各族都不肯加入他们的反波斯同盟，于是他们决定不与敌人在战场上展开正面交锋，而是在波斯人到达之前就主动撤离，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途中所有的水井和泉水，凡是他们路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留。斯基泰人兵分三路，其中一路军是由斯科帕西斯担任统帅的，他们计划让萨乌洛马泰人加入到这支军队中，如果波斯人向塔奈斯河方向进攻，这支军队就沿着麦奥提斯湖岸边向塔奈斯河方向退却；如果波斯人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就立即回过头来跟踪追击。另外的两路军队，其中那支主力部队是由伊丹泰尔苏斯统率的，第三路军队是由国王塔克萨基斯指挥的，这两支军队合并在一起，再加上格洛努斯人和布迪尼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他们在波斯人进攻的时候也撤退，但要在波斯人前面保持一天的路程，具体战术和另外一支军队一样。不过，他们首先是要撤退到那些拒绝加入反波斯同盟的国家，把战火引到这里。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原本无意参加这场战争，而现在也迫使他们投入对波斯人作战了。在这之后，各族的军队返回自己的领土，在协商之后认为于己有利的时候，再向敌人发动进攻。

[Ⅳ.121] 斯基泰人商定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之后，就出兵迎击大流士的军队。他们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骑兵作为前哨部队，去邀击敌人。作为他们妻子儿女住宅的车子，以及他们的全部牲畜，他们提前在前面撤退了，只留下供军旅食用的部分牲畜。他们下令，这些车子和牲畜不管路线有什么变化，都要一直向北方转移。

[Ⅳ.122] 斯基泰人的前哨部队发现，波斯人从伊斯特河出发，距离他们还有三天的路程。于是他们就直接前去距离敌人一天的路程的地方，一次次地移动营地以保持距离，并且把沿途地面上所有生长着的东西铲除殆尽。波斯人看到斯基泰的骑兵出现了，他们马上就跟踪追击，而斯基泰的骑兵则每每在他们之前撤走。波斯人追击是朝着斯基泰的一个地区去的，因此他们行军路线是向着东方，向着塔奈斯河方向而来。当斯基泰的骑兵渡过了塔奈斯河以后，波斯人也渡过该河，紧追不舍。这样，他们穿过了萨乌洛马泰人的土地，进入了布迪尼人的

境内。

[Ⅳ.123] 只要波斯人在斯基泰人和萨乌洛马泰人的境内扫荡，他们就没有任何可以蹂躏的东西，因为这些土地已经变为不毛之地了；但是，当他们进入布迪尼人境内的时候，他们看到前面提到的那座木造的城市；但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布迪尼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于是波斯人就把这座“木城”付之一炬。在这之后，波斯人继续紧追在前面撤退的斯基泰骑兵，一直穿越布迪尼人的全境而抵达一片荒漠地区。该地区无人居住，它位于布迪尼人的境域以北，其宽度为七日行程。在这个荒漠地带的那一面，居住着泰萨盖泰人；有四条大河是从他们那里流淌出来的。这些河流在流经麦奥提斯人的土地后，都注入麦奥提斯湖。这四条大河的名字分别是：吕库斯河、奥阿鲁斯河、塔奈斯河以及叙尔吉斯河。

[Ⅳ.124] 大流士抵达荒漠地带以后，他就没有继续追下去了，在奥阿鲁斯河畔安营扎寨。大流士在那里修筑了八大要塞，各座要塞之间距离相等，都是60斯塔狄亚[①]，这些要塞的残迹至今依稀可见。[②] 在大流士花费时间修筑要塞期间，他跟踪追击的那些斯基泰人向北迂回，又绕道返回了斯基泰亚。这样，斯基泰人就无影无踪了。大流士完全找不到斯基泰人的踪影，于是只好把那些半途而废的要塞抛弃到一边，也转而向西行军。在他看来，他所看到的那部分斯基泰人就是他们全民族的人，他们是向西方逃跑的。

[Ⅳ.125] 这时，大流士加速进军，进入斯基泰亚，却遇到了斯基泰人另外两支合而为一的军队，他立即实施追击。这支军队也始终在他前面保持一天的行程；由于他追得很急，斯基泰人就依照他们原定的计划，诱导波斯军队进入那些拒绝和他们结盟的国家去，他们首先进入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的境域。斯基泰人在前，波斯人在后，都侵入他们的国土，先后造成了很大的动荡；接着，斯基泰人从这里又把波斯人引入了康尼巴尔人（食人族）的国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随后，他们又从那里进入纽利人的领土，给当地居民造成很大的骚乱。然后，斯基泰人继续撤退，已经迫近阿伽塞尔西人的边境了；但是，这个民族看到他们的毗邻诸族因恐慌而被迫迁徙，于是就在斯基泰人侵入他们的国土之前，派出一名使者警告斯基泰人不要越过他们的边界，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他们就首先得突破阿伽塞尔西士兵这一关。阿伽塞尔西人发出警告后，就向边界地带集结兵力，力图拒敌于境外。而其他诸民族——黑衣族、食人族和纽利人，当斯基泰人和波斯人进入他们境内的时候，这些民族都没有加以抵抗，把以前发出的威胁忘得一干二净，仓皇逃窜到北方的荒漠地带去了。斯基泰人既然受到阿伽塞尔西人的警告，就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土，他们从纽利人的国土上折回，引领着波斯人

---

① 约合11千米。——译者注

② 这些情况乃是希罗多德从希腊商人那里听说的。他这样说未必意味着他曾经亲眼见过。

返回了斯基泰亚。

[Ⅳ.126]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看起来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后，大流士派出一名骑手送信给斯基泰的国王伊丹泰尔苏斯说："你这个怪人，当你可以在两件事情当中随意作出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逃跑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与我对抗，那就不要再四处逃窜了，让我们在实战中一决雌雄；如果你认为我的实力比你强大——这样你也应当停下来——你应当把'土和水'[①] 送给你的主人，立即前来与我谈判。"

[Ⅳ.127] 对于这封来信，斯基泰的国王伊丹泰尔苏斯是这样答复的："波斯人，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惧怕任何人，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逃跑。我过去未曾做过这种事，我现在也不是在你面前逃跑。现在我这样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这只是我平时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已。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立即与你交战，因为我们斯基泰人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耕地，所以我们不怕城池被攻破，也不怕耕地遭蹂躏，我当然没有必要急于和你交战了。然而，如果你现在非要立即给我们以重创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坟还在——你们去找到它们，把它们掘掉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否会与你们决战了。除非你们满足我们的要求，掘掉我们的祖坟，否则我们是决不会接战的。这就是我对你的挑战的答复。至于主人，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远祖宙斯，斯基泰人的女王是赫斯提亚。[②] 你要我向你献上'土和水'，我是不会给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收到更为合适的礼物；最后，关于你自称你是我的主人，我要对你说：'你要后悔的'。"（这是斯基泰式的演说所用的一句咒语）于是，使者带着这封回信去禀复大流士了。

[Ⅳ.128] 斯基泰诸王听说大流士对他们以奴隶相称，个个怒不可遏。于是他们派出了斯科帕西斯所统率的有萨乌洛马泰人参加的那支军队，命令他们设法与留守伊斯特桥的伊奥尼亚人进行谈判。同时，他们还决定，留在后面的斯基泰人，不再引领着波斯人在他们的境内四处奔走，而是每每在波斯人用餐的时候去袭击他们。因此，他们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出现，然后就向他们发起进攻。双方在交锋中，斯基泰人的骑兵总是能够击败波斯人的骑兵；然而，每当这些骑兵向步兵阵地溃逃的时候，每次都得到其步兵的增援。而另一方面，斯基泰人由于害怕波斯的步兵，他们追上前来，就又马上回撤。入夜，斯基泰人也用类似的办法发动了多次袭击。

[Ⅳ.129] 有这样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它使波斯人获益不小，而给斯基泰人进攻波斯军营以很大的麻烦，这就是驴的叫声和骡子的外形。因为如前所述，[③] 斯基泰人境内是不产驴和骡子的，所以在斯基泰亚各地，由于气候寒冷，

---

① 献出"土和水"，大概意味着向对方表示臣服。——译者注

② 参阅：Ⅳ.5、59。斯基泰诸王认为自己是宙斯的后裔。——译者注

③ 参阅：Ⅳ.29～30。——译者注

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两种牲畜的任何踪影。[①] 因此，斯基泰的骑兵听到驴叫，就大为惊骇。在他们攻击波斯人的时候，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匹听到驴叫声的时候，吓得掉头就跑，或是竖起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叫声，也未曾见过这样的动物。这一点对战事的进程还是有不小影响的。

[Ⅳ.130] 斯基泰人觉察到波斯人出现了军心动摇的迹象，他们采取措施，以使波斯人难以离开斯基泰亚。按照他们的设想，如果波斯人滞留下来，由于缺食断炊，这样就会对他们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一些牲畜和牧人留在后面，而他们自己则在前面，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于是，波斯人每每劫走了这些牲畜，他们就为此兴奋不已。

[Ⅳ.131] 这样的事发生了多次，最后连大流士都觉得无计可施了。斯基泰人诸王看到机会到了，于是就派出一位使者前来波斯军营，把一份“礼物”送给了波斯国王，这份礼物包括：一只飞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波斯人问这位来使，他带来的礼物是什么意思，但是使者回答说，他除了奉命把“礼物”送到，并且尽快返回之外，并没有要他转达什么。他还说，如果波斯人有智慧，他们自己就可以推测出这些礼物的寓意。波斯人听了这话，于是聚在一起就此进行了讨论。

[Ⅳ.132] 大流士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这是斯基泰人自己有意来投降的，他们准备把他们的国家，包括“土和水”都交到他的手里。在他看来，这些礼物的寓意是：老鼠是生活在土里的，它和人吃同样的食物，而青蛙是栖居在水里的，鸟和马则是极为相似的；斯基泰人送来箭是表示他们愿意献出他们全部的武力。这是大流士的解释。而推翻玛古术士的七位密谋者之一的戈布里亚斯，却就此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这些礼物的寓意是：“波斯人啊，除非你们变成鸟飞上蓝天，或是变成老鼠钻进洞里，或是变成青蛙跳入泥塘里，否则你们将永远逃不出这片土地，你们都将死于这些箭下。”关于斯基泰送给波斯人的“礼物”，自古就有不同说法。许多学者认同戈布里亚斯的解读，认为这是斯基泰人给波斯人的一封“警告信”。克特西亚斯提到更为离奇的一个说法，波斯国王和斯基泰国王比赛射箭，大流士发现斯基泰国王的弓更坚硬，就立即率军逃跑了。[②] 以上就是波斯人对这些“礼物”寓意的看法。

[Ⅳ.133] 斯基泰人有一支军队，战事之初曾奉命守卫麦奥提斯湖，如今又被指派到伊斯特河畔与驻守在那里的伊奥尼亚人进行谈判。斯基泰人的军队抵达浮桥所在地的时候，他们这样说：“伊奥尼亚人啊，只要你们按照我们的建议去行动，我们就会把自由带给你们的。我们听说，大流士命令你们在这里坚守 60

---

① 亚里士多德也说，在像斯基泰亚这样寒冷的地方是不产驴的。这是不正确的。但亚氏同时指出，毫无疑问，驴首先是在亚细亚被驯化的，而且在温暖的气候下生长得最好。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42 页。——译者注

② 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42～343 页。——译者注

天；而如果到时候他不能回到这里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各自回家了。因此，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无论在大流士看来，还是在我们看来，你们都是无可指责的。你们在指定的时间内留守在这里，时间一到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伊奥尼亚人听他们这样说，就承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随后斯基泰人便全速返回了。

[Ⅳ.134] 斯基泰人在派使者去大流士那里递送“礼物”以后，就把没有前往伊斯特河畔的那些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①，都拉出来和波斯人对峙着，战斗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斯基泰人列好战斗队形的时候，碰巧在两军中间窜出一只狂奔的野兔；所有看见这只野兔的斯基泰人，都冲上来追赶这只兔子，斯基泰人发出叫喊声，阵营中一片混乱。大流士听到敌方阵营这般喧闹，询问左右原因何在。他们告诉他，说斯基泰人都在追赶一只野兔。于是他就对他的那些参谋人员②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到眼里，现在我以为戈布里亚斯关于斯基泰人的‘礼物’的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既然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他的一样，我们就要适时地制定一些明智的策略，以使我们自己可以安全地返回故土。”戈布里亚斯接着这个话茬说：“主公，我在来这里之前，我就基本上确信这些斯基泰人是很难对付的一个民族。我来到这里后，就更加确信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我看他们不过是和我们开玩笑罢了。因此，我建议，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依然和往常一样燃起营火，找一些借口把我们的军队中最没有战斗力的，最不能吃苦的那部分士兵留下来，还要把我们所有的驴子都拴在这里，而我们自己要在敌人进军到伊斯特河而把桥毁掉之前，或者在伊奥尼亚人作出使我们遭到毁灭的决定以前，撤出斯基泰亚。”

[Ⅳ.135] 这是戈布里亚斯的建议。到了夜里，大流士就按照他的建议采取行动，他把那些伤病士兵，以及那些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不少的士兵留在营盘里，把驴也拴在他们附近。大流士把驴留下来，是故意让敌人听到驴叫声；他把那些伤病员和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士兵留下来，而他的借口是说，他准备率领他的精锐部队去攻击斯基泰人，这期间由他们来为他守卫营地。这样，大流士向留守营地的士兵宣布了他的部署，并且燃起了营火之后，就直奔伊斯特河畔而来。那些驴得知他们的主人要离去了，它们就使劲叫，斯基泰人听到了驴在叫，深信波斯人仍驻留在原地。

[Ⅳ.136] 清晨起来，奉命留守军营的士兵才得知他们是被大流士要弄了，于是他们向斯基泰人举手投降，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斯基泰人一听说这个消息，就马上通知他们所有的人马集合，包括他们自己的两路人马——一路是单独的，一路是由两支联合而成的——再加上所有的盟军，即萨乌洛马泰人、布迪尼人、格洛努斯人，都集合到一起，朝着伊斯特河方向追踪而去。然而，由于

---

① 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听说斯基泰人还有步兵。但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步兵。如果他们真的有步兵的话，大流士就可能迫使他们进行常规战。

② 直译为“国王经常和他们讨论事情的人们”。大概就是国王的顾问或者参谋人员。——译者注

波斯军队大多数是步兵，他们也不知道走哪条路线，当时在斯基泰亚境内前往伊斯特河的道路还没有开辟出来；而斯基泰人却都是骑兵，并且熟悉去伊斯特河的捷径，因此双方军队没有遭遇。结果，斯基泰人抵达伊斯特河桥的时间，远比波斯人要早。斯基泰人看到波斯人尚未到达，就向船上的伊奥尼亚人说："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守桥的期限已经到了，你们还留在这里是错误的。此前你们一直对波斯人心存畏惧，使得你们不敢擅离此地；然而，现在你们尽管放心地把桥拆除，赶快回归你们的故土吧！你们为自己获得了自由而高兴吧！你们还要感谢诸神和斯基泰人。至于你们以前那个主人，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他将永远都不会再向任何一个民族发动战争了。"

[Ⅳ.137] 伊奥尼亚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雅典人米太雅德，他也是地处赫勒斯滂海峡的科尔松尼斯人的国王，① 也是守卫伊斯特河桥的指挥官，他向其他将领建议，听从斯基泰人的劝告，恢复伊奥尼亚的自由。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如今我们在各自城邦享有王权，都是有赖于大流士的力量；一旦大流士的威权遭到颠覆，那么我无法继续成为米利都的统治者，你们也同样无法在你们各自的城邦继续统治下去了。因为到那时任何一个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而不会去选择君主政治的。"希斯提埃乌斯发表自己的看法后，其他诸位首领原本准备支持米太雅德的，他们却都改变了主意，都宣称支持希斯提埃乌斯的意见了。

[Ⅳ.138] 这次投票支持希斯提埃乌斯的，都是受到波斯国王特别器重的人物。他们是：赫勒斯滂诸邦的僭主——阿卑多斯的达福尼斯、兰普萨库斯的希波克鲁斯、帕里昂的赫洛凡图斯、普洛康涅苏斯的麦特洛多鲁斯、库济库斯的阿里斯塔哥拉斯、拜占庭的阿里斯顿；还有来自伊奥尼亚诸位王者——开俄斯的斯特拉提斯、萨摩斯的埃亚凯斯、佛凯亚的劳达玛斯以及反对米太雅德的意见的米利都的希斯提埃乌斯。在埃奥利斯人当中，出席会议的唯一重要人物就是库麦的阿里斯塔哥拉斯。②

[Ⅳ.139] 这些希腊人的首脑们议决采纳希斯提埃乌斯的意见；他们又作出决定，还要像下面这样做，这样说。他们决定把连接斯基泰亚一方的那部分桥拆除，拆到距离斯基泰亚的岸边一箭之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斯基泰人觉得他们正在做一些事，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又等于没做，结果是同样可以阻止斯基泰人强行从这座桥跨越伊斯特河；同时在拆桥的时候还向斯基泰人作出保证说，他们不会做任何让斯基泰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们又把这个决定补充到希斯提埃乌斯所提出的意见中；随后希斯提埃乌斯走上前来，以全体希腊人的名义，回答斯基

---

① 关于米太雅德在当地的统治，参阅：Ⅵ. 34～36。

② 人们不能不怀疑希罗多德所提供的名表是有疏漏的，还有更多的未名列其中的参与者。据推测，这个名表来自赫勒斯滂地区（极有可能是来自米太雅德家族）；因而赫勒斯滂地区重要城邦除了卡尔开顿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有。对于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则只提及其中一些特别有声望的领袖。

泰人说："斯基泰人，你们曾带给我们好的建议，你们赶赴这里的行动也是迅捷的。如今，你们的努力使我们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们所做的事情，将有助于你们实现你们自己的目标。我们正在拆除这座桥，这是你们亲眼所见；而且，相信我们会满怀热情地去努力，争取获得自由。同时，在我们拆桥的时候，你们的任务是去搜寻波斯人；一旦你们发现了他们，那么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你们，都可以用他们应得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报复了。"

[Ⅳ.140] 于是，斯基泰人再次地相信了伊奥尼亚人诸首领的承诺，他们调转方向，希望能够找到波斯人。然而，他们弄不清敌人的回师路线；在这方面，斯基泰人自己以前的做法有过失的。因为若不是他们毁坏了那一地区的每一片草场，填塞了所有的水井的话，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波斯人。但是实际上，他们自认是最高明的那些策略，恰恰是又成为他们未能找到敌人的原因。斯基泰人在境内循着可以找到饮水和马饲料的路线，在那些地方去搜索敌人，他们估计敌人在撤退的时候也是要设法穿越这样的地方的。但波斯人却是完全循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行进的，一刻也不敢偏离，因而他们费尽周折才来到桥所在地。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在发现桥已被拆除之时，他们十分恐慌。因为他们以为伊奥尼亚人也许已经离他们而去了。

[Ⅳ.141] 大流士军中有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的嗓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流士命令这个人站在伊斯特河的岸边，高呼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的名字。这个埃及人奉命行事。希斯提埃乌斯在听到埃及人的第一声呼唤时，他就率舰队前来，再一次搭好浮桥，协助大流士的军队渡河。

[Ⅳ.142] 就这样，波斯人逃离了斯基泰亚。斯基泰人回过头去寻找波斯人，结果又一次扑了空。因此，斯基泰人习惯上是以带有指责的口吻来评说伊奥尼亚人的：如果把他们视为自由人，那么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最懦弱的人；但如果把他们视为奴隶，他们就是奴隶当中最忠诚的，并且是最喜欢依附于他们的主人的。

[Ⅳ.143] 大流士在穿过色雷斯之后，抵达科尔松尼斯的塞斯托斯。他在他的舰队的协助下从那里渡海，进入亚细亚，他留下一位名叫麦加巴佐斯的波斯人，统领欧罗巴方面的事务。就是这个人，大流士有一次当着各位波斯人的面称赞他，以表示对这个人特别的敬重。大流士有一次正要吃石榴，正当他剥开第一个石榴的时候，他的兄弟阿塔班努斯就问他，他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像石榴的种子这样多。大流士回答说："如果我拥有像石榴种子那样多的麦加巴佐斯式的人物，那就比征服希腊更使我感到满意了。"大流士当着波斯人这样说，是很给他面子的；而这时他把麦加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统帅，留给他约 8 万将士。

[Ⅳ.144] 就是这个麦加巴佐斯，由于自己所说的话而使自己永远铭记在赫

勒斯滂人的心中。他在拜占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卡尔开顿人[1]建城时间比拜占庭早了17年。他说："那时卡尔开顿人一定是瞎了眼的——如果不是这样，在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更为优越的城址时，他们就决不会找一个相对较差的地址来建城了。"如今这个麦加巴佐斯既然奉命担任赫勒斯滂地区的统帅，对于不主动投到波斯人这一边来的赫勒斯滂人，他都把他们逐一征服了。

[Ⅳ.145]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波斯人还派出另一支大军去远征利比亚，出征的借口等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再来说明。阿尔戈号船的水手们的第三代子孙，被那些把雅典的妇女从布劳隆拐跑的皮拉斯基人驱逐出列姆诺斯岛，[2] 他们乘船前往拉栖代梦，在那里的泰格图斯山安顿下来，生起了火。拉栖代梦人看到这个情况，就派来一名使者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于是他们回答说，他们是米尼亚人，[3] 是乘着阿尔戈号船在海上航行的那些英雄的后人，那些英雄曾在列姆诺斯滞留了一段时间，成为当地人的祖先。拉栖代梦人听他们陈述自己的世系之后，第二次派来使者，问他们来到拉栖代梦并且点起了火，其目的何在。他们回答说，他们被皮拉斯基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出来，就来到了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因为这样做是最合情理的；至于他们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和祖先的后人居住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权利，获得他们的份地。拉栖代梦人似乎乐于按照这个条件接纳米尼亚人，他们分配给米尼亚人土地，并且把他们吸收到部落之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丁达琉斯的儿子们[4]也曾在阿尔戈号船上。米尼亚人随即在这里娶斯巴达女子为妻，并且把他们在列姆诺斯所娶的妻子给斯巴达人做妻子。[5]

[Ⅳ.146]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米尼亚人就开始傲慢起来，他们要求享有担任国王的权利，并且有过其他渎神的行为。于是，拉栖代梦人决定把他们处死，这样就把他们捉住并且关押起来。这个时候的拉栖代梦人从不在白天杀人的。因此，就在米尼亚人即将被处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们，她们不仅是公民，而且是斯巴达那些首要人物的女儿们，请求允许她们进入牢房并且和自己的丈夫说说话。斯巴达人答应了她们，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些妇女这样的行动背后会隐藏着什么计谋。但是她们在进入狱中以后，便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给她们的丈夫穿上，而她们自己换上了丈夫的服装。这些身穿女人服装的米尼亚人，就这样装成女人溜出来了。他们这样溜出来之后，再一次在泰格图斯山上建立了营地。

[Ⅳ.147] 恰恰在这个时候，阿乌特西昂之子塞拉斯正准备率领殖民者离开拉栖代梦。阿乌特西昂之父提萨门努斯乃是塞尔桑达之子、是波里尼凯斯之孙。

---

① 王译本在这里译为"迦太基人"（参阅：上册，第321页），显系误译。——译者注

② 关于皮拉斯基人在列姆诺斯岛上的情况参阅：Ⅵ.137。——译者注

③ 作为阿尔戈号船员的后裔，他们是色萨利的米尼亚人，生活在帕伽赛湾附近。——哥译本注

④ 卡斯托尔和波利丢凯斯。——哥译本注

⑤ 这句话与哥译本的译文稍有出入。参阅：王译本，上册，第321页。——译者注

这位塞拉斯是属于卡德摩斯一族的人，他是阿里斯托德姆斯之子普洛克利斯和攸里斯提尼的舅父，这两个男孩年幼的时候，他曾以摄政的身份行使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成人并且执掌政权的时候，塞拉斯由于长期执掌最高权力，便无法容忍居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于是决定离开斯巴达，渡海投靠他的亲族。在现在叫做塞拉、而当时叫做卡利斯塔的海岛上，居住着腓尼基人波吉利斯之子蒙布里亚卢斯的后裔。（因为阿根诺尔的儿子卡德摩斯在海上寻找欧罗巴期间，曾在这个塞拉岛登陆；在登陆之后，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而这样做，他把一些腓尼基人连同他自己的亲戚蒙布里亚卢斯都留在了这个岛上。在塞拉斯从拉栖代梦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在这个卡利斯塔岛上已居住了8世。）

[Ⅳ.148] 如今，塞拉斯率领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们准备出发到卡利斯塔岛。他们决不是想驱逐原有的居民，他把那些人当做是他的近亲，因而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居住。正在这个时候，米尼亚人逃出了监狱，并在泰格图斯山上建立了根据地；当拉栖代梦人打算把他们杀死、并且认为这样做是最佳选择的时候，塞拉斯请求饶恕他们的性命，并答应把他们带出国境。拉栖代梦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塞拉斯率领着三艘三十桨船来到蒙布里亚卢斯的后裔那里居住下来。但是，他不是带着所有的米尼亚人，而只是他们当中的少数。米尼亚人的大多数都逃到帕罗列阿泰人和考康斯人的土地上，他们把这些原住民从当地赶走之后，自己分布在所占领的地区，分为六部，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六座城镇，分别是列普里昂、马吉斯图斯、弗利克赛、皮尔古斯、爱皮昂、努狄昂。[①] 这些城镇在我的时代大都为爱利斯人所毁坏。

[Ⅳ.149] 卡利斯塔岛因其殖民者塞拉斯的名字而被称为塞拉岛。[②] 这位塞拉斯有一个儿子，他不愿意和父亲一同乘船下海；因此塞拉斯就把他留下，并且说他如同“狼群之中的一只绵羊”。由于他这样说，他的儿子就得到了一个奥耶奥利库斯[③]的绰号，后来人们竟一直用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了。[④] 这位奥耶奥利库斯就是埃勾斯的生父，斯巴达的一个强大的埃勾斯部落就是他的族裔。有一个时期，这个部落的男子看到他们的孩子都夭折了，于是他们就按照一道神谕的指

---

① 这六座城镇都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特利菲里亚（Triphylia），该地区位于爱利斯和美塞尼亚之间。——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Ⅳ.148。——译者注

③ Oeolycus，直译为“羊狼”。——哥译本注

④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他本名阿里斯托克利，据说因天生一副宽肩膀（或宽额头），因而得绰号“柏拉图”（古希腊语 Plato 有宽肩膀或者宽额头之意），后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译者注

示，建立了莱乌斯和奥狄浦斯[①]的复仇之神的神庙。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情况便中止了。在塞拉岛，这些人的后裔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Ⅳ.150] 在我的历史中，塞拉人和拉栖代梦人所讲述的相同的内容就是这些了；而从这里开始，我所叙述的内容就只是复述塞拉人所讲述的内容。他们说，塞拉斯的后裔、塞拉岛的国王、埃萨纽斯之子格林努斯到德尔斐去，为他自己的城邦献上百牛大祭。和他一同去德尔斐的还有许多公民，在其他人当中，包括属于米尼亚族的攸菲米德斯家族的波林涅斯图斯之子巴图斯。当格林努斯就其他事情祈求神谕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他应当在利比亚建立一座城市。格林努斯就此回答说："主啊，我老迈年高，行动不便，不适宜去从事这项工作了，请命令这些年轻人中间的一位去完成这项任务吧。"他在讲这话的时候，是指着巴图斯的。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了。但是在使团返回塞拉之后，塞拉人却没有执行神谕的指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利比亚在什么地方，也不敢如此贸然地向他们不了解的地方派驻移民。

[Ⅳ.151] 但是，在神谕发布以后的七年间，塞拉岛滴雨未下，全岛所有的树只剩下一棵还活着，其余的全都旱死了。面对这种情况，塞拉人又派人前往德尔斐去祈求神谕，皮西亚女祭司责备他们，说他们为什么不去利比亚殖民。于是，既然没有任何办法缓解目前的灾祸，他们就派出使者前往克里特，以寻找那些曾经到利比亚旅行过的克里特人或是居留在那里的外乡人。塞拉人的这些使者们在克里特巡行时，曾造访一个叫做伊塔努斯的城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科洛比乌斯的经销紫色染料的商人[②]。他们询问这个人，他说，有一次他遇到逆风而被吹到利比亚，登陆的地方是一个被称为普拉太亚的岛。[③] 于是，他们雇用这个人，带着他返回塞拉。他们随后从塞拉派出少数人乘船到那里去侦察。他们在科洛比乌斯引领下，抵达普拉太亚岛；之后，他们把科洛比乌斯留在那里，留下数月的口粮，而他们自己全速返回塞拉，向国人报告普拉太亚岛的有关情况。

[Ⅳ.152] 他们离开了那里，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日期，科洛比乌斯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一艘萨摩斯的舰船，其船长为科拉尤斯，[④] 在驶

---

① 奥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莱乌斯和他的妻子伊奥卡丝塔所生的儿子。他年幼的时候遭到遗弃，但是获救并被带到遥远的地方。等他长大成人后返回故乡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竟然杀死了他的生父，并且娶了自己的母亲。等他后来得知事情的真相时，已经太迟了。荷马首先讲述这个故事，它也是索福克利斯的《奥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 的主题。——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这里译为"采骨螺的渔夫"。骨螺紫是古代腓尼基人常用的一种优质的紫红色染料的来源，是从地中海生产的骨螺中提取的。腓尼基人以经销紫色织物闻名于世，据说腓尼基（古希腊语意为"紫色之国"）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③ 这个岛屿现在称为邦巴（Bomba）岛，在库列涅以东。——哥译本注

④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重要，它展示了萨摩斯人热衷于海上事业的性格。在希腊诸邦中，据说只有萨摩斯和佛凯亚向西航行到达这么远的距离。

往埃及途中被迫来到了普拉太亚，使他得到了救济；这些萨摩斯船员得知科洛比乌斯全部经历之后，就留给他够吃一年的粮食。他们自己准备离开该岛，取海路前往埃及，但是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来，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东风风力不减，结果一直把他们吹过了赫拉克利斯柱，最后因天意所指而来到塔特苏斯。那时候，这个商港还是一个处女港[①]，商人们很少来到这里。因此，这些萨摩斯人在返回时由于所携带的商品而获得了比此前任何希腊人都要丰厚的利益，例外的只有埃吉那人劳达玛斯的儿子索斯特拉图斯，因为其他任何人都是不能和他相比的。萨摩斯人取出他们获利的十分之一，即 6 塔连特，制造了一件在外形上类似于阿尔哥斯的混酒钵的青铜器，青铜器上铸有格里芬的头，树立在它的边缘上；在这个青铜器的下面有三个巨大的跪着的青铜像支撑着，每个都有 7 腕尺[②]高。他们把它作为祭献物安放在萨摩斯的赫拉神庙里。萨摩斯人对科洛比乌斯的帮助，是此后他们和库列涅人、塞拉人结下深厚友谊的开始。

[Ⅳ.153] 那些塞拉人把科洛比乌斯留在普拉太亚岛上，他们回到塞拉，告诉他们的国人说他们已在利比亚沿海的一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塞拉人决定从他们的 7 个区选派人员去那里殖民，每两个兄弟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一个前去。巴图斯被推举为国王和殖民者的领袖。于是这些殖民者搭乘两艘五十桨船前往普拉太亚了。

[Ⅳ.154] 这是塞拉人的说法。关于故事的结局，他们的说法和库列涅人的说法是相同的；但是关于巴图斯的说法，这两个民族的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库列涅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克里特，曾有一位名叫埃特阿库斯的国王，统治着奥阿克苏斯城邦。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弗罗尼玛。女儿的生母已经过世，埃特阿库斯又娶了一个后妻。他刚刚把第二个妻子娶回家，她就认为自己应该是可怜的弗罗尼玛的堂堂正正的后母，她常常虐待弗罗尼玛，并且想尽各种办法迫害她，最后她竟指责弗罗尼玛有淫乱行为，而埃特阿库斯也被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相信了妻子的谗言，于是他想以一种最残忍的办法来惩罚自己的女儿。在奥阿克苏斯，有一位名叫塞米松的塞拉的商人。埃特阿库斯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朋友和宾客招请来，他要塞米松发誓，要遵照他的要求去做任何事情。塞米松答应下来之后，这位国王就把弗罗尼玛交给他，要他把她带走，投到海里去。塞米松因为自己所发的誓言中隐含着诡计而倍感愤慨，从而使他弃绝了和埃特阿库斯之间的友谊；不久他就带上弗罗尼玛，乘船离开了克里特。在到达公海之后，他为了履行对埃特阿库斯的誓言，他把这个女孩用绳索捆住，把她下放到海里，然后再把她从海水里捞上来，他们就这样乘船来到了塞拉。

[Ⅳ.155] 在塞拉，当地一位知名人士波林涅斯图斯娶了弗罗尼玛为妾。不

---

① 指希腊人尚未到过的地方。塔特苏斯位于今西班牙瓜达尔基维尔河口处。参阅：Ⅰ.163。——哥译本注

② 约合 3.2 米。——译者注

久，他们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儿子，这个孩子生来有些结巴，讲话的时候口齿不清。根据库列涅人和塞拉人的说法，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巴图斯。然而，在我看来，他起初给他起的是另外一个名字，[①] 只是在到达利比亚以后才改换为巴图斯这个名字的。至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那或许是由于他受到德尔斐神谕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他所处的职位。因为在利比亚语中，巴图斯意为国王。我以为，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在预言中这样称呼他的原因。女祭司知道他即将成为利比亚的一个国王，因而在对他说话的时候就使用了利比亚语的词语。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到德尔斐去祈求关于他的口齿的神谕。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 巴图斯，你来询问口齿的事情；但是佛布斯·阿波罗
> 却吩咐你到盛产羊毛的利比亚去，建立一个殖民城邦。

女祭司仿佛是用她本族的语言对答复他的。她说："国王啊，你是为了解决口齿的问题而来这里的。"他回答说："主啊，我到这里来是寻求解决口齿表达的事情的，但是你答复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桩事情——你命令我去利比亚殖民——这是一桩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啊！我哪里有力量做这件事，哪里有人手来做这件事情呢？"巴图斯这样说了，但是女祭司并没有被他说服而给他另外的神谕；于是，他发现女祭司的答复还是和先前完全一样，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巴图斯就起身离开，返回塞拉。

[Ⅳ.156] 但是其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巴图斯还是其他的塞拉人，在各个方面都很不顺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现在的苦难，于是他们派人到德尔斐去求解他们遭遇不幸的原因。皮西亚女祭司说，如果他们和巴图斯一同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的话，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比现在好些。塞拉人按神谕所说，派巴图斯率两艘五十桨船前去。这些人乘船来到了利比亚，但是他们一时不知道还应当做些什么，就又回到了塞拉岛附近。塞拉人在看到他们靠近海岸的时候，就向他们投射标枪，不许他们登陆，责令他们循原路返回。于是，他们迫于无奈，只得回去殖民于利比亚附近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屿就是我说过的那个普拉太亚岛）。据说，这个岛的面积和现在的库列涅城的大小一样。

[Ⅳ.157] 此后他们在普拉太亚岛上居住了两年。然而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觉得依然是厄运缠身，于是他们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留在岛上，其他的人结队前往德尔斐。他们在德尔斐神庙里抱怨，大意是说，他们尽管已经定居于利比亚，但他们的时运和此前完全一样。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美丽的利比亚盛产羊毛吗？

---

① 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品达在其诗中提到过。巴图斯原本是一种头衔，后来成了人名。

聪明的塞拉人啊！难道你们比到过那里的人更了解情况吗？

听到这话之后，巴图斯和他的朋友们就乘船返回普拉太亚了。显而易见的是，神祇在他们真正在利比亚建立殖民地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他们在回到普拉太亚后，又带上了他们留在岛上的人，然后一起驶离普拉太亚，在该岛对面的利比亚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个地方就是阿齐利斯，它的两面由最美丽的群山[①]环抱着，而它的另一面还有河流穿过。

[Ⅳ.158] 他们在这里居留了 6 年。到了第 6 年年底的时候，利比亚人劝请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许诺将带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于是，这些希腊人离开了阿齐利斯，他们在利比亚人的引领下向西迁移。他们根据向导的计算，对行程做了这样的安排，使希腊人在夜间通过他们本地最好的一个叫做伊拉萨的地方。[②] 利比亚人带着希腊人来到一个叫做阿波罗泉的地方，他们对希腊人说："希腊人啊，这里就是适于你们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天空有一个孔。"[③]

[Ⅳ.159] 殖民地建立者巴图斯在他的有生之年统治了 40 年，他的儿子阿克西劳斯统治了 16 年，[④] 在这期间，库列涅的居民人数保持平稳，和他们初到殖民地来的时候相比不多也不少。但是在第三任统治者即所谓幸运的巴图斯当政期间，皮西亚女祭司用一道神谕激励希腊各地的人们渡海去利比亚，和库列涅人一起居住。库列涅人曾经答应给所有来这里的人们分配土地。那道神谕是这样说的：

> 无论是谁，如果他没有赶上分配可爱的利比亚沃土，
> 那么我要告诫他，他迟早要为其愚蠢之举而后悔的。

于是许多希腊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库列涅，而毗邻的利比亚人的大片领土被这些库列涅人占领了。因此，这些利比亚人以及他们的国王阿狄克兰，他们的土地被库列涅人侵占，他们的居民遭到库列涅人的虐待，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埃及，表示自愿归顺于埃及国王阿普里耶斯的统治之下。这样，阿普里耶斯就从埃及征调了一支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人。库列涅人出城迎敌，来到伊拉萨地区，靠近一个叫做塞斯特泉的地方，就在那里和埃及人交战，击败了埃及人。那时候，埃及人还从未见识过希腊人的战斗力，因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一次他们被希腊人击溃，几乎全军覆没，以致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回到埃及。由于这个缘故，也

---

① 哥译本为"丛林"。——译者注

② 这样做是为了使希腊人看不到这个地方的情况。——译者注

③ 天空有一个孔大概是雨水丰沛的象征。库列涅建城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631 年。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53 页。——译者注

④ 哥译本亦为"16 年"；王译本为"17 年"。——译者注

由于阿普里耶斯的臣民们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君主，于是埃及人就起来叛离了他。①

[Ⅳ.160] 这位巴图斯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克西劳斯。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曾和他的兄弟们发生纠葛，最后他的兄弟们离开了他，到了利比亚的另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经过商量建立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当初和现在都叫做巴尔卡。与此同时，他们说服了利比亚人起来叛离库列涅人。不久，阿克西劳斯率军出征利比亚人，因为利比亚人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并且起来反对他。这些人慑于阿克西劳斯的威力，向利比亚东部地区逃去。阿克西劳斯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利比亚的琉孔才赶上了他们。利比亚人决定在琉孔冒险一战。于是，双方展开厮杀。此役利比亚人取得全胜，库列涅人方面总共有 7 000 名重装士兵在交战中被杀死。由于受到这次惨败的打击，阿克西劳斯病倒了，在服药期间，他被他的一个兄弟利阿库斯给绞死了；但利阿库斯随后又被阿克西劳斯的遗孀爱利克索用计给除掉了。

[Ⅳ.161] 阿克西劳斯的儿子巴图斯继承了王位，他是一个跛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库列涅人由于新近遭遇惨祸，他们便派人到德尔斐去祈求神祇，询问应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才能保证自己繁荣幸福的生活。皮西亚女祭司答复他们说，他们应当从阿卡底亚的曼丁尼亚去请一位仲裁者来。于是，库列涅人派人到那里去提出请求，曼丁尼亚人答应了他们，并且给他们派出了一位深孚众望的名叫德摩纳克斯的公民。这个人抵达库列涅之后，首先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就着手把全体人民分成四个部落：塞拉人和他们的属民被划为第一个部落；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特人被划为第二个部落；全体岛民都划归于第三个部落。② 除此以外，他剥夺了以前属于国王巴图斯的特权，留给的只有某些圣地和圣职，至于此前国王可以行使的所有其他权力，都移交到人民大众的手里了。

[Ⅳ.162] 这位巴图斯在世的时候，仲裁者的这些规定还是继续执行的。但是在他的儿子阿克西劳斯继承王位以后，关于国王的特权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跛足的巴图斯和斐列蒂玛所生的儿子阿克西劳斯不肯遵守曼丁尼亚人德摩纳克斯的规定，③ 他要求把先王所拥有的特权都归还给他。在这场争斗中，追随阿克西劳斯的这一派遭到了失败，于是他逃到了萨摩斯，而他的母亲则逃往塞浦路斯岛上的萨拉米斯。当时萨拉米斯的统治者是埃维尔松，他就是那位把香炉奉献给德尔斐的人。这个香炉保存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是一件令人赞叹的杰作。斐列蒂玛逃到他这里来，请求给她一支军队，以使她和她的儿子重返库列涅。然而，埃维尔松则是什么礼物都愿意给她，就是不能给她军队。斐列蒂玛接受了他

---

① 这是公元前 570 年的事情。参见Ⅱ.161。——哥译本注

② 由于人口增长、琉孔的惨败和王室的内讧，迫使库列涅进行宪政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居民来自希腊各地。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改革，扩大了普通民众的权利，削弱了王权。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54 页。——译者注

③ 把城邦的居民划分为三部分，是依据多利斯人习惯的划分原则而进行的。——哥译本注

给她的所有的礼物，并且说："国王啊，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拨给我一支军队就更好了。"埃维尔松发现，无论他送给她什么礼物，她总是重复这句话，最后埃维尔松送给她一只黄金的纺锤和卷线杆，连准备纺线的羊毛也都给了她，而斐列蒂玛还是像先前那样说，于是他回答说："我给妇女的礼物只能是这类的东西，而不是军队。"

[Ⅳ.163] 同时，在萨摩斯，阿克西劳斯正通过许诺给他们以土地而募集了一支军队。[①] 当他这样把一支大军集合起来的时候，他就派人去德尔斐请示关于他的回国的神谕。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洛克西亚斯[②]允许你们这个种族统治库列涅，直到有 4 个名叫巴图斯、4 个名叫阿克西劳斯都担任过国王。在这 18 代[③]人的统治时期之外，洛克西亚斯告诫你们不要再试图扩大统治了。至于你，你回国以后要安安稳稳地待着。如果你发现炉灶里装满了土罐，不要焙烧它们，而一定要赶快把它们送出去；但如果你要给炉灶加热，以焙烧这些土罐，那么也不要到岛屿上去——否则你将和你最好的公牛一起自取灭亡的。"[④]

[Ⅳ.164] 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就是这样。阿克西劳斯据此带着他在萨摩斯招募的军队返回了库列涅，并且取得了最高权力。可是他忘了神谕的告诫，准备报复那些曾经放逐过他的人们。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已经逃离了本土，另一些人则落入他的手中。阿克西劳斯把他们遣送到塞浦路斯去处死。在遣送过程中，他们因为天气原因而被迫来到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救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了塞拉。还有一些人则逃到阿格洛马库斯的大塔（一座私人的大型建筑）中去避难，阿克西劳斯就在它的四周堆起薪柴，把他们给烧死了。他在这样做了之后，才意识到皮西亚女祭司给他神谕所隐含的意思，即当他发现炉灶里有土罐的时候，不要焙烧它们。于是，他按照神谕的指示，自己未进入库列涅城，因为他相信神谕所说的岛屿正是库列涅，害怕自己像预言所说那样死去。既然他的妻子是他的本族人，是当时巴尔卡人之王阿拉齐尔[⑤]的女儿，他就投奔阿拉齐尔那里去了。然而，他走在巴尔卡的市场上的时候，当地人和那些库列涅流亡者认出了他，把他杀死了。他们还杀死了他的岳父阿拉齐尔。因此，阿克西劳斯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违背了神谕的指示，他的命运都应验了。

[Ⅳ.165] 阿克西劳斯的母亲斐列蒂玛，在她的儿子居住在巴尔卡而自取灭亡之后，她在库列涅继续行使他的儿子的所有特权，她在那里治理朝政，和其他人一起共议国事。但是，当她听说她的儿子在巴尔卡被杀之后，迅即逃到了埃

---

①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330 页。——译者注

② 阿波罗神的头衔。——译者注

③ 哥译本为"8 代"。——译者注

④ 这道神谕在这里采用散文形式，但显然在发布的时候包含着某些六步格诗的片段。

⑤ 这个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它显然是非希腊人的名字，有可能是非洲人的名字。因此，巴尔卡似乎原本就是一座非洲人的城市，不仅如此，虽然受到希腊的影响，在这里依然由本地人担任王公，这些王公们与巴图斯家族保持通婚关系。

及。阿克西劳斯曾宣称他对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做过有益的事。因为正是他把库列涅置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并且同意向他们纳贡。因此，斐列蒂玛直接前往埃及，她请求阿里安德斯的庇护，祈求他为她复仇。她说，她的儿子就是因为对波斯人表示友好，才招致杀身之祸的。

[Ⅳ.166] 当时，这位阿里安德斯就是冈比西斯所任命的埃及总督。后来他由于想和大流士分庭抗礼而被大流士处死了。因为阿里安德斯知道，他自己也看到了，大流士想留下一件属于他自己的纪念品，此前任何国王都没有留下过。他效仿大流士，也这样做，直到他遭到了报复。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而当时统治埃及的阿里安德斯铸造了一模一样的银币，时至今日还没有任何地方的银币的成色赶得上阿里安德斯的银币。[①] 大流士听说阿里安德斯有这样举动，就罗织了另外一种罪名，指责阿里安德斯谋反，而将他处死了。

[Ⅳ.167] 这时候，我们说到的这位阿里安德斯是同情斐列蒂玛的，他同意埃及所有的陆军和海军全力支持她。阿里安德斯任命玛拉菲伊部落的阿玛西斯为陆军统帅，任命帕萨迦代部落的巴德列斯为舰队司令。[②] 但是，在出发离开埃及之前，阿里安德斯派出一名使者到巴尔卡去，打探究竟是谁杀死了阿克西劳斯国王。巴尔卡人的回答是他们全体国民杀死了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阿克西劳斯对他们有过许多严重的伤害。阿里安德斯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还是下令他的军队随斐列蒂玛一同出征。这个原因，不过是作为出征的一个借口罢了；我相信，此次出征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征服利比亚。因为在利比亚居住着许多并且是多样的民族，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波斯国王的臣民，绝大多数族人根本就不把大流士放到眼里。

[Ⅳ.168] 我现在说说利比亚诸族分布的具体状况。以埃及这一边为起点，第一个民族是阿迪尔玛基德人。这些部族的风俗习惯基本上和埃及人相同，但是他们的装束却是和利比亚人一样的。他们的妇女在两腿上各戴一只青铜圈。他们蓄长发，他们只要捉住身上的虱子，就把它们用牙咬死扔掉。在这方面，他们是利比亚人当中独一无二的。同时，也只有他们有下面的习俗：把所有即将做新娘的少女带到国王面前，只要国王喜欢，他可以占有她们任何人的处女之身。[③] 这些阿迪尔玛基德人居住在从埃及边界到利比亚的一个名叫普林努斯港之间的地方。

[Ⅳ.169] 接下来和他们毗邻的是吉利伽迈人，他们居住在西部地区直到阿芙洛蒂西亚斯岛的地方。库列涅人殖民的普拉太亚岛，就在这个地区附近的海

---

① 大流士改革规定只有帝国中央可以铸造金币（所谓“大流克”），含金量高达97%以上，金币上铸有大流士的头像。行省是可以铸造银币的。大概阿里安德斯的银币（“阿里安德克”，Aryandic）上也铸有他自己的头像，从而引起大流士的猜忌。——译者注

② 玛拉菲伊、帕萨迦代是波斯人的两个部落。——译者注

③ 大概指初夜权。——译者注

上；而在大陆这一边，则是麦涅劳斯的海港和库列涅人曾居住过的阿齐利斯。西尔斐昂草[①]的产区由此地开始，一面扩展到普拉太亚岛，另一面延伸到叙尔提斯河口。吉利伽迈人的风俗习惯类似于该地区其他诸族。

[Ⅳ.170] 阿斯贝斯泰人居住在吉利伽迈人以西的毗邻地区。他们居住在库列涅城的上方，但是没有到达海岸，该地区也是在库列涅人版图之内的。阿斯贝斯泰人比利比亚其他诸族更普遍地使用驷马战车。他们的习俗大都是模仿库列涅人的。

[Ⅳ.171] 在阿斯贝斯泰人以西，居住着奥斯齐塞人。他们住在巴尔卡的上方，但是他们在一个叫做埃维斯柏里德[②]的地方临海。在奥斯齐塞人居住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叫做卡巴列斯的小部落，在巴尔卡人的一个城市塔乌奇拉附近的地方，他们的领土临海。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居住在库列涅上方的那些利比亚人相仿。

[Ⅳ.172] 纳萨摩涅斯人居住在奥斯齐塞人以西，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夏天，他们把自己的畜群留在海边，而上行到一个叫做奥吉拉的地方去采摘枣椰子，这种树木在那里长得茂盛而高大，而且所有树木都是属于结果子一类的。他们还捕捉蝗虫，捉到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碾成粉末，然后撒到奶里饮用。这个民族的每个男人都有多名妻子，他们和妇女是杂交的，就和马撒盖泰人的情形一样。[③] 他们把一根棒子放在居室的门前，然后即可以行房。纳萨摩涅斯的男子在第一次结婚时，在新婚之夜，新娘须按照习俗和所有的来宾依次性交。[④] 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就把从家里带来的礼物赠给她。他们发誓和占卜的方式是这样的：发誓者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他们当中某一位公认为最公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以他们的名义发誓。他们占卜的时候，先是自己到其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祈祷，然后躺在墓地上睡觉。他们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随后所做的梦了。他们在保证互信的时候，他们是相互饮用对方递过来的饮料；如果身边没有饮料，他们就从地上抓起尘土，相互用舌头来舔一舔。

[Ⅳ.173] 和纳萨摩涅斯人居住地相邻的是普赛利人，这个民族由于下面的情况而灭绝了。长期吹刮的南风把他们所有蓄水的池塘、器具都吹干了。如今在叙尔提斯全境，泉水也彻底枯竭了。因此，普赛利人聚在一起商议，一致同意向南风开战（利比亚人是这样说的，我只不过是转述他们的话罢了）。他们进军南

---

① 在库列涅和巴尔卡的大多数硬币上，都铸有这种著名植物的图形。这种草既可以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它在古代库列涅商业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

② 在托勒密统治时，这个地方取名贝伦尼凯（Berenice），即现在（利比亚）的班加西。

③ 关于马撒盖泰人的习俗，参阅：Ⅰ.216。希氏在这里叙述得比较含糊，但是可以看到，其婚俗明显带有群婚的遗迹。——译者注

④ 这显然是群婚的遗俗。因为按照群婚的习俗，所有的男子有权与这位女子发生性关系，而这些男子在新婚之时行使这一权利之后，再也不能继续保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说，这位女子在这样“献身”之后，她就有权委身于他所钟爱的那位男子了。——译者注

下，抵达沙漠地带，但是一阵南风骤起，把他们掩埋在沙丘里了。于是，普赛利人就这样灭绝了，他们的领土落入纳萨摩涅斯人手中。

[Ⅳ.174] 在纳萨摩涅斯人以南，居住着伽拉曼特斯人，这里是野兽出没的地区。这些人不参加任何交际活动，也不和他们的同胞来往；他们没有武器，也不知道如何自卫。

[Ⅳ.175] 这些人居住地在纳萨摩涅斯人以南，由他们这里往西沿海地带毗邻的是马凯人的地区。马凯人把头顶的头发留着，其他地方的头发全部剪掉，他们的发型如同鸟冠一般。他们在战争中所使用的盾牌是用鸵鸟皮制成的。金尼普斯河发源于所谓卡莉特斯[①]山，穿过他们的国境入海。卡莉特斯山上林木茂密，因而和利比亚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那些地区尽是些不毛之地。它距离海岸 200 斯塔狄亚。[②]

[Ⅳ.176] 紧挨着马凯人的是金达涅斯人，这个民族的妇女都佩戴皮制的脚镯。每一位和她发生过关系的情人，都要送给她一副皮脚镯。皮脚镯最多的女子是最受尊重的，因为爱她的男人最多。

[Ⅳ.177] 在由金达涅斯人的领土延伸入海的一个海角上，居住着洛托法戈伊人（“食莲族”）[③]，他们是以莲子为食的民族。这里出产的莲子和乳香树的浆果大小相当，口味和枣椰子差不多。洛托法戈伊人甚至用它来酿造出一种酒。

[Ⅳ.178] 在沿海的地带和他们为邻是马克里耶斯人，他们也食用莲子，但不是像上述洛托法戈伊人那样以莲子为主食。马克里耶斯人的领土一直延展到一条叫做特里同河的大河，这条河最后注入一个叫做特里同尼斯的大湖。湖里有一个弗拉岛。据说，拉栖代梦人根据神谕的指示，在这个岛上建立过殖民地。

[Ⅳ.179] 下面的这个故事，流行说法是这样的：伊阿宋在培里昂山的山脚下造好了阿尔戈号船以后，他把通常的百牲之祭放置到船上，此外还安放了一个青铜三脚架。这样装好了之后，就起航下海，打算绕行伯罗奔尼撒，前去德尔斐。他在航行途中行至马利亚[④]附近海面上的时候，突然一阵北风袭来，使他们偏离航线而来到利比亚海岸。他还没有发现陆地，就先来到了特里同尼斯湖的浅滩上。在那里，正当他琢磨如何才能找到出路的时候，他们说，特里同[⑤]在他面前现身了，说如果伊阿宋把三脚架交给他，他就会为他指明航线，并且保证他们安全返航。伊阿宋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于是特里同就指给他们离开浅滩的出路，之后这位神祇把三脚架带回他自己的神庙里。他坐在三脚架上，怒气冲冲地发出

---

① 参阅：Ⅱ.50 注。罗译本和哥译本皆为 Graces。——译者注

② 可是，此山现在距离海岸不足 5 英里（200 斯塔狄亚约合 25 英里。——译者注）。

③ 生长在非洲一带的莲子，据说可以食用，但是味道没有荷马在其史诗中说得那么甜美。据《奥德赛》（Ⅸ.84 以下）说，那些人从海上随波逐流，来到洛托法戈伊人（Lotophagoi）的境域，和当地人一样食用洛托花籽（莲子），以至于乐不思归，洛托花因此得名“忘忧花”。——译者注

④ 海角，在伯罗奔尼撒最南端。——译者注

⑤ 这里指海神。——译者注

预言，向伊阿宋和他的同伴们发出了长期的预言。他说，“阿尔戈号的水手们的任何一位后人，如果想要取走这个三脚架，那就必须在特里同尼斯湖畔建立 100 个希腊城邦。”当地的利比亚人在听到了这个预言之后，就把三脚架隐藏起来了。

[Ⅳ.180] 和马克里耶斯人相邻的是奥塞耶斯人。这两个民族都住在特里同尼斯湖畔，中间以特里同河为界，把二者分隔开来。两个民族都蓄长发，但马克里耶斯人把长发留在头的后面，而奥塞耶斯人则是留在前面。奥塞耶斯人的少女们每年都要举行祝祭以纪念雅典娜神，按照他们的习俗，在祝祭的时候，少女们分成两队，相互用石头和棍棒交战。他们说，这些做法是祖传的仪式，他们以此来纪念他们本民族的女神，这位女神和希腊人的雅典娜女神是一样的。如果任何一位少女在交战中因伤致死，奥塞耶斯人就会宣布这位少女是假的处女。在少女们开始交战之前，他们还要举行另外一个仪式。人们要从全体少女中选出最漂亮的一位，给她佩戴上科林斯式的头盔，穿上希腊式的全副铠甲，然后让她登上战车，沿着整个湖岸游行。在希腊人来到这里和他们混居之前，他们是用什么武器装备这些少女的，我说不清楚了。我觉得，她理应是佩带着埃及人的武器装备的，因为我认为希腊的盾牌和头盔都是从埃及引入的。奥塞耶斯人宣称，雅典娜乃是波塞冬和特里同尼斯的女儿——他们说，雅典娜和她生父吵架了，于是她投到宙斯那里去，宙斯同意收留她为自己的孩子，从此她就成为宙斯的养女了。这些民族的人们不结婚，也不过家庭生活，而是像牲畜那样杂交。当她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被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人们那里去，在这些男人中，和这个孩子最相像的那个男人就被认定为这个孩子的父亲。

[Ⅳ.181] 以上所述就是居住在海岸地带的游牧的利比亚人诸部族。在这些区域上方的内地，则是野兽出没的地带；穿过这片野兽出没的地带，则是一片沙漠丘陵地带，这种地貌从埃及的底比斯一直延展到赫拉克利斯柱。① 沿着这条沙丘地带每走 10 天，就会看到像小山一样大堆的巨大盐块。在每一座盐丘的顶部，都有清凉甘甜的泉水从盐块中间喷涌而出。在沙漠的边缘地带居住着一些利比亚人，他们生活的区域比野兽出没的地区更加深入内地。在这些民族中，第一个就是阿蒙人，他们居住在离底比斯 10 天路程的地方，他们有一座源自底比斯宙斯的神庙；如前所述，底比斯的宙斯神像头被做成公羊的头。② 此外，阿蒙人还有一股从盐块里涌出的泉水，这股泉水在黎明时是温的，在市场热闹的时候就凉了许多，到正午的时候变得很凉了；而他们就在这时候，用泉水来浇灌他们的田园。正午过后，水温渐渐回升，大约到日落之时，水温再一次回复到黎明的温度。此后水温不断升高，到午夜时分，泉水竟会沸腾起来；从午夜之后到黎明，水温就逐步降下来了。这股泉水被称为太阳泉。

---

① 到这里为止，希罗多德关于由埃及到非洲西北部的沙漠商路的描述是正确的。只是其起点不是底比斯，而应该是孟菲斯。——哥译本注

② 参阅：Ⅱ.42。——译者注

[Ⅳ.182] 从阿蒙人的居住地沿沙丘地带再走 10 天，就会遇到类似于阿蒙人居住地的第二座盐丘，第二股泉水。这一带有人居住，此地名为奥吉拉。纳萨摩涅斯人通常就是到这里来采摘枣椰子的。

[Ⅳ.183] 从奥吉拉再走 10 天，人们又可以遇到一座盐丘和一股泉水。这里生长着挂满果实的枣椰子树，就像在其他盐丘上一样。在这个地区居住着的民族被称为伽拉曼特斯人，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在盐地铺上沃土，然后在土壤里播种。从这里前往洛托法戈伊人的领土有一条捷径，需要 30 天的行程。在伽拉曼特斯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种一边吃草一边后退的牛。[①] 这种牛的角向前屈伸着，因此如果它边吃草边往前走，牛角就会插到地里去。这种牛和其他的牛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们的皮比较厚、比较硬。这些伽拉曼特斯人乘坐驷马战车追击穴居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穴居的埃塞俄比亚人是我们所听说的各个民族当中跑得最快的。这些穴居者是以蛇、蜥蜴以及诸如此类的爬行动物为食的。他们的语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语言，其发音就如同蝙蝠的叫声。

[Ⅳ.184] 从伽拉曼特斯人的地方再往前走 10 天，又会遇到盐丘和泉水。居住那个盐丘周围的民族叫做阿塔兰提斯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没有名字的人们。阿塔兰提斯就是他们全体居民的名号，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每当太阳高高升起到天空的时候，阿塔兰提斯人就咒诅它、责骂它，因为（他们说）太阳的烧烤使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备受痛苦。由此再走 10 天的路程，又有一座盐丘和一股泉水，而且有人居住在那里。在这座盐丘附近有一座叫做阿特拉斯的山，这座山峰呈圆锥的形状，（据说）人们是看不到它的峰顶的，因为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总是有浮云萦绕在它的周围。当地人称这座山为“擎天柱”，而他们也因这座山而得名“阿特兰特斯人”。据说他们不吃任何活物，而且在睡觉的时候从不做梦。

[Ⅳ.185]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居住在沙丘地带直到阿特兰特斯人范围之内诸民族的名字，再远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这片沙丘地带一直伸展到赫拉克利斯柱，甚至更远的地方。在整个这片沙丘地带，每行进 10 天，就有一个盐矿，周围有人居住。所有这些居民的房屋都是用盐块筑成的。这片地区就是利比亚的无雨区，如果有雨，那么用盐筑起的墙壁是会垮掉的。从矿井里挖出来的盐有两种颜色：白色和紫色。在沙丘地带以南，即利比亚的内陆地区，则是一片沙漠地带，[②] 那里没有泉水，没有野兽，没有降雨，没有树木，没有任何湿润的东西。

[Ⅳ.186] 这样看来，在利比亚，从埃及直到特里同尼斯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是吃肉饮乳的游牧民族。但是，这些部族都是不吃牛肉的，而且也都不养猪，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和埃及人同样的理由。[③] 甚至在库列涅，那里的妇女也认

---

① 牛在吃草的时候通常是往前走的。——译者注

② 这里暗指撒哈拉大沙漠。

③ 参阅：Ⅱ.132 及注。——译者注

为吃母牛肉是犯忌的，因为她们崇拜埃及人女神伊西斯，她们以断食和祝祭的方式对女神表示崇敬。巴尔卡的妇女不单禁食母牛肉，她们还禁食猪肉。

[Ⅳ.187] 在特里同尼斯湖以西的利比亚人就不是游牧民族了，而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他们管教自己孩子的方式也和游牧民族也有所不同。因为利比亚的游牧民族——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多部族（这一点我不能说得很确切）——的习惯，是当他们的孩子到4岁的时候，他们就用羊毛脂来灸灼这些孩子头顶的血管，有时是灸灼太阳穴上的血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的孩子在日后免遭从头上溢出的体液的损害；而这也是他们宣称他们的孩子比其他人的孩子更为健康的原因所在。的确，利比亚人是我所知道的身体最健康的人，但是究竟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不能确切说出——不过他们无疑是非常健康的人。当孩子因为灸灼而全身抽搐的时候，利比亚人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把山羊尿浇到孩子的身上，这样就一准能把孩子治好。以上这些我是复述利比亚人所讲述的故事。

[Ⅳ.188] 游牧的利比亚人的奉献牺牲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先是从牺牲的耳朵上切下一片来，把它抛到房屋上面；之后，他们再切断牺牲的颈部而杀死它。他们只向太阳和月亮奉献牺牲，不向其他任何神祭献。这种崇拜是通行于所有利比亚人的。但是，特里同尼斯湖畔的居民，则要崇拜特里同、波塞冬和雅典娜，尤其是要向雅典娜奉献牺牲。

[Ⅳ.189] 雅典娜神像的衣着以及它的埃吉斯[①]的样式，都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女那里学来的。因为除了利比亚妇女的外衣是用皮革制作的，而且她们衣边是用皮子做成的穗子而不是蛇的形状以外，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两个民族的装束都是相同的。而这个名称的本身也证明，帕拉斯·雅典娜神像的衣服的样式是来自于利比亚的。因为利比亚的妇女在她们的衣服上披着无毛的山羊皮，边缘上挂有染成朱红色的皮穗，这种山羊皮叫做埃格亚，而希腊人则把这种羊皮衣服叫做埃吉斯（“羊皮马甲”[②]）。在我看来，我们希腊人在举行神圣仪式之时的呼喊声也是源自于利比亚的，因为那里的妇女就是这样呼喊的，声音非常动听。同样，希腊人还从利比亚人那里学会了驾驭驷马战车的方法。

[Ⅳ.190] 除了纳萨摩涅斯人以外，其他所有游牧部族埋葬死者的方法是和希腊人一样的。纳萨摩涅斯人埋葬死者时，让死者采用坐姿，因此他们对于那些垂死的病人，注意使他们坐着死而不是躺着死。这些居民的房屋是用日光兰[③]的茎秆与灯芯草一起编成的，这种房屋是可以随时搬迁的。上述利比亚诸部族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

[Ⅳ.191] 在特里同河以西，紧挨着奥塞耶斯人的是从事耕耘、并且住在房

---

① Aegis，原意为“穗子”。大概是一种类似“马甲”并且带有穗子的短装。——译者注

② goat-harness。——译者注

③ 日光兰是一种主要生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百合科植物。——译者注

屋里的利比亚人，这些人被称为玛克叙耶斯人。他们把右侧的头发留着，把左侧头发剃光，他们还把自己的身体涂成红色。他们说自己是来自特洛伊的那些人的后裔。他们的领土以及由此向西的利比亚的其他地方，与游牧诸族的地方相比，野兽要多些，林木也要多些。游牧诸族所居住的利比亚东部地区，直到特里同河流域，都是低地和沙地。但是这以西的地区，即农耕者居住的地区却是多山之地，林木茂密，野兽繁多。在这个地区人们发现有巨蟒、狮子、大象、熊和角蝰[①]，还有长着角的驴；在这里还发现有狗面人，有无头人（利比亚人说这种人没有脑袋，眼睛长在胸部），有男野人，女野人；此外还有许多并不出奇的动物。

[Ⅳ.192] 在游牧诸族的地区，以上这些动物，一种也没有，但这里有另外一些动物。如羚羊[②]、瞪羚、水牛[③]，还有一种无角但不饮水的驴，长角大羚羊，这种羚羊的角和牛角大小相当，可用于制作七弦琴的架子；还有狐狸、鬣狗、豪猪、野羊、狄克提斯[④]、豺、豹、波利斯、酷似蜥蜴的长度达 3 腕尺[⑤]的陆生鳄鱼、鸵鸟以及长着一只角的小蛇；这里有的这些动物，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动物，只有鹿和野猪是例外。鹿和野猪这两种动物是利比亚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在这个地区还有三种鼠类，一种是所谓“双足鼠”[⑥]，一种是山鼠（这种鼠在利比亚语中叫做 zegeries，希腊语意为“山”），第三种是多刺鼠[⑦]。在出产西尔斐昂草的地带，还发现有鼬鼠[⑧]，很像塔特苏斯地方的鼬鼠。因此，游牧诸族的境域内的野生动物是如此繁多，据我调查所知，至少就有这些。

[Ⅳ.193] 与玛克叙耶斯的利比亚人相邻的是扎维凯斯人，他们的妻子们是驾驭战车去作战的。

[Ⅳ.194] 毗邻扎维凯斯人的是居赞特斯人。这个地区盛产蜂蜜，而人工制造的蜜则更多。这个部族的人都把自己的身体涂成红色，当地山里有很多猴子，他们以猴子为食。

[Ⅳ.195] 据迦太基人说，在他们的海岸之外，有一个长 200 斯塔狄亚[⑨]而不宽的海岛，叫做库劳伊斯岛，从大陆出发很快就可以到达那个岛。岛上到处生长着橄榄树和葡萄。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湖，当地的少女用涂着沥青的鸟羽毛从这个湖底的泥里挖掘金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不过是把人们的说法记载下

---

① 一种毒蛇。——译者注

② 哥译本为“白尾羚羊”。——译者注

③ 哥译本为“麋羚”。——译者注

④ Dictys，大概是豺的一种。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1 卷，第 367 页。——译者注

⑤ 约合 1.38 米。——译者注

⑥ 显然是跳鼠（jerboa）。一种小型跳鼠科啮齿类动物，长有长的后腿和长的卷尾。平时经常像袋鼠那样坐着，看上去像是“两足”，其实是四足。——译者注

⑦ 王译本为“刺猬”。——译者注

⑧ 俗称“黄鼠狼”。——译者注

⑨ 约合 37 千米。——译者注

来而已。然而，事情也许真的如此。因为我自己就曾亲眼看见在扎金苏斯，人们从一个水塘中捞取沥青。我说的这个地方有很多水塘，其中最大的长宽各有 70 尺，而深度有两寻。他们把顶端绑有桃金娘树枝的竿子插到水塘里面去，然后用这桃金娘树枝把沥青粘上来，捞起来的东西闻起来就有一股沥青的气味。而在其他方面，这里的沥青比皮埃里亚的沥青都要好。他们把沥青倒入他们在水塘旁挖掘好的坑里，当里面的沥青积存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把沥青取出来，装入坛子。凡是掉到水塘里并且沉下去的东西，都会重新出现在离水塘大约有 4 斯塔狄亚[①]远的海面上。因此，关于利比亚近海的岛屿的这个说法，并非完全子虚乌有。

[Ⅳ.196] 迦太基人还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说，利比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赫拉克利斯柱的外面。迦太基人到达那个地方，卸下了他们的货物；他们沿海岸把货物整齐有序地陈列好，然后登上自己的船，点起火，放出浓烟。当地人看到浓烟后就来到海边，他们认为这批货物值多少黄金，就把这笔黄金放在那里，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后一定的距离。于是迦太基人再次靠岸，查看黄金的数量。如果他们觉得这批的货物值这么多黄金的话，他们就取走黄金，离开那里；如果他们对黄金的数量不够满意，他们就再回到船上去耐心地等待着，而当地人又一次回来添加一些黄金，直到迦太基人认为满意时为止。在这件事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迦太基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当时才取走黄金，而当地人也只有在迦太基人取走黄金以后才去搬动货物。

[Ⅳ.197] 以上是我可以开列出名字的利比亚诸部族；而当时他们大都不把波斯国王放到眼里，实际上他们现在依然如此。另外，我还要说说关于这个地方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恰恰有 4 个民族，居住在那里，两个民族是土著民族，另外两个则不是。这两个土著民族是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分别居住在利比亚的北部和南部。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后来才移居到那里的。

[Ⅳ.198] 在我看来，利比亚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肥田沃土堪与亚细亚或欧罗巴相媲美，例外的只有那个因金尼普斯河而得名的金尼普斯地区。这个地区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粮食产区相比，它与利比亚的其他地区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是黑色沃土，地下水源丰沛，因而从不必惧怕干旱，也不必担心因暴雨（在利比亚的这个区域是降雨的）而发生洪涝之灾。那里的谷物产量赶得上巴比伦地区。埃维斯柏里德人所在地区土质良好，最好的年份收成可以达到种子的 100 倍。但是，金尼普斯地区的土地的收成可以高达种子的 300 倍。

[Ⅳ.199] 在游牧诸族活动的利比亚的这个区域内，库列涅人所在的地区地势最高。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一年可以有三次收成。[②] 首先是沿海地区的庄稼成熟，谷物可以收割了，葡萄可以采摘了；在这个地区收割完毕之后，中部高地

---

① 约合 740 米。——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在这里注意到地势的高度与农作物成熟时间的关系。——译者注

（当地人称之为山地）的庄稼又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了；等到中部的谷物收获入仓，地势最高的地方的水果成熟了。于是，最早收获的谷物和水果所制作的食物和饮料消费一空的时候，最后一次收获开始了。这样，库列涅人在一年之中有整整 8 个月的收获期。关于这些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Ⅳ.200] 阿里安德斯从埃及派出去协助斐列蒂玛报仇的波斯军到达巴尔卡以后，[①] 他们开始围攻巴尔卡城，要求引渡涉嫌谋杀阿克西劳斯的那些人。然而，巴尔卡城的民众，既然他们人人都参与了这件事情，因而拒绝投降。于是，波斯人把巴尔卡城围攻了 9 个月，在这期间他们数次从自己的阵地向城墙挖掘地道，并且发起过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但是，他们挖掘的地道却被一位铜匠察觉了。当这位铜匠带着一面青铜盾牌巡视要塞的时候，他把盾牌放在城墙内侧的地面上来敲打。在其他地方敲击的时候盾牌发出沉闷之声，但是在有地道的地方，盾牌发出洪亮之声。于是，巴尔卡人对着波斯人的地道开掘，杀死了正在下面挖土的波斯人。就这样，地道被巴尔卡人发现了，而波斯人的进攻也遭到了挫败。

[Ⅳ.201] 于是，大量的时间被耗费掉了，双方都有许多人阵亡，波斯方面阵亡者人数也不少于对方。这时，陆军统帅阿玛西斯心生一计。他看到，巴尔卡虽无法以武力攻克，却可以用巧计征服。夜里，他下令挖掘一条很宽的壕沟，在上面覆盖上薄薄的木板，木板上面再铺上一层土，和其他地方的地面同样的平整。翌日白天，阿玛西斯邀请巴尔卡人前来谈判，巴尔卡人立刻表示乐于前来，最后双方达成了共识。双方站在盖有木板的壕沟上，相互立誓，陈述协议的内容。他们说："只要我们脚下的土地原封不动，我们双方就将永远遵守誓约。巴尔卡的人民同意付给波斯国王一定数目的钱款，而波斯人也承诺决不再加害于巴尔卡的人民。"双方立誓之后，巴尔卡人根据协议，打开了所有的城门，自己从城里出来，并且让他们的敌人随意地进入城里。于是，波斯人毁掉了覆盖在壕沟上面的暗桥，然后全速冲入城里。他们之所以毁掉自己所造的暗桥，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说还在履行对巴尔卡人的誓约。他们对巴尔卡人承诺说，只要脚下的土地原封不动，条约就继续有效。因此，一旦暗桥遭到毁坏，条约就失效了。

[Ⅳ.202] 波斯人把巴尔卡人中间的那些首要分子引渡给斐列蒂玛，她把这些人沿着城墙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下令割掉巴尔卡妇女的乳房，也悬挂在城墙四周。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她把他们作为战利品交给波斯人，例外的只有巴图斯家族以及那些没有参与谋杀国王的人们。她把巴尔卡城移交由这些人来治理了。

[Ⅳ.203] 现在，波斯人带着已经沦为他们奴隶的这些巴尔卡人，准备回师了。他们在回归途中经过库列涅城的时候，库列涅人允许他们穿过自己的城市，目的是使一次神谕应验。在军队通过的时候，海军的统帅巴德列斯主张袭取这个

---

① 这里的内容接Ⅳ.167。——译者注

城市，但陆军的统帅阿玛西斯不同意，他说，“我们只是奉命出兵征服希腊的一个城邦巴尔卡的”。结果，他们穿过了库列涅城，驻扎在吕凯乌斯·宙斯的山上。他们到了那里，才后悔没有袭取这个城市，于是试图再次进入该城，但是库列涅人不许他们进来了。虽然没有人向波斯人发起攻击，但是波斯人却感觉一阵恐慌，于是他们迅速逃到离那里有 60 斯塔狄亚[①]的一个地方，并在那里安下营寨。军队在那里的时候，从阿里安德斯那里来了一名信使，命令他们班师。波斯人向库列涅人索要行军途中所需的粮草，在得到之后，他们就开拔返回埃及去了。但是利比亚人随后开始袭扰他们，他们为了取得波斯人的服饰和马具，在返回埃及的过程中，他们把那些行军迟缓以及掉队士兵都杀死了。

[Ⅳ.204] 这支波斯军队在利比亚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埃维斯柏里德城。至于那些沦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他们派人把这些奴隶从埃及押送到波斯国王那里去；[②] 而大流士指定位于巴克特里亚境内的一个村落给他们住，[③] 这个村落便取名为巴尔卡。直到我这个时代，巴克特里亚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人居住的。

[Ⅳ.205] 但是斐列蒂玛本人的下场也并不好。她在对巴尔卡人直接实施了报复，并且由利比亚返回埃及之后，自己死得很惨。她身体溃烂，并且生了蛆，当这些蛆虫不断蚕食她的骨肉的时候，她还没有断气。因此，那些以过分的手段报复他人的人，也会招致神怒的。话又说回来，巴图斯的女儿斐列蒂玛对于巴尔卡人所进行的报复，也是那样残忍的。

---

① 约合 11 千米。——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 344 页。——译者注

③ 就像较早时期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一样，波斯人也实施过大规模的民族移殖。

第五卷　特尔普西科瑞*

[V.1] 国王大流士下令留在欧罗巴归麦加巴佐斯指挥的那些波斯人，发现柏林苏斯人①不愿意做大流士的臣民，于是在赫勒斯滂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了。现在的这些柏林苏斯人，此前已经遭到派奥尼亚人的重创。因为来自斯特里梦河畔的派奥尼亚人，曾按照一道神谕的指示向柏林苏斯人开战。神谕说，和他们对垒的柏林苏斯人在向他们挑战的时候，如果呼叫他们的名字，就向他们开战，如果没有这样呼叫，就不要冒险了。派奥尼亚人就是按照神谕的建议行动的。当柏林苏斯人出城与他们在城郊遭遇的时候，在挑战中，两军之间进行过三场一对一的决斗。在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所进行的决斗中，柏林苏斯人在决斗中赢了两场。他们兴高采烈，发出“派昂”的叫喊声。② 而派奥尼亚人却认为这正是神谕所提到的那件事，于是他们就相互转告说：“神谕说到的关于我们的事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我们就出击吧!”于是，正当柏林苏斯人呼喊“派昂”的时候，派奥尼亚人向他们发起进攻，结果大获全胜，柏林苏斯人在这场战斗中的幸存者寥寥无几。

[V.2] 这就是派奥尼亚人的所作所为，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的柏林苏斯人，是为了自由而进行英勇战斗的。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还是被麦加巴佐斯和他的波斯军队所征服。柏林苏斯被征服以后，麦加巴佐斯率领他的军队横扫色雷斯，征服了该地区所有的城镇和各个民族，把他们都置于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因为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就是要他征服整个色雷斯地区。

[V.3] 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当然，这要把印度人除外。如果色雷斯人有一个首领，或者他们能够同心协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是天下无敌的，他们会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各个民族。但是，既然他们难以联合起来，他们也就永远无法实现天下第一的目标了。因此，这就是他们的弱点。这个地区的不同区域的色雷斯人有各自的名称，但是所有各部族的风俗习惯都是完全相同的，例外的只有格泰人、特劳希人以及那些在克利斯顿人上方的居民。

---

* 特尔普西科瑞（Terpsichore，Τερψιχόρα，希腊语意为“爱舞蹈的”），司舞蹈（有时兼司合唱）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手持七弦琴的少女。——译者注

① 柏林苏斯是萨摩斯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城邦。——译者注

② 这里的“派昂”是他们在庆祝胜利时，感谢神祇的佑助的话语。但是，他们在一遍遍呼喊“伊—派昂”（ἰὴ Παιών，ie Paion）的时候，在他们的敌人派奥尼亚人听起来，很像是“来吧！派昂!”，因而也就应验了神谕所说。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页。——译者注

[V.4] 关于格泰人风俗习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自信是长生不死的人。[①] 而特劳希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人无异，只是在出生和死亡方面的习俗不同。现在我就来说说。当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其所有亲族都要团团围坐在这个孩子的四周，历数人世间的各种不幸，为这孩子来到世间就不得不体验这样的不幸而潸然泪下；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去世了，他们会喜笑颜开地去埋葬他。他们说，他现在终于解脱了，没有任何烦恼，而只是享受最完美的幸福。

[V.5] 居住在克利斯顿人上方的那些色雷斯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多名妻子，每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在他的各位妻子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哪一位妻子是她的丈夫生前最宠爱的；而亲友们热心参与争执，以证明这项荣誉究竟应该授予谁；而得到这一荣誉的那位妻子会受到男人们和妇女们的称赞。随后，死者最亲近的人就把她杀死在她丈夫的坟墓上，之后和丈夫埋葬在一起。其他的妻子们都感到非常忧伤，她们认为这件事简直让她们无地自容了。

[V.6] 除了这些部族，其他的色雷斯人都有这样的风俗：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做生意的人。[②] 他们对于他们的少女完全不加管束，而是任凭她们和她们所喜爱的任何男子发生关系；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妻子，却非常严密地加以监视。他们的新娘都是出大价钱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他们认为文身是出身高贵的标志，没有文身就表示此人身份低贱。游手好闲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而耕耘土地则是最受人蔑视的。在他们看来，以战争和劫掠为生，这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了。这些就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

[V.7] 他们崇拜的神祇只有三个：阿瑞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特密斯。[③] 然而，他们的国王却和普通百姓不同，他们只崇拜赫尔美斯一个神，国王们也总是以赫尔美斯一个神的名义发誓，并且宣称自己是赫尔美斯的后裔。

[V.8] 他们的富人死后是这样下葬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搁置三天。在这期间，他们首先哀悼死者，接着就宰杀各种牺牲，大张饮宴；之后，他们或者举行火葬，或者举行土葬。最后，他们筑起一座坟冢，并且举行各种竞技比赛，对于比赛的优胜者给予最高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如此。

[V.9] 至于色雷斯的境域以北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居住，则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来。一旦渡过伊斯特河，你就会进入一片茫茫无际的荒野。我只知道居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有一个被称为西金尼人的民族。[④] 他们说，他们的着装类似于米底人，当地的马全身都有蓬松的毛，长达 5 指。这种马身材矮小，鼻

---

① 参阅：Ⅳ.94。——译者注

② 哥译本："他们的习惯是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境外去。"——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通常把异族人的神和希腊人的神等同起来。——哥译本注

④ 斯特拉波也曾提到与西金尼人一样的一个民族，据他说那是一个高加索人的部落。——哥译本注

子扁平，不够强壮，不能乘骑；但如果把它们套在战车上，它们又是迅捷无比的。正因为如此，当地的人习惯于使用战车。这个民族的疆域大概是一直延展到亚得里亚海恩涅提人的地方。他们自称是米底人的移民，但是他们怎么成了米底人的移民呢？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①]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知道，居住在马赛利亚[②]上方的利古里亚人用“西金奈”[③] 一词来称呼“商贩”，而在塞浦路斯语中，这个词意为“长枪”。

［V.10］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对岸的土地上到处都是[④]，因此人们根本无法到那里去。但是，这一点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生物不是很耐寒的。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即极北地区[⑤]因为严寒而无人居住。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地区的一些说法。现在，麦加巴佐斯使该地区的沿海地带都臣属于波斯人了。

［V.11］国王大流士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返抵萨尔狄斯。这时，他想起了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立下过杰出的功勋，还想起了米提列涅人科埃斯提出过有益的忠告。[⑥] 因此，他就派人把他们二人召到萨尔狄斯来，吩咐他们把各自想得到的东西都说出来。就希斯提埃乌斯而言，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国王，因而他未再要求更多地方的统治权，只是请求大流士将埃多尼人的米尔金努斯[⑦]赐予他，他想去那里建一座城。这是希斯提埃乌斯所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科埃斯只是一介平民，而不是国王，所以他要求大流士能使他获得米提列涅的统治权。大流士答应了他们二人的请求，之后，他们就直接前往他们各自选定的地方。[⑧]

［V.12］同时，事有凑巧，国王大流士由于偶遇下面一件事，就决定给麦加巴佐斯下一道命令，命他把派奥尼亚人从在欧罗巴的故乡强行迁到亚细亚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位派奥尼亚人，一位名叫皮格列斯，一个叫做曼提亚斯。他们二人雄心勃勃，都想获得派奥尼亚的统治权。因此，大流士刚刚渡海返回亚细亚，他们就来到了萨尔狄斯，他们还带着他们的一个妹妹一起来的。这位女子身材修长，容貌娇美。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待着，直到有一天，大流士坐在吕底亚的城郊。于是，他们就叫他们的妹妹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叫她出来为他们取水。她头上顶着一个水罐，一只胳膊牵着一匹马，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当她从大流

---

① 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并非米底人的移民，而也许是把米底人与色雷斯人的一个名叫麦底亚（修昔底德：Ⅱ.98）的部落混为一谈了。麦底亚人显然是从斯特里梦河中游迁移到阿修斯河上游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4页。——译者注

② 今日（法国）的马赛（Marseilles）。

③ 西金尼人经常贩卖铁器，尤其是铁枪，因而他们成为商贩的代名词了。——译者注

④ 蜂子这里是指蚊子。

⑤ 原文为“（大小）熊星下的土地”。——译者注

⑥ 参阅：Ⅳ.97、137～139。——译者注

⑦ 这是一块富产木材和贵金属的地区。参阅：Ⅴ.23。——哥译本注

⑧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Ⅳ.12。——译者注

士身边走过的时候，大流士注意到了她；因为从她所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像波斯人，也不像吕底亚人，更不像亚细亚的其他民族的人。因此，大流士注意到了她，就命令他的一些卫兵，要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看看她牵着马要干什么。这样，这些卫兵就跟在她的后面。只见她来到河边，先让马饮水，之后，她把水罐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又回来了，头上顶着水罐，一边用胳膊牵着马，一边还在用手转动纺锤。

［V.13］无论是国王大流士的亲眼所见，还是他听到的那些卫兵所禀报的情况，都使他感到非常诧异。于是，大流士下令把那位女子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她那两位一直在附近小路上窥视着这一切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来了。大流士问这位女子是何方人士，年轻的男子就回答说他们是派奥尼亚人，这女子是他们的妹妹。大流士又问："派奥尼亚人是什么人？你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是因为什么事而来到萨尔狄斯的？"两兄弟回答说，他们是前来投奔国王的，派奥尼亚这个地方地处斯特里梦河畔，而斯特里梦河距离赫勒斯滂不算太远。他们还告诉他说，派奥尼亚人是来自特洛伊的特乌克洛伊人的移民。他们就是这样回答大流士的询问的。大流士又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女子是否都是如此能干。兄弟俩作了肯定的回答。原来，他们此行目的正是在于这一点。

［V.14］于是，大流士写了一封信给留守色雷斯的军事统帅麦加巴佐斯，命令他把所有派奥尼亚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或者是小孩，统统从他们的原住地迁移到这里来。他随即命令一名骑兵带着这封书信，火速赶往赫勒斯滂地区；而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后，把这信交给麦加巴佐斯。麦加巴佐斯读过书信，便从色雷斯找来了向导，随后率军出征派奥尼亚。

［V.15］当派奥尼亚人得知波斯人正在向他们进军的时候，他们就集合起来，开赴滨海地带。因为他们预料波斯人会从那个方向侵入他们的领土。派奥尼亚人就在那里严阵以待，准备迎击麦加巴佐斯的军队。然而，波斯人得知派奥尼亚人已经集结起来，并且正在海岸地带把守着通往他们国内的要道，于是他们在咨询了向导，决定改由内地的大道直扑派奥尼亚的城市。派奥尼亚人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壮丁悉数出城去沿海地带了。波斯人很快就进占了一座座空城。派奥尼亚人得知他们的城镇都已被攻陷，都各自回乡，并在那里分别向波斯人投降了。这样，派奥尼亚人诸部族，希罗派奥尼亚人和派奥普莱人，以及居住在直到普拉西亚斯湖畔的其他各部落，都被强行从他们当地迁走，被带到亚细亚来了。

［V.16］另一方面，那些居住在潘盖昂山[①]附近，以及在多贝列斯人、阿格里安涅斯人和奥多曼提人的地区和在普拉西亚斯湖上居住的人们，却并未被麦加

① 在斯特里梦河以东。——哥译本注

巴佐斯所征服。事实上，麦加巴佐斯也曾试图制服这些湖上居民[①]，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这些“湖居者”是这样生活的。在湖中心的地方，由高高的木桩支撑起一个平台，从陆地上通过一条狭窄的栈桥可以到达平台。古时候，支撑平台的木桩是由全体居民共同树立起来的，但是后来按照他们通行的习俗，关于安设在湖上的木桩一事是这样规定的：这些木桩是采自于那座奥别鲁斯山[②]，每一位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每一名妻子从那里采伐三根木桩。如今，他们每个男人都有多名妻子。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居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也都有一个从平台下到湖里的便门。为了防止小孩子落到湖里去，他们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脚。他们是用鱼来喂养马和其他牲畜的。湖里鱼类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谁，只要打开他的便门，用绳子拴住一个空篮子，放到湖里去，不一会儿拽上来，篮子里的鱼就满满的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他们把一种称为“帕普拉克斯”，把另一种称为“提隆”。

［V.17］因此，派奥尼亚人——至少是他们当中那些被征服者——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麦加巴佐斯制服了派奥尼亚人之后，就从全军之中，选派地位在他之下的 7 个最有声望的波斯人作为使者前往马其顿。这些人准备前往阿明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索要“土和水”的。从普拉西亚斯湖到马其顿有一条路程很短的捷径。紧挨着普拉西亚斯湖的，就是后来亚历山大[③]每天可以从这里取得 1 塔连特白银的那个矿场；经过这个矿场之后，你只需翻越那座所谓的狄索隆山[④]，就进入了马其顿境内了。

［V.18］奉命前来的这些波斯人，在抵达阿明塔斯的宫廷，见过阿明塔斯之后，就为国王大流士索要“土和水”。阿明塔斯不仅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邀请他们和他一起饮酒，并且准备了极为丰盛的美食，给波斯人以朋友般的款待。但是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波斯人说：“亲爱的马其顿人啊，我们波斯人有这样的习惯，在举行任何的盛大宴会之后，还要把妻妾们带来，要她们在我们的身旁作陪。现在，既然你们热诚地接待了我们，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献给了国王大流士，那你们在这方面也按照我们的习惯办吧。”

阿明塔斯回答说：“波斯人啊，我们马其顿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按照我们习惯，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同席的。尽管如此，既然你们是我们的主人，并且也很想这样做，那么这就照着你们的意思来办吧。”

阿明塔斯这样说着，就命人把姑娘们叫进来；姑娘们应声进来以后，就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波斯人看到自己面前清秀美丽的姑娘们，又对阿明塔斯说，

---

① 在欧洲中部尤其是瑞士的一些湖泊上曾发现过此类遗址，有力地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在北部意大利、爱尔兰和西欧其他地区都曾发现类似的湖居遗址。——哥译本注）

② 位于斯特里梦与涅斯图斯（Nestus）河之间。——哥译本注

③ 亚历山大一世，马其顿之王，阿明塔斯之子。——译者注

④ 显然在距斯特里梦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哥译本注

说他这样安排是愚蠢的，因为如果早知道这些女子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不来这里了；这些女子不仅不陪他们，反而让他们心里感到难受。于是，阿明塔斯不得不命令这些女子挨着波斯人坐下。这些女子遵命行事，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波斯人，伸手去摸这些姑娘的胸部，有的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V.19］阿明塔斯看到了这情景，尽管他怒火中烧，却依然默不作声，因为他非常惧怕波斯人的势力。但是，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他年纪轻轻，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在那里看到了波斯人的所作所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对阿明塔斯说："父王啊，你已经上了年纪，应当多多保重。请退席去歇息吧，不要再饮酒了。我留在这里照料这些客人，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

阿明塔斯预料到亚历山大准备蛮干，就对他的儿子说："儿啊，你现在像是一个满腔怒火的人在对我说话，我已经觉察到，你是想把我送走，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鲁莽之事。我恳求你不要对这些人做出任何不仁之事，否则你我都将遭到灭顶之灾；还是忍一忍，让他们为所欲为吧。至于我，我还是愿意照你的嘱咐离开这里的。"

［V.20］于是，阿明塔斯对他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就退下了。亚历山大就对波斯人说："尊贵的客人啊，你们可以把这些女子就当做你们自己的女人，对于她们全体或其中任何一个人，你们想怎样就怎样。但是现在夜已深，我看到你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女子退下去沐浴，而等她们沐浴之后，再把她们都送回来。"波斯人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亚历山大把这些女子带出去，送她们出了宴会厅；随后，亚历山大把同样数目没有胡须的男子装扮成女子模样，并且身藏短剑。他把这些人带到波斯人的面前，对波斯人说："波斯人啊，你们对于所受到的款待应当感到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能弄到的一切，都献给你们了——现在我们把我们最最珍贵的东西，即我们的姊妹和我们的母亲都给了你们，这样你们就成为我们最最尊敬的人，这也正是你们应得的荣誉——请转告把你们派到这里来的国王，说他那担任马其顿总督的那位希腊人，不仅在饮食上给予盛情款待，还有女色陪侍，让你们满足。"亚历山大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命令那些马其顿的女子（实际上他们都是男人）每人都到波斯人的身旁作陪。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这些男子就用短剑把他们给捅死了。

［V.21］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都被除掉了，他们的随从也未能幸免。因为这些波斯人还携带有大队的车马、随从以及各种各样的辎重——所有这一切，在他们自己被杀死的同时，也被马其顿人收拾起来了。其后不久，波斯人为了找寻这些失踪的使者而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搜寻。但是足智多谋的亚历山大，却平静地化解了此事。他向波斯人的搜索队行贿，把自己的亲姐妹连同一大笔钱送给了一个名叫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命前来搜寻失踪人员的指挥官。于

是，这些波斯人被杀的真相就被隐瞒起来，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V.22] 现在柏狄卡斯的这些后人们，他们自称是希腊人，这件事我凭我自己的知识就可以断定如此，我在这部著作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那些在奥林匹亚负责主持全希腊竞技会的希伦诺迪凯[①]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当亚历山大很想参加竞技比赛，并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到奥林匹亚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在希腊人之间进行，异族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亚历山大却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阿尔哥斯人，因此他明确地被判定是一位希腊人。这样，他就被列入赛跑者的名单中，并且被安排在第一对比赛。[②] 此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V.23] 麦加巴佐斯带着派奥尼亚人抵达赫勒斯滂，他从这里渡海，前往萨尔狄斯。这时他得知，在欧罗巴，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正在斯特里梦河畔的米尔金努斯——大流士因他守桥之功而赏赐给他的这个城镇——修筑城墙。麦加巴佐斯和派奥尼亚人刚刚抵达萨尔狄斯，他立即就对大流士说："主公，你所做的这事可是不明智的啊！你怎么能允许一个奸诈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呢？在这个地方，有丰富的造船木材和桡材，还有一些银矿，周边居住着许许多多希腊人和其他民族。这些人随时都可以拥戴希斯提埃乌斯为领袖，他们也就会日夜听从他的吩咐了！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仆交战的话，那就让他停止筑城吧。但是要阻止他筑城，只需一封温和的书信命他来见你就可以了。当他处于你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只是注意决不要放虎归山——不让他回希腊就行了。"

[V.24] 麦加巴佐斯的一席话让大流士心悦诚服，他认为麦加巴佐斯对这件事的预见是正确的。因此，大流士立即派使者前往米尔金努斯送信，使者对他说："国王大流士致书希斯提埃乌斯：我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和我的国家忠贞不贰的人，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让我如此信赖。不光是言语，还有行动，都可以证明你的忠心。现在就请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手头有一些宏大的事业，我要向你说说我的想法。"

希斯提埃乌斯相信了使者所言，而且他似乎也因能成为国王的顾问而颇感自豪。于是他就动身来到萨尔狄斯。他到达之后，大流士对他说："希斯提埃乌斯，听我说说把你召来的缘由吧。我从斯基泰亚归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你了，我心中一直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再次看到你，并且和你说说话。因为我坚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有一位忠诚的而有智慧的朋友了。你是二者兼备的，你曾经为我所做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既然你来到这里，那来得正好，我要向你提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在色雷斯新修建的城堡，和我一同去苏撒。到那里去享

---

① 希伦诺迪凯（Hellennodicae），主持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爱利斯公民，通常是10个人。——哥译本注

② 学者们对于这句话有不同理解。根据波桑尼阿斯（Ⅵ.13）的记载，赛跑的预赛实行每四人一组，而不是每两人一组。因此，这里可以理解为"参加了第一组的预赛，与同组的另外一个人不分胜负，并列第一"。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8页。——译者注

用我拥有的一切，和我一起生活，你就担任我的顾问吧。”

［V.25］大流士说完这话，就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塔佛涅斯担任萨尔狄斯总督；随后，他带着希斯提埃乌斯一起去了苏撒。他任命希桑涅斯的儿子奥塔涅斯统领沿海各地所有军队。他的父亲希桑涅斯曾是王家法官之一，[①] 他因受贿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结果被冈比西斯处死，并且被剥了皮；然后冈比西斯又用他的人皮制作了皮带，还把人皮蒙在希桑涅斯本人曾坐在那里审判案件的座位上。这之后，冈比西斯又任命希桑涅斯的儿子担任王家法官以取代他父亲的职位，并且告诫他要牢记他这个坐位的衬垫是怎样做成的。

［V.26］于是，正是这位担任王家法官的奥塔涅斯，成了麦加巴佐斯帅位的继承者。他首先攻克了拜占庭和卡尔开顿[②]，接着拿下了特洛亚斯境内的安坦德鲁斯，随后又攻陷了蓝篷尼昂[③]。这之后，他利用从列斯堡人那里租借来的舰船，征服了列姆诺斯和音不洛斯，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岛屿上的依然是皮拉斯基人。

［V.27］列姆诺斯人奋起自卫，英勇抗击入侵者，一直坚持到无力再战的时候。对于这次战事的幸存者，波斯人指定吕卡列图斯来统治他们。吕卡列图斯就是曾经担任萨摩斯国王的麦安多琉斯的兄弟。这位吕卡列图斯是他在担任列姆诺斯的统治者期间去世的。[④] 原因是奥塔涅斯力图征服和奴役所有各族人民，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不肯参与国王对斯基泰亚的出征，说另一些人在国王的军队回师的时候趁火打劫。以上就是奥塔涅斯担任统帅期间的主要业绩。

［V.28］这之后不久，灾祸渐渐有所缓和。这时，来自那克索斯和米利都的灾祸，却合在一起重新降临到伊奥尼亚了。当时的那克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相比是最为繁荣的，而这时米利都也达到其国力的鼎盛时期，是伊奥尼亚的光荣。但是，在这之前的两代期间，米利都却饱受内讧之苦，直到米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斯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调解，重新组织了他们的政府，和平才得以恢复。

［V.29］帕洛斯人用这样的办法来调解他们的纠纷。帕洛斯人当中大批的优秀分子来到了米利都，他们看到米利都人生活状况极为凄惨，就说他们首先要到国内各地去走一走。于是，他们走遍了整个米利都，在巡视途中，无论什么时候，在四处荒废的田园当中，只要发现耕作良好的田地，他们就把土地所有者的名字记录在案。他们走遍了全国，发现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于是他们返回米

---

① 参见Ⅲ.31。——哥译本注

② 应为卡尔开顿（Calchedon，Chalcedon），王译本（下册，第355页）误译为“迦太基”。——译者注

③ 列斯堡的一个殖民地，在美西亚。——译者注

④ 王译本（下册，第355页）这个地方插入一个省略号。这段文字的内容前后衔接不上。有的学者认为，显然是有缺漏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0页。——译者注

利都城，就立即把人民召集起来，宣布把城邦交给那些把土地耕种得良好的人来治理。据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既然把自己的事照料得有条不紊，对于邦国大事也同样会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于是，其他在过去发生内讧的那些米利都人就被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样，帕洛斯人就在米利都建立了井然有序的政府。

[V.30] 然而，上述这两个城邦现在却开始给伊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那克索斯的一些富人被平民驱逐出境以后，他们逃到了米利都。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巧是还被大流士留在苏撒的吕萨格拉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的侄子和女婿、摩尔帕哥拉斯的儿子阿里斯塔哥拉斯。米利都的王权虽然还掌控在希斯提埃乌斯的手中，但是当那克索人到来的时候，他却正在苏撒。这些那克索斯人过去曾是希斯提埃乌斯的挚友。他们来到米利都以后，就请求阿里斯塔哥拉斯，是否尽其所能提供一些兵力，以帮助他们重返故土。阿里斯塔哥拉斯考虑到如果他本人出兵襄助，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邦，那么他自己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主人，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斯提埃乌斯的朋友为借口，对他们这样说："我不能违背掌握着你们城邦的那克索斯人的意志，而答应给你们兵力以使你们重返故土；因为我知道，那克索斯人可以出动 8 000 名持盾的步兵，以及大批战舰。不过我将尽我所能，以下面的方式来促成此事。巧合的是，阿塔佛涅斯是我的朋友；他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也是国王大流士的兄弟。现在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认为我能够说服这个人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那克索斯人听了这番话，他们就授权阿里斯塔哥拉斯，让他尽其所能为他们处理好此事，并且告诉他保证赠给他礼物，给付士兵的薪饷，而（他们说）他们是愿意负担这一切的。因为他们非常渴望的是，一旦那克索斯人看到他们回来了，对方就会俯首帖耳，听从他们的，其他的岛上居民也同样会这样做的。原来，当时在基克拉底斯诸岛当中，还没有一座岛屿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V.31] 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去了萨尔狄斯，他对阿塔佛涅斯说，那克索斯并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临近伊奥尼亚；岛上还有大量的财宝和众多的奴隶。他说："你可以出兵攻占那克索斯，并且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如果你做到这一点，那么，首先，我将给你一笔极为丰厚的赠礼。这是军费之外的酬金，因为既然我请你出兵，军费自然是由我负担的；其次，你不仅可以为国王征服那克索斯岛，还可以征服附属于它的其他岛屿，如帕洛斯、安德罗斯以及基克拉底斯群岛的所有其他诸岛。当你控制了这些岛屿之后，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去进攻优波亚岛了，这可是一座富庶的大岛，其面积不在塞浦路斯岛之下，[①] 要攻下它绝非易事。而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准备 100 艘

① 塞浦路斯岛的实际面积比两个优波亚岛还大。

舰船就足够了。”阿塔佛涅斯回答说：“诚然，你提出来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家来说是有利的。可你所提出的建议也有美中不足，那就是舰船的数目。来年开春，交到你手上的将是200艘，而不是100艘舰船。但是，这个计划首先必须得到国王本人的批准。”

[V.32]阿里斯塔哥拉斯听了这话，大喜过望，于是返回米利都。阿塔佛涅斯派出一名使者前去苏撒，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计划禀呈国王，大流士同意了这个行动计划。于是，他下令装备一支200艘三列桨战舰的海军，并且集合一支由波斯人及其同盟者组成的庞大的陆军，任命波斯人麦加巴特斯为全军的统帅。麦加巴特斯是阿赫明尼斯族人，和国王大流士是叔侄关系①。正是这个人，在许多年以后，他的女儿和拉栖代梦人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订了婚（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因为波桑尼阿斯渴望成为希腊之王。现在，阿塔佛涅斯在提名麦加巴特斯担任统帅之后，就把他的军队派往阿里斯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V.33]麦加巴特斯起航了，② 他前往米利都，让阿里斯塔哥拉斯以及伊奥尼亚的军队、那克索斯人都上了船，然后朝赫勒斯滂的方向进发。但当他抵达开俄斯的时候，他把整个舰队停靠在考加萨港③，他是想在那里等待北风吹起的时候，可以乘着北风直接航往那克索斯。然而，那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时候毁灭，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麦加巴特斯到军中各处巡视船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明都斯人的那艘舰船上没有哨兵。麦加巴特斯对于这种麻痹大意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命令自己的卫兵把这艘船的船长斯库拉克斯找来，把他捆绑起来，把他身子从船舷孔里塞出去，使他头探在船外，身子在船内。就在斯库拉克斯这样被捆绑在船上的时候，有人去告诉阿里斯塔哥拉斯，说麦加巴特斯捆绑了他的明都斯的朋友，并加以侮辱。因而他就前来请求麦加巴特斯高抬贵手，给他的朋友松绑。但是却被波斯人一口回绝了。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干脆亲自把斯库拉克斯释放了。麦加巴特斯听说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对着阿里斯塔哥拉斯咆哮如雷。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却对他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塔佛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的节制，并且按照我的命令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多管闲事呢？”

阿里斯塔哥拉斯这样说，更加激怒了麦加巴特斯。于是，他星夜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告诫那克索斯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V.34]在此之前，那克索斯人根本就未曾怀疑这支军队是来征伐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立刻把郊外田野上的各种物资都搬运到城里，储备好了对付围攻的食品和饮料。这样，那克索斯人进入了备战状态。当波斯人从开俄斯起航，从海上抵达那克索斯的时候，他们发现那克索斯人已经有了

---

① 哥译本译为“堂兄弟关系”。——译者注

② 麦加巴特斯的这次出征是在公元前499年。——哥译本注

③ 这个港口显然位于开俄斯的西南部沿海。——哥译本注

充分的准备。然而，他们还是对该岛围攻了4个月。最后，围攻者已把他们所带来的军资消耗净尽，而阿里斯塔哥拉斯也同样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经费。如果要保证围攻行动的继续进行，就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波斯人放弃了围攻的念头。他们先是构筑了一些要塞留给了返回那克索斯的流亡者，在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就返回大陆了。

[V.35] 现在，阿里斯塔哥拉斯无法兑现他对阿塔佛涅斯的所作的承诺。他应该支付的薪饷，也使他面临严重的困难；同时，他还非常惧怕由于这次出征的失败，以及他本人与麦加巴特斯的争执，致使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被剥夺。这些忧虑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并且促使他开始谋划掀起叛乱了。这时，希斯提埃乌斯从苏撒派来的头上刺有暗号的人来到这里，这个暗号带来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指示，即他应该叛离国王了。原来希斯提埃乌斯很想下令要阿里斯塔哥拉斯反叛，但是他又苦于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传递命令，因为来往的道路都受到了监视。于是，他把自己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发剃光，把书信刺在这个奴隶的头皮上，然后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重新长起来。他就这样安排了。等到奴隶的头发刚刚长起来，他就派遣这个奴隶到米利都去，没有让他带任何信件，只是这样嘱咐他说："等你到了米利都，告诉阿里斯塔哥拉斯剃光你的头发，仔细看看你的头。"如前所述，刺在奴隶头上的信号是命令他反叛。希斯提埃乌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软禁在苏撒，这使他感到十分恼恨。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一旦事发，他就会被派到沿海地区去镇压叛乱；而假如米利都一直平安无事，那他就永远没有机会重返故土了。

[V.36] 希斯提埃乌斯在派出信使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盘算的。巧合的是，就在这同时，阿里斯塔哥拉斯心中关于反叛的想法居然和他不谋而合。

于是，在此紧要关头，阿里斯塔哥拉斯把他最可靠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阐明他自己的看法，也提及希斯提埃乌斯来信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其他所有的朋友都和他持相同的看法，同意发动起义，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历史家赫卡太欧斯。他首先力劝他们最好不要向波斯国王开战，并且历数波斯国王以及臣服于大流士的所有各民族的力量。但是，当他无法说服这些与会者的时候，他又劝告他们说，其次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以取得海上霸权。他说："依我之见，唯一的途径只能如此。我知道，米利都乃是穷弱之邦——但是如果能够劫取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兰齐代神庙的财宝，那么就很有希望就此取得海上霸权；至少我们可以把这笔金钱充作军费，以免得我们的敌人劫走它。"① 我在这部历史的开头部分提起过，② 如今这笔财宝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会议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个意见。虽然如此，

---

① 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建议。但是，就当时伊奥尼亚人的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而言，要把这个建议付诸实施似乎有相当大的困难。——译者注

② 参阅：I.46，92。——译者注

他们还是决定发动起义。他们一致同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应乘船到米乌斯[①]去，从那克索斯撤退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乘船去那里的人，其目的是捉拿各艘舰船上的将领。

[V.37] 因此，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伊阿特拉哥拉斯巧施计谋，捉住了米拉萨人伊班诺里斯的儿子奥利阿图斯、特麦拉人泰姆涅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大流士以米提列涅相赠的爱尔克桑德的儿子科埃斯、库麦人赫拉克里德斯的儿子阿里斯塔哥拉斯，以及其他许多人。这样阿里斯塔哥拉斯就公开地叛离了大流士。如今他想尽一切办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抗波斯国王了。首先，为了使米利都人积极地参加他的叛变行动，他放弃了自己君临米利都的僭主地位，建立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性；之后，他使整个伊奥尼亚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把一些城邦的僭主驱逐出境，而对于另外一些僭主，即那些从那克索斯舰船上逮住的那些僭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各自原属的城邦去，他希望借此博取这些城邦的好感。

[V.38] 科埃斯被移交到米提列涅人手中以后，他立即就被推出城去，用石头砸死了；而库麦人却让他们的僭主自由地离开了，其他大多数城邦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伊奥尼亚所有各邦的君主政体就都被取缔了。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在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僭主废黜之后，就命令各个城邦选出本邦的管理者，随后他自己乘坐着一艘三列桨战舰前往拉栖代梦。因为他是非常需要获得某些强大同盟者的援助的。[②]

[V.39] 在斯巴达，前任国王、列昂的儿子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已经过世。现在，他的儿子克列奥蒙尼继承了王位。克列奥蒙尼成为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德，而是因为的身世。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娶了自己姊妹的女儿为妻，而且他对妻子体贴有加，但是他们却没有孩子。因此，监察官就把他召去，对他说："虽然你对自己的事可以漠不关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坐视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不忍心看到攸里斯提尼这个家族从此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没有为你生孩子，那么就把她休了，另娶一位吧。如果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会为此感到高兴的。"然而，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却不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认为，监察官要他休了他那毫无过错的妻子，要他自己另娶一位，这不是什么好主意。因而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V.40] 于是，监察官和元老们一起进行了会商，并且向国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你如此钟爱你现在的妻子，那么就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不要再回绝了，免得斯巴达人作出某些非同寻常的决定来对付你。我们现在不要求你休掉你的结发之妻——你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爱她，尊敬她——不

---

① 伊奥尼亚人的城镇，在卡里亚。——译者注

② 阿里斯塔哥拉斯是在公元前 499 年到拉栖代梦去的。——哥译本注

过你要另娶一位能够为你生孩子的妻子。”

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对于这个建议，表示接受。从此，这位国王就有两个妻子，两个家。这种事是与斯巴达人的习俗格格不入的。

［V.41］不久，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后娶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克列奥蒙尼。这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后，他那从来没有生育的原配妻子居然也怀孕了。于是，第二位妻子的朋友们得知此事以后，就四处造谣，胡搅蛮缠。他们说，这事是瞎吹出来的，还非要说她是用别人家的孩子来假冒她自己的。正当他们对她的攻击沸沸扬扬的时候，她的产期就要到了。监察官对此事表示怀疑，他们亲自来到她的床前，围坐成一圈，密切地监视着她。她这次生下了多里尤斯，之后不久就又生了列奥尼达，之后很快又生了克列昂布罗图斯。有人甚至说列奥尼达和克列昂布罗图斯是一对孪生兄弟。[①] 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即克列奥蒙尼的母亲（她是德玛门努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斯的女儿），却再没有生第二胎。

［V.42］据说，克列奥蒙尼精神有些不正常；而事实上，他还真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多里尤斯在所有同龄人当中却是出类拔萃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会因自己的才德而成为国王。在安那克桑德里达斯死后，斯巴达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奥蒙尼为王。多里尤斯认为国王应当由他担任，并且他也无法忍受由克列奥蒙尼这样的人来统治他。于是，他请求斯巴达人拨给他一批人，他要带领他们离开斯巴达去建立一个殖民地。然而，一方面，他应该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他却不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按照任何习惯做法去做。他以某些塞拉人为向导，满腹怒气地离开了斯巴达，取海路去了利比亚。这些向导带他来到金尼普斯河畔，在那里建立移民据点，这是利比亚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到了第三年，他就被马凯人、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驱逐了。[②]

［V.43］多里尤斯在返回伯罗奔尼撒以后，一位名叫安提卡列斯的埃列昂[③]人，向他提出建议（根据莱乌斯的一道神谕）。安提卡列斯说：“去西西里的赫拉克利亚建立一个城邦吧。因为，既然赫拉克利斯亲自征服了整个爱利克斯地区，而这一地区就理应属于赫拉克利斯家族的了。”[④] 多里尤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询问他是否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皮西亚女祭司告诉他说应当这样做。于是，他又带领那些曾经跟随他去利比亚的那些人，又起航去了意大利海岸。

---

① 王译本（下册，第 362 页）的译文为：“有人说多里尤斯和列奥尼达是孪生兄弟”。——译者注

② 按希腊文原文还应该加上这样的内容：“而返回伯罗奔尼撒”。——译者注

③ 在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附近。——哥译本注

④ 古代作家如狄奥多鲁斯（Diodorus）已经指出，在爱利克斯山附近，显然没有叫做赫拉克利亚的城镇；赫拉克利亚·米诺亚位于南部沿海。希腊人常常利用神话传说作为他们对外殖民的依据。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7 页。——译者注

［V.44］就在这时，[1] 叙巴利斯人说，他们和他们的国王泰利斯正准备对克罗敦开战。克罗敦人得知此事后大为恐慌，于是请求多里尤斯前来援助他们。多里尤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参加了反击叙巴利斯的战役，为攻取这座城市立下战功。这是叙巴利斯人关于多里尤斯和他的部下所作所为的说法。而克罗敦人却说，在他们与叙巴利斯交战期间，除了一位爱利斯人的预言家卡里阿斯（属于伊安米代族的）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异邦人援助过他们。而就是这个人，他背弃了叙巴利斯的国王泰利斯，逃到克罗敦人一方。这是因为当时他在奉献牺牲时，发现有对于出征克罗敦不利的征兆。以上就是双方对这些问题各自的说法。

［V.45］双方都引经据典，证明他们的所说是真实可靠的。叙巴利斯人所展示的，是克拉西斯河的干涸的河道附近的一座神庙和圣域，他们宣称，这是多里尤斯在协助攻取了这座城市之后，修建起来以献给雅典娜·克拉西亚斯神的。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多里尤斯的死亡这一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说，因为他是违背了神谕的指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原原本本地按照神谕给他的指示，他只是做自己本分之内的事情，那么，他在攻占爱利克斯全境以后，就肯定不会和他的所有将士都遭到灭顶之灾了。另一方面，克罗敦人却指出，在他们的境内，他们的国人曾授予爱利斯人卡里阿斯大量的土地，时至今日，卡里阿斯家族的后人依然占据着这些土地。他们说，多里尤斯和他的后人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多里尤斯真的在对叙巴利斯的交战中出过力的话，那他所得到的赠礼肯定比给卡里阿斯的要丰厚得多。以上就是双方所援引的证据。每一位读者都可以采信他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看法。

［V.46］和多里尤斯一起去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其他斯巴达人，有塞萨鲁斯、帕莱巴特斯、凯利亚斯和攸里列昂。这些人和他们所率领的全体军队抵达西西里之后，在一次交战中被埃吉斯塔人和腓尼基人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在这些人当中幸免于难的，只有攸里列昂一个人。他把被击溃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塞林努斯人的殖民地米诺亚；并且帮助塞林努斯的人民挣脱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羁绊。在推翻了毕达哥拉斯的统治之后，他自己又试图成为塞林努斯的君主，他甚至在塞林努斯有过短暂的执政——但是不久塞林努斯的人民起来反抗他，虽然他逃到了市场的宙斯[2]的祭坛那里去避难，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杀死了。

［V.47］与多里尤斯同行并且和他同时阵亡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克罗敦人布塔基德斯的儿子腓力。他在和叙巴利斯人泰利斯的女儿订婚以后，就被从克罗敦驱逐出来，致使他的婚事无果而终。[3] 于是，失望之中的他便乘船去了库列涅。他在那里又追随多里尤斯，自己准备了一艘三列桨战舰并且承担该舰所有船员的一切费用。这位腓力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一个优胜者，是当时最英俊的希腊人。

---

① 约公元前 510 年。——哥译本注

② Zeus of Market-place。——译者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64 页。——译者注

他的英俊，使他从埃吉斯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授予其他任何人的荣誉；因为他们在他的坟墓上修建了一座英雄神庙，他们至今还奉献牺牲来供奉他。

［V.48］以上就是多里尤斯的结局。如果他能够容忍克列奥蒙尼的统治，并且依然留居在斯巴达的话，他就会出任拉栖代梦的国王；因为克列奥蒙尼当政不久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只留下唯一一个名叫戈尔果的女儿。

［V.49］可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抵达斯巴达的时候，正值克列奥蒙尼当政。根据拉栖代梦人的说法，在他们俩会晤的时候，阿里斯塔哥拉斯出示了一块青铜板，板上雕刻着整个大地，还刻着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江河。[①] 在他们两人进行会谈的时候，阿里斯塔哥拉斯对斯巴达国王这样说："克列奥蒙尼国王阁下，我历尽艰辛，从海上来到你这里，你不应该觉得奇怪吧。因为我们目前的形势使我不得不如此。事实上，伊奥尼亚人的子孙们即将失去自由，即将沦为异族人的奴隶，这件事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耻辱和苦难；而对于你们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你们是全希腊的领袖。因此，我们以希腊共同的诸神的名义来请求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同胞伊奥尼亚人从受奴役中拯救出来吧。诚然，这件事对于你们来说是不难做到的；因为这些异族人并不是好战的民族，而你们却是天下最优秀、最勇武战士。他们的作战方法是这样的：他们使用弓箭和短枪，他们在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头上裹着头巾。因此，要制服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你们也知道，居住在那些地区的居民所拥有的好东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所拥有的好东西的总和还要多——黄金、白银、青铜、绣花外衣、役畜和奴隶——这一切，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立即获得。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是相互毗邻的，我现在依次来说说他们的分布情况。这里是伊奥尼亚人（他用手指着他带来的刻在铜板上世界地图说），和伊奥尼亚人相邻的，是吕底亚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肥沃，并且盛产白银。"阿里斯塔哥拉斯接着又说："紧挨着吕底亚人居住的是弗里基亚人，据我所知，他们是世界各族之中拥有家畜和谷物最多的。和他们毗邻的则是卡帕多西亚人，我们希腊人称他们为叙利亚人。与他们的相邻则是基里基亚人，他们的领土一直延展到这一片海域，而塞浦路斯岛（你看就在这里）就位于那片海域；基里基亚人每年缴给波斯国王的贡金为 500 塔连特。与基里基亚人为邻的就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领土在这里——这个民族同样拥有大量的家畜；与亚美尼亚人领土相接的这片土地居住着玛提恩尼人。接下来你看到的是基西亚人的土地，在这个地区，你看就在标有考阿斯皮斯河的岸上，还有那座苏撒城，城里坐落着波斯大王的宫殿，那里还有存放着他的财富的宝库。一旦你们攻占了这座城市，那你们就可以和宙斯比一比谁是首富了。你们所发动的与美塞尼亚人的战争[②]，与阿尔哥斯人以及与阿卡底亚

①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大约在这个时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米利都的学者）发明了地图。（阿里斯塔哥拉斯所出示的似乎就是古代希腊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幅世界地图。——译者注）

② 这是希罗多德唯一明确提到早期发生的两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地方。

人的战争，所争夺的不过是琐碎的边界问题，以及几块绝没有如此肥沃的土地，而与你们交战的对手又根本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为之死的黄金或者白银。[①] 你们一定要发动这样的战争，而且当你们很容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难道你们还会作出其他的决断吗?”阿里斯塔哥拉斯就是这样讲的。克列奥蒙尼回答说：“米利都的客人啊，等到三天以后我会给你答复的。”

[V.50] 他们的交谈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到了应该作出答复的那一天，他们二人再次如约相见，克列奥蒙尼问阿里斯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国王的住所总共需要多少天的行程？直到这时为止，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表现都是非常狡谲的，他成功地骗过了这位斯巴达的国王，可是这次说话却露了马脚。原来，如果他想引诱斯巴达人前往亚细亚的话，他就应该像此前那样不应该说实话的。然而，这一次他却清清楚楚说，这段行程需要三个月的时间。[②] 克列奥蒙尼听到这里，立即打断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话，要求他不要再介绍这条道路的相关情况了，并且对他说：“米利都的客人啊，请你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吧。你打算使拉栖代梦人从海岸向内陆行军三个月的话，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克列奥蒙尼这样说了之后，就回自己的住处了。[③]

[V.51] 但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手持橄榄枝，匆匆赶往克列奥蒙尼的住所去，卫兵们看到他一副求救者的打扮，就放他进去。这时，克列奥蒙尼的那个唯一的孩子戈尔果正巧在那里。他的独生女大约有八九岁，站在父亲的身边。阿里斯塔哥拉斯看到小女孩在跟前，就要求克列奥蒙尼先要把孩子打发出去，然后他再开始和他说话；但是克列奥蒙尼告诉他，尽管说吧，不要介意这孩子在场。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提出，只要克列奥蒙尼答应他的请求，他就答应给他 10 塔连特；当他看到克列奥蒙尼在摇头表示拒绝的时候，就不断增加礼金的数目，一直增加到 50 塔连特。这时，这个女孩子发话了。她说：“爸爸，你还是走开吧，不然这个外乡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奥蒙尼很高兴，他的女儿能够提出这样的忠告，于是他就起身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阿里斯塔哥拉斯只好永久地离开了斯巴达，他竟然没有找到机会介绍从（爱琴）海直到国王住所这条道路的情况。

[V.52] 这条道路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④] 在整个这条道路全程都设有王家

---

① 关于美塞尼亚人，参阅：Ⅲ.47；关于阿卡底亚人，参阅：Ⅰ.66 以次；关于阿尔哥斯人，参阅：Ⅰ.82；Ⅵ.76 以次。——译者注

② 公元前 401 年，雅典人色诺芬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他们的行军过程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参阅：色诺芬：《长征记》。——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句话在Ⅴ.51。——译者注

④ 实际上，从萨尔狄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本身要古老得多。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西亚有赫梯的一个首都普特利亚（Ⅰ.76）。而这条道路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爱琴海沿岸及萨尔狄斯等地与普特利亚联系起来，另一面可以使普特利亚与亚述、巴比伦等地连接起来。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1～22 页。——译者注

驿[①]以及设施完备的旅馆，道路全程所经之处都是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有什么危险。在吕底亚和弗里基亚境内这一段，有 20 座驿站，距离为 94. 5 帕拉桑。穿过弗里基亚，来到哈利斯河畔，在那里设有一道关卡，要想渡过哈利斯河，就必须通过这道关卡。在那里还有一支精兵把守着那座要塞。过了这一段，就进入了卡帕多西亚境内，这段路程直到基里基亚的边境有 28 座驿站，距离为 104 帕拉桑。在基里基亚的边境上，必须通过两道关卡和两座要塞，每一座要塞都有卫兵把守着。过了这里之后，你就要穿过基里基亚，在这段路程有 3 个驿站，距离为 15. 5 帕拉桑。在基里基亚和亚美尼亚交界的地方，有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河流，这条河要用渡船才可以通过。在亚美尼亚有 15 个驿站，距离为 56. 5 帕拉桑，而其境内有一座设防的要塞。离开亚美尼亚，道路就进入了玛提恩尼人的境域，在这一段有 34 座驿站，距离为 137 帕拉桑。在这片地区有 4 条河流流过，这些河流都必须是使用渡船才能通过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发源地。[②] 前者发源于亚美尼亚人的境域，而后者则发源于玛提恩尼人的境域。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开掘了 360 道沟渠的那条金德斯河。[③] 穿过这个地区，路径进入了基西亚地区，在这一段有 11 座驿站，距离为 42. 5 帕拉桑，直到另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考阿斯皮斯河，苏撒就建立在该河的岸边。因此，这条大道的驿站总数为 111 座。这就是说，从萨尔狄斯到苏撒，实际上有这样多个歇息之地。

［V. 53］如果这条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计算正确的话，如果 1 帕拉桑[④]相当于于 30 斯塔狄亚的话，那么，从萨尔狄斯到波斯国王的所谓“蒙浓宫”之间的距离，就达到 450 帕拉桑，也就是 13 500 斯塔狄亚了。[⑤] 而如果按照每日行进 150 斯塔狄亚[⑥]来计算，那么人们在路途中所用的时间刚好是 90 天。

［V. 54］因此，当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告诉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说，从海岸向内地行进，需要三个月才能要到达国王那里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这条大道确切的距离（如果有人想对其做更精确地计算的话）还要长一些；因为从以弗所到萨尔狄斯的这段路也应当算做这条大道的一段。这样，从希

① 站国王的信使就住在这些驿站里。他们把信送到下一个驿站后，又回到自己的驿站。

② 希罗多德这里记载得很准确，它们就是指两条扎巴图斯河（Zabatus）。

③ 参阅：Ⅰ. 189。——译者注

④ 希腊人通常用来估算距离的方法。实际上，古代的帕拉桑如同现代的 farsak 一样，最初都是用来做时间单位（1 个小时），而不是长度单位。

⑤ 希罗多德列举的数字通常不够准确，这里驿馆的数目也有一些出入。由于先前提及的总数较少，因而驿馆总数应该是 81 个而不是 111 个。（由此可以推知，萨尔狄斯到“蒙浓宫”）之间的距离也应该是 328 帕拉桑，而非 450 帕拉桑。（328 帕拉桑约合 1 870 千米，450 帕拉桑约合 2 560 千米。——译者）

⑥ 希罗多德在Ⅳ. 101 估计，普通人一天的行程为 200 斯塔狄亚。——译者注

腊海[①]到苏撒（或者称为“蒙浓之城”）的总里程，就达到 14 040 斯塔狄亚。因为从以弗所到萨尔狄斯的距离为 540 斯塔狄亚。这样在这三个月的行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

［V.55］阿里斯塔哥拉斯离开斯巴达，又匆匆赶往雅典。现在我来说说，雅典是如何摆脱了僭主的统治的。皮西特拉图的儿子、僭主希皮亚斯的兄弟希帕库斯，他在此前做梦时清楚地受到警示，梦中说他注定要死于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属于格菲莱伊族）之手，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他们谋杀了。[②] 在他死后的 4 年间，[③] 雅典人不仅什么实惠都没有得到，反而受到了比僭主当政时期更为严酷的统治。

［V.56］希帕库斯做过这样的一个梦。在泛雅典娜庆节前一天的晚上，他在睡梦中，只见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诵读了下面的谜一般的诗句：

> 你要用狮子一般的心肠来忍耐那无法忍耐的痛苦，
> 相信人世间任何作恶者都注定是难以逃脱报应的。

天一亮，希帕库斯立即派人把他的梦告诉了释梦者。之后，他为了转移注意力，去向神奉献牺牲，他是带领队伍游行的时候遭到杀害的。[④]

［V.57］希帕库斯的谋杀者属于格菲莱伊家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起源于爱利特莱的。但是，我个人的研究已经弄清楚，他们实际上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德摩斯一起来到今天叫做波奥提亚地区的那些腓尼基人的后裔。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接收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定居在那里了。这些格菲莱伊人是被波奥提亚人（而巧合的是卡德摩斯人当初是被阿尔哥斯人从同一个地方被驱逐的[⑤]）所驱逐的，于是他们逃到了雅典。雅典人按照一定的前提条件，接受他们为公民，但是他们不得享有那些不值得称述的多项特权。

［V.58］格菲莱伊人是属于那些和卡德摩斯一起来到希腊的腓尼基人。他们的到来，引进了极为丰富多样的技艺，在这些知识当中，就包括我认为当时尚不

---

① 爱琴海。——译者注

② 关于皮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政治，参阅：Ⅰ.59～64；修昔底德：Ⅰ.20；Ⅵ.53 以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IV 1 以次。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批评雅典人误认为其时当政的僭主是希帕库斯，实际上希罗多德这里记载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说希帕库斯是当时的僭主。参阅：Ⅵ.123。——译者注

③ 公元前 514 年至前 510 年（实际上不足 4 年），希罗多德力图纠正那种在雅典人当中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希帕库斯被谋杀后，雅典的僭主统治也就随之终结。

④ 哥译本注：“希帕库斯是在公元前 513 年被杀死的”。还有研究者指出，希帕库斯被谋杀的具体时间是在阿提卡历的元月（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月底，即公元前 514 年 8 月。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4 页。——译者注

⑤ 根据修昔底德（Ⅰ.12）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 60 年。——哥译本注

为希腊人所知的一套字母。起初，他们是一笔一画地照抄其他腓尼基人的，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发音和写法渐渐地都发生了变化。① 那时候，居住在他们周边的希腊人大都是伊奥尼亚人。因此，伊奥尼亚人学会了如何使用腓尼基字母，但他们在使用时对字母的写法却略加修改，②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他们仍旧把这些字母称为“腓尼基安”③。这是十分确当的，因为这个名称是来自于那些最早把字母引入希腊来的腓尼基人。④ 此外，伊奥尼亚人自古时候就把纸草卷称为“羊皮卷”，因为他们从前不是使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而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来书写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异族人还是在这样的材料上书写的。

［V.59］在波奥提亚的底比斯，在当地的伊斯门尼·阿波罗神庙的某些三脚架上面，我自己曾亲眼看到过刻写在上面的卡德摩斯人的字母，⑤ 这些字母绝大多数是和伊奥尼亚的字母相似的。在其中一个三脚架上铭刻着下面的字句：

此物乃安菲特里昂所献，他来自遥远的泰列波埃人⑥的地方。

这大概是莱乌斯时代的东西。莱乌斯是拉布达库斯的儿子，拉布达库斯是波里多鲁斯的儿子，波里多鲁斯又是卡德摩斯的儿子。

［V.60］在另一个三脚架上用六步格诗这样写道：

此物乃是拳击手斯凯乌斯在赢得拳击比赛之后，
献给善于远射的佛布斯⑦的一件精美绝伦的礼物。

如果这位奉献三脚架的斯凯乌斯就是希波科昂的儿子的人，而不是同名的另一个人，那么斯凯乌斯就是莱乌斯的儿子奥狄浦斯同时代的人。

［V.61］在第三个三脚架上，还是刻写着六步格诗：

劳达玛斯王将此物献给一望千里的阿波罗神，
他在登上王位之后献上这件精美绝伦的礼物。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69 页。——译者注

② 关于腓尼基字母与希腊字母（包括希腊字母自身的演变以及希腊不同方言区的字母），可参阅：周有光著：《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1～355 页。——译者注

③ Phoenician，和“腓尼基人”是同一个词。——译者注

④ 无论希罗多德关于希腊字母的说法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早期希腊字母与腓尼基字母在写法上和字母的排序上都是相似的。——哥译本注

⑤ 古希腊字母在书写的时候，和腓尼基字母一样，都是自右向左写的，字母形状也与腓尼基字母很相似。

⑥ 阿卡纳尼亚一部族。——译者注

⑦ 阿波罗神的名号。——译者注

在爱特奥克利斯的儿子劳达玛斯当政期间，卡德摩斯人被阿尔哥斯人逐出家园，逃到恩开列耶斯人的地方去了。格菲莱伊人那时仍旧在原住地，但是后来为波奥提亚人所迫，背井离乡去了雅典。他们在雅典修建过多座供他们专用的神庙，不许其他雅典人进入——在这些神庙中，特别是阿凯亚·德墨特尔神庙，在庆节期间他们也要举行特别的狂欢活动。

[V.62] 这样，我讲述了希帕库斯所做的梦，追溯了谋杀希帕库斯的格菲莱伊人这个家族的来历。现在我必须回过头来，叙述我开头想讲的那个问题，即雅典人是怎样摆脱了僭主的统治的。由于希帕库斯被杀死，作为雅典国王的希皮亚斯，对于雅典人越发粗暴了。这时，被皮西特拉图族人所放逐的雅典人的一个家族——阿尔克麦昂族，和雅典的其他流亡者一起，他们都在设法回国，力图以武力的手段解放雅典。他们曾经攻占了地处派奥尼亚上方的雷普叙德里昂[①]，并且在那里设防，试图以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反而遭受重挫。因此，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目标，他们采用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于是，他们与安菲克提奥涅斯签订了修筑神庙的合同，即现在矗立在德尔斐的神庙，而那时候该神庙并不存在。在建筑神庙的时候，他们不仅是非常富有的人，而且是属于古老而显赫的家族，因而他们把神庙修筑得庄严气派，大大优于合同的规定。除了其他一些改进以外，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粗糙的石料修建神庙，实际上却用帕洛斯大理石[②]装修了神庙的正面。

[V.63] 如果我们相信雅典人所说，那么，就是同样的这些人，他们在德尔斐逗留期间，用金钱贿赂了皮西亚女祭司，请她们做到一点，那就是无论何时，也无论斯巴达人为私事或者公事而前来祈求神谕的时候，都要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既然拉栖代梦人祈求神谕所带回来的总是这同一个答复，于是他们终于派遣阿斯特的儿子安基摩琉斯（在斯巴达是一位知名人士），率领一支军队出征雅典，目的就在把皮西特拉图家族逐出雅典，虽然他们之间原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因为在他们看来，上苍的意旨比人的意愿更为重要。[③] 军队是取海路辗转来到雅典的。安基摩琉斯率军在法勒伦靠岸，军队也随后在那里登陆。但是，皮西特拉图家族提前获知他的图谋，并已派人向他们的盟友色萨利人求援。色萨利人应他们的请求，经公众投票决定派出 1 000 名骑兵，由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金涅亚斯担任统帅。在援军到达后，皮西特拉图家族就做出了这样的部署：他们对法勒伦附近的平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④]，以适合于骑兵的运动奔袭，然后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袭击敌人军营；他们的骑兵向拉栖代梦人发起进攻，杀死许多敌

---

① 在阿提卡。——译者注

② 所谓“粗糙的石料”大概是希腊神庙通常采用的石灰石；而帕洛斯大理石是当时质地最优良的大理石。——译者注

③ 就是说，虽然双方是挚友，但是既然神谕指示要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也必须照办。——译者注

④ 大概是把树木等障碍物加以清除。——译者注

人，其中包括安基摩琉斯。他们把敌人的余部驱赶到了他们的船上。这就是拉栖代梦第一次出兵雅典的结局。安基摩琉斯的坟墓在阿提卡，至今仍可以看到，就在位于库诺萨格斯的赫拉克利斯神庙附近的阿洛佩凯。①

［V.64］之后，拉栖代梦人又派出规模更大的一支军队出征雅典，这次担任全军统帅的，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之一克列奥蒙尼。这支军队不是循着海路，而是循着陆路出征的。他们侵入阿提卡境内，首先和他们接战的是色萨利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一触即溃，大约有 40 人被杀，而那些侥幸活命的人，直接逃回色萨利去了。克列奥蒙尼准备攻城，在那些想取得自由的雅典人的协助下，对龟缩在皮拉斯基城②里面的僭主们展开了围攻。

［V.65］现在，皮西特拉图家族落入斯巴达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小，而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打算继续围攻那座要塞了。因为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那里有充分的粮食和饮水储备——拉栖代梦人大概在对这个地方围攻了数日之后，就全部撤离阿提卡，返回斯巴达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恰巧是由于一个偶发的事件。这件事对于被围困者而言是最幸运的，而对围攻者而言是最有益的。原来，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孩子们，在他们实施向境外转移之时被围攻者逮住了。这件事把他们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作为赎回他们孩子的条件，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同意在 5 天之内撤离阿提卡。不久，皮西特拉图家族在君临雅典人 36 年③之后，离开了阿提卡，去了斯卡曼达河④畔的西格昂。从血统上说，他们也是派罗斯人，属于涅琉斯家族，科德鲁斯和麦兰苏斯也同样是属于这个家族的。⑤ 在先前的时代，这些来自异邦的移民，后来成为雅典人的国王。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特斯为了表示纪念，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皮西特拉图，因为涅斯托尔的儿子就叫做皮西特拉图。⑥ 就这样，雅典人从此摆脱了僭主的桎梏。自从他们获得自由直到伊奥尼亚叛离大流士国王，而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到雅典来，要求雅典人增援伊奥尼亚人的时候，这期间雅典人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凡是值得记述的事情，我现在就要开始叙述了。

［V.66］雅典在此前就是拥有强大实力的，而现在它摆脱了僭主的统治之后，就变得愈加强大了。权力主要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位是阿尔克麦昂家族

---

① 关于阿洛佩凯和库诺萨格斯的具体位置仍然有一些疑问。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位于伊里苏斯（Ilissus）河之南，面向法勒伦的地方。——哥译本注

② 所谓“皮拉斯基城”（the Pelasgic Wall，the Pelasgic fortress），实际上是建筑在雅典卫城上的古城。该城建有 9 座城门。在公元前 510 年的时候，它显然还是卫城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无疑是在公元前 480 年波斯人侵期间被摧毁的。后来就成为卫城西北坡的一块空旷地，还有一些断壁残垣（修昔底德：Ⅱ.17）。雅典人所在的阿提卡，以前为非希腊人所居住。这座古城遗址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1～32 页。——译者注

③ 公元前 545～前 509 年。——哥译本注

④ 这条河在特洛亚斯境内。——译者注

⑤ 涅琉斯乃是科德鲁斯的儿子，麦兰苏斯乃是科德鲁斯的父亲。他们来自于派罗斯。——译者注

⑥ 派罗斯的涅斯托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皮西特拉图的远祖。——译者注

的克里斯提尼，据说就是他说服皮西亚女祭司那样做的人；另一位是提桑德的儿子伊萨哥拉斯，他也是名门之后，但是他的家谱我无法追溯得更久远，不过他的族人是向卡里亚人的宙斯奉献牺牲的。这两个人都全力以赴，力图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克里斯提尼发现自己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于是就寻求民众的支持。因此，此前雅典人是划分为四个部落的，克里斯提尼把他们分成了十个部落。他还更换了部落的名称，鉴于直到那时他们还沿用着根据伊翁[①]的四个儿子的名字格列昂、埃吉科列斯、阿伽德斯和霍普列斯所取的部落名称，克里斯提尼废弃了它们，而以其他英雄的名字来给这些部落命名。[②] 在这些名称当中除了埃阿斯[③]之外，其余诸位英雄都是本地土著。埃阿斯之所以也被列入其中，是因为他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他是雅典的邻人和同盟者。

［V.67］我认为，克里斯提尼这样做，无非是模仿他的外祖父、西基昂的国王克里斯提尼的做法。[④] 因为这位西基昂的国王在与阿尔哥斯人交战期间，就中止了在西基昂举行的行吟诗人的比赛，因为在荷马的诗中，贯穿始终的吟咏主题都是阿尔哥斯和阿尔哥斯人。同时，他还想把塔拉乌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从国内清除出去，因为他是阿尔哥斯的英雄。这位阿德拉斯图斯有一座神庙在西基昂，至今还矗立在该城的市场上。因此，克里斯提尼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谕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图斯清除出去。据说皮西亚女祭司对此是这样答复他的："阿德拉斯图斯是西基昂的国王，而你不过是一个强盗罢了。"既然神祇不准许他这样做，他就返回国内，尽可能想出一个可以使阿德拉斯图斯自愿撤出去的办法。不久，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办法。他委派使者前往波奥提亚的底比斯，对底比斯人说：他想把阿斯塔科斯的儿子麦兰尼浦斯[⑤]迎接到西基昂来。底比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克里斯提尼就把麦兰尼浦斯接回国内，并且在城市会堂内给他划定了一块圣域，为他修建了一座最安全、最坚固的神殿。至于克里斯提尼把麦兰尼浦斯迎接回本邦的原因（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那是因为麦兰尼浦斯是阿德拉斯图斯的死敌，阿德拉斯图斯曾经杀死了他的兄弟麦吉斯特乌斯和他的女婿泰德乌斯。克里斯提尼在给麦兰尼浦斯划定了一块圣域之后，就把到那时为止一直举行的纪念阿德拉斯图斯的牺牲和节日统统取消，而转送给麦兰尼浦斯了。西基昂人至今对于阿德拉斯图斯还是非常崇敬

---

① 伊翁（Ion），乃是希伦（Hellen）三个儿子之一克苏托斯（Xuthus）之子，伊奥尼亚人的名祖。据传克苏托斯被逐出阿提卡，来到伯罗奔尼撒（阿凯亚），当地部分居民因其儿子伊翁而被称为伊奥尼亚人。另一传说认为伊翁的父亲是阿波罗神。——译者注

② 阿提卡的十个部落的名字分别是：埃里克特斯（Erechtheis）、埃吉斯（Aegeis）、潘狄奥尼斯（Pandionis）、列昂提斯（Leontis）、阿卡曼提斯（Acamantis）、奥涅斯（Oeneis）、凯克罗皮斯（Cecropis）、希波索昂提斯（Hippothoontis）、埃安提斯（Aeantis）和安条基斯（Antiochis）。

③ 埃亚库斯（Aeacus）之子，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译者注

④ 克里斯提尼在西基昂的当政时期是公元前600～前570年。——哥译本注

⑤ 传说中底比斯的英雄。——译者注

的，因为这片领土曾经是属于波里布斯[①]的，而阿德拉斯图斯是波里布斯的女儿的儿子。波里布斯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就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图斯了。西基昂人除了纪念阿德拉斯图斯的其他仪式以外，他们还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习惯于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纪念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纪念阿德拉斯图斯，而不是为了纪念狄奥尼索斯的。现在，克里斯提尼把悲剧歌舞队还给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神圣祭仪都转给了麦兰尼浦斯。

［V.68］克里斯提尼对于阿德拉斯图斯就采取了这样的处理办法。至于多利斯人的部落，他没有为西基昂人选用与阿尔哥斯人完全相同的部落名称，而是把所有的旧名称都改换为新名称。他利用取名字这样特殊的机会，对西基昂人进行了嘲弄，因为他给他们新取的名字是源自猪、驴等词，再加上通常表示部落的词尾，只有他自己的部落名称不属于这类。他给自己的部落取了一个具有王者职位的名称，他称呼自己的部落为阿尔彻莱人，即“统治者部落”。他把其他的部落分别称为海亚泰人，意即“猪部落”；奥涅亚泰人，即“驴部落”；或是考伊里埃泰人，即“小猪部落”。在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西基昂人就采用这样的名称，即便在他的死后 60 年间也一直沿用这些名称。后来，他们一起进行了讨论，把部落的名称改为众所周知的海雷斯人[②]、滂菲利人[③]、迪曼那太人[④]。同时，他们还为第四个部落取了名字，称为埃吉亚林人，这个名字源自于阿德拉斯图斯的儿子埃吉亚琉斯。

［V.69］以上就是西基昂人克里斯提尼所作所为。而雅典人克里斯提尼，他是西基昂人的克里斯提尼的外孙，他所以沿用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外祖父（蔑视多利斯人）一样，蔑视伊奥尼亚人，[⑤] 因而他决定使雅典人的部落名称不同于伊奥尼亚人的名称；[⑥] 他是仿照其外祖父在西基昂的命名模式来进行改革的。克里斯提尼把此前没有什么权利的雅典平民完全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他给所有部落都取了新名字，并且扩大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此前四个部落的首长，而代之以新创立的十个部落的首长；同时，他还给每一个部落都指定了 10 个德莫。[⑦] 现在，当克里斯提尼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的势力就

---

① 西基昂古代的王。——译者注

② 海雷斯（Υλλέες，此为希罗多德的拼法，阿提卡方言的拼法为 Υλλεῖς，Hylleis）多利斯人的一个部落。——译者注

③ 滂菲利（Πάμφυλοι，Pamphyli）多利斯人一部落。——译者注

④ 迪曼那太（Δυμανᾶται，Dymanatae）多利斯人一部落。——译者注

⑤ 王译本（下册，第 375 页）译为：“……瞧不起多利斯人”。——译者注

⑥ 毫无疑问，克利斯提尼改革有更深层的动机。他废除旧的部落，不是因为这些部落是伊奥尼亚人，而是因为这些部落本身具有排外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旧贵族寡头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从而使自由民的新阶层更易于获得公民权。

⑦ 这样总数就是 100 个德莫。据斯特拉波记载，在公元前 2 世纪阿提卡德莫的数量为 174 个，在铭文中发现的德莫的名字大约有 166 个。即使在公元前 5 世纪，其数目也不下 100 个。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36～37 页。——译者注

大大超过他的对手了。

［V.70］伊萨哥拉斯在这方面既然输了一招，他也拟定了反击他的政敌的对策。他向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求援。因为早在克列奥蒙尼围攻皮西特拉图家族的时候，伊萨哥拉斯就和他结下了友谊。而且人们还指责克列奥蒙尼，说他是伊萨哥拉斯的妻子的情人。这时，克列奥蒙尼首先要做的，是派使者到雅典去，要求克里斯提尼本人，以及其他许多雅典人离开雅典。他把这些人称为“被诅咒的人”。[①] 使者是按照伊萨哥拉斯的指令这样说的。因为阿尔克麦昂家族和他们的同党曾与一个杀人案件有牵连，而伊萨哥拉斯及其同党却与此事完全无关。

［V.71］雅典的那些“被诅咒的人”，他们的罪名是这样得来的。有一位雅典人名叫库隆，曾经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优胜。他雄心勃勃，很想成为一名君主。他的同伙都是他的同龄人，他们集结在一起，试图占领雅典卫城；但是他们的行动失败了。于是，库隆就来到神像[②]跟前请求庇护。当时在雅典掌握统治权的纳乌克拉洛斯们[③]，引诱这些求庇者离开那里，答应决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是这些求庇者还是全都被杀死了，而此事就被归咎于阿尔克麦昂家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皮西特拉图的时代之前发生的。[④]

［V.72］于是，克列奥蒙尼就派人去雅典，要求放逐克里斯提尼和那些“被诅咒的人”。克里斯提尼得知后，他本人悄然离开了雅典。尽管如此，克列奥蒙尼随后率领着一支不大的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他按照伊萨哥拉斯所提供给他的700个雅典家族的名单，把他们作为“被咒诅的人”给放逐了。随后，他接着又试图解散议事会，[⑤] 而把政府领导权交给伊萨哥拉斯一党的300人。但是，议事会进行了抵制，他们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因此，克列奥蒙尼、伊萨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就占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事会这边的其他雅典人联合起来，对他们围攻了两天；第三天双方缔结了休战条约，根据条约，他们当中所有的拉栖代梦人都必须离开雅典。如此则克列奥蒙尼所听到的预言就应验了。原来，当他第一次想进入卫城并且想占领它的时候，他就前往女神的神殿里去询问这个问题，但

---

① 修昔底德（Ⅰ.126～127）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这成为此后斯巴达人多次干预雅典内部事务的一个借口。——译者注

② 据修昔底德（Ⅰ.126）记载，这是攸门尼德斯神庙中的复仇女神（Eumenides）的神像，位于卫城和战神山（Areopagus）之间。——译者注

③ 纳乌克拉里亚（区社）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首长纳乌克拉洛斯（即“区社长”，原意为“船主”、“管理人”）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具有一定的财务和行政权力。雅典的四个部落，在梭伦改革时代，每个部落各分为12个区社，共48个区社；至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代，部落分为10个，每个新部落包括5个区社。每个区社的提供一艘战舰，供城邦使用，区社的首长就被称为“纳乌克拉洛斯”。哥译本附注认为，希罗多德这里说他们“统治着雅典”，似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译者注

④ 大约在公元前620～前600年之间。——哥译本注（“库隆事件”大约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30或20年代，很可能是在公元前636或前632年。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自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届。据史料记载，库隆是公元前640年第3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优胜者。——译者注）

⑤ 希罗多德这里可能指的是新的议事会，即五百人议事会，每个部落有50名议员。——哥译本注

是还没有等他迈入门槛，女祭司从她的坐位上站起来对他说："拉栖代梦的客人啊，离开这里吧，不要进入这神圣的殿堂。——因为对于多利斯人而言，踏入这里面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利斯人，我是一位阿凯亚人。"克列奥蒙尼根本没有理会这则预言，而是继续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结果，他和他的拉栖代梦人一起，就被迫撤离了那里。至于其他人，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囚禁起来，都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有德尔斐人提麦西修斯。这位提麦西修斯膂力出众，勇武过人。关于他干过的一些大事，我都能说出来。

[V.73] 这些人都在监狱中被处死了。之后，雅典人就直接去把克里斯提尼和被克列奥蒙尼所放逐的700个家族召了回来；接着，他们又派使者前往萨尔狄斯，打算和波斯人结盟。因为他们知道，克列奥蒙尼和拉栖代梦人马上就会对他们开战。当使者到达萨尔狄斯并且递交了信件以后，时任当地总督的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就询问，那些想和波斯人结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使者们对此一一作答，随后给了他们一个简短的答复——大意是：如果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那么他就和他们结为同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回国了。使者们聚在一起进行了商议，由于他们急于和对方结成同盟，就接受了波斯人所提出的条件。但是，他们在回到雅典之后，却因他们的做法而蒙受了很大的耻辱。①

[V.74] 同时，克列奥蒙尼认为他自己无论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上，都受到雅典人很大的侮辱，因此他就从伯罗奔尼撒各地纠集了一支军队，而没有透露这次行动的意图。他自己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并且想立伊萨哥拉斯为雅典的僭主。伊萨哥拉斯是和他一起从卫城上逃出来的。因此，克列奥蒙尼这次率领着一支大军，侵入埃琉西斯；而波奥提亚人也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攻克了阿提卡边境地带的两个村镇奥耶诺伊和海希埃；与此同时，卡尔基斯人则从另一方面攻入阿提卡，袭掠阿提卡各地。雅典人虽然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他们决定暂时不理会波奥提亚人和卡尔基斯人②，而是出兵去埃琉西斯迎击那些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

[V.75] 就在两军即将交战之时，首先是科林斯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因而他们改变了主意，从伯罗奔尼撒人的阵营中撤走了。随后，斯巴达的国王、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也这样做了。德玛拉图斯本人是和克列奥蒙尼共同统率这支军队出征的，而且此前他与克列奥蒙尼也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争执。鉴于两个国王彼此不合，在斯巴达通过了一项法律：两个国王不得和军队一同出征。但此前的习惯却是两个国王同时前去的。法律还规定，既然两个国王当中的一个可以留在后方，那么丁达琉斯家族当中的一人也应当留在家里了。因

---

① 希罗多德似乎有意隐瞒了克利斯提尼也曾参与谈判的事实。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77页。王译本此处用"科尔启斯"（Colchis），疑为"卡尔启斯"（卡尔基斯，Chalcis）之误。——译者注

此，在埃琉西斯，当其他的同盟者看到拉栖代梦的两个国王的意见并不一致，又看到科林斯的军队也撤离了所在的阵地的时候，他们双双撤走，离开了那里。①

［V.76］这是多利斯人第四次入侵阿提卡了。两次是作为敌人来到这里的，两次是来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帮助的。第一次入侵是发生在他们在麦加拉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时期，把这次出征放在科德鲁斯统治雅典的时期肯定是确当的；② 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皮西特拉图族人；第四次也就是这一次，克列奥蒙尼统率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进抵埃琉西斯。这样，到现在为止，多利斯人已经是先后四次侵入阿提卡了。

［V.77］随着这支斯巴达的远征军如此不体面地解散，渴望复仇的雅典人，首先出兵向卡尔基斯人③发起进攻。可是，波奥提亚人为了援助卡尔基斯人而来到了攸利浦斯④。当雅典人看到他们有援军到来时，他们认为在攻击卡尔基斯人之前，最好是首先攻击波奥提亚人。于是，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进行了一次会战，雅典人获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活捉了 700 名。就在同一天稍晚的时候，雅典人还渡海来到优波亚，在那里的交战中又击败了卡尔基斯人。他们在当地“骑士”源自希腊语⑤的土地上安置下了 4 000 名移民；⑥ 至于“骑士”，这是卡尔基斯人对当地富人的称呼。雅典人把所捉到所有卡尔基斯人的俘虏，都戴上枷锁，拘禁了很长一个时期，对于所俘虏的波奥提亚人也做同样的处置，直到把他们的赎金勒索到手为止。雅典人规定，每人缴纳两个明那的赎金。雅典人把用来拘押俘虏的枷锁悬挂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这个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挂在被波斯人⑦纵火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殿。雅典人还奉献出赎金的十分之一，用来铸造了一架青铜驷马战车。这架青铜驷马战车，就安放在卫城正门进去之后的左手。⑧ 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波奥提亚和卡尔基斯胆敢前来挑战，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 V.76。——译者注

② 有一个传说明确指出这次入侵是发生在多利斯人进入伯罗奔尼撒以后不久。——哥译本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78 页。王译本整个这一章大都把卡尔基斯人（Chalchidians）误译为科尔基斯人（Colchians）。Chalchis 在优波亚岛上，而 Colchis 则地处黑海沿岸，二者相去甚远。——译者注

④ 攸利浦斯是指波奥提亚和优波亚之间的狭长水道。——译者注

⑤ “牧马人”（ἱπποβόται，hippotes），其复数 Hippotae 特指骑士阶层。——译者注

⑥ 这些军事移民与普通的殖民者有所不同。殖民者可在殖民地随意寻找安身之所，与母邦保持较松散的联系。军事移民是指向被征服的领土派遣军队驻扎屯田，并占有最肥沃的土地。这些移民仍可继续从事在雅典的事务，保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

⑦ 原文为 Medes，米底人。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风俗、外貌等都非常相像。因此，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希腊人往往把这两个民族混为一谈。严格说来，这里虽然希腊原文为米底人，但译为波斯人似乎更确当。——译者注

⑧ 大概是在旧的卫城入口前面的空旷处。公元前 432 年竣工的新的卫城正门（Propylaea）是没有空地来安放这个纪念物的。——哥译本注

勇敢拼杀的雅典制服了他们的傲慢，
侵略者遭受枷锁之辱和可耻的赔款，
用赎金一成铸成战车为帕拉斯呈献。①

[V.78] 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是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就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②

[V.79] 同时，底比斯人也很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人去（德尔斐）请示神谕。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复仇愿望的。她指出："你们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到'七嘴八舌的地方'③，并且向离你们最近的人求援。"因此，使者们在请示神谕回国之后，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把神谕的答复在会上予以公布。底比斯人一听说神谕指示给他们要"向离你们最近的邻人求援"，他们马上就说："原来如此！离我们最近的人不就是塔那格拉人、科罗尼亚人、塞斯皮亚人嘛！而这些人从来都是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在战争中始终和我们戮力同心的。难道这还用得着向他们请求吗？也许，这并非神谕真实所指吧。"

[V.80]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神谕的寓意。终于，有一个人悟出了神谕的寓意，他吼道："我认为，我弄懂了神谕提供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了。据说，阿索普斯有两个女儿，一个是特拜④，一个是埃吉那。既然她们俩是姊妹，那么神的意思，就应该是请求埃吉那人来帮助我们复仇。"既然没有其他人对这个神谕提出更好的解释，于是底比斯人就立即派使者前往埃吉那，根据神谕的指示，请求他们予以援助，因为埃吉那人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人"。埃吉那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派埃亚基代⑤。去帮助他们。

[V.81] 现在，底比斯人倚仗着有埃亚基代族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重启战端，但是他们却遭到重创。因此，他们决定再一次派使者到埃吉那人那里去，把埃亚基代族人送了回去，要求他们另外派人来。其时埃吉那是最为繁荣昌盛之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79页。这里"一成"指赎金的十分之一；帕拉斯是指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最后一句，王译本按字面意思把"steeds"，译为"马匹"，其实是指"驷马战车"。——译者注

② 参阅：V.65。——译者注

③ "Many-voiced"，大概是暗指"民众大会"。——译者注

④ 底比斯（Thebes）亦译特拜。——译者注

⑤ Aeacidae，大概是埃亚库斯儿子们的雕像（埃亚库斯及其子孙是埃吉那人所崇拜的地方英雄，后来也受到雅典人的尊敬。希腊人在决战时刻往往请埃亚库斯及其子孙的神像，相信请来之后就有神祇相助，可以获胜。——译者）

邦，他们也因为自身的强大而得意洋洋，同时他们想起曾经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同意援助底比斯人。他们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向雅典人发起进攻了。这时雅典人正在忙于与波奥提亚人作战，埃吉那人就乘着战船来袭掠阿提卡，劫掠了法勒伦，蹂躏了沿岸地带的许多城镇，从而使雅典人遭受重大损害。

[V.82] 埃吉那人和雅典人之间的世仇宿怨，是这样结下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爱皮道鲁斯的土地上种植任何作物都不结子实，于是，爱皮道鲁斯人就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询问这种灾害的起因。皮西亚女祭司命令他们，要树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①]的神像，并且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爱皮道鲁斯人接着又问："神像是用青铜铸，还是用石头雕?"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既不用铜铸，也不用石雕，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材来制作。"随后，爱皮道鲁斯人派人去雅典，请求雅典人允许他们到阿提卡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相信雅典人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据另外一些人说，当时除了雅典以外，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没有橄榄树的。雅典人同意把橄榄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爱皮道鲁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亚斯和埃里克修斯奉献供物。爱皮道鲁斯人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用这些橄榄树木料制作了神像，树立在他们的国土上。从此，在他们的土地上，作物就结果实了，他们也按照他们对雅典人的允诺，按时地来雅典奉献供物。

[V.83] 自古以来，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埃吉那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服从爱皮道鲁斯人的，凡是涉及他们相互间关系的诉讼事件，埃吉那人都要渡海前去爱皮道鲁斯，在那里接受判决。但是，自从他们自己建造了舰船以后，就开始有些傲慢了，以至叛离了爱皮道鲁斯人。于是，他们相互仇视和敌对起来，而埃吉那人控制着海上，他们常常到爱皮道鲁斯境内劫掠，甚至搬走了爱皮道鲁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把它们安放在他们国土的腹地、距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 20 斯塔狄亚[②]的一个名叫奥亚的地方。在这样安置了以后，他们规定了对神像的崇拜仪式，一方面奉献各种牺牲，另一方面还有妇女合唱队合唱讽刺歌；同时，他们为两位女神的合唱队分别指定了 10 位经费的承担者。这些妇女在合唱中讽刺挖苦的对象不是男人，而只是当地的妇女。在爱皮道鲁斯人当中也有类似的神圣仪式，他们另外还有一种不许外传的神圣仪式。

[V.84] 在这两座神像被劫走以后，爱皮道鲁斯人就不再按规定向雅典人奉献供物了。于是雅典人派使者前往爱皮道鲁斯就此提出抗议。但是，爱皮道鲁斯人却证明自己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他们说："只要神像还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就应当按照条约履行纳贡义务的。可是，现在既然神像已经被人劫走，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义务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如今埃吉那人拥有了神像，雅典人应该要求

---

① 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这两位女神，在埃吉那和爱皮道鲁斯受到崇拜，她们大概是丰产女神。——译者注

② 约合 3.7 千米。——译者注

他们恪尽义务了。”于是，雅典人派人到埃吉那去，要求送回神像，但是埃吉那人却回答说，此事无论如何都与雅典人没有丝毫关系。

［V.85］根据雅典人的说法，之后，雅典人就派出了一些公民，带着全体国民的嘱托，乘坐一艘三列桨战舰，在埃吉那登陆。他们是想把那两座神像取回去，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神像是用他们的木料制成的，那神像自然应该属于他们。他们首先试图把神像从其底座上拆卸下来，然后把它们带走，但是他们无法用这种办法取下神像。他们接着又用绳索把这两座神像套住，力图把它们拉拽下来。正当他们用绳索拖拉的时候，突然雷声隆隆，同时发生了地震。三列桨战舰的那些船员们立刻陷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他们相互之间就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地厮杀起来。结果最后他们仅剩下了一个人，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法勒伦。

［V.86］以上是雅典人关于这件事的说法。而埃吉那人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雅典人不是只乘着一艘船。他们说：“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或者是几艘船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自己没有舰队，也是会轻而易举地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雅典人派出了大批舰船来犯。于是我们就做出了让步，而没有冒险一战。”然而，埃吉那人从来就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即究竟是因为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海上实力薄弱才退让的，还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埃吉那人还说，雅典人看到没有人出来抵抗，他们就下了船，前往神像所在地准备取走神像。可是，他们却无法把神像从其基座上取下来，于是他们就用绳索把神像套住，然后往下拉拽。就在雅典人拉拽神像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也许有人相信，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两座神像居然同时跪了下来。直到现在这两座神像还是这个姿势。根据埃吉那人所说，这就是雅典人所作所为。同时，埃吉那人已经预先知道雅典人想要干什么，于是他们就说服了阿尔哥斯人做好增援他们的准备。因此，雅典人刚刚在埃吉那登陆，阿尔哥斯人就到埃吉那来增援他们来了。阿尔哥斯人取道爱皮道鲁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海上来到埃吉那，登陆之后乘其不备切断了雅典人回舰船的退路，并且向他们发起进攻。正在这个时刻，天上响起了雷声，同时还发生了地震。

［V.87］阿尔哥斯人和埃吉那人都是这样说的。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着返回了阿提卡。据阿尔哥斯人说，正是他们大败雅典人，使其只有一个人得以生还；雅典人认为，是神祇毁灭了他们全军。据雅典人说，即使是生还的那个人也未能幸免，他是以下面的方式被杀死的。他回到雅典以后，就向大家诉说了惨败的消息。当初被派去出征埃吉那的那些雅典人的妻子们，她们看到所有其他的人都阵亡了，唯独他一个人安全返回，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她们的心。于是她们聚集起来，围着那个人，一边追问她们的丈夫在什么地方，一边取下她们衣服上的别针去刺他。[①] 结果这个人就这样被她们刺死了。雅典人认

① 哥译本本章以下内容都在V.88。——译者注

为，妇女们的这种行为甚至比那些军队的悲惨遭遇更令人恐怖。但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于是就强令她们把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直到这个时候，雅典的妇女一直穿的是多利斯式服装，这种服装的样式酷似流行于科林斯的服装。从此，她们的外衣就不得不换成了亚麻外衣，这种外衣不再用别针了。

[V.88] 然而，这种衣服并非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卡里亚，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据说古时候所有的希腊[①]妇女，她们都身穿现在所说的多利斯式的服装。同时，人们还说，阿尔哥斯人和埃吉那人，他们分别对每一位国民都作出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妇女衣服上的别针的长度要比此前的长出一半，而他们的妇女到这些女神的神庙里去，就只能奉献别针这一种东西；还禁止她们携带阿提卡所出产的任何东西到神庙里去，甚至一个陶罐也不准许带进去；他们还规定，在那里只允许用本地生产的器皿来饮水。[②] 因此，从古时候直到我这个时代，阿尔哥斯和埃吉那的妇女由于与雅典人结怨，而戴着比先前更长的别针。[③]

[V.89] 雅典人和埃吉那人结怨的起因如上所述。因此，当底比斯人前来请求增援的时候，埃吉那人想起了神像的纠葛，就爽快地答应去增援波奥提亚人。埃吉那人蹂躏了阿提卡沿海各地，雅典人也立刻准备出兵反击。但是这时从德尔斐来了一道神谕，命令他们在埃吉那人的这次袭掠活动之后的 30 年间要按兵不动，而到了第 31 年，在给埃亚库斯划出一片圣域之后，再对埃吉那人发动战争。神谕说："只有这样做，你们才会成功地实现你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立即开战的话，虽然最终结果也是你们征服那座岛屿，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你们要遭受许多苦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雅典人根据神谕的指示，给埃亚库斯划出了一片圣域——这片奉献给他的圣域现在还在雅典市场上——但是，他们遭受到埃吉那人如此严重的侵害，要他们在 30 年间都按兵不动，他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V.90] 随后，正当他们准备复仇的时候，在拉栖代梦人这方面发生了一件事，妨碍了他们实施复仇计划。拉栖代梦人终于知道了以下这些事情的真相——阿尔克麦昂族人如何利用皮西亚女祭司，[④] 女祭司如何策划对付拉栖代梦人以及皮西特拉图族人。这个发现使他们受到双重的气恼，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宣过誓的盟友驱逐出境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博得雅典人对他们丝毫的好感。此外，他们还因某些神谕[⑤]而采取了行动，神谕宣布说，许多可怕的灾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83 页。"希腊"（Hellas）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概念，其所指范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希罗多德这里的古时候的时间就很不确定，所以这里如果按王译本译为"希腊本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译者注

② 这条法令实际上等于禁止了从阿提卡进口陶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本邦的手工业，虽然它本应就是一种战争手段，如实行贸易壁垒或贸易禁令。

③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 V.89。——译者注

④ 参阅：V.63。——译者注

⑤ 参阅：V.93；Ⅶ.6。——译者注

难要从雅典人那里降临到他们身上。关于这些事，他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通过克列奥蒙尼而得知了这些神谕的内容，因为克列奥蒙尼从雅典的卫城得到这些神谕，并且把它们带回斯巴达的。在此之前，神谕一直掌握在皮西特拉图族人的手里，当他们被逐出雅典的时候，把它遗留在神庙里了。克列奥蒙尼发现了这些神谕，把它们带走了。

[V.91] 这样，拉栖代梦人得到了这些神谕。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势力日益增长，而且根本无意服从他们的管制，他们想到，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了自由，他们将很有可能和他们一样的强大，但如果这些人处于僭主的压迫之下，那么他们就是软弱的，并且是服服帖帖的。想到这些，他们就派人从赫勒斯滂的西格昂把皮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召来。那里是皮西特拉图族人的逃难之地。希皮亚斯应召来到之后，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邦[①]的使者们都召来，在会议上对他们说：

“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最近我们所作的一件事是不对的。因为受到了虚假神谕的误导，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些盟誓的好友逐出他们的国土。而且，这些朋友还答应使雅典依附于我们；我们把政权交到了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民手中——这些人一旦凭借我们的力量获得了自由，随着实力的增长，他们马上用各种办法转而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和我们的国王驱逐出他们的城市。从那时起，雅典人变得越来越傲慢了，因为从他们的邻邦波奥提亚和卡尔基斯[②]那里已经感受到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而其他诸邦随后也将知道他们冒犯雅典人的后果将是什么。我们既然已经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就要力图借助诸邦之力消除由我们引起的麻烦，并且对雅典人复仇。正是为了这件事，我们才派人把希皮亚斯召到这里来，同样把你们也从你们各自的城邦请来，以便使我们所有诸邦都携手同心，团结起来，恢复他在雅典的名位，从而把我们此前从他那里取走的东西再归还给他。”

[V.92] 以上是斯巴达人的致辞。但是，大多数的盟邦并未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意见。与会的众人都保持沉默，但这时一位名叫索西克利斯的科林斯人起来发言。他说：

“拉栖代梦人啊！既然你们正打算推翻希腊诸邦中的自主政府，并且在他们那里建立僭主政治，那现在想必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了，苍天和大地的位置是上下颠倒了；人类都居住在大海里，鱼儿却在旱地上漫游了！须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僭主政治那样地不公正、那样地残暴不仁的。然而，如果你们觉得僭主统治城邦果真是一件令人渴求的事情，那就首先设立一名僭主来统治你们，然后给其他城邦设立僭主吧。但是你们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曾试图建立僭主政治，并且

---

① 这大概是指以斯巴达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的诸成员国。希腊人称之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近代学者称之为“伯罗奔尼撒同盟”。——译者注

② 王译本（下册，第385页）误译为“科尔基斯”。——译者注

千方百计地使斯巴达不受僭主之害，这样看来，你们现在如此要求你们的盟邦，是毫无意义的。假如你们和我们一样知道僭主政治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就会比现在要更为明智了。科林斯人的政府曾经是寡头制政府——统治者都来自于一个族，名叫巴克奇亚德族，他们相互通婚，管理着城邦的事务。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安菲昂的人，他有一个女儿，名叫拉布达。由于她腿脚有残疾，所以巴克奇亚德族人中间没有人愿意娶她。于是，佩特拉城镇的爱凯克拉特斯的儿子埃提昂就娶她为妻，埃提昂是属于拉皮赛族[①]，是凯涅乌斯家族的后裔。无论是拉布达，还是他的其他妻子，都未曾给他生过儿子，他为了这事前往德尔斐询问神谕。他刚刚踏入庙门，皮西亚女祭司就对他这样说：

> 埃提昂，现在你虽未受人尊敬，但光荣终究是属于你的。
> 拉布达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她将为你生下一块岩石，
> 这块岩石有朝一日要落到王族身上，在科林斯执行正义。

“不知道为什么，女祭司给埃提昂的这条神谕，居然让巴克奇亚德族人知道了。而直到那时，他们也不能理解关于科林斯的较早的一条类似的神谕。那条神谕和给埃提昂的这条神谕说的是同一件事。神谕这样说：

> 在岩石中央，苍鹰将孕育一头食肉的狮子，
> 它高大而威猛，它将使许多人的四肢自由。
> 它将在岩石上哺育你们，全体科林斯人民，
> 居住在美丽的佩伦涅泉旁，巍峨的科林斯。

“巴克奇亚德族人得到这条神谕有一个时期了，可是在他们得知给埃提昂的神谕以前，他们是完全无法破解其寓意的；然而，他们在得知这条神谕之后立刻就明白了：这两条神谕的寓意是完全一致的。不过，他们现在虽然也明白了先前那条预言的寓意，却秘而不宣，伺机而动，无论她给埃提昂生下男孩或是女孩，他们都打算把它除掉。因此，他的妻子分娩的时候，他们派出了他们同族的 10 个人前往埃提昂居住的城镇，指示他们要杀死她所生下的婴儿。于是，这些人就来到了佩特拉，进入埃提昂的住所，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看看这个孩子。拉布达对

---

① 拉皮赛人（Lapithae）属于前希腊种族。在希腊神话中，他们是居住在色萨利的原始部落，曾经同“马人”（Centauri，半人半马，森林中的精灵）多次交战，后为多利斯人的祖先所灭。拉皮赛人与“马人”交战的场面是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西山墙上、雅典卫城帕特侬神庙墙壁上以及阿卡底亚的阿波罗神庙檐壁上浮雕的主题。无论如何，埃提昂是属于前多利斯的（pre-Dorian）埃奥利斯族（修昔底德，Ⅳ.42）。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牛津大学 2003 年修订版，第 308～309、815 页。——译者注

于这些人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她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丈夫以前的交情，于是就把孩子抱出来，交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些人曾在途中商定，谁第一个接过孩子，谁就要把它猛摔到地上。然而，由于上苍的保佑，正当拉布达把孩子交到那个人手上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脸上便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个人看到孩子在微笑，便动了恻隐之心，以至于他不忍心下此毒手。因此，他就把孩子交给了旁边的另一个人，第二个人又转交给了第三个人，这样传遍了10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当刽子手。最后，他们把这个孩子交还给母亲，走出了她的住所，他们站在门前彼此埋怨，相互指责，但矛头主要是指向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照他们事先约好的去做。最后，过了好一会儿，他们又商定再回去，一齐动手来除掉这个孩子。但是，命运注定埃提昂的子孙将会给科林斯带来灾祸。因为拉布达就站在门后边，把他们所有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会回来杀死她的孩子，于是她把自己孩子带走，找到一个她认为最不易引起怀疑的地方，藏在一个库普塞尔[①]（装粮食的柜子）里。她知道，万一这些人回来搜寻那个孩子，他们就会把房间各个角落都搜查遍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搜遍了整个住所，却没有找到那个孩子，他们认为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回去复命那些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经遵照他们的吩咐把事情办妥了。于是，他们就回去这样报告了。埃提昂的儿子慢慢地长大了，为了纪念他当初虎口脱险的故事，就根据库普塞尔，而取名库普塞卢斯。库普塞卢斯成年以后，也去德尔斐请求神谕，他得到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神谕。这条神谕这样说：

> 看吧，来到我的圣殿的这个男人是非常幸运的，
> 埃提昂的儿子库普塞卢斯，光荣的科林斯之王，
> 他和他的子女是幸运的，但他的孙辈却非如此。

“这就是神谕所言。库普塞卢斯对这条神谕深信不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发动袭击，从而成为科林斯的主人。库普塞卢斯在成为科林斯僭主之后，实行残暴的统治——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并且没收了许多人的财产，剥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的统治持续了30年，库普塞卢斯[②]一生富足顺利；继任僭主的是他的儿子柏里安德。柏里安德在统治初期，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与米利都的僭主塞拉叙布卢斯有了通信来往以后，他就变得更为残暴了。有一次，他派遣一名使者到塞拉叙布卢斯那里去，询问如要实行按荣誉治国，[③] 建立什么样

---

① Κυψελη，Cypsel，希腊语意为“柜子”。——译者注

② Cypselus，公元前655～前625年在位。——哥译本注

③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此作过讨论，认为“名位不平是内乱和政变原因之一”。参阅：《政治学》，1267a1、1302a24、1303b3、1304b17～38。——译者注

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最为安全的。塞拉叙布卢斯把从柏里安德派来的信使领带到城外的一片庄稼地里，他在穿过这片庄稼地的时候，还再三问起关于信使由科林斯来到这里的事情，在行进过程中，把田里长得特别高的那部分穗子都剪下来扔掉了。就这样，他走过了整个这一片田地，也把地里长得最好、最饱满那部分庄稼都毁掉了。之后，他一言不发，就打发使者回国了。那位使者返回科林斯以后，柏里安德很想知道塞拉叙布卢斯让信使带回来什么样的忠告，但是使者却说，塞拉叙布卢斯什么都没说；他感到不解的是，柏里安德派他去见性情如此怪异的人，这个人精神错乱，因为他不干别的，就是去毁掉自己的财产。于是他就讲述了塞拉叙布卢斯在会见他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柏里安德领悟到塞拉叙布卢斯这样做所给出的暗示，他意识到，塞拉叙布卢斯是建议他要除掉城邦中所有出类拔萃的公民，从此以后要以最残暴的手段来对待他的臣民。凡是没有被库普塞卢斯处死或者放逐的那些人，柏里安德都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有一天，他由于自己的妻子麦莉萨的缘故，[①] 而把科林斯全体妇女的衣服都剥光了。此前他曾委派使者前往位于阿凯隆河畔的塞斯普洛提亚，就一位外乡人交付给一名死者的抵押物的下落去祈求神谕，这时麦莉萨的幻影出现了，她不肯说出或者告诉那物品在什么地方。她说：‘我好冷啊，我什么衣服都没有穿。柏里安德给我殉葬的衣服根本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将衣服焚烧。这一点我可以举证，向柏里安德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曾把面包放到已经冷却的炉灶里去烘烤。’当使者把这番话带回去转达给他的时候，柏里安德知道她说的那件事所指，因为他和麦莉萨的尸体发生过性交；为此他直接要求所有科林斯人的妻子们妇女都要到赫拉的神庙来。于是，妇女们个个身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仿佛要参加节日盛典一般。可是，柏里安德为此把自己的卫兵安置在那里，无论是自由妇女还是女奴隶，把她们的衣服统统剥下，然后把这些衣服堆放到一个坑里，一边焚烧，一边呼唤麦莉萨的名字。他在这样做了之后，又一次委派使者去祈求神谕，于是麦莉萨的幻影就告诉了如何才能够找到外乡人的抵押物所放置的地方。拉栖代梦人啊！这就是僭主政治，这就是僭主所干的勾当！我们科林斯人看到你们把希皮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说，这就使我们更加感到诧异了。因此，我们以希腊共同诸神的名义，恳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各邦建立僭主政治。然而，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完全违背正义而决心去恢复希皮亚斯的僭主之位的话，那么你们要知道，我们科林斯人是不赞成你们的做法的。”

[V.93] 当来自科林斯的代表索西克利斯在作上述发言之后，希皮亚斯作如下应答。他同样祈求希腊诸神作证。他说：“可以肯定，科林斯人命中注定要遭受雅典人给他们带来的祸殃，而在这个时刻到来之时，科林斯人将会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想念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希皮亚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比任何人

---

① 麦莉萨为其夫所杀，可能是意外所致。参阅：Ⅲ.50。——哥译本注

都更真切地领悟到预言的寓意。但是，直到索西克利斯发言时还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的代表们，他们听到这位科林斯人无所顾忌的发言后，他们的胆量也大了起来，他们都打破沉默，宣称他们自己和科林斯人具有相同的看法。因而他们都请求拉栖代梦人不要对希腊的任何一个城邦实施重大变革。就这样，这件事无果而终。看来，伯罗奔尼撒同盟诸邦的表决结果，对于斯巴达人最终的决策是具某种约束力或影响力的。①

［V.94］这样，希皮亚斯只好离开了。马其顿人②阿明塔斯有意把安塞姆斯赠给他，而色萨利人则愿意把伊奥尔科斯赠给他。但是，这两个地方他都不愿意要，而是愿意返回西格昂，该城是皮西特拉图用武力从米提列涅人手中强夺过来的。皮西特拉图在攻下这个地方之后，就指定由他和一位阿尔哥斯女子的私生子赫格西斯特拉图③担任当地的统治者。但是，这位赫格西斯特拉图未能和平地保有从他父亲那里所接受的地盘。因为多年以来，④ 居住在西格昂的雅典人与居住在名叫阿奇列昂城的米提列涅人不断发生交战。⑤ 埃奥利斯人对于特洛伊的领土，并不比他们雅典人，也并不比那些曾经帮助麦涅劳斯为海伦被劫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拥有更多的权利。

［V.95］于是，双方的战事没有停息。交战中发生过许多故事，其中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雅典人获胜的一次战役中，诗人阿尔凯乌斯临阵脱逃，但是他丢弃的武器却落入雅典人手中。他们把这些武器悬挂在西格昂当地的雅典娜的神庙里。阿尔凯乌斯为此创作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向他的朋友麦兰尼浦斯描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并且把诗送到了米提列涅。米提列涅人和雅典人双方都推举库普塞卢斯的儿子柏里安德作为仲裁者。在他的主持下，他们达成和解。和解的条件是双方维持现状，各自保有他们当时所拥有的地方。西格昂就这样被置于雅典的统治之下。⑥

［V.96］希皮亚斯在从拉栖代梦返回亚细亚以后，在阿塔佛涅斯面前大肆诽谤雅典人，他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使雅典屈从于他本人和大流士。当雅典人得知希皮亚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委派使者来到萨尔狄斯，劝请波斯人不要听信这些雅典流亡者的话。但阿塔佛涅斯却答复说，如果他们雅典人想保持安宁的话，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V.94。——译者注

② 按希腊原文为“马其顿人之王”。——译者注

③ 因为他的母亲提摩那萨（Timonasa）是阿尔哥斯人，并且和皮西特拉图没有缔结合法的婚约。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55页。——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关于公元前6世纪的年代常常是不准确的，他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皮西特拉图时期是错误的。其时间不可能迟于公元前600年。——哥译本注

⑤ 米提列涅人坚持要收复失地，而雅典人则拒绝交还，他们举证辩解说，米提列涅是埃奥利斯人所建的城邦。雅典人在这里显然是援引荷马史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和他们证明萨拉米斯属于雅典的做法似乎如出一辙（普鲁塔克：《传记集·梭伦传》，X.1～3；《伊利亚特》，Ⅱ.558）。——译者注

⑥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96。——译者注

他们就必须把希皮亚斯接回去。使者们把阿塔佛涅斯的这道命令带回了雅典，雅典人决意不从命；既然他们拒不从命，那就是决心与波斯人公开为敌了。

［V.97］雅典人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也就是对波斯人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正在此时，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被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从斯巴达逐出，来到了雅典。因为他知道，除了斯巴达以外，雅典是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①] 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雅典的民众面前，就如同他在斯巴达一样讲述了一番，他提到亚细亚的奢侈品，又说到了波斯人作战方式——波斯人是如何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佩带盾牌，也不使用长枪，因而是很容易被制服的。他说完这些之后，又提醒雅典人说，米利都是雅典的殖民地，因此，援助如此强大[②]一个民族是理所应当的。他竭力展示他恳求的诚意，根本不在意他许诺了些什么，直到最后把雅典人说服。的确，欺骗一大群人似乎比欺骗一个人更容易。因为阿里斯塔哥拉斯未能欺骗一个人——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但是他却成功地骗过了 30 000 名雅典人。[③] 这样，雅典人就被他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 20 艘[④]舰船去援助伊奥尼亚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麦兰修斯，一位在各方面都有声望的雅典公民。这些舰船的派出，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异族人，都是灾祸的开始。[⑤]

［V.98］阿里斯塔哥拉斯提前乘船出发了。他抵达米利都之后，心生一计，不过这个计谋并不能使伊奥尼亚人得到任何好处；诚然，他本来的目的也不在于为他们谋利益，一心只想骚扰国王大流士。他派遣一位信使去弗里基亚的派奥尼亚人那里，这些人是麦加巴佐斯从斯特里梦河畔带到那里的那些战俘，如今他们自己居住在弗里基亚的一个地区，生活在他们自己村落里；这位使者抵达派奥尼亚人的聚居地之后，就对他们说："派奥尼亚人啊，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之路的，如果你们愿意追随他的话。如今整个伊奥尼亚都已经叛离了国王，你们重返故土的大路是敞开的。[⑥] 你们只需设法到达海岸就可以了；其他的行程一概由我们负责安排妥当。"

派奥尼亚人听到这话，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带上自己的妻子儿女，全速奔向海岸地带去了；还有少数人因为害怕而依然留居原地未动。他们在抵达海滨之后，准备渡海前往开俄斯；他们刚刚在开俄斯登陆，追击他们的波斯的大队骑兵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91 页。——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里用"富有的"、"有钱的"。——译者注

③ 这是希罗多德时代对雅典公民人数通常的估计。公元前 317 年雅典的公民人数约有 2. 1 万人，但在公元前 5 世纪公民人数则要多得多。（哥译本注指出："但即使在雅典的鼎盛时期，投票的公民也未曾超过 2 万"。雅典的公民人数和财产结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时常有较大起伏，大概在公元前 431 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峰，约 4 万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急剧下降；公元前 4 世纪公民人数逐步恢复并且保持相对稳定。——译者）

④ 对于此时的雅典而言，20 艘舰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在约 10 多年之后，约公元前 487 年，当雅典和埃吉那交战的时候，雅典全部战舰也不过 50 艘（参阅：Ⅵ.89）。——译者注

⑤ 希罗多德大概认为这是波斯战争真正的起点。——译者注

⑥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392 页。——译者注

便赶到了海边。可是，波斯人已经无法追上他们了，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开俄斯，请求派奥尼亚人再回来，但是派奥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开俄斯人把他们从那里运抵列斯堡，而列斯堡人又把他们从那里运抵多利斯库斯。[①] 他们从那里步行返回派奥尼亚了。

[V.99] 现在雅典人乘坐他们的 20 艘舰船抵达米利都，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爱利特莱人的 5 艘三列桨战舰。爱利特莱人前来参战，不是为了取悦于雅典，而是前来报答米利都的人民对他们的情谊的。因为在从前发生在爱利特莱人与卡尔基斯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中，[②] 米利都人始终站在爱利特莱人一边，而同时卡尔基斯人得到了萨摩斯人的援助。在雅典的援兵抵达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把他们与其他盟军汇合起来，打算去袭击萨尔狄斯，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担任军队的统帅，而是任命他的兄弟卡罗皮浦斯和一个名叫赫尔摩方图斯的公民负责统领全军，他自己则坐镇米利都。

[V.100] 伊奥尼亚人和这支舰队一起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苏斯[③]下船上岸。他们从以弗所城里找到向导，率大队人马向内地进军。他们沿着凯库斯河行进，从那里翻越特摩鲁斯山，兵临萨尔狄斯城下；他们攻入城内，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控制了全城，只有卫城没有攻下，阿塔佛涅斯本人率领一支大军在那里驻守着。

[V.101] 然而，他们虽然控制了萨尔狄斯，却不能在全城展开劫掠。原来，萨尔狄斯的大多数的房屋都是用芦苇编成的；即使有少数砖砌的房屋，其屋顶也都是芦苇盖成的。于是，在一个士兵把其中一栋房子点燃之后，大火就迅速地由一栋房屋蔓延到另一栋房屋，进而在把全城变成一片火海。在火势蔓延的时候，吕底亚人以及在这座城里的波斯人，四面八方被大火所围，他们都被困在卫城里，无法撤出城外，于是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进入市场，来到帕克托鲁斯河的两岸。帕克托鲁斯河从特摩鲁斯山流下，河水把金沙冲带下来，就如同赫尔姆斯河注入海里一样，帕克托鲁斯河汇入赫尔姆斯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中到市场上以及帕克托鲁斯河两岸，迫使他们在那里奋起自卫。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敌人有一部分在抵抗，还有一部分密密麻麻地向他们逼近的时候，他们大为惊骇，于是就从城里向那座名叫特摩鲁斯山那边撤退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舰船上。

[V.102] 这样，萨尔狄斯全城被付之一炬，[④] 当地女神库柏勒[⑤]的神庙也化为灰烬了。这就是后来波斯人宣称他们纵火焚烧希腊神庙的理由。这时候，所有

---

① 城镇，位于色雷斯沿岸。——译者注

② 在公元前 7 世纪这两个城邦之间的商业竞争中，当时希腊的大多数城邦都卷入了这场争斗。

③ 一座小山（以弗所的部分城基就建立在它的上面），在凯斯特河之南。——哥译本注

④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498 年。——哥译本注

⑤ 库柏勒（或者库贝贝，Cybebe）女神，是弗里基亚人和吕底人的大女神。——哥译本注

驻扎在哈利斯河这一边[1]的波斯人，得知萨尔狄斯所发生的情况，他们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但是，等他们抵达时，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撤离了萨尔狄斯。但是，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终于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那里列阵，继而发生交战，希腊人一败涂地，大批将士被波斯人杀死，其中不乏著名人士。特别是爱利特莱人的统帅攸阿吉德斯，这个人曾在竞技会上获得桂冠。凯奥斯的西蒙尼德斯对他颇为赞赏。至于那些在战斗中侥幸活命的伊奥尼亚人，则各自逃散，返回各自的城邦去了。

[V.103] 这次交战的结果就是这样。随后，全体雅典人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撤走了，尽管阿里斯塔哥拉斯派遣使者诚恳相求，雅典人还是拒绝给予他们任何援助。虽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盟友雅典人，但是他们依然抓紧准备对波斯国王的战事。他们将来肯定是要对大流士复仇的。他们乘船前往赫勒斯滂，降服了拜占庭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邦。接着，他们又乘船离开赫勒斯滂，前去卡里亚，把大多数卡里亚人都争取到他们的这一边来；甚至此前还不愿意和他们结盟的考努斯，在火烧萨尔狄斯之后也都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V.104] 不仅如此，全体塞浦路斯人，除了阿玛苏斯人以外，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伊奥尼亚人一边。这时他们也叛离了波斯人，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位名叫奥涅西鲁斯的人，他是萨拉米斯[2]的国王戈尔古斯之弟、科尔西斯之子，而科尔西斯乃是希罗姆斯之子，埃维尔松[3]之孙。这个人此前就经常劝说戈尔古斯叛离波斯国王，而当他听说伊奥尼亚人叛离国王以后，他马上敦促戈尔古斯也这样做。但是，由于他无法说服戈尔古斯，他就寻找机会，等他的兄长出城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党们就把城门关闭，不许他再返回城里。这样，失去了萨拉米斯的戈尔古斯，便逃到波斯人那里去了。而现在自立为萨拉米斯的国王的奥涅西鲁斯，力图使整个塞浦路斯岛都叛离大流士。塞浦路斯的人们都被他说服了，例外的只有阿玛苏斯人，他们不听从他的劝告。于是，奥涅西鲁斯就兵临阿玛苏斯城下，对其展开了围攻。

[V.105] 在奥涅西鲁斯围攻阿玛苏斯期间，国王大流士得知萨尔狄斯被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攻克并且付之一炬的情况；同时，他还听说，这个反叛联盟的始作俑者、整个反叛事件的密谋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据说他在刚刚得知所发生的事件之时，根本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在心上。不过他确信，这些反叛者将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代价。他又问雅典人是些什么人，左右告诉了他。于是他命人把弓给他取来，他把一支箭搭在弦上，然后射

---

① 按希腊文直译为哈利斯河“之内”，这是从希腊人的角度说的，实际上是哈利斯河以西。——译者注

② 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译者注

③ 萨拉米斯之王（Ⅳ.162）。他的孙子科尔西斯有三子，分别是戈尔古斯（Ⅶ.98）、奥涅西鲁斯、斐拉昂（Ⅷ.11）。——译者注

向天空，在箭离弓弦之后，他说："宙斯啊，请允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说完这话，他下令从今以后，每天在他正餐摆好的时候，他的一个仆人都要在他的面前重复说三遍："主公，千万要记住雅典人啊！"

[V.106] 之后，大流士命人把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召到他的面前来。他把希斯提埃乌斯留王宫里已经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了。他来了之后，大流士问他："希斯提埃乌斯，我听说你委托代管米利都那个人已经起兵叛离了我。他跨海从另一个大陆带来兵马与我周旋，并且把全体伊奥尼亚人——他们的行为我知道该怎么惩治他们——都纠合到这支队伍中，他劫掠了我的萨尔狄斯城。我问你，你认为他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难道他们能够做出这种事吗？你要好自为之！今后再发现有这样的行为，你可是要负责的。"

希斯提埃乌斯回答说："主公啊，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从何说起呢？那些会给你带来或大或小不快的任何图谋，是绝不会出自于我这里的！如果我这样做，我会得到什么呢？难道我现在还缺什么吗？你所有的一切，我不是也都有了吗？国王事事都向我咨询，这难道不是可敬可佩的吗？如果代理我管理米利都的人确实做出了那样的事，那请你确信，他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就我而言，我不认为那些米利都人和我的代理人真的会发动叛乱来攻击你。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你所听到的事情也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走，可是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啊。看来，伊奥尼亚人是在等我离开他们的视界之后，就企图借机实现他们很久以前所渴求的事情；而如果我还在那里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城邦都不会轻举妄动了。因此，请让我火速赶往伊奥尼亚，我可以使那个地方各方面事情都恢复到先前的和平状态，并且把米利都的那位代理人带来交到你的手上，他是挑起这一切事端的罪魁祸首。在我如你所愿去完成这项任务期间，我以你们王家所有神祇[①]的名义发誓，在我用世界上最大的海岛撒丁岛[②]向你纳贡之前，我是绝不会脱下我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的。"

[V.107] 希斯提埃乌斯这样说，是希望这样能够骗过国王，可是大流士却真的被他说服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只是命令他一定要按照他的许诺去完成任务，之后来苏撒见他。

[V.108] 与此同时——在萨尔狄斯被焚烧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而后大流士向天空射箭，并且和希斯提埃乌斯进行了商量，接着希斯提埃乌斯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火速赶往海岸地带期间——在塞浦路斯，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在萨拉米斯人奥涅西鲁斯围攻阿玛苏斯人期间，他得到情报，说一位名叫阿泰比乌斯的波斯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乘船朝塞浦路斯驶来。奥涅西鲁斯得知这一

---

① 参阅：Ⅲ.65。在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的出土铭文中，大流士所祈求的是奥尔穆兹德神（波斯语，Ormazd，源自古波斯语，Auramazda，即 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光明之神——译者）和"他的本族诸神"。——哥译本注

② 即撒丁尼亚。——哥译本注

情况之后，就派使者前往伊奥尼亚各地去，请求伊奥尼亚人给他援助。伊奥尼亚人稍加磋商，就全军出动，由海路驶向塞浦路斯岛。大约与此同时，波斯人从基里基亚乘船渡海，准备在登陆之后由陆路袭击萨拉米斯；而这时腓尼基人的舰队也正从海上绕过一个叫做塞浦路斯之[①]的海角。

［V.109］面对这种形势，塞浦路斯诸位王公就把伊奥尼亚人诸位首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啊！我们塞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对手，你们或者与波斯人交战，或者与腓尼基人交锋。如果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一比高下的话，那么你们现在就应当立即下船，在陆地上严阵以待，而我们则登上你们的舰船与腓尼基人在海上作战；反之，如果你们愿意和腓尼基人交锋，那就把海战的任务交给你们了。只是不管你们选择谁作为交战对手，都务必要维持伊奥尼亚和塞浦路斯的自由，它们的自由就全靠你们了。"

伊奥尼亚人回答说："伊奥尼亚联邦[②]委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来保卫海洋的，而不是把舰船交给你们塞浦路斯人，而由我们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的。因此，我们将尽职尽责，努力去完成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而你们也不要忘记你们在身为波斯人的奴隶时所遭受的折磨，要勇敢作战。"

［V.110］这就是伊奥尼亚人的回答。不久，波斯人就出现在萨拉米斯城前的平原上，塞浦路斯诸王命令他们的军队列成战斗队列准备迎战。他们是这样部署的：萨拉米斯人和索罗伊人的精选的部队[③]和波斯人对垒，而其他的塞浦路斯人与波斯人的盟军对峙。同时，奥涅西鲁斯自己所选择的一块阵地，恰好在波斯的将军阿泰比乌斯对面。

［V.111］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受过这样的训练，这匹战马在与两军对垒时就会双腿着地直立起来。奥涅西鲁斯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就对他那自己的勇敢善战的卡里亚族的持盾者说："我听说，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可以直立起来，并且会对靠近它的人猛踢猛咬。因此，你赶快想个办法，告诉我，你准备对付的是阿泰比乌斯本人还是他的坐骑呢？"他的这个侍卫回答说："主公，我已经做好了分别对付骑手、马匹或者把骑手和马匹一起收拾的准备，你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有利的做法。既然你是国王又是将军，我认为你就应当找寻一个同样是国王兼将军的人对战。这样，如果你杀死了你的对手，那你得到了荣誉，而如果他杀死了你（上天保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死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的刀下，其悲惨的程度也会减半。把他的战马和他的扈从留给我们

---

① 钥即圣安德列角（Cap St. Andre），位于今天喀帕斯（Carpass）半岛的顶端。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61页。——译者注

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译本这里用"伊奥尼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Ionia）来表述这个政治军事实体。事实上，这时伊奥尼亚诸邦的确已经结成为一个比较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而它正是后来所谓"提洛同盟"的雏形和前身。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译者注

③ 大概是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译者注

这些同样身份的人来对付吧。他的坐骑的那些把戏毫不足惧。我敢保证，他的坐骑在交战中站立起来，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V.112］这位卡里亚人是这样说的。随后，双方在陆上和海上都展开了激战。在海上，伊奥尼亚人那一天碰巧占据很大的优势，他们战胜了腓尼基人。在伊奥尼亚人当中，萨摩斯人是表现最突出的。同时，战斗也在陆地上进行，两军展开了激战。于是双方主帅就出现下面的情况。阿泰比乌斯拍马向奥涅西鲁斯冲杀而来，而奥涅西鲁斯按照事先和他的持盾者所商量好的，猛击阿泰比乌斯，而当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双腿直立起来，它的前蹄踏在奥涅西鲁斯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即用他的弯刀钩住，把马腿砍了下来。这样，波斯的将军阿泰比乌斯和他的坐骑都战死了。①

［V.113］当双方将士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特撒诺尔却率领着一支不小的军队弃阵投敌了。这些叛逃的库里昂人——如果传说可信，他们是来自阿尔哥斯的移民——投敌的时候，萨拉米斯人的战车兵也步其后尘，倒向波斯一边。这样，波斯人在与塞浦路斯人交战中就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结果，塞浦路斯军队全线崩溃，许多人被杀死了。阵亡者当中有暴动的发起者、科尔西斯的儿子奥涅西鲁斯，还有索罗伊人的国王阿里斯托基普鲁斯。这位阿里斯托基普鲁斯是菲洛基普鲁斯的儿子，当雅典人梭伦在造访塞浦路斯的时候，曾在他的诗中称赞菲洛基普鲁斯，说他的治国之术比所有其他僭主都高明。

［V.114］由于奥涅西鲁斯曾参与围攻阿玛苏斯城，因而阿玛苏斯人割下奥涅西鲁斯的首级带回阿玛苏斯，然后他们把它高悬在城门之上。奥涅西鲁斯的首级挂在那里，直到它变成了骷髅。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筑巢，蜂巢把骷髅填满了。看到这种情况，阿玛苏斯人就去询问神谕，神谕指示他们：把这个骷髅取下来安葬，今后对奥涅西鲁斯要像英雄那样待他，每年都要向他奉献牺牲。这样做，他们的运气就会变好。阿玛苏斯人照神谕的指示做了，时至今日他们还是这样做的。②

［V.115］至于那些在海战中获胜的伊奥尼亚人，当他们得知奥涅西鲁斯全线溃败，除了萨拉米斯城（其居民已经向前国王戈尔古斯投降）以外，塞浦路斯的所有城市都遭到围攻的时候——他们就乘船返回伊奥尼亚了。在被围攻的诸邦当中，坚守得最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围攻的第五个月，采用从对方城墙之下掘进的办法攻下该城。

［V.116］这样，塞浦路斯人在享有了一年的自由之后，第二次遭到了奴役。③ 同时，那位娶大流士的女儿为妻的达乌里塞斯，与同为大流士的女婿的海麦亚斯、奥塔涅斯以及和波斯的其他将领一起，追击那些袭击萨尔狄斯的伊奥尼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V.113。——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V.115。——译者注
③ 公元前497年。——哥译本注

亚人，把他们驱赶到他们的船上。之后，波斯诸将就把各个城邦在他们中间做了分配，并且准备分头前去把它们洗劫一空。

［V.117］达乌里塞斯袭击赫勒斯滂诸城镇，耗费了不少时间，先后攻下了达尔达努斯、阿卑多斯、伯科特、兰普萨库斯和派苏斯等五座城镇。正当他从派苏斯向帕里昂进军的时候，他得到情报，说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叛离了波斯人。于是，他掉转方向，离开了赫勒斯滂，率领军队直奔卡里亚而来。

［V.118］事有凑巧，在达乌里塞斯的军队抵达以前，卡里亚人就已经得知他发兵前来；而卡里亚人一获悉这个情报，他们就把军队汇合到玛尔叙亚斯河[①]河畔的一个叫做“白柱”的地方。玛尔叙亚斯河从伊德里亚地区流出，注入迈安德河。他们在那里集合以后提出了多种作战方案。但是，依我之见，这些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乃是金德亚人玛乌索鲁斯的儿子皮克索达鲁斯、基里基亚国王叙恩涅西斯的女婿所提出的。按照皮克索达鲁斯的方案，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河，背向河流布阵，这样他们所有的退路既已被切断，他们就必须坚守阵地，这样就一定会激发起他们更大的勇气了。[②] 然而，皮克索达鲁斯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让敌人背向迈安德河列阵。理由是：如果波斯人在交战中败退，他们走投无路，就会被驱赶到河里。

［V.119］不久，波斯人逼近并且渡过了迈安德河，他们和卡里亚人在玛尔叙亚斯河畔交战。卡里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终因众寡悬殊而败下阵来。波斯一方阵亡者有 2 000 人，而卡里亚人一方阵亡者则不下 1 万人。他们当中那些逃离战场的人们则汇集到拉布朗达，在那里他们进入军神即[③]宙斯——只有卡里亚人崇拜这个神——宽阔的圣域，它位于一片梧桐树林之中。在那里，他们一起商量，什么途径才是使自己安全脱险的最佳选择，他们拿不定主意：是自己向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永远离开亚细亚好。

［V.120］正当他们就这些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一支由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组成的援军到了。于是，卡里亚人放弃了先前的方案，准备重新开战。于是，他们第二次迎击波斯人的进攻。但是，他们又失败了，损失比上一次还要惨重。全军之中有很多人阵亡，而米利都人所受到的损失最大。

［V.121］过了一些时候，卡里亚人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又发动了一次行动。他们获悉波斯人打算袭击他们的城市之后，就在通往佩达苏斯的大道上设下了埋伏。波斯人在夜间行军时中了埋伏，结果全军覆没。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

---

① 现在的齐纳河（Tshina）。在弗里基亚还有另一条更有名的玛尔叙亚斯河，也是迈安德河的支流。这两条河流同名，但不可混为一谈。——哥译本注

② 事实上，希罗多德也认为军队应该在没有任何退路的地方作战。（有趣的是，如果这个方案成功实施，那么它简直就是古希腊版的“背水一战”了。——译者注）

③ 战神，其标志是一把战斧。——哥译本注

斯、阿摩吉斯和西西马凯斯，以及居基斯的儿子米尔苏斯也都一同阵亡了。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官，就是米拉萨人伊班诺里斯的儿子赫拉克里德斯。这些波斯人就这样被消灭了。①

［V.122］同时，作为追击袭掠萨尔狄斯的伊奥尼亚人、波斯诸将中之一的海麦亚斯，兵锋直指普洛彭提斯，并且攻克了美西亚的一个城镇基乌斯。但是，当他听说达乌里塞斯已经离开赫勒斯滂，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从普洛彭提斯撤离，率军前往赫勒斯滂，降服了居住在特洛亚斯②的所有的埃奥利斯人，以及古代特乌克洛伊人③的遗民的盖尔吉斯人。但是，海麦亚斯在取得这些战功之后，他自己也病死在那里了。

［V.123］海麦亚斯死后，如前所述，萨尔狄斯的总督，也是这里的第三任将军奥塔涅斯，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及其毗邻的埃奥利斯。他们先攻占了伊奥尼亚的克拉左门奈，又攻下了埃奥利斯的库麦。

［V.124］由于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失陷，而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伊奥尼亚的动乱是他挑起的，随后又引发了如此重大的暴乱。但当他看到自己身处险境之时，却准备溜之大吉了。同时，他确信战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把与他共同谋反的同伙们召集到一起，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被逐出米利都，我们最好是先找一个避难的地方。请问我是率领你们去撒丁岛殖民呢，还是带你们去埃多尼亚的米尔金努斯？那是希斯提埃乌斯从大流士那里得到的礼物并且已经设防。”

［V.125］针对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提问，赫格桑德鲁斯的儿子、历史家赫卡太欧斯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这两个地方都不应该去。他说：“如果阿里斯塔哥拉斯被驱逐，你应当在列罗斯岛修筑一座要塞，在那里等待时机；然后，做好准备，卷土重来，重返米利都。”这就是赫卡太欧斯所提出的建议。④

［V.126］然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却倾向于退守米尔金努斯。于是，他把米利都托付给一位名叫毕达哥拉斯的著名的公民，他自己率领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乘船前去色雷斯，占领了他想去的那个地方。他从那里出兵攻击色雷斯人，但是他在围攻一个城市期间，在当地被围者准备接受条件，放弃城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士兵却悉数死于色雷斯人之手。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122。——译者注

② 即特洛伊人的领土。——译者注

③ 即特洛伊人。——译者注

④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126。——译者注

第六卷　爱拉托*

[Ⅵ.1] 如前所述，伊奥尼亚起义的发动者阿里斯塔哥拉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同时，米利都的僭主希斯提埃乌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而离开苏撒之后，来到了萨尔狄斯。他来到那里以后，萨尔狄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就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何在。希斯提埃乌斯说他没有料到，说他对此事感到十分震惊，装出一副对于整个事态毫不知情的神态。然而，阿塔佛涅斯看得出他是在装疯卖傻，知道他实际上对于事变整个过程是一清二楚的，于是就对他说："希斯提埃乌斯，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吧：这是你亲手缝制的一只鞋，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只不过是穿鞋的人。"

[Ⅵ.2] 关于这次事变，阿塔佛涅斯就是这样评论的。希斯提埃乌斯看到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感到非常害怕，天一黑他就逃往海岸地带去了。这样，对于大流士来说，希斯提埃乌斯是食言了，虽然他信誓旦旦要为大流士征服全世界最大的岛屿——撒丁岛，使其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想成为伊奥尼亚人对大流士作战的领袖。当他取海路来到开俄斯的时候，他被当地居民拘押起来。开俄斯人原以为大流士派他来，是危害他们的。但是，当他们得知事情的真相，看到希斯提埃乌斯也与波斯国王为敌的时候，就把他释放了。

[Ⅵ.3] 之后，伊奥尼亚人就询问希斯提埃乌斯，他这样热心地鼓动阿里斯塔哥拉斯叛离国王，并因此而使伊奥尼亚人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希斯提埃乌斯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透露真正的原因，而只是告诉他们，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基人强行移走，想把他们移居到伊奥尼亚，再把伊奥尼亚人移殖到腓尼基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给阿里斯塔哥拉斯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事实上，大流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希斯提埃乌斯这样说确实造成了伊奥尼亚人的恐慌。

[Ⅵ.4] 随后希斯提埃乌斯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浦斯的阿塔纽斯人，送出许多书信给在萨尔狄斯的波斯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过起义的事情。然而，赫尔米浦斯并没有把书信送给信封上所指定的那些人，而是把信直接交到阿塔佛涅斯的手上。阿塔佛涅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命令赫尔米浦斯把这些信送给地址所写的那些人，然后再把波斯人给希斯提埃乌斯的回信交给他。这样，阿塔佛涅斯就搞清楚了哪些人是叛徒，他据此处死了一大批波斯人，从而在

---

* 爱拉托（Erato，Ἐρατώ，希腊语意为"亲爱的人"、"情人"），司爱情诗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持七弦琴的年轻女郎。——译者注

萨尔狄斯引发了一场骚动。

[Ⅵ.5] 至于希斯提埃乌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如愿，于是他又劝说开俄斯人把他带回了米利都。但是，这时米利都人因摆脱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统治而满心欢喜，他们不愿意接受另一位僭主入主自己的国家；此外，如今他们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因此，他们反对希斯提埃乌斯图回来。当希斯提埃乌斯在夜幕的掩护下企图以武力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一位米利都人刺中了他的大腿。这样，他就被逐出国境，又返回了开俄斯。在那里，他未能说服开俄斯人把舰队交给他，之后他渡海前往米提列涅，终于说服列斯堡人同意给他舰船。他们装备了8艘三列桨战舰，和希斯提埃乌斯一起开赴赫勒斯滂地区。[①] 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就开始把所有驶出黑海的舰船都予以扣押，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示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Ⅵ.6] 当希斯提埃乌斯和米提列涅人这样做的时候，米利都即将面临着一场由庞大的海军和陆军所联合发起的围攻。原来，波斯的诸将把他们的各自军队汇合到一起，组成一支大军，准备直接来攻击米利都。他们决定不攻击其他的城邦，因为他们认为其他的城市是无关紧要的。在组成海军的诸邦之中，腓尼基人士气最高；舰队当中还有塞浦路斯人（他们是新近被降服的）、基里基亚人和埃及人。

[Ⅵ.7] 这样，正当波斯人准备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时候，伊奥尼亚人得知这个情况，派遣他们的代表前往帕尼奥尼昂，去会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②] 他们在那里一致商定，不出动任何陆军来迎击波斯人，米利都人留下来尽力坚守他们的城墙；[③] 同时，他们同意各邦的所有舰船，有一艘算一艘，统统装备起来，到拉代岛——米利都附近一个小岛附近汇合，在那里以海战来保卫米利都。

[Ⅵ.8] 伊奥尼亚人随后乘坐他们装备好的舰船到那里汇合，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居住在列斯堡的埃奥利斯人。他们把舰船自东向西做了如下部署：东侧一翼由米利都人自己的80艘舰船组成，紧挨着他们的是拥有12艘舰船的普列涅人和拥有3艘舰船的米乌斯人；在米乌斯人西面，是拥有17艘舰船的泰奥斯人，挨着他们的是拥有100艘舰船的开俄斯人。之后是爱利特莱人和佛凯亚人，前者拥有8艘，后者拥有3艘舰船；在他们以西是拥有70艘舰船的列斯堡人；最后是装备了60艘舰船的萨摩斯人，由他们组成西侧一翼。整个舰队的三列桨战舰

---

① 哥译本为“拜占庭”。——译者注

② 参阅：Ⅰ.148。——哥译本注

③ 没有理由认为伊奥尼亚人因为嫉妒米利都人的势力而作出这个决定。伊奥尼亚人一向认为海洋就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他们知道，只要他们能够控制海洋，米利都和其他的海上诸邦才是安全的，这一点波斯人也是清楚的。

的总数达到 353 艘。[①] 这是伊奥尼亚人一方的舰船数目。

[Ⅵ.9] 而在异族人方面，他们的舰船数目为 600 艘。这些舰船云集到米利都附近的海面上，他们的陆军也到海岸地带集结。波斯人的将军们得知伊奥尼亚人的舰队兵力状况以后，他们开始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这些希腊人；而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他们就无法降服米利都，其结果有可能是遭到大流士的严惩。鉴于这些情况，波斯人就决定采取下面的策略：他们把伊奥尼亚人的僭主们召集到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之后逃亡到波斯人那里的，如今他们都在出征米利都的军营中。等这些僭主到齐之后，他们对这些僭主说："伊奥尼亚人啊，如果你们要对波斯王室表示效忠的话，现在是时候了。你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你们本国的同胞从同盟舰队之中分离出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向我们投降，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叛变而受到伤害，他们的神庙不会被焚毁，他们的住宅不会遭劫难；他们也不会受到比事发前更为残暴的对待。但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做，而是想冒险一战的话，那么你们就要以不可抗拒的命运来对他们加以恫吓，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将沦为奴隶，他们的男孩将被阉割，他们的少女将被送往巴克特里亚，他们的领土将被移交到异邦人的手上。"

[Ⅵ.10] 波斯就是这样宣布的。于是，伊奥尼亚的僭主们就连夜各自派人去本邦公民那里，转达了波斯人的意思。但是，这些伊奥尼亚人都很固执，他们不肯叛卖他们的国人，接到警告的每一个城邦都以为波斯人只是向他们一个城邦提出要求的。这是波斯人兵临米利都城下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②]

[Ⅵ.11] 后来，在伊奥尼亚的舰队汇集到拉代期间，他们举行了会议，会上有许多人发言——在发言者当中，佛凯亚人的统帅狄奥尼修斯是这样说的："伊奥尼亚人啊，我们当前的形势，正是处在我们是要做自由人，还是要做奴隶，而且是逃亡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关头了。可是，如果你们愿意吃苦，你们现在就要饱尝痛苦了，但是你们（这样做）却能够克敌制胜，使自己获得自由。但如果你们还是如此懒散和无序，我看你们是无法逃脱国王对你们的叛离所做的惩罚的。因此，我恳求诸位务必要听从我的意见，服从我的指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倘若诸神对我们公平的话，我们的敌人要么拒不出战，要么即使向我们进攻，也会被彻底击溃的。"

[Ⅵ.12] 这番话说服了伊奥尼亚人，他们立即同意把自己交由狄奥尼修斯指挥。于是，每天他都把舰船编成一列纵队行进，训练桡手划船，并且训练他们如

---

① 这个阵列的两翼和中央都由海上强国镇守。如果这些舰船的数目是可信的，那么说明这个时期伊奥尼亚诸邦的海上力量大大超过希腊本土诸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 7 年之后，即公元前 487 年，雅典与埃吉那交战的时候，雅典全国的舰船只有 50 艘，为此他们不得不从科林斯人那里租借了 20 艘（参阅：Ⅵ.89）。公元前 7～前 6 世纪，伊奥尼亚成为爱琴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看来并非偶然。——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13。——译者注

何突入敌舰的队列；[①] 同时船上的水兵[②]时刻作好战斗准备，直到夜幕降临之时，舰船才抛锚停泊。这样，这些伊奥尼亚人从早到晚都全力以赴，忙于军事训练。在最初的七天里，伊奥尼亚人尚能服从他的命令，吩咐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但是到了第八天，艰苦的操练和烈日的曝晒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也很不习惯于这样的劳累，于是伊奥尼亚人聚集在一起，开始相互传话说："我们究竟是得罪了哪一位神祇，而让我们遭受这样的折磨呢？我们把自己交到了佛凯亚的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他仅仅装备了三艘船）的手上，我们真的是愚蠢，真的是精神错乱了。现在这个人使我们在他手上遭受极其残酷的折磨，以至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更多的人也即将病倒了。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灾祸都比现在的苦难要好些，即使我们有遭到奴役的危险，无论是多么残酷的奴役，总不会比我们现在所受到的奴役更残酷了。好啦，我们不能再听凭他的摆布了！"他们这样说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服从他的指令了，他们在岛屿上搭起了营帐，仿佛他们是陆军战士；他们整日在里面躲避日晒，再也不肯登上舰船进行操练了。

[Ⅵ.13] 现在，萨摩斯人的将领们得知伊奥尼亚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叙洛松的儿子埃亚凯斯此前奉波斯人之命向他们提出的条款，前提是要他们叛离伊奥尼亚同盟。由于他们看到伊奥尼亚的军队乱作一团，觉得现在要想与波斯国王的军队对抗，犹如以卵击石，是不可能取胜的；而且他们知道，纵然他们战胜了目前这支舰队，一支五倍于当前这支舰队的海军随后就会接踵而至。因此，他们就想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脱离同盟）。他们看到伊奥尼亚人不肯按命令进行操练的时候，就赶紧借机保全他们的神庙和他们的财产。向萨摩斯人提出这个建议的埃亚凯斯，是埃亚凯斯的儿子叙洛松的儿子。[③] 埃亚凯斯此前曾是萨摩斯的僭主，但是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他僭主一样，都被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

[Ⅵ.14] 随后，当腓尼基人的舰船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时候，伊奥尼亚人的舰船同样也排成纵队，出海迎敌。双方海军彼此接近，并且都投入了战斗。在海战中，哪些伊奥尼亚人是勇士，哪些伊奥尼亚人是懦夫，我说不确实了，因为他们都相互推卸责任。但是，据说萨摩斯人根据他们和埃亚凯斯所达成的协议，在战斗开始后就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地，朝萨摩斯方向驶去。他们有 11 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拒不服从他们的统帅的命令，留在原地作战。萨摩斯城邦，鉴于这些人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容许把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父亲的名字，一起镌刻在一根石柱上，这根石柱至今还矗立在当地的市场上。同样，列斯堡人看到萨摩

---

① 这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所熟知的最重要的一种海军战术：本方一排战舰首先突破敌舰队列，然后迅速折回，猛撞敌舰没有防护的船舷或者船尾。

② 水兵（ἐπιβάτης，marine），就是舰船上除桡手、弓弩手以外的战斗人员，大致相当于近代舰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希腊一艘三列桨战舰通常配备 30 名水兵。——译者注

③ 祖孙同名。——译者注

斯人临阵脱逃之后，他们也退出了战斗；于是，大多数伊奥尼亚人也都跟着效尤萨摩斯人。

[Ⅵ.15] 在那些坚守阵地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当中，损失最惨重的是开俄斯人，因为他们展示了惊人的勇气，他们不愿意做懦夫。如前所述，他们为伊奥尼亚同盟的海军提供了100艘舰船，而且每艘舰船的甲板上都配有40名精锐的公民兵。他们看到，大多数同盟者都背弃他们共同的事业，就他们而言，由于他们蔑视这些叛变者的卑怯之举，因此，虽然他们几乎是孤军作战，虽然仅有少数同盟者继续和他们并肩战斗，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战斗，反复突破敌舰的阵列，他们俘获了许多敌舰，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舰船损失过半，才停止了战斗。这样，开俄斯人乘坐其余的舰船，逃回了本国。

[Ⅵ.16] 开俄斯人的那些破损并且行驶不灵的舰船，在敌人的追击下，一直向米卡列逃去。在那里，桡手们把舰船拖曳到岸上，把它们丢弃在那里，然后步行穿行大陆。他们在行进途中进入以弗所的领土，他们试图穿越过去。但是，在这里可怕的灾祸降临到他们身上。当时正值夜间，以弗所的妇女碰巧正在庆祝赛斯莫佛利亚节日[①]——以弗所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俄斯人此前遭遇的灾祸——因此，当以弗所人看到有一支军队侵入他们的国土时，他们深信，这群不速之客是想来这里劫掠妇女的一伙强盗。于是，以弗所人集中他们的全部兵力来攻击他们，把开俄斯人悉数杀死。这就是开俄斯人所遭遇的灾祸。[②]

[Ⅵ.17] 至于那位佛凯亚人狄奥尼修斯，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了，他就偕同他此前所俘获的三艘敌舰逃跑了。然而，他并没有逃回佛凯亚，因为他很清楚，佛凯亚肯定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样再次遭到波斯人奴役的；他当机立断，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多艘商船，劫获了大量的战利品，随后又驾船前往西西里，在那里建立据点，当上了海盗。不过，他只是劫掠迦太基人和第勒尼亚人，却从不危害希腊人。

[Ⅵ.18] 波斯人在海战中击败伊奥尼亚人以后，就从海陆两方面来合围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挖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最终在阿里斯塔哥拉斯发动叛变之后的第六年[③]，他们攻下了该城。米利都全城居民都沦为奴隶。这样，米利都所发生事件就和神谕所宣布的完全符合了。

[Ⅵ.19] 有一次，阿尔哥斯人派使者前去德尔斐请示有关他们城邦的安全的神谕，他们得到这样一条预言——不仅是他们自己对这条神谕感兴趣，其他城邦的人也对此感兴趣。原来，神谕的部分内容涉及阿尔哥斯的命运，但是其附带的语句却涉及米利都人的命运。关于阿尔哥斯人的那部分内容，我在叙述到那段历史时再加以说明，现在所提及的预言仅只是关于当时没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内

---

① 参阅：Ⅱ.171注；类似的崇拜参阅：Ⅴ.61，82，83。——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Ⅵ.17。——译者注

③ 公元前494年。

容。神谕是这样说的：

> 米利都，你屡屡谋划罪恶的勾当，有朝一日，
> 你将成为许多人下酒的美味，极好的战利品，
> 你们的妇女们将要为那些长发的主人们洗脚；
> 我们在迪迪玛[①]的神庙也要听凭别人的摆布了。

现在，预言中所说的命运就降临到米利都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男子都被留着长发的波斯人杀死了，而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也都沦为奴隶，而位于迪迪玛的神庙和它的神谕所也遭到劫掠，并且被付之一炬。关于这座神庙中的财富，我在这部历史的其他地方已经多次提到了。

[Ⅵ.20] 那些保住性命的米利都人，就被押解到苏撒去了。他们在国王大流士的手中没有再受到更多的虐待，而是被安置在红海岸边的一个叫做安佩城镇里，底格里斯河是流经这个城镇附近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波斯人亲自占据着城市本身，以及城市周边的平原，而把山地交给了佩达萨的卡里亚人。

[Ⅵ.21] 那些叙巴利斯人（他们在被逐出自己的城市后定居在劳斯[②]和斯基德鲁斯），却没有对米利都人以前的善意以应有的回报。原来，当叙巴利斯被克罗敦人攻占时，全体米利都人，无论老幼都剃光了他们的头，都一致表示了极大的悲恸。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城邦中，没有哪个城邦，有过像这两个城邦相互之间那样深厚的交情。[③] 而就雅典人而言，他们与叙巴利斯人的做法完全不同；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的失陷的同情之外，还特别做了这样一件事：诗人弗里尼库斯[④]把他的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本搬上舞台演出的时候，结果全场观众都痛哭起来。于是，雅典人民决定对他科以 1 000 德拉克玛的罚金，因为弗里尼库斯使他们回忆起自己的灾祸；他们还制定了一条法律，今后永远禁止任何人再上演这出悲剧。

[Ⅵ.22] 这样，米利都地方原来的米利都人就被扫地俱尽了。在萨摩斯，他们中间的那些富人们对于本邦的将领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对于他们在与波斯人交战中的表现也很不满。因此，海战刚刚结束，他们就举行会议，并且议决

---

① 米利都的一座阿波罗神庙，布兰齐代神谕所所在地。——译者注

② 叙巴利斯人的城镇，公元前 510 年城市被摧毁（Ⅴ.44）后，定居在这里。该城镇位于南意大利的西海岸，劳河（Lao）之滨。——译者注

③ 据考证，他们之间的友谊无疑是商业贸易方面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71～72 页。——译者注

④ 雅典悲剧家，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540 年，生平已不可考。不过，他的悲剧家生涯肯定早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关于他的《米利都的陷落》（公元前 492 年上演），没有任何片断流传下来。大概这是他首部以现时题材的剧作。公元前 476 年，再次上演他的《腓尼基人》（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波斯战争中薛西斯的败绩）。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72 页。——译者注

在僭主埃亚凯斯来到他们的国家之前，他们与其留下来做波斯人和埃亚凯斯的奴隶，还不如扬帆出海，远走他乡，建立殖民地。这时，巧逢西西里的赞克列[①]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邀请伊奥尼亚人到“美丽的海岸”[②] 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伊奥尼亚人的城邦。所谓“美丽的海岸”乃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与第勒尼亚隔海相望。这样，这个邀请虽然是对所有伊奥尼亚人发出的，但是在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斯人接受了邀请，他们和那些米利都的流亡者一同前往西西里。

[Ⅵ.23] 随后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前往西西里航行的途中，萨摩斯人到达了爱皮切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③]的境域，到达的时候正值赞克列人和他们的国王斯库塞斯正在围攻西西里的城镇，并且很想攻下它。当时与赞克列人不和的、瑞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劳斯听说这件事之后，就向萨摩斯人提出建议，并且说服他们改变了初衷，他们同意不再前往“美丽的海岸”去殖民，而是趁赞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下赞克列城。萨摩斯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占领了赞克列。赞克列人一听说他们的城池被攻克，就赶忙回师营救；他们向他们的同盟者之一、革拉[④]的僭主希波克拉特斯求援。但是，希波克拉特斯率援兵到达后，他却擒获了刚刚失去城市的赞克列的国王斯库塞斯以及他的兄弟皮索根涅斯，给他们戴上枷锁，把他们一并送到伊尼库斯城镇。之后，他与萨摩斯人相互达成谅解，彼此盟誓，并且一致同意背叛赞克列的人民。作为他背叛活动的回报，他可以取得赞克列城内包括奴隶在内的有形动产的一半，以及城外所能发现的一切财产。根据这个谅解，希波克拉特斯可以将他捕获的大多数赞克列人变为奴隶；但是他要把公民当中的 300 位知名人士移交给萨摩斯人处死；不过萨摩斯人却饶恕了这些人的性命。

[Ⅵ.24] 赞克列的国王斯库塞斯从伊努克斯逃出后，去了希麦拉；他又从那里前往亚细亚，来到国王大流士的宫廷上。大流士认为，斯库塞斯是由他提供庇护的所有希腊人当中最诚实的一个人，因为他得到国王的允许造访西西里，又从西西里回到波斯。他在波斯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享有高寿。

[Ⅵ.25] 这样，萨摩斯人挣脱了波斯人的桎梏以后，又顺顺当当地定居在赞克列这座极其美丽的城市中了。[⑤] 而在萨摩斯本土，腓尼基人在米利都附近的海战结束之后，就把叙洛松的儿子埃亚凯斯重新立为萨摩斯之王。他们这样做，是在执行波斯人的命令；波斯人认为他在这次海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这是他应得的报偿。由于萨摩斯人的舰船支队在海战当中逃跑，故而在反叛诸邦当中，

---

① 赞克列即后来的美塞涅，今日意大利之墨西拿。——哥译本注

② 卡列·阿克特，意即 Fair Coast，在西西里。——译者注

③ 罗克里斯人在西西里的殖民者。——译者注

④ 罗德斯人在西西里的殖民地。——译者注

⑤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24。——译者注

只有他们保全了自己的城市和神庙，而没有被烧掉。米利都刚刚被攻占，波斯人接着就收复了卡里亚，有些城邦是用武力征服的，其他一些城邦则是主动来降的。

[Ⅵ.26] 同时，当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还在拜占庭拦截并且缉捕伊奥尼亚人驶出黑海的商船的时候，他听说了在米利都所发生的事情。希斯提埃乌斯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把赫勒斯滂的所有事务都托付给阿卑多斯人阿波罗芬尼斯的儿子比萨尔特斯，他自己则率领他的列斯堡人乘船驶向开俄斯。在开俄斯境内一个叫做“凹地”的地方，开俄斯驻军的一个士兵不准他们通过，结果双方发生械斗，当地驻军中许多士兵被杀死。之后，希斯提埃乌斯和他的列斯堡人，以开俄斯的一个城市波里克涅为根据地，把在海战当中遭到重创的开俄斯人给征服了。

[Ⅵ.27] 当城邦或者民族即将遭遇重大不幸的时候，上苍通常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就这个例证而言，在这些不幸发生之前，开俄斯人已经得到了一些奇异的征兆。他们送到德尔斐去的一个由 100 名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只有两个人返回，其余的 98 个人都被瘟疫吞噬了性命。大约与此同时，也就是在海战发生的前夕，一个学堂的屋顶垮塌，砸到正在上课的学童的身上，结果在 120 名孩子当中，只有一人幸免于难。这都是神祇传递给他们的警示。此后不久，海战发生了，他们在这场海战中被打垮了；紧接着，在海战之后，希斯提埃乌斯和他的列斯堡人又前来进攻；开俄斯人已经如此虚弱，当然很容易地被征服了。

[Ⅵ.28] 现在，希斯提埃乌斯统率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组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①] 在围攻塔索斯期间，他得到这样一个情报，说腓尼基人正准备从米利都出动海军向伊奥尼亚的其他诸邦进攻。希斯提埃乌斯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决定不再围攻塔索斯，然后率领着他的全体将士匆匆赶往列斯堡。在那里，由于这支军队严重缺粮，希斯提埃乌斯又渡海来到大陆上，打算来收割阿塔纽斯境内长在地里的庄稼，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库斯平原上的庄稼。这时恰巧在当地有一位名叫哈尔帕古斯的波斯人，率领着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当希斯提埃乌斯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古斯率军前来迎战，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士兵，希斯提埃乌斯本人也被活捉了。

[Ⅵ.29] 希斯提埃乌斯是这样落入波斯人手中的。当时，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纽斯境内的玛伦涅交战，双方鏖战许久，未分胜负；最后，波斯的骑兵上来，向希腊人发起冲锋，从而结束了战斗。希腊人全线溃败。败退中的希斯提埃乌斯认为大流士不至于判处他死罪，他通过下面的做法表明他是多么珍爱自己的生命。他在逃跑时被一位波斯人追上了，他想从这人手中脱逃，于是他用波斯语高声喊道：“我就是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

[Ⅵ.30] 假如他被押解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那么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受

---

① 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可能是想夺取塔索斯的金矿。

到任何伤害，国王会宽恕他。然而，萨尔狄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和擒获希斯提埃乌斯的哈尔帕古斯，也都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赦免了他，他将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此，希斯提埃乌斯一到萨尔狄斯，他们立即把他处决了。他们把他的尸体就地钉在尖桩之上，把他的首级做了防腐处理，然后派人送往苏撒，呈交给国王大流士。大流士得知这些情况，鉴于他们没有把活着的希斯提埃乌斯带到他的面前来，就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大流士命令他的仆人把希斯提埃乌斯的首级加以清洗并且仔细梳理，然后隆重地把它安葬，因为这个人对于大流士本人和波斯人来说都是立过大功的。希斯提埃乌斯的下场就是这样。

[Ⅵ.31] 波斯的海军在米利都过冬。翌年，他们出动舰队袭击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没费多少气力就把开俄斯、列斯堡和泰涅多斯征服了。他们每攻下一个岛屿，异族人就在这个岛屿上用“拉网”的办法捕捉当地居民。具体方法如下：他们手牵着手，从岛屿的北海岸一直搜索到南海岸。这样，军队从岛屿的一边行进到另一边来猎捕当地居民。波斯人用同样的办法攻占了大陆上的伊奥尼亚诸邦，但是他们没有采用“拉网”的办法捕捉当地居民，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Ⅵ.32] 波斯的将军们在战前向伊奥尼亚人所发出的威吓，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当波斯人控制了这些城邦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最俊朗的男孩挑选出来，把他们的生殖器割掉，使他们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漂亮的女孩，波斯人把她们带走，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同时，波斯人还焚烧了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他们的神庙。这样，伊奥尼亚人就是第三次沦为奴隶了；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的第三次都是受到波斯人的奴役。

[Ⅵ.33] 随后，波斯的海军离开伊奥尼亚向赫勒斯滂进发，把赫勒斯滂左岸[①]的所有城镇都一一征服了。原来，海峡右侧诸城已经被波斯陆军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在赫勒斯滂的靠欧罗巴一侧。它们是：拥有许多城镇的科尔松尼斯、色雷斯的要塞柏林苏斯、塞林布利亚和拜占庭。这时候，拜占庭人以及他们对岸的卡尔开顿人[②]，不等腓尼基人舰队到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故土，乘船驶入黑海，在麦塞姆布里亚这座城市定居下来。腓尼基人在把上述这些地方付之一炬之后，他们前往普洛康涅苏斯和阿塔凯，使这两座城镇也葬身火海。这之后，他们又驶回科尔松尼斯，把他们上次登陆时没有洗劫的那些城镇都加以洗劫。但是，他们没有动库济库斯的一草一木，因为库济库斯的居民在舰队到来之前，就已经和达斯基里昂的总督、麦加巴佐斯的儿子奥耶巴列斯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一和约，他们自愿臣服于波斯国王。在科尔松尼斯地区，除了卡尔狄亚以外，其他城镇都被腓尼基人降服了。

---

① 即欧洲一侧。——译者注

② 王译本（下册，第414页）这里误译为“迦太基人”。——译者注

[Ⅵ.34] 科尔松尼斯的这些城邦，直到这时还处于斯特萨格拉斯的孙子、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统治之下；而他们又是从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那里继承下来的。[①] 当初他们是用下面的办法争得这些地方的。当时科尔松尼斯是属于多隆基人的，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的一支，由于他们在与阿普新泰伊人所进行的战争中受挫，就派遣他们的王公们到德尔斐去请示关于战事的神谕。皮西亚女祭司在答复他们的时候，嘱咐他们要把他们离开神庙后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回他们的国家定居。于是，多隆基人沿着圣路[②]穿行佛基斯和波奥提亚；其间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他们就转而去了雅典。

[Ⅵ.35] 这时雅典唯一的统治者是皮西特拉图，但是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同样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拥有驷马战车的家族，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埃亚库斯和埃吉那。但是在后来的家谱中，及至埃阿斯的儿子斐拉尤斯的时代，这个家族就首次被归化成为雅典公民了。当那些身穿异域服装，扛着外国式样的枪矛的多隆基人从那里走过的时候，碰巧被坐在门口的米太雅德看到了，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走上前来，邀请他们去他家里，提供住处，设宴款待。这些外乡人接受了他的款待。宴会结束以后，客人们就把神谕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祇的意旨。米太雅德听到这番话，立即表示同意，因为他对皮西特拉图的统治已经感到厌烦，也很想离开这里。因此，米太雅德直接赶往德尔斐，询问神谕他是否可以按照多隆基人的请求去做。

[Ⅵ.36] 皮西亚女祭司也支持他这样做。于是，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赢得驷马战车比赛优胜的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把所有愿意参与这项事业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基人一同乘船离开雅典。他在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那些邀请他来这里的人们共同拥戴他为君主。之后，他采取第一个行动，就是修筑从卡尔狄亚到帕克提耶这条横贯科尔松尼斯半岛之颈[③]的长城，这样就可以防犯阿普新泰伊人侵入他们的领土，劫掠他们。这个地方的宽度是 36 斯塔狄亚[④]；而科尔松尼斯半岛的长城以内的全长是 420 斯塔狄亚[⑤]。

[Ⅵ.37] 随着横贯科尔松尼斯之颈的长城的竣工，也就保证了科尔松尼斯不受阿普新泰伊人的袭扰，之后米太雅德着手进行其他的战事。他首先出兵攻击兰普萨库斯人。可是他中了兰普萨库斯人的埋伏，不幸成为阶下囚。碰巧的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非常赏识米太雅德，因此，克洛伊索斯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派人去警告兰普萨库斯人，要他们赶快释放米太雅德。他说，“如果你们

---

① 关于这个家族的世系，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76～77 页。——译者注

② “圣路”显然指的是德尔斐向东通往列巴代亚（Lebadea）和奥科麦努斯（Orchomenus）的大道。

③ 从本书所附地图五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致是科尔松尼斯半岛最狭窄的部分。——译者注

④ 约合 6.66 千米。——译者注

⑤ 约合 77.7 千米。——译者注

不肯放人的话，我就要像砍伐枞树那样把你们消灭”。兰普萨库斯人有些迟疑，他们对于克洛伊索斯的这番话中威胁“要像砍伐枞树那样把你们消灭”究竟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者终于悟出其真正含义，告诉他们说，枞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一种树。因此，兰普萨库斯人因非常害怕克洛伊索斯，就把米太雅德释放，给了他自由。

[Ⅵ.38] 这样，米太雅德得到了克洛伊索斯的帮助，终于化险为夷。后来，米太雅德去世之时，身后无子，因而这个王国和他的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弟客蒙的儿子斯特萨格拉斯。米太雅德死后，科尔松尼斯的人民一直按照习俗把他视为开国之君而向他奉献牺牲，并且为了纪念他而创办了赛车[①]和摔跤比赛，不过竞技会是禁止兰普萨库斯人参加的。在反击兰普萨库斯人的战争中，斯特萨格拉斯被杀死了，他也没有留下子女。当时他坐在审判厅里，不料被一个男子用斧头砍死。这个人假装是一个来投降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残暴的敌人。

[Ⅵ.39] 斯特萨格拉斯就这样死了，皮西特拉图家族配备了一艘三列桨战舰，派遣客蒙的儿子同时也是斯特萨格拉斯的兄弟米太雅德[②]，前往科尔松尼斯去料理那里的事务。在雅典，他们对米太雅德很好，仿佛他们的确与他的父亲客蒙的死亡无关似的[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部历史的另一个地方要加以说明。米太雅德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闭门在家，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兄弟斯特萨格拉斯。于是，科尔松尼斯的那些当权者听说此事后，他们自己就从该地区的各个城市集合起来，列队来到米太雅德的住处，对他的不幸表示慰问。米太雅德却下令把他们抓捕起来投入监狱。之后，米太雅德就成了科尔松尼斯的主人，豢养着一支 500 人雇佣军[④]，并且娶了色雷斯国王奥洛鲁斯的女儿赫格西佩拉为妻。

[Ⅵ.40] 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不久，[⑤] 就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灾难。原来在三年之前，[⑥] 他曾经在斯基泰人入侵之前就不得不逃离了科尔松尼斯。这些游牧的斯基泰人被国王大流士的袭击所激怒，[⑦] 他们也纠合了一支军队，一直推进到科尔松尼斯地区。米太雅德不等到他们攻来，就逃离了那里，直到斯基泰人撤走，多隆基人派人把他请了回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现在所遇到的事情的三年前。

---

① 哥译本为“赛马”。——译者注

② 这位米太雅德（二世）就是随大流士出征斯基泰人，并且是马拉松战役雅典军队的统帅。——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似乎暗示，米太雅德之父的死亡与他们有牵连。——译者注

④ 哥译本为“一支 500 人的卫队”。——译者注

⑤ 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混淆了事件的先后顺序。

⑥ 公元前 493 年。——哥译本注

⑦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417 页。——译者注

[Ⅵ.41] 现在，米太雅德一听说腓尼基人在泰涅多斯岛屿。[①] 登陆而发起袭击，就登上满载财货的5艘三列桨战舰起航前往雅典。他从卡尔狄亚出发，沿科尔松尼斯海岸航行，在过了麦拉斯湾后，突然遭遇腓尼基人的舰队。不过，米太雅德本人带着他的4艘舰船逃到了音不洛斯，剩下的一艘舰船却被腓尼基人俘获了。而这艘战舰的船长是米太雅德的长子麦提奥库斯，他是米太雅德和另一位女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奥洛鲁斯的女儿所生。腓尼基人把麦提奥库斯和他的船都俘获了，而当他们得知他是米太雅德的儿子的时候，就决定把他移交给国王；他们料想这样做肯定会博得国王的好感。因为他们还记得，当斯基泰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桥，各自回国的时候，米太雅德曾经建议伊奥尼亚人，按斯基泰人的要求去做。[②] 然而，当腓尼基人把麦提奥库斯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非但没有加害于他，反而施惠于他。大流士赐予他房屋和财产，还送给他一个波斯女子为妻，他和她生的几个孩子都被认为是波斯人。至于米太雅德本人，则从音不洛斯安全返抵雅典。

[Ⅵ.42] 在这一年，[③] 波斯人不仅没有再做伤害伊奥尼亚人的事情；相反，波斯人在同年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却是对伊奥尼亚人非常有利的。萨尔狄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把伊奥尼亚各邦的代表召到他那里去，强迫伊奥尼亚诸邦之间缔结协议，责令他们相互之间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劫掠，要求他们以合法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他以帕拉桑[④]为单位对这整个区域进行了测量，并且根据这次测量的结果确定各邦所应缴纳的贡金数额，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阿塔佛涅斯所规定的贡金额就一直是固定不变的，和他们暴动之前的税额几乎完全一样。[⑤] 这些是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所采取的和平举措。

[Ⅵ.43] 翌年初春，[⑥] 大流士解除了所有其他将领的职务，而委派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抵达沿海地带，军队有海军，也有陆军。这时候，玛尔多纽斯还年轻，新近迎娶了大流士的女儿阿塔佐斯特拉。当玛尔多纽斯率领军队浩浩荡荡来到基里基亚的时候，他登上舰船，和他的舰队一起沿海岸推进，而陆军则在其他将领的指挥下向赫勒斯滂进发。在行进过程中，

---

① 参阅：Ⅰ.151。——译者注

② 参阅：Ⅳ.137。——译者注

③ 公元前493年。

④ 帕拉桑是波斯人的长度单位，1帕拉桑相当于30斯塔狄亚，1帕拉桑约合5.55千米。——译者注

⑤ 近代以来，关于伊奥尼亚诸邦的贡金数额，学者们提出过四种不同的解读（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78～79页）。实际上希氏在这里语义明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雅典帝国时期，雅典人所征收的贡金大致沿用波斯旧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战争的结束，对于这些纳贡的属邦而言，只是更换了主人而已，伊奥尼亚人受波斯人奴役与受雅典人奴役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其次，由此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写作这段内容的时代应该是在雅典大幅度提高贡金数额以前，即大致应该公元前428/前427年以前。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XXV.3；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牛津大学2003年修订版，第442页。——译者注

⑥ 公元前492年。

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进入伊奥尼亚地区。这里我要叙述的一件奇事，它将使不相信波斯“七人帮”当中的奥塔涅斯建议波斯实行民主制的那些希腊人大为震惊。[①] 原来玛尔多纽斯废黜了伊奥尼亚诸邦所有的僭主，而在这些城邦中建立起民主制。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匆匆地赶往赫勒斯滂去了，大批的舰船已经在那里集结，一支庞大的陆军也在那里整装待命；全军乘船渡过赫勒斯滂，开始穿越欧罗巴向爱利特里亚和雅典进发。

[Ⅵ.44] 波斯人对这些城邦的报复不过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借口而已，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随后的行动就使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了。波斯人的海军进攻塔索斯人，塔索斯人未作任何抵抗就被降服了；而他们的陆军也把马其顿人加到国王已有的奴仆之列。而在此之前，波斯人把前往马其顿途中所遇到的各个部族都征服了。波斯舰队从塔索斯驶向对岸，沿着大陆的岸边前进到阿堪苏斯地方，然后打算加速行军，从这里绕过阿索斯山。但是，在这里遭遇一阵骤起的强北风，风力强劲无比，许多舰船被强风卷走，它们被风浪击碎，并且被吹得撞到了阿索斯山上。据说，毁坏的舰船总数为 300 艘，遇难者不下 2 万人。因为在阿索斯附近海域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些人是被怪物捉住吞噬了；也有些人是被猛撞到岩石上致死的；还有些人不会游泳而溺死在水里了；另有一些人是被冻死的。

[Ⅵ.45] 在海军遭遇风暴的同时，在陆地方面，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将士们所驻屯的营寨，遭到色雷斯人的布里吉部族的夜袭，许多波斯人被杀死，连玛尔多纽斯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布里吉人也未能保持自身的自由。因为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并且使他们成为波斯的臣民之后，才离开了那里的。虽然玛尔多纽斯奴役了他们，可是他还是率领着他的军队撤退了，因为他的陆军遭到布里吉人的沉重打击，他的海军在阿索斯附近遭遇非常重大的损害。于是，这次军事行动在经历了如此不体面的失利之后，就返回了亚细亚。

[Ⅵ.46] 在这些事件之后的第二年，[②] 大流士接到塔索斯的邻人所提供的情报，说塔索斯人正准备叛变。因此，大流士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毁掉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所有舰船都带到阿布德拉来。由于塔索斯人有充裕的收入，因而他们在遭到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围攻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要用他们的钱财建造战舰，在城市周围再修筑一条更为强固的城墙。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是来源于大陆上的领土，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矿井。他们拥有斯卡

---

① 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涉及第 3 卷（Ⅲ.80）的一个故事，在讨论波斯今后实行哪种政体时，“七人帮”中奥塔涅斯主张，波斯最好应当采用民主制，这一点看来连希腊人自己也很难相信。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不能给玛尔多纽斯在这里所推行的政策以任何支持。希腊城邦自己实行民主制，与（外部势力）在这些城邦中所建立民主制（实际上很可能是傀儡政权），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② 公元前 491 年。——哥译本注

普特·海列[①]的金矿，每年的总产量达 80 塔连特，[②] 而从塔索斯本土采矿所得收入虽然较少，但是，由于从他们的领土范围内的大陆和采矿这两方面财源通常每年可得收入 200 塔连特，收入最高的年份可达 300 塔连特。因此，虽然塔索斯人对农产品不征收任何税，他们仍有财政盈余。

[Ⅵ.47] 我亲自去上述矿井所在地考察过。在这些矿井中，最奇特的就是和塔苏斯[③]同来并且殖民于该岛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那些矿脉，后来这个岛屿因塔苏斯而得名。这些腓尼基的矿山在塔索斯本岛，和萨摩色雷斯隔海相望，位于科埃尼拉与所谓埃尼拉地方之间。这座大山已经被寻找矿脉的人们挖得翻过来了。这就是塔索斯人的财源。这时，波斯国王一声令下，塔索斯人随即拆毁他们的城墙，他们驾驭着所有的舰船驶抵阿布德拉。

[Ⅵ.48] 之后，大流士决定设法打探一下希腊人的想法，看他们是想奋起抵抗，还是想缴械投降。因此，他派遣使者奔赴希腊各地，这些使者奉命要求每一个地方都要为国王献上“土和水”。与此同时，他派遣另外一批使者前往沿海地区那些纳贡的城市，命令它们提供大量的战舰和运送马匹的舰船。

[Ⅵ.49] 于是，这些城市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奉命进入希腊的那些使者们得到了国王向对方索要的东西——“土和水”。（希腊）大陆上的许多城邦献了出来，他们所去过的岛上居民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岛民当中，就包括埃吉那人。埃吉那人和其他人一样，都同意把“土和水”献给波斯国王。

雅典人听说埃吉那人献出了“土和水”，他们认为埃吉那人是出于对雅典人的仇视才这样做的，埃吉那人这样做旨在参与波斯人对雅典的进攻，因而雅典立即就此采取了行动。确实，雅典人正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于是，他们不断地派使者到斯巴达去，[④] 在那里指控埃吉那人，说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背叛了希腊。

[Ⅵ.50] 于是，时任斯巴达的国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亲自前往埃吉那去，打算逮捕埃吉那人当中的那些罪魁祸首。然而，当他试图把他们逮捕的时候，大批埃吉那人进行了抵抗，抵抗活动的领导者是伯里克利图斯的儿子克琉斯；他警告克列奥蒙尼不要带走任何一位埃吉那人，否则他将后悔莫及——克列奥蒙尼这样做是因为他接受了雅典人的贿赂，并没有得到斯巴达政府的批准——如果不是这样，两位国王肯定是一同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克琉斯收到德玛拉图斯的一封信，他是按照信中指示而这样说的。克列奥蒙尼发现自己必

---

① 在色雷斯滨海地区，塔索斯岛对岸。——哥译本注

② 这个数字比较含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收入的数字，而不可能是纯金的产量。其时希腊人使用银币，如不特别说明，就是指白银，或者已经换算为白银。——译者注

③ 塔苏斯（Thasus），塔索斯（Thasos）岛得名于它。——译者注

④ 希罗多德似乎把斯巴达抬高到全希腊保护者的地位。斯巴达向来是希腊的一流强国，经常扶弱锄强，但其称霸的范围仅限于伯罗奔尼撒诸邦。（希氏的记载留给读者的印象，确实是斯巴达处于全希腊霸主的地位，也许历史事实本来如此；否定希氏的看法似乎证据不足。——译者注）

须离开埃吉那，于是他询问克琉斯的大名。当克琉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奥蒙尼说："克琉斯（公羊）啊，赶快把铜皮包在你的角上吧，[①] 因为你不得不经受重大的危险了。"

[Ⅵ.51] 同时，在斯巴达，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对克列奥蒙尼提出指控。这位德玛拉图斯，像克列奥蒙尼一样，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他的门第要低一些——事实上，这两个家族的门第不相上下，因为两家人出于同一祖先——但是在两个家族之中，攸里斯提尼一家更为尊贵一些，那是因为他是属于长子那一支的后裔。

[Ⅵ.52] 与所有诗人的说法不同的是，拉栖代梦人宣称：率领他们占据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是阿里斯托德姆斯本人，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位阿里斯托德姆斯乃是阿里斯托玛库斯的儿子，克列奥达伊优斯的孙子，海鲁斯的曾孙。在他们进入该地区之后不久，阿里斯托德姆斯的名叫阿盖娅的妻子才给他生了一对孪生子。[②] 他们说，阿盖娅是阿乌特西昂的女儿，而阿乌特西昂则是提萨门努斯的儿子、塞尔桑达的孙子、波里尼凯斯的曾孙。阿里斯托德姆斯生前见过他的孩子们，但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拉栖代梦人就按照他们的习俗，决定让孪生子当中的兄长担任国王，然而这两个孩子长得是如此相像，而个头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可能选出谁是兄长；既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作出选择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他们就去询问他们的母亲，究竟哪个是老大。但是她说，她本人也分辨不出两兄弟究竟谁大些。她虽然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她心里是很清楚的。她假装对此无知，其用意是如果可能的话，就让两兄弟都出任斯巴达国王。当时，拉栖代梦人有些不知所措了，于是就派人到德尔斐去就此事请示神谕。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让他们二人都出任国王吧，但是要更敬重他们当中的兄长。"这样，拉栖代梦人仍然和以前一样地窘迫，因为他们还是不知道兄弟俩当中哪一位先降生，最后一位名叫潘尼特斯的美塞尼亚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要他们注意观察，看他们的母亲先给哪个洗澡，先给哪个喂食；如果她总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做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就等于是告诉了他们未解之谜的谜底；相反，如果她随意改变顺序，有时这个在前，有时那个在前，那就表明她和拉栖代梦人一样，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必须试用其他的办法了。于是，拉栖代梦人就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去做了，在阿盖娅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注意观察这位母亲，发现她每次在给孩子洗澡或者给孩子喂食的时候，总是先照顾其中的同一个。[③] 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就是受到母亲更多尊敬的，他就是先降生的那一个。于是，他们就

---

① 克列奥蒙尼一语双关，因为克琉斯（Κριός，Crius）的希腊语原意为"公羊"（ram）。

② 据传这是斯巴达实行双王制的起源。——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这里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既然旁人无法辨认兄弟俩，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呢？——译者注

把他带到王宫里来抚养。[①] 他们给哥哥取名为攸里斯提尼，称其弟弟为普罗克里斯。据说，在两兄弟长大成人以后，直到他们去世，彼此始终不和，而直到今天，他们各自的后人也一直是相互争斗的。

[Ⅵ.53] 以上是拉栖代梦人的说法，但是其他希腊人的说法却不是这样。下面我所记述的就是希腊人的一般说法。他们说，希腊人所提供的多利斯人诸王名单——回溯到达奈的儿子柏修斯，但不提神祇[②]的时候——是正确的；他们还证明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甚至在这个早期的时代，他们就已经被确认为希腊人了。我回溯诸王到柏修斯，而不继续向上回溯，因为柏修斯的父亲不像赫拉克利斯之父安菲特里昂那样，有一个凡人名字。[③] 因此，就我自己而言，我有理由认为把希腊人诸王回溯到柏修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从阿克里修斯的女儿达奈再往前追溯她的祖先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多利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的埃及人。[④] 我这里是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来追溯他们的世系的。[⑤]

[Ⅵ.54] 根据波斯人的说法，柏修斯是一个亚述人，后来成了希腊人。因此，根据这种说法，他的祖先不是希腊人。波斯人不承认阿克里修斯的祖先与柏修斯有任何关系，正如希腊人所说明的，波斯人也说他们是埃及人。

[Ⅵ.55] 关于这个话题就说这么多了。至于埃及人究竟是如何得到多利斯诸王国的，他们是由于什么功业而登上王位的，这些问题既然其他人谈到了，我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我打算说说其他作家未曾提及的事情。

[Ⅵ.56] 斯巴达人授予他们的国王们如下一些特权：首先，他们分别拥有名叫拉栖代梦的宙斯和天神宙斯这两个祭司的职位；其次，他们有权随时对任何邦国开战，而其他斯巴达人都不得加以阻止，违者将遭到放逐；再次，在率军出战的时候，进军时，国王在最前面，撤退时，国王在最后面，国王有 100 名精兵作为他们的卫队；最后，他们在出征期间，可以随意把多少牲畜用作牺牲，并且有权把所有牺牲的皮革和脊肉归自己所有。

[Ⅵ.57] 这是他们在战时所享有的特权。在平时，他们拥有如下特权。任何一位公民在举行公共牺牲的时候，国王在宴会上都要坐在首席；他们比所有其他客人都要优先受到款待，而且每一位国王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双份；他们有权带头举行灌奠之礼，有权取得牺牲的皮革。每月的第一天[⑥]和每月上旬的第七天，每一位国王都由公费分别为他们向阿波罗神庙奉献一头洁净无瑕的[⑦]牺牲，

---

① 哥译本这里译为："他们把他当作长子由公费抚养。"——译者注

② 这里指宙斯。根据一种传说，柏修斯乃是宙斯与达奈之子。——哥译本注

③ 根据希腊传说，赫拉克利斯乃是宙斯与阿尔克麦涅（Alcmene）所生，而阿尔克麦涅同时又是安菲特里昂的妻子。

④ 对于达奈（Danae，Danaus）是从埃及来到希腊的传说，希罗多德是相信的。

⑤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54。——译者注

⑥ 哥译本译为"新月"。——译者注

⑦ 哥译本译为"成熟的"。——译者注

一麦斗的大麦粉和一拉哥尼亚的特塔尔提[①]的酒，而在观看竞技比赛的时候，也总是为他们保留荣誉席位；他们还有权任命任何一位本邦公民来负责款待异邦人，[②] 他们每人可以推荐两名皮西奥伊；这种官员的职责是去德尔斐请示神谕，他们和国王一同进餐，费用都是由公家承担的。如果国王未能出席国宴的话，他们每个人要负责把两科尼克斯的大麦粉和一科提列[③]的酒送到国王的住所去；如果国王前来赴宴，那么各种菜肴食物他们都可以取得双份，如果他们应私人之邀，那么在宴会上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所有神谕一经公布，皆由国王保管，当然皮西奥伊也肯定知道神谕的内容。他们对某些案件具有完全的裁决权，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只有国王才有权决定她嫁给谁；所有关于公共交通干线的事务皆由国王裁断；如果一个人想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两位国王的面收养（才被视为有效）。他们有权和 28 名长老在议事会上共商国是。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④]

[Ⅵ.58] 斯巴达人民允许他们的国王终身享有这些权利。他们去世以后，还享有其他一些荣誉。他们的死讯由骑兵到拉哥尼亚各地去宣布，在首都，妇女们敲着锅四处报信，宣布国王去世。得到这样的讯息以后，每家每户都要出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必须服丧，否则要被科以重罚。拉栖代梦人为他们国王服丧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族人大同小异——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异族人风俗都是一样的。当拉栖代梦人的一个国王去世的时候，不光是斯巴达人，还包括来自拉栖代梦境内一定数目的其他居民如庇里阿西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被强制前来参加葬礼。庇里阿西人、希洛特和斯巴达公民，[⑤] 集中到一起，有男有女，总数达好几千人，他们都使劲拍打他们的前额，尽情地哭号，表示哀悼；他们总是

---

① 拉哥尼亚的特塔尔提（τετάρτη），具体容量尚不清楚。——译者注

② 普洛克塞诺斯（πρόξενος，Proxenos），其特殊的职责就是接待外邦的使者。希腊的主要城邦在其所有较为重要的城镇通常都设有一名普洛克塞诺斯，负责接待国外来使。除了斯巴达以外，担任普洛克塞诺斯的一般都是当地居民（如 A 邦任命在 B 邦的普洛克塞诺斯，由 B 邦公民出任。——译者注），而这个职位由授权给他的那个城邦任命。在斯巴达，出于对异邦人的疑惧，斯巴达人坚持任命本邦居民为普洛克塞诺斯（即出任这一职务的都是斯巴达人。——译者注）。

③ 容量单位，约合 1/4 升。——译者注

④ 元老院（长老议事会）是斯巴达国家重要的决策机构。一般认为，它是由 28 名年满 60 岁的长老和两位国王组成，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国事。据认为，修昔底德（Ⅰ.20）不指名地批评了希罗多德，认为他说斯巴达国王各有两票表决权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代理人究竟是代两个国王各投两票，还是总共代投两票？希罗多德在这里虽未特别强调，但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理解为一个国王有一票的表决权。——译者注

⑤ 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很明显地分成三个阶级：1. 庇里阿西人（Περίοικοι，Perioeci，“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2. 希洛特（Εἵλωται，Helots），在其多利亚主人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奴，他们当中少数是被俘的阿凯亚人的后裔，但大多数是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的后裔（关于他们的人数、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国际古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议颇多。——译者注）；3. 斯巴达人，即征服者多利斯人，只有他们拥有公民权，并且独自居住在首都。

把新近去世的国王，说成是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果一位国王阵亡了，他们就制作一尊他的像，把它安放在一张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床上，抬着去下葬；在下葬之后 10 日内，要连续进行哀悼，不得召开民众大会，也不得选举官员。

[Ⅵ.59] 拉栖代梦人还有一种和波斯人相似的风俗。当一位国王去世，而另一位国王继承王位的时候，这位新登基的国王，要豁免所有斯巴达人对国王本人或是对国家所欠的各项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国王即位之时，他也要豁免各省区所有未缴清的贡金。

[Ⅵ.60] 拉栖代梦人还有一种类似于埃及人的风俗。他们的传令官、吹笛手以及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手的父亲肯定是吹笛手，厨子的父亲肯定是厨子，传令官的父亲肯定也是传令官。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有一副好嗓门来担任传令官，而挤占了他们的职位；他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权承袭其父亲的职业。[①] 这是拉栖代梦人的习俗。

[Ⅵ.61] 如前所述，[②] 当克列奥蒙尼在埃吉那为整个希腊的福祉而奔忙的时候，德玛拉图斯在斯巴达不断地对他提出指控，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喜爱埃吉那人，不如说是出于对其同僚的嫉妒和憎恨。克列奥蒙尼从埃吉那返回后，就打算马上把德玛拉图斯赶下王位。至于他为什么要攻击克列奥蒙尼，我来说说相关情况。原来，斯巴达的国王阿里斯顿曾娶过两个妻子，但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可是，他仍然相信自己生理上没有任何缺陷，于是他决定迎娶第三位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是这样的。阿里斯顿有一位朋友，是斯巴达人，他们的关系是最为亲密的。这个朋友的妻子，她的美貌胜过斯巴达其他所有的妇女。但是，更令人称奇的是，她先前丑陋无比，如今却变得美丽动人。因为保姆看到她长得丑，她想，孩子的父母都是富人，女儿的长相却如此难看，双亲也时常为女儿的容貌而感到揪心，于是保姆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位于塞拉普涅地方[③]海伦的神庙去，这座神庙在佛布斯神庙的上方。保姆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把她放在神像前，祈求女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一天，正当这个保姆要离开神庙的时候，有一位妇女出现在她的面前，问她怀里抱着什么；保姆告诉她，是一个孩子。那位妇女又要求看看这个孩子，但是保姆不肯让她看。她说，孩子的父母不许她把孩子给任何人看。然而，这位妇女不肯罢休，她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这个孩子。保姆看到这位妇女如此热心地想看看这个孩子，她终于让这位妇女看了。这位妇女轻轻地拍了拍这个孩子的头，说："有朝一日，这个女孩将会成为全斯巴达最美丽的夫人。"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开始发生改变了。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我上面提到的阿里斯顿的那个朋友，即阿尔基德斯

---

① 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喀斯特制度。它不过是像斯巴达这样保守的社会的一种趋向而已。

② 参阅：Ⅵ.51。——译者注

③ 位于斯巴达的东南方。传说麦涅劳斯和海伦葬于此地。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座神庙的地基遗址。——哥译本注

的儿子阿格图斯，就娶她为妻。

［Ⅵ.62］如今阿里斯顿爱上了阿格图斯的妻子，他的爱使他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来得到她。他到他的朋友即这个女子的丈夫那里去，向他建议：他们应当互赠礼物，每个人都可以从对方的所有东西当中，取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阿格图斯没有为自己的妻子感到担心，因为他看到阿里斯顿自己也有妻室，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双方就这个事情以立誓的方式予以确认。随后，阿里斯顿就把阿格图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都给了他；当轮到他从阿格图斯那里取得回赠的时候，他是指名要把阿格图斯的妻子带回家。阿格图斯提出异议，说除了这一样东西，其他任何东西他都同意。然而，由于他不能违背自己立下的誓约，他已经中了朋友巧设的诡计，最后他只好忍痛割爱，容许阿里斯顿把他的妻子带回他的住所。

［Ⅵ.63］于是，阿里斯顿休掉了他第二个妻子，把第三个妻子娶回家。在孕期未满即不到 10 个月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德玛拉图斯。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诉他这个喜讯的时候，阿里斯顿正在和监察官们一起开会。他当然是记得他何时把她娶回家的，他屈指一算，起誓说："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监察官们听到他这样讲，当时根本没有在意，当这个男孩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斯顿后悔当初他讲过的话，因为他完全确信德玛拉图斯就是他的儿子。他之所以给儿子取名为德玛拉图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认为阿里斯顿的政绩超过此前斯巴达的历任国王，因此他们都为阿里斯顿祈求，祈求他能有一个儿子。正因为如此，这个孩子就被取名为德玛拉图斯[①]。

［Ⅵ.64］阿里斯顿辞世后，德玛拉图斯继承了王位。但是，阿里斯顿所说的话一旦外传，德玛拉图斯的王位就保不住了。这件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造成他失去了斯巴达的王位的克列奥蒙尼，曾经两度招致了德玛拉图斯极大的嫉恨，一次是在克列奥蒙尼把军队从埃琉西斯撤离回国的时候；[②] 另一次是克列奥蒙尼本人前往埃吉那去打击那些站在波斯一边埃吉那人的时候。

［Ⅵ.65］现在，克列奥蒙尼决意要对德玛拉图斯采取报复行动了。于是克列奥蒙尼去拜访列奥提齐德斯，他和德玛拉图斯是本家，是阿吉斯的孙子、门那列斯的儿子，二人达成了协议，大意是：如果克列奥蒙尼帮助列奥提齐德斯取代德玛拉图斯成为斯巴达国王，那么列奥提齐德斯就要随他一同出兵去攻打埃吉那人。这时列奥提齐德斯是德玛拉图斯的死对头，因为他曾和德玛门努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博卡鲁斯订了婚；但是德玛拉图斯设计劫走了列奥提齐德斯的新娘。他先发制人，把新娘拐走，从而娶了她。这就是列奥提齐德斯和德玛拉图斯反目

---

① 德玛拉图斯（Dem-maratus），意即"人民为（国王）祈求"（People-prayed-for）。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427 页。——译者注

成仇的起因。那时候，在克列奥蒙尼的极力怂恿下，列奥提齐德斯对德玛拉图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德玛拉图斯并不是斯巴达合法的国王，因为他不是阿里斯顿亲生的儿子”。列奥提齐德斯在起誓之后，又到法庭上去指控德玛拉图斯，说阿里斯顿在他的仆人把孩子出生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经高声起誓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列奥提齐德斯就是根据阿里斯顿这句誓言，力图证明德玛拉图斯不是阿里斯顿的亲生儿子，因而也就不是斯巴达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位监察官前来作证，因为他们当时都曾和阿里斯顿一起开会，并且是亲耳听到他这样说过的。

[Ⅵ.66] 结果，关于这件事的争议很大，斯巴达人就通过一项决议：到德尔斐去请示神谕，问问女祭司，德玛拉图斯究竟是不是阿里斯顿的儿子。这也是克列奥蒙尼出的主意。决议刚刚通过，克列奥蒙尼就和德尔斐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斯托芬图斯的儿子科邦交上了朋友。这位科邦说服了德尔斐当值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按照克列奥蒙尼的要求答复斯巴达人。于是，当斯巴达的使者来这里向她询问的时候，她断言德玛拉图斯不是阿里斯顿的儿子。但是，当这种行为不久被披露以后，科邦被逐出了德尔斐，而女祭司培莉亚拉的职位也被剥夺了。

[Ⅵ.67] 这样，德玛拉图斯的王权就被剥夺了。他后来又从斯巴达逃亡到波斯人那里，那是由于他受到这样的非难。德玛拉图斯在被剥夺了王位之后，曾担任一个官职。在上任不久，在举行吉姆诺派狄亚庆节[①]的时候，德玛拉图斯坐在那里观看。这时担任国王的列奥提齐德斯，把他的一个仆人派到德玛拉图斯那里去，问德玛拉图斯在做国王之后又担任一名官吏感受如何。他这样做是想嘲笑和侮辱他。而德玛拉图斯听到这个问题，确实刺痛了他的心，他回答说：“去告诉你家主人，我两种滋味都体验了，而他却没有。但是这番话对于拉栖代梦人来说，将成为无限福祉或者无穷灾祸的起因。”他这样说了之后，就蒙着脸离开了竞技场回到自己家；回家之后，他准备向宙斯奉献一头公牛，之后，他呼唤他的母亲。

[Ⅵ.68] 德玛拉图斯的母亲来了，他把牺牲的一部分内脏放到母亲的手上，向她恳求说：“娘啊，我以所有神祇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灶神宙斯的名义恳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究竟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啊？因为列奥提齐德斯与我在法庭上争辩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斯顿的时候，你已经怀有你前夫的身孕了；而另外有些人则散布一种更为可耻的说法，他们说你曾与我们家的马夫私通，说我是他的儿子。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请把实情告诉我吧。因为，如果你真的误入歧途，那么你比其他许多妇女也没有多做什么。而斯巴达人则说，奇怪的是，如果我是阿里斯顿的孩子，那么他的前妻怎么就没有给他生过一个孩

---

① Γυμνοπαιδίαι（Gymnopaidiai）直译为“裸体男子节”，即裸体青年竞技会，斯巴达每年仲夏时节（7月）举行，由裸体青年表演舞蹈和体育比赛，历时4天，以纪念阵亡将士。与体育馆（gymnasium）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译者注

子呢。”

[Ⅵ.69] 德玛拉图斯这样说了之后，他的母亲回答他说：“我的儿啊，既然你如此真诚地恳求我把实情告诉你，那么我就照实对你讲吧。在阿里斯顿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天夜里，有一个仿佛是阿里斯顿的幻影来到我这里，在与我交合之后，起身亲自把他头上的花环摘下给我戴上，然后就离开了。随后，阿里斯顿就进来了。他看到我还戴着花环，就问我这是谁给的，我说是他给的，但是他对此矢口否认。于是我庄严地发誓，说绝对没有其他人来过；我对他说，刚刚还和我睡在一起，并且留下花环给我，却又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可不好。当阿里斯顿看到我为这件事而信誓旦旦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乃是天神所为了。事实上，花环是来自于坐落在我们庭院门口的那座英雄神庙，他的神庙被称为阿斯特拉巴库斯神庙；而且预言家们也宣称，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幻影，正是那位英雄阿斯特拉巴库斯。现在，我的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我统统告诉你了。你要么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你的父亲是英雄阿斯特拉巴库斯，你要么就是阿里斯顿的儿子。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怀上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当信使告诉阿里斯顿你出生的消息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你出生的时候离我初怀你时还未满 10 个月，他说话的时候很多事情并未得到证实，他是无意中随口说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胎儿要满 10 个月才出生的，有一些胎儿第 9 个月，甚至第 7 个月就出生了。我的儿啊，你就是你妈我在怀孕 7 个月后生下的。[①] 阿里斯顿在不久之后，自己也承认他所说的话是蠢话了。我的儿啊，请不要相信其他任何有关你的身世的胡言乱语啦！因为你要确信你是知道全部真相的。至于马夫，求上苍作证，列奥提齐德斯和所有这样说人，他们的妻子也许会跟马夫私通生孩子吧。”这就是德玛拉图斯的母亲所说的话。[②]

[Ⅵ.70] 德玛拉图斯得知他想知道的一切之后，便开始做远走他乡的准备了。他谎称去德尔斐请示神谕，而去了爱利斯。然而，拉栖代梦人怀疑他是想逃离自己的国家，就派人在后面追踪他。但是德玛拉图斯行动迅捷，不等他们来到爱利斯，他已经从爱利斯乘船前往扎金苏斯去了。拉栖代梦人跟随在后面，很想逮住他，很想把他和他的扈从分开。但是扎金苏斯人拒绝把他引渡给拉栖代梦人。这样，他就成功逃脱了。随后，他取海路前往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大流士隆重地接待了他，赐予他一些土地和城镇。德玛拉图斯就这样侥幸地到达了亚细亚。在拉栖代梦人当中，德玛拉图斯由于他的许多功绩和智慧，早已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在斯巴达所有的国王中，只有他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取得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从而为他自己的城邦争得了荣誉。

[Ⅵ.71] 在德玛拉图斯被废黜之后，门那列斯的儿子列奥提齐德斯继承了他

---

① 中国民间流行的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实是比较模糊的说法。事实上，妇女从受孕到产出胎儿时间通常为 266 日，自末次月经的第一日算起则为约 280 日。——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70。——译者注

的王位。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宙西达姆斯，许多斯巴达人称他为库尼斯库斯。这个宙西达姆斯没有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因为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身后留下一个儿子，名叫阿奇达姆斯。列奥提齐德斯失去了宙西达姆斯之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攸丽达默，她是狄雅克托里德斯的女儿，是麦尼乌斯的姊妹。她没有给他生下儿子，只生了一个名叫蓝皮托的女儿，列奥提齐德斯把她嫁给了宙西达姆斯的儿子阿奇达姆斯。①

[Ⅵ.72] 即使列奥提齐德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安享晚年。下面我说说由于他对德玛拉图斯的所作所为，而受到了报复性惩罚。他统率一支拉栖代梦的军队去攻打色萨利，② 在即将征服色萨利全境的时候，他收受了一笔重金贿赂。人们也是偶然地发现这个事情的。有一次，他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护手③上面。他因此而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逐出斯巴达；他的住宅也被夷为平地，他本人则逃到泰格亚，并且死在那里。但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④

[Ⅵ.73] 这时候，克列奥蒙尼在成功地剥夺了德玛拉图斯的王位以后，他随即带着列奥提齐德斯出兵去进攻埃吉那人。他对埃吉那人恨之入骨，因为埃吉那人曾经侮辱过他。而埃吉那人看到两个国王一起来进攻，认为最好还是不作任何抵抗。于是，两位国王就从埃吉那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地位最高的十个人。在这十个人当中，伯里克利图斯的儿子克琉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的儿子卡桑布斯，是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斯巴达人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去，把他们交到埃吉那人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看管起来。

[Ⅵ.74] 后来，克列奥蒙尼对德玛拉图斯所玩弄的诡计渐渐为人们所知；他惧怕斯巴达人，就潜逃到色萨利去了。他又从那里去了阿卡底亚，在阿卡底亚也挑起了事端，他努力使阿卡底亚人团结起来反对斯巴达。他用了很多办法使他们发誓追随他，无论他带领他们去干什么。他甚至还想把阿卡底亚的首脑人物带到诺纳克里斯这个城市去，那可以使他们凭斯迪克斯河的河水发誓。据阿卡底亚人说，在诺纳克里斯附近就有斯迪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情况是这样：你看到的不过是从岩石流向水池的一股涓涓细流，围绕在水池的四周的是低矮的石壁。这股泉水所在的诺纳克里斯，是阿卡底亚的离芬纽斯不远的一个城市。

[Ⅵ.75] 拉栖代梦人得知克列奥蒙尼这样做，他们害怕了。他们同意他重返斯巴达，和先前一样担任国王。这样，克列奥蒙尼就回来了。但是克列奥蒙尼的心智从来就有些不健全，他刚刚归来，就完全疯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无论遇到谁，只要是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权杖去击打对方的脸。由于克列奥蒙尼的这些行为以及他的精神极度错乱，他的亲戚只得把他监管起来，甚至给他戴上

---

① 列奥提齐德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孙子。——译者注

② 时期不能确定。大约是在公元前 475 年，或公元前 470 年。——哥译本注

③ 防护手用的长手套，用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成。——译者注

④ 哥译本这句话在Ⅵ.73。——译者注

了足枷。他在被关禁闭期间，发现只有一个人看守他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人索要一把匕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克列奥蒙尼对他发出威胁，这个看守是个希洛特，被他吓住了，最后还是把他要的匕首交给了他。克列奥蒙尼得到了这把匕首之后，就从大腿开始划起，把自己划得血肉模糊，从大腿切到臀部和腰部，直到肋部，最后一直到腹部，刀口切入很深，这样他很快就咽气了。希腊人一般认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皮西亚女祭司编造了攻击德玛拉图斯的谎言；雅典人的说法与众不同，他们说是因为他侵略埃琉西斯，并且砍伐了女神们的圣林；而阿尔哥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某些阿尔哥斯人为躲避战乱而到阿尔古斯[①]圣域去避难时，克列奥蒙尼把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并把他们杀死；同时，他还对圣林无礼，纵火把它烧毁了。

[Ⅵ.76] 一次，当克列奥蒙尼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的时候，有一条预言说他应当攻占阿尔哥斯。于是，他就率领斯巴达人出征，兵抵爱拉辛努斯河。据说，这条河发源于斯丁法里亚湖。这个湖的湖水流入一条漆黑裂缝中，然后（他们说）水流在阿尔哥斯重现，阿尔哥斯人称其为埃拉西诺斯河。克列奥蒙尼到达河边以后，就向这条河奉献牺牲。尽管他该做的都做了，但牺牲却显现出不利于他渡河的征兆。于是，他说他敬重这条河的河神，因为它不肯背叛它的国人，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要与阿尔哥斯人兵戎相见。随后他率军从那里撤退，前往海岸地带的泰列亚，在那里他向大海祭献了一头公牛，然后命令他的士兵登上舰船，引兵前往提林斯地区的纳乌普利亚去了。

[Ⅵ.77] 阿尔哥斯人得知了这个情况，就出兵来到海岸地带，保卫他们的国家。当他们走近提林斯，在一个叫做塞匹亚的地方，他们就在拉栖代梦人的对面安营扎寨，两军相距不远。如今，阿尔哥斯人并不惧怕展开公开的较量，他们只是害怕中了敌人的圈套。关于这件事，在那条同时给阿尔哥斯人和米利都人的神谕中，就已经说到了。神谕这样说：

当女子战胜了男子，然后乘胜追击，[②]
在阿尔哥斯赢得如此巨大荣誉之时；
许多阿尔哥斯妇女就会撕裂自己的双颊；
因而有朝一日，未来出生的人会说：
“可怕的盘绕之蛇将被长枪所制服。”

所有这些事情叠加到一起，使阿尔哥斯人颇感沮丧。于是他们作出决定，按

---

① 参阅：Ⅵ.80。根据希腊神话传说，他是宙斯和尼俄柏（Niobe）的儿子，阿尔哥斯的国王。——译者注

② 使这一点得到应验的，是女子（Σπάρτη，Sparta，女性英雄）对男子（Ἄργος，Argos，男性英雄）的胜利。——哥译本注

照敌人的传令官给出的号令行动。在这样决定之后，他们是这样做的：每当拉栖代梦人的传令官向本方的士兵下达命令的时候，阿尔哥斯人也亦步亦趋，做同样的事情。

[Ⅵ.78] 当克列奥蒙尼听说阿尔哥斯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下令，当对方传令官发出要将士们去用餐的口令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拿起武器，向敌军发起进攻。于是，拉栖代梦人奉命行动。他们向阿尔哥斯进攻的时候，看到阿尔哥斯人正在那里用餐。许多阿尔哥斯人被杀死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不得不败逃到阿尔古斯圣林中去，拉栖代梦人包围了圣林，把他们严密监视起来。

[Ⅵ.79]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克列奥蒙尼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有一些向他投降的人，他们知道在圣域之内的那些阿尔哥斯人的名字，他就下令传令官逐个地呼唤他们，谎称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①] 这时候，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每一个俘虏要付出的赎金的固定数目，是每人两明那。这样，克列奥蒙尼把大约50名阿尔哥斯人一个一个地叫出来，等他们出来之后，就把他们都杀死了。同时，那些还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片树林是如此茂密，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人在做什么。最后，有一个人爬上了树，看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此后，传令官喊话的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了。

[Ⅵ.80] 克列奥蒙尼随后命令全体希洛特在树林的周围堆起薪材，希洛特们奉命行事，克列奥蒙尼就纵火把圣林烧起来了。在火势蔓延的时候，他就问一个投降者这片圣林是属于哪一位神祇的。那个投降者就说："属于阿尔古斯神。"克列奥蒙尼听到这话，大声叹息，他说："阿波罗，预言之神啊！你说我应当攻占阿尔哥斯，你真是把我骗苦了。我觉得，你的预言已经在这件事上应验了。"

[Ⅵ.81] 现在，克列奥蒙尼命令他的大部分军队班师返回斯巴达，他自己率领手下的1 000名最精锐的部队，来到赫拉神庙[②]去奉献牺牲。然而，当他正准备亲自在祭坛上宰杀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因为（他说）任何异邦人皆不得在这座祭坛上奉献牺牲。于是，克列奥蒙尼命令他的希洛特们把这位祭司拖出祭坛，狠狠地鞭打，而他自己在那里奉献牺牲。之后，他返回了斯巴达。

[Ⅵ.82] 克列奥蒙尼回国以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监察官面前，指控他之所以没有攻占那原本很容易拿下的阿尔哥斯，是因为收受了贿赂。克列奥蒙尼就此作出辩解，虽然他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的确是这样说的，当他发现自己进入属于阿尔古斯神的圣域时，他立即想到他们所接到的神谕已经应验了。因此，他以为最好是先不要进攻这座城市，而至少是先通过奉献牺牲来请示一下，看看神祇是允许他攻占该城，还是反对他这样做。这样，他就在赫拉神庙里献祭，如果征兆是吉兆，则其火焰就从神像的胸部闪现。他由此就可以知道是

---

① 收到赎金，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自由。——译者注

② 古代最有名的赫拉神庙之一，位于迈锡尼和阿尔哥斯之间，距迈锡尼不足两英里。

否应当去攻取阿尔哥斯了。原来，如果火焰是在神像的头部闪现，那他就会攻占该城，包括卫城以及整个城市；但是既然火焰在神像的胸部闪现，这就表明他已经按照神祇的意图完成了任务。在斯巴达人看来，这样的辩解既可信，又合理，从而使他摆脱了政敌们的纠缠。

[Ⅵ.83] 然而，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所剩甚少，[①] 以至于由奴隶们来管理国家，他们担任各种官职，管理各项事务，直到战争阵亡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时，这些阵亡者的后人们驱逐了奴隶，恢复了对阿尔哥斯的统治；而奴隶们被逐出之后，他们又用武力攻下了提林斯。其后一个时期，双方相安无事。但是，自从来自阿卡狄亚地区菲伽列亚的一位名叫克列安德的预言家加入到奴隶们当中以后，他又鼓动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发动新的攻势。此后，双方在多年之中，都处于交战状态；最后，阿尔哥斯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交战中占得上风。[②]

[Ⅵ.84] 阿尔哥斯人说，由于克列奥蒙尼干了这些事，才造成他精神失常并且最终惨死。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宣称，克列奥蒙尼的发疯并非神力所致，而只是由于他从斯基泰人那里学会了饮酒，他养成了专饮那种不掺水的烈酒的习惯，从而变成疯子。这些游牧族人，自从大流士入侵他们的国土以后，一直伺机对他复仇。因此，他们派使者到斯巴达来，双方结成了联盟。双方约定：斯基泰人设法沿法希斯河攻入米底，而他们建议斯巴达人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挺进，然后两军会合。斯基泰人本着这个目的来到斯巴达，而克列奥蒙尼和他们频频接触，甚至有些过于随便了，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不掺水的烈酒，斯巴达人认为这是导致他发疯的原因。据斯巴达人自己说，从那以后，每当他们要饮用烈酒而不是普通的酒[③]的时候，他们就会吩咐说“像斯基泰人那样给我斟上”。斯巴达人就是这样解释克列奥蒙尼发疯的原因的。但是，我认为，他落得如此下场，不啻是对他诽谤德玛拉图斯的一种惩罚。

[Ⅵ.85] 克列奥蒙尼的死讯刚刚传到埃吉那人那里，埃吉那人就立即派遣大使到斯巴达来，就他们的那些至今还被拘押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奥提齐德斯的行为提出控诉。于是，拉栖代梦人就此事开庭审理，并且对列奥提齐德斯宣判，判他曾对埃吉那的人民粗暴无礼，决定把他引渡给埃吉那，交由埃吉那的使者们带走，以作为仍被雅典人拘为人质的补偿。正当埃吉那的使者们准备把列奥提齐德斯带走的时候，斯巴达的一位颇有声望的人士，列奥普列普斯的儿子塞阿西德斯对他们说：“埃吉那人啊，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呢？斯巴达的国人把他们的

---

① 关于这次战役阿尔哥斯人阵亡的人数，希罗多德（Ⅶ.148）说有 6 000 名，波桑尼阿斯（Ⅲ.4.1）说有 5 000 人；而普鲁塔克（《道德论集》，245）提到后来阿尔哥斯的传说，那更是选择了一个神圣的数字，说有 7 777 名阵亡者。——译者注

② 大概是在公元前 468 年。

③ 普通的酒大概就是在酒中掺入一定量的水。——译者注

国王交到你们手中，难道你们还要把他带走吗？现在斯巴达人是在火头上而作出的判决，但是将来会找机会惩罚你们的，如果你们就这样做，他们会把你们的家园彻底毁灭的。”

埃吉那人听到这话，改变了主意；他们不再把国王带走，而是与他达成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列奥提齐德斯要和他们一起去雅典，使拘留在那里的人质回到他们的同胞这里。

[Ⅵ.86] 然而，当列奥提齐德斯抵达雅典，要求取回过去安置在雅典的那些人质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他们放还，他们的托词是，当初是两位国王一起把他们带来并且留下的，而今他们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另一位国王缺席），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当雅典人明确拒绝放人的时候，列奥提齐德斯就对他们说：

“雅典人啊，你们准备做出何种抉择——如果你们把这些人质放还，那你们所做就是正义之举，反之，如果你们不予放还，那你们所做即属不义之举。我希望你们听我说说发生在斯巴达的一段关于抵押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距今三代之前，那时在拉栖代梦有一位名叫格劳库斯的人，他是爱皮基德斯的儿子。传说此人除了各方面具有优良品质之外，特别是在公正方面，在当时拉栖代梦的所有居民中无人出其右者。就是这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米利都人来到斯巴达，想和格劳库斯聊聊，他说：‘格劳库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希望能够受惠于你的公正无私。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争相称颂你的美德。我注意到，伊奥尼亚一直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而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非常令人放心的地方；我还注意到，在我们那里，财富总是不断地在更换其所有者。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把我的资产的一半变换为现钱，存放在你的手里，因为我深信，把它存放在你这里肯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这些银子，也请你收下这些信物，并且妥善保管。你要记住，凡是带着同样的信物前来索取银子的，就可以把这银子交还给那个人。’

“这是米利都的来客所说的话。格劳库斯按照约定收下了那些银子。很多年过去了，当初把银子委托给格劳库斯保管的那个人的儿子们来到斯巴达，他们和格劳库斯举行会谈，并且出示信物，要求格劳库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但是格劳库斯否认有过此事，他答复他们说：‘这件事我完全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无法使我回忆起关于那件事的任何细节。如果我想起了有这么回事，我肯定是会公正处理的；如果那笔钱在我手里，你们当然有权把它取回；如果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笔钱，我就要运用希腊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现在我不能给你任何答复，我将在从今以后四个月之内确定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米利都人伤心地离开了，他们觉得要收回他们的银子已经彻底无望了。至于格劳库斯，他却前往

德尔斐请示神谕去了。当他请示神谕他是否应当起誓,[①] 从而可以强行夺取这笔金钱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格劳库斯，眼下的上佳之策正如你所愿，
使你的发誓能够奏效，从而夺取那金钱。
你发誓吧——死亡甚至等待着那些从未发过伪誓者。
然而誓言之神有一个儿子，他无名，无足，无手；
他寻求报复，威力巨大，并且可以将那些
发过伪誓者的全族或者他的全家统统消灭；
而那些信守誓言者的子子孙孙都人丁兴旺。

“格劳库斯听到这番话之后，就恳求神祇宽恕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女祭司却回答说，试探神意和真正发过伪誓的人，都同样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格劳库斯派人把米利都的客人召来，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了。雅典人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复述给你们听的目的。如今格劳库斯没有留下一个后人，也没有哪一个家族的名字叫做格劳库斯了——这个家族在斯巴达已经被彻底根除了。因此，受人之托而接受的东西，在人家要求归还的时候，最好是完璧归赵，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了。”以上是列奥提齐德斯所说的话。但是，当他看到雅典人对此置若罔闻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里。

[Ⅵ.87] 埃吉那人为了博得底比斯人的欢心，曾经对雅典造成伤害，他们却从未受到惩罚。然而，如今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理所当然地憎恨雅典人，于是准备立即对雅典人实施报复。巧逢雅典人正在苏尼昂角[②]举行四年一度[③]的庆典，埃吉那人就在那里设伏，掳获了一艘载有使团成员的舰船，船上有不少人是雅典社会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人带走，并且把他们拘押起来。

[Ⅵ.88] 雅典人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报复埃吉那人。在埃吉那有一位知名之士名叫尼科德罗姆斯，他是克诺苏斯的儿子。他憎恨埃吉那人，因为此前他遭到国人的放逐。雅典人听取了这个人的建议，而他听说雅典人决意要加害于埃吉那人，于是他和雅典人达成共识，双方约定，他在某一天向雅典人叛卖埃吉那，而那一天雅典人将派遣一支军队来援助他。过了一段时间，尼科德罗姆斯按照他和雅典人的协议，自己攻占了所谓旧城。[④]

---

① 按照希腊的法律，被告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起誓说原告的指控是虚假的，借以洗雪指控他的罪名。

② 阿提卡半岛最南端的海角。——译者注

③ 哥译本译为“五年一度”。——译者注

④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89。——译者注

[Ⅵ.89] 然而，那一天雅典人并没有如约而至。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舰船来和埃吉那人交战。他们在请求科林斯人租借一些舰船的时候，延误了时间，使他们的计划流产了。那时候，科林斯人和雅典人的关系是最好的，因而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雅典人提供了 20 艘舰船。但是，按照科林斯人的法律，这些东西是不许无偿赠送的，于是他们是按每艘 5 德拉克玛的价钱出售的。① 雅典人获得了科林斯人的援助，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船，他们把全部的 70 艘舰船都配备了人员，然后立即开赴埃吉那，但他们抵达那里的时间还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天。

[Ⅵ.90] 尼科德罗姆斯在约定的那一天起事后，看到雅典人没有到来，就乘船逃离了埃吉那岛。至于其他那些和他一起逃亡的埃吉那人，雅典人把他们安置在苏尼昂居住；这些逃亡者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他们的根据地，然后出击去劫掠那些仍居住岛上的埃吉那人。不过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了。②

[Ⅵ.91] 这样，埃吉那的富人们就战胜了跟随尼科德罗姆斯起来暴动的平民，他们把俘虏的那些平民，都拉出去处决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犯了渎神罪，尽管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可还是不能洗雪这项罪名，女神对他们的怒气尚未平息，他们就被逐出了海岛。③ 他们活捉了 700 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民拉出去处决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挣脱了枷锁，逃到立法者德墨特尔神神庙的门口去请求庇护，他死死地抓住神庙大门的门环，坚决不松手。其他的人试图把他带走，可他们无法把他从那里拉开，于是他们就砍断了他的双手，这样把他带走了。在神庙的门环上，只留下那一双紧紧地抓握着的手。

[Ⅵ.92] 以上是埃吉那人之间的所作所为。当雅典海军到来的时候，他们出动 70 艘舰船迎战。双方在海上交战，埃吉那人遭到了失败。于是，埃吉那人再一次向他们昔日的盟友阿尔哥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哥斯人拒绝给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因为现在阿尔哥斯人已经迁怒于埃吉那人。原来，有一些埃吉那人的舰船在被克列奥蒙尼强行夺走后，和克列奥蒙尼一起侵入阿哥里斯，埃吉那人和拉栖代梦人是一起登陆的。同时，西基昂的一些舰船也参与了这次登陆行动。阿尔哥斯人对于侵略者罚款 1 000 塔连特，两个城邦各缴纳 500 塔连特；西基昂人承认自己有过错，与阿尔哥斯人达成协议，同意支付 100 塔连特的罚款，得以安全地离开；但是埃吉那人根本不承认有过错，他们态度傲慢，十分顽固。正因为如此，当埃吉那人来到阿尔哥斯求援的时候，阿尔哥斯政府拒绝派出一兵一卒。尽管如此，来自阿尔哥斯的 1 000 名志愿军随使者而去，这支志愿军的首领

---

① 5 德拉克玛的价钱无疑是象征性的收费。因为在数年以后，雅典人斥资修造战舰的时候，每一战舰的造价大概不低于 1 塔连特（6000 德拉克玛）。——译者注

② 这是公元前 490 年～前 480 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哥译本注

③ 希罗多德指的是公元前 431 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埃吉那人被雅典人逐出海岛。

是一个从事[①]。的高手，名叫攸利巴特斯。这些人大都未能重返故土，他们在埃吉那死于雅典人之手。他们的首领攸利巴特斯，他一个人和敌方的很多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②] 在接连杀死了三个人之后，他被第四个人杀死了。这第四个人是来自狄凯里亚的索芬尼斯。[③]

[Ⅵ.93] 后来，埃吉那人趁雅典舰队有些混乱之机向他们发起进攻，并且击败了雅典人，俘获了雅典的四艘舰船及其船上人员。

[Ⅵ.94] 这样，埃吉那人和雅典人之间就进入激烈交战的状态中。与此同时，在波斯人这方面，他们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备战；大流士的仆人日复一日地提醒他的主人：千万要记住雅典人。[④] 同时，皮西特拉图族人也不停地在鼓动他，不断地诽谤他们的国人。而且，大流士也很乐于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发动对希腊的战争，以征服那些不肯把“土和水”献给他的所有希腊人。至于玛尔多纽斯，由于出征失利，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命令其他将领率军去进攻爱利特里亚和雅典。取代玛尔多纽斯担任统帅的这两个将领分别是波斯人达提斯和他的侄子、阿塔佛涅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他们在出发时所领受的命令是：征服雅典和爱利特里亚，把所俘获的奴隶带到国王的面前。

[Ⅵ.95] 这两位新上任的将军统率着一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军队离开了王宫，开赴基里基亚，来到阿列昂平原。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随后奉命提供水师的各个地方把他们的舰船开到这里汇合。同时，运马船也驶来了，这是前一年大流士下令他的纳贡臣民准备的。[⑤] 他们把马匹牵上了舰船，让军队登上战舰；之后，包括 600 艘三列桨战舰在内的整个舰队，就向伊奥尼亚进发了。大军从那里不是顺着海岸线直指赫勒斯滂和色雷斯，而是由萨摩斯出发，绕过途中的一些海岛，穿过伊卡鲁斯海继续前行。[⑥] 我相信，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进军路线，主要是因为他们惧怕绕行阿索斯山，此前一年他们曾经在这段航线上遭受到惨祸；[⑦] 此外，那克索斯也是他们作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因为波斯人此前进攻这个地方没有获得成功。

[Ⅵ.96] 因此，当波斯人从伊卡鲁斯海驶近那克索斯，并且在那里抛锚停靠的时候（这使得那克索斯人想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⑧]），他们决定把它作为

---

① 五项全能五项全能是跳远、赛跑、掷铁饼、投标枪和摔跤。（这是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重要项目，大概可视为现代田径比赛中全能项目的起源。——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第 441 页。——译者注

③ 狄凯里亚是阿提卡的一个德莫。哥译本这里译为“狄凯里斯的儿子索芬尼斯”；王译本则译为“戴凯列亚（狄凯里亚）的儿子……”。——译者注

④ 参阅：Ⅴ.105。——译者注

⑤ 参阅：Ⅵ.48。——译者注

⑥ 这次行军路线基本上是横渡爱琴海。——译者注

⑦ 参阅：Ⅵ.44～45。惨祸发生在公元前 492 年，此次出征在公元前 490 年。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前一年”，大概是在确立行军路线时（公元前 491 年）的“前一年”。——译者注

⑧ 这里可能是指在Ⅵ.31～32 所记述的波斯人如何对待反叛者的事情。——哥译本注

第一个讨伐的对象。而那克索斯人，并未迎击波斯人，而是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了。不过，波斯人还是俘获了一些人，把这些俘虏带走；同时，他们把那克索斯人所有的神庙连同他们的整个城市，都一起焚毁了。在这之后，波斯人驶离那克索斯，前往其他的海岛了。

[Ⅵ.97] 正当波斯人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提洛岛的居民也离开了提洛岛，逃到泰诺斯避难去了。当波斯海军逼近提洛岛的时候，达提斯的舰船行进在大军的最前面，他下令军队不要在提洛岛停靠，而是到提洛岛对面的瑞尼亚岛去抛锚。达提斯得知提洛岛居民逃亡的地方之后，他委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

“圣岛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要逃离呢？你们为什么这样误解我的意图呢？即使国王不曾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个人也肯定会这样做——保全两位神祇[①]的出生地。就是说，既不伤害这片土地，也不伤害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因此，我命令你们回到你们的住所，住在你们的岛屿上。”这是达提斯所派出的使者向提洛岛居民所发出的告示；随后他在祭坛上放置了 300 塔连特重的乳香，并把它焚烧了。

[Ⅵ.98] 这之后，达提斯就统率全军进击爱利特里亚，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与他同行。提洛人告诉我，他离开提洛岛之后，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直到今天这是岛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震。我觉得，这是上苍垂示的预兆，神祇警示人们：灾祸即将降临。因为在波斯这三代国王当政期间，也就是在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和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的时代，[②]希腊所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 20 代[③]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波斯人，一部分是来自于希腊强国的首领之间的争霸战争。因此，虽然在此次地震以前提洛岛从未发生过地震，而那次地震发生在提洛岛，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有一道神谕，是这样说提洛岛的：

> 我将使提洛岛发生震动，虽然它从来没有发生过震动。

以上所提及的那三位波斯国王的名字，用希腊语来解释，大流士的意思是“劳动者”，薛西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塔薛西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用本族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合适的。

[Ⅵ.99] 异族人从提洛岛起航之后，途中又继续进犯各个海岛，他们从每个

---

① 指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哥译本注

② 公元前 522～前 486 年大流士在位，公元前 486～前 465 年薛西斯在位，公元前 465～前 424 年阿塔薛西斯在位。希罗多德撰写这段文字时，阿塔薛西斯也许还在世。

③ 按照希罗多德的计算方法（Ⅱ.142），20 代相当于 666. 7 年，即公元前 1189～前 522 年。——译者注

岛屿上都招募了一些兵员，并且把当地的许多小孩带走作为人质。他们从一个岛屿来到另一个岛屿，最后来到了卡利斯图①；在这里，卡利斯图人拒绝交纳人质，他们说：他们既不交纳一名人质，也不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征伐他们的邻邦，即不去攻打雅典和爱利特里亚。于是，波斯人围攻这个城市，蹂躏了城市周边的土地，直到最后迫使卡利斯图人同意按照波斯人的要求去做。

[Ⅵ.100] 与此同时，当爱利特里亚人得知波斯大军正在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请求雅典人给予救援。雅典人没有回绝，他们指定分得卡尔基斯的“骑士”领地②的那 4 000 人作为增援部队。但是在爱利特里亚方面，事情并没有得到落实，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去雅典求援，但是在他们中间，关于如何采取行动，却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想离开城市，逃到优波亚高地上去，但是另一些人还指望从波斯人那里捞取好处，正在准备背叛自己的祖国。这时，爱利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诺松的儿子埃斯奇涅斯，就把当地的各种情况都通知了当时已经抵达的雅典人，并且请求他们返回本国，以免和他的国人同归于尽。雅典人听从了埃斯奇涅斯的劝告，他们渡海来到奥罗浦斯③，从而化险为夷。

[Ⅵ.101] 现在，波斯人舰队在逐渐逼近，他们停靠在爱利特里亚境内的塔米奈、考伊里埃和埃吉里亚三个地方，他们在占领这些地方之后，人和马匹随即上岸，准备向他们的敌人发起进攻。但是，爱利特里亚人并不想出来应战。现在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守住他们的城堡。因为他们作出的决定是死守城市。于是，爱利特里亚城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鏖战六天，双方各有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到了第七天，阿尔基玛库斯的儿子攸佛尔布斯和库涅亚斯的儿子斐拉格鲁斯，这两位颇有声望的爱利特里亚公民，把城市出卖给了波斯人。波斯人一进城，就马上大肆劫掠，焚毁了城里所有的神庙，以报复对方此前在萨尔狄斯焚烧神庙；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的命令，把所有的俘虏都带走了。④

[Ⅵ.102] 波斯人在征服了爱利特里亚之后，休整了数日，就从海上向阿提卡进发了。他们向雅典人步步进逼，想用对付爱利特里亚人一样的办法来对付雅典人。由于在整个阿提卡，马拉松⑤这个地方的地势是最便于骑兵活动的，⑥ 而且它离埃列特列里亚也相当近，因此，皮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就把他们引向那里。

[Ⅵ.103] 雅典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们也出动军队，开赴马拉松。他们

---

① 在优波亚岛南端。——译者注

② 参阅：Ⅴ.77。——译者注

③ 在爱利特里亚的对面，阿提卡境内。——译者注

④ 哥译本译为：“把该城的居民都变成了奴隶”。——译者注

⑤ 这里的马拉松是指整个马拉松地区，即所谓“四城之地”（Tetrapolis），而不仅仅是指马拉松村镇。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06 页。——译者注

⑥ 或译为“最便于马匹活动的”。——译者注

在十位将领的率领下，严阵以待。米太雅德就是这十位将军之一。[①]

现在这位米太雅德的父亲、斯特萨格拉斯的儿子客蒙，曾被希波克拉特斯的儿子皮西特拉图驱逐出境。他被放逐期间，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了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并且由此而赢得了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米太雅德此前赢得过的完全相同的荣誉。在随后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再度获得优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荣誉让给了皮西特拉图；由于这次让渡，他和皮西特拉图达成协议，后者允许他重返故土。后来，他以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第三次赢得优胜。[②] 此时皮西特拉图已经不在人世，是他的儿子们把客蒙给杀死的。[③] 他们指使一些人秘密设伏，夜幕降临以后，这些人在市会堂附近将其诛杀。客蒙的遗体被埋葬在城外，即所谓山谷路[④]的那一面，他的坟墓的正对面，埋葬着那些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三度获得优胜的那些牝马。在此之前，只有拉哥尼亚人埃瓦哥拉斯的牝马取得过同样的成就，除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客蒙遇难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斯特萨格拉斯，正在科尔松尼斯，在他的叔叔米太雅德那里，而老二名叫米太雅德，留在雅典，在他的父亲客蒙身边，他是因在科尔松尼斯建立殖民地的那位米太雅德而取这个名字的。

[Ⅵ.104] 现在指挥雅典人作战的，就是这位米太雅德。他从科尔松尼斯来到雅典，曾经两度险些丢了性命。第一次，他被腓尼基人一直追逐到音不洛斯，他们很想活捉他，并且把他移送给波斯国王。第二次，当他躲过了这次危险，回到自己的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他的政敌正等着对他下手了。他们把他告上法庭，指认他在科尔松尼斯搞僭主统治，而对他加以弹劾。但他又一次化险为夷，并且在人民的自由选举中当选为雅典的一名将军。

[Ⅵ.105] 将军们尚未出城之前，他们首先派遣一名使者前往斯巴达，使者是一位名叫斐迪皮德斯[⑤]的雅典人，这个人就其职业来说是专门接受训练的长跑能手。据说，这位斐迪皮德斯回来告诉雅典人，说他在泰格亚上方的帕森尼昂山[⑥]上，曾遇到过潘恩神。潘恩神直呼斐迪皮德斯的名字，命令他要问问雅典人："既然本神对你们雅典人如此友善，过去曾经多次佑助你们，今后也将继续如此，为什么你们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我潘恩神放到眼里呢？"雅典人对于他所说

---

① 根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2～3）记载，雅典十将军（στρατηγοί）之制，是公元前501年设立的，每部落一名。关于它的职能的演变以及有无所谓"首席将军"一职，参阅：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译者注

② 公元前524年举行的第6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译者注

③ 王译本译为："命运却注定使米太雅德给皮西特拉图的儿子们杀死了"。——译者注

④ Valley Road。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07页。——译者注

⑤ 斐迪皮德斯（Φειδιππίδης），哥译本译为Phidippides（斐迪皮德斯），罗译本译为Philippides（腓力皮德斯）。——译者注

⑥ 山脉，在阿卡底亚。——译者注

的这件事深信不疑，因此他们的城邦刚刚恢复优良秩序，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庙。为了回应我提及的潘恩神的那番话，他们每年都向他奉献牺牲，并且举行火炬赛跑，以祈求神祇的佑助。

[Ⅵ.106] 这时，斐迪皮德斯受雅典将军们的派遣出使斯巴达。据他自己说，在行进途中见到潘恩神显灵了。于是，他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抵达斯巴达。① 他到达之后，就去拜见斯巴达的当政者，对他们说：

“拉栖代梦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赶快发兵援助他们，不要眼看着全希腊最古老的一个城邦遭受异族人的奴役。如今爱利特里亚已经受到了奴役，一旦失去这座名城，希腊就会进一步遭到削弱。”

这样，斐迪皮德斯按照命令递交了求援信。斯巴达人愿意援助雅典人，但是他们不能马上付诸行动，因为他们不愿意打破他们确定的惯例。那天正是一个月的第九天，他们说，在一个月的第九天，军队是不能走出斯巴达国境的。因为只有在月圆之后，才能发兵出征。于是，他们等待着望月的到来。②

[Ⅵ.107] 在异族人方面，他们在皮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引领下来到了马拉松。希皮亚斯在前一天夜里，在睡梦中梦见一个奇怪的情景：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床。他说，这个梦意味着他将回到雅典，恢复他业已失去的统治权，之后在他的祖国颐养天年，得以善终。这是希皮亚斯对这个梦的解释。现在，他作为波斯人的向导，首先把从爱利特里亚捉住的那些俘虏，带到属于斯狄拉人③的埃格列亚岛上去；之后，他引领着舰队在马拉松附近抛锚停泊，异族人的士兵排列起来，整队登陆。恰好在这个时候，他打起了喷嚏，同时也咳嗽起来，从来没有咳得这么厉害。如今希皮亚斯年事已高，牙齿大都有些松动了，碰巧在猛烈咳嗽的时候居然把他的一颗牙齿也喷了出来，掉到了沙土里去了。希皮亚斯费了很大的劲，想捡起那颗牙齿，但是他根本找不到。于是，他非常沮丧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这块土地毕竟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也永远无法把这块土地降服了。我所享有的全部土地，就是我的牙齿所占有的那一部分。”

这样，希皮亚斯相信他的这个梦已经应验了。

[Ⅵ.108] 雅典人在赫拉克利斯的圣域内排列成战斗队列，而普拉提亚人也

---

① 尽管这位长跑能手受过专门训练，可是一天之内从雅典跑到斯巴达（距离大约为 250 千米，和伊索格拉底的记载大致相当），其速度和耐力都是极其惊人的。因此，希罗多德认为他得到了潘恩神的佑助。1982 年 10 月 8 日，5 位热爱希腊历史文化的英国人受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故事的启发，首次尝试从雅典跑到斯巴达，结果在 36 小时内完成了这次壮举。自 1983 年开始，每年 9 月世界各地的一些长跑爱好者都要来希腊参加这项挑战人类极限的“超长马拉松”赛跑。这项赛事被称为 Spartathlon。——译者注

② 这种说法大概只是暗示，在斯巴达历的 Carneius 月（阿提卡历的 Metageitnion 月），斯巴达人从这个月的 7 日至 15 日，举行纪念阿波罗神的卡尔内亚节（Carneia）。——哥译本注（这也就是说，即使斯巴达同意发兵，那至少也要等到 6 日之后。——译者注）

③ 斯狄拉（Styra），在优波亚岛西南部。——译者注

出动全军来援助他们。原来，在不久以前[①]，普拉提亚人自己接受雅典人的统治，而雅典人已经为普拉提亚人付出了很多。普拉提亚人投靠雅典人的过程是这样的：普拉提亚人在底比斯人的手下，曾经饱受压迫之苦。碰巧当时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和拉栖代梦人正在他们的邻邦，于是普拉提亚人首先主动投靠他们。但是拉栖代梦人拒绝接纳他们，并且对他们说："我们住的地方离你们太远，我们对你们的保护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精神慰藉而已。因为你们的事情在报送给我们之前，你们就可能已遭到多次奴役了。我们奉劝你们还不如去请求雅典人保护，因为雅典人和你们相邻，他们是可以有效地庇护你们的。"

拉栖代梦人对于普拉提亚人这样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希望雅典人卷入与波奥提亚人的纷争，从而给雅典人带来麻烦。然而，当拉栖代梦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普拉提亚人立即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了；当人们在雅典正在向十二神[②]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提亚人以求庇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坐到祭坛的下面，使自己处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底比斯人得知普拉提亚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就立即发兵去攻打他们，而雅典人则出兵援助普拉提亚人。正当他们将要展开厮杀的时候，科林斯人碰巧在场，他们使双方的战斗未能进行。双方都同意请科林斯人担当调停者，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在两国之间划定了一条分界线，条件是这样的：当任何一支波奥提亚人不愿意再归属波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应当遵从他们的心愿。科林斯人在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之后，就离开这里回国了；雅典人同样也班师回国，但是他们在途中遭遇波奥提亚人的袭击，在战斗中雅典人击败了对手。[③] 于是，雅典人就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提亚人划定的国界，而把阿索普斯河确定为底比斯与普拉提亚以及海希埃之间的分界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拉提亚人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今他们到马拉松是来援助雅典人了。

[Ⅵ.109] 雅典诸位将军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有的将军认为他们不要冒险一战，因为他们和波斯人作战的士兵人数实在太少了；而另有一些将军，包括米太雅德在内，认为他们应当马上出战。因此，当米太雅德看到将军们意见各异，而且不当的意见有可能占上风的时候，他决定到波列玛科斯[④]及至希罗多德时代，波列玛科斯已没有任何军权，只处理涉及麦特克和异邦人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事务。那里去，和他商谈对策。在雅典，通过抽签而担任波列玛科斯的人和十位将

---

① 如果我们接受修昔底德的意见（Ⅲ.68），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19/518年的事；但G. 格罗特等更多学者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公元前509/前508年。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09～110页。——译者注

② 十二位神祇分别是宙斯、赫拉、波塞冬、德墨特尔、阿波罗、阿尔特密斯、赫淮斯托斯、雅典娜、阿瑞斯、阿芙洛蒂特、赫尔美斯、赫斯提亚。——哥译本注

③ 王译本（下册，第448页）译为："但是雅典人在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波奥提亚人的袭击并且被打败了。"——译者注

④ 波列玛科斯（Πολέμαρχος）或称军事执政官（War-Archon），在雅典九执政官中位居第三。根据雅典的宪法，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前，军事执政官可全权处理所有军事事务。

军一样，都是拥有表决权的，因为在古时候，雅典人就授权波列玛科斯与将军们拥有平等的表决权的。这时担任波列玛科斯的是阿菲德奈的卡利马库斯。因此，米太雅德就到他那里去，对他说：

“卡利马库斯，现在的雅典，或者沦为奴隶，或者保持其自由，从而使人们世世代代都永远铭记你，甚至使你的声誉超过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至于如何抉择就都取决于你了。因为自雅典人成为一个民族以来，[①] 还从未像现在这样，陷于危如累卵的境地。如果雅典人屈从于波斯人的话，他们就将被交到希皮亚斯的手上，那么他们要遭受怎样的苦难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战斗击败敌人的话，那么雅典将会成为冠绝希腊的一流城市。至于怎样才能使这件事情成为现实，为什么说作出这样决定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你，我现在就来给你说个明白。我们的将军总共有十位，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半数的人希望对敌作战，半数的人表示反对。现在，如果我们不出战，那么我预计发生在雅典的严重骚乱将动摇人民的决心，我担心他们将会屈服于波斯人；但如果我们在雅典公民中间尚未得知任何不当之见就出战的话，只要诸神对我们公正相待，我们是完全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的。因此，现在这个事情就有赖于你了，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行使你的权力。因为只要你在我这一方的意见投下一票，你的国家就会得到自由了；不仅如此，这还将使你的城邦成为希腊的一流的强国。但是如果你投下的这一票是支持不出战将军们的那一边的话，那么其后果则刚好相反。”

[Ⅵ.110] 米太雅德的这番话，赢得了卡利马库斯的支持。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科斯的这一票，从而使他们作出了出战的决定。于是，所有那些主张冒险一战的将军们，在轮到他们行使全军指挥权的时候，他们都把他们的权力让给了米太雅德。米太雅德虽然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他依然按兵不动，他要等到轮到他本人掌握全军指挥权的那一天才出战。[②]

[Ⅵ.111] 终于轮到米太雅德担任全军指挥官了。于是，他把雅典人按照战斗队列加以部署，具体部署的情况如下。右翼的指挥官是担任波列玛科斯的卡利马库斯，因为按照当时雅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波列玛科斯本人。接下来则依次为各个部落的士兵，不间断地排列着，最后是所有的普拉提亚人，他们构成左翼。从那时以来，在雅典人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惯例，即在雅典举行的四年

---

① 希氏这里大概就是指自提秀斯改革以来。这场改革初步实现了阿提卡的统一，促进了当地民族的融合，是雅典人城邦形成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环。王译本这里译为：“（自雅典）建城以来”，看来也是大致符合文献原意的。参阅：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安徽史学》，2003 年第 1 期。——译者注

② 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Ⅱ.2～3）记载，公元前 501～前 500 年，雅典建立十将军（στρατηγοί）之制，“每部落一人，但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仍归军事执政官”。关于他们的权限的讨论，参阅：P. J. 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释》（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牛津 1981 年版，第 264～266 页。——译者注

一度的祭典和民众集会上，[①] 雅典的传令官总是祈求诸神同样赐福给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的。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的旷野上列阵迎敌的时候，他们的战线的长度和波斯人的一样长，但是中军部分队列比较稀疏，这里是全军最薄弱的部分，而两翼队列密集，实力雄厚。

[Ⅵ.112] 进入临战状态的雅典军队，他们看到战前牺牲的征兆也是对他们有利的时候，雅典人立即行动起来，跑步向波斯人冲杀过去。这时两军之间的距离，不下 8 斯塔狄亚[②]。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快速地向他们逼进，就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他们认为雅典人简直是发疯了，是自取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冲过来的雅典军队人数既少，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弓弩手。[③] 这只是异族人的看法；但是，雅典人以密集队形杀向敌军，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是第一支奔跑着冲向敌人的希腊人，他们还是第一支看到波斯的服装却面无惧色，并且敢于向身穿着这种服装的军队挑战的希腊人。原来，在此之前，希腊人但凡听说波斯人的名声，就会感到胆战心惊。

[Ⅵ.113] 两军在马拉松平原上厮杀了很长的时间；位于异族军战阵的中央部分的，是波斯本族人和萨凯人，在这里，异族军取得了胜利，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向内地方向追杀过来；但是在左右两翼，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却双双击败了敌人。在这之后，他们只得听凭那些被击败的敌人四散逃走，而把两翼的军队汇合到一起，来攻击那些突破中央阵线的敌人。经过战斗，雅典人取得了胜利。这些敌人也开始逃跑，现在雅典人紧追不舍，在追击的过程中不断砍杀敌人，一直把所有的敌人都驱赶到海边；他们抵达海边后，控制了舰船，并且放火烧起来。

[Ⅵ.114] 在这场战役中，身为波列玛科斯的卡利马库斯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塞拉西劳斯的儿子斯特西劳斯，时任雅典十将军之一，也死于敌军之手；攸佛里昂的儿子库奈吉鲁斯[④]，他在用手抓住敌人船尾时，手被敌人的斧头砍掉，而命丧战场；雅典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Ⅵ.115] 不过雅典人还是俘获了 7 艘敌船，而异族军队的残兵败将则驾船驶离了海岸，他们从安置爱利特里亚战俘的海岛上带走了那些奴隶，绕过苏尼昂海角，打算在雅典人返回城里之前到达雅典城。在雅典，阿尔克麦昂族人受到他

---

① 哥译本注认为这个节日是大泛雅典娜节（the Great Panathenaea）和波塞冬节（the Festival of Poseidon）。泛雅典娜节每年举行一次，据说是由提秀斯创立的。从皮西特拉图开始，每四年，即每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三年，举行一次“大泛雅典娜节”，并且在竞技比赛项目中增设了行吟诗人的赛诗会。优胜者的奖品包括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盛着橄榄油的双耳瓶。这大概就是后世人们用锦标杯来奖励体育比赛优胜者这种惯例的起源。——译者注

② 约 1 500 米。——译者注

③ 也许正是因为希腊人一方缺乏弓箭手和骑兵，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有理由相信，这时波斯的骑兵还在爱利特里亚。

④ 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兄弟。——哥译本注

们同胞的指责，说他们犯下这样一项罪过。有人说，阿尔克麦昂族人曾和波斯人达成默契，等他们上船之后就举起一面盾牌，作为给波斯人的暗号。

［Ⅵ.116］于是，波斯人绕过了苏尼昂角。但是雅典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保卫他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族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就回到了雅典的。① 他们在马拉松的安营之地，是位于赫拉克利斯圣域里的，现在他们屯营在库诺萨格斯，也在赫拉克利斯的圣域里。异族人的舰队抵达后，在法勒伦附近停泊，法勒伦是当时雅典的港口；② 他们在船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离开那里，起航返回了亚细亚。

［Ⅵ.117］在马拉松战役中，异族人阵亡者人数在 6 400 人左右③，雅典人方面则是 192 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的人数。但是在这场战役中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雅典人，库法哥拉斯的儿子爱皮切鲁斯，他在和敌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失明了，虽然他身上没有任何刀伤和枪伤，而且从那时起，他的视力终生都未能恢复。我听说，他本人当时的遭遇是这样的。他说，站在他的对面的一个巨人战士，长着大胡子，那胡子遮掩了他的盾牌；但是当这个幽灵走过爱皮切鲁斯身旁的时候，却把爱皮切鲁斯旁边那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说的爱皮切鲁斯所讲述的故事。

［Ⅵ.118］同时，达提斯在率军返回亚细亚的途中，他在到达米康努斯④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梦。但是，天刚蒙蒙亮，达提斯就对整个舰队的所有舰船都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他在一艘腓尼基的船上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像，他就询问这件物品是从哪里劫来的。他在得知这座神像所属的那座神庙之后，就乘坐自己的舰船前往提洛岛，把神像供放在当地的神庙里，并且吩咐已经返回提洛岛的当地居民，要把这座神像归还给底比斯的德里昂，德里昂位于卡尔基斯对面的海岸上。达提斯这样吩咐之后就起航离去了。但是提洛人并没有把这座神像送还到那里去。直至 20 年以后，底比斯人才依照一个神谕的指示，把这座神像移回德里昂。

［Ⅵ.119］当波斯的舰队抵达亚细亚的时候，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就把从爱利特里亚带走的那些俘虏带到了苏撒。⑤ 国王大流士在把爱利特里亚人变成阶下囚之前，是极其痛恨爱利特里亚人的，由于他们曾对他无端侵害；如今看到这些

---

① 据说马拉松战役结束后，长跑家斐迪皮德斯迅速跑回雅典城向民众报告胜利的喜讯，结果跑到雅典广场上不幸长眠在那里了。但是希罗多德对此并未记载。而且如果是斐迪皮德斯去雅典城里报信的话，按理说也不至于被累死。因为既然他在一天之内可以跑 250 千米，而从马拉松到雅典不及这个长度的 1/5，况且他已经休整一些时日。——译者注

② 法勒伦距离雅典卫城约 7 千米。——译者注

③ 这个数是比较中肯的。希罗多德没有对波斯方面在马拉松参战的人数作出估计，不过它大概为 1.5 万人。

④ 海岛，在提洛岛附近。——译者注

⑤ 参阅：Ⅵ.101。——译者注

人被带到他的面前，已经成了他的臣民，他就不再追加惩罚，反而把基西亚境内的一块名叫阿德里卡的国王的直辖地给他们居住。这块地方距苏撒 210 斯塔狄亚[①]，距出产三种不同物品的矿井 40 斯塔狄亚[②]。他们从这口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他们是用下面的方法取得的：他们用起重杆，而不用半个皮囊做成的桶从井底汲取；人们把这个工具沉到井底蘸满，然后把它提拉上来，倒入一个池子里，再从这个池子倒入另一个池子里，取上来的东西就成了三种形态。盐和沥青马上凝结成了固体，而他们把油舀出来装入桶里。这就是波斯人所谓的拉迪那凯[③]，它是黑色的，并且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异味。国王大流士就把爱利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这个时候依然居住在那里，并且还在使用他们的原来的语言。这就是爱利特里亚人的遭遇。

[Ⅵ.120] 在望月之后，2 000 名拉栖代梦人来到了雅典。他们为了赶时间，从斯巴达赶到阿提卡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④] 然而他们来得太迟了，未能赶上与波斯人作战；可是，他们仍想见到波斯人。于是，他们继续行军到马拉松，察看了波斯的阵亡者。他们盛赞雅典人所取得的战功，然后回国去了。

[Ⅵ.121] 至于说阿尔克麦昂族人和波斯人相互勾结，举起一面盾牌作为给波斯人的暗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族人，屈从于希皮亚斯——这件事使我颇感困惑，而且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因为阿尔克麦昂族人至少像菲尼浦斯的儿子、希波尼库斯的父亲卡里阿斯一样，都是痛恨僭主的人。在皮西特拉图族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被拍卖的时候，当时在雅典，卡里阿斯是唯一敢于出资收购他的财物的，而且他还筹划了其他许多敌视皮西特拉图族人的行动。

[Ⅵ.122][⑤]他是一位令众人难以忘怀的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为祖国的自由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其次是因为他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所取得的成绩。他在赢得赛马的锦标，在驷马战车的比赛中获得第二名，而此前他曾在皮西亚竞技会[⑥]获得优胜，同时在所有希腊人的心目中，他是最能挥金如土的人；第三，因为他对他的三个女儿婚事的处理而引人注目。原来，当她们到达结婚年龄的时候，他分别给了三个女儿极其丰厚的嫁妆，让她们个个都称心如意，同时还允许她们可以从全体雅典公民中选择意中人，答应他们可以与自己选定的丈夫结婚。[⑦]

---

① 约合 39 千米。——译者注

② 约合 7. 4 千米。——译者注

③ 石油。——哥译本注

④ 斯巴达的士兵是重装步兵，从斯巴达经过三天急行军来到雅典，的确是相当快的。这也许说明斯巴达也许真心想援助雅典人，并非故意拖延时间。——译者注

⑤ 这一章是后人插补进去的。

⑥ 相传皮西亚竞技会是希腊人为纪念阿波罗神斩毒蛇而在德尔斐举行的竞技会，每四年一届，在奥林匹亚竞技会后的第三年举行。大概始于公元前 586 年，以音乐竞赛为其特色。——译者注

⑦ 当时的雅典人的婚姻通常都由父母包办。卡里阿斯为自己的女儿公开征婚，并且允许她们自己做主，这当然是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译者注

[Ⅵ.123] 这时阿尔克麦昂族人和卡里阿斯一样，都是反对僭主的人。因此，有人指责他们与波斯人勾结，我对此感到诧异，说他们举起盾牌作暗号，我觉得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在僭主当政期间他们一直是遭到流放的，而且皮西特拉图族人被剥夺僭主之位，就是他们巧施权谋的结果。①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人与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相比，他们的的确确使雅典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为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只不过是由于行刺希帕库斯，而激怒了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其他人，却丝毫无助于推翻僭主政治。② 但是，阿尔克麦昂族人显然是雅典的拯救者，他们至少是真正地说服了皮西亚女祭司，要她们吩咐拉栖代梦人使雅典得到自由，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Ⅵ.124] 但是，（有人会说）他们也许是出于对雅典人民的怨恨，因而背叛了他们的祖国。可是，在雅典，情况刚好相反，他们是深孚众望和最受尊敬的。③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推测，阿尔克麦昂族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举盾牌作为暗号。诚然，有人举起过一面盾牌，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我也说不出更多的确切情况了。

[Ⅵ.125] 现在的阿尔克麦昂家族，在古时候就已是雅典的名门了。而自从阿尔克麦昂④，以及麦加克利斯的时代以来，他们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了。⑤ 原来，这两人之中的前者，即麦加克利斯的儿子阿尔克麦昂，在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从萨尔狄斯派人去德尔斐求神谕的时候，曾给他的信使们以热心的帮助，并且协助他们完成了使命。克洛伊索斯从那些去德尔斐求过神谕的吕底亚人那里，常常听说阿尔克麦昂对他们的关照，于是他就派人把阿尔克麦昂请到萨尔狄斯来。克洛伊索斯在他抵达之后，赠送给他一份礼物——他个人可以一次性带走尽可能多的黄金。既然这是给他的礼物，阿尔克麦昂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并且按照下面的方式接受了礼物。他穿了一件宽松的外衣，在衣服的上身缝制有很大的口袋，脚上穿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大的高筒靴，跟着向导进入了宝库。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堆沙金，就首先把沙金尽可能多地塞进他的高筒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黄金，并且把沙金掺在他的头发里面，还把一些沙金含在嘴里。当他从宝库里出来的时候，由于身上的沙金太重，他已经无法抬腿走路了。他看上去简直不成人样了，因为他鼓着腮帮子，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克洛伊索斯看到阿尔克麦昂这副形态，大禁捧腹大笑，他不但把阿尔克麦昂带出来的全部黄金都送给他，还给了他价值不低于这些黄金的其他礼物。这样，阿尔克麦昂就成为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53页。——译者注

② 参阅：Ⅴ.56～57及附注。——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为阿尔克麦昂族人的辩解缺乏说服力。

④ 阿尔克麦昂的“盛时”大约在公元前590年；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560～前546年。因此，与克洛伊索斯同时代的，不是阿尔克麦昂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麦加克利斯。——哥译本注

⑤ 以下是希罗多德搜罗的流行于民间的奇闻逸事。

巨富之一，而阿尔克麦昂有能力饲养用于赛车的马匹，并且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优胜。

[Ⅵ.126] 后来，到下一代人的时候，西基昂的国王克里斯提尼[①]抬高了他们的地位，使这个家族在希腊人当中的声名比先前更为显赫了。因为这位克里斯提尼，乃是阿里斯托尼姆斯的儿子，米隆的孙子，安德列阿斯的曾孙。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伽莉斯塔，他想把她嫁给在全希腊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郎君。因此，当克里斯提尼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取得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以后，就公开宣布一项声明，大意是："任何一位希腊人，只要他自认为有资格成为克里斯提尼的女婿，从即日起，在 60 天以内到西基昂来；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早点来。从第 60 天算起，之后一年内，克里斯提尼将决定谁是那个和他女儿缔结婚约的人。"于是，所有那些以他自己的实力和门第为荣的人，都以求婚者的身份，纷纷来到西基昂。克里斯提尼为了检验各位求婚者的实力，还专门建造了赛跑场和摔跤场。

[Ⅵ.127] 来自意大利的有希波克拉特斯的儿子斯明迪里德斯，是一位叙巴利斯人（而叙巴利斯当时正值其全盛时期），他生活奢华，超过所有当代人；还有西利斯人阿米利斯的儿子、人称"智者"的达玛苏斯也来了。这两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求婚者。来自伊奥尼亚湾的是安菲姆涅斯图斯，他是一位爱皮丹努斯人，是爱皮斯特洛弗斯的儿子。来自埃托利亚的是马列斯，他是提托姆斯的兄弟。提托姆斯就是那个膂力勇冠全希腊，却想离群索居，从而隐遁到埃托利亚最偏远的地方的人。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求婚者分别是——阿尔哥斯的国王斐冬的儿子列奥凯德斯，这个斐冬就是那位制定了通行于整个伯罗奔尼撒的度量衡的人，[②] 而且他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目空一切，就是他曾把爱利斯人的竞技裁判都赶走，而亲自主持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比赛。[③] 现在来求婚的就是这个人的儿子。除了他，还有来自特拉佩佐斯[④]的阿卡底亚人来库古斯的儿子阿米安图斯；来自派昂[⑤]的阿赞尼亚人拉法涅斯。根据阿卡底亚当地的传说，他的父亲攸佛里昂曾在自己家里款待过狄奥斯库里[⑥]，而从那时起他就把家门对所有来客都开放了；最后一位是爱利斯人，阿盖尤斯的儿子奥诺玛斯图斯。这四位都来自于伯罗奔尼撒。来自雅典的有麦加克利斯，他是那位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的阿尔克麦昂的儿子；还有提桑德的儿子希波克里德斯，这位提桑德是雅典的首富，并且是雅典男人当中最英俊的。求婚者当中还有一位优波亚人名叫吕桑尼阿斯，他来自于爱利特里亚，其时该城还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自色萨利的是一位克兰农人，是斯科帕代家族的

---

① 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与阿尔克麦昂是同时代人。——哥译本注

② 据说是他把埃吉那制的度量衡引入伯罗奔尼撒。——译者注

③ 奥林匹亚竞技会在伯罗奔尼撒的爱利斯境内举行，通常所有裁判都是由爱利斯人出任的。——译者注

④ 城镇，在阿卡底亚西南部。——译者注

⑤ 城镇，在阿卡底亚西北部。——译者注

⑥ 参阅：Ⅱ.43 注。——译者注

狄雅克托里德斯；还有来自莫洛西亚的阿尔康。以上所开列的就是求婚者的名单。①

[Ⅵ.128] 约定的日子到了，求婚者悉数到达。克里斯提尼首先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他在随后的一年里都把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边，体察他们的德行、性情、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体察的办法是时而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时而和他们全体进行交往。他把那些比较年轻的求婚者带到体育馆，进行摔跤比赛，而最重要的考验是看他们在会餐时的表现。在求婚者逗留期间，克里斯提尼自始至终都和他们在一起，并且慷慨解囊，款待诸位求婚者。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最中意的是从雅典来的那几位求婚者，而在这几个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提桑德的儿子希波克里德斯，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德行，另一方面就其家世而论，他的祖先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卢斯家族。

[Ⅵ.129] 订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到来时，克里斯提尼得公开宣布他究竟选择谁作为为他的女婿。克里斯提尼首先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举行宴会，宴请所有求婚者以及全体西基昂的人民。宴会结束后，求婚者们相互之间进行音乐比赛，并就某一主题进行辩论赛。他们饮酒正酣之际，希波克里德斯作出了令其他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大声地呼唤吹笛者，命令他吹奏一首舞曲；而当吹笛者奉命吹奏的时候，希波克里德斯就开始跳起舞来；他跳舞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的，并且跳得非常棒。但是，克里斯提尼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整个这件事忧心忡忡。过了一阵子，希波克里德斯命令一名随从搬来一张桌子，桌子搬上来以后，他首先在桌子上面跳拉哥尼亚式的舞蹈，然后又跳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用头顶在桌子上，倒立起来，两腿朝天抡着。这时，克里斯提尼已经厌恶希波克里德斯这样的人成为他的女婿了，这是因为他这样跳舞，这样无耻。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发泄心中的怒气，在希波克里德斯第一次和第二次跳舞的时候，他都是尽力克制自己的。然而，当他看到希波克里德斯朝天抡动着他的双腿的时候，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他喊道："提桑德的儿子啊，你跳得真好，你已经把未婚妻给跳没了！"可是希波克里德斯却回答说："难道希波克里德斯在乎这个吗？"从那时起，这句话就成了一句谚语。

[Ⅵ.130] 于是，克里斯提尼请求大家安静下来，对所有在场的人说：

"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很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你们皆大欢喜的，我不会把选中的那位置于他人之上，而轻视其他人。但是既然我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无法满足你们所有人的愿望，对于你们中间未能如愿的各位，我分发给这些人每人1塔连特的白银，以感谢诸位离开自己的家到这里来寻求与本家族联姻所带来的荣耀。现在我依照雅典的惯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斯塔，许配给阿尔克麦昂的儿子麦加克利斯。"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128。——译者注

于是，麦加克利斯欣然接受了婚约，而克里斯提尼也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以示纪念。

[Ⅵ.131] 求婚者的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于是，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名声就在全希腊广为传扬。这桩婚事双方所生下的子嗣，就是那位把雅典划分为部落，并且建立平民政体的克里斯提尼——他的名字是随他的那个西基昂外祖父取的。除了克里斯提尼以外，麦加克利斯的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希波克拉特斯；希波克拉特斯一儿一女分别名叫麦加克利斯和阿伽莉斯塔。这位阿伽莉斯塔则是随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莉斯塔而取名的。她嫁给了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在孩子尚未出生的时候她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生下了一头狮子。数日之后，她就给克桑西普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伯里克利①。

[Ⅵ.132] 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遭受重创之后，在雅典本来就颇有声望的米太雅德，其影响力就愈加扩大了。因此，他告诉雅典人，说要求他们提供一支规模为 70 艘舰船的海军，② 以及一支陆军，还要提供一笔金钱，却不向他们说明他准备去攻击哪个国家，而只是许诺说，如果他们追随他，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的。因为他要率领他们去攻击的地方确实是一片富庶之地，那里的黄金他们想取走多少就可以随意取走——他对雅典人说这些的时候，雅典人完全着迷了，于是就按照要求把所有的舰船都给他了。

[Ⅵ.133] 这样，米太雅德在得到军队之后，就从海上进攻帕洛斯。他宣称，由于帕洛斯人在曾派遣三列桨战舰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对雅典开战，如今就是对他们施以惩罚的。然而，这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实上，米太雅德之所以怨恨帕洛斯人，是因为帕洛斯人提细亚斯的儿子吕萨格拉斯，曾经在波斯人海达涅斯的面前说过他的坏话。米太雅德抵达帕洛斯岛之后，首先率领军队把帕洛斯人赶回城里去，接着发起围攻。与此同时，他委派一位使者前去会见当地居民，向他们索要 100 塔连特的金钱；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交钱，他的军队就会加紧围攻，不攻下此城决不收兵。但是，帕洛斯人根本不理会米太雅德要钱的事，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千方百计守住他们的城市，为此他们甚至想出了下面的办法。他们在夜间把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那部分城墙加高一倍。

[Ⅵ.134] 全体希腊人关于这件事的一致的说法，就是这些了。以下就是帕洛斯人自己的说法了。在米太雅德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境地之时，有一名叫提摩的帕洛斯女俘，曾现身和他交谈，她担任冥府诸女神的神庙的女祭司。他们说，这位女子来到米太雅德面前，劝他说，如果他非要攻下帕洛斯不可的话，那他就应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因此，米太雅德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就马上朝城前的小山挺进，在那里他翻越了立法者德墨特尔圣域的围墙，因为他们无法打开圣

---

①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年），雅典极盛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译者注

② 雅典海军大概总共只有 70 艘战舰，直到泰米斯托克利斯时才增加至 200 艘。因此，米太雅德此次出征是出动了雅典全部的海军。

域之门。他跳进去以后，就直奔神殿而去，进入神殿里面——或者是想取走某些圣物（移动它们是违法的），或者是想采取其他什么行动，这个我也说不准——正当他刚刚走到神殿门前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于是又循着原路返回来了。但是，他在从外墙墙头上跳下的时候扭伤了大腿，也有人又说他摔伤了膝盖。

[Ⅵ.135] 这样，米太雅德就非常沮丧地班师回国。他既没有给雅典人带回金钱，也未能征服帕洛斯；他把这座城市围攻了 26 天①，并且蹂躏了全岛。可是，当帕洛斯人得知冥府诸女神的女祭司提摩曾经建议米太雅德如何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想就这件事而惩罚她。因此，米太雅德的军队刚刚撤离，他们就派使者到德尔斐去请示，询问他们是否应该把这位女祭司处以死刑。他们说："她向敌人泄露了把帕洛斯降服的办法，还向米太雅德展示了任何男人都不应知道的密仪。"但是皮西亚女祭司却不许他们这样做，她说："提摩没有错；是米太雅德命中注定要遭到悲惨的结局，她只不过是被派去引诱米太雅德走向灾难的。"皮西亚女祭司对帕洛斯人的答复就是这样。②

[Ⅵ.136] 至于米太雅德，他从帕洛斯归来后，雅典人对他有很大的争议。其中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③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在民众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米太雅德虽然也出庭了，但是他不能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开始发生坏疽了。他出庭的时候不得不躺在睡椅上，由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非常详细地陈述马拉松战役，同时他们还提到攻占列姆诺斯的事情，告诉听众，米太雅德是如何攻占这座岛屿的，之后是如何惩罚了皮拉斯基人的，最后又是如何把所征服的岛屿交给雅典的。民众的意见是赞成免除他的死刑，但是由于他的过错，他还是被判处缴纳 50 塔连特的罚金。不久，米太雅德由于大腿的坏疽和腐烂而去世了。他死后，那 50 塔连特的罚金就由他的儿子客蒙④缴纳。

[Ⅵ.137] 米太雅德攻占列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的。某些皮拉斯基人被雅典人逐出了阿提卡⑤，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做任何评论，反正我知道人们是这样报道这件事情的。赫格桑德鲁斯的儿子赫卡太欧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宣称这次行动是不正当的。赫卡太欧斯指出："雅典人曾经给了皮拉斯基人一片

---

① 哥译本亦为"26 天"；王译本（下册，第 459 页）为"62 天"。——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Ⅵ.136。——译者注

③ 王译本（下册，第 459 页）这里译为："克桑提波司（克桑西普斯）的儿子阿里普隆（阿里弗隆）"。——译者注

④ 客蒙（约公元前 512～前 449 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公元前 5 世纪 60 年代初，客蒙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的攸利梅敦河口重创波斯人（修昔底德，Ⅰ.100；狄奥多鲁斯，Ⅺ.60）。——译者注

⑤ 根据传说，大约在特洛伊战争之后 60 年，波奥提亚人由阿涅进入波奥提亚地区，皮拉斯基人就被赶入了阿提卡（参阅：修昔底德，Ⅰ.12；Ⅶ.176），因而其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1100～前 1000 年之间。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22～123 页。——译者注

土地让他们居住。那片土地位于海麦图斯山脚下，当初是为了补偿皮拉斯基人在卫城的四周所修筑的城墙的。然而，雅典人看到以前这里荒凉无用的土地，如今皮拉斯基人使其变成一片良田沃土的时候，他们就又舍不得给他们了，想再收回这块地方。因此，他们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借口就拿起武器把皮拉斯基人从那里赶走了。”但是，雅典人自己却坚持认为他们驱逐皮拉斯基人的做法是正当的。他们说：“皮拉斯基人生活在海麦图斯山下的时候，他们以此为据点向周围地区出击，侮辱他们的孩子。那时候，雅典人常常打发他们的子女到‘九泉’① 注去取水。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其他希腊人，都尚未使用家庭奴隶。每当雅典的少女来到那里的时候，皮拉斯基人出于傲慢而粗暴地对待他们。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不满足，曾密谋策划，企图袭掠雅典。这时，雅典人证明了自己比皮拉斯基人要公正得多。因为当我们雅典人发现皮拉斯基人的反叛行为时，我们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们都杀死的，但是我们都饶恕了他们，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皮拉斯基人便离开了阿提卡，他们定居于列姆诺斯和其他一些地方。”以上分别是赫卡太欧斯的说法和雅典人的说法。

[Ⅵ.138] 就是这些皮拉斯基人，他们在移居列姆诺斯之后，想方设法对雅典人进行报复。既然皮拉斯基人对雅典人的各个庆节非常熟悉，于是他们就装备了一些五十桨船，当雅典的妇女们在布劳隆庆祝阿尔特密斯节日时，就埋伏在那里伺机发动袭击。结果他们得逞了，掳走了许多妇女，他们把她们带到列姆诺斯去，让她们充当自己的侍妾。后来，这些妇女生了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说阿提卡方言，恪守雅典人的风俗习惯。这些男孩不愿意和皮拉斯基妇女所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皮拉斯基男孩打了雅典妇女所生男孩当中的一个，那么雅典所有的男孩就会采取一致行动，为他们的同族男孩出气。同时，雅典妇女生养的孩子甚至宣称他们应该统治其他的孩子，并且确实已经占得了上风。皮拉斯基人在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此进行了商议。他们感到害怕，相互转告说：“如果这些孩子现在就决心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我们合法妻子所生的儿子们，并且还企图统治他们，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会做出什么样事情来，谁也无法预料了。”皮拉斯基人认为，万全之策似乎是把阿提卡妇女所生的男孩全都杀死；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同时也把这些男孩的母亲也一并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列姆诺斯的妇女们此前所做的一件事情，即她们在索亚斯② 当政时期杀死了她们自己的丈夫，③ 因而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把那些残酷

---

① 在雅典东南，伊里苏斯河附近。——哥译本

② 列姆诺斯的国王。——译者注

③ 根据希腊的传说，列姆诺斯岛的妇女得罪了阿芙洛蒂特，结果神使她们身上发出恶臭，以致男人都讨厌她们，于是这些男人就去娶色雷斯的妇女为妻。列姆斯的妇女们受此侮辱，她们就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以及岛上所有的男人。国王索亚斯被他的女儿海普希佩列（Hypsipyle）隐匿了起来而幸免一死。大屠杀之后，海普希佩列当上了女王。不久索亚斯事泄被杀；海普希佩列逃亡后也被卖为奴隶。——译者注

的行为都称之为“列姆诺斯人的行径”。

[Ⅵ.139] 但是当皮拉斯基人杀死了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女人以后，他们的土地就不再生长果实了，他们的妻子生孩子没有以前多了，家畜产崽也比以前少了。最后，在饥馑和不育的重压之下，他们只得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询问神祇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于是，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你们必须向雅典人赔偿，无论他们提出何种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们。”于是，皮拉斯基人就来到了雅典，声称他们想就自己对雅典人所犯下的全部过错，而向雅典人做出使其感到满意的赔偿。因此，雅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把装饰得豪华无比的睡椅，旁边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宝贝。他们告诉皮拉斯基人，要他们按照这样的条件把国土交给雅典人。皮拉斯基人回答说：“当一艘船借北风之力，可以在一日之内能够从你们的国土抵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国土呈献给你们。”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阿提卡离列姆诺斯不近，而且地处它的南方。

[Ⅵ.140] 当时的事情就这么多了。但是，在许多年以后，当赫勒斯滂的科尔松尼斯屈从于雅典人的武力的时候，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借助于当时不断刮着的埃特西亚风[①]的帮助，乘着一艘船当天就从科尔松尼斯的爱拉尤斯抵达列姆诺斯。随后，他要求皮拉斯基人离开这个岛屿，并且提请他们不要忘记那则永远不可能应验的神谕。于是，赫菲斯提亚的人民照他的话去做了。但是，密林纳的人民却不承认科尔松尼斯是阿提卡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离开；结果遭到围攻，以武力迫使他们屈服了。这样，雅典人和米太雅德就攻占了列姆诺斯。

① Etesian Winds，一股经常在7月、8月和9月出现的东北风。——哥译本注

第七卷　波琳尼娅*

[Ⅶ.1] 现在，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获悉了马拉松战役的消息，原本因雅典人袭掠萨尔狄斯而迁怒于雅典人的大流士，越发愤怒了，于是他更加急不可耐地想带领一支军队去攻打希腊。大流士马上派遣使者到各个城市，宣布命令，要求他们再提供一支军队，同时命令他们再提供更多的舰船、马匹、粮饷和运输船。使者们四处发布这些通告，使得亚细亚各地此后三年[①]没得安宁，为了出征希腊，各地最精壮的男人都应征入伍，做出征前的准备。

到了第4年，曾经被冈比西斯征服的埃及人叛离了波斯人。于是，大流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发动战争，旨在讨伐这两个对手。

[Ⅶ.2] 就在大流士准备讨伐埃及和雅典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王权的激烈纷争。因为按照波斯人的法律，国王在率军出征之前，必须指定一位王位的继承人。大流士在登上王位以前，和他的前妻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在他成为国王之后，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又生了四个儿子。在他的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是阿塔巴赞涅斯；而在他的后妻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年长的是薛西斯。因此，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互不相让，彼此处于敌对状态。阿塔巴赞涅斯宣称他应该继承王位，因为他是大流士的所有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最年长儿子都拥有优先权，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而另一方面，薛西斯认为，他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Ⅶ.3] 正当大流士在这件事情上举棋不定的时候，碰巧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剥夺了王权之后，自愿地远走他乡的。[②]据说，当德玛拉图斯得知波斯的王子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他就到薛西斯那里去，力促薛西斯在自己原有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本人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成为君临波斯人的统治者之后才出生的；而在阿塔巴赞涅斯出世的时候，大流士不过是一介平民。因此，除了薛西斯，任何其他的人想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是既不合理又不正当的。德玛拉图斯提出建议说："在斯巴达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一位国王在成为国王之前生有若干个儿子，而在成为国王以

---

* 波琳尼娅（Polymnia，或 Polyhymnia，Πολύμνια，希腊语意为"赞歌很多的"），原本和特尔西普瑞一样，是司舞蹈的缪斯，后来被认为是司舞蹈哑剧和抒情诗的缪斯。她的特征是头部蒙着纱巾。——译者注

① 公元前489～前487年。——哥译本注

② 参阅：Ⅵ.65～71。——译者注

后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王位应当由那后生的儿子来继承。”① 薛西斯听从了德玛拉图斯的建议，大流士认为他的理由是正当的，就指定薛西斯为王位继承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德玛拉图斯的建议，薛西斯也依然会继承王位的，因为阿托萨是大权在握的人物。

［Ⅶ.4］大流士就这样指定薛西斯为他的王位继承人，之后就着手准备率军出征了。但是，备战工作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他是在埃及发生暴动的第二年驾崩的。大流士统治波斯的时间总共为 36 年②。他既未及惩治起而叛乱的埃及人，也未及惩治雅典人。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继承了王位。

［Ⅶ.5］薛西斯在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并不怎么热心于发动对希腊的战争，而是忙于纠合军队准备出征埃及。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他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薛西斯的表兄弟、在王宫里对薛西斯最具影响力的波斯人——他是这样说的：

“主公，雅典人给波斯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却完全不予以惩罚，那是不妥当的。依我之见，主公在结束你手头的事务之后，在制服桀骜不恭的埃及人以后，你再统率大军去讨伐雅典。这样，你必将在众人中间留下好口碑，同时，也使其他那些胆敢侵犯你的领土的人感到惧怕。”

玛尔多纽斯这样说，旨在进行报复。但是，有时候他不经意间又加上了一个理由，说欧罗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盛产各种人工栽培的树木。在全人类当中，除了波斯国王，谁也不配占有这片土地的。

［Ⅶ.6］玛尔多纽斯之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渴望进行冒险，他很想出任国王统治下的希腊总督。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如愿以偿，说服了薛西斯按照他的意见采取行动。而这期间所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有助于他最终说服薛西斯。首先，碰巧在这个时候，色萨利的王族——阿琉阿斯家族派遣的使者来了，他们邀请薛西斯国王到希腊去，并且承诺尽全力予以协助。其次，皮西特拉图家族的人也来到了苏撒，他们的措辞和阿琉阿斯家族所说的一样，除此以外，他们对薛西斯所做的说服工作甚至比阿琉阿斯家族还要多些。他们带来了一位雅典的预言家，他就是穆萨尤斯神谕③的收集整理者，名叫奥诺玛克里图斯。皮西特拉图家族曾和这个人有过仇隙，不过他们在来苏撒之前他们相互间的敌意已经消除。原来，奥诺玛克里图斯曾被皮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帕库斯逐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萨尤斯的神谕中间插入了一则神谕，说列姆诺斯附近诸岛将要从海面上消

---

① 希罗多德似乎并不赞同他所援引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斯巴达王位的继承的法规是否如他所说，也是颇值得怀疑的。

② 公元前 521～前 485 年。——哥译本注

③ 穆萨尤斯（Musa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预言家，是奥尔弗斯（Orpheus，奥尔弗斯教的创始人）的得意门生（一说是儿子）。早于公元前 520 年的流传的诗歌几乎都被归于穆萨尤斯的名下。这些诗主要是神谕。——译者注

失，但是这种做法被赫尔米奥涅的拉苏斯[①]给识破了。希帕库斯因此驱逐了他，虽然在此之前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不过，如今他和皮西特拉图家族的人一起来到了苏撒，他们在拜谒波斯国王的时候，皮西特拉图族人总是在国王面前把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在每次觐见国王的时候，也可以背诵一些神谕。神谕之中凡是那些预言会给异族人带来灾难的，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选诵那些预言异族人大吉大利的神谕。他告诉薛西斯说："在赫勒斯滂，注定将由一位波斯人在那里架桥，一支大军将由亚细亚通过此桥进入希腊。"这样，在奥诺玛克里图斯使薛西斯陷于神谕的困扰之中的时候，皮西特拉图族人和阿琉阿斯族人不断地向他提出建议，直到最后把薛西斯说服，使他同意率军远征希腊。

[Ⅶ.7] 在大流士去世的第二年，薛西斯就出兵去对付那些叛离他的人们。他制服了埃及人，以比他父亲统治时期要严酷得多的条件奴役了全体埃及人，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阿赫明尼斯。但是，后来[②]这位阿赫明尼斯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却被一位利比亚人、普萨麦提库斯的儿子伊纳鲁斯给杀死了。

[Ⅶ.8] 薛西斯征服埃及后，现在又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于是他召集波斯最高贵族的会议，召开这个会议旨在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同时他自己还可以当众宣示他的旨意。[③] 当这些人都来开会的时候，薛西斯就对他们说：

"波斯人啊！这不是我首先在你们中间所推行的新法律——我不过是把这项法律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遵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者那里得知，自从居鲁士制服了阿斯泰亚基斯，而我们波斯人从米底人那里赢得统治权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从未过上安稳的日子。不过这一切都是神祇的意旨。我们遵循神祇的意旨，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关于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以及我的父王大流士的功业，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为他们所征服，从而把他们添加到我们的版图之上，我还有必要给你们一一列举吗？你们对这些丰功伟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自从登上王位以来，我就一直在思索，我要怎样做才能不逊于先王们在这一职位上的荣誉，怎样做才能使波斯国力的增长不亚于他们三位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结果发现，有一种途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赢得荣誉，而且可以使我们得到面积不小于我们现有版图的一片土地，其肥沃程度也不次于我们现有的土地——甚至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丰产；这样，我们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还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把你们召集起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将我的意旨告诉你们。我准备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横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此桥，

---

① 赫尔米奥涅的拉苏斯，是一位抒情诗诗人兼乐师，据说他是诗人品达的教师。——哥译本注

② 公元前 460 年。参阅：Ⅲ.15。——哥译本注

③ 以下的这些人物的发言并非历史实录，但是它们展示了波斯人、希腊人双方在大战爆发前夕各自的看法以及与会者的感受。——译者注

深入欧罗巴去进攻希腊，以惩治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父王大流士已经准备讨伐这些人了。但是死神落到了他的身上，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我要为我的父王，为全体波斯人而战，不把雅典攻陷、焚毁，绝不罢休。这些雅典人，胆敢对我和我的父王无端侵犯。起初，他们伙同我们的一个奴隶、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亚细亚，侵入萨尔狄斯，烧毁了那里的神庙和圣林。之后，当我们的军队在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率领下登上他们的海岸时，他们又是如何残暴地对待我们的，[①] 这些事就用不着我来向你们重复了。

“因此，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有意发兵去讨伐他们。并且，我估计我们会因此获得不少的利益。一旦我们征服了这个民族，以及他们的邻人，即居于弗里基亚人伯罗普斯之地的人们，[②] 我们就会使波斯的领土与苍天相合；这样，阳光普照之地无不是我们的领土。因为，我将踏遍整个欧罗巴，在你们的帮助下把整个天下囊括到一国之内。因为果真如我所听说的，一旦我把上述诸族统统降服的话，那么世界上将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抗衡了。这样，在全人类当中，无论是那些曾经开罪于我们还是未曾开罪于我们的人，就都将受到我们的奴役了。

“就你们自身而言，如果你们想使我称心愉悦，那就应该这样做：当我宣布各路兵马前来集合之时，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欣然前来，不得耽搁；谁率领着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前来，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被波斯人民认为是最尊贵的赠赐。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务必做到的。但是为了表明我并非独断专行，我现在把这事向大家提出，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薛西斯说了这番话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Ⅶ.9] 随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

“主公，你不仅超过了所有在世的波斯人，也将超过所有未来的波斯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刚才的发言，字字正确，句句真实，而且，你处理国事最为英明妥善，你还不容许居住在欧罗巴的那些卑鄙的伊奥尼亚人[③]再来嘲弄我们。我们曾经征服和奴役了萨凯人[④]、印度人此处指的是古代印度西北部印度

---

① 这里指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败绩。——译者注

② 根据希腊传说，伯罗普斯（Pelops，Πέλοψ，意为“黑脸人”）为小亚细亚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坦塔罗斯（Tantalus）的儿子，后来与弗里吉亚人一同移居欧罗巴，成为爱利斯地方的比萨国王；据说他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创始人，伯罗奔尼撒半岛由他而得名。此处这些居民系指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诸邦。——译者注

③ 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所有希腊人皆为“Ionians”（伊奥尼亚人），波斯文为Yauna；参阅：《圣经》中之Javan（雅完人，对希腊人的统称。——译者注）。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第104行）中，波斯的大使称希腊人为 *χαυνόπρωκτος' Ιαονᾶ*（大屁股的伊奥尼亚人）。——哥译本注

④ 这里泛指斯基泰人。参阅：Ⅵ.64。——译者注

河流域的①、埃塞俄比亚人②、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有任何侵害，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充我们的帝国。现在，如果我们对于希腊人所犯下的无端罪行，却不加报复，那实在是一件离奇古怪的事情了。

“他们有什么使我们感到害怕吗？难道他们有强大的军队吗？没有。他们有充裕的财力吗？也没有。我们了解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很有限的。况且，我们曾经降服过他们的子弟，就是居住在我国境内那些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多利斯人。我本人曾经遵照你父亲的命令，亲历过与这些人的交锋。我一直挺进到马其顿，差一点就到达雅典了，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③敢出来应战。

“我还听说，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彼此间的作战方式是荒谬可笑的，自始至终都是反常的、愚蠢的。他们一旦宣战，就马上尽力去寻找一块最为平坦开阔的地方，在那里展开较量；战斗的结果是：胜利者损失惨重，而失败者，则不用说，是全体被歼。他们既然是操同一种语言，那无疑应当通过传令官和信使，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即使他们到了非作战不可的地步，他们也应当各自去寻找防御最坚固的地方，在那里一决雌雄。虽然这些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是如此愚蠢拙劣，但当我率军进抵马其顿边境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出来与我作战。

“国王啊，当你统率着全亚细亚的战士和她的所有战船出征的时候，有谁胆敢与你作战呢？就我而言，我相信希腊人是不会那样蛮干的。但是，如果将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而他们竟然愚蠢到敢与我们公开交战的话，那时候他们就会受到教训，他们将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像我们这样优秀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勇往直前的；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会是轻易得到的，人世间的所有收获都是通过付出艰辛才到手的。”这样，玛尔多纽斯就把薛西斯那粗鄙言辞说得稍稍温和了些，随后他也不说话了。④

[Ⅶ.10] 其他波斯人都保持沉默，他们不敢提出与上述意见相反的任何意见。但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薛西斯的叔父阿塔班努斯发言了，他仗着这样的身份，大胆地说：

“国王啊，假如人们不发表多种不同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最好的意见。那样的话，无论提出什么建议，人们都只能被迫遵从。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人们就可以作出选择了。这种情况，就如同人们无法从表面上鉴别黄

---

① 印度人。——译者注

② 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尼罗河中、上游，属于闪·含语系中库什语支，有不少黑人的特点。希罗多德说他们分直发和曲发两种，分住在伊朗东南部和埃及以南，此处应当包括二者。——译者注

③ 事实上，公元前 492 年玛尔多纽斯奉大流士之命率海陆大军出征，但因海军遭遇风暴，未到达希腊本土就被迫撤军。——译者注

④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Ⅶ.10。——译者注

金的成色，但如果把不同成色的黄金都在试金石上摩擦，那我们就可以鉴别出成色较好的黄金。我曾经劝告我的亲兄弟、你的父亲大流士，不要去攻打在其全部领土上没有一座城市的斯基泰人。然而，你父亲他一心想征服那些居无定所的斯基泰人，哪里听得进我的劝说？他执意率军出征，等他班师回国的时候，许多勇士已经命归黄泉。国王啊，你现在是要率军攻打远比斯基泰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应当适时地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所面临的危险。

“你说你要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桥，然后率军深入欧罗巴去讨伐希腊。我猜想你们会在陆上，或是在海上遭遇灾祸，甚至会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是以勇武而著称的。事实上，人们可以从以往的经历中证实他们的威力，因为当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统率一支大军去进攻阿提卡的时候，单单雅典一个城邦就把他们打垮了。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在海上和陆上都没有取得胜利。尽管如此，如果他们登上舰船，依然可以在海战中击败我们，然后他们乘船前往赫勒斯滂海峡，去拆毁我们的桥梁。国王啊，那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我对未来的事件作这样的推测，这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智慧。因为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才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当时，你的父亲跨越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浮桥，并且通过横跨伊斯特河的浮桥之后，率军向斯基泰人发起进攻。那时，斯基泰人想尽一切办法，请求奉命守卫伊斯特河浮桥的伊奥尼亚人拆毁河桥，切断这条通道。[①] 那一天，如果米利都的国王希斯提埃乌斯和其他诸王的意见一致，而不是持相反意见的话，那么波斯人的帝国就要化为乌有了。甚至人们听说，国王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无疑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

“我认为，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了，还是听从我所提出的建议吧。现在你可以解散这个会议，等你自己把这件事情考虑周全之后，什么时候你拿定主意了，你就可以向我们宣布你所作出的决定。我知道，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所制定的计划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即使事态的进展未能遂其所愿，也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能说是由于运气不佳才未能取得成功。然而，一个考虑得不周全的计划，即便由于好运降临而获得成功，那也不能说他的计划是没有弊端的。

“人们看到，神祇是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较高大的动物，不许它们作威作福的，而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则不会惹其发怒。同样，你可曾看到神祇的雷霆是如何击中那最高的房屋、最高大的树木吗？原因很清楚，那就是神祇喜欢除掉所有高傲自大的东西。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常常会败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下，原因就在于心生嫉妒的神祇会从天上降下灾难，或是降下风暴，结果就

---

① 参阅：Ⅵ.136 以次。——译者注

使他们以不相称的方式被毁灭了。原来，神祇除了他自己以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而且，仓促行事总是会造成灾难，而灾难往往又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害。但是，伺机而动有很多好处，这些好处（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完全显现出来的。国王啊，这就是我的忠告。

“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对希腊人作那些愚蠢的评述了吧，他们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你说了希腊人坏话，从而怂恿了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向希腊人发起远征。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就是你殚精竭虑所要达到的目的了。天神是决不会让你的愿望变成现实的！因为诽谤他人是最令人痛恨的恶行。诽谤，就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伤害，因而导致两个人犯下过错：诽谤者的过错，就在于他背着别人说人家的坏话；而听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尚未进行彻底的调查，就完全相信诽谤者的话。而被诽谤的那个人，由于没有当场听到别人说他的坏话受到了双重的伤害，因为有人对他进行错误的指责，同时还有人认为他是作恶者。

“然而，如果非要出兵去和这个民族作战的话，那么，至少国王本人要坐镇波斯本土。让我们两人就这件事来打个赌吧，用我们的孩子来做赌注。你尽可以选拔你想要的人，随便你要多少，你统率着这支军队前去征战。如果事态的进展果真如你所说，对国王是有利的，那我和我的孩子都甘愿受死；如果其结果正如我的预言，那就把你的孩子也如此处置，如果你活着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下这样的赌注，一意孤行非要出兵远征希腊的话，那么总有一天，留在后方的人将肯定会听到这样的噩耗，说玛尔多纽斯给波斯人民造成重大的灾祸，并且他本人曝尸在雅典人的旷野上，或者在拉栖代梦人的旷野上，任凭野狗和猛禽的撕咬，除非他们刚刚踏上远征之路就遭到了毁灭。这样你本人就会亲身体验到你想说服国王去讨伐的那些人的厉害了。”

［Ⅶ.11］以上就是阿塔班努斯的发言。但是薛西斯满腔怒气地回答说：

“阿塔班努斯，因为你是我父亲的兄弟——所以我还是得饶恕你，不对你的这些蠢话作出应有的惩罚了。但是，既然你是如此怯懦而没有勇气，我也要让你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许你跟随着我去进攻这些希腊人，而是和妇人们一同留在这里。即使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仍将使我所说的一切变成现实。因为如果我不对雅典人进行复仇的话，那我也就枉为阿赫明尼斯的儿子泰斯皮斯、泰斯皮斯的儿子冈比西斯、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居鲁士的儿子泰斯皮斯、泰斯皮斯的儿子阿里亚兰涅斯、阿里亚兰涅斯的儿子阿尔萨美斯、阿尔萨美斯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儿子了。① 我非常清楚，假使我们待在这里没

---

① 前7代先祖的名字代表着阿赫明尼斯之子泰斯皮斯以后的两条并列的世系，希罗多德显然是把并列的关系“混编”为前后继承关系了。由于薛西斯的生母阿托萨乃是居鲁士的女儿，因而他可以同时宣称是两条支系的后裔。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阅：豪和威尔斯（附录Ⅳ），第1卷，第385～389页。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处理埃及历史的一些年代学问题时，可能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译者注

有任何行动，那么他们是决不会按兵不动的，他们毫无疑问会侵犯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作出推断是正确的话。因为请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纵火焚烧了萨尔狄斯、并且侵入亚细亚的。因此，现在无论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我们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我们所能做的选择，要么主动出击，要么被动挨打，二者只能选其一。这就是说，或者希腊人把我们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或者我们把希腊人的国土添加到我们波斯人的领土上。在这场争论中，是没有折中路线可行的。我们要对我们过去所遭受的灾祸加以报复，完全是正当的。因而我也就可以领略在出兵讨伐这些希腊人期间，我会遭遇到多么巨大的风险。至于这些希腊人，我的先祖的一名奴隶、弗里基亚人伯罗普斯就曾经彻底征服过他们。而且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还是用他们的征服者的名字来命名的。”①

［Ⅶ.12］薛西斯的话就说到这里。到了夜间，薛西斯却因阿塔班努斯的建议而忧心忡忡。他辗转反侧，反复思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统率大军去征讨希腊是对他不利的。他在重新拿定了主意以后，就进入了梦乡。波斯人宣称，就在那天夜里，他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子站在他的跟前，对他说：“波斯人啊，你在下令波斯人把他们的军队都集合起来以后，现在却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率军征讨希腊人了吗？你改变主意肯定有所不妥，而且任何人都不会支持你这样做的。你还是按照白天所作的决定去执行吧。”梦中男子在对薛西斯说了这番话之后，仿佛是飘然而去。②

［Ⅶ.13］天亮了，薛西斯根本没有把昨夜的梦挂在心上，而是把他上次召集起来开会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对他们这样说：

“波斯人啊，原谅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吧。要知道我的智慧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而那些鼓动我发起这场战争的，又是那些从未离开过我的人。当我听到阿塔班努斯的建议的时候，由于我年纪尚轻，血气方刚，一时冲动，我有些鲁莽无礼，说了一些对长者来说不得体的话。不过，现在我承认我错了，并且决定采纳他的意见。你们要知道，我已改变主意，不再想进行征讨希腊的战争了，你们就不要自己找事了。”

波斯人听了这番话，大为高兴，他们随即跪拜在地，表示服从。③

［Ⅶ.14］但是，当天夜里薛西斯睡着了时候，上次梦见的那个男子又站到他的身旁，对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似乎已在全体波斯人面前公然取消了你远征希腊的计划了，你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仿佛你从来没有听到这些话似的。因此，现在你要知道，并且要完全确信，除非你立即率军出征，否则你必定招致这样的后果——在短期内你虽然变得强大有力，但是同样你很快又会趋于衰弛了。”

---

① 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希腊文意为“伯罗普斯的岛屿”。——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Ⅶ.13。——译者注

③ 哥译本的这段话在Ⅶ.14。——译者注

[Ⅶ.15] 薛西斯对于梦中所见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下来，立即派一名使者召见阿塔班努斯。当阿塔班努斯奉命来到之后，薛西斯对他说：

“阿塔班努斯啊，我曾经一时糊涂，竟用错误的言词回答你那有益的忠告。但是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意识到你的意见正是我应该采纳的。虽然我很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自从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改变了主意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个人，他不同意我改变主意，而他就是在威胁我以后刚刚才离去的。如果这个梦果真为神祇所托，如果神祇真的有意让我们发兵希腊的话，那么，你也会梦见同样的情景，也会和我一样接受到梦中人所发出的同样的指令。我认为，如果你把我的全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然后坐在我的王座之上，再睡到我的床上，这样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要发生在你身上的。”

[Ⅶ.16] 薛西斯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可是阿塔班努斯起初并不愿意执行薛西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不配坐在王座之上的。最后，由于薛西斯非要他这样做不可，他只好服从薛西斯的命令了。但是他说自己有言在先，于是就对国王说：

“主公啊，在我看来，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和一位愿意倾听别人有益忠告的人，他们是具有同样价值的。虽然你确实具有这两种优良的禀性，可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所提出的建议却会使你误入歧途。他们就像海上突起的阵风一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洋是世间万物之中对人类是最有用的——海风袭来时所造成的恶果使它无法固守它自身的本性了。就我本人而言，使我深感痛心的并不是因你恶言相加，而是因为波斯民族正面临着这样两种抉择：一种抉择的实质是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另一种抉择则是通过向他们说明人心总是在贪求已经拥有的东西以外的更多的东西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情，以此来抑制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在这两种抉择中，你的选择无论对于你本人，还是对于波斯人来说都是更为糟糕的。

“现在，你说自从你改变主意，作出比较明智的抉择，准备放弃对希腊开战的想法之时起，就总有一位神祇派来的梦中人屡屡纠缠你，不许你放弃这次出征计划。但是，我的孩子啊，这类事情绝不会是神祇所使。至于在人们的梦境里来来往往的那些幻影，我将告诉你其实是怎么一回事——这类事情我比你见得要多得多。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里所想到的那些人，同样在夜里萦绕在你的脑海里。而在最近这么多日子里，我们一直都在忙于筹划出征希腊的事情。

“然而，如果这件事不是如我所推想的那样，而真的是神祇所为，那么整个事情就可作如下简单的处理——让这个幻影如同在你梦中一样，在我睡梦中显现，并且发布相同的指令。但是，我觉得，假如那个幻影有意要显现的话，那么也未必非要我脱下我的衣服而换上你的衣服，也未必非要不睡在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那个幻影既然可以进入你的梦境，那么它也肯定不会愚蠢到因为看到我身穿你的衣服而直接把我误认为是你。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是不是因此而不把我放在眼里，是不是因此而不在我的梦中现身，无论我身穿着自己的衣服

还是你的衣服，它都应该反复地在你梦中出现的。果真如此，并且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那么我自己也承认此事乃是神意所使了。至于其他事情，既然你主意已定，你的计划又不可能半途而废，而我必须在你的床上睡上一觉，那好，就这样安排吧！当我按照你的吩咐睡在你的床上的时候，但愿那个幻影也会在我的梦中显现。然而，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

[Ⅶ.17] 阿塔班努斯的发言有如上述。他原本是想向薛西斯说明他所讲的话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就服从了他的命令，穿上薛西斯的外套，坐到他的王座之上，然后又到国王的床榻上安歇。在他入睡以后，酷似薛西斯所梦见的那个幻影，也在梦中出现在阿塔班努斯的面前，对他说：“你就是想关照薛西斯，力图劝阻他率军攻打希腊人的那个人吗?! 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们都必定是无法规避的，因为你们力图逃避的是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至于薛西斯，我已经清楚地告诉过他本人，如果他拒不从命，他将落得怎样的下场。”

[Ⅶ.18] 阿塔班努斯感觉到，梦中的幻影先是以这番话来威胁他，随后仿佛又要用炽热的铁把他的眼珠子烙出来。于是他大叫一声，从床上翻身起来，急匆匆地去拜见薛西斯，他在国王身边坐定之后，将他梦中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薛西斯。接着他又这样说：

“国王啊，我这个人，一生曾见证过许多强大的帝国被那些弱小之邦所击垮的事例。[①] 因此，我很想阻止你仅凭年轻气盛而鲁莽行事。因为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情。我还记得居鲁士出征马撒盖泰人的后果，也不会忘记冈比西斯征伐埃塞俄比亚人的结局，我还参加了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回想起所有这些事，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保持和平安宁，所有的人就都要谢天谢地了。但是，既然此事乃直接出自上苍的意旨，而诸神似乎有意要给希腊人带来毁灭性灾难，因而我也就改变了初衷，更正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因此，你要使波斯人知道上苍所宣示的意旨，命令他们遵循你最初下达的命令，做好出征的准备。既然神意如此，那你可要谨慎行事，不可疏忽大意。”

这便是他们二人的谈话。薛西斯由于受到梦中幻影的激励，天亮的候，他就把这件事通告了波斯人，而此前唯一公开反对出征的阿塔班努斯，现在也公开支持出兵了。

[Ⅶ.19] 于是，就在薛西斯决意出征希腊之后，他在睡觉时又做了第三个梦。玛古术士们对这个梦的解释，是说这个梦涉及全世界，表示全人类都要沦为他的奴隶。国王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王冠，王冠的枝叶伸展开来，遮盖了整个大地。但是，随后这项王冠就从他头顶上消失了。玛古术士在对梦作出如此解释之后，所有与会的波斯人都立即返回各自地方政府，尽心竭力去执行薛西斯的命令。因为他们个个都想得到国王所许诺的赏赐。薛西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76页。——译者注

斯从大陆的各地处处征调人马，他的大军就是这样募集起来的。

[Ⅶ.20] 薛西斯在收复埃及以后的整整四年间①，一直在募集军队，做出征前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未满第五年的时候，他率领着一支大军开拔出征了。② 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出征的军队当中，这支军队肯定是最庞大的一支，此前的任何一支远征军似乎都无法和它相比，无论是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那支军队，还是追击金麦里亚人时突入米底境内，③ 征服并且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后来大流士借此对他们加以报复）的斯基泰人的军队，或是相传阿特柔斯的儿子们④率领进攻特洛伊的军队，或是更早以前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罗巴、征服整个色雷斯、直下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远达彭纽斯河⑤的美西亚人和特乌克洛伊人诸族的军队，⑥ 都难以与之相比。

[Ⅶ.21] 以上所有这些军队，以及一切曾经有过的其他军队，都无法和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全亚细亚有哪一个民族未被薛西斯征调去出征希腊呢？除了大江巨流之外，有哪一条河能够满足薛西斯大军的饮用呢？有的民族为他提供舰船，有的民族被征入步兵之列，有的民族必须提供骑兵，有的民族则提供运输马匹以及服务人员的运输器械，还有的民族提供架设桥梁之用的战船，也有民族提供粮草和舰船。

[Ⅶ.22] 首先，鉴于前一次出征的舰队在阿索斯附近遭遇覆舟之难，⑦ 因此，他用了 3 年的时间，为通过那个区域做准备。一支三列桨战舰的舰队奉命停泊在科尔松尼斯半岛的爱拉尤斯附近。他们以此为据点，分派军中各族人众在皮鞭的驱使之下，轮流劳作，挖掘壕沟。而居住在阿索斯附近的人们也都奉命参与挖掘壕沟。负责监督工作的是两位波斯人：麦加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塔尤斯的儿子阿塔凯耶斯。

阿索斯乃是一座著名的大山，由陆地突入海中，山上有人居住。这座山面向大陆的一端呈半岛形状，半岛的狭窄之处有一宽约 12 斯塔狄亚⑧的地峡，这一带地势平坦，偶尔有几座低矮小丘，它的一边是阿堪苏斯附近的海，另一边是与托伦涅相对的海。在阿索斯山尽头的地峡上，有一座叫做萨涅的希腊城市。从萨涅到海之间，即阿索斯山区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薛西斯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与

---

① 公元前 484～前 481 年。——哥译本注

② 公元前 481 年秋，薛西斯率军自波斯首都苏撒向萨尔狄斯进发，前 480 年春离开萨尔狄斯，出征希腊。——译者注

③ 参阅：Ⅰ.103；Ⅳ.1。——哥译本注

④ 指阿伽门农和麦涅劳斯。——译者注

⑤ 在色萨利境内。——译者注

⑥ 现有史料证明，远古时期亚欧大陆之间发生过多次移民运动，移民的路线也不是单向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33～134 页。——译者注

⑦ 公元前 492 年，波斯出征希腊的舰队在绕过阿索斯山时为风暴所袭，损失惨重。参阅：Ⅵ.44～45。近代旅行家亦证明该区域风浪甚大。——译者注

⑧ 约合 2. 2 千米。——译者注

大陆分割开来。[①] 这些城市是：狄昂、奥罗菲克苏斯、阿克罗索昂、泰苏斯、克列奥奈。这些就是位于阿索斯的城市。

[Ⅶ.23] 异族人开掘运河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在萨涅城附近划了一条直线，沿此线在各个民族之间分出所开掘的地段。当壕沟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一些人就站到沟底去挖掘，一些人则把挖出来的土运交给站在高处一层的人，而这些人又把土方转送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如此一直把土方传运给最高处的人，由这些人将土运出，然后倒在一旁。除了腓尼基人之外，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是事倍功半，因为壕沟两壁不断地崩坏坍塌。原来，他们都挖掘的壕沟上下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腓尼基人在这方面，如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展示了他们的技能。在分配给他们的那个地段，他们将所挖掘壕沟上沿掘成工程所要求的宽度的两倍，从两侧向下掘的时候却不断使之变窄，等到达底部的时候，他们所挖掘的壕沟就和其他诸族的宽度一样了。附近的那一片草地，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也是集市所在地；人们把大量磨好的谷物由亚细亚运到这里来。

[Ⅶ.24] 根据我自己的推断，薛西斯之所以下令挖掘这条运河，是出于内心的傲慢，因为他很想炫耀他广大的势力范围，使自己的声名流传于后世。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虽然如此，他仍然下令他们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运河，而且其宽度还要达到足以使两艘三列桨战舰并行划过。薛西斯又命令那些负责挖掘运河的人，由他们负责在斯特里梦河上架设桥梁。

[Ⅶ.25] 就在这些工程如此进行的同时，薛西斯下令由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用纸草和白麻[②]制造架桥用的绳索。他还下令在沿途许多地方储备军粮，以使他的将士和驮兽在出征希腊时不致因缺粮而挨饿。薛西斯详细查访各地的形势，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宜的地方，从亚细亚各地用各种方式，用运输船或者商船把粮草运到这些地方去。他们把大部分的粮草运往地处色雷斯沿海的所谓“白岬”的地方，而另外的一些则分别运到柏林苏斯人境内的第洛狄扎，或运往多利斯库斯，或运往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或运往马其顿。

[Ⅶ.26] 正当所有这些人都奉命忙于自己的劳作的时候，已经集中在一起的全体陆军随薛西斯从卡帕多西亚的克里塔拉开拔，向萨尔狄斯进发了。克里塔拉是随薛西斯本人出征的全部陆军指定集合的地方。[③] 至于这时究竟哪一位总督由于带来了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而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他曾经许诺的赠赐，我就说不

---

① 这里挖掘的壕沟，实际上是开凿一条贯穿阿索斯半岛的一条运河。运河开通后，阿索斯山区和大陆就被“分割”开来。虽然在古代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此运河实际上曾经被利用过。据说其部分残迹至今犹存。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34～135页。——译者注

② 这里所谓“白麻”（λευκόλινον），显然不是真正的麻，而是由腓尼基人从西班牙输入的一种北非芦苇。——哥译本注

③ 海军的集合地点是在库麦和佛凯亚。参阅：狄奥多鲁斯，Ⅺ.2. 3。——译者注

上来了。因为我甚至不知道各地的军队是否进行过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薛西斯的大军渡过哈利斯河，穿过弗里基亚，直至到达凯来奈。[①] 这个地方乃是迈安德河的发源地，它还是另外一条和迈安德河大小相当的、叫做卡塔拉克特斯河的发源地。卡塔拉克特斯河就发源于凯来奈的市场一带，注入迈安德河。在这个市场上，还悬挂着西伦努斯·玛尔叙亚斯的皮。[②] 按照弗里基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里的。[③]

[Ⅶ.27] 当时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位吕底亚人，他是阿泰斯的儿子，名叫皮修斯。就是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薛西斯本人和他的所有军队，同时他还主动为薛西斯提供了一笔军费。皮修斯这样把这笔钱献上之后，薛西斯询问站在他左右的波斯人说："这位皮修斯是何许人，他拥有多少财富，而能献出这么多的金钱？"他们回答说："国王啊，他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父王大流士的那位人士。据我们所知，在世上所有人之中，他的财富数量仅次于你。"

[Ⅶ.28] 薛西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很诧异，他要亲自问问皮修斯本人，问他到底有多少财富。皮修斯这样回答说：

"国王啊，我不会对你隐瞒我的财富，也不会佯装对自己的财富一无所知。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少财富，并且愿意全面如实地告诉你。我一听说你大军开拔，径向希腊海这边开来的时候，由于我很想向你提供一笔军费，于是我对自己的存款进行了清点，核实的结果是：现有白银 2 000 塔连特，至于黄金，再有 7 000 大流克·斯塔特尔[④]就达到 400 万之数了。所有这一切，我都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足以满足我的一切所需。"

[Ⅶ.29] 薛西斯对皮修斯的这番话大为满意，他答复说："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了你，还没有任何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没有任何人主动前来见我，并且自愿提供军费。然而，你非但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现在还献上数量巨大的钱款。作为回报，我将这样来酬谢你：从即日起，你将成为我盟誓的好友。我将给你 7 000 斯塔特尔以补足你的 400 万之数，这样你就可以拥有整整 400 万斯塔特尔黄金了。继续享用你现在所有的财富吧，并且要设法保持现有的财富。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一辈子都不会为你现在的行为而后悔的。"

---

① 这里暗示其进军路线在"王家大道"（参阅：Ⅴ.52）以南，距离相当远。薛西斯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开那段穿越赫尔美斯河流域的困难的行军路线。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37～138 页。——译者注

② 相传森林神玛尔叙亚斯拾得雅典娜扔掉的长笛，与阿波罗比赛，由诸位缪斯女神担任裁判。结果，阿波罗获胜，为了惩罚他的鲁莽之举，遂剥掉了玛尔叙亚斯的皮，把它挂在一棵树上。——译者注

③ 关于吹笛的玛尔叙亚斯和弹竖琴的阿波罗之间的比赛的传说，似乎意味着民族音乐的某种转变，至于其重要性，希腊人较我们更易于理解。——哥译本注

④ 斯塔特尔是金币，1 斯塔特尔相当于 1 明那的 1/5。——译者注

[Ⅶ.30] 薛西斯这样说了，也履行了对皮修斯的许诺，随后他扬鞭催马，继续进军。大军经过弗里基亚一个名叫安那瓦的城镇和产盐的湖之后，来到了弗里基亚的一个名叫科罗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库斯河注入一个裂缝而消失，在地下流淌了大约 5 斯塔狄亚[①]之后，再一次出现在地面上，它和上面提到的那条河一样，也注入迈安德河。大军离开科罗赛，向弗里基亚和吕底亚的接壤地带进发。他们来到了库德拉拉，那里有克洛伊索斯树立的一个石柱，上面镌刻有说明两国疆界的铭文。

[Ⅶ.31] 大军出弗里基亚，进入吕底亚境内之后，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萨尔狄斯。如果选择走右手这条路，就必须渡过迈安德河，途经卡拉泰布斯，在这个城镇，当地的手艺人用柽柳的果实和小麦来制作蜜。薛西斯选择了这条路，还发现了一株筱悬树，由于这株筱悬树相当漂亮，薛西斯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命令他的一个卫兵[②]看守它。翌日，薛西斯进入吕底亚人的首府。

[Ⅶ.32] 大军抵达萨尔狄斯之后，薛西斯首先派遣使者去希腊索要“土和水”，并且责令各地为国王准备好膳食。他不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去提出要求，除此以外，其他城邦都有使者前往。他派人前往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城邦，原因是这样的：他认为，尽管先前大流士王派使者索取“土和水”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如今他们由于畏惧而不得不献出来。于是，薛西斯派使者前去，想确实了解一下此事的情况。

[Ⅶ.33] 此后，薛西斯就准备向阿卑多斯进发，从亚细亚到欧罗巴、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就是最近竣工的。在赫勒斯滂的科尔松尼斯地方，在塞斯托斯和玛狄图斯两城之间，有一个岩石嶙峋的海岬伸入海中，它位于阿卑多斯的对面。就在这个地方，不久之后，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所统率的希腊人，生擒了时任塞斯托斯的总督、波斯人阿泰克特斯，并且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③] 就是这个阿泰克特斯，过去常常把女人带到爱拉尤斯的普洛特西劳斯[④]神庙去，在那里干一些渎神的勾当。

[Ⅶ.34] 于是，那些负责架桥的人，就以阿卑多斯为起点，向对面的那个地岬上搭建了复线桥。腓尼基人用白麻缆绳架了一座桥，埃及人用纸草缆绳又架了第二座桥。从阿卑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 7 斯塔狄亚[⑤]。但是，就在连接海峡两岸的桥梁刚刚架好的时候，忽然风暴大作，把整个桥梁摧毁了。

[Ⅶ.35] 薛西斯得知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把赫勒斯滂痛笞 300

---

① 约合 920 米。——译者注

② 此人是万人“不死军”中的一名士兵。——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整个著作的结尾就是叙述至此事而终。——译者注

④ 相传普罗特西劳斯是阿凯亚人远征特洛伊登陆时的第一位牺牲者。——译者注

⑤ 约合 1 300 米。——译者注

下，并把一副脚镣抛入海峡之中。另外，我此前还听说，薛西斯还吩咐烙刑吏到那里去，给赫勒斯滂加上烙印。的确，他曾命令那些施刑者在鞭笞的时候，要说如下粗蛮无礼的话："你这道恶水！我们的主公之所以这样惩罚你，是因为他虽然丝毫没有伤害于你，而你却为害于他。不管你是否愿意，国王薛西斯就是要从你的身上通过。没有人向你敬献牺牲，那完全是正当的，因为你是一条反复无常的河。"因此，薛西斯就下令这样来惩罚了海峡，同时他还下令把桥梁的监造者给斩首了。

［Ⅶ.36］于是，这些人就奉命做了这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些匠师们着手架桥工作，我现在就来说说他们是怎样完成架桥任务的。

为了减轻缆绳的张力，他们将五十桨船和三列桨战舰并排靠拢连接起来，在靠近黑海这一边的桥面有 360 艘舰船支撑，而在另一边则有 314 艘舰船支持；这些舰船与滂图斯[①]形成直角，而和赫勒斯滂海峡的水流平行。他们在把舰船这样连接起来之后，就从舰船的两端投下巨大的锚。由靠向滂图斯方面的船端投下去的锚，为的是抵御从那个海域吹过来的风。而由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船端下锚，是为了抗击西风和南风。他们还在五十桨船和三列桨战舰队列中间留出一个通道，以便人们可以乘着轻舟出入滂图斯。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们又从陆地上引下缆绳，再用木辘轳将绳索绞紧。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把两种绳索分别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麻绳索、四根纸草绳索。所有这些绳索都是粗细一样，质地相同，但是麻绳的比重要大一些，每腕尺重达 1 塔连特。当海峡上的桥梁这样架好之后，他们就把木料锯成和浮桥[②]的宽度相等的木板，把它们依次安放在绞紧的缆绳上，并排放好之后，从木板的顶端把它们拴住。这之后，他们把树枝铺放到木板之上，接下来，把泥土铺在上面，再踩压结实。最后，他们在桥的每一边都安装了栏杆，以使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因见到脚下的海水而受惊。[③]

［Ⅶ.37］现在，一切准备完毕——桥梁已经架好，阿索斯的运河已经告竣，在运河入口处修筑的防止海浪冲积泥沙淤塞河口的防波堤业已完成。薛西斯陆续得知这些消息，其时大军在萨尔狄斯过冬，在翌年初春[④]，全副武装的军队终于从萨尔狄斯开拔，向阿卑多斯进发了。当他们要启程的时候，太阳突然离开了它在天上的原来的位置，消失不见了。虽然天空晴朗无云，白昼却变成了黑夜。[⑤]

---

① 黑海。——译者注

② 即支持缆绳的那一排船。——哥译本注

③ 不少牲畜怕水，见到流水会受惊而狂奔。——译者注

④ 大约在公元前 480 年 4 月中旬。——哥译本注

⑤ 公元前 480 年在西亚并不能观测到日食，但是在前一年的 4 月 19 日可观测到日食。也许希罗多德所理解的大军从萨尔狄斯开拔，就是前一年的春天从苏撒出发前往萨尔狄斯（公元前 478 年 2 月 17 日有一次日环食，与此颇相符合，故近代学者认为，可能当时希腊人和希罗多德由于附会或将年代弄错而把这次日食与薛西斯出征联系起来，作为凶兆。参阅：王敎书选译：《希罗多德（历史）》［以下简作"王选译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0 页附注。——译者注）。

薛西斯注意到这种奇观，心中有些不安，立即派人去询问玛古术士，这种天象究竟作何解释。他们回答说："这是神祇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将遭到毁灭。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是我们波斯人的预言者。"薛西斯听了这话，心中大喜，继续进军。

[Ⅶ.38] 就在薛西斯大军即将出发之际，受到天象恐吓但由于得到国王赠赐而越发大胆的吕底亚人皮修斯，到薛西斯这里来对他说："主公啊，有一样东西我希望你能够赐予我，这东西对你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了。"在薛西斯看来，像皮修斯这样的人绝不会真正提出什么要求的，于是答应说愿意满足他的任何请求，并命令他尽管说出他的心愿。于是，皮修斯鼓足勇气说："主公啊，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要应征入伍，随你去远征希腊。可是，我恳请你念我是这把年纪的人，恩准我的一个儿子，即我的长子留在后方，留下他来照料我和我的财产。让我的其他四个儿子随你同去，希望你能心想事成，安然归来。"

[Ⅶ.39] 但是，薛西斯听罢勃然大怒，他这样答复说："你这无耻之人，你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是御驾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出征的就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亲戚和朋友吗？你是我的奴隶，你本应带着你全家一同随我出征的，甚至连你的妻子也不能例外！要知道，一个人的精神就居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立即满心欢喜，但是，当它听到恶言恶语的时候，马上就会满腹怒气。当你对我做了好事并且向我提出有益的请求的时候，你尚且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方面超过了国王，现在你既然变得如此寡廉鲜耻，那你将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看在你款待我的分上，你本人和你 5 个儿子当中的 4 个人的性命可以保全，但是另外一个人性命难保，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薛西斯这样说了之后，随即吩咐左右把皮修斯的长子杀死，并且加以肢解。把他的尸首劈成两半，一半置于大路的右边，一半放在大路的左边，这样使军队从其尸体中间通过。①

[Ⅶ.40] 于是，大军遵照国王的命令，从它的中间穿过。首先走过去的是搬运辎重的士兵和驮兽，在他们身后，是一支由各个民族混合的庞大队伍，都不是按民族区分，而是全部混杂在一起的；超过全军一半的将士开过去之后，中间留有一段间隔，将前面的军队与御驾分开。间隔之后，首先到的是全体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 1 000 名骑兵；其次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 1 000 名枪兵，在行进时枪尖朝向地面；在枪兵之后，是 10 匹装饰得极其华美的涅赛昂种圣马；（这些马之所以被称为涅赛昂马，是因为在米底有一片名叫涅赛昂的大草原，而这些高大的骏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在这 10 匹骏马之后，是由 8 匹白马拉曳的宙斯

① 此事与当年奥约巴佐斯的故事似乎有些雷同。参阅：Ⅳ.84。——译者注

神圣战车[①]，驭者徒步随于马后，手执缰绳。原来，任何凡人均不得乘坐此战车。薛西斯本人位于枪兵之后，乘坐在由涅赛昂马拉曳的战车上。他的驭者，波斯人奥塔涅斯的儿子帕提兰菲斯，就侍立在他的身旁。

[Ⅶ.41] 薛西斯就是这样乘车离开萨尔狄斯城的。不过，他时常从战车上下来，换乘轿车。紧随他身后的是1 000名由身份最高贵、最勇武的波斯枪手组成的队列，他们都是按照惯例正持枪；他们后面是1 000名精选的波斯骑兵。骑兵之后是由其他波斯人当中选出10 000名步兵。[②] 其中有1 000名在枪柄的尾端饰以金石榴，他们围在其余9 000名士兵的外面；内侧这9 000名士兵的枪柄上则皆饰以银石榴。那些倒持枪[③]的枪手，也饰以金石榴，而那紧随在薛西斯之后的那1 000名波斯人，则是饰以金苹果。在这1万名步兵之后，是一队波斯骑兵，数目也是1万名。他们之后，又是两斯塔狄亚的间隔，再往后就都是其他那些杂牌军队了。

[Ⅶ.42] 大军离开吕底亚，向凯库斯河和美西亚的境域推进。从凯库斯出发，在行进中，卡涅山[④]在大军的左手。他们穿过阿塔纽斯平原，来到了卡伦涅市。从这里继续前进，穿过底比斯平原，经过阿特拉米提昂城和皮拉斯基人的安唐德罗斯城。然后，左手顺着伊达山，进入特洛伊境内。在这段行军中波斯人受到一些损失。原来，他们在伊达山脚下露营期间，他们在夜里遭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有不少的人丧失了性命。

[Ⅶ.43] 大军自萨尔狄斯开拔以来，斯卡曼达河是第一条水流量不能满足大军人员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大军抵达斯卡曼达河畔后，薛西斯登上普里阿摩斯的卫城，想瞭望当地的全景。经过细致观察，并且详细询问各种相关的情况之后，他向特洛伊的雅典娜神祭献了1 000头牛，玛古术士则向牺牲在那里的诸位英雄行了灌奠之礼。入夜，一阵恐慌笼罩着整个军营。天一亮，他们就启程继续行军。这时候，位于他们左手的是罗伊特昂、奥弗里涅昂和达尔达努斯（位于特洛阿斯与阿卑多斯的边境上），位于他们右手边的则是戈尔吉斯的特乌克洛伊人。

[Ⅶ.44] 薛西斯来到阿卑多斯，他想在这里检阅一下他的全体军队。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此前阿卑多斯人已经奉国王之命在这里的一座小山[⑤]上，特别为他修筑了一尊白石的宝座。薛西斯登上宝座，俯视海滨，检阅他的水陆大军。当他把全军尽收眼底的时候，他想欣赏一下舰船的竞赛。于是他们奉命而

---

① 即奥尔穆兹德（Ormuzd，或译奥马兹达）神车。奥尔穆兹德为波斯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希罗多德把它与希腊当时最高神宙斯等同起来，因而用宙斯来称呼奥尔穆兹德。参阅：Ⅲ.65、Ⅴ.106附注。——译者注

② 即“不死军”。万人“不死军”乃是波斯国王麾下最精锐的步兵，每有伤亡病卒，便立即予以补足，永保万人之数，故名“不死军”。——译者注

③ 即把枪头指向地面。——译者注

④ 现在的Kara Dagh山。——哥译本注

⑤ 可能是位于纳加拉海角上的所谓“玛尔一特佩”（Mal-Tepe）之地。——哥译本注

行，结果，来自西顿的腓尼基人获胜。薛西斯看了比赛，检阅了大军，这都使他大为高兴。

[Ⅶ.45] 这时，当薛西斯看到他麾下舰船遮蔽了整个赫勒斯滂海峡，而阿卑多斯的全部海岸和原野都挤满了他的人马的时候，他先是声称自己满心喜悦，随后却又潸然泪下。

[Ⅶ.46] 薛西斯的叔父阿塔班努斯（此人就是当初直陈己见、力劝薛西斯不要征伐希腊的那个人），注意到薛西斯在哭泣，就上前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表现和你刚才的举止怎么有如此大的反差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满心喜悦，怎么转眼之间却又悲泣起来呢？"

薛西斯回答说："是啊，因为当我想到生命的短暂，看到这里的人，数量虽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活上 100 岁的时候，不由得悲戚起来。"

阿塔班努斯回答说："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我们还会遇到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因为在芸芸人众之中，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一个人会如此的幸运，以至于他未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宁死勿生的念头。不幸压抑着我们，疾病折磨着我们，结果是，虽然生命是短暂的，看来竟然也是漫长的。如此则生活变成了一桩可悲的事情，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最向往的逃避苦难的安息所。看来，神祇在让我们尝到一点点生活的甜蜜滋味之后，便就此嫉妒起来了。"

[Ⅶ.47] 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啊，人生的确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吧，不要在我们眼下万事顺遂的时候，总是去想那些苦难的事情了。不过，你要告诉我，假如你自己在梦中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幻影，你是不是还会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劝我不要远征希腊呢？来吧，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这一点。"

阿塔班努斯回答说："国王啊，但愿我梦见的那个幻影能够带来我们两人共同期望的那种结果。但是，就我本人而言，我甚至至今仍然满怀恐惧，惶惑无主。我之所以这样，是有许多的理由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样东西在与你作对。"

[Ⅶ.48] 薛西斯回答说："你这人说话好生奇怪。你所说的与我作对的那两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发现我的陆军人数不足，而希腊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的军队多得多？或者，你认为我们的海军不如他们的吗？或者，你认为我们这两方面都有缺陷吗？假如你觉得我们的大军在这任何一方面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我们最好是赶快再去征募另一支大军。"

[Ⅶ.49] 阿塔班努斯说："国王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能发现你这支陆军或舰船数目有任何不足的地方。而且，假如你纠集更多军队，我所提到的那两样东西也就会更加和你作对。这两样东西就是陆地和海洋。根据我的推测，一旦海上起了风暴，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港湾大到可以保证容得下你的海军并且搭救你的舰船。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只有一个也不行，必须在你所经过的大

陆沿岸到处都有这样的海港。当你看到没有一个海港能够容得下你的海军的时候，你就会懂得，人不能掌控不测之灾，而只能听凭它的摆布了。我说了这两样东西当中的一样，现在我再告诉你另外一样。陆地之所以与你作对，那是因为：假如你在进军途中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那么，你在茫然不知前程的土地上向前走得越远，陆地也就越发会与你作对，因为人何曾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呢?[①] 因此，我的意思是，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挠你，那么战线的拉长、时间的推移、领土的扩大，最终也必然会导致饥馑的产生。我认为，最杰出的人物理应是在决策时审慎小心，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事故，但是付诸行动时又要十分果敢。”

[Ⅶ.50] 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啊，你关于这些事情的见解的确是头头是道。但是，我认为，不要事事都害怕，也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叠加在一起考虑。因为如果你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想对所有的事情都作同样的考虑，你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与其对一切意外都担惊受怕，而结果却并没有遇到任何风险，在我看来，还不如勇敢地对待一切而冒一半的风险更好。况且，假如你反对所有其他人所提出的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上佳之策，那么无论就你而言，还是就那些提出相反意见的人而言，都同样会引领我们走向失败。所以，就这一点而论，两种情况没有任何差别。以一个普通的凡人，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确实可行的方案呢？我不认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获得成功大都是那些有行动意志的人，决不是那些瞻前顾后、将一切都考虑周全的人。你知道，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假如诸位先王都持有你那样的见解，或者他们自己虽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像你这样的谋士，那你就绝不会看到我们今日如此昌隆的国运了。实际上，先王们正是因为甘冒风险，而且是只有这样才把国势提高到如此境地。因为，强盛的帝国的建立只能是冒大风险的结果。所以，我们理当仿效诸位先王的做法。现在，我们趁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我们大军所至，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饥馑，也不会遇到任何其他损失，我们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安全回师。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其次，我们所进攻的各地区和各民族的粮食要落入我们手中；并且因为我们所要征讨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

[Ⅶ.51] 于是，阿塔班努斯说：“国王啊，如果你不许我们畏惧任何凶险，那么至少也请再听听我的这个意见吧。因为当我们面临的事务是如此之多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话也就无法不多了。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除阿提卡的那些伊奥尼亚人[②]以外的其他所有伊奥尼亚人都征服了，并使他们向波斯人称臣纳贡。因此，我建议你千万不要率领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的父祖之邦。即使没

---

① 王选译本（第 26 页）这句话译为：“何况人又是永远贪得无厌的。”——译者注

② 即雅典人。事实上，在伊奥尼亚人当中，不只是雅典人一支未被征服。——译者注

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如果他们随我大军一同出征，那么他们将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极不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父祖之邦，或者是非常公正地参加保持其自由的斗争。如果他们作出不公正的抉择，他们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然而如果他们做出公正的抉择，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军队造成很大的害处。因此，请你记住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吧：‘任何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看清其结果的。’”

［Ⅶ.52］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你担心伊奥尼亚人倒戈，这在你所发表的所有意见当中可算是大错特错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的忠诚，他们曾经给我们作出最有力的证明。这一点，你本人可以证明，所有随大流士一同征伐斯基泰人的人们也同样可以证明。在摧毁还是挽救波斯全军都取决于他们的关头，他们表现出正义和忠诚，丝毫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①] 何况，他们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国内，那时谁能想象他们会叛变呢？因此，你就不必为此事担心了。鼓起勇气，勇敢地保卫我的家族、我的帝国吧！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托付王权的唯一人选。”

［Ⅶ.53］薛西斯讲完这番话并且派遣阿塔班努斯去苏撒之后，就把身边那些最有名望的波斯人召集起来。等他们来到之后，薛西斯就对他们说：“波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必须英勇果敢，绝不能玷污波斯人先前所取得的伟大而光荣的成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就个人还是集体而言，都要斗志昂扬，尽心竭力，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关乎我们的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我命令你们奋勇力战。如果有关的报告属实，那我们所要进攻的对手也是勇武之人。一旦我们征服了他们，世上从此就再没有能够抵御我们的军队了。现在，让我们先向那些保佑波斯幸福安宁的神祇祈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海峡吧！”

［Ⅶ.54］那一整天，他们都在做横渡海峡的准备。翌日，他们在桥上焚起各种熏香，将桃金娘的树枝洒落在桥面上，然后等待着太阳升起。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薛西斯就用金杯将奠神酒倾入海中，并面向太阳祈祷说，愿他在到达欧罗巴的远端之前，不要遭遇任何麻烦，以免妨碍他征服整个欧罗巴。祈祷完毕后，他将这只金杯抛入赫勒斯滂海峡，同时抛入海峡的还有一个黄金钵和一柄他们称为“阿基纳凯斯”的波斯刀[②]。我还无法确实地断定，他把这些东西抛入海中，究竟是以此作为奉祀太阳神的献礼，还是由于对他鞭笞赫勒斯滂的行为感到懊悔，而向大海献上赠礼以赎前罪。

［Ⅶ.55］献礼过后，大军就开始从桥上通过了。全体步兵和骑兵是从靠黑海

---

① 参阅：Ⅳ.137～139。——译者注

② 有时亦被译为“偃月刀”（scimitar）。但是我相信，“偃月刀”是一种弧形兵器，而阿基纳凯斯（ἀκινάκης，acinaces）似乎是一种直的短刀。——哥译本注

一方的桥面上通过的，而驮畜和杂役随从则是从靠近爱琴海一方的桥面上通过的。行进在最前面的是1万名波斯人，个个头上都戴着花冠，在他们之后，则是由许多民族混成的大军。这些人过了一整天。

翌日，首先过桥的是骑兵，他们像前一天那1万人一样，也是个个头戴花冠，并且是倒执枪矛。在他们之后，是圣马和神圣战车，然后是薛西斯的御驾和枪兵以及1 000名骑兵，再后面又是其他的军队。与此同时，舰船起锚，开始向对岸驶进。但是，根据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国王是最后过桥的。

[Ⅶ.56] 薛西斯过桥到达欧罗巴之后，就站在那里，注视着他的军队在皮鞭的驱使下过桥。大军持续过了七天七夜，没有停歇和中断。[①] 据说，在薛西斯通过赫勒斯滂海峡以后，一位赫勒斯滂人对他喊道："宙斯啊，你为什么以波斯人的外形现身，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薛西斯，率领着全人类前去毁灭希腊呢？因为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你也将轻而易举地毁灭希腊的。"

[Ⅶ.57] 当全军都抵达海峡彼岸，他们正准备继续进军的时候，军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凶兆。这个预兆虽然不难解释，但是薛西斯对此置若罔闻。当时的情况是，一匹牝马生下了一只野兔。这个征兆的含义一目了然，即薛西斯耀武扬威地率军出征希腊，但是他回到原地的时候，就只能亡命于此了。薛西斯还在萨尔狄斯的时候，就曾遇到过另外的一个征兆。一头骡子生下了一只兼具雌雄两性生殖器官的小骡驹，雄性的生殖器官位于雌性的上方。

[Ⅶ.58] 薛西斯丝毫未把这两个征兆放到心上，依然统率他的陆军继续进发。[②] 但是他的舰队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发，舰队驶出了赫勒斯滂海峡入口，顺着海岸航行。波斯海军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萨尔佩冬海角，因为薛西斯曾命令他们到那里去等他。但是陆军却是向着东方[③]，即日出的方向行进，他们沿科尔松尼斯推进，右方是阿萨玛斯的女儿赫勒的坟墓，左方是卡尔狄亚城。在穿过被人们称为阿哥拉城的中央之后，他们从那里绕过所谓"黑湾"，渡过"黑河"（"黑湾"得名于"黑河"）。"黑河"之水有限，不能满足大军所需。在渡过黑河之后，他们向西推进，经过了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埃努斯，绕过斯腾托里斯湖，最后抵达多利斯库斯。

[Ⅶ.59] 多利斯库斯之名，用于称呼色雷斯沿海的一片广袤的平原，一条名为赫布鲁斯的大河从这片平原的中央穿过。这里曾经修筑过一座称为多利斯库斯的王家要塞，大流士自征伐斯基泰人之时起，就安设波斯戍军在那里驻防。因此，在薛西斯看来，这里是适合他列队点兵的好地方。于是他就这样做了。这

---

① 希罗多德在后文（Ⅶ.51）中又说大军用了一个月通过海峡大桥进入欧罗巴。可能是波斯主力部队用了两天，辎重队用了七天，而全部军众由先锋队抵达阿卑多斯起到最后部队离开止，共用了一个月。——王选译本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Ⅶ.57。——译者注

③ 严格说来是东北方向，他们穿过的是加里波利海角。——哥译本注

时，全部舰船在海军将领们的统率之下来到多利斯库斯，他们奉薛西斯之命开赴多利斯库斯附近的海域。在这里的海岸上，有萨摩色雷斯人的萨列城[①]和佐涅城，最靠近海面的是著名的塞尔列昂海角。整个这一地区过去是属于基科涅斯人[②]的领土。舰长们把他们的舰船靠拢岸边，并且准备把舰船拖曳到岸上进行检修。与此同时，薛西斯在多利斯库斯开始点兵了。

[Ⅶ.60] 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民族各出了多少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人提过这一点——但是全部陆军加在一起，有 170 万人。[③] 点兵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将 1 万人集合在一处，等他们尽量靠拢之后，就在他们的四周划下一条线。线画下之后，就让这 1 万人走开，然后沿着这条线筑起一道半人高的石墙。石墙筑好之后，再将其他的军队集合到石墙里面去，直到所有的军队都用这样的办法清点完毕为止。在点兵结束之后，他们就按照他们各个不同的民族列队。

[Ⅶ.61] 参加出征的各个民族的军队的情况如下。波斯人，他们头戴名为提亚拉斯（tiara）的软毡帽，上身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袖外衣，上面饰有鱼鳞般的铁鳞片；下身穿着裤子。他们携带着用柳条编成的盾牌，盾牌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箭。此外，他们把短剑挂在右胯上。他们的指挥官是奥塔涅斯，此人是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的父亲。在古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芬涅斯人，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人则都称他们为阿泰亚人。直到宙斯和达奈的儿子柏修斯，来造访拜鲁斯的儿子凯菲乌斯，并且娶了他的女儿安德洛美达以后，她生下一个取名为波赛斯的儿子（他把这个儿子留在当地，因为凯菲乌斯没有男性的子嗣）。波斯民族的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波赛斯。

[Ⅶ.62] 米底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这种样式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不如说是米底的。他们的指挥官是出身于阿赫明尼斯家族的提格兰涅斯。在古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这些米底人称为阿里亚人，但是自从科尔基斯人米底娅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以后，他们就更换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米底人自己关于他们本族的说法。

---

① 哥译本此处将萨列（Σαλη，Sale）误印作 Sane。萨摩色雷斯是位于爱琴海东北部距多利斯库斯不太远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② 基科涅斯人乃是早期色雷斯诸部落中最著名的一支，特洛伊战争时就居住在这里。参阅：荷马：《奥德赛》，Ⅸ.39～59。——译者注

③ J. A. R. 蒙罗（J. A. R. Munro）在《剑桥古代史》（第 4 卷，剑桥大学 1926 年版，第 271～273 页）解释了希罗多德如此夸大波斯军队人数的原因。他认为，希罗多德把波斯帝国所有军队都计算在内，尽管实际参加此次远征的只是 6 个军团之中的 3 个军团。此外，希罗多德显然是把每个军团首长所带领的士兵人数估算为 6 万人，而实际上只有 1 万人。这样核算的结果，是参加远征的军队战士总数约为 18 万人。（关于薛西斯大军的总数，古代作家的报道并不一致，希氏所提供的数字显然过于夸张；近代学者的估计也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其陆军总数约为 20 万左右，海军舰船总数约 1 000 艘。N. G. L. 哈蒙德［N. G. L. Hammond］在新版《剑桥古代史》第 4 卷［剑桥大学 2002 年版，第 526～535 页］就薛西斯的兵力数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是：陆军总数 22 万，另有约 2. 2 万勤杂人员；海军战舰和其他船只的人员总数为 40. 8 万。这样，薛西斯陆海大军总数约 65 万人。——译者注）

基西亚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似，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们不戴毡帽，而是扎着头巾。他们的指挥官是奥塔涅斯的儿子安那斐斯。

海尔卡尼亚人[①]的装备和波斯人相同，指挥他们的将领是麦加潘努斯，此人后来出任巴比伦的总督。

[Ⅶ.63] 此次出征的亚述人，头戴青铜头盔，而且是以一种难以描述的奇异样式编成的。他们所携带的盾牌、长枪和短剑，看上去都是酷似埃及人的。不过，他们还带有安着铁头的棍棒，并且身穿亚麻的胸甲。希腊人称这个民族为叙利亚人，但异族人称他们为亚述人。迦勒底人也在这支队伍中。指挥他们的是阿塔凯耶斯的儿子奥塔斯皮斯。

[Ⅶ.64] 此次出征的巴克特里亚人，头部的佩戴酷似米底人。他们按照本地的习俗带着藤弓和短枪。

萨凯人，或者说斯基泰人，下身穿着裤子，头戴一种尖顶而直挺的高帽子。他们带着他们本地自制的弓和短剑，还带着被他们称为萨伽利斯（sagaris）的战斧。说实话，这些人是属于阿米尔吉伊的斯基泰人，但是波斯人却称他们为萨凯人，因为波斯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凯人。巴克特里亚人和萨凯人的指挥官是大流士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他的生母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

[Ⅶ.65] 军中的印度人身穿棉制衣服，他们携带着藤弓和装有铁簇的藤箭。这是印度人的装备。指挥他们行军的是阿塔巴特斯的儿子法那扎特列斯。

[Ⅶ.66] 阿里伊人[②]配备着米底的弓，而在其他方面和巴克特里亚人完全一样。他们的指挥官是海达涅斯的儿子希桑涅斯。

帕提亚人、乔拉斯米亚人以及索格迪人、冈达里伊人和达狄凯人，他们的装束和巴克特里亚人完全一样。帕提亚人和乔拉斯米亚人的指挥官是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索格迪人的指挥官是阿塔尤斯的儿子阿扎涅斯；冈达里伊人和达狄凯人的指挥官是阿塔班努斯的儿子阿泰菲乌斯。

[Ⅶ.67] 卡斯皮伊人身穿皮制斗篷，他们佩带着本地出产的藤弓和弯刀。这是他们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指挥官是阿泰菲乌斯的兄弟阿里奥玛都斯。

萨兰盖人身穿染色的外套，非常醒目。他们足蹬齐膝高的靴子，佩带着米底的弓和长枪。他们的指挥官是麦加巴佐斯的儿子斐伦达特斯。

帕克提亚斯人身穿皮斗篷，他们佩带着本国制造的弓和短剑。他们的指挥官

---

① 希罗多德在前面述及大流士时代的波斯臣民时（Ⅲ.90以下），并没有提到海尔卡尼亚人。这个部族居住在里海的东南岸一带。——译者注

② 这里的阿里伊人（Arians，源自 Arii）和Ⅶ.62的阿里亚人（Arians），可能都属于古波斯文、梵文文献中多次出现的“雅利安人”（Aryan）。他们大约分布在今天伊朗高原东部以及阿富汗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阿里亚人”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的人；其二是指包括上述阿里亚人，以及波斯人、米底人等民族在内的范围广大的民族集团。近代以来，国际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赋予“雅利安人”以非常宽泛的含义，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XV. 15. 2）。无论如何，这些族群大概都是印欧语系人祖先的重要支系。——译者注

是伊萨米特列斯的儿子阿塔因特斯。

[Ⅶ.68] 乌提伊人、米基人和帕里坎尼伊人的装备酷似帕克提亚斯人。乌提伊人和米基人的指挥官，是大流士的儿子阿萨蒙涅斯。负责指挥帕里坎尼伊人的是奥约巴佐斯的儿子希罗米特列斯。

[Ⅶ.69] 阿拉伯人身穿名为“杰拉”（zeira）的长袍，腰间扎着一条腰带。他们右面挎着长弓，这种弓在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向后翘起。

埃塞俄比亚人身穿用豹子皮和狮子皮缝制的衣服，他们所携带的用椰子树干制成的弓，长度不下 4 腕尺[①]。他们携带着芦苇制作的短箭[②]，箭镞不是铁的，而是磨尖的石头。这种石头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们还带着长枪，枪头系用羚羊角削磨而成。此外，他们还带着有节疤的木棍。他们作战时，把自己身体一半涂上白垩，一半涂成朱红色。负责指挥阿拉伯人以及居住在埃及上方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泰斯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萨美斯。阿泰斯托涅在大流士的诸位妻子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打造她的金像。她的儿子阿尔萨美斯，就负责指挥这两个民族的军队。

[Ⅶ.70] 而来自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③]——在远征军中服役的有两种埃塞俄比亚人——被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两地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外表上没有多少差别，只是他们语言和头发有所不同。因为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长着直发，但是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却长着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浓密而卷曲的头发。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装备大都和印度人一样，但是他们把整个马头皮剥下来套在自己头上，并且保留着马耳和马鬃。马耳依然树立着，马鬃用作鸟冠。他们的盾牌是用仙鹤皮制作而成的。

[Ⅶ.71] 利比亚人身穿皮革服装，他们携带着用火烤硬的一种投枪。他们的指挥官是奥阿里佐斯的儿子玛萨格斯。

[Ⅶ.72] 此次随军出征的帕弗拉冈尼亚人，头戴编制的头盔，他们携带着小盾牌、不长的枪，还带着投枪和短刀。他们脚穿本国制作的高帮靴子[④]。利吉耶斯人、玛提恩尼人、玛里安迪尼人和叙利亚人（或卡帕多西亚人，因为波斯人是这样称呼叙利亚人的）的装备和帕弗拉冈尼亚人的装备一样。统率帕弗拉冈尼亚人和玛提恩尼人的是麦加西德鲁斯的儿子多图斯，统率玛里安迪尼人、利吉耶斯人和叙利亚人的是大流士和阿泰斯托涅所生的儿子戈布里亚斯。

[Ⅶ.73] 弗里基亚人的装束酷似帕弗拉冈尼亚人，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马其顿人说，当弗里基亚人居住在欧罗巴，与他们一起居住在马其顿境内的时

---

① 约合 1.85 米。——译者注

② 王译本（下册，第 495 页）为“藤制短箭”。——译者注

③ 关于这个民族，参阅：Ⅲ.94。这些所谓的“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显然是居住在俾路支斯坦（Beluchistan，Baluchistan，今巴基斯坦境内）或其附近地区。——哥译本注

④ 直译为：“（靴）帮的高度达到小腿中部。”——译者注

候，他们被称为布里杰斯人。但是，他们在移居到亚细亚以后，他们的名称改为弗里基亚人，居住地也就改称弗里基亚了。

亚美尼亚人是来自于弗里基亚的移民，他们也采用弗里基亚式的装备。以上两族都归大流士的女婿阿托克姆斯指挥。

[Ⅶ.74] 吕底亚人的装备和希腊人的风格极为相似。古时候，吕底亚人被称为麦昂涅斯人，后来因阿泰斯的儿子吕都斯的名字而改称为吕底亚人了。

美西亚人头戴他们本国特有的头盔，他们带着小圆盾和木制投枪（一端是用火烤硬的）。美西亚人是吕底亚的移民，他们因来自于奥林帕斯山[①]而被称为奥林匹恩尼人。统率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是曾和达提斯一起在马拉松登陆的、阿塔佛涅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

[Ⅶ.75] 此次出征的色雷斯人，头戴狐皮帽，内穿紧身衣，外披五颜六色的长袍。他们的双腿和双脚都穿着用幼鹿皮制作的长筒靴，携带的兵器有投枪、小圆盾和小短剑。该民族在渡海进入亚细亚之后就被称为比赛尼亚人，而在此之前，他们因为居住在斯特里梦河河畔，故而被称为斯特里梦人。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被美西亚人和特乌克洛伊人驱逐出故乡的。统率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是阿塔班努斯的儿子巴萨凯斯。

[Ⅶ.76] 〔……〕[②] 携带着用牛皮制成的小盾，他们每个人都带两支枪，就像他们平时猎狼时一样。他们头戴青铜头盔，头盔顶上饰以青铜牛耳和牛角，除此以外头盔上还饰有鸟冠。他们的腿上绑着紫色的布带。在这个民族的国境之内，有一个阿瑞斯神的神谕所。

[Ⅶ.77] 卡巴列耶斯人属于麦昂涅斯族，但他们被称为拉松尼伊人，他们的装束和基里基亚人相同——等我描述到基里基亚人队列的时候，我再说说他们的装备情况。

米利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外衣是用别针别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带着吕基亚的弓，头戴皮帽子。这两个民族的指挥官，是海斯塔涅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Ⅶ.78] 摩斯奇人头戴木制头盔，他们携带着盾牌和短枪，但短枪上装配有长枪头。摩斯奇人的装备和军中的提巴列尼人、马克隆涅斯人和摩赛诺伊吉人的装备相同。统率以上诸族的将领是：摩斯奇人、提巴列尼人归阿里奥玛都斯指挥，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斯所生的儿子；而马克隆涅斯人和摩赛诺伊吉人的指挥官，则是担任赫勒斯滂地区塞斯托斯总督凯拉斯密斯的儿子阿泰克特斯。

[Ⅶ.79] 玛列斯人头戴他们本国特有的编制头盔，使用皮革小盾和投枪。

---

① 此奥林帕斯山在美西亚境内，并不是北希腊色萨利境内的那座奥林帕斯山。——译者注

② 此处显然是一个民族的名字，然而希罗多德原文中缺失了这个名字。有的研究者推论此处应为皮西达伊人（Πισίδαι，Pisidians）。——译者注

科尔基斯人头戴木盔，携带着用生牛皮做成的小盾、短枪；此外他们都带着剑。玛列斯人和科尔基斯人都归泰亚斯皮斯的儿子法兰达特斯指挥。

阿拉罗狄伊人[①]和萨斯皮列斯人的装备类似于科尔基斯人的装备。统率他们的是希罗米特列斯的儿子玛西斯特。

[Ⅶ.80] 来自红海的岛上诸部落，以及那些被国王安置到岛屿上被称为“流放者”的人们，他们的穿戴和武器装备几乎和米底人的完全一样。统率这些岛民的是巴盖尤斯的儿子玛尔顿特斯。此人在翌年的米卡列战役中，在那里指挥战斗并且阵亡了。

[Ⅶ.81] 这些就是组成陆军并且被编入波斯步兵团的各个民族。统率这些军队的将领们的名字一如上述。这些将领们负责整顿和清点各支队伍，任命万夫长和千夫长。而百夫长和十夫长则由万夫长来任命。还有其他一些官职，他们是向各类军队和各个民族发号施令的。但是，以上我所提到那些人都是大大小小的指挥官。

[Ⅶ.82] 而统率这些指挥官以及指挥整个陆军兵团的，是所设立的六将军，他们分别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反对出征希腊的那位阿塔班努斯的儿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奥塔涅斯的儿子斯美尔多门涅斯——此二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也就是薛西斯的堂兄弟；大流士和阿托萨所生的儿子玛西斯特；阿里亚佐斯的儿子戈尔吉斯；以及佐皮鲁斯的儿子麦加毕佐斯。

[Ⅶ.83] 以上就是这些陆军将领所统率的除“万人军”以外的全体陆军。这一万人，他们个个都是从波斯人中精选出来的，其统帅是海达涅斯的儿子海达涅斯。这一万人所以被称为“不死军”，原因是这样的。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那么就会立即选拔另一人加以补足，如此则他们的人数不多不少，始终保持一万之数。

在所有士兵当中，波斯人是装束得最为华贵的，他们也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武器装备已如上述。除此以外，他们浑身上下都饰以大量的黄金，看上去金光闪闪。他们身后还有轿车跟随左右，车内载着他们的妾嬖，还有成群结队的衣着美观的仆从；他们的必需品用骆驼和驮兽来运输，与其他士兵的军粮是分开的。

[Ⅶ.84] 以上各个民族都可以骑马作战。但是，在这次出征行动中，并非所有民族都提供了骑兵，提供骑兵的只有我下面所列诸族。

波斯骑兵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佩戴着青铜或者铁锻制的头饰。

[Ⅶ.85] 提供骑兵的还有那些被称为萨迦提伊人的游牧部落。这个民族讲的是波斯语，他们的衣着有些地方像波斯人，有些地方像帕克提亚斯人。他们提供

---

① 波斯帝国境内一部族，居住在亚美尼亚东部，参阅：Ⅲ.94。——译者注

了 8 000 名骑兵。这个民族的习惯是只佩带一把匕首，不使用任何青铜或铁制的兵器，但他们要使用一种用皮革编成的套索[①]。他们任何时候出战，都使用这些武器。他们的作战方法如下。假如他们和敌人遭遇了，他们就直接向前投出套索，皮索的那一端有一个套圈；无论这个套圈套住了人或者套住了马匹，他们都将其往自己这方猛力拉拽，这样就把敌人缠在套索里给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配列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Ⅶ.86］米底人、基西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相同。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装备一样，他们有些乘着战马作战，有些驾着由马或者由野驴[②]拉曳的战车。巴克特里亚人、卡斯皮伊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也没什么区别。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有着同样的装备，他们也都是驾着战车作战的。卡斯皮伊人和帕里坎尼伊人的装备，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他们的坐骑全都是骆驼，但其速度不亚于马。

［Ⅶ.87］提供了骑兵的只有以上这些民族。骑兵的人数，撇开骆驼兵和战车兵不计，总共为 8 万人。除了阿拉伯人以外，所有的骑兵编排为若干分队；阿拉伯人配置在骑兵队的最后，因为马是见不得骆驼的，这样部署是为了避免马匹受惊。

［Ⅶ.88］担任骑兵统帅的是达提斯的两个儿子，哈尔玛米特拉斯和提萨尤斯。同时担任骑兵统帅的另外一个人，名叫法努切斯，他因为伤病还滞留在萨尔狄斯。因为正当他要从萨尔狄斯出发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不幸降落到他的身上。就在他刚刚上马的时候，一只狗在马的身下跑，马看到狗跑过来，受到惊吓，身体直立起来，这样法努切斯便从马背上摔下来了。结果，法努切斯被摔得吐了血，因而元气大伤。至于那匹马，仆人立刻遵照法努切斯的命令来处罚它：仆人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下马的地方，从马的踝关节处砍断了它的四条腿。这样，法努切斯未能就任骑兵统帅的职位。

［Ⅶ.89］三列桨战舰的总数为 1 207 艘，[③] 提供这些舰船的民族如下。

腓尼基人，连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起，提供了 300 艘战舰。这些船员的装备是这样的：他们头戴酷似希腊样式的头盔，身穿亚麻胸甲，携有未镶边的盾牌，还带着投枪。根据腓尼基人自己的说法，这个民族在古时候居住在红海之滨，从那个地方迁徙过来之后，就定居在叙利亚的沿海地带，并且至今还居住在这里。叙利亚的沿海地带，以及由此一直延伸到埃及的这一带统称为巴勒斯坦。

---

① 大概是游牧民族用以捕捉牛、马等的套索。——译者注

② 王译本（下册，第 499 页）这里为“野骡”。——译者注

③ 按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波斯人》，第 341～343 行），波斯人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舰船数，他分别提到 207 艘快船和其余的约 1000 艘舰船，二者相加，正好是 1207 艘，与这个数字相吻合。然而，J. A. R. 蒙罗（Munro）在《剑桥古代史》（第 4 卷，剑桥大学 1926 年版，第 273～276 页）指出，希腊人可能高估了波斯海军的规模，波斯海军通常由 5 支分舰队组成，每支舰队有 120 艘战舰。在波斯海军中，腓尼基人的舰船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埃斯库罗斯单列的 207 艘战舰可能就是腓尼基人的。

埃及人提供了 200 艘战舰。他们的船员头戴编制的头盔，携带着镶着大边的、向内凹进的盾牌；他们还配备了适于海战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人都身穿胸甲，个个都佩有大刀。

[Ⅶ.90] 塞浦路斯人提供了 150 艘战舰船。他们的船员是这样装束的：他们的诸位王公皆以头巾缠头，他们的平民穿着紧身衣；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装束和希腊人差不多。据塞浦路斯人自己说，他们的队伍是由以下民族混合而成的：有些人来自于萨拉米斯和雅典，有些人来自于阿卡底亚，有些人来自于库特努斯，有些人来自于埃塞俄比亚。①

[Ⅶ.91] 基里基亚人提供了 100 艘战舰。他们的船员头戴本国特制的头盔，携带着生牛皮制成轻圆盘充作盾牌，身穿羊毛紧身衣。他们每人都携带着两支投枪、一柄酷似埃及大刀的长剑。这个民族在古时候是名叫海帕凯伊人，他们现在所以被称为基里基亚人，是由于腓尼基人阿根诺尔的儿子基里克斯而得名的。

滂菲利亚人提供了 30 艘战舰，② 他们船员的装束和希腊人完全一样。这个民族是随安菲洛库斯③和卡尔卡斯④一起从特洛伊离散后返乡的那些人的后裔。

[Ⅶ.92] 吕基亚人提供了 50 艘战舰。他们的船员身穿胸甲，佩带护胫甲，携带着用山茱萸⑤木制作的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身披山羊皮外衣，头戴扎有一圈羽毛的帽子。至于其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匕首和弯刀。这个民族是从克里特移居而来的，过去曾经被称为特米莱人；他们现在被称为吕基亚人，是因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库斯而得名的。

[Ⅶ.93] 亚细亚的多利斯人提供了 30 艘战舰。船员的武器装备是希腊式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卡里亚人提供了 70 艘战舰。他们船员的武装和希腊人相似，只是他们要比希腊人多带弯刀和匕首。我在这部历史的开始部分⑥提及这个民族，并且说明他们古时候的名称是什么。

[Ⅶ.94] 伊奥尼亚人提供了 100 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根据希腊人的说法，现在的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今天叫做阿凯亚的那片区域的时候（即在达纳乌斯和克苏托斯抵达伯罗奔尼撒之前），那时他们被称为埃吉亚林的皮拉斯基人，即滨海的皮拉斯基人，⑦ 但是，后来他

---

① 这里是说塞浦路斯居民的种族成分复杂，是由许多地方的移民长期混居融合而成的。——译者注

② 王译本（下册，第 500 页）为 100 艘；哥译本为 30 艘。——译者注

③ 据传安菲洛库斯是海伦的追求者之一，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具有预测未来的才能。——译者注

④ 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在奥利斯港，他对希腊人预言说，如不将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格涅亚献祭，就没有顺风；他还预言，特洛伊战争将持续 10 年。——译者注

⑤ 山茱萸是一种棵木属植物。——译者注

⑥ 参阅：Ⅰ.171。——译者注

⑦ 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非希腊语）居民通称为“皮拉斯基人”。参阅：Ⅰ.146；Ⅱ.171。——哥译本注

们因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而被称为伊奥尼亚人。

[Ⅶ.95] 岛上居民提供了 17 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皮拉斯基族的。后来，他们出于与居住在雅典所建十二城[①]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由，也被称为伊奥尼亚人。

埃奥利斯人提供了 60 艘战舰。他们的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据希腊人说，他们在古时候也被称为皮拉斯基人。

来自滂图斯的赫勒斯滂人（他们是伊奥尼亚人和多利斯人的移民），提供了 100 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这些人当中不包括阿卑多斯人，他们奉国王之命留在国内，他们所接受的特殊使命就是守卫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

[Ⅶ.96] 在所有的战舰上，战斗人员都由波斯人、米底人和萨凯人出任。[②]在整个舰队中，腓尼基人所提供的舰船性能最好，而在腓尼基人当中最优秀的则是西顿人。这些舰船分队，同编入陆军各族人员一样，各自都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就不提这些首领的名字了，因为就我写作这部历史的思路来说，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某些民族的首领的名字是不值一提的，而且在每个民族当中，他们有多少个城市，就有多少位将领。但是，他们并不是以真正将领的身份，而是和其他出征的军队一样，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实际掌握统帅权的那些波斯将军，以及军队中各民族军队统帅的名字，我已经都说过了。

[Ⅶ.97] 整个舰队的统帅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斯帕希涅斯的儿子普列克萨斯皮斯、麦加巴特斯的儿子麦加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赫明尼斯。其中，指挥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舰队的是阿里阿比格涅斯，他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所生的儿子；统率埃及舰队的是薛西斯的同胞兄弟阿赫明尼斯，其他的舰船则归另外两位指挥。除了三列桨战舰以外，集中到一起的三十桨船、五十桨船、轻型船以及运输马匹的舰船，它们的总数达 3 000 艘。

[Ⅶ.98] 除了这些将领以外，舰船上最有名的是以下这些人：西顿人安尼苏斯的儿子特特兰涅斯图斯、推罗人希罗姆斯的儿子玛本、阿拉都斯人阿格巴尔的儿子摩巴尔、基里基亚人奥罗麦冬的儿子叙恩涅西斯、吕基亚人西卡斯的库伯尼斯库斯、塞浦路斯人凯尔西斯的儿子戈尔古斯[③]和提玛哥拉斯的儿子提摩纳克斯、卡里亚人泰姆涅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塞尔多姆斯的儿子皮格列斯和坎道

---

① 关于伊奥尼亚人所建“十二城”，参阅：Ⅰ.142～146。这大概是说，这些岛上居民也是来自于希腊大陆的移民。——译者注

② 看来，提供战舰的各邦各族，同时要提供船员（桡手），而战舰上的战斗员（后世所谓的“海军陆战队”）则由波斯人、米底人等提供。在这个时期，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人员配备通常是：170 名桡手，30 名战斗员。——译者注

③ 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之王。——译者注

列斯的儿子达玛希泰姆斯。

[Ⅶ.99] 在下层将领当中，关于其他人我就不谈了，因为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但是我必须要说说一位名叫阿尔特密希娅的首领，[①] 阿尔特密希娅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却依然随大军出征希腊，这着实令我大为惊叹。原来，阿尔特密希娅在她丈夫死后，她唯一的儿子尚未成年，于是她亲自执掌国政。现在她儿子虽已长大成人，她本无必要这样冒险，但是逞勇好胜的她依然出兵参战。如我所说，她的名字叫做阿尔特密希娅，她是吕格达米斯的女儿；从她父亲一方的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纳苏斯人，但从她的母亲一方来说，她是一个克里特人。她统率着哈利卡纳苏斯人、科斯人、尼叙鲁斯人[②]和卡利德那人，她本人提供了5艘战舰。在波斯整个舰队中，她的舰船的性能之好，仅次于西顿人的战舰；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薛西斯提供了最有益的建议。我以上所提到的那些由她来统领的城邦，全都是多利斯人的城邦；哈利卡纳苏斯人是来自特洛伊曾的移民，其余的人则是来自于爱皮道鲁斯的移民。[③] 关于波斯海军的情况，我就说这些了。

[Ⅶ.100] 现在，薛西斯在把军队清点整队之后，他很想乘战车对全军来一次大检阅，亲眼看看大军的各方面情况。于是，他乘着一辆战车走过了每一个民族的队伍，向他们问话，由史官如实记录下来。就这样，薛西斯从队伍的一端巡视到另一端，检阅了全部骑兵和步兵。陆军检阅完毕，当舰船被拖下水，准备起航出海的时候，薛西斯下了战车，登上一艘西顿造的战舰，坐在那黄金宝盖之下，从每一艘舰船的船头前驶过。他如同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问话，并且命令史官将答话如实记录下来。舰长们将舰船驶到离岸边4普列特隆[④]的地方，在那里抛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排成一条直线，而舰船上的全体战斗员也全副武装，像战时一样。薛西斯在船头到近岸的海面上穿行，检阅整个舰队。

[Ⅶ.101] 现在，薛西斯检阅了波斯的全部海军，从舰船上下来上岸。随后，他派人去召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⑤] 德玛拉图斯来到之后，薛西斯问他：

“德玛拉图斯，现在我很高兴向你打听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你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不仅你亲口说过，那些和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也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来自于既非最小又非最弱的希腊城邦的人。因此，你告诉我，希腊人究竟有没有力量抵抗我？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我自己认为，即使全体希腊人和所有西

---

① 阿尔特密希娅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而哈利卡纳苏斯乃是希罗多德的祖国。这大概是希罗多德对她比较关注的原因。——译者注

② 尼叙鲁斯岛，在科斯岛以南。——译者注

③ 爱皮道鲁斯和特洛伊曾都是多利斯人的城邦。——译者注

④ 1普列特隆（plethron）相当于1/6斯塔狄亚。4普列特隆约合123米。——译者注

⑤ 斯巴达流亡的国王。参阅：德玛拉图斯：Ⅶ.3。——哥译本注

方的异族人都集合到一起，如果他们不能真正地戮力同心的话，他们也无法抵御我的进攻。但是，我还是愿意听一听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薛西斯就是这样发问的。于是，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你是希望我说实话呢，还是说你喜欢听的话呢?”国王要他如实直说，并且许诺说他决不会因此而失宠于国王。

[Ⅶ.102]德玛拉图斯听到这话，就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都要说实话，而不能说日后被证明是我哄骗你的谎话，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所居住的希腊这个地方在任何时代都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凭借着智慧和严密的法律，从中得到了勇气；而这样的勇气使得他们驱除了贫穷，摆脱了暴政。居住在多利斯地方的所有希腊人，都是勇敢无畏的。我并不是要对他们逐一评述，而只是想说说拉栖代梦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绝不会接受那些使希腊人沦为奴隶的条件；其次，即使其他所有的希腊人都已经屈从于你们，他们也一定会对你作战的。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需问他们到底有多少战士，一千人也好，多于一千或是少于一千也罢，反正他们一定要对你作战。”

[Ⅶ.103]薛西斯听到德玛拉图斯这样回答，他笑着说：“德玛拉图斯，你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区区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支大军作战嘛！我要你告诉我，如你所说，假如你还是这些人的国王，那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十个人作战呢？我想你不会这样做。而且，如果你的所有同胞公民果真都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那么根据你们本邦的法律，你对付的敌人之数，理应两倍于普通公民。这就是说，如果那些战士每个人要对付我军十个人的话，那你本人就一定要对付二十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所说的话是实话。然而，如果希腊人都像你这样大言不惭，如果他们实际上就像我在自己宫廷上所见到的你——德玛拉图斯以及其他和我打过交道的希腊人那样；我是说，如果你们希腊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才干的话，那么，难道不能说你所发表的讲话是一种非常离谱的自夸吗？让我们来稍稍考察一下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吧。假如他们有 1 000、1 万，甚至 5 万同样的自由人，他们不是处于一个主人的统治之下，我是说，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和我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相抗衡呢？如果他们有 5 000 人，那么我们在数量上超过他们 1 000 倍。事实上，如果那些希腊人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归属于一个主人指挥，那么他们就会因惧怕主人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在鞭笞的威逼之下作战，可以做到以寡敌众；然而，当他们都自由放任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肯定就会大相径庭了。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即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双方人数相等，那希腊人在和波斯人单独交锋时也会败在波斯人手下的。同样，你所说的那种以一当十的勇士，我们的队伍当中也有——不过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实际上也不是很多，而只是少数。比方说，在我的波斯卫队士兵中，有一些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对付三个希腊人。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勇士，因而说话的时候就难免大放厥词了。”

[Ⅶ.104]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对你说了实话，你听了会不高兴的。但是，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地如实作答，那我就把斯巴达人将会怎么做向你说说吧。关于这一点，我所以这样说，绝非出于我对他们的爱——因为你知道目前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斯巴达人已经剥夺了我的王位，剥夺了我一家祖祖辈辈所享有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而正是你的父王收留了我，并且赐予我住所，给予我生计。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怎么可能对你父王的好意不表示由衷的感谢，怎么可能对此不铭记在心呢？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自己在作战时以一当十，也不能担保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如果让我自己作出选择，那我宁愿不和任何一个敌人作战；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任何重大的事情激励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也甘心情愿同那些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一决雌雄。拉栖代梦人的情况大致如此。他们在一对一作战的时候，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在组织成为集体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举世无敌的了。他们虽然是自由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自由的；他们受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敬畏更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敬畏。法律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法律有一点规定是永远相同的，这就是：在战场上，无论你面前有多少敌人，都绝对不许他们逃跑，都要严防死守，要么战胜敌人，要么死于沙场。国王啊，如果我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属于愚蠢之言，那么我愿意从今以后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不是你强令我这样做，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不过，我还是为你祈求，希望你心想事成。"

[Ⅶ.105] 这就是德玛拉图斯的答话。薛西斯根本没有迁怒于他，只是对他笑脸相待，和颜悦色地把他送走了。薛西斯在召见德玛拉图斯以后，就任命麦加多斯特斯的儿子玛斯卡美斯出任多利斯库斯的总督，并且废黜了大流士此前所任命的长官。随后，薛西斯统率着大军，经由色雷斯向希腊推进。

[Ⅶ.106] 被薛西斯留在后方的玛斯卡美斯是这样的一个人。国王薛西斯对他特别关照，每年都要把礼物赠赐给这个人，因为薛西斯认为在他本人或者大流士所任命的所有总督当中，玛斯卡美斯是最为优秀的一位。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①]对于玛斯卡美斯的后裔也是每年都要赠赐礼物的。在薛西斯发兵出征之前，波斯人的总督已经遍布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区了；然而，远征结束后，这些地区的总督，除了多利斯库斯的总督，全都被希腊人逐出所在城市。但是，虽然许多人都试图推翻多利斯库斯的玛斯卡美斯，却没有一个人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波斯的国王在每一年都要派人给他赠赐礼物。

[Ⅶ.107] 在薛西斯看来，其他那些被希腊人所驱逐的总督，都说明他们自己不是勇敢之人，例外的只有治理爱昂的伯杰斯。薛西斯对于伯杰斯一直是赞赏

---

① 阿塔薛西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465～前 424 年。希罗多德多次提到他，这是后世研究者推论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 424 年以后的重要依据之一。——译者注

有加，而对于伯杰斯死后还居住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依然给予很高的荣誉。而实际上，伯杰斯备受赞誉也是受之无愧的。原来，他在遭到米太雅德的儿子客蒙所统率的雅典人围攻期间，本来可以和对方缔结城下之盟，然后撤离爱昂，返回亚细亚。[①] 但是他不肯这样做，因为他害怕国王会就此以为他是贪生怕死的怯懦之人，于是他坚守到底，誓死不降。当城内粮尽援绝的时候，他下令堆起一个很大的焚尸堆柴，把自己的儿女、妻子、妾嬖、家奴等全都杀死，投进火里，然后把城里凡是可以找到的全部金银，都从城墙上抛入斯特里梦河里。完成这一切之后，他本人也纵身跳入火堆，英勇殉职。时至今日，伯杰斯的所作所为，依然受到波斯人的褒扬，是不无道理的。

[Ⅶ.108] 薛西斯从多利斯库斯出发去攻打希腊，一路上，他每每遇到一个民族，就都要强迫他们加入他的远征军。因为如前所述，由于在麦加巴佐斯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活动，直到色萨利的边境地带的整个这一地区都受到了奴役，并且向波斯国王纳贡。薛西斯在离开多利斯库斯以后，首先要经过萨摩色雷斯人诸要塞，在最西边的那座要塞被称为麦塞姆布里亚；接下来经过塔索斯人的斯特里米城。在这个城镇和麦塞姆布里亚之间流淌着一条利苏斯河，这条河由于不能满足薛西斯大军之需，以至于干涸、断流了。这一地区以前被称为加莱卡，现在被称为布里昂提凯，但是严格说来，它也应当是属于基科涅斯人的地方。

[Ⅶ.109] 薛西斯穿过已经干涸的利苏斯河的河床后，接着又先后途径马隆内亚、狄凯亚和阿布德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大军还经过了邻近的一些著名的湖泊，如在马隆内亚和斯特里米之间的伊斯马里斯湖，在狄凯亚附近的比斯托涅斯湖，有两条河流——特拉瓦斯河、孔普桑托斯河注入该湖。在阿布德拉附近，薛西斯并没有路过任何有名的湖泊，却渡过了流入大海的涅斯图斯河。大军顺着这条路线继续推进，又经过了大陆上的一些城市，其中一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长约有 30 斯塔狄亚[②]的湖泊，湖水很咸，水中多鱼。单是驮畜的饮水就把该湖泊的水喝干了。湖泊附近的这个城市名叫皮斯提鲁斯。薛西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的所有这些希腊城市，都位于他的左手边。

[Ⅶ.110] 薛西斯大军穿过色雷斯人的领土，居住在这些地方的部落有：派提人、基科涅斯人、比斯托涅斯人、萨派伊人、德尔赛伊人、埃多尼人、萨特莱人。[③] 在上述诸部落当中，凡是居住在沿海地带的部落，都应征上船加入海军；而其他那些居住在内地的部落，除了萨特莱人以外，全都被迫在陆军中服役。

---

① 攻克爱昂是雅典领导下的雅典同盟海军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战果（修昔底德，Ⅰ.98；狄奥多鲁斯，Ⅺ.60）。围攻始于公元前 476 年之夏，直到翌年之春结束。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166 页。——译者注

② 约合 5.5 千米。——译者注

③ 所有这些部落都居住在涅斯图斯河流域和斯特里梦河流域，或者居住在这两河之间的山地。——哥译本注

[Ⅶ.111] 据我们所知，萨特莱人从来没有成为任何其他人的臣民，时至今日，色雷斯人其他部落已经遭到征服，唯独他们依然保持着自由。他们原本居住在林木繁茂、白雪封顶的高山上，个个剽悍善战。他们是色雷斯人，狄奥尼索斯的神谕所[①]就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这个神谕所位于这条山脉的最高峰之上。解释神谕的人是出自萨特莱人中的柏希人；而预言者，如同在德尔斐神庙一样，也是女祭司；这里的女祭司的答复并不比德尔斐更难以释读。

[Ⅶ.112] 薛西斯在通过了上述这些地方之后，继而又通过了皮埃里亚人的要塞，这些要塞一个叫做法格列斯，一个叫做伯伽姆斯。大军在推进的过程中，是紧紧挨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高高的潘盖昂山一直位于他们的右手；山上有金矿和银矿，采掘者有皮埃里亚人、奥多曼提人，但大部分是萨特莱人开发的。

[Ⅶ.113] 大军随后穿过派奥尼亚人诸部落——多贝列斯人和派奥普莱人所住的地方，即潘盖昂山以北的地区，继续西进，直抵斯特里梦河畔和爱昂城。治理爱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位伯杰斯，那时他还健在。潘盖昂山周边地区统称为菲利斯。由此向西直到注入斯特里梦河的安吉的斯河畔，向南直到斯特里梦河本身，都属于菲利斯的境域。这时候，玛古术士在斯特里梦河畔祭献白马，以求吉兆。

[Ⅶ.114] 波斯人向斯特里梦河献祭并且施用了其他许多魔法仪式，以求河神保佑。之后，他们在埃多尼人的一个被称为“九路”的地方过河，[②] 因为那里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已经架设有桥梁。当他们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九路”以后，他们就从当地捉来 9 个童男、9 个童女，把他们就地活埋了。把人活埋乃是波斯人的一种习俗。我曾听说，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到了年迈的时候，她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 14 人，她这样做是为了向传说中居住在地下的冥界之神表达一种谢意。

[Ⅶ.115] 大军从斯特里梦河出发，继续西进，抵达海岸地带，那里坐落着希腊人的城镇阿尔吉洛斯。这条海岸以及它的上方，整个地区统称为比萨尔提亚。薛西斯穿过那里，左手沿着波西代昂海湾，穿越人们所说的叙琉斯平原，路过一个叫做斯塔吉鲁斯的希腊城市，抵达阿堪苏斯。薛西斯把所有地区的居民，以及居住在潘盖昂山附近的人们，统统强制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就如同我在前面说到的那种办法一样；他把那些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强行编入其海军，把那些居住在内地的强行编入其陆军。国王薛西斯进军的这条道路，至今保存完好；色雷斯人既未加毁坏，也未在上面耕种，而对它格外尊重。

[Ⅶ.116] 国王薛西斯大军抵达阿堪苏斯以后，他看到阿堪苏斯人积极热情

---

① 2002 年网络版（Internet ASCII text source：gopher：//gopher. vt. edu：10010/10/33）的英译本为“巴库斯的神谕所”。——译者注

② “九路”位于斯特里梦河畔，在爱昂以上约 3 英里。——哥译本注

地为国王效力，同时又听说他们已经开凿运河的事情。于是，他把阿堪苏斯人归入他的亲密朋友之列，把米底的衣服赐赠给他们，并且对他们大加赞扬。

[Ⅶ.117] 当薛西斯还在阿堪苏斯的时候，负责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塔凯耶斯因病去世了。此人出身于阿赫明尼斯家族，薛西斯对他非常宠信。而且，他的身高差 4 指就达到 5 王家腕尺，[①] 是波斯人当中身材最高的，而他的嗓音也是世界上最宏亮的。因此，薛西斯对阿尔塔凯耶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奢华的殡仪和葬礼；同时，全军将士齐动手，在他的坟墓上筑起了高大的坟堆。[②] 阿堪苏斯人遵照神谕的指示，把阿塔凯耶斯奉为英雄，在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呼唤着他的名字。国王薛西斯对于阿塔凯耶斯的去世颇感悲恸。

[Ⅶ.118] 这时候，那些为波斯大军提供了给养并且款待了薛西斯本人的希腊人，却因此而陷入沉重的灾祸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宅。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大陆上的城镇迎接并且宴请波斯军队的时候，他们指定本邦最有声望的一位公民——奥尔勾斯的儿子安提帕特来担任这件事的主持人。结果，事后他证明这次宴请的花费为 400 塔连特的白银。

[Ⅶ.119] 其他城邦主事者所提出的估计也与上述数字相差无几。因为设宴招待波斯大军的命令在很久以前便已下达，而人们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们设宴招待的具体情况如下所述。当传令官刚刚把这个命令传达到这里的时候，在各个城镇，居民们随即在他们中间摊派了各自所应准备的谷物，以及在接下来若干个月里所要磨制的小麦粉和大麦粉。此外，为了款待波斯大军，他们买下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牲畜，饲养起来以备宰杀；他们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圈养在圈舍里和水塘里；同时，他们还准备了金瓶银瓶、饮酒杯以及餐桌上所需要的各种用具。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他进餐的人所准备的。至于大军当中的其他人，按照命令所说，只需为他们提供食物就行了。波斯大军到来之际，在那里已经扎起一座营帐供薛西斯本人歇息，而他的军队则都在露天宿营了。大军在用餐期间，那些负责招待的人也异常辛苦，忙得不亦乐乎。大军在那里吃饱喝足，留宿了一夜，他们在翌日清晨拆除了国王的营帐，收捡起各种用具，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带走，继续进军，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Ⅶ.120]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名叫麦加克列昂的阿布德拉人就曾机智地劝告他的国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到他们的神庙去，在那里求庇于诸神，祈求诸神在未来的日子里使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所有危及和平的灾祸都减免一半——同时他还劝告他们要衷心感谢诸神过去对他们的眷顾，因为正是诸神使薛西斯满足于每日一餐。要不然，如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为薛西斯准备一顿早餐和一顿正餐的话，那么阿布德拉人或是必须在薛西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不逃跑，而等到薛

---

① 果如此，则阿塔凯耶斯的身高达 8 英尺（约合 2.44 米。——译者注）。——哥译本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509 页。——译者注

西斯大军到来之时，他们将陷于彻底毁灭的境地。于是，他们虽然遭受了巨大的困苦，但仍按指令完成了任务。①

[Ⅶ.121] 在阿堪苏斯，薛西斯没有和舰队同行，他命令那些舰长们率领舰队先行，到塞尔马去等候他的到来。塞尔马濒临塞尔马海湾；塞尔马湾就是因塞尔马城而得名的。薛西斯这样做，是因为他听说，这条路线行程最短。而此前薛西斯给陆军下达行军的命令是这样的：从多利斯库斯到阿堪苏斯，整个陆军分为三部分。他下令一路军队沿着海岸与舰队并进，这路兵马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斯特；第二路军队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路兵马的统帅是特里坦泰克麦斯和戈尔吉斯；薛西斯本人自己跟随第三路军队，这路兵马在前两路兵马的中间行进，其统帅是斯美尔多门涅斯和麦加毕佐斯。

[Ⅶ.122] 因此，舰队在和薛西斯分手后，驶过在阿索斯山附近所开凿的运河，进入阿萨、皮罗鲁斯、辛古斯、萨尔特诸邦所在的海湾②；舰队从所有这些城邦都征召了一些兵员。然后，舰队继续向塞尔马湾进发。舰队绕过了托伦涅的安佩鲁斯海角，驶过了托伦涅、加列斯普苏斯、塞尔米列、麦吉伯纳以及奥林苏斯等希腊人的城镇，并从上述每一个城市都征募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区域被称为希松尼亚。

[Ⅶ.123] 薛西斯的舰队从安佩鲁斯海角出发，不久即掠过帕列涅半岛最顶端的那个卡纳斯特赖昂海角，并从波提狄亚、阿菲提斯、尼阿波里斯、埃伽、塞兰布斯、斯基奥涅、门德、萨涅诸邦新补充了一些舰船和兵员。这些城镇都地处过去称为弗列格拉，而今称为帕列涅的地方。他们从那里继续沿海岸行进，向国王指定的地点航行，并且又从帕列涅附近以及与塞尔马湾相接的所有各邦新补充了兵员。这些城邦的名单如下：利帕克苏斯、康布雷亚、里塞、吉格努斯、坎普萨、斯米拉、埃涅亚。时至今日，这些城镇所在的地方依然沿用其旧称，叫做克罗赛亚。舰队绕过我上面所列举的城镇当中的最后一个即埃涅亚后，便抵达塞尔马湾，来到米格多尼亚附近的海面上。这样，他们终于航抵指定的地点塞尔马，同样也到达了辛都斯城和阿克修斯③河畔的卡列斯特拉城。阿克修斯河是米格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亚地区的边界，在波提埃亚沿海的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坐落着伊克奈和培拉两个城镇。

[Ⅶ.124] 于是，波斯舰队就在阿克修斯河河口、塞尔马附近以及它们之间的城镇附近海域抛锚停靠，等待国王的到来。与此同时，薛西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堪苏斯开拔，横穿过内陆地区，想取捷径直达塞尔马。这条行军路线要穿过派奥尼亚和克利斯顿尼亚，进而抵达埃切多鲁斯河。埃切多鲁斯河乃是发源于克利斯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21。——译者注

② 辛古斯湾。——译者注

③ 即发达尔（Vardar）河，在马其顿境内。——译者注

顿尼亚的，流经米格多尼亚，在阿克修斯河河畔的沼泽地带入海。①

[Ⅶ.125] 在薛西斯率军向这里推进的路途中，驮运粮食的骆驼遭到狮子的袭击。原来，每到夜里，狮子便离开狮穴，出来捕猎骆驼，但它们要放过人和其他的驮畜。使我感到奇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狮子对其他各种动物都不予理睬，而专门捕猎此前它们从来没有见过或是试图捕猎过的骆驼。

[Ⅶ.126] 在整个那一地区，有很多狮子，还有野牛，有人把这种野牛的大角带到希腊来。狮子出没区域仅限于涅斯图斯河（流经阿布德拉）和阿奇劳斯河（流经阿卡纳尼亚）之间。在涅斯图斯河以东欧罗巴前部地区，或者在阿奇劳斯河以西的整个大陆地区，人们都看不见一头狮子；但是在这两条河之间，人们就可以看到狮子。

[Ⅶ.127] 薛西斯大军抵达塞尔马之后，就在那里安营休整。大军的营帐从米格多尼亚的塞尔马开始，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吕底亚斯河和哈里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之后，便构成波提埃亚和马其顿②之间的边界线。波斯大军的安营之地的范围就是如此。上面所提及的这些河流，大都是可以满足大军所需的，唯一一条不能满足大军所需的就是埃切多鲁斯河，这条河竟然被喝干了。

[Ⅶ.128] 薛西斯从塞尔马举目瞭望色萨利的群山，看到了巍峨耸立的奥林帕斯山和奥萨山。在这里，当他得知彭纽斯河流经山间狭窄的峡谷，并获悉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萨利的道路的时候，薛西斯很想亲自从海上察看彭纽斯河的入海口。他打算引领大军沿着上面那条道路，穿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陆地区，进入到伯莱比人居住的地区，抵达冈努斯城。因为他听说，这条路径是最安全的。薛西斯当机立断，马上付诸行动。薛西斯凡是乘船出巡，总是乘坐西顿人的舰船。他登上西顿人的舰船之后，就下令舰队的其他舰船起航，命令其陆军仍留在原地。薛西斯的舰队向彭纽斯河入海口进发，当他看到河口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派人把向导召来，询问是否有可能使河流改道，从另一个地点入海。

[Ⅶ.129] 据传色萨利在古时候是一个湖，四周为崇山峻岭所环绕。奥萨山和培里昂山山麓相交，实际上封闭了它的东面，而奥林帕斯山是北面的屏障，西面有品都斯山阻隔，奥特里斯山横亘在南面。在上述诸山之间的谷地就是所谓的色萨利了。许多河流注入色萨利谷地，而其中五条河是最出名的，它们分别是彭纽斯河、阿皮丹努斯河、奥诺科努斯河、埃尼培乌斯河、帕米苏斯河。这些条河流从色萨利四周的山地奔流而下，各方的水流在平原上汇聚一处，经过一条极其狭窄的峡谷注入大海。但各条河流汇流到一起之后，人们就知道这河流名为彭纽斯河，其他的名称就渐渐被淡忘了。据说在古时候，这个作为河口的峡谷根本不存在，而当初那些河流以及波比斯湖，虽然它们今天是这样的名称，但是其水量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12页。——译者注

② 这里不是指整个马其顿，而只是起初由泰门努斯王族所统治的区域，位于哈里亚克蒙河、阿克修斯河与柏尔缪斯丘陵之间。埃德萨（Edessa）是其首府。——哥译本注

一点不比目前的水量少，于是就把整个的色萨利变成了一片汪洋。但是色萨利人自己说，彭纽斯河流过的这个峡谷是波塞冬造成的，这种说法颇有几分道理。因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他相信波塞冬可以撼动大地，相信神祇在引发地震的同时会顺便造成几道裂缝，当他看到这个峡谷的时候，就会相信这是波塞冬的杰作。依我看，山崩地裂显然是地震所造成的后果。①

［Ⅶ.130］于是，薛西斯询问当地的向导们，说彭纽斯河还有没有其他的入海口。这些人对于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回答说："国王啊，这条河除了你所看到的这个入海口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入海口了。因为整个色萨利都是群山所围绕的。"

据说，薛西斯听了这番话之后，他说："你们这些色萨利人的确是很明智的。你们寻求自身的安全，及时改变主意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他的事情的经历，你们必定已感受到自己是生活在一片容易被控制和降服的土地上。其实，无须用别的招数，只需堵塞峡谷，迫使河流改道，河水就会蔓延你们的土地上来。这样，整个色萨利，除了山峰以外，都会立即被一片汪洋所淹没。"

国王在讲这话的时候，是针对阿琉阿斯的儿子们说的。他们是色萨利人，是所有希腊人当中第一批主动向国王投降的。② 薛西斯认为，当这些人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他们是以全民族的名义讲话的。③ 这样，薛西斯在发表了上述讲话，结束了巡视之后，就返回了塞尔马。

［Ⅶ.131］薛西斯在皮埃里亚一带滞留了许多天，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正在开辟着马其顿的山区的道路，以便全军能够通过这条道路进抵伯莱比人的领土。这时，先前派往希腊为国王索要土的使者回来了，他们当中有的空手而归，有的则带回了"土和水"。

［Ⅶ.132］那些献出了"土和水"④ 的人们有：色萨利人⑤、多罗普斯人、爱尼恩涅斯人、伯莱比人、罗克里斯人、玛格涅西亚人、马里斯人、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普拉提亚人和塞斯皮亚人以外的所有其他的波奥提亚人。⑥ 而那些决心武装抵抗异族大军的希腊人，则宣誓订约，反对这些投降

---

① 关于色萨利的这段记载，近代科学几乎毫无争议。由此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兼具地理学家的观察力和地质学家的想象力。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14页。王译本这里译为"他们是色萨利人当中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似与希腊文原文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这里所使用的全体希腊人的概念，似乎主要是指希腊大陆的希腊人。——译者注

③ 事实并非如此。从随后的记载中可见，色萨利人是坚决抵抗薛西斯入侵的。

④ 献出"土和水"，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哥译本这里译为："缴纳贡赋的人们。"——译者注

⑤ 此处所说的色萨利人并非色萨利全部居民，仅为居于彭纽斯河流域以色萨利人为名、并将其名给予周围其他各族的那一部落。——哥译本注

⑥ 以上诸族皆为居于中希腊和北希腊的希腊人。据狄奥多鲁斯（Ⅺ.3）记载，爱尼恩涅斯人、多罗普斯人、马里斯人、伯莱比人和玛格涅西亚人最先投降，其他诸邦则在希腊盟军撤离腾佩山隘以后投降。——译者注

者。他们立誓说，“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取胜，我们要将所有那些主动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腊人的十分之一的财产，献给德尔斐的神”。这就是希腊人所立下的誓约。①

[Ⅶ.133] 但是，国王薛西斯并没有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去索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现在就来说说其中缘由。当初大流士抱着同样的目的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在雅典，他们把波斯的使者投到地坑中；② 而在斯巴达，他们把使者投到井里，命令使者们从那里自行取得“土和水”，然后带给他们的国王。就由于这个缘故，薛西斯才不派使者去给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雅典人如此对待来使，除了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城市遭到摧残以外，究竟还会有哪些灾祸因此而降临于他们身上，我可说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是由于他们如此对待来使所造成的。③

[Ⅶ.134] 然而，阿伽门农的传令官塔尔塞比乌斯④之怒却降临到拉栖代梦人的身上。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塞比乌斯的神庙，而至今还生活在那里的塔尔塞比乌斯的后裔，即所谓塔尔塞比乌斯家族，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各种使者的特权。于是，在斯巴达人做了上述事情之后，他们在奉献牺牲时总是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如此。斯巴达人为此而烦恼不已，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个重大的不幸。他们常常召开民众大会，并在全城发布公告，征询有哪一位拉栖代梦人愿意挺身而出，为斯巴达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位斯巴达人，安涅里斯图斯的儿子斯伯提亚斯和尼科劳斯的儿子布利斯，二人皆出身高贵而且十分富有，他们愿做斯巴达被处死的大流士的使者而到薛西斯那里去偿命。于是，斯巴达人就派他们到波斯人那里去受死。

[Ⅶ.135] 这些人所展示的勇气当然是值得赞叹的，同样，他们以下所发表的演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去苏撒途中，来到了海达涅斯那里。这位海达涅斯是一位波斯人，是居住在亚细亚沿海地带所有各族的统帅。海达涅斯对他们盛情款待，邀请他们赴宴；他在宴会上，问他们说：“拉栖代梦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和国王交朋友呢？你们只需看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国王深知如何去敬重有功德的人物。因此，像你们二位这样的人物，如果你们愿为国王效劳，那他必将你们视为有功德之人，都可以使你们成为希腊的统治者。”

斯巴达人回答说：“海达涅斯，你的建议是片面的。因为你的劝告一方面虽然说明你是有亲身体会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说明你是一无所知的。你懂得如何去做一名奴隶，但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也就无从评述自由的滋味是好还

---

① 这则誓约颇值得怀疑。因为关于发誓的时间和内容都有不同的记载。

② 通常投入其中的都是死囚。——哥译本注

③ 可能是因为焚毁了萨尔狄斯的神庙（Ⅴ.102）。——哥译本注

④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他是阿伽门农的传令官。后来他在拉栖代梦受到膜拜，被认为是一切使者的庇护者和保护神。——译者注

是不好。假如你懂得了自由意味着什么，那你就会奉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还要用战斧来为自由而战了。”

他们就是这样回答海达涅斯的。

[Ⅶ.136] 后来，他们从那里去了苏撒，面见国王。当国王的卫兵们命令他们匍匐在地，向国王行跪拜礼，直至想强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他们绝不会做这类事情，即使把他们的头倒栽在地上也决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崇拜凡人的习惯，而且出使波斯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坚决抵制了波斯人的这些礼仪之后，他们向国王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啊，拉栖代梦人派我们到这里，是来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偿命的，是为他们来赎罪的。”

薛西斯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他回答说，他可不愿意模仿拉栖代梦人的做法；因为拉栖代梦人杀死来使，破坏了全人类共同遵守的法律。既然他谴责他们的这种行为，他自己也决不会犯下这种罪过的。此外，薛西斯也不想把这两个人处死，从而使拉栖代梦人从此洗雪了从前所犯下的罪恶勾当。

[Ⅶ.137] 尽管斯伯提亚斯和布利斯活着返回了斯巴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用这样的行动一时地平息了塔尔塞比乌斯的愤怒。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拉栖代梦人自己宣称，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期间，塔尔塞比乌斯的愤怒被又一次引发起来。在我看来，这是上苍在宣示其意旨，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塔尔塞比乌斯要把怒气发泄到使者的身上，不得到满足就决不罢休，这完全是正当的要求。但是，这怒气却恰恰发泄到因为这个缘故而被委派到波斯国王那里去的那两个人的儿子——布利斯的儿子尼科劳斯和斯伯提亚斯的儿子安涅里斯图斯身上。这一点使我清楚地看到，这是上苍神意使然。这位安涅里斯图斯就是在武装齐备的商船上巡航时，曾制服过来自提林斯的渔夫的那个人。[①] 可以肯定，就是这两个人，曾奉拉栖代梦人之命出使亚细亚。他们被色雷斯的国王泰琉斯的儿子西塔尔基斯和阿布德拉人皮提斯的儿子尼姆佛多鲁斯出卖，结果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比桑特被捕，并被移送至阿提卡，在那里被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二人一起被杀的，还有一位科林斯人，阿戴曼图斯的儿子阿里斯提亚斯。[②] 可是，这些都是发生在国王薛西斯远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③]

[Ⅶ.138]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叙述的主题吧。波斯国王此次出征，虽然名义上是直接进攻雅典，但实际上意在整个希腊。希腊人早就得知这一点了，但是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那些已经向波斯人献上“土和水”的城邦，倒是放心大胆，因为他们相信异族大军不至于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纳贡的城邦却感

---

① 哥译本这里译为：“这位安涅里斯图斯就是那位在提林斯的殖民地哈里亚登上一艘商船，并且攻克哈里亚的人”；其脚注为：“哈里亚为阿哥里斯的一个港口。此事大概发生在公元前461～前450年之间，其时雅典和阿尔哥斯加盟对抗斯巴达。”——译者注

② 参阅：修昔底德，Ⅱ.67。——译者注

③ 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30年，距波斯使者被谋杀将近60年。

到非常害怕。因为他们考虑到全希腊的舰船都加在一起，数量也太少，不足以抗击敌军，而且希腊的大多数城邦都不想卷入战争，而是正热衷于投到波斯人的那一边去。

[Ⅶ.139] 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但是，只要我觉得是真知灼见，我决不会避而不谈。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吓倒，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下来向薛西斯投降，那么，就肯定没有人企图在海上抗击波斯人了；而如果没有人在海上抵抗波斯人，那么我认为在陆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伯罗奔尼撒人修筑多少条横贯地峡[①]的城墙来保卫自己，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弃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毫无疑问，随着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舰队一一攻陷，他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都要离弃他们。这样，孤立无援的拉栖代梦人，就势必得单独对敌鏖战一场而光荣地覆灭。这将是他们的命运；不然，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归降了波斯人之后，他们最终也会和国王薛西斯缔约求和了。所以，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国王掌握着制海权，[②] 那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城墙究竟还会有什么用处。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所处的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雅典人所抉择的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即使那来自德尔斐的使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神谕，也未能使他们有所动摇而离开希腊。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故土，鼓起勇气迎击着来犯之敌。

[Ⅶ.140] 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者到德尔斐去，请求给他们一道神谕。当他们在大殿行完了所有规定的礼节，进入内殿坐定之后，那位名叫阿里斯托妮克的女祭司，向他们作了如下答复：

> 不幸的人，你们为何坐在这里？快逃吧，逃到地角天涯，
> 逃离你们的家园，离开你们那围以城墙的高高的卫城，
> 躯体和头颅，实际上都同样不能保全，
> 双手和双脚，以及中间的一切也都变得僵硬无力。
> 这一切都将毁灭。因为火焰和凶猛的神祇阿瑞斯[③]，
> 驾驭着叙利亚战车[④]，正快速地把这座城堡毁灭。

---

① 科林斯地峡。——译者注

② 这些观点看来都是无可辩驳的，就现在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时似乎没有人觉察到波斯人的势力。

③ 希腊的战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好斗成性，凶残好战。——译者注

④ 亚述战车，古希腊人常常把亚述和叙利亚二字混同。——译者注

不仅把你们的，还要把许许多多的城堡毁掉；
还要把诸神的许多神殿付之一炬。
即使在现在他们也站在那里吓得流着黑色的汗，
惊恐得瑟瑟发抖；看啊！从高高的屋顶上流下
黑色的血，预示着巨大的不幸正在逼近。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拿出勇气，忍受你们的悲苦吧。

[Ⅶ.141] 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个答复，陷于极度哀愁之中。这时，一位极有声望的德尔斐人，安德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看到他们在得到这一不祥的预言时竟然如此沮丧，就劝他们拿起橄榄枝，再度回到神殿，以求庇者的身份来祈求神谕。雅典人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们再一次进入神殿，说："主啊，求你发发慈悲吧，看看我们带给你的祈求庇护的橄榄枝，请赐予我们关于我们邦国的一则较好的预言吧。否则，我们就决不离开你的神殿，至死也不离开。"于是，皮西亚女祭司给了他们第二道神谕，内容如下：

帕拉斯[①]终不能使奥林帕斯的宙斯息怒，
虽然她常常恳求他，并且机智地劝说他，
但我仍要再给你们一则金玉良言。
当敌人在凯克罗普斯的境域[②]掠走那里的
一切，并把神圣的基赛隆[③]谷地洗劫一空的时候，
富有远见的宙斯终会给雅典娜神的这些祈求者
一座木墙，作为保全你们以及你们子孙的屏障。
切莫死守来自大地那边的骑兵和步兵践踏过的
地方，而应当及时撤退，背向敌人；
不过，终有一天你会和他在战场上相见的。
神圣的萨拉米斯啊！在人们播种或收获的时候，
你会把妇女们所生的孩子全部毁灭。

[Ⅶ.142] 无论从实际上还是字面上看，这道神谕都比前一道神谕要温和些。

---

① 帕拉斯（Pallas）是雅典娜女神在诗中的名字。根据传说，她在诸神与巨人的交战中杀死一名叫帕拉斯的巨人，因而得名。一说可能是因为她在阿提卡的帕列涅（Pallene）地方受到崇拜而得名。——译者注

② 凯克罗普斯相传是雅典的创建者和第一位王，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雅典人古称凯克罗皮代伊人（参阅：Ⅷ.44），意为凯克罗普斯的后裔。此处凯克罗普斯的境域系指阿提卡。——译者注

③ 基赛隆山，位于阿提卡和波奥提亚之间。在希腊神话中是供祀宙斯和狄奥尼索斯神的圣山。此处亦指阿提卡。——译者注

于是，雅典的使者们把它记录下来，带着神谕返回雅典了。可是，当使者们抵达雅典，将神谕告诉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道神谕的真正含意作了许多推测，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其中，特别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见解。有些老人的意见是，神祇的意思是要他们退守卫城。[①] 因为在古时候，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木栅栏卫护的，按照他们的解释，木墙就是指着这道木栅栏。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神祇所说的木墙意指他们的舰船，而且他们的意见是不管其他，只要全力以赴把舰船装备起来。不过，在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中，它的最后两行，即：

神圣的萨拉米斯啊！在人们播种或收获的时候，
你会把妇女们所生的孩子全部毁灭。

却使主张木墙即是舰船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了。因为那神谕释读者们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他们如果在萨拉米斯附近的海上准备迎击敌人，那他们就会在那里悉数被歼。

[Ⅶ.143] 这时，在雅典，有一个人是不久前才崭露头角，成为一流人物的。他的真实名字叫做泰米斯托克利斯，[②] 人们更普遍地称呼他为涅奥克利斯的儿子。这个人说，神谕的释读者们并没有全部作出正确的解释。他指出："如果这些诗句所涉及的真是雅典人，假如萨拉米斯的居民即将为此而在那附近遭到消灭，那么神谕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字眼，就会称萨拉米斯为'不幸的'，而不是'神圣的'萨拉米斯了。因此，这道神谕的正确解释应该是，神谕所说大难临头的绝不是指雅典人，而是指他们的敌人。"因此，他劝告自己的同胞说，应当相信神谕所说的木墙是指他们的舰船，要作好登上舰船在海上迎敌的准备。泰米斯托克利斯把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相信，他的解释是要比神谕释读者的解释更高明，因为那些神谕释读者不要求雅典人作海战的准备。他们说："全体雅典人所要做的就是不作任何抵抗，而只是逃离阿提卡，移居到其他的某个地方去。"

[Ⅶ.144] 在此之前，泰米斯托克利斯还提出过一个非常适时的建议。原来，

---

① 雅典卫城（Acropolis）位于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译者注

② 泰米斯托克利斯（约公元前523～前459/前458年），曾任雅典执政官，发起并且领导雅典人组建强大的海军，修筑比雷埃夫斯港。公元前476～前471年被控有罪，判处流放。后逃往波斯，为波斯人效劳，终其一生。参阅：修昔底德，Ⅰ.93、13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Ⅱ.2；狄奥多鲁斯，Ⅺ.55；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等等。——译者注

来自劳里昂矿藏[①]的收入曾经给雅典的国库带来巨额的收益，当他们的每一位成年公民都可以从中大约可分得 10 德拉克玛的时候，泰米斯托克利斯就劝告雅典人不要分掉这笔款子，要用这笔钱建造 200 艘三列桨战舰，[②] 以用于对埃吉那人的战争。正是由于当时所爆发的与埃吉那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迫使雅典成为海上强国。[③] 这些新舰船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但是在希腊急需舰船的关头，它们却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们建造了这些舰船，并且已经为雅典人所使用，但是现在雅典人在这之外还得建造更多的舰船。他们在接到神谕并进行磋商之后，作出决定：他们应信托神意，本邦全体人民齐出动，以及所有愿意和他们一道的其他希腊人，都登上战舰，到海上去迎击异族人侵者。[④] 这就是雅典人所接到的神谕。[⑤]

［Ⅶ.145］现在，全体愿意保卫希腊的希腊人，就都聚集在一起开会，相互商议并立誓结盟。[⑥] 之后，他们一致议决，首先要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战争，不论起因如何，都应该终止。他们彼此间冲突和战争固然有很多，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雅典人和埃吉那人之间的战争。他们听说薛西斯及其大军正在萨尔狄斯，就立即筹划派人去亚细亚，探听国王的动静；同时又向各方派出使者，有些人到阿尔哥斯去，旨在与阿尔哥斯人缔结共同抵抗波斯人侵的盟约；有些人到西

---

① 劳里昂地处阿提卡半岛南部，以其银矿而著名。大约从公元前 483 年开始，由于发现富矿脉，收入激增。从希罗多德所述的情况看，该矿显然属于雅典城邦公有，即公民集体所有。在古典时代，一直是雅典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参阅：徐松岩：《公元前 4 世纪雅典采银业状况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 3 期。——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这里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其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即使以 3 万人计算（参阅：Ⅴ.97），每人 10 德拉克玛之总数亦仅为 50 塔连特，对于建造 200 艘战舰来说，实在太少。因此，希氏这里只不过表示，劳里昂银矿的收入是对造船费用的一项贡献。古代的作家（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Ⅱ.7；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Ⅳ）有不少人，都说造船 100 艘，近代学者亦有采此说者。实际情况可能是，泰米斯托克利斯于公元前 483/前 482 提出此建议，到公元前 480 年阿尔特密西昂和萨拉米斯海战时，雅典战舰总数增加到 200 艘。——译者注

③ 哥译本译为："它迫使雅典人成为海上民族。"希罗多德这里说得很清楚，雅典大力扩建海军的直接目的是用于与另一海上强国埃吉那的战争。碰巧遇到波斯从海上入侵，恰好就派上了用场。——译者注

④ 载有此决议之铭文的大理石石板，1959 年在阿哥里斯境内的特洛伊曾遗址中发现。铭文大约刻写于公元前 3 世纪前期，看来是先前雅典铭文的复制本。大多数学者认为此铭文乃是公元前 480 年 6 月雅典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泰米斯托克利斯提案的真实记录。其中规定应撤出雅典全部居民；出动战舰 200 艘，派 100 艘去阿尔特密西昂迎敌，100 艘驻守阿提卡及萨拉米斯；此外还赦免被放逐的政治犯。铭文全文可参阅：R. 梅格斯、D. 刘易斯：《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希腊历史铭文选辑》（R. Meiggs & 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 48～52 页。——译者注

⑤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45。——译者注

⑥ 此即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反波斯同盟。此时薛西斯大军刚刚抵达萨尔狄斯，故开会结盟的时间当为公元前 481 年秋。至于开会地点，可能是在科林斯地峡。但据波桑尼阿斯（Ⅲ.12.5）记载，希腊各邦代表曾在斯巴达的希伦尼昂（Hellenium）地方开会，商议抗击波斯侵略的对策，故有的学者认为公元前 481 年秋季的会议在希伦尼昂召开，公元前 480 年的会议在科林斯地峡召开。参阅：王选译本，第 47 页注。——译者注

西里去见狄诺美涅斯的儿子格隆；[①] 还有些人到科基拉去，请求他们的人民援助希腊，另外有些人为此去了克里特。[②] 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体具有希腊血统的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参与保卫希腊的战斗，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威胁着所有希腊人。据说，格隆的势力非常强大，远远地超过希腊任何一个单个城邦的力量。

[Ⅶ.146] 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调解了各城邦之间的争端以后，首先派遣三个人前往亚细亚去侦察情况。这些人抵达萨尔狄斯，就对波斯国王的军队进行了侦察，但是他们被对方发现了，波斯陆军统帅在审讯之后，判处他们死刑，然后把他们推出去斩首。然而，正在这时，薛西斯获悉此事，他不同意陆军统帅的判决。于是，他派了自己的几名侍卫前去，传达他的命令，把那几个希腊间谍带到他那里去见他，假如他们还没有被处决的话。侍卫们奉命前去，发现这几个间谍还活着，就把他们带到国王那里。薛西斯在得知这些间谍此行的目的之后，就命令他的侍卫带他们到军营各处去，把所有的骑兵、步兵都指点给他们看，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看个够；随后，当这几个希腊人心满意足的时候，波斯人又毫发无损地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Ⅶ.147] 后来，薛西斯说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乃是出于以下的原因。他说："假如这几名间谍被处死了，那么希腊人对我那庞大得难以形容的兵力依然茫然无知，而杀死他们的三个人，波斯人因此给敌人造成的损害可说是微乎其微；相反，如果把这几个希腊人放回去，希腊人就会了解到我的兵力情况，（我预料）在我的大军出征之前，他们希腊人就会主动献出他们的自由，这样也就免除了波斯大军远征的诸多麻烦。"薛西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薛西斯在阿卑多斯逗留期间，看到运载谷物的舰船从攸克星海驶出，[③] 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运往埃吉那和伯罗奔尼撒去。薛西斯的左右听说这是敌方舰船，打算把它们拿下，他们望着国王，只等他一声令下。然而，薛西斯只是问道："这些舰船是开往哪里去的？"左右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运送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薛西斯又回答说："我们不是也满载着谷物还有其他东西到同一个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替我们把谷物运到那里去，这对我们有什么害处呢？"

于是，那几名间谍察看了这里的各方面情况，就被打发走了，这样他们回到了欧罗巴。[④]

[Ⅶ.148] 那些缔结盟约准备抗击波斯国王入侵的希腊人，在把间谍派出去以后，又派使者前往阿尔哥斯。关于这件事，阿尔哥斯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情报，知道波斯人准备出征希腊。他们预料到希腊人将要

---

① 叙拉古的僭主。——译者注

② 但这一使命似乎未能完成。以上诸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参加保卫希腊的战斗。——译者注

③ 黑海沿岸的诸产粮国，在古代如同在近代一样，都把他们的主要产品粮食提供给工商业国家。

④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Ⅶ.148。——译者注

来他们这里求援以对抗波斯人，于是，他们就派使者前往德尔斐，去那里向神请示，询问在这件事上他们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不久之前，[①] 他们有6 000公民死于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统率下的拉栖代梦的军队之手。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派使者来到德尔斐来了。皮西亚女祭司听了他们的询问之后，她是这样回答的：

> 你们为四周近邻所憎恨，却有幸为诸神所钟爱，
> 你们紧握长枪，保持戒备，静静地安坐在那里；
> 好好防护你们的脑袋[②]，脑袋可以关照你们全身。

阿尔哥斯人在接到这道神谕一段时间之后，求援的使者来到了阿尔哥斯。他们到达之后，还是得到准许，进入议事大厅，陈述了他们要求。阿尔哥斯人是这样地答复他们的："如果拉栖代梦人首先得和我们缔结三十年和约，并由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共同执掌同盟军队的统帅权，阿尔哥斯就愿意答应他们的请求。虽然严格地说全部军队的统帅权理应属于我们，但我们依然满足于与拉栖代梦人平分统帅权。"

[Ⅶ.149] 他们说，虽然神谕禁止他们与希腊人缔结同盟，但阿尔哥斯的议事会还是作出了这样的答复。因为，虽然他们因违背神谕的旨意而惴惴不安，但是他们非常渴望与拉栖代梦人缔结一项三十年和约，以使他们的子弟在这期间长大成人。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和约，那么就他们本身来说，他们在遭到拉栖代梦人的重创之后，如再遭受波斯人的重击，那他们将来就很可能只有唯拉栖代梦人马首是瞻了。[③] 但是，对于阿尔哥斯议事会的这个答复，使团当中的拉栖代梦的使者回答说："关于缔约的事情，我们将提交给我们的公民大会去决定；至于统帅权，我们曾受命这样作答：斯巴达有两位国王，阿尔哥斯只有一位国王——我们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位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但是我们并不反对阿尔哥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表决权。"阿尔哥斯人说，他们简直不能忍受斯巴达人的这种傲慢，因此，对他们而言，与其屈从于拉栖代梦人，还不如受治于异族人。于是，他们责令那些使者要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哥斯的国境，否则，他们就将被视为阿尔哥斯人的敌人。

[Ⅶ.150] 关于这些事情，阿尔哥斯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而在希腊，还广泛流传着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根据这种说法，薛西斯在发兵征讨希腊之前，就曾派遣一名使者前往阿尔哥斯。使者到达阿尔哥斯之后这样说：

"阿尔哥斯的人们，我奉国王薛西斯之命对你们这样说：我们波斯人相信，

---

① 公元前494年提林斯战役。参阅：Ⅵ.77。——哥译本注

② 这里的脑袋系指那些全权公民，他们是全国人民的核心部分。——哥译本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23页。——译者注

我们的先祖波赛斯的父亲是达奈的儿子柏修斯，他的母亲是凯菲乌斯的女儿安德洛美达。[①] 这样看来，我们波斯人和你们阿尔哥斯人就是同根同祖了。既然我们双方是同根同祖，我们就不应当对你们开战，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来打击我们。你们应当袖手旁观，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地方。只要事态的发展如我所愿，那么我对你们的尊重就将超过其他任何人。”

据说，阿尔哥斯人对于这番话极为重视。因此，他们对于希腊人，既没有许诺什么，也未提出任何要求。然而，后来希腊人要求他们增援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栖代梦人决不会在统帅权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便重提旧事。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按兵不动的借口。

[Ⅶ.151] 有些希腊人还说，发生在多年以后的一件事情，可以印证上述说法。希波尼库斯的儿子卡里阿斯及其一行，作为雅典的使者前往苏撒，来到“蒙浓宫”，[②] 来办理一些事务。[③] 他们在那里逗留期间，阿尔哥斯人也派遣使者来到苏撒，来询问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说：“过去我们阿尔哥斯人和你父王之间结成的友谊，现在是否还继续有效？你是否把我们视为你的敌人？”国王阿塔薛西斯回答说：“绝对有效。对于我来说，哪个城邦也没有阿尔哥斯人够朋友。”

[Ⅶ.152] 对我而言，薛西斯是不是真的派使者去过阿尔哥斯，阿尔哥斯的使者是不是真的到苏撒来向阿塔薛西斯询问有关他们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不能给出确实的说法；而且在阿尔哥斯人自己的说法以外，我在这方面不发表任何其他意见。然而，我知道，如果各个城邦都把他们自己的麻烦带到一个公开集会的场合，目的是用它来和其他城邦的麻烦相交换，当他们仔细观察所有其他城邦的麻烦过后，他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带来的麻烦再带回本邦去的。[④] 因此，阿尔哥斯人的行为毕竟还不能说是最无耻的。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导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有一种说法甚至这样说，波斯人起初是应阿尔哥斯人之邀而入侵希腊的。因为阿尔哥斯在对拉栖代梦作战中失利，面对他们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他们觉得作出任何选择都比现在的处境要好些。关于阿尔哥斯人的事情，我就说这些了。

[Ⅶ.153] 同盟者还派遣使者前往西西里，他们奉命与格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者当中，有来自拉栖代梦的叙亚格鲁斯。

---

① 参阅：Ⅶ.61。——译者注

② 参阅：Ⅴ.53。——译者注

③ 没有理由怀疑卡里阿斯大约在公元前448年前往苏撒缔结一项和约。事实上，在客蒙死后，在雅典和波斯之间存在着一项和约。成问题的是，雅典和波斯之间是否正式缔结过和约，以及这项和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为最早明确提及该和约的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如伊索格拉底、德摩斯提尼等人。相关讨论，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189～191页。——译者注

④ 希氏似乎是说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麻烦，阿尔哥斯人作出这样的抉择，乃是出于无奈。——译者注

最早移居到革拉的这位格隆的先祖，是来自于特里奥皮昂附近海域泰洛斯岛的居民。当安提菲姆斯和罗德斯的林都斯人在革拉进行殖民的时候，他也加入到殖民者的行列。久而久之，他的后人担任地下之神的大祭司——他们代代相传，担任这个职位。最早取得这个职位的，是他们的一位先祖，名叫泰林涅斯，具体过程如下。当时革拉的一些公民在党争中失败后，逃往革拉上方一个叫做玛克托利昂的城镇去避难。但是泰林涅斯并没有借助任何人帮助，而只是通过诸神的圣物，就使他们重新返回了革拉。至于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取得这些东西，他自己是如何取得这些东西的，我就说不出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借助这些圣物的力量，才使得那些亡命者重返革拉的。作为对这件事的回报，就是由他本人以及他的后人世世代代永远担任诸神的大祭司。尤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泰林涅斯竟也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胜任的，而唯有那些具有勇敢精神和男子汉气概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然而，居住在西西里的人们说，泰林涅斯这个人禀性柔弱，还有些女人气。无论如何，泰林涅斯就这样取得了担任这个职务的特权。①

[Ⅶ.154] 后来，潘塔列斯的儿子克列安德在革拉当了七年僭主之后，② 死于一位名叫萨比鲁斯的革拉公民之手。克列安德死之后，他的兄弟希波克拉特斯取得了统治权。在希波克拉特斯担任僭主期间，大祭司泰林涅斯的一个后人格隆，和其他许多人——如帕泰库斯的儿子埃涅斯德姆斯一样，都在希波克拉特斯的卫队中服役。但是格隆很快就因为勇武出众而被提拔为骑兵队的总司令。原来，希波克拉特斯在围攻卡利波里斯人，而后又围攻那克索斯人、赞克列人、列昂提尼人、叙拉古人以及其他许多异族城邦期间，格隆在历次战役中皆表现出众。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城邦当中，叙拉古是唯一未遭到希波克拉特斯奴役的城邦。当时叙拉古人在爱罗鲁斯河畔战败，但是得到了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的援助，因而没有遭到奴役。他们与希波克拉特斯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是叙拉古人把自古以来属于他们的卡玛林纳割让给希波克拉特斯。

[Ⅶ.155] 然而，希波克拉特斯在统治了和他的兄弟克列安德同样年头之后，在与西西里当地人的交战中，死于邻邦海布拉人之手。于是，格隆假装辅佐希波克拉特斯的两个儿子攸克雷德斯和克列安德，但当他击败那些企图恢复自由革拉公民之后，他就废黜了希波克拉特斯的两个儿子，自己当上了僭主。格隆这一次是好运当头，随后他又成为叙拉古的僭主。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叙拉古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称为伽摩利（Gamori）那些人，被本邦的平民以及他们自己的奴隶即库吕里伊（Cyllyrii）联手驱逐出境，逃往卡斯门奈城。格隆使他们重返叙拉古，这样他就取得了这座城。因为叙拉古的人民已经主动投降，当格隆兵临城下的时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54。——译者注

② 公元前498年。——哥译本注

候，他们就拱手献城。

［Ⅶ.156］现在，格隆既然成了叙拉古的主人，自己就较少关心革拉的事务，他把治理革拉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兄弟希耶罗。同时，格隆大力加强叙拉古的防务，事实上他现在把所有精力都放到叙拉古方面。叙拉古很快就强大和兴盛起来。格隆把卡玛林纳城夷为平地，把所有的卡玛林纳居民都迁到叙拉古来，授予他们以公民权；他还把超过半数的革拉公民也迁到叙拉古，也授予他们和卡玛林纳人同样的权利。同样，格隆与西西里的麦加拉人[①]交战，当他围攻麦加拉城并且迫使他们投降以后，他就把麦加拉人当中对他作战，因而被认为是必死无疑的富人带到叙拉古来，让他们安居在那里，并授予他们公民权；而那些根本没有参与战事，料定平安无事、不会遭到任何伤害的麦加拉平民，格隆把他们也带到叙拉古来，在那里把他们全都卖到西西里以外充当奴隶了。对于西西里的优波亚人，[②] 格隆也像对待麦加拉人一样，作了区别对待。格隆之所以这样对待这两个地方的居民，是因为他认为与“平民”相处是最令人生厌的事情。格隆通过这样一些举措，使自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③]

［Ⅶ.157］希腊的使者们在抵达叙拉古以后，得以晋见格隆，他们对格隆说：“我们受拉栖代梦人、雅典人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哥[④]的派遣，前来请求你们加入抗击异族人的行列。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听说有一位波斯人正打算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设桥梁，率领东方的所有军队，冲出亚细亚，把战火引入希腊。——的确，在表面上，他说只是攻打雅典，但实际上他是想把全体希腊人都纳入他的臣民之列。因此，我们恳求你去援助那些捍卫希腊自由的人们，请求你本人去帮助她获得自由。因为你势力强大，你是西西里的霸主，那你所统治的部分在整个希腊世界也占不小的比例了。如果全希腊都团结一致，那就会聚集起一支很大的军队，这支大军就可以抗击入侵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充当了叛徒，还有人拒不增援，那么希腊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可靠的，如此则人们担心希腊全境都将沦陷，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不要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波斯人一旦征服我们的领土，就会得到满足，而不会继续向前去进攻你们。你们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你们要考虑到，你们援助了我们，也就是保卫了你们自己。须知明智的谋划大都会产生成功的结果。”

［Ⅶ.158］使者们就是这样说的。格隆情绪激昂地对他们说：“希腊人，你们如此巧言令色，自私自利，居然还有脸来到我这里，请求我加入你们抗击异族人

---

① 在海布拉，位于叙拉古以北，在西西里岛东海岸。——哥译本注

② 卡尔基斯人的殖民地，在列昂提尼。——哥译本注

③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57。——译者注

④ 译本这里译为：“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译者注

的联盟。然而，想当初我和迦太基人发生争执，[①] 我请求你们与我协力对付异族人的时候，当我真诚地请求你们因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多里尤斯的被谋害而向埃吉斯塔人复仇的时候，[②] 当我答应协助你们解放那些会带给你们重大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我这里来予以援助，也不来为多里尤斯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阻挠，所有这些地方至今还完全处于异族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如今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国势也日渐强盛；而危险从我们这里转移，降临到你们的头上，你们这才想到我格隆了。不过，虽然当初你们蔑视我，我现在却不会采用和你们当初一样的做法。我已经准备来援助你们了。我这里可以提供200艘三列桨战舰、2万名武士、2 000名骑兵、2 000名弓手、2 000名弩兵和2 000名轻骑兵去增援你们。此外，只要战事在延续，希腊全军的粮食也一概由我提供。但是，我承诺这些事只有一个前提——由我担任抗击异族战争的希腊联军的统帅和总司令。除非你们答应这一点，否则我不会派兵相助，我本人也不会来。”

[Ⅶ.159] 叙亚格鲁斯听了这番话，简直有些忍无可忍了，他说：“如果伯罗普斯的后人[③]阿伽门农得知斯巴达的领导权被格隆和他的叙拉古人夺去的话，他肯定会悲叹不已。这类的条件，不要再提了，因为我们不会在全军统帅权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如果你愿意出兵援助希腊，你就得准备服从拉栖代梦将军的指挥。如果你不愿居于他人之下，那你就不必出兵相助了。”

[Ⅶ.160] 从叙亚格鲁斯这番话中，格隆已感受到对方心中的气恼。于是他就向这些使者提出了最后的建议，他说：“斯巴达的客人啊，对一个人劈头盖脸地横加指责，常常会把他激怒。虽然你在发言中，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我这有良好教养的人，对你作出不得体的答复。的确，既然你们如此坚定地维持你们在统帅权方面的权利，那我在这方面的立场比你们更为坚定，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麾下的海军和陆军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你们。可是，既然我前面所提出的建议使你们感到如此不快，那么我愿意在所提的条件上作出一点让步。如果你们喜欢统率陆军，我就来统率海军；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海军，那我宁愿统率陆军。如果你们对这些条件还不满意，那你们就必须离开这里回国了，你们失去了我这个强大的同盟者。”以上就是格隆的建议。

[Ⅶ.161] 不等斯巴达人答话，雅典人的使者就抢先对格隆说：“叙拉古人的国王啊，希腊遣派我们到你这里来，是来搬一支援兵，而不是来请一位统帅的。然而，你提出除非你担任希腊全军的统帅，否则你不愿派一兵一卒来援助我们；而且，你惟一的要求就是统帅权。现在，当你要求取得希腊全军统帅权的时候，

---

① 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势力，正如同格隆在该岛东部的势力；希腊人和闪米特人（这里指腓尼基人——译者）在这里不断地竞逐商业霸权。——哥译本注

② 参阅：Ⅴ.42～46。——哥译本注

③ 王译本译为“伯罗普斯的儿子”（下册，第529页）。英译为“Pelops' son”，但是根据希腊的传说，阿伽门农是阿特柔斯（Atreus）之子、伯罗普斯之孙。——译者注

我们雅典人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我们深信，斯巴达的使者完全能够为我们双方作出回答。但是，现在你既然放弃统率全军要求，而希望统率海军，那么，你要知道，即使斯巴达的使者同意你统率海军，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海军方面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除非拉栖代梦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统率海军，我们不会提出任何异议；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出任海军统帅。假如我们雅典人使海军的统帅权旁落到叙拉古人之手，那么我们就枉为拥有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我们雅典人是希腊人当中最古老的民族，又是希腊人当中唯一一支从来没有改变过居住地的民族①——诗人荷马说，在所有来到特洛伊的军队中，最善于派兵布阵的就是雅典人。② 因此，我们这样说，也是无可非议的。”

[Ⅶ.162] 格隆回答说：“雅典的客人啊，你们似乎并不缺乏担任统帅的人，但是你们可能缺乏听从统帅号令的人。因此，既然你们决意不肯作出任何让步，执意要统率全军，那么你们现在最好是火速赶回希腊，告诉希腊人说，希腊一年的春天已经丧失了。”③ 格隆这样说的意思是，春季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就如同他的军队是希腊人的军队之中的最精锐的——因此，希腊未和他建立联盟，就好比是失去了春季的一年。

[Ⅶ.163] 希腊的使者们随后并未与格隆进行进一步谈判，就乘船返回希腊。格隆害怕希腊人实力太弱，根本顶不住异族人的进攻，而他作为西西里的霸主，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栖代梦人的调遣，对他来说又是难堪的而且是无法忍耐的事情。于是，他完全打消了出兵援助希腊这个方面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一听说波斯人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就立即命令科斯人斯库塞斯的儿子卡德摩斯④，率领三艘五十桨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好的问候前往德尔斐。卡德摩斯到那里去，目的是关注战争进展的情况；如果异族军明显占据优势，那么就把那些金钱交给薛西斯，同时代表格隆统治下的领土，献上“土和水”。——如果希腊人获得胜利，那么就把这些金钱如数带回来。

[Ⅶ.164] 在此之前，这位卡德摩斯从他的父亲那里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科斯的王权。可是，他在没有任何危险所迫的情况下，纯粹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而自愿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他本人离开家乡，前往西西里。在那里，萨摩斯人把一个叫做赞克列的城镇交给了他，他就把那里开拓为一个定居地。这个赞克列后来改称为麦萨那。在这个关头，格隆之所以委派卡德摩斯前往

---

① 绝大多数希腊人据传都是从其他地方移居到当时的居住地的；但是关于雅典人就没有此类传说。雅典的作家们往往为此感到自豪。——哥译本注

② 荷马：《伊利亚特》，Ⅱ.552。——译者注

③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修辞学》，Ⅰ.7；Ⅲ.10），伯里克利也曾在葬礼演说中讲过类似的话，但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此记载。这段话也许是后人插入的。

④ 也许是被驱逐的原赞克列的统治者。参阅：Ⅵ.23；Ⅶ.164。——哥译本注

希腊，是因为从他所熟悉的其他事情上，已经证明卡德摩斯的诚实正直。而现在格隆所要做的，是在卡德摩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中，再添上一桩这样的事迹。格隆把一笔巨额金钱托交给他，完全听凭他处理，他本可以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但他毫厘未动这笔钱；当希腊人取得海战的胜利，而薛西斯败退之后，卡德摩斯就带着全部的金钱又回到了西西里。

[Ⅶ.165] 然而，西西里的居民却说，格隆虽然明知道他必须受拉栖代梦人的节制，但若不是由于希麦拉的国王、克里尼浦斯的儿子特里鲁斯的缘故，他仍然会出兵援助希腊人。因为恰恰在这个时候，曾被阿格里真坦的国王、埃涅斯德姆斯的儿子塞罗逐出希麦拉的特里鲁斯，把一支 30 万人的军队引入西西里的境内，这支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赫里希科伊人、撒丁尼亚人和科西嘉人组成，① 其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王、汉诺的儿子汉密尔卡。特里鲁斯所以能说服汉密尔卡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主要还是由于瑞吉昂的国王克列提涅斯的儿子安那克西劳斯的热心相助。安那克西劳斯把他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给汉密尔卡，从而促成了他发动这次远征。安那克西劳斯又是在救援他的岳父，因为他的妻子就是特里鲁斯的女儿，名叫库蒂佩。因此，格隆不能给希腊人以任何援助，（他们说）他就把金钱送到德尔斐去了。

[Ⅶ.166] 他们还说，格隆和塞罗在西西里击败迦太基人汉密尔卡，和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胜波斯人，是发生在同一天。这位汉密尔卡就其父亲一方的血统来说是迦太基人，就母亲的一方的血统来说是叙拉古人，他是由于功勋卓著才当上迦太基国王的。据我所知，在双方交战失败之后，汉密尔卡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格隆想尽办法四处搜寻他，然而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可谓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Ⅶ.167] 迦太基人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是真实的。他们说，异族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展开激烈厮杀，从清晨开始一直延续到傍晚，而在双方交战的整个这段时间里，汉密尔卡一直留守军营，在那里奉献牺牲，他把杀死的牺牲整头整只地放到大堆薪柴上焚烧，以期得到吉兆。当他向杀死的牺牲行灌奠之礼的时候，他看到了本方的军队败退下来；于是他就一头栽到燃烧的火堆里，这样他就被烧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无论汉密尔卡是像腓尼基人所说的方式消失了，还是像叙拉古人所说那样以其他方式失踪了，迦太基人肯定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且在他们所有的殖民地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② 在这些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当属

---

① 迦太基大军人侵西西里的兵力主要征调自非洲和西地中海地区。——哥译本注

② 汉密尔卡的故事也许实有其事。汉密尔卡这个名字可能源自麦勒卡特（Hamilcar＝Abd Melkart 或 Abd Melcart，意为“麦勒卡特之仆”）；因为纵火自焚与麦勒卡特的崇拜密切相关。——哥译本注

（麦勒卡特乃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神祇，是推罗及其殖民地迦太基的主神。其形象通常有长须，头戴圆高帽，着短裙，手持象征生命的安克架和象征死亡的有孔斧头。——译者注）

树立在迦太基本土的那一座。[①] 关于西西里的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Ⅶ.168] 前往西西里去的使者也曾经去科基拉人那里去请求援助，所提出的理由也就是对格隆所述说的那些理由。科基拉人的答复和行动是这样的。他们答应出兵援助希腊人，并且说早已准备就绪；他们宣称，决不能眼看着希腊遭到毁灭而袖手旁观，因为一旦希腊遭到征服，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在次日也沦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倾其国力援助希腊人。他们就这样非常痛快地作出了答复。然而，到了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的初衷。他们虽然装备了60艘舰船，而且早已下海，但是这支舰队开到伯罗奔尼撒沿海，就再没有继续前进；像格隆一样，他们的舰队在拉栖代梦人的海岸，在派罗斯和泰那隆附近的海面上停泊，在那里观望战事的进展情况。因为他们对希腊人获胜是绝对不抱任何希望的，他们满以为波斯人会大获全胜，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因此，科基拉人所以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因为事后他们可以向薛西斯这样说："国王啊，虽然希腊人请求我们站在他们的一边对你作战，虽然我们的陆军兵力可观，而且我们还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战舰，但是我们依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你对抗，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快的事情。"科基拉人希望通过这样一番话，使他们从波斯人那里赢得比其他希腊人都要有利的地位。在我看来，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同时，对于希腊人，他们也有一套托词，时候一到，他们就会用上的。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为什么不派遣援军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一支有60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但是由于季风所阻，他们难以绕过马利亚海角，因此，他们未能及时到达萨拉米斯——决不是由于其他不良动机而没有赶上海战。科基拉人就用这样的办法，逃脱了希腊人对他们的责难。[②]

[Ⅶ.169] 当希腊人派出的使者前往克里特，向克里特人请求援助之时，克里特人是这样做的。他们以自己国家的名义派使者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他们如果助希腊人一臂之力，是否对他们有利。皮西亚女祭司答复他们说："你们真是愚蠢啊！曾几何时，你们因援助麦涅劳斯而激怒了米诺斯，从而使你们人民遭受苦难，你们至今不是还在抱怨吗？虽然他们不帮助你们为死在卡米库斯的米诺斯复仇，但你们居然要帮助他们为了被异族人从斯巴达拐走的一个女子复仇，那样的话，米诺斯将会感到何等的愤怒啊！"[③] 使者们把他们得到的这道神谕带回克里特以后，克里特人就再也不提援助希腊人的事情了。[④]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32页。——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69。——译者注

③ 意即：既然希腊人不愿帮助克里特人为米诺斯之死复仇；而后来克里特人却要帮助希腊人为海伦被拐而复仇（这里指他们参加了特洛伊战争。——译者注）。——哥译本注

④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希腊世界诸邦对于波斯人态度各异。他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首先是本邦的实际利益。——译者注

[Ⅶ.170] 据传说，米诺斯为了寻找代达罗斯①，而前往当时被称为西卡尼亚、今日被称为西西里的岛上，结果却在那里惨遭杀害。不久之后，全体克里特人（除了波里克尼泰人和普来苏斯人以外），奉神祇之命，向西卡尼亚发动大规模远征，在那里对卡米库斯（现在这座城镇属于阿格里真坦）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围攻。然而，直到最后，他们还是未能攻下该城。由于饥馑来临，无法继续围攻，于是他们就放弃攻城，撤离了那里。但是，当他们返航行至伊阿皮吉亚附近的时候，海上突起一阵猛烈的风暴，把他们卷到海岸上。这时，他们看到，所有的舰船都已经被风暴打得破烂不堪，既然无法重返克里特，于是他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海里亚城，居住在那里，这样他们的名字就从克里特人变成了伊阿皮吉亚的麦萨匹伊人，同时他们也从岛上居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他们随后又从海里亚向其他地方开拓，建立了另外一些城镇。在这之后很久的一个时期，塔林顿人试图攻取这些城市，但却遭到惨败；事实上，据我所知，直到当时希腊人还从未遭到过如此惨烈的一次大屠杀：不仅是塔林顿人遭到屠杀，瑞吉昂人也未能幸免；后者是在考伊鲁斯的儿子米库苏斯逼迫之下来援助塔林顿人的。瑞吉昂公民阵亡的有 3 000 人，至于塔林顿人阵亡的人数，那就无案可稽了。米库苏斯是安那克西劳斯的一名家奴，主人把他留在那里代为治理瑞吉昂。正是这个人，后来被迫离开瑞吉昂，定居在阿卡底亚的泰格亚，他从那里把许多雕像奉献给奥林匹亚的神殿。

[Ⅶ.171] 关于瑞吉昂人和塔林顿人的事情，对我这部历史来说算是题外话了。根据普来苏斯人的说法，许多民族的人们纷纷涌入到当时已经杳无人迹的克里特岛；但是，移居克里特人数最多的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三代，发生了特洛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克里特人在前来帮助麦涅劳斯的各路人马当中，其勇气与其他诸路人马相比难分高下。但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饥馑和瘟疫降临到这里，居民和牲畜受到极大的损害，结果再一次使克里特变得荒无人烟了。在克里特，只有一个地方尚有人居住。这些人和第三批移居克里特的人，构成了此后直到现在克里特的居民。皮西亚女祭司现在要克里特人记住的，就是这些往事。因此，尽管克里特人本来打算去增援希腊人，但是女祭司的话打消了他们原来的想法。

[Ⅶ.172] 色萨利人起初投靠到波斯人一边，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才如此的，因为他们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很不喜欢阿琉阿斯家族的密

---

① 代达罗斯，传说中的生长在雅典的建筑师、艺术家。后因命案而由雅典逃往克里特，投奔米诺斯；他是克里特岛米诺陶尔迷宫的设计者、营造者；雅典王子提秀斯，借助于他送给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才得以走出迷宫；米诺斯把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关进迷宫。二人设法制作翅膀，展翅飞往西西里，投奔当地国王科卡罗斯。米诺斯率大军追寻而至，被设计杀死（一说死于撒丁岛）。——译者注

谋。[①] 当色萨利人听说波斯人正在准备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地峡，因为这时候，那些决心保卫希腊的诸邦所派出的代表，正在那里集会商讨保卫希腊事宜。色萨利的使者们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诸位希腊人：奥林帕斯山隘必须守住，因为没有色萨利的安全，就没有全希腊的安宁。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前去把守，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军前来和我们一道行动；如果你们不派的话，那么我们就明确告诉你们，我们就只好和波斯人缔约求和了。因为我们不应当留在那里，作为全希腊的第一道防线，也不应当要我们为了你们大家而独力支撑，作出牺牲。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是不能强制我们去抵抗波斯人的；因为单靠我们，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自身的安全出发而采用最佳之策。"以上就是色萨利人所说的话。

[Ⅶ.173] 因此，希腊人决定，派遣一支陆军取海路前往色萨利去把守那道山隘。等军队集结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穿过攸利浦斯海峡，在抵达阿凯亚沿岸的阿鲁斯以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登陆，把舰船留在那里，并由那里经陆路前往色萨利。他们来到了腾佩山隘[②]，这条通道位于奥林帕斯山和奥萨山之间，它从下马其顿[③]沿着彭纽斯河一直通到色萨利。希腊人的军队就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总计大约有 1 万重装步兵[④]；来自色萨利的骑兵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拉栖代梦人的统帅是卡列努斯的儿子埃瓦涅图斯，此人是从波列玛科斯[⑤]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人并非出身于王族；雅典人的统帅是涅奥克利斯的儿子泰米斯托克利斯。可是，他们在那里只停留了数日，因为从马其顿人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⑥]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腾佩山隘，不要在那里坐等侵略大军的蹂躏；还把波斯陆军的数量、海军的规模都描述了一番。希腊人听到使者们这番劝说之后，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觉得马其顿人是出于善意，于是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是，在我看来，希腊人主要是因为害怕波斯人抄另一条通道进入色萨利，他们才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听说，除了腾佩山隘之外，在上马其顿境内还有一条通道，通过冈努斯附近伯莱比人的领土，进入色萨利；不久，薛西斯的

---

① 阿琉阿斯家族相传是赫拉克利斯的后裔，是色萨利的王族。他们惧怕民主势力，想投靠波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薛西斯继位后不久即遣使请求波斯国王入主希腊，并愿尽力相助。参阅：Ⅶ.6、130。——译者注

② 腾佩山隘最窄处宽约 13 英尺，其他地方宽 15～20 英尺，全长约 5 英里。参阅：王选译本，第 50 页附注。——译者注

③ 所谓下马其顿是相对于内地山区的（上马其顿）而言的。——哥译本注

④ 重装步兵（Hoplite）乃是希腊陆军的主力。其装备有：头盔、胸甲、护腿、重盾、枪和短剑；轻装步兵则不着金属盔甲，持轻盾，有标枪手、弓箭手和投石手。——译者注

⑤ 波列玛科斯（Polemarch）一词本义为"将军"、"司令"。在斯巴达，他是"分队司令"，在雅典，他是执政官之一的"军事执政官"。参阅：王选译本，第 51 页注。——译者注

⑥ 亚历山大时任马其顿王，他实际上是给希腊人通风报信；不过，早在公元前 492 年，马其顿人已经臣服于波斯人，因而此次出征他们也派兵加入了薛西斯大军。——译者注

陆军实际上也正是从这条通道进入色萨利的。① 因此，希腊人回到他们的舰船上，起航驶回科林斯地峡。

[Ⅶ.174] 这就是远征军进入色萨利的情况。这些事情发生在薛西斯国王正准备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巴，并已经到达了阿卑多斯的时候。色萨利人既然已为其联盟者所放弃，他们便不再犹豫，而是全心全意地积极投靠到波斯人一边；后来，在战争中，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对薛西斯国王最有用的人。

[Ⅶ.175] 那些希腊人在回到科林斯地峡以后，考虑到亚历山大所说的话，就集中到一起，商议应当如何以及在何处迎敌作战。有一种占上风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当扼守德摩比利山隘。② 因为他们认为它比通向色萨利的那条山隘更为狭窄，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更近。至于后来使那些在德摩比利阵亡的希腊人遭到失败的那条间道，③ 他们此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们来到德摩比利之后才从特拉齐斯人那里得知的。于是，他们决定扼守这道山隘，以阻止异族军队由此进入希腊，同时他们又决定将他们的舰队驶往希斯提埃亚境内的阿尔特密西昂附近；这些地方彼此相距很近，这样海军和陆军之间可以互通对方行动的消息。④ 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如下所述。

[Ⅶ.176] 阿尔特密西昂地处色雷斯海由开阔的水面变成一条狭窄水道的岸边，⑤ 这条水道在斯基亚苏斯岛和玛格涅西亚大陆之间；穿过这条水道，就进入所谓阿尔特密西昂海岸线；这一片海滩位于优波亚岛的岸边，在那里有一座阿尔特密斯神庙。至于穿过特拉齐斯进入希腊的那道山隘⑥，其最狭窄处宽度仅为半普列特隆⑦。但是，整个通道的最狭窄之处不在这里，而在其他地方；在德摩比利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就是这样。德摩比利后面的阿尔佩尼，那里的宽度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行，在它的前面，安塞拉村附近的菲尼克斯河畔，宽度也一样。在德摩比利以西，⑧ 有一座无法攀登的险峻高山，它是奥耶塔山脉中的一座高峰；路东则是一片沼泽和海洋。山隘中有许多温泉，当地居民称之为考尔德隆⑨，在这

---

① 腾佩山隘并非进入色萨利的惟一通道，除了希罗多德这里提到的这条通道以外，还有更内地的佩特拉山隘和佛鲁斯塔那山隘（passes of Petra and Volustana），薛西斯大军后来很可能是分兵由这几处同时进入色萨利的。参阅：王选译本，第52页注。——译者注

② 此地多温泉，故又名“温泉关”。——译者注

③ 波斯人通过这条间道绕到希腊守军的背后，从而一举攻下德摩比利。参阅：Ⅶ.215～216。——译者注

④ 参阅本书地图五。——译者注

⑤ 阿尔特密西昂海面最狭窄处约为3.7千米。——译者注

⑥ 狭义上的希腊，不包括色萨利在内。——哥译本注

⑦ 约合15米。——译者注

⑧ 希罗多德在关于德摩比利的整个记述中，把方向都弄错了。这条通道是东西走向，并非希罗多德所想象的南北走向。因此，此处的“西”应为“南”，“东”应为“北”；“前方”和“后方”分别相当于“西”和“东”。——哥译本注

⑨ Cauldrons，意为“热水壶”。——译者注

些温泉的上方还有一座赫拉克利斯的一个祭坛。[①] 从前，人们在这条通路上曾经横着修筑过一道城墙，墙上原先还有城门。这是佛基斯人[②]因惧怕色萨利人而修筑的。那时候，色萨利人从塞斯普洛提亚[③]移居到他们至今还占据着的埃奥利斯人的土地上。由于色萨利人总想征服佛基斯，佛基斯人就修筑这条城墙来保护自己；同时，他们还想尽办法来阻止色萨利人侵掠他们的国家，于是就把温泉的水引入山隘，形成水道，切断陆路通道。那条古城墙是很久以前修筑的，由于年深日久，如今其大部分已经变成废墟了。如今希腊人决定修复这条城墙，力图在此阻击异族人的进军。路旁有一个叫做阿尔佩尼的村庄，希腊人指望可以从那里取得粮草。

［Ⅶ.177］因此，这些地方在希腊人看来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因为，他们在仔细考虑之后，认为异族军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众，又不能利用他们骑兵的优势。因此，他们决定在这里以逸待劳，迎击入侵希腊的敌军。他们听说波斯人进入皮埃里亚的时候，就在科林斯地峡兵分两部，陆军从陆路开赴德摩比利，舰队由海路驶向阿尔特密西昂。

［Ⅶ.178］现在，希腊人十万火急地分头奔赴两地，去迎击敌人。大约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自身同时也对希腊深感不安的德尔斐人去请示神谕，得到的答复是要他们向风祈祷，因为风将对希腊做出有益的贡献。德尔斐人得到了这个答复之后，他们首先把这个答复传达给那些渴望得到自由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还为惧怕异族人的情绪所笼罩。他们因得到这个讯息而受到激励，此后也一直对此表示感激。随后，德尔斐人在泰伊亚建立了一个奉祀风神的祭坛（泰伊亚这地方因凯菲苏斯的女儿泰伊亚而得名，在这里还有她的一片圣域），他们同时向风神奉献了牺牲。就是因为这道神谕的缘故，德尔斐人至今还在向风神奉献牺牲。

［Ⅶ.179］现在，薛西斯的舰队离开了塞尔马；其中十艘最快的船直接驶向斯基亚苏斯，在那个地方则有三艘希腊人侦察船，这三艘船当中有一艘来自特洛伊曾，一艘来自埃吉那，一艘来自雅典。他们远远地看到异族人的舰船驶来，纷纷落荒而逃。

［Ⅶ.180］异族人的舰船立即予以追击，普列辛努斯指挥下的那艘特洛伊曾人的舰船很快落入敌手。随后，波斯人把所俘获的最英俊的战士推到船头，杀死献祭；他们看到这个人如此英俊，而且是所俘获的第一个希腊人，因此他们认为是一种吉兆。这位被杀死献祭的人，名字叫做列昂。他遭遇这样的命运，或许和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关系。[④]

---

① 相传赫拉克利斯最后死于德摩比利附近的奥耶塔山上。当地因此而设祭坛供祀赫拉克利斯。——译者注

②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80年，德摩比利山隘已经不再在佛基斯境内。——哥译本注

③ 即塞斯普洛提人居住的地方，在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④ 他的名字Leon，希腊语意为“狮子”。——译者注

[Ⅶ.181] 但是，阿索尼德斯所指挥的那艘埃吉那的三列桨战舰，却给波斯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艘船上的一名战士，他是伊斯彻诺斯的儿子皮塞亚斯，在那天作战中表现最英勇的一个。当时他们的舰船已经被俘获，但他还是继续抵抗，直到他遍体鳞伤，倒下去了，才停止了战斗。船上的波斯士兵看到他还没死，还有呼吸，他们佩服他的勇敢，于是很急切地想办法救他的命。他们用药膏敷他的伤口，用棉制[①]的绷带给他包扎起来。当波斯人返回本方营地时，他们向全军展示所抓获的这个俘虏，赞赏他，厚待他；但是，他们把那艘舰船上所俘获的其他人，全都当做奴隶来使用。

[Ⅶ.182] 这样，波斯人已经俘获了三艘船当中的两艘。那第三艘三列桨战舰，在雅典人佛尔姆斯的指挥下，逃到彭纽斯河河口，从那里登陆逃跑了。波斯人得到了船身，但没有捕捉到舰上人员。因为雅典人在把舰船拖上岸之后，马上从船里跳出来，穿过色萨利，返回雅典。

驻守在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基亚苏斯的烽火[②]得知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害怕，于是他们把舰队停泊地从阿尔特密西昂转移到卡尔基斯，派遣哨兵去优波亚的高地去监视敌军的动向，目的在于保卫攸利浦斯。[③]

[Ⅶ.183] 同时，异族人的十艘快船当中有三艘驶入位于斯基亚苏斯和玛格涅西亚之间的被称为“蚂蚁”的暗礁地带，他们带来一根石柱，树立在暗礁上面。接着，他们把路途上的所有障碍都予以清除。之后，异族人的所有舰船就起航离开了塞尔马，这时国王离开塞尔马已有 11 天了。途中，斯库洛斯的庞蒙告诉异族人航路上的暗礁所处的位置。异族舰队在海上行驶了一整天，没有停歇，终于抵达了玛格涅西亚的塞匹亚斯，以及位于卡萨奈亚城和塞匹亚斯海角之间的海岸地带。

[Ⅶ.184] 海军到达这里，陆军抵达德摩比利，薛西斯全军还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根据我个人的估算，军队的人数如下。国王从亚细亚带来的舰船共有 1 207艘，在这些舰船上的诸民族的人数，如果按每艘船 200 人[④]计算，则是 241 400 人。在每一艘舰船上，除了各地的地方士兵以外，还各有 30 名战士，他们是波斯人、米底人或者萨凯人，这样就还得加上 36 210 人。在这两个数字之外，还得加上五十桨船上的船员，每艘船按 80 人计算，如前所述，[⑤] 这类的舰船共有 3 000 艘，这样，船员的总数就有 24 万人。这些海军都是随国王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为 517 610 人。步兵的人数为 170 万人，骑兵的人数是 8 万人。在他

---

① 哥译本为“亚麻”。从希罗多德的记载（Ⅲ.106）来看，希腊人对棉花似乎很陌生。波斯人大概是从印度人那里引进棉花和棉织品，进而西传。——译者注

② 希腊人非常普遍地用烽火报信。

③ 哥译本这一自然段在Ⅶ.183。——译者注

④ 一艘希腊三列桨战舰上的船员总数约 200 人，包括 170 名桡手和 30 名战士。

⑤ 参阅：Ⅶ.97。但是希罗多德说，包括五十桨船在内，舰船总数为 3 000 艘。——哥译本注

们之外，还要加上阿拉伯人的骆驼兵和利比亚人的战车兵，我估计他们有 2 万人。因此，把海军和陆军的人数加在一起，其总数就是 2 317 610 人。以上所说的，就是来自于亚细亚的兵力，这些数字当中还不包括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的人员。

[Ⅶ.185] 国王大军的总数，还要加上从欧罗巴所征募的军队，这些数字我只能依据自己的推测。居住在色雷斯，以及色雷斯附近诸海岛上的希腊人提供了 120 艘舰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是 2. 4 万人。除了海军，提供步兵的民族有：色雷斯人、派奥尼亚人、爱奥尔狄人[①]、波提埃亚人、卡尔基狄克诸部落、布里吉人、皮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伯莱比人、爱尼恩涅斯人、多罗普斯人、玛格涅西亚人、阿凯亚人以及色雷斯沿岸地带的居民。我相信，这些民族提供的军队总数达到 30 万人。他们和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相加，这样薛西斯大军的总数就是 2 641 610 人。

[Ⅶ.186] 以上是全体战斗人员的数量。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运粮船上的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只上的人员，我相信，他们只会比战斗人员多，而不会比他们少。但是，我估算的时候，我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而是按照他们和战斗人员的人数相等。这样，他们的人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还要加上同样数量的人数。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到塞匹亚斯海角和德摩比利的时候全军总数就是 5 283 200 人了。[②]

[Ⅶ.187] 这就是薛西斯大军的人员总数。至于厨妇、侍妾、太监的数目，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说明；同样，究竟有多少搬运辎重的马匹、其他驮畜以及随军而来的印度狗，没有人作过确切统计，因为它们为数极大。因此，说起一些河流的水不能满足大军的使用，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怎样才能保障他们的食物供应，这反倒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了。因为我通过计算发现，假定每个人每天食用一科尼克斯的谷物，而不做更多的估算，那么全军每天的消费量就达到 110 340 麦狄姆诺斯。[③] 而这还未把妇女、太监、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当中，就相貌和身材而论，没有哪个人比薛西斯更有资格来执掌全军的统帅权。

[Ⅶ.188] 如前所述，舰队自塞尔马起航之后，在海上行驶，进入了玛格涅西亚境内的卡萨奈亚城和塞匹亚斯海角之间的海岸地带。率先抵达的舰船停靠在岸边，后抵达的舰船就在它们外侧抛锚停泊。这一带的海滩不够开阔，因而这些舰船不得不排起来，一列紧挨着一列，纵深 8 列，船头朝海。那天，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夜。但是，黎明时分，平静而沉寂的海面开始翻腾起来，猛烈的风暴夹杂

---

① Eordi，居住在斯特里梦河和阿修斯河之间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② 参阅：Ⅶ.60、89 注。——译者注

③ 麦狄姆诺斯（Medimnus），亦译“麦斗”，希腊容量单位，48 科尼克斯＝1 麦斗＝52. 3 公升。希罗多德这里的数字有些误差。——译者注

着一阵阵强劲的东风——这种东风被当地人称为赫勒斯滂提亚斯——劈头盖脸地向他们袭来。他们当中那些预见到风暴将起，以及所处的位置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人们，就把舰船拖曳到海滩上，没有遭到风暴袭击，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舰船。但是，那些在海上遭遇风暴的舰船，被卷上岸边的，有的被卷到位于培里昂山脚下的所谓“炉灶”附近，有的搁浅了，有的被卷到塞匹亚斯海角附近，同时，还有一些舰船在麦利波亚城和卡萨奈亚城附近被风暴击碎。这场风暴是无法抵御的。

[Ⅶ.189] 据说，雅典人根据刚刚接到的神谕，祈求波列亚斯①要帮助希腊人，因为神谕命令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腊人的传说，波列亚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就是埃里克修斯的女儿奥里泰伊娅。这个传说还提到，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雅典人才认定波列亚斯是他们的女婿。当他们的舰船停泊在优波亚的卡尔基斯的时候，雅典人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或许是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向波列亚斯和奥里泰伊娅奉献了牺牲，如同他们先前在阿索斯山附近那样，他们祈求两位来帮助雅典人，摧毁异族军的舰队。虽然我不能断言，波列亚斯是不是为此而袭击停泊在那里的异族人的舰队，但是，雅典人却宣称，从前，他们曾得到过波列亚斯的佑助，如今，异族人所遭受的这些灾难都要归功于他。因此，雅典人在回国以后，就在伊里苏斯河河畔，为这位神祇修筑了一座神庙。

[Ⅶ.190] 至于这次风暴给波斯人所造成的损失，据最低的估计，他们损失的舰船也不下 400 艘，无数的人员被卷走，巨额的钱财被吞噬。有一位玛格涅西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美诺克利斯，他在塞匹亚斯海角附近耕种土地，就是因为这次的风暴所造成的灾难而大发横财；因为他在事后不久捡到了许多被海浪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还捡到了波斯人的财宝箱，还有各种各样黄金工艺品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财宝。阿美诺克利斯虽然因此而成为巨富，但是他并非事事顺遂；他和其他人一样，自己也遭受了不幸——他的儿子被人杀死了。

[Ⅶ.191] 至于所损毁的运粮船以及其他商船的数量，那就更加无法统计了。事实上，这样的灾难使得海军将领们害怕他们会遭到色萨利人的袭击，于是就用残破的船体在他们驻地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这场风暴持续了三天。最后，玛古术士向风神献祭，并且在魔术师的帮助下对大风施以魔法；同时，他们向塞提

---

① 北风神。他是星空之神和黎明女神所生的儿子，是西风神泽菲洛斯（Zephyrus）、东风神攸洛斯（Eurus）、南风神诺图斯（Notus）的兄弟。相传波列亚斯居住在色雷斯一带，他刮起北风，卷走了雅典国王埃里克修斯的女儿并且娶其为妻。其形象为长有两扇巨翼，可以翱翔蓝天的大力士。——译者注

斯[1]和涅雷德斯[2]奉献牺牲，终于使风暴在第四天平息下来；或许，那是风暴自己停了下来的。他们之所以向塞提斯奉献牺牲，是因为听伊奥尼亚人说，她就是从这个地方被佩琉斯带走的，而整个塞匹亚斯海角一带就是属于塞提斯以及她的姐妹涅雷德斯的。于是，风暴就在第四天平息下来。

[Ⅶ.192] 在风暴刮起的第二天，希腊人留在优波亚高地的侦察员就从山上的瞭望台跑下来，把波斯舰队遭袭击的情况向同胞们作了详细的报告。希腊人一听到这件事，就立即向他们的救主波塞冬感恩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后火速地赶回阿尔特密西昂，他们预料波斯人余下可以和他们对抗的舰船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他们第二次回到阿尔特密西昂，沿海岸停泊。自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们都在波塞冬的名字上加上一个头衔——救主。

[Ⅶ.193] 当风暴不再咆哮，海面上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异族舰队当中的一些舰船就顺水而下，沿着大陆的海岸行进。他们绕过玛格涅西亚海角后，径直驶入连通至帕伽赛的海湾。在属于玛格涅西亚的这个海湾内有一个地方，据传当初赫拉克利斯和伊阿宋及其同伴们乘船出海，前往科尔基斯的埃亚去寻找金羊毛的时候，船只在这里靠岸，赫拉克利斯被他们从阿尔戈号船上派下来，到这个地方取饮用水，结果被他们抛弃在这里。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取得饮水之后，再起航出海。由于这种情况，那个地方就取名为阿菲泰。薛西斯的舰队正是来到这里抛锚停泊的。

[Ⅶ.194] 薛西斯舰队当中有 15 艘舰船，是在其余舰船起航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恰好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与希腊的舰队遭遇。但是，这些异族人把这些舰船误认为是自己的舰队了，于是就驶向敌方的舰队中间，结果落入敌手。这支波斯舰队的指挥官，是埃奥利斯地区的库麦城的总督，萨玛修斯的儿子桑多凯斯；这位桑多凯斯当初在担任王家法官的时候，曾因对一次受贿罪的误判而开罪于大流士，大流士判处他死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3] 但是，正当桑多凯斯被吊上十字架的时候，大流士考虑到这个人对王家的功劳要比他的过错大些；于是，当大流士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并非贤明而是冒失的时候，他便下令把桑多凯斯放下来，予以释放。那一次，桑多凯斯就这样从大流士那里死里逃生，保全了性命；而这一次，他再入虎口，就不会那么轻易有幸逃脱了；原来当希腊人看到波斯舰船向他们驶来的时候，他们猜准是波斯人认错了队伍，于是他们乘船出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敌舰俘获了。

---

① Thetis，海中神女，海神涅琉斯（Nereus）和多利斯所生的长女，阿喀琉斯的母亲。宙斯和波塞冬都曾向她求婚，结果她嫁给了佩琉斯（Peleus）。相传在他们的婚宴上，纷争女神厄里斯投下一个金苹果，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诱因。海中神女和她们的父亲一起居住在爱琴海海底深处的水晶宫里。——译者注

② Nereids，海中神女（统称），荷马史诗说有 34 位（一说 50 位），海神涅柔斯和多利斯之女。——译者注

③ 王译本译为“磔刑”。但是，古代中国的磔刑通常是要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与古代波斯的这种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不撕裂人体，让受刑者慢慢地死去）明显不同。——译者注

［Ⅶ.195］在其中的一艘舰船上，希腊人擒获了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里多利斯；在另一艘舰船上，帕佛斯的将军，德摩诺乌斯的儿子彭泰鲁斯也成了阶下囚。他从帕佛斯带出来12艘舰船，其中11艘在塞匹亚斯海角附近所遭遇的风暴中被摧毁，而他所乘坐的剩下的那一艘又在前往阿尔特密西昂途中被俘获。希腊人随即对这些俘虏进行讯问，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薛西斯的大军的各种情况，然后把他们用链子拴起来，押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Ⅶ.196］异族人的海军，除了我提到的由桑多凯斯所率领的那15艘舰船以外，其余的都安全驶抵阿菲泰。与此同时，薛西斯和他的陆军继续推进，通过了色萨利和阿凯亚。他们自进入马里斯人的领土到这时已经三天了。在色萨利，他听说当地的马匹是希腊最好的，于是就让他自己的马匹与色萨利的马匹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希腊的骏马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在色萨利境内，除了奥诺科努斯河以外，其他河流都能够满足薛西斯大军所需；但是在阿凯亚，当地最大的阿皮丹努斯河，也几乎无法满足大军所需。

［Ⅶ.197］薛西斯抵达阿凯亚的阿鲁斯[①]以后，他的那些向导们很想把他们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就给他讲述了那一带的居民都知道的有关宙斯·拉菲斯提乌斯神庙的一个传说——讲述了埃奥鲁斯的儿子阿萨玛斯和伊诺[②]是如何密谋杀害弗里克苏斯[③]的；以及后来阿凯亚人又是如何遵照神谕的指示，对弗里克苏斯的后人们施以处罚，规定：严禁这一家族中的最年长者进入城市会堂（阿凯亚人以此来称呼他们的人民会堂），他们自己就亲自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入会堂大门，除非他被作为牺牲奉献，否则他是不可能再出来的。此外，向导们还告诉他说，有许多人在即将被杀死献祭的时候，却因为恐惧而逃走，逃到外地去避难；但如果这些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而有人发现他们进入城市会堂，他们就会被全身披上花彩，并且在盛大游行队伍的簇拥下被作为牺牲奉献。弗里克苏斯的儿子库提索鲁斯的后人们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待遇，那是因为当阿凯亚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准备用埃奥鲁斯的儿子阿萨玛斯来作为赎罪的供物，正要把他杀死献祭之时，库提索鲁斯却从科尔基斯的埃亚来救了他，因而神祇就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后人的身上了。薛西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当他来到神祇的圣林之时，他自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都不进去。他也是尊敬阿萨玛斯的后人的

---

① 阿鲁斯是位于奥特里斯山东北、帕伽赛湾附近、安菲苏斯河畔的一座古城，相传为阿萨玛斯所建。关于阿萨玛斯的传说，与希腊早期居民的起源有关。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217～218页。——译者注

② 阿萨玛斯之妻，赫勒之后母。——译者注

③ 阿萨玛斯之子。他为了逃避后母的迫害，和他的姊妹赫勒一起骑上长着金羊毛的公羊出走。后来他到达科尔基斯，在那里杀死金毛公羊，奉献给宙斯。——译者注

住宅和圣域的。①

[Ⅶ.198] 薛西斯在色萨利和阿凯亚的所作所为已如上述。他从这里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马里斯境内，在这个海湾，每天都有潮起潮落。② 濒临海湾有一片平原，这片平原有些区域比较开阔，有些区域非常狭窄；在平原的边缘有高不可攀的山峰，环抱着整个马里斯，它们被称为“特拉齐斯峭壁”。如果你从阿凯亚出发，那么你就会首先来到海湾边的城镇安提库拉；在该城的附近，斯伯凯乌斯河流经爱尼恩涅斯人的国土之后，在那里入海。在距离该河大约 20 斯塔狄亚③的地方还有一条河，被称为狄拉斯河，这条河据说是在赫拉克利斯被焚时，首先是为了救助他而从地下冒出来的。离狄拉斯河 20 斯塔狄亚的地方又有一条河，被称为麦拉斯河。④ 特拉齐斯城距离这条麦拉斯河 5 斯塔狄亚。⑤

[Ⅶ.199] 特拉齐斯城坐落在大海和高山之间，这里是该地区最为宽阔的地方；这块平原最长处达 2. 2 万普列特隆。⑥ 在特拉齐斯城南，在特拉齐尼亚的境域内的山脉中，有一道山隘与外界相通；而阿索普斯河就沿着山麓流经这道山隘。

[Ⅶ.200] 由阿索普斯河再往南，是另一条被称为菲尼克斯的河流，这条河水流不大，也是从同一山中流出，注入阿索普斯河。这里是整个河谷最狭窄的地方，原来那个地方有一条宽度仅能容一辆车通过的道路。从菲尼克斯河到德摩比利的距离为 15 斯塔狄亚；⑦ 在阿索普斯河与德摩比利之间，有一个名叫安塞拉的村落，阿索普斯河在流经这个村落之后，注入大海。那个村落的周边一带，地势比较开阔；那里坐落着安菲克提奥涅斯人的德墨特尔的神庙，还有安菲克提奥涅斯⑧代表的坐席，以及为安菲克提昂本人所建的神庙。

[Ⅶ.201] 国王薛西斯在特拉齐尼亚的马里斯地方扎营，而希腊人则驻扎在隘路之中。希腊人一般称他们所驻扎的这些山隘为德摩比利（温泉关），但是当

---

① 这里涉及古代民俗中“人祭”的习俗。这个传说起源于对部落主神“宙斯·拉菲斯提乌斯”的崇拜。这位神祇类似于《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Jehovah）、腓尼基人的摩洛（Moloch）和麦勒卡特（Melqart），起初大概有权将人们尤其是祭司家族的头胎出生的儿童作为牺牲，而腓尼基人是将儿童烧死献祭；后来，即使到了以羊取代人献祭（犹太教“替罪羊”的典故与此有关）的时代，头胎出生的儿童也必须离开本土。——译者注

② 定时涨落的潮汐在地中海地区是很少见的。但是在离马里斯湾不远的攸利浦斯（Euripus，波奥提亚和优波亚之间的狭长水道。——译者注），潮起潮落却非常明显。——哥译本注

③ 约合 3. 7 千米。——译者注

④ 意为“黑河”。——译者注

⑤ 约合 925 米。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99。——译者注

⑥ 这个数字显然不正确。这片平原的最宽处直到今天也只有 7 英里（按希氏说法长度达到 420 英里。——译者）。希罗多德可能把整个这条通道都当作平原了。

⑦ 约合 2. 8 千米。——译者注

⑧ 直译：“周围居民”——相邻的一些部落结成联盟，并派代表（Pylagori）参加一年举行两次的会议。参阅：Ⅱ.180 注。——哥译本注

地人和临近的居民则称之为比利（关隘）。[①] 两军就分别驻扎在这样的地方，异族人一方控制着特拉齐斯以北[②]的所有地区，而希腊人一方则控制着特拉齐斯以南，一直延展到海岸的大陆地区。[③]

[Ⅶ.202] 在那里严阵以待，准备抗击波斯人的希腊人有：来自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300 名；[④] 来自阿卡底亚的 1 000 名，泰格亚人和曼丁尼亚人各有 500 名；来自阿卡底亚的奥科麦努斯[⑤]的奥科麦努斯人有 120 名；来自阿卡底亚其他城邦的有 1 000 名；此外，科林斯出兵 400 名，弗琉斯出兵 200 名，迈锡尼出兵 80 名。这些士兵都来自于伯罗奔尼撒。来自于波奥提亚的，有 700 名塞斯皮亚人，400 名底比斯人。

[Ⅶ.203] 除了这些士兵以外，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和佛基斯人响应同胞们的呼唤，其中罗克里斯人出动了全国军力，佛基斯人出兵 1 000 人。[⑥] 希腊人主动向他们求援，派使者告诉他们说："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作为大军的先锋队，在主力部队之前率先部署在这里罢了，而我们天天都在期盼着其他同盟者的到来；我们在海上已经严密布防，由雅典人、埃吉那人和所有其他配置在舰队中的人们负责巡视；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侵略希腊的那个人毕竟不是神祇，而不过是一个凡人；作为凡人，那种生来就注定不会遭遇任何灾祸的人，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遭遇不幸的，而且越是强大有力的人物，他所遭遇的灾祸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既然前来进攻我们的不过是一个凡人，那么他必将名誉扫地。"罗克里斯人和佛基斯人在这番话的鼓励下，就派兵到特拉齐斯来援助希腊人了。

[Ⅶ.204] 在这支联合军队中，每一个城邦所派出的军队都各自有自己的将领；而最受尊敬的全军的统帅，则是拉栖代梦的列奥尼达。如果由他开始上溯他的家谱，那就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列昂、攸利克拉提达斯、安那克桑德、攸利克拉特斯、波里多鲁斯、阿尔卡门涅斯、泰列克利斯、阿尔凯劳斯、阿格西劳斯[⑦]、多里苏斯、拉波塔斯[⑧]、埃切斯特拉图斯、阿吉斯、攸里斯提尼、阿里斯

---

① 比利（Pylae，Πύλαι）源自希腊文 πύλη（"关隘"、"大门"之义）；德摩比利（Thermopylae，Θερμοπύλαι）则为 Θερμός（温热的）与 πύλη（关）两词的合成，因当地多温泉，罗林森译为 The Hot Gates，故中文译为"温泉关"甚为确当。——译者注

② 严格说来，这里的"北"，应是"西"；以下"向南"，应是"向东"。——哥译本注

③ 即希腊。——哥译本注

④ 据狄奥多鲁斯（Ⅺ.4.5）说，拉栖代梦方面派出 1 000 名拉栖代梦人和 300 名斯巴提亚特人（spartiates）。斯巴提亚特人是斯巴达的公民（即所谓"平等者公社"成员的斯巴达人），拉栖代梦人则是拉栖代梦（斯巴达）国家全体国民而言，包括斯巴达人，也包括庇里阿西人。因而必须注意古希腊文献中"斯巴达人"和"拉栖代梦人"的区别。参阅：Ⅵ.58 注。——译者注

⑤ 波奥提亚还有一个名叫奥科麦努斯的城邦。——译者注

⑥ 狄奥多鲁斯（Ⅺ.4.6～7）指出，此外还有 1 000 名马里斯人来增援，他们很可能是当地的特拉齐斯人。——译者注

⑦ 即赫格西劳斯（Hegesilaus）。——译者注

⑧ 来库古斯的侄子。——译者注

托德姆斯、阿里斯托玛库斯、克列奥达攸斯、海鲁斯、赫拉克利斯。

列奥尼达之成为斯巴达王，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①

[Ⅶ.205] 原来，列奥尼达有两位兄长，克列奥蒙尼和多里尤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想继承王位的事情。然而，克列奥蒙尼死时无男嗣，多里尤斯也死于西西里，结果王位就落到了列奥尼达的身上，因为他比克列昂布罗图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幼子）年长，并且他还娶了克列奥蒙尼的女儿为妻。现在，就是他率领着法律所规定的 300 名精兵来到德摩比利。这 300 精兵是由他亲自从公民中选拔的，个个都是有子嗣的。② 他还率领着那些来自底比斯的军队，这些底比斯人数目我前面已经提到，他们的指挥官是攸利马库斯的儿子列昂提阿德斯。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奥尼达惟独从底比斯征兵，并且只带底比斯人到这里来，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特别猜疑底比斯人，说他们非常热衷于投靠波斯人。因此，列奥尼达就把他们召来作战，他想看看他们是答应他的要求，还是公然拒绝出兵，拒绝加入希腊联军。结果，他们虽然派出了士兵，但却是别有用心的。

[Ⅶ.206] 斯巴达人所派出的列奥尼达及其属下的这些士兵，是先于其他城邦而派出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促使其他盟邦看到他们这样而奋起作战，不致像有些城邦那样投到波斯方面。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斯巴达人在拖延，他们很有可能也这样做。现在斯巴达人因为庆祝卡尔内亚节③而滞留在国内，他们打算等过了节之后，全军火速开拔，仅留一支卫戍部队驻守斯巴达。其他的盟邦也打算这样做。因为奥林匹亚庆节④的举行日期也正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到了。他们一致认为德摩比利之战决不会如此迅速地决出胜负，于是他们就派出了先头部队。这就是希腊同盟诸邦的意图。

[Ⅶ.207] 可是，那些扼守德摩比利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军队逼近山隘入口的时候，却开始慌乱起来，于是就相互争论是否应当撤离此地。伯罗奔尼撒人大都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守卫科林斯地峡。但是，列奥尼达看到佛基斯人和罗克

---

① 斯巴达由两位国王执政，相传皆为赫拉克利斯的后裔。赫拉克利斯的四世孙阿里斯托德姆斯将王位传给其孪生子攸里斯提尼（Eurysthenes，其后人为阿吉斯王室 Agiad）和普洛克利斯（Procles，其后人为攸利滂提德王室 Eurypontids）。于是斯巴达王族由此分为两支，列奥尼达属于攸里斯提尼一支。关于列奥尼达之父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婚姻，以及王位继承中的相关情况，可参阅：希罗多德的记载（Ⅴ.39～48）。——译者注

② 300 人为国王卫队（所谓 ιππεις，“武士”）的正规数目。如果按哥译本的译法，“那些有子嗣的人”是在那 300 精兵之外的，那就又与在德摩比利只有 300 名斯巴达人已成定论的传统说法不符。斯巴达国王之所以精选那些有子嗣的人前往，也许是因为列奥尼达料定此去凶多吉少，这样不至于使这些公民死后无嗣。罗译本和哥译本对这段译文的理解明显有分歧。——译者注

③ 参阅：Ⅵ.106 及附注。

④ 奥林匹亚节在爱利斯的奥林匹亚举行，时间是爱利斯历法的 8 月，亦即夏至后第二次月圆时，为期 5 天，每四年举行一次，纪念奥林帕斯的宙斯，同时举办各种竞技比赛。相传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在公元前 776 年举行。根据卡尔内亚节和奥林匹亚节的日期，可以推出温泉关之战和阿尔特密西昂之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80 年的 8 月中下旬。在这两个节日期间，照例都不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译者注

里斯人对这种意见大为愤慨，就主张留守原地，同时派使者前往各邦去求援，因为他们的兵力实在太少，无法抵抗波斯大军。

[Ⅶ.208] 正当他们这样争论的时候，薛西斯派了一骑探马前来侦察敌情，看希腊人究竟有多少，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因为当他还在色萨利境内的时候，就听说在这里集结了一小股军队，为首的是拉栖代梦人，他们的统帅是赫拉克利斯的后人列奥尼达。探马策马驰近希腊人的营地，瞭望窥视了一番，但他看不到全军的情况，因为他不可能看到驻守在城墙里面的人。如今希腊人已重建这道城墙，并且正在小心据守。可是，他看到了城墙外面的那些人，他们把武器堆放在城墙的外面，而这时驻守在外面的又正好是拉栖代梦人。探马看到了一些人在那里练体操，有一些人在梳理自己的长发。他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点数他们的人数，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记下来之后，便悄悄地骑马返回了；既没有人追他，也没有人理会他。这样，探马返回营地，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向薛西斯作了禀报。

[Ⅶ.209] 薛西斯听了探马的禀报，不能理解事情的真相——不能理解斯巴达人正准备全力杀敌，否则即杀身成仁。在他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于是，薛西斯就派人把在他的军营中的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召来，而等德玛拉图斯来到之后，他就向他询问所有这些事情，他很想了解斯巴达人这样做用意何在。德玛拉图斯回答说："我们在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说起过这些人了；但是，你听了之后，却嘲笑我，虽然我所告诉你的都是我明知即将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你要知道，我是竭尽至诚，在你的面前说实话的；现在，请再听我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争夺这条通道前来和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为此作准备。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每当他们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他们总是要梳理一下他们的长发的。[①] 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制服了这些人，征服留在斯巴达的那些拉栖代梦人，那么，世上就再也没有其他民族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即将和你交锋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以及最勇敢的人。"

但在薛西斯看来，德玛拉图斯所说的话是完全不可置信的，他进而问德玛拉图斯："他们的军队人数这样少，怎么可能和我大军对抗呢？"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不像我所说的那样，那就把我当作一个说谎者来看待吧。"

[Ⅶ.210] 然而，尽管如此，德玛拉图斯仍然不能把薛西斯说服。国王在那里等候了整整四天，[②] 一直料想希腊人会逃跑的，但是到了第五天，薛西斯看到

---

① 据希罗多德（Ⅰ.82）记载，蓄留长发原为阿尔哥斯人的习惯，但是阿尔哥斯人在公元前546年与斯巴达人作战失利，失泰列亚之地，遂宣誓在收复此地之前，不再蓄长发。斯巴达人原本不蓄长发，从此制定法律，改蓄长发。——译者注

② 可以推想，波斯国王起初是打算等他的舰队到来而采取联合行动的，在希望落空后，才决定发起进攻。

他们并未撤走，以为他们留守在那里只不过是轻率和鲁莽，不由得怒火中烧，命令米底人和基西亚人出击，要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米底人冲上前去，希腊人进攻，许多人倒下了；另一些人接着前去进攻，他们虽然死伤惨重，但并没有被击溃。不过，他们向所有的人，尤其是向国王本人证明，他们人数虽多，可其中真正的勇士却寥寥无几。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

[Ⅶ.211] 米底人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便退下阵来；取代他们的是由海达涅斯所率领的波斯人，国王称其为“不死军”。薛西斯认为，至少他们会很快解决这场战斗的。但是，他们和希腊人交手之后，也是一筹莫展，打得情况和米底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原来，两军在狭窄的地方交战，波斯人所使用的枪比希腊人的枪要短些，[①] 因此他们根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然而，拉栖代梦人的作战方式却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的战术素养要比他们的敌人高出许多。他们有许多战术，其中有一种叫做“回马枪”——他们转身佯装逃走，异族人不知是计，就大喊大叫追上前来，当他们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斯巴达人就转过身来向异族人发起反击，这样一来，就歼灭了大量异族军士。在交战中斯巴达人同样也有伤亡，但人数很少。最后，波斯人发现，他们无论是列队进攻还是用其他方式进攻，都无法取得山隘的方寸之地，他们只得退回自己的营盘。

[Ⅶ.212] 据说在交锋的过程中，国王薛西斯由于替自己的军队担忧，曾经三次从他观战的王座上跳下来。

翌日，双方再战，但是异族军队也没有取得比第一天更好的战果。异族人作战的时候，以为希腊人数量这样少，又伤兵满营，肯定再也无法抵挡他们了。但是，希腊人却按队伍和民族列阵，依次轮流出战，只有佛基斯人是例外，因为他们驻守在山上，扼守着间道。[②] 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表现毫无二致时，他们就再次败退下来。

[Ⅶ.213] 现在，国王薛西斯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困难，感到束手无策了。这时，一位马里斯人，攸利德姆斯的儿子爱菲阿尔特跑来见他，向他献策，把穿山越岭通往德摩比利的那条间道告诉了他，目的是想从薛西斯那里领取重赏。这样，留在德摩比利抵御异族侵略者的那些希腊人就毁在了他的手里。后来，这个爱菲阿尔特由于惧怕拉栖代梦人，而逃往色萨利境内。在他逃亡期间，安菲克提昂同盟在德摩比利开会，皮拉哥里[③]曾出价悬赏爱菲阿尔特的首级。过了一段时期，他返回安提库拉，[④] 在那里被一位名叫阿塞纳德斯的特拉齐斯人给杀死了。这位阿塞纳德斯杀死爱菲阿尔特并不是为了惩罚他的叛变行为，而是另有原因

---

① 波斯军人不但枪短，而且盾小，又不着金属的盔和护腿，在开阔地带作战有行动自如、便于调动的优点，但在山地狭窄之处作战则不如希腊重装步兵。——译者注

② 关于间道，参阅：Ⅶ.215～216。——译者注

③ 参阅：Ⅵ.200 附注。——译者注

④ 城镇，在马里斯。——译者注

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部历史的后面提到。[①] 虽然如此，拉栖代梦人仍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这就是爱菲阿尔特在许久之后被杀死的情况。

[Ⅶ.21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把间道的事报告给国王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山的，是卡利斯图人法那哥拉斯的儿子奥涅特斯和安提库拉人科里达卢斯。[②] 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人的皮拉哥里的所作所为这一事实出发，他们悬赏的不是奥涅特斯和科里达卢斯的首级，而是特拉齐斯人爱菲阿尔特的首级；而人们必须认为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了解事实真相的。其次，我们知道，爱菲阿尔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逃亡的。不过我承认，纵然奥涅特斯不是一个马里斯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也是会知道那条间道的。但是既然爱菲阿尔特就是实际上把波斯人从间道引过山的那个人，那我在这里就把罪责定在他身上。

[Ⅶ.215] 这时候，薛西斯喜出望外，对于爱菲阿尔特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于是他立刻命令海达涅斯及其麾下的兵士[③]前去。大约在掌灯时分，他们离营出发。这条间道[④]最早是由当地的马里斯人发现的。此后不久，当佛基斯人在山隘中筑墙，以使自己免遭攻击的时候，马里斯人引导色萨利人由这条小路攻入了佛基斯。因此，从那个时候起，马里斯人就总是别有用心地利用这条间道。[⑤]

[Ⅶ.216] 这条间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流经峡谷的阿索普斯河；那里的山和这条间道同名，都叫安诺派亚。而这条安诺派亚间道沿着山脊蜿蜒而行，它的终点就是阿尔佩努斯——最靠近马里斯的罗克里斯人的一座城镇。在那块被称为“黑屁股”的岩石以及凯尔科佩斯人遗迹的地方，是间道最狭窄的部分。[⑥]

---

① 希罗多德在本著作并没有谈及此事。（这一表白证明希罗多德有意将其历史继续写到第9卷所终止的公元前479年以后。——哥译本注）

② 克特西亚斯在其《波斯志》（24）中提到，此二人为特拉齐斯人卡里阿德斯（Kalliades）和提玛佛涅斯（Timaphernes）。参阅：王选译本，第68页附注。——译者注

③ 即“不死军”。——译者注

④ 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加图传》（Cato，Ⅻ）中，描述了加图所率领的军队在试图通过这条小路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哥译本注

⑤ 希罗多德一直未提到那些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的防守之处。事实上除了德摩比利山隘和安诺派亚间道之外，还有一条山路可走上阿索普斯峡谷，越过奥耶塔山和卡里德罗姆斯（Callidromus）之间的山脊，进入凯菲苏斯河流域；后来薛西斯即由此路进入多利斯。此山路若不守，则守德摩比利便毫无用处；特拉齐斯城堡位于阿索普斯峡谷附近，能扼守此山路。因此，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也许还有狄奥多鲁斯所说的那1 000名马里斯人（即特拉齐斯人），很可能就在特拉齐斯城堡和这条山路上驻守着。参阅：王选译本，第71页附注。——译者注

⑥ 凯尔科佩斯人（Cercopes）是一些淘气的矮子，曾经有人警告他们，说要提防一个“μελάμπυγος”（黑屁股的）敌人。赫拉克利斯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出时，将两个矮子倒吊在他的背上，这样他们就完全能够理解到他的这一绰号的由来了；他们就这件事开起玩笑来，直到打动了他，把他们释放了。——哥译本注

[Ⅶ.217] 这就是间道的形势。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普斯河，他们沿着这条间道跋涉了一整夜，右手是奥耶塔山，左手是特拉齐斯山。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德摩比利山隘的山顶上。如前所述，这一段山路，现在正由1 000佛基斯的重装步兵把守着，他们在把守间道的同时，也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奉命把守山上的路段，而其他的希腊人则奉命守卫下面的山隘，因为他们主动向列奥尼达请缨，自己承诺守卫这条间道。

[Ⅶ.218] 波斯人在沿着山坡攀登时，是这样被发现的。他们开始攀登的一段时间，希腊人没有任何察觉，直到进入满是橡树的地带，在死一般寂静中，波斯人脚下踩踏树叶发出的声响，给人感觉也特别大，这才引起佛基斯人的注意；于是，他们一跃而起，赶忙拿起武器。说时迟那时快，异族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这些异族人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不由得吃惊，因为他们原以为根本不会有人阻挡他们的，而现在却遇到一支军队。海达涅斯害怕这些佛基斯人是拉栖代梦人，就问爱菲阿尔特这些人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知道了实际情况之后，就率领波斯人列阵，准备投入战斗。波斯人万箭齐发，箭如雨下，佛基斯人以为波斯人攻击的目标正是他们，于是他们仓皇逃往山顶，准备在那里死战。其实佛基斯人弄错了。但是波斯人以及爱菲阿尔特和海达涅斯认为根本不必去和佛基斯人纠缠，他们离开那里，全速下山。

[Ⅶ.219] 那些在德摩比利的希腊人，起初曾受到预言家麦吉斯提亚斯[①]的警告。麦吉斯提亚斯在察视了牺牲之后，就他们的命运作出预言；不久，天还没亮，[②] 前来，报告了波斯人迂回出间道的消息；最后，黎明时分，从高地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报。于是，希腊人举行会议，商讨对策，但他们的意见颇有分歧。有些人强烈反对撤离镇守之地，另有些人则持相反意见，会议无果而终。会后一部分军队离开他们的驻地，返回各自的城邦去了，但是也有些军队决定留下来，和列奥尼达一道坚守阵地。

[Ⅶ.220] 据说，是列奥尼达本人考虑到他们的性命安全，而把这些军队打发走的。但是他认为对于他本人和斯巴达人来说，擅自离开他们特别受命前来守卫的阵地，那是很不光彩的。不过，就我而言，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即列奥尼达看到同盟者的军队已经意气消沉、不愿和他患难与共了，[③] 于是就打发他们回国了，可是对他本人来说，撤退是不光彩的；而且他知道，假如他留守在那里，他既可以传美名于后世，也无伤于斯巴达的繁盛。原来斯巴达人在这次战争刚刚

---

① 阿卡纳尼亚的预言家，随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译者注

② 有一些投诚者投诚者中有一位库麦人提拉斯提亚达（Tyrrhastiadas）。参阅：狄奥多鲁斯，Ⅺ.8.5。——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竟忘了希腊人从陆上和海上配合作战的计划。李奥尼达也许对波斯人抄间道从安诺派亚迂回绕到隘口的后方感到震惊，但他目前所接受的主要任务就是扼守陆路隘口，直到希腊的舰队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如果盟军能够在德摩比利隘口后方的卡里德罗姆斯山附近阻击波斯人的话，这也是可以做到的。李奥尼达坚信他可以率领余部守住隘口。

开始的时候，曾经就这场战争请示神谕，皮西亚女祭司向他们预言说，要么拉栖代梦被异族人所灭，要么他们的国王之一必死无疑。神谕是用六步格诗说出来的，内容如下：

> 哦！你们这些幅员辽阔的拉栖代梦的居民，
> 或者你们那光荣之城毁于柏修斯子孙之手，①
> 或者，反过来，整个拉哥尼亚国家一直为
> 失去其国王——赫拉克利斯的苗裔而哀悼。
> 公牛或雄狮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
> 这个敌人如同宙斯般的强大，他势不可挡，
> 直到捉住你们国王，或拿下你们光荣之城。②

我以为，列奥尼达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答复，并且想使斯巴达人独享这份荣誉。所以他宁愿把同盟者都打发走，也不愿意让那些撤走者的离去成为一种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愉快的后果。

[Ⅶ.221] 在我看来，支持我这个看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位随军前来的预言家，阿卡纳尼亚人麦吉斯提亚斯，据说他是麦兰普斯③的后人，是他通过察视牺牲的表象而警示希腊人，危险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就是他，自称是真真切切地接到列奥尼达的命令而撤离的，为的是不至于使他毁于即将来临的惨祸。然而，麦吉斯提亚斯虽然受到了这样的命令，但是他不愿意离开，坚持留在军中；只是把同在军中的惟一的儿子打发回去了。

[Ⅶ.222] 这样，那些同盟者就遵照列奥尼达的命令，撤离了那里。和斯巴达人一起留下来的只有塞斯皮亚人和底比斯人；不过，这些底比斯人留在那里决非出于自愿，因为他们是被列奥尼达作为人质扣留在那里的。相反，塞斯皮亚人却是诚心诚意留下的，他们拒绝撤离，不愿抛下列奥尼达及其同伴而去。于是，他们决心留下来，与斯巴达人同生共死。塞斯皮亚人的指挥官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德摩菲鲁斯。

[Ⅶ.223] 日出之际，薛西斯行过灌奠之礼，等到市场上人满之时④，再发起进攻。薛西斯这样做，是采纳了爱菲阿尔特的建议。因为下山的路比绕道上山更

---

① 柏修斯的子孙，这里指波斯人。——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译为："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且将他撕得粉碎"（暗示斯巴达两个国王之一被俘并且被碎尸）。——译者注

③ 麦兰普斯（Melampus），相传为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创立者，著名的预言家。相传他养了两条蛇，它们用舌将其双耳舔净，从此他就通晓鸟兽之语，并获知许多秘密，其后人多为预言者。——译者注

④ 大概在早上 10 点钟。——王译本注

为直接，也近得多。[①] 于是薛西斯和他所统率的异族军就开始进攻了，但是，列奥尼达所统率的那些希腊人，决心战死，于是现在他们就不断向前推进，比前几天走得更远，直达山隘的宽阔地带。原来，他们此前一直据守城墙，都是退守到山隘最狭窄的地方与敌人作战的。但现在他们是走出峡谷，在外面接战，他们杀死许多异族人。异族的军官手持皮鞭，在军队的后面，不停地挥舞着驱赶全军前进。异族军当中有许多人被逼入海中溺死，但是他们相互践踏而死的人还要多得多，而且没有人在意死者究竟是谁。希腊人既然知道自己必定要死于从山后迂回而来的敌人之手，因此他们竭尽平生之勇，与异族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Ⅶ.224] 这时候，大多数希腊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就用短剑来刺杀波斯人。在这场血战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阵亡了；一同阵亡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盛德丰功，我得知了他们的名字，正如我确知所有这 300 人的名单一样。[②] 在这次交战中，波斯人方面也有不少知名之士阵亡，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米斯和海柏兰提斯，他们都是阿坦涅斯的女儿弗拉塔谷涅所生。这位阿坦涅斯是国王大流士的兄弟，是阿尔萨美斯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独生女儿。

[Ⅶ.225] 薛西斯的两个兄弟就在这里阵亡了。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波斯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希腊人英勇战斗，杀退了敌人的 4 次进攻，最后才把他的遗体带走。当爱菲阿尔特率领波斯人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终告结束。希腊人知道身后的敌人逼近了，自那时起，战斗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因为希腊人又撤回山隘狭窄区域，进入墙内，除了底比斯人之外，全体将士都肩并肩据守在一个小山之上，严阵以待；小山就在隘路的入口处，而在那里现在立有一座石狮以纪念列奥尼达。在这里，手里还有短剑的，就用短剑来防卫；没有短剑的，就用双拳和牙齿来自卫，直到最后异族人使用大量投射武器，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摧毁城墙，有的人迂回包抄，把他们团团围住，这才压倒了他们。

[Ⅶ.226] 全体拉栖代梦人和塞斯皮亚人就这样壮烈牺牲了。然而，在他们当中，据说最勇敢的是一个名叫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他有这样一个说法：在他们和波斯人交战之前，有一个特拉齐斯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人数极多，当他们弯弓射箭时，大量的箭镞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蔽起来。"狄耶涅凯斯听了这话，毫无惧色，反而对波斯人的人数众多表示轻蔑。他说："我们

---

① 这样，由安诺派亚间道而来的波斯人，在黎明时离开山隘的山顶之后（参阅：Ⅶ.217），能够在午前较早的时刻到达低地。——哥译本注

② 这些遇难者的名字刻在斯巴达的柱子上，一直保存到波桑尼阿斯时代。（列奥尼达的遗骸在公元前 440 年被运回斯巴达安葬；在他的墓上竖立有一圆柱碑，上面镌刻有这 300 人之名，希罗多德也许见过此碑。——哥译本注）

的特拉齐斯朋友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如果波斯人遮蔽了太阳，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荫凉地，而不用在烈日的照射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斯还讲过其他同样性质的话，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Ⅶ.227] 据说，勇名仅次于狄耶涅斯的，是一对拉栖代梦人，他们兄弟二人，名叫阿尔弗尤斯和玛尔罗，他们都是奥尔西番图斯的儿子。在塞斯皮亚人当中，获得最高称誉的，是哈玛提达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泰兰布斯的人。

[Ⅶ.228] 所有的阵亡者，都安葬他们牺牲的地方。为了纪念他们以及那些在列奥尼达命令大家离开之前战死的人，在那里立了一块碑，碑上刻有这样的铭文：

来自伯罗普斯之地的四千战士
在这里奋勇抗击三百万敌军。

这是纪念全军的铭文。[①] 另外还有专为纪念斯巴达人而刻写的一则铭文：

来往的过客啊，请去告诉拉栖代梦人，
说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

这是为纪念拉栖代梦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纪念那位预言家的：

英雄麦吉斯提亚斯，在这里奋战牺牲，
死于渡过斯伯凯乌斯河的波斯人之手。
这位智慧的预言家虽早知道死期将至
却耻于逃遁，不忍离开斯巴达的国王。

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安菲克提奥涅斯为了纪念他们而在那里树立的，只有纪念麦吉斯提亚斯的墓铭除外；那块碑铭是列奥普列普斯的儿子西蒙尼德斯[②]出于和麦吉斯提亚斯的友谊而刻立的。[③]

[Ⅶ.229] 据说，这 300 人当中的两人，阿里斯托德姆斯和攸里图斯，曾经奉列奥尼达之命离开了军营，可是他们都得了眼病，病情严重，而卧倒在阿尔佩

---

① 由铭文的内容来看，似乎这是专纪念在此抗敌的 4 000 名伯罗奔尼撒战士的，并非纪念全体阵亡者，亦非纪念全体在德摩比利的希腊盟军；同时又说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邦所出的战士是 4 000 名，而非希罗多德（Ⅶ.202）所列总数 3 100 名，因此其中应另有狄奥多鲁斯所说的那 1 000 名拉栖代梦人。参阅：王选译本，第 79 页附注。——译者注

② 西蒙尼德斯（公元前 556～前 469 年），凯奥斯人，古希腊著名诗人。——译者注

③ 事实上这三则铭文的作者都是西蒙尼德斯，只是麦吉斯提亚斯的墓碑是西蒙尼德斯独自出资树立的。——哥译本注

尼村。[①] 他们两个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考虑，他们可以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或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可以上战场和其他战友共同战死。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都可以选择，可惜他们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攸里图斯听说波斯军从间道迂回过山的消息，立即要求把武器拿来，佩带起来，然后命令他的希洛特[②]引领他去他的战友那里，去参加战斗。希洛特奉命照办，然后自己转身溜掉了。于是攸里图斯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牺牲了。可是，阿里斯托德姆斯胆怯了，他依然留在阿尔佩尼。我相信，如果只是阿里斯托德姆斯一个人生病而返回斯巴达，或者是他们俩一起回国，斯巴达人对他们是满意的，不至于迁怒于他们；可是现在既然两个人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而其中有一个战死，而另一个却贪生，因而斯巴达人对于阿里斯托德姆斯的行为就不能不义愤填膺了。

[Ⅶ.230] 一些人说，阿里斯托德姆斯是这样开小差逃回斯巴达的。但是也有些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从军中派出的使者，他原本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战斗的，但是他有意在途中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和他一起出使的同伴却及时赶回来参战，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了。

[Ⅶ.231] 阿里斯托德姆斯返回拉栖代梦之后，却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和羞辱。他的做法为人们所不齿，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借火给他，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搭理他；为了羞辱阿里斯托德姆斯，大家都称他为胆小鬼。然而，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阿里斯托德姆斯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羞辱。

[Ⅶ.232] 据说，在300人当中还有一个人幸免于死，他的名字叫做潘提特斯。列奥尼达当时派遣这个人出使色萨利。他们说，他回到斯巴达之后，也受到如此羞辱，便自缢而死。

[Ⅶ.233] 至于那些在列昂提阿德斯统领之下的底比斯人，他们只是强制之下才不得不和希腊人站在一起，对异族人作战。可是他们一看到波斯人在战斗中取得了优势，看到列奥尼达麾下的希腊人迅速集中于小山上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希腊人，投向异族人，一面跑，一边伸手呼喊，说着他们的真心话："我们是波斯方面的人，是最早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我们是被迫来到德摩比利的，因此对于国王所遭到的损害，我们肯定是无罪的。"他们由于这样说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色萨利人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然而，他们的好运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为当他们跑去向异族人投诚时，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在靠近异族人时被杀死。而且按照薛西斯的命令，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从他们的首领列昂提阿德斯开始，都被烙上了王室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攸利马库斯后来

---

① 德摩比利附近一村社，离希腊人军营不远。——译者注

② 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希洛特作为特别的仆从，其职责就是随时随地服侍斯巴达战士。

曾率领 400 名底比斯人攻占了普拉提亚城，被普拉提亚人所杀。①

[Ⅶ.234] 希腊人在德摩比利作战的情况就是这样。战事结束以后，薛西斯派人把德玛拉图斯召来，问他说："德玛拉图斯，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你所说的话句句是真，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你预先警示我的事情全都应验了。现在，你告诉我，余下的拉栖代梦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这类的勇士有多少？还是所有其他人都是如此呢？"

德玛拉图斯说："国王啊，拉栖代梦人全部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居住在很多城市里。但是凡是你想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在拉栖代梦有一个城市叫做斯巴达，那里大约有 8 000 名成年男人。他们个个都像在这里战斗的人一样。其他的拉栖代梦人也都是勇敢的人，但他们和这些勇士有所不同。"

薛西斯接着问道："德玛拉图斯，现在你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降服这些人呢？既然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你肯定是知道各种途径和办法的。"

[Ⅶ.235]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如此真诚地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理所应当要告诉你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办法。我认为，你应该从你的海军中派出 300 艘战舰，沿拉哥尼亚沿岸发起攻击。在那一带，距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岛屿，叫做库塞拉。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智慧超群的人物奇隆评论说，假如库塞拉岛能够沉到海底下去，那将使斯巴达受益——因为他一直担心的是有人像我向你所建议的那样去打那个岛屿的主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你们将征伐希腊，而确实是害怕任何一支军队出现在那里。让你们的舰队在那个岛上登陆，那样斯巴达人就会感到恐慌。一旦在斯巴达人家门口发生了战争，那你就完全不必担心希腊其他地方会给予他们任何援助，同时你的陆军也正在征服希腊的那些地方。这样的话，整个希腊就会被你征服了；而孤立无援的斯巴达，也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你不采纳我这个建议，那么我预料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你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推进时，你会看到有一个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联合起来，在那里抗击你的进攻；你在那里将会遭遇到你未曾经历过的更为血腥惨烈的激战。然而，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那么你无需作战，就可以使这个地峡和伯罗奔尼撒诸邦都向你屈服。"

[Ⅶ.236]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薛西斯的兄弟、海军统帅阿赫明尼斯也在场。他担心薛西斯会被说服而按照德玛拉图斯的建议去做，于是就说："国王啊，我看你正在倾听这样一个人的意见，他嫉妒你的好运，甚至想背叛你的事业。事实上，这是希腊民族的一种普遍的癖性——他们嫉妒别人的好运，并且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 400 艘战舰已经遭到损毁，你再把舰队中的 300 艘战舰派出去巡航伯罗奔尼撒，那么我们的敌人就可以与我们抗衡了。但如

---

①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431 年 3 月。底比斯人攻占普拉提亚被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标志。据修昔底德（Ⅱ.2 以次）记载，这支底比斯的军队的两位指挥官分别是腓莱德斯之子皮桑吉鲁斯和奥涅托里德斯之子狄恩波鲁斯。而且他们统率着 300 多人，而非 400 人。——译者注

果我们的海军不分开，那我们的敌人也就不敢贸然一击，因为他们决非我们的对手。同时，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这样在行军中可以遥相呼应。但如果大军分开了，那么你就无法援助你的舰队，而舰队要支持你也是鞭长莫及。我的意见是，把自己的军务处理好，精心部署，有条不紊，而不要费力去察探敌人的事情，如察探敌人准备在哪里作战，他们将有何动向，以及他们的兵力人数等等。当然，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置我们于不顾，而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同样可以置他们于不顾。如果拉栖代梦人前来和波斯人交战，他们是决不会从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中恢复过来的。”

［Ⅶ.237］薛西斯回答说：“阿赫明尼斯，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我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但是，德玛拉图斯的意见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只不过他的意见没有你的高明。我从来都坚信德玛拉图斯是希望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这一点既可以从他以前的建议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以下例证的情况中得到证实。诚然，如果一位公民比另一位公民更走运，那么本邦的另一位公民就常常会悄悄地嫉恨他；如果你征求这样的一个人的意见，那他是不会把最好的意见说出来的，除非这个人具有极其高尚的美德，这样的人即便有，也是很罕见的。但是，如果一位异邦人走运，那他的异邦挚友就会为此而倍感高兴，因此你在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尽其所能，提供最好的意见。因此，这样看来，既然德玛拉图斯就是我的异邦挚友，那么我告诫你们所有的人，不要说德玛拉图斯的坏话。”

［Ⅶ.238］薛西斯这样说了之后，他巡视了一遍阵亡者；当他看到列奥尼达的尸体，并且知道他是拉栖代梦人的国王和统帅时，就下令把列奥尼达的头割下来，钉在十字架上。就在列奥尼达还活着的时候，国王薛西斯是最痛恨他的；对我而言，这个证据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明显的证据。要不然，薛西斯是决不会如此可耻地对待列奥尼达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所有民族当中，波斯人一贯是最尊重战场上的勇士的。然而，接到命令的人，还是遵照国王的命令采取了行动。

［Ⅶ.239］[①] 现在，我要回到我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②] 拉栖代梦人是希腊人当中最早听说国王有意讨伐希腊的；这一次，他们派人到德尔斐的神谕所去求谶，结果就得到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答复。他们得知这个情报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逃亡到波斯人那里之后，依我看（有关迹象也是支持我的），他对于拉栖代梦人并无好感。因此，他做出这样举动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恶意，都是很成问题的。当时薛西斯下决心要亲自率兵出征希腊，碰巧德玛拉图斯在苏撒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情报送到斯巴达。但是一

---

① 有一些学者根据许多理由怀疑这一段是后来插入的，不过也有人根据文字，判断这不像是后人的伪作。——王译本注

② 参阅：Ⅶ.220。——译者注

旦事泄风险很大，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情报传过去，于是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他找到一个可以对折的书写板，清除了上面原有的蜡，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刻写在木板上；之后，在木板表面上再涂一层熔化的蜡，就这样派人送去的。通过这样的处理，途中的卫兵看到来人只携带着空白的木板，肯定不会为难他们的。当木板送到拉栖代梦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当中没有人发现它的秘密；我听说，最后是克列奥蒙尼的女儿，即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果发现，并且告诉其他人的。她说，“如果你们刮掉表面的蜡，就肯定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迹。”拉栖代梦人按照她说的去做了，看到了上面所刻写的内容，然后把这个情报通告给其他的希腊人。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第八卷　乌拉尼娅*

[Ⅷ.1] 在舰队中服役的希腊人如下：雅典人提供了 127 艘舰船，其中部分船员由普拉提亚人充任，虽然他们没有多少海上生活的经验，但他们却具有积极勇敢的精神来承担这项职责；科林斯人提供了 40 艘舰船；麦加拉人提供了 20 艘舰船；卡尔基斯人出 20 艘舰船的船员，由雅典人提供舰船；埃吉那人出 18 艘；西库昂人出 12 艘；拉栖代梦人出 10 艘，爱皮道鲁斯人出 8 艘，爱利特莱人出 7 艘，特洛伊曾人出 5 艘，斯狄拉人出两艘，凯奥斯人两艘[①]并出两艘五十桨船；最后，奥浦斯的罗克里斯人也出动 7 艘五十桨船前来相助。

[Ⅷ.2] 提供战舰到阿尔特密西昂来作战的城邦就是以上这些；我已经提到，在整个舰队中各邦所提供舰船的数目。聚集在阿尔特密西昂的战舰，除了那些五十桨船以外，总数是 271 艘。海军主帅是攸利克里德斯的儿子攸利比亚德斯。他来自于斯巴达，因为那些同盟者说，“如果海军统帅权不是由拉栖代梦人来执掌的话，那么我们宁愿不参加这个舰队，也决不服从雅典人的指挥。”

[Ⅷ.3] 最初，早在他们遣使前往西西里请求结盟之前，就曾经有过把海军指挥权交付给雅典人的说法。但是，当同盟者反对这一主张的时候，雅典人就放弃了这一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之间为取得指挥权而争吵不休，那么希腊就必定要遭到毁灭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对外作战时，内部纷争远不如团结一致，正如战争远不如和平一样。因此，他们作出了让步，没有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之所以主动退让，那只是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其他希腊人的援助。后来他们的这种动机就显露无遗了；因为当波斯人已被逐出希腊，他们觉得威胁不再来自于波斯人，而是来自本地希腊人的时候，[②] 他们就以波桑尼阿斯的专横傲慢为借口，剥夺了拉栖代梦人的领导权。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了。[③]

[Ⅷ.4] 这时候，那些来到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他们看到许多舰船停泊在阿菲泰的海面上，到处都是大量的敌军，与他们的预料完全相反，而这些异族人和他们所设想的也大不相同；他们不由得感到灰心丧气，开始商量如何从阿尔

---

* 乌拉尼娅（Urania，Οὐρανία），司天文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持天球仪的少女。乌拉尼娅还是爱与美之神阿芙洛蒂特的别名。——译者注

① 以上所说的舰船都指三列桨战舰。因为三列桨战舰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海战的常规舰种。——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562～563 页。——译者注

③ 大概是在公元前 477 年。

特密西昂逃往希腊的内地。优波亚人听说他们已经在相互争论这些事情了，就找到攸利比亚德斯，请他稍等数日再撤走，以便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和奴隶[①]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攸利比亚德斯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雅典舰队的指挥官泰米斯托克利斯，给他一笔 30 塔连特[②]的贿赂，条件是要他答应让希腊的舰队继续留在那里，为保卫优波亚而战。

[Ⅷ.5] 现在我就来说说，泰米斯托克利斯是怎样成功地使希腊舰队继续留在那里的。他从自己所收到 30 塔连特当中取出 5 塔连特，交给攸利比亚德斯，假装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这样，这位海军统帅就被争取过来了。攸利比亚德斯还亲自把此事向科林斯舰队的指挥官、奥库图斯的儿子阿戴曼图斯作了说明，他现在是唯一对此事表示抗议的，他甚至威胁说要率军离开阿尔特密西昂，而不在那里继续等待了。泰米斯托克利斯亲口向他发誓说："你要离开我们吗？不，决不会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波斯人因你离开你的盟友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说着，他便直接把 3 塔连特的白银送到阿戴曼图斯所在舰船上。于是，这两位海军将领都被礼金所收买，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意见得到执行，优波亚人终于如愿以偿，而泰米斯托克利斯自己也趁机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中饱私囊，没有人知道此事。但是那些接受礼金的人还以为是雅典人为了说服他们留下来才送给他们的。

[Ⅷ.6] 于是，希腊人的海军就留在优波亚附近，并在那里迎敌。现在我来说说战事的经过。中午刚过，异族人就到达阿菲泰，看到（他们此前已接到情报）希腊的舰队，舰船少得可怜，停泊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他们担心这些舰船逃走，很想立即开战，以便捕获它们。但是他们现在还不想展开正面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人一看见他们前来就立即逃之夭夭；那样的话，夜幕会掩护他们逃跑的。波斯人相信希腊人会逃走的，他们的目的是连一个执圣火者[③]也不让他溜掉。

[Ⅷ.7] 因此，波斯人定下了这样的计策：他们从本方舰队中抽调出 200 艘战舰，派他们先巡弋于斯基亚苏斯岛外——目的是不让敌人发觉他们在绕航优波亚岛，然后经由卡法琉斯海角，绕过格莱斯图，到达攸利浦斯海峡。他们这样部署，是想从两面夹攻希腊人：抽调出来的那 200 艘战舰切断希腊人的退路，舰队其余的战舰从正面发起进攻。波斯人在确定了这样的方案之后，那 200 艘战舰起航了，其余的战舰则原地待命，他们不打算在当天进攻希腊人，在他们得到迂回的舰队发出已到达预定地点的信号之前，他们并不准备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他们在阿菲泰把其他战舰都集合起来。

---

①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563 页。——译者注

② 特此处应为阿提卡·优波亚制，30 塔连特约合 775.8 千克。——译者注

③ 执圣火者（πυρφόρος）持圣火，使火焰一直不熄，以供军队献祭之用，其人身神圣不可侵犯。——哥译本注

[Ⅷ.8] 这时，在波斯舰队中有一位名叫斯库里亚斯的斯基奥涅人，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潜水手。当舰队在培里昂山附近遭遇灾难的时候，① 他曾为波斯人捞救了倾覆到海中的大量财物，同时也给自己弄到了一份可观的财产。斯库里亚斯早就想找机会投到希腊人那边，但是他从来没有获得像目前这样好的机会。至于后来他是如何设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的，我无法说得很确实了。假如流行的说法属实，那的确让我感到诧异了。据说，他从阿菲泰潜入海水，直至他到达阿尔特密西昂时才浮出水面，这样他在水下潜泳的距离就长达 80 斯塔狄亚②。人们说过关于这个人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些明显是虚假的，有些则好像是真实的。至于这件事，我的意见是，他是乘船前往阿尔特密西昂的。

但事情也许就是这样。斯库里亚斯到达阿尔特密西昂之后，他马上向希腊舰队的将领们详细讲述了波斯舰队遭遇风暴的情况，同样也把波斯人派遣舰队绕航优波亚岛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Ⅷ.9] 希腊人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就举行了会议。而在经过很多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决定：他们当天应该按兵不动，在原地停泊，等到午夜过后，他们就登船出航，去迎击绕航而来敌舰。后来在那天的白天，敌人方面并没有任何主动前来挑衅的行动，他们等到将近黄昏的时候，就自己起航向异族舰队进攻，目的是想试探一下敌人作战方法和突破阵线的战术。③

[Ⅷ.10] 波斯的将领和海军士兵们看到，希腊人只驾着少量的舰船竟然敢向他们冲过来，以为希腊人肯定是疯了，于是他们马上出海迎敌，满以为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获所有的希腊舰船。波斯人这样想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希腊人的舰船是如此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舰船数量大大超过对手，而且航行得比对手更好，异族人看到了本方的优势，就决定列成圆阵，将希腊舰船团团围住。这时，异族舰队中的那些与希腊人友好的伊奥尼亚人，他们是被迫加入波斯舰队来参战的，因而他们看见希腊人遭到包围，不由得深感焦虑，因为他们相信希腊人一个都不能逃脱；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力的。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很乐于进攻希腊的人们，现在都争先恐后，很想第一个俘获雅典舰船，夺得头功，以便从国王那里领得丰厚的赏赐。原来，在双方舰队当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雅典人。

[Ⅷ.11] 但是，希腊人一发信号，所有的舰船先把船尾聚拢在一起，船首则面对异族人；随后，希腊人发出第二次信号，尽管他们被挤压在一块狭小的区域

---

① 这里指此前波斯舰队在培里昂山附近的海面上所遭遇的风暴，损失惨重。参阅：Ⅶ.188～192。——译者注

② 约合 14.8 千米。——译者注

③ 希腊海战有新旧两种战术，旧战术为两舰靠拢，由舰上的战斗员交战，实际上相当于海上的“陆战”。新战术约兴起于公元前 6 到前 5 世纪之交，疾驶战舰对敌舰的薄弱之处作忽进忽退的灵活袭击；διέκπλοs（突破阵线）是其主要战术之一，具体情况参阅：Ⅵ.12。——译者注

之内，而面对紧逼上来的敌舰，他们仍然努力拼杀，并且俘获 30 艘异族战舰，同时还俘虏了萨拉米斯[①]国王戈尔古斯的兄弟、科尔西斯的儿子斐拉昂，他在异族海军中可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人物。希腊方面第一个捕获敌舰的是一位雅典人，名叫埃斯克列亚斯的儿子吕科美德斯，后来因为勇武而获得奖赏的就是他。[②] 然而，双方在此次海战中未分胜负，随着夜幕的降临，双方各自收兵。希腊人的舰队驶回阿尔特密西昂，异族人的舰队则返回阿菲泰；这次海战的战果和他们原先的期望有着天壤之别。在这次交战期间，那些随国王出战的所有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腊人方面，他就是来自列姆诺斯的安提多鲁斯。雅典人因此而把萨拉米斯岛上的一些土地授予安提多鲁斯。

[Ⅷ.12] 夜里，由于当时正值仲夏季节，整夜都是大雨滂沱，从培里昂山方向还不断地传来闪电和霹雳声；海战当中的那些死者的尸体和破烂的船体漂浮到阿菲泰一带，缠住了船头，妨碍着划桨。异族士兵听到暴风骤雨之声，都感到惶恐不安，他们认为他们这次肯定是死到临头了，现在仿佛已经陷于毁灭性的灾难。因为他们尚未从培里昂山附近遭遇风暴袭击的灾难中获得喘息，就又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一场艰苦的海战，而海战刚刚结束，接着又是倾盆大雨，还有倾泻入海的激流和震耳欲聋的霹雳声。

[Ⅷ.13] 然而，如果说在阿菲泰的异族舰队度过惶恐不安的一夜，那么对于那些受命绕航优波亚岛的异族人来说，遭遇就更加悲惨了。因为此前异族人所遭遇的风暴都是在外海，结果都很惨。而他们是在沿“优波亚谷地”航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结果他们被强劲的风吹得不知去向，最终都撞在岩礁之上。这一切都是出于天意；因为上苍不让波斯的海军在数量上超过希腊人太多，只是使双方军力大致相当。因此，这支绕行优波亚岛的舰队，就在“优波亚谷地”附近全军覆灭。[③]

[Ⅷ.14] 天亮了，在阿菲泰的异族军士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因为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之后，只要能够得到暂时的平静，他们就感到很满足了。这时，前来援助希腊人的来自阿提卡的 53 艘舰船抵达阿尔特密西昂。[④] 他们的到来，以及同时接到的绕航优波亚的异族海军在此前的暴风雨中全军覆没的消息，使希腊人士气大振。于是，他们等到一天前海战的同一时辰，就再次出海，攻击敌人。这一次，他们袭击了一些基里基亚的舰船，他们击沉这些舰船；而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返航阿尔特密西昂。

---

① 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城邦。——译者注

② 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XV.2）提到，吕科美德斯并非阿尔特密西昂海战而是萨拉米斯海战中第一个捕获敌舰的人。——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4。——译者注

④ 他们很可能就是驻守优波亚海峡南端的那支舰队，是他们带来了关于波斯舰队因风暴袭击而毁灭的消息。

[Ⅷ.15] 到了第3天，异族海军的将领们觉得，这样少的敌舰竟打得他们如此狼狈，简直是奇耻大辱；同时他们害怕薛西斯迁怒于他们，于是不等希腊人的挑战，他们就在中午时分，起锚出海，他们大声呼喊，相互鼓励，向希腊人发起了进攻。双方在海上交战的日期，恰巧和德摩比利之战是在相同的日期里进行的；[①] 列奥尼达作战的目的在于全力扼守德摩比利山隘，正如海战旨在守住攸利浦斯海峡一样。因此，希腊人呼喊的口号是不让异族人进入希腊，波斯人呼喊的口号则是要歼灭希腊舰队，攻占海峡，双方各以此相互激励。

[Ⅷ.16] 这时，薛西斯的舰队以齐整的队形，向希腊人进攻，而在希腊人方面则是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上严阵以待，异族海军把他们的舰船依次排成半月形，力图把希腊人从四面包围起来，加以围歼。[②] 希腊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前去迎敌，海战开始了。在这场海战中，双方实力相当。薛西斯方面由于舰队庞大、人数众多反而大受其害，因为他的舰船陷于混乱，常常发生自相撞击。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战斗，不肯让步，因为他们实在不能容忍自己被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舰队打得落荒而逃。因此，希腊人方面的舰船和人员损失都很大，而异族人方面的舰船和人员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如上所述，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激战之后，就各自收兵返航。

[Ⅷ.17] 在薛西斯方面，全军打得最出色是埃及人；他们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捕获了希腊人的5艘战舰及其船上的人员。而在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当属雅典人，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大的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儿子克里尼亚斯，他是装备了一艘战舰和200名士兵，全部费用都是由他个人支付的。[③]

[Ⅷ.18] 这样，双方海军就分开了，各自都高高兴兴急忙赶回本方的停泊地去了。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掌握着阵亡者的尸体和残破的舰船；但是他们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雅典人，他们的战舰有半数受到损伤。因此，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撤退到希腊内部的海域。[④]

[Ⅷ.19] 泰米斯托克利斯心想，假如把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从异族海军当中分裂出来，那么希腊人就足以战胜异族人余下的那些海军了，于是他就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开会。他们在海边集合，而优波亚人平时都把他们的牛羊赶到那里

---

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摩比利之役与阿尔特密西昂之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此事属实，那此时正是李奥尼达力阻波斯人通过温泉关的最后一天。根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舰队在此前一天即已撤退，果真如此，则雅典人的实力得以保存。这样，李奥尼达所做的事就仅只是在进行后方保卫战，以使同盟者安全撤退，因为波斯海军很容易在他的后方登陆。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5。——译者注

③ 根据泰米斯托克利斯当时提出的动议，雅典城邦公共财政分发给每一位富人1塔连特的银钱，委托他们各建造一艘三列桨战舰，如果他处理不当，城邦可将钱收回（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Ⅱ.7）。克里尼亚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著名军事政治人物阿尔基比阿德斯之父）全部自费，这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光彩的。后来，雅典的战舰、舰上设备以及船员的费用皆由公费负担，日常的保管维修费用则由舰长（Triearch，由富人充任）个人支付。——译者注

④ 我认为，这意味着要转移到那些更靠近他们家乡的海域去。——哥译本注

去吃草。泰米斯托克利斯告诉他们，说他自己想出一条妙计，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分分裂出来。当时他向与会者透露的就是这么一点。同时，鉴于目前他们所处的境况，他奉劝他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屠宰优波亚人的牛羊——因为（他说）他们自己的军队得到这些牲畜，总比落入敌人之手要好——他还命令他的部下像往常那样生起火来。至于他们撤退的事情，他说他要设法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使他们平安地返回希腊。将领们听了这话，都表示赞许；于是他们立即点起火来，并且开始动手宰杀牲畜。

[Ⅷ.20] 直到这时，优波亚人还是没有把巴基斯[①]的神谕放在心上，认为它毫无意义。因此，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运出岛外，也没有把任何东西运入岛内。因为，如果预料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应当这样做了。由于他们对此置若罔闻，因而使自己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下面我来说说巴基斯的神谕，神谕是这样说的：

当一位异族人在海上架设纸草羁绊的时候，[②]
就该赶走优波亚岸边那些咩咩叫着的羊群。

由于优波亚人完全忽视了该神谕所说到的那些日益迫近的灾祸，现在灾祸既已降临，他们就不得不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了。

[Ⅷ.21] 当希腊人正做着上述那些事情的时候，在特拉齐斯守望的一名哨兵来到阿尔特密西昂。原来，希腊人分别布设了两名哨兵，一位名叫波里亚斯，是安提库拉本地人，他就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上，有一条小船随时听候他的指挥，他的任务是一旦看到海上发生交战，就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那些在德摩比利的希腊人；而另一名哨兵，雅典人吕西克利斯的儿子阿布罗尼科斯，他跟随列奥尼达左右，一旦陆军有什么不测，他就随时准备乘着那艘三十桨船把有关消息报告给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现在就是这位阿布罗尼科斯前来向他们报告列奥尼达及其部下阵亡的消息。希腊人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决定马上撤离，但他们是按照他们停泊的次序撤退的，科林斯人居前，雅典人断后。

[Ⅷ.22] 这时，泰米斯托克利斯从雅典的舰队中精选出一些最快捷的舰船，来到有饮用水的岸边，在那里的岩石上刻下文告。翌日伊奥尼亚人来到阿尔特密西昂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些文字。文告是这样写的："伊奥尼亚人啊，你们攻打你们的父祖之邦，并且助纣为虐，奴役希腊，这乃是不义之举。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转投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请你们退出战斗，并且请卡里亚人也效仿你们。如果这两种情况你们都不可能做到，并且你们

---

① 在希腊，巴基斯（Bacis）被认为是预言集的编者。后来，巴基斯成为预言家的统称。最著名者是波奥提亚的巴基斯。——译者注

② 薛西斯大军架设浮桥时，使用了纸草缆绳；神谕大概是暗示这件事。——译者注

被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所束缚，而不能倒戈，那么我们请求你们在交战的时候，至少不要全力以赴。要记住：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移民，而且我们和异族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就是肇始于你们。”[①]我认为，泰米斯托克利斯刻写这则文告，是有其双重用意的——如果薛西斯对于文告毫不知情，那就会使伊奥尼亚人倒戈到希腊人的这边来；如果有人把这个文告报告给薛西斯，并且对伊奥尼亚人加以指责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失去薛西斯的信任，从而不许他们参加海战。

[Ⅷ.23] 在泰米斯托克利斯刻下铭文之后不久，一名希斯提埃亚人搭乘一艘商船前往阿菲泰，告诉波斯人说希腊人已从阿尔特密西昂逃走。波斯人不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把他监禁起来。同时，他们派出最快的舰船前去侦察。这些快船回来报告了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于是，日出之时，波斯整个舰队集合起来，向阿尔特密西昂推进。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中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埃亚[②]。这座城市很快就陷落了；异族人随即蹂躏了希斯提埃亚境内的赫洛匹亚地区[③]沿海各个村落。

[Ⅷ.24] 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薛西斯派来一名传令官；在这之前，薛西斯派他去德摩比利命令他们对阵亡者的遗体作如下处理：波斯方面在德摩比利阵亡 2 万人，他下令在阵地现场只留下 1 000 具尸体，把其他的尸体全都挖沟掩埋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阵亡者的尸体掩埋起来，上面再覆盖上树叶，以便不让海军将士发现其任何踪迹。传令官来到希斯提埃亚以后，就召集全体海军士兵，对他们说：“各位盟友，国王薛西斯说了，你们当中无论是谁，只要愿意，都可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看看，那些妄想抵挡国王的蠢货们，是如何被他收拾的。”

[Ⅷ.25] 传令官这样一宣布，想去德摩比利去开开眼界的人可太多了，结果想弄到一条船都不大容易。这些人渡过海峡，穿行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就这样来观察战场上的情景；阵亡者当中虽然有很多希洛特，但是他们个个都认为阵亡者不是拉栖代梦人，就是塞斯皮亚人。然而，没有一个参观者会为薛西斯这样处理阵亡将士尸体的做法所蒙蔽。事实上，耍这样的花招确确实实是非常可笑的。——人们看到，波斯人阵亡者的 1000 具尸体散落各处，而希腊人的 4 000 具尸体却都堆放在一个地方。[④] 那一天，他们都去参观德摩比利的战场；第 2 天，舰船上的人员登上舰船，返回希斯提埃亚；而薛西斯也率领他的陆军继续推进。

[Ⅷ.26] 这时，来自阿卡底亚的几个逃兵来到波斯人那里。他们是穷人，由于无法维持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波斯人把他们带去见国王，然后问他们希腊人正在做什么，其中一个人代表大家来提问。阿卡底亚人回答说：“希腊人正在

---

① 指雅典人支持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而与波斯人结仇。——译者注

② 优波亚岛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③ 优波亚的北半部，包括希斯提埃亚地区。——哥译本注

④ 希罗多德是说薛西斯这样做有明显破绽，因为如果是交战，双方尸体应该是混杂在一起的；尸体这样堆放显然是有意布置的。——译者注

举行奥林匹亚竞技会，正在观看竞技比赛和赛车。”那个波斯人又问，“希腊人比赛所得的奖品是什么?”阿卡底亚人回答说：“优胜者所得奖品就是橄榄枝冠。”听到这里，阿塔班努斯的儿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发表了一番堪称真知灼见的讲话，但是国王薛西斯却因此而称他为胆小鬼。原来，当特里坦泰克麦斯听到奖品不是金钱而只是一顶橄榄枝冠的时候，再也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了，他向在场的所有人说：“天哪！玛尔多纽斯，原来你统率我们来征伐的竟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相互竞赛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荣誉啊!”

[Ⅷ.27] 在此之前，就在德摩比利受到重创之后不久，色萨利人派遣一名使者前往佛基斯。色萨利人与佛基斯人一向不和，而自色萨利人最近遭到重创之后，这种不和又有所加剧。原来在国王出征希腊若干年前，色萨利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全军出动，攻入佛基斯，但是在交锋中却惨败在佛基斯人的手下。当时佛基斯人被围困在帕纳苏斯山上，随军有一位占卜者，爱利斯的泰里阿斯，佛基斯人的这位盟友为他们定出了这样一个策略。他精选出 600 名最优秀的勇士，把他们的身上和手臂上都涂抹上白垩粉；然后命令他们夜袭色萨利人，事先吩咐：只要见着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格杀勿论。首先看到他们的是色萨利人的哨兵，他们看到这副奇特的打扮，误以为是些什么怪物，竟然吓得逃跑了；随后，色萨利的全军也都落荒而逃。结果，佛基斯人杀死了 4 000 名敌军，缴获了他们的盾牌。他们把半数的盾牌奉献给阿拜[①]的神庙，余下的一半则奉献给德尔斐的神庙。他们用那次战役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矗立在德尔斐神殿前面三脚架四周；在阿拜神庙也有与此大小和外形相同的一些巨像。

[Ⅷ.28] 那些被包围的佛基斯人，不仅重创了色萨利的步兵，他们还给予入侵的色萨利骑兵以沉重的打击，致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在海安波里斯城附近有一条通道，佛基斯人在那里掘开宽宽的深沟，里面装满了空酒坛子，上面覆盖上泥土，伪装得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就这样等待着色萨利人的到来。色萨利骑兵原以为一战就可以荡平佛基斯，正当他们全速向前推进之时，却落入了安设了酒坛子的陷阱，他们的坐骑的腿都折了。

[Ⅷ.29] 色萨利人因此而与佛基斯人结下深仇大恨。于是，如上所述，他们就派出一名使者到佛基斯去，对他们说：“佛基斯人啊，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你们也有无法和我们抗衡的时候了。过去，当我们乐于站在希腊人一边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比你们强；如今我们站在异族人一边了，只要我们愿意，同样可以使你们丧失领土，甚至把你们卖为奴隶。然而，我们现在虽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你们，但我们愿意忘却旧怨。你们只要为过去的行为赔偿 50 塔连特的白银，我们就可以使你们的国土免于灾祸。”

[Ⅷ.30] 色萨利人送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在那些地区，惟有佛基斯人一

---

① 佛基斯一城镇。——译者注

邦不站在波斯人一边；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缘由不外乎是因为他们憎恨色萨利人而已。如果色萨利人宣称站在希腊人一边，那么我相信佛基斯人就会站到波斯人一边去了。事实上，色萨利人的信送到以后，佛基斯人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不会给你们——如果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也和色萨利人一样都可以站在波斯人一边——但是我们是决不会主动背叛希腊的。"

[Ⅷ.31] 色萨利人得到这样的答复，对于佛基斯人恨入骨髓，他们主动要求充当异族人的向导，引导异族人取道特拉齐尼亚进入多利斯。在那个地方有一块狭长的多利斯人领土，宽度约为 30 斯塔狄亚[①]，伸入马里斯和佛基斯之间；这块土地在古时候叫做德里奥皮斯，这片土地乃是伯罗奔尼撒的多利斯人的故乡。异族人没有劫掠这个地区，因为这里的居民已经站在波斯人一边了；而且，色萨利人也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

[Ⅷ.32] 但是，他们从多利斯推进到佛基斯，佛基斯人却不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有些佛基斯人亡命到帕纳苏斯山上去了——帕纳苏斯山的最高峰叫做提索列亚，距离涅昂城不远，山上可以容纳很多人，现在有大批的佛基斯人就带着他们的财物去那里藏身；而大多数的佛基斯人都逃到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的领土上避难去了，他们把自己的财物搬运到安菲萨城里，该城位于克里撒平原之上。异族人在色萨利人的引导下，对于佛基斯的全部国土进行了大肆蹂躏。他们推进到哪里，就在哪里烧杀抢掠，那些军队把城镇甚至把神庙都付之一炬。

[Ⅷ.33] 异族人沿着凯菲苏斯河谷向前推进，所到之处都肆意劫掠，他们纵火烧毁的城镇有：德里姆斯、卡拉德拉、爱罗库斯、特斯罗尼昂、安菲凯亚、涅昂、佩迪埃、特里提斯、爱拉泰亚、海安波里斯、帕拉波塔米伊和阿拜。在最后列举的阿拜这个地方，有一座阿波罗神庙，该神庙相当富有，存有大量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有一个神谕所，现在依然有。波斯人对这座神庙进行了劫掠，并将其纵火烧毁。一些佛基斯人还未来得及上山就被波斯人给捉住了，其中有一些妇女在受到多人轮奸后致死。

[Ⅷ.34] 异族人经过帕拉波塔米伊，就推进到帕诺佩斯。在那里，他们的军队分成了两部，其中人数较多、实力较强的那一部分，在薛西斯本人的统率下，进入波奥提亚的奥科麦努斯人的领土，朝着雅典方向进发。全体波奥提亚人都站在波斯人一边；还有那些由亚历山大派马其顿驻军加以镇守的城镇，也都免于战祸。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薛西斯知道，波奥提亚人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这一部分异族军队的进军路线就是这样了。

[Ⅷ.35] 另一部分军队则在向导的带领下向德尔斐神庙的方向进发。在进军过程中，帕纳苏斯山始终位于他们的右手边。这些军队经过佛基斯期间，所到之处，也都大肆破坏，他们烧毁了帕诺佩斯人、达乌利斯人、埃奥利斯人的城镇。

---

① 约 5.55 千米。——译者注

这支军队之所以分开行动，并且沿这条路线推进，其目的就是想劫掠存放在德尔斐神庙的财宝并且把它们献给国王薛西斯。因为据我所知，薛西斯对于德尔斐神庙中那些有名的宝物，其熟悉程度超过了他留在王宫里的那些宝贝。原来他周围的很多人不断地在描述这些财宝——尤其是阿尔亚特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宝物。

[Ⅷ.36] 当德尔斐人听说自己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在一片惊恐之中，他们就去请示神谕，问他们是应该把神圣财宝深埋起来，还是把它们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神吩咐他们，任何一样财宝都不要动，神说："我自己完全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德尔斐人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保全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首先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送到海湾对面的阿凯亚去；大多数男人攀登到帕纳苏斯山顶上去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财物搬进了科里基昂洞穴；还有一些人则躲到罗克里斯的安菲萨去了。这样，除了那 60 人和那位预言者以外，所有德尔斐人都撤离了那座城市。

[Ⅷ.37] 当异族军队渐渐迫近并且可以看到德尔斐神庙的时候，那位名叫阿凯拉图斯的预言者，看见那些任何人都不得用手触摸的神圣武器，却从神庙内殿里移了出来，这些武器原先是悬挂着的，现在却被摆放在神殿的前面。于是，他就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尚未转移的德尔斐人；同时，当异族人长驱直入到达雅典娜·普洛奈亚神庙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面那个奇迹更加不可思议的奇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因为那些甲胄竟然自己从内殿出来了，来到神殿的前面；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奇迹可以说闻所未闻，离奇程度超过以往所有的奇迹。正当异族军队到达雅典娜·普洛奈亚神庙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霹雳突然袭击了他们——同时，帕纳苏斯山峰的两块峭壁崩落了下来，伴随着一声巨响砸向异族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砸压致死。——而从雅典娜神庙里也发出了阵阵喊杀声和胜利的欢呼声。

[Ⅷ.38] 以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使异族人惊恐万状，他们转身就逃。德尔斐人看到他们逃跑了，就从他们隐匿的地方冲出来，重创敌军，杀死甚众。那些侥幸活命的人一路狂奔，逃到波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这些人跑回去之后，除了诉说上面提及的奇迹以外，他们还证实了其他不可思议的奇观。他们说，体型比普通人高大的两名武士，追赶着他们这些逃散之军，一边紧紧地追赶，一边不停地杀戮他们。

[Ⅷ.39] 德尔斐人认为[①]，这两个武士是本地的英雄，名字叫做菲拉库斯和奥托诺斯，在神庙附近分别有供奉着两位英雄的圣域：菲拉库斯的圣域位于雅典娜·普洛奈亚神庙上方的路旁，而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海安佩亚山麓，濒临卡斯塔里亚泉。直到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那些从帕纳苏斯山上崩落下来的石块。

① 整个这个故事显然是祭司们讲述给希罗多德的一个有关神庙的传说。

它们砸向异族人之后，滚落到雅典娜·普洛奈亚神庙的圣域里。这样，这支军队就不得不从德尔斐神庙撤离了。

[Ⅷ.40] 同时，希腊人的舰队在离开了阿尔特密西昂之后，应雅典人的请求，来到了萨拉米斯，在那里抛锚停泊。雅典人请求他们去在萨拉米斯停泊的原因，是为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从阿提卡转移出来，并且为了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他们原来的期待落空了，现在他们就打算召开会议就目前事态进行商讨。他们本以为伯罗奔尼撒人会以其全军在波奥提亚抵御异族人的进攻，但是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们获悉伯罗奔尼撒人仅只考虑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他们正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横贯地峡的防御工事，以保卫伯罗奔尼撒，对希腊其他地方一概不管。他们得知这些情况，便请求整个舰队前往萨拉米斯去停泊。①

[Ⅷ.41] 于是，当舰队之中的其他人前往萨拉米斯的时候，雅典人驶回了本国。他们一到那里，就发布公告，号召每个雅典人都应该尽全力来保全自己的子女和奴仆。因此，他们当中有些人将家眷送往埃吉那，有些人送往萨拉米斯，但大多数人把家眷送到特洛伊曾去了。他们这次转移是全速进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遵从神谕的指示，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雅典人说，在雅典卫城的神庙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整个卫城。他们不单是这样说说而已，仿佛巨蟒真的生活在那里，因为他们每月都要给它奉献食物，其中包括一张蜜饼。这张蜜饼此前总是被吃掉的，但如今却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女祭司把这个情况告诉雅典人民以后，他们认为既然女神都准备离弃卫城，那他们就更想离开雅典了。等全部人员都转移完毕之后，雅典人就回到了舰队的停泊地。

[Ⅷ.42] 希腊其他的海军，听说撤离阿尔特密斯西昂的希腊舰队抵达萨拉米斯的时候，他们也从特洛伊曾来这里会合——此前他们曾奉命在特洛伊曾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结的舰船数量要比在阿尔特密西昂作战的要多得多，并且来自于更多的城邦。舰队的统帅和在阿尔特密西昂的统帅相同，都是斯巴达人攸利克里德斯的儿子攸利比亚德斯，但这个人并非出身于王族。但到目前为止，提供最多战舰的和最优秀船员的都是雅典人。

[Ⅷ.43] 现在，组成希腊舰队的各邦如下：在那些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城邦中，拉栖代梦人提供了 16 艘舰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特密西昂相同数目②的舰船；西基昂人提供了 15 艘，爱皮道鲁斯人 10 艘，特洛伊曾人 5 艘，赫尔米

---

① 萨拉米斯海峡极其狭窄，有利于希腊舰队以寡敌众。而且，1959 年在希腊特洛伊曾发现的在阿尔特密斯西昂海战前（公元前 480 年 6 月）即已通过的《泰米斯托克利斯通令》铭文，曾规定派 100 艘战舰留守萨拉米斯及阿提卡全境，因此那时泰米斯托克利斯等可能已具有若阿尔特密斯西昂海战不胜便在萨拉米斯决战的打算，并非仅由于见到伯罗奔尼撒人准备防御科林斯地峡而临时决定请舰队去萨拉米斯驻扎的。希罗多德的说法可能反映雅典人攻击伯罗奔尼撒人的某种偏见。参阅：王选译本第 99 页附注。——译者注

② 40 艘。参阅：Ⅷ.1。——译者注

奥涅人 3 艘。这些人都属于多利斯族和马其顿族（赫尔米奥涅人除外），[①] 并且是最后由埃里涅乌斯、品都斯和德里奥皮斯地区迁来的。赫尔米奥涅人就是德里奥皮斯人，他们就是被赫拉克利斯和马里斯人从现在叫做多利斯的地方驱逐出来的。

[Ⅷ.44] 在那些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诸邦中，雅典人所提供的舰船比其他任何城邦都多，有 180 艘，并且舰上全体船员皆由他们自己充任。普拉提亚人在萨拉米斯并没有在雅典人的舰船上服役，原因是这样的。当希腊人从阿尔特密西昂撤离，到达卡尔基斯附近的时候，普拉提亚人已在对岸的波奥提亚登陆，去转移他们的家眷了，而他们碰巧留在最后面。当皮拉斯基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属于皮拉斯基人，取名为克拉奈人[②]；当雅典人处于国王凯克罗普斯[③]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凯克罗皮代伊人；当埃里克修斯[④]取得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改换了名字而被称为雅典人；而当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成为他们的统帅的时候，雅典人又依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Ⅷ.45] 麦加拉人所提供的舰船数与在阿尔特密西昂时相同[⑤]；安布拉基亚人提供了 7 艘舰船，琉卡斯人（他们是来自科林斯的多利斯人）提供了 3 艘。

[Ⅷ.46] 在岛民[⑥]当中，埃吉那人提供了 30 艘舰船；他们装备的舰船不止此数，但是他们以其中一些舰船来守卫本国的海岸，而以最精锐的 30 艘舰船来萨拉米斯参战。埃吉那人是来自埃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埃吉那岛以前叫做奥耶诺涅。继埃吉那人之后，卡尔基斯人把他们参加阿尔特密西昂海战的那 20 艘舰船开到这里；同样，爱利特莱人开来了那 7 艘，他们都属于伊奥尼亚族。凯奥斯人提供了与先前同样数目的舰船，他们是来自阿提卡的伊奥尼亚人。那克索斯人提供了 4 艘舰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原本是本邦公民派出去加入波斯一方的，但是他们并未听从命令，却在本邦一位知名人士、当时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德摩克里图斯的游说之下，转而投到希腊人一边。那克索斯人是属于雅典支的伊奥尼亚人。斯狄拉人所提供的舰船数与在阿尔特密西昂的相同，而库特努斯人则提供了 1 艘三列桨战舰和 1 艘五十桨船；二者都是德里奥皮斯人。舰队之中还有塞里夫斯人、西弗诺斯人和米洛斯人。他们是各岛民当中仅有的未向异族人献上“土和水”的人们。

[Ⅷ.47] 以上所有各邦都是居住在阿凯隆河以及塞斯普洛提人居住地以近的

---

① 参阅：Ⅰ.56。——译者注

② 大概是“高地居民”的意思。对于希罗多德而言，在多利斯人南下以前的希腊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被称为“皮拉斯基人”。——哥译本注

③ 参阅：Ⅶ.141 附注。——译者注

④ 相传是雅典的第 6 代国王。——译者注

⑤ 20 艘。参阅：Ⅷ.1。——译者注

⑥ 这里是指爱琴海上各岛居民。——译者注

地区。[①] 塞斯普洛提人是与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比邻而居的，而安布拉基亚人和琉卡斯人则是从最远的地方前来参战的人。在住的比他们更远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敦人在希腊人的危难时刻前来援助他们，他们提供了一艘舰船，舰长是费卢斯，他曾经在皮西亚竞技会[②]上三度获得优胜。这些克罗敦人在血统上属于阿凯亚人。

[Ⅷ.48] 大多数同盟者所提供的舰船都是三列桨战舰；但是米洛斯人、西弗诺斯人和塞里夫斯人带来的是五十桨船。米洛斯人属于拉栖代梦人的一支，提供了两艘；西弗诺斯人和塞里夫斯人是属于雅典支的伊奥尼亚人，各提供了一艘。全部舰船的总数，除了五十桨船以外，共计 378 艘[③]。

[Ⅷ.49] 当来自上述这些城邦的将领们齐聚萨拉米斯的时候，他们召开了会议；攸利比亚德斯建议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他们认为在希腊人目前所掌握的所有领土当中，哪一片水域最适于进行海战。他说，现在阿提卡已经无须考虑了；他要求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中作出抉择。于是，大多数发言者都提出这样的意见，即舰队应该驶往科林斯地峡，在那里为伯罗奔尼撒的安全而进行海战；其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如下：一旦他们在萨拉米斯的海战中失利，他们就会被围困在岛上，无法得到任何救援；但是，如果他们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战败，他们却能够逃回自己的故土。

[Ⅷ.50] 正当伯罗奔尼撒海军诸将作这样的考虑时，一位雅典人来到军营，他带来消息说，异族人已经进入阿提卡境内，正在那里肆意劫掠，焚烧一切。原来，随薛西斯穿过波奥提亚的波斯军队，烧毁了塞斯皮亚人的城市和普拉提亚人的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居民这时已经放弃城市，逃往伯罗奔尼撒——现在他们正在蹂躏阿提卡境内的一切。波斯人之所以要焚毁塞斯皮亚和普拉提亚，是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得知，那两个城邦以前并未归向波斯一边。

[Ⅷ.51] 自从异族人跨过赫勒斯滂海峡，踏上进军希腊的征程以来，已经有四个月的时光了。其中军队在通过赫勒斯滂地区的时候用了一个月，从那里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抵达阿提卡，那时已进入卡里阿德斯担任雅典执政官那一年。[④]

---

① 大致指希腊半岛上由此向南的地区。——译者注

② 参阅：Ⅵ.122 附注。——译者注

③ 关于希腊舰队的总数，古代作家记载不一，近代学者亦有争论。希罗多德这里的舰船加起来实际上是 366 艘，而不是 378 艘；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说是 310 艘；而修昔底德（Ⅰ.74）说有 400 艘（此数本身因抄本关系尚有争论）。希氏在Ⅷ.46 中说埃吉那人除了 30 艘战舰参战外，还有一些用以防守本土海岸，这些大概是 378 和 366 之间的数；另外，希氏在Ⅷ.94 中又说科林斯人在海战刚开始时就带领舰队（40 艘）逃走，此说虽不确，但可能科林斯人另有使命，带领一支分队（除科林斯的舰船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他往，最初未参战，埃斯库罗斯大概未将其计在数内，366 与 310 之间的数可能就是这支分队的舰船数。参阅：王选译本，第 105 页附注。——译者注。

④ 希腊诸邦纪年方法各异，雅典以首席执政官名，斯巴达以第一监察官名，阿尔哥斯以赫拉女祭司名纪年。雅典历法为太阴历，正月为夏至后第一个太阴月，因此卡里阿德斯年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480 年 7 月间。——译者注

他们发现雅典城已是一座空城；只是在神庙里尚有少数的雅典人，他们有的是神庙财产守护者，有的则是贫民。[①] 这些人用木块和门板将卫城围起来，以防御敌人的进攻。他们未能撤往萨拉米斯，部分原因是他们贫困所致，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留守在那里。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发现了德尔斐女祭司所发布神谕的真正含意，神谕说“木墙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在他们看来，“木墙”并非指战舰，而是指他们现在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地方。[②]

[Ⅷ.52] 波斯人在卫城对面那座被称为“阿瑞斯之山”[③] 的山丘上安营，将卫城中的雅典人围困起来，他们用包着麻屑的火箭向栅栏施射。这时，虽然这些雅典人已经陷于绝境，栅栏对于他们根本起不到防卫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抵抗。他们对于皮西特拉图族人前来向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也置之不理——他们坚决拒绝了所有和谈的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自卫；其中包括这样的办法，即当异族人攻到卫城门口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头推下去，砸向异族人。结果，薛西斯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能攻下卫城，甚至感到无计可施了。

[Ⅷ.53] 然而，进退两难的异族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道；因为神谕所说一定会应验的，而阿提卡的全部陆地注定要归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卫城的正前方，在城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人从那里攀登上去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非常陡峭，但还是有少数士兵在凯克罗普斯的女儿阿格劳洛斯[④]的神庙附近攀爬上来了。[⑤] 雅典人看到敌人已经攀上卫城，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城墙上坠下被摔死，还有些人逃入内殿去躲避。攀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冲向城门，把城门打开，然后屠杀那些请求庇护的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雅典人，接着洗劫神庙，然后焚烧了整个卫城。[⑥]

[Ⅷ.54] 这样，薛西斯就完全控制了雅典，他派出一名骑手到苏撒去，把他的战果告诉阿塔班努斯。翌日，他把随军而来到希腊的雅典流亡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登上卫城，按照他们的自己的仪式奉献牺牲。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因为梦中人吩咐他这样做，还是因为他焚烧了神庙而感到后悔。无论如何，雅典的流亡者都随即奉命行事。

---

① 《泰米斯托克利斯通令》中曾经规定“司库和女祭司留在卫城，守护诸神的财产”。《通令》全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1～183 页。——译者注

② 参阅：Ⅶ.141。——译者注

③ 按希腊神话，战神阿瑞斯乃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阿瑞斯山是雅典贵族会议（所谓“战神山议事会”）的所在地。——译者注

④ 相传阿格劳洛斯是凯克罗普斯的女儿之一，雅典娜把一个箱子托付给她和她的姊妹保管，但是严禁她们打开箱子。阿格劳洛斯不听禁令，擅自偷看箱子中的秘密，因而触怒神祇而得了疯病，跳崖自杀；一说被箱中毒蛇咬死。——译者注

⑤ 豪和威尔斯认为希罗多德的描述非常精确。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52～253 页。——译者注

⑥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重建卫城，但波斯人毁城的痕迹依然可见。——译者注

[Ⅷ.55]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在雅典卫城上，有一座据说是大地所生的埃里克修斯的神庙，神庙里有一株橄榄树和一池海水。据雅典人说，它们是波塞冬和雅典娜在争夺这片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① 如今在异族人攻下卫城，焚烧神庙的时候，这株橄榄树也一起被烧毁了。但是，在第2天，当雅典人奉国王之命去卫城之上的神庙中去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看到从原先的树干上生长出一条长约一腕尺的新枝。关于这件事，至少他们是这样报道的。②

[Ⅷ.56] 同时，在萨拉米斯，当希腊人得知雅典卫城已经沦陷时，他们大为震惊，以致有些舰长不等到他们就所讨论的问题作出表决，就匆忙登上自己的舰船，扬帆而逃。其他那些留下来的人作出决定，在科林斯地峡附近进行海战。这时，天色已晚，舰长们离开会场，登上各自的舰船。

[Ⅷ.57] 泰米斯托克利斯回到了自己的战舰上，有一位名叫姆涅西非鲁斯的雅典人，③ 问他会议作出何种决策。当姆涅西非鲁斯听说他们决定前往科林斯地峡，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些舰船撤离萨拉米斯，那么你们将完全没有可以保卫的祖国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返回自己的城邦，无论是攸利比亚德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会如此。你既不能阻挠他们这样做，也无法使自身的兵力被分散。这样，希腊就会因为错误的决策而遭到灭亡。赶紧想想办法吧！如果还有一点可能，就不要服从这样的决定——也许你可以说服攸利比亚德斯，使他改变主意，继续留下来。"

[Ⅷ.58] 这个提议使泰米斯托克利斯大为高兴；他没有回答姆涅西非鲁斯，而是径直来到攸利比亚德斯的舰船前，说他要和攸利比亚德斯商量一件事关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于是，攸利比亚德斯让他到舰上来，让他想说什么话就尽管说。于是，泰米斯托克利斯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非鲁斯那里听来的提议全都讲给他听，仿佛是他自己的主意，并且还添加上许多他自己的意见；终于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攸利比亚德斯，请他从舰船上走出来，召集各位舰长前来会商。

[Ⅷ.59] 舰长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不等攸利比亚德斯向各位舰长说明此次召集他们来此会商的目的，泰米斯托克利斯就心急如焚地向他们发表了长篇演说。当时在场的科林斯的舰长，奥库图斯的儿子阿戴曼图斯看到这种情况，就说：

---

① （相传雅典娜和波塞冬在争夺雅典城邦的庇护权时发生争执时）雅典娜变出了橄榄树，波塞冬则造出了一池海水；凯克罗普斯作出裁决，将那片土地判归雅典娜。——哥译本注

② 假如真有此事，则可能是雅典流亡者在半年多以后（公元前479年）随玛尔多纽斯再度侵入雅典时看到橄榄树又长出的新枝。后来雅典人在公元前421年后又在卫城上重建埃里克修斯神庙(Erechtheum)，其中有雅典娜神殿，其他神的祭坛，以及海水池、橄榄树等。参阅：王选译本第110页附注。——译者注

③ 姆涅西非鲁斯与泰米斯托克利斯同属一个村社，是智慧术（后发展为诡辩术）的教师，颇受泰米斯托克利斯的倚重。——王选译本注

“泰米斯托克利斯，在竞技会比赛的时候，抢跑的人是要挨棍子揍的。”但泰米斯托克利斯随即反唇相讥，他说：“对啊，可是起跑太迟的人是无法赢得桂冠的。”

［Ⅷ.60］泰米斯托克利斯就这样对科林斯人暂时作了一个温和的答复。现在他转向攸利比亚德斯，却绝口不提他此前讲的如果他们离开萨拉米斯，就会四散而逃一类的言辞；因为各盟邦的人都在场，当着他们的面来奚落任何人，都是很不得体的；他转而采取了另外一种说辞。他这样说：

“攸利比亚德斯啊，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依从他人之言，把舰队开往科林斯地峡，那你就可以拯救希腊了。现在请听我说，并且在这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如果你们在科林斯地峡附近作战，你们就等于是在开阔的海面上作战，那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与敌人相比，我们的舰船比较重，而数量也要少些；而且，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进展顺利，我们也必定要失去萨拉米斯、麦加拉和埃吉那。随后，波斯的陆军和海军将会齐头并进，你们的撤退将会把他们引向伯罗奔尼撒，从而危及整个希腊。

“另一方面，如果你按照着我的建议去做，你将获得如下好处：首先，既然我们的舰队在狭窄的海域[①]以寡敌众，只要战事不发生意外，我们就会赢得重大胜利；因为在狭窄的海面上作战对我方有利，而在宽阔的海面上作战则对敌方有利。其次，我们可以保全萨拉米斯，我们的妻子儿女都安置在那里。再次，我的方案中也已经包括了你们最主要的愿望，那就是：你们留在这里作战就如同你们在科林斯地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都同样能够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凭你们的智慧，还不至于把波斯人引到那个区域去。

“假如事态的进展如我所料，我们在海上击败了敌人，那么异族人就根本不可能前往科林斯地峡一带了；他们也不会推进到阿提卡以远的任何地方，而是在混乱中从这里败退。这样，我们将保全麦加拉、埃吉那和萨拉米斯；而萨拉米斯正是神谕所说我们要在那里克敌制胜的地方。每当人们作出合理的安排，成功往往随之而来；如果他们作出不合理的安排，那么，上苍也决不会支持人们的那些奇思怪想的。”

［Ⅷ.61］泰米斯托克利斯发表这样的言辞之后，科林斯人阿戴曼图斯再度攻击他说，一个失去邦国的人本不应该在此发言；同时，他还呼吁攸利比亚德斯不要把一个失去邦国的人所提出的意见付诸表决。他要求泰米斯托克利斯先表明自己是来自于哪个城邦的使者，再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论。他之所以如此嘲弄泰米斯托克利斯，是因为雅典已经被攻克，处于异族人的掌控之下。于是，泰米斯托克利斯作了长篇的发言，痛斥阿戴曼图斯和科林斯人，举证说明自己是并非亡国之人，他提醒与会的海军将领们，只要他的麾下有 200 艘满载船员，并且可投入战斗的战舰，那么他就和科林斯人一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城邦；因为任何一个希腊

---

① 萨拉米斯海峡最狭窄处不足 2 千米。——译者注

城邦都无法抵挡他们所发动的攻势。

[Ⅷ.62] 泰米斯托克利斯作了这样表态之后，就又转向攸利比亚德斯，比先前更加热心而又诚恳地说："如果你留在这里，你的行动就是真正的勇士所为，一切都将安然无恙。——但是，如果你离开这里，那么你就将使希腊遭到毁灭。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有赖于我们的战舰。还是听从我的意见吧。如果你不按我的意见去做，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家属带上，乘船前往意大利的西里斯地方，那里自古以来即是属于我们的土地；而且神谕也说，我们迟早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而你，失去了像我们这样的同盟者，今后自会时常想起我刚才所说的话的。"

[Ⅷ.63] 泰米斯托克利斯的这番话，使攸利比亚德斯改变了主意。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害怕一旦他率领舰队撤往科林斯地峡，雅典人就会和他分道扬镳；他也明白，如果他们的舰队缺少了雅典人，其他的部分就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了。因此，他选择了留在那里，在萨拉米斯附近的海面上作战。

[Ⅷ.64] 尽管诸位将领之间发生过言语之争，但现在，当他们得知攸利比亚德斯作出的决定之后，便立即着手准备作战。第2天日出之时，岸上和海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希腊人决定向诸神祈求，并且派人去邀请埃亚库斯族人来帮忙。他们既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随之迅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他们向全体神祇作了祈祷，并且立即把把泰拉蒙和埃阿斯从萨拉米斯请到他们那里去，同时又派一艘舰船到埃吉那去迎接埃亚库斯本人以及埃亚库斯家族的其他成员来这里。①

[Ⅷ.65] 以下是雅典人塞奥基德斯的儿子狄凯乌斯所讲述的一个故事。狄凯乌斯当时流亡在外，在波斯人当中颇有声望。他宣称，在阿提卡的土地遭到薛西斯大军蹂躏期间，那时雅典人都离开了那里，他碰巧和拉栖代梦人德玛拉图斯一起走在特里亚平原②上，当时他看到一片尘雾自埃琉西斯方向滚滚而来，它仿佛是由3万人践起的。正当他和他的同伴们满腹狐疑，不知践起尘雾的是些什么人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叫喊声，他认定这叫喊声就是密仪中的伊阿库斯赞歌。③

---

① 关于埃亚库斯及其儿子们的神像，参阅：Ⅴ.80。——哥译本注

② 特里亚平原位于雅典西北，距埃琉西斯约15英里。普鲁塔克说幻象出现于萨拉米斯海战那一天，因而这次战役应该是发生在9月22日（即波德洛米昂 Boedromion 月20日）；因为据说幻象发生之日与埃琉西斯庆节固定的日期恰好相同。——哥译本注

③ 伊阿库斯（Iacchus）乃是埃琉西斯的神祇，因发音近似于巴库斯（Bacchus），后与狄奥尼索斯混同。在埃琉西斯，他被认为是德墨特尔或珀尔塞福涅的儿子。相传在他被提坦巨神肢解后，以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复活。波德洛米昂月20日，沿圣路从雅典到埃琉西斯的盛大游行队列称为伊阿库斯，因为在队列中带着伊阿库斯幼时的雕像、他的摇篮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伊阿库斯像，后面则跟着举着火把和唱着赞歌的参加过密仪的人们。——译者注

德玛拉图斯不熟悉埃琉西斯的仪式，[①] 就询问狄凯乌斯这声音意味着什么。狄凯乌斯回答说："德玛拉图斯啊，毫无疑问，国王的大军将要大祸临头了！因为既然阿提卡当地的居民悉数离去，那么事情就很明显，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并非尘世之声，它是循着埃琉西斯的圣路来援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如果这种幻象降临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国王本人和他的陆军就将遭遇凶险——如果这种幻象降临到萨拉米斯附近的舰船，那么国王的舰队就要有遭到毁灭的危险。雅典人年复一年地庆祝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母神和少女神[②]；任何希腊人，无论他是雅典人，还是其他城邦的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参加。而你听到的叫喊声就是所谓伊阿库斯赞歌，这是他们在这个节日上所唱的歌。"德玛拉图斯回答说："住口吧，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任何人。因为假如有人把你的这些话报告给国王，那么你肯定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的；那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救你了。因此，闭上你的嘴吧。诸神将会关注国王的大军。"德玛拉图斯就是这样规劝他的；他们在看到尘雾，听到喊声之后，又看到了云彩，云彩徐徐升腾，然后飘向萨拉米斯，驻留于希腊的舰队上空。这样，他们知道，薛西斯的舰队是注定要遭到毁灭了。这就是塞奥基德斯的儿子狄凯乌斯所讲的故事，他说德玛拉图斯和其他目击者都可以证明这是真实的。[③]

[Ⅷ.66] 在薛西斯舰队中服役的人们，他们察看了在德摩比利的斯巴达人的阵亡者，[④] 随后从特拉齐斯渡过海峡，抵达希斯提埃亚，在那里等候了三日，然后乘船穿过攸利浦斯海峡；又过了三天，抵达法勒伦港[⑤]。我认为，波斯海陆大军在入侵阿提卡的时候，他们的兵力数目并不比他们来到塞匹亚斯和德摩比利山隘时为少。因为，与那些在大风暴、在德摩比利战役和阿尔特密西昂海战中损失的人员相抵，自那时起又有以下这些民族加入到国王的军队中来，他们是：马里斯人、多利斯人、罗克里斯人以及除塞斯皮亚人和普拉提亚人以外外的全体波奥提亚人；再加上以下各族：卡利斯图人、安德罗斯人、泰诺斯人和除了我在前面

---

① 按希腊神话，埃琉西斯密仪（Eleusinian Mysteries）乃是纪念农神德墨特尔和她的女儿——少女神珀尔塞福涅而举行的，每年春秋在埃琉西斯举行两次，其中以秋季（约 9 月）举行的最为隆重。届时密仪参加者先沐浴祭祀，然后口唱赞歌，手持火把，护送伊阿库斯神像前往埃琉西斯，到达后禁食行礼，演圣剧，前后共 10 天。——译者注

② 这里指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相传珀尔塞福涅为冥后，是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的女神。对她的崇拜起源于迈锡尼时代。随着希腊宗教的发展，对她的崇拜和对少女神的崇拜合而为一。在奥林帕斯神谱中，珀尔塞福涅是宙斯和德墨特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德斯劫走，强娶其为妻。——译者注）。——哥译本注

③ 萨拉米斯战役的那一天，波斯陆军也开始向伯罗奔尼撒挺进，故狄凯乌斯若真有所见，可能也是陆军出动时所践起的尘雾。参阅：王选译本第 119 页附注。——译者注

④ 参阅：Ⅶ.24～25。——译者注

⑤ 雅典的一个海港。在波斯战争以前，雅典人主要使用这个海港。——译者注

提到的五邦[①]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因为随着波斯人不断地向希腊的腹地推进，也就不断地有新的邦国加入到国王一方的军队中。

[Ⅷ.67] 所有这些异族人的军队都进抵雅典，只有帕洛斯人除外。至于帕洛斯人，他们留在库特努斯岛上，静观战事的进展和走向。其他海军都已安抵法勒伦港；薛西斯在那里检阅海军，目的是想和船员们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于是，他来到这里登位就座；其属下诸邦的首脑，以及各舰船的舰长都应召来到他的面前，按照国王赐予他们各自勋位等次入座。首座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其他的人依次入座。当那些所有应召前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依次坐定之后，薛西斯委派玛尔多纽斯逐一询问他们每个人，问他们是否应进行海战。

[Ⅷ.68] 于是，玛尔多纽斯从西顿王起挨个询问，所有其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应当与希腊人在海上作战，只有阿尔特密希娅持不同意见，她这样说：

“玛尔多纽斯，我请你转告国王，就这样说：我，就是那位在优波亚附近的海战中，无论在勇气还是战功方面，都不是最差的人。因此，主公啊，我坦诚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即说出我认为对你最有利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留着你的战舰，不要冒险一战；因为希腊人的海上的力量比你的强，正如男人的力量强于女人一样。你何必非要不惜一切代价而冒险在海上作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此次出征的目的地雅典了吗？你不是已经降服希腊了吗？现在，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你的进军。那些胆敢抵挡你的人，都已经落得他们应得的下场。

“现在我要让你了解，我预计你的敌人的今后将要采取何种行动。如果你不急于和他们在海上作战，而是把你的舰船停靠在陆地附近；然后，你或者在原地停留，或者向伯罗奔尼撒进军，那么，你就会轻而易举地达到你此次出征的目的了。希腊人是无法和你长期对峙的，你可以很快将他们驱散，使他们逃回各自的城邦。我听说，他们在这个岛上并没有储备粮食，一旦你的陆军开始进军伯罗奔尼撒，他们不大可能继续留在这里按兵不动——至少那些来自那个地方的人[②]会如此。可以肯定，他们将无心为了雅典人而进行海战了。

“另一方面，如果你急于在海上作战，我担忧的是，一旦海军方面遭到不测，将会危及你的陆军。国王啊，还有一点，请不要忘记：好的主人常常有坏的奴仆，而坏的主人又常常有好的奴仆。你既然是全人类当中最优秀的人，就必定有一些坏的奴仆。像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基里基亚人、滂菲利亚人这样一些也算作同盟者的臣仆，他们对你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啊！”

[Ⅷ.69] 阿尔特密希娅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她的所有朋友都为她的话而颇感担忧，以为国王将由于她力劝他不进行海战而降罪于她；而那些因她在全体同盟

---

① 参阅：Ⅷ.46。那里提到了六个城邦，分别是：凯奥斯人、那克索斯人、库特努斯人、塞里夫斯人、西弗诺斯人和米洛斯人。——译者注

② 指伯罗奔尼撒人。——译者注

者当中最受礼遇而对她心怀恶意和嫉妒的人，却因她的回答而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她这次是性命难保了。但是，当人们把这些意见报告给薛西斯的时候，阿尔特密希娅的意见却使他大为高兴；国王此前也一直对她格外推崇的，而现在对她就更加尊敬了。纵然如此，他还是下令：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原来他认为，优波亚附近的海战是因为他没有御驾亲临，故而他的海军将士未能全力争胜——而这一次，他决定要亲自督战了。

[Ⅷ.70] 现在，舰队奉命起航出海；他们驶向萨拉米斯，在没有受到敌人的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摆下了战斗阵势。可是，当天由于天色已晚，来不及开战，于是他们准备第 2 天开战。这期间，希腊人颇感忧伤和恐惧，而那些来自于伯罗奔尼撒的人们，更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感到恐慌，是因为他们的驻扎在萨拉米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而一旦战败，他们就将被封锁、围困在这个岛上，而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土。

[Ⅷ.71] 就在这天晚上，异族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挺进了。[①] 尽管如此，希腊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挡异族人由陆路侵入他们的领土。当列奥尼达及其部下在德摩比利一役阵亡的消息传到伯罗奔尼撒的时候，当地居民便立即从各个城邦聚集到一起，并且赶赴科林斯地峡上来安营驻扎，他们的领袖是列奥尼达的兄弟、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昂布罗图斯。在这里，他们首先切断了斯基隆路[②]；随后，他们经过会商决定，修筑一道横贯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地峡最窄处宽约 4 英里，城墙长约 5 英里。[③] 那里既然有好几万人，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于是这个工程很快得以完成。他们在建筑过程中使用了石头、砖块、木材以及满满的一筐筐的沙土，而且参加建筑的人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地施工。

[Ⅷ.72] 那些将全部人力都集中到科林斯地峡的城邦如下：拉栖代梦人、阿卡底亚诸部族、爱利斯人、科林斯人、西基昂人、爱皮道鲁斯人、弗琉斯人、特洛伊曾人和赫尔米奥涅人。以上这些是在这里参与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深为希腊所面临的危险而担惊受怕。但是，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的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而这时奥林匹亚庆节和卡尔内亚庆节皆已结束。[④]

[Ⅷ.73]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居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是土著，他们是阿卡底亚人和库努里亚人，他们至今居住在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第三个民族即阿凯亚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而移居到别人居住的地方。七个民族当中的其他四个民族都是属于移民——他们是：多利斯人、埃托利亚人、德里奥皮斯人和列姆诺斯人。属于多利斯人的有许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70。——译者注

② 这是一条沿格拉内亚山（Gerneia）正面通向科林斯地峡的小道（后来开辟为正规道路），狭窄而险要，长约 6 英里，极易切断。——哥译本注

③ 参阅：狄奥多鲁斯，Ⅺ.16. 3。——译者注

④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不来的借口了。参阅：Ⅶ.205。——哥译本注

多著名的城邦；[①] 而属于埃托利亚人的则只有一个爱利斯；属于德里奥皮斯人的城邦有赫尔米奥涅和位于拉哥尼亚的卡尔达米列对面的阿辛；帕罗列阿泰诸邦都是属于列姆诺斯人的。土著的库努里亚人据说是唯一的伊奥尼亚人。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处于阿尔哥斯人的统治之下，因而已经变成多利斯人了，他们就是阿尔哥斯人的属民奥涅阿特人。[②] 在以上这 7 个民族的所有城邦，除了我上面提及的城邦以外，都是袖手观战的；如果我无所顾忌地说，那么这些城邦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站在波斯人一边。

[Ⅷ.74] 聚集在科林斯地峡的希腊人，拼尽全力地劳作，仿佛要大难临头似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指望他们的舰队能够取得任何重大战果。另一方面，那些在萨拉米斯的希腊人，他们听说其他希腊人修筑这个工事的时候，仍然非常惊恐；但是，他们与其说是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还不如说是担心伯罗奔尼撒的安全。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只是窃窃私语，对于攸利比亚德斯的愚蠢之举感到奇怪；可是如今这种被压抑的情绪终于迸发出来，于是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发言者就以前的老问题展开了冗长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最好是驶往伯罗奔尼撒去，为了那里的领土冒险一战，不应当留在这里为一片已落入敌手的土地[③]而战；雅典人、埃吉那人和麦加拉人都坚持另外一种意见，主张应该留在原地，为保卫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战。

[Ⅷ.75] 当泰米斯托克利斯看到伯罗奔尼撒人的票数足以否决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悄悄地退出了会场，委派一人乘小船前往波斯海军的阵地，下令要照他所说去送信。[④] 此人名叫西金努斯，是泰米斯托克利斯的一名家奴，也是泰米斯托克利斯的儿子们的教师。后来，当塞斯皮亚人接纳外人为其公民之时，泰米斯托克利斯使他成为一名塞斯皮亚人，并且还使他变成一个富人。现在西金努斯乘船来到波斯舰队所在地，向舰队的将领们这样说：

“我受雅典人的海军统帅的指派来到这里，其他的希腊人全然不知。他渴望国王的事业取得成功，因此他希望你们，而不是他的同胞们取得胜利；他吩咐我转告你们，希腊人已经笼罩在一片惊恐之中，正在准备仓皇逃走。现在，只要你们能防止他们逃走，那么你们就可以立下前所未有的赫赫战功。他们之间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现在他们将完全无法抵御你们的进攻——事实上，你们将看到他们之间自相操戈，那些支持你们的人和反对你们的人将争斗起来。”信使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了那里，不知去向了。[⑤]

---

① 如斯巴达、科林斯等。——译者注

② 奥涅阿特人原本是奥尔涅阿（Orneae）的土著居民。他们后来因被阿尔哥斯人征服而沦为阿尔哥斯人的属民。——译者注

③ 这里指阿提卡。因为当时它已经为波斯人所攻占。——译者注

④ 关于这次计谋，修昔底德和埃斯库罗斯均有记载，可以为证。

⑤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76。——译者注

[Ⅷ.76] 波斯的将领们完全相信使者所言。随后，一支人数众多的波斯军队受命在萨拉米斯和希腊大陆之间的普塞塔雷亚岛[①]登陆；之后，在午夜时分，他们把舰队的西翼向萨拉米斯方面靠拢，[②] 以对希腊人形成合围。同时，停泊在凯奥斯和库诺苏拉[③]的舰船也开始出动，他们的战舰布满了整个海峡，直到穆尼基亚的地方。[④] 他们这次海上行动的目的，是想把希腊人封锁在萨拉米斯以内，让他们插翅难逃，据认为他们是想为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战的失利复仇。波斯军队之所以在普塞塔雷亚岛上登陆，其意图是一旦这里的海战打响，人员和破损舰船就有可能被海水冲到这岛上，因为这个小岛正好位于即将发生海战的要冲。这样，他们就可以救援本方的人员，歼灭敌方的人员。所有这些都是秘密部署的，希腊人对此全然不知。波斯海军将士彻夜未眠，准备海战。

[Ⅷ.77] 我无法否认神谕的灵验，当我看到下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也无法质疑那些讲得清清楚楚的神谕：

当他们用层层的舰船围住
那腰佩金剑的阿尔特密斯[⑤]的圣岸
和那海浪拍击的库诺苏拉；
他们看到美丽的雅典的败落而满怀妄想
神圣的天理必将驱散那恣意的狂傲，
那疯狂的暴怒，那推翻一切的野心。
青铜将和青铜撞击，而战神阿瑞斯将用碧血
染红大海。然后，即将迎来希腊的自由之日
受赐于公正的胜利女神和洞悉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

当我看到了这样的神谕，感受到巴基斯所说是如此清楚明确的时候，就我本人而言，我既不贸然抨击神谕，也不赞同其他人对神谕所发出的责难。

[Ⅷ.78] 与此同时，在萨拉米斯的希腊海军将领们之间，还在激烈的争辩之中。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以为异族海军还停留在他们白天所在的

---

① 关于普塞塔雷亚岛的具体位置，学者们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在海峡入口处，另有学者认为在海峡中间。——译者注

② 舰队的西翼大概是 200 艘埃及战舰。薛西斯命令他们去封锁萨拉米斯岛外围及其与麦加拉之间的西部海道。参阅：埃斯库罗斯：《波斯人》，363—371；狄奥多鲁斯：Ⅺ.17.2；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Ⅻ.2～5。

③ 萨拉米斯岛东部的一个海角，面对阿提卡海岸；一说为阿提卡的一个海角，面对萨拉米斯岛的东北端。——译者注

④ 关于波斯人和希腊人双方舰队的具体位置的讨论，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381～383 页，附录 XXI.4～5。——译者注

⑤ 在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海岸的穆尼基亚皆有阿尔特密斯的神庙。——哥译本注

地方。

[Ⅷ.79] 正当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斯从埃吉那渡海来到萨拉米斯。他是一位雅典人，并且被民众依照陶片放逐法流放。① 据我所知，从他的品性来看，我自己依然深信，他是全雅典最高尚的和最公正的人。现在，这个人来到会场外面，把泰米斯托克利斯叫了出去，尽管此时泰米斯托克利斯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鉴于目前国难当头，他将过去的仇怨置之度外，把泰米斯托克利斯叫出会场，以便和他交谈。因为他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听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舰队撤到科林斯地峡附近。因此，泰米斯托克利斯一出会场，阿里斯提德斯就对他说："先前我们两个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让我们两个较量一番，看看我们之中究竟是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益的贡献。现在我要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人把舰队从这里撤离的事情，无论你们费多少口舌来谈论，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把我的亲眼所见告诉你：即使科林斯人和攸利比亚德斯本人想乘船撤离，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已经深陷敌人的重围之中。你进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吧。"

[Ⅷ.80] 泰米斯托克利斯回答说："你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忠告，并且带来了好消息。因为我渴求发生的事情，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要知道，波斯人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出自我的请求。因为，既然希腊人自己不准备作战，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作战，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现在，既然你带来了好消息，就进去亲自告诉他们吧。因为如果由我去对他们说，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因而他们将不相信异族人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因此，你去对他们说吧，告诉他们现在的形势。如果他们相信你所说，那是最好不过了；如若不然，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如你所说，假如我们真的已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那他们也是不可能逃走的。"

[Ⅷ.81] 于是，阿里斯提德斯就进入会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军将领们。他告诉他们说，他是从埃吉那来的，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穿过了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因为希腊的全部战舰都已经被薛西斯的舰船所包围——他建议他们，要作好自卫的准备。他就说了这些话，之后就离开了会场。希腊将领们又争论起来，因为大多数将领并不相信这条情报。

[Ⅷ.82] 但是就在他们满腹狐疑的时候，一艘泰诺斯人的三列桨战舰从波斯人那里叛逃到希腊人这边。这艘战舰的指挥官是索希门涅斯的儿子潘奈提乌斯，他把整个的情况述说了一遍。泰诺斯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名字也和击败异族

---

① 阿里斯提德斯是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政敌。大约在三年前，即公元前 483 年，阿里斯提德斯曾在泰米斯托克利斯的鼓动下按照陶片放逐法（又称贝壳放逐法）放逐（放逐期通常为 10 年）。当薛西斯侵占色萨利之时，泰米斯托克利斯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波斯人，亲自提出动议，颁布法令，前面提及的《通令》中明确提出，让所有被放逐者回国。于是所有放逐者的放逐期未满就被召回。——译者注

军的那些城邦一样，都被镌刻在德尔斐的三足鼎上。[①] 这艘战舰，再加上此前在阿尔特密西昂投诚而来的列姆诺斯人的那一艘，原先缺两艘即是380艘的希腊舰队，现在总算凑足了这个整数。

[Ⅷ.83] 现在，希腊人终于相信了泰诺斯人的话，开始准备作战了。天亮的时候，所有舰船上的武装水兵[②]都集中到一起开会，泰米斯托克利斯在会上慷慨陈词，他的演说比其他人都要精彩。贯穿整个演说的主旨始终是把人的本质和天性中的高贵因素和卑贱因素相比照，他奉劝他们永远要选择其中的高贵因素。演说结束后，他下令立即登上舰船，要大家奉命行事。就在这时候，那艘被派到埃吉那去接埃亚库斯族人[③]的三列桨战舰也返航归来。于是，希腊人和他们所有的战舰都下海出航。[④]

[Ⅷ.84] 希腊人的舰队刚刚起锚出发，异族人的舰队就迎面攻了上来。于是，绝大多数希腊舰船的人员立即开始倒划，以使舰船靠岸。这时，一位担任舰长的雅典人，来自帕列涅德莫的阿美尼亚斯，[⑤] 指挥着自己的战舰冲上前去，向一艘敌舰发起进攻。这两艘战舰纠缠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于是，希腊其他的战舰便赶来援助阿美尼亚斯，投入了战斗。这是雅典人关于战斗开始的说法；但是埃吉那人却坚持认为，首先投入交战的是派往埃吉那去接埃亚库斯族人的那艘战舰。另外还有这样的传说，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模样的幻影，只听这个幻影向希腊人高声发话，激励他们投入战斗，声音响彻整个希腊舰队的上空。她一开始就这样斥责他们："喂！你们这是发的什么疯？你们究竟还要倒划多久啊？"[⑥]

[Ⅷ.85] 在异族人方面，部署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朝向埃琉西

---

① 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希腊诸盟邦将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用于制造了一尊三足鼎，献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置于一青铜的三头蛇支架上。鼎上最初镌刻的铭文是说此鼎乃希腊联盟领袖波桑尼阿斯所献，后来斯巴达人将其改刻为战胜波斯人的希腊盟邦的名字。青铜架保存至今，也刻有31个希腊盟邦的名字。参阅：王选译本，第134页附注。——译者注

② 通常每艘战舰配备水兵的数目为30名，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在阿尔特密西昂作战时，据《泰米斯托克利斯通令》，雅典每艘三列桨战舰上的水兵为20名；在萨拉米斯作战时，据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Ⅻ.1）所说，为14名。参阅：Ⅵ.12附注。——译者注

③ 参阅：Ⅴ.80；Ⅷ.64。——译者注

④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84。——译者注

⑤ 阿美尼亚斯可能就是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兄弟。与他交锋的是一艘腓尼基的战舰（埃斯库罗斯：《波斯人》，409～411）。普鲁塔克在《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Ⅻ.2～3中说，腓尼基的战舰上有薛西斯之弟、波斯海军统帅阿里亚门尼斯（Ariamenes），但希罗多德从未提过此人），结果为阿美尼亚斯所杀；而海军统帅一死，波斯舰队丧失了统一指挥，陷于混乱（狄奥多鲁斯，Ⅺ.18.4～5）。参阅：王选译本，第136页附注。——译者注

⑥ 希腊人开始倒划，大概是想引诱波斯人进入海峡狭窄处作战，同时也是为了等到每日起风海峡内涨潮时以便向高大的腓尼基战舰的船舷撞击（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斯传》，Ⅻ.2）；至于妇人幻影的厉声斥责，不过是军中的号令声和士兵的高呼声而已（埃斯库罗斯：《波斯人》，385～405）。参阅：王选译本，第136～137页附注。——译者注

斯，构成西翼；[①] 部署在拉栖代梦人对面的则是伊奥尼亚人，他们靠近比雷埃夫斯，构成东翼。在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听从了泰米斯托克利斯的忠告，[②] 在作战时畏缩不前，但大多数人并未这样做。我在这里可以列举出一长串俘获了希腊战舰的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名字，但是除了安德罗达姆斯的儿子塞奥麦斯托尔和希斯提埃乌斯的儿子菲拉库斯这两位萨摩斯人以外，我不想再提及其他人的名字了。[③] 我所以只提他们两个人，是因为塞奥麦斯托尔曾因这次战功而被波斯人封为萨摩斯的僭主，菲拉库斯则因此而名列“国王的护卫”之中，得到大量的采地。在波斯语中，“国王的护卫”叫做奥罗桑伽伊[④]。

[Ⅷ.86] 但是，绝大多数的波斯战舰在这次海战中被摧毁了——它们或者毁于雅典人之手，或者毁于埃吉那人之手。原来，希腊人战舰在作战时队形井然，有条不紊，而异族海军这时却乱作一团，任何行动都是无计划的。因此，他们在这次交战中落得如此下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波斯人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比在优波亚岛附近一役更加勇敢了，他们确实都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因惧怕薛西斯，个个都奋力作战，每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自己。

[Ⅷ.87] 至于其他各个邦国，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在这次交战中的表现，我说不确实了。但是，我知道发生在阿尔特密希娅身上的事情，并且由此而使她比以前更受到国王的尊敬。当时，国王的舰队秩序大乱，而一艘雅典战舰正在紧紧地追逐阿尔特密希娅的战舰，她无路可逃，因为她前面有多艘本方的战舰挡住了去路，她的战舰离敌人追兵最近，于是她当机立断，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保全了自己。雅典人战舰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的她直接撞击本方一艘战舰，一艘卡林达人的战舰，卡林达的国王达玛希泰姆斯本人恰好在舰上。至于在舰队在赫勒斯滂的时候，她是不是和他有过一些争执，我无法断言——我也不能确定，她是故意去袭击他的战舰，还是仅仅是出于巧合，因为卡林达人的舰船刚好挡住了她的去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撞击这艘战舰并将它击沉，因此而交了好运，使自己得到了双重的利益。因为，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看到她击沉了一艘敌舰，误以为阿尔特密希娅的战舰或者是一艘希腊战舰，或是一艘由波斯人那里投诚过来，而今为希腊人作战的战舰；于是，他不再继续追击，转而去进攻其他舰船了。

---

① 这是指在萨拉米斯岛与阿提卡之间的海峡内同希腊舰队作战的波斯舰队的西翼；希氏在Ⅷ.76所说的西翼是指在作战前夜，整个波斯舰队的西翼，这些舰船已经开往封锁萨拉米斯岛的外围及其与麦加拉之间的海域，未曾参加这里的战斗。——译者注

② 参阅：Ⅷ.22。泰氏发布石刻文告，力劝伊奥尼亚人倒戈，至少不要全力以赴投入战斗。——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似乎暗示在波斯一边的伊奥尼亚人大都奋力作战，甚至俘获了希腊舰船。——译者注

④ Orosangai，Ορσσάγγαι，可能是源自古波斯语 var（护卫）和 khshayata（王）二词；或者，如 G. 罗林森所指出的，是源自于（古波斯语）khur sangha，意即“值得赞扬或记录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264～265页。——译者注

[Ⅷ.88] 由于这样的行动，她终于虎口脱险，幸免于难。而更为幸运的，是她做了这样一件害人的事情，反而使她本人在国王那里赢得了更大的荣宠。原来，薛西斯在督战的时候，据说他注意到那艘战舰被击沉，而侍立在国王左右的人说："主公，请看，阿尔特密希娅打得多漂亮，你看她是如何击沉一艘敌舰的啊！"薛西斯便问，这一战功是不是真的为阿尔特密希娅所立，他们回答说："肯定没错。因为我们都认识她的战舰上的徽标。"而且，他们都确认，被她击沉的那艘战舰是敌方的战舰。据说种种幸运的机缘都落到这位女王的身上——对于她来说，更为幸运的是，卡林达人的战舰上竟无一个人生还，没有人来告发她。他们说，薛西斯在听到左右告诉他这一切之后，他说："我手下的男人简直就像妇人，而妇人反倒像男人了！"

[Ⅷ.89] 在这场鏖战中，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的兄弟、海军主帅阿里阿比格涅斯[①]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波斯人、米底人和同盟者的人士。而希腊人方面阵亡者却寥寥无几。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而那些失去了战舰，但并未在肉搏中身亡的人，都纷纷泅渡到萨拉米斯岛上。但是，在异族人方面，落水者却因不会游泳而有更多的人被淹死。当最前面的战舰开始掉头逃跑的时候，就给舰队造成重大损失。因为位居后面的战舰，他们拼尽全力要冲到前面去，以便在国王的面前显示一下他们的勇气，这样就跟前面溃逃下来的本方的那些舰船冲撞到一起。

[Ⅷ.90] 在这场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腓尼基人（他们的舰船已被摧毁）来到国王的面前，指责伊奥尼亚人是造成他们失利的罪魁祸首，他们指称伊奥尼亚人是叛徒，是伊奥尼亚人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舰船。但是这件事的结果是，伊奥尼亚人的舰长们并没有被处死，而那些告发他们的腓尼基人却被处死，得到了报应。原来，正当这些告发者还在陈述的时候，有一艘萨摩色雷斯的战舰向一艘阿提卡的战舰发动袭击，而当阿提卡的战舰下沉的时候，一艘埃吉那的战舰又冲上来，把那艘萨摩色雷斯人战舰击伤了。但是，这些萨摩色雷斯人个个都善使标枪，他们把击沉他们的战舰那艘敌舰上的兵士一一射杀，然后登上敌舰，将它占为己有。这样，伊奥尼亚人便得救了。薛西斯在看到他们这样卓越的战功时，就把满腔的怒火转向腓尼基人（他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于是就降罪于腓尼基人；他下令将这些腓尼基人悉数斩首，以使那些本来是懦夫的人不再去诬告那些比他们还要勇敢的人。薛西斯在萨拉米斯对面、在那座被称为埃加列奥斯山[②]的山下的王座上督战期间，每当看到本方面的战舰在交战中立下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询问立功者是谁，而他的史官随即就把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名字、他的父亲名字以及他所属邦国的名字都记载下来。此外，波斯人阿里亚兰涅

---

① 阿里阿比格涅斯是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舰队的统帅；薛西斯还有一位兄弟名叫阿赫明尼斯，是埃及舰队的统帅。——译者注

② 此山位于阿提卡境内。——译者注

斯当时正好在场，他是伊奥尼亚人的朋友；腓尼基人被处决，他也出过一份力。

[Ⅷ.91] 异族海军既然开始溃败，他们就力图逃到法勒伦港；而埃吉那人守候在那一带水域进行截击，立下了赫赫战功。尽管整个的场面是一场混战，但雅典人对于所有那些顽抗的或是逃窜的战舰，予以摧毁；而埃吉那人，对于那些企图逃离海峡的战舰，予以痛击。所有那些逃脱了雅典人追杀的舰船，很快又落入埃吉那人的手中。

[Ⅷ.92] 这时，碰巧有两艘战舰在那里相遇了。一艘是正在紧追敌舰的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战舰，另一艘是埃吉那人克琉斯的儿子伯里克里图斯所乘坐的战舰，这艘船又刚刚袭击了一艘西顿人的战舰。那艘西顿人的战舰曾捕获了在斯基亚苏斯岛外担任警戒任务的埃吉那人的舰船。当时在这艘埃吉那船上载有伊斯彻诺斯的儿子皮塞亚斯，波斯人将遍体鳞伤的皮塞亚斯带到自己的船上，对这个人的勇敢钦佩之至。[①] 现在，当这艘西顿人的战舰被俘获的时候，皮塞亚斯正和波斯人同在该船上。这样，皮塞亚斯又平安地返回了埃吉那。[②] 伯里克利图斯在向泰米斯托克利斯发出了责难的同时，也在对一艘西顿战舰发起攻击。那些逃离了战场的异族舰船，他们遁入法勒伦港，投身于其陆军的庇护之下。

[Ⅷ.93]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诸邦当中赢得最大荣誉的是埃吉那人，仅次于他们的是雅典人；就个人而言，得到最高荣誉的是埃吉那的伯里克利图斯和两位雅典人：安那吉鲁斯德莫的埃乌美涅斯和帕列涅德莫的阿美尼亚斯，后者即追击阿尔特密希娅战舰的那个人。可以肯定，假如阿美尼亚斯知道是阿尔特密希娅在那艘战舰上，那么，除非他捕获她的战舰，或者是牺牲自己的战舰，否则他决不会罢休。雅典的舰长们都曾接到过特殊的指令，凡是生擒阿尔特密希娅者，可获1万德拉克玛的奖金。因为雅典竟遭到一个妇人的进攻，这实在是使人感到极为愤慨的事情。然而，如前所述，她安全脱险了。现在，她和其他那些舰船得以保全的人们都聚集到法勒伦港。

[Ⅷ.94] 据雅典人说，正当双方舰队开始接战之时，科林斯的舰队指挥官阿戴曼图斯竟被吓得惊慌失措，匆匆逃遁了；而科林斯人看到他们的指挥官乘船而逃，他们也同样溜之大吉了。当科林斯人行至萨拉米斯岛坐落着雅典娜·斯基拉斯神庙[③]的附近海域时，奇迹突然出现了：他们在那里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来的小船，并且在科林斯人靠近它之前，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舰队在战斗中的情况。

---

① 这是阿尔特密西昂战役前夕的事情。参阅：Ⅶ.181。——译者注

② 伯里克利图斯看到雅典人战舰，看到海军统帅的徽标，马上就辨认出这是谁乘坐的战舰。于是，他向泰米斯托克利斯高声责骂，责问泰米斯托克利斯，说他曾说埃吉那人站在波斯人一边。伯里克利图斯向泰米斯托克利斯喊道："请看我们是多么友好地对待波斯人的。"当埃吉那被指责亲波斯人时，雅典人曾将伯里克利图斯及其父亲扣押为人质（参阅：Ⅵ.49、73）。——哥译本注

③ 此神庙位于萨拉米斯岛南端。如果波斯人在战役一开始时占领了萨拉米斯岛与大陆之间的整个海峡，那就弄不清楚科林斯人究竟是怎样到达这一地点的——哥译本注（斯基拉斯是雅典娜女神的称呼之一。——译者注）

这件事乃是出于天意，从下面一点就可以判明。当小船驶近科林斯人舰船时，小船上的人喊道："阿戴曼图斯，你带领你的舰队掉头逃走，这样你就成了希腊人的叛徒；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击败了敌人，正如他们所祈求的希望能够战胜敌人一样。"然而，阿戴曼图斯并不相信这些人所说的话；于是，他们又对他说："我们可以随你做人质，如果你们发现希腊人没有获胜，我们甘愿受死。"于是，阿戴曼图斯和其余舰船便掉转船头，重新回到希腊舰队所在地，这时希腊人已经获得了胜利。据雅典人说，科林斯人就是这样做的。① 但是，科林斯人却说，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宣称自己应当位居战功最卓著者之列。这一点，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以为他们作证。②

[Ⅷ.95] 在这场大战中，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斯，就是我刚才说他是最卓越的那位雅典人，他立下了这样的功业。他率领着大批此前驻守在萨拉米斯沿岸雅典重装步兵，一起在普塞塔雷亚岛上登陆，将盘踞在该岛上的波斯人悉数歼灭。

[Ⅷ.96] 海战刚刚结束，③ 希腊人将漂浮在那片海域上的所有残破的舰船都拉曳到萨拉米斯，他们以为国王会利用其身边现有的舰船卷土重来，于是就准备着下一场战斗。但是，许多残破的舰船被一阵西风卷到阿提卡海岸上，那一带海岸叫做科里亚斯④。这样，不光是以前巴基斯和穆萨尤斯所发布的关于海战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而且在此事发生多年前一位雅典的卜者吕西斯特拉图斯所作的关于破船被卷上海岸的预言，也是现在所有希腊人所早已忘却的预言，结果也完全应验了。预言这样说：

于是科里亚斯的主妇们将惊愕地看到那些船桨。⑤

这种事情肯定是在国王一离开就发生的。⑥

---

① 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② 科林斯人望风而逃的说法可能是后来雅典人为攻击科林斯人而假造的。阿戴曼图斯曾由于在萨拉米斯战役中的功业在其墓铭上被称颂为"从全希腊得到自由之冠的人"。科林斯人很可能曾在海战开始前奉命北航，以防敌舰由萨拉米斯西部海峡进来前后夹攻（也许泰诺斯投诚者已将薛西斯派 200 艘埃及战舰封锁萨拉米斯外围及其西部海峡布置的情况都告诉给希腊舰队了），但后来科林斯人因未见敌人来攻，便返回战场，参加了战斗。参阅：王选译本，第 146 页附注。——译者注

③ 埃斯库罗斯曾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亲眼目睹了这场海战，因而埃氏关于萨拉米斯海战的记载（《波斯人》，359～438），无疑是当时这方面最重要的资料。

④ 它是法勒伦港以南 2.5 英里的一个狭窄的海角；在刮西风的时候，舰船由战场上刚好被卷到此处。——哥译本 。

⑤ 哥译本的译文为："科里亚斯的主妇们也将用桨叶来烘烤她们的大麦了。"——译者注

⑥ 萨拉米斯海战后，薛西斯率大军循原路返回萨尔狄斯。克特西亚斯说波斯损失战舰 500 艘；狄奥多鲁斯（Ⅺ.19.2～3）说，此次海战，除了俘获的以外，波斯战舰损失超过 200 艘，而希腊仅损失约 40 艘。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68 页。——译者注

[Ⅷ.97] 薛西斯得知他们所遭受的损失的情况后，害怕希腊人会听从伊奥尼亚人的建议，或者并非由于他们的建议而是自己决定直接乘船前往赫勒斯滂，去把那里的桥梁拆毁。那样的话，他的退路被切断，他不得不滞留在欧罗巴，并且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他打定主意，准备逃走。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部下识破他的意图，他下令修筑一条贯通萨拉米斯的堤坝和水道，[①] 同时，下令把腓尼基的商船连起来，以用来作为浮桥和城墙。他还下令做多方面的备战工作，仿佛要准备与希腊人再进行一次海战似的。现在，所有的人看到薛西斯这样做，都深信国王打算留在那里，真心实意地要把仗继续打下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自己长期的经验，最清楚现在国王在做怎样的打算。薛西斯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派一名使者前往波斯去报告他所遭遇的不幸。[②]

[Ⅷ.98] 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波斯使者行进速度更快的了。这种巧妙的安排完全是波斯人的发明；具体方法如下。他们说，在整个沿途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驿站中就准备多少人和多少马，每一个人和每一匹马只负责一天的行程；这些人都将以最快速度到达指定的目的地，无论是遭遇到雨雪、酷热或者漆黑的夜晚，都不能阻碍他们。第一名骑手把信件传递给第二名，第二名再传递给第三名；这样，这个信件在整个路途中依次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如同希腊人在举行赫淮斯托斯庆节时所进行的火炬赛跑[③]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为安伽瑞昂[④]。

[Ⅷ.99] 在苏撒，当第一则消息到达这里，说薛西斯已经攻克了雅典的时候，那些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把桃金娘的树枝撒遍各条的街道，并且焚香和饮宴，沉浸于寻欢作乐之中。但是，当第二则消息也到达苏撒的时候，他们却大为沮丧，他们个个把自己的衣服撕破，尽情地哀号哭叫。他们把失败的罪责一股脑都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所损失的舰船，还不如说是担心国王的安全。因此，直到薛西斯返回波斯的时候，波斯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⑤]

---

① 其他作家都将这项工程的修筑时间置于战前而不是战后。（克特西亚斯和斯特拉波都把这工程置于萨拉米斯海战之前而不是战后；很明显，对于波斯人而言，战后修筑这项工程，既毫无用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Ⅷ.98。——译者注

③ 在雅典的一些庆节如泛雅典娜庆节、普罗米修斯节、赫淮斯托斯节、赫尔美斯节、提秀斯节等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火炬赛跑。火炬赛跑主要有两种比赛形式。一种是简单的个人比赛，参赛者每人手持燃烧着的火炬，一齐出发，先抵达终点者获胜；另一种是接力赛，是团体赛。每一个队的第一名队员先在神坛上点燃火炬，然后全速奔跑，交给第二名队员，然后依次传递，直到最后一名队员到达终点。希罗多德说的就是这种接力赛。——译者注

④ ἀγγαρήιον. ——译者注。

⑤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Ⅷ.100。——译者注

[Ⅷ.100] 现在，玛尔多纽斯得知薛西斯由于海战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他猜测薛西斯会做撤出雅典而回国的打算，于是就开始考虑到自己是否因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遭到惩罚。因此，他认为，对于他来说最好还是继续冒险，要么是把希腊征服——这个结局是他所期望的——要么是在立下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玛尔多纽斯作了这样一些考虑之后，有一天，他对国王这样说：

“主公啊，请不要悲伤，也不要因为最近这次失败心灰意冷。我们的希望并不完全取决于那几块木板，[①] 而是取决于我们勇敢的战马和骑手。这些自以为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人们，他们绝不会下船登陆，与你的陆军进行较量的，而大陆上的希腊人也根本不会抵抗我们的陆军；因为那些试图抵挡我们的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此，如果你愿意，我们立刻就可以去进攻伯罗奔尼撒；如果你想稍后进行，那也完全由我们决定。只是请主公不要灰心。希腊人这一次以及以前所欠下的血债，我们不可能不加以清算的；同样，他们无论如何都必定成为你的奴隶。因此，你应当按照我的话去做。然而，如果你主意已定，准备引军撤离，那样的话，请听听我向你提出的建议。国王啊，切不可让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如果你的事业未获得成功，那也不能归咎于波斯人；你也不能说，你麾下的波斯人表现得怯弱无能。而即使腓尼基人、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和基里基亚人表现得怯弱无能又有何妨？他们的错误行为和我们波斯人毫不相干。既然波斯人没有什么错误，那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很想撤离此地，那么就率领你的主力部队返回家乡吧；但是，首先得让我从你的大军中挑选出 30 万人，让我们在把希腊降服之后再献给你。”

[Ⅷ.101] 薛西斯听了这番话，感到如释重负，转忧为喜。于是，他答复玛尔多纽斯说，他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并且会让他知道他将优先采用哪个建议。薛西斯准备召集波斯人当中的显要人物来会商此事。由于在前一次会议上，阿尔特密希娅是唯一一位懂得采取最佳之策的人物，[②] 因此，现在薛西斯很乐于召她来，听听她有什么建议。阿尔特密希娅一来到会场，薛西斯就下令所有其他人，无论是顾问还是侍卫一概退下，然后对她说：“玛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继续留在这里，去进攻伯罗奔尼撒。他说，我的波斯人和我的其他陆军对于我军的失利没有任何责任；而且他们很乐于向我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力劝我留下进攻伯罗奔尼撒，或者，由他从我的大军中精选 30 万人——等将来把希腊降服后交给我。而我本人则率领着其余的军队，撤回本国。既然你曾对我提出不要进行海战的那么明智的建议，因此现在我就这个问题向你请教，你说说，对我而言，作出哪种抉择是最有益的。”

[Ⅷ.102] 阿尔特密希娅听说国王向她征求意见，就作了如下答复：“国王

---

① 这里“木板”显然是指舰船。——译者注

② 参阅：Ⅷ.68～69。——译者注

啊，关于你的问题，要说出哪一种意见最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以为你撤兵回国是正确的。对于玛尔多纽斯而言，如果他愿意留在这里，并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么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下来，答应他的请求，划拨给他军队。如果果真如他所保证的那样，他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希腊人，那么，这件功勋也是主公你的，因为这是你的奴仆所成就的事业。但是，如果事态的进展与玛尔多纽斯的期望相反，那么，只要主公你是安全的，你的家人平安无事，我们就并不觉得那是多么惨重的损失。而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却必须为捍卫他们的自由而随时准备战斗。如果玛尔多纽斯遭遇不测的话，那也根本不必当回事——他们的胜利也算不上是堂堂正正的胜利——因为希腊人仅仅是战胜了你的一个奴隶而已！你还不应该忘记，你这次回国，是在达到出征的目的之后才撤退的；因为你已经把雅典城付之一炬了！”

[Ⅷ.103] 阿尔特密希娅的建议正中薛西斯下怀，因为她恰恰说出了薛西斯自己的想法。在我看来，即使所有的与会者，无论他们是男是女都一致劝请他留下，我也不相信他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有些心惊胆寒了。这样，薛西斯在对阿尔特密希娅表示谢意之后，就命她带他的几个儿子前往以弗所；原来，薛西斯的几个庶子都随军参加了这次远征。

[Ⅷ.104] 同时，薛西斯委派一位名叫赫尔摩提姆斯的佩达萨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赫尔摩提姆斯是薛西斯的太监首领之一。现在，佩达萨人居住在哈利卡纳苏斯的上方；提起他们，人们就会联想在他们境内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每当不幸即将降临这个民族或是他们的邻人身上的时候，城中的雅典娜神的女祭司就会长出长长的胡须。这种怪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

[Ⅷ.105] 我上面说到的这位赫尔摩提姆斯，就是一位佩达萨人。据我们所知，对于那些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人世间施以最残忍的报复的人。他曾经被敌人生擒，俘虏他的人把他出卖了，而购买他的是开俄斯人帕尼奥纽斯，他是一个以做最肮脏交易为生的人。每当他取得容貌俊朗的男孩的时候，就都把他们阉割了，然后把他们带到萨尔狄斯或者以弗所，在那里出售，赚取大把的金钱；原来，在异族人的心目中，太监比普通人更值钱，因为他们认为太监是更加值得信任的。[①] 通常，帕尼奥纽斯为了谋生而如此处置的这些男孩，很多都是奴隶；而我这里提到的赫尔摩提姆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赫尔摩提姆斯还算不上是最不幸的。原来，随后人们把赫尔摩提姆斯连同其他的贡物，从萨尔狄斯作为献礼送到国王那里。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薛西斯的所有太监中最受宠幸者。

[Ⅷ.106] 当国王率领波斯大军在进攻雅典途中，在萨尔狄斯逗留期间，赫尔摩提姆斯因为一些事务恰好进入美西亚境内；在那里有一个属于开俄斯人的叫

---

①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王宫和贵族家中都豢养着太监；而在巴比伦人献给大流士国王的贡物清单中，也包括500名阉童。参阅：Ⅰ.118；Ⅲ.48，92；Ⅵ.32。——译者注

做阿塔纽斯的地方，他碰巧与帕尼奥纽斯相遇。当他很快确认此人就是帕尼奥纽斯以后，他就和帕尼奥纽斯进行了长时间友好的交谈，声称他现在所享有的一切幸福都应该归功于帕尼奥纽斯，他还答应帕尼奥纽斯，说他愿意以各种方式加以报答他的恩情，如果帕尼奥纽斯把他的家人都带到萨尔狄斯来住的话。帕尼奥纽斯大为高兴，并且接受了他的请求，随即就来到萨尔狄斯，并且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了。随后，当赫尔摩提姆斯把帕尼奥纽斯和他的全家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最卑鄙可耻的交易来谋生的家伙，你说，我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人究竟对你或者你家人做过什么缺德事，你居然把我弄得我一无所有，害得我连男人都做不成了？你总以为诸神对你所犯下的这些罪恶全然不知是吧？但是，诸神是主持公道的，他们终于把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移交到我的手上；现在我要报复你，你可没什么话好说了吧。"

赫尔摩提姆斯在对帕尼奥纽斯作了这样的谴责之后，就下令把帕尼奥纽斯的四个儿子带上来，强迫他们的父亲亲手阉割了他的儿子们。帕尼奥纽斯迫不得已，只好按照赫尔摩提姆斯的命令行事；然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们的父亲。赫尔摩提姆斯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帕尼奥纽斯施以报复。

[Ⅷ.107] 薛西斯命阿尔特密希娅把他的几个庶子护送到以弗所去。之后，他召见玛尔多纽斯，吩咐他从他的所有军队中任意选拔出所需要的将士，去建功立业，兑现他自己的诺言。薛西斯在那天白天就没有其他安排了；夜幕刚刚降临，国王就下令各位舰长从法勒伦起航，全速驶往赫勒斯滂，赶紧去守卫那里的桥梁，使国王班师回国。在撤军途中，当异族军队行进到佐斯特海角（那是从陆地伸延入海的狭长之地）[①] 附近的时候，把那些岩石误当作舰船，他们还惊恐地逃离了很远的路程。但是，过了一阵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于是又重新集结在一起，继续航行。

[Ⅷ.108] 翌日，希腊人看到异族人的陆军还驻扎在原来的地方，就以为他们的舰队也肯定还在法勒伦；他们以为敌人还会从那里发动袭击，便开始做自卫的准备。然而，他们很快就得知，所有舰船皆已离去，他们随即决定跟踪追击。他们就一直追踪直到安德罗斯岛，但是根本没有发现波斯舰队的踪影。于是，他们在安德罗斯停留下来，在那里举行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泰米斯托克利斯主张，希腊人应该穿梭于岛屿之间，继续全力追击，火速赶赴赫勒斯滂海峡，把那里的桥梁拆毁。然而，攸利比亚德斯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希腊人把桥梁拆毁，那对希腊来说，将可能造成最大的损害。假如波斯人的归路被切断，他们将不得不滞留在欧罗巴，而他们是决不会坐以待毙的。因为如果薛西斯不采取任何行动，他的所有事业就都将毁于一旦，也使他没有机会重返亚细亚了。——不仅如此，还会使他的军队毁于饥馑，但是如果他振作起来，不断地

① 位于阿提卡西海岸的一个海角，在比雷埃夫斯和苏尼昂海角之间。——哥译本注

采取行动，那么整个欧罗巴都有可能臣服于他。随着众多城镇和部族一个接一个地在波斯军队的进攻下屈服，甚或在他们进攻之前就已经缔结城下之盟而归附于他，这样的话，波斯军队就将从这些土地上取得足够的给养，因为到那时希腊土地上每年所出产的谷物已经归波斯人所有了。事实上，由于波斯人在海战中失利，他们显然不愿意继续滞留于欧罗巴。因此，希腊人应该让他离开这里；等他从这里回到他自己国家境内以后，那时希腊人与国王之间所争夺的就是他的领土，而不是希腊人的领土了。”

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将领也都宣称，他们赞同这个意见。

［Ⅷ.109］泰米斯托克利斯看到，既然他们大多数人都反对他的意见，因而也就无法说服他们驶往赫勒斯滂，于是他改变了策略，转而对雅典人说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所有同盟者当中，对敌人逃跑最最感到愤怒的，就是他们了；如果其他希腊人按兵不动，他们雅典人很想自己驶往赫勒斯滂去，拆毁那里的桥梁。泰米斯托克利斯对他们这样说：

“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从别人那里听到更多这类事情：那些残兵败将，当他们遭到穷追而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奋起反击，以补偿他们此前所遭受的失败。现在，我们击退了这些如同漫天乌云一般的强敌，既保全了我们自己，也保全了整个希腊，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因此，既然敌人已经在逃跑，我们就不要穷追不舍了。毋庸置疑，这场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有赖于诸神和诸位英雄，因为他们嫉妒一个人同时君临亚细亚和欧罗巴——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邪恶而傲慢的人——这个人他把神圣之物和日用之物同等相待，他烧毁并且抛弃了神像，他还鞭笞海洋并把枷锁抛投到海里。目前，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照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吧。异族人会被彻底清除的——当然是被我们赶走的。现在就让我们重建家园，勤劳耕作吧。明年春天，我们将驾船出航，前往赫勒斯滂和伊奥尼亚。”

泰米斯托克利斯说这番话，是希望以此取信于波斯国王；因为他考虑到将来万一自己在雅典遭遇什么不幸的话，他也好有个地方安身。事实上，后来果真出了这样的事。①

［Ⅷ.110］泰米斯托克利斯这样说原本是想哄骗他们的，然而雅典人却依从了他。因为现在雅典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为他们一向尊他为智慧之士，而近来他又证明自己是最多谋善断的人。于是，他们听从了他的意见。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就随即派出几名信使，让他们乘坐轻舟去国王那里报信。他挑选的这几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相信他们会严守秘密，任何的严刑拷打都不能使他们泄露的。其

① 根据修昔底德（Ⅰ.137）记载，泰米斯托克利斯声称自己阻止拆毁浮桥而有功于波斯人。但是很难想象他此时就能料到他以后被放逐的事。

中包括他的家奴西金努斯，此人以前曾经完成过同样的任务。当这些人乘船抵达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都没有下船，只有西金努斯上岸，前往薛西斯那里，对他这样说："我，受雅典人的统帅和全联盟军中最有智慧和最勇敢的人，涅奥克利斯的儿子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指派，带给你这样的口信：'雅典人泰米斯托克利斯很想为你效力，是我阻止了希腊人追击你的舰船，也阻止了他们前去赫勒斯滂海峡拆毁那里的桥梁。因此，现在你尽可以从从容容地撤兵回国了。'"① 信使们在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Ⅷ.111] 现在，希腊人既然决定不再继续追击异族人的舰队，也不想赶赴赫勒斯滂去拆毁那里的桥梁，于是就包围了安德罗斯，试图袭取这个城邦。原来泰米斯托克利斯曾经要求安德罗斯人缴纳一笔金钱，但是被安德罗斯人拒绝了，而且他们是所有岛民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泰米斯托克利斯宣称，他们这次必须缴纳金钱，因为雅典人这次有两位强大的神祇——说服之神（Persuasion）和需要之神（Necessity）前来相助；安德罗斯人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如此卓越的诸神，那它自然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城邦；他们这里属于穷乡僻壤，却总是受累于贫穷之神（Poverty）和无助之神（Helpless）这两位神祇，他们从不离开他们的岛屿。安德罗斯人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他们是不会缴纳金钱的。即使雅典再有势力，怎奈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作了这样的回答，并且拒绝交钱，于是希腊人便对他们展开围攻。②

[Ⅷ.112] 在这期间，泰米斯托克利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搜刮钱财。③ 他委派曾经出使安德罗斯的同一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达其他岛屿，勒索数目不等的金钱，信使们的措辞是一样的。他说："假如你们不按照我要求如数缴纳金钱，那么我将统率希腊的大军前来围攻你们，直到攻克你们的城市。"他用这样的手段，从卡利斯图人和帕洛斯人那里聚敛了大量的金钱，因为他们听说安德罗斯已经遭到围攻，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又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于是，他们由于恐惧而把钱交出来了。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岛民也这样缴纳金钱，我不能确切说出来，但是我认为交纳金钱的不止我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岛民。然而，卡利斯图人虽然顺从了泰米斯托克利斯的要求，但依然未能得以幸免；但是帕洛斯人却用金钱买得了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欢心，从而避免了兵燹之祸。就这样，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滞留安德罗斯期间，背着其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金钱。

[Ⅷ.113] 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后，国王薛西斯和他的军队在等待数日之后，

---

① 参阅：修昔底德：Ⅰ.137～138。——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12。——译者注

③ 对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此类指控，部分地得到了证实；但是，他征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支付战争期间舰船船员的薪水。（其实，富于掠夺性是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共同特征。自公元前6世纪初开始，随着雅典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关系的逐步调整，雅典的国力日益增强，对外扩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泰米斯托克利斯的行为是雅典这种对外政策的继续，它恰恰代表雅典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译者注）

就循着他们进军时的原路退回波奥提亚。玛尔多纽斯是希望能够护送国王走上一程；同时，他认为那时候是一年之中不适于作战的季节。因此，他认为，最好是去色萨利过冬，等到冬去春来之时，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他们到达色萨利以后，玛尔多纽斯就开始选拔跟随他继续留下的军队。首先，他挑选出了被称为“不死军”的全体波斯人，只有他们的统帅海达涅斯除外，因为他说他不能离开国王。其次，他精选出披挂胸甲的波斯士兵和 1 000 名波斯骑兵；[①] 同样，他还挑选了米底人、萨凯人、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既有步兵，也有骑兵。他征调了这些民族的全体将士；至于其他的同盟者，他只从他们当中选拔少量人员，这些人或者是因为相貌出众，或者是因为他听说他们有过英勇事迹。在玛尔多纽斯的全军之中，波斯人的数目超过所有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佩带护颈和护臂的人；米底人的数量仅次于他们，虽然他们在人数上与波斯人不相上下，但是若论勇猛，他们却比不上波斯人了。全军的总数，骑兵和其他兵种加在一起，达到 30 万人。

[Ⅷ.114] 就在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此时薛西斯尚未离开色萨利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接到了来自德尔斐的一道神谕，内容是吩咐他们就列奥尼达的阵亡一事向薛西斯索赔，并且说，无论他给出什么答复，都要予以接受。于是，斯巴达人派出了一名使者火速赶赴色萨利。他到达时发现波斯全军都还留在色萨利。使者被带去拜见薛西斯，他说：“波斯人的国王啊，拉栖代梦人和斯巴达的赫拉克利斯的子孙们要求你为他们的死去的国王作出赔偿，因为在他保卫希腊的战斗中被你杀死了。”

薛西斯对此一笑置之，老半天没说话。最后，他却指着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付给他们的。”使者接受了这个答复，立即起身离开了。[②]

[Ⅷ.115] 之后，薛西斯把玛尔多纽斯留在色萨利，他自己火速行军，赶往赫勒斯滂海峡。经过 45 天的跋涉，[③] 终于抵达浮桥所在地，但是他以前统率下的军队，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了。在整个行军途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发现当地居民那里有谷物，他们都横加劫掠，统统吃光；而他们在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就地吞食地上的野草，剥树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以此果腹。他们路过的地方，留下的都是一片荒凉；他们这样做完全是由于饥饿所迫。在行军途中，军中发生了瘟疫，士兵们还患了痢疾，结果造成严重减员。许多人命归黄泉；其他那些患病者都被安置在沿途各城镇中，薛西斯严令当地居民对他们加以照看和调养。这些人有的留在色萨利，有的留在马其顿，还

---

① 他们的人数各为 1 000 名。参阅：Ⅶ.40、55。——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Ⅶ.115。——译者注

③ 这段距离约为 550 英里。如果希氏所说 45 天的行程属实，那么应该说薛西斯的撤兵是比较从容的。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73 页。——译者注

有的留在派奥尼亚的西里斯。薛西斯在向希腊进军的时候，就曾把宙斯的圣车马留在西里斯；但是当他撤军回国的时候，却不能取回它了，因为派奥尼亚人把它给了色雷斯人。当薛西斯要求他们还给他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放牧的时候，居住在斯特里梦河发源地一带的色雷斯部族，盗走了他们的马匹。

[Ⅷ.116] 在这里，有一位色雷斯人的首领，他是比萨尔提亚人和克利斯顿尼亚国的国王，曾经做出过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拒不承认自己是薛西斯的奴隶，在薛西斯到达之前就逃跑到罗多佩山里去了；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出征希腊，但是他的儿子们未从父命，或者因为他们很希望看一看战争的场面，于是就加入了薛西斯的大军。这时候，他们六个人都安全无伤地返回家乡，来到父亲的面前。但是，为了惩罚他们以前的过错，他们的父亲居然挖出他们的眼珠子。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子们的。①

[Ⅷ.117] 波斯人在穿过色雷斯后，赶忙乘坐舰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到达阿卑多斯。因为他们发现海峡上的那座桥梁已经不复存在，它在此前已被一场风暴给摧毁了。薛西斯的军队在阿卑多斯停留了下来，他们在那里获得比此前路途中更为丰富的食物供应。但是由于他们恣意暴食以及更换了饮水的缘故，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的人和薛西斯本人一道，安全抵达萨尔狄斯。

[Ⅷ.118] 关于国王的回归，还有另一种传说。按照这种说法，薛西斯从雅典撤退到斯特里梦河河畔的爱昂城②的时候，就未再由陆路行进，他命令海达涅斯统率着军队前往赫勒斯滂，而他自己则乘坐一艘腓尼基战舰，由海路回到了亚细亚。在航行过程中，他遭遇到由斯特里梦河河口方向吹来的一阵暴风，当时海面上波涛汹涌。风暴骤起的时候，由于船上人多，许多波斯人都和国王搭乘同一艘船，致使船身不堪重负，许多人都拥挤在甲板上面，薛西斯十分害怕，向舵手大声呼叫，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脱险。那个舵手答道："主公，除非你把船上的这些人去掉一些，要不然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他们说，薛西斯在听到这话之后，就对波斯人说："波斯人啊，现在是看你们是否爱戴你们的国王的时候了。因为我的安危完全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国王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立即遵命，他们纷纷跳到海里。这样，船载减轻了，使薛西斯安全抵达了亚细亚。薛西斯一上岸，他就下令召见那位舵手，赐给他一顶金冠，因为他对国王有救命之恩；但是由于他导致许多波斯人丧命，又下令把这位舵手予以斩首。

[Ⅷ.119] 这就是关于薛西斯的回师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似乎是很不可信的，无论是关于这一说法的任何细节，还是关于波斯人遭遇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因为，假如那位舵手果真向薛西斯那样说了，那么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会让甲板上的那些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17。——译者注

② 位于斯特里梦河入海口附近。——译者注

人，让这些波斯人而且是最高贵的波斯人到船舱里；并且，他会把和波斯人同样数量的桡手投到海里去——他们是腓尼基人。事实的真相是：国王的做法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和他的军队是循着同一路径返回亚细亚的。

[Ⅷ.120] 关于这一点，我这里还要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毫无疑问，薛西斯在从希腊撤回途中要经过阿布德拉，他在那里与当地居民缔结友好条约，并且把一把黄金的波斯刀和绣以黄金的提亚拉斯[①]赠送给他们。而阿布德拉人这样宣称（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自从薛西斯从雅典撤兵以后，直至来到阿布德拉城，他才第一次松开了自己的腰带，因为到这里他才感到安全了。而阿布德拉与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斯特里梦河和爱昂相比，要更靠近赫勒斯滂海峡。

[Ⅷ.121] 同时，希腊人发现他们无法攻克安德罗斯，他们就驶往卡利斯图，在蹂躏了卡利斯图人的土地之后，就返回了萨拉米斯。抵达萨拉米斯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他们的战利品当中，精选出第一批战利品[②]以奉献给诸神。这些礼物包括：三艘腓尼基的三列桨战舰，一艘在科林斯地峡奉献给神，这艘战舰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一艘在苏尼昂海角奉献，还有一艘就在萨拉米斯当地奉献给埃阿斯。在这之后，他们分配了战利品，把第一批战利品送往德尔斐。人们用它们打造了一座高达 12 腕尺[③]的人像，人像手持船喙，这座像和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金像安放在同一个地方。

[Ⅷ.122] 希腊人在把第一批战利品送到德尔斐去以后，他们以全体希腊人的名义向神请示，问神对他们所奉献的战利品是否感到满意，是否感到满足。神是这样答复的：其他希腊人所奉献给他的礼物都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惟独埃吉那人例外。他们什么也没奉献，于是神向他们索要萨拉米斯海战的战利品。埃吉那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献上三颗金星，它们挂在一根青铜桅杆的头上，安放在克洛伊索斯奉献的混酒钵附近那个角落里。

[Ⅷ.123] 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驶往科林斯地峡，在那里，他们要奖赏在整个战争中功勋最卓著的那个希腊人。各位将领都到来了，他们齐聚波塞冬的祭坛周围，通过投票以确定他们当中谁的功勋位居第一，谁位居第二。结果，他们每个人都把第一的票投给了自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功劳最大的；但是他们把第二位的那张票大都投给了泰米斯托克利斯。这样，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各得到一票的情况下，泰米斯托克利斯却由于第二位投票的结果，而得到了绝大多数的票数。

[Ⅷ.124] 然而，这些将领们由于相互嫉妒，他们无法作出决议，未对任何人授奖，就各自乘船回国了。虽然如此，泰米斯托克利斯却声名远扬，人们认为他是全体希腊人当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希腊。作为萨拉米斯海

---

① 一种毡帽。参阅：Ⅲ.12；Ⅶ.61。——译者注

② 参阅：Ⅰ.86 附注。——译者注

③ 约合 5.54 米。——译者注

战的主帅，尽管他得到奖赏也是得之无愧的，但是他什么荣誉也未得到。于是他随即就前往拉栖代梦，希望在那里得到荣誉。拉栖代梦人隆重地接待了他，并且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们奖给攸利比亚德斯一顶橄榄冠，以褒奖他战功卓著；而泰米斯托克利斯也得到一顶橄榄冠，作为对他的智慧和机敏的奖赏；他们还赠送给他全斯巴达最漂亮的一架战车。拉栖代梦人对他极尽赞美之辞，在他离开的时候，他们派遣斯巴达的 300 名精锐武士，即被称为骑士[①]的人们，护送他回国直到泰格亚边境。据我们所知，斯巴达人这样护送一个人出境，泰米斯托克利斯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Ⅷ.125] 泰米斯托克利斯从拉栖代梦回到雅典以后，他的政敌之一、阿菲德奈德莫的提摩德姆斯，他原本是没有任何威望的，但是因为嫉妒而丧心病狂，他对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拉栖代梦之行公开指责，猛烈抨击。他说："他从拉栖代梦人那里所赢得的荣誉，绝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而应该归功于他的祖国雅典。"泰米斯托克利斯看到，这个人喋喋不休，不断地重复这些言辞，就回答说："朋友，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假如我是一个拜尔宾那[②]人，那么斯巴达人是绝不会如此尊敬我的——然而，你虽然是一个雅典人，却根本得不到这样荣誉！"

[Ⅷ.126] 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他在波斯人中间一向颇有声望，而在普拉提亚战事之后，变得越发有名了；就是他，统率着从玛尔多纽斯部下中所选拔的 6 万将士，护送国王薛西斯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等到薛西斯平安抵达亚细亚，阿塔巴佐斯就率军返回；当他行至帕列涅附近的时候，他得知玛尔多纽斯已进入色萨利和马其顿的过冬营地，自己并不急于进入营地。他认为，既然波提狄亚人胆敢叛变，因此，把这些人统统变为奴隶，就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原来，波斯舰队在从萨拉米斯仓皇败逃之后，国王刚刚离开他们的国境，波提狄亚人就公开背叛了波斯人；帕列涅半岛上其他地方的居民也都纷纷效仿他们。

[Ⅷ.127] 因此，阿塔巴佐斯对波提狄亚人展开了围攻；同时，他怀疑奥林苏斯人有可能马上背叛国王，因而也对奥林苏斯城展开了围攻。现在据有该城的是被马其顿人驱逐的波提埃亚人，他们原本居住在塞尔马湾一带。阿塔巴佐斯攻下了奥林苏斯城之后，就把当地居民带到附近的一片沼泽地，在那里把他们杀死。随后，他把这座城市移交给被称为卡尔基狄克人的民族手中，首先指定托伦涅的克里托布鲁斯来治理。[③] 这样，卡尔基狄克人就得到了奥林苏斯。

[Ⅷ.128] 阿塔巴佐斯在攻下奥林苏斯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加紧围攻波提狄亚城；在他全力进攻的同时，斯基奥涅人的将领提摩克塞诺斯也想助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准备里应外合，出卖这座城市。至于他们起初是怎样相互联络的，我无法说清楚了，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谈起过此事，但是后来事态的进展是这样的。

---

① 参阅：Ⅰ.67。——译者注

② 这是苏尼昂海角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哥译本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611 页。——译者注

每当提摩克塞诺斯要写信给阿塔巴佐斯，或者阿塔巴佐斯要写信给提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信写在一张纸条上，把它卷起来塞入箭杆的尾部的小槽中，外面再用羽毛包起来，然后把这支箭射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但是，没过多久，提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狄亚人的阴谋就被发现了。有一次，当阿塔巴佐斯准备把箭射到约定的老地方的时候，由于失手而射中一个波提狄亚人的肩膀。这时，一大群人围拢上来，正如通常在战场上人们抢救伤员一样；他们立刻从他身上拔出箭，发现了那张纸条，直接把这封信送给他们的将领们。这些将领来自于半岛各城镇。他们传阅了这封信，便知道谁是叛徒。尽管如此，出于对斯基奥涅城邦的重视，他们不想让斯基奥涅人今后永远背负叛徒之名，于是，他们决定不用任何背叛罪来指控提摩克塞诺斯。这个阴谋就这样真相大白了。①

[Ⅷ.129] 阿塔巴佐斯在连续围攻波提狄亚三个月之后，碰巧在海上发生了一次反常的退潮，持续的时间很长。波斯人看到，昔日的大海现已变成了一片沼泽，他们就决定徒步从海上攻入帕列涅。但是，当波斯军队行进到整个路程的五分之二，而距离帕列涅有五分之三的距离时候，他们遭遇到一次巨大的涨潮。正如当地的居民所说，涨潮决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那么高的潮位却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他们当中那些不会游泳的人随即都溺水而死；其余的人则被乘船赶到这里的波提狄亚人给杀死了。波提狄亚人说，大海涨潮并且致使波斯人遭此劫难的原因，是因为曾经亵渎过位于他们城郊的波塞冬的神庙和神像的，恰恰就是这些死于海上的那些波斯人。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随后，阿塔巴佐斯率领军队的余部离开这里，前往色萨利与玛尔多纽斯的军队会合。这就是那些护送国王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那些波斯人的遭遇。②

[Ⅷ.130] 至于薛西斯所统率的海战之后本方舰队的余部，他们在逃离萨拉米斯而抵达亚细亚海岸以后，就在库麦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曦初露的时候，他们早早地前往萨摩斯集合，因为他们的一些舰船事实上是在那里过冬的。舰船上战斗人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米底人；舰队的指挥官是巴盖尤斯的儿子玛尔顿特斯和阿塔凯耶斯的儿子阿塔因特斯；还有一位指挥官，即阿塔因特斯的侄子伊塔米特列斯，是他叔叔把他提拔到这个职位的。然而，他们并未贸然由此西进；因为他们对于此前所遭受的惨败都记忆犹新，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进一步逼近希腊。因此，他们留在萨摩斯，时刻监视着伊奥尼亚，以防在这里发生暴动。他们所有的舰船，包括伊奥尼亚人所提供的舰船在内，总数为 300 艘。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希腊人会来袭击伊奥尼亚；相反，他们以为希腊人保住自己的领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这样推想的一个更加有力的理由，是当他们从萨拉米斯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对波斯舰队实施追击，而是任凭他们逃跑的。然而，波斯人已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29。——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30。——译者注

经完全不指望在海战中取得任何胜利，虽然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战中必胜无疑。于是，他们没有离开萨摩斯，并且聚在一起商议，看看能以何种方式给敌人造成伤害，同时，他们热切地期待从玛尔多纽斯那里传来消息，看他采取什么行动。

[Ⅷ.131] 春天就要到了，希腊人得知玛尔多纽斯还留在色萨利，便采取了行动。事实上，他们的陆军还没有开始集结；但是，拥有 110 艘战舰的海军在列奥提齐德斯的统率下，准备驶往埃吉那。这位列奥提齐德斯，身兼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乃是门那列斯的儿子。由列奥提齐德斯向上追溯他的父亲一方的家系，则是门那列斯、阿格西劳斯、希波克拉提斯、列奥提齐德斯、安那克西劳斯、阿奇达姆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塞奥滂浦斯、尼坎德鲁斯[①]、卡利劳斯、攸诺姆斯、波里德克特斯、普利坦尼斯、攸利丰、普罗克里斯、阿里斯托德姆斯、阿里斯托玛库斯、克列奥达尤斯、海鲁斯、赫拉克利斯；他属于王族的次支。[②] 列奥提齐德斯的这些先祖们，除了由他向上七代先祖以外，都曾担任斯巴达的国王。雅典舰队的统帅是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③]。

[Ⅷ.132] 当所有战舰都在埃吉那集结的时候，来自伊奥尼亚的一些使者来到了希腊人的营地；这些使者刚刚出使斯巴达归来，在那里他们央求拉栖代梦人去解放伊奥尼亚人的领土。在这些使者当中有一位名叫希罗多德的，他是巴西雷德斯的儿子。[④] 起初，他们有七个人，共同密谋把开俄斯的僭主斯特拉提斯杀死；但是同谋者当中有一个人叛变了，于是他们的阴谋因此而泄露，希罗多德和其他五人便离开开俄斯，直接由那里前往斯巴达，现在又辗转来到埃吉那，他们的目的是祈求希腊军队开赴伊奥尼亚。可是，希腊人在他们的引导下到达提洛岛那样远的地方，已经是颇为困难了。对于希腊人而言，更远的地方都是险象环生的，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无所知，以为那里到处布满了波斯人的军队。对他们而言，萨摩斯是和赫拉克利斯柱同样遥远的。由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异族人由于害怕而不敢驶入萨摩斯以西的海域，与此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开俄斯人的祈求之下，也不敢驶入提洛岛以东的海域。恐怖使他们之间保持着一个缓冲地带。

[Ⅷ.133] 现在，希腊舰队正在驶向提洛岛途中，而玛尔多纽斯就在色萨利的营地过冬了。他在那里安营扎寨之后，就派出一位名叫米斯的攸洛浦斯人前往各地的神谕所，命令他到可以一试的所有神谕所去请示神谕。我无法说出玛尔多纽斯在发布命令时，他想从神谕之中了解些什么，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过此事。但

---

① 罗译本为 Nicander，哥译本为 Nicandrus。——译者注

② 王族的首支乃是阿基斯所在的那一支，列奥尼达是他的后裔（Ⅶ.204）。次支乃是攸利丰所在这一支。在这张名单中，列奥提齐德斯的先祖之中的第一位国王是塞奥滂浦斯，由列奥提齐德斯以上七代先祖皆属于比较年轻的分支，他们是在德拉玛图斯被废黜以后取得王位继承权的。参阅：Ⅵ.65。——哥译本注

③ 伯里克利的父亲。——译者注。

④ 其他人皆不知其名。——哥译本注

是，我觉得，他派人询问的无非是关于当前的事情，而不会是为了其他目的。

[Ⅷ.134] 毫无疑问，米斯去过列巴迪亚，他通过支付一笔钱，诱使一名当地人下到特洛芬纽斯洞去祈求神谕；同样，他还去过佛基斯人阿拜，造访当地的神谕所。而在首先到达的底比斯，他不仅向伊斯门尼·阿波罗神请示（这里的习俗，正如奥林匹亚的习俗，都是借助牺牲来观察神意的①），他还说服了一个人，要他到安菲亚劳斯神庙去过夜，此人并非底比斯人而是一位异邦人。任何一位底比斯人都不得在那里请示神谕，事情的原委如下：安菲亚劳斯曾经发布神谕，要求底比斯人自己作出抉择，要么把他当作他们的预言者，要么在作战的时候把他当作佑助者；结果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佑助者。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底比斯人都不得睡在他的神庙里。

[Ⅷ.135] 底比斯人宣称，这期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令我深感震惊的事情。他们说，攸洛浦斯人米斯造访了所有的神谕所，最后来到了普托斯·阿波罗的圣域。这座神庙叫做普托昂，② 在底比斯境内，临近一座山，此山可俯瞰科派斯湖，神庙距阿克莱菲亚城仅有咫尺之遥。米斯到达这里后，三位底比斯公民——他们是由国家专门选出记录神谕的人士——随同他一起进入神庙。他们刚刚进入神庙，祭司就立即用异族语③向他宣读了神谕。三个底比斯人听到祭司所说不是希腊语而是异族语，他们对此感到惊讶，有些不知所措了。但是，攸洛浦斯人米斯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书写板，把预言者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他告诉他们，神谕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这之后，米斯离开这里，返回色萨利。

[Ⅷ.136] 玛尔多纽斯通读了各地呈报上来神谕，接着就派遣一名使者前往雅典。这位使者就是马其顿人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他选派亚历山大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亚历山大是波斯人的亲戚。原来，阿明塔斯的女儿，亚历山大的亲姐妹居盖亚嫁给了波斯人布巴列斯。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亚细亚的阿明塔斯。这位阿明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国王把弗里基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④分给他作为采邑。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也深知亚历山大曾经有恩于雅典人，并且保护过雅典人。⑤ 因此，玛尔多纽斯认为，派遣亚历山大出使雅典，极有可能把雅典人拉到波斯一方来。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而且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也知道，使波斯人在海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主要是雅典人。因此，他预计，一旦他能够和雅典人结成同盟，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掌握制海权（事实上他毫无疑问是这样做的）；而在陆地上，他相信自己已经

---

① 焚烧牺牲，通过察看其火焰和灰烬来占卜。——译者注

② 据阿波罗多鲁斯所说，普托昂（Ptoum）之名源自于阿萨玛斯之子普托斯（Ptous）。关于阿萨玛斯和他的妻子伊诺一同谋害他的孩子们的故事，在波奥提亚和阿凯亚一带流行。参阅：Ⅶ.197。——哥译本注

③ 非希腊语。——译者注

④ 阿拉班达不在弗里基亚，而是在卡里亚。参阅：Ⅶ.195。——哥译本注

⑤ 参阅：Ⅶ.173。——译者注

占据压倒性优势。因此，他认为通过这个联盟，坚信可以征服希腊人。大概神谕所预言的，也是劝告他和雅典结成同盟。于是，他遵从神谕的指示，派出了亚历山大。

[Ⅷ.137] 这位亚历山大是柏狄卡斯的七世孙。现在我来说说柏狄卡斯是怎样成为马其顿的统治者的。泰门努斯的后人、兄弟三人从阿尔哥斯[①]逃亡到伊利里亚；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伽乌安涅斯、爱罗普斯和柏狄卡斯。他们从伊利里亚出发，穿越上马其顿，来到一座叫做列拜亚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受雇于王家，各司其职，担当仆役。他们一个人照管马匹，一个人看管牛群；柏狄卡斯年纪最小，由他照看小牲畜。在古时候，贫穷的不仅限于平民，国王们自己也是贫穷的，因而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王后每次烘烤面包的时候，仆从柏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正常的体积胀大一倍。王后看到这样的情况屡屡出现，就把此事告诉了她的丈夫。国王一听说此事，顿时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兆，预示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于是，他派人把这三名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开他的境域。他们说，他们有权得到自己的报酬；如果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他们将心甘情愿离开这里。这时，碰巧从烟道口射入几缕阳光，落到他们身上。国王听说他们索要酬金，就丧失了理智，他一边指着阳光，一边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酬金，我把它送给你们——你们把它取走吧。"两位兄长伽乌安涅斯和爱罗普斯听到这个答复，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但是那位少年手里带着匕首，用匕首在屋里阳光照耀的地方刻下痕迹，并且说："国王啊，我们接受你颁发给我们的酬金。"然后，他三次把阳光揽到自己怀里。[②] 随即离开了那里；而他的两个兄弟也随他一同离开了。

[Ⅷ.138] 等他们走后，国王身旁的侍者当中有一个人，他告诉国王说三人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且提示国王他接受所颁发的酬金的动作之中必定隐含着什么目的；国王听到这里，感到愤怒，于是派遣快骑去追杀他们。当时，在马其顿有一条河，这些阿尔哥斯人的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视为救命恩人。等到泰门努斯的后人们安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河水随即猛涨，追杀他们的骑兵便无法通过了。于是，兄弟三人就逃到马其顿境内的另一个地方，定居在所谓戈尔迪亚斯的儿子米达斯的花园[③]附近。在这些花园里，生长着许多野玫瑰，花香浓郁，无与伦比，每一朵花都有多达 60 片花瓣。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西

---

① 马其顿王族是出身于阿尔哥斯人的说法，看来是出于虚构。马其顿王族都属于阿尔哥代（Argeadae）族，这个名字和阿尔哥斯（Argos）相似。因此，至少从亚历山大之时起（参阅：Ⅴ.22；Ⅸ.45），他们就宣称自己是来自于伯罗奔尼撒的阿尔哥斯的赫拉克利斯族裔；这正如其他城邦的一些望族把自己和先前的英雄人物附会在一起。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282～283 页。——译者注

② 据说，这个动作是表示宣布自己拥有房宅和土地，并要求太阳来为此作证。古代日尔曼人显然也有类似的习俗。——哥译本注

③ 这是一片肥沃而美丽的河谷，是马其顿诸王的故乡。埃盖（Aegae）或埃德萨（今日之沃德那，Vodena）就坐落在这里。——哥译本

伦努斯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捉住的。[①] 在这些花园的上方，坐落着名叫柏尔缪斯的山，这座山由于寒冷异常，因而无人能够登上其顶。三兄弟居住在这里，并且以此为据点，逐步征服了整个马其顿全境。

[Ⅷ.139] 我们这里所说的亚历山大，就是这位柏狄卡斯的后人。他们的世系如下：亚历山大是阿明塔斯的儿子，阿明塔斯是阿尔凯塔斯的儿子；阿尔凯塔斯的父亲是爱罗普斯，爱罗普斯的父亲是腓力，而腓力的父亲是阿盖乌斯，阿盖乌斯的父亲就是第一位取得统治权的柏狄卡斯。这就是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家谱。[②]

[Ⅷ.140] 亚历山大受玛尔多纽斯之命出使雅典，他抵达雅典后是这样说的：

“雅典人啊，以下这些话是玛尔多纽斯要对你们讲的：‘国王派人送来一则通告给我，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犯下的所有罪过。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要这样做：把他们的领土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再给自己选取更多的土地，由他们自主选取；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③] 同时，如果他们愿意按照下面的条件与我缔结盟约，那就把我所烧掉他们的所有神庙都予以重建吧。’我接到这样的命令，当然必须服从，除非你们一方反对我这样做。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你们简直发疯了，为什么要对国王开战呢？你们既不可能战胜他，也不可能长久抵抗他。你们已经看到，薛西斯的军队规模浩大，勇敢无畏；你们也知道，我手中的重兵依然驻扎在你们的疆土上；假如你们占据优势，并且击败了我们——当然，如果你们明智的话，是根本不会有此妄想的——随后你们必将遭遇到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既然你们自己很想与国王对抗，那么你们就有丧失国土之虞，并且永远使自己的身家性命深陷险境。因此，最好还是讲和吧。国王既然主动提出讲和，那么你们这样做便丝毫无损于你们的荣誉。还是诚心诚意地和我们结盟，从而继续享受自由吧。

“雅典人啊，以上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口信。就我而言，我不必重提我对贵国的善意了，因为你们现在并非第一次得知此事。但是，我个人也恳请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我很清楚，你们是永远都不可能有实力与薛西斯相抗衡的。如果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到这里来，给你们送这样的口信了。但是，国王的威力超乎常人，他的臂展也很长。[④] 既然对方向你们提出了如此公平合理的结盟条件，而如果你们不赶快和他们缔结和约，我真为你们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你们的土地总是成为两军之间的主战场，故而在

---

① 参阅：Ⅶ.26。这是一个弗里基亚人的传说，后传入马其顿。希伦努斯是一位“自然神”，居住在植被丰茂的地方，按照希腊神话传说，谁抓住了他，他就会给谁出好主意。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奥德赛》中麦涅劳斯抓住普洛特乌斯（Proteus）的故事加以比较。——哥译本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Ⅷ.140。——译者注

③ 哥译本译为：“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译者注

④ 这里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王译本注

所有的同盟者之中，你们是最直接遭到战争威胁的，而且你们常常不得不单独遭受苦难。我恳求你们，听从玛尔多纽斯的劝告吧。在希腊诸邦中，波斯大王惟独赦免了你们曾经对他犯下的罪过，他本人也只想和你们结为盟友，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样的事情啊。”

[Ⅷ.141] 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说的话。消息传到拉栖代梦人那里，他们听说亚历山大已经抵达雅典，此行的目的是要敦促雅典人和异族人缔结盟约。这时候，他们想起了神谕所言，说他们多利斯族人有朝一日终将被波斯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①] 于是，他们非常害怕雅典人和波斯结盟。因此，他们认为事不宜迟，马上派遣使者前往雅典。巧合的是，雅典人同时接见了亚历山大和来自拉栖代梦的使者。原来雅典人是故意拖延时间，因为他坚信，拉栖代梦人必将得知来自波斯的使者前来雅典和他们会商结盟之事，一旦听说，他们就会火速派使者前来的。因此，雅典人这样做有他们自己的考虑，这样可以使拉栖代梦人了解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Ⅷ.142] 亚历山大的发言刚刚结束，来自斯巴达的使者紧接着说：“拉栖代梦人派遣我们到这里来，请求你们不要给希腊造成任何伤害，也不要接受异族人所提出的条约。站在任何一个希腊人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光彩的；此事对于你们尤其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场战争首先是由你们挑起的——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想法；战争起初是争夺你们的领土——如今把整个希腊都被卷进来了；另外，你们雅典人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著称的民族，如今却又使所有其他希腊人都拖入受奴役的境地，这样的事情是令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然而，对于你们的艰难处境——你们这两年都是颗粒无收，你们的家园还长期遭受着蹂躏——我们是深表同情的。因此，只要这场战争还在继续，作为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我们愿意抚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家人中的所有非战斗人员。因此，切不可被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花言巧语所引诱，他把玛尔多纽斯的粗言滥语粉饰了一番。他这样做，对他来说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本人就是一个僭主，自然会为僭主的事业效力的。但是，雅典人啊，如果你们还算明智的话，你们就不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采取行动。因为你们知道，异族人既无信义，也不诚实。”

[Ⅷ.143] 这是斯巴达使者的发言。之后，雅典人是这样答复亚历山大的：“我们和你们都知道，波斯军队的实力是强过我们好多倍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责备自己。尽管如此，由于我们非常渴望自由，因而我们将全力以赴，捍卫我们的自由。不要想试图说服我们与异族人缔结盟约——无论你们怎么说，都是无法使我们同意的。你们还是马上回去吧，用下面这个答复回禀玛尔多

---

① 有可能是克列奥蒙尼从雅典卫城所带回去的神谕（Ⅴ.90）。参阅：豪和威尔斯，第2卷，第285页。——译者注

纽斯：‘只要太阳还按照现在的轨道继续运行，我们就决不会和薛西斯结盟。不仅如此，我们将与他作战到底，我们相信那些被他所蔑视的诸神和诸位英雄都会佑助我们的，他们的神庙和神像曾被他纵火焚烧。’不要到我们这里来重复这样的请求；也不要自诩是为我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想劝我们做坏事。你是我们雅典人的客人和朋友，我们不愿意让你在我们手里受到伤害。”

［Ⅷ.144］这是雅典人给予亚历山大的答复；他们对斯巴达的来使这样说：“毫无疑问，拉栖代梦人害怕我们和异族人的缔结盟约，那是很自然的；但尽管如此，在那些熟谙雅典人的性格和态度人们中间引起恐慌，实在有些不应该。在人世间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黄金，在大地上也没有那么美丽而富饶的土地——能够买通我们，使我们站到波斯人一边，协助他们来奴役希腊。即使我们愿意去这样做这种事，那么也有许多强有力的动因使我们不可能那样做。其中首先也是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神庙和神像被他们焚烧并摧毁了，这就迫使我们不可能与那些毁坏者签署任何条约，我们还必须戮力同心，追杀元凶。其次，全体希腊人在血缘上有亲属关系，我们有共同的语言，都参拜共同的神坛，施行共同的牺牲仪式，我们还具有相同的品性——假如雅典人背弃了这一切，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果你们以前不知道，那么现在你们就应该知道，只要还有一个雅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薛西斯缔约结盟的。然而，我们要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感谢你们主动提出抚养我们的家眷，我们是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度——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已经充分展示了你们的善意；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将尽力忍耐，不给你们增加负担。这就是我们的决定。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出来吧，因为假如我们的猜测是对的，那么要不了多久，异族人就会侵入我们的领土；只要他们得知我们的答复，就会立即发兵的；当然，我们也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做任何事情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在薛西斯侵入阿提卡之前，正是我们发兵波奥提亚，与他作战的时候了。”

雅典人作出这样的答复之后，来自斯巴达的使者离开了雅典，返回本邦。

第九卷　卡利奥佩*

[Ⅸ.1] 亚历山大返回后，向玛尔多纽斯禀报了雅典人所作出的答复，玛尔多纽斯随即从色萨利出发，统率大军全速向雅典推进。① 他在途中无论经过什么地方，都强征当地各族人民加入他的军队。色萨利的主要首脑对于他们此前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悔意，现在他们还比以往更加热忱地支持波斯人的行动。尤其是拉里萨的索拉克斯，他曾协助护送薛西斯回到亚细亚，现在他又公开支持玛尔多纽斯出兵希腊。

[Ⅸ.2] 大军进入波奥提亚以后，底比斯人试图挽留玛尔多纽斯驻扎下来。他们劝他说，如果要安营扎寨，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还建议：不必再继续推进了，只要驻扎在那里，即可以不战而降伏整个希腊。因为只要希腊人像过去那样同心协力，只要他们今后一如既往地团结抗战，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想以武力来征服他们，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底比斯人还对他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各种行动意向。派人到各邦的当权者那里去送礼，这样将造成希腊内部的分化。之后，依靠站在你这一边那些人的帮助，要想制服那些和你作对的人，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了。"

[Ⅸ.3] 这是底比斯人提出的建议，但玛尔多纽斯对此并未予以采纳。再度亲自攻下雅典，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其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他天生的刚愎自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想以沿各岛屿点燃烽火的方式通告当时在萨尔狄斯的波斯国王，他已经攻占了雅典。② 然而，他到达阿提卡以后，却发现雅典人已经撤离了——他们再一次撤离，有些人登上了舰船，而大多数人都去了萨拉米斯——他攻占的雅典城已是空空如也。在国王第一次攻占雅典的 10 个月之后，玛尔多纽斯再度攻占了这座城市。

[Ⅸ.4] 玛尔多纽斯现在坐镇雅典，他委派一位名叫穆里奇德斯的赫勒斯滂人作为使者前往萨拉米斯，再一次向雅典人提出缔约条款，内容和亚历山大前一次传达的并无二致。他之所以二度派人去送信，因为他虽然知道雅典人对他很不友好，但是他希望当雅典人看到整个阿提卡已经被他征服，处于他的掌控之下的时候，他们的顽固态度会发生改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委派穆里奇德斯前

---

* 卡利奥佩（Calliope，Καλλιόπη，希腊语意为"有美妙歌喉的"），九位缪斯中的年龄最长者。她原来是司赞歌的女神。及至希腊古典时代，她被认为是司史诗的缪斯；她的固定标志是尖笔和蜡版。——译者注

① 公元前 479 年夏季。7 月，玛尔多纽斯占领雅典。——哥译本注

② 古代亚欧大陆不少国家和民族是用点燃烽火的方式来传递军事情报的，玛尔多纽斯的想法大概是在隔海相望的爱琴诸岛上燃起烽火，快速传递他获胜的喜讯。——译者注

往萨拉米斯。①

[Ⅸ.5] 现在，穆里奇德斯来到五百人议事会的会场，递交上玛尔多纽斯的信件。这时，一位名叫吕基达斯的议员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德斯带给他们的建议，并且还想把这些建议提交给民众大会。他所陈述的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接受了玛尔多纽斯的贿赂，也许是因为他确实认为这样的抉择是最有利的。然而，无论是会场上的雅典人，还是那些会场外的雅典人，他们听到这个说法后都感到怒不可遏，他们立即把吕基达斯围起来，用石头把他砸死了。至于那位赫勒斯滂的希腊人穆里奇德斯，他们并没有伤害他，而是让他离去。雅典的妇女得知所发生的事情（吕基达斯的事）之后，在萨拉米斯岛上发起了一次骚动。她们奔走相告，相互串联起来；然后不约而同地来到吕基达斯的住所，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Ⅸ.6] 雅典人托庇于萨拉米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只要伯罗奔尼撒的军队来援助他们还存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不会离开阿提卡；但是，当他们得知那些同盟者的行动更加懒散而迟缓，并且听说侵略者不断推进，已经进入波奥提亚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把全部财物从大陆转移，② 他们自己再次渡过海峡，来到萨拉米斯。同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谴责拉栖代梦人容许异族人攻入阿提卡，而未能和雅典人一起共同在波奥提亚迎击侵略者。雅典人还提醒拉栖代梦人不要忘了，波斯人为了争取雅典人倒戈，所许下的条件是什么；又警告拉栖代梦人说，即使斯巴达不派一兵一卒前来增援，雅典人也会找到安全之策的。

[Ⅸ.7] 原来，这期间正值拉栖代梦人的假日，他们正在举行海亚金提亚庆节③，而在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把供奉神祇的事情做好就足够了。同时，他们也在修筑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现在已经修至该修城垛的高度了。

雅典人所派出的使者以及来自麦加拉和普拉提亚的使者一同抵达拉栖代梦后，他们就前往监察官那里，说了这样一番话：

“雅典人委派我们来这里告诉你们，波斯人的国王说他愿意归还我们的土地，并且很想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他还愿意把我们自己领土以外由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任何土地也赠送给我们。但是我们作为雅典人，我们是敬畏全希腊的宙斯神的，我们认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并未同意任何条款，而是回绝了他们。虽然其他的希腊人对我们有过不义之行，虽然他们把我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Ⅸ.4。——译者注

② 即移出阿提卡所在的希腊大陆。——译者注

③ 这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据说其渊源可追溯至多利斯人入侵以前。每年6、7月间在斯巴达附近的阿密克莱（Amyclae）举行，为期三天，以纪念海亚金图斯（海亚金提亚节由此得名）和阿波罗。海亚金图斯原本是一植物神，后来的神话说他是个俊美的少年，阿波罗爱恋着他。风神也喜爱他，出于嫉妒，在阿波罗教他掷铁饼时，将阿波罗掷出的铁饼吹到海亚金图斯的头上，致使少年丧命。后来从死者的遗体（或者其血）中长出风信子花（hyacinth）。这是希腊人关于死而复生的神话之一种，象征自然界在冬眠以后的苏醒。——哥译本注

们出卖使我们蒙受伤害，虽然我们深知，与波斯人缔和要远比与波斯人交战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仍然不同意与波斯人缔结任何和约，这是我们自主的抉择。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忠诚地履行了希腊人的义务的。

“反之，你们拉栖代梦人，你们过去不是非常害怕我们和敌人缔结和约吗？由于你们已经摸透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你们自己也确信我们将不会叛离希腊，再加上你们那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已接近竣工，于是，你们就对我们雅典人熟视无睹了。你们曾经答应我们出兵，在波奥提亚迎击波斯人，但是时候已到，你们却并未兑现诺言，眼睁睁地看着异族军队杀入阿提卡。因此，现在雅典人怨恨你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没有做你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求你们火速派出一支军队，这样我们还可以在阿提卡迎击玛尔多纽斯。目前，我们既然已经失去了波奥提亚，那么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境内的特里亚[①]平原了。”

[Ⅸ.8] 斯巴达的监察官听到这番话，他们把答复推迟到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又向后面一天推。这样，他们对于使者一天天拖延，总共拖延了十天。在这期间，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都全力以赴，加紧修筑横跨地峡的城墙，终于使工程即将告竣。至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②]，拉栖代梦人对于雅典人可能会投靠波斯人而忧心忡忡，而如今他们对此却又漠不关心，我不能作出其他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时候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尚未完工，当时他们对于波斯人怕得要命，因而才去修筑工事；而今他们看到这道城墙即将告竣，便认为他们再也不需要雅典人了。

[Ⅸ.9] 使者们所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和斯巴达答应出兵的情况是这样的。[③] 就在规定最后一次接见使者那天的前一天，一位名叫奇琉斯的泰格亚人从监察官那里确切得知雅典人所说，而奇琉斯是当时在斯巴达的异邦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他对监察官说：“监察官啊，我们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未成为我们的盟友，而成了异族人的同盟者，那么，无论我们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修得多么强固，却仍将有足够多的宽敞开放的大门，可供波斯人长驱直入伯罗奔尼撒。因此，请接受他们的请求吧，趁雅典人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否则将招致希腊的毁灭。”

[Ⅸ.10] 这就是奇琉斯对监察官的忠告。监察官们立即就他的建议加以考虑，随后他们决定派出 5 000 名斯巴达人，但对来自于这三个城邦的使者却什么话都没说；于是，当天夜里他们就派出了这支军队，又给每一位斯巴达人指定了

---

① 阿提卡多山地，平原稀少，特里亚邻近埃琉西斯，是阿提卡少数几块比较肥沃而相对广阔的平原地区之一。——译者注

② 参阅：Ⅶ.135。——译者注

③ 希罗多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拖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阿尔哥斯同玛尔多纽斯签订协议，威胁到斯巴达的安全。

7 名希洛特作为侍从。[①] 他们任命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担任这支远征军的统帅。这时候，主帅的职位本应由列奥尼达的儿子普雷斯塔库斯出任，[②]但由于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堂兄波桑尼阿斯此时正担任他的监护人。原来，波桑尼阿斯的父亲、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昂布罗图斯已经去世了；他率领修筑城墙的军队从地峡撤回国内后不久，就死去了。导致克列昂布罗图斯率军撤离地峡的原因是出现了这样的奇事；正当他奉献牺牲，以此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出征波斯人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突然变暗了。[③] 波桑尼阿斯选了一个人与他共同执掌军队的指挥权，这个人就是多里尤斯的儿子攸利亚纳克斯，他和波桑尼阿斯是本家。[④]

[Ⅸ.11] 于是，这支军队就在波桑尼阿斯的统率下连夜离开了斯巴达。但是翌日白天，使者们来到监察官这里，对于斯巴达军队业已开拔的事情全然不知，他们准备离开斯巴达，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因此，他们见了监察官之后就说："拉栖代梦人啊，既然你们安安心心地在国内举行海亚金提亚节日，你们自己就只顾寻欢作乐，却已把你们的同盟者雅典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雅典人遭受过你们的伤害，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同盟者了。于是，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与波斯人缔结和约。一旦盟约签订，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就成了国王的同盟者，异族人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要随他们而去了。这样，你们最终将感受到此事对你们所造成的影响。"使者们这样说了之后，监察官们起誓，并且向他们说："我们的军队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奥列斯提昂[⑤]，他们正在征伐外国人的路途之中。"原来斯巴达人所说的外国人指的是异族人。但使者们对于这件事一无所知，他们便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经过反复询问终于得知事实的真相以后，他们大为吃惊，于是立即动身，火速追赶斯巴达大军去了。同时，5 000 名拉栖代梦的庇里阿西人[⑥]和使者们从斯巴达一同出发；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

[Ⅸ.12] 这样，这些军队便匆匆赶赴科林斯地峡。与此同时，已经向玛尔多纽斯承诺说要阻止斯巴达人通过其边境的阿尔哥斯人，听说波桑尼阿斯和他的大军从斯巴达开拔，他们便立即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腿脚最快的信使派到阿提卡去。这个人来到雅典以后，递交上一封书信，他说："玛尔多纽斯啊，阿尔哥斯人派我到这里来告诉你，拉栖代梦人的壮士们已经启程出征了，而阿尔哥斯人实

---

① 这支军队的规模相当大；加上希洛特和庇里阿西人（Ⅸ.11）总数在 45 000 人以上。但是在文献中，人们往往特别重视斯巴达人的数量，而对庇里阿西人和希洛特则往往有所忽略。——译者注

② 时任斯巴达国王。——译者注

③ 公元前 480 年 10 月 2 日，发生日偏食。

④ 波桑尼阿斯的堂兄弟；因为攸利亚纳克斯是多里尤斯的儿子，而多利尤斯是波桑尼阿斯的父亲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兄弟。——哥译本注

⑤ 位于阿卡底亚的一个城镇。哥译本附注指出，其他参考资料都把该城镇置于斯巴达的西北方向，因此它几乎不可能位于通向科林斯地峡的路途中。——译者注

⑥ 参阅：Ⅵ.58 及其附注。——译者注

力有限，未能阻止他们。因此，请你自己想个妙招来对付他们吧。”使者没有多说一句话，随后就动身回国了。①

[Ⅸ.13] 当玛尔多纽斯得知斯巴达人已经出征的时候，他就不打算继续驻留在阿提卡了。但是，直到此时，玛尔多纽斯还是未动声色，他想看看雅典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他既没有蹂躏阿提卡的土地，也没有进行任何破坏。因为直到这时他对于与雅典人缔结和约，依然是抱有希望的。然而，玛尔多纽斯发现游说工作毫无成效，既然他已经很清楚他们现行的政策，于是就决定在波桑尼阿斯率领军队抵达地峡之前，先撤出阿提卡；但在撤退之前，他作出决定，首先要火烧雅典城，并且要把雅典地面上依然挺立着的城墙、神庙以及其他建筑物统统夷为平地。他之所以要把军队撤出，是因为（他认为）阿提卡这个地方，不利于发挥骑兵的优势；而且，一旦他在作战中失利，那么除了一条隘路②（那里仅用少量士兵即可加以封锁）之外，对他而言是没有其他任何退兵之路的。因此，他决定退兵到底比斯去，意图是在邻近友邦并且是适于骑兵作战的地方与希腊人交战。

[Ⅸ.14] 于是，玛尔多纽斯引军撤出阿提卡。在撤军途中，他得到情报，说有一支由 1 000 名拉栖代梦人组成的先头部队（并非波桑尼阿斯的军队）已经抵达麦加利德。③ 玛尔多纽斯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想如有可能就先消灭这支军队，于是就暗自思忖以何种方法去围歼他们；他突然掉转方向，向麦加拉进军。玛尔多纽斯以骑兵为先锋，骑兵率先突入并且蹂躏了麦加利德。（这是这支波斯军队向欧罗巴的日落方向推进所达到的最远的地方。）

[Ⅸ.15] 这之后，玛尔多纽斯又得到一个情报，说希腊人的军队已在科林斯地峡一带会合；他因此决定撤兵，并且准备取道狄凯里亚④离开阿提卡。波奥提亚人的主要首脑⑤曾经召请一些与其相邻的阿索皮伊人；这些人充当波斯军队的向导，先是把他们引向斯芬达列⑥，又从那里把他们引向塔那格拉，玛尔多纽斯在塔那格拉驻留了一夜；次日早晨他从那里绕行斯科鲁斯，进入底比斯的境内。如今，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但玛尔多纽斯还是将底比斯境内的所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13。——译者注

② 他由阿提卡撤退至波奥提亚须穿越基赛隆山。——哥译本注

③ Magarid，麦加拉城邦所在地区，犹如阿提卡之于雅典。——译者注

④ 据修昔底德记载（Ⅶ.19～28），狄凯里亚距离雅典城 120 斯塔狄亚（约合 22 千米），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由爱琴海经优波亚岛输入雅典的物资，都以此为中转站。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军队在这里设防，切断了由海上进入雅典的捷径，并且盘踞在那里不断袭扰、蹂躏阿提卡乡村，给雅典造成重大损失。修氏认为狄凯里亚的被占领乃是“造成雅典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

⑤ 即所谓波奥塔克斯（Boeatarchs），底比斯的主要官职之一。其时，波奥提亚地区的城邦组成一个以底比斯为盟主城邦同盟，由 11 位底比斯人出任的“波奥塔克斯”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波奥提亚同盟的事务。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注释》（S.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第 1 卷，牛津 1991 年版，第 56 页。——译者注

⑥ 阿提卡—德莫。——译者注

有树木砍伐一空；可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人怀有任何敌意，而是出于迫在眉睫的需要；原来，他要为自己的军队修造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一旦战事的进展与他的愿望正相反，也好有个地方可以逃避。这时候，玛尔多纽斯的军队沿阿索普斯河驻扎，从埃利特莱开始，经过海希埃，直至普拉提亚人的领土上。不过，城墙所修筑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每一边城墙的边长为 10 斯塔狄亚[①]。

在异族人修筑城墙期间，一位名叫阿塔吉努斯（弗里农的儿子）的底比斯人，在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 50 位显赫的波斯人一起前去参加宴会。现在，宴会在底比斯举行，所有的客人都应邀而来。

［Ⅸ.16］以下所说的事情，是一位名叫塞尔桑达的奥科麦努斯人告诉我的。此人是奥科麦努斯城邦最著名人士之一。塞尔桑达告诉我说，他本人也曾应邀赴宴，此外应邀赴宴的还有 50 名波斯人和 50 名底比斯人。这两个民族并没有分开就座，而是每一位波斯人与一位底比斯人配对共坐在一张长椅上。吃过饭之后，他们开始交杯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斯人用希腊语问塞尔桑达来自于哪个城邦，塞尔桑达回答说他是奥科麦努斯人。于是，那位波斯人说："既然你和我同桌共食，又一同饮酒，我很乐意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你——正因为你提前得到预警，所以你可以好好考虑自己的安全了。你看到了在这里饮宴的这些波斯人，以及驻扎在河边的我们的军队了吗？再过一会儿，你将看到，所有这些人当中就只有少数人可以保住性命了！"

波斯人说着，不禁潸然泪下；而塞尔桑达听到这话，也感到诧异，就对他说："毫无疑问，你应该把这些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告诉那些名位仅次于他的那些波斯人。"但这位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啊，凡是神意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是都不可能扭转的；哪怕你讲的是真话，也没有人肯相信那些忠告。我们波斯人当中有许多人已经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但由于我们受制于命运，因而我们还必须遵照上司的命令去执行。在人间的一切不幸之中，最可悲的就是一个人知道得很多，在行动上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事情是我从奥科麦努斯人塞尔桑达那里亲耳听说的；塞尔桑达还告诉我说，在普拉提亚的战役开打之前，他碰巧把这事告诉了其他人。

［Ⅸ.17］此前玛尔多纽斯在波奥提亚驻扎期间，所有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希腊诸邦都提供了士兵加入他的军队，以进攻雅典。只有佛基斯人没有派兵参与；原来，他们虽然在表面上热忱支持波斯人的事业，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而不过是被迫如此罢了。然而，在波斯军队抵达底比斯的数日之后，却有 1 000 名佛基斯的重装步兵来到那里，统率这支军队的将领，是他们最优秀的公民之一，名叫哈摩基德斯。这支军队刚刚抵达底比斯，玛尔多纽斯就派出一些骑

① 约为 1. 85 千米。——译者注

兵来迎接他们，并且传达命令，要求佛基斯人单独驻扎在平原上，和其他的军队保持距离。佛基斯遵命行事，波斯的全部骑兵很快来到他们附近；随后波斯军队中的所有希腊军队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玛尔多纽斯准备将佛基斯人统统射杀。同样的说法也在佛基斯人自己的军队中流传。于是，他们的将领哈摩基德斯激励他的士兵们说："佛基斯人啊，很显然，这些人早就预谋来取我们的性命，我猜想这是由于色萨利人的诬陷。现在是你们每一个人展示自己勇敢无畏的时候了。对你们而言，与其俯首帖耳地被他们以这种可耻的方式屠杀，还不如奋起抗击，直至战死沙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异族人所预谋屠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希腊人。"哈摩基德斯就是这样激励他们的。①

[Ⅸ.18] 波斯骑兵把佛基斯人包围起来，然后拍马向佛基斯人逼进，仿佛要杀死他们；他们还拉开了弓，箭好像快要离弦了；② 而且四周的人也都准备投出他们各自的武器了。这时佛基斯人却坚定地站在那里，聚集起来，尽可能使其队形更加密集，准备迎击。这时，波斯骑兵突然掉头撤走了。我不能确切地说，他们前来围歼佛基斯人，是不是出于色萨利人的请求；但是当他们看到佛基斯人要坚决自卫的时候，他们害怕自己会受到损害，便掉头回撤了。玛尔多纽斯就是命令他们这样做的。或许是玛尔多纽斯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佛基斯人的性情，试试他们有没有勇气。然而，当骑兵撤离之后，玛尔多纽斯派一名使者来到佛基斯人这里，对他们传达说："佛基斯人啊，不要害怕，你们已经证明自己都是勇敢的人，而完全不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样。因此，现在请你们投入即将到来的战争吧。你们所作的贡献是很难超过国王或者我本人给予你们的报酬的。"③ 关于佛基斯人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了。

[Ⅸ.19] 拉栖代梦人抵达科林斯地峡以后，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而那些相机行事的其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当他们听到或者是看到斯巴达人已经踏上征程的时候，他们认为既然斯巴达人已前去作战，而他们在后面按兵不动是不对的。因此，既然牺牲的征兆有利于开拔，伯罗奔尼撒人就全军出发，离开科林斯地峡；他们推进到埃琉西斯后，在那里又一次奉献牺牲，结果显示还是吉兆，于是继续向前推进。在埃琉西斯，雅典人加入到这支军队之中，他们是从萨拉米斯渡海前来和主力部队会合的。当他们抵达波奥提亚的埃利特莱的时候，他们得知异族军队沿阿索普斯河一线驻扎，希腊人在考虑采取怎样的行动加以应对之后，把他们的军队部署在敌人对面基赛隆山的山坡上。④

[Ⅸ.20] 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肯下到平原上列阵，就命令他的全部骑兵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18。——译者注

②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30页。——译者注

③ 大概是说，只要佛基斯人肯为波斯人效力，就会从国王或者玛尔多纽斯那里取得更为丰厚的回报。——译者注

④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31页。——译者注

在玛西斯提乌斯（希腊人称他为玛吉斯提乌斯）的统率下，前去攻击他们。当时玛西斯提乌斯在波斯人当中颇有声望，他的坐骑是一匹涅赛昂骏马，这匹马佩戴着黄金辔勒，而且其他的方面也装饰得格外豪华。波斯骑兵列成分队轮番向希腊人发起进攻。每一次进攻都使希腊人遭到严重伤亡，因而他们把这些希腊人蔑称为妇女。①

[Ⅸ.21] 麦加拉人所在的阵地碰巧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方，波斯骑兵主要进攻点都集中在那里。因此，当麦加拉人因敌人的进攻而不堪重压的时候，他们派出一位使者到希腊的将军们那里去，他到那里对他们说："麦加拉人让我带来这样的口信：同胞们，我们从一开始就被部署在那块阵地上，如果我们孤立无援，那么我们将无法继续坚守阵地，抵抗波斯骑兵的进攻了。现在，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再不派其他援军来接管我们的阵地，我们就只好弃阵而逃了。"这是使者所说的话。波桑尼阿斯听到这番话之后，便询问他的军队之中哪些人愿意前去替换麦加拉人；除了雅典人之外，其他诸邦没有人愿意前去。承担换防任务的这支军队为数 300，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其将领是蓝篷的儿子奥林匹奥德鲁斯。

[Ⅸ.22] 同时，他们还选出了一队弓弩手和他们一起出发，这些人前去替换麦加拉人。他们进驻的阵地，位于驻扎在埃利特莱的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前沿。双方在交战了一段时间以后，战事竟以下面的方式结束了。波斯骑兵继续以分队向希腊人发起进攻，玛西斯提乌斯的坐骑冲在本队人马的最前面，这匹马的肋部被飞箭所中，马痛得直立起来，从而把马背上的玛西斯提乌斯摔到了地上；雅典人看到他摔下马来，立即冲向玛西斯提乌斯。雅典人捉住了他的坐骑，并且在玛西斯提乌斯负隅顽抗的时候，把他杀死了。然而，由于他身上有盔甲防护，雅典人一开始并不能立刻将他杀死。他身披猩红色战袍，里面穿着一件鳞状的黄金胸甲。雅典人刺到他的胸甲上，不能给他造成任何伤害。直到有一个士兵看到这种情况，转而用手中的兵器去刺他的双眼，终于使其毙命。可是，以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其他的骑兵竟然都没有看到；他们既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将领从马上摔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死。因为玛西斯提乌斯落马的时候，恰好是他们轮换并且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② 然而，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令，也找不到玛西斯提乌斯的踪影；士兵们这才恍然大悟，肯定是指挥官出事了。于是，他们大声叫喊着，把所有的骑兵集结起来，奋起反扑，企图夺回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

[Ⅸ.23] 雅典人看到，这次的骑兵不再是以分队的形式攻上来，而是集结了

---

① 按照波斯人的习俗，把男人蔑称为妇女，是对男人尊严的最严重的侮辱。参阅：Ⅸ.107。——译者注

② 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玛西斯提乌斯冲在最前面，而到分队轮换的时候，就要撤出阵地，这时候他就落在最后面了，因而本方没有人注意到他。——译者注

所有的兵力一齐向他们攻来，他们便请求其他的军队火速救援。当希腊所有步兵都来增援雅典人的时候，双方为了争夺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厮杀。那300名雅典士兵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被迫退却，不得不放弃他的尸体，使其落入敌手；但是等到希腊其他军队前来增援以后，波斯的骑兵再也无法坚守阵地，被迫退却，他们非但未能取走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而且还有一些骑兵伤亡。因此，他们撤退到大约两斯塔狄亚以外的地方，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既然首领已死，他们似乎觉得最好是收兵回营，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

[Ⅸ.24] 当这支骑兵回营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波斯全军上下对玛西斯提乌斯的阵亡表示沉重的哀悼，他们各自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他们的战马和驮畜的鬃毛；他们心情悲恸，大声哭叫哀嚎；他们的哀嚎之声，响彻整个波奥提亚上空。因为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是对于国王还是全体波斯人来说，除了玛尔多纽斯，玛西斯提乌斯就是一位最受尊重的人物了。这样，波斯人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阵亡的玛西斯提乌斯表示了敬意。①

[Ⅸ.25] 另一方面，希腊人因为这次行动而勇气大增。他们看到，自己不但顶住了敌人的攻击，守住了阵地，甚至还击退了波斯骑兵。因此，他们把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放置于马车上，沿着他们的队伍游行示众。这具尸体值得一看，因为他不仅身材魁梧，而且外貌英俊；所以，希腊的士兵都争相从队列中走出来看他的尸体，于是他们就拉着尸体走遍了全军。这之后，他们决定离开这片高地，开赴普拉提亚附近，因为他们认为那一带比埃利特莱附近更适于安营布阵，尤其是那里有较好的水源供应。因此，他们要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当地的被称为加尔加菲亚泉的那个地方，他们认为那里是最有利于本方军队转移的，他们将按照他们布阵的次序再一次把军队部署在那里。这样，他们就拿起自己的武器，沿基赛隆山的山坡转移，经过海希埃，进入普拉提亚境内。他们到了那里，各个城邦的军队紧挨着加尔加菲亚泉以及英雄安德洛克拉特斯的圣域，一部分沿一些不高的小山丘，一部分沿那片平原安营布阵。

[Ⅸ.26] 在对各城邦的军队进行部署的时候，雅典人和泰格亚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他们双方都坚称自己应当统领军队的另外一翼。② 每一方都分别列举出他们历史上曾经创立的旧业新功，以证明自己的要求是正当的。泰格亚人首先作了申辩，他们说：

“无论在古时候还是在晚后时代，在伯罗奔尼撒人所共同参与的所有战事之中，人们一直公认的是我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拥有占据这个位置的权利。甚至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25。——译者注

② 就是拉栖代梦自己的军队所不在的那一翼（即左翼。斯巴达身为盟主，陆军强大，理所当然地占据右翼。——译者注）。——哥译本注

自攸里斯修斯[①]死后，赫拉克利斯的子孙们力图以武力强行攻入伯罗奔尼撒之时起，这个惯例一直保持至今。当时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这个权利的。当我们和当时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凯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一同前往科林斯地峡扎营，准备迎击入侵者的时候，据说海鲁斯[②]宣布了他的意见，说‘没有必要让两军将士都卷入危险的战斗，而只需从伯罗奔尼撒人全军之中选出他们认为是最勇武的一位人物，按照双方共同约定的条件，和他本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伯罗奔尼撒人对此表示欣然同意，于是双方缔结了如下一项誓约：‘倘若海鲁斯战胜了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最优秀的武士，那么赫拉克利斯的子孙们就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本人被对手击败，那么赫拉克利斯的子孙们须撤离此地，带走他们的军队，并且他们在今后 100 年之内不得再有返回伯罗奔尼撒的行动。’时任本邦统帅和国王的，是爱罗普斯的儿子、斐勾斯的孙子埃切姆斯，[③]便自告奋勇，并且被他的同胞们推举为勇冠三军的人物；结果，他在与海鲁斯的那场一对一决斗中取胜，把海鲁斯当场杀死。由于埃切姆斯的这一殊勋，当时的伯罗奔尼撒人就授予我们许多重要的特权，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而且，凡是我们到境外参加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军事行动，我们就都有权占据全军阵地的一翼。拉栖代梦人啊，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你们愿意在哪一翼由你们自由选择；我们承认你们的优先权。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另外一翼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现在和此前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姑且不论我们所说的殊勋，我们也比雅典人更有资格占有这样的重要地位。因为我们取得过许多辉煌的胜利，可以为证；这当中还包括对你们的胜利。因此，那一翼应当由我们，而不应由雅典人来统率。因为我们无论考察古代还是近代，他们都未曾成就过任何可与我们相比的功勋。”

[Ⅸ.27] 这是泰格亚人的说法。雅典人作了如下回应，他们说：“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各路人马在这里集结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互争论的，而是为了与异族人作战的。但是，既然泰格亚人乐于挑起争论，以比较我们这两个民族在古代和近代所立下的功勋，那我们也别无选择，只得陈述一下；这一点是由于我们世代的勇武而赢得的本属于我们的权利，从而使我们位居阿卡底亚人[④]之先。首先，泰格亚人自吹是他们在科林斯地峡杀死了赫拉克利斯族裔的首领，然而，就是这些人为了摆脱迈锡尼人的奴役，而向其他希腊人请求庇护而皆遭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肯收留他们；[⑤] 我们不仅消灭了攸里斯修斯的傲气，还协助他们战胜了当

---

① 相传攸里斯修斯是伯罗普斯之女尼基佩（Nicippe）与斯特涅洛斯之子，曾任提林斯和迈锡尼之王。赫拉克利斯曾经为他服役。——译者注

② 赫拉克利斯的儿子。——哥译本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634 页。——译者注

④ 泰格亚在阿卡底亚，这里的阿卡底亚人指泰格亚人。——译者注

⑤ 海鲁斯在遭到其敌人攸里斯修斯追击时，曾经逃到雅典人那里去避难，他借雅典人之力击败并杀死了攸里斯修斯和他的儿子们。——哥译本注

时伯罗奔尼撒的统治者。其次，当随波里尼凯斯[①]征讨底比斯的那些阿尔哥斯人战死沙场，而尸体无人掩埋的时候，是我们出兵去讨伐卡德摩斯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并将其安葬在我国境内的埃琉西斯地方。此外，还有一件属于我们的辉煌业绩，就是击退了阿玛宗人的进攻，当时她们从塞尔摩冬河一带的居住地起兵，突入阿提卡；[②] 而在特洛伊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任何希腊人。但是，现在提这些旧事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当年的勇士如今也许会变成懦夫，而当年的懦夫现在也许会变成勇士。因此，从前的业绩说这些就够了。即使我们没有成就和任何其他的业绩——虽然事实上我们所成就的丰功伟绩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仅就我们在马拉松战役所立下的这一件殊功而言，我们就有资格享有这个或者除此以外的更多特权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是我们单独抗击波斯人；不仅如此，在如此危险一场恶战中，我们击败了敌人，战胜了 46 个民族。单单这一项功勋，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享有这个地位吗？尽管如此，拉栖代梦人啊！既然现在就派兵布阵中的地位发生争执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愿意听从你们的指挥。无论你们把我们部署在哪里，无论面对哪个民族，只要你们认为合适我们都服从；无论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现在听你们的，请你们下命令吧。”

[Ⅸ.28] 这是雅典人的回答。拉栖代梦人全军立即异口同声地高呼：雅典人比阿卡底亚人更有资格统领左翼。这样，雅典人就胜过了泰格亚人，他们取得了左翼的领导地位。[③]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希腊全军（一部分是起初到达的，一部分是后来陆陆续续集结到这里的）作了如下的部署。位于右翼的是 1 万名拉栖代梦人，其中有 5 000 名斯巴达人；这 5 000 人有一支 3. 5 万的希洛特担任护卫军，护卫军都是轻装兵——每一位斯巴达人有 7 名希洛特护卫。紧挨着斯巴达人的是泰格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另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泰格亚人个个都是全副武装，他们有 1 500 人。接下来的是 5 000 名科林斯人；应该他们的请求，波桑尼阿斯把来自于帕列涅的 300 名波提狄亚人安排在他们身边。他们的旁边是来自奥科麦努斯的 600 名阿卡底亚人，挨着他们的是 3 000 名西基昂人；然后是 800 名埃皮道鲁斯人；[④] 然后是 1 000 名特洛伊曾人；特洛伊曾人侧面是 200 名列普里昂人，接着是 400 名迈锡尼人和提林斯人，然后是 1 000 名弗琉斯人；然后是 300 名赫尔米奥涅人；其后是 600 名爱利特莱人和斯狄拉人；接下来是 400 名

---

① 指波里尼凯斯试图从他兄弟埃特奥克利斯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有关故事见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底比斯》。——哥译本注

② 参阅：Ⅳ.110 及附注。——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个自然段在Ⅸ.27。——译者注

④ 哥译本和王译本都没有提“800 名埃皮道鲁斯人”。疑为漏译，因为如果不算这些人，则希罗多德统计的全军总数（38 700 人）刚好差 800。——译者注

卡尔基斯人，随后是500名安布拉基亚人。在安布拉基亚人的旁边，则是800名琉卡斯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们的侧面是来自凯法伦尼亚[①]的200名帕列耶斯人；挨着他们的是500名埃吉那人；然后是3 000名麦加拉人以及600名普拉提亚人。最后，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阵线的首要位置上，有8 000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②] 雅典人的统帅是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斯。

[Ⅸ.29] 所有这些士兵，除了希洛特——如上所述，他们每7个人分配给一名斯巴达人——之外，都是重武装兵，其总数为3.87万人。这些就是集结在这里与异族作战的重装步兵（Hoplites）的人数。至于轻装步兵的人数，属于斯巴达人的有3.5万，每7人护卫一名斯巴达人，他们个个装备齐全；属于其他拉栖代梦人以及其他希腊人的轻装步兵，按每一重装步兵（差不多）配备一人计，则他们总共为3.45万。这样，希腊轻装步兵的总数，就是6.95万人。[③]

[Ⅸ.30] 因此，集结在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总数，差1 800就整好11万人；而在军营中的塞斯皮亚人把这个数字刚好补足为11万人。原来那些幸存的塞斯皮亚人[④]也在军中，他们共有1 800人，但是这些人没有武器。这些就是在阿索普斯河畔列阵的希腊军队。[⑤]

[Ⅸ.31] 玛尔多纽斯麾下的异族军队对玛西斯提乌斯的哀悼活动结束后，他们得知希腊人已经进入普拉提亚境内，于是他们也开赴流经那些地方的阿索普斯河的沿岸地带。[⑥] 异族人到达那里以后，玛尔多纽斯派兵布阵的情况如下。玛尔多纽斯把波斯人部署在拉栖代梦人的对面；既然波斯军的人数比拉栖代梦人多得多，因此波斯人的队列纵深既宽且厚，其队列延伸到和泰格亚人相对峙的地方；他注意把波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栖代梦人相对峙，而与泰格亚人相对的队列则没那么厚。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建议和忠告而这样做的。在波斯人的侧面，他部署了米底人，与他们相对的是科林斯人、波提狄亚人、奥科麦努斯人、西基昂人；接着米底人的是巴克特里亚人，与巴克特里亚人相对的是爱皮道鲁斯人、特洛伊曾人、列普里昂人、提林斯人、迈锡尼人和弗琉斯人；接着巴克特里亚人的是印度人，与他们相对的是赫尔米奥涅人、爱利特莱人、斯狄拉人和卡尔基斯人；挨着印度人的是萨凯人，与他们相对的是安布拉基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琉卡斯人、帕列人和埃吉那人；最后，在萨凯人的侧面，面对雅典人、普拉提亚人、麦加拉人的是波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马里斯人、色萨利人，另外还有1 000名佛基斯人。佛基斯整个民族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相

---

① 岛屿，在希腊以西。——译者注

② 看来，整个阵线的左右两端分别是雅典人、斯巴达人。——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30。——译者注

④ 指那些未在德摩比利战死的人们。——哥译本注

⑤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31。——译者注

⑥ 希罗多德对普拉提亚战役的记载十分详细，但是叙述不够连贯，其中一些地方无法辨别，从而给重现这场战役造成困难。

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帕纳苏斯山区集结起来，从那里不断出击，袭扰玛尔多纽斯的军队以及投靠他的那些希腊人，这样也为希腊的事业作出了贡献。除了上面提及的那些民族以外，在雅典人的对面，玛尔多纽斯还部署了马其顿人和居住色萨利附近的一些部族。

[Ⅸ.32] 我这里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在此次交战中所部署的诸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可是，和这些民族混杂在一起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他们是弗里基亚人、色雷斯人、美西亚人、派奥尼亚人等等；还有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后者包括包括赫尔摩泰比斯人和卡拉希里埃斯人，他们以剑为武器，是埃及唯一的武士阶层。[①] 这些武士此前一直是在薛西斯的舰船上服役的，但玛尔多纽斯在离开法勒伦之前，把他们由海军转换为陆军了；原来，在随薛西斯来到雅典的波斯陆军当中，并未包括埃及人。如上所述，异族军队的总数为 3 万人；至于那些和玛尔多纽斯结盟的希腊人究竟有多少，却没有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们作过统计。我推测，他们征召的希腊人有将近 5 万人。以上双方所部署的军队都是步兵。至于骑兵，则是单独部署的。

[Ⅸ.33] 玛尔多纽斯在把军队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部署完毕以后，两军都准备在翌日奉献牺牲。为希腊人奉献牺牲的安提奥库斯的儿子提萨门努斯，因为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来自于爱利斯，出身于伊安米代家族的克吕提亚德分支，[②] 拉栖代梦人曾批准他成为本邦的公民。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提萨门努斯因没有子嗣而前往德尔斐求神问卜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向他宣布，说他将赢得 5 项竞赛的胜利。由于他误解了神谕的寓意，以为他将在体育竞技会上赢得桂冠，从而立即投入体育锻炼。他自己进行了五项全能[③]的训练，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他却功亏一篑，未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原来，他在各项目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在和安德罗斯人希耶罗尼姆斯比赛摔跤时败北。在这方面，拉栖代梦人觉察到，神谕所说的比赛，并非指竞技场上的比赛，而是指战场上的较量。因此，拉栖代梦人用金钱贿赂提萨门努斯，试图要他为他们效力，让他和赫拉克利斯族诸王一道来领导他们的战事。然而，当他看到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趁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并且告诉斯巴达人说，如果他们接纳他成为公民中的一员，并且给他和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他就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其他任何条件他都都不会答应的。斯巴达人听到这话，起初感到很诧异，并且放弃了原先的想法。但是，后来，当波斯人可怕的威胁日益迫近，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只得派人把他请来，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可是，提萨门努斯看到他们的想法有所

---

① 关于埃及的武士阶层，参阅：Ⅱ.164。——译者注

② 伊安米代族是爱利斯的有名的祭司家族，该家族的成员（作为祭司）遍布于希腊各地。克吕提亚德族也是爱利斯的祭司家族，但他们和伊安米代家族没有任何关系。（显然，罗译本与哥译本译者的观点完全不同。——译者注）——哥译本注

③ 五项全能是跳远、赛跑、掷铁饼、投标枪和摔跤。——译者注

改变，他又宣称如果他们只是满足他以前所提出的条件，他也不能答应了；他们必须让他的兄弟哈吉亚斯也以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公民。

[Ⅸ.34] 他这样的行为无非是模仿麦兰普斯当初的做法，人们可以把要求得到王权和要求得到公民权来加以比照。原来，当阿尔哥斯妇女发了疯病的时候，阿尔哥斯人准备出钱把麦兰普斯从派罗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① 麦兰普斯要求他们把王国的一半给予他作为报酬。阿尔哥斯人对这一点表示不能容忍，就离开那里回国了；但是，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妇女都染上疯病的时候，他们痛下决心，同意麦兰普斯所提出的条件；于是，他们再一次去拜会他，并且告诉他说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可是，麦兰普斯看到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时，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王国的三分之一给他的兄弟比亚斯，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愿以偿的。于是，进退维谷的阿尔哥斯人，甚至连这一点也同意了。

[Ⅸ.35] 斯巴达人的处境也是如此。既然他们非常需要提萨门努斯助他们一臂之力，因而答应了他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就这样，这位爱利斯人提萨门努斯从此变成了斯巴达的公民，负责卜筮之事，帮助斯巴达人赢得了五次辉煌的胜利。提萨门努斯和他的兄弟，是斯巴达人批准成为斯巴达公民的仅有的两个异邦人。他们所赢得的五次的胜利是：第一次，是在普拉提亚的胜利；第二次是在泰格亚，战胜了泰格亚人和阿尔哥斯人；第三次，是在狄帕耶伊斯战胜了除曼丁尼亚人以外的所有其他阿卡底亚人；第四次是在伊索麦战胜了美塞尼亚人；第五次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典人和阿尔哥斯人。这是五次胜利中的最后一次胜利。②

[Ⅸ.36] 现在，这位提萨门努斯作为希腊人的随军占卜师，随斯巴达人来到了普拉提亚境内，他就在那里为希腊人作占卜。他从牺牲上发现，如果希腊人坚守不战，是吉兆；但如果他们首先开战或者渡过阿索普斯河，则是凶兆。

[Ⅸ.37] 而渴望开战的玛尔多纽斯，但是从牺牲上看，开战也是吉利的；而如果他采取守势也同样是吉兆。他也是使用希腊式的奉献牺牲的仪式；他的占卜师是爱利斯人赫格西斯特拉图，是泰里阿斯族人当中最有名的人物。这个人此前曾被斯巴达人逮捕入狱，斯巴达人认为他曾给他们造成许多伤害，准备将他处决。赫格西斯特拉图身陷困境，他知道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而且在死前还要遭受多种酷刑，于是赫格西斯特拉图做出了一件无法用言辞描述的事情。他的一只脚被戴上了足枷，③ 足枷是用木头制作的，并且加上了铁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件铁器，随后实施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极其大胆的计划。他测算了一下他的脚留多大才能从足枷中抽出来，然后从脚背上亲手剁掉了自己

---

① 据传阿尔哥斯的妇女因为拒绝参加狄奥尼索斯神的纵酒狂欢活动而发疯了，（通晓狄奥尼索斯密仪的）麦兰普斯治好了她们的病症。古希腊的许多作家都提起此事，但具体细节有出入。——哥译本注

② 伊索麦战役显然是发生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塔那格拉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57年（修昔底德：Ⅰ.107）。至于发生在泰格亚和狄帕耶伊斯在战役则完全不为我们所知。——哥译本注

③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40页。——译者注

的脚掌；由于他处于守卫的监视之下，于是他从监狱的墙壁上挖开一个窟窿，从而逃到了泰格亚；他白天隐藏在树林里，夜里行路。在这条通道上，虽然拉栖代梦人全军出动来搜索他，但还是让他逃脱了。他在第三天夜晚，到达了泰格亚。斯巴达人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坚忍，当他们看到地面上他那被剁下来的半只脚，而四处又找不到其踪影的时候，他们大为惊讶。就这样，赫格西斯特拉图从拉栖代梦人那里逃到泰格亚去避难；因为那时候泰格亚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并不和睦。他在伤口痊愈，并且给自己安上了一只木脚之后，便公然与拉栖代梦人为敌了。然而，他与拉栖代梦人为敌最终还是给他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当他在扎金苏斯进行占卜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把他捉住，并且立即把他处死了。

但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普拉提亚战役以后的一段时间。此时他受玛尔多纽斯高薪聘请，正在阿索普斯河河畔为他效力；他在这里热心于奉献牺牲，一方面是由于他憎恨拉栖代梦人，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酬金。①

[Ⅸ.38] 于是，当牺牲的征兆既不许波斯人首先开战，也不许他们的希腊人同盟者首先开战——这些希腊人也带着他们自己的占卜师，他就是琉卡斯人希波玛库斯——而这期间敌方陆续有士兵加入，因而希腊方面军队人数不断增加，于是底比斯人赫尔皮斯的儿子提玛根尼德斯建议玛尔多纽斯去扼守基赛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军队天天都在增加，这样他就完全可以切断希腊的兵源供应。

[Ⅸ.39] 提玛根尼德斯在向玛尔多纽斯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两军对峙已经持续了 8 天。玛尔多纽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天一黑，他就派遣骑兵前往通向普拉提亚的基赛隆山的间道；波奥提亚人称这条山间通道为“三头”，而雅典人则称之为“栎树头”。派去执行任务的这支骑兵多少有点作用的。来自伯罗奔尼撒的给希腊军队运送粮食的 500 头驮畜，以及那些看管牲畜的随行人员，在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就和他们遭遇了。波斯人在控制了这些人和牲畜之后，就把人和牲畜一并屠杀；直到最后他们觉得杀够了，才把幸存下来的人畜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

[Ⅸ.40] 这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双方军队都不愿意首先开战。事实上，波斯军队已经推进到阿索普斯河，试图引诱希腊军队渡河，但双方却都不肯过河。尽管如此，玛尔多纽斯的骑兵还是不断地袭扰希腊人；而热心地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鼓动双方接战，他们常常推进到快要交战的地步，在这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因为这时他们许多人都要来展示自己超乎寻常的勇武了。

[Ⅸ.41] 10 天过去了，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是，在双方自普拉提亚附近安营扎寨，列阵对峙以来的第 11 天——希腊人的人数比起初大为增加，

---

① 哥译本这一自然段在Ⅸ.38。——译者注

而玛尔多纽斯却因为时间的拖延而焦躁不安——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就和最受薛西斯敬重的一位波斯人、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进行了磋商。他们在讨论当中提出这样的意见。阿塔巴佐斯认为，最好是尽快转移，把波斯全军转移到设防的底比斯城里，在那里他们储备有充足的军粮，以及驮畜的秣草。他说，他们可以静静地坐着，等待战争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既然他们的军营中有大量铸好的金币和未铸成金币的金块，还拥有更多的白银和杯盏，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希腊人，尤其是希腊各城邦的那些首要人物。这样，用不了多久，希腊人就会放弃他们的自由，也不会为之而冒险一战了。阿塔巴佐斯的这个意见是和底比斯人的意见一致的，因为他比其他一些人更具有先见之明。但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的意见却极其固执，丝毫没有让步；他说："我们的军队比希腊人要强大得多，因此我们最好是立即开战，不要再等希腊人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和我们对抗。至于赫格西斯特拉图和他所做的占卜，我们不必理会，也不必强求得到吉兆，但是，按照古波斯人的风俗，我们应该马上投入作战。"

[Ⅸ.42] 玛尔多纽斯这样宣布他的意见以后，没有人提出异议；因此他的意见得以通过，因为国王是任命他，而不是任命阿塔巴佐斯执掌全军的指挥权。

现在，玛尔多纽斯派人召集其麾下各支军队的首领以及为他效力的希腊人的将领们，然后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过什么神谕，它预言说波斯人将在希腊遭到灭顶之灾。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他们当中有些人没听说那道神谕，有些人虽然很清楚那道神谕，但认为说出来对自己不安全。玛尔多纽斯看到没有人应答，于是他自己说："既然你们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又不敢说，我是很清楚的，我就来给你们说说吧。有一道神谕说，波斯人注定要来到希腊，并且要劫掠德尔斐神庙，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将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神谕的内容，因此我们既没有袭击那座神庙，也不想对其加以劫掠；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为这一点而遭到毁灭了。所有那些对波斯人有着良好祝愿的人们，都不会怀疑我们将压倒希腊人，都会为此而感到欣慰的。"他这样说了之后，就下令他们做好准备，为翌日的战斗作各种安排。

[Ⅸ.43] 至于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那道涉及波斯人的神谕，我完全可以断定，它原来不是涉及波斯人，而是涉及伊利里亚人和恩开列耶斯人[①]的军队。但是巴基斯的一些诗句却提起这次战役：

在塞尔摩冬河畔和绿草如茵的阿索普斯河岸上，
看吧！希腊人在集结，听吧！异族人喊声阵阵。
不幸到来的那一日，在拉凯西斯[②]判决他之前，

① 恩开列耶斯人（Enchelieans），伊利里亚人的一个部落。——译者注
② 命运女神之一，她决定人的遭际。——译者注

许多携带着弓弩的米底人就要在这里遭遇死亡。

穆萨尤斯所写的这些诗句，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诗句，我知道都是涉及波斯人的。而塞尔摩冬河是奔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萨斯[①]之间的河流。

[Ⅸ.44] 玛尔多纽斯在阐释了神谕的意义并发表了一番激励的言词之后，夜幕降临了，双方军队都布设了岗哨。当夜色已深，军营里万籁俱寂，人们似乎也进入熟睡之时，阿明塔斯的儿子，马其顿人的首领和国王亚历山大，骑着马来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要求和他们的将军讲话。大多数的哨兵都留在原地未动，有一些哨兵跑到他们的将军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从波斯军营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此人二话没说，只是点名要和他们的将军谈话。

[Ⅸ.45] 将军们听了这话，立即赶往设有岗哨的地点。亚历山大看到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雅典人啊，我准备向你们透露一个情报，请你们千万要严守秘密，除了波桑尼阿斯之外不可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就会把我给毁了。我若不是深切关心整个希腊共同福祉的话，我就不会来这里告诉你们这事了；但是我本人的远祖就是一个希腊人，我也不愿意看着自由的希腊变成受奴役的希腊。因此，我告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未能从占卜中得到有利的征兆；如果得到吉兆，他们早就向你们开战了。然而，现在他们决心全然不顾占卜的结果，准备在明天破晓时分发起进攻；我觉得，玛尔多纽斯害怕再这样拖延下去，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请你们作好应战的准备。如果他继续拖延而不出战，那就请你们耐心等待，按兵不动；因为他的余粮已经维持不了几天了。但是，如果你们在这场战争中获胜，那么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把我也从受奴役下解救出来；我是出于对希腊共同事业的热诚，才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目的是想让你们知道玛尔多纽斯的意图，这样，当异族军队向你们发起突袭之时，你们可以自救。我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这样讲了之后，就骑着马返回军营，回到指定给他的驻地。

[Ⅸ.46] 同时，雅典诸将急匆匆地赶到右翼阵地，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接到的情报告诉了波桑尼阿斯。波桑尼阿斯得知这个情况，却被波斯人吓住了，他对雅典诸将说："既然这一仗在破晓的时候是非打不可了，那么你们雅典人最好和波斯人对阵，而我们斯巴达人则来对付波奥提亚人和其他的那些希腊人；因为你们曾经在马拉松和波斯人交过手，熟悉波斯人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波斯人一无所知，和他们也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现在这些斯巴达人之中虽然没有一个人和波斯人打过仗，但是我们对波奥提亚人和色萨利人却是有作战经验的。因此，带上你们的武器，我们相互调换一下位置，你们把军队拉到右翼来，我们到左翼去。"

---

① 格里萨斯在底比斯西北方不远的地方。——哥译本注

雅典人回答说："早在我们看到波斯人部署在你们对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意提出现在由你们首先提出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又害怕这样做会招致你们对我们不满。现在既然你们自己说出了这些想法，我们也欣然同意，并且准备按你们所说的去行动。"①

[Ⅸ.47] 双方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翌日破晓时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对调了他们的位置。但是波奥提亚人注意到了他们在调换阵地，并把这个情况禀报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得知这个情况，立即也想对本方军队部署作调整，把波斯人调到和拉栖代梦人的对面。而波桑尼阿斯发现自己的计划已经泄露，又把他们斯巴达人调回了右翼；玛尔多纽斯看到这个情况后，随即也把波斯人调回了左翼。

[Ⅸ.48] 双方都回到他们起初所部署的位置之后，玛尔多纽斯派出一名使者到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栖代梦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对你们都交口称赞，说你们从不临阵脱逃，从不脱离队伍，而总是坚守阵地，或是自己在岗位上战死，或者把敌人杀死。但是他们所称颂你们的一切话语当中没有半句真话，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你们在战斗打响或者即将打响之前，你们竟然临阵脱逃，离开了他们原来的阵地，首先想让雅典人来试探我们的实力，而把你们自己部署在我们的奴隶的对面。如果是勇士，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我们发现，我们对你们的看法受到了极大的蒙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你们的报道，我们期望着你们会派一位使者前来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且建议由你们自己和我们波斯人单独较量。就我们而言，我们是有这样的准备的。但是你们并未主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相反，你们在我们的面前畏缩逃避。你们既然不出来向我们挑战，那只好由我们派人来向你们挑战了。既然对于希腊人而言，你们一向被认为是他们当中最勇敢的，而我们波斯人是异族人②中最优秀的，那么我们双方为什么不能各出同样的人数来较量一番呢？如果这样作战的方式好，其他各族随后也可以这样作战；但是如果这样作战方式不好，如果觉得仅只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那么我们就这样开战，哪一方获胜，那就算他们代表本方全军获得胜利。"

[Ⅸ.49] 使者说完这番话，又等了一会，但由于没有任何人搭理他，他就返回本方阵地，向玛尔多纽斯禀报了事情的经过。玛尔多纽斯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满心欢喜，为这有名无实的胜利而洋洋得意，他立即下令他的骑兵向希腊人的阵线发起进攻。于是，骑兵冲向希腊人，用他们的投枪和弓箭——他们的骑手同时也是弓箭手——给希腊军队造成不小的杀伤，因为波斯的骑兵射手使希腊人无法

---

① 希腊文原文有这一段内容，罗译本独缺这一段译文。也许是因为英译者依据不同的抄本。不过，2002 年网络版罗林森英译本已经将这一段补上。——译者注

② 有的学者认为波斯人在这里自称"异族人"显得不合情理。其实，这里的异族人是泛指所有非希腊人。——译者注

近战。为希腊全军提供水源的加尔加菲亚泉，也被敌人给堵塞和毁坏了。驻扎在这个泉附近的只有拉栖代梦人，其他的希腊人因其在阵地中位置而离泉较远，但他们距离阿索普斯河都不远。但是，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投射器使得希腊人无法接近那条河，使他们无法从河中取得饮水，这样，这些希腊人正如拉栖代梦人一样，也不得不到加尔加菲亚泉去取水。

[Ⅸ.50] 希腊方面的将领们看到加尔加菲亚泉被堵塞，他们的军队没有水源，同时又受到波斯骑兵的压迫，他们就到右翼的波桑尼阿斯的指挥部去，商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事务。因为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困难已经够严重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令他们焦躁不安。他们所带来的军粮全都吃光了；他们前往伯罗奔尼撒去运送粮食的通道已被波斯骑兵切断，致使那些运粮人员无法回到他们的军营。

[Ⅸ.51] 因此，希腊的将领们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不发起进攻，希腊人就移师岛[①]上——这个地方位于普拉提亚的前方，距离他们军队安营的阿索普斯河和加尔加菲亚泉有 10 斯塔狄亚[②]的路程。这个地方是由陆地伸展出来的一个岛，因为这条河从基赛隆山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条支流，它们之间相距 3 斯塔狄亚，然后两条支流又汇合到一起。这条河叫做奥耶罗伊河，[③] 而当地居民称它为“阿索普斯的女儿”。希腊人决定移师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作出这种选择，首先是因为那里不缺饮水，其次，波斯的骑兵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他们的正前方肆意危害他们。他们认为最好是在夜里二更时分[④]开始转移，以免波斯人看到他们的移出阵地，也免得波斯骑兵尾随和扰乱他们的队伍。他们还一致同意，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发源于基赛隆的、“阿索普斯河的女儿”奥耶罗伊河的河道所环抱的地方时，他们必须在当天夜里划拨出一半的兵力前往基赛隆山，以解救那些被他们派出去搬运军粮的人们，因为他们现在被阻隔在那个地方，回不来了。

[Ⅸ.52] 他们在作出了上述决策之后的那一天，从早到晚还得忍受着敌人的骑兵不断发起的袭击给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夜幕降临的时候，波斯骑兵的袭扰终于停下来了，等约定的时间一到，希腊方面的大多数将士拆除他们的营帐，开始撤退了。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前往此前约定的目的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波斯骑兵的袭扰之后，军队刚刚开始转移，他们就直接向普拉提亚城逃去；

---

① 从基赛隆山流向北方或西北方的各条河流最后都汇合于叫做奥耶罗伊的小河。在上述的两条河流之间的条状地域，它也许就是那个“岛屿”（νησος），但是它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像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那样，是完全被河水包围着的。——哥译本注

② 约合 1.85 千米。——译者注

③ 阿索普斯河的一条支流。——译者注

④ 历史上一些民族习惯地把一夜分为若干“更”（watch），如犹太人把一夜分为三更，中国人把一夜分为五更，而希腊罗马人则把一夜分为四更。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二更，大概相当于夜里 9、10 点钟的时候。——译者注

他们进入那里的赫拉神庙，这座神庙位于普拉提亚市郊，距离加尔加菲亚泉 20 斯塔狄亚[①]。他们在神庙的前面安营扎寨。这样，他们就驻扎在赫拉神庙的周围地带。

[Ⅸ.53] 波桑尼阿斯看到一部分军队开始转移，他马上下令拉栖代梦人拆除营帐，拿起武器，跟随在率先转移的那些人的后面，他估计这些人正是向他们约定的目的地转移的。于是，所有其他的将领都准备按波桑尼阿斯的命令行动，只有皮塔涅军团[②]的首领，波里亚达斯的儿子阿蒙法列图斯却拒绝撤走，他说他不愿在异族人面前逃走，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碰巧由于他缺席了此前举行的会议，因而对希腊人撤出阵地感到惊讶不已。波桑尼阿斯和攸利亚纳克斯看到阿蒙法列图斯拒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已经使深感棘手，而更使他们感到棘手的是，如果按照阿蒙法列图斯的想法，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完全放弃皮塔涅军团；因为他们看到，如若履行他们和其他希腊人所达成的协议，阿蒙法列图斯和他的部下留在后面，只有死路一条。因此，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要求拉栖代梦的军队原地不动，并且想方设法来说服阿蒙法列图斯，要他知道他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Ⅸ.54] 阿蒙法列图斯是唯一一位宁愿脱离全体拉栖代梦和泰格亚的军队的人。在斯巴达人尽力劝说，力图使他回心转意的时候，而那些雅典人，也照样留在原地。他们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他们如何说是一回事，他们如何做则是另一回事了。当希腊其他军队开始撤走的时候，斯巴达人依然按兵不动，这时雅典人派出一名骑兵去察看一下斯巴达人是真的想撤走，还是根本无意转移。那名骑兵还要询问波桑尼阿斯，他想要雅典人如何行动。

[Ⅸ.55] 这位使者来到拉栖代梦军队的驻地，他看到他们还呆在原地未动，他们的各位首领正在相互争吵。虽然波桑尼阿斯和攸利亚纳克斯不停地劝说阿蒙法列图斯，不要在其他人都撤走的情况下自己却冒着生命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未能说服他。最后，正当雅典的使者到达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的争吵趋于白热化。这时候，阿蒙法列图斯一边争吵，一边用双手搬来一块大石头掷到波桑尼阿斯的脚下，他说："我就用这颗石子[③]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就是指异族人）的面前逃走。"波桑尼阿斯反唇相讥，说他是个蠢货，称他是个疯子。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后，波桑尼阿斯命他把目前的情况转告他的雅典同胞，请雅典人更靠近一点，无论撤退与否，都要和拉栖代梦人采取一致的行动。

[Ⅸ.56] 于是，使者就返回到雅典人那里；而斯巴达人的相互争论一直持续

---

① 约合 3.7 千米。——译者注

② 希罗多德这里说得不太明确。皮塔涅军团也许是来自于皮塔涅这个地方的军队。但是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Ⅰ.20）明确指出，根本没有这么一支军队。——译者注

③ 斯巴达人常常用鹅卵石（pebble）投票表决。这里阿蒙法列图斯搬来一块大石头来投票，凸现了希罗多德的幽默。——译者注

到次日拂晓。夜间一直按兵不动的波桑尼阿斯，拂晓时分却发出撤退的信号，他希望阿蒙法列图斯在看到在其余的拉栖代梦人都已动身撤走的时候，他不会独自一个人留在后面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撤退的信号刚刚发出，除了皮塔涅军团以外的所有军队开始撤离，他们沿山丘那条路线行军；泰格亚人则跟随在他们身后。雅典人队形齐整地撤走，但是他们和拉栖代梦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拉栖代梦人害怕波斯骑兵的袭扰，他们紧靠着丘陵地带，沿基赛隆山山麓行军，而雅典人却走下山坡，穿过平原，撤走军队。

[Ⅸ.57] 至于阿蒙法列图斯，起初他不相信波桑尼阿斯真的会撇下他的军队不管，因此他依然坚持他原先的决定，留守原地。然而，现在波桑尼阿斯和他的军队开始撤走的时候，阿蒙法列图斯看到他们是真的想把他抛弃在那里了，他便命令他手下的士兵拿起武器，率领着他们撤走了，并且尾随在主力部队的后面。军队的主力在走出 10 斯塔狄亚的路程之后，就在摩罗伊斯河附近一个叫做阿尔吉奥皮乌斯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待他们的到来，那里有一座奉祀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的神庙。他们之所以在那里停下来，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万一阿蒙法列图斯和他的部下真的不愿离开他们驻扎之地，他们还可以回兵来增援他们。可是，就在阿蒙法列图斯的军队和主力部队会合的同时，波斯的骑兵也都追上了他们，并且向希腊人营地发起进攻。这些波斯的骑兵按照往常的习惯，拍马追击希腊的军队，他们看到希腊人日前列阵的地方已经空空荡荡，就马不停蹄，向前推进；他们一旦迫近敌人，就马上大举进攻。

[Ⅸ.58] 当玛尔多纽斯听说希腊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原来的阵地上已经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把拉里萨的索拉克斯和他的兄弟攸利派鲁斯和塞拉叙代乌斯召来，对他们说："阿琉阿斯的子孙啊！你们看看那个阵地上已经空空荡荡，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身为他们的邻人，你们常说拉栖代梦人从未临战脱逃，说他们是全人类最勇敢的战士。然而，这几天你们亲眼所见，他们负责镇守那部分防线；而且，这里你们都会看到，他们就在昨天夜里逃跑了。就在他们正要和世界上真正的最勇敢的武士[①]交战的时候，这些拉栖代梦人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们是一文不值的人，这样的人却在希腊人——那些同样一文不值的人们当中声名显赫。不过，我倒是可以宽恕你们，因为你们并不了解波斯人，因此你们称赞了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拉栖代梦人的功绩；但是，使我更加感到诧异的是阿塔巴佐斯，他竟然如此害怕拉栖代梦人，以至于他给提出了一个如此卑怯的计策，按照他的建议，是要我们拆除营寨，全军退守底比斯，坐等希腊人来围攻我们。我将把这个建议向国王禀报。不过，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就这样溜之大吉了；我们必须跟踪追击，直到追上他们；然后，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希腊人对于他们在波斯人身上所造成一切伤害都作出相应的赔偿。"

---

① 这里显然指波斯人。——译者注

[Ⅸ.59] 玛尔多纽斯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他渡过阿索普斯河，并且率领波斯军队全速推进，追击希腊人，他以为希腊人正在逃跑途中。然而，他并没有发现雅典人的踪影；因为雅典人取道平原地带，那些丘陵挡住了他的视线，无法看到雅典人；因此，他率军追击的只是那些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异族军队的其他各支队伍的将领们看到波斯人如此快速地追击希腊人，他们纷纷高举他们各自的军旗，以最快的速度奋力追击，这些队伍在追击之时，秩序全无，队形凌乱。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一边追击，一边高声喊叫，仿佛他们可以把希腊人一口吞掉似的。①

[Ⅸ.60] 与此同时，波桑尼阿斯看到异族的骑兵开始向他发起进攻，他就派出一名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对他们说："雅典人啊，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已经打响，它决定着希腊是得到自由，还是遭到奴役，昨天夜里所有其他同盟者都逃之夭夭，把我们拉栖代梦人和你们雅典人双双抛弃在这里。尽管如此，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以自卫，我们还要相互增援。现在，如果敌人的骑兵首先向你们发起攻击，那么，我们自己将和泰格亚人（他们跟我们一起并且忠于希腊的事业）一起来增援你们。然而，现在敌人全军向我们扑来，那么你们就应当来增援我们，因为敌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们因为战事吃紧而不能亲自来增援我们，那么你们至少把你们的弓箭手派来，这样我们也会表示感谢的。我们知道，在整个这场战争中，你们一直是比所有其他人都要热心的——因此，我们毫不怀疑你们将出兵帮助我们。"

[Ⅸ.61] 雅典人一听到这话，他们就急切地想去增援拉栖代梦人，并且竭尽全力来帮助他们。但是，在他们的军队在推进途中却遭遇了部署在他们对面的、站到国王那一边的那些希腊人，那些希腊人向他们压上来，由于他们的阻击，使得雅典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前去增援拉栖代梦人。因此，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他们任何外援都被阻断，只能单独对付波斯人了。当时，拉栖代梦人的兵力，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总共 5 000 人；泰格亚人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总共 3 000 人。现在，他们既然马上要和玛尔多纽斯及其麾下的军队交战了，于是他们就准备奉献牺牲。然而，他们通过牺牲并没有获得吉兆；而在察看牺牲这段时间，斯巴达方面有许多人倒下去了，受伤的则还要多得多。原来，波斯人用他们的柳条盾牌连成了一道防护墙，并且从它的后面向外施射，箭密如雨，这使得斯巴达人大为恼火。奉献牺牲依然不能获得吉兆；直到最后，波桑尼阿斯举目望着普拉提亚的赫拉神庙，祈祷赫拉女神给他以佑助，央求女神不要使希腊人对自己失去希望。

[Ⅸ.62] 就在他发出祈祷的时候，泰格亚人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向敌军发起反击；而在波桑尼阿斯进行祈祷的那个时刻，拉栖代梦人也从牺牲中获得了吉

---

①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60。——译者注

兆，在耽搁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另一方面，波斯人也不再射箭，准备迎战。起初，他们是在柳条盾牌的防护墙附近交战；后来，这道防护墙被冲垮之后，激烈的厮杀在德墨特尔神庙附近展开，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双方的战斗变成了肉搏战；波斯人多次抓住希腊人的长枪，把它们折断；因为波斯人就勇猛和尚武精神而言，都丝毫不亚于希腊人，但是他们没有防护装备，并且缺乏训练，战斗的技术远不如他们的对手。他们有时是单个地，有时 10 个人结成一伙，人数有时多几个或者少几个，他们一伙一伙地冲向斯巴达人的阵地，这样就一批批地被歼灭了。

[Ⅸ.63] 希腊人[①]遭到了集中攻击，因为玛尔多纽斯本人在那里骑着一匹白马作战，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 1 000 勇士簇拥在他周围。只要玛尔多纽斯还活着，这些波斯军队就坚守阵地，顽强奋战，在奋起自卫的同时，也击毙了许多拉栖代梦人；但是，在玛尔多纽斯被杀死以后，他的卫队，也就是其全军之中战斗力最强的那些人也都战死了，而余下的那些军队或者向拉栖代梦人投降，或者纷纷溃逃。他们身穿轻便的衣裤，缺乏防护装备，因而死伤惨重；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防护，但又不得不与重装步兵作战。

[Ⅸ.64] 这样，神谕的警示就应验了。波斯人因杀死列奥尼达而对斯巴达人所欠下的血债，终于由玛尔多纽斯来予以偿还了；对于波桑尼阿斯——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孙子来说，也同样是如此（关于波桑尼阿斯的其他的祖先，我已经提到，和列奥尼达的祖先是一样的），因为他赢得了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玛尔多纽斯本人是被斯巴达的一位知名人士埃姆涅斯图斯杀死的——就是这个人，在波斯战争之后，又统率 300 名战士在斯腾尼克列鲁斯[②]附近对美塞尼亚人全军作战，他本人和手下的 300 名战士悉数阵亡。[③]

[Ⅸ.65] 在普拉提亚，被拉栖代梦人击溃的波斯人，乱作一团，仓皇逃走，躲进他们的营地，即他们在底比斯境域内修造的那座木筑的要塞。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会发生下面的事情：虽然激战就发生在德墨特尔圣林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死在圣地的区域内，甚或没有人曾经踏入那片圣域半步；在神庙附近的圣域外围地带，则有大批将士战死。依我看——如果对诸神的意旨的任何推测都不算是罪过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女神自己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因为他们曾经焚烧了这位女神在埃琉西斯的神庙。这次战役的结局就是如此。[④]

[Ⅸ.66] 而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在那里，并且极力劝阻玛尔多纽斯不要贸然出战，但他所有的努力却归于

---

① 显然是指站在波斯一边的希腊人。看来，这些希腊人也被部署在玛尔多纽斯指挥部附近。——译者注

② 美塞尼亚的一个城镇。——译者注

③ 有可能是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公元前 464～前 454 年）发生的战事。——译者注

④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66。——译者注

徒然，于是，当他看到玛尔多纽斯一意孤行的时候，他自己便采取这样的行动。他的麾下有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人数将近 4 万。因此，由于他已料定这次战役后续的发展，因而希腊人和波斯人刚一接战，他就命令他的全体士兵要他们步调一致地跟随着他，无论他走得多快都要如此，于是他率领着他们步法整齐地向前推进。他在发出了这些指令之后，佯装是率领他们前去作战的。但是，当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阿塔巴佐斯看到波斯人已经在溃逃的时候，他不再保持原来的队形，而是撒腿就跑；不过，他们既不想进入那座木筑的要塞，也不想进入底比斯城里躲避，而是朝着佛基斯方向快速逃去，希望可以尽快从那里到达赫勒斯滂海峡。这些波斯人就是循着这条路线行军的。

[Ⅸ.67] 至于那些站在波斯国王一边的希腊人，他们作战时大都故意不卖力；相反，只有波奥提亚人，他们在交战中与雅典人相持了很长的时间。原来，那些投靠了波斯人的底比斯人，在双方交锋中表现得特别卖力；他们在战斗中决不甘心落后，经过拼死搏杀，他们当中最优秀、最勇武的 300 名壮士在相互厮杀中死于雅典人之手。但最后，波奥提亚人也溃败下来，并且夺路而逃——不过，他们逃跑的方向和波斯人不同，也不同于他们的那些根本未参加战斗、未受到任何一点打击就逃跑了的同盟者——他们逃进了底比斯城里。

[Ⅸ.68] 在我看来，除了波斯军队以外的其他的异族军队，是完全取决于波斯人在战斗中表现的，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他们仅仅是因为看见波斯人在逃跑，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受到敌人任何攻击的情况下，就马上夺路而逃了。这样，除了波斯的骑兵和波奥提亚的骑兵以外，异族人全军都逃跑了。这些骑兵通过下面的行动帮助了那些正在逃跑的步兵，由于他们不断地在迫近敌军，阻击希腊人，使他们无法追击那些逃亡者。然而，那些胜利者紧追不舍，追杀国王的残兵败将。①

[Ⅸ.69] 同时，当异族人还在继续逃跑的时候，那些驻扎在赫拉神庙周围并因此而未能参加战斗的希腊人接到消息，告诉他们说在已经开始的战斗中，波桑尼阿斯方面业已取得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一窝蜂似的冲向前去，科林斯人取道基赛隆山的山麓和丘陵地带，直奔德墨特尔神庙；而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则沿着平原上的平路前进。当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逼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德的儿子阿索波多鲁斯统率下的底比斯骑兵，看到他们如此凌乱地冲上来，就上前迎战。结果，他们把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当中的 600 人杀死在平原上，并且追击其余的人，把他们驱赶到基赛隆山里去了。于是，这些人就这样不光彩地丧失了性命。②

[Ⅸ.70] 逃到木筑要塞里面的波斯人以及他们的大批军众，趁拉栖代梦人尚

---

①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Ⅸ.69。——译者注

②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Ⅸ.70。——译者注

未赶到，先攀登到塔楼上去；这之后，他们又想尽办法来加固要塞。当拉栖代梦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双方在要塞附近展开了激战。只要雅典人不在，异族人就可以击退斯巴达人的攻击，在交战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因为拉栖代梦人是不善于攻城的；但是，在雅典人抵达之后，他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波斯人的要塞遭到了长时间持续的猛攻。最后，异族人抵挡不住雅典人的勇敢和他们的坚忍——最后，雅典人登上城墙，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希腊军队就从这里蜂拥而入。首批冲进去的是泰格亚人，就是他们劫掠了玛尔多纽斯的帐篷；他们从帐篷中所取得的战利品当中，有一个玛尔多纽斯喂马的马槽，这个马槽以纯青铜制成，是颇值得一看的。泰格亚人把玛尔多纽斯的马槽奉献给阿列亚·雅典娜的神庙，他们所虏获的其他战利品，则悉数上交到希腊全军共同所有的战利品之中。至于那些异族人，随着要塞被攻破，阵势大乱，他们当中没有人想继续抵抗——说实话，他们都被吓得半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他们无所适从，任人宰割。结果，希腊人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支大军原本有 30 万之众——除了阿塔巴佐斯及其部下的 4 万人逃跑了之外——幸存者不过 3 000 人而已。[①] 在这次战役中，斯巴达出身的拉栖代梦人的阵亡者有 91 名；泰格亚人有 16 人阵亡；雅典人当中有 52 人阵亡。[②]

[Ⅸ.71] 在异族军队中，步兵当中最骁勇善战的是波斯人；在骑兵当中，则是萨凯人；而就个人而论，最骁勇善战的当属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雅典人和泰格亚人都非常善战；但是拉栖代梦人却在勇武方面超过他们任何一个城邦。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供一个证据予以证明，那就是拉栖代梦人与最优秀的战士交战，并且打败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当时的第一勇士是阿里斯托德姆斯——就是在德摩比利的 300 壮士中唯一安全返回并因此而受到责难和侮辱的那位勇士；[③] 仅次于他的勇士则分别是波西多纽斯、菲洛吉昂和斯巴达人阿蒙法列图斯。但是，斯巴达人就他们当中究竟谁应该在最勇敢的人物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果他们认定，阿里斯托德姆斯因受到责难，他显然是宁愿一死，因而他离开队伍，殊死搏斗，实际上由此成就了赫赫勋业；而波西多纽斯情况是，他不想去死，却表现得同样勇敢；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他就是所有人当中最勇敢的了。不过，他们也许是出于嫉妒才提出这种说法的。在我上面所列举的、这次战役的阵亡者之中，除了阿里斯托德姆斯以外，全都得到公众的称誉。唯有阿里斯托德姆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因为如上所述，他在受到责难

---

① 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对死者人数的估计与对波斯军队人数的估计一样，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大屠杀。

② 这些数字肯定仅只是ὁπλίται（hoplites，重装步兵）的数字，而未将拉哥尼亚的περίοικοι（Perioikoi，庇里阿西人）以及其他轻装步兵统计在内。普鲁塔克指出，希腊人方面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共有 60 300 人阵亡。——哥译本注

③ 参阅：Ⅶ.231。——译者注

的时候竟然想寻死。

[Ⅸ.72] 这些人就是在普拉提亚的参战者当中，表现最杰出的人物。至于卡里克拉特斯，这位不单是在斯巴达人当中，而且是在希腊全军之中最俊朗的男人，他并不是在交战中被杀的。原来，当波桑尼阿斯还在通过牺牲来占卜，而卡里克拉特斯正在他自己的队伍中的时候，有一支流箭射中了他的胁部；当他的同伴们向前冲杀的时候，他被抬走，脱离了队伍，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就对普拉提亚人阿林涅斯图斯说："我忧伤的并不是因为我为自己祖国而死，而是因为我未能拿起武器，奋勇杀敌，也未能成就任何一件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功业，尽管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

[Ⅸ.73] 据说在雅典人当中，表现最杰出的人物是一位来自于狄凯里亚德莫的人，他就是攸泰基德斯的儿子索芬涅斯。（正如雅典人他们自己说的，）这位狄凯里亚人曾做过一件事，从那时起就一直使雅典人受益。原来，在古时候，当丁达琉斯族人为了夺回海伦而统率一支大军攻入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海伦的藏身之处，于是就对阿提卡各个村社大肆蹂躏；他们说，这时狄凯里亚人（有人说是狄凯鲁斯本人），由于对提秀斯的粗野行径大为不满，同时也出于对整个阿提卡领土的担心，于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丁达琉斯族人，并且引导他们前去阿菲德奈德莫；[①] 一位名叫提塔库斯的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卖给了丁达琉斯族人。为了报答他们的这种行为，自那时起直到现在，斯巴达一直都豁免狄凯里亚人的一切应付费用，并且在庆节中给他们留有荣誉的座位；甚至在那件事发生的许多年之后，当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开战，拉栖代梦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所有其他地方，却唯独对狄凯里亚的土地秋毫无犯。[②]

[Ⅸ.74] 索芬涅斯就是出生于这个德莫的人，他是雅典人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最杰出的人物。人们提到关于他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他把一只铁钩用一条青铜锁链拴在他的胸甲的带子上；当他逼近敌人的时候，他把这只铁钩抛出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敌人在进攻时无法驱离他所在的位置；而一旦敌人溃逃，他就收起铁钩，加入追击敌人的队伍。这是人们说到第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和第一个的说法不同，说索芬涅斯并没有把铁锚拴在他的胸甲上，只是说他的盾牌有一个铁钩状的图案，他一直不停地旋转着那面盾牌。

[Ⅸ.75] 就是这位索芬涅斯，还成就了另一桩辉煌的功业。在雅典人围攻埃吉那的时候，他向阿尔哥斯人攸利巴特斯、一位五项全能比赛的优胜者挑战，并且将他斩杀。此后索芬涅斯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和格劳孔的儿子利阿格鲁斯一同

---

① 据传狄奥斯库里兄弟来到阿提卡讨要他们的姐妹海伦，此前她被提秀斯和皮利索乌斯（Pirithous）诱拐至阿提卡的阿菲德奈。——哥译本注

② 这里指的可能就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拉栖代梦人未蹂躏狄凯里亚。

统率一支雅典人的军队，在达唐[1]这个地方与埃多尼人为争夺金矿而战，索芬涅斯非常勇敢，壮烈战死。

[Ⅸ.76] 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与异族人作战刚刚取得胜利，随即就有一个妇人从敌人那边投到他们这边来。她是波斯人泰亚斯皮斯的儿子法兰达特斯的一个妾；当她听说波斯人已被斩尽杀绝，而希腊人大获全胜的时候，她本人就和她的侍女们戴上许多黄金饰物，把她所有的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她下了马车，朝着刚刚结束大屠杀的拉栖代梦人走过来了。她看到波桑尼阿斯发号施令，由于她此前常常听说波桑尼阿斯，相当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而她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波桑尼阿斯。于是她上前抱住了他的膝头，央求他说：

“斯巴达国王啊！我是一个请求庇护的人，请把我从束手就擒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吧。你已经做了一件让我感恩不尽的事情——你杀死了这些既不敬天神，也不拜地祇[2]的卑劣之人。我出生于科斯，是安塔哥拉斯的儿子赫格托里德斯的女儿。波斯人在科斯强迫我就范，并且强行把我拘留起来。”

波桑尼阿斯回答说：“妇人啊，什么也别怕！作为求庇者，你是安全的——不仅如此，如果你所言是真实的话，科斯人赫格托里德斯是你的父亲——那么你的父亲就是我在那些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了。”

波桑尼阿斯说了这话之后，就把这位妇人交付给在场的几名监察官来照看，随后又按照她本人的意愿，把她遣送到埃吉那。

[Ⅸ.77] 大约在这个妇人到来的同时，曼丁尼亚人也抵达了战场；他们发现一切战事皆已结束，知道自己前来参战为时已晚。于是，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并说他们既然迟到了，就宣布对自己科以一笔罚款。随后，当他们得知阿塔巴佐斯率领着部分波斯人逃走的时候，他们很想前去追击，一直追到色萨利；然而，拉栖代梦人不许他们去追赶那些逃兵，于是曼丁尼亚的军队就又返回本国，回国后，这支军队的一些将领遭到放逐。爱利斯人是在曼丁尼亚人之后不久到达的，他们同样感到十分沮丧；他们在回国之后，他们的将领同样也被放逐了。关于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所作所为，我就说到这里了。

[Ⅸ.78] 在普拉提亚参战的埃吉那人的军队当中，有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蓝篷；他是皮塞亚斯的儿子，是埃吉那公民当中的贵要人物。现在这位蓝篷也赶到波桑尼阿斯那里，劝他去做一件非常卑劣的事情。他非常热诚地对他说：“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啊！你已经成就了一件伟大和光荣的勋业；由于上苍的庇佑，你拯救了希腊，因而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人当中，你赢得了最高的声誉。如今你如果这样去完成你的工作，那么不仅使你可以由此获得更高的声誉，

---

① 公元前 465 年，雅典人试图在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修昔底德：Ⅰ.100；Ⅴ.102）建立殖民地。达唐位于色雷斯海岸，在塔索斯岛对面。——哥译本注

② 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天神曰灵，地神曰祇”（《尸子》）；又：“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译者注

而且也使得今后那些想对希腊人施暴的异族人感到胆寒。当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波斯人被杀死的时候，薛西斯和玛尔多纽斯曾下令把他的头割下来，钉到一个十字架上；[①] 如果这一次你以同样的办法来对待玛尔多纽斯，你将不仅在斯巴达，甚而在全希腊获得赞誉。如果你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你就相当于为列奥尼达报仇雪恨了，他可是你父亲的兄弟啊！”

[Ⅸ.79] 蓝篷这样说，原本是想讨好波桑尼阿斯的。但是，波桑尼阿斯却回答说：“埃吉那的朋友啊，对于你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我深表感谢，可是你所提出的建议不是什么好主意；你一开始的时候盛赞我的祖国和我的勋业，把我捧上了天；但随后你又要我凌辱死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就可获得更高的赞誉，这等于是把我掷于地上。这样的做法适合于异族人，而并不适合于希腊人；即使在异族人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会招致我们的痛恨。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想取悦于埃吉那人，也不想让那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们得到满足——对于我来说，如果因为我的正当行为和正当言辞，而获得我的同胞们的赞誉，那就足够了。至于你建议我要为列奥尼达报仇雪恨，我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肯定，我们在这里毙敌无数，这足以为他，并且为所有那些血洒德摩比利的人报仇雪恨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这里说这样的话了，也不要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我现在耐着性子而没有惩办你，你还应当感谢我呢。”蓝篷听了这番答话，就离开了那里。

[Ⅸ.80] 之后，波桑尼阿斯颁布公告，宣布任何人都不得触动战利品，他命令希洛特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收集到一个地方。于是，希洛特分散开来，到营地各处，他们找到了许多以大量金银装饰的帐篷，许多镶有金片银片的床榻，还有许多金碗、金杯以及其他饮具；在车上，希洛特们找到了一些口袋，里面装的都是金银的壶罐；他们还从一些死者的身上取下了手镯、项圈和饰以黄金的弯刀——至于那些死者身上的绣有花饰图案的衣服，却根本无人理睬。这一次，希洛特们偷了许多很值钱的东西，随后把它们卖给了埃吉那人。但是他们也交出了许多东西，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藏不下。由于以上这个原因，埃吉那人才开始拥有大量财富，他们以青铜的价钱从希洛特那里收购了黄金。

[Ⅸ.81] 等到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留出其中的十分之一，献给德尔斐的神祇；他们用这些战利品打造了一座黄金的三脚架，它放置在紧挨着祭坛的那个青铜三头蛇支[②]的上面。他们又取出十分之一奉献给奥林匹亚诸神，还分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科林斯地峡诸神。他们用前一部分战利品制作了一

---

① 参阅：Ⅶ.238。——译者注

② 撑着大锅的青铜三头蛇，显然是为了纪念抗击波斯的全希腊同盟。三头蛇的基座保存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面镌刻有希腊 31 个城邦的名字。这个名单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像上的名单大同小异。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321～324 页。——译者注

个 10 腕尺[①]高的青铜宙斯神像献上；他们用后一部分战利品制作一个 7 腕尺[②]高的波塞冬青铜神像献上。之后，他们把剩下的物品在士兵中间进行了分配，每个人的所得按功劳大小，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他们这样分别瓜分了波斯人的妾、黄金、白银、驮畜，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而那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表现最突出人们，他们究竟得到了哪些特殊的奖赏，没有人提及此事；但是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了额外奖赏的。至于波桑尼阿斯，他分得的东西包括：女俘、马匹、塔连特[③]、骆驼以及所有其他的物品，每一类都有 10 种。

[Ⅸ.82] 据说那时候还发生了下面的事情。薛西斯在逃离希腊的时候，把他的御用帐篷留给了玛尔多纽斯。因此，当波桑尼阿斯看到那以金银镶饰的帐篷以及五颜六色的帘子的时候，他下令那些烤面包的人和厨师像通常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准备一顿盛宴。于是，他们按照波桑尼阿斯的命令准备好了。当波桑尼阿斯看到以极其精美的金银镶饰的床榻，看到摆放在那里的金银餐桌，以及餐桌上准备好的极其丰盛的大餐的时候，他对于眼前的这些好东西感到吃惊，他心情很好，又吩咐他的随从们准备一顿斯巴达式的晚饭。这两顿晚餐都准备完毕，而且很明显这两顿晚餐有着天壤之别，看到这种情况，波桑尼阿斯大笑起来，于是吩咐手下让希腊的将领们都来这里集合。在他们到来之后，波桑尼阿斯指着两种不同的晚餐对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派人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想要你们看一看波斯人的领袖是多么愚蠢，他每天享受着这样豪华的盛宴，却非要到我们这里来抢夺我们这点可怜的伙食。"[④] 据说，波桑尼阿斯就是这样对希腊将领们说的。

[Ⅸ.83] 在战后多年，普拉提亚人还是常常在那个战场上找到装满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的箱子。而且在这之后，他们又发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死者的尸体只剩下骨头了，普拉提亚人在把这些骨头集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颅骨没有任何裂缝，是一块整的骨头；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一块颌骨，它的上、下颌骨包括门齿和臼齿在内的所有牙齿都是由一整块骨头长成的；另外，他们还发现一具身高不下 5 腕尺[⑤]的遗骸。

[Ⅸ.84] 在战后的第二天，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就不见了；至于是被谁偷走的，我也不能说得确实。我听说有许多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城邦，据说都掩埋过玛尔多纽斯的尸体；而且我知道，许多人因为这件事而获得了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顿特斯的丰厚酬谢。但是我不能确认，在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秘密地运走

---

① 约合 4. 62 米。——译者注

② 约合 3. 23 米。——译者注

③ 这里指金块。——译者注

④ 所谓斯巴达式的"简朴餐"，据传是从来库古斯改革开始确定下来的。成年的斯巴达男人大约每 15 人为一伙，每人从剥削希洛特所得中拿出一定的粮油交出来，组成一个"公餐团"（Syssitia）。伙食非常简单。最有名的菜是"黑肉汤"，可是据说其他城邦的贵族只要尝一次这种汤，就再也不想吃第二次了。——译者注

⑤ 约合 2. 31 米。——译者注

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它掩埋了。虽然有传闻说，真正掩埋玛尔多纽斯尸体的人是以弗所人狄奥尼索芬尼斯。

[Ⅸ.85] 希腊人在把普拉提亚战场上的战利品瓜分完毕之后，就开始掩埋他们各自城邦的阵亡者尸体，各城邦是分别掩埋的。拉栖代梦人修造了三座坟墓；他们在第一座坟墓里，埋葬了他们的“年轻人”①，其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蒙法列图斯、菲洛吉昂、卡里克拉特斯；在第二座坟墓里，安葬着其他的斯巴达人；他们把希洛特埋葬在第三座坟墓里。拉栖代梦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埋葬死者的。泰格亚人把本邦的死者都埋葬在一座单独的坟墓中；雅典人也同样把本邦的死者都单独埋葬在一起；而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也这样安葬了他们的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在这些坟墓里都是埋葬有尸体的。至于在普拉提亚还可以看到的其他一些坟墓，据我所知，这些坟墓乃是那些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希腊人修造起来的；他们在这里修造的坟墓是空坟，因为他们为自己未曾参战感到羞耻。这样，以后来到这里的人，也会对他们表示尊敬。在这些坟墓中，有一座据称是埃吉那人的坟墓；但是据我所知，这座坟墓乃是十年以后，由普拉提亚人奥托狄库斯的儿子克列阿德斯应埃吉那人的请求而修造起来的，克列阿德斯是埃吉那在当地的代理人②。

[Ⅸ.86] 希腊人把他们在普拉提亚阵亡者掩埋完毕之后，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作出决定，向底比斯开战，并且要求站在波斯一边的那些人前来受降。这个时候担任（底比斯）主要首脑的提玛根尼德斯和阿塔吉努斯，是特别被点了名的两个人物。他们还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那他们就一直围攻下去，直到他们献城投降。他们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便进军底比斯③；他们要求把那些人交出来，但是遭到了底比斯人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发起了围攻；并且在底比斯境内四处蹂躏，从不同方向袭击底比斯城。

[Ⅸ.87] 20 天过去了。看到希腊人的攻势丝毫没有松懈的迹象，提玛根尼德斯就对他们的国民说：“底比斯人啊，既然希腊人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攻下底比斯城，或者不把我们移交给他们的话，他们是决不会停止围攻的，而我们也不愿意使波奥提亚的土地因为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残酷的蹂躏。如果他们真实目的是索要金钱，而他们要求把我们移交出去只是一个借口，那我们可以把国库

---

① 这里指斯巴达人当中年龄在 20 岁至 30 岁之间的男子（哥译本按希腊文音译为“irens”）。——哥译本注

② “代理人”（πρόξενος 或 πρόξεινος，proxenos），原意为“公客”或“朋友”。从字面看，有“保护人”的意思。但是，如果直译为“保护人”，则其含义模糊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希罗多德这里首次提到，而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提到 11 次，他们是 A 邦安插在 B 邦，关照 A 邦利益，保护 A 邦公民的人物，通常由 B 邦公民出任。在款待和协助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使节和公民时，他们享有 B 邦的某些特权。他们颇似现在外交使节中的“领事”。后来，他们往往成为 A 邦安插在 B 邦的耳目。参阅：修昔底德，Ⅱ.29、Ⅲ.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4a4 以下。——译者注

③ 哥译本这里译为“在战后第 11 天进军底比斯”。——译者注

里面的钱送给他们；因为我们站到波斯一边的是整个城邦的决定，而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但是，如果他们围攻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来索要我们的人，那么我们甘愿挺身而出，接受他们的审判。”

底比斯人认为，他的这个请求既非常正确，又合乎时宜。于是，底比斯人随即派出一名使者到波桑尼阿斯那里去，表示愿意把他们所要的人交出来。

[IX.88] 双方刚刚就上述条件达成协议，阿塔吉努斯就逃出了底比斯城。但他的儿子们沦为俘虏，不过波桑尼阿斯并未把他们治罪，（他说，）因为阿塔吉努斯的儿子和投靠波斯人的罪过无关。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他们原本指望可以获得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那时会通过行贿而使自己绝处逢生；但是波桑尼阿斯也正担心会发生这种事，于是，等他们被移交到他的手上之后，他立即遣散所有同盟者的军队，把这些人带到科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全部处决了。这些就是发生在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的事情。

[IX.89] 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从普拉提亚逃走后，很快跑出去很远了。当他进入色萨利人境内的时候，当地居民还是殷勤地接待了他，并且向他询问其余那些军队的情况，因为他们对于发生在普拉提亚的事情全然不知。但是这位波斯人心里很清楚，如果他把此前所发生的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了他们，那么他和他麾下的这支军队便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他确信，事实的真相一旦公之于众，那么所有得知这些消息的人都将向他发起进攻——这位波斯人，我认为他考虑到这一点，才一直对佛基斯人严守秘密。这时候，他对色萨利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色萨利人啊，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自己是匆匆赶赴色雷斯；而且我必须全速赶路，因为我和这支军队被主力部队派出来，去执行一项特别的公务。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他到来之时，你们应该像款待我一样来款待他，并且在各方面都对他表示友善。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相信你们永远都不会后悔的。”

阿塔巴佐斯说完这番话，便率领着他的军队启程，然后全速穿过色萨利和马其顿，直奔色雷斯；实际上，他和他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沿内地的那条路线行军，这是路程最短的一条。阿塔巴佐斯本人安全抵达拜占庭，而他麾下的大多数士兵却在路途之中被歼灭——许多人在途中被色雷斯人分割围歼，还有些人因极度饥饿和疲劳致死。阿塔巴佐斯从拜占庭乘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如上所述，他就这样返回了亚细亚。

[IX.90] 就在波斯人在普拉提亚遭到惨败的同一天，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波斯人遭到了另一次惨败。当拉栖代梦人列奥提齐德斯所统率的希腊舰队还停泊在提洛岛的时候，来自萨摩斯的使团来到他们这里，包括三个人，他们是塞拉叙克列斯的儿子蓝篷、阿尔彻斯特拉提达斯的儿子阿塞纳哥拉斯和阿里斯塔哥拉斯的儿子赫格西斯特拉图。萨摩斯人是秘密地派他们出来的，他们瞒着波斯人，也

瞒着波斯人所立的萨摩斯的统治者、他们的国王安德罗达玛斯的儿子塞奥麦斯托尔而来的。这些使者来到希腊将领们这里，赫格西斯特拉图发言，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鼓动他们，宣称伊奥尼亚人方面已经万事俱备，只要看到他们，就马上叛离波斯人；还说波斯人是决不会负隅顽抗的；或者，即使异族人敢于顽抗，那也正好给希腊人提供了收获最精美的战利品的绝佳地点。同时，赫格西斯特拉图还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腊民族从异族人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把异族人驱赶回去。他说："要做到这一点，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波斯舰船的性能很差，远不能和希腊人的舰船相抗衡。"他还补充说，"如果希腊人对于我们三个人有任何怀疑，以为萨摩斯人会对希腊人有什么不良图谋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人质，在返回亚细亚途中，我们将一直在同盟者的舰船上。"

[Ⅸ.91] 列奥提齐德斯看到这位来自萨摩斯的使者一直不停地央求他，他或者是出于想取得一个预兆，或是受到上苍的指示，他问这位使者说："萨摩斯的客人啊，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赫格西斯特拉图……"① 赫格西斯特拉图本来想继续说下去，但是列奥提齐德斯打断了他的话，说："萨摩斯人啊，赫格西斯特拉图的这个名字就是个吉兆，这事我答应了。在你乘船回去之前，我只是希望你以及和你一同出使的同伴们，要发誓向我们保证萨摩斯人一定要成为我们真诚的朋友和同盟者。"

[Ⅸ.92] 列奥提齐德斯说完这番话，立即着手采取紧急行动。萨摩斯人当场作出保证，发誓和希腊人缔结同盟。这之后，另外两位使者乘船离去了；至于赫格西斯特拉图，列奥提齐德斯命令他与希腊人的舰队同行，因为他认为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吉兆。那一天，希腊人就在那里度过了，在翌日奉献牺牲时，他们又取得了吉兆。他们的占卜师是埃文纽斯的儿子代丰努斯，他是一位阿波罗尼亚人——我所说的阿波罗多尼亚是地处伊奥尼亚湾的那座城镇。

[Ⅸ.93] 在代丰努斯的父亲埃文纽斯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奇异的事情。阿波罗尼亚人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白天，这群羊沿一条河的两岸吃草，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经阿波罗尼亚境内，在奥利库斯港附近入海；入夜，则由本邦最富有、最显贵的公民来看护羊群，他们通过选举来担任这个职位，连续看护的时间皆为一年。现在阿波罗尼亚人之所以极为珍视这群圣羊，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到过关于这群羊的一道神谕。这群羊原本是饲养在离都市很远的一个洞窟里的。而当埃文纽斯当选为羊群看护者，在他看护羊群期间，碰巧遇到他打瞌睡；在他睡着的时候，狼群钻进洞窟里，趁他不注意咬死了大约 60 只羊。埃文纽斯一觉醒来，得知这一情况，他对此秘而不宣，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来他是想去采购一些羊来补足羊群的数目。但是，当阿波罗尼亚人得知此事以后，他们立

① 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意为"军队的统帅"（Army-leader）。——哥译本注

即把埃文纽斯告上法庭，由于他在看管羊群时候睡着了，从而以使他双目失明来加以惩处。当他们把埃文纽斯的双眼弄瞎之后，他们的羊再也不产羔了，土地也不像往常那样生产谷物了。于是，阿波罗多尼亚人派使者前往多多纳和德尔斐，向那里的预言发布者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目前的灾难。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造成灾难的原因就在于埃文纽斯，他作为圣羊的看守者，却被阿波罗多尼亚人错误地弄瞎了眼睛。诸神说，那些狼是他们亲自派来的；如果阿波罗多尼亚人未能按照埃文纽斯所喜欢的方式对他作出相应的补偿，那么诸神是决不会停止为他复仇的。当他们作出充分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文纽斯一件礼物，它将使许多人都来求他赐福。"

[Ⅸ.94] 这就是神谕的大意。阿波罗多尼亚人将这一神谕封存起来，但是委派一些公民去和埃文纽斯就有关条件进行谈判。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人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他们看到埃文纽斯坐在长椅上，就来到他的跟前，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开始闲聊；起初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后来他们才提及他的不幸遭遇，并且表示了同情。这样，他们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个方面，最后他们问他这样的问题："如果阿波罗尼亚人愿意就他们所犯的过错而对你加以补偿的话，你会提出怎样的要求呢?"埃文纽斯没有听说神谕的事情，于是他回答说："如果我得到这个人和那个人——（这里他列举了他所知道的在阿波罗多尼亚拥有最好的土地的两个人的名字）的土地，同时得到那个人——（这里他提到他所知道的阿波罗多尼亚城里最富丽堂皇的房子）的房宅，等我成为上述土地和房宅的拥有者之后，我对这种补偿的方式表示满意，心中的怨恨也会消除了。"埃文纽斯话音未落，坐在他身边的人们就说："埃文纽斯啊，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就按照你提出的要求来补偿你所受到的伤害。"这样，埃文纽斯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被他们对自己欺骗行为所激怒，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土地和房宅都从其所有者那里买下来，把他所选定的东西送给了他。自那时起，埃文纽斯便具有了预言的天赋，并且由此而在希腊各地声名鹊起。

[Ⅸ.95] 埃文纽斯的儿子代丰努斯，乃是科林斯人的随军占卜师；如前所述，他为希腊军队占卜吉凶。但是，我还听说这样的说法，说代丰努斯实际上并不是埃文纽斯的儿子，他只是假托这个名义，在希腊各地靠占卜挣钱吃饭罢了。

[Ⅸ.96] 希腊人从牺牲中得到吉兆之后，他们立即上船，从提洛岛起航驶往萨摩斯。当他们来到萨摩斯沿海的卡拉米萨附近的时候，他们的舰队就在当地的赫拉神庙附近抛锚停泊，准备与波斯人进行海战。但是，波斯人一听说希腊人的舰队已经来到那里，就把腓尼基人的舰船打发回去了，而他们也乘坐其余的舰船向大陆驶去。原来波斯人在会商之后，认为既然本方的海上实力不足以与敌人相抗衡，因而决定不与他们在海上冒险一战。因此，他们向大陆撤退，这样意在使他们处于陆军的保护之下；当时驻扎在米卡列的这些陆军，包括薛西斯把他们留在后面镇守伊奥尼亚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人数有 6 万，他们的将领名叫提格兰涅

斯，他是波斯人当中最英俊、身材最高大的。于是，波斯海军的将领们决心把海军置于陆军的庇护之下，他们把本方的舰船拖曳到岸上，并且在舰船的周围筑起一道防护墙，用以保护其舰船，同样也可以作为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Ⅸ.97] 波斯的将领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后登船起航；他们经过米卡列境内的女神[①]神庙，抵达盖森和斯科洛佩斯；[②] 这里有一座埃琉西斯·德墨特尔神庙，是帕西克利斯的儿子菲利斯图斯当年随科德鲁斯的儿子涅琉斯去亚细亚建立米利都城时修建的。[③] 他们在那个地方把舰船拖曳到岸上，周围用石块和树干筑起一道防护墙，为此他们伐光了临近的果树；在墙外的地面上，他们又钉下了一排木桩来加强防护。在这里，他们对于一战而胜或者遭到围攻——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都有思想准备。

[Ⅸ.98] 当希腊人得知异族人已经退回大陆的时候，他们对于敌人的逃跑颇感愤怒。现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是应该乘船返回希腊本土，还是驶向赫勒斯滂一带。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这两种选择，而把舰队驶向大陆。[④] 于是，他们在作海战的准备工作，自己在舰船上安设了舷桥板以及其他必需之物，[⑤] 然后就把舰队开赴米卡列。当希腊舰队驶近敌人营地时，他们发现没有一艘舰船出来迎战，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敌人把船都拉到了岸上的围墙里面，并且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在海滨地带列阵；因此，列奥提齐德斯乘船沿着海岸线行进，并且尽可能地靠近海岸，让他的一名传令官向伊奥尼亚人喊话，说："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当中凡是听到我喊话的人，都请注意我所说的话——因为波斯人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当我们和你们交战的时候，你们首先要记住的是自由，其次要记住的是交战的口令是'赫贝'[⑥]。如果有人没听到我的喊话，就那些听到我喊话人去传达给他们吧。"

列奥提齐德斯的所作所为，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阿尔特密西昂的做法如出一辙。[⑦] 其后果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异族人根本不知道他喊话的内容，伊奥尼亚人会被说服而叛离波斯人；要么他的喊话被禀报给异族人了，这就会使他们猜疑军中的希腊人。

---

① 指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参阅：Ⅷ.65 附注）。——哥译本注

② 据考证，盖森可能是一条流经米卡列山南麓的河流；斯科洛佩斯是盖森河东岸的一个地方。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329～330 页。——译者注

③ 相传多利斯人南下以后，科德鲁斯的儿子率领部分雅典人移居伊奥尼亚，即所谓"伊奥尼亚移民"，时间大概在公元前 1050 年以后。——译者注

④ 这里的"大陆"显然是指小亚细亚大陆，王译本译为"驶向本土"。参阅：王译本，下册，第 667 页。——译者注

⑤ 从使用"舷桥"（ἀποβάθρας，boarding-bridge）这一点来看，希腊人显然是准备打一场所谓"旧式"的海战。就如同修昔底德（Ⅰ.49）所描述的，双方舰船保持不动，在海面上进行"陆战"。——译者注

⑥ 赫贝（Ηβη，Hebe），青春女神，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而王译本（下册，第 667 页）这里译为赫拉（Hera）。——译者注

⑦ 参阅：Ⅷ.22。——译者注

[Ⅸ.99] 列奥提齐德斯在作了这番喊话之后，希腊人把他们的舰船靠到岸边，然后登陆排成战斗队列。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已经严阵以待，并且想起了他们曾经对伊奥尼亚人所发出的劝告，这时候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萨摩斯人的武装，因为他们怀疑萨摩斯人与希腊人相互勾结。原来，不久前薛西斯的军队擒获了一些逗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人，并把他们带到舰船上，随舰队一起返回亚细亚；而萨摩斯人把这些人全都予以释放，让他们重返雅典，还给他们提供了路上所需各种用品。主要是由于这一点，萨摩斯人受到了猜疑，因为是他们支付了国王的 500 名敌人的赎金。在解除了萨摩斯人的武装以后，接下来，波斯人指派米利都人去扼守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道路，（他们说，）因为米利都人对那一带的地势了如指掌。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想把米利都人支开，使他们远离军营。波斯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来防范那些在他们看来一有机会就会发动叛变的伊奥尼亚人。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盾牌拼接起来，构筑成了一道御敌的低矮防护墙。

[Ⅸ.100] 希腊人作好了战斗准备，就开始向异族军进逼；在他们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一则传闻很快传遍希腊全军——希腊人的军队在波奥提亚的战役中大败玛尔多纽斯的波斯军。同时，人们在河滩上发现了一根传令官的手杖。我认为，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诸神在参与人间的事务。既然发生在普拉提亚的战役和发生在米卡列的战役正好是在同一天，而在米卡列的希腊人又是在那一天得知这则传闻的，而这则传闻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使得他们信心倍增，敢于冒死一战，如果不是诸神的参与，还会有什么其他可能吗？①

[Ⅸ.101] 另一个奇怪的偶合，是这两次战役都发生在埃琉西斯·德墨特尔的圣域附近。如前所述，在普拉提亚，战斗就是在紧挨着德墨特尔神庙的地方展开的；如今在米卡列的战斗，情况也是如此。结果正如传闻所说，波桑尼阿斯所统率的希腊人获得了胜利；原来普拉提亚战役是在那一天的较早的时候进行的，而米卡列战役却发生在将近傍晚的时候。② 战后不久希腊人就此所作的调查证明，这两次战役确实是在同月同日里发生的。而在米卡列的希腊人得知这一传闻之前，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这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他们的希腊同胞、为希腊的领土担心，他们唯恐希腊人在与玛尔多纽斯的交战中遭到失败。但是，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中的恐惧顿时消失，他们便发动了更勇猛、更迅速的攻势。于是希腊人和异族人都渴望着进行一场厮杀，因为他们看到，一旦获胜，就可以得到赫勒斯滂和诸岛屿。

[Ⅸ.102] 大约占全军兵力的一半的雅典人，以及和他们部署在一起的军队，

---

① 希罗多德认定此事是神祇干预人事的有力证据，这当然是他无法作出合理说明之后而提出的一种解释。如果这两次战役真的发生在同一天，信使不可能在当天到达，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位希腊将领面对军中弥漫的低落情绪，捏造假消息借以鼓舞士气呢？——译者注

② 哥译本："米卡列战役是在下午进行的。"——译者注

他们沿着海岸向前推进，那一带地势低洼而平坦；而拉栖代梦人以及和他们部署在一起的军队的行进路线，则要穿越山丘，跨过溪谷。于是，就在拉栖代梦人迂回前进的时候，另一翼的雅典人已经与敌人短兵相接了。只要波斯人的盾墙还挺立在那里，他们就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在战斗中不是表现得最差的；但是，当雅典人以及和他们一起的同盟军大声呼叫，相互激励，全力冲杀的时候，当雅典人希望以其本部兵力战胜敌人，而不必和拉栖代梦人共同分享胜利成果的时候，战场上的局面终于发生了改变。希腊人冲垮了盾墙防线，全军继续向前冲杀，向波斯人猛攻；波斯人虽然顽强抵抗，坚守阵地，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波斯人还是逃到他们的要塞里面去了。在这里，雅典人自己以及和他们一起的科林斯人、西基昂人、特洛伊曾人，他们紧紧地咬住逃窜的敌人，并且和他们同时冲进了要塞。现在，当要塞被攻克的时候，异族人当中除了波斯人以外，所有其他各族的人们都停止了抵抗，仓皇逃窜；而波斯人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希腊人，他们分散开来，几个人一伙，继续抵抗。在这里，波斯人的将领当中有两位逃跑了，有两位阵亡了；逃跑的两位将领是舰队的指挥官阿塔因特斯和伊塔米特列斯，阵亡的两位将领是陆军的指挥官玛尔顿特斯和提格兰涅斯。

[Ⅸ.103] 在波斯人还没有放弃抵抗的时候，拉栖代梦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军队赶到了，共同结束了最后的战斗。在希腊人方面，这次战役的损失也不小，特别是西基昂人死伤甚多，他们的将领培利劳斯也阵亡了。

而那些在波斯军中效力的萨摩斯人，他们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还在波斯的军营里面。战斗一开始，胜负难料；那时他们便竭尽全力帮助希腊人，同样，其他的伊奥尼亚人也效仿萨摩斯人，他们纷纷倒戈，向波斯人发起进攻。

[Ⅸ.104] 至于那些米利都人，他们曾奉波斯人之命，为了波斯人的安全而去把守山间通道。波斯人当时是考虑到万一发生目前这样的情况时，这些米利都人还可以给他们带路，前往米卡列山地去。同时，这样也把米利都人移走，以免得他们在波斯军营里发动哗变。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执行波斯人的命令，其所作所为恰恰与给他们所接受的命令相反。因为他们把逃跑到这里的波斯人引向错误路线，那里都有敌人在等候着他们；最后他们自己也亲手杀死波斯人，变成了波斯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样，在这一天当中，伊奥尼亚就第二次背叛了波斯人。

[Ⅸ.105] 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作战最英勇的是一位潘克拉提昂[①]的名将，攸泰努斯的儿子赫尔摩利库斯。这位赫尔摩利库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利斯图人交战中被杀。他阵亡的地方在卡利斯图境内的库尔努斯，然后掩埋在邻近的格莱斯图。[②] 除了雅典人之外，希腊人方面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科林斯人、特洛伊曾人和西基昂人。

---

① 潘克拉提昂是一种的拳击与摔跤的混编在一起的比赛项目。

② 优波亚岛南端一城镇。——译者注

[Ⅸ.106] 希腊人在把与他们交战的以及四散奔逃的那些异族人当中的大多数都予以屠杀之后，纵火焚烧了异族人的舰船以及他们修筑起来的那道防护墙，随后，他们就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搬运到海滩上。除了其他战利品，他们发现还有很多装满钱币的箱子。希腊人在把异族人的舰船和防护墙都烧掉之后，便乘船离开，前往萨摩斯。在萨摩斯，他们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伊奥尼亚人的问题，想把伊奥尼亚人从亚细亚迁移出去。他们准备放弃伊奥尼亚，把这个地方留给异族人来处置；至于把这些移民安置到希腊的什么地方去，他们依然有些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要使伊奥尼亚世世代代得到他们的关照和保护而不受敌人的侵犯，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指望伊奥尼亚人会逃脱波斯人对他们的报复。关于这一点，伯罗奔尼撒的那些首脑们主张，把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的那些海港城市的希腊人移走，让伊奥尼亚人到这些地方来居住。另一方面，雅典人很不赞成把伊奥尼亚人全部移走的计划，他们也反对伯罗奔尼撒人召集会议来讨论雅典殖民者的事务。既然雅典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作出了让步。于是，萨摩斯人、开俄斯人、列斯堡人和所有其他出兵援助希腊人的岛上居民，都被接纳而成为同盟的成员国；[①] 他们还发誓信守诺言，永远忠于他们共同的事业，决不叛离。之后，希腊人起航前往赫勒斯滂海峡，想去摧毁那里的桥，因为他们以为那时桥还横架在海峡上。

[Ⅸ.107] 此次战役中那些得以逃生的少数异族人，他们逃到了米卡列山地，又从那里逃到了萨尔狄斯。在逃亡途中，亲历这场惨败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斯特，对于海军将领阿塔因特斯破口大骂，恶言相加。除此以外，他还指称阿塔因特斯的指挥作战的方式比一个妇人还要糟糕，而且由于他给王室所造成的重大损害，那真是罪该万死。原来对于波斯人而言，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把一个男人辱骂成不如一个妇人了。阿塔因特斯开始还忍耐着，最后他忍无可忍，勃然大怒，他拔出弯刀向玛西斯特冲来，想一刀劈了他。但这时哈利卡纳苏斯人普拉克西劳斯的儿子克森那哥拉斯正站在阿塔因特斯的身后，眼看着阿塔因特斯向玛西斯特冲过来，他飞快地将他拦腰抱住，把他猛摔到地上；这样就为玛西斯特那些持枪的卫兵们赶来保护他赢得了时间。克森那哥拉斯的这个举动，不仅得到了玛西斯特本人，也得到了国王薛西斯的赞赏，因为他救了国王的兄弟的命；国王为了奖

---

① 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同盟”（直译为“同盟者的同盟”，the league of the allies），因为此同盟涉及雅典同盟（the Athenian Alliance）的内部结构及其之后的演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个同盟就是此前的伊奥尼亚诸邦的反波斯同盟，即近代学者所谓“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的前身。此后雅典同盟成立之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XⅢ.5）提到，阿里斯提德斯主持伊奥尼亚人宣誓，要忠于这个同盟，也是“同盟者的同盟”。雅典同盟以雅典人为一方，以同盟者为另一方。这个同盟者，就是“同盟者的同盟”。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译者注

赏他的这一行为，把整个基里基亚的土地都赐给了他，任命他为当地的总督。[①] 此外在路上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他们全都安抵萨尔狄斯。在萨尔狄斯，他们发现国王当时也在那里，自从（萨拉米斯）海战失败后，他从雅典逃回亚细亚，便一直住在萨尔狄斯。

[Ⅸ.108] 薛西斯在萨尔狄斯逗留期间，他爱上了同在萨尔狄斯的玛西斯特的妻子。因此，他不断向她示爱，却未能征得她的同意；薛西斯顾及自己的兄弟玛西斯特，而没敢以暴力手段迫使她就范。而这位女子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因而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于是，薛西斯眼看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提出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位女子和玛西斯特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他以为通过这桩婚事，他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了。这样，她的女儿就被许配给了大流士，在举行了例行的仪式之后，他们就离开这里前往苏撒。他们一行到达苏撒，并把他的儿媳妇、大流士的新婚妻子接进王宫之后，薛西斯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他把对玛西斯特的妻子的爱慕之情忘得干干净净，开始向自己的儿媳妇、玛西斯特的女儿求爱。阿塔因塔——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很快就答应了他。

[Ⅸ.109] 没过多久，事情的真相被揭开了。我现在来说说真相被发现的经过。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亲手织了一件色彩斑斓而精美的长袍，她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薛西斯非常喜欢这件长袍，马上穿在身上去看阿塔因塔，碰巧这一天阿塔因塔使薛西斯格外开心。于是，他对阿塔因塔说，只要她愿意，可以向他要任何东西，并且保证，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肯定会答应她的。于是，由于阿塔因塔和她的全家注定要遭遇惨祸，她就对薛西斯说："我想要的任何东西你真的会给我吗？"国王满口答应，并且为此发了誓，他以为她是决不会要他的长袍的。阿塔因塔听到薛西斯刚刚发过誓，她就大胆地提出要他的长袍。于是，薛西斯想尽一切办法来回避她的这个要求；这倒不是因为他舍不得给她，而是因为他害怕阿美斯特莉丝，因为她本已在怀疑薛西斯了，现在他害怕她掌握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主动提出，如果她不要这件长袍，他可以给她城池，可以给她大量的黄金，也可以给她一支军队（只听命于她一个人）。这最后一样东西是最道地的波斯式的礼物了。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她动心，最后薛西斯只好把长袍给了她。她得到长袍之后大喜过望，常常穿上它到处向人炫耀。于是，阿美斯特莉丝对于阿塔因塔得到长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②]

[Ⅸ.110] 现在，当阿美斯特莉丝得知事情全部真相以后，她并没有怪罪阿塔因塔；但是她认为所有这些事情的根源是她的母亲，即玛西斯特的妻子，因此她打定主意，要弄死玛西斯特的妻子。因此，她等待着机会，直等到薛西斯设大

---

① 果真如此，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在大流士的省区名单中，基里基亚是第 4 省区（Ⅲ.90），但是至少在公元前 400 年以前，这里依然由土著王公来治理的（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Ⅶ.4. 2）。参阅：豪和威尔斯，第 2 卷，第 333 页。——译者注

② 哥译本这句话在Ⅸ.110。——译者注

型御宴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御宴是在国王诞辰的那一天举行的，在波斯语当中，这种御宴被称为“泰克塔”（tykta），如果用希腊语来说，意思就是“完美的回报”。在全年之中只有在那一天，国王在头上涂膏，给波斯群臣赠赐礼物。[①] 于是，阿美斯特莉丝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薛西斯提出要求，她喜欢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作为礼物送给她。薛西斯拒绝了。在他看来，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交到另一个女人的控制之下，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也是残暴的事情。因为不仅由于她是自己兄弟的妻子，而且她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毫不相干的——更主要的是由于薛西斯非常清楚阿美斯特莉丝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所在。

[Ⅸ.111] 然而，阿美斯特莉丝非要这样做不可，而且按照御宴的惯例他又必须同意她的请求，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请求的。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答应，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交给阿美斯特莉丝，由她全权处置。这之后，他告诉阿美斯特莉丝，她可以听凭她的处置，同时国王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来，对他说：“玛西斯特啊，你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父亲大流士的儿子；而且你还是一个好人。我请求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一起生活了，我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你就和她一起生活吧。但是，你首先得休掉你现在的妻子——我不希望你继续和她在一起了。”

玛西斯特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他回答说：“主公，你的这番话好生奇怪啊！你命令我离弃我的妻子，她已经为我生下了三个好儿子，还给我生了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已经许配给了你的亲生儿子——你却命令我离弃我现在的妻子（尽管我和她在一起是很开心的），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国王啊，说实话，你觉得我配得上娶你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不愿做。我恳求你，不要用强力来迫使恳求你的人屈从于你的命令；你的女儿肯定可以找到一位丝毫不次于我的如意郎君。请容许我继续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吧。”

玛西斯特是这样回答的。薛西斯听了之后却勃然大怒，他说：“玛西斯特，我告诉你，你这样说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我既不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继续一起过日子了。这样，时候一到，我给你的东西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玛西斯特听了这话，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离开了。他说：“主公，你还没有取我的性命呢。”

[Ⅸ.112] 在薛西斯和他的兄弟玛西斯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阿美斯特莉丝派人把王室卫兵中的枪兵召来，对玛西斯特的妻子进行摧残，令人毛骨悚然。玛西斯特的妻子的乳房、鼻子、耳朵和嘴唇都被割下来，扔给一群狗吃了；她舌头也被连根割掉了。这个被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妇女就这样被送回了家里。

[Ⅸ.113] 玛西斯特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还茫然不知，但是他害怕什么惨祸会落到自己身上，就匆匆赶回自己的家里。玛西斯特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残害的惨

---

① 希罗多德在Ⅰ.133指出：“在一年当中，波斯人最看重的是庆祝每个人的生日。”——译者注

状，马上就和他的儿子们商量，准备和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出发前往巴克特里亚，打算在巴克特里亚省煽起叛变，从而使国王受到重大的损害。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抵达巴克特里亚人和萨凯人那里的话，他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颇受这两个民族的爱戴，况且他又是巴克特里亚省的总督。[①] 然而，薛西斯已经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派出了一支军队跟踪追击，在路途中把他本人、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亲兵悉数杀死。以上是关于薛西斯的爱情事件以及他的兄弟玛西斯特的死亡的故事。

[Ⅸ.114] 与此同时，希腊人离开了米卡列，乘船前往赫勒斯滂，由于逆风行驶，迫使他们在列克顿[②]附近抛锚，后来他们又从那里驶抵阿卑多斯。到了那里，他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是依然架设在海峡上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来到赫勒斯滂主要是冲着这座大桥来的。既然桥已被毁，列奥提齐德斯麾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很想乘船返回希腊；但是克桑西普斯统率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继续留下来，向科尔松尼斯发起进攻。这样，在伯罗奔尼撒人乘船返航的时候，雅典人却从阿卑多斯渡过海峡，来到科尔松尼斯，在那里围攻塞斯托斯。

[Ⅸ.115] 当时的塞斯托斯是整个那一地区城防最强固的要塞，当波斯人风闻希腊人已抵达赫勒斯滂地区的时候，他们就从临近的各个城镇出发，都集中到塞斯托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来自卡尔狄亚城的、名叫奥约巴佐斯的人，他携带着架桥用的索具。塞斯托斯城由当地的埃奥利斯人守卫，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波斯人，还有他们的其他同盟者的大批人马。

[Ⅸ.116] 整个这一地区处于阿泰克特斯统治之下，他是薛西斯任命的总督之一。他是波斯人，是一个道德败坏而残忍的家伙。在国王薛西斯向雅典进军途中，他巧施诡计，把位于科尔松尼斯的爱拉尤斯地方的、属于伊菲克鲁斯的儿子普洛特西劳斯[③]的财宝据为己有。具体经过如下：在这个地方有普洛特西劳斯的坟墓，坟墓为圣域所包围着；那里存有大量财宝，诸如金银器皿、青铜制品、衣服以及其他奉献品等等。阿泰克特斯征得了国王的同意，劫取了这里所有的财宝。他是这样骗取了薛西斯的特许的，他说："主公，在这个地方有一所希腊人的住宅，这个希腊人曾经进犯你的领土，结果罪有应得，而一命归西了。[④] 我恳请主公把此人的住宅赐给我，这样，今后人们就有所畏惧，再也不敢带兵进犯你的国土了。"

阿泰克特斯的这番话，竟然轻而易举地说服了薛西斯，从而把这个人的房宅

---

① 关于巴克特里亚省，参阅：Ⅲ.92；Ⅵ.9。——译者注

② 列克顿海角，在阿德拉米提昂（Adramyttium）海湾西头，位于特洛亚斯境内。——译者注

③ 他是在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阅：荷马：《伊利亚特》，Ⅱ.701。——哥译本注

④ 波斯帝国的建立以及对该地区统治的结果，使波斯人认为亚细亚的所有领土，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领土。特洛伊战争就是希腊人对波斯领土的侵略。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译者注

赐给了他；因为国王丝毫没有怀疑他另有图谋。他之所以说普洛特西劳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是因为波斯人认为整个亚细亚都是属于他们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国王。于是，当薛西斯批准了他的请求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财宝都从爱拉尤斯带到了塞斯托斯，而把那片圣域变成了粮田和牧场；不仅如此，他每次造访爱拉尤斯时候，总是玷污神殿，因为他在那里面和女人性交。就是这位阿泰克特斯，现在遭到雅典人的围攻——他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因为希腊人的进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根本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这里。

[Ⅸ.117] 现在已是深秋时节，围攻行动依然在持续，雅典人[①]由于长期的背井离乡而颇有微词，而且，他们看到无法攻取塞斯托斯，于是就请求他们的将领率他们重返故土。但是，将领们拒绝撤兵，要求他们一直坚持下去，或者攻下这座城市，或者受雅典人民之命返乡。于是，士兵们就只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忍耐了。

[Ⅸ.118] 同时，城内的人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甚至床上的皮带都被他们煮着吃了。最后，他们连这些东西也吃光了，于是阿泰克特斯和奥约巴佐斯以及那里的波斯人，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城堡后面，也就是从围攻者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围逃走了。天亮的时候，科尔松尼斯的人们就从城墙的塔楼上发出信号，让雅典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们把城门都打开了。这样，希腊人当中的一些人开进了城市，而大多数人去追击逃跑的敌人了。

[Ⅸ.119] 奥约巴佐斯逃到了色雷斯。但是，他却落入阿普新泰伊的色雷斯人[②]手中。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把他作为牺牲奉献给了当地诸神之一普雷斯托鲁斯。而奥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也都被他们杀死了，只是用的另一种方法。阿泰克特斯和手下的士兵，他们是最晚逃离塞斯托斯的，希腊人在埃哥斯波达米[③]附近追上了他们，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遭生擒。希腊人把这些俘虏缚以枷锁，送回塞斯托斯。阿泰克特斯和他的儿子也在其中。

[Ⅸ.120] 据科尔松尼斯人说，在看守俘虏的那些希腊人当中，有一个人遇到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在用火烤咸鱼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鱼在火上却开始跳跃并且抽动着，就像是刚捕捉到的鲜鱼一样。于是，其余的卫兵也都围拢来，眼前的现象让他们瞠目结舌。然而，阿泰克特斯看到这种怪事，就对那个烤鱼的人说："雅典的外乡人啊，不要因为这个奇迹而惴惴不安了。这个奇迹不是显示给你的，而是显示给我的。爱拉尤斯的普洛特西劳斯以此来告诉我，说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并且就像腌制过的咸鱼一样，但是诸神仍然赋予他力量来严惩那

---

① 王译本（下册，第676页）为"希腊人"。——译者注

② 阿普新泰伊人（Apsinthians，源自 Apsinthii）是色雷斯人的一支。——译者注

③ 即"羊河"（the Goat's Rivers）入海口。羊河大概有两条溪流，都从那里入海（在兰普萨库斯的对面）。公元前405年，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将结束之时，雅典海军在此遭到惨败。——译者注

些伤害过他的人。因此，现在我想向他作出赔偿。由于我曾从他的神庙里劫取了财富，我愿意为了我和我儿子献给这位神 100 塔连特——而如果你们饶了我和我儿子的性命，我愿意再向雅典人献上 200 塔连特。”

这是阿泰克特斯的许诺；但是克桑西普斯并没有为其所动。因为爱拉尤斯人请求把阿泰克特斯处死，以为普洛特西劳斯报；而这与克桑西普斯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们就把阿泰克特斯带到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海峡架桥的岬角上——还有人说，他们把他带到玛狄图斯城上方的一座山丘上；他们在那里把他钉在木板上，然后把高高地吊起来。至于阿泰克特斯的儿子，他们当着他的面将他乱石击死。

[Ⅸ.121] 这之后，他们带上财宝，还带上薛西斯准备架桥的索具，准备乘船返航希腊；他们打算把那些东西献给他们的神庙。以上就是那一年里所发生的事情。

[Ⅸ.122] 这位阿泰克特斯的祖父名叫阿腾巴列斯[①]；这位阿腾巴列斯曾向波斯人献计，波斯人采纳了，于是以此来力劝居鲁士，他们说：“既然宙斯已经推翻了阿斯泰亚基斯的统治，而把统治权赋予了波斯人，主要是赋予你，居鲁士；那就让我们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既狭小，又不平坦的土地——迁移出来，去另选一块更好的领土。在我们周围，无论是近些还是远些的地方，这样的土地是很多的。只要我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比现在更令人惊叹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拥有了我们这样的势力，都不会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目前我们统治着这么多的民族，统治着整个亚细亚，我们现在不行动，还要等到何时呢?”居鲁士听了这话，对这个计划并不是很赞赏；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警告他们说，一旦这样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继续担当统治者，而要准备成为受别人统治的臣民——适中的土地养育出宽厚的人民——但没有哪一块极其丰产的土地上，同时也会养育出勇武的战士。于是，波斯人承认居鲁士的智慧高于他们，他们改变了初衷而告辞了；他们宁肯居住在崎岖的山地上担任统治者，也不愿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当别人的奴隶。

---

① 希罗多德在Ⅰ.114 也提到一位阿腾巴列斯，但那个人是一位米底人，因而不大可能和这里指的是同一个人。——哥译本注

希腊及近东历史综合年表[①]

（迄至公元前 399 年）

公元前	
约 3000 年	米诺斯文化开始出现于克里特
约 2200～1450 年	中期米诺斯宫殿文化（克里特）；与埃及和叙利亚有贸易往来
约 1600～1200 年	迈锡尼宫殿文化（希腊）
约 1460～1200 年	赫梯帝国（安那托里亚中部）
约 1400～1200 年	迈锡尼文明的全盛时期；与埃及、东地中海以及赫梯的贸易往来；迈锡尼人向罗德斯、科斯等地移民
约 1287 年	埃及和赫梯发生卡叠什之战
约 1240 年	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联军攻陷特洛伊
约 1200～1125 年	迈锡尼文明中心被毁灭
约 1200 年	迈锡尼文明中心被毁灭；赫梯帝国崩溃
约 1050～950 年	伊奥尼亚移民；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殖民地
约 1050 年	希腊铁器时代开始
约 1050～900 年	希腊原始几何陶时代
约 875～750 年	几何陶时代
约 800～700 年	希腊各地贵族政治普遍兴起
776 年	相传希腊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希腊有可

① 本年表主要参考了 J. B. 布瑞、R. 梅格斯：《希腊史》（J. B. Bury,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with revis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O. 穆瑞：《早期希腊》（O. Murray, *Early Greece*, Second Edition, Fontana Press, 1993）；J. 鲍德曼、N. G. L. 哈蒙德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 4 卷（J.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M. Lew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Ⅳ,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D. M. 刘易斯、J. 鲍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 5 卷（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M. 狄隆、L. 加兰：《古代希腊》（Mat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96）等著作书末年表编译而成。实际上正如 O. 穆瑞所指出的，希腊历史上公元前 500 年以前的年代，基本上都不是很确切的。——译者注

	靠纪年的开始
约 750～700 年	希腊字母文字创建和传播
约 750～725 年	皮特寇塞[①]的建立
744～612 年	亚述帝国
约 740～720 年	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所谓“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
735 年	希腊人在西西里的第一个殖民地那克索斯建立
734 年	科基拉和叙拉古建立
约 700 年以后	金麦里亚人侵入小亚细亚；米底王国建立
约 687 年	居基斯（约 687～652 年在位）建立吕底亚王国
683/682 年	雅典开始有执政官名表传世
约 669/668 年	阿尔哥斯人在海希埃（Hysiae）之战中击败斯巴达人
664 年	科林斯与科基拉发生海战
664～610 年	埃及法老普桑门尼图斯一世在位；那乌克拉提斯建立
约 658～约 585 年	库普塞卢斯家族在科林斯的僭主政治
656/655？～556/555 年？	奥萨哥拉斯家族（Orthagolid）在西库昂的僭主政治
约 650 年	米底在弗劳尔特斯的领导下崛起（650～625 年）
约 650 年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约 640 年	塞阿根尼斯（Theagenes）成为麦加拉的僭主
约 632 年	库隆企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
631/630 年	库列涅的建立
625 年	那波波拉沙尔建立新巴比伦王国
621/620 年	雅典德拉古立法
约 620～570 年	米提列涅的僭主政治
607/606 年	雅典人与米提列涅人争夺西格昂
612 年	尼尼微失陷。新巴比伦人和米底人征服并且肢解亚述帝国
605/604—562 年	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
600 年	雅典从麦加拉手中夺取了萨拉米斯；克里斯提尼成为西库昂的僭主；佛凯亚人建立马赛利亚

① Pithekoussai（Pithecusae），希腊人在西方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位于意大利西海岸附近的伊斯齐亚（Ischia）岛上，由优波亚岛的卡尔基斯和爱利特里亚共同建立（斯特拉波，V.4. 9）。一说约在公元前 760 年建立。——译者注

595 年	埃吉那出现希腊最早的铸币
595～586 年	第一次神圣战争（争夺德尔斐的控制权）
594/593 年	梭伦担任雅典执政官，梭伦立法，颁布“解负令”(Seisachtheia)
590～580 年	皮塔库斯在米提列涅统治
585 年 5 月 28 日	米利都的泰勒斯所预言的日食发生
582 年	第一次皮西亚竞技会
约 575 年	克里斯提尼的女儿与雅典的麦加克利斯成婚
570～526 年	埃及法老阿玛西斯在位
561/560 年?	皮西特拉图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并且被驱逐
560～550 年	斯巴达与泰格亚的战争
560～546 年	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国王在位
559 年	居鲁士成为安鄯（Anshan）王，成为波斯人的统治者
559～556 年	老米太雅德成为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的僭主
556/555 年?	皮西特拉图第二次成为雅典僭主并且被逐
550 年	居鲁士征服米底
548/547 年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被焚毁
547 年?	居鲁士与吕底亚交战，萨尔狄斯被攻陷
546/545 年	皮西特拉图第三次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居鲁士征服吕底推翻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波斯征服亚细亚的希腊人
539/538 年	居鲁士攻陷巴比伦；释放“巴比伦之囚”
约 537 年	阿拉里亚之战
532～522 年	萨摩斯的僭主波里克拉特斯在位
约 531 年	毕达哥拉斯离开萨摩斯前往意大利
530 年	居鲁士死；其子冈比西斯继位
528/527 年	皮西特拉图卒；其子希皮亚斯继任僭主，统治雅典
526 年	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特斯退出与埃及结盟，转而投靠波斯
525 年	波斯出兵埃及
525/524 年	克里斯提尼担任雅典的执政官
522 年	5 月 11 日，巴尔迪亚政变；冈比西斯之死；巴尔迪亚被“七人帮”所杀（9 月 29 日）；大流士（一世）继任波斯国王

522～521 年	大流士镇压了波斯帝国各地的暴动
519 年	普拉提亚成为雅典的同盟者
518～514 年?	大流士征服印度西北部
约 516 年	米太雅德（二世）前往科尔松尼斯
514/513 年	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在雅典行刺希帕库斯
约 513/512 年	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
512～511 年	麦加巴佐斯征服色雷斯
510 年	斯巴达和阿尔克麦昂家族联合驱逐希皮亚斯；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政治被废黜
510～509 年	雅典公民名册重新登记
508/507 年	伊萨哥拉斯在雅典担任执政官；斯巴达人侵入雅典，进占卫城；克里斯提尼改革
506 年	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击败波奥提亚人、卡尔基斯人
约 505 年	革拉开始实行僭主政治
505 年	雅典与埃吉那开始交战
501/500	雅典十将军制度确立
499 年	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波斯袭击那克索斯；阿里斯塔哥拉斯出使斯巴达、雅典
498 年	伊奥尼亚人及其同盟者火烧萨尔狄斯
497～496 年	大流士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开通
497/496 年	波斯征服塞浦路斯
约 494 年	拉代之战，波斯人击败伊奥尼亚联军；米利都被攻陷并且遭到洗劫
493/492 年	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担任执政官；弗里尼库斯的《米利都的陷落》上演
492 年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米太雅德回到雅典
491～485 年	格隆担任僭主
491/490 年	斯巴达国王克列奥蒙尼卒
490 年	5 月，埃吉那在海战中击败雅典；波斯出征希腊；爱利特里亚被攻陷；9 月，马拉松战役
490～480 年	希罗多德出生
489 年	阿里斯提德斯当选执政官；米太雅德出征帕洛斯未果，遭到弹劾
488 年	格隆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赛车优胜
487 年	雅典第一次实施陶片放逐法

487/486 年	雅典执政官开始实行抽签选举
486 年	雅典麦加克利斯被放逐；埃及人发动反波斯起义；大流士卒，11 月，薛西斯继位
485 年	格隆成为叙拉古的僭主
约 485 年	雅典和埃吉那重启战端
483/482 年	阿里斯提德斯被放逐；雅典在劳里昂发现新矿脉，大力发展海上力量
481 年	9 月，雅典决定全体人民登上舰船；10 月，薛西斯大军抵达萨尔狄斯；10 月，在斯巴达组建希腊同盟；11 月，雅典与埃吉那修好
480 年	春，雅典召回所有被放逐的公民；波斯人侵希腊；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9 月，阿尔特密西昂战役；德摩比利战役；9 月底，萨拉米斯战役；10 月 2 日，日食
479 年	春，波斯军进驻阿提卡
479 年	8 月，普拉提亚战役；米卡列战役
479/478 年	冬，雅典军攻陷塞斯托斯
478/477 年	反波斯的雅典同盟的建立
476/475 年	客蒙攻下爱昂
约 469～466 年	客蒙（米太雅德之子）率雅典同盟舰队在攸利梅敦河之役大败波斯人
465 年	8 月，薛西斯遭到谋杀，阿塔薛西斯继位
465/464 年？	塔索斯人起义；美塞尼亚的希洛特起义，所谓“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
462/461 年	雅典的爱菲阿尔特改革
461 年	客蒙被放逐
461～446 年	雅典和斯巴达交战（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①）
约 461 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
460/459 年	雅典军队远征塞浦路斯和埃及
458/457 年	斯巴达出兵佛基斯和波奥提亚；塔那格拉战役；奥诺斐塔战役；埃吉那向雅典投降
456 年	麦加巴佐斯率领波斯军队抵达埃及

① 某些研究者把公元前 461～前 446 年间以雅典人为首的和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称公元前 431～前 404 年二者之间的战争为“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典学论著中，如果不特别注明是哪一次，通常皆指后者。——译者注

454 年	雅典在埃及的远征军全军覆灭
454/453 年	提洛同盟金库被移至雅典
451 年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订立《五年和约》；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订立《三十年和约》
449 年?	卡里阿斯和约
448 年	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
447 年	包括帕特侬神庙在内的一系列雅典城市建筑工程开始兴建
446 年	雅典败于科罗尼亚（Coronea），丧失波奥提亚；优波亚和麦加拉暴动；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
446/445 年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签订“三十年和约”，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444/443 年	雅典在图里伊建立殖民地，希罗多德随移民团前往
443～429 年	伯里克利连续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雅典国势鼎盛时期
440～339 年	萨摩斯暴动并且遭到镇压
约 437 年	伯里克利率舰队出征黑海地区
437/436 年	哈格浓在安菲波里斯建立殖民地
435～433 年	科林斯与科基拉之间的战争
431 年	3 月，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5 月底，斯巴达出兵阿提卡，“阿奇达姆斯战争”开始
430 年	雅典爆发瘟疫
429 年	伯里克利罹疫身亡
428～427 年	列斯堡暴动；雅典开始征收财产税（eisphora）
426 年	斯巴达在特拉齐斯建立赫拉特利亚
425 年	雅典在派罗斯获胜；阿里斯托芬喜剧《阿卡奈人》上演
424/423 年	冬，阿塔薛西斯卒
422 年	雅典的克里昂和斯巴达的布拉西达在安菲波里斯双双阵亡
421 年	雅典和斯巴达签署《尼基阿斯和约》
415～413 年	西西里远征
413 年	斯巴达在阿提卡的狄凯里亚设防
411 年	“四百人”在雅典当政；塞拉麦涅斯短暂执政

410 年	库济库斯之战；雅典恢复民主制
408 年	雅典收复卡尔开顿和拜占庭
407 年	雅典收复塔索斯；小居鲁士回到小亚细亚沿海地带
406 年	诺提昂之战；阿尔吉努塞（Arginusae）之战；雅典诸将军遭到审判
405 年	夏末，雅典舰队在羊河之战中惨败；雅典开始遭到围攻
404 年	4 月，雅典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斯巴达在全希腊的霸权地位确立；“三十人”在雅典当政
404/403 年	“三十人”首次与塞拉叙布鲁斯交锋；塞拉麦涅斯被处死
403 年	拉栖代梦人在雅典驻军；“三十人”第 2 次与塞拉叙布鲁斯交锋（5 月）；“三十人”统治的倾覆（9 月）；民主制在雅典重建
401 年	小居鲁士远征巴比伦，与其兄争夺王位；夏，库纳克萨之战
399 年	苏格拉底之死

要目索引

（罗马数字表示卷次，阿拉伯数字表示
古希腊原文及英译文章次）

A

阿拜（Abae） 城镇，在佛基斯，Ⅰ.46；Ⅷ.27，33，134。

阿班特斯人（Abantians of Euboea） 优波亚的阿班特斯人，Ⅰ.146。

阿巴里斯（Abaris） 传说中的海珀伯利亚人，Ⅳ.36。

阿布德拉（Abdera） 城市，在色雷斯，Ⅰ.168；Ⅵ.46，47；Ⅶ.109，126；Ⅷ.120；阿布德拉人，Ⅶ.120；Ⅷ.120；麦加克列昂（Magacreon），Ⅶ.120；皮提斯（Pythes），尼姆佛多鲁斯（Nymphodorus），Ⅶ.137。

阿布罗科米斯（Abrocomes） 大流士之子，在德摩比利阵亡，Ⅶ.224。

阿布罗尼科斯（Abronichus） 在温泉关（德摩比利），雅典的哨兵，Ⅷ.21。

阿卑多斯（Abydos，Abydus） 城市，在赫勒斯滂，Ⅴ.117；Ⅶ.33，34，37，43，44，147，174；Ⅷ.117，130；Ⅸ.114；阿卑多斯的男人，Ⅶ.44，95；达福尼斯（Daphnis），Ⅳ.138；阿波罗芬尼斯（Apollophanes），比萨尔特斯（Bisaltes），Ⅵ.26；阿卑多斯平原，Ⅶ.45。

阿堪苏斯（Acanthus） 城市，在卡尔基狄克，Ⅵ.44；Ⅶ.115～117，121，124；阿堪苏斯人的海，Ⅶ.22。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 城市，在西北希腊，Ⅱ.10；Ⅶ.126；阿卡纳尼亚人，安菲里图斯（Amphilytus），Ⅰ.62；麦吉斯提亚斯（Megistias），Ⅶ.221。

阿凯拉图斯（Aceratus） 德尔斐的预言家，Ⅷ.37。

阿凯斯（Aces） 河流，Ⅲ.117。

阿凯亚（Achaea） （1）伯罗奔尼撒的阿凯亚，Ⅶ.94；Ⅷ.36；阿凯亚人，Ⅰ. 145；Ⅷ.47；Ⅸ.26；克列奥蒙尼，Ⅴ.72；阿凯亚族，Ⅷ.73；阿凯亚人的12个城市，Ⅰ.145。

阿凯亚（Achaea） （2）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Ⅶ.173，196～198；阿凯亚人，Ⅶ.132，185，197。

阿凯亚（Achaea） （3）德墨特尔神殿，在雅典，Ⅴ.61。

阿赫明尼斯（Achaemenes） （1）泰斯皮斯（Teispes）之父，居鲁士的远祖，Ⅲ.75；Ⅶ.11。

阿赫明尼斯（Achaemenes） （2）大流士之子，Ⅲ.12；Ⅶ.7，97，236，237。

阿赫明尼斯族（Achaemenidae） Ⅰ.125；Ⅲ.65；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Ⅰ.209；法那斯皮斯（Pharnaspes），Ⅲ.2；萨塔斯皮斯（Sataspes），Ⅳ.43；麦加巴特斯（Megabates），Ⅴ.32；提格兰涅斯（Tiglanes），Ⅶ.62；阿塔凯耶斯（Artachaees），Ⅶ.117。

阿凯乌斯（Achaeus）　弗提乌斯（Phthius）之父，传说中的英雄，Ⅱ.98。

阿奇劳斯（Achelous）　河流，在西北希腊，Ⅱ.10；Ⅶ.126。

阿奇龙（Acheron）　河流，在西北希腊，Ⅴ.92；Ⅷ.47。

阿喀琉斯（Achilles）　阿喀琉斯的赛跑场，Ⅳ.55，76。

阿奇列昂（Achilleum）　城市，在小亚细亚，Ⅴ.94。

阿克莱菲亚（Acraephia）　城镇，在波奥提亚，Ⅷ.47，135。

阿克拉加斯（Acragas）　即阿格里真坦（Agerigentum），Ⅶ.170；塞罗（Thero），阿克拉加斯之王，Ⅶ.163。

阿克里修斯（Acrisius）　达奈（Danae）之父，Ⅵ.53，54。

阿克罗波里斯（Acropolis）　雅典卫城，Ⅴ.71，72，74，77，90；Ⅵ.105，137；Ⅶ.142；Ⅷ.41，51～56。

阿克罗索昂（Acrothoum）　城镇，在阿索斯，Ⅶ.22。

阿戴曼图斯（Adeimantus）　萨拉米斯海战中科林斯的海军指挥官，Ⅷ.5，59，61，94。

阿狄克兰（Adicran）　利比亚之王，Ⅳ.159。

阿德拉米提昂（Adramyttium）　城市，Ⅶ.42。

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　（1）弗里基亚人，戈尔迪亚斯之子，逃亡到克洛伊索斯宫廷，Ⅰ.35，41～43，45。

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　（2）阿尔哥斯人，塔拉乌斯之子，Ⅴ.67，68。

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　Ⅰ.163；Ⅳ.33；Ⅴ.9。

阿迪尔玛基德人（Adyrmachidae）　利比亚一部落，Ⅳ.168。

埃亚（Aea）　在科尔基斯，Ⅰ.2；Ⅶ.193，197。

埃亚凯斯（Aeaces）　（1）萨摩斯人，波里克拉特斯之父，Ⅱ.182；Ⅲ.39，139；Ⅵ.13。

埃亚凯斯（Aeaces）　（2）萨摩斯人，叙洛松之子，Ⅳ.138；Ⅵ.13，14，22，25。

埃亚库斯（Aeacus）　在埃吉那受到崇拜的英雄，Ⅴ.89；Ⅵ.35；Ⅷ.64；埃亚库斯族人（Aeacidae，埃亚基代），Ⅴ.80，81；Ⅷ.64，83，84。

埃伽（Aega，Aege）　城镇，在帕列涅，Ⅶ.123。

埃盖（Aegae）　城镇，在阿哥里斯，Ⅰ.145。

埃盖亚（Aegaeae）　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在阿凯亚，Ⅰ.149。

埃加列奥斯（Aegaleos，Aegaleus）　山，在阿提卡，Ⅷ.90。

爱琴海（Aegean Sea）　Ⅱ.97，113；Ⅳ.85；Ⅶ.36，55。

埃杰拉（Aegeira）　Ⅰ.145。

埃吉斯塔（Aegesta）　见埃吉斯塔（Egesta）。

埃勾斯（Aegeus）　（1）雅典王，潘狄昂之子，提秀斯之父，Ⅰ.173。

埃勾斯（Aegeus）　（2）一位斯巴达人，奥耶奥利库斯之子，Ⅳ.149。

埃吉亚林（Aegialean）　（1）西基昂的一个部落，Ⅴ.68。

埃吉亚林（Aegialean）　（2）皮拉斯基人的海岸，Ⅶ.94。

埃吉亚琉斯（Aegialeus）　斯基昂的阿德拉斯图斯之子，Ⅴ.68。

埃吉科列斯（Aegicores）　伊翁之子，雅典人四部落之一的名祖，Ⅴ.66。

埃吉戴（Aegidae）　斯巴达人一氏族，Ⅳ.149。

埃吉里亚（Aegilia，Aegilea） 城镇，在优波亚岛爱利特里亚附近，Ⅵ.101。

埃吉那（Aegina） (1) 传说为阿索浦斯之女，Ⅴ.80；Ⅵ.35。

埃吉那（Aegina） (2) 岛屿，在萨罗尼湾，Ⅲ.59，131；Ⅴ.84，85，87；Ⅵ.50，61，85，88～90，92；Ⅶ.147；Ⅷ.41，60，64，79，81，83，84，92，131，132；Ⅸ.75，76；埃吉那的领土，Ⅴ.86；埃吉那人（Aeginetans），Ⅱ.178；Ⅲ.59，131；Ⅴ.80～84，86～89；Ⅵ.49,50，61，64，65，73，85，87～94；Ⅶ.144，145，203；Ⅷ.1，46，74，84，86，91～93，122；Ⅸ.28，31，78～80，85；埃吉那的舰船，Ⅵ.92；Ⅶ.90，92；埃吉那人乃是来自爱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Ⅷ.46；早期的历史，Ⅴ.86；与雅典人的不和，Ⅴ.82～89；与萨摩斯人在克里特的战事，Ⅲ.59；协助底比斯人攻击雅典，Ⅴ.80，81，89；把“土和水”献给大流士，Ⅵ.49；克列奥蒙尼在埃吉那，Ⅵ.50，73；埃吉那的人质在雅典，Ⅵ.73，85，86；与雅典重启战事，Ⅵ.87～93；达成和解，Ⅶ.105；在阿尔特密西昂的舰船，Ⅷ.1；埃吉那人在萨拉米斯，Ⅷ.46；在萨拉米斯战役中，Ⅷ.84，86，90～93；到德尔斐作贡献，Ⅷ.122；在普拉提亚的埃吉那的军队，Ⅸ.28，31；财富和商业，Ⅳ.152；Ⅸ.80；在普拉提亚筑垒防御，Ⅸ.85；埃吉那妇女的胸针，Ⅴ.88。

埃吉罗萨（Aegiroessa） 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在小亚细亚，Ⅰ.149。

埃吉昂（Aegium） 城镇，在阿哥里斯，Ⅰ.145。

埃格列亚（Aeglea） 爱琴海一岛屿，Ⅵ.107。

埃格利人（Aegli） 波斯帝国境内一部族，靠近巴克特里亚，Ⅲ.92。

埃哥斯波达米（Aegos-potami） 意译为“羊河”，在色雷斯海岸，邻近赫勒斯滂，Ⅸ.119。

埃吉普图斯（Aegyptus） 达纳乌斯（Danaus）的兄弟，Ⅱ.182。

埃姆涅斯图斯（Aeimnestus） 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Ⅸ.64。

埃涅亚（Aenea） 城镇，在塞尔马湾，Ⅶ.123。

埃涅斯德姆斯（Aenesidemus） 帕泰库斯（Pataicus）之子，Ⅶ.154，165。

埃努斯（Aenus，Aenos） 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在色雷斯，位于赫布鲁斯河口，Ⅳ.90；Ⅶ.58。

埃尼拉（Aenyra） 在塔索斯，Ⅵ.47。

埃奥利亚（Aeolia） Ⅴ.123；埃奥利斯人的土地，后来被称为色萨利，Ⅶ.176；埃奥利斯人诸邦，Ⅰ.6，26，28，141，149～152，157，171；Ⅱ.1，178；Ⅲ.1，90；Ⅳ.80，138；Ⅴ.94，122，123；Ⅵ.8，28，98；Ⅶ.9，95；Ⅸ.115；他们原本是皮拉斯基人，Ⅶ.95；他们的城市，Ⅰ.149～151；失去了斯米尔那（Smyrna），Ⅰ.150；被克洛伊索斯征服，Ⅰ.26；向居鲁士投降，Ⅰ.141；和伊奥尼亚人一起被派往斯巴达，Ⅰ.151，152；在哈尔帕古斯帐下效力，Ⅰ.171；在冈比西斯麾下，Ⅱ.1；Ⅲ.1；隶属于大流士的第一个省区，Ⅲ.90；随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Ⅳ.89；在拉德，Ⅵ.8；随达提斯出征，Ⅵ.98；随薛西斯出征，Ⅶ.95。

埃奥利斯（Aeolis） 在佛基斯，Ⅷ.35。

爱罗普斯（Aeropus） (1) 阿尔哥斯人，泰门努斯的后裔，Ⅷ.137。

爱罗普斯（Aeropus） (2) 腓力之子，马其顿之王，Ⅷ.139。

爱罗普斯（Aeropus） (3) 一位泰格亚人，Ⅸ.26。

埃斯奇涅斯（Aeschines） 爱利特里亚人，诺松之子，Ⅵ.100。

埃斯克里奥尼亚部落（Aeschrionian tribe） 萨摩斯人一部落，居住在奥阿西斯城，

Ⅲ.26。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雅典诗人，Ⅱ.156。

伊索（Aesop） 《伊索寓言》的作者，Ⅱ.134。

埃提昂（Aetion） 科林斯人，爱凯克拉特斯（Echecrates）之子，库普塞卢斯之父，Ⅴ.92。

埃陀利亚（Aetolia） Ⅳ.127；埃陀利亚人（Aetolians），Ⅷ.73；提托姆斯（Titormus），Ⅵ.127。

阿非利加（Africa） 即非洲，Ⅳ.42。参见利比亚。

阿伽门农（Agamemnon） 迈锡尼之王，Ⅶ.159；他的传令官，Ⅶ.134。

阿伽莉斯塔（Agarista） (1) 西基昂人，克里斯提尼之女，Ⅵ.126，130，131。

阿伽莉斯塔（Agarista） (2) 雅典人，希波克拉特斯之女，Ⅵ.131。

阿伽希克利斯（Agasicles） (1) 哈利卡纳苏斯人，Ⅰ.144。

阿伽希克利斯（Agasicles） (2) 斯巴达国王，Ⅰ.65。

阿伽塞尔西人（Agathysi） 斯基泰边境上一部族，Ⅳ.48，100，102，104，125；阿伽塞尔西之王，Ⅳ.78，119。

阿伽塞尔苏斯（Agathyrsus） 赫拉克利斯（Heracles）之子，Ⅳ.10。

阿格巴坦那（Agbatana） (1) 即埃克巴坦那，波斯在米底的首都，Ⅰ.98，110，153；Ⅲ.63，92。

阿格巴坦那（Agbatana） (2) 在叙利亚，冈比西斯死于此，Ⅲ.62，64。

阿根诺尔（Agenor） 卡德摩斯之父，Ⅳ.147；Ⅶ.91。

阿格西劳斯（Agesilaus） 斯巴达之王，Ⅶ.204；Ⅷ.131。

阿格图斯（Agetus） 斯巴达人，阿尔基德斯（Alcides）之子，Ⅵ.61，62。

阿基斯（Agis） 斯巴达之王，Ⅵ.65。

阿格劳露丝（Aglaurus） 凯克罗普斯之女，阿格劳露丝的神殿在雅典，Ⅷ.53。

阿格洛马库斯（Aglomachus） 他在库列涅的塔，Ⅳ.164。

阿哥拉（Agora） 城镇，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Ⅶ.58。

阿哥拉尤斯（Agoraeus） 即宙斯，在塞林努斯，Ⅴ.46。

阿格里安涅斯（Agrianes） (1) 赫布鲁斯河一支流，Ⅳ.90。

阿格里安涅斯（Agrianes） (2) 派奥尼亚人一部落，Ⅴ.16。

农业（agriculture） 在尼罗河三角洲，Ⅱ.14；色雷斯人鄙视农业，Ⅴ.6。

阿格里真坦（Agrigentum） 参见阿克拉加斯（Acragas）。

阿格隆（Agron） 萨尔狄斯之王，Ⅰ.7。

阿吉拉（Agylla） 阿吉拉人，埃特鲁斯堪人一部落，Ⅰ.167。

埃阿斯（Aias，Ajax） 埃亚库斯（Aeacus）之子，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Ⅴ.66；Ⅵ.35；Ⅷ.64，121。

阿贾克斯（Ajax，Aias） 参见埃阿斯。

阿拉班达（Alabanda） (1) 卡里亚的一个城市，Ⅶ.195。

阿拉班达（Alabanda） (2) 城市，在弗里基亚，Ⅷ.136。

阿拉里亚（Alalia） 城市，在科西嘉岛，Ⅰ.165，166。

阿拉罗狄伊人（Alarodians） 源自 Alarodii，波斯帝国境内一部族，居住在亚美尼亚东

部，Ⅲ.94；Ⅶ.79。

阿拉齐尔（Alazir） 巴尔卡（Barca）之王，Ⅳ.164。

阿拉佐涅斯人（Alazonians） 源自 Alazones，斯基泰边境上一部族，Ⅳ.17,52。

阿尔凯乌斯（Alcaeus） (1) 赫拉克利斯之子，Ⅰ.7。

阿尔凯乌斯（Alcaeus） (2) 抒情诗人，Ⅴ.95。

阿尔卡门涅斯（Alcamenes） 斯巴达之王，Ⅶ.204。

阿尔卡诺尔（Alcanor） 阿尔哥斯人，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之间战争的3位幸存者之一，Ⅰ.82。

阿尔克麦昂（Alcmaeon） 雅典人，Ⅰ.59；Ⅵ.125，127，130；阿尔克麦昂家族，Ⅰ.61,64；Ⅴ.62，66，70，71，90；Ⅵ.115，121，123，125，131；早期历史，Ⅵ.125，126，131；遭到诅咒，Ⅴ.70，71；在皮西特拉图家族执政时期被驱逐，Ⅰ.64；Ⅴ.62，63；马拉松战役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Ⅵ.115，121，123，124。

阿尔克门娜（Alcmena） 赫拉克利斯之母，Ⅱ.43，145。

阿尔康（Alcon） 摩洛西亚人，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阿列亚（Alea） 雅典娜神殿，在泰格亚，Ⅰ.66；Ⅸ.70。

阿列亚平原（Alea plain） 在基里基亚，Ⅵ.95。

阿琉阿斯家族（Aleuadae） 源自阿琉阿斯（Aleuas），色萨利人的王族，Ⅶ.6,130,172；Ⅸ.58。

亚历山大（Alexander） (1) 特洛伊之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即帕里斯（Paris），Ⅰ.3；Ⅱ.113～118，120。

亚历山大（Alexander） (2) 马其顿之王，阿明塔斯之子，Ⅴ.17，19～22；Ⅶ.173，175；Ⅷ.34，121，136，137，139～144；Ⅸ.1，4，8，44～46；他们希腊族血统，Ⅴ.22；Ⅷ.137～139；除掉波斯使者，Ⅴ.19～21；作为玛尔多纽斯的特使前往雅典，Ⅷ.136，140～144；在普拉提亚，Ⅸ.44，45。

阿里拉特（Alilat） 阿拉伯人对乌拉尼亚（阿芙洛蒂特）的称呼，Ⅲ.8。

阿丽塔（Alitta） 阿拉伯人对阿芙洛蒂特的称呼，Ⅰ.131。

联盟（alliance） 吕底亚人的结盟仪式，Ⅰ.74；阿拉伯人的结盟仪式，Ⅲ.8；斯基泰人的结盟仪式，Ⅳ.70。

阿洛佩凯（Alopecae） 阿提卡—德莫，Ⅴ.63。

阿尔佩努斯（Alpenus） 村镇，在德摩比利希腊军队身后，Ⅶ.216；又名阿尔佩尼（Alpeni），Ⅶ.176，229。

字母（alphabet） 早期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Ⅴ.58～61。

阿尔弗尤斯（Alpheus） 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勇士，Ⅶ.227。

阿尔卑斯（Alpis） 伊斯特河一支流，Ⅳ.49。

阿隆（Alum） Ⅱ.180。

阿鲁斯（Alus） 在阿凯亚，Ⅶ.173，197。

阿尔亚特斯（Alyattes） 吕底亚之王，克洛伊索斯之父，Ⅰ.6，16，18～22，25，26，73，74，92，93；Ⅲ.48；Ⅷ.35；军乐队，Ⅰ.17；与斯米尔那的战事，Ⅰ.16；与米底国王库亚克萨列斯的战事，Ⅰ.16，73～74；与米利都的战事，Ⅰ.17～22；坟墓，Ⅰ.93。

阿玛西斯（Amasis） (1) 埃及国王，Ⅰ.30，77；Ⅱ.43，134，145，154，162，163，

169，172，174～178，180～182；Ⅲ.1～4，10，14，16，39～41，47，126；起义反对阿普里耶斯，Ⅱ.162，163，169；性格和癖好，Ⅱ.172～174；向神庙奉献，Ⅱ.175，176，182；支持希腊人，Ⅱ.178，180～182；与冈比西斯争执，Ⅲ.1～4；去世，Ⅲ.10；凌辱他的尸体，Ⅲ.16；与波里克拉特斯的友谊，Ⅲ.39～43。

阿玛西斯（Amasis）　(2) 波斯出征巴尔卡的统帅，Ⅳ.167，201，203。

阿玛苏斯（Amathus）　城市，在塞浦路斯，Ⅴ.104，114；阿玛苏斯人（Amathusians），Ⅴ.104，108，114，115。

阿玛宗人（Amazons）　地中海一妇女族，Ⅳ.110，112，114，115，117；Ⅸ.27；与萨乌洛马泰人（Sauromatae）　的交往，Ⅳ.110～117。

琥珀（amber）　Ⅲ.115。

安布拉基亚人（Ambraciots）　居住于希腊西北部，Ⅷ.45，47；Ⅸ.110～117。

阿美尼亚斯（Ameinias）　雅典人，Ⅷ.84，87，93。

阿美诺克利斯（Ameinocles）　一位玛格涅西亚人，Ⅶ.190。

阿美斯特莉丝（Amestris）　薛西斯之妻，Ⅶ.61，114；Ⅸ.109～112。

阿米安图斯（Amiantus）　特拉佩佐斯（Trapezus）的～，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阿蒙（Ammon）　利比亚一神祇，相当于希腊的宙斯，Ⅰ.46；Ⅱ.18，32，55；(Ⅳ.181)。

阿蒙尼亚人（Ammonians）　来自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人建立的殖民地，Ⅱ.32，33，42；Ⅲ.17，25，26；Ⅳ.181，182；埃特阿库斯，Ⅱ.33；冈比西斯对其远征，Ⅲ.26。

阿蒙法列图斯（Amompharetus）　一位斯巴达人，波里亚达斯之子，斯巴达皮塔涅军团的首领，Ⅸ.53～57，71，85。

阿摩吉斯（Amorges）　波斯的一位将领，Ⅴ.121。

安佩（Ampe）　城镇，在波斯湾，位于底格里斯河入海口附近，Ⅵ.20。

安佩鲁斯（Ampelus）　海角，在卡尔基狄克的托伦涅附近，Ⅶ.122，123。

安菲亚劳斯（Amphiaraus）　传说中的希腊英雄，Ⅰ.46，49，52，92；Ⅷ.134。

安菲凯亚（Amphicaea）　佛基斯一城镇，Ⅷ.33。

安菲克拉特斯（Amphicrates）　萨摩斯之王，Ⅲ.59。

安菲克提昂（Amphictyon）　Ⅶ.200。

安菲克提奥涅斯（Amphictyones）　希腊东北部地区，一些城邦组成政治军事同盟，其同盟会议称作安菲克提奥涅斯，Ⅱ.180；Ⅴ.62；Ⅶ.200，213，228；安菲克提昂（Amphictyon）的名祖，Ⅶ.200。

安菲洛库斯（Amphilochus）　安菲亚劳斯之子，传说中的英雄，Ⅲ.91；Ⅶ.91。

安菲里图斯（Amphilytus）　阿卡纳尼亚的预言家，Ⅰ.62。

安菲姆涅斯图斯（Amphimnestus）　爱皮丹努斯（Epidamnus）的安菲姆涅斯图斯，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安菲昂（Amphion）　科林斯巴克奇亚德（Bacchiad）族人，拉布达之父，Ⅴ.92。

安菲萨（Amphissa）　罗克里斯人的城镇，Ⅷ.32，36。

安菲特里昂（Amphitryon）　赫拉克利斯之父，Ⅱ.43，44，146；Ⅴ.59；Ⅵ.53。

阿明塔斯（Amyntas）　(1) 马其顿之王，亚历山大之父，Ⅴ.17～20，94。

阿明塔斯（Amyntas）　(2) 波斯人，马其顿之王阿明塔斯的外孙，布巴列斯（Bubares）

之子，Ⅷ.136。

阿米尔吉伊人（Amyrgii） 阿米尔吉伊的斯基泰人（Amyrgian Scythians），Ⅶ.64。

阿米尔泰尤斯（Amyrtaeus） 埃及后期的法老之一，Ⅱ.140；Ⅲ.15。

阿米塞昂（Amytheon） 麦兰普斯之父，Ⅱ.49。

安那卡尔西斯（Anacharsis） 一位斯基泰人，Ⅳ.46，76，77。

安纳克列昂（Anacreon） 泰奥斯的诗人，Ⅲ.121。

安那克托里亚人（Anactorians） 希腊西北部一部族，Ⅸ.28，31。

安那吉鲁斯（Anagyrus） 阿提卡的一个德莫，Ⅷ.93。

安那斐斯（Anaphes） 波斯人，奥塔涅斯（Otanes）之子，Ⅶ.62。

安那弗里斯图斯（Anaphlystus） 阿提卡的一个德莫，Ⅳ.99。

安那斯帕斯提（Anaspasti） 在爱利特莱海域群岛之中，Ⅲ.93；Ⅶ.80。

安那瓦（Anaua） 城镇，在弗里基亚，Ⅶ.30。

安那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 Ⅱ.22。

安那克桑德（Anaxander，Anaxandrus） 斯巴达之王，Ⅶ.204。

安那克桑德里达斯（Anaxandridas） (1) 斯巴达人，塞奥滂浦斯（Theopampus）之子，琉泰基德斯的先祖，Ⅷ.131。

安那克桑德里达斯（Anaxandridas） (2) 列奥之子，斯巴达国王，和克洛伊索斯同时代，Ⅰ.67；Ⅴ.39，40，42；他是克列奥蒙尼、多里尤斯和克列昂布罗图斯的父亲，Ⅶ.205。

安那克西劳斯（Anaxilaus） (1) 一位斯巴达人，阿奇达姆斯之子，Ⅷ.131。

安那克西劳斯（Anaxilaus） (2) 瑞吉昂的国王，Ⅵ.23；Ⅶ.165，170。

安基摩琉斯（Anchimolius） 斯巴达的将领，阿斯特（Aster）之子，Ⅴ.63。

安德洛克拉特斯（Androcrates） 英雄，Ⅸ.25。

安德洛美达（Andromeda） 凯菲乌斯（Cepheus）之女，Ⅶ.61，150。

安德洛法吉（Androphagi） Ⅳ.18，100，102，106，119，125。

安德罗斯（Andros） 岛屿，在爱琴海，Ⅳ.33；Ⅴ.31；Ⅷ.108，111，112，121；安德罗斯人（Andrians），Ⅷ，66，111；希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Ⅸ.33；被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围攻，Ⅷ.111。

安涅里斯图斯（Aneristus） 斯巴达人，斯伯提亚斯（Sperthias）之子，Ⅶ.137。

安伽瑞昂（angareion） 波斯的驿站，Ⅷ.98。

安吉特斯（Angites） 斯特里梦河一支流，Ⅶ.113。

安格鲁斯（Angrus） 河流，在伊利里亚，Ⅳ.49。

动物（animals） 埃及的动物，Ⅱ.38～42，46，47，65～76，93；印度的动物，Ⅲ.106；利比亚的动物，Ⅳ.191，192。

安诺派亚（Anopaea） 安诺派亚山，安诺派亚间道，都在德摩比利，Ⅶ.216；“蚂蚁”石，Ⅶ.183。

安坦德鲁斯（Antandrus） 特洛亚斯（Troas）的城市，Ⅴ.26；Ⅶ.42。

羚羊（antelopes） 在利比亚，Ⅳ.192。

安塞拉（Anthela） 村镇，Ⅶ.176，200。

安塞姆斯（Anthemus） 城镇，在马其顿，Ⅴ.94。

安提库拉（Anticyra） 城镇，在马里斯，Ⅶ.198，213；安提库拉人，科里达卢斯

(Corydallus)，Ⅶ.214；波里亚斯（Polyas），Ⅷ.21。

安提卡列斯（Antichares） 一位埃列昂人，Ⅴ.43。

安提多鲁斯（Antidorus） 一位列姆诺斯人，从波斯舰队中逃到希腊一方，Ⅷ.11。

安提奥库斯（Antiochus） 一位爱利斯人，Ⅸ.33。

安提帕特（Antipater） 塔索斯的安提帕特，Ⅶ.118。

安尼希斯（Anysis） (1) 城市，在埃及，Ⅱ.137。

安尼希斯（Anysis） (2) 埃及一地区，Ⅱ.166。

安尼希斯（Anysis） (3) 埃及的盲国王，Ⅱ.137，140。

阿帕里泰（Aparytae） 波斯帝国东部一部族，隶属于波斯帝国第7省区，Ⅲ.91。

阿帕图里亚（Aparturia） 雅典一庆节，在 Pyanepsion 月举行，Ⅰ.147。

阿菲泰（Aphetae） 在玛格涅西亚，在帕伽赛湾（Pagasaean gulf），Ⅶ.193，196；Ⅷ.4，6～8,11，12，14；名字的来源，Ⅶ.193。

阿菲德奈（Aphidnae） 阿提卡一德莫，Ⅸ.73；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Ⅵ.109；提摩德姆斯（Timodemus），Ⅷ.125。

阿弗洛蒂西亚斯（Aphrodisias） 岛屿，在利比亚附近，Ⅳ.169。

阿芙洛蒂特（Aphrodite） 爱与美之神，各地的称呼各异，在阿斯卡隆称为 Ascalon，Ⅰ.105；在波斯称为 Mitra，Anahita，在巴比伦称为 Mylitta，Ⅰ.131，199；在孟菲斯称为 Hathor，Ⅱ.112；在库列涅（Cyrene），Ⅱ.181；在阿拉伯称为 Ailiat，Ⅲ.8；在斯基泰称为阿尔金帕萨（Argimpasa），Ⅳ.59，67。

阿弗西斯（Aphth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阿辟（Api） 斯基泰人对大地的称呼，Ⅳ.59。

阿皮亚（Apia） 斯基泰一女神，Ⅳ.59。

阿皮丹努斯（Apidanus） 色萨利一河流，Ⅶ.129，196。

阿皮斯（Apis） (1) 埃及的神牛，Ⅱ.153；Ⅲ.27～29，33，64。

阿皮斯（Apis） (2) 埃及西部边境一城镇，Ⅱ.18。

阿波罗（Apollo） 神，Ⅰ.52，69，87，92，144；Ⅱ.83，144，155，156，158，159，178；Ⅲ.52；Ⅳ.15，59，155，158；Ⅴ.59～61；Ⅵ.57，80，118；Ⅶ.26；Ⅷ.33，134，135；在底比斯，Ⅰ.52，92；Ⅴ.59～61；在索纳克斯（Thornax），Ⅰ.69；在特里奥皮昂（Triopium），Ⅰ.144；在埃及（Orus），Ⅱ.83,144，155，156；在布兰齐代（Branchidae），Ⅱ.159；在那乌克拉提斯（Naucratis），Ⅱ.178；麦塔蓬提昂（Metapontium），Ⅳ.15；在斯基泰（Oitosyrus），Ⅳ.59；在德尔斐，Ⅳ.155；Ⅵ.80；在库列涅（阿波罗之泉），Ⅳ.158；在斯巴达，Ⅵ.57；在德里昂（Delium），Ⅵ.118；在阿拜，Ⅷ.33；“Ptoan”阿波罗，Ⅷ.135；阿波罗神谕在埃及，Ⅱ.83。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 (1) 城镇，在攸克星海（黑海）沿岸，Ⅳ.90，93。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 (2) 城镇，在伊奥尼亚湾，他们的人民，Ⅸ.92～94；攸恩纽斯（Euenius），代丰努斯（Deiphonus），Ⅸ.92，95。

阿波罗芬尼斯（Apollophanes） 阿卑多斯人，比萨尔特斯之父，Ⅵ.26。

幻影（apparition） 柏修斯（Perseus）的幻影，Ⅱ.91；阿尔克特亚斯（Arcteas）的幻影，Ⅳ.15；阿斯特拉巴库斯（Astrabacus）的幻影，Ⅵ.69；爱皮切鲁斯（Epizelus）在马拉松看到的幻影，Ⅵ.117；希腊人在萨拉米斯见到的幻影，Ⅷ.84。

阿普里耶斯（Apries） 埃及国王，Ⅱ.161～163，169，172；Ⅲ.1，2；Ⅳ.159；他的臣民暴动，Ⅱ.162，163；兵败，死亡，Ⅱ.169。

阿普新泰伊人（Apsinthians） 源自 Apsinthii，居住在科尔松尼斯附近（加里波利 Gallipoli 海角）一部落，Ⅵ.34，36，37；Ⅸ.119。

阿拉伯（Arabia） Ⅱ.8，11，2，15，19，73，75，124，158；Ⅲ.9，107，109，113；Ⅳ.39；阿拉伯人（Arabians），Ⅰ.131，198；Ⅱ.30，75，141，158；Ⅲ.4，7～9，88，91，97，107～112；Ⅶ.69，70，86，97，184；阿拉伯之王，Ⅲ.5，7，9；阿拉伯湾，Ⅱ.11，102，158；Ⅳ.39，42，43；山脉，Ⅱ.8，124；土壤，Ⅱ.12；物产，Ⅲ.107～113；习俗，Ⅲ.8；献给大流士的礼物，Ⅲ.97；在薛西斯手下服役的阿拉伯人，Ⅶ.69，86；桑那卡里布（Sanacharib），Ⅱ.141。

阿拉伯词语（Arabian words） cassia，Ⅲ.110；ladanon，Ⅲ.112；zeira，Ⅶ.69。

阿拉都斯（Aradus） 腓尼基的一个城市，Ⅶ.98。

阿拉鲁斯（Ararus） 伊斯特河一支流，Ⅳ.48。

阿拉克塞斯（Araxes） 河流，Ⅰ.201，202，205，209～211，216；Ⅲ.36；Ⅳ.11，40。

阿卡底亚（Arcadia） Ⅰ.66，67；Ⅵ.74，83，127；Ⅶ.90，202；Ⅲ.26；阿卡底亚人（Arcadians），Ⅰ.66；Ⅱ.171；Ⅳ.161；Ⅴ.49；Ⅵ.74，127；Ⅶ.170，202；Ⅷ.72，73；Ⅸ.27，28，35；阿卡底亚的皮拉斯基人，Ⅰ.146。

阿克西劳斯（Arcesilaus） 库列涅三个国王之名，Ⅳ.163。

阿克西劳斯（Arcesilaus） （1）巴图斯之子，库列涅的建立者，Ⅳ.159。

阿克西劳斯（Arcesilaus） （2）另一位巴图斯之子，“繁荣者”Ⅱ.181；Ⅳ.160，161。

阿克西劳斯（Arcesilaus） （3）第三位巴图斯之子，“跛足者”，Ⅳ.162～165，167，200。

阿尔康德（Archander） 弗修斯（Phthius）之子，达纳乌斯的女婿，Ⅱ.98；埃及的阿尔康德波里斯，即阿尔康德之城（Archandropolis），Ⅱ.97，98。

阿尔彻莱（Archelai） 西基昂一部落，Ⅴ.68。

阿齐亚斯（Archias） （1）一位拉栖代梦人，萨密乌斯之父，Ⅲ.55。

阿齐亚斯（Archias） （2）一位拉栖代梦人，萨密乌斯之子，Ⅲ.55。

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 斯巴达之王，宙西达姆斯（Zeuxidamus）之子，Ⅵ.71。

阿齐迪丝（Archidice） 那乌克拉提斯（Naucratis）地方一妓女，Ⅱ.135。

阿齐洛库斯（Archilochus） 一位帕洛斯人，Ⅰ.12。

阿德里卡（Adericca） （1）村落，位于幼发拉底河畔，Ⅰ.185。

阿德里卡（Adericca） （2）在基西亚（Cissia），Ⅵ.119。

阿尔迪斯（Ardys） 居基斯（Gyges）之子，吕底亚之王，Ⅰ.15，16，18。

阿勒伊人（Areians） 源自 Arei，波斯帝国第 16 省区一部族，Ⅲ.93；Ⅶ.66。

阿勒奥帕格斯（Areopagus） 在雅典，战神山议事会，Ⅷ.52。

阿瑞斯（Ares） 战神，Ⅱ.59，62，83；Ⅳ.59，62；Ⅴ.7；Ⅶ.76，140；Ⅷ.77；在埃及的帕普雷米斯（Papremis），Ⅱ.59，63，83；在斯基泰，Ⅳ.59～62；在色雷斯，Ⅴ.7；阿瑞斯的神谕，Ⅱ.83；Ⅶ.76；阿瑞斯山丘（Areopagus，战神山），Ⅷ.52。

阿伽德斯（Argades） 伊翁之子，雅典四部落之一的名祖，Ⅴ.66。

阿盖乌斯（Argaeus） 马其顿之王，柏狄卡斯之子，Ⅷ.139。

阿甘索纽斯（Arganthonius） 塔特苏斯之王，Ⅰ.163，165。
阿格和奥皮斯（Arge and Opis） 来自海珀伯利亚前往提洛岛的两位少女，Ⅳ.35。
阿盖娅（Argeia） 斯巴达之王阿里斯托德姆斯（Aristodemus）之妻，Ⅵ.52。
阿吉鲁斯（Argilus） 城镇，在比萨尔提亚（Bisaltia），斯特里梦河以西，Ⅶ.115。
阿金帕萨（Argimpasa） 斯基泰的女神，相对于阿芙洛蒂特，Ⅳ.115。
阿吉奥皮昂（Argiopium） 普拉提亚附近的一个地方，Ⅸ.57。
阿吉派伊人（Argippaeans） 源自 Argipaei，靠近斯基泰边境的一个原始民族，Ⅳ.23。
阿尔戈（Argo） 舰船，航往埃及，航往科尔基斯，Ⅳ.145，179；Ⅶ.193。
阿尔哥斯（Argos） 城市，Ⅰ.1，5，82；Ⅴ.67，113；Ⅵ.75～79，80，82，83；Ⅶ.145,148，150～152；Ⅷ.137，138；Ⅸ.12，27，34，35；阿尔哥斯的妇女，Ⅰ.31；Ⅲ.134；Ⅴ.94；比托（Bito），克列奥比斯（Cleobis），Ⅰ.31；阿尔切诺尔（Alcenor），克罗米乌斯（Chromius），Ⅰ.82；亚历山大，Ⅴ.22；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Ⅴ.67；斐冬（Pheidon），列奥切德斯（Leocedes），Ⅵ.127；攸利巴特斯（Eurybates），Ⅸ.75；阿尔哥斯的部落，Ⅴ.68；阿哥里斯的碗（Argolic bowl），Ⅳ.152；与斯巴达交战，Ⅰ.82；帮助埃吉那人，Ⅵ.76～82；在波斯人侵时期的表现，Ⅶ.148～152；Ⅸ.12。
阿尔古斯（Argus，Argos） 英雄，Ⅵ.75，78，80，82。
阿里亚比格涅斯（Ariabignes） 波斯人，大流士之子，在萨拉米斯被杀，Ⅶ.97；Ⅷ.89。
阿里亚人（Arians） （1）米底人的旧称，Ⅶ.62。
阿里伊人（Arians） （2）源自 Arii，米底一民族，Ⅲ.93；Ⅶ.66。
阿里安塔斯（Ariantas） 斯基泰人之王，Ⅳ.81。
阿里亚佩特斯（Ariapeithes） 斯基泰人之王，Ⅳ.76，78。
阿里亚兰涅斯（Ariaramnes） （1）阿赫明尼斯族，泰斯皮斯（Teispes）之子，Ⅶ.11。
阿里亚兰涅斯（Ariaramnes） （2）一位波斯人，Ⅷ.90。
阿里亚佐斯（Ariazus） 一位波斯人，Ⅶ.82。
阿里多利斯（Aridolis） 阿拉班达的僭主，在卡里亚，Ⅶ.195。
阿里玛（arima） 斯基泰词语，意为“一”，Ⅳ.27。
阿里玛斯佩亚（Arimaspeia） Ⅳ.14。
阿里玛斯皮人（Arimaspeians） 源自 Arimaspi，传说是居住在北方的独眼民族，Ⅲ.116；Ⅳ.13，27。
阿林涅斯图斯（Arimnestus） 一位普拉提亚人，Ⅸ.72。
阿里奥玛都斯（Ariomardus） （1）波斯人，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之子，Ⅶ.67。
阿里奥玛都斯（Ariomardus） （2）大流士之子，Ⅶ.78。
阿里昂（Arion） 麦塞姆那的阿里昂，首创酒神颂歌，Ⅰ.23，24。
阿里斯巴（Arisba） 列斯堡（Lesbos）的一个城镇，Ⅰ.151。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 （1）库济库斯（Cyzicus）的统治者，Ⅳ.138。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 （2）一位萨摩斯人，Ⅸ.90。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 （3）库麦（Cyme）的统治者，Ⅳ.138；Ⅴ.37,38。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 （4）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Ⅴ.30～38，49～51，54，55，65，97～99，103，105，124，126；Ⅵ.1，3，5，9，13，18；Ⅷ.8；出征那克索斯（Naxos），Ⅴ.30～34；出使斯巴达，Ⅴ.49～51；出使雅典，Ⅴ.97；进军萨尔狄斯，

99～102;死亡，Ⅴ.126。

阿里斯提亚斯（Aristeas） （1）凯斯特罗比乌斯（Caystrobius）之子，普洛康涅苏斯（Proconnesus，马尔马拉岛）的诗人，Ⅳ.13～16。

阿里斯提亚斯（Aristeas） （2）科林斯人，阿戴曼图斯之子，Ⅶ.137。

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 雅典人，吕西玛库斯之子，被陶片放逐法放逐，Ⅷ.79，81，95；Ⅸ.28。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Aristocrates） 一位埃吉那人，Ⅵ.73。

阿里斯托基普鲁斯（Aristocyprus） 索利人（Solii）之王，塞浦路斯反波斯暴动的领袖，Ⅴ.113。

阿里斯托德姆斯（Aristodemus） （1）攸里斯提尼（Eurysthenes）和普洛克利斯（Procles）之父，Ⅳ.147；Ⅵ.52。

阿里斯托德姆斯（Aristodemus） （2）温泉关战役斯巴达人中的唯一幸存者，Ⅶ.229～231;Ⅸ.71。

阿里斯托狄库斯（Aristodicus） 库麦的阿里斯托狄库斯，Ⅰ.158，159。

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eiton） 雅典人，希帕库斯的谋杀者之一，Ⅴ.55；Ⅵ.109,123。

阿里斯托莱达斯（Aristolaidas，Aristolaids） 一位雅典人，“平原派”领袖来库古斯之父，Ⅰ.59。

阿里斯顿（Ariston） （1）斯巴达之王，德玛拉图斯（Demaratus）之父，Ⅰ.67；Ⅵ.61～65,68，69。

阿里斯顿（Ariston） （2）拜占庭（Byzantium）的统治者，Ⅳ.138。

阿里斯托妮克（Aristonice） 德尔斐的皮西亚女祭司，Ⅶ.140。

阿里斯托芬图斯（Aristophantus） 一位德尔斐人，Ⅵ.66。

阿里斯托斐里德斯（Aristophilides） 塔林顿人（Tarentines）之王，Ⅲ.136。

阿里赞提（Arizanti） 米底人的6个部落之一，Ⅰ.101。

亚美尼亚（Armenia） Ⅴ.52；亚美尼亚人（Amenians），Ⅰ.180，194；Ⅲ.93；Ⅴ.49，52；Ⅶ.73；亚美尼亚的山区，Ⅰ.72。

军队（army） 在埃及，Ⅱ.164；薛西斯的军队，Ⅶ.20，21；对军队的评价，Ⅶ.60，184～187；Ⅷ.66。

阿波克赛斯（Arpoxais） 一位斯基泰人，塔吉塔乌斯的儿子，Ⅳ.5，6。

阿萨蒙涅斯（Arsamenes） 大流士之子，在薛西斯军中，Ⅶ.68。

阿尔萨美斯（Arsames） （1）阿赫明尼斯族人，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之父，大流士一世之祖，Ⅰ.209；Ⅶ.11，224。

阿尔萨美斯（Arsames） （2）大流士之子，Ⅶ.69，70。

阿塔班努斯（Artabanus） 海斯塔斯皮斯之子，薛西斯的叔父，Ⅳ.83，143；Ⅶ.10～13,15～18，46，47，50～53。

阿塔巴特斯（Artabates） 一位波斯人，Ⅶ.65。

阿塔巴赞涅斯（Artabazanes） 波斯人，大流士之子，Ⅶ.2，3。

阿塔巴佐斯（Artabazus） 法那凯斯（Pharnaces）之子，Ⅶ.66；Ⅷ.126～129；Ⅸ.41，42，58，66，70，77，89；攻击普拉提亚的军事行动，Ⅷ.126～129；在普拉提亚的表现，Ⅸ.41,66；返回亚细亚，Ⅸ.89。

阿塔凯（Artace，Artaca） 城镇，在库济库斯附近，Ⅳ.14；Ⅵ.33。

阿塔凯耶斯（Artachaees，Artachaeus） 阿塔尤斯（Artaeus）之子，Ⅶ.22，117，118。

阿泰亚人（Artaeans） 波斯人的古称，Ⅶ.61。

阿坦涅斯（Artanes） (1) 波斯人，大流士的兄弟，Ⅶ，224。

阿坦涅斯（Artanes） (2) 伊斯特河一支流，Ⅳ.49。

阿塔佛涅斯（Artaphernes） (1) 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流士的兄弟，Ⅴ.25，30～33，35，73，96，100，123；Ⅵ.1，2，4，30，42；萨尔狄斯的总督，Ⅴ.25；帮助阿里斯塔哥拉斯，Ⅴ.30，34；与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为敌，Ⅵ.1～4，30。

阿塔佛涅斯（Artaphernes） (2) 阿塔佛涅斯（1）之子，Ⅵ.94，119；Ⅶ.8，10，74；出征马拉松，Ⅵ.94。

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 波斯国王，Ⅵ.98；Ⅶ.106，151，152。

阿泰克特斯（Artayctes） 波斯人，在塞斯托斯（Sestos），Ⅶ.33，78；Ⅸ.116，118～120，122；亵渎神圣之物，Ⅸ.116；他的被俘和被杀，Ⅸ.118～120。

阿塔因塔（Artaynta） 玛西斯特之女，Ⅸ.108，109。

阿塔因特斯（Artayntes） (1) 阿塔凯耶斯之子，Ⅷ.130；Ⅸ.102，107。

阿塔因特斯（Artayntes） (2) 伊萨米特列斯（Ithamitres）之子，Ⅶ.67。

阿塔佐斯特拉（Artazostra） 大流士之女，玛尔多纽斯之妻，Ⅵ.43。

阿腾巴列斯（Artembares） (1) 一位米底的知名人士，Ⅰ.114～116。

阿腾巴列斯（Artembares） (2) 一位波斯人，Ⅸ.122。

阿尔特密斯（Artemis） 神，Ⅰ.26；Ⅱ.59，83，137，155，156；Ⅲ.48；Ⅳ.33～35，87；Ⅴ.7；Ⅵ.138；Ⅶ.176；Ⅷ.77；在埃及，在布巴斯提斯（Bubastis），Ⅱ.59，83，137，156；在布托（Buto），Ⅱ.155，156；在萨摩斯，Ⅲ.48；在色雷斯，Ⅳ.33；Ⅴ.7；在提洛岛的神庙，Ⅳ.34，35；在拜占庭，Ⅳ.87；在布劳隆（Braauron），Ⅵ.138；在阿尔特密西昂（Artemisium），Ⅶ.176；“阿尔特密斯的神圣海岸”，Ⅷ.77；阿尔特密斯的神谕在埃及，Ⅱ.83。

阿尔特密希娅（Artemisia） 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Ⅶ.99；Ⅷ.68，69，87，88，93，101，103，107；在萨拉米斯，Ⅷ.87，88，93。

阿尔特密西昂（Artemisium） 在优波亚，Ⅶ.175～177，182，192～195；Ⅷ.2，4～6，8，11，14，16，21～23，40，42～46，66，76，82；Ⅸ.98；描述，Ⅶ.176；阿尔特密西昂战役，Ⅷ.6～11，14，15～18；从那里撤退，Ⅷ.21，22。

阿特斯库斯（Artescus） 色雷斯一河流，Ⅳ.92。

阿丁帕萨（Artimpasa） 斯基泰人的阿芙洛蒂特，Ⅵ.59。

阿托巴赞涅斯（Artobazanes） 大流士的长子，Ⅶ.2。

阿托克姆斯（Artochmes） 波斯将领，大流士的女婿，Ⅶ.73。

阿顿特斯（Artontes） (1) 一位波斯人，Ⅲ.128。

阿顿特斯（Artontes） (2) 玛尔多纽斯之子，Ⅸ.84。

阿泰比乌斯（Artybius） 波斯在塞浦路斯的将领，Ⅴ.108，110～113。

阿泰菲乌斯（Artyphius） 波斯人，阿塔班努斯之子，Ⅶ.66，67。

阿泰斯托涅（Artystone） 居鲁士之女，大流士之妻，Ⅲ.88；Ⅶ.69，72。

阿鲁拉（arura） 埃及丈量土地的单位，Ⅱ.141，168。

阿里安德斯（Aryandes） 波斯在埃及的总督，Ⅳ.165～167，200，203。
阿里恩尼斯（Aryenis） 吕底亚之王阿尔亚特斯之女，Ⅰ.74。
阿斯贝斯泰人（Asbystae） 利比亚一部落，Ⅳ.170，171。
阿斯卡隆（Ascalon） 叙利亚一城镇，Ⅰ.105。
阿思忌（aschy） 阿吉派伊人（Argippaean）的饮料，Ⅳ.23。
亚细亚（Asia） （1）大陆，Ⅰ.4，6，15，16，27，72，79，95，102～104，106～108,130，173，177，192，209；Ⅱ.16，17，103；Ⅲ.56，67，88，90，94，96，98，115，117，137，138；Ⅳ.1，4，11，12，36，38，40，41，42，44，45，143，198；Ⅴ.12，15，17，30，49，50，96，97，119；Ⅵ.24，43，45，58，70，116，118，119；Ⅶ.1，9，11，20，21，23，25，33，70，73，75，93，107，126，130，135，137，145，146，157，174，184，185；Ⅷ.109，118，119，126，136；Ⅸ.89，116，122；地理，Ⅳ.37～40，44；名称，Ⅳ.45；上亚细亚（哈利斯河以上），Ⅰ.95，103，130，177；Ⅳ.1；Ⅶ.20；下亚细亚，Ⅰ.72；滨海地区，Ⅴ.30，亚细亚的希腊人，Ⅲ.94；Ⅶ.70；亚细亚的色雷斯人，Ⅶ.75；亚细亚的玛格涅西亚人，Ⅲ.90；亚细亚的阿明塔斯人，Ⅷ.136。
亚细亚（Asia） （2）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之妻，Ⅳ.45。
亚细亚德部落（Asiad tribe） 在萨尔狄斯，Ⅳ.45。
亚细耶斯（Asies） 科提斯（Cotys）之子，Ⅳ.45。
阿辛（Asine） 城镇，在拉哥尼亚，Ⅷ.73。
阿斯玛赫（Asmach） 埃塞俄比亚一民族，Ⅱ.30。
阿索尼德斯（Asonides） 埃吉那一舰长，被薛西斯俘获，Ⅶ.181。
阿索皮伊人（Asopians） 源自 Asopii，阿索普斯河谷的居民，Ⅸ.15。
阿索波多鲁斯（Asopodorus） 一位底比斯人，在玛尔多纽斯手下担任骑兵长官，Ⅸ.69。
阿索普斯（Asopus） （1）河流，在波奥提亚，Ⅴ.80；Ⅵ.108；Ⅸ.15，19，30，31，36，38，40，43，49，51，59。
阿索普斯（Asopus） （2）河流，在德摩比利附近的，特拉齐尼亚（Trachinia），Ⅶ.199,200，216，217。
阿斯帕希涅斯（Aspathines） 波斯人，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Ⅲ.70，78；Ⅶ.97。
阿萨（Assa） 城镇，在卡尔基狄克，濒临阿索斯以西的辛古斯湾，Ⅶ.122。
国民大会（Assemblies） 埃及人的国民大会，Ⅱ.59～64。
驴（asses） 无法在斯基泰生存，Ⅳ.28，129；野驴拉的战车，Ⅶ.86；有角的驴，Ⅳ.191;野驴，Ⅳ.192。
阿塞苏斯（Assesus） 城镇，在米利都境内，Ⅰ.19，22；雅典娜，Ⅰ.19,22。
亚述（Assyria） Ⅰ.1，178，185；Ⅱ.17；Ⅲ.92；Ⅳ.39；亚述的领土，Ⅰ.192;亚述人（Assyrians），Ⅰ.95，102，103，106，131，178，188，192～194，199；Ⅱ.17，30，141，150；Ⅲ.155；Ⅵ.54（柏修斯）；Ⅶ.9，63；亚述人的器皿（陶器?），Ⅰ.1；“历史”，Ⅰ.184；性格，Ⅳ.87；对亚述的描述，Ⅰ.178～187,192～200；桑那卡里布（Sanacharib），Ⅱ.141；与米底人的战争，Ⅰ.102，103，106；被居鲁士征服，Ⅰ.188～191；为薛西斯效力时的装备，Ⅶ.63。
占星术（astrology） 埃及的占星术，Ⅱ.82。

天文学（astronomy） 埃及的天文学，Ⅱ.4；巴比伦的天文学，Ⅱ.109。

阿斯泰亚基斯（Astyages） 米底之王，库亚克萨列斯（Cyaxares）之子，克洛伊索斯的女婿，Ⅰ.46，73～75，91，107～112，114～130，162；Ⅲ.62；Ⅶ.8；Ⅸ.122；娶阿尔亚特斯之女，Ⅰ.74；他的梦，Ⅰ.107；发现居鲁士，Ⅰ.114～119；专权，Ⅰ.127～129。

阿赛齐斯（Asychis） 埃及法老，用砖修筑了金字塔，Ⅱ.136。

阿塔兰提斯人（Atarantians） 源自 Atarantes，利比亚一民族，Ⅳ.184。

阿塔别齐斯（Atarbechis） 城镇，在埃及三角洲地带，有阿芙洛蒂特神庙，Ⅱ.41。

阿塔纽斯（Atarneus） ，在美西亚（Mysia），Ⅰ.160；Ⅵ.28，29；Ⅶ.42；Ⅷ.106；赫尔米浦斯（Hermippus），Ⅵ.4。

阿萨玛斯（Athamas） 传说中的希腊英雄，埃奥鲁斯之子，赫勒之父，Ⅶ.58；与他的家庭有关的人殉仪式，Ⅶ.197。

雅典娜（Athena） 女神，Ⅰ.19，22，60，62，66，92，160，175；Ⅱ.28，59，83，169，170，175，182；Ⅲ.47，59；Ⅳ.180，188，189；Ⅴ.45，77，82，95；Ⅶ.43；Ⅷ.37，39，55，94，104；Ⅸ.70；在阿塞苏斯，Ⅰ.19，22；在雅典，Ⅰ.60；Ⅴ.77，82；Ⅷ.55；在帕列涅（Pallene），Ⅰ.62；在泰格亚（Tegea），Ⅰ.66；Ⅸ.76；在德尔斐，Ⅰ.92；Ⅷ.37，39；在开俄斯，Ⅰ.160；佩达西亚人的（Pedasians），Ⅰ.175；Ⅷ.104；在埃及的萨伊斯（Sais）地方，Ⅱ.28，59，83，169，170，175；在林都斯（Lindus），Ⅱ.182；Ⅲ.47；在埃吉那，Ⅲ.59；在利比亚，Ⅳ.180，188，189；在西格昂（Sigeum），Ⅴ.95；伊里昂（Ilium）的雅典娜，Ⅶ.43；在萨拉米斯，Ⅷ.94；神谕，在埃及，Ⅱ.83。

阿塞纳德斯（Athenades） 特拉齐斯（Trachis）的阿塞纳德斯，Ⅶ.213。

阿塞纳哥拉斯（Athenagoras） 一位萨摩斯人，阿尔彻斯特拉提达斯之子，Ⅸ.90。

雅典（Athens） Ⅰ.60，64，98，143，146，147，173；Ⅱ.7；Ⅲ.160；Ⅴ.55，57，61～66，70～72，76，77，82，87，88，91，96，97；Ⅵ.34，35，39，41，43，85，86，94，99，103，107，109，120，121，123，125，127，128，133，139；Ⅶ.2，5，6，8，9，32，62，90，95，133，138，142，157，162，182；Ⅷ.34，46，48，50，54，61，66～68，77，93，99，100，102，106，111，118，120，125，136，140，141；Ⅸ.1，3，4，8，12，13，32，99，107，116，120；雅典人（Athenians），Ⅰ.29，30，32，56，57，59，60，62～65，86（梭伦），143；Ⅱ.51，177；Ⅲ.131，134（妇女），160；Ⅳ.99，137（米太雅德），145；Ⅴ.55，57，61～66，69～74，76～79，81，82，84～91，93～97，99，103，105，113（梭伦）；Ⅵ.21，35，36，49，50，73，75，86～90，92～94，100，102～106，108，109，111～117，120，121，（122），124，127，130～132，135～140；Ⅶ.1，4，5，6，8，10，11，33，51，92（吕库斯，Lycus），107，133，137，139～145，151，161，168，173，182，189，203；Ⅷ.1～5，10，11，17，18，21，22，40～42，44，50～56，57，61，63，65，70，74，75，79，84～86，91，93～95，96（吕西斯特拉图斯，Lysistratus），109～111，125，136，140～144；Ⅸ.1，3～9，11，13，19，21～23，26～28，31，35，39，44～46，48，54～56，59～61，67，70，71，73，74，75，85，99，102，105，106，114，116～118，120；雅典妇女在列姆诺斯，Ⅵ.138；舰船，Ⅶ.179；Ⅷ.10，14，87，90，92；来自雅典的塞浦路斯人，Ⅶ.90；来自雅典的伊奥尼亚人，Ⅰ.148；雅典人的起源和古称，Ⅰ.57；Ⅷ.44；从来没有更换过居住地，Ⅰ.56；Ⅶ.161；宗教仪式（习惯），Ⅱ.51；属于伊奥尼亚族却以此名为耻，Ⅰ.143；古代的部落，Ⅴ.66；祖辈的功勋，Ⅶ.161；Ⅸ.27；提秀斯（Theseus），Ⅸ.73；和皮

拉斯基人争执，Ⅵ.137；库隆（Cylon），Ⅴ.71；皮西特拉图（Pisistratus），Ⅰ.59～64；希帕库斯（Hipparchus）遭到暗杀，Ⅴ.55，56；希皮亚斯（Hippias）被驱逐，Ⅴ.62～65；克里斯提尼，Ⅴ.66，69～73；与斯巴达人、波奥提亚人以及和卡尔基斯人的战争，Ⅴ.74～81；与埃吉那结仇，Ⅴ.82～89；Ⅵ.49，50，73，86～94；阿里斯塔哥拉斯在雅典，Ⅴ.97；雅典远征萨尔狄斯，Ⅴ.99～103；伊奥尼亚人放弃的原因，Ⅴ.103；米利都被攻陷，Ⅵ.21；大使在雅典被处死，Ⅷ.133，137；援助爱利特里亚，Ⅵ.100；马拉松，Ⅵ.102～117；远征帕洛斯（Paros），Ⅵ.132～136；给雅典人的神谕，Ⅶ.140～143；雅典使者对格隆（Gelo）的演讲，Ⅶ.161；阿尔特密西昂，Ⅷ.1～22；雅典舰队在萨拉米斯，Ⅷ.40～44；雅典人撤离，Ⅷ.41；雅典被薛西斯攻陷，Ⅷ.50～55；萨拉米斯战役，Ⅷ.56～65，74～97；亚历山大在雅典，Ⅷ.136，140～144；雅典使者在斯巴达，Ⅸ.6～11；雅典被玛尔多纽斯占领，Ⅸ.13；雅典人在普拉提亚，Ⅸ.19，21～23，26～28，31，44～47，54～56，59～61，67，70，71，73；在米卡列，Ⅸ.102，105；在塞斯托斯（Sestos），Ⅸ.115～121；雅典人消灭波斯驻军，Ⅸ.107；以城墙环绕雅典，Ⅰ.98；皮拉斯基人的城墙，Ⅵ.137；德尔斐给雅典人的神谕，Ⅶ.140；“木墙”，Ⅶ.141～143；Ⅷ.51，52；埃里克修斯的神庙，Ⅷ.55；蟒蛇，Ⅷ.41；雅典人的数量，Ⅴ.97；雅典妇女的着装，Ⅴ.87；雅典人对希腊的贡献，Ⅸ.139；爱国主义，Ⅷ.3，143，144；自由促成雅典国力增长，Ⅴ.78；海军实力，Ⅶ.144，161；Ⅷ.1～3，44。

竞技会（athletic games） 在凯密斯（Chemmis），Ⅱ.91。

阿索斯（Athos） 山地半岛，在卡尔基狄克，波斯舰队在那里遭遇风暴而倾覆，Ⅵ.44，45，95；Ⅶ.22，23，37，122，189。

阿特利比斯（Athrib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阿特利斯（Athry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9。

阿特兰特斯人（Atlantians） 源自 Atlantes，在利比亚，Ⅳ.184，185。

阿特兰提斯（Atlantis） 海，在“赫拉克利斯柱以外”，Ⅰ.203。

阿特拉斯（Atlas） （1）山，在利比亚，Ⅳ.184。

阿特拉斯（Atlas） （2）伊斯特河的支流，Ⅳ.49。

阿托萨（Atossa） 居鲁士之女，先嫁给冈比西斯，之后又嫁给玛古术士和大流士，Ⅲ.68，69，88，133，134；Ⅶ.2，3。

阿特拉米提昂（Atramytium） 城镇，在小亚细亚西部，Ⅶ.42。

阿特里代（Atreidae，Atridae） 源自阿特柔斯，意为“阿特柔斯的子孙”，指阿特柔斯之子阿门农和麦涅劳斯，Ⅶ.20。

阿塔吉努斯（Attaginus） 一位底比斯人，对玛尔多纽斯友好相待，Ⅸ.15，16，86，88。

阿提卡（Attica） Ⅰ.62；Ⅳ.99；Ⅴ.63，64，65，74，76，81，87，89；Ⅵ.73，102，120，137，139，140；Ⅶ.10，137，143，189；Ⅷ.40，49～51，53，60，65，96，110，144；Ⅸ.3，4，6～8，12，13，17，27，73，99；构成，Ⅳ.99；橄榄，Ⅴ.82；地形，Ⅸ.13；丁达琉斯（Tyndareus）诸子入侵，Ⅸ.73；多利斯人4次入侵阿提卡，Ⅴ.76；阿提卡的种族，Ⅰ.57，59；阿提卡方言，Ⅵ.138；阿提卡的舞蹈，Ⅵ.129；度量衡，Ⅰ.192。

阿泰斯（Atys） （1）吕底亚国王，Ⅰ.7，94；Ⅶ.74。

阿泰斯（Atys） （2）克洛伊索斯之子，Ⅰ.34，43。

奥卡代伊（Auchatai） 斯基泰人最古老的部落之一，Ⅳ.6。

奥吉拉（Augila）　在利比亚，Ⅳ.172，182，183。

奥拉斯（Auras）　伊斯特河的支流，发源于巴尔干山脉，Ⅳ.49。

奥斯齐塞人（Auschisae）　利比亚一部族，Ⅳ.171，172。

奥塞耶斯人（Auseans）　利比亚一滨海部族，Ⅳ.180，191。

权威引证（authorities for Herodotus' history）　Ⅰ.5，95，171，183；Ⅱ.3，15，32，44，52，55，99，142；Ⅲ.26，32，55；Ⅳ.14～15，76；Ⅴ.45；Ⅵ.98,134，137；Ⅸ.81。

奥托诺斯（Autonous）　在德尔斐受到崇拜的一位英雄，Ⅷ.39。

奥谢希娅（Auxesia）　女神，在埃吉那和爱皮道鲁斯受到崇拜，Ⅴ.82，83。

阿克修斯（Axius）　河流，即发达尔（Vardar）河，在马其顿，Ⅶ.123,124。

阿赞涅斯（Azanes）　在薛西斯军队中效力的波斯将领，Ⅶ.66。

阿齐利斯（Aziris）　利比亚的一个地方，Ⅳ.157，169。

阿佐图斯（Azotus）　叙利亚一城市，Ⅱ.157。

B

巴比伦（Babylon）　亚述的首都，Ⅰ.153，178～180，183～185，187，189～194；Ⅲ.92,151，153～160；Ⅳ.1；Ⅶ.62；巴比伦人，Ⅰ.77，186，190～192，196，198～200；Ⅱ.109；Ⅲ.150～153，155～159；拉比涅图斯（Labynetus），Ⅰ.74；尼托克丽斯（Nitocris），Ⅱ.100；巴比伦巨大的建筑工程，Ⅰ.93；巴比伦人的才能，Ⅲ.89，95；鞋，Ⅰ.195；早期历史，Ⅰ.178～187；城墙和城门，Ⅰ.179，181；Ⅲ.155；堤防和房舍，Ⅰ.180；宫殿和塔庙，Ⅰ.181，183；桥梁，Ⅰ.186；为拉比涅图斯所统治，Ⅰ.77；被居鲁士攻占，Ⅰ.188～191；被大流士占领，Ⅲ.150～159；土地和物产，Ⅰ.192，193；服饰和习俗，Ⅰ.195～200；神圣卖淫，Ⅰ.199。

巴克奇亚德（Bachiadae）　科林斯的统治者出自该族，Ⅴ.92。

巴库斯（Bacchus）　Ⅳ.79，108。

巴基斯（Bacis）　神谕，Ⅷ.20，77，96；Ⅸ.43。

巴克特拉（Bactra）　城市，在波斯帝国东部，Ⅵ.9；Ⅸ.113。

巴克特里亚（Bactria）　即大夏，波斯帝国的省区之一，Ⅳ.204；Ⅸ.113；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Ⅲ.92，102；Ⅶ.64，66，86；Ⅷ.113；Ⅸ.31，113；种族，Ⅰ.153。

巴德列斯（Badres）　(1) 波斯出征库列涅的指挥官，Ⅳ.167，203。

巴德列斯（Badres）　(2) 波斯人，海斯塔涅斯（Hystanes）之子。

巴盖尤斯（Bagaeus）　一位波斯人，Ⅲ.128。

球戏（games of ball）　吕底亚人发明的，Ⅰ.94。

镯子（bangles）　Ⅳ.168。

宴会（banquet）　波斯人在底比斯赴宴，Ⅸ.16；波斯人和斯巴达人之比较，Ⅸ.82。

残忍行为（barbarity）　滂图斯诸部落的残忍行为，Ⅳ.46。

巴尔卡（Barca）　(1) 在利比亚，Ⅲ.91；Ⅳ.160，165，167，171，200，203；巴尔卡人（Barcaeans），Ⅲ.13；Ⅳ.164，167，186，200～205。

巴尔卡（Barca）　(2) 村落，在巴克特里亚，Ⅳ.204。

巴利斯（baris）　埃及人的小船，Ⅱ.41，96。

大麦（barley） Ⅱ.77。

巴图斯（Battus） （1）波林涅斯图斯（Polymnestus）之子，库列涅的建立者，Ⅳ.150，153～157，159。

巴图斯（Battus） （2）阿克西劳斯（“繁荣者”）之子，Ⅱ.181；Ⅳ.159,160。

巴图斯（Battus） （3）“跛足者”巴图斯，Ⅳ.161，162，205。

胡须（beard） 雅典娜女祭司的胡须，Ⅰ.175；Ⅷ.104。

熊（bears） 在埃及，Ⅱ.67；在利比亚，Ⅳ.191。

男人的美貌（beauty in men） 腓力（Philip），Ⅴ.47；列奥（Leo），Ⅶ.180；薛西斯，Ⅶ.187；卡里克拉特斯（Callicrates），Ⅸ.72。

别考斯（becos） 弗里基亚语，意为“面包”，Ⅱ.2。

啤酒（beer） 在埃及，Ⅱ.77。

拜尔（Bel） Ⅰ.181；Ⅲ.158；在巴比伦的神庙，Ⅰ.181～183；拜尔的大门，Ⅲ.155，158。参见宙斯（Zeus）。

拜尔宾那（Belbina） 阿提卡附近一个小岛，Ⅷ.125。

拜鲁斯（Belus） 阿尔凯乌斯之子，Ⅰ.7；Ⅶ.61。

柏尔缪斯（Bermius） 山，在马其顿，Ⅷ.138。

柏希人（Bessi） 一个祭司氏族，属于色雷斯的萨特莱族，Ⅶ.111。

比亚斯（Bias） （1）麦兰普斯（Melampus）的兄弟，Ⅸ.34。

比亚斯（Bias） （2）普列涅（Priene）的比亚斯，“七贤”之一，为克洛伊索斯效力，Ⅰ.27；为伊奥尼亚人效力，Ⅰ.170。

比布鲁斯（biblus） Ⅴ.58；Ⅶ.25。

生日（birthday） 波斯人的生日，Ⅰ.133；波斯国王的生日，Ⅸ.110。

比萨尔特斯（Bisaltes） 一位阿卑多斯人，Ⅵ.26。

比萨尔提亚（Bisaltia） 在色雷斯，Ⅶ.115；比萨尔提亚人，Ⅷ.116。

比桑特（Bisanthe） 城镇，在赫勒斯滂沿岸，Ⅶ.137。

比斯托涅斯人（Bistonians） 源自 Bistones，色雷斯一部落，Ⅶ.110；湖泊，Ⅶ.109。

比赛尼亚的色雷斯人（Bithynian Thracians） Ⅰ.28；Ⅶ.75。

比托（Bito） 阿尔哥斯人，克列奥比斯（Cleobis）的兄弟，Ⅰ.31。

沥青（bitumen） 在巴比伦尼亚，Ⅰ.179；在基西亚，Ⅵ.119。

“黑屁股”（Black Buttocks） 在温泉关附近，Ⅶ.216。

失明者（blind kings） 埃及的法老，Ⅱ.111，137，140；斯基泰人的奴隶，Ⅳ.2；用尿治愈失明，Ⅱ.111；失明的爱皮切鲁斯（Epizelus），Ⅵ.117；失明的攸因纽斯（Euenius），Ⅸ.93。

鲜血（blood） 用于认可盟约，Ⅰ.74；用于确认盟誓，Ⅲ.111；在斯基泰人牺牲时涂于剑上，Ⅳ.62。

野猪（boar） 在美西亚，Ⅰ.36；在利比亚未曾发现，Ⅳ.192；萨摩斯野猪头形状的船头，Ⅲ.59。

船（boat） 在幼发拉底河上，Ⅰ.194；在尼罗河上，Ⅱ.29，96。

尸体（body） 阿玛西斯的尸体，Ⅲ.16；列奥尼达的尸体，Ⅶ.238；玛西斯提乌斯（Masistius）的尸体，Ⅸ.84；玛尔多纽斯的尸体，Ⅸ.84；尸体被分割为两半，Ⅶ.39。

波比斯（Boebis） 湖泊，在色萨利，Ⅶ.129。

波奥塔克（Boeotarchs） 负责管理波奥提亚同盟的长官，Ⅸ.15。

波奥提亚（Boetia） 中希腊一地区，腓尼基的移民，Ⅱ.49；Ⅴ.57；Ⅷ.40，44，144；Ⅸ.2，6，7，17，19，24，87；波奥提亚的底比斯，Ⅰ.92；Ⅴ.59，67；波奥提亚人（Boetians），Ⅰ.92；Ⅴ.57，59，61，74，77，81，89，91；Ⅵ.34，108；Ⅶ.132，202；Ⅷ.34，38，50，66，113；Ⅸ.2，31，39，46，47，67，68，100；鞋，Ⅰ.195；波奥提亚人驱逐卡德摩斯人（Cadmeians），Ⅴ.57；与雅典的战争，Ⅴ.74～81；加入波斯一方，Ⅶ.132；Ⅷ.34，66；在普拉提亚，Ⅸ.67，68。

伯杰斯（Boges） 一位波斯人，Ⅶ.107，113。

波列亚斯（Boreas） 北风之神，传说娶埃里克修斯之女为妻，Ⅶ.189。

波里斯提尼（Borysthenes） （1）河流，在斯基泰，Ⅳ.5，18，24，47，53，54，56，71，81，101；描述，Ⅳ.53。

波里斯提尼（Borysthenes） （2）城镇，据说是米利都的殖民地，Ⅳ.78；商业地位，Ⅳ.18,53，78，79。

博斯普鲁斯（Bosporus） （1）一位色雷斯人，Ⅳ.83，85～89，118；Ⅶ.10,20。

博斯普鲁斯（Bosporus） （2）一位金麦里亚人（Cimmerian），Ⅳ.12，28，100。

波提埃亚（Bottiaea） 在色雷斯，Ⅶ.123，127；波提埃亚人（Bottiaeans），Ⅶ.185；Ⅷ.127。

弓（bow） 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弓，Ⅲ.21，30；在薛西斯的军队中，Ⅶ.61，64～67，69，77，92；吕基亚人的弓，Ⅶ.77；与阿玛西斯使用的弓相比，Ⅱ.173；赫拉克利斯的弓，Ⅳ.9。

布兰齐代（Branchidae） 在米利都境内，Ⅰ.46，92，157，159；Ⅱ.159；Ⅴ.36；神庙的祭司们，Ⅰ.158；被波斯人洗劫，Ⅵ.19。

青铜（brass） 埃塞俄比亚的稀有金属，Ⅲ.23；斯基泰人未曾拥有这种金属，Ⅳ.71。

布劳隆（Brauron） 在阿提卡，Ⅳ.145；Ⅵ.138。

布伦特西昂（Brentesium） 在意大利（今日之布林迪西，Brindisi），Ⅳ.99。

布里安提克（Briantice） 色雷斯的滨海地区，Ⅶ.108。

贿赂（bribes） 向德尔斐神谕行贿，Ⅴ.63；向波斯人行贿，Ⅴ.21；向斯巴达人行贿，Ⅲ.148；Ⅴ.51；Ⅵ.72；Ⅷ.5；泰米斯托克利斯受贿，Ⅷ.4，112；建议阿塔巴佐斯向希腊人的首脑行贿，Ⅸ.41。

砖（bricks） 巴比伦的砖，Ⅰ.179；砖砌成的金字塔，Ⅱ.136。

桥（bridge） 哈利斯河上的桥，Ⅰ.75；巴比伦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的桥，Ⅰ.186；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Ⅳ.87，88；伊斯特河上的桥，Ⅳ.89，97，139～141；赫勒斯滂海峡的桥，Ⅶ.25，36；Ⅷ.117；斯特里梦河上的桥，Ⅶ.24,113。

布里杰斯人（Brigians） 弗里基亚人旧称，Ⅶ.73。

布林迪西（Brindisi） 在意大利，Ⅳ.99。

布隆古斯（Brongu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9。

青铜武器（bronze armour） Ⅱ.152。

胸针（brooches） 雅典妇女的胸针，Ⅴ.87；阿尔哥斯和埃吉那妇女的胸针，Ⅴ.88。

布伦特西昂（Brentesium，Brundusium） 即现在的布林迪西，Ⅳ.99。

布里吉人（Brygi） 即色雷斯的布里吉人（Brygian Thracians），他们袭击玛尔多纽斯的波斯军营，Ⅵ.45；在薛西斯军中，Ⅶ.185。

布巴列斯（Bubares） 麦加巴佐斯（Megabazus）之子，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姐妹为妻，Ⅴ.21；Ⅶ.22；Ⅷ.136。

布巴斯提斯（Bubastis） （1）埃及三角洲地区一城市，Ⅱ.59，60，67，137，154，158，166；描述，Ⅱ.137，138；阿尔特密斯节，Ⅱ.60；猫尸埋葬在那里，Ⅱ.67。

布巴斯提斯（Bubastis） （2）阿尔特密斯在埃及的称呼，Ⅱ.137，156。参见阿尔特密斯。

布迪伊（Budii） 米底人的一部落，Ⅰ.101。

布迪尼人（Budini） 斯基泰毗邻的一个民族，Ⅳ.21，22，102，105，108，109，119，120，122，123，136。

水牛（buffaloes） 在利比亚，Ⅳ.192。

布利斯（Bulis） 斯巴达人，因为斯巴达人曾杀死波斯来使，而主动提出去薛西斯那里去偿命，Ⅶ.134～137。

公牛（bulls） 对于爱帕夫斯（Epaphus）来说是神圣的，Ⅱ.38；牛血，Ⅲ.15；禁食，Ⅳ.186；克列奥蒙尼奉献牺牲，Ⅵ.76；野生的公牛，在欧洲，Ⅶ.125。

布拉（Bura） 阿凯亚人一城镇，在阿哥里斯，Ⅰ.145。

活埋（burial alive） 波斯人的一种习俗，Ⅲ.35；Ⅶ.114。

埋葬习俗（burial customs） 波斯人的埋葬习俗，Ⅰ.140；巴比伦人的埋葬习俗，Ⅰ.198；马撒盖泰人的埋葬习俗，Ⅰ.216；埃及人的埋葬习俗，Ⅱ.85～90；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埋葬习俗，Ⅲ.24；斯基泰诸王的埋葬习俗，Ⅳ.71，72；其他斯基泰人的埋葬习俗，Ⅳ.73；纳萨摩涅斯人（Nasamonians）的埋葬习俗，Ⅳ.190；色雷斯人的埋葬习俗，Ⅴ.4～8；斯巴达国王的埋葬习俗，Ⅵ.58。

布塞（Busae） 米底人的一个部落，Ⅰ.101。

布西利斯（Busiris） 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城市，Ⅱ.59，61；布西利斯地区，Ⅱ.165。

布托（Buto） 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城镇，那里有伊西斯神庙，Ⅱ.59，63，67，75，83，111，133，152，155，156；神谕，Ⅱ.83，111，133，152；Ⅲ.64；鹰和鼠埋葬在那里，Ⅱ.67。

贝巴西亚半岛（Bybassian peninsula） 在卡里亚，Ⅰ.174。

拜占庭（Byzantium） 城市，Ⅳ.87，144；Ⅴ.103；Ⅵ.5，26，33；Ⅸ.89；拜占庭人（Byzantines），Ⅳ.87，144；Ⅴ.26；Ⅵ.33；阿里斯顿（Ariston），Ⅳ.138；地理位置，Ⅳ.144；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在拜占庭，Ⅵ.5，26；拜占庭人离开他们的城市，Ⅵ.33。

C

卡巴列斯人（Cabales） 利比亚北部一个小部落，Ⅳ.171。

卡巴列耶斯人（Cabalees） 居住在吕基亚边境上的一个民族，向波斯人纳贡，属于波斯帝国第2省区，Ⅲ.90；Ⅶ.77。

卡贝利（Cabeiri） 在孟菲斯，Ⅲ.37；在萨摩色雷斯，Ⅱ.51。

卡德摩斯人（Cadmeians） 随卡德摩斯移居希腊的腓尼基人，Ⅰ.56，146；Ⅴ.57，61；

Ⅸ.27；塞拉斯（Theras） ，Ⅳ.147；卡德摩斯的胜利，Ⅰ.166；性格，Ⅴ.59。

卡德摩斯（Cadmus） （1）推罗人（Tyrian），阿根诺尔（Agenor）之子，Ⅱ.49，145；Ⅳ.147；Ⅴ.57～59。

卡德摩斯（Cadmus） （2）科斯（Cos）的卡德摩斯，Ⅶ.163，164。

卡代提斯（Cadytis） 叙利亚一城市，Ⅱ.159；Ⅲ.5。

凯纽斯（Kaeneus） 一位科林斯人，Ⅴ.92。

凯库斯（Caicus） 河流，在吕底亚和美西亚之间，Ⅶ.42；凯库斯平原，Ⅵ.28。

卡拉米萨（Calamisa or Calama） 萨摩斯沿海的一个地方，Ⅸ.96。

卡兰提埃人（Calantians） 印度的一个部族，Ⅲ.97。

卡拉希里埃斯人（Calasirians） 埃及武士阶层，Ⅱ.164，166，168；在普拉提亚，玛尔多纽斯军中，Ⅸ.32。

卡拉希里斯（calasiris） 埃及人的外衣，Ⅱ.81。

卡尔卡斯（Calchas） Ⅶ.91。

卡尔开顿（Calchedon） 参见 Chalcedon。

卡列·阿克特（Cale Acte） 在西西里，Ⅵ.22，23。

卡兰提埃人（Callantians） 参见 Calantians，Ⅲ.97。

卡拉泰布斯（Callatebus） 吕底亚一城镇，Ⅶ.31。

卡拉提埃的印度人（Callatian Indians） Ⅲ.38。

卡里阿德斯（Calliades） 雅典人，公元前 480 年度雅典的执政官，Ⅷ.51。

卡里阿斯（Callias） （1）雅典人，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之子，公元前 448 年出使波斯，Ⅶ.151。

卡里阿斯（Callias） （2）雅典人，菲尼浦斯（Phaenippus）之子，卡里阿斯（1）之祖父，皮西特拉图的政敌，Ⅵ.121，122。

卡里阿斯（Callias） （3）爱利斯的预言者，Ⅴ.44，45。

卡里克拉特斯（Callicrates） 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被杀，Ⅸ.72，85。

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 一位来自阿菲德奈村社的雅典人，马拉松战役时担任雅典的波列玛科斯，Ⅵ.109～111，114。

卡里波里斯（Callipolis） 在西西里，Ⅶ.154。

卡里皮代（Callippidae） Ⅳ.17。

卡里斯塔（Callista） 塞拉（Thera）岛的古称，Ⅳ.147。

卡利德那人（Calydnians） 源自 Calydna，薛西斯舰队中的岛民，Ⅶ.99。

卡林达（Calynda） 毗邻吕基亚的边境，Ⅰ.172；卡林达人的舰船，Ⅷ.87，88。

卡玛林纳（Camarina） 城邦，在西西里，Ⅶ.153，154，156。

冈比西斯（Cambyses） （1）波斯人，泰斯皮斯（Teispis）之子，居鲁士之父，Ⅰ.46，73，107，108，111，122，124，207；Ⅲ.69；Ⅶ.11，51。

冈比西斯（Cambyses） （2）波斯国王，居鲁士之子，Ⅰ.208；Ⅱ.1，181；Ⅲ.1～4，7，9，10，13～17，19～21，25，27，29～34，36，38，39，44，61～68，73～75，80～88，89，97，120，122，126，139，140；Ⅳ.165，166；Ⅴ.25；Ⅶ.1，8，18，51；远征埃及，Ⅲ.1；凌辱阿玛西斯的木乃伊，Ⅲ.16；遣使去埃塞俄比亚，Ⅲ.20；出征埃塞俄比亚人，Ⅲ.25；暴行和疯狂，Ⅲ.27～38；娶其姐妹为妻，Ⅲ.31；死亡，Ⅲ.64～66；他统治的特点，

Ⅲ.89;嗜酒，Ⅲ.34;处治腐败的法官，Ⅴ.25。

骆驼（camels） Ⅰ.80；Ⅲ.9，102，103；Ⅶ.83，86，87。

卡米库斯（Camicus） 城镇，在西西里，相传米诺斯死于此地，Ⅶ.169，170。

卡米鲁斯（Camirus） 多利斯人的城镇，在罗德斯岛，Ⅰ.144。

坎普萨（Campsa） 帕列涅附近一城镇，Ⅶ.123。

运河（canals） 巴比伦的运河，Ⅰ.193；埃及的运河，Ⅱ.108；起自尼罗河的运河，Ⅱ.158;Ⅳ.39；阿索斯运河，Ⅶ.22～24，37。

卡纳斯特赖昂（Canastraeum，Canastra） 海角，在帕列涅半岛的顶端，Ⅶ.123。

坎道列斯（Candaules） (1) 吕底亚国王，希腊人称之为米尔西鲁斯，被他的妻子和居基斯谋杀，Ⅰ.7，8，10～13。

坎道列斯（Candaules） (2) 一位卡里亚人，Ⅶ.98。

卡涅（Cane，Cana） 山，Ⅶ.42。

食人之风（cannibalism） 马撒盖泰人的食人之风，Ⅰ.216；冈比西斯军食人之风，Ⅲ.25;卡拉提埃的印度人，Ⅲ.38；帕代伊人（Padaeans），Ⅲ.99；伊塞冬斯（Issedons），Ⅳ.26;安德洛法吉，Ⅳ.106。

卡诺布斯（Canobus，Canabus） 埃及一城市，Ⅱ.15，97；尼罗河的卡那布斯河口，Ⅱ.17,113，179。

帽子（cap） 波斯人的帽子，Ⅰ.132；Ⅲ.12；Ⅴ.49；Ⅶ.61；萨凯人的帽子，斯基泰人的帽子，Ⅶ.64。

卡法琉斯（Caphareus） 优波亚岛一海角，Ⅷ.7。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Ⅰ.71～73，76；Ⅴ.52；Ⅶ.26；卡帕多西亚人（Cappadocians），Ⅰ.72；Ⅴ.49；Ⅶ.72。

卡尔（Car） 卡里亚人的名祖，Ⅰ.171。

卡尔基尼提斯（Carcinitis） 斯基泰一城市，Ⅳ.55，99。

卡尔达米列（Cardamyle） 在拉哥尼亚，Ⅷ.73。

卡尔迪亚（Cardia） 城镇，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今日土耳其之加利波利半岛），Ⅵ.34,36，41；Ⅶ.58；Ⅸ.115。

卡伦涅（Carene，Carina） 城镇，在阿塔纽斯附近，Ⅶ.42。

卡列努斯（Carenus） 一位斯巴达人，Ⅶ.173。

卡里亚（Caria） Ⅰ.142，175；Ⅴ.103，117，122；Ⅵ.25；Ⅶ.31，195；卡里亚人（Carians），Ⅰ.28，171，172，174；Ⅱ.61，152，154，162；Ⅲ.11，90；Ⅴ.111，112，117～121;Ⅵ.20；Ⅶ.93，97，98；Ⅷ.22；卡里亚妇女，Ⅰ.92,146；种族，Ⅰ.171，172；民族，Ⅷ.19；服饰，Ⅴ.88；装备，Ⅶ.93;口语，Ⅰ.171；Ⅷ.135；武力，Ⅶ.97；习俗，Ⅰ.173;希腊语在卡里亚，Ⅰ.142；卡里亚的宙斯，Ⅴ.66；他们的起源和古称，Ⅰ.171；卡里亚人在埃及，Ⅱ.61，152，154，163；Ⅲ.11；屈从于哈尔帕古斯（Harpagus），Ⅰ.174；加入伊奥尼亚人的暴动，Ⅴ.117～121；在薛西斯的军中，Ⅶ.93；他们的舰船，Ⅶ.97。

卡尔内亚（Carneia） 拉栖代梦人的一个节日，Ⅶ.206；Ⅷ.72。

卡尔帕苏斯（Carpathus） 岛屿，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Ⅲ.45。

卡尔皮斯（Carpis） 伊斯特河西部一支流，Ⅳ.49。

迦太基（Carthage or Carchedon） 腓尼基人的殖民城邦，Ⅲ.19；Ⅶ.167；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Ⅰ.166，167；（Ⅱ.32)；Ⅲ.17，19；Ⅳ.43，195，196，(197)；Ⅴ.42；Ⅵ.17；Ⅶ.158，165～167；汉诺（Hanno)，汉密尔卡（Hamilcar)，Ⅶ.165；环绕非洲的航行，Ⅳ.43；与阿拉里亚（Alalia）的佛凯亚人作战，Ⅰ.166，167；侵入西西里，Ⅶ.165～167。

卡利安达（Caryanda） Ⅳ.44。

卡利斯图（Carystus） 城市，在优波亚南部，Ⅳ.33；Ⅵ.99；Ⅷ.66，112；Ⅸ.105；法那哥拉斯（Phanagoras)，奥涅特斯（Onetes)，Ⅶ.214；国土，Ⅸ.105。

卡桑布斯（Casambus） 一位埃吉那人，Ⅵ.73。

卡西昂（Casius） 山，在埃及东部边境，Ⅱ.6，158；Ⅲ.5。

卡斯门奈（Casmenae，Casmene） 西西里一城镇，Ⅶ.155。

卡斯帕提鲁斯（Caspatyrus） 城市，Ⅲ.102；Ⅳ.44。

里海（Caspian sea） 卡斯皮伊海，Ⅰ.202～204；Ⅳ.40。

卡斯皮伊人（Caspians） (1) 源自 Caspii，在波斯帝国第 11 省区，Ⅲ.92。

卡斯皮伊人（Caspians） (2) 在波斯帝国第 15 省区，Ⅲ.93；Ⅶ.67，86。

卡桑丹涅（Cassandane） 法那斯皮斯之女，冈比西斯之母，Ⅱ.1；Ⅲ.2，3。

肉桂（cassia） 获取的途径，Ⅲ.10。

卡西特里德斯（Cassiterides） “产锡诸岛”（“Tin Islands”，大概是指不列颠)，Ⅲ.115。

卡斯塔里亚（Castalia） 泉，在德尔斐，Ⅷ.39。

卡萨奈亚（Casthanaea） 城镇，在玛格涅西亚，Ⅶ.183，188。

蓖麻油（castor oil） Ⅱ.94。

卡塔都帕（Catadupa） 尼罗河的瀑布，Ⅱ.17。

卡塔拉克特斯（Cataractes） 迈安德河一支流，Ⅶ.26。

卡提亚利（Catiari） 斯基泰最古老的部落之一，Ⅳ.6。

猫（cats） 在埃及，Ⅱ.66，67。

牛（cattle） 在埃及，Ⅱ.41；Ⅳ.183。

考加萨（Caucasa） 在开俄斯岛东南部沿海，Ⅴ.33。

高加索山脉（Caucasus range） Ⅰ.103，203，204；Ⅲ.97；Ⅳ.12。

考康斯人（Caucons） 阿卡底亚人中的一支，最古老的希腊居民之一，Ⅰ.147；Ⅳ.148。

考尔德隆（Cauldrons） 在温泉关，Ⅶ.176。

考努斯（Caunus） 城市，距卡里亚和吕基亚不远，Ⅰ.176；Ⅴ.103；考努斯人，Ⅰ.171,172，176；种族，语言和风俗，Ⅰ.172。

堤道（causeway of Cheops） 齐奥普斯（Cheops，埃及法老）的堤道，Ⅱ.124。

烧灼（cauterisation） 烧灼小孩的头颅，Ⅳ.187。

“穴居的”埃塞俄比亚人（“Cave-dwelling” Ethiopians） Ⅳ.183。

凯斯特（Cayster） 河流，在萨尔狄斯附近，Ⅴ.100。

凯奥斯人（Ceans） 源自 Ceos，Ⅳ.35；Ⅷ.1，46；凯奥斯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s)，Ⅴ.102。

凯克罗普斯（Cecrops） 雅典之王，Ⅶ.141；Ⅷ.44，53；凯克罗皮代伊人（Cecropidae)，雅典人的古称，Ⅷ.44。

凯来奈（Celaenae） 城市，在弗里基亚，Ⅶ.26。

凯利亚斯（Celias，Celeas） 一位斯巴达人，Ⅴ.46。
凯尔特人（Celti） 欧洲最西端的民族，在赫拉克利斯柱以外，Ⅱ.33；Ⅳ.49。
人口普查（census） 用箭头符号进行人口统计，Ⅳ.81。
凯奥斯（Ceos） 在萨拉米斯，Ⅷ.76。
凯法伦尼亚（Cephallenia） 岛屿，在希腊以西，Ⅸ.28。
凯芬涅斯人（Cephenes） 希腊人对波斯人的古称，Ⅶ.61。
凯菲乌斯（Cepheus） 拜鲁斯之子，Ⅶ.61。
凯菲苏斯（Cephissus） 河流，在佛基斯，Ⅶ.178；Ⅷ.33。
凯拉米库斯（Ceramicus） 海湾，在卡里亚，Ⅰ.174。
角蝰（cerastes） 一种产于非洲及小亚细亚的毒蛇，在埃及的底比斯，Ⅱ.74；在利比亚，Ⅳ.192。
凯尔卡索鲁斯（Cercasorus） 埃及一城市，Ⅱ.15，17，97。
凯尔科佩斯（Cercopes） 遗址所在地，位于德摩比利附近山区。Ⅶ.216。
卡尔开顿（Chalcedon） 土地，Ⅳ.85；人民，Ⅳ.144；Ⅴ.26；Ⅵ.23。
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 半岛，Ⅶ.185；Ⅷ.127；色雷斯的卡尔基狄克人（Chalcideans），Ⅷ.127。
卡尔基斯（Chalcis） 优波亚岛上的卡尔基斯城邦，Ⅵ.118；Ⅶ.183，189；Ⅷ.44；卡尔基斯人（Chalcideans）Ⅴ.74，77，91，99；Ⅵ.100；Ⅷ.1，46；Ⅸ.28,31；希波伯泰（Hippobotae），Ⅴ.77；Ⅵ.100。
迦勒底人（Chaldaens） 巴比伦的一个祭司阶层，Ⅰ.181，183；Ⅶ.63；迦勒底城门，巴比伦城门之一，Ⅲ.155。
卡列斯特拉（Chalestra） 阿修斯河畔一城镇，Ⅶ.123。
挑战（challenge） 海鲁斯（Hyllus）的挑战，Ⅸ.26；幼发拉底河的挑战，Ⅸ.75；玛尔多纽斯的挑战，Ⅸ.48。
卡利比亚人（Chalybians） 臣服于克洛伊索斯，Ⅰ.28。
坎普萨（champsa） 埃及人对鳄鱼的称呼，Ⅱ.69。
卡拉德拉（Charadra） 佛基斯一城镇，Ⅷ.33。
卡拉叙斯（Charaxus） 萨芙（Sappho）的兄弟，Ⅱ.135。
卡利劳斯（Charilaus） 萨摩斯人，麦安多琉斯（Maeandrius）的兄弟，Ⅲ.145,146。
战车（chariot） 置于雅典卫城入口处，Ⅴ.77；宙斯的战车，Ⅶ.40；给予泰米斯托克利斯的战车，Ⅷ.124；利比亚人中驾御战车者，Ⅳ.170，183，189；希腊人的战车竞赛，Ⅵ.35，70，103，122。
卡罗皮浦斯（Charopipus） 阿里斯塔哥拉斯的兄弟，Ⅴ.99。
卡莉特斯（Charites） 美惠女神，宙斯和攸莉诺麦（Eurynome）或赫拉之女，象征美丽和快乐，是女性优美的化身，Ⅱ.50。
凯密斯（Chemmis） （1）岛屿，Ⅱ.156。
凯密斯（Chemmis） （2）上埃及一城市，属于底比斯诺姆，Ⅱ.91；凯密斯地区，Ⅱ.165。
齐奥普斯（Cheops） 埃及法老，Ⅱ.124，126，127。
凯福仁（Chephren） 埃及法老，齐奥普斯的兄弟，Ⅱ.127。

凯拉斯密斯（Cherasmis） 一位波斯人，阿泰克特斯之父，Ⅶ.78。

科尔松尼斯（Chersonese） （1）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Ⅳ.143；Ⅵ.33，34，36，37，39～41，103，140；Ⅶ.22，33，58；Ⅷ.130；Ⅸ.114，116；科尔松尼斯人，Ⅳ.137；Ⅵ.38，39；Ⅸ.118，120；为米太雅德家族所统治，Ⅵ.33～40，103，104，140；雅典人在那里的军事行动，Ⅸ.114～121。

科尔松尼斯（Chersonese） （2）“崎岖之地”，在塔乌利卡（Taurica），Ⅳ.99。

孩童（children） 检验最古老的语言，Ⅱ.2；被麦涅劳斯（Menelaus）用于祭风神，Ⅱ.119；科尔基斯人（Colchians）和埃塞俄比亚人把孩童作为贡品送交，Ⅲ.97；在开俄斯学校里被屠杀，Ⅵ.27；阿美斯特莉丝用孩童献牺牲，Ⅶ.114；埃杰代（Aegeidae）的孩童死亡，Ⅳ.149。

奇琉斯（Chileus） 泰格亚的奇琉斯，Ⅸ.9。

奇隆（Chilon） （1）一位斯巴达人，希腊“七贤”之一，Ⅰ.59；Ⅶ.235。

奇隆（Chilon） （2）一位斯巴达人，德玛门努斯（Demarmenus）之子，Ⅵ.65。

开俄斯（Chios） 岛屿，Ⅰ.142，160，164；Ⅱ.178；Ⅴ.33，34，98；Ⅵ.25，26，31；Ⅷ.132；开俄斯的国土，Ⅵ.26；开俄斯人，Ⅰ.18，142，160，161，165；Ⅱ.135；Ⅴ.98；Ⅵ.2，5，8，15，16，26，27；Ⅷ.106，132；Ⅸ.106；格劳库斯（Gelaucus），Ⅰ.25；斯特拉提斯（Strattis），Ⅳ.138；帕尼奥纽斯（Panionius），Ⅷ.105；种族和语言，Ⅰ.142；帮助米利都反对吕底亚人，Ⅰ.18；在拉德会战中，Ⅵ.8，15，16；为希斯提埃乌斯征服，Ⅵ.26，27；遣派使者去列奥提齐德斯（Leotychides），Ⅷ.132；在德尔斐的祭坛，Ⅱ.135。

考阿斯皮斯（Choaspes） 流经苏撒的一条河流，Ⅰ.188；Ⅴ.49，52。

考伊里埃（Choereae） 优波亚沿海一地方，在爱利特里亚附近，Ⅵ.101。

考伊鲁斯（Choerus） 一位瑞吉昂人，Ⅶ.170。

考恩（Chon） 河流，在西北希腊，Ⅸ.93。

考伊里埃泰（Choereaetae） 西基昂一部落，Ⅴ.68。

乔拉斯米亚人（Chorasmians） 源自 Choramii，即花剌子模人，在帕提亚东北，奥克苏斯（Oxus，阿姆河的旧称）河流域一民族，Ⅲ.93，117；Ⅶ.66。

克罗缪斯（Chromius） 一位阿尔哥斯人，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之间战争以后仅有的3位幸存者之一，Ⅰ.82。

年代学（年表，chronology） 埃及的年代学，Ⅱ.142～145。

克松尼埃（Chthoniae） 在帕洛斯（Paros），Ⅵ.134；在革拉（Gela），Ⅶ.153。

齐特罗伊（Chytroi） “Cauldrons”，在德摩比利，Ⅶ.176。

基科涅斯人（Ciconians） 源自 Cicones，色雷斯人一部族，Ⅶ.59，108，110。

基里基亚（Cilicia） 基里基亚的土地，Ⅱ.17，34；Ⅲ.90；Ⅴ.52，108；Ⅵ.43，95；Ⅸ.107；基里基亚人（Cilicians），Ⅰ.28，72；Ⅱ.17；Ⅲ.90，91；Ⅴ.49，52，118；Ⅵ.6；Ⅶ.77，91，98；Ⅷ.68，100；奥罗麦冬（Oromedon），Ⅶ.98；装备，Ⅶ.91；基里基亚大门，Ⅴ.52；舰船，Ⅷ.14。

基里克斯（Cilix） 阿根诺尔之子，Ⅶ.91。

吉拉（Cilla） 埃奥利斯人的一个城镇，在小亚细亚，Ⅰ.149。

金麦里亚（Cimmeria） Ⅳ.11，12；金麦里亚人（Cimmerians），原居住在斯基泰亚，后被驱逐，进入亚细亚，Ⅰ.6，15，16，103；Ⅳ.1，11～13；Ⅶ.20；渡船（渡口），Ⅳ.12，

45；城墙，Ⅳ.12；博斯普鲁斯，Ⅳ.12，28，100；在吕底亚，Ⅰ.15。

客蒙（Cimon） （1）斯特萨格拉斯（Stesagoras）之子，小米太雅德之父，Ⅵ.34,38；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优胜，被皮西特拉图的儿子们所杀，Ⅵ.103。

客蒙（Cimon） （2）米太雅德之子，Ⅵ.136；攻克爱昂，Ⅶ.107。

金德亚（Cindya） 卡里亚一城镇，Ⅴ.118。

金涅亚斯（Cineas） 色萨利国王，Ⅴ.63。

肉桂（cinnamon） 获取途径，Ⅲ.111。

金尼普斯（Cinyps） （1）河流，在利比亚，Ⅳ.175；（Ⅴ.42）。

金尼普斯（Cinyps） （2）地区，在利比亚，Ⅳ.198；Ⅴ.42。

割礼（circumcision） 埃及人行割礼，Ⅱ.36，104；其他民族，Ⅱ.104。

基西亚（Cissia） 位于波斯湾，Ⅲ.91；Ⅴ.49，52；Ⅵ.119；巴比伦大门，Ⅲ.155，158；基西亚人（Cissians），波斯的属民，Ⅲ.91；Ⅶ.62，86，210。

基赛隆（Cithaeron） 山脉，在阿提卡和波奥提亚之间，Ⅶ.141；Ⅸ.19，25，38，39，51，56，69；穿越基赛隆山，Ⅸ.38，39。

公民（citizens） 得到埃奥利斯诸邦承认的公民，Ⅰ.150；得到雅典承认的公民，Ⅴ.57；得到叙拉古承认的公民，Ⅶ.156；得到泰斯皮亚承认的公民，Ⅷ.75；得到斯巴达承认的公民，Ⅸ.33；得到吕基亚承认的公民，Ⅰ.173。

基乌斯（Cius） （1）美西亚一城镇，Ⅴ.122。

基乌斯（Cius） （1）伊斯特河一支流，Ⅳ.49。

阶级（classes） 埃及人的阶级，Ⅱ.164；Ⅵ.60；叙拉古的阶级，Ⅶ.155。

克拉左门奈（Clazomenae） 伊奥尼亚人的城市，在吕底亚，Ⅰ.16，142；Ⅱ.178；Ⅴ.123；克拉左门奈人，Ⅰ.51；提麦修斯（Timesius），Ⅰ.168。

克列阿德斯（Cleades） 一位普拉提亚人，Ⅸ.85。

克列安德（Cleander） （1）潘塔列斯（Pantares）之子，革拉的僭主，Ⅶ.154,155。

克列安德（Cleander） （2）希波克拉特斯之子，Ⅶ.155。

克列安德（Cleander） （3）来自阿卡狄亚的菲伽列亚城镇的预言家，Ⅵ.83。

克里尼亚斯（Cleinias） 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之子，Ⅷ.17。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 （1）西基昂的僭主，阿里斯托尼姆斯（Aristonymus）之子，在西基昂实施改革，Ⅴ.67，68，69；Ⅵ.126，128～131。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 （2）雅典人，克里斯提尼（1）的外孙，Ⅵ.31；在雅典实行民主改革，Ⅴ.66，67，69，70，72，73；Ⅵ.131。

克列奥比斯（Cleobis） 一位阿尔哥斯人，Ⅰ.31。

克列昂布罗图斯（Cleombrotus） 一位斯巴达人，安那克桑德里达斯之子，Ⅴ.41；Ⅶ.205；Ⅷ.71；Ⅸ.10。

克列奥蒙尼（Cleomenes） 斯巴达国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之子，Ⅲ.148；Ⅴ.39，41，42，48～51，54，64，70，72～76，90，97；Ⅵ.50，51，61，64～66，73～76，78～82，84，85，92，108；Ⅶ.148，205，239；出生，Ⅴ.41；就任国王，Ⅴ.39；疯狂症，Ⅴ.42；Ⅵ.75；建议去普拉提亚，Ⅵ.108；对付玛尔多纽斯，Ⅲ.148；在雅典，Ⅴ.64，72；在阿提卡，Ⅴ.74,75；阿里斯塔哥拉斯，Ⅴ.49～51；和阿尔哥斯交战，Ⅵ.76～83；在埃吉那，Ⅵ.61，65，66；第二次出征埃吉那，Ⅵ.73；从斯巴达出走，Ⅵ.74；返回，Ⅵ.75；死亡，Ⅵ.75。

克列奥奈（Cleonae） 城镇，在阿索斯，Ⅶ.22。

军事移民（cleruchs） 雅典的军事移民，在优波亚，Ⅴ.77。

克里夫斯（Cliffs） 参见克列姆尼（Cremni）。

气候（climate） 对人类性格的影响，Ⅸ.122；希腊的气候，Ⅲ.106；伊奥尼亚的气候，Ⅰ.142；埃奥利亚的气候，Ⅰ.149；斯基泰的气候，Ⅳ.28～31。

克里尼亚斯（Clinias） 一位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之子，在阿尔特密西昂海战，Ⅷ.17。

克里提亚代（Clytiadae） 爱利斯的一个祭司氏族，Ⅸ.33。

克尼多斯（Cnidus） 多利斯人的移民城邦，在卡里亚，位于特里奥皮昂（Triopium）海角上，Ⅰ.144；Ⅱ.178；Ⅲ.138；领土，Ⅰ.174；Ⅳ.164；克尼多斯人（Cnidians），Ⅰ.174；Ⅲ.138；Ⅳ.164。

克诺苏斯（Cnoethus） 一位埃吉那人，尼科德罗姆斯之父，Ⅵ.88。

克诺索斯人（Cnossian） 源自 Cnossus，在克里特，Ⅲ.122。

沿海地区（Coast－land） 沿海地区的皮拉斯基人，Ⅶ.94。

科邦（Cobon） 一位德尔斐人，Ⅵ.66。

科德鲁斯（Codrus） 雅典王，Ⅰ.147；Ⅴ.65，76。

科埃列（Coele） 山谷，在阿提卡，Ⅵ.103。

科埃尼拉（Coenyra） 在塔索斯，Ⅵ.47。

科埃斯（Coes） 米提列涅的科埃斯，建议大流士让伊奥尼亚人留守伊斯特大桥，Ⅳ.97；成为米提列涅的统治者，Ⅴ.11；死亡，Ⅴ.37，38。

棺材（coffins） 在埃及，Ⅱ.78；在埃塞俄比亚，Ⅲ.24。

铸币（coined money） 吕底亚人最早使用，Ⅰ.94；大流克的铸造，Ⅳ.166。

科拉尤斯（Colaeus） 一位萨摩斯人，Ⅳ.152。

科拉克赛斯（Colaxais） 一位斯基泰人，塔吉塔乌斯的儿子，Ⅳ.5，7。

科尔基斯（Colchis） 攸克星海沿岸一城邦，Ⅰ.104；科尔基斯人（Colchians），Ⅰ.2，104；Ⅱ.104，105；Ⅲ.97；Ⅳ.37，40；Ⅶ.79；米底娅（Medea），Ⅶ.62；法希斯（Phasis），在科尔基斯，Ⅳ.45；埃亚（Aea），Ⅰ.2；Ⅶ.193，197；科尔基斯的亚麻制品，Ⅱ.105；Ⅳ.45。

科里亚斯（Colias） 阿提卡海角，Ⅷ.96；科里亚斯的妇女，Ⅷ.96。

科罗丰（Colophon） 伊奥尼亚人的城镇，在吕底亚，Ⅰ.142；被居基斯征服，Ⅰ.14，16；科罗丰人，147，150。

科洛塞（Colossae） 城市，在弗里基亚，Ⅶ.30。

巨型雕像（colossal statues） Ⅰ.183；Ⅱ.91，110，121，130，149，176。

圆柱（columns） 以弗所神庙圆柱，克洛伊索斯所赠，Ⅰ.92。

康布雷亚（Combreia） 城镇，在帕列涅附近，Ⅶ.123。

康普散图斯（Compsantus） 河流，在色雷斯，Ⅶ.109。

政制（宪法，constitution） 来库古斯（Lycurgus）的政制，Ⅰ.65；克里斯提尼的政制，Ⅴ.66，69。

康塔德斯都斯（Contadesdus） 河流，在色雷斯，Ⅳ.90；Ⅶ.109。

大陆（continents） 大陆的名字，Ⅳ.45。

痉挛（convulsion） 痉挛的治疗，Ⅳ.187。

科派斯（Copais） 湖泊，在波奥提亚，Ⅷ.135。

青铜（copper） 在埃塞俄比亚十分罕见，Ⅲ.23。

科基拉（Corcyra） Ⅲ.48，52，53；Ⅶ.145；科基拉人（Corcyraeans），Ⅲ.48～50,53；Ⅶ.145，154，168。

科列苏斯（Coressus） 小山，在以弗所附近的沿海地带，Ⅴ.100。

科林斯（Corinth） 城邦，Ⅰ.23，24；Ⅲ.50，52，53；Ⅴ.92，93；Ⅵ.128；Ⅶ.202；Ⅷ.45；Ⅸ.88；科林斯人（Corinthians），Ⅰ.14，23，24，50，51；Ⅱ.167；Ⅲ.48，49；Ⅳ.162；Ⅴ.75，76，92，93；Ⅵ.89，108；Ⅶ.137（阿里斯提亚斯），154，195；Ⅷ.1，5（阿戴曼图斯），21，43，61，72，79，94；Ⅸ.28,31，69，95，102，105；阿戴曼图斯，埃提昂，安菲昂，阿里斯提亚斯（2），库普塞卢斯，吕科弗隆（Lycophron），柏里安德（Periander），索西克利斯（Sosicles）；科林斯妇女，Ⅲ.134；Ⅴ.92；麦莉萨（Melissa），拉布达（Labda）；头盔（helmet），Ⅳ.180；服饰，Ⅴ.87；巴克奇亚德在科林斯，Ⅴ.92；库普塞卢斯，Ⅴ.92；柏里安德，Ⅰ.20，23，24；Ⅲ.50～53；Ⅴ.92；科林斯人攻击萨摩斯人，Ⅲ.48；和雅典一起反对战争，Ⅴ.75，92；帮助雅典人，Ⅵ.89；在温泉关，Ⅶ.202；在阿尔特密西昂，Ⅷ.1；在萨拉米斯，Ⅷ.94；在普拉提亚，Ⅸ.28，31，69；在米卡列，Ⅸ.102，105；尊重工匠的手艺，Ⅱ.167。

谷物（corn） 在巴比伦，Ⅰ.193；谷物贸易：在斯基泰，Ⅳ.17；Ⅶ.147；在西西里，Ⅶ.158。

科洛比乌斯（Corobius） 克里特商人，希腊人雇他引航去利比亚，Ⅳ.151～153。

科罗尼亚（Coronea，Coronaea） 城市，在波奥提亚，Ⅴ.79。

科西嘉（Corsica） 岛屿，Ⅰ.165～167；科西嘉人，Ⅶ.165。

女用紧身胸衣（corselets） 埃及人的女用胸衣，Ⅰ.135；Ⅶ.89；亚麻的胸衣，Ⅱ.182；Ⅲ.47；Ⅶ.63，89。

科里基昂洞穴（Corycian cave） 在帕纳苏斯山，德尔斐的逃亡者托庇于此，Ⅷ.36。

科里达卢斯（Corydallus） 安提库拉的科里达卢斯，Ⅶ.214。

科利斯（Corys） 河流，在阿拉伯半岛，Ⅲ.9。

科斯（Cos） 岛屿，在卡里亚附近，Ⅰ.144；Ⅸ.76；科斯人（Coans），Ⅶ.99,164；科斯妇女，Ⅸ.76；卡德摩斯，Ⅶ.163；安塔哥拉斯（Antagoras），赫格托里德斯（Hegetorides），Ⅸ.76。

梳妆匣（cosmetics） 斯基泰妇女使用的梳妆匣，Ⅳ.175。

棉花（cotton） Ⅲ.47，106；Ⅶ.65。

快步信使（courier） 从雅典送信到斯巴达，Ⅵ.105；从阿尔哥斯送信给玛尔多纽斯，Ⅸ.12；波斯人的快步信使，Ⅷ.98。

妓女（courtesan） 在那乌克拉提斯，Ⅱ.135。

母牛（cow） 伊西斯（Isis）的圣兽，Ⅱ.41；在萨伊斯，Ⅱ.129～132；埃及人禁食牛肉，Ⅱ.18，41；游牧的利比亚人和库列涅、巴尔卡的妇女也禁食牛肉，Ⅳ.186。

手艺（crafts） 手艺的传承，在斯巴达，Ⅵ.60。

克拉奈人（Cranai） 雅典人的古称，Ⅷ.44。

克拉纳斯皮斯（Cranaspes） 一位波斯人，米特洛巴特斯的儿子，Ⅲ.126。

克兰农（Crannon） 在色萨利，Ⅵ.127。

克拉西斯（Crathis） (1) 阿凯亚一河流，在伯罗奔尼撒，Ⅰ.145。

克拉西斯（Crathis） (2) 叙巴利斯一河流，Ⅴ.45。

克列姆尼（Cremni or Cliffs） 在斯基泰，Ⅳ.20，110。

克利斯顿（Creston） 城镇，在色雷斯，Ⅰ.57；克利斯顿人（Crestonians），Ⅰ.57；Ⅴ.3，5；Ⅶ.124，127；领土，Ⅷ.116。

鸟冠（crests） 头盔上加妆饰（如羽毛），是卡里亚人的发明，Ⅰ.171；

克里特（Crete） 岛屿，Ⅰ.62，172，173；Ⅲ.44，59；Ⅳ.45，151，154；Ⅶ.92，145，170，171；克里特人，Ⅰ.2，171；Ⅲ.59；Ⅳ.151，161；Ⅶ.99（阿尔特密希娅），169～171；米诺斯，科洛比乌斯，埃特阿库斯（Etearchus）(2)；弗罗尼玛（Phronima），阿尔特密希娅；和卡里亚人、吕基亚人等的关系，Ⅰ.171，173；米诺斯远征西西里，Ⅶ.170；惨败，Ⅶ.170，171；海盗劫掠，Ⅰ.2；不肯帮助希腊人反抗薛西斯，Ⅶ.169；斯巴达的宪法仿效克里特，Ⅰ.65。

克里撒平原（Crisaean plain） 在罗克里斯，Ⅷ.32。

克里塔拉（Critalla） 城镇，在卡帕多西亚，Ⅶ.26。

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 (1) 库列涅的克里托布鲁斯，Ⅱ.181。

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 (2) 托伦涅的克里托布鲁斯，Ⅷ.127。

克琉斯（Crius） 一位埃吉那人，Ⅵ.50，73；Ⅷ.92。

克罗比齐（Crobyzi） 色雷斯人一部落，Ⅳ.49。

鳄鱼（crocodile） 对鳄鱼的描述，Ⅱ.68～71；在中部非洲，Ⅱ.32；在印度，Ⅳ.44；陆地鳄鱼，Ⅳ.192。

“鳄鱼”城（City of crocodiles） 在埃及，迷宫所在地，Ⅱ.148。

克洛伊索斯（Croesus） 阿尔亚特斯之子，吕底亚国王，Ⅰ.6，7，26～28，30～38，40，41，43～49，51，53～56，59，65，67，68～71，73，75～81，83～93，95，130，141，153，155，156，207，208，211；Ⅲ.14，34，36，47；Ⅴ.36；Ⅵ.37，38，125，127；Ⅶ.30；Ⅷ.35，122；与伊奥尼亚人的战争，Ⅰ. 26，27；征服伊奥尼亚人，Ⅰ.28；梭伦，Ⅰ.29～33；帮助米太雅德，Ⅵ.37；阿提斯和阿德拉斯图斯，Ⅰ.34～35；请示神谕，Ⅰ.46～49，53～55；使阿尔克麦昂致富，Ⅵ.125；在德尔斐献礼，Ⅰ.51；Ⅷ.35，122；在其他地方献礼，Ⅰ.92；Ⅴ.36；与斯巴达结盟，Ⅰ.69，70；与居鲁士交战，Ⅰ.71，73，75～86；幸免于死，Ⅰ.86～88；责怪神谕，Ⅰ.90，91；向居鲁士进谏，Ⅰ.89，90，155，156，207；向冈比西斯进谏，Ⅲ.36；慷慨大度，Ⅰ.69；Ⅵ.125。

克罗尼德斯（Cronides） Ⅷ.77。

克罗斐山（Crophi） 被认为是尼罗河发源地的两座山之一（另一座是墨菲山），Ⅱ.28。

克罗赛亚（Crossaea） 地区，在帕列涅附近，Ⅶ.123。

克罗敦（Croton） (1) 城市，在南意大利（所谓“大希腊”Magna Graecia），Ⅲ.131，136～138；Ⅴ.44，47；领土，Ⅴ.45；克罗敦人（Crotoniants），Ⅲ.137；Ⅴ.44，45；Ⅵ.21；Ⅷ.47；医生，Ⅲ.131；卡利丰（Calliphon），德摩凯德斯（Democedes），Ⅲ.125；布塔基德斯（Butacides），腓力，Ⅴ.47；费卢斯（Phayllus），Ⅷ.47。

克罗敦（Croton） (2) 参见克利斯顿（Creston）。

水晶（crystal） 在埃塞俄比亚很常见，Ⅲ.24。

杯子（cup） 系在斯基泰人腰带上的金盏，Ⅳ.10；薛西斯把金杯丢进赫勒斯滂海峡，Ⅶ.54。

库里昂（Curium） 城市，在塞浦路斯，Ⅴ.113；库里昂人，斯特撒诺尔（Stesanor），Ⅴ.113。

诅咒太阳（cursing the sun） Ⅳ.184。

库安涅群岛（Cyanean islands） 即黑色群岛，在黑海，靠近博斯普鲁斯，Ⅳ.85,89。

库亚克萨列斯（Cyaxares） 米底国王，Ⅰ.16，46，73，103，106，107。

库柏勒（Cybele，Cybebe） 弗里基亚人吕底亚人所崇拜的女神，在萨尔狄斯，Ⅴ.102。

库伯尼斯库斯（Cyberniscus） 一位吕基亚人，Ⅶ.98。

基克拉底斯（Cyclades） 群岛，Ⅴ.30，31。

库蒂佩（Cydippe） 瑞吉昂的国王安那克西劳斯之女，Ⅷ.165。

库多尼亚（Cydonia） 城镇，在克里特，Ⅲ.44，59。

库德拉拉（Cydrara） 城镇，在吕底亚的国境上，Ⅶ.30。

库里利伊人（Cyllyrians） 叙拉古人的奴隶，Ⅶ.155。

库隆（Cylon） 一位雅典人，被阿尔克麦昂族人所杀，Ⅴ.71。

库麦（Cyme） 埃奥利斯人的城市，Ⅰ.149，157～160；Ⅴ.123；Ⅶ.194；Ⅷ.130；库麦人，Ⅰ.157，160；Ⅴ.38；阿里斯塔哥拉斯，Ⅳ.138；阿里斯托狄库斯，Ⅰ.158，159。

库奈吉鲁斯（Cynaegirus） 在马拉松战役中阵亡的一位雅典人，埃斯库罗斯的兄弟，Ⅵ.114。

库涅西伊人（Cynesians） 欧洲最西端的一个民族，与凯尔特人为邻，Ⅱ.33（在Ⅳ.49，被称为库涅特斯人，Cynetians）。

库尼斯库斯（Cyniscus） 宙西达姆斯的别名，Ⅵ.71。

库诺（Cyno） Spaco（居鲁士的养母）的希腊文写法，Ⅰ.110，122。

库诺萨格斯（Cynosarges，Cynosargos） 阿提卡的一个地方，那里有赫拉克利斯神庙，Ⅴ.63；Ⅵ.116。

库诺苏拉（Cynosura） 萨拉米斯的一个海角，Ⅷ.76，77。

塞浦路斯史诗（Cyprian Epic） Ⅱ.117，118。

塞浦路斯（Cyprus） Ⅰ.72，105，199；Ⅱ.79，182；Ⅲ.91；Ⅳ.162，164；Ⅴ.31，49，108，109，113，115；塞浦路斯人（Cyprians），Ⅰ.105；Ⅲ.19；Ⅴ.9，104，105，109，110，113，115，116；Ⅵ.6；Ⅶ.90，98；Ⅷ.68，100；塞浦路斯岛上居民的种族，Ⅶ.90；被阿玛西斯征服，Ⅱ.182；臣服于波斯人，Ⅲ.19；暴动，Ⅴ.104，108～116；随波斯人攻击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Ⅵ.6；随薛西斯远征，Ⅶ.90；他们的装备，Ⅶ.90；“塞浦路斯之钥”，Ⅴ.108。

库普塞卢斯（Cypselus） （1）科林斯的僭主，Ⅰ.14；Ⅴ.92；他的家族，Ⅵ.128。

库普塞卢斯（Cypselus） （2）一位雅典人，老米太雅德之父，Ⅵ.35。

库劳伊斯（Cyrauis） 岛屿，在利比亚近海，Ⅳ.195。

库列涅（Cyrene） Ⅱ.181，182；Ⅲ.91；Ⅳ.156，159，161～165，170，171，203；Ⅴ.47；库列涅人（Cyrenians），Ⅱ.32，33，161，181；Ⅲ.13，131；Ⅳ.152，154～156，159～161,164，169，170，186，203；库列涅地区，Ⅳ.199；睡莲，Ⅱ.96；库列涅的建立，Ⅳ.158；早期历史，Ⅳ.159～161；与阿玛西斯的关系，Ⅱ.181，182；臣服于阿玛西斯，

Ⅲ.13；Ⅳ.165；在波斯帝国的埃及省区，Ⅲ.91；斐列蒂玛（Pheretima），Ⅳ.162，165～167，200～205；城市的规模，Ⅳ.156；该地区的收成，Ⅳ.109；库列涅和萨摩斯，Ⅳ.152，162，163。

库尔密安奈（Cyrmianae） 色雷斯人一部落，Ⅳ.93。

库尔努斯（Cyenus） （1）岛屿，即现在的科西嘉岛。腓尼基人在那里殖民，Ⅰ.165，167。

库尔努斯（Cyenus） （2）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利斯之子，Ⅰ.167。

库尔努斯（Cyenus） （3）在优波亚岛上，靠近卡利斯图的一个地方，Ⅸ.105。

居鲁士（Cyrus） （1）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之子，Ⅰ.46，54，71～73，75～77，79，80，84，86～91，95，108，113～116，120～130，141，152～157，160，162，169，177，178，183，188～191，201，202，204～214；Ⅱ.1；Ⅲ.1～3，32，34，36，69，75，88，89，120，152，159，160；Ⅴ.52；Ⅶ.2，8，11，18，51；Ⅸ.122；出生和早年生活，Ⅰ.107～122；率领波斯人反抗米底人，Ⅰ.123～130；与克洛伊索斯的战争，Ⅰ.75～91；埃奥利斯人和伊奥尼亚人遣使来访，Ⅰ.141；来自斯巴达的使者，Ⅰ.152，153；命玛杂列斯（Mazares）前去镇压吕底亚的暴动，Ⅰ.156；然后镇压哈尔帕古斯，Ⅰ.162；取胜，Ⅰ.177；在巴比伦的战事，Ⅰ.188～191；对马撒盖泰人的战争，Ⅰ.201～214；死亡，Ⅰ.214；作为统治者，他的性格，Ⅲ.89。

居鲁士（Cyrus） （2）居鲁士（1）的祖父，Ⅰ.111。

库塞拉（Cythaera） 岛屿，Ⅰ.82，105；Ⅶ.235。

库特努斯（Cythnus） 岛屿，Ⅶ.90；Ⅷ.67；人民，Ⅷ.46。

库提索鲁斯（Cytissorus） 弗里克苏斯（Phrixus）之子，Ⅶ.197。

库济库斯（Cyzicus） Ⅳ.14，76，138；Ⅵ.33。

D

达伊人（Daans） 源自 Dai，波斯人一游牧部落，Ⅰ.125。

达狄凯人（Dadicae） 波斯帝国东北部一个部族，属于波斯帝国第 7 省区，Ⅲ.91；Ⅶ.66。

代达罗斯（Daedalus） 米诺斯寻找代达罗斯，Ⅶ.170。

达玛希泰姆斯（Damasithymus） 一位卡里亚人，Ⅶ.98；卡林达人之王，Ⅷ.87。

达玛苏斯（Damasus） 西里斯（Siris）的达玛苏斯，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求婚者之一，Ⅵ.127。

达米亚（Damia） 女神，在埃吉那和爱皮道鲁斯受到崇拜，Ⅴ.82，83。

达奈（Danae） 柏修斯的母亲，阿克里修斯（Acrisius）之女，Ⅱ.91；Ⅵ.53；Ⅶ.61，150。

达纳乌斯（Danaus） 传说从埃及凯密斯地方移居希腊的居民，Ⅱ.91，98；Ⅶ.94；他的女儿，Ⅱ.171，182。

舞蹈（Dancing） 希波克里德斯（Hipocleides）的舞蹈，Ⅵ.129。

多瑙河河（Danube） 参见伊斯特河。

达弗奈（Daphnae） 城镇，在埃及，Ⅱ.30，107。

达福尼斯（Daphnis） 阿卑多斯的达福尼斯，Ⅳ.129。

达尔达尼人（Dardanians） 参见亚述，Ⅰ.189。

达尔达努斯（Dardanus） 城镇，在赫勒斯滂，Ⅴ.117；Ⅶ.43。

达里泰（Daritae） 波斯帝国境内一部族，属于第11个省区，Ⅲ.92。

大流士（Darius） （1）波斯国王，海斯塔斯皮斯之子，Ⅰ.130，183，187，200～211；Ⅱ.110，158；Ⅲ.38，70～73，76～78，82，85～90，95，96，101，119，126～130，132～135，137～141，147，151，152，154～160；Ⅳ.1，4，7，39，44，46，83～85，87～89，91～93，97，98，102，105，121，124～126，128，129，131～137，141，143，166，167，204；Ⅴ.1，2，11～14，17，18，23～25，27，30，36，37，65，73，96，98，103，105～108，124；Ⅵ.1～3，9，13，20，24～25，30，40，41，43，46，48，49，70，84，94，95，98，101，119；Ⅶ.1～5，7，8，10，18，20，27，32，52，59，69，105，106，113，134，194；大流克·斯塔特尔，Ⅶ.28；受到居鲁士的猜疑，Ⅰ.209，210；叙洛松的斗篷，Ⅲ.139；共谋对付玛古人（Magians），Ⅲ.70～79；登上王位，Ⅲ.88；婚姻，Ⅲ.88；诸省区和贡金，Ⅲ.89～97；米底人的暴动，Ⅰ.130；对付殷塔佛涅斯，Ⅲ.118，119；对付奥罗伊特斯（Oroetes），Ⅲ.126～128；对付德摩凯德斯（Democedes），Ⅲ.129～132；阿托萨的建议，Ⅲ.134；派舰船去希腊，Ⅲ.135～138；远征萨摩斯，139～149；巴比伦的暴动及其被镇压，Ⅲ.150～160；掘开尼托克丽斯（Nitocris）的坟墓，Ⅰ.187；远征斯基泰，Ⅳ.1，83～98，102，118～144；Ⅶ.10，18，20，52；处置奥约巴佐斯（Oeobazus），Ⅳ.84；对付希斯提爱乌斯，Ⅴ.11，23～25；Ⅵ.30；对付派奥尼亚人（Paeonians），Ⅴ.12～15；被雅典人激怒，Ⅴ.105；完成通往阿拉伯海湾的运河，Ⅱ.158；Ⅳ.39；试图在孟菲斯树立一座雕像，Ⅱ.110；处置麦提奥库斯（Metiochus），Ⅵ.41；处置阿里安德斯，Ⅳ.166；派遣玛尔多纽斯去沿海地区，Ⅳ.43；从希腊人哪里索要“土”和“水”，Ⅵ.48；收留德玛拉图斯（Demaratus），Ⅵ.70；指派达提斯（Datis）和阿塔佛涅斯指挥军队，Ⅵ.94；处罚爱利特里亚人，Ⅵ.119；准备进攻希腊和埃及，Ⅶ.1；王位继承人的确定，Ⅶ.2，3；死亡，Ⅶ.4；作为统治者，他的性格，Ⅲ.89；处置腐败的法官，Ⅶ.194；询问印度人和希腊人，Ⅲ.38；大流克货币，Ⅶ.27；地理发现，Ⅳ.44；骏马的雕像，Ⅲ.88；向天空射箭，Ⅴ.105。

大流士（Darius） （2）薛西斯之子，Ⅸ.108。

达斯基里昂（Dascylium） 城市，在美西亚，Ⅲ.120，126；Ⅵ.33。

达斯基鲁斯（Dascylus） 吕底亚人，居基斯之父，Ⅰ.8。

年代（date） 希罗多德著作完成的年代（他所提及的最后的一些历史事件），袭击普拉提亚（公元前431年），Ⅷ.233；伯罗奔尼撒人的使者被捕，Ⅷ.137；埃吉那人被逐出家园，Ⅵ.91；阿奇达姆斯进入阿提卡后，唯独未蹂躏狄凯里亚（Decelea），Ⅸ.73；佐皮鲁斯（Zopyrus）逃亡，Ⅲ.160；阿美斯特莉丝的残暴行为，Ⅶ.114。

达提斯（Datis） 米底人，和阿塔佛涅斯一起指挥了公元前490年在雅典的战事（马拉松战役等），Ⅵ.94，97，98，118，119；Ⅶ.8，10，74。

达唐（Datum，Datus） 城镇，在色雷斯，Ⅸ.75。

达乌利斯（Daulis） 在佛基斯，Ⅷ.35。

达乌利塞斯（Daurises） 波斯指挥官，大流士的女婿，Ⅴ.116～118，121，122。

白天（Day） 白天的划分，Ⅱ.109。

死者（dead） 被吃掉，卡拉提亚人（Callatians），Ⅲ.38；帕代伊人，Ⅲ.99；伊塞冬斯

人，Ⅳ.26。

死刑（death-penalty） 在波斯，Ⅰ.137；在埃及，因杀害神圣动物而被判死刑，Ⅱ.66。

债务（debts） 波斯人认为有债务是不光彩的，Ⅰ.138；埃及的法律，Ⅱ.136；国王去世，豁免债务，Ⅵ.59。

狄凯里亚（Decelea，Deceleia） 阿提卡—德莫，Ⅸ.15，73；狄凯里亚人，Ⅸ.73；索芬尼斯（Sophanes），Ⅵ.92。

狄凯鲁斯（Decelus） 狄凯里亚的一位英雄，Ⅸ.73。

代奥凯斯（Deioces） 米底国王，Ⅰ.16，73，96～99；101～103。

代丰努斯（Deiphonus） 阿波罗尼亚的预言者，Ⅸ.92，95。

德里昂（Delium） 在波奥提亚，Ⅵ.118。

提洛（Delos） 岛屿，Ⅰ.64；Ⅱ.170；Ⅲ.57；Ⅳ.33～35；Ⅵ.97～99，118；Ⅷ.132，133；Ⅸ.90，96；提洛人，Ⅳ.33，34；Ⅵ.97，98，118；皮西特拉图在这里作祓除活动，Ⅰ.64。

德尔斐（Delphi） 神谕，Ⅰ.13，14，19，25，31，46～52，65～67，85，90，92，167，174；Ⅱ.135，180；Ⅲ.57；Ⅳ.15，150，155～157，161～163，179；Ⅴ.42，43，62，63，67，82，89，92；Ⅵ.19，27，34，35，52，57，66，70，76，86，135，139；Ⅶ.111，132，139，140，148，163，165，169，239；Ⅷ.27，35，82，114，121，122；Ⅸ.33，42，81，93；德尔斐人（Delphians），Ⅰ.14，20，51，54，55；Ⅱ.134，180；Ⅵ.66；Ⅶ.141，178，179；Ⅷ.36～39；提麦西修斯（Timesitheus），Ⅴ.72；神庙被焚毁和重建，Ⅱ.180；Ⅴ.62；吕底亚人祈求神谕，Ⅰ.13，阿尔亚特斯祈求神谕，Ⅰ.19；克洛伊索斯求神谕，Ⅰ.47，48，53～55，85；来库古斯求神谕，Ⅰ.65；斯巴达人求神谕，Ⅰ.66，67；Ⅴ.63；Ⅵ.52，66；Ⅶ.220；Ⅷ.114；阿吉拉人求神谕，Ⅰ.167；克尼多斯人求神谕，Ⅰ.174；西弗诺斯人（Siphnians）求神谕，Ⅲ.57；麦塔蓬提昂人（Metapontines）求神谕，Ⅳ.15；塞拉人（Theraeans）求神谕，Ⅳ，150，157；巴图斯求神谕，Ⅳ.155；库列涅人求神谕，Ⅳ.161；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求神谕，Ⅴ.67；底比斯人求神谕，Ⅴ.79；爱皮道鲁斯人求神谕，Ⅴ.82；雅典人求神谕，Ⅴ.89；Ⅶ.140，141，189；埃顿（Aeton）、巴克奇亚德和库普塞卢斯求神谕，Ⅴ.92；阿尔哥斯人求神谕，Ⅵ.19；参照Ⅵ.77；Ⅶ.148；多隆基人（Doloncians）祈求神谕，Ⅵ.34；克列奥蒙尼，Ⅵ.76；格劳库斯，Ⅵ.86；帕洛斯人（Parians）求神谕，Ⅵ.135；列姆诺斯的皮拉斯基人求神谕，Ⅵ.139；克里特人求神谕，Ⅶ.169；德尔斐人求神谕，Ⅶ.178；Ⅷ.36；提萨门努斯（Tisamenus）求神谕，Ⅸ.33；阿波罗尼亚的人民祈求神谕，Ⅸ.93；神谕受到克洛伊索斯的责备，Ⅰ.90，91；阿尔克麦昂族人贿赂发布神谕者，Ⅴ.63；神谕受到克列奥蒙尼的影响，Ⅵ.66；米达斯（Midas）和居基斯的献礼，Ⅰ.14；阿尔亚特斯的献礼，Ⅰ.25；克洛伊索斯的献礼，Ⅰ.50，51，参照Ⅰ.92；罗多皮斯（Rhodopis）的献礼，Ⅱ.135；佛基斯人的献礼，Ⅷ.27；萨拉米斯战役以后希腊人的献礼，Ⅷ.121，122；普拉提亚战役以后希腊人的献礼，Ⅸ.81；波斯人袭击德尔斐，Ⅷ.35～39。

三角洲（Delta） 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Ⅱ.13，15～19，41，59，97，179。

德玛拉图斯（Demaratus） 斯巴达国王，Ⅴ.75；Ⅵ.50，51，61～67，70～75，84；Ⅶ.3，101～104，209，234～237，239；Ⅷ.65；出生，Ⅵ.61～63，68，69；登上王位，Ⅵ.64；与克列奥蒙尼争执，Ⅴ.75；Ⅵ.51，61；王位被废黜，Ⅵ.65，66；离开斯巴达，Ⅵ.67，70；跟随大流士，Ⅵ.70；Ⅶ.3；告诉斯巴达人说波斯人即将来犯，Ⅶ.239；随薛西

斯，在多利斯库斯（Doriscus），Ⅶ.101～104；在温泉关，Ⅶ.209，234～237，239；在阿提卡，Ⅷ.65。

德玛门努斯（Demarmenus） 一位斯巴达人，Ⅴ.41；Ⅵ.65。

德墨特尔（Demeter） 丰产和农业女神，Ⅱ.156；“Thesmophoros”，Ⅱ.171；在埃吉那，Ⅵ.91；在帕洛斯，Ⅵ.134；格菲莱伊人（Gephyrians）的“阿凯亚”，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Ⅵ.75；Ⅷ.65）；在普拉提亚，Ⅸ.57，62，65，69，101；在米卡列，Ⅸ，97，101；安菲克提昂的德墨特尔在温泉关，Ⅶ.200；在埃及，如伊西斯，Ⅱ.59，122，123，156；（在斯基泰，Ⅳ.53）；德墨特尔的果实，Ⅰ.193；Ⅳ.198。

德摩凯德斯（Democedes） 克罗敦的医生，Ⅲ.125，129～137。

民主制（democracy） 受到奥塔涅斯的赞赏，Ⅲ.80；玛尔多纽斯在伊奥尼亚建立民主制，Ⅵ.43；民主制的优点，Ⅴ.78；易于受骗，Ⅴ.97。

德摩克里图斯（Democritus） 那克索斯的德摩克里图斯，Ⅷ.46。

德摩纳克斯（Demonax） 曼丁尼亚的德摩纳克斯，Ⅳ.161，162。

德摩菲鲁斯（Demophilus） 一位塞斯皮亚人（Thespian），Ⅶ.222。

通俗体（demotic writing） 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体，Ⅱ.36。

德尔赛伊人（Dersaeans） 源自 Dersaei，色雷斯人一部落，Ⅶ.110。

德鲁希埃伊人（Derusians） 源自 Derusiaei，波斯人一个部落，Ⅰ.125。

沙漠（Desert） 利比亚沙漠，Ⅱ.31；Ⅲ.26；Ⅳ.173，185；叙利亚沙漠，Ⅲ.5；印度沙漠，Ⅲ.90；斯基泰沙漠（荒原），Ⅳ.123，124。

逃亡者（Deserters） Ⅱ.30，31。

专制（depotism） 受到大流士的赞赏，Ⅲ.82；遭到奥塔涅斯的口头反对，Ⅲ.80；遭到索希克列斯（Sosicles）的反对，Ⅴ.92；专制的优点，Ⅶ.103。

丢卡里昂（Deucalion） 传说中希腊人在弗提奥提斯（Phthiotis）的王，Ⅰ.56。

装置（devices） 卡里亚人发明的在盾牌上的装置，Ⅰ.171；索芬尼斯人的盾牌上的装置，Ⅸ.74。

狄雅克托里德斯（Diactorides） （1）克兰农的狄雅克托里德斯，向克里斯提尼之女阿伽莉斯塔求婚者之一，Ⅵ.127。

狄雅克托里德斯（Diactorides） （2）一位斯巴达人，琉泰基德斯（Leutychides）的岳父，Ⅵ.71。

狄凯亚（Dicaea） 城镇，在色雷斯，Ⅶ.109。

狄凯乌斯（Dicaeus） 一位雅典人，Ⅷ.65。

掷骰子（dice） 吕底亚人发明的游戏，Ⅰ.94；兰普辛尼图斯（Rhampsinitus）和德墨特尔玩掷骰子的游戏，Ⅱ.122。

迪克泰娜（Dictyna） 克里特的一女神，Ⅲ.59。

迪迪玛（Didyma） 米利都一座阿波罗神庙，布兰齐代神谕所所在地，Ⅵ.19。

狄涅开斯（Dieneces） 一位斯巴达人，Ⅶ.226，227。

丁狄姆斯（Dindymus，Dindymene） 女神库柏勒的圣山，在吕底亚，Ⅰ.80。

酒宴（dinners） 波斯的酒宴，Ⅰ.133；为薛西斯的军队准备酒宴，Ⅶ.119。

狄诺麦德斯（Dinomedes） 叙拉古僭主格隆之父，Ⅶ.145。

狄奥麦德斯（Diomedes） 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的英雄，Ⅱ.116。

狄昂（Dion，Dium） 城镇，在阿索斯，Ⅶ.22。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一位佛凯亚人，试图训练伊奥尼亚海军，Ⅵ.11，12，17。

狄奥尼索芬尼斯（Dionysophanes） 以弗所人，据说是他掩埋了玛尔多纽斯遗体，Ⅸ.84。

狄奥尼索斯（Dionysus） 植物神，酒神，Ⅰ.150；Ⅱ.49，52，145，146；Ⅲ.111；埃及的狄奥尼索斯（奥西里斯，Osiris），Ⅱ.42，47，48，123，144，145，156；埃塞俄比亚人的，Ⅱ.29；Ⅲ.97；色雷斯人的，Ⅴ.7；Ⅶ.111；布迪尼（Budini）的，Ⅳ.108；波里斯提尼的（巴库斯，Bacchus），Ⅳ.79；阿拉伯人的狄奥尼索斯（奥罗塔尔特，Orotalt），Ⅲ.8；在斯美尔那（Smyrna），Ⅰ.150；在斯基昂，Ⅴ.67；在拜占庭，Ⅳ.87；狄奥尼索斯的神谕，Ⅶ.111。

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 一对孪生兄弟，Ⅱ.43，50；Ⅵ.127；（Ⅳ.145；Ⅴ.75；Ⅸ.73）。

狄帕耶伊斯（Dipaeeis，Dipaea） 城镇，在阿卡底亚，Ⅸ.35。

蒙羞（dishonour） 在斯巴达，Ⅶ.231，232；Ⅸ.71。

酒神赞歌（dithyramb） 阿里昂（Arion）首创，Ⅰ.23。

狄泰兰布斯（Dithyrambus） 一位泰斯皮亚人，哈玛提达斯之子，Ⅶ.227。

占卜（divination） 在埃及，Ⅱ.83；通过献牺牲作占卜，Ⅱ.57；Ⅷ.134；用马匹作占卜，Ⅲ.84；释梦作占卜，Ⅳ.172。

划分（division） 埃及土地的划分，Ⅱ.109；在库列涅，Ⅳ.159；在优波亚，Ⅴ.77。

划分（divisions） 世界的划分，Ⅱ.16；Ⅳ.42，45。

多波列斯人（Doberians） 在色雷斯，一个派奥尼亚人的部落，Ⅴ.16；Ⅶ.113。

医生（doctor） 埃及的医生，Ⅱ.84；Ⅲ.1；公家的医生，Ⅲ.131。

多多纳（Dodona） 希腊西北部一个神谕所，Ⅰ.46；Ⅱ.52，57；Ⅸ.93；多多纳的人民，Ⅱ.55，57；Ⅳ.33；女祭司，Ⅱ.53，55；女预言家，Ⅱ.55；预言的起源，Ⅱ.55～57；克洛伊索斯祈求神谕，Ⅰ.46；皮拉斯基人祈求神谕，Ⅱ.52；阿波罗尼亚人民祈求神谕，Ⅸ.93。

狗头人（dog－head men） Ⅳ.191。

狗（dogs） 在埃及，Ⅱ.67；特里坦泰克麦斯（Tritantaechmes）蓄养狗，Ⅰ.192；薛西斯军中的狗，Ⅶ.187。

多隆基（Dolonci） 色雷斯人一部落，Ⅵ.34～36，40。

多罗普斯人（Dolopians） 色萨利一部族，Ⅶ.132，185。

多利斯人（Dorians） 希腊人的一支，Ⅰ.57，139，171；Ⅴ.69，72，76；Ⅵ.53，55；Ⅶ.95；Ⅷ.31，66，73，141；亚细亚的多利斯人，Ⅰ.6，28，144；Ⅱ.178；Ⅶ.9，93，99；拉栖代梦的多利斯人，Ⅲ.56；来自科林斯的多利斯人（琉卡斯人，Leucadians），Ⅷ.45；爱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Ⅰ.146；Ⅷ.46；多利斯民族（Doric or Dorian race），Ⅰ.56；Ⅶ.90；Ⅷ.43；他们的服饰，Ⅴ.87，88；诸部落，Ⅴ.68；多利斯（Doris），在希腊北部，多利斯人的土地，Ⅷ.31，32，43，66；亚细亚的多利斯人，Ⅰ.6，144，178；Ⅶ.93，99；（伯罗奔尼撒），Ⅶ.102。

多里尤斯（Dorieus） 斯巴达人，安那克桑德里达斯之子，Ⅴ.41～48；Ⅶ.158，205。

多利斯库斯（Doriscus） 在色雷斯沿岸，Ⅴ.98；薛西斯进军途中在那里停留，Ⅶ.25，

59，108，121；由波斯人驻守，Ⅶ.106。

多鲁斯（Dorus） 希伦（Hellen）之子，Ⅰ.56。

鸽子（doves） 黑鸽子，Ⅱ.55～57；白鸽子，Ⅰ.138。

梦（dreams） 警告或预言的梦，克洛伊索斯的梦，Ⅰ.34，38，43；阿斯泰亚基斯的梦，Ⅰ.107～108；居鲁士的梦，Ⅰ.109；萨巴科斯（Sabacos）的梦，Ⅱ.139；冈比西斯的梦，Ⅲ.30，64～65；波里克拉特斯女儿的梦，Ⅲ.124；希波尼库斯的梦，Ⅴ.56；希皮亚斯的梦，Ⅵ.107；达提斯的梦，Ⅵ.118；阿伽莉斯塔的梦，Ⅵ.134；薛西斯的梦，Ⅶ.12，14，19；阿塔班努斯的梦，Ⅶ.17；梦里的神谕，Ⅷ.134；释梦者，Ⅴ.56。

服装（dress） 波斯人的服装，Ⅰ.71，135；Ⅴ.49；Ⅶ.61；米底人的服装，Ⅰ.135；Ⅶ.61，62；吕底亚人的服装，Ⅰ.155；巴比伦人的服装，Ⅰ.195；阿拉克塞斯河畔的食鱼者的服装，Ⅰ.202；埃及人的服装，Ⅱ.36，81；埃及祭司的服装，Ⅱ.37；印度河畔的印度人的服装，Ⅲ.98；斯基泰人的服装，Ⅰ.215；Ⅳ.23，78，106；布迪尼人的服装，Ⅳ.116；萨乌洛马泰人妇女的服装，Ⅳ.116；利比亚妇女的服装，Ⅳ.189；希腊人（伊奥尼亚人和多利斯人）的服装，Ⅴ.87～88。

饮酒（drinking） 波斯人的饮酒之风，Ⅰ.133；考尼亚人（Caunians）饮酒，Ⅰ.172；布巴斯提斯饮酒，Ⅱ.60；“斯基泰人的饮酒风俗”，Ⅵ.84。

德罗皮基人（Dropicans） 源自 Dropici，波斯人的一游牧部落，Ⅰ.125。

德里姆斯（Drymus） 城镇，在佛基斯，Ⅷ.33。

德里奥皮斯（Dryopis） Ⅰ.56；Ⅷ.31，43；德里奥皮斯人（Dryopians），Ⅰ.146；Ⅷ.43，46，73。

沙尘（dust） 沙尘云的征兆，Ⅷ.65。

矮人（dwarf） 在非洲，Ⅱ.32；Ⅳ.43。

狄格丹米斯（Dygdamis） 参见利格丹米斯（Lygdamis）（1）。

迪曼那太（Dymanatae） 多利斯人一部落，Ⅴ.68。

狄米（Dyme） 阿凯亚人的一个城镇，Ⅰ.145。

狄拉斯（Dyras） 河流，特拉齐斯，在德摩比利之西，Ⅴ.198。

狄索隆（Dysorum） 山，在马其顿东北边境，Ⅴ.17。

E

大地（earth） 波斯人崇拜大地，Ⅰ.131；斯基泰人崇拜大地，Ⅳ.59；希腊人把大地分为3个部分，Ⅱ.16；大地的形状，Ⅳ.36；“土和水”，Ⅳ.126，127；Ⅴ.18；Ⅵ.48，94；Ⅶ.32，131～133；Ⅷ.64。

大地女神（Earth goddesses） 在帕洛斯，Ⅵ.134；在革拉，Ⅶ.153。

地震（earthquake） 在埃吉那，Ⅴ.85；在提洛岛，Ⅵ.98；由波塞冬（Poseidon）引发的地震，Ⅶ.129；在萨拉米斯，Ⅷ.64。

埃克巴坦那（Ecbatana） 参见阿格巴坦那 Agbatana（1）。

埃切多鲁斯（Echeidorus，Echidorus） 河流，在色雷斯，Ⅶ.124，127。

埃切姆斯（Echemus） 泰格亚之王，爱罗普斯之子，Ⅸ.26。

埃齐那德斯（Echinades） 岛屿，在阿奇劳斯河入海口外，Ⅱ.10。

日食（eclipse of the sun） 泰勒斯（Thales）预言日食，Ⅰ.74，103；薛西斯从萨尔狄斯开拔时发生日食，Ⅶ.37；斯巴达军队在科林斯地峡时发生日食，Ⅸ.10。

埃多尼人（Edonians） 源自 Edoni，色雷斯人一部落，在斯特里梦河流域，Ⅴ.124；Ⅶ.110,114；Ⅸ.75；他们的领土，埃多尼亚（Edonia），Ⅴ.124；米尔金努斯（Myrcinus），Ⅴ.11。

埃吉斯塔（Egesta） 城镇，在西西里，联合腓尼基人反对希腊人，Ⅴ.46，47；Ⅶ.158。

埃吉斯（Egis） 斯巴达国王，Ⅶ.204。

埃及（Egypt） Ⅰ.1，2，5，30，77，105，140，193，198；Ⅱ.1，4～9，11～13，15～18,22，28，31，32，34～36，39，43，45，47，49，50，52，55，57，61，62，65，73，75，77，79，91，94，97～99，102，105～109，113，116，118，119，124，129，133，135，136，137，139～142，144，146，147，149～155，157，158，160，161，171，177～181；Ⅲ.1，3～7,10，11，13～15，19，25，30，31，34，39，42，44，45，47，61～63，65，88，91，97，107，126，139，140，160；Ⅳ.39，41～43，45，47，152，159，165～168，180，186，200，203～205；Ⅶ.2，4，5，7，8，20，69，89；埃及人（Egyptians），Ⅰ.77，153，182；Ⅱ.2～5，10，13，14，15，17～19，28～30，35～37，39，41～43，45～51，54，57～59，61～66，69，71，75，77，79～82，86，90～92，94，98，100，103～105，107～110，119～124，127～128，132，136，137，140～142，145～148，150，152，154，156，158，160～163，167～169，171～173，177；Ⅲ.1，2，10～16，24，27～30，32，64，129；Ⅳ.42,44，141，159，181，186；Ⅵ.6，53～55，60；Ⅶ.1，4，25，34，63，89，97；Ⅷ.17,68，100；Ⅸ.32；器皿，Ⅰ.1；劳动，Ⅰ.93；丈量土地，Ⅱ.6；口语，Ⅱ.79；书写，Ⅱ.（36),106，125；胸衣，Ⅰ.135；参照：Ⅱ.182；Ⅲ.47；Ⅶ.89；亚麻，Ⅱ.105；装备，Ⅱ.106；习惯，Ⅱ.106；Ⅳ.168；腕尺（cubit），Ⅱ.168；埃及海，Ⅱ.113；波斯帝国的埃及省区，Ⅲ.91；医生，Ⅲ.（129），132；盔甲，Ⅳ.180；尼罗河，Ⅳ.45，53；短剑，Ⅶ.63，91；埃及的国土，Ⅱ.6～9；淤积物的来源，Ⅱ.5，10～15；领土的范围，Ⅱ.15～19；尼罗河与上埃及，Ⅱ.19～34；远古的埃及，Ⅱ.2；埃及人的发明，Ⅱ.4；埃及人与其他人相比较，Ⅱ.35，36；宗教，Ⅱ.37～65；仪式的洁净，Ⅱ.37；祭司，Ⅱ.37；献祭，Ⅱ.38～42，47，48；神秘性，Ⅱ.171；预言，Ⅱ.82，83；对希腊宗教的影响，Ⅱ.50～58；希腊的习俗在埃及，Ⅱ.91；节庆和集会，Ⅱ.59～64；神圣的动物，Ⅱ.41，42，65～67，69，71～76；鳄鱼，Ⅱ.68～70；河马，Ⅱ.71；尼罗河和三角洲的鱼，Ⅱ.72，93；带翼的蟒蛇，Ⅱ.75；伊比斯鸟，Ⅱ.76；埃及人的风习，Ⅱ.77～90；农业，Ⅱ.14；等级，Ⅱ.164～168；参照：Ⅵ.60；医生，Ⅱ.84；Ⅲ.1，130；健康和食物，Ⅱ.77，84；宴席上的棺材，Ⅱ.78；林努斯（Linus）之歌，Ⅱ.79；尊重长者，Ⅱ.80；服装，Ⅱ.81；葬礼和尸体防腐，Ⅱ.85～90；对外国习俗的厌恶，Ⅱ.91；三角洲地区的习俗，Ⅱ.92，94，95；三角洲地区的植物和鱼类，Ⅱ.92，93；尼罗河上的船只，Ⅱ.29，96；洪水泛滥，Ⅱ.97；埃及的历史，从米恩（Min，或那尔迈）到阿玛西斯，Ⅱ.99～182；在孟菲斯修筑堤坝，Ⅱ.99；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Ⅱ.102～110；灌溉工程，Ⅱ.108；土地的划分，Ⅱ.109；兰普辛尼图斯，Ⅱ.121，122；金字塔，Ⅱ.124～128,134，136；埃塞俄比亚人发动入侵，Ⅱ.137，139；亚述人的入侵，Ⅱ.141；年表，法老和祭司名单，Ⅱ.142～146；十二王，Ⅱ.147，151，152；迷宫，Ⅱ.148；莫伊利斯（Moeris）湖，Ⅱ.101，149；普萨门提克斯（Psamentichus），Ⅱ.153，154，157；尼科（Necos），Ⅱ.158，159；红海运河和舰队，Ⅱ.158，159；参照：Ⅳ.39；阿普里耶斯，Ⅱ.161～

163；阿玛西斯，Ⅱ.162，169，172～182；那乌克拉提斯的希腊人，Ⅱ.178，179；布巴斯提斯的神庙，Ⅱ.137，138；布托（Buto）的神庙，Ⅱ.155，156；萨伊斯的神庙，Ⅱ.169,170，175；埃及人在拉德，Ⅵ.6；阿里安德斯总督，Ⅳ.165；叛离大流士的暴动，Ⅶ.17；玛尔多纽斯麾下的埃及人，Ⅸ.32；伊那鲁斯（Inarus）的暴动，Ⅲ.12，15；Ⅶ.7；阿米尔泰尤斯，Ⅱ.140；Ⅲ.15。

埃及词语（Egyptian words） asmach（“逃离者”），Ⅱ.30；baris（船），Ⅱ.96；clasiris（一种衣服），Ⅱ.81；champsa（鳄鱼），Ⅱ.69；kiki（蓖麻油），Ⅱ.94；kyllestis（面包），Ⅱ.77；lotus（百合），Ⅱ.92；mendes（公山羊），Ⅱ.46；piromis（君子，绅士），Ⅱ.143。

埃雷苏伊亚（Eileithuia） 女神，在提洛岛，Ⅳ.35。

爱昂（Eion） 色雷斯一城市，Ⅶ.25，107，113；Ⅷ.118，120。

爱拉尤斯（Elaeus） 城镇，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Ⅵ.140；Ⅶ.22，23；Ⅸ.116,120；人民，Ⅸ.120。

爱拉泰亚（Elateia，Elatea） 佛基斯一城镇，Ⅷ.33。

爱尔波（Elbo） 埃及三角洲地区一个岛屿，Ⅱ.140。

四大元素信仰（elemental religion） 波斯人的四大元素（土、火、水、风）信仰，Ⅰ.131,132。

埃列昂（Eleon） 城镇，在波奥提亚，Ⅴ.43。

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 城市，在尼罗河畔，Ⅱ.9；埃及的南界，Ⅱ.17,18，28～31，69，175；“食鱼者”部落居住在那里，Ⅲ.19，20。

大象（elephants） 在利比亚，Ⅳ.191；作为贡品的象牙，Ⅲ.97。

埃琉西斯（Eleusis） 在阿提卡，Ⅰ.30；Ⅴ.74，76；Ⅵ.64，75；Ⅷ.65，85；Ⅸ.19，27，65；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密仪，Ⅸ.57，97，101。

爱利斯（Elis） 在伯罗奔尼撒，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举办地，Ⅵ.70；Ⅷ.73；爱利斯地区，Ⅳ.30；爱利斯人（Eleans），Ⅱ.160；Ⅲ.132；Ⅳ.30，148；Ⅵ.127；Ⅷ.72；Ⅸ.77；卡里阿斯，Ⅴ.44，45；奥诺玛斯图斯（Onomastus），Ⅵ.127；泰里亚斯（Tellias），Ⅷ.27；提萨门努斯（Tisamenus），Ⅸ.33；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Ⅸ.37。

爱里西吉人（Erisycans） 参见海里西吉人（Herisycians）。

爱洛匹亚（Ellopia） 参见赫洛匹亚（Hellopia）。

爱罗鲁斯（Elorus） 河流，在西西里，Ⅶ.154。

尸体防腐（embalming） 在埃及，起因，Ⅲ.16；处理的过程，Ⅱ.86～89；猫尸的防腐处理，Ⅱ.67；鳄鱼的防腐处理，Ⅱ.69。

爱那烈耶斯（Enarees） “女性病”（“famale disease”），斯基泰人当中有人得了这种病，Ⅰ.105；Ⅳ.67。

恩开列耶斯人（Enchelieans） 伊利里亚人（Illyrian）的一个部落，Ⅴ.61；Ⅸ.43。

恩涅提人（Eneti） Ⅰ.196；Ⅴ.9。

爱尼恩涅斯人（Enianians） 源自 Enienes，居住在斯伯凯乌斯（Spercheius）河源头地带的一个部族，Ⅶ.132，185，198。

恩尼佩乌斯（Enipeus） 河流，在色萨利，Ⅶ.129。

恩尼亚克鲁努斯（Enneacrunus） 参见“九泉”（Nine Springs）。

恩尼亚·赫多伊（Ennea Hodoi） 参见“九路”（Nine Ways）。

爱奥尔狄人（Eordi） 居住在斯特里梦河和阿修斯河之间的一个民族，阿米尔泰尤斯，Ⅶ，185。

爱帕夫斯（Epaphus） 希腊语对埃及的阿皮斯（Apis）的称呼，Ⅱ.38，153；Ⅲ.27，28。

以弗所（Ephesus） 在吕底亚，伊奥尼亚人12城邦之一，Ⅰ.92，142；Ⅱ.10，148；Ⅴ.54，100，102；Ⅵ.84；Ⅷ.103，105，107；领土，Ⅱ.106；Ⅴ.100；以弗所人（Ephesians），Ⅰ.26，147；Ⅴ.100；Ⅵ.16；狄奥尼索芬尼斯，Ⅸ.84；伊奥尼亚人12城邦之一，Ⅰ.142，147；与萨尔狄斯的距离，Ⅴ.54；遭到克洛伊索斯的袭击，Ⅰ.26；邻近的伊奥尼亚人战败，Ⅴ.102；开俄斯人被以弗所人杀死，Ⅵ.16；神庙，Ⅱ.148；克洛伊索斯给该神庙的献礼，Ⅰ.92。

爱菲阿尔特（Ephialtes） 一位马里斯人，Ⅶ.213～215，218，223，225。

爱佛尔斯（Ephors） 拉栖代梦的监察官，Ⅰ.65；Ⅵ.63，65，82；Ⅸ.7～9，11，76；由来库古斯创立的，Ⅰ.65；权限在两位国王之上，Ⅵ.82；接待雅典的来使，Ⅸ.7～9，11；随军队在普拉提亚，Ⅸ.76。

爱皮基德斯（Epicydes） 一位斯巴达人，格劳库斯之父，Ⅵ.86。

爱皮道鲁斯（Epidaurus） 在阿哥里斯，多利斯人的城邦，Ⅲ.50，52；Ⅴ.83，86；Ⅷ.46；爱皮道鲁斯人，Ⅰ.146；Ⅴ.82～84；Ⅶ.99；Ⅷ.1，43，72；Ⅸ.28，31。

爱皮哥尼（Epigoni） 归于荷马名下的一首诗，Ⅳ.32。

爱皮昂（Epion，Epium） 城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米尼亚人（Minyae）所建，Ⅳ.148。

墓志铭（epitaphs） 在温泉关，Ⅶ.228。

爱皮切鲁斯（Epizelus） 一位雅典人，Ⅵ.117。

爱皮切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Epizephyrian Locrians） 罗克里斯人在西西里的殖民者，Ⅵ.23。

权力平等（Equality of rights） ，其优点，Ⅲ.80；Ⅴ.78。

装备（Equipment） 薛西斯军队的装备，Ⅶ.61～95。

爱拉辛努斯（Erasinus） 阿尔哥斯的一条河流，Ⅵ.76。

埃里克修斯（Erechtheus） 传说中阿提卡的英雄，爱皮道鲁斯人向他献祭，Ⅴ.82；Ⅷ.44；埃里克修斯的神庙，Ⅷ.55。

爱利特里亚（Eretria） 城市，在优波亚，皮西特拉图曾被流放至此地，Ⅰ.61，62；Ⅴ.57；Ⅵ.43，94，98，99，102，106，107，115，127；领土，Ⅵ.101；爱利特里亚人（Eretrians），Ⅴ.99，102；Ⅵ.100～102，119；Ⅷ.1，46；Ⅸ.28，31；和卡尔基斯交战，Ⅴ.99；帮助伊奥尼亚人，Ⅴ.99，102；被波斯人征服，Ⅵ.100，101；大流士把爱利特里亚战俘安置在基西亚，Ⅵ.119；爱利特里亚人在阿尔特密西昂，Ⅷ.1；在萨拉米斯，Ⅷ.46；在普拉提亚，Ⅸ.28。

爱里丹努斯（Eridanus） 河流，在欧洲，Ⅲ.115。

爱里纽斯（Erineus） 多利斯的一个城镇，Ⅷ.43。

爱林涅斯（Erinyes） 复仇女神，Ⅳ.149。

爱罗库斯（Erochus） 佛基斯的一个城镇，Ⅷ.33。

爱尔克桑德（Erxsander） 一位米提列涅人，Ⅳ.97；Ⅴ.37。

爱里赛亚（Erytheia，Erythea） 岛屿，在赫拉克利斯柱（直布罗陀）以外，Ⅳ.8。

爱立特拉伯鲁斯（Erythrabolus） 城镇，在埃及，Ⅱ.111。

爱利特莱（Erythrae） （1）伊奥尼亚一城市，Ⅰ.142；爱利特莱人（Erythraeans），Ⅰ.18,142；Ⅵ.8。

爱利特莱（Erythrae） （2）城镇，在波奥提亚，Ⅸ.15，19，22；爱利特莱的宗教，Ⅸ.25。

爱利特莱海（Erythraean Sea） 波斯湾及其邻近的印度洋海域，有时和南海（今之红海同义）Ⅰ.1，180，189，202；Ⅱ.8，102，158，159；Ⅲ.9，30，93；Ⅳ.37，39～42；Ⅵ.20；Ⅶ.80，89；航海，Ⅱ.102，159；Ⅳ.42；岛屿，Ⅲ.93；Ⅶ.80。

爱利克斯（Eryx） 在西西里西部，Ⅴ.43，45。

爱利克索（Eryxo） 库列涅的阿克西劳斯之妻，Ⅳ.160。

埃特阿库斯（Etearchus） （1）阿蒙人之王，Ⅱ.32，33。

埃特阿库斯（Etearchus） （2）克里特的奥阿克苏斯（Oaxus）之王，Ⅳ.154。

季节风（Etesian Winds） Ⅱ.20；Ⅵ.140；Ⅶ.168。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Ⅱ.11，12，28，30，110，139，146，161；Ⅲ.114；Ⅶ.90；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Ⅱ.22，29，30，42，100，104，137，139，152；Ⅲ.97，101；Ⅳ.183,197；Ⅶ.9，69，70；Ⅸ.32；“长寿的”（玛克罗比伊人，Macrobii），Ⅲ.17，20，21，23，25，26，97；Ⅶ.18；埃塞俄比亚之王，Ⅱ.137，139，140，152；Ⅲ.21，22，30；亚细亚的埃塞俄比亚人，Ⅲ.94；Ⅶ.70；口语，Ⅲ.19；装备，Ⅱ.106；埃塞俄比亚石，Ⅱ.86，127，134；麦罗伊（Meroe）的神谕，Ⅱ.29；王位，Ⅲ.20；被埃及征服，Ⅱ.100，137～139；埃塞俄比亚的埃及诸王，Ⅱ.100，137～139；普桑密斯（Psammis）的远征，Ⅱ.161；冈比西斯，Ⅲ.17～25；在薛西斯军中，Ⅶ.69，70。

埃特鲁斯堪人（Etruscans） 参见第勒尼亚人（Tyrrhenians）。

语源学（etymology） Ⅱ.52；Ⅳ.189。

攸埃涅图斯（Euaenetus） 拉栖代梦在温泉关的军队的指挥官，Ⅶ.173。

攸阿哥拉斯（Euagoras） 拉栖代梦人，在奥林匹亚竞技会赛车项目中获得三次优胜，Ⅵ.103。

攸阿吉德斯（Eualcides） 爱利特莱人的统帅，阿伊奥尼亚暴动中被杀，Ⅴ.102。

优波亚（Euboea） （1）岛屿，Ⅰ.146；Ⅳ.33；Ⅴ.31，77；Ⅵ.100，127；Ⅶ.176，183，189，192；Ⅷ.4，5，19，20；畜群，Ⅷ.19；重量标准，Ⅲ.89；塔连特，Ⅲ.89，95；波斯派舰船环绕优波亚，Ⅶ.69，70。

优波亚（Euboea） （2）城镇，在西西里，Ⅶ.156。

攸克雷德斯（Eucleides） 希波克拉特斯之子，革拉的僭主，Ⅶ.155。

埃维尔松（Euelthon，Evelthon） 萨拉米斯之王，Ⅳ.162。

埃维纽斯（Euenius） 一位阿波罗尼亚人，Ⅸ.92～95。

埃维斯柏里德（Euesperides） 城镇，在利比亚，Ⅳ.171，204；埃维斯柏里德人（Euesperites），Ⅳ.198。

攸门涅斯（Eumenes） 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战役中表现不凡，Ⅷ.93。

太监（eunuchs） Ⅰ.117；Ⅲ.48，77；Ⅳ.43；Ⅷ.104，105。

攸帕里努斯（Euparinus） 一位麦加拉人，Ⅲ.60。

攸菲米德斯家族（Euphemidae） 在库列涅，Ⅳ.150。

攸佛尔布斯（Euphorbus） 一位爱利特里亚人，阿尔基玛库斯之子，Ⅵ.101。

攸佛里昂（Euphorion） （1）一位雅典人，埃斯库罗斯和库奈吉鲁斯之父，Ⅱ.156；Ⅵ.114。

攸佛里昂（Euphorion） （2）一位阿赞尼亚人，Ⅵ.127。

幼发拉底（Euphrates） 河流，起源于亚美尼亚，Ⅰ.179，180，185，186，191，193；Ⅴ.52。

攸利浦斯（Euripus） 波奥提亚和优波亚之间的狭长水道，Ⅴ.77；Ⅶ.173,183；Ⅷ.7，15，66。

欧罗巴（Europa） 传说为推罗公主，Ⅰ.2，173；Ⅱ.44；Ⅳ.45，147。

欧罗巴（Europe） 欧洲，Ⅰ.4，103，209；Ⅱ.16，26，33，103；Ⅲ.96，115，116；Ⅳ.36，42，45，49，89，143，198；Ⅴ.1，12；Ⅵ.33，43；Ⅶ.5，8～10，20，33，50，54，56，73，126，148，172，174，185；Ⅷ.51，97，108，109；Ⅸ.14；面积和边界，Ⅳ.42，45；名字，Ⅳ.45；西部和北部未知的地方，Ⅲ.115；Ⅳ.45；北部有黄金，Ⅲ.116。

欧罗巴人（Europian） Ⅷ.133，135。

攸利亚纳克斯（Euryanax） 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和波桑尼阿斯共掌军事指挥权，Ⅸ.10,53，55。

攸利巴特斯（Eurybates） 阿尔哥斯的一位将领，在与雅典人交战中阵亡，Ⅵ.92；IX. 75。

攸利比亚德斯（Eurybiades） 斯巴达海军将领，Ⅷ.2，4，5，42，49，57～64,74，79，108，124。

攸利克拉特斯（Eurycrates） 斯巴达之王，Ⅶ.204。

攸利克拉提达斯（Eurycratidas） 斯巴达之王，Ⅶ.204。

攸丽达默（Eurydame） 斯巴达国王列奥提齐德斯之妻，Ⅵ.71。

攸利德姆斯（Eurydemus） 一位马里斯人，爱菲阿尔特之父，Ⅶ.213。

攸里列昂（Euryleon） 一位斯巴达人，前往西西里殖民，Ⅴ.46。

攸利马库斯（Eurymachus） （1）一位底比斯人，Ⅶ.205。

攸利马库斯（Eurymachus） （2）攸利马库斯（1）之孙，Ⅶ.233。

攸里斯提尼（Eurysthenes） 斯巴达国王，Ⅳ.147；Ⅴ.39；Ⅵ.51，52；Ⅶ.204。

攸里斯修斯（Eurystheus） 迈锡尼（Mycenae）国王，Ⅸ.26，27。

攸里图斯（Eurytus） 一位斯巴达人，Ⅶ.229。

攸克星海（Euxine Sea） 即黑海，Ⅰ.6，72，76，110；Ⅱ.33，34；Ⅲ.93；Ⅳ.46，90；Ⅵ.33；Ⅶ.36；测量，Ⅳ.85，86。

埃瓦涅图斯（Evaenetus） 一位斯巴达人，卡列努斯之子，Ⅶ.173。

埃克桑帕尤斯（Exampaeus） “苦泉”，在斯基泰，Ⅳ,52，81。

死刑（executions） 斯巴达人只在夜间杀人，Ⅳ.146。

实验（experiment） 埃及法老普萨麦提库斯（Psammetichus）的实验，Ⅱ.2，28。

赎罪（expiation） 希腊人和吕底亚人的赎罪仪式相同，Ⅰ.35。

神谕的解释者（expounder of oracles） 在德尔斐，Ⅷ.36，37。

F

美丽的海滨（Fair Strand） 即卡列·阿克特（Cale Acte），在西西里，Ⅵ.22，23。

饥馑（famine） 在吕底亚，Ⅰ.94；在冈比西斯的军队中，Ⅲ.25；在薛西斯的军队中，Ⅷ.115；在围攻塞斯托斯（Sestos）之时，Ⅸ.118。

宿命论（fatalism） 希罗多德的宿命论，Ⅰ.8；Ⅱ.161；Ⅳ.79；Ⅴ.32，92；Ⅵ.64；Ⅸ.109；德尔斐的神谕，Ⅰ.91；Ⅵ.135；梭伦的宿命论，Ⅰ.33；克洛伊索斯的宿命论，Ⅰ.87，91；克洛伊索斯对居鲁士的忠告，Ⅰ.207。

富饶（fertility） 巴比伦尼亚的富饶，Ⅰ.193；利比亚的富饶，Ⅳ.198；欧罗巴的富饶，Ⅶ.5；埃奥利亚的富饶，Ⅰ.149。

节日（festivals） 希腊人的节庆，希腊节日的名字都以字母α结尾，Ⅰ.148；阿皮斯的节庆被冈比西斯查禁，Ⅲ.29；埃及的节日，Ⅱ.59～64。

五十桨船（fifty-oared galley） 佛凯亚人使用的五十桨船，Ⅰ.163。

罚金（fine） 上交阿波罗的罚金，Ⅲ.52；对弗里尼库斯（Phrynichus）的罚金，Ⅵ.21；对米太雅德的罚金，Ⅵ.136。

火（fire） 波斯人崇拜火，Ⅲ.16；埃及人憎恨火，Ⅲ.16。

“持火者”（fire-bearer） 在希腊舰队中的“持火者”，Ⅷ.6。

信号火（fire-signals） Ⅶ.182；Ⅸ.3。

第一熟果实（first-fruits） Ⅰ.92；Ⅷ.121，122。

鱼（fish） 三个巴比伦人部落仅以食鱼为生，Ⅰ.200；埃及祭司禁止食鱼，Ⅱ.37；某些鱼受到埃及人的崇拜，Ⅱ.72；鱼是埃及人的家常食物，Ⅱ.77，92；埃及的鱼，Ⅱ.72，93，149；波里斯提尼的鱼，Ⅳ.53；普拉西亚斯（Prasias）湖的鱼，Ⅴ.16；在莫里斯（Moeris）湖捕鱼的收入，Ⅱ.149；Ⅲ.91；腌鱼跳跃的奇观，Ⅸ.120；食鱼族，Ⅰ.200，202；Ⅱ.92；Ⅲ.19。

舰队（fleet） 米诺斯的舰队，Ⅰ.171；塞索斯特里斯的舰队，Ⅱ.102；尼科的舰队，Ⅱ.159；波里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舰队，Ⅲ.39；冈比西斯的舰队，Ⅲ.19；波斯在拉德的舰队，Ⅵ.6；伊奥尼亚人的舰队，Ⅵ.8；塔索斯人的舰队，Ⅵ.46，47；玛尔多纽斯的舰队，Ⅵ.44；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的舰队，Ⅵ.95；雅典人的舰队，Ⅵ.89；Ⅶ.144，161；Ⅷ.42，44，61；Ⅸ.114；埃吉那人的舰队，Ⅵ.83，92；Ⅷ.46；薛西斯的舰队，Ⅶ.44，45，89～100，184；Ⅷ.66，107；Ⅸ.96；希腊舰队在阿特密斯昂舰队，Ⅷ.1，2；在萨拉米斯舰队，Ⅷ.42～48。

羊群（flocks） 弗里基亚的羊群，Ⅴ.49；优波亚的羊群，Ⅷ.19，20。

食物（food） 波斯人的食物，Ⅰ.133；马撒盖泰人的食物，Ⅰ.216；埃及人的食物，Ⅱ.36，37，77，92；埃塞俄比亚人的食物，Ⅲ.23；作为贡金的食物，Ⅰ.192。

脚（foot） 被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割掉的脚，Ⅸ.37。

脚印（footprint） 赫拉克利斯的脚印，Ⅳ.82。

竞走（foot race） 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Ⅴ.22。

异邦风习（foreign customs） 波斯人乐于采用异邦风习，Ⅰ.135；埃及人恪守祖先的风习，力避异邦风习，Ⅱ.79；斯基泰人恪守祖先的风习，力避异邦风习，Ⅳ.76。

奠基人（founder） 荣誉给予城邦的建立者，在阿布德拉，Ⅰ.168；在科尔松尼斯，

Ⅵ.38。

泉（fountain） 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之泉，Ⅲ.23；库列涅的阿波罗之泉，Ⅳ.158；塞斯提斯（Thestis）之泉，Ⅳ.159；太阳之泉，Ⅳ.181；“九泉”（Enneacrunus），Ⅵ.137；迈安德（Maeander）河和卡塔拉克特河的发源地，Ⅶ.26；卡斯塔里亚之泉，Ⅷ.39（中译本漏译）；加尔加菲亚（Gargaphia）之泉，Ⅸ.49。

四年一度的节日（four-yearly festivals） 雅典人的节日，Ⅵ.87，111，138。

狐狸（fox） 在利比亚，Ⅳ.192。

乳香（frankincence） 获取途径，Ⅲ.107；献给拜鲁斯，Ⅰ.18；阿拉伯的贡赋，Ⅲ.97；达提斯在提洛岛献祭，Ⅵ.97。

葬礼（funerals） 波斯人的葬礼，Ⅰ.140；Ⅲ.16；埃及人的葬礼，Ⅱ.85；Ⅲ.16；埃塞俄比亚人的葬礼，Ⅲ.24；斯基泰国王的葬礼，Ⅳ.71～73；斯基泰普通人的葬礼，Ⅳ.73；利比亚游牧者和纳萨摩涅斯人（Nasamonians）的葬礼，Ⅳ.190；特劳希（Trausi）的葬礼，Ⅴ.4；其他色雷斯人的葬礼，Ⅴ.5，8；拉栖代梦国王的葬礼，Ⅵ.58；普拉提亚战役结束后希腊人的葬礼，Ⅸ.85。

G

加狄拉（Gadeira） 城镇，在“赫拉克利斯柱以外”，Ⅳ.8。

盖森（Gaeson） 河流，在小亚细亚，米卡列附近，Ⅸ.97。

加列斯普苏斯（Galespsus） 城镇，在托伦涅附近，Ⅶ.122。

加莱卡（Gallaica） 色雷斯一地区，布里昂提凯的旧称，Ⅶ.108。

游戏，竞技会（games） 由吕底亚人发明的，Ⅰ.94；在特里奥皮昂，Ⅰ.144；在阿吉拉，Ⅰ.167；为纪念柏修斯在凯密斯举行竞技会，Ⅱ.91。

冈法桑特斯（Gamphasantes） 利比亚人一部落，Ⅳ.174，183。

冈达里伊人（Gandarians） 源自 Gandarii，波斯帝国境内一印度人部落，他们的贡赋，Ⅲ.91；他们在薛西斯军中，Ⅶ.66。

伽拉曼特斯人（Garamantians） 利比亚一部族，Ⅳ.174，183，184。

花园（gardens） 米达斯的花园，Ⅷ.138。

加尔加菲亚（Gargaphia） 泉，在普拉提亚之战的战场上，Ⅸ.25，49，51，52。

城门（gates） 巴比伦的城门，Ⅰ.179；Ⅲ.155；被大流士毁掉的城门，Ⅲ.159；城门上方的陵墓，Ⅰ.187。

伽乌安涅斯（Gauanes） 柏狄卡斯（Perdicas）的兄弟，Ⅷ.137。

高墨塔（Gaumata） 参见斯美尔迪斯（Smerdis），(2)。

格（Ge） 即大地（Earth），在斯基泰受到崇拜，Ⅳ.59。

格别雷齐斯（Gebeleizis） 色雷斯人的神，扎尔摩西斯神之别称，Ⅳ.94。

鹅（geese） 在埃及用鹅献祭，Ⅱ.45。

革拉（Gela） 城邦，在西西里，罗德斯人的殖民地，Ⅵ.23；Ⅶ.153，154，156；革拉人，Ⅶ.153，154，155，156。

格列昂（Geleon） 伊翁（Ion）之子，雅典四部落之一的名祖，Ⅴ.66。

格隆（Gelon，Gelo） 狄诺美涅斯（Deinomenes）之子，叙拉古的僭主，执掌权力，

Ⅶ.154～156;对希腊人要求他协助抵御波斯人侵的回复，Ⅶ.145，157～163；击败迦太基人和西地中海诸邦，Ⅶ.165，166，168。

格隆尼人（Gelonians） 源自 Geloni 邻近斯基泰人的一个部族，据说和希腊人同族，Ⅳ.102,108，109，119，120，136；他们的国王，Ⅳ.119。

格洛努斯（Gelonus） (1) 根据斯基泰人的传说，他是赫拉克利斯之子，Ⅳ.10。

格洛努斯（Gelonus） (2) 布迪尼的主要城市，木造的城市，Ⅳ.108。

谱系，家谱（genealogy） 埃及国王赫祭司的家谱，Ⅱ.142，143；赫卡太欧斯的家谱，Ⅱ.142，143；吕底亚国王的家谱，Ⅰ.7；薛西斯的家谱，Ⅶ.11；斯巴达国王的家谱，Ⅵ.53;Ⅶ.204；Ⅷ.131；马其顿国王的家谱，Ⅷ.139；柏修斯的家谱，Ⅱ.91。

地理学（Geography） 希罗多德的地理学，Ⅰ.72，202～204；Ⅱ.5～34；Ⅲ.115,116;Ⅳ.36～45，99～101。

地质学（geology） 希罗多德的地质学，Ⅱ.8～12；Ⅶ.129。

几何学（geometry） 来自埃及，Ⅱ.109。

格菲莱伊人（Gephyraeans） 希帕库斯（Hipparchus）的谋杀者所属的那个氏族，Ⅴ.55,57，58，61，62。

格莱斯图（Geraestus） 城镇，在优波亚岛南端，Ⅷ.7；Ⅸ.105。

戈尔吉斯（Gergis） 波斯将领，Ⅶ.82，121。

戈尔吉斯人（Gergithes） 即戈尔吉斯的特乌克洛伊人（Gergith Teucrians），美西亚境内一部族，邻近赫勒斯滂，是特乌克洛伊人的后裔，Ⅴ.122；Ⅶ.43。

戈尔曼尼伊人（Germanians） 源于 Germanii，波斯人的一个部落，Ⅰ.125。

戈尔鲁斯（Gerrhus） (1) 河流，在斯基泰亚，Ⅳ.19，20，47，56。

戈尔鲁斯（Gerrhus） (2) 地名，在斯基泰亚，Ⅳ.53，56。

格里奥涅斯（Geryones） 他的牛被赫拉克利斯驱赶，Ⅳ.8。

格泰人（Getae） 色雷斯人的一支，Ⅳ.93，96，118；Ⅴ.3，4。

礼物（gift） 波斯人之间赠礼以示奖赏，Ⅲ.84；Ⅶ.106，116；Ⅷ.120；作为贡金献给大流士，Ⅲ.97；斯基泰国王献给大流士的礼物，Ⅳ.131；攸艾尔松（Euelthon）献给斐列蒂玛（Pheretima）的礼物，Ⅳ.162。

吉格努斯（Gigonus，Gigenus） 城镇，邻近帕列涅，Ⅶ.123。

吉利伽迈人（Gilligamae） 利比亚一部落，Ⅳ.169，170。

金达涅斯人（Gindanes） 在利比亚，Ⅳ.176，177。

格劳库斯（Glaucus） (1) 一位开俄斯人，Ⅰ.25。

格劳库斯（Glaucus） (2) 希波罗库斯（Hippolochus）之子，Ⅰ.147。

格劳库斯（Glaucus） (3) 斯巴达人，爱皮基德斯之子，Ⅵ.86。

格里萨斯（Glisas） 河流，在波奥提亚，Ⅸ.43。

小昆虫（gnats） 在埃及三角洲，Ⅱ.95。

格诺蒙（gnomon） 日晷的指示针，Ⅱ.109。

山羊（goats） 作为献祭的动物，Ⅱ.42，46；和埃及妇女交流，Ⅱ.46；山羊尿治愈痉挛，Ⅳ.187。

格不利亚斯（Goblyas） (1) 大流士之子，在薛西斯军中任职，Ⅶ.72。

格不利亚斯（Goblyas） (2) 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Ⅲ.70～79；在斯基泰向大流

士进谏，Ⅳ.132，134；玛尔多纽斯之父，Ⅵ.43；他的女儿嫁给大流士，Ⅶ.2。

诸神（gods）　埃及人首先使用十二神的名字，Ⅱ.4；十二神在雅典的祭坛，Ⅱ.7；埃及人首先使用的神名，Ⅱ.50；皮拉斯基人所敬之神没有任何名字，Ⅱ.52；埃及人为最晚出现的一人形的神定年，Ⅱ.142；诸神在埃及的统治时期，Ⅱ.144；波斯人诸神，Ⅰ.131～132；阿拉伯人诸神，Ⅲ.8；斯基泰人诸神，Ⅳ.59,62；利比亚人诸神，Ⅳ.188，189。

哥耶托西鲁斯（Goetosyrus）　斯基泰的神，相当于阿波罗，Ⅳ.59。参见 Oetosyrus。

黄金（gold）　在吕底亚，Ⅰ.93；在马撒盖泰，Ⅰ.215；在埃塞俄比亚，Ⅲ.23,97，114；在西弗诺斯（Siphnos），Ⅲ.102～106；在北欧，Ⅲ.116；在利比亚，Ⅳ.195；在塔索斯，Ⅵ.47，48；在色雷斯，斯卡普特·海列（Scapte Hyle），Ⅵ.46；在潘盖昂山（Mt. Pangaeum），Ⅶ.112；达同（Daton）附近的金矿，Ⅸ.75；居基斯的献礼，Ⅰ.14；克洛伊索斯的献礼，Ⅰ.51，52，92；克洛伊索斯送给拉栖代梦人的黄金，I. 69；在埃克巴坦那雉堞里的黄金，Ⅰ.98；拜鲁斯的金像，Ⅰ.183；萨伊斯的金牛，Ⅱ.129，130；雅典娜雕像，Ⅱ.182；印度人以金沙作为贡金，Ⅲ.94；埃塞俄比亚人的贡金，Ⅲ.97；麦安多琉斯的金器，Ⅲ.148；斯基泰人的神圣的金器，Ⅳ.5，7；送给阿尔克麦昂的黄金，Ⅵ.125；黄金的筏悬木和黄金的葡萄树，Ⅶ.27；抛入赫勒斯滂的金器，Ⅶ.54；长矛上的金石榴，Ⅶ.41；波斯人穿戴金制品，在塞匹亚斯海角（Cape Sepias）附近被冲上岸的金器，Ⅶ.190；献给阿布德拉人的礼物，Ⅷ.120；埃吉那人奉献的金星，Ⅷ.122；玛西斯提乌斯（Masistius）的胸甲，Ⅸ.22；德尔斐的金三脚架，Ⅸ.81；优波亚塔连特，Ⅲ.89；黄金与白银的比值，Ⅲ.95；以试金石检验黄金，Ⅶ.10；金像，Ⅶ.69。

冈努斯（Gonnus）　城镇，在色萨利，Ⅶ.128，173。

戈尔迪亚斯（Gordias）　米达斯之子，弗里基亚之王，Ⅰ.14，35，45。

戈尔果（Gorgo）　克列奥蒙尼之女，Ⅴ.48，51；Ⅶ.239。

戈尔贡（Gorgon）　柏修斯从利比亚带走戈尔贡的头，Ⅱ.91。

戈尔古斯（Gorgus）　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之王，Ⅴ.104，115；Ⅶ.98；Ⅷ.11。

谷物（grain）　在巴比伦尼亚，Ⅰ.193；在埃及，Ⅱ.36。

希腊（Greece）　Ⅰ.1～3，27，29，69，92，152；Ⅱ.44，50，56，91，104，109，114，135，146，182；Ⅲ.6，39，104，106，122，130，131，134～138；Ⅳ.76，77，143；Ⅴ.32,49，58；Ⅵ.24，48，49，61，86，94，98，106，109，131，138；Ⅶ.1，5～8，10～13，15，17，21，25，32，38，39，46，47，56，57，82，99，101，102，105，108，126，131，138，139，144，145，147，148，150，152，157，159，161，162，168，169，172，175～178，203，209，235，239；Ⅷ.3，4，15，18，19，22，30，44，47，57，60，62，66，68，72，77，94，100，101，108，109，114～116，124，142，144；Ⅸ.1，2，7，9，42，45，60，72，77，94，100，101，106，114，121；希腊人的领土（Greek land），Ⅶ.135；希腊人（Greeks），Ⅰ.1～7，26，27，35，53，56，60，65，69，70，72，74，75，87，90，94，110，131，133，135，148，153，163，170，171，174，193，202，203，216；Ⅱ.1，4，5，13，14，16，17，20，28，30，32，36，39，41，43～46，48，49，51～54，58，59，64，79，80，82，91，92，94，105，109，112，115，118，120，122，123，134，135，144～146,148，153，160，167，171，178，180；Ⅲ.1，11，25，26，27，32，38，60，80，102，103，107，122，132，139，140；Ⅳ.6，8，10，12，14，18，24，26，33，45，48，51，53，76，77～79，85，95，103，105，108～110,152，158，159，180，189，190，197，

203; Ⅴ.20, 22, 23, 28, 47, 58, 94, 97, 102; Ⅵ.17, 29, 43, 48, 53, 54, 75, 98, 106, 112, (122), 126, 127, 134, 137; Ⅶ.9, 10, 11, 16, 18, 37, 48, 61, 63, 74, 90, 93～95,101～104,106, 107, 110, 118, 130, 132, 133, 138, 139, 144, 145, 147～151, 157, 158, 161～173, 175～180, 183, 185, 189, 192, 194～196,201～203, 205, 207, 209～214, 219, 223, 225, 233, 234, 236, 239; Ⅷ.1, 4, 11, 13～18, 23, 26, 29, 30, 40, 42, 44, 46, 56, 61, 65, 68, 70, 72, 75, 76, 80～87, 89, 93, 94, 96～98, 100, 102, 108, 110～112,121, 124, 130～133, 136, 140, 142; Ⅸ.2, 7, 15, 17, 20, 21, 22, 25, 27～29,31～33,36, 38, 40～43, 45, 46, 48～50, 53, 57～61,67～72,76, 78, 79, 82, 85～87,90, 92, 96, 98～103, 105, 106, 110, 114～116,119; 希腊人在利比亚, Ⅳ.158; 希腊人在斯基泰, Ⅳ.18, 51, 78, 105; 希腊的斯基泰人?, Ⅳ.7; 滂图斯（黑海）周边的希腊人, Ⅳ.8, 10, 24, 95; Ⅶ.95; 希腊本土的希腊人, 说希腊语的希腊人, Ⅰ.4, 56～58, 60, 143; Ⅱ.181; Ⅵ.53; Ⅶ.145; Ⅷ.144; 希腊方言, Ⅱ.56, 137, 143, 144, 154; (Ⅲ.115); Ⅳ.52, 78, 108, 110, 155, 192; Ⅵ.98; Ⅷ.135; Ⅸ.16; 希腊海（爱琴海), Ⅴ.54; Ⅶ.28; 生活方式, 风尚习俗, Ⅱ.91; Ⅳ.(76), 78, 108; Ⅴ.86; Ⅶ.89; 诸神, 崇拜, 庆典, Ⅱ.49, 58; Ⅳ.108; Ⅴ.49, 92; Ⅸ.37; 神谕, Ⅰ.46; 僭主, Ⅲ.125; 希腊人的城邦, Ⅲ.139; Ⅳ.12, 203; Ⅴ.93; Ⅵ.44,109; Ⅶ.22, 109, 110, 115, 122; 希腊人的服饰, Ⅳ.78; Ⅴ.88; 蒸气浴, Ⅳ.75; 药物, Ⅲ.130; 武器, 盔甲, Ⅳ.180; Ⅶ.91, 93; 马匹, Ⅶ.196; 舰船, Ⅶ.179; Ⅷ.17, 85, 87; 兵力, Ⅸ.30; 希腊人的宙斯, Ⅸ.7; 希腊即古时所称皮拉斯基亚 (Pelasgia), Ⅱ.56; 希腊的气候, Ⅲ.106; 通往希腊的路径, Ⅶ.175～177; 希腊族与皮拉斯基族, Ⅰ.56～58; 希腊的人民?, Ⅷ.43～47, 72, 73; 诸神和宗教仪式大都起源于埃及, Ⅱ.5, 43, 48～50, 145, 146; 部分希腊人源自皮拉斯基人, Ⅱ.51, 52; 雅典娜的崇拜仪式部分地来自利比亚, Ⅳ.189; 神人同形同性论 (anthropomorphism), Ⅰ.131; 几何学来自埃及, Ⅱ.109; 占星术 (astrology), Ⅱ.82; 轮回说 (doctrine of transmigration), Ⅱ.123; 甲胄, Ⅳ.180; 日晷和计时来自巴比伦人, Ⅱ.109; 运动竞技来自吕底亚（跳棋除外), Ⅰ.94; 驷马战车来自吕底亚, Ⅳ.189; 鸟冠, 盾柄等来自卡里亚人, Ⅰ.171; 书写, 文字, 来自腓尼基人, Ⅴ.58; 比异邦人更有智慧, Ⅰ.60; 古时没有家庭奴仆, Ⅵ.137; 膳食, Ⅰ.133; 奥林匹亚竞技会, Ⅱ.160; Ⅴ.22; Ⅷ.26; 从前阿尔哥斯在希腊地位优越, Ⅰ.1; 早期希腊人的航海, Ⅰ.163; Ⅳ.152; 劳作, Ⅱ.148; Ⅲ.60; 贸易, Ⅰ.153; 对手艺的评价, Ⅱ.167; 早先和异邦人的争执, Ⅰ.1～5; 参见“克洛伊索斯”; 造访安那卡尔西斯, Ⅳ.76,77; 希腊人在埃及, Ⅱ.153, 178, 179; Ⅲ.11, 139; 随冈比西斯远征, Ⅲ.1; 大流士派往希腊的希腊人, Ⅲ.135～138; 希腊的灾难, Ⅵ.98; 团结起来的希腊, Ⅶ.157; Ⅸ.2; 大流士派出的使者, Ⅵ.48; 斯巴达的领导地位, Ⅰ.69; Ⅴ.49; Ⅶ.159; 雅典人拯救了希腊, Ⅶ.139, 144; 随薛西斯远征的希腊人, Ⅶ.93～95, 185; Ⅷ.90; 向薛西斯投降的希腊人, Ⅶ.132; 玛尔多纽斯对于希腊人的看法, Ⅶ.9; Ⅸ.58; 希腊人的各种部署, Ⅶ.138, 139; 在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舰队, Ⅷ.1; 在萨拉米斯的希腊舰队, Ⅷ.44～48; 在普拉提亚的希腊军队, Ⅸ.28～31; 玛尔多纽斯手下的希腊人, 17, 18, 31, 46, 61, 67。

格里芬 (Griffins) 一种狮身鹫首鹫翼的怪兽, Ⅲ.116; Ⅳ.79。

格林努斯 (Grinus) 塞拉国王, 到德尔斐求神谕, Ⅳ.150。

格里尼亚 (Grynia) 埃奥利斯人的一个城市, 在小亚细亚, Ⅰ.149。

树脂 (gum) 在埃及, 用于粘合, Ⅱ.86。

居盖亚（Gygaea） (1) 居基斯的湖，在吕底亚，Ⅰ.93。

居盖亚（Gygaea） (2)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姐妹，Ⅴ.21；Ⅷ.136。

居基斯（Gyges） 吕底亚国王，Ⅰ.8～15，(91)；居基斯的黄金，在德尔斐，Ⅰ.14；居基斯的阴谋，Ⅰ.12。

金德斯（Gyndes） 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Ⅰ.189，190，202；Ⅴ.52。

居赞特斯人（Gyzantians） 利比亚西部一部族，Ⅳ.194。

H

哈德斯（Hades） 兰普辛尼图斯的后裔，Ⅱ.122。

海姆斯（Haemus） 山脉，在色雷斯，Ⅳ.49。

哈吉亚斯（Hagias） 一位爱利斯人，Ⅸ.33。

头发（hair） 巴比伦人的头发，Ⅰ.195；埃及人的头发，Ⅱ.36，65，104；科尔基斯的头发，Ⅱ.104；利比亚人的头发，Ⅳ.175，180，191；波斯人的头发，Ⅵ.19；埃塞俄比亚人的头发，Ⅶ.208，209；阿尔哥斯人和拉栖代梦人的头发，Ⅰ.82；奉献头发，在提洛岛，Ⅳ.34。

哈里亚（Halia） 城镇，在阿哥里斯，Ⅶ.137。

哈里亚克蒙（Haliacmon） 河流，在马其顿，Ⅶ.127。

哈里阿库斯（Haliarchus） Ⅳ.160。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 在卡里亚，希罗多德的出生地，Ⅰ.144，175；Ⅱ.178；Ⅶ.99；Ⅷ.104；被排除在多利斯“六邦”（Hexapolis），Ⅰ.144；哈利卡纳苏斯人，Ⅶ.99；阿伽希克利斯，Ⅰ.144；法涅斯（Phanes），Ⅲ.4，7；克森那哥拉斯（Xenagoras），Ⅸ.107。

哈鲁斯（Halus） 参见阿鲁斯。

哈利斯（Halys） 河流，在小亚细亚，Ⅰ.6，28，72，75，103，130；Ⅴ.52，102；Ⅶ.26；吕底亚王国的东部边境线，Ⅰ.6，28，72；米底王国的边境线，Ⅰ.103，130；克洛伊索斯越过哈利斯河，Ⅰ.75；薛西斯越过哈利斯河，Ⅶ.26。

汉密尔卡（Hamilcar） 迦太基国王，Ⅶ.165，167。

幸福（happiness） 梭伦对幸福的看法，Ⅰ.30～32。

野兔（hare） 用于携带一封密信，Ⅰ.123；繁殖力强，Ⅲ.108；斯基泰军队猎杀野兔，Ⅳ.134。

哈玛米特拉斯（Harmamithras） 米底人，薛西斯军中的骑兵长官，达提斯之子，Ⅶ.88。

哈摩基德斯（Harmocydes） 一位佛基斯人，在普拉提亚，Ⅸ.17。

哈摩狄乌斯（Harmodius） 属于雅典的格菲莱伊族人，希帕库斯的谋杀者之一，Ⅴ.55；Ⅵ.109，123。

哈尔帕古斯（Harpagus） (1) 一位米底人，在居鲁士出征克洛伊索斯军中，Ⅰ.80，108～113，117～120，123，127，129，162，164，165，169，171，174～177；哈尔帕古斯与阿斯泰亚基斯，Ⅰ.108～119；帮助居鲁士，Ⅰ.123～129；在萨尔狄斯城下劝说居鲁士，Ⅰ.80；在小亚细亚作指挥官，Ⅰ.162～177。

哈尔帕古斯（Harpagus） (2) 波斯将领，在大流士军中，Ⅵ.28，30。

健康，保健（health） 埃及人的保健，Ⅱ.77；利比亚人的健康，Ⅳ.187。

赫贝（Hebe） 在米卡列的希腊军队的作战口令，Ⅸ.98。

赫布鲁斯（Hebrus） 河流，在色雷斯，Ⅳ.90；Ⅶ.59。

赫卡太欧斯（Hecataeus） 米利都人，赫格桑德鲁斯之子，历史学家，旅行家，Ⅱ.143；Ⅴ.36，125，126；Ⅵ.137；在埃及的底比斯，Ⅱ.143；劝说米利都人，Ⅴ.36；向阿里斯塔哥拉斯进言，Ⅴ.125；对皮拉斯基人在阿提卡的看法，Ⅵ.137。

赫克托尔（Hector） 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之子，Ⅱ.120。

赫格桑德鲁斯（Hegesandrus） 米利都的赫格桑德鲁斯，赫卡太欧斯之父，Ⅴ.125。

赫格西克利斯（Hegesicles） 斯巴达国王，和列昂共同掌权，Ⅰ.65。

赫格西劳斯（Hegesilaus） （1）斯巴达国王，多里苏斯（Doryssus）之子，Ⅶ.204。

赫格西劳斯（Hegesilaus） （2）斯巴达人，系斯巴达国王琉提奇德斯的祖先，Ⅷ.131；

赫格西佩拉（Hegesipyla） 奥洛鲁斯（Olorus）之女，米太雅德之妻，Ⅵ.39。

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 （1）皮西特拉图之子，Ⅴ.94。

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 （2）爱利斯的预言者，Ⅸ.37，38，41。

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 （3）一位萨摩斯人，Ⅸ.90～92。

赫格托里德斯（Hegetorides） 科斯的赫格托里德斯，Ⅸ.76。

母牛（heifer） 米开林努斯之女被装入一空心木牛腹中，Ⅱ.129；库列涅妇女认为吃母牛肉是对神的不敬，Ⅳ.186；巴尔卡的妇女不吃牛肉，Ⅳ.186。

海伦（Helen） 丁达琉斯（Tyndareus）之女，Ⅰ.3；Ⅱ.112，113，115～120；Ⅴ.94；Ⅸ.73；海伦的神庙，在塞拉普涅（Therapne），Ⅵ.61；海伦不在特洛伊，Ⅱ.113～120。

赫里克（Helice） 阿凯亚人一城镇，位于科林斯湾，Ⅰ.145。

赫里克纽斯（Heliconius） 帕尼奥尼昂的波塞冬神庙，波塞冬的头衔，Ⅰ.148。

赫里奥波里斯（Heliopolis） 埃及一城市，Ⅱ.3，7～9，59，63；赫里奥波里斯人，Ⅱ.3,73；从那里获取的有关埃及历史的资料，Ⅱ.3，73。

赫里奥斯（Helios） 参见“太阳”（sun）。

赫里希科伊人（Helisycians） Ⅶ.165。

赫兰诺狄凯（Hellanodicae） Ⅴ.22；Ⅵ.127。

赫勒（Helle） 阿萨玛斯（Athamas）之女，赫勒的墓，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Ⅶ.58。

希伦（Hellen） 多鲁斯之父，希腊人的名祖英雄，Ⅰ.56。

希伦尼昂（Hellenium） 神庙，在那乌克拉提斯，Ⅱ.178。

赫勒斯滂（Hellespont） 海峡，Ⅰ.57；Ⅳ.38，76，85，86，95，137，138，144；Ⅴ.11,13，14，23，33，91，103，117，122；Ⅵ.26，33，43，95，140；Ⅶ.6，8，10，33，35，36，45，54，56，58，78，106，137，147，157，163；Ⅷ.51，87，97，107～111，115，117，118，120；Ⅸ.66，98，101，106，114，115；赫勒斯滂人（Hellespontians），Ⅲ.90；Ⅳ.89，138，144；Ⅴ.1；Ⅶ.（56),95；摩里奇德斯（Morychides），Ⅸ.114；僭主，Ⅳ.138；海峡的长度和宽度，Ⅳ.85；桥，Ⅶ.34～36；薛西斯的军队从桥上通过，Ⅶ.44～56；再次通过，Ⅷ.117；希腊舰队来到赫勒斯滂，Ⅸ.114；薛西斯鞭笞赫勒斯滂，Ⅶ.35。

赫勒斯滂提亚斯（Hellespontias） 赫勒斯滂一带的强风，Ⅶ.188。

赫洛匹亚（Hellopia） 在优波亚岛，Ⅷ.23。

头盔（helmet） 埃及国王的头盔，Ⅱ.151（162）；希腊人从埃及人学的，Ⅳ.180。

希洛特（Helots） 在拉哥尼亚，Ⅵ.58，75，80，81；Ⅶ.229；Ⅷ.25；Ⅸ.10,28，80，85；每一斯巴达人所拥有的数量，Ⅸ.10。

赫菲斯提亚（Hephaestiae） 城镇，在列姆诺斯（Lemnos），Ⅵ.140。

赫菲斯托波里斯（Hephaestopolis） 一位萨摩斯人，Ⅱ.134。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 埃及人的赫淮斯托斯，在孟菲斯，Ⅱ.2，3，99，101，108，110，112，121，136，141，142，147，151，153，176；Ⅲ.37；希腊人的赫淮斯托斯，Ⅷ.98；在孟菲斯的神庙，Ⅱ.99，101，108，110，112，121，136，141，147，151，153；赫淮斯托斯的祭司，Ⅱ.3，99 等；塞索斯（Sethos），赫淮斯托斯的祭司，Ⅱ.141，142，176；Ⅲ.37。

赫拉（Hera） 希腊奥林帕斯 12 主神之一，宙斯之妻，Ⅱ.50；阿尔哥斯人的赫拉，Ⅰ.31；萨摩斯人的赫拉，Ⅱ.178，182；Ⅳ.88；在阿尔哥斯的神庙（Ⅰ.31）；Ⅵ.81，82；在萨摩斯的神庙，Ⅰ.70（Ⅱ.182）；Ⅲ.（60），123；Ⅳ.88,152；Ⅸ.96；在那乌克拉提斯的神庙（Ⅱ.178）；在科林斯的神庙，Ⅴ.92；在普拉提亚的神庙，Ⅸ.52，53，61，69。

赫拉克利亚（Heraclea） 在西西里，Ⅴ.43。

赫拉克利斯（Heracles） 希腊人的赫拉克利斯，传说为安菲特里昂之子，海鲁斯之父，Ⅱ.43～45，145，146；Ⅵ.53；Ⅶ.193，198（海鲁斯之父），Ⅴ.43；Ⅶ.204；Ⅷ.43，131；“赫拉克利斯的血统”，Ⅶ.220；奥林匹亚的赫拉克利斯，Ⅱ.44；赫拉克利斯神庙在库诺萨杰斯，Ⅴ.63；Ⅵ.116；在马拉松，Ⅵ.108,116；赫拉克利斯的祭坛在德摩比利，Ⅶ.176；吕底亚人的赫拉克利斯，即桑塔斯（Santas），Ⅰ.7；埃及人的赫拉克利斯，即斯胡（Shu），Ⅱ.42，43，83，145；在盐滩（Salt-pans）的神庙，Ⅱ.113；腓尼基人的赫拉克利斯，即迈尔卡特（Melcart），Ⅱ.44；色雷斯的赫拉克利斯，Ⅱ.44；斯基泰人的赫拉克利斯，Ⅳ.59；（斯库塞斯 Scythes 之父），Ⅳ.8～10，82。

赫拉克利斯柱（Heracles，Pillars of） 直布罗陀海峡，Ⅰ.202；Ⅱ.33；Ⅳ.8,42，43，152，181，185，196；Ⅷ.132。

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 （1）一位米拉萨人（Mylasian），Ⅴ.121。

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 （2）一位库麦人，Ⅰ.158；Ⅴ.37。

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s） （赫拉克利斯的子孙们，赫拉克利斯族），希腊人，Ⅴ.43；Ⅶ.208（列奥尼达 Leonidas）；Ⅷ.114；Ⅸ.26，27，33；吕底亚人，Ⅰ.7，13，14，91。

赫莱昂（Heraeum） 城镇，在柏林苏斯（Perinthus）附近，Ⅳ.90。

赫尔美斯（Hermes） 奥林帕斯山诸神之一，Ⅱ.51，145；埃及人的赫尔美斯，在布巴斯提斯，Ⅱ.138；色雷斯人的赫尔美斯，Ⅴ.7；赫尔美斯之城，Ⅱ.67。

赫尔米奥涅（Hermione） 城市，在阿哥里斯东南部，Ⅷ.73；赫尔米奥涅人（Hermionians），Ⅲ.59；Ⅷ.43，72；Ⅸ.28，31；拉苏斯（Lasus），Ⅶ.6。

赫尔米浦斯（Hermippus） 一位阿塔纽斯人，Ⅵ.4。

赫尔摩利库斯（Hermolycus） 一位雅典人，Ⅸ.105。

赫尔摩方图斯（Hermophantus） 米利都的赫尔摩方图斯，Ⅴ.99。

赫尔摩波里斯（Hermopolis） 城市，在埃及，埋葬朱鹭的地方，Ⅱ.67。

赫尔摩提姆斯（Hermotimus） 一位佩达萨（Pedasa）人，Ⅷ.104～106。

赫尔摩泰比斯人（Hermotybians） 源于 Hermotybies，埃及的武士部落之一，Ⅱ.164，

165，168；Ⅸ.32。

赫尔姆斯（Hermus） 河流，在吕底亚，流经萨尔狄斯附近，Ⅰ.55，80；Ⅴ.101。

希罗多德（Herodotus） (1) 历史学家，本书作者，走访孟菲斯、赫里奥波里斯赫底比斯，Ⅱ.3，143；走访埃列凡提涅，Ⅱ.29；走访在培泸溪昂（Pelusium）和帕普列密斯（Papremis），Ⅲ.12；走访推罗，Ⅱ.44；走访塔索斯，Ⅱ.44；走访阿拉伯，Ⅱ. 75；走访科尔基斯，Ⅱ.104；走访扎金苏斯，Ⅳ.175；测量金字塔，Ⅱ.127；探索迷宫，Ⅱ.148；探询尼罗河的水源，Ⅱ.28；探察莫里斯（Moeris）湖，Ⅱ.149，150；探询西部欧洲，Ⅲ.115；相信天意，Ⅲ.108；Ⅷ.13；相信神嫉，Ⅰ.34；（比较：Ⅲ.40；Ⅶ.10），相信好运和厄运要达到平衡，Ⅶ.190；Ⅷ.105；相信对出格行为的惩罚，Ⅰ.167；Ⅱ.120；Ⅳ.205；Ⅶ.133～137；相信即将发生不幸的预兆，Ⅵ.27；相信神谕，Ⅷ.77，96；政治观点，Ⅴ.78；史学方法，Ⅱ.99，123；Ⅳ.30；Ⅶ.152。

希罗多德（Herodotus） (2) 伊奥尼亚的使者，巴西雷德斯（Basileides）之子，Ⅷ.132。

赫洛凡图斯（Herophantus） 赫勒斯滂地区帕里昂（Parium）的统治者，Ⅳ.138。

赫西俄德（Hesiod） 诗人，他的时代，Ⅱ.53；他提及海珀伯利亚人，Ⅳ.32。

赫斯提亚（Hestia） 灶神，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波塞冬、赫拉的姊妹，Ⅱ.50；斯基泰人赫斯提亚，Ⅳ.59，127。

希耶罗（Hiero） 格隆的兄弟，Ⅶ.156。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writing） Ⅱ.36。

希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 安德罗斯的希耶罗尼姆斯，奥林匹亚竞技会获得优胜，Ⅸ.33。

希麦拉（Himera） 西西里一城邦，Ⅵ.24；其统治者被驱逐，Ⅶ.165。

希帕库斯（Hipparchus） 皮西特拉图之子，Ⅴ.55，56，57，62；Ⅵ.102，107～109，121。

希皮亚斯（Hippias） 皮西特拉图之子，向其父亲进谏，Ⅰ.61～62；被逐出雅典，Ⅴ.65；流亡波斯，Ⅴ.91～94，96；随达提斯的军队来到阿提卡，Ⅵ.102，107～109，121。

希波克里德斯（Hippocleides） 雅典人，向克里斯提尼之女求婚，遭到拒绝，Ⅵ.127～129。

希波克鲁斯（Hippoclus） 兰普萨库斯（Lampsacus）的希波克鲁斯，Ⅳ.138。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 (1) 雅典人，皮西特拉图之父，Ⅰ.59；Ⅴ.65；Ⅵ.103。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 (2) 雅典人，麦加克利斯之子，Ⅵ.131。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 (3) 革拉的统治者，潘塔列斯之子，Ⅶ.154，155；攻克赞克列，Ⅵ.23。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 (4) 叙巴利斯人，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希波列斯（Hippoles，Hippolaus） 岬角，在斯基泰亚，位于海帕尼斯和波里斯提尼两条河流之间，Ⅳ.53。

希波玛库斯（Hippomachus） 琉卡斯的预言家，随玛尔多纽斯在普拉提亚，Ⅸ.38。

希斯提埃亚（Histiaea） 城市，在优波亚岛北部，Ⅷ.23～25，66；希斯提埃亚人（Histiaeans），Ⅷ.23；希斯提埃亚的领土，Ⅶ.175；Ⅷ.23。

希斯提埃奥提斯（Histiaeotis） 在色萨利，Ⅰ.56。

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 (1) 米利都的统治者，为大流士保留伊斯特河上的桥梁，Ⅳ.137～139，141；被迫服侍大流士，Ⅴ.11，23～25，30；煽动伊奥尼亚人暴动，Ⅴ.35，36；回到伊奥尼亚，Ⅴ.106～108，124；从波斯人那里逃走，Ⅵ.1～6；死亡，Ⅵ.26～31，46。

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 (2) 一位卡里亚人，泰姆涅斯（Tymnes）之子，Ⅴ.37；Ⅶ.98。

希斯提埃乌斯（Histiaeus） (3) 一位萨摩斯人，Ⅷ.85。

洼地（Hollows） (1) 开俄斯的洼地，Ⅵ.26。

洼地（Hollows） (2) 优波亚的洼地，Ⅷ.13，14。

荷马（Homer） Ⅱ.23，53，116～118；Ⅳ.29，32；Ⅴ.67；Ⅶ.161；荷马生活的时代，Ⅱ.53；荷马并非“塞浦路斯史诗”的作者，Ⅱ.117；对“爱皮哥尼”（Epigoni）提出质疑，Ⅳ.32。

同性恋（homosexuality） 波斯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同性恋，Ⅰ.135。

蜂蜜（honey） Ⅰ.198；Ⅳ.194。

霍普列斯（Hoples） 伊翁之子，雅典四部落之一的名祖，Ⅴ.66。

角（horns） 蛇的角，Ⅱ.74；Ⅳ.192；退着吃草的牛的角，Ⅳ.183；角用于制作七弦琴，Ⅳ.192；野牛的角，Ⅶ.126；在寒冷地带畜角发育不良，Ⅳ.29。

占星（horoscopes） Ⅱ.82。

马（horses） 吞食毒蛇，Ⅰ.78；惧怕骆驼，Ⅰ.80；驴和骡子，Ⅳ.129；向阿波罗杀马献祭，Ⅰ.216；向河杀马献祭，Ⅶ.113；大流士的坐骑，Ⅲ.85～88；马匹作为贡赋，Ⅲ.90；赫拉克利斯的马，Ⅳ.8～9；马在斯基泰，Ⅳ.22；环绕斯基泰国王的墓，Ⅳ.72；希贡奈人的马，Ⅴ.9；特里坦泰克麦斯（Tritantaechmes）人的马，Ⅰ.192；训练战马，Ⅴ.111；宙斯的马，Ⅶ.40；Ⅷ.115；法努切斯（Pharnuches）的马，Ⅶ.88；玛西斯提乌斯（Masistius）的马，Ⅸ.20,22；玛尔多纽斯的马，Ⅸ.63；牝马在奥林匹亚获得3次优胜，Ⅵ.103。

人生（human life） 人生的痛苦，Ⅴ.4；Ⅶ.46；人生短暂的，Ⅶ.46。

人祭（human sacrifice） 在埃及，Ⅱ.45；麦涅劳斯以人献祭，Ⅱ.119；塔乌利人（Tauri），Ⅳ.103；格泰人，Ⅳ.94；波斯人，Ⅶ.114，180；在阿鲁斯，Ⅶ.197；阿普新泰人，Ⅸ.119。

百岛群岛（Hundred Iseles） 在列斯堡岛和小亚细亚之间，Ⅰ.151。

狩猎（hunting） 斯基泰人在米底狩猎，Ⅰ.73；大流士狩猎，Ⅲ.129；伊尔凯人（Iyrcae）的狩猎方法，Ⅳ.22；特洛格罗狄特斯（Troglodytes）乘驷马战车狩猎，Ⅳ.183。

海亚金提亚（Hyacinthia） 斯巴达的一个节日，Ⅸ.7，11。

海安佩亚（Hyampeia） 帕纳苏斯（Parnassus）山的顶峰，Ⅷ.39。

海安波里斯（Hyampolis） 佛基斯的城镇，Ⅷ.28，33。

海亚泰（Hyatae） 西基昂人（Sicyonians）的一个部落，Ⅴ.68。

海布拉（Hybla） 城镇，在西西里，Ⅶ.155。

海达涅斯（Hydarnes） (1) 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Ⅲ.70。

海达涅斯（Hydarnes） (2) 海达涅斯之子，波斯万人“不死军”（Immortals）的统帅，Ⅵ.133；Ⅶ.83，135，136，211，215，218；Ⅷ.113，118。

海德里亚（Hydrea） 岛屿，在阿哥里斯东南，Ⅲ.59。

海耶列（Hyele） 城镇，在意大利，Ⅰ.167。

海耶纳斯（Hyenas） 在利比亚，Ⅳ.192。

海雷斯（Hylleis） 多利斯人的一个部落，Ⅴ.68。

海鲁斯（Hyllus） (1) 赫拉克利斯之子，斯巴达王族的先祖，Ⅵ.52；Ⅶ.204；Ⅷ.131；他的死，Ⅸ.26。

海鲁斯（Hyllus） (2) 河流，在吕底亚，赫尔姆斯河的支流，Ⅰ.80。

海麦亚斯（Hymaeas，Hymeas） 波斯将领，大流士的女婿，Ⅴ.116,122。

海麦图斯（Hymettus） 或称为海麦苏斯（Hymessus），山脉，在雅典城外，Ⅵ.137。

海帕凯伊人（Hypachaei） 基里基亚人的旧称，Ⅶ.91。

海帕吉里斯（Hypacyris） 河流，在斯基泰亚，Ⅳ.47，55。

海帕尼斯（Hypanis） 河流，在斯基泰亚，即波乌格河（Boug），Ⅳ.18，47，52，53，81。

海柏兰提斯（Hyperanthes） 大流士之子，在德摩比利阵亡，Ⅶ.224。

海珀伯利亚人（Hyperboreans） Ⅳ.13，32～36；阿巴里斯，Ⅳ.36。

海柏诺提亚人（Hybonptians） Ⅳ.36。

海波洛切（Hyperoche） 海珀伯利亚的少女，Ⅳ.33，35。

海尔卡尼亚人（Hyrcanians） 波斯帝国境内一民族，在里海以南，Ⅲ.117；Ⅶ.62。

海尔吉斯（Hyrgis） 塔奈斯河的一条支流，Ⅳ.57。

海里亚（Hyria） 城镇，在意大利，Ⅶ.170。

海洛亚德斯（Hyroeades） 波斯人，属于玛尔德伊（Mardi）部落，他发现了进入萨尔狄斯的通道，Ⅰ. 84。

海希埃（Hysiae） 阿提卡边境地带一村镇，Ⅴ.74；Ⅵ.108；Ⅸ.15，25。

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 (1) 阿萨美斯之子，Ⅰ.209～211；Ⅲ.70；Ⅶ.11。

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 (2) 大流士之子，Ⅶ.64。

海腾尼亚人（Hytennians） 皮希迪亚人的一个部落，Ⅲ.90。

I

伊阿库斯（Iacchus） 伊阿库斯的叫喊声，Ⅷ.65。

伊阿德蒙（Iadmon） (1) 一位萨拉米斯人，Ⅱ.134。

伊阿德蒙（Iadmon） (2) 伊阿德蒙（1）之孙，Ⅱ.134。

伊阿里苏斯（Ialysus） 城镇，在罗德岛，Ⅰ.144。

抑扬格诗（iambic verse） Ⅰ.144。

伊安米代（Iamidae） 爱利斯的一个占卜者家族，Ⅴ.44；Ⅸ.33。

伊阿皮吉亚（Iapygia） 在意大利半岛“脚跟”处，Ⅲ.138；Ⅳ.99；Ⅶ.170；伊阿皮吉亚人，Ⅳ.99。

伊阿丹努斯（Iardanus） 一位吕底亚人，Ⅰ.7。

伊阿宋（Iason，Jason） 乘“阿尔戈”号船的远航，Ⅳ.179；Ⅶ.193。

伊阿特拉哥拉斯（Iatragoras） 一位米利都人，Ⅴ.37。

伊比利亚（Iberia） Ⅰ.163；伊比利亚人（Iberians），Ⅶ.165。

伊卡鲁斯海（Icarian sea） Ⅵ.95，96。

伊卡鲁斯（Icarus） Ⅵ.95。

伊克奈（Ichnae） 城镇，在马其顿，靠近沿海，Ⅶ.123。

埃及鼬（ichneumon） Ⅱ.67。

伊克泰奥法吉人（Ichthyophagi） Ichthyophagi，意为“食鱼者”。居住在埃列凡提涅的一个部落，懂得埃塞俄比亚语，Ⅲ.19～23，25，30。

伊达（Ida） 山，在特洛亚斯，Ⅰ.151；Ⅶ.42。

伊丹泰尔苏斯（Idanthyrsus） 斯基泰人之王，Ⅳ.76；指挥斯基泰人与大流士周旋，Ⅳ.120,126，127。

伊德里亚斯（Iderias） 卡里亚一个地区，Ⅴ.118。

伊恩尼苏斯（Ienysus） 城镇，在阿拉伯半岛，Ⅲ.5。

《伊利亚特》（Iliad） 荷马的《伊利亚特》，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Ⅱ.116，117。

伊里苏斯（Ilissus） 河流，在阿提卡，Ⅶ.189。

伊里昂（Ilium） Ⅰ.5；Ⅱ.10，117～120；Ⅶ.20，161；伊里昂的领土，Ⅴ.94，122；Ⅶ.42；伊里昂的雅典娜，Ⅶ.43。

伊利里亚（Illyria） Ⅰ.196；伊利里亚人（Illyrians），Ⅳ.49；Ⅷ.137；入侵希腊，Ⅸ.43。

偶像（images） 波斯人不崇拜偶像，Ⅰ.131；献祭时的动物像，Ⅱ.47；尸体模型，Ⅱ.78；英雄的神像，Ⅴ.75，80～81；Ⅷ.64。

音不洛斯（Imbros） 岛屿，在爱琴海东北部，Ⅴ.26；Ⅵ.41，104。

永垂不朽（immortality） 格泰人相信此说，Ⅳ.94～96。

“不死军”（Immorals） 在薛西斯的军中，Ⅶ.31，83，211，(215)；Ⅷ.113。

伊那鲁斯（Inarus） 一位利比亚人，公元前460年发动反波斯暴动，Ⅲ.12,15；Ⅶ.7。

乱伦（incest） 米开林努斯（Mycerinus）的乱伦，Ⅱ.131；冈比西斯的乱伦，Ⅲ.31。

印度（India） Ⅲ.98，106；Ⅳ.40；印度人（Indians），Ⅲ.38，94，97～102，104～106；Ⅳ.44；Ⅴ.3；Ⅶ.9，65，70，86；Ⅷ.113；Ⅸ.31；印度犬，Ⅰ.192；Ⅶ.187；印度人从蚂蚁身上采金，Ⅲ.102；薛西斯远征军中的印度人，Ⅶ.65，86。

伊诺（Ino） 阿萨玛斯之妻，Ⅶ.197。

铭文，铭刻（inscriptions） 阿尔亚特斯墓志铭，Ⅰ.93；尼托克丽斯（Nitocris）的铭文，Ⅰ.187；在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记功柱上的铭文，Ⅱ.102；在塞索斯特里斯岩石雕像上的铭文，Ⅱ.106；在齐奥普斯（Cheops）金字塔上的铭文，Ⅱ.136；在塞索斯（Sethos）雕像上的铭文，Ⅱ.141；波斯人的楔形文字，Ⅳ.87；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铭文，Ⅳ.87；在泰阿鲁斯（Tearus）的铭文，Ⅳ.91；曼德罗克里斯（Mandrocles）图画上的铭文，Ⅳ.88；在底比斯三脚架上的铭文，Ⅴ.59～61；位于雅典卫城正门（Propylaea）战车上的铭文，Ⅴ.77；在德摩比利的铭文，Ⅶ.228；在德尔斐三脚架上的铭文，Ⅷ.82；泰米斯托克利斯镌刻的铭文，22。

殷塔佛涅斯（Intaphernes） 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Ⅲ.70，78，118，119。

置闰（intercalation） 希腊人置闰，Ⅰ.32；埃及人置闰，Ⅱ.4。

伊尼库斯（Inycus） 城镇，在西西里，Ⅵ.23，24。

伊奥（Io） 英那库斯（Inachus）之女，被诱拐，Ⅰ.1，2；Ⅱ.41。

伊奥尔科斯（Iolcos） 城镇，色萨利人把它给予流亡的希皮亚斯，Ⅴ.94。

伊翁（Ion） 克苏托斯（Xuthus）之子，伊奥尼亚人的名祖，Ⅴ.66；Ⅶ.94；Ⅷ.44。

伊奥尼亚（Ionia） Ⅰ.6，91，142，146，152，162，163，168～171，174；Ⅱ.106；Ⅲ.39，122；Ⅳ.137，138；Ⅴ.28，30，31，37，65，98，106，108，109，115，123，124；Ⅵ.1，3，7，13，17，22，28，33，43，86，95；Ⅶ.51；Ⅷ.109，130，132；Ⅸ.90，96，104，106；伊奥尼亚人（Ionians），Ⅰ.6，18，26～28，74，76，92（妇女），139，141～143，145～153，157，169～171；Ⅱ.1，15～17，69，152，154，163，178；Ⅲ.1，90；Ⅳ.35，89，97，98，128，133，134，136，137，140，142；Ⅴ.28，49，50，58，69，97，98，100～106，108～110，112，115～117，122；Ⅵ.1～3，7～14，17，18，22，26，28，32，41～43，98；Ⅶ.9，10，52，94，95，191；Ⅷ.10，22，44，46，48，73，85，90，97，132；Ⅸ.26，90，98，99，103，106；生活方式，Ⅳ.95；服装，Ⅴ.87，88；舰船，Ⅵ.9；Ⅷ.130；兵力，Ⅴ.33；Ⅶ.97；种族，Ⅰ.56，143；Ⅶ.95；Ⅷ.19，46；城市，Ⅰ.142，149；Ⅵ.31；字母，Ⅴ.59；气候，Ⅰ.142；方言，Ⅰ.142～146；势力赢弱，Ⅰ.143；起源和名称，Ⅰ.145，146；Ⅶ.94；种族混杂，Ⅰ.146，147；在埃及充当雇佣军，Ⅱ.152，154，163；被克洛伊索斯征服，Ⅰ.6，26，27；派遣使者晋见居鲁士，Ⅰ.141；被哈尔帕古斯征服，Ⅰ.162～170；比亚斯的劝告，Ⅰ.170；在冈比西斯手下，Ⅲ.1；为大流士架桥，Ⅳ.87，89；守卫伊斯特河上的桥，Ⅳ.97，98，128，133，136～141；斯基泰人对伊奥尼亚人的看法，Ⅳ.142；暴动，Ⅴ.28～38，49～55，97～107；Ⅵ.1～33；在塞浦路斯帮助奥涅西鲁斯（Onesilus），Ⅴ.108～115；阿塔佛涅斯在伊奥尼亚，Ⅵ.42；伊奥尼亚人为薛西斯效力，Ⅶ.94；泰米斯托克利斯提出恳求，Ⅷ.22；在萨拉米斯遭到腓尼基人的谴责，Ⅷ.90；伊奥尼亚的使者前往希腊舰队，Ⅷ.132；在米卡列，Ⅸ.98，99，103，104；建议把伊奥尼亚人移走，Ⅸ.106；伊奥尼亚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Ⅴ.58；留在伯罗奔尼撒的伊奥尼亚人，Ⅷ.73；在诸岛屿上的伊奥尼亚人，Ⅶ.95；Ⅷ.46；诸部落，Ⅴ.66。

伊奥尼亚海（海湾） （Ionian Sea or Gulf）Ⅵ.127；Ⅶ.20；Ⅸ.92。

伊菲克鲁斯（Iphiclus） 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us）之父，Ⅸ.116。

伊菲珍妮娅（Iphigenia） 阿伽门农之女；在斯基泰，人们向她献人祭，Ⅳ.103。

伊普诺伊（Ipnoi or Ovens） 在培里昂（Pelion）山，Ⅶ.188。

伊拉萨（Irasa） 利比亚的一个地区，Ⅳ.158，159。

铁（iron） 铁的焊接法，Ⅰ.25；奉献给德尔斐的铁炙叉，Ⅱ.135；马撒盖泰人无人使用铁制武器，Ⅰ.215。

灌溉（irrigation） 在巴比伦尼亚，Ⅰ.192。

伊斯（Is） 距巴比伦8天路程的一个地方，在伊斯河畔，Ⅰ.179。

伊萨哥拉斯（Isagoras） 雅典人，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的政敌，受到斯巴达的支持，Ⅴ.66，70，72，74。

伊西斯（Isis） 埃及的女神，Ⅱ.41，42，59，61，156，176；Ⅳ.186。

岛屿（island） 最大的岛屿，Ⅰ.170；Ⅴ.106；爱利特莱海的岛屿，Ⅲ.93；Ⅵ.140；Ⅶ.168；在普拉提亚附近，Ⅸ.51；阿索斯成为孤岛，Ⅶ.22；比较：Ⅰ.174；漂浮的岛屿，Ⅱ.156；Ⅳ.85。

岛民（Islanders） 屈从于大流士，Ⅵ.49；在薛西斯军中，Ⅶ.95。

伊斯马里斯湖（Ismarian lake） 在色雷斯，Ⅶ.109。

伊斯门尼·阿波罗（Ismenian Apollo） 在底比斯，Ⅰ.52；Ⅴ.59；Ⅷ.134。

伊塞冬斯人（Issedons） 民族，大概生活在里海以北的地区，Ⅰ.201；Ⅳ.13,16，25，27，32；他们的风俗，Ⅳ.26。

伊斯特河（Ister） 即多瑙河（river Danube），Ⅰ.202；Ⅱ.26；33，34；Ⅳ.47～51,53，80，93，97，99～101，118，122，128，133～136，139，141；Ⅴ.9，10；Ⅶ.10；流程和尼罗河相当，Ⅱ.33，34；地理位置和支流，Ⅳ.47～49；入海口，Ⅳ.99，101；常年保持相同的水流量，Ⅳ.50；大流士在河上架桥，Ⅳ.89；由伊奥尼亚人守卫，Ⅳ.97，98，128，133，136～141；河流以外的地区，Ⅴ.9，10。

地峡（isthmus） 科尔松尼斯地峡，Ⅵ.36。

地峡（Isthmus of Corinth） 科林斯地峡，Ⅶ.139，172，173，175，177，195，207，235；Ⅷ.40，49，56，57，60，63，71，72，74，79，121，123；Ⅸ.7～10,12，13，15，19，26，27，81；赫拉克利斯族裔在地峡，Ⅸ.26；在地峡召开的会议，Ⅶ.145，172，175；Ⅷ.71,123；Ⅸ.15，19；地峡设防，Ⅷ.40,74；Ⅸ.7，8；退却至地峡的计划，Ⅶ.207；Ⅷ.49,56，60，79；在地峡上献祭，Ⅷ.121；Ⅸ.81；神在地峡，Ⅷ.122；Ⅸ.81。

伊斯特里亚（Istria） 米利都人的殖民地，位于黑海岸边，伊斯特河入口处，Ⅱ.33；伊斯特里亚的妇女，Ⅳ.78。

意大利（Italy，Italia） Ⅰ.24，145；Ⅲ.136，138；Ⅳ.15；Ⅴ.43；Ⅵ.127；Ⅷ.62；意大利奥特斯（Italiotes），即意大利的希腊人，Ⅳ.15。

伊塔努斯（Itanus） 城镇，在克里特，Ⅳ.151。

伊萨米特利斯（Ithamitres） 波斯将领，Ⅷ.130。

伊索麦（Ithome） 山，城镇，在美塞尼亚（Messenia），Ⅸ.35。

象牙（ivory） Ⅲ.97。

伊尔凯人（Iyrcae） 斯基泰人一狩猎部落，Ⅳ.22。

J

豺（jackals） 在利比亚，Ⅳ.192。

雅尔丹努斯（Jardanus） 一位吕底亚人，Ⅰ.7。

伊阿宋（Jason，Iason） Ⅳ.179；Ⅶ.193。

神嫉（jealousy of the deity） Ⅰ.32，34；Ⅲ.39～43；Ⅶ.10，46；Ⅷ.109。

法官（judge） 冈比西斯处罚腐败的法官，Ⅴ.25；大流士处罚腐败的法官。

正义（Justice or Dike） 正义女神，即狄凯女神，乃是正义的化身，Ⅷ.77。

K

“塞浦路斯之钥”（Keys of Cyprus） Ⅴ.108。

吉吉（kiki） 埃及人对蓖麻油的称呼，Ⅱ.94。

阵亡者（killed） 在马拉松，Ⅵ.117；在德摩比利，Ⅷ.24，25；在普拉提亚，Ⅸ.70；最大规模的对希腊人的屠杀，Ⅶ.70。

刀（knives） 埃及刀，Ⅶ.63，91。
结绳计时（knots for reckoning days） Ⅳ.98。
跖骨（knucklebone） 玩（牛、羊等）跖骨的游戏，Ⅰ.94。
库列斯提斯（kyllestis） 埃及语，意为“面包”，Ⅱ.77。
吉尔巴西亚（Kyrbasia） Ⅴ.49；Ⅶ.64。

L

拉波塔斯（Labatas） 斯巴达之王，来库古斯的侄子，Ⅰ.65；Ⅶ.204。
拉布达（Labda） 安菲昂之女，Ⅴ.92。
拉布朗达（Labraunda，Labranda） 城市，在卡里亚，Ⅴ.119。
拉比涅图斯（Labynetus） 巴比伦之王，Ⅰ.74，77，188。
迷宫（labyrinth） 在埃及，Ⅱ.148。
拉栖代梦（Lacedaemon） Ⅰ.67，82；Ⅲ.45，148；Ⅳ.145，147；Ⅴ.38，48，63，75，96；Ⅵ.58，86；Ⅶ.3，32，220，231，234，239；Ⅷ.48，124，125；Ⅸ.6，7，9，12；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拉栖代梦的（of Lacedaemon），Ⅰ.4（妇女），6，51，56，59，65～70,77，82，152，153，174；Ⅱ.80，167；Ⅲ.39，44，45，47，54～57，134；Ⅳ.77，145，146，148，150，178；Ⅴ.32（波桑尼阿斯，Pausanias），42，49，50，54（克列奥蒙尼），63～65，70（克列奥蒙尼），72，73，76，90～93，97（克列奥蒙尼），98；Ⅵ.52，53，58，60，67，70，72，75，77，78，85，92，106，108，120，123；Ⅶ.10，102，104，134，139，148～150，152，153，157，159，161，163，165，168，173，204（列奥尼达，Leonidas），208，209，211，213，218，222，225～228，234～236，238，239；Ⅷ.1～3，25，43，65（德玛拉图斯），66，72，85，114，124，132，141，142，144；Ⅸ.6，7，11，14，19，26～29,31，33，37，90（列奥提齐德斯），102，103；拉哥尼亚人（Laconian），Ⅵ.103；领土，Ⅵ.58；Ⅶ.235；Ⅷ.73；舞蹈，Ⅵ.129；宴会，Ⅸ.82；早期历史，Ⅰ.56，65～68；来库古斯变法，Ⅰ.65；习俗和个性，Ⅱ.80；Ⅲ.46；Ⅵ.59，60，106；Ⅶ.208，209，231；Ⅸ.7，11；斯巴达之王，Ⅴ.75；Ⅵ.51～58；Ⅶ.204；Ⅷ.131；和克洛伊索斯结盟，Ⅰ.69，70，81，83；和阿尔哥斯交战，Ⅰ.82；捎信给居鲁士，Ⅰ.152，153；远征波里克拉特斯，Ⅰ.46，47，56；拉栖代梦人驱逐皮西特拉图族人，Ⅴ.63～65；入侵阿提卡，Ⅴ.70～76；试图让希皮亚斯复位，Ⅴ.91；阿里斯塔哥拉斯在斯巴达，Ⅴ.49～51，54，55；对待波斯使者，Ⅶ.133，137；斐迪皮德斯在斯巴达，Ⅵ.106；赶赴马拉松的迟到的斯巴达人，Ⅵ.120；德玛拉图斯得知薛西斯远征的情报，Ⅶ.239；德摩比利，Ⅶ.202～233；作战的方法，Ⅶ.211；阿尔特密西昂和萨拉米斯，Ⅷ.1等；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斯巴达，Ⅸ.6～11；派去进攻玛尔多纽斯的军队，Ⅸ.11；普拉提亚，Ⅸ.28～72；列奥提齐德斯指挥下的舰队，Ⅸ.90～106，114；库塞拉和斯巴达，Ⅶ.235；斯巴达的盟主之位，Ⅰ.69；Ⅴ.49；Ⅶ.159；Ⅷ.2；Ⅸ.26，27；军事特征，Ⅶ.102，104，209，234；习惯于耽搁，Ⅵ.106；Ⅸ.7；人口，Ⅶ.234；宙斯，Ⅵ.56。
拉克蒙（Lacmon） 山，在希腊西北部，Ⅸ.93。
拉克林涅斯（Lacrines） 斯巴达派去晋见居鲁士的使者，Ⅰ.152。
拉代（Lade） 岛屿，在米利都附近，伊奥尼亚舰队总部所在地，Ⅵ.7，11。
拉狄凯（Ladice） 库列涅的拉狄凯，埃及法老阿玛西斯之妻，Ⅱ.181。

莱乌斯（Laius） 拉布达库斯（Labdacus）之子，Ⅴ.59，60；神谕，Ⅴ.43；莱乌斯的复仇诸神，Ⅳ.149。

湖上居民（lake-dwellers） Ⅴ.16。

湖（lakes） 在斯基泰，作为河流的水源，Ⅵ.51，52，54，55，57。

蓝皮托（Lampito） 斯巴达国王狄雅克托里德斯之女，Ⅵ.71。

蓝篷（Lampon） （1）一位雅典人，Ⅸ.21。

蓝篷（Lampon） （2）一位埃吉那人，Ⅸ.78。

蓝篷（Lampon） （3）一位萨摩斯人的使者，在米卡列战役之前出使希腊，Ⅸ.90。

蓝篷尼昂（Lamponium） 列斯堡的一个殖民地，在美西亚，Ⅴ.26。

兰普萨库斯（Lampsacus） 城市，在特洛亚斯，濒临赫勒斯滂，Ⅴ.117；兰普萨库斯的人，Ⅵ.37，38；希波克鲁斯（Hippoclus），Ⅳ.138。

语言（language） 大多数古老的语言，Ⅱ.2；皮拉斯基人的语言，Ⅰ.57；（Ⅱ.52）；伊奥尼亚人方言，Ⅰ.142；考努斯人的语言，Ⅰ.172；斯基泰以及以远地区的语言，Ⅳ.24；特洛格罗狄特斯人的语言，Ⅳ.183。

劳达玛斯（Laodamas） （1）爱特奥克利斯（Eteocles）之子，Ⅴ.61。

劳达玛斯（Laodamas） （2）佛凯亚的劳达玛斯，Ⅳ.138。

劳狄凯（Laodice） 海珀伯利亚的少女，Ⅳ.33，35。

拉法涅斯（Laphanes） 阿赞尼亚人（Azanian），向克里斯提尼之女求婚者之一，Ⅵ.127。

拉菲斯提乌斯（Laphystius） 宙斯，在阿鲁斯，Ⅶ.197。

拉皮赛人（Lapithae） 前希腊种族，一位拉皮赛人在科林斯，Ⅴ.92。

拉里塞（Larisae） 城市，Ⅰ.149。

拉里萨人（Larissan） Ⅸ.1，58。

鞭子（lash） 波斯人用鞭子，Ⅶ.22，56，223。

拉松尼伊人（Lasonians） 源自 Lasonii，吕基亚边陲一部族，Ⅲ.90；Ⅶ.77。

套索（lassos） 在战争中应用，Ⅶ.85。

拉苏斯（Lasus） 赫尔米奥涅的拉苏斯，Ⅶ.6。

劳里昂（Laurium） 在阿提卡，雅典从这里的银矿得到大笔收入，Ⅶ.144。

劳斯（Laus） 叙巴利斯人（Sybarites）的城镇，在南意大利的西海岸，Ⅵ.21。

梭伦立法（Laws of Solon） Ⅰ.29；Ⅱ.177。

利阿格鲁斯（Leagrus） 一位雅典人，Ⅸ.75。

利阿库斯（Learchus） 库列涅的阿克西劳斯（2）的兄弟和谋杀者，Ⅳ.160。

列巴迪亚（Lebadeia，Lebadea） （1）在波奥提亚，Ⅸ.26～28。

列巴迪亚（Lebadeia，Labadea） （2）城镇，在马其顿，Ⅷ.134。

列别都斯（Lebedus） 伊奥尼亚人的城镇，在吕底亚，Ⅰ.142。

列克顿（Lecton，Lectum） 海角，在特洛亚斯，Ⅸ.114。

雷普叙德里昂（Leipsydrium） 在阿提卡，Ⅴ.62。

勒勒吉人（Leleges） 卡里亚人的旧称，Ⅰ.171。

列姆诺斯（Lemnos） 岛屿，Ⅳ.145；Ⅴ.26，27；Ⅵ.136～140；Ⅶ.6；列姆诺斯人（Lemnians），Ⅴ.27；Ⅷ.73；安提多鲁斯（Antidorus），Ⅷ.11；舰船，Ⅷ.82；“列姆诺斯人

的行径”，Ⅵ.138。

列奥（Leo） （1）斯巴达之王，Ⅰ.65；Ⅴ.39；Ⅶ.204。

列奥（Leo） （2）一位特洛伊曾人，Ⅶ.180。

列奥凯德斯（Leocedes） 阿尔哥斯人，斐冬（Pheidon）之子，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列奥尼达（Leonidas） 斯巴达之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之子，Ⅴ.41；Ⅶ.204～208，217，219～225，228，229，233，238，239；Ⅷ.15，21，71，114；Ⅸ.10，64，78，79；家谱，Ⅶ.204；出生，Ⅴ.41；在德摩比利指挥作战，战死，Ⅶ.204～233；斯巴达人要求为他的死作出补偿，Ⅷ.114。

列昂提阿德斯（Leontiades） 一位底比斯人，Ⅶ.205，233。

列昂提尼（Leontini） 城镇，在西西里，Ⅶ.154。

列奥普列普斯（Leoprepes） （1）一位斯巴达人，塞阿西德斯之父，Ⅵ.85。

列奥普列普斯（Leoprepes） （2）一位凯奥斯人，西蒙尼德斯之父，Ⅶ.228。

列奥提齐德斯（Leotychides） 门那列斯（Menares）之子，斯巴达之王，Ⅵ.65，67，71～73，85～87；Ⅷ.131（家谱）；Ⅸ.90，91，98，99，114；参与废黜德玛拉图斯国王的活动，Ⅵ.65；登上王位，Ⅵ.71；前往埃吉那，Ⅵ.73；在雅典发表演说为埃吉那辩护，Ⅵ.86；在米卡列的舰队统帅，Ⅸ.90～99；被判受贿罪，在流放中死去，Ⅵ.72。

列普里昂（Lepreum） 城镇，在爱利斯，为米尼亚人（Minyae）所建，Ⅳ.148；列普里昂人（Lepreates），Ⅸ.28，31。

列罗斯（Leros） 岛屿，在米利都附近，Ⅴ.125。

列斯堡（Lesbos） 岛屿，Ⅰ.151，160，202；Ⅴ.98；Ⅵ.8，28，31；列斯堡人（Lesbians），Ⅰ.23，24，151；Ⅲ.39；Ⅳ.97；Ⅴ.26，98；Ⅵ.5，8，14，26，27；Ⅸ.106；列斯堡的混酒钵，Ⅳ.61；列斯堡岛上的埃奥利斯诸邦，Ⅰ.151；列斯堡人被波里克拉特斯击败，Ⅲ.39；帮助希斯提埃乌斯，Ⅵ.5，26；在拉德，Ⅵ.8，14；阿里昂的故事，Ⅰ.23，24。

列托（Leto） 埃及人的列托神，相当于埃及语的乌阿特（Uat）Ⅱ.59，83，152，155，156。

琉卡斯（Leucas） 在希腊西北部，科林斯的殖民地，琉卡斯人，Ⅷ.45，47；Ⅸ.28，31；希波马库斯，Ⅸ.38。

琉凯·阿克特（Leuce Acte） 在色雷斯，是薛西斯的粮草储存中心，Ⅶ.25。

琉孔（Leucon） 在利比亚，Ⅳ.160。

利比亚（Libya） Ⅰ.46；Ⅱ.8，12，15～18，20，22，24～26，30，32～34，54～56，91，99，150；Ⅲ.17，96，115；Ⅳ.29，41～45，145，150，151，153，155～157，159，160，167，175，179，181，185，189，191，192，195，196，197，198，204，205；Ⅴ.42，43；Ⅶ.70；利比亚人（Libyans），Ⅱ.18，28，32，50，55，77；Ⅲ.12，13，91；Ⅳ.158～160，167，168，170，173，179，181，186～189，191，193，197，203；Ⅴ.42；Ⅶ.71，86，165，184；伊那鲁斯，Ⅶ.7；利比亚妇女，Ⅳ.189；方言，Ⅳ.155；山脉，Ⅱ.8，124；一块被称为“利比亚”的土地，在埃及，Ⅱ.19；“利比亚的历史”，Ⅱ.161；地理，Ⅳ.41～43；边界，Ⅱ.15～18；气候，Ⅱ.24～26；名称，Ⅳ.45；Ⅳ.181，185；北部利比亚及其居民，Ⅳ.168～197；内地的情况，Ⅱ.32～34；土壤和物产，Ⅱ.12；Ⅳ.198；动物，Ⅳ.191，192；神谕，部分包括在波斯帝国第六省区，Ⅲ.91；巴图斯前去利比亚，Ⅳ.150～157；薛西斯军中的

利比亚人，Ⅶ.86，184；利比亚人随汉密尔卡（Hamilcar）入侵西西里，Ⅶ.165。

利卡斯（Lichas）　一位斯巴达人，发现奥列斯特的墓地，Ⅰ.67，68。

利德（Lide）　山，在卡里亚，Ⅰ.175。

利古里亚人（Ligurians）　Ⅴ.9；Ⅶ.165。

利吉耶斯人（Ligyans）　源自 Ligyes，来自哈利斯河一带，在薛西斯军中，Ⅶ.72。

利门尼昂（Limenium）　米利都附近的一个地方，Ⅰ.18。

林都斯（Lindus）　在罗德斯岛上，多利斯人的城市，Ⅰ.144；Ⅱ.182；Ⅲ.47；Ⅶ.63。

林努斯（Linus）　歌曲，埃及语里称为曼涅洛斯（Maneros），Ⅱ.79。

狮子（lion）　狮子的出生，Ⅲ.108；在利比亚，Ⅳ.191；在欧洲，Ⅶ.125，126；石狮，在德摩比利，Ⅶ.225；金狮，在德尔斐，Ⅰ.50。

利帕克苏斯（Lipaxus）　城镇，在帕列涅附近，Ⅶ.123。

雷波克赛斯（Lipoxais）　一位斯基泰人，塔吉塔乌斯的儿子，Ⅳ.5，6。

里塞（Lisae）　城镇，在帕列涅附近，123。

里苏斯（Lisus）　河流，在色雷斯，Ⅶ.108，109。

罗克里斯人（Locrians）　Ⅶ.132；Ⅷ.66；Ⅸ.31；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Opuntain Locrians），Ⅶ.203，207；Ⅷ.1；罗克里斯人诸城镇，Ⅶ.216；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Ozolian Locrians），Ⅷ.32；罗克里斯人的安菲萨，Ⅷ.32，36；爱皮切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Epizephyrian Locrians），Ⅵ.23。

洛托法戈伊（Lotophagoi）　意为“食莲者”。利比亚北部，库列涅的沿海地区一部族，Ⅳ.177，178，183。

抽签（lots）　吕底亚人抽签，Ⅰ.92。

荷花（lotus）　埃及的荷花，Ⅱ.92；利比亚的荷花，Ⅳ.177。

洛克西亚斯（Loxias）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的头衔，Ⅰ.91；Ⅳ.163。

吕凯乌斯（Lycaeus）　即宙斯，在库列涅，Ⅳ.203。

吕卡列图斯（Lycaretus）　迈安德琉斯的兄弟，Ⅲ.143；Ⅴ.27。

吕基亚（Lycia）　Ⅰ.182；Ⅲ.4；Ⅳ.35，45；吕基亚人（Lycians），Ⅰ.28，147，171，173，176；Ⅲ.90；Ⅶ.92；奥伦（Olen），Ⅳ.35；西卡斯（Sicas），库伯尼斯库斯（Cybernisicus），Ⅶ.76，98；弓，Ⅶ.77；狩猎用的标枪，Ⅶ.76；原本是克里特人，Ⅰ.173；在薛西斯军中的装备，Ⅶ.92。

吕基达斯（Lycidas）　一位雅典人，因建议与波斯人议和而被处死，Ⅸ.5。

吕科美德斯（Lycomedes）　一位雅典人，埃斯克列亚斯之子，在海战中捕获敌舰，Ⅷ.11。

吕科帕斯（Lycopas）　一位拉栖代梦人，Ⅲ.55。

吕科弗隆（Lycophron）　科林斯的僭主柏里安德之子，与其父争执，Ⅲ.50,53。

来库古斯（Lycurgus）　（1）雅典人，阿里斯托莱达斯之子，所谓“平原党人”的领袖，Ⅰ.59，60。

来库古斯（Lycurgus）　（2）斯巴达的立法者，Ⅰ.65，66。

来库古斯（Lycurgus）　（3）一位阿卡底亚人，Ⅵ.127。

吕库斯（Lycus）　（1）雅典人，潘狄昂之子，吕基亚之名源于他，Ⅰ.173；Ⅶ.92。

吕库斯（Lycus）　（2）一位斯基泰人，Ⅳ.76。

吕库斯（Lycus） （3）河流，在泰萨盖泰（Thyssagetae），Ⅳ.123。

吕库斯（Lycus） （4）河流，在弗里基亚，Ⅶ.30。

吕底亚（Lydia） 古代西亚文明古国，Ⅰ.79，93，94，142；Ⅴ.52；Ⅶ.31，42；吕底亚人，Ⅰ.6（克洛伊索斯），10，11，13，17，18，22（阿尔亚特斯），25（阿尔亚特斯），27～29,34～36，45，47～50，53～55，69，71，74，79，80，83～88，90～94，103，141，153～157，159（帕克特亚斯 Pactyas），171，207（克洛伊索斯）；Ⅱ.167；Ⅲ.45；Ⅴ.12，36（克洛伊索斯），49，101，102；Ⅵ.32，125；Ⅶ.74；人民，Ⅰ.7；帝国，Ⅰ.72；省区，Ⅲ.127；古代名称，Ⅰ.7；Ⅶ.74；克洛伊索斯，Ⅰ.26～56，69～92；吕底亚人叛离，随后被居鲁士制服，Ⅰ.154，157；在第二省区，Ⅲ.90；随薛西斯出征，Ⅶ.74；自然奇观，Ⅰ.93；纪念碑，Ⅰ.93；习俗，Ⅰ.94；卖淫，Ⅰ.93；发明各种游戏，Ⅰ.94；勇武好战，马术精湛，Ⅰ.79。

吕底亚斯（Lydias） 河流，在波提埃亚（Bottiaea）和马其顿之间，Ⅶ.127。

吕都斯（Lydus） 阿提斯之子，吕底亚之名的来源，Ⅰ.7，171；Ⅶ.74。

吕格达米斯（Lygdamis） （1）一位那克索斯人，皮西特拉图的朋友，Ⅰ.61,64。

吕格达米斯（Lygdamis） （2）一位哈利卡纳苏斯人，阿尔特密西亚之父，Ⅶ.99。

林凯乌斯（Lynceus） Ⅱ.91。

吕萨格拉斯（Lysagoras） （1）一位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之父，Ⅴ.30。

吕萨格拉斯（Lysagoras） （2）一位帕洛斯人，提西亚斯（Tisias）之子，Ⅵ.127。

吕桑尼阿斯（Lysanias） 一位爱利特里亚人，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Ⅵ.127。

吕西斯特拉图斯（Lysistratus） 一位雅典预言者，Ⅷ.96。

M

马凯人（Macae） 利比亚滨海一部落，Ⅳ.175，176；Ⅴ.42。

马其德尼族（Macednian race） 多利斯人在品都斯（Mt. Pindus）附近居住时候的称呼，Ⅰ.56；Ⅷ.43。

马其顿（Macedonia） Ⅴ.17；Ⅵ.45；Ⅶ.9，25，127，173；Ⅷ.115，126，137，138；Ⅸ.89；马其顿的山，Ⅶ.131；马其顿人（Macedonians），Ⅴ.18，20，94；Ⅵ.44；Ⅶ.73，128，185；Ⅷ.34，127，137，138；Ⅸ.31，44；亚历山大，Ⅶ.173；Ⅷ.121，136，142；Ⅸ.4，8，45；诸王的家谱，Ⅷ.139；波斯使者被集体屠杀，Ⅴ.18～20。

马克里耶斯人（Machlyans） 源自 Machlyes，利比亚滨海一部落，Ⅳ.178,180。

玛吉斯提乌斯（Macistius） 希腊语称呼玛西斯提乌斯（Masistius），Ⅸ.20。

马吉斯图斯（Macistus） 米尼亚人的一个城镇，Ⅳ.148。

马克隆涅斯人（Macronians） 黑海东南一部族，Ⅱ.104；Ⅲ.94；Ⅶ.78。

马克托里昂（Mactorium） 城镇，在革拉附近，Ⅶ.153。

疯狂（madness） 冈比西斯，Ⅲ.30～38；克列奥蒙尼，Ⅴ.42；Ⅵ.75，84。

玛德亚斯（Madyas，Madyes） 普洛托泰耶斯之子，斯基泰之王，Ⅰ.103。

玛狄图斯（Madytus） 城镇，在赫勒斯滂，Ⅶ.33；Ⅸ.120。

迈安德（Maeander） 河流，吕底亚和卡里亚的分界线，Ⅱ.29；Ⅲ.122；Ⅴ.118,119；Ⅶ.33；Ⅸ.120。

迈安德琉斯（Maeandrius） 萨摩斯的僭主，Ⅲ.123，142～146，148；Ⅴ.27。

麦昂涅斯人（Maeonians） 吕底亚人的旧称，Ⅰ.7；Ⅶ.74；麦昂涅斯的卡巴列耶斯人（Maeanian Cabalians），Ⅶ.77。

麦奥提斯人（Maeotians） 源自 Maeotis，麦奥提斯湖以北一部族，Ⅳ.123；麦奥提斯河，即塔奈斯河（Tanais），Ⅳ.45；麦奥提斯湖，Ⅰ.104；Ⅳ.3，20，21，57，86，100，101，110，116，120，123，133。

玛格多鲁斯（Magdolus） 城市，在叙利亚，Ⅱ.159。

玛古人（Magians） 源自 Magus（复数 Magi），米底人一部落，出祆教祭司和释梦者，被称为玛古术士，Ⅰ.101，107，108，128，132，140；Ⅲ.79；Ⅶ.19，37，43，113，191；玛古术士斯美尔迪斯（Smerdis）和帕提泽提斯（Patizeithes），Ⅲ.61～69，71，73～76，78～80,88，118，126，140，150，153；Ⅳ.132；玛古释梦者，Ⅰ.107，108；Ⅶ.19；习俗，Ⅰ.140;玛古术士的职责，Ⅰ.132；“玛古屠杀节”，Ⅲ.79；篡位者的统治，Ⅲ.67。

玛格涅西亚（Magnesia） （1）色萨利的一个地区，薛西斯的舰队在附近停泊，Ⅶ.176，183，188，193；玛格涅西亚人（Magnesians），Ⅶ.132，185；阿美诺克利斯，Ⅶ.90。

玛格涅西亚（Magnesia） （2）城镇，在亚细亚，迈安德附近，被米底人攻陷，Ⅰ.161；Ⅲ.122，125；亚细亚的玛格涅西亚人，Ⅶ.90。

玛哥丰尼亚（Magophonia） 节日，“屠杀玛古术士”庆节，Ⅲ.79。

少女（Maiden） 塔乌利的少女，Ⅳ.103。

马利亚（Malea） 海角，在伯罗奔尼撒最南端，Ⅰ.82；Ⅳ.179；Ⅶ.168。

玛伦涅（Malene，Malena） 在美西亚的阿塔纽斯，Ⅵ.29。

马列斯（Males） 一位埃陀利亚人，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29。

马里斯人（Malians） 源自（Melis or Malis），臣服于薛西斯，Ⅶ.132；马里斯山，Ⅶ.198;德摩比利在马里斯，Ⅶ.201；发现安诺派亚通道，Ⅶ.215；马里斯人在波斯军中，Ⅷ.66;Ⅸ.31；马里斯湾，Ⅳ.33。

曼丹妮（Mandane） 阿斯泰亚基斯之女，居鲁士的母亲，Ⅰ.107，108，111。

曼德罗克里斯（Mandrocles） 一位萨摩斯人，Ⅳ.87～89。

曼涅鲁斯（Manerus） 一位埃及人，Ⅱ.79。

曼涅斯（Manes） 科提斯之子，吕底亚早期的统治者，Ⅰ.94；Ⅳ.45。

曼丁尼亚（Mantinea） 城市，在阿卡底亚，Ⅳ.161；曼丁尼亚人（Mantineans），Ⅶ.202;Ⅸ.35，77；德莫纳克斯（Demonax），Ⅳ.162。

曼提亚斯（Mantyas） 一位派奥尼亚人，Ⅴ.12。

玛拉菲伊人（Maraphians） 源于 Maraphii，波斯的一个部落，Ⅰ.125；阿玛西斯，一位玛拉菲伊人，Ⅳ.167。

马拉松（Marathon） 位于阿提卡东北部，Ⅰ.62；Ⅵ.102，103，107，108，111，113，116，117，132，133，136；Ⅶ.1，74；Ⅸ.27，46；马拉松战役，Ⅵ.107～117。

玛尔德伊人（Mardians） 源于 Mardi，波斯的一个游牧部落，Ⅰ.125；海洛亚德斯，一位玛尔德伊人，Ⅳ.167。

玛尔多纽斯（Mardonius） 波斯人，哥布里亚斯（Gobryas）之子，大流士的女婿，Ⅵ.43,45，94；Ⅶ.5，9，10，82，108，121；Ⅷ.26，67～69，97，99～102，107，113～115，126，129～131，133，136，140，142，143；Ⅸ.1～5，12～18，20，23，24，31，32，

37～45，47～49，58，61，63，66，70，71，78，82，84，89，100，101；娶大流士之女，Ⅵ.43；派遣到沿海地区，Ⅵ.43；第一次远征失败，Ⅵ.44；对薛西斯的影响，Ⅶ.5；极力鼓动对希腊开战，Ⅶ.6，9；在薛西斯手下担任指挥官，Ⅶ.82，121；在萨拉米斯战役后进谏，Ⅷ.100；和军队一起留下，Ⅷ.107，113；从色萨利派人去求神谕，Ⅷ.133；派遣亚历山大去雅典，Ⅷ.136；占领雅典，Ⅸ.1～4；离开阿提卡，Ⅸ.13～15；在普拉提亚附近，Ⅸ.15～18；派骑兵攻击希腊人，Ⅸ.20；整顿军队，Ⅸ.31，32；和阿塔巴佐斯商量对策，Ⅸ.41；解释神谕，Ⅸ.42；嘲笑斯巴达人，Ⅸ.48；下令发起攻击，Ⅸ.49；死亡，Ⅸ.63，64；下葬，Ⅸ.84。

玛尔顿特斯（Mardontes） 波斯将领，Ⅶ.80；Ⅷ.130；Ⅸ.102。

马列亚（Marea） 在埃及西部边境一城镇，Ⅱ.18，30。

玛列斯（Mares） 居住于攸克星海东南一部落，属于波斯帝国第19省区，Ⅲ.94；Ⅶ.79。

牝马（mares） 斯基泰人饮用马乳，Ⅳ.2；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胜，Ⅵ.103；赫拉克利斯丢失牝马，Ⅳ.8，9；宙斯战车的牝马，Ⅷ.115。

玛里安迪尼（Mariandyni） 在帕弗拉冈尼亚一部落，属于波斯帝国第3省区，Ⅰ.28；Ⅲ.90；Ⅶ.72。

马里斯（Mari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8。

玛尔罗（Maro） 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战役阵亡，Ⅶ.227。

马隆内亚（Maroneia，Maronea） 希腊人的城镇，在色雷斯，Ⅶ.109。

婚姻（marriage） 吕底亚人的婚姻，Ⅰ.93；波斯人的婚姻，Ⅰ.135；巴比伦人的婚姻，Ⅰ.196；马撒盖泰人的婚姻，Ⅰ.216；埃及人的婚姻，Ⅱ.92；阿伽塞尔西人（Agathyrsi）的婚姻，Ⅳ.104；萨乌洛马泰人的婚姻，Ⅳ.117；阿迪尔玛基德人的婚姻，Ⅳ.168；纳萨摩涅斯人（Nasamonians）的婚姻，Ⅳ.172；奥塞耶斯人和马克里安斯人的婚姻，Ⅳ.180；色雷斯人的婚姻，Ⅴ.6；雅典人的婚姻，Ⅵ.122；波斯人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Ⅲ.31，88；斯巴达的叔（伯、姨）父和侄（甥）女之间的婚姻，Ⅴ.39；Ⅶ.205，239；姑（舅、姨）妈和侄（甥）之间的婚姻，Ⅵ.71；斯基泰人和父亲的妻子之间的婚姻，Ⅳ.78；结婚的前提是杀死一个敌人，Ⅳ.117；诸神的婚姻，Ⅰ.182。

玛尔叙亚斯（Marsyas） (1) 即“西伦努斯”（Silenus），Ⅶ.26。

玛尔叙亚斯（Marsyas） (2) 河流，在卡里亚，Ⅴ.118，119。

玛斯卡美斯（Mascames） 波斯帝国多利斯库斯（在色雷斯）的总督，Ⅶ.105，106。

玛西斯特（Masistes） 波斯人，大流士之子，薛西斯麾下六将军之一，Ⅶ.82，121；Ⅸ.107，108，110～113。

玛西斯提乌斯（Masistius） 波斯将领，在普拉提亚之战中负责指挥骑兵，Ⅶ.79；Ⅸ.20，22，24，25，31。

玛斯皮伊（Maspians） 源自 Maspii，波斯人诸部落之一，Ⅰ.125。

玛萨格斯（Massages） 一位波斯将领，奥阿里佐斯之子，Ⅶ.71。

马撒盖泰人（Massagetae） 里海以北一个民族，Ⅰ.201，204～208，211，212，214～216；Ⅲ.36；Ⅳ.11，172；Ⅶ.18；作战的方式，Ⅰ.215；食物，Ⅰ.216。

马赛利亚（Massalia，Massilia or Marseilles） 城市，Ⅴ.9。

玛提恩尼人（Matienians） 源自 Matieni，Ⅰ.72，202；Ⅲ.94；Ⅴ.49，52；Ⅶ.72；他们的领土，Ⅴ.52；玛提恩尼山，Ⅰ.189。

玛顿（Matten）　一位推罗人，在薛西斯海军中任职，Ⅶ.98。

玛乌索鲁斯（Mausolus）　一位金德亚人，在卡里亚，Ⅴ.118。

玛克叙耶斯人（Maxyans）　在利比亚，Ⅳ.191；193。

玛扎列斯（Mazares）　一位米底人，Ⅰ.156，157，160，161。

用餐（meals）　波斯人和拉栖代梦人的用餐，Ⅸ.82；斯巴达的公共用餐制，Ⅰ.65；Ⅵ.57。

长度单位（measures of length）　指幅，Ⅰ.60；腕尺，Ⅰ.178；Ⅱ.149，168；掌尺（palm，相当于手掌的宽度），尺（foot，30厘米），寻（fathom，6英尺，或1.829米），普列特隆（plethron，1/6斯塔狄亚），Ⅱ.149；斯达德或弗隆（1/8英里），Ⅰ.181；Ⅱ.6，149；Ⅴ.52；一昼夜的航程，Ⅳ.86；一日的旅程，Ⅴ.53；帕拉桑（parasang＝30斯塔狄亚），Ⅱ.6；Ⅴ.52，53；Ⅵ.42；斯科伊尼（schoene＝60斯塔狄亚），Ⅱ.6；斯塔狄亚（＝185米）。

麦吉斯特乌斯（Mecisteus）　阿尔哥斯人，塔拉乌斯（Talaus）之子，Ⅴ.67。

麦吉伯纳（Mecyberna）　城镇，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Ⅶ.23。

米底娅（Medea）　科尔基斯人，被伊阿宋劫走，米底之名由此而来，Ⅰ.2，3；Ⅶ.62。

米底人（Medes，米底本族人）　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一个分支，Ⅰ.16，55，56，72～74，91，95～98，101，102，104，106～108，110，114，120，123～130，134，162，185；Ⅲ.65,73（玛古术士），126；Ⅳ.1，3，4，37，40；Ⅴ.9；Ⅶ.8，62，64，80，86，96，184，210，211；Ⅷ.89，113，130；Ⅸ.31,40。

米底人（即米底人和波斯人，Medes and Persians）　Ⅰ.163，206；Ⅳ.197；Ⅴ.77，104，109；Ⅵ.9，22，24，67，109，111，112，120；Ⅶ.134，136，207，226，239；Ⅷ.5，65，75，80，114，141，143；Ⅸ.7，17，43，44，46，77，82，103；哈尔帕古斯，Ⅰ.80；玛扎列斯，Ⅰ.156，157；阿斯泰亚基斯，Ⅲ.62；达提斯，Ⅵ.94；妇女，Ⅰ.91；米底，Ⅰ.96,103，104，110，185；Ⅲ.64,92；Ⅳ.12；Ⅵ.84；Ⅶ.40；米底人的领土，Ⅳ.1；Ⅶ.20；部落和种族，Ⅰ.101；帝国，君主制，Ⅰ.72，185；军队，I128；Ⅶ.211；服装，Ⅰ.135；Ⅲ.84；Ⅴ.9；Ⅵ.112；Ⅶ.80，116；舰船，Ⅲ.136；米底马，Ⅲ.106；弓和矛，Ⅶ.66，67；装备，Ⅶ.62；方言，Ⅰ.110；米底（即波斯）战争，Ⅸ.64；“米底的敌人”，Ⅶ.228；米底词语，spaca，Ⅰ.110；米底人的古称，Ⅶ.62；米底王国的兴起，Ⅰ.96～102（参见代奥凯斯）；管理的方法，Ⅰ.134；斯基泰人入侵，Ⅰ.103～106；起兵反抗亚述，Ⅰ.95；征服波斯，Ⅰ.102；和吕底亚人的战事，Ⅰ.74；被居鲁士征服，Ⅰ.123～129；帝国持续的时间，Ⅰ.130；起兵反抗大流士，Ⅰ.140；在薛西斯手下效力，Ⅶ.62，86；在德摩比利，Ⅶ.210,211。

医学（medicine）　在埃及，Ⅱ.77，84，107；希腊人的温和的疗法，Ⅲ.130。

麦加巴特斯（Megabates）　波斯将领，大流士的堂（表）兄弟，Ⅴ.32，33，35。

麦加巴佐斯（Megabazus）　(1) 波斯将领，大流士在远征斯基泰以后，命他留守色雷斯，Ⅳ.143，144；Ⅴ.1，2，10，12，14～17，23，24，26，98；Ⅶ.108。

麦加巴佐斯（Megabazus）　(2) 薛西斯的海军将领之一，麦加巴特斯之子，Ⅶ.97。

麦加毕佐斯（Megabyzus）　(1) 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主张波斯应该采用寡头政制，Ⅲ.70，81，82。

麦加毕佐斯（Megabyzus）　(2) 佐皮鲁斯（Zopylus）之父，Ⅲ.153。

麦加毕佐斯（Megabyzus）　(3) 佐皮鲁斯之子，Ⅲ.160；Ⅶ.82，121。

麦加克利斯（Megacles） （1）雅典人，阿尔克麦昂之父，Ⅵ.125。

麦加克利斯（Megacles） （2）阿尔克麦昂之子，是梭伦改革后雅典“海岸党人”的首领；娶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之女阿伽莉斯塔（Agarista）为妻，是皮西特拉图的岳父，Ⅰ.59～61；Ⅵ.127，130，131。

麦加克利斯（Megacles） （3）麦加克利斯（2）之孙，伯里克利的祖父，希波克拉特斯之子，Ⅵ.131。

麦加克列昂（Megacreon） 阿布德拉的麦加克列昂，Ⅷ.120。

麦加多斯特斯（Megadostes） 一位波斯人，Ⅶ.105。

麦加潘努斯（Megapanus） 波斯将领，在薛西斯手下效力，后成为巴比伦总督，Ⅶ.62。

麦加拉（Megara） 多利斯的城邦，毗邻阿提卡，Ⅴ.76；Ⅷ.60；Ⅸ.14；麦加利德（Megarid），Ⅸ.14；麦加拉人（Megarians），Ⅰ.59；Ⅷ.1，45，74；Ⅸ.21～28,31，69，85；攸帕里努斯，那乌斯特洛夫斯（Naustrophus），Ⅲ.60。

麦加拉人（Megarians） 西西里的麦加拉人，Ⅶ.156。

麦加西德鲁斯（Megasidrus） 一位波斯人，Ⅶ.72。

麦吉斯提亚斯（Megistias） 阿卡纳尼亚的预言家，随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Ⅶ.219，221，228。

美昂涅斯人（Meionians） 吕底亚人的旧称，Ⅰ.7；Ⅶ.74。

麦兰普斯（Melampus） 阿米塞昂之子，传说中的英雄和教师，是他把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引入希腊的，Ⅱ.49；Ⅶ.221；Ⅸ.34。

麦兰克莱尼人（Melanchlaeni） 即“黑衣族”，斯基泰以北的一个民族，Ⅳ.20,100～102，107，119，125。

麦兰尼浦斯（Melanippus） （1）传说中底比斯的英雄，阿斯塔库斯之子，Ⅴ.67。

麦兰尼浦斯（Melanippus） （2）一位米提列涅人，Ⅴ.95。

麦兰修斯（Melanthius） 一位雅典人，受遣派率舰队前去援助伊奥尼亚人的反对大流士的暴动，Ⅴ.97。

麦兰苏斯（Melanthus） 科德鲁斯之父，Ⅰ.147；Ⅴ.65。

麦拉斯（Melas） （1）麦拉斯湾，Ⅵ.41；Ⅶ.58。

麦拉斯（Melas） （2）河流，在色雷斯，Ⅶ.58。

麦拉斯（Melas） （3）河流，在马里斯，Ⅶ.198，199。

麦列斯（Meles） 萨尔狄斯之王，Ⅰ.84。

米洛斯人（Melians） 源自 Melos，来自拉栖代梦的殖民者，在希腊舰队中，Ⅷ.46,48。

麦里斯（Melis） 参见马里斯。

麦利波亚（Meliboea） 城镇，在塞匹亚斯海角（Sepias Cape）附近，Ⅶ.188。

麦莉萨（Melissa） 科林斯的柏里安德之妻，Ⅲ.50；Ⅴ.92。

蒙布里亚卢斯（Membliarus） 一位腓尼基人，Ⅳ.147，148。

蒙浓（Memnon） 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国王，Ⅱ.106；“蒙浓宫”，在苏撒，Ⅴ.53；Ⅶ.151；蒙浓之城，Ⅴ.54。

孟菲斯（Memphis） 城市，在埃及，Ⅱ.3，8，10，12～14，97，99，112，114，115，119，150，153，154，158，175，176；Ⅲ.6，13，14，16，25，27，37，91，139；孟菲斯的普洛特乌斯（Proteus），Ⅱ.112；该城由米恩（Min）建立，Ⅱ.99；被冈比西斯围困、攻克，

Ⅲ.13。

门那列斯（Menares） 斯巴达人，列奥提齐德斯之父，Ⅵ.65，71；Ⅷ.131。

门德（Mende） 城镇，在卡尔基狄克的帕列涅，Ⅶ.123。

门德斯（Mendes） 埃及人的潘恩神（Pan，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Ⅱ.42，46；埃及语单词，意为山羊，Ⅱ.46。

门德斯人（Mendesians） Ⅱ.46；埃及的一个省区，Ⅱ.42，46，166；尼罗河河口，Ⅱ.17,166。

麦涅劳斯（Menelaus） （1）阿特柔斯（Atereus）之子，阿伽门农的兄弟，访问埃及，Ⅱ.113，116，118，119；Ⅴ.94；克里特人回忆起在特洛伊战争以前麦涅劳斯曾帮助过他们，Ⅶ.169，171。

麦涅劳斯（Menelaus） （2）港口，在库列涅附近，Ⅳ.169。

麦尼乌斯（Menius） 一位斯巴达人，Ⅵ.71。

摩巴尔（Merbal） 阿拉都斯人摩巴尔，阿格巴尔（Agbal）之子，Ⅶ.98。

摩姆那德斯（Mermnads） 吕底亚诸王，Ⅰ.7，14。

麦罗伊（Meroe） 城市，在尼罗河岸边，埃塞俄比亚的首都，Ⅱ.29。

麦塞姆布里亚（Mesembria） 城市，在色雷斯，Ⅳ.93；Ⅵ.33；Ⅶ.108。

麦萨匹伊人（Messapians） 伊阿皮吉亚的麦萨匹伊人，在塔林顿附近，据说起源于克里特，Ⅶ.170。

美塞涅（Messene，Messana） 或译麦萨那，城镇，在西西里，Ⅶ.164。

美塞尼亚（Messenia） 在伯罗奔尼撒，Ⅲ.47；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Ⅲ.47；Ⅴ.49；Ⅸ.35，64；潘尼特斯（Panites），Ⅵ.52。

麦塔蓬提昂（Metapontium） 城市，在意大利，克罗敦（Croton）附近，Ⅳ.15。

麦提姆那（Methymna） 在列斯堡，Ⅰ.151；阿里昂，Ⅰ.23。

麦提奥库斯（Metiochus） 米太雅德（二世）之子，被波斯人俘获，Ⅵ.41。

麦特洛多鲁斯（Metrodorus） 普洛康涅苏斯的麦特洛多鲁斯，Ⅳ.138。

米库苏斯（Micythus） 瑞吉昂人，考伊鲁斯之子，Ⅶ.170。

米达斯（Midas） 弗里基亚之王，Ⅰ.14，35，45；Ⅷ.138。

移民，迁徙（migrations） 多利斯人的迁徙，Ⅰ.56；Ⅴ.77；Ⅶ.99；阿凯亚人的迁徙，Ⅰ.145；伊奥尼亚移民，Ⅰ.145，146；Ⅶ.94；佛凯亚人的迁徙，Ⅰ.164～167；特奥斯人（Teian）的迁徙，Ⅰ.168；卡德美亚人和波奥提亚人的迁徙，Ⅴ.57；鸟的迁徙，Ⅱ.22。

米利都（Miletus） 城市，在卡里亚，伊奥尼亚人的城市，Ⅰ.14，15，17，20～22，142，146；Ⅴ.24，28～30，32，33，35，37，98，99，106，124，125，126；Ⅵ.1，5～7，9，11，18，19，21，22，25，26，28，31，86；Ⅸ.97；米利都的僭主，Ⅴ.11，30，49，92，98；Ⅶ.10；领土，Ⅰ.17，19，46，157；Ⅴ.29；Ⅵ.9，20；米利都人，Ⅰ.17，18，20～22，25，92，141，143，169；Ⅱ.33，159，178；Ⅲ.39；Ⅳ.78，137；Ⅴ.28，29，30，36，37，97，99，104；泰勒斯（Thales），Ⅰ.74，75，170；希斯提埃乌斯，Ⅳ.138，141；Ⅴ.11，23，106；Ⅵ.26，29，46；阿里斯塔哥拉斯，Ⅴ.38，50，54，65，97，105，124；Ⅵ.9，13；Ⅶ.8；与居基斯、阿尔迪斯交战，Ⅰ.14，15，与萨迪亚特斯（Sadyattes）、阿尔亚特斯交战，Ⅰ.17～22，25；与居鲁士签约，Ⅰ.143；变法，28，29；参与伊奥尼亚暴动，Ⅴ.37；在拉德，Ⅴ.8；被攻陷，Ⅵ.18～21；米利都人在米卡列，Ⅳ.99，104；《米利都的陷落》，弗里尼

库斯创作的悲剧，Ⅵ.21。

米洛（Milo）　克罗敦的摔跤手，Ⅲ.137。

米太雅德（Miltiades）　（1）雅典人，库普塞卢斯之子，统治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Ⅵ.34～37,103。

米太雅德（Miltiades）　（2）客蒙之子，米太雅德（1）之侄，也是科尔松尼斯的统治者，他建议伊奥尼亚人切断大流士从斯基泰撤退之路，Ⅳ.137，138；Ⅵ.34，39～41，103，104，109，110，132～137，140；在伊斯特河桥旁，Ⅳ.137,138；在科尔松尼斯，Ⅵ.39～41；征服列姆诺斯，Ⅵ.140；在马拉松战役是雅典十位将军之一，Ⅵ.103，104；在帕洛斯，Ⅵ.133～135；被弹劾，死亡，Ⅵ.136。

米利阿伊人（Milyans）　源自 Milyae，吕基亚的古代居民，Ⅰ.173；Ⅲ.90；Ⅶ.77；领土，Ⅰ.173。

米恩（Min）　埃及第一位统治者，Ⅱ.4，99。

明那（Mina）　货币和重量单位，优波亚的明那，Ⅲ.89。

矿藏（mines）　银矿，在西弗诺斯，Ⅲ.57；在色雷斯，Ⅳ.23；在普拉西亚斯湖附近，Ⅳ.17；在潘盖昂山，Ⅶ.112；在阿提卡，Ⅶ.144；金矿，在西弗诺斯，Ⅲ.57；潘盖昂山，Ⅶ.112；达同，Ⅸ.75。

米诺亚（Minoa）　塞林努斯人的殖民地，在西西里，Ⅴ.46。

米诺斯（Minos）　克里特之王，Ⅰ.171，173；Ⅲ.122；Ⅶ.169～171。

米尼亚人（Minyae）　来自奥科麦努斯（Ochomenus）的民族，Ⅰ.145，146，148，150。

米特拉（Mitra）　波斯人对爱神阿芙洛蒂特的名称，Ⅰ.131。

米特拉达特斯（Mitradates）　一位米底人，居鲁士的养父，Ⅰ.110，121。

米特洛巴特斯（Mitrobates）　一位波斯人，克拉纳斯皮斯之父，Ⅲ.120，126，127。

混酒钵（mixing-bowls）　居基斯奉献的混酒钵，Ⅰ.14；阿尔亚特斯奉献的混酒钵，Ⅰ.25；克洛伊索斯奉献的混酒钵，Ⅰ.51；拉栖代梦人派人送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Ⅰ.70；Ⅲ.47；在攸克星海人口处的混酒钵，Ⅳ.81；由萨摩斯商人题词的混酒钵，Ⅳ.152；薛西斯把混酒钵抛入赫勒斯滂海峡，Ⅶ.54；列斯堡人的混酒钵，Ⅳ.61；阿哥里斯的混酒钵，Ⅳ.152。

姆涅西菲鲁斯（Mnesiphilus）　一位雅典人，Ⅷ.57，58。

莫伊利斯（Moeris）　（1）埃及法老，在希罗多德以前 900 年，Ⅱ.13，101。

莫伊利斯（Moeris）　（2）莫伊利斯湖，Ⅱ.4，69，148，149；Ⅲ.91；描述，Ⅱ.149。

摩罗伊斯（Moloeis）　河流，在普拉提亚之战的战场附近，Ⅸ.57。

摩洛西亚人（Molossians）　伊庇鲁斯（Epirus）一民族，Ⅰ.146；阿尔康，Ⅵ.127。

摩尔帕哥拉斯（Molpagoras）　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之父，Ⅴ.30。

摩门菲斯（Momemphis）　埃及一城市，Ⅱ.163，169。

君主制（monarchy）　受到奥塔涅斯的抨击，Ⅲ.80；得到大流士的褒扬，Ⅲ.82。

用整块巨石造成的建筑物（monolith buildings）　Ⅱ.155，175。

一神教（monotheism）　格泰人的一神教，Ⅳ.94。

月亮（Moon）　波斯人的月亮崇拜，Ⅰ.131（参见：Ⅶ.37）；埃及人的月亮崇拜，Ⅱ.47；利比亚人的月亮崇拜，Ⅳ.188。

墨菲（Mophi）　被认为是尼罗河发源地的两座山之一（另一座是克罗斐山），Ⅱ.28。

摩里奇德斯（Morychides，Murychides） 一位赫勒斯滂人，Ⅸ.4，5。

摩斯奇人（Moschi） 黑海东端的一个部族，向波斯人纳贡，Ⅲ.94；Ⅶ.78。

摩赛诺伊吉人（Mosynoeci） 居住于亚美尼亚与黑海之间的一个部族，向波斯人纳贡，Ⅲ.94；Ⅶ.78。

母亲（Mother） (1)（作为德墨特尔或者是基蓓蓓的名字），在埃琉西斯，Ⅷ.65；在丁狄姆斯，Ⅰ.80；库济库斯的“诸神之母”，Ⅳ.76。

母亲（Mother） (2)（作为湖泊的名字），滂图斯之母，Ⅳ.86；海帕尼斯之母，Ⅳ.52。

哀悼（mourning） 对斯基泰诸王的哀悼，Ⅳ.7；在特劳希人中间对孩子出生的哀悼，Ⅴ.4；对斯巴达诸王的哀悼，Ⅵ.58；对玛西斯提乌斯的哀悼，Ⅸ.24；米利都对叙巴利斯、雅典对米利都的哀悼，Ⅵ.21。

移动住所（movable dwellings） 斯基泰人的移动住所，Ⅳ.46；利比亚人的移动住所，Ⅳ.190。

骡子（mule） 骡子下崽，Ⅲ.153；Ⅶ.57；骡子在斯基泰，Ⅳ.28；爱利斯不养骡子，Ⅳ.30；“米底的骡子君主”，Ⅰ.55，91。

穆尼基亚（Munychia） 在阿提卡沿海，比雷埃夫斯以东，Ⅷ.76。

穆萨尤斯（Musaeus） 他的预言，Ⅶ.6；Ⅷ.96；Ⅸ.43。

米卡列（Mycale） 海角，Ⅰ.148；Ⅵ.16；Ⅶ.80；Ⅸ.90，96～101，104，107，114；帕尼奥尼昂在米卡列，Ⅰ.148；开俄斯人在那里登陆，Ⅵ.16；波斯军队在那里登陆，Ⅳ.90。

迈锡尼（Mycenae） 迈锡尼人，Ⅶ.202；Ⅸ.27，28，31。

米开林努斯（Mycerinus） 埃及法老，Ⅱ.129～133，136。

米基人（Mycians） 源自 Myci，大概是波斯南部一部族，Ⅲ.93；Ⅶ.68。

米康努斯（Myconus） 岛屿，在爱琴海，提洛岛附近，Ⅵ.118。

美耶克佛利斯（Myecphor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米格多尼亚（Mygdonia） 塞尔马湾（Thermaic Gulf）的一个地区，Ⅶ.123，124，127。

米拉萨（Mylasa） 卡里亚人一城镇，Ⅰ.171；米拉萨人（Mylasians），伊班诺里斯（Ibanollis），奥利阿图斯（Oliatus），Ⅴ.37；赫拉克里德斯，Ⅴ.121。

米莉塔（Mylitta） 亚述人的阿芙洛蒂特，Ⅰ.131，199。

明都斯（Myndus） 明都斯人的舰船，Ⅴ.33。

米尔金努斯（Myrcinus） 在色雷斯，Ⅴ.11，23，24，124，126。

米里安德里湾（Myriandric gulf） 即伊苏（Issus）湾，在小亚细亚，Ⅳ.38。

密林纳（Myrina） (1) 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在美西亚，Ⅰ.149。

密林纳（Myrina） (2) 城市，在列姆诺斯，被米太雅德攻下，Ⅵ.140。

米尔麦克斯（Myrmex） 岩石，“蚂蚁”，Ⅶ.183。

米隆（Myron） 斯基昂的～，克里斯提尼的祖父，Ⅵ.126。

米尔西鲁斯（Myrsilus） 希腊人对坎道列斯的称呼，Ⅰ.7。

米尔苏斯（Myrsus） (1) 坎道列斯之父，Ⅰ.7。

米尔苏斯（Myrsus） (2) 居基斯之子，Ⅲ.122；Ⅴ.121。

米斯（Mys） 一位攸洛浦斯人，玛尔多纽斯派他去求神谕，Ⅷ.133～135。

美西亚（Mysia） Ⅰ.160；Ⅶ.42；Ⅷ.106；凯奥斯在美西亚，Ⅴ.122；美西亚人（Mysians），Ⅰ.28，36，37，171；Ⅲ.90；Ⅵ.28；Ⅶ.20，74，75；Ⅸ.32；美西亚人的奥林帕斯，

Ⅰ.36；美西亚人入侵亚细亚，Ⅶ.20；薛西斯穿越美西亚，Ⅶ.42。

密仪（mysteries） 卡贝利的密仪，Ⅱ.51；埃及人的密仪（奥西里斯），Ⅱ.171；赛斯莫佛利亚（Thesmophoria）的密仪，Ⅱ.171；德墨特尔·阿凯亚的密仪在雅典，Ⅴ.61；爱皮道鲁斯人的密仪，Ⅴ.83；埃琉西斯的密仪，Ⅷ.65；奥尔弗斯教和毕达哥拉斯教的密仪，Ⅱ.81。

米苏斯（Mysus） Ⅰ.171。

米提列涅（Mytilene） 埃奥利斯人的城邦，在列斯堡岛，Ⅰ.160；Ⅱ.135；Ⅴ.11，37，95；Ⅵ.5；米提列涅人（Mytilenaeans），Ⅰ.160；Ⅱ.178；Ⅲ.14；Ⅳ.97；Ⅴ.38，94，95；Ⅵ.6；皮塔库斯（Pittacus），Ⅰ.27；卡拉叙斯、萨芙、斯卡曼德罗尼姆斯（Scamandronymus），Ⅲ.135；科埃斯，Ⅴ.11；米提列涅的舰船，Ⅲ.13；与雅典人的战争，Ⅴ.94；科埃斯，米提列涅的统治者，Ⅴ.11；科埃斯被处死，Ⅴ.38；帮助希斯提埃乌斯，Ⅵ.5，6。

米乌斯（Myus） 伊奥尼亚人的城镇，在卡里亚，Ⅰ.142；Ⅴ.36；米乌斯人，Ⅵ.8。

N

诸神名单（names of the gods） 亚述人的诸神名单，Ⅰ.131，181；埃及人的诸神名单，Ⅱ.42，46，137，144，156；阿拉伯人的诸神名单，Ⅰ.131；Ⅲ.8；斯基泰人的诸神名单，Ⅳ.59；希腊诸神的命名，Ⅱ.52。

名字（names） 波斯人的名字，Ⅰ.139；吕基亚人取名随母姓，Ⅰ.173；大陆的名字，Ⅳ.45；Ⅵ.98。

那帕利斯（Napari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8。

纳萨摩涅斯人（Nasamonians） 源自 Nasamones，利比亚境内一民族，Ⅱ.32，33；Ⅳ.172，173，175，182，190。

那索斯（Nathos） 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个诺姆，Ⅱ.165。

那乌克拉洛斯（naucraros） 在雅典，区社长，Ⅴ.71。

那乌克拉提斯（Naucratis） 埃及一城市，Ⅱ.97，135，178，179。

那乌普利亚（Nauplia） 城镇，在阿哥里斯，Ⅵ.76。

海军（naval power） 雅典的海军，Ⅶ.144，161。

那克索斯（Naxos） （1）爱琴海一岛屿，Ⅰ.64；Ⅴ.28，30，31，33，34，36，37；Ⅵ.95，96；那克索斯人（Naxians），Ⅴ.30，33，34；Ⅵ.96；Ⅷ.46；利格丹米斯，Ⅰ.61；那克索斯的繁荣，Ⅴ.28；远征那克索斯，Ⅴ.31～34。

那克索斯（Naxos） （2）西西里一城邦，Ⅶ.154。

尼阿波里斯（Neapolis） （1）上埃及一城市，意为“新城”，Ⅱ.91。

尼阿波里斯（Neapolis） （2）城市，在帕列涅，Ⅶ.123。

尼科（Necos） （1）普萨麦提库斯之父，Ⅱ.152。

尼科（Necos） （2）普萨麦提库斯之子，埃及法老，Ⅱ.158，159；Ⅳ.42；战争，Ⅱ.159。

涅琉斯（Neleus，Nileus） 科德鲁斯之子，是他建立的米利都，Ⅸ.97。

涅琉斯族人（Nelidae） 派罗斯人涅琉斯的后裔，Ⅴ.65。

涅奥克利斯（Neocles） 雅典人，泰米斯托克利斯之父，Ⅶ.143。

涅昂（Neon） 佛基斯的城市，Ⅷ.32，33。

涅昂·提库斯（Neon-teichus） “新港”，埃奥利斯人一城市，在小亚细亚，Ⅰ.149。

涅雷德斯（Nereids） 海中神女，海神涅柔斯（Nereus）和多利斯之女，Ⅱ.50；Ⅶ.191。

涅赛昂的（Nesaean） 源自 Nesaeon，涅赛昂平原，在米底，Ⅶ.40；涅赛昂骏马，Ⅲ.106；Ⅶ.40；Ⅸ.20。

涅斯托尔（Nestor） 派罗斯的涅斯托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皮西特拉图的祖先，Ⅴ.65。

纽利人（Neuri） 斯基泰人北方近邻，Ⅳ.17，100，102，105，119，125；他们的领土，Ⅳ.51，125。

尼坎德拉（Nicandra） 多多纳的女祭司，Ⅱ.55。

尼科德罗姆斯（Nicodromus） 一位埃吉那人，Ⅵ.88～91。

尼科劳斯（Nicolaus） 斯巴达人，布利斯之子，Ⅶ.137。

尼罗河（Nile） Ⅱ.10，11，13，15，16～20，22，24～26，28，29，31～34，72，90，93，97，99，113，124，127，138，149，150，154，155，158，179；Ⅲ.10；Ⅳ.39，42，45，50，53；下埃及乃是“尼罗河的赠礼”，Ⅱ.5；淤积物，Ⅱ.10，11；洪水，Ⅱ.13，14，19，93，97；河口，Ⅱ.17，179；涨水的原因，Ⅱ.19～26，28，34；流程，Ⅱ.29～34；与伊斯特河相比，Ⅱ.33；Ⅳ.50；兽类和鱼类，Ⅱ.68～72；航行，Ⅱ.96；筑堤，Ⅱ.99；祭司，Ⅱ.90；作为边境线，Ⅱ.16；Ⅳ.45。

九泉（Nine Spring） Ⅵ.137。

九路（Nine Ways） 在色雷斯，Ⅶ.114。

尼尼微（Nineveh or Ninus） 亚述首都，在底格里斯河畔，Ⅰ.102，103，106，178，185，193；Ⅱ.150；巴比伦城的“尼尼微门”，Ⅲ.155；和弗劳尔特斯（Phraortes）交战，Ⅰ.102；和库亚克萨列斯交战，Ⅰ.103；被攻陷，Ⅰ.106，185。

尼努斯（Ninus） 拜鲁斯之子，亚述国王，Ⅰ.7；Ⅱ.150。

尼普赛亚的色雷斯人（Nipsaean Thrasians） Ⅰ.93.

尼塞亚（Nisaea） 麦加拉的港口，Ⅰ.59。

尼塞亚的（Nisaean） 参见 Nesaean。

尼叙鲁斯（Nisyrus） 岛屿，在科斯岛以南。尼叙鲁斯人，Ⅶ.99。

尼特提斯（Nitetis） 阿普里耶斯之女，Ⅲ.1，3。

尼托克丽斯（Nitocris） (1) 埃及的王后，Ⅱ.100。

尼托克丽斯（Nitocris） (2) 巴比伦的女王，Ⅰ.185，(187)；(Ⅱ.100)。

诺伊斯（Noe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9。

诺姆（nomes） 埃及的诺姆，Ⅱ.165，166。

诺纳克里斯（Nonacris） 阿卡底亚一城市，Ⅵ.74。

北海（Northern Sea） 即地中海，Ⅱ.32，158，159；Ⅲ.17；Ⅳ.42；攸克星海，Ⅳ.37；亚细亚的北海（黑海），Ⅳ.13。

诺提昂（Notium） 埃奥利斯人的城市，在小亚细亚，Ⅰ.149。

努狄昂（Nudium） 米尼亚人的城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Ⅳ.148。

尼姆佛多鲁斯（Nymphodorus） 阿布德拉的尼姆佛多鲁斯，Ⅶ.137。

尼萨（Nysa） 在埃塞俄比亚，Ⅱ.146；“神圣的”尼萨，Ⅲ.97。

O

“三头”（Oak-Heads，Dryos-Kephalai） 基赛隆山间的通道，Ⅸ.39。

奥阿鲁斯（Oarus） 河流，Ⅳ.123，124。

奥阿西斯（Oasis） 利比亚一城市，Ⅲ.26。

盟誓（oaths） 米底人和吕底亚人的盟誓仪式，Ⅰ.74；阿拉伯人的盟誓，Ⅲ.8；斯基泰人的盟誓，Ⅳ.70；纳萨摩涅斯人的盟誓，Ⅳ.172；波斯人在巴尔卡发誓，Ⅳ.201；在斯迪克斯（Styx）河边发誓，Ⅵ.74；希腊人发誓抗击波斯人，Ⅶ.132；Ⅸ.106；希腊人严格履行誓言，Ⅳ.154；Ⅵ.62，86。

奥阿克苏斯（Oaxsus） 城镇，在克里特，Ⅳ.154。

奥开阿努斯（Oceanus） 据说是环绕全世界的圆形海洋（或河流），希罗多德对此提出质疑，Ⅱ.21，23；Ⅳ.8，36。

奥克塔玛萨德斯（Octamasades） 斯基泰之王，Ⅳ.80。

奥多曼提人（Odomantians，源自 Odomanti） 居住在潘盖昂山区的一支色雷斯人或是派奥尼亚人部落，Ⅴ.16；Ⅶ.112。

奥德里赛人（Odrysians） 源自 Odrysae，色雷斯人一部落，Ⅳ.92。

《奥德赛》（Odyssey） 荷马史诗，希罗多德援引，Ⅱ.116；Ⅳ.29。

奥亚（Oea） 埃吉那的一个地方，Ⅴ.83。

奥耶巴列斯（Oebares） （1）大流士的马夫，Ⅲ.85，86，88。

奥耶巴列斯（Oebares） （2）麦加巴佐斯之子，Ⅵ.33。

奥狄浦斯（Oedipus） 底比斯人，莱乌斯之子，Ⅳ.149；Ⅴ.60。

奥耶诺伊（Oenoe） 阿提卡的北部的一个村镇，被波奥提亚人攻占，Ⅴ.74。

奥耶诺涅（Oenone） 埃吉那的旧称，Ⅷ.46。

奥耶诺特利亚（Oenotria） 意大利“靴”形半岛的“靴尖”，Ⅰ.167。

奥耶努赛诸岛（Oenussae islands） 在开俄斯和小亚细亚之间，Ⅰ.165。

奥约巴佐斯（Oeobazus） （1）一位波斯人，在苏撒，Ⅳ.84。

奥约巴佐斯（Oeobazus） （2）波斯人，希罗米特列斯（Siromitres）之父，Ⅶ.68。

奥约巴佐斯（Oeobazus） （3）一位波斯逃亡者，在塞斯托斯，Ⅸ.115，118，119。

奥耶奥利库斯（Oeolycus） 塞拉斯之子，Ⅳ.149。

奥耶罗伊河（Oeroe） 阿索普斯河的支流，Ⅸ.51。

奥耶塔（Oeta） 山，在德摩比利以南，Ⅶ.176，217。

奥耶托叙鲁斯（Oetosyrus） 斯基泰人对阿波罗的称呼，Ⅳ.59。

献礼，奉献，献祭（offerings） 居基斯和米达斯向德尔斐的献礼，Ⅰ.14；阿尔亚特斯的献礼，Ⅰ.25；克洛伊索斯的献礼，Ⅰ.50～52，92；献给德尔斐的脚镣，Ⅰ.90～91；向推罗的赫拉克利斯献礼，Ⅱ.44；罗多皮斯向德尔斐献礼，Ⅱ.135；阿玛西斯的献礼，Ⅱ.175，180，182；玛尔多纽斯的献礼，Ⅲ.123；海珀伯利亚人向提洛岛奉献，Ⅳ.33～35；奉献绘画，Ⅳ.88，152；献给德尔斐的香炉，Ⅳ.162；奉献青铜战车，Ⅴ.77；薛西斯向赫勒斯滂献礼，Ⅶ.54；佛基斯人向德尔斐和阿拜献礼，Ⅷ.27；希腊人向德尔斐献礼，Ⅸ.70；在普拉提亚，从战利品中分出一部分献祭，Ⅸ.81。

奥尔比亚（Olbia）　黑海沿岸一个港口，希腊人称该城的公民为 Olbiopolitae，Ⅳ.18。
奥伦（Olen）　一位吕基亚人，Ⅳ.35。
奥伦努斯（Olenus）　阿凯亚人的城市，Ⅰ.145。
奥利亚图斯（Oliatus）　一位米拉萨人，Ⅴ.37。
寡头制（oligarchy）　麦加巴佐斯对寡头制的赞赏，Ⅲ.81。
橄榄（olives）　橄榄在阿提卡，Ⅴ.82；在埃里克修斯神庙里的橄榄，Ⅷ.55。
奥罗菲克苏斯（Olophyxus）　城镇，在阿索斯，Ⅶ.22。
奥林匹亚（Olympia）　在爱利斯境内，Ⅶ.170；Ⅷ.134；Ⅸ.81；奥林匹克竞技会（庆节，优胜者，竞赛），Ⅰ.59；Ⅱ.160；Ⅴ.22（亚历山大），47（腓力），71（库隆），Ⅵ.36（米太雅德），70（德玛拉图斯），103（客蒙），122（卡里阿斯），125（阿尔克麦昂），126（克里斯提尼），127（斐冬篡夺竞技会的裁判权），Ⅶ.206；Ⅷ.26，72；Ⅸ.33（提萨门努斯）。
奥林匹奥德鲁斯（Olympiodorus）　一位雅典人，Ⅸ.21。
奥林帕斯（Olympus）　（1）山，在色萨利，Ⅰ.56；Ⅶ.128，129，173；奥林帕斯山的通道，Ⅶ.172；宙斯在奥林帕斯，Ⅰ.65；Ⅶ.141；奥林匹亚的宙斯（Olympian Zeus），Ⅱ.7；赫拉克利斯，Ⅱ.44。
奥林帕斯（Olympus）　（2）在美西亚，Ⅰ.36，43；Ⅶ.74；奥林匹恩尼人（Olympieni），Ⅶ.74。
奥林苏斯（Olynthus）　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Ⅶ.122；Ⅷ.127。
翁布利吉人（Ombricians）　源自 Ombrici，参见 Umbrians。
预兆，征兆（omens）　皮西特拉图出生的预兆，Ⅰ.59；萨尔狄斯的蛇的征兆，Ⅰ.78；普萨麦提库斯统治的征兆，Ⅱ.147，150；波斯密谋者看到的征兆，Ⅲ.76，86；闪电的预兆，Ⅳ.79；开俄斯被征服的征兆，Ⅵ.27；克列奥蒙尼在阿尔哥斯的征兆，Ⅵ.82；提洛岛地震的征兆，Ⅵ.107；薛西斯的预兆，Ⅶ.57；在萨拉米斯战前的预兆，Ⅷ.65；赫格西斯特拉图之名的征兆，Ⅸ.91。
奥涅亚泰人（Oneatae）　西基昂人的一个部落，Ⅴ.68。
独眼人（one-eyed men）　Ⅲ.116；Ⅳ.27。
奥涅西鲁斯（Onesilus）　塞浦路斯的奥涅西鲁斯，Ⅴ.104，105，108，110～115。
奥涅特斯（Onetes）　一位卡利斯图人，Ⅶ.214。
奥诺科努斯（Onochonus）　河流，在色萨利，Ⅶ.129，196。
奥诺玛克里图斯（Onomacritus）　一位雅典人，在薛西斯王宫专门从事搜集神谕事务，Ⅶ.6。
奥诺玛斯图斯（Onomastus）　一位爱利斯人，克里斯提尼之女的求婚者之一，Ⅵ.127。
奥努菲斯（Onuph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奥弗里涅昂（Ophryneum）　城镇，在特洛亚斯（Troas），Ⅶ.43。
奥皮斯（Opis）　（1）城镇，在亚述，Ⅰ.189。
奥皮斯（Opis）　（2）海珀伯利亚的少女，Ⅳ.35。
奥波娅（Opoea）　阿里亚佩特斯（Ariapithes）之妻，Ⅳ.78。
奥浦斯（Opus）　奥浦斯的罗克里斯人，Ⅶ.203；Ⅷ.1。
神谕，神谶（oracles）　验证神谕，Ⅰ.48；给克洛伊索斯的神谕，Ⅰ.46，53～55，69，85；安菲里图斯给皮西特拉图的神谕，Ⅰ.62；给库麦人（Cymaeans）的神谕，Ⅰ.157；关于

阿拉里亚的神谕，Ⅰ.165～167；在帕塔拉（Patara），Ⅰ.182；宙斯的神谕在麦罗伊，Ⅱ.29；埃及人的神谕，Ⅱ.83；给尼科的神谕，Ⅱ.158；神谕被用于发现窃贼，Ⅱ.174；给埃吉戴（斯巴达的氏族）的神谕，Ⅳ.149；给伊阿宋的神谕，Ⅳ.179；给派奥尼亚人的神谕，Ⅴ.1；多里尤斯忽视神谕，Ⅴ.42；皮西特拉图族人收集神谕，Ⅴ.90，93；Ⅶ.6；关于死者的神谕，Ⅴ.92；给阿玛苏斯人（Amathusians）的神谕，Ⅴ.114；关于提洛岛的神谕，Ⅵ.98；神谕的辑录者，Ⅶ.6；阿瑞斯的神谕，Ⅶ.76；给雅典人的神谕，Ⅶ.189；Ⅷ.62；米斯拜访神谕所，Ⅷ.133～134；玛尔多纽斯援引神谕，Ⅸ.42～43。

奥别鲁斯（Orbelus）　山，在色雷斯，Ⅴ.16。

奥科麦努斯（Orchomenus）　（1）在阿卡底亚，Ⅷ.202；奥科麦努斯人（Orchomenians），Ⅸ.28，31。

奥科麦努斯（Orchomenus）　（2）在波奥提亚，Ⅰ.146；奥科麦努斯人（Orchomenians），Ⅷ.34；Ⅸ.16。

奥德苏斯（Ordessu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8。

奥雷泰伊娅（Oreithyia）　埃里克修斯之女，Ⅶ.189。

奥列斯特（Orestes）　阿伽门农之子，Ⅰ.67，68。

奥列斯提昂（Orestium，Oresteum）　城镇，在阿卡底亚，Ⅸ.11。

阿吉派伊人（Orgepaeans）　参见 Argippaeans。

奥利库斯（Oricus）　（1）一位斯基泰人，Ⅳ.78。

奥利库斯（Oricus）　（2）阿波罗尼亚的港口，Ⅸ.93。

奥涅阿特人（Orneates）　阿尔哥斯的奥涅阿特人，Ⅷ.73。

奥罗伊特斯（Oroetes）　波斯的总督，Ⅲ.120～129，140。

奥罗浦斯（Oropus）　在阿提卡，Ⅵ.101。

奥罗桑伽伊（Orosangai）　波斯语对国王的恩人的称呼，Ⅷ.85。

奥罗塔尔特（Orotalt）　阿拉伯语称呼狄奥尼索斯，Ⅲ.8。

奥尔弗斯教的仪式（Orphic observances）　Ⅱ.81。

奥索科里班提亚人（Orthocorybantians）　Ⅲ.92。

奥索西亚（Orsosia）　阿尔特密斯，在拜占庭，Ⅳ.87。

奥鲁斯（Orus）　赫鲁斯（Horus），埃及语称呼阿波罗神，Ⅱ.144，156。

羚羊（oryxes）　在利比亚，Ⅳ.192。

奥斯里斯（Osiris）　埃及语称呼狄奥尼索斯，Ⅱ.42，144，156；比照：Ⅱ.86，132，171。

奥萨（Ossa）　山，在色萨利，Ⅰ.56；Ⅶ.128，129，173。

陶片放逐（ostracism）　阿里斯提德斯被放逐，Ⅷ.79。

鸵鸟（ostriches）　鸵鸟，在利比亚，Ⅳ.192；用鸵鸟皮制作盾牌，Ⅳ.175。

奥塔涅斯（Otanes）　（1）法那斯皮斯之子，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Ⅲ.68～72，76，80，81，83，84，88，141，144，149；Ⅵ.43；他的阴谋，Ⅲ.68～84；赞成民主制的演讲，Ⅲ.80；授予他的特权，Ⅲ.84；被派往萨摩斯，Ⅲ.141。

奥塔涅斯（Otanes）　（2）阿美斯特莉丝之父，Ⅶ.40，61，62，82。

奥塔涅斯（Otanes）　（3）希桑涅斯（Sisamnes）之子，Ⅴ.25，26，(28)，116，123。

奥塔斯皮斯（Otaspes）　一位波斯人，Ⅶ.63。

奥特利亚德斯（Othryades） 一位斯巴达人，与阿尔哥斯人作战，Ⅰ.82。

奥特里斯（Othrys） 山脉，色萨利的南部边境线，Ⅶ.129。

水獭（Otters） 尼罗河的水獭，Ⅱ.72；布迪尼地区的水獭，Ⅳ.109。

奥文斯（Ovens） 即伊普诺伊（Ipnoi），Ⅶ.188。

牛（oxen） 无角的牛，Ⅳ.29；退着吃草的牛，Ⅳ.183。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Ozolian Locrians） Ⅷ.32。

P

帕克托鲁斯（Pactolus） 河流，在吕底亚，穿过萨尔狄斯，Ⅴ.101。

帕克提耶斯人（Pactyans） 源自 Pactyes，在波斯帝国东部，毗邻印度，Ⅶ.67,68；他们的军事装备，Ⅶ.85。

帕克提亚斯（Pactyas） 一位吕底亚人，反居鲁士暴动领袖，Ⅰ.153～161。

帕克提耶（Pactye） 城镇，在科尔松尼斯，Ⅵ.36。

帕克提伊克（Pactyice） ，在亚美尼亚附近，Ⅲ.93，102；Ⅳ.44。

帕代伊人（Padaeans） 源自 Padaei，印度一部族，Ⅲ.99。

派安尼亚（Paeania） 阿提卡一德莫，Ⅰ.60。

鸡奸（paederastia） 波斯人从希腊人那里学的，Ⅰ.135。

派奥尼亚（Paeonia） (1) 色雷斯一地区，Ⅴ.13，14，98；Ⅶ.124；Ⅷ.115；Ⅸ.32；派奥尼亚人（Paeonians），Ⅳ.49；Ⅴ.1，2，12～15，17，23，98；Ⅶ.113,124，185；Ⅷ.115；Ⅸ.32；派奥尼亚的妇女，Ⅳ.33；Ⅴ.13；曼提亚斯，皮格列斯（Pigres），Ⅴ.12；大流士迁移派奥尼亚人，Ⅴ.14，15；回归，Ⅴ.98；派奥尼亚词语，paprax（鱼名），tilon（鱼名），Ⅴ.16。

派奥尼亚（Paeonia） (2) 在阿提卡，Ⅴ.62。

派奥普莱人（Paeoplians） 源自 Paeoplae，派奥尼亚人一部落，Ⅴ.15；Ⅶ.113。

派苏斯（Paesus） 城镇，在赫勒斯滂，Ⅴ.117。

派提人（Paetians） 源自 Paeti，色雷斯人一部落，Ⅶ.110。

派昂（Paeum or Paeus） 城镇，在阿卡底亚西北，Ⅵ.127。

帕伽赛（Pagasae） 玛格涅西亚的一个地方，Ⅶ.193。

绘画（painting） 肖像画，Ⅱ.181；大流士军队跨越博斯普鲁斯，Ⅳ.88；人体，Ⅳ.191,194；Ⅶ.69；Ⅷ.27。

帕列耶斯人（Paleans） 源自 Palees，凯法伦尼亚的帕列耶斯人，Ⅸ.28，31。

巴勒斯坦（Palestine） 巴勒斯坦的叙利亚，Ⅰ.105；Ⅱ.106；Ⅲ.91；Ⅳ.39；Ⅶ.89；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Ⅱ.104；Ⅲ.5；Ⅶ.89。

帕拉斯（Pallas） Ⅳ.189；(Ⅴ.77)；Ⅶ.141；帕拉斯的雕像，Ⅳ.189。另参见雅典娜。

帕列涅（Pallene） (1) 卡尔基狄克的一个半岛，Ⅶ.123；Ⅷ.126，129；Ⅸ.28；帕列涅人，Ⅷ.128。

帕列涅（Pallene） (2) 阿提卡一德莫，帕列涅的阿美尼亚斯，Ⅷ.84，93；帕列涅的雅典娜，Ⅰ.62。

帕米苏斯（Pamisus） 河流，在色萨利，Ⅶ.129。

庞蒙（Pammon） 斯库洛斯的庞蒙，Ⅶ.183。

滂菲利（Pamphyli） 多利斯人一部落，Ⅴ.68。

滂菲利亚（Pamphylia） 在小亚细亚，曾臣服于克洛伊索斯和波斯人，Ⅰ.28；Ⅲ.90；Ⅶ.91；Ⅷ.68。

潘恩（Pan） 希腊“最年轻的”神祇之一，Ⅱ.145，146；Ⅵ.105，106；埃及人的潘恩神，Ⅱ.（42），46，145。

潘奈提乌斯（Panaetius） 一位泰诺斯人（Tenian），Ⅷ.82。

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 雅典四年一度的节日，Ⅴ.56。

潘狄昂（Pandion） 传说中的雅典人，吕基亚人的英雄吕库斯之父，Ⅰ.173；Ⅶ.92。

潘盖昂（Pangaeum） 山脉，在色雷斯，Ⅴ.16；Ⅶ.112，113，115。

帕尼奥尼亚（Panionia） 伊奥尼亚人的节日，Ⅰ.148。

帕尼奥尼昂（Panionium） 伊奥尼亚人举行会议和宗教仪式的地方，在米卡列附近，Ⅰ.141～143,148，170；Ⅵ.7。

帕尼奥纽斯（Panionius） 一位开俄斯人，Ⅷ.105，106。

潘尼特斯（Panites） 一位美塞尼亚人，Ⅵ.52。

帕诺佩斯（Panopeis） 佛基斯一城镇，Ⅷ.34，35。

帕诺尔姆斯（Panormus） 港口，在米利都附近，Ⅰ.157。

潘塔格诺图斯（Pantagnotus） 一位萨摩斯人，波里克拉特斯的兄弟，Ⅲ.39。

潘塔列昂（Pantaleon） 一位吕底亚人，Ⅳ.192。

黑豹（Panthers） 在利比亚，Ⅳ.192。

潘泰亚莱伊人（Panthialaeans） 源自 Panthialaei，波斯人一部落，Ⅰ.125。

潘提卡佩斯（Panticapes） 斯基泰一河流，Ⅳ.18，19，47，54。

潘提玛泰人（Pantimathi） 黑海之南一部族，属于波斯帝国第 11 省区，Ⅲ.92。

潘提特斯（Pantites） 一位斯巴达人，Ⅶ.232。

帕派乌斯（Papaeus） 斯基泰人的宙斯，Ⅳ.59。

帕弗拉冈尼亚人（paphlagonians） 哈利斯河以西，小亚细亚北部一民族，Ⅰ.6,28，72；Ⅲ.90；Ⅶ.72；装备，Ⅶ.73。

帕佛斯（Paphos） 城市，在塞浦路斯；Ⅶ.195；帕佛斯人（Paphians），德摩诺乌斯（Demonous），彭泰鲁斯（Penthylus），Ⅶ.195。

帕普拉克斯（Paprax） 派奥尼亚语对鱼的称呼，Ⅴ.16。

帕普列密斯（Papremis） 城市，在埃及，Ⅱ.59，63；Ⅲ.12；帕普列密斯地区，Ⅱ.71,165。

纸草（papyrus） Ⅱ.92；纸草鞋，Ⅱ.37。

帕莱巴特斯（Paraebates） 一位斯巴达人，Ⅴ.46。

帕拉莱泰（Paralatae） 斯基泰人中的王族，Ⅳ.6。

帕拉波塔米伊（Parapotamii） 城镇，在佛基斯，Ⅷ.33，34。

帕拉桑（parasang） 波斯语单词，长度单位，约合 5.7 千米，Ⅱ.6。

帕列塔凯尼（Paretaceni） 米底人一部落，Ⅰ.101。

帕里坎尼伊人（Paricanians） 源自 Paricanii，在波斯帝国第 10 省区，帝国东南部一民族，Ⅲ.92，94；Ⅶ.68，86。

帕里昂（Parium） 城镇，在赫勒斯滂，Ⅴ.117；帕里昂的赫洛凡图斯，Ⅳ.138。

帕尔密斯（Parmys） 斯美尔迪斯之女，Ⅲ.88；Ⅶ.78。

帕纳苏斯（Parnassus） 山脉，Ⅷ.27，32，35～37，39；Ⅸ.31。

帕罗列阿泰人（Paroreatae） 伯罗奔尼撒西部一部族，Ⅳ.148；Ⅷ.73。

帕洛斯（Paros） 岛屿，位于基克拉底斯群岛，Ⅴ.31；Ⅵ.133～136；帕洛斯人（Parians），Ⅴ.28～30；Ⅵ.133～136；Ⅷ.67，112；阿齐洛库斯，Ⅰ.12；吕萨格拉斯，提西亚斯（Tisias），Ⅵ.133；帕洛斯石料，Ⅲ.57；Ⅴ.62；帕洛斯人在米利都实施改革，Ⅴ.28，29；帕洛斯受到到米太雅德的攻击，Ⅵ.133～135；贿赂泰米斯托克利斯，Ⅷ.112。

帕森尼昂（Parthenium） 山脉，在阿卡底亚，Ⅵ.105。

帕森尼乌斯（Parthenius） 河流，在帕弗拉冈尼亚西部，毗邻叙利亚，Ⅱ.104。

帕提亚人（Parthians） 黑海东南一部族，Ⅲ.93，117；Ⅶ.66。

帕萨迦代人（Pasargadae） 波斯人一部落，Ⅰ.125；巴德列斯，Ⅳ.167。

帕西克利斯（Pasicles） 菲利斯图斯（Philistus）之父，Ⅸ.97。

帕泰吉（Pataeci） 腓尼基人舰船的保护神，Ⅲ.37。

帕塔拉（Patara） 城市，在吕基亚，Ⅰ.182。

帕塔尔别米斯（Patarbemis） 一位埃及人，Ⅱ.162。

帕提兰菲斯（Patiramphes） 奥塔涅斯之子，Ⅶ.40。

帕提泽提斯（Patizeithes） 一位玛古术士，Ⅲ.61，63。

帕特莱斯（Patreis，Patrae） 阿凯亚人的城市，Ⅰ.145。

帕图姆斯（Patumus） 城市，在阿拉伯半岛，Ⅱ.158。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克列昂布罗图斯之子，安那克桑德里达斯之孙，斯巴达之王，Ⅳ.81；Ⅴ.32；Ⅷ.3；Ⅸ.10～13，21，28，45～47，50，53～57，60～62，64，69，72，76，78，80～82，87，88，101；在斯巴达的地位，Ⅸ.10；出兵地峡，Ⅸ.10，11；在普拉提亚，Ⅸ.21～79；分配战利品，Ⅸ.80，81；围攻底比斯，Ⅸ.86～88；和波斯人麦加巴特斯之女订婚，Ⅴ.32。

帕乌希凯人（Pausicae） 黑海之南一部族，在波斯帝国第11省区，Ⅲ.92。

帕乌西里斯（Pausiris） 一位埃及人，阿米尔泰尤斯之子，Ⅲ.15。

佩达苏斯（Pedasus） 即佩达萨，城市，在卡里亚，Ⅴ.121；Ⅷ.104；佩达萨人（Pedasians），Ⅰ.175，176；Ⅵ.20；Ⅷ.104，105；赫尔摩提姆斯，Ⅷ.104。

佩迪埃（Pediae，Pedieis） 城镇，在佛基斯，Ⅷ.33。

佩伦涅（Peirene） 泉水，在科林斯，Ⅴ.92。

佩鲁斯（Peirus） 河流，在阿凯亚，Ⅰ.145。

毕达哥拉斯（Peithagoras） 塞林努斯（Selinus）的僭主，Ⅴ.46。

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 希腊地区的非希腊语居民，Ⅰ.57，58；Ⅱ.50～52；Ⅳ.145；Ⅴ.26；Ⅵ.136～140；Ⅷ.44；“滨海的皮拉斯基人”，Ⅶ.94；阿卡底亚的皮拉斯基人，Ⅰ.146；种族，Ⅰ.56～58；Ⅶ.95；皮拉斯基人的妇女，Ⅱ.171；Ⅵ.138；皮拉斯基人诸邦，Ⅰ.57；雅典的皮拉斯基城墙，Ⅴ.64；皮拉斯基人的安坦德鲁斯，Ⅶ.42；希腊以前被称为皮拉斯基亚（Pelasgia），Ⅱ.56；皮拉斯基人的语言，Ⅰ.57；皮拉斯基人的宗教，Ⅱ.50～52；皮拉斯基人和雅典人的关系，Ⅰ.56，58；Ⅱ.51；Ⅵ.137～140；Ⅷ.44；皮拉斯基人在列姆诺斯，Ⅵ.138～140。

佩琉斯（Peleus） Ⅶ.191。

培里昂（Pelion） 山，在色萨利东部，Ⅳ.179；Ⅶ.129，188；Ⅷ.8，12。

培拉（Pella） 城镇，在马其顿，Ⅶ.123。

培林尼（Pellene） 阿凯亚人的城市，Ⅰ.145。

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名源于伯罗普斯（希腊文意为“伯罗普斯之岛”），Ⅰ.56，61，68，145；Ⅱ.171；Ⅲ.56，59，148；Ⅳ.179；Ⅴ.42，74；Ⅵ.86，127；Ⅶ.93，94，147，163，168，202，207，228，235，236；Ⅷ.31，40，43，44，49，50，57，60，65，68，70，71，73，74，79，100，101，113，141；Ⅸ.6，9，26，27，39，50；伯罗普斯之地，Ⅶ.8，11；伯罗奔尼撒人（Peloponnesians），Ⅱ.171；Ⅳ.77，161；Ⅴ.74，76；Ⅵ.79，127；Ⅶ.137，139，207，235；Ⅷ.40，44，71，72，75，79，108；Ⅸ.8，19，26，73，106，114；伯罗奔尼撒诸民族，Ⅷ.73；多利斯人入侵，Ⅰ.56；Ⅱ.171；Ⅸ.26；伊奥尼亚人在伯罗奔尼撒，Ⅰ.145；Ⅶ.94；Ⅸ.26；伯罗奔尼撒人在萨拉米斯，Ⅷ.43；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Ⅸ.73。

伯罗普斯（Pelops） Ⅶ.8，11；（阿伽门农）之子，Ⅶ.159。

培泸溪昂（Pelusium） 埃及一城市，在尼罗河入海口东侧，Ⅱ.15，141；尼罗河的培泸溪昂入海口，Ⅱ.17，154；Ⅲ.10；盐场，Ⅱ.15；达弗奈在培泸溪昂附近，Ⅱ.30，107。

彭涅洛佩（Penelope） 潘恩神之母，Ⅱ.145，146。

彭纽斯（Peneus） 河流，在色萨利，Ⅶ.20，128～130，173，182。

彭塔波里斯（Pentapolis） 多利斯人的“五城”，Ⅰ.144。

五项全能（pentathlon） 奥林匹亚竞技会的项目，Ⅵ.92；Ⅸ.33。

彭泰鲁斯（Penthylus） 一位帕佛斯人，Ⅶ.195。

博卡鲁斯（Percalus） 奇隆之女，Ⅵ.65。

伯科特（Percote） 赫勒斯滂地区一城市，Ⅴ.117。

柏狄卡斯（Perdiccas） 马其顿国王，Ⅴ.22；Ⅷ.137，139。

伯伽姆斯（Pergamus） 皮埃里亚人（Pierians）的要塞，Ⅶ.112。

培莉亚拉（Perialla） 德尔斐的女祭司，Ⅵ.66。

柏里安德（Periander） 库普塞卢斯之子，科林斯的僭主，Ⅰ.20，23，24；Ⅲ.48～53；Ⅴ.92，95。

伯里克利（Pericles） 克桑西普斯（Xanthippus）之子，Ⅵ.131。

伯里劳斯（Perilaus） 斯基昂城邦的首脑，在米卡列被杀，Ⅸ.103。

柏林苏斯（Perinsus） 欧罗巴人的城镇，在普洛彭提斯（Propontis）沿岸，Ⅳ.90；Ⅴ.2；Ⅵ.33；柏林苏斯人（Perinthians），Ⅴ.1，2；Ⅶ.25。

皮里阿西人（Perioeci） 本意为“边区居民”，拉哥尼亚的居民，地位低于斯巴达人，Ⅵ.58；（Ⅶ.234）；Ⅸ.11；Ⅷ.73（阿尔哥斯的皮里阿西人）。

伯佛列耶斯（Perpherees） 提洛岛的官职名，Ⅳ.33。

伯莱比人（Perrhaebians） 源自 Perrhaebi，色萨利人一部落，薛西斯通过他们的领土进入马其顿，Ⅶ.128，131，132，173，185。

波赛斯（Perses） 柏修斯（Perseus）之子，波斯人的名祖，Ⅶ.61，150；波赛斯的子女，Ⅶ.220。

柏修斯（Perseus） 达奈之子，Ⅱ.91；Ⅵ.53，54；Ⅶ.61，150；“柏修斯监视塔”，在

埃及三角洲西部，Ⅱ.15。

波斯（Persia） Ⅰ.126，208，209，211；Ⅲ.1，4，30，70，72，89，97，102；Ⅳ.39，40，143；Ⅶ.8，29，53，107；波斯人（Persians），Ⅰ.1，2，4，5，46，53，71，72，75，77，80，84～86，88～91，94，95，102，107（冈比西斯），108，120～135，137，141，143，148，153，156～160，164，165，191，192，206～208，210，211，214；Ⅱ.30，98，99，110（大流士），158（大流士），167；Ⅲ.1，2，7，11～16，19，21，22，26，30，31，34～37，61，63，65～70，73～77，79～81，83，84，87～89，91，97，102，105，117，120（奥罗伊特斯、米特洛巴特斯），126～128，134～138，140，144～147，149，151，154，155，156～158，160；Ⅳ.37，39，84（奥约巴佐斯），91，97，118，119，120，122～125，127～136，140，142，143（麦加巴佐斯），200～204；Ⅴ.1，2,10，15，17～22，27，32，33（麦加巴特斯），34，36，73，96，97，101，102，108～110，113，116～122；Ⅵ.4，7，9～11，13，18～21，24，25，28（哈尔帕古斯），29，30，32，33，41，43，45，49，54，59，94，96，98～101，112～115，119，121，133；Ⅶ.1～6，8～14，16，18，19，22（布巴列斯），27，33（阿泰克特斯），37，40，41，50，51，53，56，59，61，62，72，83，84，85，86，96，103，106，107，114，117，132，135（海达涅斯），138，139，145，148，149，152，157，163，166，168，172，177，181，184，190，202，207，211，212，214，217～219，224，225，229，233，236，238；Ⅷ.3，6，8，26，46，52，53，66，76，85，89，90（阿里亚兰涅斯），92，95，98～101，108，109，113，116～119，126，129，130，136，141；Ⅸ.1,6～11，16，20，21，24，27，31，38～43，46～48，51，58，59，61～63，65～68，70，71，76，81，90，96，98，99，102～104，106，107，109，110，115（奥耶巴列斯），116，118，122；波斯妇女，Ⅲ.3；波斯人的势力、统治，Ⅲ.97，101，137；军队，Ⅳ.136；Ⅶ.52；Ⅷ.62，85；波斯剑，Ⅶ.54，（Ⅷ.120）；波斯语，Ⅵ.29；Ⅷ.85；Ⅸ.110；波斯的地理位置，Ⅳ.37～40；王家大道（御道），Ⅴ.52～54；波斯人的原始特性，Ⅰ.71，89；给居鲁士的献策，Ⅸ.122；波斯人的部落，Ⅰ.125；波斯人认为整个亚细亚是属于他们的，Ⅰ.4；Ⅸ.116；风习，Ⅰ.131～141；宗教，Ⅰ.131，132；Ⅲ.16；波斯人的名字，Ⅰ.139；Ⅵ.98；生日，Ⅰ.133；Ⅸ.110；问候，Ⅰ.134；教育，Ⅰ.136；乐于采用异邦习俗，Ⅰ.135；没有市场，Ⅰ.153；蓄长发，Ⅵ.19；尊重王子，Ⅲ.15；崇尚勇武，Ⅶ.238；Ⅷ.181；王位的继承，Ⅲ.2；Ⅵ.59；Ⅶ.2；考阿斯皮斯的水，Ⅰ.188；诸王凌驾于法律之上，Ⅲ.31；荣耀的礼物，Ⅲ.84；把军队作为礼物，Ⅸ.109；快信传递者，Ⅷ.98；战斗的方式，Ⅴ.49，97；埋葬，Ⅰ.140；波斯人头骨单薄，Ⅲ.12；波斯人起义反对米底人，Ⅰ.123～130；波斯势力增长惊动了克洛伊索斯，Ⅰ.46；波斯进攻克洛伊索斯的军事行动，Ⅰ.76～85；征服伊奥尼亚，Ⅰ.162～170；上亚细亚和巴比伦，Ⅰ.177，188，191；出征马撒盖泰人的军事行动，Ⅰ.205～214；出兵埃及，Ⅲ.1～13；攻击埃塞俄比亚人和阿蒙人，Ⅲ.25，26；波斯“七人帮”的密谋，Ⅲ.68～88；波斯帝国诸省区和岁贡，Ⅲ.89～97；派人打探希腊的情况，Ⅲ.135～138；征服萨摩斯，Ⅲ.139～149；巴比伦的暴动和被平息，Ⅲ.150～159；远征斯基泰人，Ⅳ.1，83～144；进军巴尔卡，Ⅳ.144；Ⅴ.1，14～16；使者前往马其顿，Ⅴ.17～21；远征塞浦路斯，Ⅴ.108～116；伊奥尼亚起义和被镇压，Ⅵ.6～20；征服诸岛屿，Ⅳ. 31～33；伊奥尼亚的和解，Ⅵ.42；玛尔多纽斯的远征，Ⅵ.43～45；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的远征，Ⅵ.94～119；指定大流士的继承人，Ⅶ.2～4；薛西斯远征，Ⅶ.19～20；Ⅷ.120；进军的命令，Ⅶ.40，41；跨越赫勒斯滂海峡，Ⅶ.54～56；在多利斯库斯阅兵，Ⅶ.59～100；波斯人的装备，Ⅶ.61，

83，84；在舰船上服役的波斯人，Ⅶ.96；从多利斯库斯向德摩比利和阿尔特密西昂进发，Ⅶ.108～132,179～201；在德摩比利，Ⅶ.211，215～219；波斯舰队在阿尔特密西昂，Ⅷ.6～23；袭击德尔斐，Ⅷ.35～39；占领雅典，Ⅷ.50～54；波斯舰队在法勒伦（Phalerum），Ⅷ.66；萨拉米斯之战，Ⅷ.84～95；薛西斯返回波斯，Ⅷ.113～120；波斯舰队在萨摩斯，Ⅷ.130；玛尔多纽斯的军队，Ⅷ.113；玛尔多纽斯在色萨利，Ⅷ.115，133；Ⅸ.1；第二次占领雅典，Ⅸ.3；波斯军队在波奥提亚以及普拉提亚之战，Ⅸ.15～84；在普拉提亚整装待命的军队，Ⅸ.31，32；波斯人在米卡列的失败，Ⅸ.96～107；波斯的城镇塞斯托斯失陷，Ⅸ.114～121；爱昂失陷，Ⅶ.107；波斯人和阿尔哥斯人，Ⅶ.150～152；Ⅸ.12；援引波斯人说法，Ⅰ.2，4，5；Ⅲ.1，105；Ⅵ.54；波斯词语，artabe，Ⅰ.192；parasang，Ⅱ.6；Ⅴ.53；Ⅵ.42；rhadinace，Ⅵ.119；acinaces，Ⅶ.54；orosangai，Ⅷ.85；angareion，Ⅷ.98；tycta，Ⅸ.110；Ⅵ.98。

佩特拉（Petra）　科林斯的一个德莫或者地区，Ⅴ.92。

法蒂玛（Phaedyma）　奥塔涅斯之女，冈比西斯之妻，Ⅲ.68，69。

菲尼浦斯（Phaenippus）　一位雅典人，卡里阿斯之父，Ⅶ.121。

法格列斯（Phagres）　皮埃里亚人的要塞，在色雷斯，Ⅶ.112。

法勒伦（Phalerum）　阿提卡一要塞，Ⅴ.63，81，85；Ⅵ.116；Ⅷ.66，67，91～93，107，108；Ⅸ.32；法勒伦平原，Ⅴ.63。

Phallus Ⅱ.48，49，51。

法那哥拉斯（Phanagolas）　一位卡利斯图人，Ⅶ.214。

法涅斯（Phanes）　一位哈利卡纳苏斯人，Ⅲ.4，11。

法雷斯（Phareis，Phareae）　阿凯亚人的城市，Ⅰ.145。

法兰达特斯（Pharandates）　波斯将领，Ⅶ.79；Ⅸ.76。

法拜苏斯（Pharbaethu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法那凯斯（Phanarces）　一位波斯人，阿塔巴佐斯之父，Ⅶ.66。

法那斯皮斯（Pharnaspes）　一位波斯人，奥塔涅斯之父，Ⅱ.1；Ⅲ.2，68。

法那扎特列斯（Pharnazathres）　波斯将领，Ⅶ.65。

法努切斯（Pharnuches）　波斯骑兵将领，Ⅶ.88。

法塞里斯（Phaselis）　多利斯人的城邦，在小亚细亚，Ⅱ.178。

法希斯（Phasis）　河流，在科尔基斯，是欧亚两大洲分界线，Ⅰ.2，104；Ⅱ.103；Ⅳ.37,38，45，86；Ⅵ.84。

费卢斯（Phayllus）　克罗敦的费卢斯，皮西亚竞技会的优胜者，Ⅷ.47。

斐冬（Pheidon）　阿尔哥斯的僭主，列奥凯德斯之父，Ⅵ.127。

斐勾斯（Phegeus）　泰格亚诸王的先祖，Ⅸ.26。

芬纽斯（Pheneus）　城镇，在阿卡底亚，Ⅵ.74。

斐伦达特斯（Pherendates）　波斯将领，Ⅶ.67。

斐列蒂玛（Pheretima）　巴尔卡的斐列蒂玛，阿克西劳斯之妻，Ⅳ.162，165，167，200，202，205。

斐洛斯（Pheros）　埃及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之子，Ⅱ.111。

斐迪皮德斯（Phidippides）　雅典的信使，长跑能手，Ⅵ.105，106。

菲伽列亚（Phigalea）　城镇，在阿卡底亚，Ⅵ.83。

斐拉尤斯（Philaeus）　阿贾克斯（埃阿斯）之子，Ⅵ.35。

斐拉格鲁斯（Philagrus）　一位爱利特里亚人，库涅亚斯（Cyneas）之子，Ⅵ.101。

斐拉昂（Philaon）　一位萨拉米斯人，Ⅷ.11。

腓力（Philip）　（1）阿盖尤斯（Agaeus）之子，马其顿之王，Ⅷ.139。

腓力（Philip）　（2）一位克罗敦人，布塔基德斯之子，Ⅴ.47。

腓力皮德斯（Philippides）　即斐迪皮德斯。

菲利斯图斯（Philistus）　帕西克利斯之子，Ⅸ.97。

腓力提昂（Philition）　牧人，Ⅱ.128。

菲洛吉昂（Philocyon）　一位斯巴达人，Ⅸ.71，85。

菲洛基普鲁斯（Philocyplus）　索利之王，Ⅴ.113。

弗拉（Phla）　利比亚的特里同尼斯（Tritonis）湖中的岛屿，Ⅳ.178。

弗列格拉（Phlegra）　帕列涅半岛的古称，Ⅶ.123。

弗琉斯（Phlius）　城镇，在阿哥里斯，Ⅶ.202；弗琉斯人（Phliasians），Ⅷ.72；Ⅸ.28，31，69，85。

佛凯亚（Phocaea）　伊奥尼亚人的海港，在吕底亚，Ⅰ.80，142，152，162，164，165，168；Ⅱ.106，178；Ⅵ.17；佛凯亚人（Phocaeans），Ⅰ.163～167；Ⅵ.8；皮塞姆斯（Pythermus），Ⅰ.152；劳达玛斯，Ⅳ.138；狄奥尼修斯，Ⅵ.11，17；佛凯亚人的发现，Ⅰ.163；放弃他们的城市，Ⅰ.164～167；在拉德，Ⅵ.8～17。

佛基斯人（Phocians）　Ⅰ.46，146；Ⅵ.34；Ⅶ.176，203，207，212，217，218；Ⅷ.27～33,134；Ⅸ.17，18，31，89；佛基斯（Phocis），Ⅷ.（27），31，32，35；（Ⅸ.66）；和色萨利人之间的关系，Ⅶ.176；Ⅷ.27～30；在德摩比利，Ⅶ.202，207；守卫山间通道，Ⅶ.212，215，217，218；佛基斯被波斯人夷为平地，Ⅷ.31～33；佛基斯随玛尔多纽斯，Ⅸ.17,18，31。

佛布斯（Phoebus）　Ⅳ.13，155；Ⅵ.61。参阅：Apollo。

腓尼基（Phoenicia）　Ⅰ.2；Ⅱ.44，49，79，116；Ⅲ.5，6，91，136；Ⅳ.38,39，45；Ⅵ.3，17；Ⅶ.90；腓尼基人（Phoenicians），Ⅰ.1，5，105，143；Ⅱ.32（在利比亚），44，54，56，104，112，116；Ⅲ.19，37，107，111；Ⅳ.42，44，147，197；Ⅴ.46，57，58，108，112；Ⅵ.3，6，14，2，28，33，34，41，47，104；Ⅶ.23，25，28，33，34，41，47，104；Ⅶ.23，25，34，44，89，96，165，167；Ⅷ.85，90，100，119；Ⅸ.96；泰勒斯（Thales），Ⅰ.170；蒙布里亚卢斯，波吉利斯（Poeciles），Ⅳ.147；阿根诺尔，吉里克斯，Ⅶ.91；腓尼基人的舰船，Ⅵ.118；Ⅷ.118，121；商船，Ⅷ.97；腓尼基字母，Ⅴ.58；矿藏，Ⅵ.147；帕泰吉，Ⅲ.37；七弦琴，Ⅳ.192；腓尼基人的起源，Ⅰ.1；殖民于塞拉，Ⅳ.147；殖民于塔索斯，Ⅵ.47；在波斯帝国，Ⅲ.19；Ⅶ.44,96；航海和贸易，Ⅰ.1；Ⅲ.107；Ⅳ.42；善于航海，Ⅲ.19；Ⅶ.44，96；工程技术，Ⅶ.23，34；把字母引入希腊，Ⅴ.58；腓尼基词语，Pataeci，Ⅲ.37；cinammon，Ⅲ.111。

凤凰（Phoenix）　Ⅱ.73。

菲尼克斯（Phoenix）　河流，在特拉齐斯，Ⅶ.176，200。

佛尔姆斯（Phormus）　一位雅典人，Ⅶ.182。

弗劳尔特斯（Phraortes）　（1）一位米底人，代奥凯斯之父，Ⅰ.96。

弗劳尔特斯（Phraortes）　（2）米底国王，代奥凯斯之子，Ⅰ.73，102，103。

弗拉塔谷涅（Phratagune） 阿坦涅斯之女，大流士之妻，Ⅶ.224。
弗里科尼斯（Phriconis） 即库麦（Cyme）。
弗里克塞（Phrixae） 城镇，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由米尼亚人所建，Ⅳ.148。
弗里克苏斯（Phrixus） 阿萨玛斯之子，Ⅶ.197。
弗罗尼玛（Phronima） 埃特阿库斯（2）之女，Ⅳ.154，155。
弗里基亚（Phrygia） Ⅰ.14，35；Ⅴ.52，98；Ⅶ.26，30，31；Ⅷ.136；弗里基亚所属省区，Ⅲ.127；弗里基亚人（Phrygians），Ⅰ.28，72；Ⅱ.2；Ⅲ.90；Ⅴ.49；Ⅶ.26，30，73；Ⅸ.32；米达斯，Ⅰ.14；阿德拉斯图斯，戈尔迪亚斯，Ⅰ.35；伯罗普斯，Ⅶ.8；弗里基亚词语，becos。
弗里尼库斯（Phrynichus） 雅典悲剧作家，Ⅵ.21。
弗提奥提斯（Phthiotis） 在北希腊，多利斯人早期居住地，Ⅰ.56；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人，Ⅶ.132。
弗修斯（Phthius） 阿凯乌斯之子，Ⅱ.98。
菲娅（Phya） 一位雅典妇女，皮西特拉图用她假冒雅典娜，Ⅰ.60。
菲拉库斯（Phylacus） （1）德尔斐的一英雄，Ⅷ.39。
菲拉库斯（Phylacus） （2）一位萨摩斯人舰长，萨拉米斯海战时在波斯一方，Ⅷ.85。
菲利斯（Phyllis） 色雷斯的一个地区，是对潘盖昂山周边地区的统称，Ⅶ.113。
医生（physicians） 埃及的医生，Ⅱ.84；Ⅲ.1，129；克罗敦的医生，Ⅲ.131。
皮埃里亚（Pieria） 马其顿的一个地区，Ⅶ.131，177；皮埃里亚的沥青，Ⅳ.195；皮埃里亚人（Pierians），Ⅶ.112，185。
鸽子（pigeons） 白鸽，Ⅰ.138。
皮格列斯（Pigres） （1）一位卡里亚人，Ⅶ.98。
皮格列斯（Pigres） （2）一位派奥尼亚人，Ⅴ.12。
猪（pigs） 猪踩踏种子播种，踩踏谷穗脱粒，Ⅱ.14；猪在埃及被认为是不洁之畜，Ⅱ.47；斯基泰人不养猪，Ⅳ.63；游牧的利比亚人也不养猪，Ⅳ.186。
柱子（pillars） 推罗的柱子，Ⅱ.44；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的柱子，Ⅱ.102，103，106；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柱子，Ⅳ.87；特阿鲁斯的柱子，Ⅳ.91；在吕底亚和弗里基亚分界线上的柱子，Ⅶ.122。
皮罗鲁斯（Pilorus） 城镇，在卡尔基狄克半岛，阿索斯以西，濒临辛古斯湾，Ⅶ.122。
品达（Pindar） 诗人，Ⅲ.38。
品都斯（Pindus） （1）山，在色萨利西部边陲，Ⅶ.129。
品都斯（Pindus） （2）色萨利人的城镇，多利斯人的早期居住地，Ⅰ.56；Ⅷ.43。
海盗（piracy） 科西嘉岛上佛凯亚人，Ⅰ.166；波里克拉特斯，Ⅲ.39；佛凯亚人狄奥尼修斯，Ⅵ.17。
比雷埃夫斯（Piraeus） 雅典的主要港口，Ⅷ.85。
皮萨（Pisa） 城镇，在爱利斯，Ⅱ.7。
皮西特拉图（Pisistratus） （1）派罗斯的涅斯托尔之子，Ⅴ.65。
皮西特拉图（Pisistratus） （2）雅典僭主，Ⅰ.59～64；Ⅴ.65，71，94；Ⅵ.35，103，121；执政，Ⅰ.59；财富，Ⅰ.64；皮西特拉图族人（Psistratidae），Ⅴ.55，62，63，65，70，76，90，91，93；Ⅵ.39，94，102，103，107，123；Ⅶ.6；Ⅷ.52。

皮斯提鲁斯（Pistylus）　城市，在色雷斯，Ⅶ.109。

皮塔涅（Pitane）　（1）埃奥利斯人的城市，在美西亚，Ⅰ.149。

皮塔涅（Pitane）　（2）斯巴达的一个德莫，Ⅲ.55；Ⅸ.53。

皮塔库斯（Pitttacus）　米提列涅的皮塔库斯，希腊“七贤”之一，Ⅰ.27。

皮克索达鲁斯（Pixodarus）　一位金德亚人，Ⅴ.118。

普拉吉亚（Placia）　城镇，在赫勒斯滂，Ⅰ.57；普拉吉亚人，Ⅰ.57。

编制的头盔（plaited hemlets）　Ⅶ.63，72，79。

梧桐树（plane-trees）　神圣的梧桐树林，Ⅴ.119；薛西斯指派护林者，Ⅶ.31；金梧桐树献给薛西斯，Ⅶ.27。

普拉提亚（Plataea）　城市，Ⅶ.232；Ⅷ.50；Ⅸ.7，16，25，30，31，35，39，41，65，72，76，78，81，85，86，89，90，100，101；普拉提亚之战，关于普拉提亚的事件，Ⅶ.232；Ⅷ.126；Ⅸ.38；普拉提亚人（Plataeans），Ⅵ.108，111，113；Ⅶ.132，233；Ⅷ.1，44，50，66；Ⅸ.28，31，51，52，61，83；阿林涅斯图斯，Ⅸ.72；奥托狄库斯（Autodicus），克列阿德斯，Ⅸ.85；普拉提亚人的领土，Ⅸ.15，25，36，101；和雅典人的关系，Ⅸ.108，111；在马拉松，Ⅵ.108，111，113；由普拉提亚人配备的舰船，Ⅷ.1；返回普拉提亚，Ⅷ.44；他们的城市被波斯人焚毁，Ⅷ.50；战役，Ⅸ.28～85。

普拉太亚（Platea）　利比亚一岛屿，Ⅳ.151～153，156，169。

保证（pledges）　阿拉伯人的保证，Ⅲ.8；纳萨摩涅斯人的保证，Ⅳ.172；以家人的尸体作保证，Ⅱ.136。

普雷斯塔库斯（Pleistarchus）　列奥尼达之子，斯巴达之王，Ⅸ.10。

普雷斯托鲁斯（Pleistorus）　色雷斯的阿普新泰伊人的神，Ⅸ.119。

普林辛涅（Plinthine）　海湾，在埃及沿海，距亚历山大里亚不远，Ⅱ.6。

普林努斯（Plynus）　利比亚一港口，Ⅳ.168。

波贡（Pogon）　特洛伊曾的港口，Ⅷ.42。

波列马克（polemarch）　雅典人，Ⅵ.109，111；斯巴达人，Ⅶ.173。

波里阿德斯（Poliades）　一位斯巴达人，阿蒙法列图斯之父，Ⅸ.53。

波里克涅（Polichne）　在开俄斯，希斯提埃乌斯的一个要塞，Ⅵ.26。

波里克尼泰人（Polichnitae）　克里特一部族，Ⅶ.170。

波琉库斯（Poluchus）　即雅典娜神，在开俄斯，Ⅰ.160。

波里亚斯（Polyas）　安提库拉的波里亚斯，是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和列奥尼达之间的信使，Ⅷ.21。

波里布斯（Polybus）　西基昂古昔的王，Ⅴ.67。

波里克拉特斯（Polycrates）　萨摩斯的僭主，埃亚凯斯之子，Ⅱ.182；Ⅲ.39～46，54，56，57，120～126，128，131，132，139，140，142；他的继位者，Ⅲ.39；和阿玛西斯的友谊，Ⅲ.40～43；与拉栖代梦人、科林斯人的战事，Ⅲ.45～49，54～56；死亡，Ⅲ.120～125。

伯里克利图斯（Polycritus）　（1）一位埃吉那人，Ⅵ.50。

伯里克利图斯（Polycritus）　（2）埃吉那人，伯里克利图斯（1）之孙，克琉斯（Crius）之子，Ⅷ.92，93。

波里丹那（Polydamna）　埃及人索尼斯（Thonis）之妻，Ⅱ.116。

波里德克特斯（Polydectes）　斯巴达之王，Ⅷ.131。

波里多鲁斯（Polydorus） （1）卡德摩斯之子，Ⅴ.59。

波里多鲁斯（Polydorus） （2）斯巴达之王，Ⅶ.204。

一夫多妻制（polygmy） 波斯的一夫多妻制，Ⅰ.135；阿伽泰尔西人的一夫多妻制（共妻制），Ⅳ.104；色雷斯人的一夫多妻制，Ⅴ.5，16；斯巴达国王的一夫多妻制，Ⅴ.40。

波林涅斯图斯（Polymnestus） 塞拉的波林涅斯图斯，巴图斯之父，Ⅳ.150,155。

波里尼凯斯（Polynices） 塞尔桑达（Thersander）之父，Ⅳ.147；Ⅵ.52；Ⅸ.27。

石榴（pomegranate） Ⅳ.143；Ⅶ.41。

滂图斯（Pontus） Ⅳ.8，10，38，46，81，85，86，87，89，95，99；Ⅵ.5，26；Ⅶ.36,55，95，147；面积的测量，Ⅳ.85，86；商埠，Ⅳ.24；滂图斯的希腊人，Ⅳ.8，10，95；滂图斯树，Ⅳ.23。

人口（population） 印度的人口，Ⅲ.94；斯基泰的人口，Ⅳ.81；雅典的人口，Ⅴ.97；斯巴达的人口，Ⅶ.234。

波拉塔（Porata）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8。

豪猪（porcupines） 在利比亚，Ⅳ.192。

波塞冬（Poseidon） 海神，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Ⅱ.43，50；Ⅶ.129；Ⅷ.55；“救星”，Ⅶ.192，193；在米卡列（被称为赫里克尼奥斯，Heliconios），Ⅰ.148；在科林斯地峡，Ⅷ.123；Ⅸ.81；在波提狄亚，Ⅷ.129；利比亚人的波塞冬，Ⅳ.180，188；斯基泰人的波塞冬，Ⅳ.59。

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 亦即派斯通（Paestum），在意大利，Ⅰ.167。

波塞多纽斯（Poseidonius） 一位斯巴达人，Ⅸ.71，85。

波西代昂（Posideium） （1）叙利亚一城镇，在和基里基亚交界处，Ⅲ.91。

波西代昂（Posideium） （2）色雷斯一城镇，Ⅶ.115。

波提狄亚（Potidaea） 城市，在帕列涅半岛，Ⅶ.123；Ⅷ.127，128；波提狄亚人（Potidaeans），Ⅷ.126～129；Ⅸ.28，31；和科林斯的关系，Ⅸ.28；叛离波斯人，遭到围攻，Ⅷ.126～129。

陶器（pottery） 雅典的陶器，Ⅴ.88。

普莱苏斯（Praesus） 在克里特，普莱苏斯人，Ⅶ.170～171。

普拉西亚斯（Prasias） 湖，在派奥尼亚，Ⅴ.15～17。

普列克萨斯皮斯（Prexaspes） （1）一波斯人，深受冈比西斯的信任，Ⅲ.30，34，35，62，65，66，74～76，78。

普列克萨斯皮斯（Prexaspes） （2）波斯将领阿斯帕希涅斯之子，Ⅶ.97。

普列克西劳斯（Prexilaus） 一位哈利卡纳苏斯人，Ⅸ.107。

普列辛努斯（Prexinus） 一位特洛伊曾人，Ⅶ.180。

普里阿摩斯（Priam，Priamus） 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Ⅰ.3，4；Ⅱ.120；普里阿摩斯的卫城，Ⅶ.43。

多刺鼠（prickly mouse） 在利比亚，Ⅳ.192。

普列涅（Priene） 伊奥尼亚人的城市，在卡里亚，Ⅰ.142；普列涅人（Prienians），Ⅰ.15,161；Ⅵ.8；比亚斯，Ⅰ.170。

祭司（priests） 在巴比伦，Ⅰ.181；在埃及，Ⅱ.37，143；在孟菲斯，Ⅱ.3；在底比斯，Ⅱ.54。

普里涅塔达斯（Prinetdas） 斯巴达人，德玛门努斯之子，Ⅴ.41。

奖品（prize） 奥林匹亚的奖品，Ⅷ.26；奖赏在萨拉米斯之战中有功之人，Ⅷ.123。

普罗克里斯（Procles） （1）阿里斯托德姆斯之子，斯巴达国王，Ⅳ.147；Ⅵ.52；Ⅷ.131。

普罗克里斯（Procles） （2）爱皮道鲁斯的僭主，Ⅲ.50～52。

普洛康涅苏斯（Proconnesus） 城镇，在普洛彭提斯，Ⅳ.14，15；Ⅵ.33；普洛康涅苏斯人，阿里斯提亚斯，凯斯特罗比乌斯（Caystrobius），Ⅳ.13；麦特洛多鲁斯，Ⅳ.138。

奇迹，奇观（prodigies） 埃及人观察到的奇迹，Ⅱ.82；在奥林匹亚的奇观，Ⅰ.59；在萨尔狄斯的奇观，Ⅰ.78，84；在埃及的底比斯的奇观，Ⅲ.10；在巴比伦的奇观，Ⅲ.153；在塞拉岛（Thera）的奇迹，Ⅳ.151；在爱皮道鲁斯的奇迹，Ⅴ.82；在埃吉那的奇迹，Ⅴ.85；在阿玛苏斯的奇迹，Ⅴ.114；在开俄斯的奇迹，Ⅵ.27；在阿尔哥斯的奇迹，Ⅵ.117；在提洛岛的奇迹，Ⅵ.98；在马拉松的奇迹，Ⅵ.117；在德尔斐的奇迹，Ⅷ.37；在萨拉米斯奇迹，Ⅷ.64，65；和柏狄卡斯有关的奇迹，Ⅷ.137；和阿泰克特斯有关的奇迹，Ⅸ.120。

普洛门内亚（Promeneia） 多多纳的女祭司，Ⅱ.55。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提坦神之一，希腊神话说他盗取火种给人类，Ⅳ.45。

男女杂交（promiscuous intercourse） Ⅰ.216；Ⅲ.101；Ⅳ.180。

普洛奈亚（Pronaia） 即雅典娜，在德尔斐，Ⅰ.92；Ⅷ.37，39。

预言者（prophet） 德尔斐的预言者，Ⅰ.92；Ⅷ.37，39；比较：Ⅶ.111。

女预言者（prophetess） 帕塔拉的女预言者，Ⅰ.182；多多纳的女预言者，Ⅱ.55～57；萨特莱（Satrae）人当中的女预言者，Ⅶ.111。

普洛彭提斯（Propontis） 海，今马尔马拉海，Ⅳ.85；Ⅴ.122。

卫城正门（Propylaea） 雅典的卫城正门，Ⅴ.77。

普罗索皮提斯（Prosopitis） 岛屿，在埃及三角洲地区，Ⅱ.41，165。

卖淫（prostitution） 在吕底亚，Ⅰ.93；在巴比伦尼亚，Ⅰ.196；神圣卖淫，Ⅰ.199；兰普辛尼图斯的女儿卖淫，Ⅱ.121；齐奥普斯的女儿卖淫，Ⅱ.126；罗多皮斯的卖淫，Ⅱ.134。

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us） 爱拉尤斯的英雄，Ⅶ.33；Ⅸ.116，120。

普洛特乌斯（Proteus） 埃及法老，Ⅱ.112，114～116，118，121。

普洛托泰耶斯（Protothyes） 斯基泰人之王，Ⅰ.103。

天意（providence） Ⅲ.108，109；Ⅶ.137。

普利塔涅昂（Prytaneum） 即市政厅（town－hall），Ⅰ.146；Ⅲ.57；Ⅵ.38，103，139；在阿鲁斯，Ⅶ.197。

普利坦尼斯（Prytanis） 斯巴达之王，Ⅷ.131。

普桑门尼图斯（Psammenitus） 埃及法老，Ⅲ.10，14，15。

普萨麦提库斯（Psammetichus） 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之子，Ⅰ.105；Ⅱ.2，28，30，151～154，157，158，161；两度被放逐，Ⅱ.151，152；成为唯一的法老，Ⅱ.152；统治，Ⅱ.157；贿赂斯基泰人，Ⅰ.105；他的试验，Ⅱ.2，28；追逐“逃离者”，Ⅱ.30；在埃及所有法老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位，Ⅱ.161。

普桑密斯（Psammis） 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之子，Ⅱ.159～161；回复爱利斯人，Ⅱ.160；在埃塞俄比亚，Ⅱ.161。

普赛利人（Psylli） 利比亚一部族，Ⅳ.173。

普塞塔雷亚（Psyttaleia） 岛屿，在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之间，Ⅷ.76，95。

普特利亚（Pteria） 卡帕多西亚的一个区，Ⅰ.76。

普陀昂（Ptoum） 在波奥提亚，底比斯附近的一个阿波罗神庙，Ⅷ.135；普陀昂的阿波罗（Ptoan Apollo），Ⅷ.135。

惩罚，惩办（punishment） 落到后世族裔身上的惩罚，Ⅰ.91；Ⅶ.134；在埃及，对杀死圣兽的惩罚，Ⅱ.65；对重大过失施以严惩，Ⅱ.120；波斯人从不以单独的一项罪状判处死刑，Ⅰ.137；萨巴科斯在埃及不许处死任何一个埃及人，Ⅱ.137；拉栖代梦人在夜里执行死刑，Ⅳ.146。

服用泻药（perging） 埃及人通过服用泻药的方法来达到保健的目的，Ⅱ.77。

净化、祓除仪式（purification） 提洛岛上的祓除仪式，Ⅰ.64；对犯有命案的犯人的净化仪式，Ⅰ.35；洗脚以后的净身，Ⅰ.198；埋葬死者以后的祓除仪式，Ⅳ.73～75。

紫色（purple） Ⅲ.20，21；采紫螺的渔夫，Ⅳ.151。

矮人（pygmies） Ⅱ.32；Ⅳ.43；赫淮斯托斯的矮人雕像，Ⅲ.37。

比莱（Pylae） 即德摩比利，Ⅶ.201；“近邻同盟成员国”在这里聚会，Ⅶ.213。

皮拉哥里（Pylagori） Ⅶ.213。

派罗斯人（Pylians） 源自 Pylos，Ⅴ.65；派罗斯的考康斯人，Ⅰ.147。

派罗斯（Pylus） (1) 在美塞尼亚，Ⅶ.168。

派罗斯（Pylus） (2) 在爱利斯，Ⅸ.34。派罗斯人乃是派罗斯的涅斯托尔（Nestor）的后裔，皮西特拉图属于该家族，Ⅴ.65；考康斯人也被称为派罗斯人，Ⅰ.147。

金字塔（pyramids） 埃及的金字塔，Ⅱ.124～127，134，136。

皮伦涅（Pyrene） 据希罗多德说是欧洲西部凯尔特人（Celts）的一个城镇，据说是伊斯特河的发源地，Ⅱ.33。

皮列图斯（Pyretus） 伊斯特河一支流，Ⅳ.48。

皮尔古斯（Pyrgus） 米尼亚人的城镇，Ⅳ.148。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1) 一位萨摩斯人，哲学家，穆涅萨尔库斯（Mnesarchus）之子，Ⅳ.95，96；毕达哥拉斯的仪式，Ⅱ.81。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2) 一位米利都人，Ⅴ.126。

皮塞亚斯（Pytheas，Pythes） 埃吉那人，伊斯彻诺斯（Ischenos）之子，Ⅶ.181；Ⅷ.92。

皮色姆斯（Pythermus） 一位佛凯亚人，Ⅰ.152。

皮西亚竞技会（Pythian games） Ⅵ.122；Ⅷ.47。

皮西亚的女祭司（Pythian prophetess） 在德尔斐，Ⅰ.13，19，47，55，65～67，85，91，167，174；Ⅲ.57，58；Ⅳ.15，150，151，155～157，159，161，163，164；Ⅴ.43，63，66，67，79，82，90，92；Ⅵ.34，35，52，66，75，77，86，123，135，136，139；Ⅶ.140，142，148，169，171，220；Ⅷ.51；Ⅸ.33；培利亚拉，Ⅵ.66；阿里斯托尼凯（Aristonice），Ⅶ.140。

皮西奥伊（Pythians） 源自 Πυθιοι，在斯巴达负责与德尔斐神谕所联络的官员，他们的特权，Ⅵ.57。

皮修斯（Pythius） 一位吕底亚人，Ⅶ.27，28，38，39。

皮索（Pytho）　即德尔斐，Ⅰ.54。
皮索根涅斯（Pythogenes）　赞克列（Zancle）僭主的兄弟，Ⅵ.23。

Q

女王（queens）　巴比伦诸女王，Ⅰ.184～187；埃及的女王，Ⅱ.100。

R

种族（races）　利比亚的种族，Ⅳ.197。
降雨（rain）　在亚述，Ⅰ.193；在利比亚，Ⅳ.185，198；埃及的土地，Ⅱ.14；在埃塞俄比亚，Ⅱ.22；在埃及的底比斯的奇观，Ⅲ.10；塞拉岛久旱无雨，Ⅳ.151。
装有公羊头的宙斯像（ram-headed Zeus），在埃及的底比斯，Ⅱ.42；在阿蒙，Ⅳ.181。
公羊（rams）　在利比亚，Ⅳ.191。
红海（Red Sea）　对红海的描述，Ⅱ.11；运河，Ⅱ.158；Ⅳ.39。
改革（reform）　库列涅的改革，Ⅳ.161；米利都的改革，Ⅴ.28，29。
宗教，信仰（religion）　波斯人的宗教信仰，Ⅰ.131；考努斯人（Caunians）的宗教信仰，Ⅰ.172；巴比伦人的宗教信仰，Ⅰ.181～185；埃及人的宗教信仰，Ⅱ.43，49；宗教的起源，Ⅱ.53；格泰人的宗教信仰，Ⅳ.94～96；斯基泰人的宗教信仰，Ⅳ.59。
报应，报复（retribution）　Ⅰ.13，91，167；Ⅱ.120；Ⅲ.126；Ⅳ.205；Ⅵ.83，84，86；Ⅶ.133，137；Ⅸ.116～121。
岁入（revenues）　皮西特拉图的收入，Ⅰ.64；巴比伦省区的岁入，Ⅰ.192；大流士的岁入，Ⅲ.89～97。
检阅军队（review of the army）　薛西斯检阅军队，Ⅶ.59～100。
兰普辛尼图斯（Rhampsinitus）　埃及法老，Ⅱ.121，122，124。
瑞尼亚（Rhenea）　提洛岛附近一岛屿，Ⅵ.97。
罗德斯（Rhodes）　岛屿，Ⅰ.174；Ⅱ.178；Ⅶ.153。
罗多佩（Rhodope）　山，在色雷斯，伊斯特河一条支流的发源地，Ⅳ.49；Ⅷ.116。
罗多皮斯（Rhodopis）　色雷斯的妓女，在埃及，Ⅱ.134，135。
罗伊库斯（Rhoecus）　一位萨摩斯人，Ⅲ.60。
罗伊特昂（Rhoeteum）　特洛阿斯一城市，Ⅶ.43。
莱皮斯（Rhypes）　阿凯亚人的城市，Ⅰ.145。
财富（riches）　兰普辛尼图斯的财富，Ⅱ.121；阿尔克麦昂族人的财富，Ⅴ.62；Ⅵ.125；皮修斯的财富，Ⅶ.27，28；埃吉那人的财富，Ⅸ.80。
河流（rivers）　河流改道，Ⅰ.75，189，191；Ⅲ.152；Ⅶ.176；地下河，阿尔哥斯的爱拉辛努斯河，Ⅵ.78；弗里基亚的吕库斯河，Ⅶ.30；波斯人崇敬河流，Ⅰ.138；居鲁士惩罚河流的“傲慢”，Ⅰ.188。
绳索（rope）　横跨赫勒斯滂海峡大桥的绳索，Ⅶ.34，36；Ⅸ.115，121。
圆池（Round Pool，Trochoeides）　在提洛岛，Ⅱ.170。
王家法官（Royal Judges）　Ⅲ.14，31；Ⅴ.25；Ⅶ.194。

通往苏撒王家大道（Royal road to Susa） Ⅴ.52。
王族斯基泰人（Royal Scythians） Ⅳ.20，22，56，59，71，110（自由的斯基泰人）。

S

萨巴科斯（Sabacos） 埃塞俄比亚国王，Ⅱ.137，139，152。
萨比鲁斯（Sabyllus） 一位革拉人，Ⅶ.154。
萨凯人（Sacans） 源自 Sacae，波斯帝国东北部一部族，Ⅰ.153；Ⅲ.93；Ⅵ.113；Ⅶ.9，64（阿米尔吉亚的萨凯人），96，184；Ⅷ.113；Ⅸ.31，71，113；斯基泰族的萨凯人，Ⅶ.64；在波斯帝国第15个省区，Ⅲ.93；在舰队中服务，Ⅶ.96；Ⅷ.113。
圣书体和民用体文字（sacred and common writing） 埃及文字的书写体，Ⅱ.36。
圣路（Sacred Road） Ⅵ.34。
圣路（Sacred Ways） 即斯基泰语的埃克桑帕尤斯（Exampaeus），Ⅳ.52。
献祭（sacrifices） 克洛伊索斯献祭，Ⅰ.50；波斯人献祭，Ⅰ.131～132；埃及人献祭，Ⅱ.39～48；斯基泰人献祭，Ⅳ.60～63；塔乌利人献祭，Ⅳ.103；利比亚人献祭，Ⅳ.188；埃吉那人献祭，Ⅴ.83；达提斯在提洛岛献祭，Ⅵ.97；以人献祭，Ⅰ.216；Ⅱ.119；以马献祭，Ⅰ.216；Ⅳ.61；Ⅶ.113；向河流和大海献祭，Ⅵ.76；Ⅶ.113。
亵渎圣物（sacrilege） 在米利都，Ⅰ.19；在阿斯卡隆，Ⅰ.105；埃及法老亵渎圣物，Ⅱ.111；冈比西斯亵渎圣物，Ⅲ.30；克列奥蒙尼亵渎圣物，Ⅵ.75～81；埃吉那人亵渎圣物，Ⅵ.91；米太雅德亵渎圣物，Ⅵ.134；阿泰克特斯亵渎圣物，Ⅶ.33；Ⅸ.116；波斯人亵渎圣物，Ⅷ.109，129，143。
萨迪亚特斯（Sadyattes） 吕底亚的一国王，和米利都人交战，Ⅰ.16，18，73。
萨迦提伊人（Sagartians） 源自 Sagartii，波斯人的一游牧部落，Ⅰ.125；Ⅲ.93；Ⅶ.85。
撒哈拉（Sahara） 沙漠，Ⅳ.181～185。
萨伊斯（Sais） 埃及三角洲地区一城市，Ⅱ.28，59，62，130，163，169，170，175，176；Ⅲ.16；萨伊斯人，Ⅱ.169；阿玛西斯，Ⅱ.172；萨伊斯地区，Ⅱ.152，165，169，172；尼罗河的萨伊斯河口，Ⅱ.17；节日，Ⅱ.62。
萨拉米斯（Salamis） （1）阿提卡半岛附近一岛屿，Ⅶ.90，141～143，166，168；Ⅷ.11，40～42，44，46，49，51，56，57，60，64，65，70，74，76，78，82，86，89，90，94，95～97，121，122，124，126，130；Ⅸ.3～6，19；在神谕中提及萨拉米斯，Ⅶ.141；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附近，Ⅷ.40～108；雅典人托庇于此岛，Ⅸ.3～6。
萨拉米斯（Salamis） （1）城市，在塞浦路斯岛，Ⅳ.162；Ⅴ.104，108，115；萨拉米斯平原，Ⅴ.110；萨拉米斯人（Salamians），Ⅴ.104，110，113，115；Ⅷ.11；奥涅西鲁斯，Ⅴ.108；波斯人袭击萨拉米斯，Ⅴ.108～115。
萨列（Sale） 萨摩色雷斯人的要塞，在多利斯库斯附近，Ⅶ.59。
萨尔摩西斯（Salmoxis） 参见扎尔摩西斯（Zalmoxis）。
萨尔美德苏斯（Salmydessus） 在色雷斯，位于黑海之滨，Ⅳ.93。
食盐（salt） 在利比亚，Ⅳ.181～185；在弗里基亚，Ⅶ.30；盐构筑的建筑物，Ⅳ.185；食盐放在油灯里，Ⅱ.62。
招呼（salutation） 波斯人打招呼，Ⅰ.134；埃及人打招呼，Ⅱ.80。

萨密乌斯（Samius） 一位斯巴达人，阿齐亚斯之子，Ⅲ.55。

萨摩斯（Samos） 岛屿，城邦，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Ⅰ.70，142，148；Ⅱ.142,182；Ⅲ.39，40，43～45，47～49，54～56，120，122，131，139，140，142～144，146，148～150；Ⅳ.43，95，162～164；Ⅴ.27；Ⅵ.13，14，25，95；Ⅷ.85，130，132；Ⅸ.90，96，106；萨摩斯人（Samians），Ⅰ.51（塞奥多鲁斯，Theodorus），70，142；Ⅱ.134（伊阿德蒙），135（克桑修斯，Xantheus），178；Ⅲ.26（在奥阿西斯），41（塞奥多列，Theodore），44～49，54，55，57～60，120（波里克拉特斯），125，128（波里克拉特斯），142，146，147；Ⅳ.43（波里克拉特斯），87（曼德罗克里斯），88，152；Ⅴ.99，112；Ⅵ.8,13，14，22～25；Ⅶ.164（赞克列的萨摩斯人）；Ⅷ.85（塞奥麦斯托尔 Theomestor，和菲拉库斯）；Ⅸ.90,91（赫格西斯特拉图），92，99，103，106；萨摩斯的领土，Ⅰ.70；Ⅸ.96；舰船，Ⅳ.152；腕尺，Ⅱ.168；埃斯克里昂部落，Ⅲ.26；萨摩斯作为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Ⅰ.142；萨摩斯的宏伟工程，Ⅲ.60；海上事业，Ⅳ.152；与埃吉那人的争执，Ⅲ.59；与科林斯人的争执，Ⅲ.48,49；与拉栖代梦人的争执，Ⅰ.70；Ⅲ.47；僭主波里克拉特斯，Ⅲ.39 等；僭主麦安多琉斯，Ⅲ.142；萨摩斯臣服于波斯，Ⅲ.12～149；萨摩斯人和埃亚凯斯在拉德，Ⅵ.8，13，14；殖民于赞克列，Ⅵ.22～25；波斯舰队在萨摩斯，Ⅷ.130；僭主塞奥麦斯托尔，Ⅸ.90；萨摩斯的使者前往希腊舰队，Ⅸ.90～92；在米卡列的萨摩斯人受到波斯人的猜疑，Ⅸ.99,103。

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 岛屿，在色雷斯之南，Ⅱ.51；Ⅵ.47；萨摩色雷斯人，Ⅱ.51；Ⅷ.90；舰船，Ⅷ.90；堡垒，Ⅶ.108。

桑（san） 多利斯方言的字母，Ⅰ.139。

桑那卡里布（Sanacharib） 阿拉伯人和亚述人之王，Ⅱ.141。

托庇之地（sanctuary） 逃亡奴隶的托庇之地，Ⅱ.113；帕克提亚斯的托庇之地，Ⅰ.157；科基拉人的托庇之地，Ⅲ.48；被忽视的托庇之地？Ⅰ.159；Ⅴ.46；Ⅵ.91；用绳索把城镇和神庙联起来，Ⅰ.26。

凉鞋（sandal） 柏修斯的凉鞋，Ⅱ.91；安提拉（Anthilla）为埃及王后提供凉鞋，Ⅱ.98；巴比伦人的凉鞋，Ⅰ.195。

桑丹尼斯（Sandanis） 一位吕底亚人，他建议克洛伊索斯不要与波斯人交战，Ⅰ.71。

桑多凯斯（Sandoces） 波斯将领，Ⅶ.194，196。

沙暴（sand-storms） Ⅱ.26；Ⅳ.173。

萨涅（Sane） （1）城镇，在阿索斯附近，Ⅶ.22，23。

萨涅[①]（Sane） （2）城镇，在帕列涅，Ⅶ.123。

萨派伊人（Sapaeans） 源自 Sapaeii，色雷斯人一部族，Ⅶ.110。

萨芙（Sappho） 女诗人，Ⅱ.135。

萨兰盖人（Sarangians） 源自 Sarangae，波斯北部一民族，Ⅲ.93，117；Ⅶ.67。

萨尔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lus） 尼尼微之王，Ⅱ.150。

撒丁尼亚（Sardinia，Sardo） 即撒丁岛，Ⅰ.170；Ⅴ.106，124；Ⅵ.2；撒丁尼亚人（Sardinians），Ⅶ.167；撒丁尼亚海，Ⅰ.166。

萨尔狄斯（Sardis） 吕底亚的城市，克洛伊索斯时代吕底亚的首都，Ⅰ.7，15，22，

① 哥译本将这两个地名合二为一。——译者注

27，30，35，43，47，48，69，70，73，77～81，84，86，91，141，152～157；Ⅱ.106；Ⅲ.3,5，48，50，120，126，128，129；Ⅳ.45；Ⅴ.11～13，23～25，31，53，54，73，96，99～103，105，106，108，116，122，123；Ⅵ.1，4，5，30，42，101，125；Ⅶ.1，8，11，26，31，32，37，41，43，57，88，145，146；Ⅷ.105，106，117；Ⅸ.3，107，108；来自萨尔狄斯的使者，Ⅰ.22,83；萨尔狄斯被金麦里亚人攻陷，Ⅰ.15；梭伦访问萨尔狄斯，Ⅰ.30；被居鲁士攻陷，Ⅰ.84；遭到帕克提亚斯的围攻，Ⅰ.154；萨尔狄斯的总督奥罗伊特斯，Ⅲ.120；阿塔佛涅斯，Ⅴ.25；萨尔狄斯被伊奥尼亚人焚烧，Ⅴ.101；薛西斯在萨尔狄斯，Ⅶ.31,37；Ⅷ.117；Ⅸ.108；希腊人的侦探来到萨尔狄斯，Ⅶ.146；波斯帝国第2个省区以萨尔狄斯命名，Ⅲ.120；Ⅴ.25；Ⅵ.1，等等。

撒丁尼亚亚麻（Sardonic linen） 希腊人对科尔基斯亚麻的称呼，Ⅱ.105。

萨尔佩冬（Sarpedon） (1) 宙斯和欧罗巴之子，米诺斯的兄弟，吕基亚之王，Ⅰ.173。

萨尔佩冬（Sarpedon） (2) 萨尔佩冬角，Ⅶ.58。

萨尔特（Sarte，Sarta） 城镇，在卡尔基狄克，Ⅶ.122。

萨斯皮列斯人（Saspirians） 源自 Saspires，居住在科尔基斯和米底之间的一个民族，Ⅰ.104,110；Ⅲ.94；Ⅳ.37，40；Ⅶ.79。

萨塔斯皮斯（Sataspes） 大流士之侄，Ⅳ.43。

萨特莱人（Satrae） 色雷斯人一部族，Ⅶ.110～112。

萨特拉皮亚（satrapies） 省区，Ⅰ.192；Ⅲ.89～94。

萨塔吉代人（Sattagydae） 波斯帝国一民族，在第7省区，可能在今阿富汗境内；Ⅲ.91。

萨乌琉斯（Saulis，Saulius） 斯基泰之王，安那卡尔西斯的兄弟，Ⅳ.76。

萨乌洛马泰人（Sauromatae） 帕鲁斯·麦奥提斯（Palus Maeotis，亚速海）以东一民族，Ⅳ.21，57，102，110，116，117，119，120，122，123（萨乌洛马泰人的领土），128；萨乌洛马泰人的起源，Ⅳ.110～117；妇女，Ⅳ.117。

说法，谚语（saying） 麦加巴佐斯的说法，Ⅳ.144；麦加克列昂的说法，Ⅶ.120；狄涅开斯的说法，Ⅶ.226；奇隆的说法，Ⅶ.235；特里坦泰克麦斯的说法，Ⅷ.26；卡里克拉特斯的说法，Ⅸ.72。

斯凯乌斯（Scaeus） 一位底比斯人，拳击手，Ⅴ.60。

斯卡曼达（Scamander） 河流，在特洛亚斯，Ⅴ.65；Ⅶ.43。

斯卡普特·海列（Scapte Hyle or Scaptesyle） 在色雷斯，塔索斯岛对岸，那里有金矿，Ⅵ.46。

斯基亚苏斯（Sciathus） 岛屿，在玛格涅西亚附近，Ⅶ.176，179，182，183；Ⅷ.7，92。

斯基德鲁斯（Scidrus） 叙巴利斯一城镇，Ⅵ.21。

斯基奥涅（Scione） 城市，在帕列涅，Ⅶ.123；斯基奥涅人，Ⅷ.128；斯库里亚斯（Scyllias），Ⅷ.8；提摩瑟努斯（Timoxenus），Ⅷ.128。

斯基拉斯（Sciras） 雅典娜的头衔，在萨拉米斯，Ⅷ.94。

斯基隆路（Scironian Way） 在科林斯地峡，Ⅷ.71。

斯吉同（Sciton） 德莫基德斯的仆人，Ⅲ.130。

斯基乌斯（Sciu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9。

斯科洛佩斯（Scolopoeis） 米卡列的一个地方，Ⅸ.97。
斯科洛提（Scoloti） 斯基泰人古称，Ⅳ.6。
斯科鲁斯（Scolus） 在波奥提亚，底比斯附近，Ⅸ.15。
斯科帕代（Scopadae） 色萨利人的一个家族，Ⅵ.127。
斯科帕西斯（Scopasis） 斯基泰军队领导人之一，Ⅳ.120，128。
斯库拉凯（Scylace） 城镇，在赫勒斯滂，Ⅰ.57。
斯库拉克斯（Scylax） （1）卡利安达的斯库拉克斯，Ⅳ.44。
斯库拉克斯（Scylax） （2）明都斯的斯库拉克斯，Ⅴ.33。
斯库拉斯（Scyles，Scylas） 斯基泰之王，Ⅳ.76，78～80。
斯库里亚斯（Scyllias） 斯基奥涅人，善于潜水，Ⅷ.8。
斯库洛斯（Scyros） 爱琴海一岛屿，在优波亚之东，Ⅶ.183。
斯库塞斯（Scythes，Scythas） （1）赫拉克利斯之子，据称是斯基泰诸王的先祖，Ⅳ.10。
斯库塞斯（Scythes，Scythas） （2）赞克列的统治者，Ⅳ.23，24；（卡德摩斯之父），Ⅶ.163。
斯基泰亚（Scythia） 斯基泰人的领土，Ⅱ.22；Ⅳ.5，8，12，17，21，28，48，49，51，52，58，61，76，81，99～101，105，123～125，129，130，139；斯基泰人（Scythians），Ⅰ.15，73，74，103～107，130，201，216；Ⅱ.103，110，167；Ⅲ.134；Ⅳ.1～8，10～13，17～20，22～24，27，28，31～33，48，49，51，58，59，64，66～68，70，72，73，75～81，83，91，97，98，100，102，105，110，111，113，118～122，124～137，139，140，142；Ⅴ.24，27；Ⅵ.40，41，84；Ⅷ.10，18，20，52，59，64（萨凯人）；游牧的斯基泰人，Ⅰ.15,73；Ⅳ.19，55；Ⅵ.40，84；Ⅷ.10；从事农耕的斯基泰人，Ⅳ.17～19，52～54；“王族”斯基泰人，Ⅳ.20，22，56，57，59，71，110（自由的斯基泰人）；希腊的斯基泰人，Ⅳ.17；种族，Ⅳ.46；语言，Ⅳ.27，52，59，108，117；生活方式，Ⅳ.78；习惯，Ⅳ.105,107；服饰，装备，Ⅰ.215；Ⅳ.23，78，106；礼物，Ⅳ.134；碗，Ⅳ.61，81；河流，Ⅳ.48，49，53；饮酒，Ⅳ.84;对斯基泰及其河流的名字描述，Ⅳ.17～20，46～58，99；气候，Ⅳ.2，28～31；习俗，游牧生活，Ⅳ.46；宗教，Ⅳ.59～63；战争，Ⅳ.64～66；预言，Ⅳ.67～69；宣誓，Ⅳ.70；埋葬，Ⅳ.71～75；美容，Ⅳ.75；拒绝采纳异邦风俗，Ⅳ.76～80；人口，Ⅳ.81；奇迹，Ⅳ.82；起源和名称，Ⅳ.5～12；入侵亚细亚，Ⅰ.103～106；Ⅳ.1；在宴会期间大肆屠杀，Ⅰ.106；和金麦里亚人的关系，Ⅳ.11；大流士来犯，Ⅳ.1，83～98，102，118～144；斯基泰人入侵色雷斯，Ⅳ.40；“一位斯基泰人的演说”，Ⅳ.127；斯基泰词语，arima，spu，Ⅳ.27;oior，pata，Ⅳ.110。
薛西斯的王座（seat of Xerxes） 在阿卑多斯，Ⅶ.44；在德摩比利，Ⅶ.212；在萨拉米斯，Ⅷ.90。
塞本尼图斯（Sebennytus） 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Ⅱ.166；尼罗河的塞本尼图斯河口，Ⅱ.17，155。
塞林努斯（Selinus） 西西里一城市，Ⅴ.46。
塞林布利亚（Selymbria，Selybria） 城市，在赫勒斯滂，Ⅵ.33。
塞美列（Semele） 卡德摩斯之女，Ⅱ.145，146。
塞米拉米斯（Semiramis） 巴比伦的女王，Ⅰ.184；塞米拉米斯城门，Ⅲ.155。

塞匹亚（Sepeia，Sepea） 位于阿哥里斯境内的提林斯附近，拉栖代梦人和阿尔哥斯在此交战，Ⅵ.77。

塞匹亚斯（Sepias） 岬角，在玛格涅西亚，Ⅶ.183，186，188，190，191，195；Ⅷ.66。

塞尔波尼斯湖（Serbonian lake） Ⅱ.6；Ⅲ.5。

塞里夫斯人（Seriphians） 源自 Seriphus，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塞里夫斯人在希腊舰队中，Ⅷ.46，48。

塞尔米列（Sermyle，Sermyla） 城镇，位于卡尔基狄克的希松尼亚海角，Ⅶ.122。

毒蛇（serpent） 马吃毒蛇，Ⅰ.78；在底比斯附近的圣蛇，Ⅱ.74；有翅膀的蛇，Ⅱ.75；Ⅲ.108，109；在利比亚，Ⅳ.183，191，192；侵入纽利地区，Ⅳ.105；雅典卫城的巨蟒，Ⅷ.41；蛇女（serpent-maiden），在斯基泰，Ⅳ.9。

塞尔列昂（Serrheum） 色雷斯沿岸一海角，在多利斯库斯附近，Ⅶ.59。

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 埃及法老，Ⅱ.102～104，106～108，110，111，137；他的舰队，Ⅱ.103，104；他的回归，Ⅱ.107；在埃及的所作所为，Ⅱ.108～110；在伊奥尼亚岩石上的画像，Ⅱ.106。

塞斯托斯（Sestos） 城市，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Ⅳ.143；Ⅶ.33，78；Ⅸ.114～116，119；遭到雅典人的围攻，Ⅸ.114～120。

塞索斯（Sethos） 埃及法老，Ⅱ.141。

波斯“七人帮”（Seven Persians） Ⅲ.70～83。

性交（sexual intercourse） 马撒盖泰人的性交，Ⅰ.216；印度人的性交，Ⅲ.101；埃及人的性交，Ⅰ.198；Ⅱ.64；公开的性交，Ⅰ.203；Ⅲ.101；婚前的性交，Ⅳ.176；Ⅴ.6。

绵羊（sheep） Ⅲ.113；Ⅳ.149；Ⅷ.19，20；Ⅸ.93。

盾牌（shield） 卡里亚人发明了盾牌上装饰物和把手，Ⅰ.171；希腊的盾牌来自埃及，Ⅳ.180；用盾牌去发现矿藏，Ⅳ.201；阿尔凯乌斯丢失盾牌，Ⅴ.95；以盾牌为暗号，Ⅵ.115，124。

西坎尼亚（Sicania） 西西里的旧称，Ⅶ.170。

西西里（Sicily） Ⅰ.24；Ⅴ.43，46；Ⅵ.17，22～24；Ⅶ.145，153，156，157，163～168，170，205；Ⅷ.3；西西里人（Sicels），Ⅵ.22，23；Ⅶ.155；米诺斯远征西西里，Ⅶ.170；革拉的历史，Ⅶ.153～156；多里尤斯，Ⅴ.43，46；佛凯亚人，Ⅵ.17；萨摩斯人，Ⅵ.22～24；Ⅶ.164；遣使拜见格隆，Ⅶ.153，157～163；迦太基人的入侵，Ⅶ.165～167。

西金努斯（Sicinnus） 泰米斯托克利斯的仆人，Ⅷ.75，110。

西基昂（Sicyon） 城市，在科林斯之西，Ⅰ.145；Ⅴ.67；Ⅵ.126；西基昂人（Sicyonians），Ⅴ.67，68，69（克里斯提尼）；Ⅵ.92，129；Ⅷ.1，43，72；Ⅸ.28，31，102，103，105；克里斯提尼及其后继者，Ⅵ.126；伯里劳斯，Ⅸ.103；克里斯提尼的统治，Ⅴ.67，68；向阿伽莉斯塔求婚，Ⅵ.126～130；西基昂人在米卡列，Ⅸ.103，105。

西顿（Sidon） 腓尼基人的城市，Ⅱ.116，161；Ⅲ.136；西顿人（Sidonians），Ⅶ.44，96，99；Ⅷ.67，68；安尼苏斯（Anysus），泰特兰涅斯图斯（Tetramnestus），Ⅶ.98；西顿的舰船，Ⅶ.（99），100，128；Ⅷ.92。

西格昂（Sigeum） 城镇，在特洛伊境内，Ⅳ.38；Ⅴ.65，91，94，96。

西格马（sigema） 伊奥尼亚语的字母（Σ，σ），Ⅰ.139。

西金尼人（Sigynnae） 源自 Sigynni，伊斯特河以北一个民族，Ⅴ.9。

西伦努斯（Silenus） 森林神，Ⅷ.138；玛尔叙亚斯，即西伦努斯，Ⅶ.26。

白银（silver） 在西弗诺斯，Ⅲ.57；在色雷斯，Ⅳ.17，23；在吕底亚，Ⅴ.49；在潘盖昂，Ⅶ.112；在阿提卡，Ⅶ.144；居基斯的献礼，Ⅰ.14；克洛伊索斯的献礼，Ⅰ.51；Ⅸ.82；包裹在阿格巴坦那城墙上的白银，Ⅰ.98；兰普辛尼图斯所拥有的白银，Ⅱ.121；与黄金的比价，Ⅲ.95；贮存在王家金库里，Ⅲ.96；阿里安德斯的银币，Ⅳ.166；在普拉提亚的战利品中的银子，Ⅸ.80。

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凯奥斯的西蒙尼德斯，Ⅴ.102；Ⅶ.228。

辛迪人（Sindians） 源自 Sindi，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以东的一个民族，Ⅳ.28；他们的领土，Ⅳ.86。

辛都斯（Sindus） 城镇，在塞尔马湾，Ⅶ.123。

辛古斯（Singus） 城镇，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在阿索斯以西，辛古斯湾，Ⅶ.122。

辛诺普（Sinope） 希腊城市，在帕弗拉冈尼亚，位于黑海南岸，Ⅰ.76；Ⅱ.34；Ⅳ.12；金麦里亚人殖民于此，Ⅳ.12。

西弗诺斯（Sinphnos） 基克拉底斯诸岛屿之一，Ⅲ.57，58；Ⅷ.46，48；西弗诺斯人（Siphnians），Ⅲ.57，58；Ⅷ.46，48；财富，Ⅲ.57；在德尔斐的金库，Ⅲ.57。

西里斯（Siris） （1）城镇，在意大利，Ⅷ.62；阿米利斯（Amyris），达玛苏斯，Ⅵ.127。

西里斯（Siris） （2）城镇，在派奥尼亚，Ⅷ.115。

希罗米特列斯（Siromitres，Siromitras） 波斯将领，Ⅶ.68；79。

希罗姆斯（Siromus） （1）塞浦路斯岛的一位萨拉米斯人，Ⅴ.104。

希罗姆斯（Siromus，Sirom） （2）一位推罗人，Ⅶ.98。

希罗派奥尼亚人（Siropaeonians） 派奥尼亚人的一支，Ⅴ.15。

希桑涅斯（Sisamnes） （1）波斯法官，奥塔涅斯（3）之父，Ⅴ.25。

希桑涅斯（Sisamnes） （2）波斯人，海达涅斯之子，Ⅶ.66。

西西马凯斯（Sisimaces） 一位波斯将领，Ⅴ.121。

西塔尔基斯（Sitalces） 色雷斯之王，Ⅳ.80；Ⅶ.137。

希松尼亚（Sithonia） 卡尔基狄克的中央地带，Ⅶ.122。

西乌弗（Siuph） 城市，在埃及，Ⅱ.172。

六城（Six Cities） 多利斯人的六城，Ⅰ.144。

颅骨（skulls） 波斯人的颅骨和埃及人的不同，Ⅲ.12；当作杯子用，Ⅳ.65；把信写在头颅上，Ⅴ.35；伊塞冬斯人死者的头颅，Ⅳ.26。

奴隶（slaves） 作为贡赋，Ⅲ.97；斯基泰人的奴隶，Ⅳ.1～4；在阿尔哥斯，Ⅵ.83；希腊在往昔没有奴隶，Ⅵ.137。

斯美尔迪斯（Smerdis） （1）居鲁士之子，Ⅲ.30，32，61～69，71，74，75，88；Ⅶ.78；他的死，Ⅲ.30。

斯美尔迪斯（Smerdis） （2）一位玛古术士，Ⅲ.61，63～80。

斯美尔多门涅斯（Smerdomenes） 波斯将领，Ⅶ.82，121。

斯米拉（Smila） 城镇，在塞尔马湾，Ⅶ.123。

斯明代里德斯（Smindyrides） 叙巴利斯的斯明代里德斯，Ⅵ.127。

斯米尔那（Smyrna） 城市，在吕底亚，Ⅰ.14，16，94，149，150；Ⅱ.106；斯米尔那人，Ⅰ.143，150；埃奥利斯人失去了这个城市，Ⅰ.150；阿尔亚特斯征服该城，Ⅰ.16。

索克利斯（Socles） 参见索西克利斯（Sosicles）

索格迪人（Sogdians） 源自 Sogdi，波斯帝国境内一民族，在乌浒河以东，Ⅲ.93；Ⅶ.66。

索利（Soli） 城市，在塞浦路斯，Ⅴ.115；索利人，Ⅴ.110，113。

索罗埃斯（Soloeis） 利比亚的岬角，Ⅱ.32；Ⅳ.43。

梭伦（Solon） 一位雅典人，Ⅰ.29～32，34，86；Ⅱ.177；Ⅴ.113。

索利米人（Solymi） 后来居住在吕基亚的人们，Ⅰ.173。

占卜者（soothsayers） Ⅰ.62，78，84；Ⅴ.44；Ⅷ.96；Ⅸ.33，37。

索芬涅斯（Sophanes） 一位雅典人，Ⅵ.92；Ⅸ.73～75。

巫师（sorceers） Ⅱ.33；Ⅳ.105。

索西克利斯（Sosicles） 一位科林斯人，Ⅴ.92，93。

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 一位埃吉那人，Ⅳ.152。

南海（Southern Sea） 即爱利特莱海（红海），Ⅱ.158；Ⅳ.37，42；攸克星海，Ⅳ.13。

斯巴卡（spaca） 米底语单词，意为“母狗，母狼”，Ⅰ.110。

斯巴科（Spaco） 居鲁士的养育者，Ⅰ.110。

斯巴伽佩塞斯（Spargapeithes） (1) 斯基泰之王，Ⅳ.76。

斯巴伽佩塞斯（Spargapeithes） (2) 阿伽杜尔苏斯人之王，Ⅳ.78。

斯巴伽皮塞斯（Spargapises） 马撒盖泰女王托米莉斯之子，Ⅰ.211，213。

斯巴达（Sparta） 南希腊一重要城邦，Ⅰ.65，68，69，82，83，141，152；Ⅱ.113，117；Ⅲ.46，148；Ⅳ.146，147，149；Ⅴ.39，48，49～51，55，65，75，76，90，92，97；Ⅵ.49，51，61，63，65，67，68，70～72，74，81，84～86，105，106，120；Ⅶ.3，133，134，136，137，149，169，204，206，209，220，228～230，232，234；Ⅷ.114，124，131，132，142，144；Ⅸ.11，12，53，64，70，73，76；斯巴达人（Spartans），Ⅰ.65～67,82，141，152，153；Ⅲ.148；Ⅳ.146；Ⅴ.39～42，46，50，63，75，91；Ⅵ.50～52,56，58，59，61，63，65，66，71，74～77，82，84，85，86；Ⅶ.104，134，137，149，159，160，202，206，211，220，224，226（狄涅开斯），228，229，231，235；Ⅷ.2，42（攸利比亚德斯），114，124，125；Ⅸ.9，10，12，19，26，28，29，33，35，36，37，46，47，48，54，61，62，64，71，78，79，85；斯巴达人的数目，Ⅶ.234；斯巴达人有别于拉栖代梦人，Ⅵ.58；Ⅶ.234；Ⅸ.10，12，28，29；斯巴达人在德摩比利的人数，Ⅶ.202～205；斯巴达公民权授予提萨门努斯及其兄弟，Ⅸ.35；早期的实力，Ⅰ.56；早期的制度，Ⅰ.65；美塞尼亚战争，Ⅲ.47；祭司职位，Ⅵ.56；斯巴达国王，Ⅵ.57～58；希洛特和皮里阿西人，Ⅵ.58。

斯伯凯乌斯（Spercheius） 河流，在马里斯，德摩比利附近，Ⅶ.198，228。

斯伯提亚斯（Sperthias） 一位斯巴达人，Ⅶ.134（安涅里斯图斯之子），137（安涅里斯图斯之父）。

斯芬达列（Sphendale） 阿提卡一德莫，Ⅸ.15。

斯芬克斯（sphinx） 在埃及，Ⅱ.175；在斯基泰，Ⅳ.79。

香料（spice） 阿拉伯的香料，Ⅲ.107～113。

炙叉（spit） 罗多皮斯奉献的炙叉，Ⅱ.135。

战利品（spoil） 在普拉提亚，Ⅸ.80，81。

泉（spring） 热的和冷的泉，Ⅳ.90；日常温度多变的泉，Ⅳ.181。

斯布（spu） 斯基泰语的眼睛，Ⅳ.27。

斯塔吉鲁斯（Stagirus） 希腊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Ⅶ.115。

斯塔特尔（stater） 吕底亚的斯塔特尔（金币），Ⅰ.54；大流克，Ⅲ.130；（Ⅳ.166）；Ⅶ.28。

雕像（statue） 贴金的雕像，Ⅰ.69；裸体的雕像，Ⅱ.120；没有手的雕像，Ⅱ.131；在埃及底比斯的祭司雕像，Ⅱ.143；跪姿的雕像，Ⅴ.86。

斯腾托里斯（Stentoris） 湖泊，在色雷斯，Ⅶ.58。

斯腾尼克列鲁斯（Stenyclerus） 城镇，在美塞尼亚，Ⅸ.64。

斯特萨格拉斯（Stesagoras） （1）一位雅典人，客蒙（1）之父，Ⅵ.34,103。

斯特萨格拉斯（Stesagoras） （2）客蒙（1）之子，Ⅵ.38，39，103。

斯特撒诺尔（Stesanor） 库里昂的僭主，Ⅴ.113。

斯特西劳斯（Stesilaus） 塞拉西劳斯（Thrasilaus）之子，雅典十将军之一，在马拉松战役中被杀，Ⅵ.114。

风暴（storm） 在阿索斯山附近海域的风暴，Ⅵ.44；在塞匹亚斯海角附近的风暴，Ⅶ.188；在阿尔特密西昂的风暴，Ⅷ.12，13。

斯特拉提乌斯（Stratius） 即宙斯，Ⅴ.119。

斯特拉提斯（Strattis） 开俄斯的僭主，Ⅳ.138；Ⅷ.132。

斯特鲁卡特斯（Struchates） 米底人一部落，Ⅰ.101。

斯特里米（Stryme） 塔索斯人一城镇，在色雷斯，Ⅶ.108，109。

斯特里梦（Strymon） 河流，在派奥尼亚，Ⅰ.64；Ⅴ.1，13，23，98；Ⅶ.24,25，75，107，113～115；Ⅷ.115，118，120；斯特里梦人（Strymonians），比赛尼亚的色雷斯人的古称，Ⅶ.75；斯特里梦尼亚斯（Strymonias），来自斯特里梦河的风，Ⅷ.118；向斯特里梦河献祭，Ⅶ.113。

斯丁法里亚湖（Stymphalian lake） 湖泊，Ⅵ.76。

斯狄拉人（Styrians） 源自 Styra（在优波亚岛西南部），Ⅵ.107；Ⅷ.1，46；Ⅸ.28,31。

斯迪克斯（Styx） 山溪，在阿卡底亚，Ⅵ. 76。

苏摩尔（Summer） 埃及孟菲斯的一座雕像，Ⅱ.121。

太阳（Sun） 即赫里奥斯 Helios，波斯人崇拜太阳，Ⅰ.131；Ⅶ.54；埃及人崇拜太阳，Ⅱ.59，73，111；马撒盖泰人崇拜太阳，Ⅰ.212，216；利比亚人崇拜太阳，Ⅳ.188；阿波罗尼亚人崇拜太阳，Ⅸ.93；阿塔兰提斯人（Atarantians）诅咒太阳，Ⅳ.184；太阳为波里克拉特斯涂油膏，Ⅲ.124，125；太阳桌，Ⅲ.17～19，23；太阳泉，Ⅳ.181；太阳 4 次升起，Ⅱ.142；在印度，早晨太阳最热，Ⅲ.104。

日晷（sun-dials） Ⅱ.109。

苏尼昂（Sunium） 阿提卡最南端的海角，Ⅳ.99；雅典人在那里举行庆典，Ⅵ.87；被驱逐的埃吉那人居住在苏尼昂，Ⅵ.90；达提斯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绕过苏尼昂，Ⅵ.115；希腊人的胜利纪念碑，Ⅷ.121。

苏撒（Susa） 城市，波斯帝国首都之一，Ⅰ.188；Ⅲ.30，64，65，70，91，129，132，

140；Ⅳ.83，85；Ⅴ.24，25，30，32，35，49，52～54，107；Ⅵ.1,20，30，119；Ⅶ.3，6，53，135，136，151，152，239；Ⅷ.54，99；Ⅸ.108;地理位置，Ⅴ.49；通往苏撒王家大道，Ⅴ.52；它的卫城，Ⅲ.68；苏撒的宝库，Ⅲ.96；Ⅴ.49；薛西斯攻克雅典的消息传到苏撒，Ⅷ.99。

叙亚格鲁斯（Syagrus） 斯巴达前往西西里的使者，Ⅶ.153，159，160。

叙巴利斯（Sybaris） 城市，在意大利南部，Ⅴ.44，45；Ⅵ.21，127；叙巴利斯人(Sybarites)，Ⅴ.44，45；泰利斯（Telys），Ⅴ.47；希波克拉特斯，斯明迪里德斯（Smindyrides)，Ⅵ.127。

叙埃涅（Syene） 城市，在埃及，Ⅱ.28。

叙恩涅西斯（Syenesis） (1) 基里基亚人之王，Ⅰ.74。

叙恩涅西斯（Syenesis） (2) 基里基亚人之王，Ⅴ.118；Ⅶ.98。

叙琉斯（Syleus） 叙琉斯平原，在色雷斯，斯塔吉鲁斯附近，Ⅶ.115。

叙洛松（Syloson） 波里克拉特斯的兄弟，Ⅲ.39，139～141，144，146，147，149；他的斗篷，Ⅲ.139；萨摩斯的僭主，Ⅲ.149。

叙米（Syme） 岛屿，在罗德斯附近，Ⅰ.174。

叙拉古（Syracuse） 城市，在西西里，Ⅶ.154～157；叙拉古人（Syracusans)，Ⅲ.125；Ⅶ.154，155，159，161；汉密尔卡的母亲一方血统属叙拉古人，Ⅶ.166；叙拉古向格隆投降，Ⅶ.155；叙拉古国力的增长，Ⅶ.156；希腊使者前往叙拉古，Ⅶ.157～163。

叙尔吉斯（Syrgis） Ⅳ.123；参见海尔吉斯。

叙利亚（Syria） Ⅱ.11，12，20，116，152，157～159；Ⅲ.6，62，64；Ⅶ.89;巴勒斯坦的叙利亚，Ⅰ.105；Ⅱ.106；Ⅲ.91；Ⅳ.39；叙利亚人（Syrians)，Ⅱ.12，159；Ⅲ.91；Ⅳ.39;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Ⅱ.104；Ⅲ.5；Ⅶ.89;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Ⅰ.6，72，76；Ⅱ.104；Ⅲ.90；Ⅴ.49；Ⅶ.72；被称为亚述人，Ⅶ.63，140；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边界，Ⅲ.5；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的边界，Ⅰ.6，72；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在薛西斯的舰队中，Ⅶ.89。

叙尔提斯（Syrtis） 利比亚的一个海湾，在库列涅以西，Ⅱ.32，150；Ⅳ.169,173。

T

塔巴鲁斯（Tabalus） 波斯将领，Ⅰ.153，154，161。

塔比提（Tabiti） 斯基泰人的神，相当于希腊的赫斯提亚，Ⅳ.59。

桌子（table） 太阳桌，Ⅲ.17，18；金银桌，Ⅸ.82。

塔康普索（Tachompso） 尼罗河中一岛屿，Ⅱ.29。

泰那隆（Taenaron or Taenarum） 拉哥尼亚最南端的海角，Ⅰ.23，24；Ⅶ.168。

塔连特（talent） 巴比伦和优波亚的塔连特，Ⅲ.89。

塔尔塞比乌斯（Talthybius） 《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的传令官，Ⅶ.134，137；塔尔塞比乌斯在斯巴达，Ⅶ.134。

塔米奈（Tamynae） 在优波亚，爱利特里亚附近，Ⅵ.101。

塔那格拉（Tanagra） 在波奥提亚，Ⅸ.15，35，43；塔那格拉人，Ⅴ.79；塔那格拉地区，Ⅴ.57。

塔奈斯（Tanais） 斯基泰的一条河流（即顿河，the Don），在斯基泰人和萨乌洛马泰人之间，Ⅳ.20，21，45，47，57，100，115，116，120，122，123；描述，Ⅳ.57。

塔尼斯（Tan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塔拉斯（Taras） 塔林顿（Tarentum），城市，Ⅰ.24；Ⅲ.136，138；Ⅳ.99；塔林顿人（Tatentines），Ⅲ.136，138；Ⅶ.170；吉鲁斯（Gillus），Ⅲ.138。

塔吉塔乌斯（Targitaus） 斯基泰之王，Ⅳ.5，7。

塔特苏斯（Tatessus） 城市，Ⅰ.163；Ⅳ.152；塔特苏斯人（Tartessus），Ⅰ.163；阿甘索纽斯，Ⅰ.163；塔特苏斯的鼬鼠，Ⅳ.192。

纹身（tatooing） 阿伽塞尔西人纹身，Ⅳ.104；色雷斯人的纹身，Ⅴ.6。

塔乌凯拉（Taucheira） 巴尔卡人一城市，在利比亚，Ⅳ.171。

塔乌利（Tauri） 属于斯基泰族，Ⅳ.99，100，102，103，119；塔乌利族，Ⅳ.99；领土，Ⅳ.20，99，100；山，Ⅳ.3；地理位置，Ⅳ.99；习俗，Ⅳ.103。

塔克萨基斯（Taxacis） 斯基泰人之王，Ⅳ.120。

泰格图斯（Taygetus） 山，在拉栖代梦，Ⅳ.145，146，148。

泰阿鲁斯（Tearus） 色雷斯一河流，Ⅳ.89～91。

泰亚斯皮斯（Teaspis，Teaspes） 一位波斯人，Ⅳ.43；Ⅶ.79；Ⅸ.76。

泰格亚（Tegea） 城市，在阿卡底亚，Ⅰ.66～68；Ⅵ.72，105；Ⅷ.170；Ⅸ.35,37；泰格亚人（Tegeans），Ⅰ.65～68；Ⅶ.202；Ⅸ.26～28，31，35，54，56，59～62，70，71，85；奇琉斯（Chileus），Ⅸ.9；泰格亚的边界，Ⅷ.124；埃切姆斯与海鲁斯的决斗，Ⅸ.26；与斯巴达交战，Ⅰ.65～68；Ⅸ.35；赫格西斯特拉图逃到泰格亚，Ⅸ.37；泰格亚人在普拉提亚，Ⅸ.26～28，59～62，70，71；列奥提齐德斯在泰格亚，Ⅵ.72；米库苏斯，Ⅶ.170。

泰斯皮斯（Teispes） 一位波斯人，阿赫明尼斯之子，Ⅶ.11。

泰拉蒙（Telamon） 萨拉米斯传说中的英雄，Ⅷ.64。

泰列波埃人（Teleboae） 阿卡纳尼亚一部族，Ⅴ.59。

泰列克利斯（Telecles） 斯巴达之王，Ⅶ.204。

泰列马库斯（Telemachus） 涅斯托尔（Nestor）之子，Ⅱ.116。

泰列萨库斯（Telesarchus） 一位萨摩斯人，Ⅲ.143。

泰林涅斯（Telines） 革拉的泰林涅斯，Ⅶ.153，154。

泰里阿斯族人（Telliadae） 爱利斯的一个家族或氏族，擅长占卜，Ⅸ.37。

泰里阿斯（Tellias） 爱利斯的占卜者，Ⅷ.27。

泰鲁斯（Tellus） 一位雅典人，Ⅰ.30。

泰尔麦苏斯（Telmessus） 大概在吕基亚，泰尔麦苏斯人（Telmessians），Ⅰ.78,84。

泰洛斯（Telos） 岛屿，在罗德斯岛附近，泰林涅斯的家乡，Ⅶ.153。

泰利斯（Telys） 叙巴利斯的国王，Ⅴ.44，47。

泰门努斯（Temenus） 马其顿的王族——泰门努斯家族（Temenid family）的名祖，Ⅷ.137。

泰姆努斯（Temnus） 埃奥利斯人一城市，在小亚细亚，Ⅰ.149。

腾佩（Tempe） 色萨利一道山隘，位于奥林帕斯山和奥萨山之间，Ⅶ.173。

泰涅多斯（Tenedos） 岛屿，Ⅰ.151；Ⅵ.31，41。

泰诺斯（Tenos） 岛屿，Ⅳ.33；Ⅵ.97；泰诺斯人（Tenians），Ⅳ.33；Ⅷ.66,82，83；

铭记在德尔斐的三脚架上，Ⅷ.82。

泰奥斯（Teos） 伊奥尼亚人城市，在吕底亚，Ⅰ.142，170；Ⅱ.178；泰奥斯人（Teians），Ⅰ.168；Ⅵ.8；安纳克列昂，Ⅲ.121；泰奥斯人建立了阿布德拉，Ⅰ.168；泰奥斯是伊奥尼亚的中心，Ⅰ.170。

泰琉斯（Tereus，Teres） 色雷斯的国王，西塔尔基斯之父，Ⅳ.80；Ⅶ.137。

特里鲁斯（Terillus） 希麦拉的僭主，Ⅶ.165。

特麦拉人（Termerean） 源自 Termara，在哈利卡纳苏斯附近沿海，Ⅴ.37。

特米莱人（Termilae） 吕基亚人的古称，Ⅰ.173；Ⅶ.92。

特斯罗尼昂（Tethronium） 佛基斯一城镇，Ⅷ.33。

特特兰涅斯图斯（Tetramnestus） 一位西顿人，安尼苏斯之子，Ⅶ.98。

特乌克洛伊人（Teucrians） 即特洛伊人（Trojans），Ⅱ.118；Ⅴ.13，122；Ⅶ.20，43，75；亚历山大，Ⅱ.114；领土，Ⅱ.118；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曾经侵入欧洲，Ⅶ.20。

特乌斯兰尼亚（Teuthrania） Ⅱ.10。

萨吉玛萨达斯（Thagimasadas） 参见萨米玛萨达斯（Thamimasadas）。

泰勒斯（Thales） 米利都的泰勒斯，预言日食，Ⅰ.74，75，170。

萨玛奈伊人（Thamanaei） 波斯帝国东北一部族，在帝国第14省区，Ⅲ.93，117。

萨米玛萨达斯（Thamimasadas） 斯基泰人的神，相当于希腊人的波塞冬，Ⅳ.59。

桑尼拉斯（Thannyras） 伊那鲁斯之子，Ⅲ.15。

塔索斯（Thasos） 岛屿，在色雷斯附近，Ⅱ.44；Ⅵ.28，44，46，47；塔索斯人（Thasians），Ⅵ.44，46，47；Ⅶ.108，118；奥尔勾斯（Orgeus，Orges），安提帕特（Antipater），Ⅶ.118；塔索斯的赫拉克利斯，Ⅱ.44；财富，Ⅵ.46，47。

塔苏斯（Thasus） 一位腓尼基人，塔索斯岛因他而得名，Ⅵ.47。

塞阿西德斯（Theasides） 一位斯巴达人，Ⅵ.85。

特拜（Thebe） 阿索普斯之女，埃吉那的姐妹，Ⅴ.80。

特拜平原（Thebe，plain of） 在美西亚，Ⅶ.42。

底比斯（Thebes） （1）城市，在上埃及，Ⅰ.182，Ⅱ.3，9，15，54～57，69，74，143；Ⅲ.10，25，26；Ⅳ.181；底比斯地区，Ⅱ.4，28，42，91，166；底比斯人（Thebans），Ⅱ.42；Ⅲ.10；宙斯，Ⅱ.42，54；Ⅳ.181；从赫里奥波里斯到底比斯的距离，Ⅱ.9；阿蒙的神庙和神谕，Ⅰ.182；Ⅱ.42，54～57；Ⅳ.181；底比斯下雨，Ⅲ.10。

底比斯（Thebes） （2）城市，在波奥提亚，Ⅰ.52，92；Ⅴ.59，67；Ⅷ.134；Ⅸ.13，16，17，27，（41，58），67，86～88；神庙，Ⅰ.52；领土，Ⅸ.65；底比斯人（Thebans），Ⅰ.61；Ⅴ.67，79，81，89；Ⅵ.87，108，118；Ⅶ.132，202，205，222，225，233；Ⅷ.50，134，135；Ⅸ.2，15，16，31，40，41，58（底比斯城），66（底比斯城墙），67，69，86～88；弗里农（Phrynon），阿塔吉努斯，Ⅸ.16；赫尔皮斯（Herpys），提玛根尼德斯（Timagenides），Ⅸ.38；底比斯人帮助皮西特拉图，Ⅰ.61；和普拉提亚人的关系，Ⅵ.108；Ⅶ.233；Ⅷ.50；与雅典的战争，Ⅴ.74，77，79～81；与埃吉那人结盟，Ⅴ.79，80，89；在德摩比利，Ⅶ.202，205，222，225，233；引导波斯人；向玛尔多纽斯建议，Ⅸ.16；底比斯人在普拉提亚，Ⅸ.31，40，49；底比斯人被迫投降，Ⅸ.86～88。

塞米斯（Themis） 提坦女神之一，宙斯之妻，司法律、正常秩序和预言。Ⅱ.50。

塞米斯吉拉（Themiscyra） 城市，在攸克星地区，Ⅳ.86。

塞米松（Themison）　塞拉的塞米松，Ⅳ.154。

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　一位雅典人，雅典海上霸国的奠基者，Ⅶ.143，144，173；Ⅷ.4，5，19，22，23，57～59，61，63，75，79，83，85，92，108～112，123～125；Ⅸ.98；劝说雅典人建造战舰，Ⅶ.144；解释神谕，Ⅶ.143；在腾佩指挥雅典人，Ⅶ.173；在阿尔特密西昂，Ⅷ.4，5；试图使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脱离波斯军队，Ⅷ.19，22，23；在萨拉米斯，Ⅷ.57～63，75～83，92；建议追击波斯人，Ⅷ.108；改变口气，Ⅷ.109；写信给薛西斯，Ⅷ.110；向岛民勒索金钱，武力威胁，Ⅷ.111，112；投票奖赏功勋卓著者，Ⅷ.123；访问斯巴达，Ⅷ.124，125。

塞奥多列（Theodore）　萨摩斯的塞奥多列，Ⅰ.51；Ⅱ.41。

塞奥麦斯托尔（Theomestor）　萨摩斯的僭主，Ⅷ.85；Ⅸ.90。

塞奥法尼亚（Theophania）　德尔斐的盛宴，Ⅰ.51。

塞拉（Thera）　岛屿，Ⅳ.147～152，153～157，164；塞拉人（Theraeans），Ⅳ.150～156，161；Ⅴ.42；埃萨纽斯（Aesanius），巴图斯，格林努斯，波林涅斯图斯，Ⅳ.150；塞米松，Ⅳ.154；古代的名字，腓尼基人在这里殖民，Ⅳ.147；塞拉斯在这里殖民，Ⅳ.148，149；移居利比亚，Ⅳ.150～157。

塞兰布斯（Therambus）　城镇，在帕列涅，Ⅶ.123。

塞拉普涅（Therapne，Thrapna）　在斯巴达附近，海伦的神庙所在地，Ⅵ.61。

塞拉斯（Theras）　阿乌特西昂（Autesion）之子，Ⅳ.147，148，150。

塞尔马（Therma）　城市，Ⅶ.121，123，124，127，128，130，179，183；塞尔马湾，Ⅶ.121，123；Ⅷ.127。

塞尔摩冬（Thermodon）　（1）河流，在卡帕多西亚，Ⅱ.104；Ⅳ.86，110；Ⅸ.27。

塞尔摩冬（Thermodon）　（2）河流，在波奥提亚，塔那格拉附近，Ⅸ.43。

德摩比利（Thermopylae）　即温泉关，Ⅶ.175～177，184，186，200，201，205～207，213，219，233，234；Ⅷ.15，21，24，27，66，71；Ⅸ.71，78，79；描述，Ⅶ.176，198～201；希腊人在～，Ⅶ.202～204，206～233；纪念碑和铭文，Ⅶ.228；安菲克提昂会议，Ⅶ.200，213。

塞罗（Thero）　阿克拉加斯之王，Ⅶ.165，166。

塞尔桑达（Thersander）　（1）波里尼凯斯之子，Ⅳ.147；Ⅵ.52。

塞尔桑达（Thersander）　（2）奥科麦努斯的塞尔桑达，Ⅸ.16。

提秀斯（Theseus）　把海伦劫持到阿提卡，Ⅸ.73。

赛斯莫佛利亚（Thesmophoria）　希腊的节日，在阿提卡秋季举行，以纪念德墨特尔，Ⅱ.171；Ⅵ.16。

塞斯皮亚（Thespia，Thespiae）　城市，在波奥提亚，被波斯人焚毁，Ⅷ.50；塞斯皮亚人（Thespians），Ⅴ.79；Ⅶ.132，202，222，226，227；Ⅷ.25，50，66，75；Ⅸ.30；拒绝把“土和水”交给薛西斯，Ⅶ.132；在德摩比利，Ⅶ.202，222，226；城市被焚，Ⅷ.50；在普拉提亚，Ⅸ.30；吸收新公民，Ⅷ.75。

塞斯普洛提人（Thesprotians）　在希腊西北部，Ⅱ.56；Ⅴ.92；Ⅶ.176（领土）；Ⅷ.47；地理位置，Ⅷ.47；关于死亡的神谕，Ⅴ.92。

塞萨鲁斯（Thessalus）　一位斯巴达人，Ⅴ.46。

色萨利（Thessaly）　Ⅲ.96；Ⅴ.63，64；Ⅵ.72，74，127；Ⅶ.6，108，128～130，172

～175，182，196，198，208，213，232；Ⅷ.113～115，126，129，131，133，135；Ⅸ.1，31，77，89；皮拉斯基人曾经居住在此地，色萨利奥提斯（Thessaliotis）Ⅰ.57；色萨利人（Thessalians），Ⅴ.63，64，94；Ⅶ.129，130，132，172～174，176，191，215，233；Ⅸ.17,18，31，46，89；骑兵，Ⅶ.196；地形地貌特征，Ⅶ.128～130；色萨利人帮助皮西特拉图家族，Ⅴ.63，64；把伊奥尔科斯交给希皮亚斯，Ⅴ.94；阿琉阿斯家族邀请薛西斯人侵希腊，Ⅶ.6；色萨利人向希腊人求援，Ⅶ.172；加入薛西斯一方，Ⅶ.174；色萨利人与佛基斯人，Ⅶ.176，215；Ⅷ.27～32；Ⅸ.17；玛尔多纽斯在色萨利，Ⅷ.113，115，133，136；Ⅸ.1；色萨利人在普拉提亚，Ⅸ.31；阿塔巴佐斯通过色萨利，Ⅸ.89；列奥提齐德斯在色萨利，Ⅵ.72。

塞斯特（Theste） 泉水，在利比亚，Ⅳ.159。

塞提斯（Thetis） 海中神女，涅柔斯的长女，Ⅶ.191。

斯姆伊斯（Thmuis） 埃及的一个诺姆，Ⅱ.166。

索亚斯（Thoas） 列姆诺斯国王，被妇女杀死，Ⅵ.138。

索恩（Thon） 一位埃及人，荷马史诗提及此人，Ⅱ.116。

索尼斯（Thonis） 一位埃及人，尼罗河河口守卫官，Ⅱ.113～115。

索拉克斯（Thorax） 拉里萨的索拉克斯，Ⅸ.1，58。

索里库斯（Thoricus） 阿提卡—德莫，Ⅳ.99。

索纳克斯（Thornax） 山，在拉哥尼亚，Ⅰ.69。

色雷斯（Thrace） Ⅰ.168；Ⅱ.134；Ⅳ.80，89，99，143；Ⅴ.2，14，23，24，126；Ⅵ.33，95；Ⅶ.25，59，105，106，185；Ⅷ.117；Ⅸ.89，119；色雷斯人（Thracians），Ⅰ.168；Ⅱ.103，167；Ⅳ.49，74，80，93～95，104，118；Ⅴ.3～6，8，10，126；Ⅵ.34（多隆吉亚人），39，45（布里杰斯人）；Ⅶ.20,110，115，137（色雷斯的国王），185；Ⅷ.15，116；Ⅸ.32，89，119（阿普新泰人）；色雷斯人在亚细亚（比赛尼亚人），Ⅰ.28；Ⅲ.90；Ⅶ.75；色雷斯海，Ⅶ.176；博斯普鲁斯，Ⅶ.10；色雷斯边境上的堡垒，Ⅵ.33；地理位置，Ⅳ.99；野生动物，Ⅶ.126；人民，Ⅴ.3；习俗，Ⅳ.93，96；Ⅴ.4～8；被塞索斯特里斯征服，Ⅱ.103；大流士在色雷斯，Ⅳ.89～92，97；大流士返回亚细亚，Ⅳ.143；麦加巴佐斯在色雷斯，Ⅳ.143；Ⅴ.1，2，14～17；希斯提埃乌斯，Ⅴ.11,23；玛尔多纽斯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Ⅵ.45；薛西斯路经之地，Ⅶ.58，59，108～126；色雷斯人的部落，Ⅶ.110，111；色雷斯人在薛西斯的军中，Ⅶ.185；阿塔巴佐斯在色雷斯，Ⅸ.89；色雷斯的希腊人帮助薛西斯，Ⅶ.185；亚细亚的色雷斯军人的装备，Ⅶ.75。

塞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 米利都的僭主，Ⅰ.20～23；Ⅴ.92。

塞拉叙代乌斯（Thrasydeius） 拉里萨的阿琉阿斯族人，Ⅸ.58。

三头（Three Heads） 基赛隆山间的一条通道，Ⅸ.39。

特里亚平原（Thriasian plain） 在阿提卡，邻近埃琉西斯，Ⅷ.65；Ⅸ.7。

泰伊亚（Thyia） （1）凯菲苏斯之女，Ⅶ.178。

泰伊亚（Thyia） （2）德尔斐附近的一个地方，Ⅶ.178。

泰伊亚的色雷斯人（Thyian Thacians） Ⅰ.28。

泰列亚（Thyrea） 在阿哥里斯，Ⅰ.82；Ⅵ.76。

泰萨盖泰（Thyssagetae） Ⅳ.22，123。

泰苏斯（Thyssus） 城镇，在阿索斯，Ⅶ.22。

提亚拉斯（tiara） Ⅰ.132；Ⅲ.12；Ⅶ.61；Ⅷ.120。

提亚蓝图斯（Tiarantu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8。

提巴列尼人（Tibarenians） 源自 Tibareni，在攸克星海之南，属于波斯帝国第 19 省区，Ⅲ.94；Ⅶ.78。

提比西斯（Tibisis） 伊斯特河的一条支流，Ⅳ.49。

提格兰涅斯（Tigranes） 一位波斯人，Ⅶ.62；Ⅷ.26；Ⅸ.96，102。

底格里斯河（Tigris） 两河流域的主要河流之一，Ⅰ.189，193；Ⅱ.150；Ⅴ.52；Ⅵ.20。

提玛根尼德斯（Timagenides） 一位底比斯人，Ⅸ.38，86，87。

提玛丽特（Timarete） 多多纳的女祭司，Ⅱ.55。

提麦西修斯（Timesitheus，Timasitheus） 德尔斐的提麦西修斯，Ⅴ.72。

提麦西乌斯（Timesius） 克拉左门奈的提麦西乌斯，Ⅰ.168。

泰姆涅斯（Timnes） 参见 Tymnes。

提摩（Timo） 帕洛斯的女祭司，Ⅵ.134，135。

提摩德姆斯（Timodemus） 一位雅典人，Ⅷ.125。

提蒙（Timon） 德尔斐的提蒙，Ⅶ.141。

提摩纳克斯（Timonax） 一位塞浦路斯人，Ⅶ.98。

提摩克森努斯（Timoxenus） 斯基奥涅的提摩克森努斯，Ⅷ.128。

提林斯（Tiryns） 城市，在阿哥里斯，Ⅵ.77，83；Ⅶ.137；提林斯人（Tirynthians），Ⅸ.28，31；领土，Ⅵ.76。

提萨门努斯（Tisamenus） （1）一位底比斯人，Ⅳ.147；Ⅵ.52。

提萨门努斯（Tisamenus） （2）一位爱利斯人，Ⅸ.33，35，36。

提塔库斯（Titacus） 一位雅典人，Ⅸ.73。

提萨尤斯（Tisaeus） 达提斯之子，Ⅶ.88。

提桑德（Tisander，Tisanderus） （1）一位雅典人，伊萨哥拉斯之子，Ⅴ.66。

提桑德（Tisander，Tisanderus） （2）一位雅典人，希波克里德斯之父，Ⅵ.127。

提西亚斯（Tisias） 一位波斯人，Ⅵ.133。

提萨库斯（Tithacus） 传说中的雅典人，Ⅸ.73。

提萨尤斯（Tithaeus） 薛西斯远征军中的骑兵统帅，Ⅶ.88。

“什一捐”（tithe） 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捐献给德尔斐等，Ⅷ.27；Ⅸ.81；科以“什一捐”的惩罚，Ⅶ.132。

提索列亚（Tithorea） 帕纳苏斯山的最高峰，Ⅷ.32。

提托姆斯（Titormus） 一位埃陀利亚人，Ⅵ.127。

特摩鲁斯（Tmolus） 山，在吕底亚的萨尔狄斯附近，产金，Ⅰ.84，93；Ⅴ.100,101。

陵墓（tomb） 阿尔亚特斯的陵墓，Ⅰ.93；尼托克丽斯的陵墓，Ⅰ.187；齐奥普斯的陵墓，Ⅱ.127；米开林努斯之女的陵墓，Ⅱ.129～132；埃及迷宫里为诸王和鳄鱼准备的陵墓，Ⅱ.148；阿玛西斯的陵墓，Ⅱ.169；阿格和奥皮斯的陵墓，Ⅳ.35；腓力的陵墓，Ⅴ.47；安基摩琉斯的陵墓，Ⅴ.63；赫勒的陵墓，Ⅶ.58；阿塔凯耶斯的陵墓，Ⅶ.117；普罗特西劳斯的陵墓，Ⅸ.116。

托米莉斯（Tomyris） 马撒盖泰的女王，Ⅰ.205～208，213，214。

托伦涅（Torone） 城市，在卡尔基狄克的希松尼亚半岛上，Ⅶ.22，122；克里托布鲁

斯，Ⅷ.127。

特拉齐斯（Trachis） 城市，领土在德摩比利以东沿海地带。领土，Ⅶ.176，199，201，203；Ⅷ.21，31，66；城市，Ⅶ.199，201；特拉齐斯人（Trachinians），Ⅶ.175，217（特拉齐斯山），226；雅典娜德斯，Ⅶ.213；特拉齐斯岩，Ⅶ.198；对特拉齐斯的描述，Ⅶ.198～201。

贸易，买卖（trade） 腓尼基人和阿尔哥斯人的贸易，Ⅰ.1；佛凯亚人的贸易，Ⅰ.165；希腊和埃及的贸易，Ⅲ.139；和斯基泰人的贸易，Ⅳ.24；迦太基人的贸易（以物易物），Ⅳ.196；吕底亚人的贸易（零售），Ⅰ.94；希腊人和埃及人对商业贸易的态度，Ⅱ.167。

灵魂转世轮回（transmigration of souls） Ⅱ.123。

特拉佩佐斯（Trapezus） 阿卡底亚一城市，Ⅵ.127。

特拉斯皮人（Traspians） 源自 Traspies，斯基泰人诸部落之一，Ⅳ.6。

特拉瓦斯（Trauas，Travus） 河流，在色雷斯，Ⅶ.109。

特劳希人（Trausi） 色雷斯人的一支，Ⅴ.3，4。

宝库（treasury） 科林斯人在德尔斐的宝库，Ⅰ.14，51；克拉左门奈人的宝库，Ⅰ.51；西弗诺斯的宝库，Ⅲ.57；兰普辛尼图斯的宝库，Ⅱ.121。

特雷斯·凯法莱（Treis Kephalai） Ⅸ.39。

特里巴利平原（Triballian plain） 在色雷斯，Ⅳ.49。

部落（tribe） 米底人的诸部落，Ⅰ.101；波斯人诸部落，Ⅰ.125；斯基泰人诸部落，Ⅳ.6；色雷斯人诸部落，Ⅴ.3～6；伊奥尼亚人诸部落，Ⅴ.66；多利斯人诸部落，Ⅴ.68。

贡赋，贡金（tribute） 斯基泰人在亚细亚征收贡金，Ⅰ.106；巴比伦人向波斯纳贡，Ⅰ.192；冈比西斯接受贡金，Ⅲ.13；波斯帝国所征收的贡金，Ⅲ.89；伊奥尼亚的贡金数额，Ⅵ.42；豁免贡赋，Ⅲ.67；Ⅵ.59。

特里奥皮昂（Triopium） 海角，在小亚细亚西南部，Ⅰ.174；Ⅳ.38；Ⅶ.153；阿波罗神庙，Ⅰ.144。

三脚架（tripod） 伊阿宋的三脚架，Ⅳ.179；Ⅴ.59，60；普拉提亚的三脚架，Ⅸ.81。

特里泰亚（Tritaea） 城镇，在阿凯亚，Ⅰ.145。

特里坦泰克麦斯（Tritantaechmes） （1）一位波斯人，阿塔巴佐斯之子，Ⅰ.192。

特里坦泰克麦斯（Tritantaechmes） （2）一位波斯人，阿塔班努斯之子，Ⅶ.82，121；Ⅷ.26。

特里提斯（Triteis） 佛基斯人一城镇，Ⅷ.33。

特里同（Triton） （1）海神，Ⅳ.179，188。

特里同（Triton） （2）特里同河，Ⅳ.178，180，191。

特里同尼斯（Tritonis） 湖，Ⅳ.178～180，186～188。

特罗科伊德斯（Trochoeides） 即“轮形池”，Ⅱ.170。

特洛伊曾（Troezen） 城市，在阿哥里斯，哈利卡纳苏斯的母邦，Ⅷ.41，42；特洛伊曾人（Troezenians），Ⅲ.59；Ⅶ.99；Ⅷ.1，42，43，72；Ⅸ.28，31，102，105；舰船，Ⅶ.179，180；雅典人托庇于特洛伊曾，Ⅷ.41；特洛伊曾人在米卡列，Ⅸ.105。

特洛格罗狄泰人（Troglodytae） 穴居者，埃塞俄比亚一部族，Ⅳ.183。

特洛芬纽斯（Trophonius） 波奥提亚的神或英雄，在列巴代亚受到崇拜，Ⅰ.46；Ⅷ.134。

特洛伊（Troy） 城市，Ⅳ.191；Ⅴ.13；Ⅶ.91，171；特洛伊人（Trojans），Ⅱ.120；Ⅱ.145；Ⅶ.20，171；Ⅸ.27；特洛伊人的领土，特洛亚斯，Ⅳ.38；Ⅴ.26,122；薛西斯寻访特洛伊的遗址，Ⅶ.43。

十二城（twelve cities） 伊奥尼亚人的十二城，Ⅰ.145；阿卡亚人的十二城，Ⅰ.146；埃奥利斯的十二城，Ⅰ.149。

十二神（twelve gods） 埃及的十二神，Ⅱ.145；雅典十二神的祭坛，Ⅱ.7；Ⅵ.108；埃及的十二王，Ⅱ.147，151，152。

泰德乌斯（Tydeus） 狄奥麦德斯之父，Ⅴ.67。

泰姆涅斯（Tymnes） (1) 斯基泰之王阿里亚佩特斯的副手，Ⅳ.76。

泰姆涅斯（Tymnes） (2) 一位卡里亚人，特麦拉的希斯提埃乌斯之父，Ⅴ.37。

丁达琉斯（Tyndareus） 海伦（Helen）之父，Ⅱ.112；丁达琉斯家族（Tyndaridae），Ⅳ.145；Ⅴ.75；Ⅸ.73。

泰丰（Typhon or Typhos） 埃及的神，Ⅱ.144，156；Ⅲ.5。

泰拉斯（Tyras） 斯基泰亚的一条河流（今日之德涅斯特河），Ⅳ.11，47，51，52，82。

推罗（Tyre） 腓尼基的城市，欧罗巴从该城被诱拐，Ⅰ.2；Ⅱ.44；推罗人（Tyrians），Ⅱ.112；推罗之王，Ⅱ.161；Ⅶ.67；欧罗巴，Ⅳ.45；卡德摩斯，Ⅱ.49；希罗姆斯，玛顿，Ⅶ.98；推罗的古代，Ⅱ.44；推罗人在埃及的孟菲斯，Ⅱ.112。

第洛狄扎（Tyrodiza） 城镇，在柏林苏斯附近，Ⅶ.25。

第勒尼亚（Tyrhenia） 意大利中部，Ⅰ.94，163；Ⅵ.22；第勒尼亚人（Tyrrhenians），或称第勒塞尼人（Tyrseni）、埃特鲁斯堪人（Etruscans），来源于吕底亚，Ⅰ.57，94，166，167；Ⅵ.17；与阿拉里亚的佛凯亚人的交战，Ⅰ.166,167。

第勒塞努斯（Tyrsenus） 吕底亚国王阿泰斯之子，殖民于意大利的领导者，Ⅰ.94。第勒尼亚、第勒塞尼人等名词源于此。

U

翁布利亚人（Umbrians） Ⅰ.94；Ⅳ.49。

乌拉尼亚（Urania） 即阿芙洛蒂特，Ⅰ.105，131；Ⅲ.8；（阿尔金帕萨），在斯基泰，Ⅳ.59。

乌提伊人（Utii） 居住在波斯湾伊部族，在波斯帝国第14省区，Ⅲ.93；Ⅶ.68。

胜利女神（Victory，Nike） Ⅷ.77。

航行（voagage） 环绕非洲的航行，Ⅳ.42，43；斯基拉克斯顺流而下印度河，Ⅳ.44；腓尼基人的航海，Ⅰ.1；佛凯亚人的航行，Ⅰ.163.

W

城墙（walls） 阿格巴坦那的城墙，Ⅰ.98；巴比伦的城墙，Ⅰ.178～181；雅典的皮拉斯基城墙，Ⅴ.64；Ⅵ.137。

武士阶层（warrior class） 埃及的武士阶层，Ⅱ.141，164。

度量衡（weights and measures） 斐冬把度量衡引入伯罗奔尼撒，Ⅵ.127。
铁的焊接（welding of iron） Ⅰ.25。
“轮形城市”（“wheel-round city”） Ⅷ.140。
鞭子（whip） 波斯人使用鞭子，Ⅶ.22，56，223；斯基泰人使用鞭子，Ⅳ.3。
白柱（White Columns） 在卡里亚，Ⅴ.118。
白城（White Castle） 在埃及的孟菲斯，Ⅲ.91。
风（winds） 波斯人崇拜风，Ⅰ.131；德尔斐人崇拜风，Ⅶ.178；向风献祭，Ⅱ.119。
酒（wine） 古时候波斯人不饮酒，Ⅰ.71；在希罗多德的时代饮酒，Ⅰ.133；希腊和腓尼基的酒出口到埃及，Ⅲ.6；“枣椰子”酒（“palm”-wine），Ⅰ.193；大麦酒（barley-wine），Ⅱ.77。
酒罐（wine-jars） 在埃及，Ⅲ.6，7。
带翼的毒蛇（winged serpents） Ⅱ.94；Ⅲ.107，109。
温特（Winter） 孟菲斯一雕像的名字，Ⅱ.121。
妇女（women） 在伊奥尼亚，Ⅰ.146；在埃及，Ⅱ.35；伊塞冬斯的妇女，Ⅳ.26；萨乌洛马泰的妇女，Ⅳ.116～117；利比亚的妇女，Ⅳ.189；妇女驾驭战车，Ⅳ.193；在神庙过夜的妇女，Ⅰ.181～182；阿尔哥斯的疯狂的妇女，Ⅸ.34；宴会上的妇女，Ⅴ.18；雅典妇女的服饰，Ⅴ.87；裸体妇女，Ⅰ.8。
木质雕像（wooden statues） Ⅱ.182；Ⅴ.82；布迪尼的木城，Ⅳ.108，123；木质头盔，Ⅶ.78，79。
武德兰（Woodland or Hylaea） “林地”，在斯基泰亚，Ⅳ.9，18，19，54，55，76。
文字（writing） 埃及人的文字，Ⅱ.36；腓尼基人的文字，希腊人的文字，Ⅴ.58～61。

X

克桑修斯（Xantheus） 一位萨摩斯人，Ⅱ.135。
克桑西普斯（Xanthippus） 雅典人，伯里克利之父，Ⅵ.131，136；Ⅶ.33；Ⅷ.131；Ⅸ.114,120；指控米太雅德，Ⅵ.136；在萨拉米斯战役以后担任雅典将军，Ⅶ.133；Ⅷ.131；指挥赫勒斯滂一带战事，Ⅸ.114，120。
克桑苏斯（Xanthus） 吕基亚一城市，Ⅰ.176；克桑苏斯人（Xanthians），Ⅰ.176；克桑苏斯平原，Ⅰ.176。
克森那哥拉斯（Xenagoras） 哈利卡纳苏斯的克森那哥拉斯，Ⅸ.107。
薛西斯（Xerxes） 波斯国王，Ⅰ.183；Ⅳ.43；Ⅵ.98；Ⅶ.2～8，10～19，21，24～29，31，35，37～41，43～48，50，52～57，59，61（薛西斯之妻），82，97（薛西斯的兄弟），100，103，105～109，112，114（薛西斯之妻），115～124，127，128，130，133，134，136，139，145～147，150～152，164，173，179，186，187，193，195～197，201，208，210，215（薛西斯的兄弟），233，234，236，237～239；Ⅷ.10，15～17，22，24，25，34，35，50，52，54，65，66，67，69，81，86，88，89（薛西斯的兄弟），90，97～101，103，105，107，108，110，113～120，130，140，143，144；Ⅸ.1，32，41，69，78，96，99，107～113，116，120；家谱，Ⅶ.11；继位，Ⅶ.5；召集会议，Ⅶ.8～11；他的梦，改变计划，Ⅶ.12～19；准备出征人员，Ⅶ.19～21；据说曾遣使去阿尔哥斯，Ⅶ.150；进军萨尔狄斯，Ⅶ.26

～31；对于赫勒斯滂大桥被毁表示震怒，Ⅶ.35；进军阿卑多斯，Ⅶ.37～43；检阅陆军和海军，和阿塔班努斯的对话，Ⅶ.44～52；跨过赫勒斯滂海峡，Ⅶ.54～56；向多利斯库斯进军，Ⅶ.57,58；清点军队人数，Ⅶ.59～100；和德玛拉图斯的对话，Ⅶ.101～105；向塞尔马进军，Ⅶ.108～126；造访腾佩，Ⅶ.128～131；进军阿鲁斯和特拉齐斯，Ⅶ.196～198,201；对薛西斯兵力的估计，Ⅶ.184～187；在德摩比利，Ⅶ.208～215,223，233～238；处置列奥尼达的遗体，Ⅶ.238；展示德摩比利战役双方阵亡者尸体，Ⅷ.24，25；派遣一支军队袭掠德尔斐，Ⅷ.35；攻占雅典，Ⅷ.50～54；视察舰队，召集会议，Ⅷ.67～69；在萨拉米斯，Ⅷ.86，88，90；准备撤退，召集会议，Ⅷ.97，100～103；撤退，Ⅷ.113～120；在萨尔狄斯，薛西斯的家庭关系，Ⅸ.107～113；在拜鲁斯神庙的暴行，Ⅰ.183；作为统治者的特点，Ⅲ.89；喜欢展示其威力，Ⅶ.24；性情暴躁，Ⅶ.11，35，39；Ⅷ.90。

克苏托斯（Xuthus） 伊翁之父，Ⅶ.94；Ⅷ.44。

Z

扎巴图斯（Zabatus） 河流，Ⅴ.52。

扎金苏斯（Zacynthus） 岛屿，在希腊西部，Ⅳ.195；Ⅵ.70；Ⅸ.37；扎金苏斯人(Zacynthians)，Ⅲ.59；Ⅵ.70。

扎尔摩西斯（Zalmoxis） 参阅：萨尔摩西斯（Salmoxis），Ⅳ.94～96。

赞克列（Zancle） 城市（即后来的美塞涅，今日意大利之墨西拿），在西西里，Ⅵ.23，24；Ⅶ.164；赞克列人（Zancleans），Ⅵ.22～24；Ⅶ.154；被萨摩斯人攻陷，Ⅵ.23，24。

扎维凯斯人（Zaueces，Zavecians） 利比亚一部族，Ⅳ.193。

泽拉（zeila） 阿拉伯语单词，Ⅶ.69。

宙斯（Zeus） 希腊人崇奉的最高天神，众神之父，奥林帕斯诸神的领袖，Ⅰ.65,89，131，174，207；Ⅱ.13，29，42，44，55，74，83，116，136，146；Ⅲ.25，124，125；Ⅳ.5,59，79；Ⅴ.49；Ⅵ.67；Ⅶ.56，61，141，221；(Ⅷ.77)；Ⅸ.122；在多多纳，Ⅱ.55；(Ⅸ.93)；希腊人的宙斯（Hellenios），奥林匹亚的宙斯，Ⅱ.7；Ⅶ.141；Ⅸ.81；住宅的保护者（Herkeios），在斯巴达，Ⅵ.56；乌拉尼奥斯（Uranios），在斯巴达，Ⅵ.56；自由之神(Liberator)，在萨摩斯，Ⅲ.142；吕凯乌斯，在库列涅，Ⅳ.203；阿哥拉尤斯，在塞林努斯，Ⅴ.46；埃吉那的宙斯，（埃及?）在那乌克拉提斯，Ⅱ.178；拉菲斯提乌斯，在阿鲁斯，Ⅶ.197；卡里亚人的宙斯，在雅典，Ⅴ.66；在米拉萨，Ⅰ.171；斯特拉提乌斯，在拉布朗达，Ⅴ.119；克列安塞尔（Cleanser），哀求者的保护者，友情的保护神，在利比亚，Ⅰ.44；波斯人的宙斯，Ⅰ.131；Ⅴ.105；Ⅶ.8，40；宙斯的战车，Ⅶ.40；Ⅷ.115；巴比伦尼亚人（拜鲁斯）的宙斯，Ⅰ.181，183；Ⅲ.158；埃及人的宙斯，Ⅱ.45；底比斯人的宙斯，Ⅰ.182；Ⅱ.42，54，74，83（神谕），143；Ⅳ.181（参见阿蒙）；阿蒙人的宙斯，Ⅱ.55；Ⅲ.25；Ⅳ.181；埃塞俄比亚人的宙斯，Ⅱ.29；利比亚人的宙斯，Ⅳ.180；斯基泰人的宙斯（帕派乌斯），Ⅳ.5，59，127；神谕在底比斯，Ⅱ.56；阿蒙的神谕，Ⅰ.46；Ⅱ.18，32，55；Ⅲ.25；在多多纳，Ⅱ.54～57（参见多多纳）；在埃塞俄比亚人中间，Ⅱ.29；特洛芬纽斯，在列巴代亚，Ⅰ.46；Ⅷ.134。

宙西达姆斯（Zeuxidamus） 列奥提齐德斯之子，斯巴达之王，Ⅵ.71。

佐涅（Zone） 萨摩色雷斯人一城镇，Ⅶ.59。

佐皮鲁斯（Zopyrus）　（1）麦加巴佐斯（1）之子，Ⅲ.153，156～158，160；Ⅳ.43；Ⅶ.82。

佐皮鲁斯（Zopyrus）　（2）佐皮鲁斯（1）之孙，从波斯移居雅典，Ⅲ.160。

佐斯特（Zoster）　在阿提卡，Ⅷ.107。

译后记

本书译者在即将完成译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①] 的时候，又接到了译注希罗多德《历史》的任务。时光如梭，寒暑三易。这期间，译者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的小屋里，日夜兼程、专心致志地从事着这项艰苦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如今我终于忐忑不安地呈上了这份答卷，敬祈海内外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希罗多德自古罗马时代就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祖”，他的著作是西学名著之一，对于研究古代亚细亚特别是西亚、北非、希腊以及东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千多年来，后世学界对于希氏的学术成就一直争议不断，对其评价分歧颇多。希罗多德有生活在西亚、生活在波斯帝国境内甚至是作为波斯帝国臣民的背景；而他又是一位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见解并且是极富探索精神的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后世某些西方学者对他持有偏见的重要原因。

译者近 20 年来一直致力于希腊历史文化的学习、思考和研究，也发表过 40 余篇相关的论文，数年前也主持译注了修昔底德的著作。然而，这些艰苦的工作非但没有使我退缩，相反，它一方面更加激起我探索希腊文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几分把希腊的文明成果和正确知识介绍给中文读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于博大精深的古希腊文明，译者虽然做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因此，译者目前的基本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把有关希罗多德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的中文读者。

近代以来，国际古典学者对于希罗多德著作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过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关于希罗多德著作的西文译本、注释本以及相关论著难以胜数。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参考了《劳易卜古典丛书》希腊文版以外，还参考了以下著作。

1. G. 罗林森之英译本（Francis R. B. Godolphin Edt. *The Greek Historians*，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In Two Volomes，New York，1942，简称“罗译本”）；

2. A. D. 哥德利之希腊文英文对照译本（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81，*Herodotus*，In Four Volumes，Translated by A. D. Godley，简称“哥译本”）；

---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3. W. W. 豪和 J. 威尔斯的注释本（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In Two Volems, Oxford, 1979）;

4. G. 罗林森之注释本（*History of HERODOTUS*, by George Rawlinson, In Four Volomes, London, 1862）

5. 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P. 格利玛尔：《古典神话辞典》（Pierre Grimal, *Th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Mythology*, Translated by A. R. Maxwell-Hyslop, Oxford, 1988）

中国学者对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译介工作始于 19 世纪末。新中国建国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由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全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2005 年第 9 次印刷），2005 年版重印本除了把原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以外，译文的正文和 1959 年版只字不差，因而可以说，这个译本依然完全保持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原貌。正如王以铸先生所言，“我介绍此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故在注释方面……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①] 然而，近 50 年来，国内外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进步，甚至汉语语法和词法在这期间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学界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们在译注的过程中，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吸收和介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王译本是多年来中文读者所惯用的译本，因此本书译文凡是明显与王译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大都加以注明，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另外，王敦书教授的选译本，精选了第 7、8 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小标题，译文准确、流畅、典雅、传神，是译著中的精品。它作为《外国史学名著译介》之一种，[②] 长期以来一直深受读者欢迎。我的老师孙培良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古代波斯史专家，通晓古波斯语以及多种现代西语，对古代西亚、中亚历史文化以及中西交通史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曾经认真研读过希罗多德《历史》多种外文本（如笔者手头有其读过的罗林森之英译本及 4 卷本的注释本），并留有不少的批注（实际上是其研究心得）。另外，国内的西方史学史专家，特别是张广智教授、郭小凌教授、杨俊明教授、陈德正教授、陈新教授等的研究成果，译者也曾予以认真学习和借鉴。译者在译注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以上诸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

①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上册，“译者的说明”，第 2 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选译本），王敦书选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1 版，2002 年版（新版经过译者修订和校译）。

我们注意到，希罗多德的著作不仅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以及一些业余爱好者的关注。其中有一位笔名“静斋”的学者，他在两年（2005 年 6 月至 2007 年 5 月）的时间里，先后在自己的博客（http：//LiptonTea. bokee. com）上连续发表“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25 篇以及其他相关讨论文章，累计字数估计超过 40 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就希罗多德著作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静斋”先生广博的知识、认真的态度，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的注释，主要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罗译本”的注释，由于数量最多，因而没有特别加以注明；二是译自“哥译本”的一些注释，注明为“哥译本注”；三是译者根据有关参考资料、工具书和自己所接触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撰或者编译而成的，其中也多少包括译者的一点点读书心得，还有一些不同译本的不同译法，以及英译者、汉译者的一些明显的误译等等，皆以“译者注”标出。译者希望这些注释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著的内容。书末的索引，主要根据哥译本、罗译本和正文内容编译的；书末的综合年表，收录了公元前 4 世纪末以前希腊以及古代近东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样，也许可以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些许方便。原著中的度量衡，特别是长度单位，大都换算成为公制，以求更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此外，本书的 9 幅地图，均采自于 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 6 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315～324 页。

顺便说一下，就我们目前的学术国情而言，外国名著和史料的移译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按照国内现行的评价标准，译著似乎是不在“学术成果”之列的。这自然又给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几分难度。事实上，拙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出版，在学界受欢迎的程度实在出乎译者意料之外，而这又增强了我加倍努力的信心。译事之难，非亲身经历者是难以理解的。这一点，我的同窗好友、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在《封建社会》中译本的“译后赘语”中有精彩的高论。[①] 话虽如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凡是有利于发展学术、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都应当义无返顾地去做，而且要全力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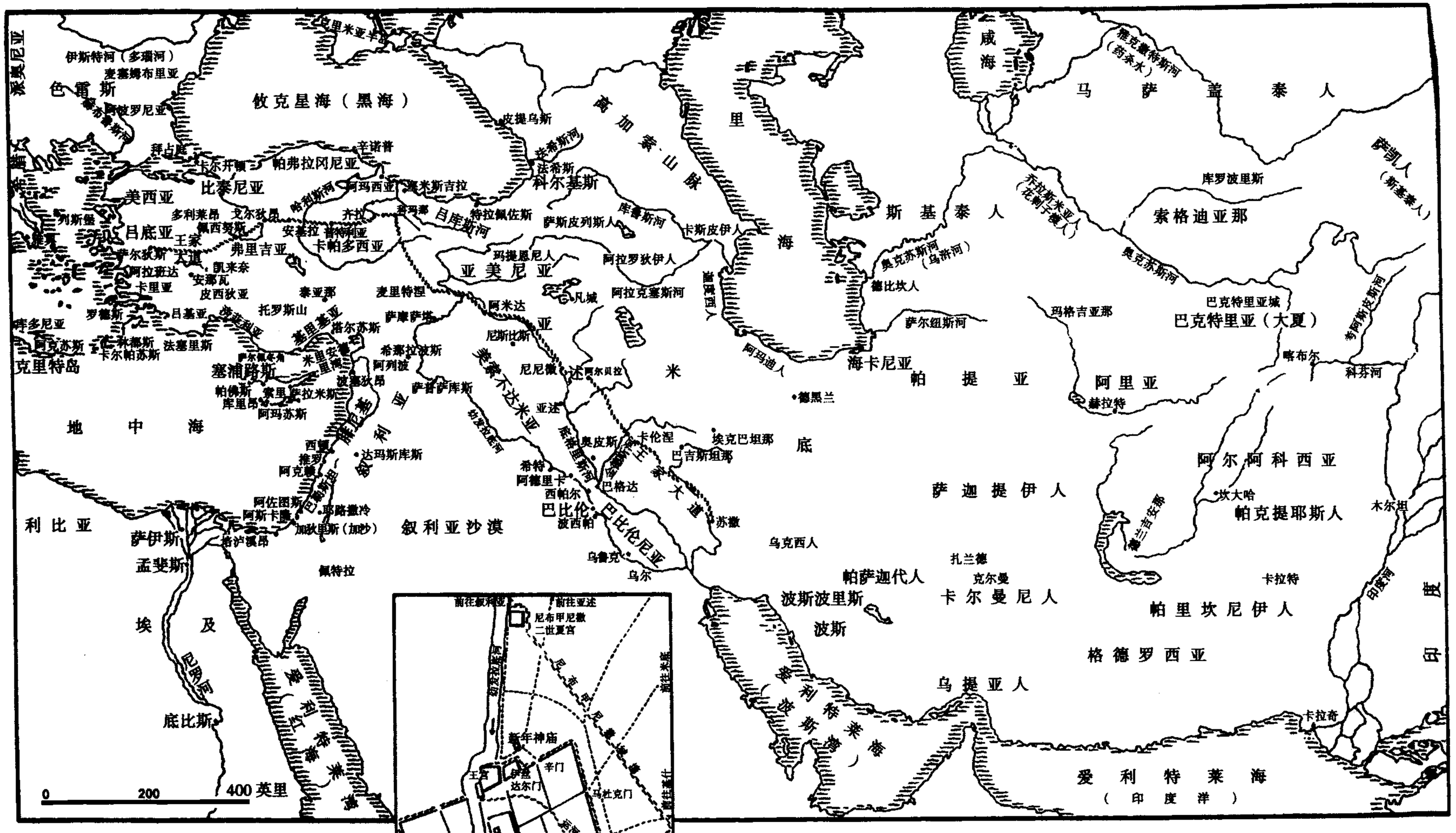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关怀、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三位恩师。他们分别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永采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他们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我多年来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尤其是王敦书教授，不仅一直关怀、鼓励我，还把自己购买和珍藏的多种重要文献资料，慷慨相赠，为我的译注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黎冬梅女士，没有她的长期一贯的支持、

①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80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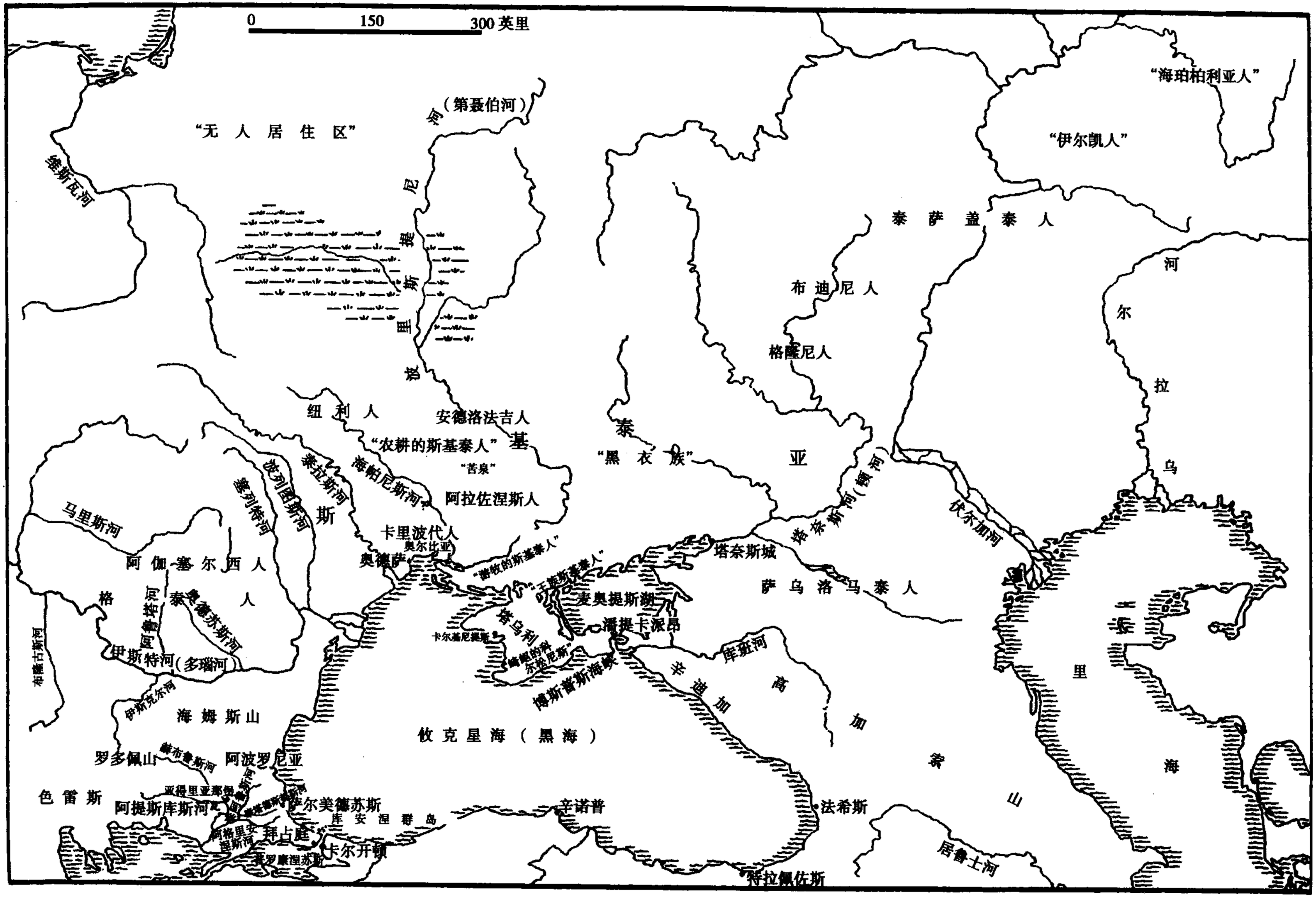
鼓励和付出，我是无法完成这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的；同时也感谢犬子徐海涛对父亲的理解和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学科为本书提供了出版资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晓旭副教授校对了书中的部分希腊文词语；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陈思伟（现任教于重庆长江师范学院）、陈彬强（现在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工作）翻译了部分注释；他们和张素军、颜旭、隋娟等都阅读了部分译稿，并且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书中出现的所有错误或不当之处，当然是一概由我负责的。

徐松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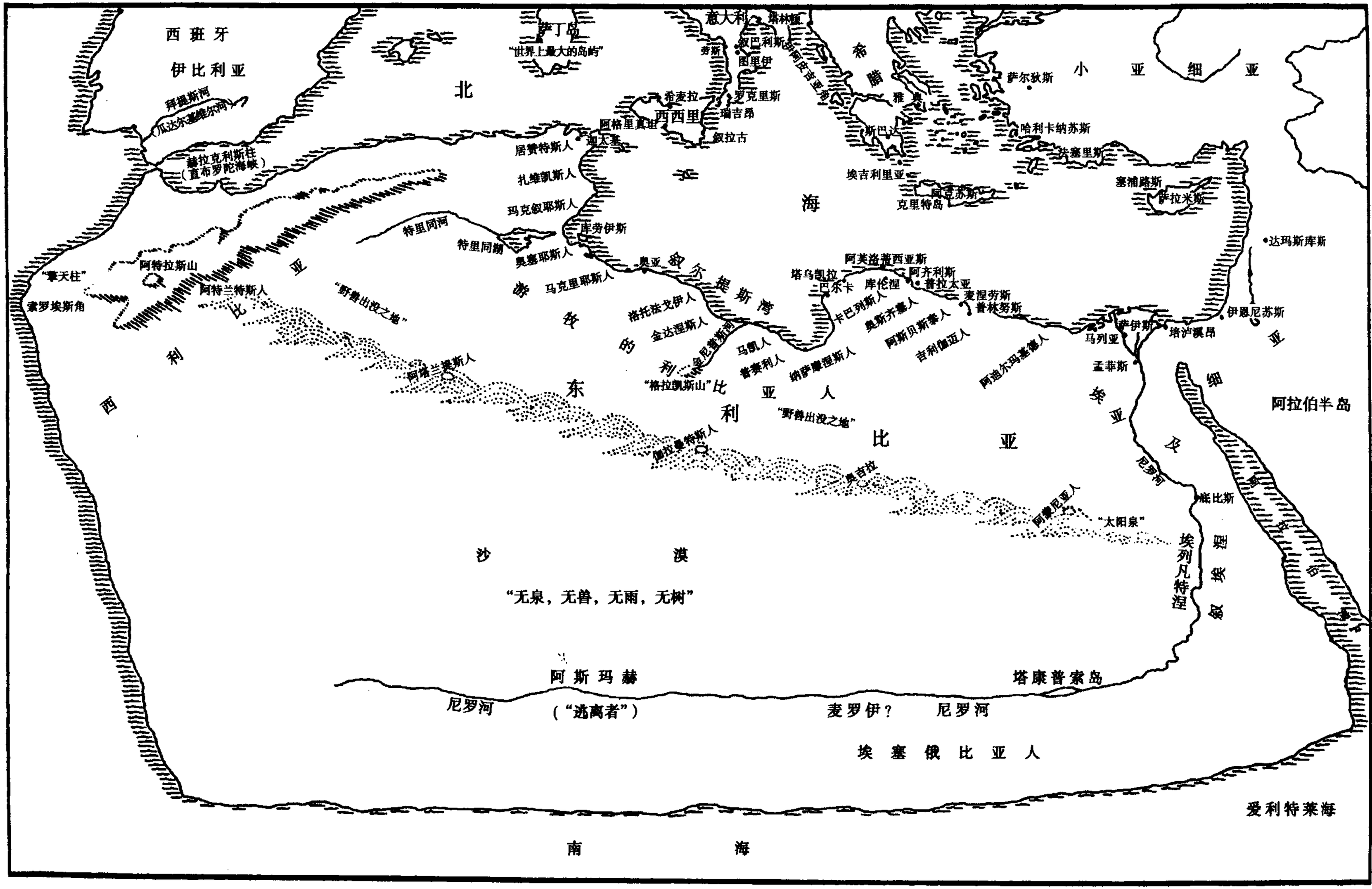
2006 年盛夏于重庆西南大学四新村（2007 年深秋修改）


黑海
伊斯特河（多瑙河）
麦塞姆布里亚
色雷斯
阿波罗尼亚
色雷斯海
拜占庭
卡尔开顿
帕弗拉冈尼亚
辛诺普
比泰尼亚
美西亚
列斯堡
多利莱昂
戈尔狄昂
佩西努斯
吕底亚王家大道
萨尔狄斯
阿拉班达
凯来奈
安那瓦
皮西狄亚
卡里亚
罗德斯
吕基亚
腓多尼亚
阿克苏斯
卡尔帕苏斯
法塞里斯
克里特岛
塞浦路斯
帕佛斯
索里
萨拉米斯
库里昂
阿玛苏斯
地中海
西顿
推罗
阿克萨
达玛斯库斯
阿佐图斯
阿斯卡隆
耶路撒冷
加沙里斯（加沙）
利比亚
萨伊斯
孟斐斯
佩特拉
埃及
底比斯
尼罗河
红海
0
200
400英里
克里米亚半
皮提乌斯
辛希斯河
高加索山脉
法希斯
科尔基斯
阿玛西亚
塞米斯吉拉
哈利斯河
齐拉
吉马那
吕库斯河
特拉佩佐斯
萨斯皮列斯人
库鲁斯河
卡斯皮伊人
里海
斯基泰人
齐拉斯米亚人（花剌子模人）
奥克苏斯河（乌浒河）
德比坎人
阿拉罗狄伊人
玛提恩尼人
亚美尼亚
凡城
阿拉克塞斯河
阿米达
尼斯比斯
萨摩萨塔
托罗斯山
泰亚那
麦里特涅
塔尔苏斯
希耶拉波斯
阿列波
尼尼微
述
亚述
亚述王萨尔贡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亚述王辛那赫里布大道
巴格达
巴比伦
波西帕
巴比伦尼亚
乌鲁克
乌尔
叙利亚沙漠
乌克西人
扎兰德
克尔曼
帕萨迦代人
卡尔曼尼人
波斯波里斯
波斯
格德罗西亚
乌提亚人
波斯湾
阿玛迪人
海卡尼亚
帕提亚
德黑兰
萨尔纽斯河
玛格吉亚那
巴克特里亚城
巴克特里亚（大夏）
喀布尔
科芬河
阿里亚
赫拉特
马萨盖泰人
锡克提伟斯河（药杀水）
萨凯人（斯基泰人）
库罗波里斯
索格迪亚那
奥克苏斯河
阿尔阿科西亚
坎大哈
帕克提耶斯人
木尔坦
卡拉特
印度河
萨迦提伊人
卡拉奇
爱利特莱海（印度洋）
前往叙利亚
前往亚述
尼布甲尼撒二世夏宫
尼尼微城
新年神庙
王宫
伊萨达尔门
辛门
马杜克门
运河
拜尔神庙
孔巴巴门
列尔门
乌拉什门
前往波西帕
前往迦勒底
前往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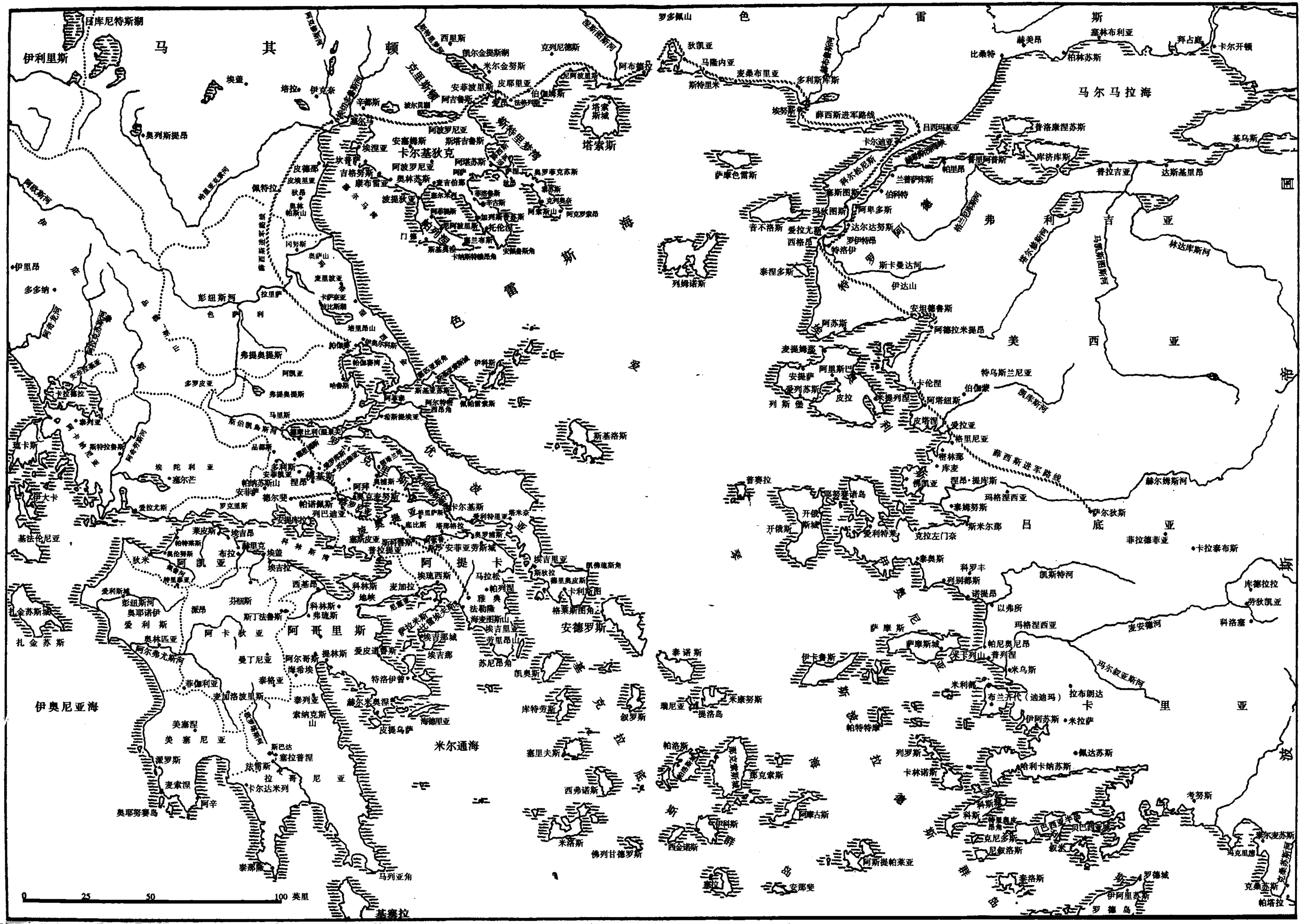
一、巴 比 伦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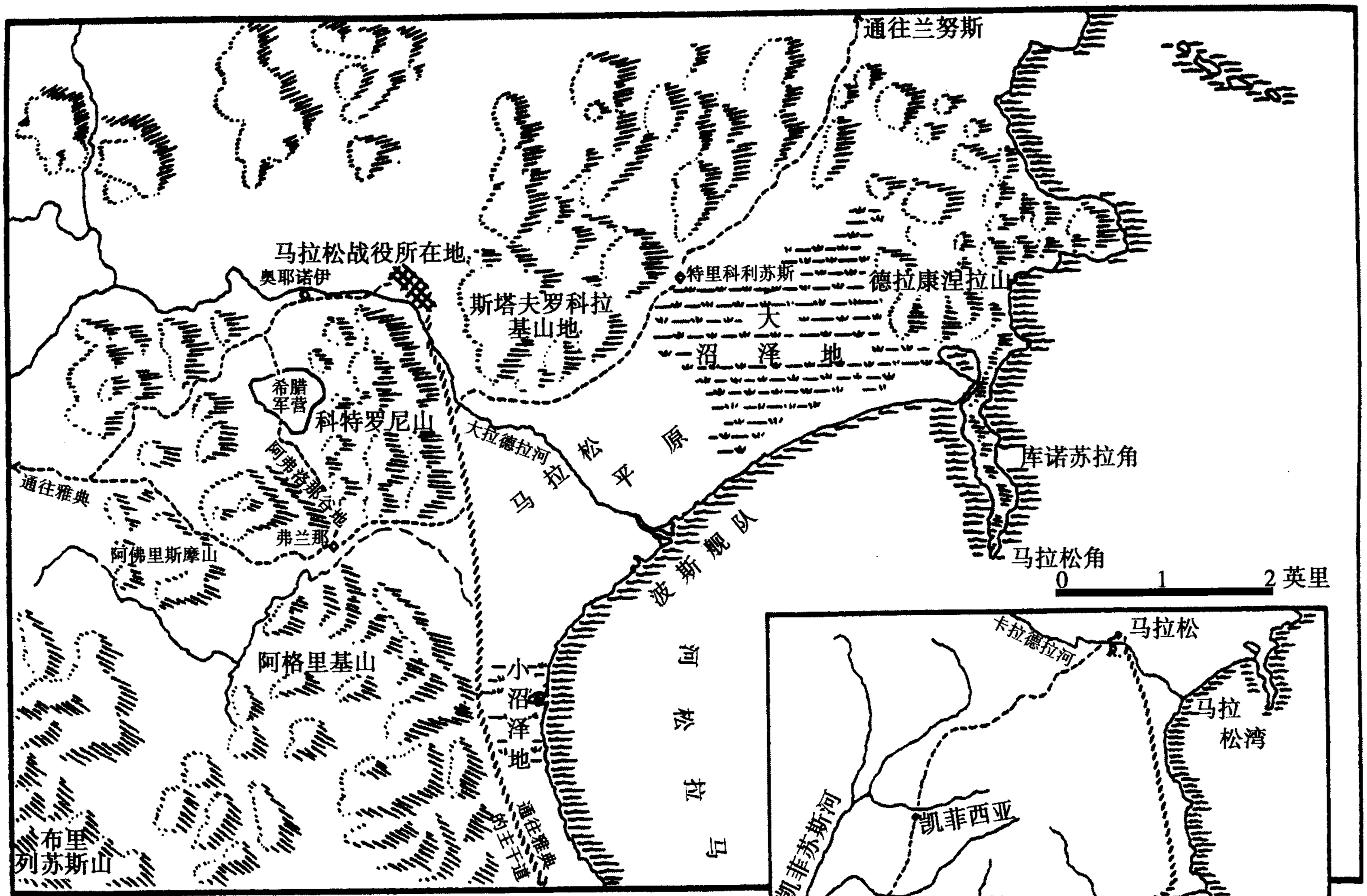

0 150 300英里
“无 人 居 住 区”
维斯瓦河
尼
河（第聂伯河）
提
斯
里
纳
纽 利 人
安德洛法吉人
“农耕的斯基泰人”
基
“苦泉”
阿拉佐涅斯人
“海珀柏利亚人”
“伊尔凯人”
泰 萨 盖 泰 人
布 迪 尼 人
格雷尼人
河
尔
拉
乌
泰
“黑 衣 族”
亚
塔奈斯河（顿河）
伏尔加河
塔奈斯城
萨 乌 洛 马 泰 人
里
海
斯
波列图斯河
塞拉斯河
海帕尼斯河
马里斯河
塞列特河
卡里波代人
奥尔比亚
奥德萨
“游牧的斯基泰人”
“王族斯基泰人”
麦奥提斯湖
潘提卡派昂
卡尔基尼提斯
“峭壁的半岛尔基尼斯”
博斯普斯海峡
辛迈加
库班河
高
加
索
山
阿 伽 塞 尔 西 人
格 厄 洛 苏 泰 人
厄洛苏斯河
伊斯特河（多瑙河）
布德古斯河
海 姆 斯 山
牧 克 星 海（黑海）
罗多佩山
敏布鲁斯河
阿波罗尼亚
色 雷 斯
亚得里亚那堡
阿提斯库斯河
萨尔美德苏斯
库 安 涅 群 岛
辛诺普
法希斯
拜占庭
阿格里安涅斯河
卡尔开顿
居鲁士河
特拉佩佐斯

四、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


西班牙
伊比利亚
拜提斯河
瓜达尔基维尔河
赫拉克利斯柱
（直布罗陀海峡）
萨丁岛
"世界上最大的岛屿"
北
意大利
塔林顿
叙巴利斯
劳斯
图里伊
希腊
萨尔狄斯
小亚细亚
雅奥
希麦拉
罗克里斯
瑞吉昂
西西里
回格里真堤
叙拉古
哈利卡纳苏斯
斯巴达
居赞特斯人
迦太基
埃吉利里亚
芬塞里斯
扎维凯斯人
克里特岛
阿克苏斯
塞浦路斯
萨拉米斯
玛克叙耶斯人
海
特里同河
特里同湖
库劳伊斯
奥塞耶斯人
奥亚
达玛斯库斯
"擎天柱"
阿特拉斯山
阿特兰特斯人
马克里耶斯人
阿芙洛蒂西亚斯
塔乌凯拉
巴尔卡
阿齐利斯
库伦涅
普拉太亚
麦涅劳斯
普林努斯
索罗埃斯角
"野兽出没之地"
洛托法戈伊人
卡巴列斯人
奥斯齐塞人
萨伊斯
伊恩尼苏斯
金达涅斯人
金尼普斯河
阿斯贝斯泰人
培泸溪昂
马列亚
吉利伽迈人
马循人
普塞利人
纳萨蒙涅斯人
阿迪尔玛塞德人
孟菲斯
"格拉凯斯山"
"野兽出没之地"
阿拉伯半岛
阿维兰斯人
阿维兰特斯人
奥吉拉
阿蒙尼亚人
"太阳泉"
底比斯
尼罗河
埃列凡特涅
沙漠
"无泉，无兽，无雨，无树"
阿斯玛赫
（"逃离者"）
塔康普索岛
尼罗河
麦罗伊？
尼罗河
埃塞俄比亚人
南海
爱利特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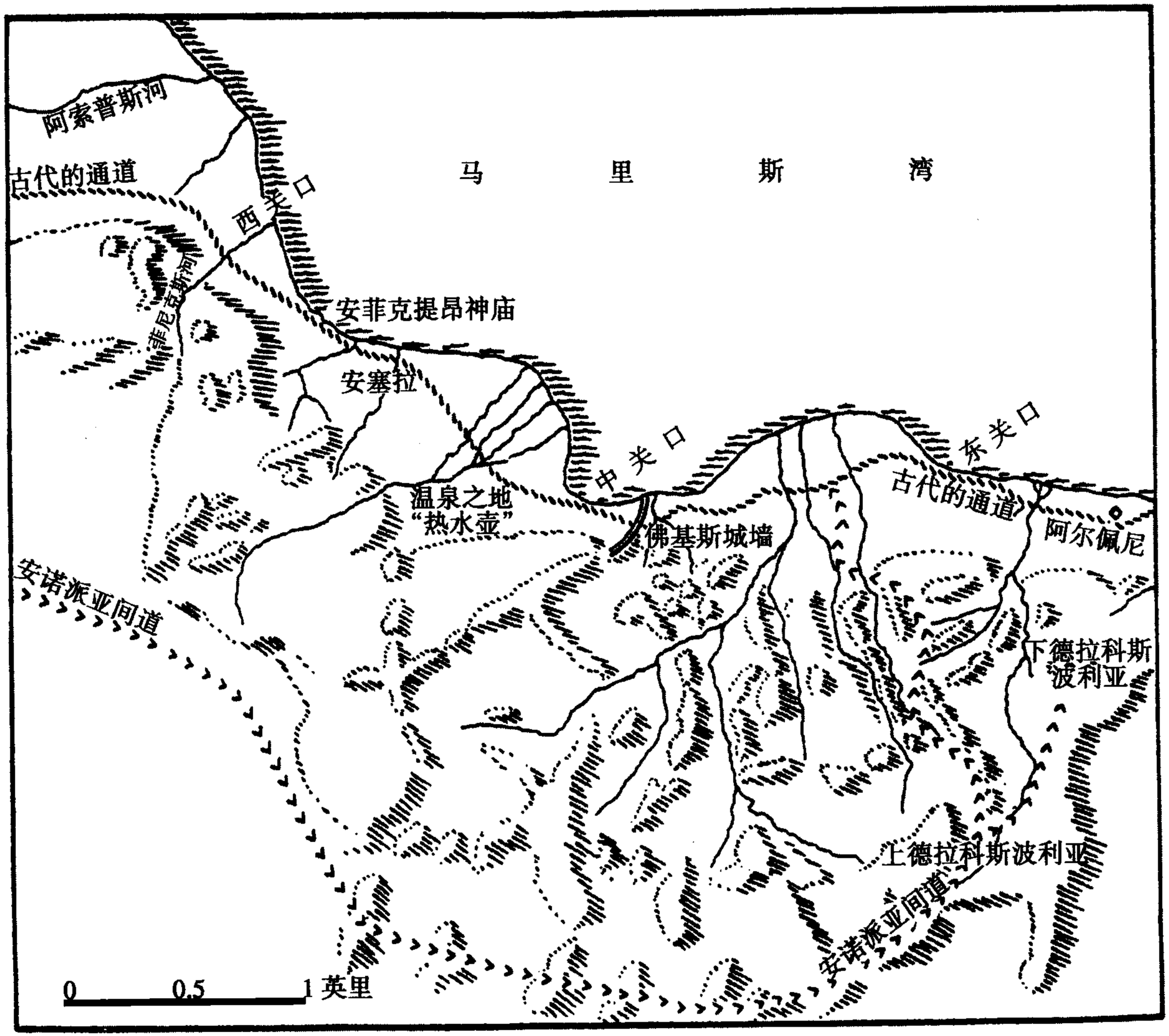
五、爱琴海地区


马其顿
伊利里斯
比库尼特斯湖
埃萨
塔拉
伊克奈
奥列斯提昂
辛都斯
瓦尔马
埃涅亚
卡尔基狄克
坎普萨
吉格努斯
康布雷亚
皮德那
皮埃里亚
狄昂
奥林帕斯山
佩特拉
奥林苏斯
波提狄亚
阿波罗尼亚
阿塔苏斯
阿萨
奥罗泰克苏斯
麦吉伯斯
辛古斯
阿克奥奈
阿克罗索昂
加列斯普基斯
托伦涅
门德
卡纳斯特喇昂角
安顿鲁斯角
斯基奥迪
西里斯
凯尔金提斯湖
米尔金努斯
安菲波里斯
皮耶里亚
伯伽姆斯
克列尼德斯
阿布德拉
尼阿波里斯
塔索斯城
塔索斯
斯塔吉鲁斯
阿吉鲁斯
爱昂
达特尔斯
波尔贝德
克里斯顿
斯特里梦湾
斯特里蒙河
阿克西奥斯河
阿克西奥斯河
阿克西奥斯河
伊
奥
斯
河
伊里昂
多多纳
阿奇龙河
阿契洛奥斯河
卡拉德拉
泰列亚
奥列斯提昂
皮埃里亚
狄昂
奥林帕斯山
佩特拉
冈努斯
奥萨山
麦里波亚
卡萨泰亚
彼比斯湖
塔里昂山
彭纽斯河
拉里萨
色萨利
弗提奥提斯
阿凯亚
多罗皮亚
弗提奥提斯
马里斯
斯伯凯奥斯河
埃陀利亚
塞尔兰
品都斯
多利斯
安泰凯亚
帕纳苏斯山
涅昂
佛基斯
安菲萨
德尔斐
帕诺佩斯
列巴迪亚
阿拉索斯
罗克里斯
爱拉尤斯
伊大卡
安提库拉
基法伦尼亚
莱皮斯
埃吉昂
帕特莱斯
奥伦努斯
布拉
埃涅
埃吉拉
狄米
阿凯亚
西基昂
科林斯
地峡
麦加拉
埃琉西斯
马拉松
帕列涅
雅典
法勒隆
海麦图斯山
埃吉里亚
劳里昂山
格莱斯图角
安德罗斯
扎金苏斯城
扎金苏斯
爱利斯城
彭纽斯河
奥耶诺伊
爱利斯
派昂
芬纽斯
斯丁法鲁斯
科林斯
弗琉斯
阿卡狄亚
阿哥里斯
阿尔弗尤斯河
曼丁尼亚
阿尔哥斯
海希埃
提林斯
爱皮道鲁斯
埃吉那城
埃吉那
苏尼昂角
凯奥斯
菲伽利亚
泰格亚
麦加洛波里斯
泰列亚
索纳克斯山
特洛伊曾
赫尔米奥涅
海德里亚
皮提乌萨
伊奥尼亚海
美塞涅
美塞尼亚
斯巴达
塞拉普涅
法雷斯
拉哥尼亚
卡尔达米列
派罗斯
麦索涅
阿辛
奥耶努赛岛
泰那隆
马列亚角
基塞拉
斯基洛斯
米尔通海
塞里夫斯
西弗诺斯
米洛斯
佛列甘德罗斯
0 25 50 100 英里
罗多佩山
色雷斯
狄凯亚
马隆内亚
麦桑布里亚
斯特里米
多利斯库斯
埃努斯
薛西斯进军路线
马尔马拉海
比桑特
赫美昂
塞林布利亚
拜占庭
卡尔开顿
柏林苏斯
日西玛基亚
普洛康涅苏斯
基乌斯
卡尔迪亚
萨摩色雷斯
帕里昂
普里阿普斯
库济库斯
普拉吉亚
达斯基里昂
兰普萨库斯
伯科特
塞斯图斯
玛狄图斯
阿卑多斯
音不洛斯
爱拉尤斯
达尔达努斯
西格昂
罗伊特昂
特洛伊
泰涅多斯
斯卡曼达河
伊达山
列姆诺斯
安坦德鲁斯
阿苏斯
阿德拉米提昂
麦提姆涅
阿里斯巴
安提萨
爱列苏斯
列斯堡
皮拉
卡伦涅
米提列涅
阿塔纽斯
伯伽蒙
特乌斯兰尼亚
凯依斯河
皮塔涅
爱拉亚
格里尼亚
密林那
库麦
佛凯亚
涅昂·提库斯
玛格涅西亚
泰姆努斯
斯米尔那
克拉左门奈
赫尔姆斯河
萨尔狄斯
吕底亚
菲拉德菲亚
卡拉泰布斯
普赛拉
开俄城
开俄斯
爱利特莱
泰奥斯
科罗丰
列别都斯
诺提昂
以弗所
凯斯特河
玛格涅西亚
麦安德河
科洛塞
萨摩斯
萨摩斯城
帕尼奥尼昂
采卡列山
普列涅
米乌斯
伊卡鲁斯
泰诺斯
瑞尼亚
莱康努斯
提洛岛
帕特摩斯
米利都
布兰齐代（迪迪玛）
拉布朗达
伊阿苏斯
米拉萨
佩达苏斯
列罗斯
卡林诺斯
哈利卡纳苏斯
那克索斯
阿摩古斯
科斯岛
克尼多斯
尼叙洛斯
叙米
考努斯
泰尔麦苏斯
马克里岛
阿斯提帕莱亚
泰洛斯
罗德城
伊阿里苏斯
罗德岛
克莱苏斯
帕塔拉
安那斐
卡帕索斯
卡帕索斯海峡
爱琴海
亚得里亚海
黑海
马其顿
色雷斯
阿凯亚
阿卡狄亚
阿哥里斯
阿提卡
伯罗奔尼撒
克里特岛
罗德岛
吕底亚
弗里吉亚
卡里亚
美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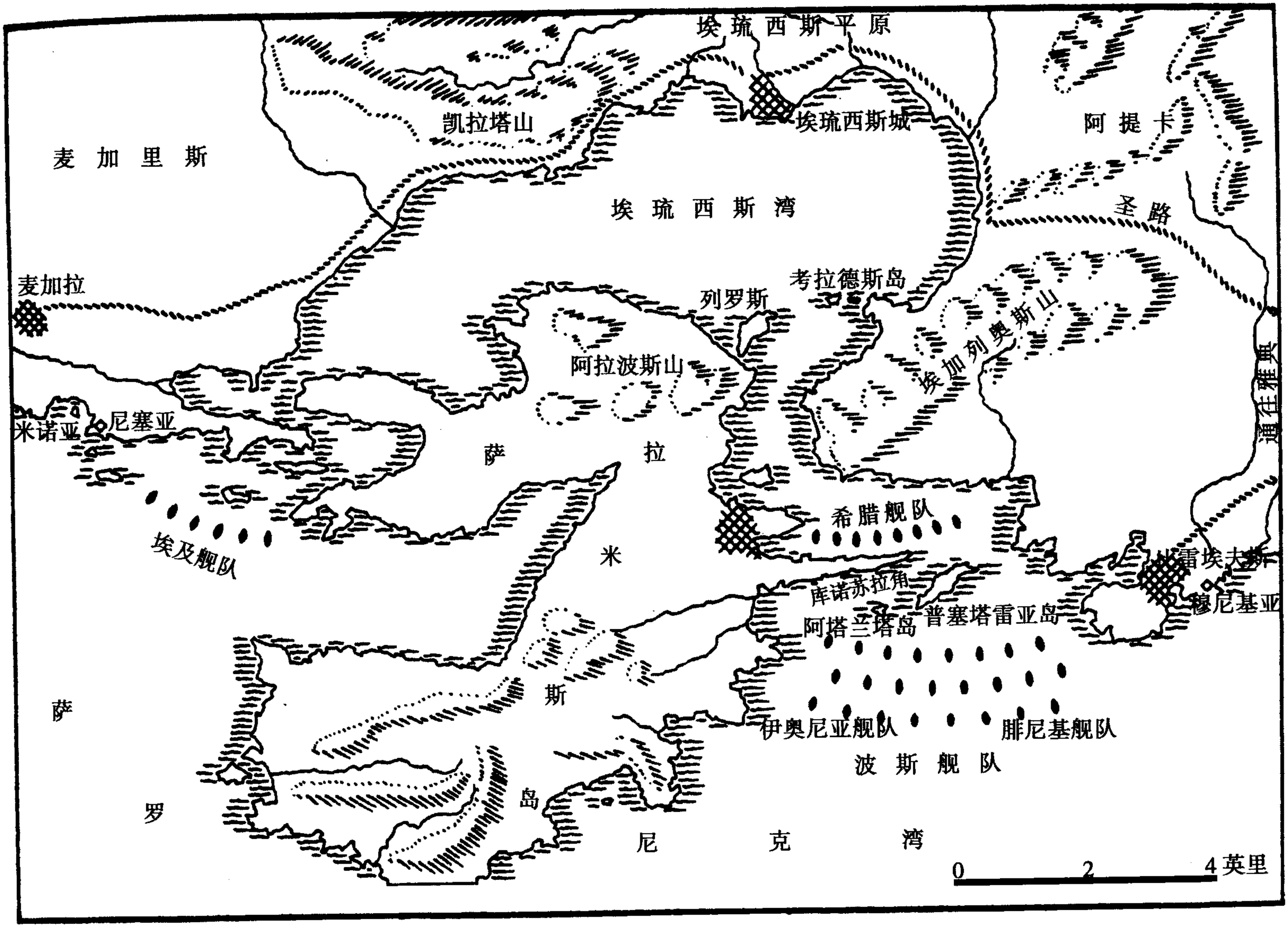

通往兰努斯
马拉松战役所在地
奥耶诺伊
特里科利苏斯
德拉康涅拉山
斯塔夫罗科拉基山地
大沼泽地
希腊军营
科特罗尼山
大拉德拉河
马拉松平原
库诺苏拉角
通往雅典
阿佛里斯摩山
弗兰那
阿格里基山
小沼泽地
通往雅典的主干道
布里列苏斯山
波斯舰队
马拉松角
0 1 2 英里
卡拉德拉河
马拉松
马拉松湾
凯菲西亚
凯菲苏斯河
帕列涅
雅典
伊里苏斯河
0 5 英里

六、马拉松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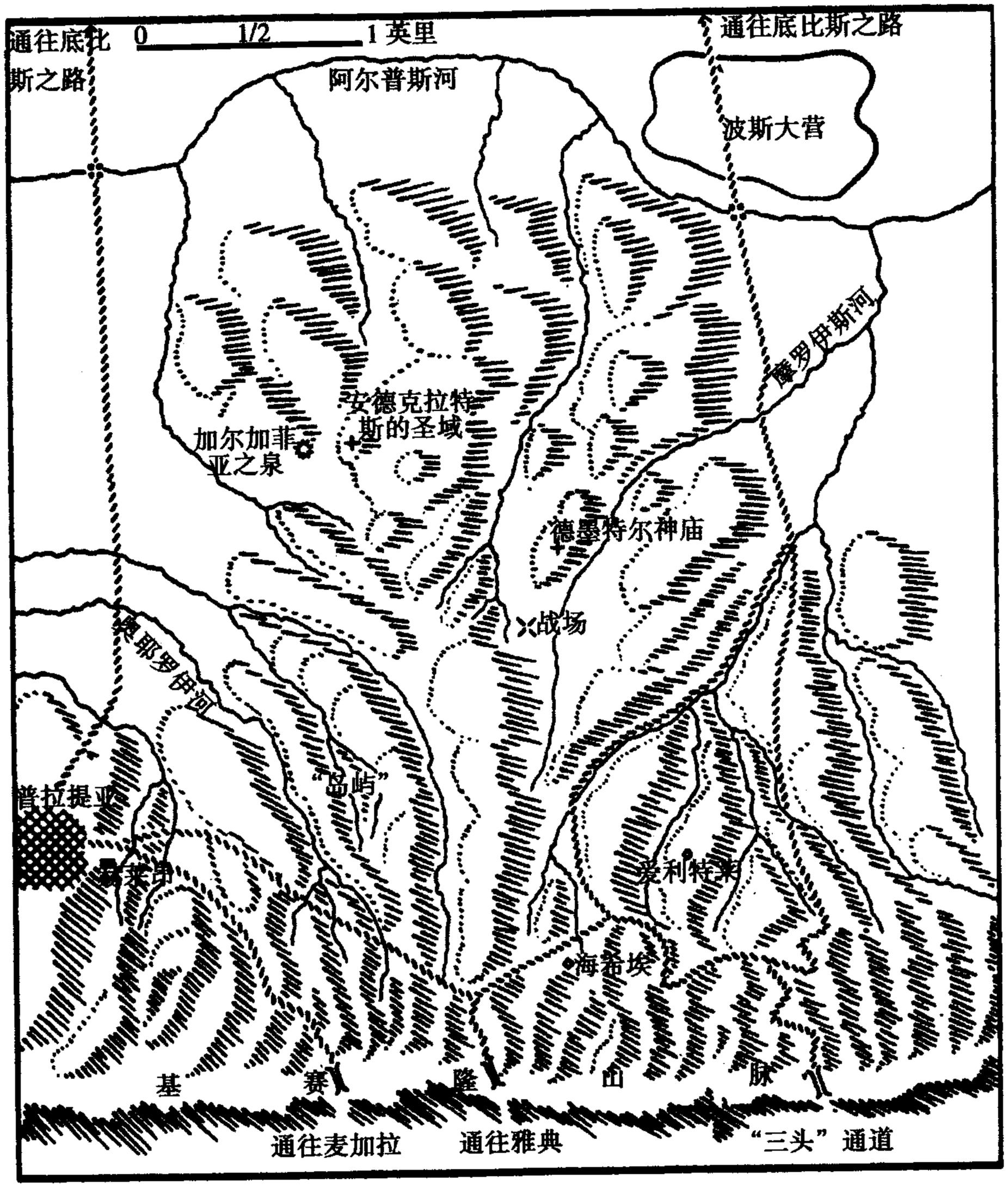
七、德摩比利(温泉关)之战


马　里　斯　湾
阿索普斯河
古代的通道
西关口
非尼克斯河
安菲克提昂神庙
安塞拉
中关口
东关口
古代的通道
温泉之地
“热水壶”
佛基斯城墙
阿尔佩尼
安诺派亚间道
下德拉科斯波利亚
上德拉科斯波利亚
安诺派亚间道
0　0.5　1 英里

八、萨拉米斯之战


埃琉西斯平原
凯拉塔山
埃琉西斯城
阿提卡
麦加里斯
埃琉西斯湾
圣路
麦加拉
考拉德斯岛
列罗斯
埃加列奥斯山
阿拉波斯山
通往雅典
米诺亚
尼塞亚
萨
拉
希腊舰队
埃及舰队
米
库诺苏拉角
阿塔兰塔岛
普塞塔雷亚岛
比雷埃夫斯
穆尼基亚
斯
萨
伊奥尼亚舰队
腓尼基舰队
波斯舰队
罗
岛
尼
克
湾
0
2
4英里

九、普拉提亚之战


0 1/2 1英里
通往底比斯之路
通往底比斯之路
阿尔普斯河
波斯大营
墨罗伊斯河
安德克拉特斯的圣域
加尔加菲亚之泉
德墨特尔神庙
战场
阿耶罗伊河
"岛屿"
普拉提亚
爱利特莱
海希埃
基
赛
隆
山
脉
通往麦加拉
通往雅典
"三头"通道